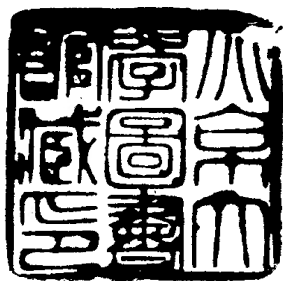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史部
第八一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535-3



9 787533 305352 >

EB89/11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八一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50.75 印張

1996 年 8 月第 1 版 199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35-3

Z·37 史部定價：87600 圓

史部第八一冊目次

史部·傳記類

孟子生卒年月考一卷

〔清〕閻若璩撰
遼寧省圖書館藏清道光九年廣東學海堂刻皇清經解本

一

至聖先師孔子年譜三卷首一卷

〔清〕楊方冕撰
遼寧省圖書館藏清乾隆二年存存齋刻本

七

至聖編年世紀二十四卷

〔清〕李灼 黃晟輯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乾隆十六年亦政堂刻本

一五五

文正王公遺事一卷

〔宋〕王素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武進陶氏影刻宋咸淳刻百川學海本

六四七

忠獻韓魏王家傳十卷

〔宋〕韓忠彥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正德九年張士隆刻本

六五九

忠獻韓魏王別錄三卷

〔宋〕王巖叟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正德九年張士隆刻本

七四一

忠獻韓魏王遺事一卷

〔宋〕強至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正德九年張士隆刻本

七五〇

豐清敏公遺事一卷附錄一卷

〔宋〕李朴撰 附錄〔明〕豐慶輯
北京圖書館藏明刻本

七五九

种太尉傳一卷

〔宋〕趙起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鈔本

七八五

蘇頌濱年表一卷

〔宋〕孫汝聽撰
首都圖書館藏清光緒宣統間刻藕香零拾本

七九〇

孟子生卒年月考一卷

〔清〕閻若璩撰

遼寧省圖書館藏清道光九年廣東學海堂

刻皇清經解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孟子生卒

年月考一卷》提要

皇清經解卷二十四

學海堂

孟子生卒年月考

太原閻徵君

若璩

按孔子生卒出處年月具見史記孔子世家而孟子獨無說者紛紜余嘗以七篇為主參以史記等書然後歷歷可考蓋生爲鄒人晚始游梁繼仕齊爲卿久之歸鄒又如宋以樂正子故至魯終之滕道不行歸而作書七篇卒當在赧王之世卒後書爲門人所敘定故諸侯王皆加謚焉

又按史記孟子列傳孟軻鄒人也鄒爲今山東兗州府鄒縣張爾公大全辨載一說曰孟子所生之鄒非戰國穆公之鄒國乃春秋孔子之鄒邑也故說文云鄒孔子之鄉索隱云鄒魯地名又云本鄒人徙鄒故其證也又曰史記稱孟子鄒人猶稱子路皇清經解卷二十四 閻徵君孟子生卒年月考 一

卞人也之類又引自齊葬於魯爲魯人之證余請一言以折之曰吾之不遇魯侯豈有本國之臣民而敢斥言其國與爵哉兒子詠方十歲前對曰祇云近聖人之居未嘗云生聖人之鄉殆又一切證云

或難余曰鄒在春秋爲邾左氏僖二十一年成風曰蠻夷猾夏謂邾也昭二十三年叔孫婁曰邾又夷也杜註云邾雖有東夷之風然則孟子亦生於夷乎余曰三代以下華與夷有定三代以上華與夷無定蓋三代以上惟其人不惟其地地本華也而人夷則從而夷之如陸渾伊雒之爲戎是也地本夷也而人華則能變夷焉如大伯適荆蠻端委以治周禮是也故舜與文王爲東夷西夷之人不必曲爲解說舜生卒地名猶莫有的據若

文王則實在今鳳翔西安兩府矣非當日西夷地乎當日所統
乎中國者僅充豫二州冀雖爲帝畿猶禹貢錯處况雍州之僻
遠哉總之有聖人出得志大行雖以江漢極南之國猶風俗茂
美比於諸華否則世衰教泯雖以二王之後有終行夷禮而不
克自拔者矣夫何常之有學者得是說而通之則於古今天下
局勢亦思過半矣

又按大興王源岷純謂余子既證孟子爲鄒人非魯人曷爲母
葬於魯何不并爲辨析焉余曰孟子蓋魯公族孟孫之後不知
何時分適鄒遂爲鄒人猶葬歸於魯者大公子孫反葬周之義
也然考今孟母墓碑墓在鄒縣北二十里馬鞍山陽又非魯地
疑古爲魯地猶魯鄒邑今亦在鄒縣界內二國密邇左傳魯擊
集清經解卷二十四 閏徵君孟子生卒年月考 二

析聞於邾是也

又按史記六國表魏世家並云惠王在位三十六年始辛亥終
丙戌襄王十六年始丁亥終壬寅哀王二十三年始癸卯終乙
丑竹書紀年則以襄王十六年上繫於惠成王以爲其改元後
之年而自癸卯以後記二十年事謂之今王今王者杜預以爲
哀王是竹書紀年有哀王而無襄王史記有襄王又有哀王
世本則又有襄王而無哀王通鑑從竹書紀年而不從史記故
以惠王在位凡五十二年始辛亥終壬寅又不從杜預所云之
哀王而從世本所有之襄王故以襄王在位爲二十三年始癸
卯終乙丑其說已備載於考異矣獨余以孟子證之而覺史記
爲近是者何也魏世家云惠王三十一年辛巳徙都大梁三十

五年乙酉東禮厚幣以招賢者孟軻等至梁故六國表於三十
五年特書曰孟子來王問利國對曰君不可言利三十六年丙
戌惠王卒子嗣立是爲襄王孟子入而見王出而告人有不似
人君之語蓋儲君初卽位之辭不然必如通鑑五十二年壬寅
惠始卒而襄立孟子人見豈孟子竟久淹於梁如是耶不然以
襄王之庸豈能以禮聘孟子而復至梁耶不以禮聘孟子而孟
子肯枉見耶果受其禮聘至而初見時卽譏議之耶皆非人情
朱子曰七篇之中無更與襄王言者豈孟子自是不復久於梁
耶余謂不特不久於梁實生平未嘗復至梁也史記所以可信
也或曰竹書紀年彼既魏史所書魏事司馬公以爲必得其真
故從焉余曰不然紀年云惠成王九年四月甲寅徙都大梁不
皇清經解卷二十四 閏徵君孟子生卒年月考 三

知是年秦孝公甫立衛公孫鞅未相魏公子卬未虜地不割秦
不偪魏何遽徙都以避之耶卽一徙都事如此尙謂其生卒年
月盡足信耶此余之所以信史記以信孟子也按六國表魏世
於魏文侯二十五年辛巳二十八年文侯卒武侯立凡十六年
而後惠王立是年已三十矣若如紀年文侯五十年辛巳卒
十六年卒以生卒已計之惠王元年已五十三立三十六年卒
已八十八更以襄王十六年爲改元後之年不一百有四歲乎
紀年之不可信如此

又按呂成公大事記周赧王元年孟軻致爲臣而歸通鑑綱目
亦因之余謂孟子去齊明云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若果在赧
王元年丁未逆數至武王有天下歲在己卯當得八百有九年
孟子方欲言其多豈肯少言之也然則不獨不在赧王時亦不
在慎靚王時當在顯王四十五年丁酉未滿八百歲以前耳孟

子於顯王三十三年乙酉至梁明年丙戌惠卒而襄立而即去
梁是為齊宣王之八年孟子游事齊當即從丙戌起何則由大
梁至臨淄千有餘里故曰千里而見王若由郛以往僅得半耳
既仕齊中間遭三年之喪歸鄒喪畢復仕齊終不合而去須在
此十二年内孟子於齊行蹤歲月約略可知者如此按齊宣王
年史記通鑑並同但史始已卯終丁酉鑑始
已丑終丁未較後十年此從史記詳見後

又按史記與孟子不同者惟伐燕一事史記以為湣王孟子以
為宣王然就史記燕世家載增初立有齊宣王復用蘇氏之文
是噲與宣王同時與孟子合而與六國表異通鑑從孟子不從
史記是矣但繫伐燕事於宣王十九年當報王元年丁未余謂
此時孟子去齊已久安得見其取之與復畔也且以宣王為卒

皇清經解卷二十四 閩徵君孟子生卒年月考 四

是年故改元已丑當顯王三十七年於是上而威王立三十六
年湣子髡傳所謂威行三十六年者增為四十六年矣下而湣
王立四十年世家所謂四十年燕秦楚三晉各出銳師以伐我
者減為三十年矣紛紛遷就湊合綱目曰未詳所據也余謂此
不過欲以伐燕事屬諸宣王以信孟子耳然與屈齊之年數以
從燕曷若屈燕之年數以從齊為尤信孟子乎何則六國表燕
王噲五年乙巳讓國於子之當湣王八年七年丁未噲及子之
死當湣王十年後二年己酉燕立太子平是為昭王當湣王十
二年若移此五年事置於宣王八年丙戌後丁酉前以合孟子
游齊之歲月則戰國策載儲子謂宣王宣王休燕而儲子正為相
者也王令章子將五都兵以伐燕而章子正與遊者也三十日

而舉燕國即五旬而舉之之謂五偶為三也種種皆合安得
起文正於九原而面告之

又按京山郝氏解尹士章有曰孟子仕齊喪母歸魯終喪復之
齊與齊王相習久故尹士譏孟子不明也然且至遷就顧望也
余謂此孟子復至齊之切證聞所未聞按繼而有師命乃復至
齊後國被兵革不可以請遂爾淹留若以一至齊而分兩截則
當作既而不當作繼而文義甚別不然齊宣就孟子之辭今又
棄寡人而歸胡為乎又之哉

或問於余曰養弟子以萬鍾齊宣亦自侈其厚矣而孟子又云
曾辭十萬鍾然則齊卿之祿厚至此與余應之曰此蓋孟子通
計仕齊所辭之數非一歲有也或謂余為無稽余曰蓋嘗以臆
皇清經解卷二十四 閩徵君孟子生卒年月考 五

度之以古參之而後為是說也請為子備陳之晏子曰齊舊四
量豆區釜鍾四升為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釜十則鍾然則區
一斗六升也釜六斗四升也鍾六石四斗也萬鍾則六萬四千
石矣十萬鍾則六十四萬石矣此豈齊卿一歲所能有哉或又
問曰子知古之量與今同邪異邪余曰古量甚小漢二斗七升
當今五升四合然則古之五纔當今之一也即古五當今一而
六萬四千石猶一萬二千八百石也六十四萬石猶十二萬八
千石也此亦豈齊卿一歲所能有哉或問孟子仕齊之歲幾何
果得其歲數則齊卿之祿可坐而定也余曰今不可的考矣姑
以孟子所云陳戴蓋祿萬鍾蓋為齊公族祿所入如此而孟子
在三卿之中使其祿同於陳戴邪則仕齊當十年矣倍於陳戴

邪則仕齊當五年矣或少倍於陳戴邪當亦不下六七年矣夫
燕噲讓國君臣被戮太子復興俱孟子仕齊所見聞者則固已
歷五年矣又況於崇見王喪母後歸又必有一二年故曰當不
下六七年也至古今祿秩或粟或米或麥或錢與或名存而未
必實給漢三石斛即石也紛錯難齊要就米計之一歲
當一萬八千石視周大國之君食二千八百八十人者足食
四千人有奇照周禮廩人月食此豈非孟子所謂滅古踰制
奢侈成風而百姓雖竭廬空柚猶不足以供其求嗚呼古今之
變至戰國可勝慨哉

或問於余曰齊餽兼金一百鎰趙岐註云古者以一鎰爲一金
一鎰是爲二十四兩也按古所謂金乃黃金非今之銀黃金至
皇清經解卷二十四閩徵君孟子生卒年月考六

二千四百兩無乃過於厚與余應之曰否淮南子曰秦以一鎰
爲一金而重一斤漢以一斤爲一金考之漢律麻志斤十六兩
然則秦之斤溢漢之斤三之一也又考漢食貨志黃金一斤直
錢萬是直今之銀十兩然則秦之一鎰直今之銀十五兩可知
也當戰國時淳于髡傳梁送黃金百鎰孟嘗君傳秦載黃金百
鎰虞卿傳趙賜黃金百鎰薛政傳嚴仲子奉黃金百鎰荆軻傳
夏無且賜黃金二百鎰至越世家陶朱公以黃金千鎰進莊生
蘇秦傳趙肅侯以黃金千鎰約諸侯田單傳即墨富家以千金
益遺燕將即平原君爲魯連壽亦以千金呂不韋合能增損其
書一字予千金固尚有什倍於齊餽者安在其遂過於厚邪或
又問曰子知古之權與今同邪異邪金之價視今輕邪重邪余

曰漢四十斤當宋十五斤孔穎達曰今一百二十斤於古稱三
百六十斤亦各說不同要秦之斤雖重於漢而較唐宋以後猶
懸殊也何休註公羊傳百金之魚亦謂古金重一斤若今萬錢
則知自三代以迄兩漢金價一律如此若在今日漢黃金一斤
重當六兩金重至六兩足直錢六十緡奚啻倍蓰於萬錢豈非
古黃金多而價廉故贈遺者亦多今黃金少而價昂故贈遺者
亦少與按滑稽列傳齊威王使淳于髡之趙齎金百斤車馬十
倍也則知齊亦以一鎰爲一斤

又按朱子謂孟子之所以去齊其事雖不可考意王驥爲齊王
幸臣嘗欲自託於孟子以取重而王亦使驥爲介與往弔公行
子皆未嘗與言即從之來者亦正言以折焉則所以絕之者深
皇清經解卷二十四閩徵君孟子生卒年月考七

矣疑驥以是積憤而去之余謂是固然矣然繫致爲臣章於燕
畔王慙之後蓋君臣之際既開有不可以復合者矣故孟子決
然請去集註云王庶幾改之改必指一事言今不可考矣竊謂
改之即前章過則改之之改恐指燕人事豈必別有一事乎郝
仲與亦曰孟子去齊在宣王伐燕後潛王之禍實兆於此潛王
死而齊遂不振孟子之見幾早矣又曰取燕一事尤不改與兵
構怨之習燕人已畔而邪臣猶爲文飾孟子知齊禍始此故致
臣去王能改圖援止猶可而不悟焉殆哉
又按大全辨載一說曰或問一見思去出晝何獨遲遲答曰聖
賢之救亂世如慈母之伏死子一息未絕尙冀復甦豈忍忍置
此便是孔子知不可爲而爲之家法此段取喻悲閔可爲刺心

又按金仁山本大事記謂孟子赧王元年自齊歸鄒二年即如宋有與宋臣戴不勝語案繫如宋於去齊後固是但卽在元二間殊無據所可據者宋初稱王於慎親王三年癸卯孟子謂戴不勝爲子之王不似在滕謂畢戰爲子之君則應在癸卯後可知越明年甲辰魯景公卒子平公旅立平公欲見孟子又應在甲辰後至在宋與滕世子言世子繼世卽位然後之滕又應爲赧王初年事說者疑孟子或卒於赧王之初亦有故云按魯平公六年表魯世家差互此從通鑑詳見安王二十五年下考異

又按春秋公羊傳君存稱世子君薨稱子某既葬稱子踰年稱公左氏例則未葬稱子既葬稱君不待踰年始稱君此二傳之同異也及余以孟子證而又有異君存稱世子滕文公爲世子皇清經解卷二十四國微君孟子生卒年月考八

是君薨亦稱世子滕定公薨世子謂然友是未葬稱子不獨既葬爲然至於子之身而反之是若孟子所稱子力行之則在既葬之後但未踰年耳何以驗之滕文公既定爲三年喪五月居廬未有命戒則亦無禮聘賢人之事可知惟至葬後始以禮聘孟子至滕而問國事焉故孟子猶稱之爲子直至踰年改元然後兩稱爲君曰君如彼何哉曰君請擇於斯二者然則孟子於滕行蹤歲月亦畧可覩矣

或獻疑曰魏惠卑禮招賢孟子往答齊宣質美好士孟子久游滕文則受其幣聘而館上官者雖以區區之宋偃初年號行王政亦嘗一處其國焉若當時之賢君固未有愈於燕昭者也雖其志趣或殊然鄉衍自齊往矣劇辛自趙往矣樂毅自魏往矣

紛紛皆見尊禮何孟子裏足而不一至燕乎余應之曰燕昭之禮士以復讎也復讎則於齊矣孟子曾爲齊卿宣雖薨而潘尙存所謂復得罪在他國終身不敢謀趙之僕隸況子孫乎故寧終不遇而不一至燕也與

又按孟子於梁惠王卒後猶譏其不仁梁襄王初卽位譏其不似人君蓋梁未嘗爲之臣也至于滕不特非臣且不自稱臣第曰吾分益九矣朱子註楚辭涉江篇此多以余吾並稱詳其文意余平而吾倨是也

又按左氏非左邱明先儒辨之已悉然莫妙於朱子曰觀左邱明所取如此而左傳必非其所作余亦有一證左邱其氏也明其名也猶春秋之間邱明閭邱明不單氏閭則單氏左自非左皇清經解卷二十四國微君孟子生卒年月考九

邱明七篇爲孟子白作止韓昌黎故亂其說亦莫妙於朱子曰觀七篇筆勢如鎔鑄而成非綴緝可就余亦有一證論語成于門人之手故記聖人容貌甚悉七篇成于己手故但記言語或出處耳

刑部山西司郎中臨川李秉文刊

孟子生卒年月考一卷

江蘇巡撫
採進本

國朝閻若璩撰若璩有古文尙書疏証已著錄是編
博引諸書考孟子出處始末初辨孟子所生之鄒
是邾非鄒次考來往梁齊滕宋之年月中間旁及
萬鎰百鎰之數與所以去齊不入燕之故而於生
卒年月卒無的據按山堂肆考具載孔孟生卒謂
孟子生於周定王三十七年四月二日卒於赧王
二十六年正月十五日年八十四若璩獨不引之
蓋先儒詁經多不取雜書鄭元註禮記南風之詩
不引尸子郭璞註爾雅西王母不引穆天子傳山
海經皆義取謹嚴非其疎漏也

至聖先師孔子年譜三卷首

一卷

〔清〕楊方冕撰

遼寧省圖書館藏清乾隆二年存存齋

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孔子年譜

五卷》提要

御製闕里文廟碑文 康熙二十五年二月上丁日

朕惟道原於天弘之者聖自庖犧氏觀圖象闡乾坤之秘
堯舜理析危微厥中允執禹親受其傳湯與文武周公通
承其統靡不奉若天道建極綏猷皇乎尚矣孔子生周之
季章布以老非若堯舜之聖焉而帝禹湯文武之聖焉而
王周公之聖焉而相也巍然以師道作則與及門賢諸紹
明絕業教思所及陶成萬世是伏羲堯舜禹湯文武周公
之統惟孔子繼續而光大之矣間嘗誦習詩書之所刪述
大易之所演繫春秋之所筆削禮樂之所修明本末一貫
御製 一 存存齋
根柢萬有始與覆載並其德日月並其明四時寒暑協其
序故曰仲尼之道一天道也朕欲法至聖景仰羨嚮向往
之誠箴察勿釋歲甲子十有一月時邁東魯躬詣曲阜展
修祀事復詣聖墓撫循松柏儀型在望儉乎至德之親人
也朕忝作君啟牖下民師道所建百王之治理備焉舍是
而圖邦隆曷有依據哉勒文於石彰朕尊崇聖教以承天
治民之意系以辭曰

遐哉三五惟辟之式於皇尼山師道允極天畀木鐸覺彼
羣生百行以正六籍以明賢過唐虞聖則河洛綏和動來

文博禮約性天峻極倫教孔彰學昌洙泗統歸素王炎漢
崇儒太牢是褒厥後賢君高山是仰予懷至聖泣止東方
音微云邇道德彌光鬱鬱瑩林表我祠殿企慕安窮美牆
如見泰岱匪高東海匪深敬揚懿軌終古式欽

文

御製先師孔子贊并序 康熙二十五年七月

蓋自三才建而天地不居其功一中傳而聖人代宣其蘊
有行道之聖得位以綏猷有明道之聖立言以垂憲此正
學所以常明而人心所以不泯也粵稽往緒仰邇前徽

御製

二 存存齋

舜禹湯文武達而在上兼君師之寄行道之聖人也孔子
不得位窮而在下秉刪述之權明道之聖人也行道者數
業炳於一朝明道者教思周於百世堯舜文武之後不有
孔子則學術紛淆仁義湮塞斯道之失傳也久矣後之人
欲探二帝三王之心法以爲治國平天下之準其奚所取
衷焉然則孔子之爲萬古一人也審矣朕巡省東國謁祀
闕里景企滋深敬摘筆而爲之贊曰
清濁有氣剛柔有質聖人參之人極已立行著習察含道
莫由惟皇建極惟后綏猷作君作師垂統萬古曰惟堯舜

禹湯文武五百餘歲至聖誕生聲金振玉集厥大成序書
刪詩定禮正樂既窮象繫亦嚴筆削上紹往緒下示來型
道終不晦秩然大經百家紛紜殊途異趨日月無踰美牆
可晤孔子之道惟中與庸此心此理千聖所同孔子之德
仁義中正秉彝之好根本天性庶幾夙夜勗哉令圖邇源
洙泗景燭唐虞載歷庭除式觀禮器摘毫仰贊心焉遐企
百世而上以聖爲歸百世而下以聖爲師非師夫子惟師
於道統天御世惟道爲寶泰山巖巖東海泱泱萬仞
夫子之堂孰窺其藩孰歸其徑道不遠人克念作聖

御製

三 存存齋

按唐宋金元明各有碑贊其餘學士大夫或詩或贊
代不乏人然或以聖莫能名空詞敷衍或連篇累牘
仍多聖漏恭遇我

聖祖仁皇帝道契先聖不待煩言極論只如自道所有遂
。使天下後世野夫女子咸識尼山面目帝王師相共
登作聖階梯所謂惟

聖人能知聖人也因跪錄之年譜之首俾覽斯集者先知
聖人之所以爲聖而後可漸次披讀其他雖有多篇
不敢述已 廣山小臣楊方見恭紀

又

御製泉林記 康熙二十三年十一月十六日

朕被服至道誦法孔子於詩書簡冊之中美牆載見如聞其言論而接其聲容者匪伊朝夕矣嘗以不得一登闕里之堂觀其車服禮器山川風物慨然至聖之音徽每低徊於中而不能自己適者在廷之臣咸謂古者天子巡省方岳觀察民俗朕俞其請因念岱宗在望于邁魯郊夙昔所懷今茲可慰歲之冬月與衛北還抵於泗水東境距其縣治五十里陪尾山之陽衆泉出焉石竇噴湧清流瀉瀉下

御製

四 存存齋

合沂泗遠波悠然相傳爲子在川上處云旁有古寺厥名泉林坡麓幽曠樹林茂密雖古今異時陵谷不改去聖人之居如此其近意者當日杖履所經周覽原泉默契道體喟然發水哉之嘆者其卽斯地耶於是停驂弭節瞻眺久之恍乎如有所得殆移晷而後去也夫天地無終窮流水之出於天地者亦無終窮聖入之道川流敦化萬古不息與天地流水同其無終窮焉其何能已於予懷耶孔子繫易其言天也曰行健言地也曰無疆孟子之言水也曰盈科而後進君子之於聖人之道也溯源窮流學水至海亦

若是焉而已矣朕既幸宮牆親觀至止非遙而又喜泉源勝地聖跡所存而得游歷其處也遂爲之記

按通志泗水縣城東五十里陪尾山下四泉並出故曰泗水其地有仁濟侯廟以祀泗水之神泉林寺在其西旁有珍珠駒突諸泉會而西南意者其泉如林故稱泉林耶抑以其泉多茂樹耶經下橋之西復有泉數十合流於泗會於曲阜之沂河戴璟有本亭記曰泗濱泉最著者曰泉林相傳爲子在川上處向考尼山中峯之麓有先聖廟廟北爲中和壑壑上有觀

御製

五 存存齋

川亭又淇水有子在川上碑今又見於此記以爲吾仲尼所在之川上則此記不可不書以爲吾

聖祖所在之川上則此記愈不可不書也已 廬山小臣楊方昆恭紀

又

御製闕里古檜賦 康熙二十四年四月勅石檜閣

孔子手植檜在杏壇之側金貞祐間無復存矣元至元三十年再苗故處明弘治間又燬於火今所遺者不枯不榮屹立霜露而秀色獨異撫摩久之乃作賦曰

維槎枿之靈質實鈞化之所鍾標扶輿之奇特時先聖之

故宮涵光氣以不朽與至道而俱崇爾其發祥蒼蒼孤柯
濯濯鶴骨初壯霜鬚未作儼茁茁以舒頰鴻荒之忽蒙
謝繡采於春華分厚風於太壤天矯拂勃星臨露滴枝無
取於樛櫨葉全倚於撼撼夕陽度兮弗驚朝旭烘兮如滌
伊間氣之潛滋惟神爽之咸集徘徊延却宛轉斷連蟠屈
兮若偕羽之在列簪削兮若異簪之待懸則有築以崇封
沃以膏壤方以司闢而文礫足縮心獻目給神賞蘿煙
香翠柏籟失響於是樛因之而擢穎著感之而抽莖爭歲
黠於綵繡之里齊扶疎於禮樂之庭朝菌慚兮一旦大椿
御製

六 存存齋

讓兮千齡上泝眞宰之功遠契無爲之代均雲行兮雨施
等乾始兮坤載嘯則出混茫之中而居耳目之外與三才
以并植綿歷禩其長在亦有扶桑海表若木山嶺東瀛西
極揭日摩天迹雖誇於神異植非出於文宣宜瞻乎其後
矣邈無得而稱焉
按手植楮歷周秦漢晉幾千年至懷帝永嘉三年己
巳而枯枯三百有九年子孫守之不放有幾至隋恭
帝義寧元年丁丑復生生五十一年於唐高宗乾封
二年丁卯再枯枯三百有七年至宋仁宗康定元年

再榮金宣宗貞祐二年甲戌正月罹於兵燹三楨無
遺好事者取之灰燼之餘刻爲聖容簪珥香氣特異
手植楮至此已後八十載癸巳是爲元世祖至元三
十年導江張顛來爲教授明年甲午春仲東廡頽趾
萬焉其芽萌從復植故處舊德殿前二株杏壇東南
隅一株植竟矢之曰此楮日茂則孔氏日盛乙未春
翠色蔥然至明洪武二十有二年己巳凡九十七年
其在贊德殿前者高六丈餘圍一丈四尺在左者紋
左紐在右者紋右紐其在杏壇前者高五丈餘圍一
丈三尺枝盤屈如虬龍世謂之再生楮廟中古楮殊
多惟此三本異於尋常聖人手澤蓋有係於綱常名
教庇覆斯文甄陶萬品張顛之言殆有徵也洪治己
未六月十六日聖廟復災止存杏壇一株枝葉盡脫
孤幹獨存至我

七 存存齋

朝康熙二十三年甲子又二百年矣不枯不榮其堅如
鐵色亦如之俗皆呼爲鐵樹十月
上詣闕里因有此作極賦家之暉麗闡道體之英華回視
累朝詩筆莫乎不可及矣 廬山小臣楊方是恭紀

康熙甲子冬至日

聖祖仁皇帝

過闕里

御製詩

轡轅來東魯先登夫子堂兩楹陳俎豆數仞見宮牆道
統唐虞接儒宗洙泗長入門撫松栢瞻拜肅冠裳

又

御製闕里古柏詩

幹聳朱甍外根蟠碧殿阿奇文成左紐元氣挺孤柯瑞

御製

一
存存齋

與龜龍並傳經歲月多徘徊看手澤不共劫灰磨

聖諭避孔子諱

一件欽奉

上諭事案准禮部咨雍正叁年捌月初捌日奉

上諭古有諱名之禮所以昭誠敬致尊崇也朕臨御以來
恐臣民過於拘謹屢降諭旨凡與御諱聲音相同字樣
不必迴避近見各省地名以音同而改易者頗多朕爲
天下主而四海臣民竭誠盡敬如此況

孔子德高千古道冠百王以正彝倫以端風化爲往聖繼

絕學爲萬世開太平自天子以至於庶人皆受師資之

聖諭

一
存存齋

益而直省郡邑之名如商丘章丘等今古相沿未改朕
心深爲不安爾等會議凡直省地名有同聖諱者或改
讀某音或另易他字至於常用之際於此字作何迴避
一併詳議具奏臣等伏惟我

皇上道統承天心源契聖前已追封先世異數頻加茲復

論避

聖名褒崇愈極

念師資之廣被宜殊禮之獨隆誠尊

師無已之

宸衷曠古未有之

特典也臣等遵

旨詳議惟祭

天於圜丘丘字不用迴避外若府州縣地名有同

至聖之諱者交與內閣選擇字樣進

呈候

皇上欽定其山川市鎮等交與該地方督撫詳查更易字

樣報部至姓氏相同者按通考云太公望之後食采

於謝丘子孫因得姓丘氏今擬添下傍作邱姓至常

聖諭

用之際宜從古體寫作止字似爲允愜伏候

欽定候

命下之日行文八旗直隸各省一體遵行可也雍正參年

玖月拾捌日題本月貳拾日奉

旨依議欽此欽遵

又一件欽奉

上諭事案准禮部咨雍正參年拾貳月貳拾柒日內閣交

出張文彬轉傳交漢字

上諭朕以

先師孔子聖諱理應迴避前降

諭旨令九卿會議具奏經九卿議覆凡姓氏俱加下爲邱

凡係地名皆改易他名至於書寫常用之際則作古體

止字朕細思今文出於古文若改用止字是仍未嘗迴

避也此字本有期音查毛詩及古文作期音者甚多嗣

後除四書五經外凡遇此字並加下爲邱地名亦不必

改易但加下傍讀作期音庶乎允協足副朕尊崇

先聖之至意特諭欽此欽遵

又

聖諭

聖諭舊論之功

雍正五年七月十九日奉

上諭朕惟孔子以天縱之至德集羣聖之大成堯舜禹湯

文武相傳之道具於經籍者賴孔子纂述修明之而魯

論一書尤切於人生日用之實使萬世之倫紀以正風

俗以端若無孔子之教則人將忽於天秩天敘之經昧

於民彝物則之理勢必以小加大以少凌長以賤妨貴

尊卑倒置上下無等干名犯分越禮悖義所謂君不君

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其爲世道

人心之害尚可勝言哉惟有孔子之教而人道之大經
臻倫之至理昭然如日月之麗天江河之行地歷世愈
久其道彌彰統智愚賢不肖之僑無有能越其範圍者
綱維既立而人無踰閑蕩檢之事在君上尤受其益易
曰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禮運曰禮達而分定使非孔
子立教垂訓則上下何以辨禮制何以達此孔子所以
治萬世之天下而爲生民以來所未有也使爲君者不
知尊崇孔子亦何以建極於上而表正萬邦乎人第知
孔子之教在明倫紀辨名分正人心端風俗亦知倫紀

聖論

四 存存齋

按

既明名分既辨人心既正風俗既端而受其益者之尤
在君上也哉朕故表而出之以見孔子之道之大而孔
子之功之隆也

論避

聖諱

特標魯論前古未有我

世宗憲皇帝優崇

聖師深符

聖道故有此

諭跪錄卷首俾天下後世師

至聖者知所尊禮讀

至聖書者知所取用知尊禮則異端不惑知取用則萬世

太平

前聖

後聖婆心相接讀者宜致思焉 廣山小臣楊方昇恭紀

聖論

五 存存齋

宣聖像



先聖像攷

一 存存齋

漢景帝時舒人今江南文翁通春秋居官為蜀郡太守川

府成都創立學宮於郡城之南為石室作崇尚教化先聖及七十二

賢圖於內賢圖於內先聖設坐像斂職同師音向後屈膝當職脚掌也前

此像之最古者然皆漢代衣冠也先聖畫像始此武帝時

文翁終於蜀東漢安帝永初間蜀學火興平太守高朕更蜀人祠祀之

新之又增一石室始作禮殿祀先聖周公畫三皇五帝

七十二子及三代兩漢君臣像於殿壁後好事者增至魏

晉晉王右軍嘗簡蜀守寫倣之十七帖所謂知有漢時講

堂三皇五帝以來備有畫又精妙大可觀者此也宋嘉祐中王素摹寫為七卷凡一百五十五人為成都禮殿聖賢圖

東漢靈帝光和二年置鴻都門學畫先聖及七十二弟子像

子像

梁元帝初在荊州時自畫先聖像為之贊而書之時稱

三絕

先聖四十六代孫孔宗壽云家藏唐吳道子名通元陽翟

尉官至寧王友工畫時稱畫聖元宗召入供奉畫先君夫

先聖像攷

二 存存齋

子按凡而坐從以十弟子者謂之小影其立而顏淵侍者

謂之行教行教已有石本小影但摹傳之處久而訛今亦

刻之堅珉庶愈久不失其真也先聖四十七代孫孔傳

云家廟所藏衣燕居服顏子從行謂之小影於像最真唐

劉禹錫新州廟碑謂堯頭禹耳華冠象佩取之自鄒魯者

即小影也

廣陵馬大年為夏縣令寄居司馬朴家見所藏先聖畫

像乃唐王維筆維字摩詰太原人開元進士第一遷尚書

眼中神彩殊不類常像上長下短背微偻以傳攷之當然

莊子載老萊子出新遇 先聖反以告曰有人於此修上而趨下末僂而後耳視若營四海註云修長趨促末僂微曲後耳耳近後視若營四海則憂世之容可掬也

印像

宋徽宗崇寧四年從國子司業蔣靖之請詔太常寺畫

文宣王像服制如王者冕十二旒衮服九章鏤板印頒天下學宮近世復多石刻墨楊

塑像

魏興和元年兗州刺史李仲挺修廟碑云乃命工人修建

先聖像攷

三 存存齋

容像雕塋

字本

十子奉進儒冠諸徒亦素衣青領 聖容

肅穆丹素陸離

挺土為像曰聖容攷漢孝武帝時霍去病過焉支山得休屠王祭天金人以歸帝置之甘泉宮金人者浮屠所祠今佛像即其遺法可知雕塑不始於魏而聖夫子像則始於魏也

宋建隆元年詔修祠宇塑繪聖賢像

明太祖洪武初塑像仍舊十五年南京太

學成始去塑像易以木主英宗天順間蘇守林鸞始毀燕學諸像易以木主世宗嘉靖九年從輔臣張璁之請始詔天下文廟去像俱易木主今曲阜聖廟有脫沙聖像露兩門齒附記乾隆元年丙辰余舉孝廉七月未因至天雄遊元城縣學見 先聖及四配皆塑像茂才陳子云得其真故弗毀

木像

金貞祐甲戌北虜犯祖廟焚及三楹四十九世孫廟學正

塘泊收其餘於煨燼之中攜至闕下至大甲申內省知事除開封府李世能命工刻為 先聖容暨從祀諸賢像召衍聖公元措瞻仰奉祀因紀其事

行像

元司居敬尼山孔子像記曰居敬學制鄒邑遷學舍於城西建孔子廟時孔顏孟三氏子孫教授張頌習於禮者也

因問立像之制曰設像事神非古也其尸禮既廢之後乎古人席地而坐高臺隆展既已失之冕服之度傳訛尤甚

關里行教像顏子從後者顧愷之筆

愷之字長康晉無錫人博學有才氣嘗為

先聖像攷

四 存存齋

山陰令謝安深器重之畫人既成數年不點睛曰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中耳又愷小字虎頭故時稱顧虎頭云

壇小影像吳道子筆及近司寇像皆漢晉衣冠耳禮記儒

行篇孔子少居魯衣縫掖之衣長居宋冠章甫之冠此孔

子衣冠也縫掖深衣是章甫玄冠是已深衣以布身二幅各四尺四寸袂二幅亦四尺四寸殺其袂而圓至袪為尺

有二寸不殊裳其裳十二幅兩旁殺之領緣袪皆縐束以

革帶左右佩有殺無鞶加以大帶紐約用組黑屨於是倣文翁石室作石像章甫縫掖危坐謂孔子毓秀尼山奉而居之坤靈洞

明天順元年置 先聖像一龕於文淵閣像乃銅範飾金自是閣臣每晨入必先四拜禮

先聖憑几像手執麈尾侍十弟子顧凱之畫黃伯固云聖像無鬚髯惟家廟小影爲真○行教小影衣燕居服顏子從行孔庭纂要稱其於像最真亦凱之筆也凱之去古未遠孔聖全書謂孔子存日嘗寫小影或有所本宋時乃刻石焉○衍聖公孔毓圻曰行教小影顏子從行乃當年端先聖像攷

五 存存齋

木子貢傳寫晉顧凱之所重摹者 先聖四十九表亦子貢所傳又行像有米芾筆立像有吳道子筆諸圖俱在聖蹟殿內

像論

二圖

明張應登曰闕里故有聖蹟圖若干幅巡按御史何出光夏四千緡於殿後之隙爲聖蹟殿圖皆入石壬辰十月朔應登按部來魯釋奠告成復增舊圖所未有者定爲百十

孔毓圻曰按明臣邱濬謂像設起於佛教又云自唐始設塑像其實不然上古帝王聖賢皆有圖像殷宗夢說肖像旁求既有圖畫則金石土木爲踵事矣越勾踐以黃金寫范蠡狀而周太廟已有緘口金人夫豈特休屠祭天之神乎戰國策言土偶木偶則固已神而明之矣豈非搏土刻木之爲乎朱子白鹿禮殿塑像記云成都府學 先聖先師像文翁琢石所爲皆席地跪坐文翁去古未遠彼時佛教未入中土元魏興和像教固盛而其碑記則云乃命工人修建容像仍進儒冠於諸徒曰修曰仍則是前此已有

先聖像攷

六 存存齋

謂助於興和已不深考謂自唐設像又豈可乎宋濂謂因開元八年之制尤失之遠是年准李元瓘奏改十哲爲坐像則 先聖舊有坐像明甚又謂開元二十七年遷神南向失古神道尚右之義而彼時詔書謂昔周公南向夫子西坐今位既有殊豈宜依舊蓋貞觀永徽 先聖之位迭更顯慶二年別祀周公而西牖之位未改至是乃正南向之位非以西坐爲尊也又水經注孔宅廟屋三間夫子西面東向顏母中間南向夫人隔東一間東向亦是以南向爲尊漢明帝時猶未改築宗祊故西面拜則是濂所著夫

子廟堂議皆未足爲考古者所依據也古人祭祀有主有尸設像事神在尸禮既廢之後尸以其氣類像以其儀刑其於求諸髣髴之義一也尸既不可復則像必不可廢明太祖惟國學木主成祖遷燕國學塑像仍元之舊豈非以數千百年神靈之所憑依一旦決然易之而有所不忍乎至世宗更制學校盡撤其舊而闕里之像獨不議以待今聖主之瞻顧此其中蓋有天焉自此於萬斯年莫有敢議者矣

甲寅清和上浣存存齋輯

先聖像攷

七 存存齋

聖里諸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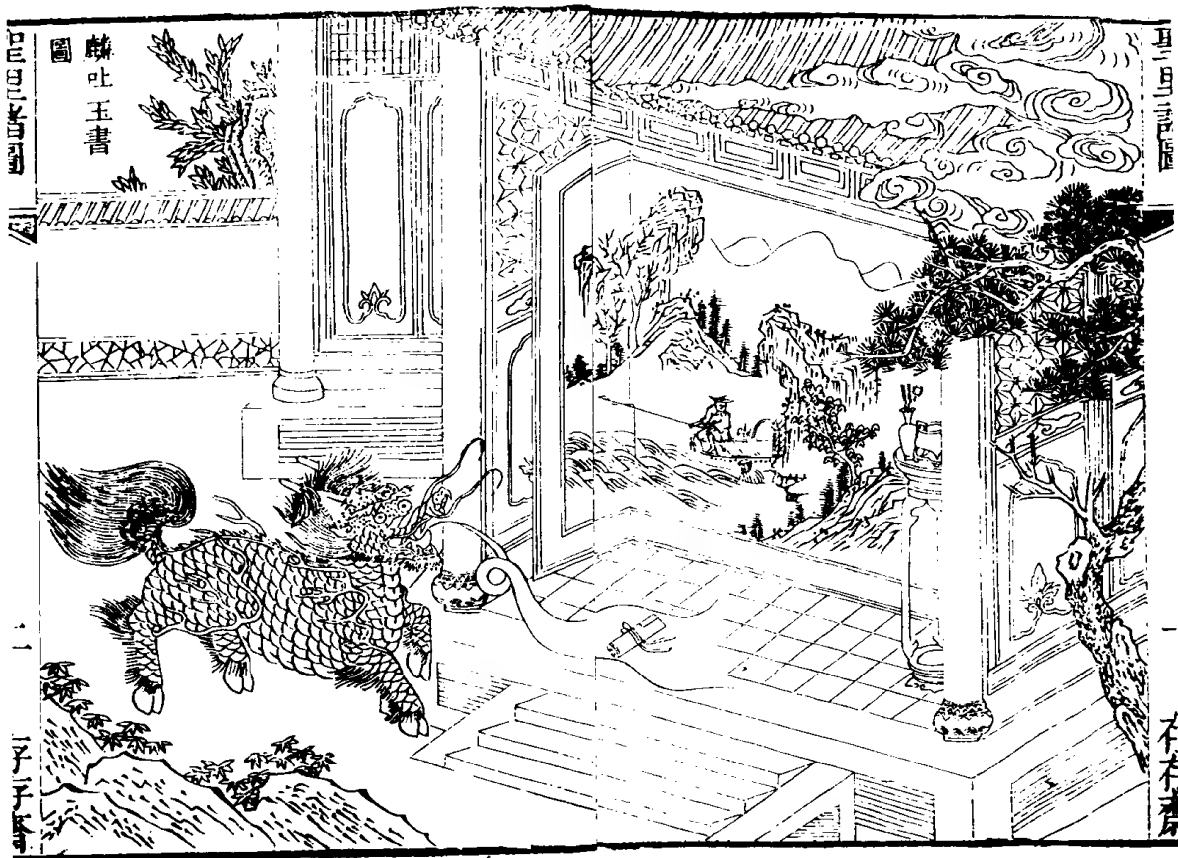
太史公見孔子車服禮器輒低迴留之不忍去此無他思聖人不得見見其器如見其人也而况乎麟玉吾聖人之瑞應也洙泗尼防吾聖人之發祥也廟寢林域吾聖人之棲神而藏蛻也學者不生鄒魯之鄉心雖嚮往力能至者幾人卽偶一至能再至者幾人圖之則一展卷一遊歷矣總不親切愈於懸摹不遠甚乎覽者以此作羨牆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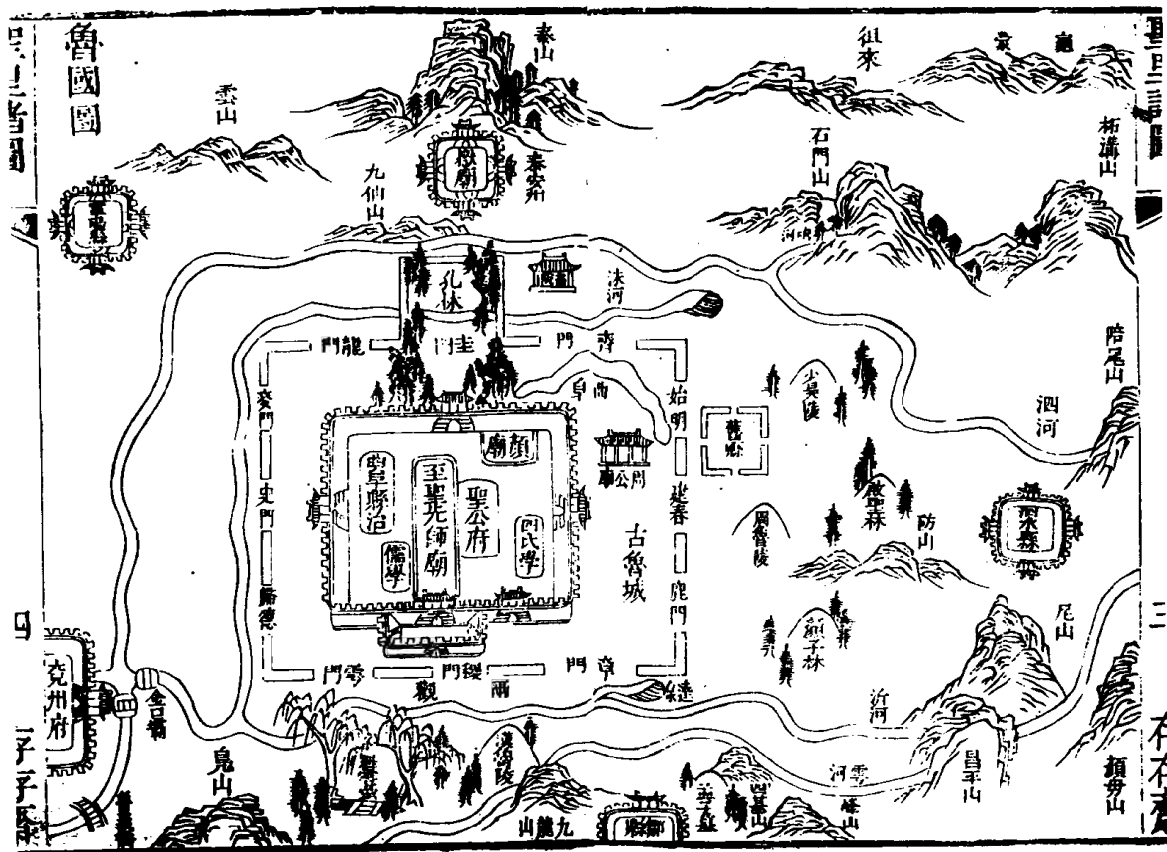
乾隆二年七月十一日鶴巢晃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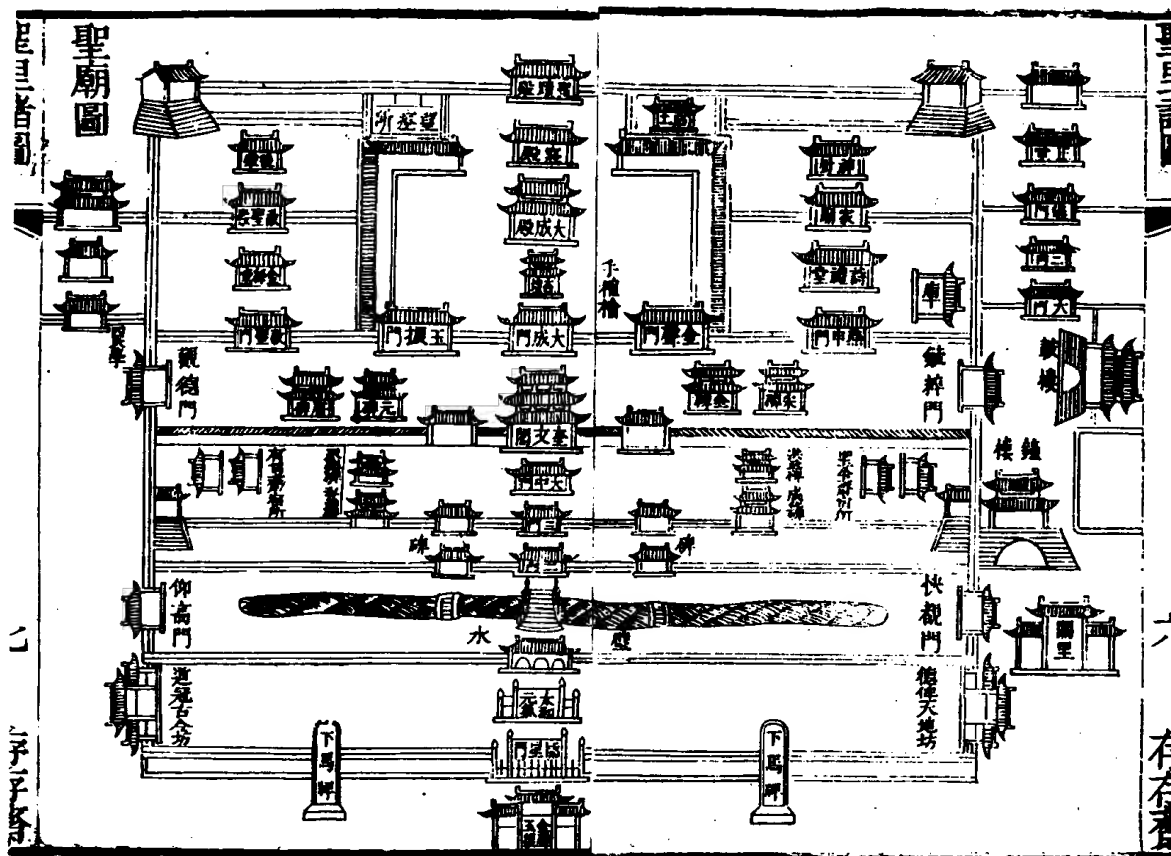
聖里諸圖



二下







聖祖幸魯由承聖門入升此堂聖公孔毓圻奏曰此夫子
 一棟亦千餘年樹也康熙二十三年冬
 加崇廣焉堂前有太初石高丈餘唐槐在其旁又銀杏
 真宗金章宗謂廟駐蹕於此後毀於火稍移東南數武
 夫子衣冠車服禮器諸儒講禮習射於中舊制甚狹宋
 章宗命作大石龍爐置壇之前○詩禮堂初名壽堂燕
 大殿於後講堂舊基不欲折毀因甃為壇環植以杏金
 聖中孔子四十九代孫孔道輔監修祖廟增廣殿庭移
 柱○否適即先聖教授堂之遺址後世嘗以為殿宋天
 年廣正廟為七間明弘治又廣為九間兩代皆盤龍石
 材木蒼鬱重門洞達真為萬仞宮牆矣元成宗大德六
 城為廟門外復護以子城立正南東西三門延袤益廣
 故又倍於昔後又闢廟以前門規制漸大歷宋金元明弘
 間兩廡二十餘間後寢廟以前門規制漸大歷宋金元明弘
 始詔魯郡修廟又於其外廣為學舍至唐擴為正廟五
 漢章帝幸宅作六代之樂廟寢當已恢廓魏黃初二年
 星三間而已此魯哀公卽孔子宅大一頃後世以為廟
 孔廟按水經注卽孔子故宅宅大一頃後世以為廟

聖祖幸魯

孔子

聖祖幸魯孔毓圻奏曰此臣祖當年所飲井也
 上命汲而嘗之
 附錄
 昌平城在兗州府東南孔子生此○孔子山在平陰縣
 南有孔子教書堂○聖澤書院在汶上西南孔子宰中
 都時建○洙泗書院在曲阜西北孔子自衛返魯刪述
 六經之所○思聖堂在汶上孔子舊治魯定公九年弟
 子宰予書於縣署○思聖書院在費縣西餘見譜中及
 東遊記鶴巢晃輯



聖林圖
聖林碑刻大成至聖文宣王墓永嘉黃養正書。孔子
塚皇覽云去魯城一里周圍二十三步高一丈三寸今
增周圍五十五步高一丈五尺原額歷朝賜地一十八頃
康熙二十四年八月東西北三面又
賜林地一十一頃一十四畝。子貢植楸在林中東南享
殿後高四丈五尺圍一丈枯而不朽後人建亭其旁曰
楷亭孔林草木繁茂不能盡辨其最著者楷木著草二種
而楷木尤多此木縱橫有文其條可為柱杖其萌可為
蔬又可為茶其瘦可為瓢其子梓油可為膏燭一名文
木唯孔林及南塋有之又有文草產聖墓上莢生柔細
如洛石葉出如十字冬夏不凋深發子繁累根葉花
實具五色五味又有大木曰櫟樹即門櫟也。石門內
列華表二角端二文豹二又名金元祿翁仲三石門內
皆宋時製碑云聖墓舊無石儀有司請於朝鑄造既成
委諸林外宋宣宗元和五年還判蒙慶府王衣聖公孔
端友乃共立之皇覽云華表翁仲石麟石虎皆漢韓述
節建章漢儀至宋久不存歟。駐蹕亭宋真宗建在聖

墓東南
聖祖仁皇帝又建亭於古亭之南。恩堂在墓門東孔氏春秋祭場族姓燕會之所餘見譜中及東遊記鶴巢晃

鐫

不敏得遊 鶴巢夫子之門見 夫子之所以立

身者重人倫崇實學而所以教門牆者亦皆先德行

而後文藝晚多著述一一有關聖道近者孔子年譜

之作大寓婆心亦非徒譜孔子之年已也 邑大夫

太史俞公祖見而悅之捐俸倡刻將竣 夫子取關

里舊圖五幅欲自改作俾覽者如見聖里山川廟林

苦日昏不能備細乃以命 仍因舊式粗者精之畧

聖里諸圖

十 存存齋

者詳之至加麟書一幅則全出 手既成質諸函丈

夫子曰可遂付之梓此固 夫子於聖譜無所不用

其敬而微名得附是亦 生平之幸也諸圖列上皆

乾隆二年七月二十一日受業楊錕謹識



曾司寇仲尼書

己巡之民

司其間

止之

仲尼書

一 存存齋

烏延陵博邑有吳君子之墓呼

余昔過衛謁殷少師享殿中立一石縱橫各二尺許

鐫殷比干墓四字字方而畫如枯枝云係宣尼親筆

瞻仰久之倉忙道塗未能脫墨今獲此蹟字體迥異

竊念大聖生平業已搜載獨未攷其字畫存之使讀

聖譜者兼見聖師手書云爾

乾隆二年三月望日滄陽楊方見沐手謹識

史記孔子世家 并贊

漢司馬遷原本

宋朱熹刪定

孔子名丘

讀作其不取名也

字仲尼其先宋人父叔梁紇母顏氏

以魯襄公二十二年庚戌之歲十一月見攷十月乙酉即夏八月庚子

生孔子於魯昌平鄉陬邑為兒嬉戲常陳俎豆設禮容及

長為委吏料量平朱云委吏本作季氏史索隱云一本作委吏與孟子合今從之為司職

吏畜蕃息畜音旭朱云職見周禮牛人讀作穢義與棧適同蓋繫養犧牲之所此官即孟子所謂乘田適

周問禮於老子既反而弟子益進昭公二十五年甲申孔

子年三十五而昭公奔齊魯亂於是適齊為高昭子家臣

史世家

一 存存齋

以通乎景公朱云有聞部問政二事公欲封以尼谿之田晏嬰不可

公惑之朱云有季孟吾老之語孔子遂行反乎魯定公元年壬辰孔

子年四十三而季氏強僭其臣楊虎作亂專政故孔子不

仕而退修詩書禮樂弟子彌眾九年庚子孔子年五十一

公山不狃以費畔季氏召孔子欲往而卒不行朱云有答子路東周

定公以孔子為中都宰一年四方則之遂為司空又為

大司寇十年辛丑相定公會齊侯於夾谷齊人歸魯侵地

十二年癸卯使仲由為季氏宰墮三都收其甲兵孟氏不

肯墮成圍之不克十四年乙巳孔子年五十六攝行相事

諫少正卯與聞國政三月魯國大治齊人歸女樂以沮之

季桓子受之郊又不致膳肉於大夫孔子行朱云魯世家以此以上皆

為定十二年事見攷攝相誅卯事在定十三年亦非十四年十四年五十六歲已自衛適陳矣適衛主於

子路妻兄顏濁鄒家朱云孟子作顏由適陳過匡匡人以為陽虎

而拘之朱云有顏淵後及文王既沒之語既解還衛主蘧伯玉家見南子

未見有子路及去適宋司馬桓魋欲殺之朱云有天生德語及微服

過宋又去適陳主司城貞子家居三歲而反於衛靈公不

能用朱云有三年有成之語晉趙氏家臣佛肸以中牟畔召孔子孔

子欲往亦不果朱云有答子路堅白語及荷蕢過門事將西見趙簡子至河

史世家

二 存存齋

而反又主蘧伯玉家靈公問陳不對而行復如陳朱云據絕糧當在此時見攷問陳在見南子之次年臨河而反

絕糧當在此時見攷問陳在見南子之次年論語蓋據言之耳季

桓子卒遺言謂康子必召孔子其臣止之康子乃欲召冉

求朱云史記以論語歸與之數為在此時又孟子所記

一時語而所記有異同耳孔子如蔡及葉朱云有葉公問

見攷在欲召冉求之次年孔子如蔡及葉朱云有葉公問

子將往答禮而陳蔡大夫發徒圍之故孔子絕糧於陳蔡

之間有糧見及告子貢一貫之語按是時陳蔡臣服於楚

若楚王來聘孔子陳蔡大夫安敢圍之且據論語絕糧當

在去衛如陳之時見楚昭王將以書社地封孔子令尹子

西不可乃止朱云史記書社地七百里恐無此理時則有接輿之歌又反乎衛時靈

公已卒衛君輒欲得孔子為政朱云有魯衛兄弟及答子貢夷齊子路正名之語

而冉求為季氏將與齊戰有功康子乃召孔子而孔子歸

魯實哀公之十一年丁巳而孔子年六十八矣朱云有對哀公及康

語然魯終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乃敘書傳禮記

有杞宋損益朱云有語太師序易彖繫象說卦

文言朱云有假我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

朱云弟子顏回最賢蚤死後唯曾參得傳孔子之道十四年庚申魯西狩獲麟朱云

我知孔子作春秋朱云有知我罪我等語論明年辛酉子

路死於衛十六年壬戌四月己丑孔子卒年七十三葬魯

史世家

三 存存齋

城北泗上弟子皆服心喪三年而去惟子貢廬於冢上凡

六年孔子生鯉字伯魚先卒見攷伯魚生在孔子二十歲卒在孔子六十九歲得壽五

十伯魚生伋字子思見攷子思生在孔子六十歲作中庸朱云子思學

子受業子思之門人見攷世家子思生白字子思上白生求

字子家求生箕字子京箕生穿字子高穿生讓字子慎讓

生鮒字子魚一字子甲鮒仲弟騰字子襄騰生忠忠生武

武生延年及安國為漢武帝博士至臨淮太守周生印印

生驩史世家敘至此止見又攷宗子世紀齊威王召白為

國相者再卒不受楚召求亦不受至箕為魏相至穿楚魏

趙三國交聘不就至讓仕魏為安釐王相魏以孔子後嗣

封魯文信君鮒仕秦為魯國文通君李斯議焚書隱嵩山

後陳涉召為太傅託疾退子孫世承後為宋公歷五世

封褒成侯生武及安國武為文帝博士上至臨淮太守國為

帝博士上轉少傅遷大將軍延年生顯歷事昭宣元三帝拜

太師賜爵關內侯食邑八百戶卒贈列侯諡烈君其後

關內侯或襲褒成侯或封褒亭侯或封宗聖侯或封奉聖

侯及緡聖侯或封文宣公至四十四代宜襲封文宣公宋

太宗問孔氏歷世之數具以實對太宗謂左右曰家世之

遠有如此者乎至四十六代宗恩始改封衍聖公四十七

代若蒙改封奉聖公其子端友復為衍聖公今至七十世

皆襲孔子封也其詳別具世譜

太史公曰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鄉

往之余讀孔氏書想見其為人想見其方不愧讀適魯

觀仲尼廟堂車服禮器諸生以時習禮其家余祇回留之

不能去云索隱曰祇敬也言祇敬遲迴天下君王至於賢

聖人之澤與天地終十學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國豈止

今且編言六藝者折中於夫子索隱曰離騷云明五帝以

化外矣言六藝者折中於夫子折中王師叔曰折中正也

朱均曰折斷也中當也言欲折可謂至聖矣

斷其物而用之與度相中當也

侯其俊曰方漢之初孔子尚未嘗有封號而太史公逆知

其必有褒崇之典故遂為之立世家夫有土者以土而世

孰有能至今存耶則世家之久莫有過於孔子者誰謂太

史公為不知孔子哉

王章曰孔子世家所取雖雜無比之載五帝三代者不同

譬如以象求人雖非其真然禹行舜趨要無桀跖步履學

四 存存齋

歷聘紀年

魏祭酒王肅家語原本 附訂引據 詳載譜中

一歲至三十歲在魯

三歲聖父叔梁紇卒

十九歲娶宋元官氏

二十歲生子鯉為乘田及委吏見

二十四歲聖母顏夫人卒

二十七歲之杞宋俱即反魯

二十九歲適晉學琴師襄見攷三十歲齊景公自布至魯迎於館舍明年以幣聘至齊三十三歲反魯

歷聘紀年

存存齋

三十四歲適周問禮老聃訪樂莫引

三十五歲適齊留二年又去適周留齊共七年見攷是歲適周訪聃反魯數月適齊留二年半反魯二年

四十二歲反魯留十四年

五十一歲為魯宰

五十二歲為魯司空

五十六歲攝行相事與聞國政三月而魯大治齊歸女樂桓子受之郊又不致膳肉於大夫遂適衛十月

去衛過匡匡人圍之過蒲復反衛去衛過曹適宋司馬桓魋欲害之去宋適鄭見攷衛相至適

衛俱五十五歲事去衛過曹至適鄭在五十七歲惟去衛將適陳過匡匡人圍之圍解過蒲復

反衛則此歲事也

五十七歲自鄭適陳

五十九歲適衛去衛適晉及河復反衛如陳留一年見攷是歲在陳去陳適衛過蒲蒲人圍之既免至衛

適晉及河反衛夏四月衛靈公卒出公輓立六月晉納蒯聵於戚明年出公輓圍戚衛亂乃復

陳如

六十一歲自陳適蔡見攷是歲

六十二歲自蔡如葉復去葉反蔡見攷是歲自陳適蔡既而自蔡如葉循即還蔡

六十三歲留蔡聞楚昭王聘之陳蔡大夫發徒圍於野適楚不用反衛

六十四歲在衛留五年

歷聘紀年

存存齋

六十六歲夫人元官氏卒

六十八歲魯以聘迎孔子遂自衛反魯不仕乃序書傳禮刪詩正樂贊易修春秋見攷歸魯歲將暮矣刪述在其次年作春秋又其末年紀筆於獲麟之一句者所感而起固即所以為終也說者謂三

年文成而麟至故繫於此非也

六十九歲聖子伯魚卒

七十一歲感獲麟而春秋絕筆見攷是歲作春秋春秋既成又作孝經

七十三歲夏四月己丑日卒五月葬魯城北泗水上弟子皆服心喪三年而去惟子貢反築廬於塚上凡

六年見攷孟子云三年之喪畢門人哭皆失聲而歸子貢反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是荷

後共計六年也今孝子廬墓與此同意殆仁之至義之盡也弟之於師此為極矣又史記弟子

及魯人從塚而家者百餘
室或特指其近者言之耳
通計孔子至齊者三至衛者三而居衛最久至
周者再至宋至陳至蔡者再之晉之楚之杞之
鄭之蕭通至葉者一過曹過匡過蕭過宋過
及河者一餘俱在魯他所經歷國都小邑不能
悉記也是
再敬識

歷聘紀年

三 存存齊

年譜 起庚戌
盡壬戌

闕里志原本 附攷引據
詳載譜中

一歲在魯○二歲在魯○三歲聖父叔梁紇卒葬魯東防

山○四歲在魯弟子秦商生以聖父商父同○六歲爲兒

嬉戲嘗陳俎豆設禮容是年弟子顏路生當在次年以下

多差看家語自知○七歲周靈王崩景王立○九歲在魯弟子仲

由生當在次年○十歲魯襄公薨昭公立○十一歲在魯弟子

漆雕開生當在次年○十五歲弟子閔損生當在次年○十七歲孟

懿子與兄南宮敬叔往學禮焉是歲不但三子未生蓋無其母看左傳自知○

年譜原本 一 存存齊

十九歲娶元官氏○二十歲仕魯爲委吏子鯉生○二十

一歲爲乘田○二十四歲聖母顏夫人卒合葬於防○二

十六歲母喪既祥五日彈琴不成聲十日成笙歌○二十

七歲郊子來朝叔孫昭子問官○二十八歲往見郊子是年

之杞宋之郊即○二十九歲聞師襄善琴適晉學之是年

弟子冉求商瞿梁鱣生求瞿當在次年鱣在孔子四十歲生○三十歲弟子

高柴巫馬施生施在次年柴在孔子四十一歲生○三十一歲齊景公遣

使來聘適齊○三十二歲周景王崩敬王立孔子在齊景

公欲以廩邱之邑爲養不受○三十三歲在齊景公舍於

外館周使至言先王廟災○三十四歲訪樂莫弘周使伯

常騫問道觀乎明堂入后稷廟有金人三緘其口○三十

五歲與南宮敬叔適周見老聃而問禮○三十六歲在齊

聞韶反乎魯是年弟子樊須生聞韶在三十五歲反魯在

歲○三十七歲自齊歸魯吳季札子死往觀其葬○三十

九歲在魯弟子顏淵澹臺滅明生滅明在孔子○四十二

歲魯昭公薨定公立是年弟子公西赤生赤在孔子三○

四十三歲在陳是年弟子有若生是歲在魯若在孔○四

十四歲在魯弟子卜商生當在○四十五歲在魯弟子言

年譜原本

二 存存齋

偃生偃在孔子三○四十六歲在魯觀魯桓公之廟有欽

器是年弟子曾參顏辛生二子俱○四十七歲定公以爲

中都宰越二年定公以爲司空由司空爲大司寇爲中

卒十一歲爲司空晉大司寇在五十二歲四十七歲平子始

卒桓子初立受制陽虎虎語孔子於塗孔子曰諾吾將仕

有是事哉○四十八歲遷司空是年弟子顓孫師生既云

不齊生當在○五十歲遷司空是年弟子叔仲會冉需曹

邱伯虔生是年尚未宰中都何由遷○五十一歲以司寇

攝朝政誅少正卯此五十一歲事○五十二歲攝相事相定公會

齊侯於夾谷是年始由司空晉大○五十三歲爲大司寇

國人謗之循復誦之此條見繫之五十五歲稍前稍後於

之是此年卯猶在位理無害是年楚伍員來奔少正卯阻

鳥得誅於前三歲乎○五十四歲言於定公墮三都○五

十五歲魯國大治齊人致女樂膳肉不至不脫冕而行乃

作猗蘭之操遂適衛是放孔子在位五年若從此譜則九

魯之時此始去魯適衛年矣猗蘭操作於六十八歲自衛反

所歌者蓋彼婦之口也○五十六歲適衛自衛至曹自曹

至宋適衛在前年是年去衛將適陳過○五十七歲自宋

年譜原本

三 存存齋

適陳過匡匡人圍之是歲靈公以爲次乘因問陳去衛過

其樹微服過宋適鄭○五十九歲適衛靈公老怠於政不

遂至陳主司城貞子

用居衛月餘去衛適曹曹人不答去曹遂適宋見放是歲

陳將適衛過蒲蒲人止之既盟遂適衛靈公怠於政孔子

曰苟有用我云云佛勝召欲往會簡子來聘至河而反夏

四月靈公卒適孫輒立此云居衛以至適宋俱五十七歲事也○六十歲自宋適鄭遂至

陳此亦五十七歲事是歲衛輒圍父於戚衛亂去○六十

一歲自陳適蔡遂適衛是歲在陳有歸與之嘆適蔡在

六十二歲在衛佛勝召子欲往子路不悅會簡子使人來

聘至河而返作鄒操是歲自陳入蔡入葉佛勝○六十三

歲自衛之陳陳侯起陵陽之臺此六十孔子自陳如蔡自

蔡如葉葉公問政又問孔子於子路此六十既而反蔡有

沮溺耦耕丈人荷蓑等事據論語朱註此係自楚反蔡時事時宰予在楚

楚昭王欲以安車象飾遺孔子此亦六十歲時事時齊有一足鳥

齊侯怪之使問孔子此五十八歲在陳時事楚王渡江一物觸舟使

使來問子曰此萍實也此亦六十歲時事是歲吳伐陳楚救陳使

人來聘陳蔡圍之昭王與師來迎將欲封以書社子西沮

之自楚反衛惟此為本歲事○六十四歲在衛○六十六歲夫人

元官氏卒○六十七歲伯魚母死期而猶哭○六十八歲

在衛季康子迎之歸魯而不能用作邱陵之歌此六十九歲之歌

乃敘書傳禮記刪詩正樂序易修春秋製孝經時弟子三

年譜原本

千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孔子冬乃歸魯刪述六籍亦非

七十歲○六十九歲子伯魚卒是年大○七十歲在魯哀公

問政孔子對曰政之為莫大乎使民富且壽也此段據通鑑在此年

月○七十一歲春西狩獲麟春秋絕筆○七十二歲在魯

○七十三歲魯哀公十六年四月乙丑即今二月十八日

孔子卒葬魯城北泗上以上出素王事紀

余讀史記世家及歷聘紀年其於先聖履歷不無錯亂

簡漏因有孔子年譜之作又疑天下之大豈無作者久

之見孔肖謙作譜多將論語成文以意纂次殊無所據

繼見熊孝昌學統錯畧亦多繼見游昌張次仲作譜無

事可紀則空書某年幾歲其年設教寥寥數頁而已繼

見古閣余應虬孔聖全攷其事畧備其詳不可得聞後

得闕里志譜不禁躍然喜也以謂來自聖鄉必詳且悉

及披讀之錯畧尤甚且云見之素王事紀則是事紀已

先失攷而闕里志譜猶踵其故步者也闕里如此何況

他書因並錄之庶幾後之慕聖蹟者知取衷焉從鶴集

方見

年譜原本

五 存存齋

孔子生日說

滄陽楊方晃著

古今稱孔子生日者紛紛矣顧各以其所見書之而卒無畫一之說於是後之遵成說者亦各以其所見遵之而卒無畫一之守孔庭纂要周靈王庚戌歲先聖人生齊書臧榮緒以宣尼庚子生日陳五經而拜之則是孔子之生歲在庚戌日在庚子其說由來久矣然而公羊氏謂在魯襄公二十一年十一月庚子日穀梁氏謂在魯襄公二十一年十月庚子日以長曆攷之是年十一月無庚子庚子在生日說

一 存存齋

十月二十一日司馬遷謂在魯襄公二十二年而未及詳其月日朱文公刪定史記遷所著孔世家也補云十一月庚子公遷也五行書論謂在魯襄公二十二年二月十三日日為庚子是年二月有庚子在二十日後不在十三日孔子家譜及祖庭廣記俱謂在魯襄公二十二年十月二十七日日為庚子說者謂以夏正論當為八月二十七日此所謂各以其見書之而卒無畫一之說者也於是賈逵服虔孔若古俱主公穀繫年襄公二十一年而未及正其月日賈逵注二十一年經云此年仲尼生昭公二十四年服虔載賈逵語云仲尼時年二十五歲孔若古主公穀謂為不易之論則

是皆以孔子為洪興祖帝主穀梁繫年於襄公二十一年

繫月於十月繫日於二十一日又云即夏八月二十一日

更與七十三歲不合杜預胡舜陟孔宗翰俱主司馬遷繫年於襄公

二十二年司馬貞索隱又主公穀以證史記謂本襄公二

十一年遷誤為二十二年者蓋以夏正十一月屬之明年

也貞見如此馮去疾又主司馬貞以調停諸說謂襄公二

十一年實己酉之歲也是歲八月置閏一云是歲閏申以曆法積

之則大雪節當在十月望後已為十一月朔氣又三四日

方為庚子是孔子之生已在十一月之節矣既在十一月

生日說

二 存存齋

節則是二十二年庚戌歲首無疑雖得子節見在十月亦書不得十一月况得書

年乎二十二公羊書為十一月似誤而非誤也司馬遷書二十

一年為二十二年而謂孔子之年七十有三以卒亦未嘗

誤也穀梁於年於月皆據夏正實書公羊於年亦據夏正

實書於月則以節書謂有日可以表見也司馬遷於年則

以節書二者皆非誤也屈遷就乃宋羅長源路史皆棄不

取獨主孔子家譜及祖庭廣記而明宋濂則確主穀梁不

以節論謂自壬戌孔子卒歲上邇己酉孔子之年七十有四夫

以家譜祖庭為主者遵二十二年夏正八月二十七日之

說也據此則聖造當是庚戌乙酉庚子甲申以穀梁爲主者遵二十一年夏正十月二十一日之說也是月節過在子據此則聖造當是已酉戊子庚子甲寅此所謂各以其見遵之而卒無畫一之守者也見按左氏繫魯襄公二十二年庚戌陳眉公綱鑑紀要祖左氏繫周靈王二十一年庚戌靈之二十一卽襄之二十二也公穀去孔子遠史遷又去公穀遠左氏則孔子時人家譜祖庭其始祖之左氏者與長源之說其可據已先內黃亦主此說未有發明故又從而爲之說焉要與七十三歲合則二十二年之庚戌生日說

三 存存齋

無可易要與二十七日庚子合則庚戌年之十月卽夏八月無可易余嘗於襄二十一年十月朔庚辰推之孔子之生在其年是月二十一日確爲庚子自是之後歷五花甲日確是夏正八月補六小月確是二十七日公穀實差前一年宋說主之而謂孔子年七十四此大非也左史紀年得實去疾移堂就樹五行書賈逵章則皆受夢耳雍正五年四月十一日敬識

孔子廟碑

唐皮日休著

天地吾知其至廣也以其無所不覆載日月吾知其至明也以其無所不照臨江海吾知其至大也以其無所不容納料廣以寸管玉衡所測景以八圭土圭測日影以一葦葦猶小舟昔達摩渡江廣不能逃其數指管可料明不能私其質指圭可測大不能亡其險險阻也指葦可航偉哉夫子後天地而生知天地之始先天地而沒知天地之終非不能逃數者比非日非月光之所被者遠非不能私質者比不江不海浸之所及者博非不能亡險者比

廟碑

一 存存齋

能亡險者比 三代禮樂吾知其損益百王憲章吾知其消息君臣以位父子以親家國以肥鬼神以享實指聖人作用語孟多贊辭括此數道未可詮其有物老子云道之爲物唯恍唯惚惚兮恍其中有象恍兮惚其中有物又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吾知其名字之曰道釋未可證其無生悉達太子成道以釋氏釋曰大家團聚頭共一以貫之我先師夫子聖人也帝之聖者曰堯王之聖者曰禹師之聖者曰夫子堯之德有時而息禹之功有時而窮夫子之道久而彌芳遠而彌光用之者昌舍之則亡昔季於周今泰於唐不然何被袞而垂裳冕旒而王者哉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封孔子爲文宣王南向坐先時廟廷以

周公南面而夫子生西牖下貞觀中別祀周公而夫子位
未改至是二京國子監及天下州縣學宮夫子始皆南面
加袞冕按夫子少居魯衣縫掖之衣長居宋冠章甫之冠
至爲魯司寇則有司寇章服至是始被王者之服邱瞻曰
此孔子封王之始宋牼曰漢晉春秋所載章甫元和中
幸魯祀孔子帝升廟西面再拜開元禮亦謂先聖東向先
師南向三獻官皆西面此神道尚右之意則固以東向爲
尊主也此與太廟之制同義今襲開元二十七年之制非
古禮矣冕謂南面君師之位是以事生之禮事之至於被
袞冕旒聖道之所以彌芳彌光疑不在此余有廣明世宗
祀典說另

爲一簡
孔子之聖世莫能名作者幾難措辭天地日月江海法象
之大道釋二教之宗堯禹帝王功德之至三層觀托遂覺
尼父身分上蟠下際前古後今變乎不可幾及而三代禮
樂一段又能實出至聖本領不徒以大言空贊宜選家之
皆錄而不遺也

壬子九月十一日陰陽後學楊方晃評釋

廟碑

二 存存齋

建寧碑畧

存存齋節錄

建寧二年三月初七日魯相史晨奏出王家穀祀孔子碑
曰伏念孔子乾坤所挺西狩獲麟爲漢制作故孝經援神
契曰元丘制命帝卯行又尚書考靈耀曰丘生蒼際觸期
稽度爲赤制故作春秋以明文命綴記撰書修定禮樂又
曰昔在仲尼汁光之精黑帝曰汁光紀大帝所挺顏毋繡靈承敝
遭衰黑不代蒼轍環應聘嘆鳳不臻自衛反魯養徒三千
獲麟趣作端門見徵血書著紀黃玉韻音應主爲漢制道
建寧碑畧 一 存存齋

審可行乃作春秋復演孝經刪定六藝象與天談鈎河摘
維却揆未然魏魏蕩蕩與乾比崇

孔子廟志

闕里志原本甲寅四月十五日錄續並注

廟在曲阜縣城中央縣署在即闕里故宅也中為正殿九

間宋徽宗崇寧元年詔名大成先聖南面四配十哲分侍

左右後為寢殿七間祀夫人正旦氏寢殿之東為殿三間

西向以祀伯魚寢殿之西為殿三間東向以祀子思又後

為聖蹟殿壁上皆石刻也正殿之前為杏壇即講堂遺址

也漢明帝幸孔子宅御此說經後世因為壇壇左右為

兩廡東廡五十間祀先賢澹臺子以下先儒左子以下五

廟志

一 存存齋

十四位闕里定本除改西廡五十間祀先賢宓子以下先

儒公羊子以下五十五位定本除改熱止四十八位雍正

二位西共杏壇前宋真宗御贊碑一十有二又前為大成

門門凡五間旁有掖門左曰金聲右曰玉振大成門之外

有唐宋金元碑各履以亭碑亭之左為居仁門又左為毓

粹門是為廟東碑亭之右為由義門又右為觀德門是為

廟西碑亭之前為奎文閣凡五間制甚壯麗亦謂之藏書

樓東西列明御製碑亭樓之左右各為掖門三間掖門東

為衍聖公齋戒所掖門西為有司齋戒所閣前為門五間

漢魏古碑在焉門之前為大中門三間門榜字舊為宋仁

宗御書大中門之前有三門故金之舊制也三門之前為

石橋三以跨壁水石橋之前復為大門五間門皆圓洞如

城門制東西各為一坊榜曰德侔天地道貫古今其前有

石坊榜曰太和元氣坊前為櫺星門櫺音陵說文櫺間隔

門之如欄檻者俗呼窗櫺子取有交疏通明之義也東西大道也左右各豎下馬牌

金章宗明昌二年立門南有石坊鐫金聲玉振四字坊與

南城門相直城門上鐫萬仞宮牆胡纘宗書自廟門以內

檜柏千章皆數百年物矣廟之西偏為啟聖公廟前為正

廟志

二 存存齋

殿三間後為寢殿三間以祀夫人顏氏啟聖廟前為金絲

堂三間以貯樂器相傳即夫子故宅魯共王聞樂處也宋

時建五賢堂於此楊魚東遊記謂孟子明改建易以今名

堂前為啟聖門廟之東偏為家廟五間祀先聖二世三世

及中興祖俱考妣一楹如家禮制孔氏子孫私祠也家廟

之前為詩禮堂五間宗子所為糾族宣訓者舊為宋真宗

駐蹕之所漢儀注皇帝輦左右侍帷幄者稱已賜孔氏之

族使為齋室明改為今名堂前為燕申門其他祭庫神厨

膳房罔不備列四隅為樓以比王公之制後之人君如此

廟左為衍聖公第第前為闕里坊古闕里也廟創於魯

哀公十七年諸弟子之漢魏唐宋代有修飾至金皇統大

定問制乃大備金修正殿廊廡大中門大成門聯國夫人

後位扶殿殿廡皆以碧瓦為綠外柱以石刻龍為文其藻

拱之飾堂以青綠每位皆有閣至於欄檻簾櫳並殊漆齊

國公與正位同又殿二代三代祖殿統聖侯五賢堂奎文

閣之屬煥然一新廳堂費舍門廡凡四百餘楹方之前古

備元至元丁卯大德戊戌至正己卯凡三修焉明洪武初

奉詔修永樂十四年又撤其舊而新之成化十八年始廣

正殿九間規制益宏弘治十二年災奉詔大加鼎建嘉靖

隆萬以來守臣代有修葺前後各有石記我

廟志

三 存存齋

廟定鼎修廟修林罔有廢缺雍正元年增建新封五代王殿

二年廟災延燒殿廡門堂幾盡

發帑重建兩歷寒暑而後告成宏整壯麗迥非前代可比天

降諸祥光昭盛典穹碑傑峙萬世仰瞻

麟臺碑銘

唐韋表微著

夫聖人作然後王道明王道明然後瑞應至靈貺感通理

合冥敷殷道剝喪民罔攸歸文王以有位之聖嗣成湯之

德神人成文鳳鳴於岐周德陵遲道靡所屬仲尼以無位

之聖述文武之法憲章聿修麟見於魯下刪十是天將喪

斯民未喪斯文也四下刪挈五常之龜鑑正三綱之軌轍帝

王之道迷而復明盛德大業於是乎在天錫嘉瑞光昭厥

功周敬魯哀不得有也四下刪向使仲尼有滕薛之土得

麟臺銘

一 存存齋

三家之衆興我王澤霈及蒸民則麟出其郊得其所矣豈

復厄於虞人哉故麟不見則孔子之道不彰麟不死則周

室之亂不極嗚呼聖人之生也得其時則化行乎江漢指

王不得其時則道屈於季孟指孔子嘆不如靈瑞之出也

得其時則名薦於郊廟指文不得其時則身罹於賤夫指

麟嘆不如岐

山之靈鳥 是聖人能順時以濟人不能反時以自聖靈

瑞能因時以感應不能反時以自靈指承上文被厄陳蔡

獲麟大野相去九年影響之應其符著矣春秋傳曰有以告者

曰有麇而一角者何孔子曰孰為來哉夫豈不知乎蓋殺

之而不敢故示人以疑之也元和五年冬十二月表微以滑之從事使手鄆陽停驂訪古經獲麟之舊塚一作墳且曰後之人築臺於此以旌厥路一作德感先聖之不偶悲麟出而非時徘徊周道廼作銘曰下刪中段八句前二儀既闢三象乃垂聖道堙鬱人心不開吁嗟麟兮孰爲來哉詩書載刪禮樂大定懲惡勸善反邪歸正吁嗟麟兮克昭符命運極數沒德至時否楚國寢廣秦封益侈吁嗟麟兮靡有攸止世治則麟世亂則麋出非其時麋鹿同羣吁嗟麟兮夫復何云

麟臺銘

二

存存齋

全文備見碑版非敢以後人擅節前人之作然辭取達意而止去其繁蕪疊出讀者當亦爽目而豁心也鶴巢記

東遊記

元紫陽楊奐著

壬子

元憲宗二年時
元未建年號

春三月十六日庚子東平行臺公宴

於東園是日衣冠畢集既而請謁闕里迨丙午乃命監修

官盧龍韓文獻德華上谷劉詔子中相其行丁未同德華

子中暨攝祀事孔構器之汴人郭敏伯達出望嶽門幕府

諸君祖於東湖之上既別自西而東行六十里宿汶上縣

劉令之客廳汶上古中都地也魯定公九年先聖幸此今

縣署之思聖堂是也戊申晨起器之從間道先往是日至

東遊記

一

存存齋

兗州曾州佐孟謙伯益教官張鐸振文已酉拉振文而東不四五里過泗水又一舍許達於苗孔村見曳而斷者其魯城坎鬱而合者其孔林坎不覺喜色津津溢於眉睫也未幾器之輩躍馬出逕遂入魯歸德門魯門一十有二正南曰稷左曰章右曰雩正北曰圭左曰齊右曰龍正東曰建春左曰始明右曰鹿正西曰史右曰麥歸德其左也當時天下學者多由是門入故魯人以此名之族長德剛父率諸子弟姪迓於廟之西相與却馬勒馬入中門而東由廟宅過廟學自毓粹門之北入齋廳在金絲堂南燕申

門之北堂取魯共王事也是日私忌不敢謁庚戌鍾鳴班
杏壇之下痛廟貌焚燬北向鄆國夫人新殿設繪象修謁
而板祝如禮告先聖文宣王曰嗟乎聖人造物也七十子
造物之物也於問答之際見之矣問仁者七而答之者七
問孝者四而答之者四問政者九問君子者三所以答之
者無一似焉不惟不達其所長而亦不強其所不能故大
以成其大小以成其小造物奚間焉垂世立教百王所仰
未有由之而不治舍之而不亂者也春秋諸國孰弱於魯
降千八百年而知有魯者吾聖人之力也吁生而不見用

東遊記

二 存存齋

沒而賴之以聞夫何負於魯也后之有國有家者獨不思
之耶今日何日匍匐庭下死無憾矣羈旅悠悠禮物弗備
敢薦以誠告先師堯國公曰夫子君子之學原於治心聖
門三千徒孰非學也曰好之者獨公爲然無事業見於當
時無文章見於後世考之傳記一再問而止察之日用一
簞瓢而止綿亘百世之下自天子達於庶人無敢疑議者
將從無慾始乎抑非也不可得而知也適謁林廟獲瞻井
里輒祭以虔告先師鄆國公曰子之於聖人其猶天而地
之日而月之欤學出於詩書道兼乎仁義至於知易而不

言易知中庸而不言中庸此又人之所難能也湯武則待
子而義匡章則待子而孝紛紛楊墨之徒待子而後絀其
爲功用鴻且著矣夫豈好辯者哉矣等去聖彌遠欲學無
師而復執志不勇惟神其相之降階謁齊國公魯國夫人
之故殿殿西而南向者尼山毓聖侯也次西而東向者五
賢堂也謂孟也荀楊也王與韓也碑孔中丞道輔文中丞
篤於信道者也於家法無愧矣遂飲福於齋廳賓主凡二
十有五人酒三行而起執事者族中子弟也進退揖讓禮
貌可觀信乎遺澤之未涸也焉知教養之久明詔之下人

東遊記

三 存存齋

物彬彬不有經學如安國政蹟如不疑者乎杏壇二字竹
溪黨懷英書壇之北世傳子路捨丁石蓋石之屬也夫所
謂勇於義而已豈區區若是耶壇南十步許真宗御贊殿
也七十二賢并諸儒贊從臣所撰貞祐火餘物也手植檜
三而兩株在贊殿之前一株在壇之南焚燬無復子遺好
事者或爲肖像或爲簪笏而香氣特異趙太學秉文麻徵
君九疇有頌有詩世多傳誦之次南碑亭二東亭宋碑一
呂蒙正撰白崇矩書太平興國八年十月建金碑一黨懷
英撰并書篆西亭皆唐碑也一碑崔行功撰孫師範書碑

唐刻武德九年十二月詔文乾封元年二月祭廟碑文二
江夏李邕撰范陽張廷珪書開元七年十月建次南奎文
開元宗時初明昌二年八月也開州刺史高德喬監修閣
之東偏門刻顏凱之行教吳道子小影聖像東廡碑六皆
隸書謂魯郡太守張府君碑非也西廡之碑八隸書者四
餘皆唐宋碑也是日宴罷併出北偏門由龔封解署讀姓
系碑文又北行由陋巷觀顏井亭亭廢矣北出龍門入孔
林徘徊思堂之上由輦路而北夾路石表二石獸四石人
二獸作仰號之狀拜奠先聖墓如初禮墓前有壇石厚三

東遊記

四

存存齋

尺許方如之其數四十有九後漢永嘉元年魯相韓叔節
造東連泗水侯伯魚墓南連沂國公子思墓世家云相去
十步耳而窳邇若此疑後人增築之也然規制甚小禮之
所謂馬鬣而封者是也子思之西石壇居攝元年二月造
有曰上谷府卿者有曰祝其卿者先聖墓西白兔溝也二
石獸狀甚怪林廣十餘里竹木繁茂未見其比而楷木以
文爲世所貴無荆棘無鳥巢將吾道終不可蕪沒而鳳鳥
有時而至欽林東三里講堂也林與堂俱在洙北泗南按
世家云周敬王三十六年孔子自衛反魯刪詩書定禮樂

繫周易於此硯台井在其西惜去秋爲水漫沒矣辛亥謂
周公廟廟居孔林之東北三里有真宗御贊碑車輞井在
正東少南水清白而甘俗呼漿水井者是也廟北雙石梁
井石上繩痕有深指許者東北大井圓徑六十尺深二丈
水色墨如也東過顏侍郎墓林城之址顏廟也廟中孤檜
高五丈餘由曲阜西復東北行十里入景靈廢宮觀壽陵
陵避諱而改也東北至藁邱少昊葬所其陵於宋時疊石
而飾之也前有白石象爲火爆裂壇之石欄窮工極巧殆
神鬼所刻也讀碑記始知草創於祥符潤飾於政和而大

東遊記

五

存存齋

定中因之而不毀也大碑四諺云萬人愁者是也而一碑
廣二十有三尺闊半之厚四尺屬墓高十有三尺闊如之
厚四尺龜路十有八尺二碑廣一十有四尺闊半之厚四
尺屬墓高十有八尺闊十有六尺厚四尺龜路十有九尺
一在城外一在城內無文字意者垂成而金兵至也入東
門餘器之家復西南馳觀漢之魯諸陵大塚四十餘所石
獸四石人三人胸臆間篆刻不克盡識有曰漢樂安太守
廉君墓塚者有曰府君之墓者折而北渡沂水入大明禪
院觀達泉水中石出如伏龜怒鼉寺碑云魯之泉宮也海

暮歸自稷門望兩觀登泮宮台台下之水自西而南深丈許而無源吁僖公一諸侯能興學養士如此三咏采芹之章而后下其西靈光殿基也破礎斷瓦觸目悲涼而王延壽所謂俯仰顧盼東西周章者今安在哉壬子復由縣城東北行十里許過陶樂邨南望修壠曼延不絕者周之魯陵也東南五里達魯溝村拜聖考齊國公墓林廣四十畝墓前石刻甲辰春一月望日五十一世孫元楷立石溝水在林之東北入於泗其南防山也而山之峯東西五里云合葬於防山是也林之北東蒙路也自西峯而南謂顏子東遊記

六 存存齋

墓石刻曰先師堯國公大定甲辰三月先聖五十代孫承直郎曲阜令襲封衍聖公孔搃立石太原王筠書墓前一石僅二尺許兩甲士背附而坐一執斧一執金吾正北有小塚不可考顏氏子孫二房在少東上宋邨是日東南行並戈山而西由白村歷西魯原達東魯原館房氏家泗川公古具雞黍以待古孔氏壻也問之不知爲公孫公西也地多虎狼牧者爲之懼比曉幸無所苦癸丑穿林麓而東約六里許達尼山五峯隱隱在霄漢間而中峯迥出首之所謂坊其頂者是也廟廢雖久而規模猶可見其前智源

谿橋也端南卽大成門次北者卽大成殿也其東泗水侯殿其西沂水侯殿也大成之后鄆國夫人殿也其后齋所也西有齊國魯國之殿齊國之東南而南向者毓聖侯殿也大成之東齋廳也兵餘獨存焉正北中和壑也廟之西南觀川亭也瓦礫中得一斷石蓋前進士浮陽劉燧夾蘆辨也或曰夾蘆劉惡其鄙俚故辨正之夾蘆峴在尼山西由亭之東回旋而下得坤靈洞石角濺濺不可入族長云廟戶管用吉成嘗持火曳綆而入比三數丈忽隙間有光觀一室室口廣兩楹許中橫石牀石枕皆天成也而不可動今五十年矣以管與吉幼而瘠故可入也所言如此洞名劉燧之所刻也因涉沂水過顏毋山下觀文德林以草木障翳廟與聖井無所見尋舊路復達魯原館已西南瀕竭下而鄉庄泗家庄歷峻山二十里而近達四箕山遇兵士傅正徐州人導至鄒國公墓墓在廟之東北有泰山孫復碑孔中丞立石其西大塚七比正墓屋小無從考之南有寺曰亞聖寺有碑旁有古墓三行四五里過黃注村又十里由石經埠正南少西行二十里達鄒縣宴彭令宅四月甲寅朔飯后出南門二十五里許達嶧山循山之西北

東遊記

七

存存齋

絕澗亂石如屋旣而遇道者李志端爲之前導復西北行遊太湖懸鍾二洞東南行入燕子岩僕以病足與德華岩下坐待諸君之還脯時子中輩踵至國祥且示嶧山圖蠟紙按圖指顧若仙橋之巨石七真之西軒下矚紀侯之重城漢相之故塚一如眼底如玉女峯千佛塔尤號奇絕所至流水修竹雜花名果殆若屏面而容縷數哉遇夕陽下山迤邐由西北而進達於縣之南關報孟氏諸孫迎於道左卽造鄒國公廟庭奠已入縣復宴於舊館父老請見爲歡飲竟夕乙卯出西門北行十里入岡山寺而孟氏諸孫

東遊記

八 存存齋

復攜酒至由竹徑渡橫橋休於主僧之靜室良久出東山北行二十五里達馬鞍山謁孟毋墓北行十五里達趙山莊飯孔族家又十里許達於魯城之南登郊臺臺東西五十八步南北四十步魯之臺可見者三是臺與泮宮臺莊公臺也北涉沂水由竹徑登浮香亭亭以梅得名少北一石穴茶泉也亦竹溪書而不名緬思前輩風度又有足敬也丙辰曲阜官佐至以私忌不敢飲丁巳將訪矚相圃會公叔五十二代孫遣其子治同諸官佐具酒饌復至不果時公叔抱樂正子之疾戊午從德剛子中登西南角臺望

射圃圃在歸德門裏道側積土隱起草中或其所也臺泰和四年七月六日故人夢得之所築也竊有感於懷夢得元措字也是夕孔族設祖席於齋廳已未辭先聖於杏壇之下族長德剛率族人別於歸德門外國祥暨德剛之子立之護至兗州西嗚呼讀聖人之書遊聖人之里幸之幸者也然有位者多以事奪無位者或苦力之不足也況以鄧錫之西望鄒魯之遠與南北海之所謂不相及者何異焉流離顛挫中有今日之遇伯達旣繪爲圖且屬僕記之敢以衰朽辭勉強應命將告未知者是歲四月五日紫陽

東遊記

九 存存齋

楊奐記

遊孔林記

明嘉定唐時升叔達甫著

余讀太史公書言浮江淮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觀仲尼廟堂蓋寤寐想見其處既登泰山之二日因與橋李俞君愛爲闕里之遊明日過洙泗天新雨車馬跡交道彷彿轍環時事入謁大成殿仰瞻聖像所謂類如堯項如臯陶背似子產皆不可見記稱孔子貌如蒙俱俱音溪方相也語見荀子今像多髯而袞冕塑工蓋無所考也手植檜在庭中有鐵銀鐙繫之銀鐙音郎當長項也枝幹皆盡而膏液內潤人云高皇帝洪武生孔林記

存存齋

之年曾生世宗嘉靖生之年復發二枝亦甚異矣自漢以來碑碣列櫺星門下其文皆志所載也其碑石制度皆極精巧非俗工意慮所及乃知古人不獨於樽彝鐘鼎間置意而已出北城櫓栢夾道可三里至墓門伏謁饗殿殿後見子貢所植楷木槁矣而卓然有雲霄之姿少北而西夫子之墓也伯魚居左子思當其前居人云是爲抱孫葬余不習形家言亦不知其於禮合否夫葬伯魚者聖人之葬人也豈卜其宅兆而居層之乎葬夫子者人之葬聖人也然七十子之徒必相與謀之審矣豈其地果山川之靈秀可

以安聖賢之魂魄乎山川靈秀自不消說晃謂只是地以人身氣魄與天地一樣大了故獨得與天墓之旁林木蒼密地同其悠久是固非形家所能及也

方四十里無虎有狼樵薪者非數十人爲伴不敢入想亦偶耳

余低徊久之出門日欲暮見一狼立橋上四顧矣嗟乎平生欲至之處得一寓目焉豈非幸與然其地寧無先生長者可以問先聖之遺風考傳記所不載而未之見也卽其車服禮器猶有存者否亦無從詢之徒悵望於蒼煙宿莽之間而已

傳記不載未嘗無之然多不足深信禮記家語且然況其他乎車服禮器亦猶是也如晉書孔子履裏師古隋遺錄所云孔子石硯今雖無存然亦不可考矣作者難述者亦不易聖人之裔子思而後如子甲安

孔林記

存存齋

國道韓戴代有名賢庭中植檜一經聖手兵燹回錄俱不能使不復生草木之得培於聖人如是而矧夫聖後之綿衍無窮者二論是七十子所親炙詩書易象春秋是夫子所手編聖經孝經易十翼是夫子所手著非若其他無稽不足深信之物無所關於顏子陋巷在城中其地有井周公廟在孔林東一里魯靈光殿亦在城中云周公廟是其址非也顏子是孔子所與周公是孔子所夢故並及之靈光廟宅猶在而共王之殿所謂巋然獨存者竟安歸耶

磁州後學楊方晃評釋

手植槽刻像記

金磁州趙秉文著

天地否而復秦日月晦而復明聖人之道危而復亨六籍厄於秦至漢而興正道厄於晉宋齊梁陳隋之間至唐而興此自然之理也貞祐初虜寇犯曲阜焚孔庭槽聖道之廢興固不係於一木之存亡新宮火三日哭重先祖之居也况聖師之手植乎衍聖公收其煨燼之餘李侯刻而像之知尊事矣若夫茂其德封而植之是聖道猶在也豈特一木哉正大三年六月晦日謹記

刻像記

一 存存齋

孔子師老聃辯

宋羅璧著

孔子師老聃之說肇於莊子莊子師老子故其著書譏侮古今聖賢獨推老子甚至假設孔子言語譽之後來漢儒輯禮記承其言曰聞諸老聃司馬遷史記老子傳復增許多老子訓誨孔子語孔鮒作家語著孔子事實因據以爲證繇是益堅後學之信不知莊子一書多駕空寓言時去孔子未遠恐天下不崇信其學故托時所最重者以尊其師庶幾聃之道益隆此莊子抑孔尊老之迹也後儒不察

師聃辨

一 存存齋

禮記家語史記出莊子後見孔子萬世師表不應禮樂無所自乘而問禮老子一語又備見諸書莫詳始自莊子不知老子之教主於清淨無爲其著書厭薄禮學曰禮者忠信之薄亂之首也莊子傳其後從而有剖斗折衡推提仁義焚符破璽絕聖棄知等論則聃又何禮之可問耶太史公謂道家以虛無爲本因循爲用有法無法有度無度故後之尊老莊者蕩棄禮法蓬首垢面喪酒弔肉晉人可證也豈有以禮訓孔子而最其徒反不如是甘使爲棄名檢蕩禮教之罪人者孔子於人之一善若管仲之仁子產之

惠皆亟稱不暇豈有老聃其師而論語無一言及之者且孟子去孔子甚近曾思之傳最的其誦孔子派接不過文武周公使孔子果師聃曾思孟子又何無一言及之者老子之道莊子述而傳之足矣而必假孔子之言明之此其借孔尊老之意可見也後之衛道者多爲孔子分說而見不及此按莊子外篇聃爲周藏史藏皮書所或者聃所識多書夫子焉不學因有問焉而未可知東坡嘗謂莊子雖譏孔子實尊孔子書末敘百家之學興曰譬如耳目鼻口各有所明而不能相通故墨翟朱鉅禽滑釐尹文彭蒙田師聃辨

二 存存齋

駢慎到關尹老聃以及莊周皆列名敘之至鄒魯之士縉紳先生其於詩書禮樂多能明之則推而不敢斥此又可見莊子前之推老聃者借孔子也

廣明世宗議正 孔子祀典說

崑陽楊方見著

昔明世宗之議正孔子祀典也曰孔子之諡王號自唐玄宗李林甫之君臣始夫孔子逝在秦漢之前此間豈無賢明之君如漢高祖唐太宗皆創業垂統者何不以王號加孔子其不敢擁虛名以示尊崇之意可知矣况自秦而後王天下者稱皇帝漢方以王號封臣下玄宗之封諡孔子何不以帝加之是不欲與之齊也特一封諡臣下之禮耳尊崇之意安在哉及宋徽宗薦十二章章采也冕十二疏者衣十二章日月

廣祀典說

一 存存齋

星辰山龍華蟲作繪在衣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在裳日在月右星辰畫北極在北山止而靜龍有升降華蟲雉也宗彝爵名其數二一畫虎一畫雉魯賄切音磊又音壽如猴形以尾卷物內鼻中其獸鼻向上尾長有岐兩即自懸於樹塞其鼻孔藻潔而不染火圓而不銳粉米白米取其能養黼白與黑間如斧形黻青與黑間如兩己此天子之飾也則又以諸侯王而偕天子之服其誼更甚諸侯九章辰龍有降無升登藻於衣王孔子而帝其服故曰誡甚也至於雕塑之像卽以孔門諸弟子於孔子歿時肖之亦不能毫無增損况於其既遠而信衆工以己意妄作曰此孔子象也其神肯憑依之手至於八佾之舞十二俎豆之陳則亦猶之十二章服之僭皆所當正者也鶴巢子讀之爲之廣其說曰民生於三事之

如一三謂親生之師教之君成孔子雖未爲帝爲王固儼

然萬世師表也人君加以帝則亦即帝加以王則亦即王

其德固有以當之猶周武王之封太王王季其生前固皆

未始爲王也但以孔子之聖誠有非一帝王之號遂足以

尊崇之者生而行其說歿而宗其道自天子至於庶人一

動一靜不敢不祇承於上天卽不敢不祇承於孔子是乃

所以尊崇之也若夫虛文矯飾則孔子之所謂浮雲而已

而又何尊崇之有至於雕塑之象後世不獲親見聖容如

爲是不得已之想像以寄其愛慕生其虔敬情亦知其不

廣祀典說

二 存存齋

果似也古者祭必以尸尸以像神豈必果像當孫爲王父

尸時則拜其下者雖諸父不禁也禁忌今不欲屈膝於卑幼

而易之以象亦猶用尸之意耳獨是土木非可久之道歲

遠凋零郡縣官師不知加意致使塵封雨蝕肢體不完是

則得罪之尤者已世宗之論止以孔子不享非禮余竊謂

聖如孔子雖以郊祀配天可也夫亦豈有過焉生不行其

說歿不宗其道搃被衣垂裳無所加於天之高卽何所加

於孔子之高哉雍正五年四月初八日午後存存齋集

孔宅考

松江沈霞著

古者重其人必誌其里居訪其遺跡以寄景仰况孔子大

聖微特尼山闕里如列宿之緯天衢五嶽之峙地軸終古

不泯卽如泗水有子在川上處河東有孔子迴車處雖細

必詳誠重之也松郡青邑有孔子宅在慧日寺傍猶建康

之有孔子巷也夫子車轍幾遍天下未嘗適吳考闕里譜

系所載東漢太子太傅孔潛爲夫子二十二世孫避地會

稽遂爲郡人則吳地之有孔氏乃自漢始故舊圖經云昔

孔宅考

沈 存存齋

有孔氏遊吳居此宋淳熙間居民濬河得碑云天寶六年

黃池縣令朱某葬於崑山縣孔宅之西南則孔宅之名自

隋唐已著又夫子二十九世孫滄仕梁爲海鹽令三十二

世孫嗣哲隋吳郡主簿三十四世孫植隋蘇州長史蓋夫

子之後宦遊於吳不一其人但始居於松者其名莫考耳

又志稱慧日寺側舊有孔子廟宋時寺僧穿渠得玉璧簪

環謂是長史立家廟葬衣冠於此璧環皆墓中物然則先

聖之裔因宦遊而有宅因僑寓而建祠置冢亦聖門孝思

之大較矣抑又聞趙宋南渡曲阜諸孔氏多徙吳越間意

璧環遺寶或亦偶爾藏瘞而非必在冢墓者耶今去聖人
其遠又不得近聖人之居得一二遺物及聖人托處之迹
必鄭重紀載俾無遺忘如司馬子長所云登其廟堂觀其
車服禮器低徊不能去者也然則青溪孔宅卽作尼山關
里觀也可

孔宅考

些

存存齋

孔宅考

華亭賈式金著

去松江郡治西北百里其地隸青浦曰孔宅書院者先聖
衣冠之墓也夫子生平未嘗至吳越七十子中獨子游爲
吳人蓋在今之常熟縣地相去遠甚墓何自昉乎或曰昔
有孔氏官此者瘞所藏夫子環珕簪佩之屬而封識之其
名位不顯故獨郡志載焉或曰葬者孔氏子書院其家廟
也然今郡中故無孔氏爲孔氏者莫知所自來而書院無
學官生員如宋元山長之制又地絕荒僻非賓客舟車之
孔宅考
翼 存存齋
所往來雖爲其邑人有不能名其處者矣父老言院植白
檀五株花時止發其一五歲而徧以爲非大聖人不能著
此靈異嗚呼是何足爲吾黨言欤抑豈如杏壇之檜孔林
之楷鬼神之所呵護欤夫子廟祀遍天下獨斯地有孔宅
名雖非聖人之居而登其堂拜其墓拂殘碣而讀之相與
婆娑乎嘉樹之陰而憑弔乎服物遺器之所在其感慕興
起殆有過乎尋常萬萬者而絃誦無聞釋奠莫及豈非學
者之憾欤然則此邦之賢有司與其賢士大夫躬行教化
修廢舉墜之典爲不可緩也他若顏淵井宰我城傳會昭

然非孔宅所繫爲重輕者舉置勿道云
以上二作皆磁模園先生考試江南古學名采芳集
錄之以廣見聞

孔宅考

頁

存存齋

至聖先師孔子年譜 天卷

磁州楊方昇

太史監官俞鴻馨尹思先生鑒定



同邑孫 濂

寧陵孔毓彬全校

磁學 聖裔孔興耀介融氏 訂正
瀋陽馬恒世健菴氏

同邑張 堧

同邑邵日新敬書

一歲庚戌 周靈王二十一年
魯襄公二十二年

十月乙酉 八月二十七日庚子申時 孔子生年月日說
者紛紛今以祖庭

聖師年譜 天卷

一 存存齋

廣記及宋羅長源路史爲定聖
造當是庚戌乙酉庚子甲申
姓之國少昊之墟星分奎婁之野卽今兗州府東平縣
州縣府東曲阜縣卽古魯城邑有土阜而曲故名又云
本古奄侯故國孟子所謂周公伐奄卽此成王以封周
公元子伯禽釋名國多山木民性樸魯故名曰魯實封
百里並附庸共七百七十里外城凡十二門東左曰始明外
魯舊縣在焉中曰建春右曰鹿門南左曰章門外達泉
在焉中曰稷門外兩觀在焉右曰雩門沂河南舞雩在
焉西左曰歸德內先聖孔子舊宅在焉世傳四方諸侯
慕先聖之德而至者多入此門故名余謂門魯門也孔
子魯司寇也以臣事名君門疑無此理其或後世之君
藉子以名與中曰史門右曰麥門北左曰龍門中曰主
門孔林通焉右曰齊門內曲阜在焉外朱洳在焉齊南
魯北汶上之境通焉今俱廢孔子本姓殷成湯之裔
宋微仲之後也初周武王克殷封紂子武庚於朝歌武
王崩武庚與管叔蔡叔霍叔叛周公相成王東征之乃
命微子爲殷後國於宋實而不臣其弟曰仲思名衍一

聖師年譜

天卷

二

存存齋

名世微子嫡子早亡舍其孫肅而立弟衍微子率衍繼
微子為宋君號曰微仲生宋公稽稽生丁公申申生啓
公共及襄公熙共生弗父何及厲公方祀何當有宋而
讓弟厲公乃世為宋卿何生宋父周周生世子勝勝生
正考父考父生孔父嘉嘉為宋司馬遭太宰華督之禍
其子木金父避難奔魯始為魯人父叔父為姓始姓孔
氏所以隱系其世志不忘也歷祖父為殷後成帝叔梁紇
凡五世而生孔子漢梅福請封孔子為殷後成帝叔梁紇
元年立二王後下詔封孔子世為殷紹嘉公蓋以孔姓
自嘉字始故也國朝雍正元年追王五代上及木金
父為聖王伯父為呂聖王叔梁紇為啟聖王本姓解
為聖王伯父為呂聖王叔梁紇為啟聖王本姓解
父作聖王伯父為呂聖王叔梁紇為啟聖王本姓解
公九年為宋初年華督之禍而奔魯見孔父嘉妻自殺而逃
之曰美而欲奪之二年殺孔父嘉妻自殺而逃
欲殺督督并弑公此云至防叔奔魯於事不相次又按
宋世家華督弑公在厲公十年而莊公立凡九年至潛
公十五年宋卿南宮萬弑潛公因殺華督諸公子與萬
黨爭執立國亂疑防叔奔魯或在此年非即陽公二年
嘉父之禍也余謂父警不共天恨莫大於此矣既不能
復豈有又三世殺國亂而後去哉則奔魯姓孔自木
金父無疑矣其與鄭孔張魏孔達衛孔陶淵源迥別固
彰然自為一孔也昌平鄉今名魯源村有東魯源西魯
源在曲阜東南六十里昌平山下東去尼山五里漢時
建在昌平亭亭下立市今廢又于寶搜神記孔子生於
空桑之地今名孔寶在魯南山之穴又按正義括地志
云女陵山在曲阜縣南二十八里即空寶地今誤讀為
孔寶寶中無水祭時灑掃以告輒有清泉自石門出祭
訖泉枯搜神記指為孔子生地其地亦不可攷初聖父鄒大夫
叔梁紇按聖父諱頤書收之六月領以蔽核楚等字李
笠翁截之沒頤頤以毓字然查毓字則呼沒切楚字則
呼白切核字則一洪肯切一寒得切以月韻論則楚當
沒切或洪骨切讀音近忽然唐蕭穎士聞人呼武仲名

聖師年譜

天卷

三

存存齋

輒笑云紇字也不識蓋紇叔梁紇皆音啞啞呼甲切
喊八聲此又廣韻韻會正韻之所不及也九經字樣云
說文作紇隸省作紇據說文又疑音吃今聚魯施氏故
或呼黑呼戶呼忽紛紛不一識者詳之
詳生九女其妾生孟皮孟皮孔子兄一作伯皮一作伯
也病足不可以奉宗祀乃求婚於顏氏家語求婚顏氏
記稱其野合何也向見春秋孔演圖聖母遊於大家之
陂夢黑帝使請己帝謂汝乳必於空桑覺則若感豈信
此為野合耶磁萬使君謂凡禱而求子者合於外寓不
待返室非謂其無婚媾而野合也司馬貞索隱則謂紇
老顏少非當壯室初笄之禮疑其不合禮儀之意野合
猶強合也余謂易之大過九二枯楊生稊老夫得其女
妻無不利正即謂此梯根之旁出者榮於下者生於上
天不欲吾道枯而不榮是以有此成湯之明德遠矣顏
氏之求夫豈偶哉顏氏所居名魯親里今不可攷余按
尼山東三里許有顏毋山者與尼山相對中通沂水下
為文德林上有祠堂遺址魏地形志云魯縣有顏毋山
即此也祠前有井曰顏毋井春秋祭尼山日輒祭其井
或即其所居地與昌平山東去尼山五里聖父居之顏
毋山西去尼山三里聖母居之而尼山遠為毓聖之所
三山一脈相連此殆天鍾其靈以開斯文之統非特孔
氏積累之厚澤當萬世不斬已也顏有三女
其父問曰鄒大夫祖父雖世為士然其先聖王之裔也
聖王謂成湯也今其人身長十尺武力絕倫吾其貪之
魯與曹邾從晉攻偃陽偃陽大夫姒斑僞啟門誘魯師
入城下千斤懸門截之孟獻子率聖父叔梁紇秦董父
狄虎彌攻西門董父虎彌甫入而懸門下聖父急投
戈伸臂托懸門出之獻子嘆曰詩所謂有力如虎也雖
年長性嚴不足為疑三子孰能事之二女不對小女徵
在進曰從父所制又何問焉言聽父裁制不父曰即汝

能矣遂以妻之妻去聲能謂勝任是為聖母後孔子於母諱言

微不言在言在不言微蓋二名不偏諱也偏諱單諱言不單諱一字

也聖母既歸女以夫為家故云歸也以聖父年長正義謂聖父此時婚過六十四

矣懼不克時有男恐不即能生男乃自禱於魯之尼丘山在曲阜

南六十里昌平東北五里東與顏毋山接山脈皆自山

五峯中峯最高迥出霄漢即尼丘也聖母升之谷草木

之葉皆上起奇降之谷草木之葉皆下垂奇以上見有

麟吐玉書於闕里在昌平北其文曰水晶之子系衰周而素

王大奇品精也山海經謂之水晶蓋得天地之精英而瑩潔者言非繁氣所生也又湯以水德王或取水之

聖師年譜

天卷

四

存存齋

精意系絲所聯屬說文繼也素王聖母異之以繡紱繫

者有王者之功德而無其位也紱巾說之屬妊十有一月而生孔子妊

也十有一月逾常期也有文在胸曰制作定世符更奇以上見

時二龍繞室五老降庭唐詩云五老者五星之精也余

具五行中峯頂即土星也土五行之主中和之氣故

聖人生而頂圩然則二龍繞室者其即大陽大陰之氣

相為綱繼者手聖母之房聞鈞天之樂隱隱自空中下其音流

衍和樂非人世絲竹可有聞者莫不驚異駭矚以上見

與史載前古帝王誕降之跡俱非尋常可比聖人之生

豈偶然哉呂氏天有九野坤陽炎朱成幽玄變鈞之中

央天也陶人模下圓轉者為鈞天體圓轉不息化生萬

鈞天樂者帝天之仙樂也樂以象德聖生降此豈以禱

非以至誠無息陶成萬世與鴻鈞有相似者乎

尼丘而生生而頂圩與尼丘似極奇故名曰丘字曰仲尼

圩音于俗讀若維岸也今江淮間水高於田築堤扞水

而甸之曰圩謂四圍高中央平也又史記孔子生而首

上頂圩司馬貞註曰圩音烏圩頂言頂上竄也故孔子

頂如反字反字者若屋宇之反中低而四旁高也他書

有謂尼讀夷者非是晃按是時孔子所友如鄭子產名已為少正

齊晏平仲名已為相衛蘧伯玉名已為大夫皆後日忘

年交也至魯三家孟獻子桓公次子仲慶父曾孫名蔑

庶之長不敢與卒已四十年叔孫僑如桓公三子叔

莊公同伯仲也

已二十五年季文子桓公四子季友之孫行父後孔子

聞其三思後行而裁之曰再斯可

矣卒已十八年獻之子莊子篇子速也後孔子稱其孝

之臣與父之僑之弟穆子叔孫俱嗣先職文之子武子

政是難能也

名已專魯政十有二年云

二歲辛亥靈二十二年

在魯季武子無適子公彌長而愛悼子謀於臧紇代為

立之紇臧宣叔庶子阿順季意臧紇是歲莊子

卒子羯立羯音結莊子庶子孫子孫時公彌為魯左

臧紇莊卒於是立羯因以踐公彌而去臧紇嗚呼

公彌之於孺子可謂己所不欲又施於人者矣

李孫季孫怒命攻紇斬鹿門之關以出魯東南遂奔

聖師年譜

天卷

五

存存齋

卒已十八年獻之子莊子篇子速也後孔子稱其孝

之臣與父之僑之弟穆子叔孫俱嗣先職文之子武子

政是難能也

名已專魯政十有二年云

二歲辛亥靈二十二年

在魯季武子無適子公彌長而愛悼子謀於臧紇代為

立之紇臧宣叔庶子阿順季意臧紇是歲莊子

卒子羯立羯音結莊子庶子孫子孫時公彌為魯左

臧紇莊卒於是立羯因以踐公彌而去臧紇嗚呼

公彌之於孺子可謂己所不欲又施於人者矣

李孫季孫怒命攻紇斬鹿門之關以出魯東南遂奔

邾魯附庸曹姓之國戰國改名邾今兗州府東

使其前

母之子臧賈以大蔡請大蔡蔡地龜也紀祖文仲得蔡

子嘗曰臧文仲居蔡山節藻稅何如其智也又孔子問

有蔡焉則見矣賈使其母弟爲紀兄也爲遂自以爲請

紀如防防一在昌邑爲西防此或其東防耶使來告魯

曰苟守宗祀無廢二勲其祖文仲敢不避邑乃立臧爲

臧紇致防奔齊齊本少昊時爽鳩氏所居武王以封太

在齊莊公公爲姜姓之國都青州營邱武仲奔齊

光四年後孔子追其事而論之曰臧武仲以防求爲

後於魯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又曰智之難也有臧武

聖師年譜天卷六 存存齋

仲之智而不容於魯抑有由也作不順而施不怨也紀

齊不受田邑是其智廢季之

長而立其幼是其不順不怨

三歲壬子靈二十三年

在魯聖父鄒大夫叔梁紇卒葬魯東防山祖庭接防山

在魯城東二十里括地志云周園八里高二里峯如筆

牀直山之北三里餘乃齊國公墓宋真宗祥符五年追

封崇四尺南負防山北臨泗水今墓前有齊國公廟廊

廡祭亭凡二十餘間謂之啟聖林每歲時子孫饗祭焉

金明昌甲辰五十二代孫衍聖公元措立石表其神道

濫津高翹音道書墓之東南三步許聖兄孟父墓在焉明

永樂間知縣希範立石又按既謂之防山祖庭則疑卽

孔氏先塋非特啟聖林也而孔子不知父墓之誣抑又

不辨自明矣

四歲癸丑靈二十四年

在魯聖父喪小祥是年崔子弑齊君齊君莊公名光崔

棠公死崔杼往弔見棠姜美而娶之莊公通焉崔子稱

疾不視事公往問遂見弑後二年崔氏難作杼與姜皆

自殺余按崔子出自太公至公凡十六世皆同族也

乃君臣不道爭亂同族之立其弟景公莊公異陳文子

女宜其禍皆不旋踵也

聖師年譜天卷七 存存齋

齊大夫名須無陳敬仲後有馬十乘棄而違之後孔子與子張論其

事而稱之曰清

五歲甲寅靈二十五年

在魯聖父喪大祥喪禮期而小祥再期而大祥祥祭名

卽祭其忌辰

六歲乙卯靈二十六年

在魯爲兒嬉戲嘗陳俎豆俎以容牲立於地豆盛黍稷

竹曰邊瓦曰登然古福癸豆俎魚母豆又皆以銅孔子

父爲大夫俎豆固其所有然此爲兒嬉戲非果備器備

兒效之相與揖讓師範名聞列國

七歲丙辰 襄二十七年

在魯入小學 古者八歲入小學又曰十年出就外傳學

釋於諸男與可者使爲子師子能食教以右手能言男
唯女俞六年教之數與方名七年男女不同席八年出
入門戶及卽席必後長者始教之讓九年教之數日亦
皆約畧之辭但能食卽已教之不待出就外傳時也在
昔王宮國都下及閭巷莫不有學東陽許氏謂閭巷以
上凡鄉州黨族遂縣鄙鄆皆有學但閭里之學爲小學
餘皆大學蔡虛齋則謂王宮國都皆有小學閭巷則惟
有小學無大學此學之地也小學之師則鄉之宿老則與
大夫之致仕者其教則孝弟謹信愛衆親仁詩書之誦
勺象之舞禮樂射御書數之文洒掃應對進退之節易
所謂蒙以養正聖功也朱子曰小學是做人的樣子已
自是聖賢坯璞了今之教子弟者都置小學不講到大

聖師年譜

天卷

八

存存齋

都無根基如何當得大學試看聖人也從這裡過所
以古之成材也易今之成材也難盧陽司訓孔有謙繫
此家語圖作入晏平仲學七歲
遠遊恐無此理張次仲譜辨之師事項彙余按姓譜云

項彙魯人七歲爲孔子師恐未必然其或孔子七歲師

之爲近似也然董仲舒謂彙不學而知又新序秦項彙

七歲爲聖人師又國策甘羅云項彙生七歲爲孔子師

又圖經彙魯人十歲而亡時人尸而祝之號小兒神由

衆說觀之則天之生才又似有不可知者是年弟子顏

路生 路魯人名繇字季路邾國之後顏回之父也其祖

魯附庸本姓曹子孫因以其字爲顏姓世世 冬十二月

周靈王崩子貴立是爲景王

八歲丁巳 周景王元年 襄二十九年

在魯年前十二月襄公朝楚 楚羊姓之國羊音米帝顓

熊繹周成王始封之九世自立爲王正義楚居丹陽今

枝江縣故城是也括地志歸州巴東縣爲楚子始國

及漢流源漢家東楚康王卒公留楚是年夏四月送葬

畢還至方城 楚地卽今湖廣鄭陽府 季武子取魯卞邑以自益

水縣在曲 使公冶 季武子取魯卞邑以自益 酒

阜東五里 使公冶 季武子取魯卞邑以自益 酒

我也遂不敢入公冶曰君實有國誰敢違之榮成伯大

夫榮駕 賦式微以勸之五月乃歸 詩即風式微式微胡

聖師年譜

天卷

九

存存齋

安後孔子論魯事而警之曰政逮於大夫四世蓋云自

武子始也秋吳以夷昧新立 吳姬姓之國周泰伯以太

託云采藥逃之荊蠻居於梅里自號勾吳周蠻義之立

爲吳泰伯無子仲雍繼立武王克殷求得仲雍會孫周

章章已君吳因而封之今江南常州府無錫縣是

也傳十四世至壽夢而吳益大夷昧壽夢第三子使公

子季札來聘 札壽夢第四子聘問也公羊傳 因請觀於

周樂說者以成王賜魯故周樂盡在魯也是謂周公制

禮作樂伯禽之所親炙成卽不賜魯安得不存其遺至

於季札觀樂詳具左傳而孔子後復適周訪樂見舞韶

節 音節 已嘆觀止而孔子在齊始得聞韶豈二十餘年

間樂已廢墜不存耶且工歌先十五國次雅次頌篇章井井而孔子又云自衛反魯然後樂正是聖人八歲時六代宮懸雲門黃帝樂大咸即咸池亦黃帝樂堯修而樂此爲六代周禮小胥正樂懸之位王宮懸編鐘編磬每十六枚懸一簾四面皆設有如宮然諸侯軒懸去南面大夫兩懸文去北而士特懸又去西而鐘磬各八共懸一簾尚然無恙使魯君臣知樂之重與司樂之官世守勿失又何至煩聖人之終身諮詢道路耶

九歲戊午景三年

在魯是年鄭子皮授政子產鄭姬姓之國子皮鄭穆公子子罕之孫罕虎也子產

聖師年譜天卷

十 存存齋

鄭穆公子子國之子公孫僑也子皮知政以阿叔賢故讓之後孔子稱產有君子之道四又稱之曰惠人也

十歲己未景三年

在魯是年弟子仲由生仲由字季路一字季路少

世襲翰林博士鄭子產爲四國之命四國今濟寧仲家棧有祠

令人將之故謂辭令爲命聖修好書辭也子產受政特

後孔子追其事而稱之曰裨諲草創之世叔討論之行

人子羽修飾之東里子產潤色之裨諲以下皆鄭大夫

叔行人官名子羽公孫揮也左傳曰子產之從政也擇能而使之馮簡子能警大事子太叔美秀而文公孫揮

能知四國諸侯之所欲爲辨於其大夫之族姓班位賤能事子產乃問四國之爲於子羽且使多爲辭令與裨諲乘以適野使諱可否則告馮簡子使斷之事成乃授子太叔使行之以應對賓客是六月魯襄公薨立胡女敬歸之子子野未幾卒又立敬歸之娣齊歸之子公子稠胡歸姓之國二歸皆穆叔不欲曰太子死有母弟則立之無則立長年釣擇賢義釣則卜義釣釣賢也古之道也何必立娣之子且是人居喪不哀在戚而有嘉容

是謂不度不度之人鮮不爲患無天性人豈但爲患抑亦鮮終武子不

聽立長立賢穆叔之言至矣武子卒立之是爲昭公

聖師年譜天卷

十一 存存齋

十一歲庚申景四年

在魯春王正月昭公卽位三月季武子伐莒取郕莒已

爵鄭魯之西邑而莒之別邑是莒魯所常爭者在今青州府南之莒州西北七十里沂水縣魯文公帥師城之

既而歸莒季武子復取之其後爲齊所奪昭公出奔居此至定公十年孔子相夾谷鄭復歸魯武子取郕在莒

十二歲辛酉景五年

在魯春晉使韓宣子來聘晉姬姓周成王削桐葉爲珪

侯是爲晉之始今山西太原府是也宣子晉名起來聘在晉平公十八年觀書於太史氏

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太史官名杜預曰易象上下經之象

辭魯春秋史記之策書遵周公之
典以序事故曰周禮盡在魯矣

與周之所以王也
王去聲杜預曰易象春秋文王周公之制當此之時儒道久廢諸國多闕

唯魯獨傳故宣子悅之觀此則春秋之書不
自隱公其自隱公始者以東遷王跡息故也

易辭修春秋蓋本諸此是年弟子漆雕開生
雕音貂蔡人字子若

少孔子十一
歲受尚書

十三歲壬戌
景六年昭三年

在魯冬大雨雹
陰氣暴上凝結為雹粒皆三出小大不
等今洮岷間謂之白雨硬頭雨蓋以陰

魯陽以臣侵君之象季武子問樂霄之道於申豐
止答以藏水不用之故而無一語救之失其論矣

十四歲癸亥
景七年昭四年

聖師年譜
天卷

主 存存齋

在魯正月大雨雹
兩年雨雹不時天
變駭人急當猛省是時季武子將毀

中軍以弱公室故隔歲兩有是兆晃按周禮天子六軍
萬二千五百人為軍

大國三軍伯禽之封舊有三軍其後削弱二
軍而已然猶皆屬於公有事三卿更帥征伐武子欲專

公室故於襄十一年復立中軍一卿各主一軍征發徒
役不由公室

此分公室之始然猶是三之一也至是又欲毀之

合三軍而中分之以其半自予其半與孟叔氏○十二

月叔孫穆子卒先是其兄僑如得罪魯將討之穆子聞

而奔齊淫於庚宗寡婦

庚宗魯地名生子名壬叔孫慶天壓已不勝見人

黑而上僂深目猥貌名牛助之乃勝及旦悉召家衆索
之無其人還過庚宗婦獻以雞叔孫曰汝有子乎曰余

子長矣能奉難而從我矣召而見叔孫使爲豎
之則所愛也遂名以牛語見左傳

有寵牛遂欲亂其室而有之
近之則不遜叔孫以計殺

其長子孟丙次子仲壬
可憫叔孫疾急牛絕其食竟以

餓死
色之報非己乃立其庶子娒
娒音綽三氏之賢也余按穆之生牛牛之立娒

皆默然使自殺耳天
是爲叔孫昭子

十五歲甲子
景八年昭五年

在魯入大學
孔肖謀孔子嘗自敘曰吾十有五而志於

學昭子立豎牛取東鄙三十邑以與南遺
季氏家臣爲其助

聖師年譜
天卷

主 存存齋

己殺丙壬也昭子朝其家衆曰豎牛禍叔孫氏使亂大

從
從順也大從殺適立庶又披其邑
披分罪莫大焉必

速殺之豎牛懼而奔齊孟丙仲壬之子追而殺諸塞關

之外
塞關齊魯界上孔子聞之曰叔孫昭子之不勞不可能也

勞功也不勞不
以立己爲功也周任有言曰
朱註古良史補千姓編簡太史爲政者不

賞私勞不罰私怨是年毀中軍魯三家四分公室季取

其一魯君藉食三家而已
左傳昭公五年正月季孫舍中軍卑公室也初作中軍三

分公室季氏稱左師孟氏稱右師叔孫氏則自以叔孫

爲軍名三家各有中軍家屬季氏盡征之無所入於公

叔孫氏臣其子弟以父兄歸公孟氏取其半謂復以子

一皆盡征之而貢於公盡征之罪李側之也兩
年雨雹不時而不知警豈但無君抑並無天矣

十六歲乙丑景九年
昭六年

在魯是年弟子閔損生損魯人字子騫少孔子十
五歲家語作少五十歲誤

十七歲丙寅景十年
昭七年

在魯是年春楚子成章華之臺願與諸侯落之落成也
古者宮

室器皿初成則與賓客盛晏飲以考
之謂之落成事在楚郊敖熊麋十年太宰薳啟疆曰

同音臣能得魯侯扶也乃召昭公三月如楚鄭伯勞於

師之梁勞去聲下同師
之梁鄭城門名孟僖子為介僖子仲孫獲也介
間廟也古者主有

擴客不能相儀相去
有介不能相儀相去及楚不能答郊勞歸以為病故後

聖師年譜 天卷 西 存存齋

欲使其子學於孔子此時僖子尚未有子史記乃以病
為疾病之病遂謂僖子此時即使

二子受學
聖門誤矣冬十一月季武子卒子悼子立十二月悼子

卒子平子立

十八歲丁卯景十一年
昭八年

在魯是為衛靈公元年後孔子嘗三至衛與公居接最

父衛姬姓武王弟康叔之國本都河北朝歌之東淇水
之北自泉之南其後并得邯鄲至懿公好鶴為狄所

滅戴公東徙渡河野處漕邑文公又徙居楚邱楚漕皆
在滑州大抵懷衛漕相滑溪開封大名等界皆衛境也

是時聖躬已成長九尺六寸人咸稱為長人而異之孔

謹識
繫此祖庭廣記云先聖生有異質凡四十九表反首注

面注容月角日準河目海口龍額斗唇昌顏均頤輔喉

駢齒龍形龜脊虎掌駢脇修肱參膺圩頂山臍林背翼

臂注頭阜朕堤眉地足谷竅雷聲澤腹修上趨下未僂

趨七處切促也
後耳耳近面如蒙俱俱音俱荀子非相
篇仲尼面如蒙俱

楊偉註曰俱方相也
其首蒙茸故曰蒙俱手垂過膝耳垂珠庭眉一十二彩

目六十四理立如鳳峙坐如龍蹲手握天文足履度字

望之如仆就之如升視若營四海憂世之
容也躬履謙讓胸

有文曰制作定世符長九尺六寸腰大十圍黃伯固云

聖人無鬚今不見於四十九表恐或然也見按祖庭所

聖師年譜 天卷 五 存存齋

記形體之關於人亦大矣曹交之說惡可盡非然而有

若似聖人陽虎亦似聖人舜目重瞳項羽亦重瞳則孟

子所謂奚有於是也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

子夏曰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

記者曰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又曰子之燕居申

申如也天天如也又曰寢不尸居不容車中不內顧不

疾言不親指曾子曰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手

不可尚已是則聖人之真容體也聖人之異於人豈特

在四十九表間哉圖像誌曰鄉黨寫當年之照祖庭傳

景十二年
昭九年

在魯娶於宋云官氏元與元同渠宜切音其或云音堅禮三十授室孔聖十九而娶則上

壽二年魯相韓叔節以聖族之親禮所宜異復其邑中

詠發永壽東漢第十君復除也詠音遙役也發遣也又師旅之役曰發復者除免之不與邑人同供役也

立有石記今云娶於宋豈時本在宋其後遷於魯耶然

聖師年譜

天冠

夫

存存齋

而不可攷矣

二十歲已巳

景十三年
昭十年

在魯爲委吏料量平

委吏主委積之吏周禮遺人掌邦之委積以待施惠註謂禾穀之類

又委人掌斂野之薪芻材木多曰委少曰積料度也平均也量所以度多少之器家語黃帝設五量曰權衡曰

升斛曰尺丈曰里步曰十百漢志五量則龠合升斗斛也他如論語之庾秉晏子之豆區釜鐘皆謂之量或以

金木角瓦及竹爲之以其器言則音亮
以用其器言則音良茲則言其器也 卽孟子所稱會

計當而已者也會音惠或音快會計皆算也會總數計散數錢穀積算明白也子入太

廟魯周公廟委更有染盛之供故始每事問或曰孰謂

鄒人之子知禮乎入太廟每事問子聞之曰是禮也敬

所以爲禮或所謂知禮者識其說文器已耳禮
意非所知也以孔子年少官微故呼鄰人之子公辛

傳曰周公稱太廟魯公稱世室羣公稱宮周公何以稱

太廟於魯封魯公以爲周公也

室也周公爲魯始祖故稱太廟周以文武爲不毀之廟
因有文世室武世室魯以伯禽比文武公比武故亦有

文武世室蓋七廟之制矣諸廟俱在都宮明堂位曰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

公於太廟廟制如天子明堂之制庫門如天子皐門雉

門如天子應門天子五門庫臯雉應路今魯止有庫雉而其制如臯應也山節藻梲

復廟重檐復廟上下重屋重檐下有板檐刮楹達鄉刮楹以密石磨柱吏請舉已鄉

音向窻屨也每室四戸八
憲窻戸相對故云蓬邨
反坫出尊坫築土爲之在刮

聖師年譜

天卷

七

存存齋

爵也。因爲入外爲出。
出尊。拈出尊之外也。
崇拈康主疏屏。
崇高康安也。主禮器之重者。故爲高。

天子之廟飾也據此則廟制已自

非常而況其中車旂如鸞鈎大路太白太赤之類

車床之前曲者大路木
飾如卷冕副
漳山火龍韍之

類書於蔽者皆王台之限也

顏敦弢同蔽膝也山火龍三代禮器如山鸞義象鵠率

黃目 皆尊名鑄刻諸形黃目則以黃金鑿其外爲目文也 龍勺 蒲勺 飲器刻四連

六瑚夏商盛
黍稷器之類舞器如朱干玉戚朱干赤盾玉戚以

執此以舞樂如龍箏箏瑟箏笛同瑟音大瑟小瑟垂之

和鐘叔之離磬女媧之笙黃東夷之抹南蠻之丘之頂

聖師年譜

天卷

大

存存齋

重齊臣叔亮臣一名無句磬以立辨離之音也重寶如
女嫗伏羲臣又胡弟也任音壬味任夷讀樂名重寶如
崇鼎貫鼎大璜封父龜越棘大弓之類崇貫封父越皆
周官天府
所藏之器凡諸代之服之器之官其爲魯當用與否又
多有搔目惑心聞所未聞見所未見之處聖人禮教之
宗夫亦烏得而不詳究之哉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
不欲觀之矣勿事問聖人之敬也不
欲觀觀魯人之不敬也不冕放天子祭圓邱
曰禘宗廟大祭亦曰禘祫則太祖東向毀廟羣廟之主
昭北穆南合食於太廟此禮三年一舉禘則始祖之所
自出者東向惟以始祖配之不兼毀羣之主爲其尊遠
聖師年譜

聖師年譜

天卷

元

存存齋

繫口徑一尺則瓚如勺有繫以承之也天子之
瓚其柄圭長尺有二寸其賜諸侯蓋九寸以下酌尊彝
之鬱鬯以授尸尊音駕王爵容六升鬱鬯
金香草鬯拒黍煮以爲酒尸受之灌地
祭以降神人死魂升於天魄降於
地灌地求神於陰也乃啐之奠之以求神
之始也啐音翠
小飲也是爲一獻后乃以瑋瓚半圭曰瑋禮王
助之亞裸以瑋酌黃彝之鬱鬯黃彝卽
黃目也以亞獻尸尸亦
祭之啐之奠之是爲二獻灌以求神謂之祭始蓋周人
尚臭故以鬯臭也自後王迎牲入奏昭夏由三獻以至
九獻王酌玉爵后酌瑋爵瑋亦
美玉饌饋既殊樂奏亦異此
大禘之禮也趙伯循曰方祭灌神魯君臣誠意未散猶
有可觀以後則浸以懈怠無足觀矣蓋魯祭非禮孔子
本不欲觀至此而失禮之中又失禮焉故發此嘆觀此
則太廟禮儀雖極隆盛亦祇誇美故事而已或問禘之
說子曰不知也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
指其掌朱註先王報本追遠之義莫深於禘非仁孝誠
敬之至不足以語此非或人之所及也而不王
不禘之法又魯之所當諱者故以不知答之知此則理
無不明誠無不格而治天下不難矣聖人豈真有所不
知也哉指其掌言其明且易也自入太是年聖子鯉生
廟至此三條孔舍謙俱繫下庚午歲
時適昭公賜二鯉魚孔子榮君之賜遂以名之字曰伯
魚少孔子一十九歲學既通哀公以幣召之稱疾不行
先孔子四年卒享年五十宋崇
寧中贈泗水侯咸淳中詔從祀

二十一歲庚午景十四年

在魯為司職吏畜蕃息即孟子所謂為棄田牛羊齒壯

長者也司職周禮牛人供其享牛求牛以受職人而芻

原也牧之鄭註職作蠶蓋繫養蠶性之枝也枝音亦

苗壯肥健貌長生息繁也孔子有毋為貧而仕故於

二職皆暫處之不以為賤且取易稱二職史記綱目繫此二年史記

又謂由是為司空已而去魯斥乎齊逐乎宋衛困於陳

蔡反魯復善待之南宮敬叔言於魯君請與適周雜亂

失次全無稽攷是年夏孟僖子會邾莊公盟於祿祥祿祥

聖師年譜

天卷

三 存存齋

地關大抵魯泉邱人有女泉邱夢以其帷幕孟氏之廟

幕帷也知為身衍孟祀之兆遂奔僖子其僚從之僚女

友盟於清邱之社曰有子無相棄也二女僖子使助遠

氏之筮筮音宙副也遠氏為僖子副室反自祿祥宿於

蘧氏泉女遂孕明年生懿子及南宮敬叔其僚無子使

字敬叔字養也杜云似雙生昔霍將軍學生雙子疑所

弟霍光聞曰殷祖甲以卵生豈以已生良及許莊公二

女楚唐勤一男一女皆以先生為兄今按此語先懿後

二十二歲辛未景十五年

昭十一年

在魯夏南遺之子南蒯以費叛南蒯音快費音祿在沂州

邑先是平子立不禮於南蒯至是蒯欲去是年弟子南

宮適生說者謂居南宮因以為姓昔武王十

宮適生亂南宮適與焉豈兩適俱居南宮歟

二十二歲壬申景十六年

在魯始教關里弟子顏路曾點琴張皆受學焉張琴字

字子開衛人時顏年十七歲曾琴無考據正義關里在魯泗水縣南五十

里即麟吐玉書處泗水縣尼山在焉南去昌平山十里

昌平鄉在焉漢晉春秋曰關里者夫子之故宅也在魯

城中孔子生於昌平長遷曲阜魯城因有孔子故宅杏

壇在焉在今先聖殿前杏有手植檜樹兩株在聖廟

餘園一丈四尺其在左者樹紋左紐在右者樹紋右紐

一棟在杏壇東南隅高五丈餘圍一丈三尺枝幹盤曲

如龍世謂之再生檜先是手植檜晉永嘉三年枯死隨

義寧元年復生唐乾封二年又枯死宋康定元年復生

金貞祐甲戌北虜犯祖廟焚及三檜四十九世孫廟學

正塘泊率族人避兵於廟俄有五雲覆其上雲中羣

鶴翔鳴良久乃散塘泊收其餘材呈於閣下至大甲申

歲在癸巳是為至元三十年導江張領來為教授甲午

正二年甲辰六月初九日申時風雨雷電交作忽有火
從大成殿脊東端吻間出次日丑時方息廟中燒燬殆
盡惟上所封五代王祠無恙增身僅存三尺生意猶
含奉旨發帑重修七年檣旁復生小者附考張頌頌
音頌字達善先世蜀之導江人蜀亡僑寓江左潛心朱
子之學南北之士翕然從之稱曰導江先生至元中大
臣薦諸朝聘命為孔顏孟三氏教授額率無子有五經
說文集行世至正中與郝經吳澄作祠同祀號三賢祠
詳見熊敬修學統及子路檢下石拾音聶石遺蹟俱在
甃磚隙音乙裂也

聖廟括地志亦云魯城西南有闕里中有孔子廟宅又

有云魯縣有二石闕謂之闕里又闕里辨云石闕之說

非也自先聖作春秋成號稱素王弟子尊其講道之庭

曰闕里有如稱帝闕者然晃按此說更為荒謬孔子未

聖師年譜

天卷

三

存存齋

生卽有闕里之名後世以聖人發跡在此故所在皆以
闕里名之茲所云始教闕里其或泗南之闕里耶以玉
書之事攷之則疑以近尼山者為近似也又後漢鮑永
為魯郡太守孔子闕里無故荆棘自除從講堂至里門
奇則以闕里為里門者亦近似也又從征記闕里背洙
面泗在鄒城西界孔子生鄒長徙曲阜仍號闕里正義
鄒在泗水縣東南六十里昌平山卽在泗水縣南六十
里闕里卽在泗水縣南五十里據此則闕里殆鄒西界
孔子之里門也並知鄒為聖父享邑非卽鄒也鄒在魯

南隔沂河雩河峯山四基山西所謂近聖人之居者是

也孔子生鄒孟子生鄒邇不相涉字解謂鄒為俗鄒字

非也杜預曰鄒魯縣東南莒城卽其地也○七月晉食

諸侯於平邱杜註平邱在陳留長垣縣西南使鄭從公侯之貢子產爭

之魯不與盟晉執季孫意如以歸意如平孔子曰子產

於是行也足以為國基矣

二十四歲癸酉景十七年

在魯聖母顏夫人卒舊志在孔子十六歲此從歷聘紀年合葬於防山聖

父之墓禮記史記家語俱云孔子少孤而聖母父以少

聖師年譜

天卷

三

存存齋

寡為嫌未及送葬故孔子不知父墓以少寡為嫌是聖
謂古不封不樹故不知墓後堂坊屋斧之封至是殯母
子豈無所見而云然按蓋子是說創自李由是殯母
於五父之衢按殯字說文謂死在棺將遷葬柩賓遇之
也東首屬漢既絕有沐浴飯含之禮次日乃成服受弔
綏之禮次日有陳大殯蓋棺之禮又次日乃成服受弔
夫是故三日而殯也殯在家夫是故有殯宮與殯帷也
小殯在戶內大殯在東塔末忍離其為主之位也主人
奉尸殯於棺則在西塔而賓之矣此周人殯於西塔之
遺意也掘建於西塔之上建殯坎也喪大記士殯見棺
塗土形兩端大而中小以木為之漢時呼為小腰古
者棺不用釘以小腰連合棺蓋殯坎之制也於殯坎不
使役其蓋縫用雜處祗以上用版覆而塗之謂之殯坎
啟而將葬則設祖奠於庭以饌之無殯於外之理蓋由
堂而階由階而庭而墓皆自近就遠以義斷恩也殯
則在兩楹之間今所見停柩中堂而已無復所謂殯也

道九達曰衢括地志五父衢在兗州曲阜縣西南二禮里魯城內衢道也左傳杜註在魯國東南未知孰是無殯於外者人之見者皆以為葬也其引也蓋殯也喪引車索也殯引飾棺以綦象宮室中有小帳覆棺葬引飾棺以柳柳也殯以錦綽棺如居有棺葬引殯引不同如是故見其引者即知其殯也殯語見檀弓陳澧註曰毋死而殯於衢是無室廬而死於道路者之所為也史遷為野合之誣又謂聖父葬處聖母諱而不告欲人之野語不通鄭註因之以滋後世之惑深可痛恨欲人之疑而告之也已而問於其鄰耶曼父之母曼父音萬甫史記作曼父既有可問何乃得聖父葬處將合葬焉曰古不祔葬兩相並為不忍先死者之復見也然詩有云死則同穴王風周公以來已祔葬矣故衛人之祔離之以有間焉大車三章

魯人之祔也合之矣吾從魯離之謂以一物隔二棺之間於柳中也魯人則合並兩棺置柳中無別物隔之朱子曰古者合衆材為之故大小隨人所欲今用全木則無許大木可以為柳故合葬者只同穴而各用柳也生吾聞古者墓而不墳兆域聚土為封封成則土高而為墳檀弓國子高曰葬者藏也不使人知豈反壞樹之哉此墓而不墳之說也今某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識夫子自有生至此未嘗他適前此母在可遠遊今母既葬將慨然有四方之志故云然也識記也封土以記一則恐人不知而誤犯一則恐己或忘而難見吾見封之若堂者矣如堂之基見若坊者矣坊堤也見若覆夏屋者矣夏屋大屋覆夏屋旁廣而卑也見若斧形者斧形上狹如外馬鬃肉北長也見若覆夏屋者矣屋旁廣而卑也見若斧形者矣吾從斧形者馬鬃封之謂也斧形上狹如外馬鬃肉薄封形似之既云有此

數形則封識固於是封之崇四尺孔子先反虞虞祭名不自夫子始也於是封之崇四尺孔子先反虞安也葬畢而反祭於殯宮以安之不忍其神無所歸也即今安主之禮門人後雨甚至墓崩修之歸孔子問曰來何遲對曰防墓崩孔子悲不能應三告之泫然流涕曰吾聞之古不修墓一修即固不復修也蓋自傷其不能謹於始也見按孔子三歲喪父誠少孤矣然聖毋四十餘歲而故孔子之成立已久豈有終毋之世不求父墓之理况周公族葬以來尋常百姓皆有塋域豈聖父祖父為士身為大夫而反無一定之佳城者漢夏死送葬至東都門外馬路地悲鳴掘得石郭銘曰佳城侯嬰鬱鬱三千年見白日吁嗟滕公居此室遂葬焉故謂墓

城為即云聖毋不及送葬不能告以父墓而葬於防則斷無不知也且孔子九姊一兄豈無一存而知防墓者曼毋何人反能知之而能告之耶萬一影響所關非細聖人固不若是之疏也泉名盜孔子不飲泉在泗水東陰孔子不飲北高陘山之見淮南子謂名五父豈以殯毋必不然矣孫貢南曰往有以此快論足破千古之疑至於墓崩之說聖人人倫之至既知古不修墓即雨將至未有不致謹於始委之門人而先歸者吾知必躬親封築完固而後歸矣誠如是也門人不導主以行後何為者豈智過聖人預知墓之必崩而故

後之耶禮經之附會史記家語之荒謬不可盡信如此

○是年春晉釋魯季孫意如

二十五歲甲戌景十八年昭十五年

在魯聖母喪小祥既練練熟素練也小祥之禮正服不練為領及袖之緣蓋陽虎弔焉一名貨季氏家臣論語取漸趨於吉之意

私於孔子曰今季氏將大饗境內之士子聞諸孔子曰

某弗聞也若聞之雖在衰經亦欲與往衰音崔用布一寸綴衣前左邊當心處經音迭有首經腰經首經冠四上麻綴較腰經稍粗腰經兩頭各垂散麻成服方結

虎曰子謂不然乎季氏饗士不及子也陽虎出曾點問

聖師年譜 天卷

美 存存齋

曰答之何謂也子曰已則衰服猶應其言示所以不非

也待小人道語見索隱乃史記竟謂孔子要同經與饗

誣矣史記李氏饗士孔子要經與往陽虎以孔子年少

繫其事於孔子一十七歲不惟誣聖而亦不考聖母卒

年又要經一作要經謂以要帶繫經書以示嗜學其說

更鑿往見士林每每要經與晏甚或觀場彼既恬然旁

二十六歲乙亥景十九年昭十六年

在魯聖母喪既祥大祥後也五日彈琴不成聲十日成笙歌

琴絲屬陳氏樂書曰八音以絲為君絲以琴為君其音

中和大聲不喧嘩而流漫小聲不湮滅而不聞君子之

所常御也喪服四制曰祥之日鼓素琴示民有終也子

夏子游除喪而見夫子皆予之琴即此意也五日十日

云云者蓋餘哀未忘也笙以匏為之列管施簧大者十

九簧謂之巢小者十三簧謂之和小雅笙詩有聲無辭

笙與琴瑟相應之樂笙歌如儀禮歌魚麗佩象環五寸

而某組綬某音基艾蒼色也組綬皆條也組綬之長者

佩左右皆玉事佩則左紛紛音粉紛皆巾也右珌

捍珌音決環之不周者君子能決斷則佩珌又射者用

鄉黨篇記孔子去喪無所不佩蓋古有德佩有事佩德

佩左右皆玉事佩則左紛紛音粉紛皆巾也右珌

者一曰拾觸礪之屬罔不佩之觸音奚鐘也以象骨為

一曰遂觸礪之屬罔不佩之觸音奚鐘也以象骨為

佩大手足左弱而右強也內則左佩紛佩小觸金

管筆彈制未詳音逝刀室也燧取火器燧音金燧

取火於日陰夜用木燧燧而取之春用榆柳木青夏用

棗杏木赤夏季用桑柘木黃秋用柞櫟木白冬用槐檀木黑順天時也

佩事成而下德成而上也○是年子路自弁來見時年

十七冠雄雞佩緹豚雄雞豚皆物之勇者佩大帶也

佩也拔劍而舞曰古之君子固以劍自衛乎孔子曰古

之君子忠以為質仁以為衛不出環堵之室而知千里

恭無禮愼此五者可已子路曰由請終身奉之兩說俱

而對如初子曰由詩不云乎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

相遇適我願兮詩鄭風野有蔓草之章本言男女相遇於野今借言與程子相遇於塗亦好德

如好色之意清視明揚眉上今程子天下士也廣婉美也邂逅不期而遇也今程子天下士也

於斯勿贈則終身弗能見也小子行之語見家語既見

郊子歸語人曰天子失官朝廷之上官失其職學在四彝猶信必

成語引傷時之不學也

二十八歲丁丑景二十一年昭十八年

之杞宋杞即今杞縣在河南開封府東一百里宋即今商邱縣河南歸德府附郭二國俱在禹貢兗豫

之域杞夏後始東婁公宋殷後始微子啟武王封訪二之茲則杞平公郁釐十二年宋元公佐八年也

代禮得夏小正商坤乾之書及孔子之先大夫正考父

聖師年譜 天卷

三 存存齋

自宋徵仲至正考父九世所遺商頌五篇以歸五篇那

自正考父至孔子八世所遺商頌五篇以歸五篇那

鳥長發晃按小正著氣候之書夏時也見大戴禮坤乾

殷武也坤為首朱子曰聖人讀此二書必是大正考父所遺商

頌本十二篇乃其於宋戴公時得之周太師以祀其先

王者至是又亡其七其餘殘缺典章必或猶有存者孔

子得什一於千伯又有夏書四篇禹貢甘誓五子商書

一十七篇湯誓仲虺之誥伊訓太甲上中下咸有一德

遂能貫通其義不然雖在聖人亦何所據而嘗曰吾能

言之哉其矣典籍之所關要矣

二十九歲戊寅景二十二年昭十九年

在魯聞師襄子善琴韓詩作師堂子適晉學之一云十日不進

師襄子曰可以進矣子曰某已習其曲矣未得其數也

有問曰已習其數可以進矣子曰某未得其志也有問

曰已得其志可以進矣子曰某未得其為人也有問有

所穆然深思焉有所憚一作然高望而遠志焉曰某得

其為人黯然而黑頎然而長頎音奇長貌一作幾眼如望羊語作

望羊遠望也如王四國家語作奄非文王其孰能為

聖師年譜 天卷

三 存存齋

此也又韓詩外傳孔子學琴於師堂子曰某得其意未

曰逸然遠望洋洋乎師襄子避席再拜曰師蓋云文王

操也謂我之所受於師者誠然也語見孔子世家操七

劉向別錄亦謂其道閉塞悲愁然則夫子何以知之孔

子曰仁者好偉智者好彈有慤慤之意者好麗偉彈麗

字解偉大也彈擊射也麗附著也書多方不克開於民

之麗麗謂民所依以生者言樂不能開衣食之源以生

也某是以知文王之操也師襄子曰形而上者謂之道

形而下者謂之器琴者士君子常御之樂也樸散而為

器樸匹角反木質也散散樸切解也琴亦解木而成器者也理覺而為道惟士君子

聖師年譜

天卷

三

存存齋

樂得其道而因心以會之蓋將終身焉苟無故雖斯須
不徹也晃按古琴曲有十二操一曰將歸操孔子之趙
應簡聞殺寶鳴犢而作二曰猗蘭操孔子傷不逢時而
作三曰龜山操李桓子受女樂孔子欲諫不得退而望
魯龜山以作四曰越裳操周公越裳國名在交趾南
五曰拘幽操文王拘於羑里而作羑音有殷地名亦殷
有文王演易臺六曰岐山操周人爲文王而作琴苑要
王居邠狄人侵之遷岐而七曰履霜操尹吉甫子伯奇
作今考其辭要錄疑是八曰朝飛操齊牧犢子
無罪見逐自傷而作吉甫周宣

七十無妻見雉朝飛有感而作九曰別鶴操商陵牧子

娶妻五年無子父母欲爲改娶其妻中夜悲嘯牧子感

之而作十曰殘形操曾子夢一狸不見其首而作十一

曰水仙操伯牙作呂氏春秋註伯牙楚人牙音雅伯

二曰懷陵操夏禹作姓牙名以師成連入海不返而作十

可想矣茲所云文王操其拘幽操歟其岐山操歟其別

有操而琴譜偶遺之歟樂苑載文王操云翼翼翔翔彼

天按國殷將亡兮蒼蒼昊天始有萌兮五神連精合謀

房兮興我之業望來羊兮謝希逸謂文王作風雅逸篇

曰琴操一書文王孔子諸操撰出魏晉人手知者可一

覽而悟也孫貢南曰文王豈但無此辭抑並無此心

聖師年譜

天卷

三

存存齋

余有丁曰師襄子卽擊磬襄孔子用魯舉爲司樂之官
及孔子去而襄入於海史記謂學琴於去魯之後非也
歷聘紀年記孔子二十九歲適衛學琴庶幾近之晃按
孔子二十九歲未嘗適衛則襄非衛人可知索隱謂爲
魯人今云適晉學之豈魯人而晉寓耶抑先本晉師而
後用於魯耶至襄入海之年則斷在孔子自衛反魯與
師摯正樂之後無疑議云○五月己卯地震
三十歲己卯景二十三年
昭二十一年

在魯鄭子產卒孔子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遺愛如

衆之類遺於後世據左傳繫此年先是子產有疾謂子

太叔曰我死子必爲政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

如猛夫火烈以火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以水

民狎而翫之不介則多死焉畏則知避故寬難杜曰難

疾數月而卒太叔爲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取人於

荏苒之澤荏苒音九苒音蒲又如字澤太叔悔之曰吾早

從夫子不及此興徒兵以攻荏苒之盜盡殺之盜少止

仲尼曰善哉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糾猶猛則民

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詩曰

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詩曰

聖師年譜

天卷

諸

存存齋

詩大雅民勞亦勞止汔音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
勞之首章民亦勞止汔音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
朱註謂此同列相戒之辭序說以為召穆公虎刺周厲
王之詩汔庶幾也康綏皆安也言民困於苛政其勞甚
矣今庶幾其可少康乎然京師諸憂根本必施之以寬
先惠此中國以漸綏四方而施恩有序焉施之以寬
也此孔子引詩以母從詭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音
明施寬之意
不畏明民會不畏天命是乃無良之人也故當謹之
毋從者見必退退必遠使之式而知敬遇糾之以猛也
而知止無得肆寇虐忘天命焉懣懣音也糾之以猛也
此引詩明柔遠能邇以定我王寬以撫之曰柔順而登
糾猛之意
來王室平之以和也引詩言寬猛相又曰不競不綏不
剛不柔布政優優百祿是適此商頌長發之四章競急
剛不柔布政優優百祿是適綏後優優寬裕之意通音

聖師年譜
天卷
諸
存存齋
國聚也此言湯和之至也至此則寬猛之跡晃按太叔
政得其中和也俱化故曰和之至
徒知用寬故不免悔孔子又恐人徒知用猛故示以和
和至成湯尚矣如子產者寬猛相濟而化其跡庶可進
於是乎○冬十二月齊景公田於沛景公名杵臼招虞
人以弓孟子作不進公執之辭曰昔我先君之田旃以
招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周禮孤卿建旃逸詩
以田虞人掌田故招以此臣不見皮冠故不敢進乃舍
之孔子聞而稱之曰守道不如守官君子韙之孟子
作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是也
景公聞孔子之賢自沛至

聖師年譜

天卷

諸

存存齋

魯使晏嬰迎於館舍也齊大夫平仲問曰昔秦穆公國
小僻處其霸何也穆公名任好顓頊之裔舜時有相豳
氏即書所稱伯益也殷有豳主畜佐禹治水有功賜姓豳
孝王主馬於豳謂之周馬豳息分土為附庸而邑之秦
今陝西鞏昌府秦州是也平王東遷非其地之六世孫襄
公以征犬戎封諸侯有周岐豐八百里之地至德公徙
雍今京兆府興平縣是也至穆公遂霸初本附庸故曰
國小域近鳥鼠故曰僻處其實秦至穆公國久非僻小
矣孔子對曰秦國雖小其志大處雖僻行中正身舉五
殺爵之大夫起累繼之中與語三日授之以政殺音古
史記晉獻公伐虢以璧馬假道於虞歸虜虞君與其大
夫百里奚晉以奚為秦穆公夫人勝亡秦走宛楚人執
之穆公聞其賢欲重贖之恐楚不與乃以五羖羊皮贖
之授之國政號曰五羖大夫晉虜楚執故曰累繼然以

聖師年譜
天卷
諸
存存齋
孟子考之知虞亡而先以此取之雖王可也其霸小矣
去又似未嘗為晉虜者以此取之雖王可也其霸小矣
景公說○衛司寇齊豹初薦宗魯於公孟孟衛靈公
為驂乘已而豹怒公孟將殺之告宗魯使行宗魯曰吾
由子而事之今聞難而逃是僭子也借音錢狡猾也言
不信子行事乎吾將死以周事子而歸死於公孟可也
謂周旋不負子言豹以戈擊公孟宗魯以背蔽之斷其
肱中及公孟之肩皆殺之琴張聞宗魯死將往弔之孔
子曰齊豹之盜而孟縶之賊又何弔焉賊害也謂宗魯
脫繫於君子不食姦不受亂不食姦人之祿不為利
難也順亂人之行也不為利

疾於回不以回待人不以貪祿而病於邪不蓋非義不

犯非禮不文已過不二心是年弟子冉雍冉求商瞿生

雍字仲弓求字子有伯牛之宗族瞿字子木皆魯人各少孔子二十九歲綱目前編記此年春孔子至京師既而反

魯

三十一歲庚辰景二十四年昭二十一年

在魯齊景公遣使以幣聘至齊接以國君之禮孔子辭

不敢當公迎及階讓登孔子降一等三遜然後登既生

知所以爲罪孔子對曰君惠顧外臣君之賜也以匹夫敵國君夫豈敢乎孔子三至齊此爲一至于事在齊景公

二十是年弟子顏刻巫馬期生刻一名高字子矯期陳人字子期各少孔子三

聖師年譜天卷

十歲家語謂刻少孔子五十歲非也

三十二歲辛巳景末年昭二十二年

在齊景公欲以廩丘之邑爲養齊寧州西北一百六十里鄆城縣舊名廩丘

辭不受謂門弟子曰吾聞之君子當有功受賞今吾言

而君未行乃先賜邑其不知其亦甚矣語見說苑立節篇是年

弟子端木賜生端木覆姓字子貢少孔子三十一歲今

夏四月周景王崩子猛立冬十月猛卒母弟王子匄

立句音是爲敬王

三十三歲壬午周敬王元年昭二十三年

在齊是歲周敬王立○齊景公舍孔子外館周使至言

先王廟灾公曰何王之廟孔子曰其釐王之廟乎釐綱目作

信名胡齊爲東遷四代之君公曰何以知之孔子曰釐王變文武之

制作元黃華麗之飾宮室崇峻輿馬奢侈天灾所宜加

也公曰天何不殃其身孔子曰蓋以文武故也若殃其

身則文武之嗣無乃殄乎故殃其廟以彰過有傾周使

見報釐王廟灾公驚曰善乎夫子之智過人遠矣既而

反魯見按孔子居齊三歲景公止驚聖人之智而不克

一試其道齊者曰沛之見使幣之聘國君之接廩邱之

聖師年譜天卷

養亦殊無謂矣無他有聞聖人之耳無識聖人之目慕

秦穆之霸而不能志秦穆之志也是年弟子公西赤生

魯人字子華少孔子三十一歲家語謂少二十四歲非也

三十四歲癸未敬二年昭二十四年

適周周本國名在禹貢雍州境內岐山之陽今鳳翔府岐山縣是也后稷十三世孫古公亶父始居其地

後文王徙豐在今京兆府鄠縣終南山北及武王伐商遷鎬在豐東二十五里仍號曰周此所謂周則東遷以

後之周也在東都洛邑王畿方六百里訪樂於襄弘弘周大夫樂記賓牟

樂曰唯其聞諸襄弘亦若子言則訪樂之事可徵矣弘語劉文公周卿士伯也曰吾觀

仲尼有聖人之表河目而龍顏黃帝之形貌也脩肱而

龜背脩長也淮南子長九尺六寸成湯之容體也言稱

先王躬履謙讓洽聞強記博物無窮抑非聖人之興者

乎文公曰方今周室衰微諸侯力爭孔子布衣聖將安

施弘曰堯舜文武之道或弛而墮禮樂崩喪亦正其統

記而已矣可知刪述之功孔子既而孔子聞之曰吾豈

敢哉亦好禮樂者也○觀乎明堂明堂王者之堂所以

公朝諸侯於明堂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三公中階之

前北面東上諸侯之位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之國

西階之西東面北上諸子之國門東面北上諸男之

國門西面北上諸采之國東門之外西面北上諸男之

之國南門之外北門東上六采之國西門之外東面南

上五狄之國北門之外南面東上九采之國應門之外

北而東上四塞世告至四塞又在九州之外此周公明

堂之位也朱子曰論明堂之制者非一竊意當有九室

如井田之制按月令春三月天子青衣蒼玉居東三

夏朱衣赤玉居南三室秋白衣白玉居西三室冬黑

玄玉居北三室凡四中之室稱廟東曰青陽太廟南曰

明堂太廟西曰總章太廟北曰玄堂太廟四仲居之凡

四隅之室稱个東左曰青陽左个右曰青陽右个南西

北做此各隨中室之名而稱个每室當兩室如青陽

之左个即玄堂之右个青陽之右个即明堂之左个是

也四左四孟居之四右四季居之各隨其時之方位開

門中央一室稱太廟太室月令則於未月大金之閭稱

中央土天子黃衣黃玉居之朱子則謂每季十八日居

之古人制事多用井田遺意如此凡五歲天子巡方皆

有明堂以朝羣后此則東都中嶽之堂詩所謂瞻彼洛

矣維水泱泱者即今河南府是也 睹四門墉有堯舜桀

紂興廢之象又有周公抱成王負斧展朝諸侯之圖

聖師年譜

天卷

美

存存齋

聖師年譜

天卷

美

存存齋

倚屏也狀如屏風以絳為質高八尺東西當戶屬之謂

從者從者弟曰夫明鏡所以察形在古所以知今吾於

是見周之所以盛矣○觀於后稷之廟有金人焉三緘

其口而銘其背曰緘封銘刻聖蹟古之慎言人也戒之

哉無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多事多患安樂必戒無所

行悔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音勿謂

不聞神將伺人豈止守口罔罔不滅炎災若何涓涓不

塞終為江河縣縣不絕縣縣微或成網羅毫末不扎將

尋斧柯扎拔也毫末至微不扎則轉瞬成質至誠能慎

之福之根也口是何傷禍之門也強梁者不得其死亦

也強好勝者必遇其敵君子知天下之不可上也故下之

知衆之不可先也故後之溫恭慎德使人慕之執雌持

下即老子知其雄人莫踰之下但防意人皆趨彼我獨

守此人皆惑之我獨不徙內藏我智不示人技我雖尊

高人弗我害尊高從有守不徙中來言不誰能於此江

河雖左長於百川以其卑也水以右為尊江河雖左而

天道無親而能下人說苑作常戒之哉孔子既讀斯文

顧謂弟子曰小子識之此言實而中情而信近情而詩

顧謂弟子曰小子識之此言實而中情而信近情而詩

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詩小雅之篇也行

身如此豈以口過患哉○周使伯常騫騫周大夫騫侯

之賓及賢士大夫之至人國者其國之君皆有以待之

如周禮秋官遺人掌逆送邦國之通賓客地官遺人委

人掌邦野之委積薪芻以待羈旅司空平易道路坊

人填館宮室之類故孔子至周周使伯常騫待之問

於孔子曰問之騫固周之賤吏也不自以不肖將北面

以事君子敢問正道宜行不容於世隱道宜行然又不

忍今欲身亦不窮道亦不隱爲之有道乎孔子曰善哉

子之問也某聞君子之言道矣聽者無察則道不入奇

偉不稽則道不信又嘗聞君子之言事矣制無度量則

聖師年譜天卷 罕 存存齋

事不成其政曉曉同察則民不保又嘗聞君子之言志矣

剛折者不終剛者必折言負性過徑易者數傷徑直以

太易則多烈則不能保其終也浩倨者就利放利又

有損也就便後又嘗聞養世之君子矣從輕勿爲先從重勿爲

後輕勞讓入見像而勿強陳道而勿拂德法也拂逆也

其心重若自任四者其之所聞也問一於是溯乎伊洛憑弔許

由巢父已事伊水出洛陽西南盧氏縣洛水出洛陽城

孔子傳道堂此時曾子未生內聖其像失所考矣許由

字武仲堯召爲九州長不欲聞洗耳於潁水濱巢父牽

轡欲飲問其故曰汙吾牛口牽飲上流○是歲二月孟

今登封縣有潁谷書院宋建以祀宣聖

傳子病且死以嚮者章華之役不能相禮事在孔子召

其屬大夫曰夫禮人之幹也無禮則無以立吾聞將有

達者孔某聖人之後也聖人謂其祖弗父何以有宋而

授厲公何宋愆公長子厲公之兄孔子十及正考父子

八世祖此支自何佐戴武宣三命茲益恭三命三

故其鼎銘云詩調和五味之器圖者三足方者四足國

九諸侯以白金數七大一命而僂一命而僂一命土也僂音

而僂再命五士鐵數三三命而僂三命土也僂音再命

而僂再命五士鐵數三三命而僂三命土也僂音再命

而僂再命五士鐵數三三命而僂三命土也僂音再命

而僂再命五士鐵數三三命而僂三命土也僂音再命

而僂再命五士鐵數三三命而僂三命土也僂音再命

而僂再命五士鐵數三三命而僂三命土也僂音再命

而僂再命五士鐵數三三命而僂三命土也僂音再命

而僂再命五士鐵數三三命而僂三命土也僂音再命

而僂再命五士鐵數三三命而僂三命土也僂音再命

而僂再命五士鐵數三三命而僂三命土也僂音再命

而僂再命五士鐵數三三命而僂三命土也僂音再命

而僂再命五士鐵數三三命而僂三命土也僂音再命

而僂再命五士鐵數三三命而僂三命土也僂音再命

而僂再命五士鐵數三三命而僂三命土也僂音再命

而僂再命五士鐵數三三命而僂三命土也僂音再命

而僂再命五士鐵數三三命而僂三命土也僂音再命

再適周聞周有守藏室史老聃者

藏室藏典籍之室史官名亦曰柱下史

音曉史記老子姓李名耳字伯陽正義謂耳漫無輪郭也許慎陳絳皆云老子外字神仙傳云老子楚國苦縣

漸鄉曲仁里人毋孕八十一一年博古知今將往見之南

宮敬叔言於魯君與之一乘車兩馬一豎子

豎音恕立也僮僕之

與俱至周見老聃而問禮焉

史記老子傳以為昭二

武縣西二十里道北有碑曰孔子問禮處不知何考豈則彼時不在洛乎

老聃曰子所言其

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且君子得時則駕不得

時則蓬累而行

正義蓬沙磧上轉蓬也累相附聚貌言

不虛也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

至去

聖師年譜

天卷

聖

存存齋

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淫志皆無益於子之身吾所以

告子者若是而已既辭去老子送之曰吾聞富貴者送

人以財仁者送人以言吾不能富貴竊仁人之號送子

以言可乎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議人者也博辨廣

大面危其身者好發人之惡者也

至言家語敬叔聞此

為人子者毋以有己為人臣者毋以私己

善則歸孔子退謂其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

能游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為罔游者可以為綸

飛者可以為矰

音增弋天也

至於龍吾不知其乘風雲

而上天今見老子其猶龍乎

茅坤曰以其所見者

反魯弟子稍益進事見史記家語羅璧深辨其誣以為

其說肇自莊子

莊子名周蒙人嘗為蒙漆園吏與孟子

以說訛孔

莊師老子欲尊其師故作此說以崇之且謂

孔子有老子吾師之語史遷不察而孔鮒家語亦遂據

以為實

鮒孔子九代孫秦焚書時其家語藏諸祖壁遂

多附會向覽袁宏後漢書孔融答李膺曰先君孔子與

子先人同德比義而相師友故人稱為孔李通家唐李

商隱謂儒者師仲尼仲尼師老聃老聃師然乾

不知二公何所取信大抵史記家語誤之也

晃按史

記老子傳及歷聘紀年俱以此為昭公二十四年事不

聖師年譜

天卷

聖

存存齋

知二十四年二月僖子病且死敬叔安得與俱適周乃

史世家又載此於孔子二十一歲

昭十為秉田後與老

子傳自相矛盾殊屬可笑去年僖子病革有屬於夫子

學禮之語今乃衰經適周是孔子先不以禮教叔矣且

孔子之學已在立與不惑之時而聃之所以告孔子者

皆非切中孔子者也又莊子天運篇孔子行年五十有

一而不聞道乃南之沛見老聃

索隱曰系家多依此為

孔子焉不學其問禮有無記載互異不足深辨羅璧之說其可據矣獨是子兩適周伯常驚問道而外周君臣絕不聞有折節之儀此周之所以卒不振而文武之澤之所以終衰也舍是則魯根本之地俱無可救此孔子之道之所以終窮而卒於刪述也○魯人為長府人指三家是時政不在君記者而人之也左傳昭公是年居於長府豈其四分公室長府尚得為公有坎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傷其益賦廣藏非特勞民傷財已也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稱閔子所以警魯人新安陳氏曰改作之事不見經傳或因此言而止○夏鸛鵒音樂育俗云八哥五月五日剪其舌端令圓能學人語來巢鳥非魯產素不

聖師年譜

天卷

四

存存齋

書曰來魯大夫師己曰異哉吾聞文武之世童謠有曰鸛鵒之巢遠哉逍遙稠父喪勞宋父以驕稠昭公名宋定公名謚詞詳載左傳文武之世即已今此鳥來巢其將及乎九月季平子逐其君昭公先是季平子邠昭伯之鸛鵒昭伯之子藏武仲之姪與季氏介其鸛介為之甲也一日膠平子家相近故鸛鵒季氏介其鸛介為之甲也一日膠邠氏為之金距使利其爪季賁之邠氏怨平子將禘於襄公名午昭萬者二人萬舞也二其衆萬於季氏臧孫曰此之謂不能庸於先君之廟諸大夫亦以是怨平子事用禮也林堯叟曰萬於季疑即八佾余謂季雖愛不遠及此蓋隱公五年考仲子之宮魯公猶用六佾至昭

公始用八佾以舞大夏是以諸侯僭天子平子雖甚無君微襄廟之舞衆即至僭不過六佾是以大夫僭諸侯至昭公如齊平子攝國自擬於君始於其廟僭用八佾矣是以大夫僭天子於是告公謀伐季氏季三請罪公弗許孟懿子助季攻公公辭先墓而如於齊魯亂孔子嘆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於是適齊及郭門外有嬰兒挈一壺相與俱行其視精其心正其行端孔子謂御者曰趨驅之趨驅之時韶樂在齊方作異哉嬰兒其韶樂之靈耶舜後陳敬仲奔齊故齊得有是樂至則聞之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為樂之至於斯也史記謂與齊太想慕孔子三至齊此為再至齊侯唁昭公於野井孔

聖師年譜

天卷

五

存存齋

子曰其禮歟其辭足觀矣左傳昭公四年三十六歲乙酉昭二十六年在齊為高昭子家臣昭子齊大夫名張因以通乎景公語見史記余有丁曰按齊世家景公與晏嬰相魯界問禮孔子自此嬰與孔子相友善何不因嬰以通於公而臣高子恐或有誤齊大旱春饑景公問曰如之何孔子對曰凶年則乘鵝馬鵝音奴馬頭劣也給宮力役不興馳道不修君行不修之役者曰鵝駘下乘祀以下牲不用此賢君除也所以幣玉祭祀不懸宮懸三月景公居魯昭公於鄆昇家語按孔子自庚辰應聘居齊三歲景公既已不知用矣况

又昭公在彼孔子卽行道意何至遂臣高子但其在齊

必非無意雖向者委吏乘田職卑且暫而以孔子自處

則固亦昭臣也夏齊侯納公戰於炊鼻魯地秋齊侯及莒

邾杞盟於鄆陵鄆音專復謀納公其亦烏知非吾天子

之與有力哉惜公自絕於魯而又不能自取重於齊是

以雖謀納之而卒不力也是年弟子言偃生吳人字子游

三十五歲嘗從適衛與將軍文子蘭和善亦使受學孔子

三十七歲丙戌昭二十七年

自齊返魯適延陵今常州府季子札亦自齊返其長子死葬

聖師年譜 天卷

哭 存存齋

於贏博之間地齊孔子往觀其葬其坎深不至於泉其斂

以時服隨其寒煖既葬而封其高可隱也高可藏人而止既封左袒

右還還繞其墓左袒以示陽之變右還以示陰之歸且號者三曰骨肉歸於土

若魂氣則無不之也無不之也而後行之歸於土者精氣不之者遊魂之爲變無方重言之孔子曰延陵季子之

於禮也其合矣乎稱其能合禮意語見檀弓後季子卒孔子還自魯曰有吳君子延陵季子

之○秋晉范士鞅晉人北宮偃曹人邾人滕人

曾於扈古國名謀納昭公士鞅受季孫貨不果公仍居

鄆既而孟懿子楊虎伐鄆冬公如齊懿子子路宿於石

門晨門魯人掌晨啟門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

其不可而爲之者與按春秋隱公三年冬齊侯鄭伯盟

於石門註地屬齊濟北盧縣故城西南濟水之門也今

山東東平州平陰縣西二十五里山上有石門東西相

向可通行人相傳爲子路宿處又按魯國圖石門在魯

東北響河出焉西南合於泗水石門北爲徂徠東北爲

龜蒙皆魯境內據魯頌僖公時石門已非齊有杜詩劉

九法曹鄭瑁邱石門晏集秋水清無底蕭然淨客心此

又一地在兗東金口壩魯圖近是此與追隨他國相失

聖師年譜 天卷

哭 存存齋

在後不同蓋奉使命而來故曰奚自自孔氏也石門齊

魯交界故知爲使齊之事不言使者諱之也子路聞晨

門言而不再對者亦諱之也爾時昭公在齊其不可復

者有三一公自絕於魯一不能見重於齊晉一列國之

卿咸與季氏聲氣相通而又濟之以賄雖天子不能過

而問之死不吝其歸兆生豈容其返國故曰是知其不

可而爲之者也乾侯之薨晨門殆早有以覘之耳夫子

雖暫反魯而心則無日忘齊其使子路晨門而外知者

罕矣而夫子內避季孫外希齊庇以光明正大之心而

不敢顯然爲之又不忍忍然不爲者則固晨門之智所

可及而非晨門之智所能諒也況乎千秋萬世之下者

哉讀者見列下論遂與楚狂荷簣同譏誤矣且夫子自

曾夾谷與致司寇之後即不復有事於齊何至于路有

石門之宿即天下石門不一而踪跡不聞則亦難強合

矣是年弟子有若原憲生若魯人字子有憲宋人字子思各少孔子三十六歲

三十八歲丁亥昭二十八年

在魯過泰山側山在濟南府泰安州與圖在魯東北所

十餘里其上峯嶺洞觀臺池之勝不能盡述按磁張關

聖師年譜

天卷

哭

存存齋

峻再上爲快活三平峰三里登者快之再上有細泉出

崖際踰崖即五大夫松故地僅一小松非秦物矣又上

爲半山亭以山麓至巔得其半也又上爲對松山東西

兩峯爭奇對峙垂陰數里歷大龍峪小龍峪而上爲十

八盤旁懸鐵紐壁立千仞盤盡即南天門向所仰視諸

峯羅列如兒孫焉抵碧霞祠至絕頂升日觀可候日出

遶東有乾坤亭丈人峯時西北石不甚高而名特著東

下入孔子廟設石象五錄之爲未至聖鄉者作卧遊計

也 有婦人哭於墓者而哀孔子式而聽之使子路問之

家語作 曰子之哭也一似重有憂者曰然重音虫言重

昔吾舅死於虎婦謂夫父曰舅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是

重有 夫子曰何不去也曰無苛政夫子曰小子識之苛

政猛於虎也見傳 ○行廊上之野遇老翁榮啟期者一

辭期一鹿裘帶索鼓琴而歌孔子曰先生何樂也對曰

吾樂甚多而至者有三天生萬物人爲貴吾得爲人一

樂也男尊女卑男爲貴吾得爲男二樂也人生有不見

日月不免襁褓者吾已行年九十有五三樂也貧者士

之常死者民之終居常以待終何不樂也孔子曰善哉

能自寬者也語見列子以上二是年春昭公如晉次於

乾侯乾音干晉境內邑杜預曰乾侯在魏郡斥邱縣即今成安

三十九歲戊子昭二十九年

在魯昭公不禮於晉復自乾侯如鄆以不得見齊使高

聖師年譜

天卷

哭

存存齋

張唁公初唁野井今則弔其不書稱主君主君大夫之

公恥之復如乾侯與晉冬十月鄆潰民逃其上曰潰 ○

晉鑄刑書銘鐵爲鼎著范宣子所爲刑書孔子曰晉其

亡乎失其度矣夫晉國將守唐叔之所受法度以經緯

其民卿大夫以序守之序位民是以能尊其貴貴是以

能守其業貴賤不愆所謂度也文公耳是以作執秩之

官主爵爲被廬之法被皮義反被廬晉地僖二十七年文公薨被廬修唐叔之法以

爲盟主今棄是度也而爲刑鼎民在鼎矣生民之命何

以尊貴民不奉貴賤無序何以爲國

且夫宣子之刑夷之蒐也晉國之亂制也宣子晉襄公大夫趙盾宣

其謚也時爲元帥食采於范宣子所用刑乃夷蒐之法夷蒐地夷蒐在文六年一蒐而三易中軍帥賈季箕鄭

之徒遂作亂若之何以爲法謚見左傳宣子刑書已中

與之以爲國法是以亡是年弟子顏回生魯人字子淵

路之子甫成童從孔子遊年二十九髮盡白少孔子三

十歲以是年冬十一月十一日生弟子解謂少孔子

四十歲己丑敬八年昭三十年有臯魚者擁鎌帶索哭音甚哀孔子下車

問之曰吾邱吾子也邱吾子魚號也向有三失愾之無及孔子

聖師年譜 天卷 辛 存存齋

曰可得聞乎對曰吾少好遊歷遍天下及還而二親已

亡是一失也長事齊君驕奢失士臣節不遂是一失也

生平厚交今皆離絕是二失也夫樹欲靜而風不息子

欲養而親不待往而不來者年也不可再見者親也風木

爲戒矣語見家語於是弟子辭歸養親者十有三人孔肖謙

是年弟子梁鱣生齊人字叔魚少孔子三十九歲

四十一歲庚寅敬九年昭三十一年

在齊晉定公初立將以師納昭公召季平子使荀躒

力晉會於適歷適音的問以逐君之罪平子練冠麻衣

跣行跣音鮮足不著履曰跣被伏而請命遂如乾侯逆

公逆迎公搖於諸從者議不肯入者單車從季季必奉

君以歸從者恐下能是年弟子陳亢秦商高柴生亢音

人字子禽商魯人字不慈其父厘父與孔子父攻偏陽

俱以力聞柴齊人敬仲高孫十代孫也貌惡身長不滿

六尺少居魯知名於孔子各少孔子四十

歲綱目謂柴生於景王二十四年非也

四十二歲辛卯敬十年昭末年在齊至各三年景公問政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

子公失政大夫陳氏厚施於國又多內嬖不立太公曰

子君臣父子之間慙德多矣故孔子告之以此

聖師年譜 天卷 至 存存齋

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雖有粟吾得

而食諸朱子繫此年景公知善聖言而不之用後他日

又問政孔子告以政在節財景公悅將以尼谿之田封

之說見晏子墨晏嬰進曰夫儒者滑稽而不可執法滑稽

之吐酒也楊雄賦云鴟夷滑稽腹大如壺盡日盛酒人

復藉沽又云滑稽俳諧也不可倨傲自順不可以爲下

非居下之道崇喪遂哀破產厚葬不可以爲俗游說乞貸不

可以爲國自大賢之息也生周室旣衰禮樂缺有間言上

之節詳猶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君欲用

之以移齊俗非所以先率也細民也後景公敬見孔子而

不問其禮他日止之曰奉以季氏吾不能以季孟之間

待之季上卿齊大夫欲害夫子其或臣臣二字公曰吾

老矣不能用也孔子接淅而行新漢米水也漬米將炊

也遂反乎魯語見孔子世家及論語孟子所謂去他國

也蓋人知孔子嘗三至衛而不知此則其三至齊時事

也若使當日即已如此是早與齊絕矣又安有復至之

理乎一說仲尼之齊見景公而不見晏子子貢曰見君

不見其從政者可乎仲尼曰吾聞晏子三事君而順焉

吾疑其為人晏子聞之曰嬰聞之以一心事三君者所

以順焉以三心事一君者不順焉今未見嬰之行而非

其順也嬰聞君子獨立不慚於影獨寢不慚於鬼孔子

拔樹削迹不自以為辱窮餓陳蔡不自以為為約非人不

得其故是猶澤人之非斧斤山人之非網罟也出之其

口不知其因也始吾望傳而貴之今吾望傳而疑之仲

尼聞之曰語有之言發於適不可止於遠也行存於身

不可掩於衆也吾竊議晏子而不中夫人之過吾罪幾

矣乃因幸我而謝焉尼辭之阻其或以是余按拔樹窮

盜路篇有此說話晏子孔子所稱善與人交宜不出諸

其口即孔子謝過之辭亦殊無聊且不成話前說猶晏

子誣聖人此說則○冬十二月昭公薨於乾侯明年昭

聖師年譜

天卷

聖

存存齋

能復衛侯字子齊衛康公衍之册弟也魯襄公十四

從之在齊在晉一十二年再失年衛大夫孫林父以射鴻放逐其君獻公

國而卒得返者子鮮之力也而孔子不能定昭公豈

其才不足哉○又前編曰晏嬰賢大夫也即孔子亦每

稱之史稱尼谿之阻晏實言之夾谷之會晏實謀之而

朱子皆削不取然則論晏子者亦惟以孔子之言為正

他書固未可信也見按春秋之世未嘗無可與有為之

君顧輔之不得其人耳景公知用晏嬰而嬰獨不能言

於景公以用孔子以嬰之賢且如此孫貢南曰晏嬰

況其他尼谿之阻豈特關聖道之窮哉宜孟子之卑之

而不為也游昌張次仲武林沈繼震作譜曰愚讀孔

著書誣孔晏不一墨子曰孔子見景公公悅將封以尼

谿晏子曰不可夫儒者居而自順立命而忘事崇喪

遂哀風用繁禮其道不可以治國其學不可以導家公

曰善哉子語之曰若如此言是晏子非儒惡禮而厭喪

哀也然察傳記景公問政晏子曾導以禮晏桓子卒晏

子又曾食粥居廬遠哀三年豈其口非之而躬反行之

乎且晏子之善吾先君與吾先君之善晏子屢矣昔景

公問晏子曰吾欲善治可以霸諸侯乎對曰官未具也

臣至言之而君未肯然也臣聞孔子聖人然猶居處動

情廉隅不修則原憲季羔侍氣鬱而疾志意不通則仲

由卜商侍德不盛行不勤則顏回冉雍侍今君之朝臣

聖師年譜

天卷

聖

存存齋

修等事乎則魯子之書未必果棄子也○子曰齊一變而魯之義孔亦未見其果善之也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孔有諫擊此余按此言魯當變而尤急當變也然非孔子其能為之奈何齊君臣廢職而以滑稽目之惜哉

四十三歲壬辰敬十一年魯定公二年

在魯夏叔孫成子昭子逆昭公之喪於乾侯以六月癸亥至魯五日殯於宮定公始即位季孫廢世子立之七月平子

惡昭公葬於闕之先公墓道南闕音職魯季公墓所在也東平須昌縣東南

季氏惡公先欲清絕其兆域不使與先君同榮駕孔子驚止之至是雖不為溝猶別葬於先君墓道之外

以定公制於平子陽虎縱恣遂不願仕退修詩書禮樂

聖師年譜 天卷

毒 存存齋

弟子彌益衆僖子之子南宮敬叔請於定公而受業焉

家語南容說仲孫何忌既除喪而昭公在外未之命也

定公即位命爲大夫辭曰先臣有遺命屬家老命二臣

必事孔子公許之於是學於孔子孔子曰能補過者君

子也懲己所病以誨其嗣大雅文王有聲篇所謂貽厥孫謀

以燕翼子此類是也○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爲政子曰

書云孝乎書周書君陳篇唐孔氏曰周公遷殷頑民於東郊親自監之公沒成王命君陳代公此其

策命之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書作克施有政二語書解是亦爲

政奚其爲爲政蓋隱刺魯事而言也見按平子逐君薨

外廢世子衍及務人而立定公暨又葬君墓道外而定

公不問兄弟之間慚德多矣襄公之靈其能慰於九原

乎孔子心中老大不快况先君肉猶未冷方且悲慟不

遑有何心情立於其朝爲政不外人倫人道不立更有

何政可爲聖人不仕豈得已哉又按墜牛立昭子昭子

使殺牛於塞關之外平子立定公定公不能使葬昭於

先人之兆其與昭子之賢相去何如者毋亦牛易去而

平難逆歟孔子爲政一以正名爲先勢必大有動搖不

行於衛安行於魯計惟不仕而已而書辭之引又未始

聖師年譜 天卷

毒 存存齋

不已爲政於魯厥後平子卒孔子救用璠璣爲司寇溝

合昭墓是則聖人之直道而亦其子桓子可與言善故

也○又按僖子卒於昭公二十三年明年魯亂自甲申

以至辛卯八年無君而孔子亦前後居齊五載故敬叔

至是始得受學而懿子則始終未爲弟子史記謂孔子

十七歲僖子已命二子學禮而不知又四年稷祥之盟

二子始孕即謂二十三年始受學者亦未嘗考於魯事

也觀懿子問孝孔子稱以孟孫註止稱魯大夫則其未

爲弟子可知也使如史記之言懿子早師孔子問孝尚

且教之以禮昭公之變子豈不教之以禮而聽其助季

以逐君哉○附錄論語子謂公冶長可妻也弟子列傳齊人字子

長家語魯人名莧雖在縲紲之中非其罪也海錄公冶

云嗜嗜嗜白蓮水邊有車覆栗車脚淪泥積牛折角

收之不盡相呼共啖之果然留青日扎公冶長貧而

開居無以給食有鵲飛鳴其舍呼之曰公冶長公冶長

南山有簡虎獸羊爾食肉我食腸當亟取之勿徬徨長

如其語往取食之亡羊氏跡得其角乃以爲竊魯君不

信烏語而繫之獄孔子素知長白於魯君不解未幾長

在獄鵲復呼曰公冶長公冶長齊人出師侵我疆沂水

上嶧山旁當亟禦之勿徬徨長介獄吏白魯君魯君仍

弗信及往跡之齊師果將及矣急發兵應敵遂獲大勝

因釋公冶長而厚賜之欲爵爲大夫辭不受蓋耻因禽

語以得祿也後世遂廢其學二以其子妻之又謂南容

說未必可據錄之以備觀覽

聖師年譜天卷 美 存存齋

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孟皮

時一女不知年幾許矣卽長之年亦無可放而南容至

受學日則已二十有二歲矣妻之疑卽在此乃鍾伯敬

則據讀史訂疑謂南宮适之爲敬叔可疑者四意以适

與敬叔爲兩人也顧其辨不甚確故不復贅世代已遷

是一是二後學未敢輕爲疑信也○孔子謂季氏八佾

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此下三章熊孝昌俱

子攝國早已歌雍舞八矣孰不可忍卽指逐君廢世子

佩玉主廟葬君墓道外等蓋因此事而嘆其所以有平

行之○三家者以雍徹孟叔效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

穆奚取於三家之堂○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

仁如樂何亦爲三

四十四歲癸巳敬十二年

在魯魯公索氏索先亡門人問曰昔公索氏將祭而亡

其牲亡逸夫子謂不二年必亡今果及期而驗夫子何

以知其然子曰夫祭者孝子所以自盡於親將祭而亡

其牲則其餘亡者多矣公索氏亡其心矣亡其心身從

之公索氏亡其本矣亡其本枝從之如是而不亡者未

之有也又魯有儉者以瓦釜煮食而美盛之土型之器

聖師年譜天卷 毫 存存齋

以進孔子孔子受而悅之子路曰瓦釜陋器也煮食薄

膳也夫子何喜之子曰夫好諫者思其君食美者思其

親親所吾非饌具之爲厚以其食美而我思焉二事孔

此年書曰享多儀儀不及物謂之不享有謙繫

爲其不成享也食美而思成其享矣○夏五月雉門

及兩觀灾雉門公宮之南門兩冬十月復新之觀在魯

城南雉門外周圍各四十步高二丈東西相去一百步

後孔子誅卯於此見按古王有五門中門爲雉設兩觀

何休曰天子外闕兩觀諸侯內闕一觀今魯亦有兩觀

豈亦成王之所賜與

四十五歲甲午敬十三年

在魯二月邾子莊公穿卒子隱公益立○禮記兄女孟皮

女南宮縚妻縚即也有姑之喪孔有諫夫子誨之髮曰

謂露紒吉時以纓紒髮凶則去纓露髮故謂之髮爾母

從從爾爾毋扈扈爾扈音總從從高也扈音戶扈蓋榛

以為笄長尺而總八寸又教以笄總之法笄即簪也吉

用箭竹竹之小者也齊衰之笄用榛木古婦為男服斬

其本末而總之餘者垂冕放聖人於兄子兄女視如己

子己女飲食之婚嫁之而又從而教誨之孝弟仁慈無

聖師年譜 天卷 堯 存存齋

所不至不足為聖人異也而其兄子兄女不負訓誨咸

能受其教以自益可謂賢矣是年弟子卜商生衛人字

孔子四十四歲受詩或曰子夏少

四十六歲乙未敬十四年

在魯觀於桓公之廟有欹器焉欹器問於守者曰此有

坐之器也唐大理楊倞註曰有與右同言人君可置坐

也文子曰三皇五帝有勸戒孔子曰吾聞有坐之器虛

則欹中則正滿則覆明君以為至誠故常置之坐側顧

謂弟子試注水焉中則正滿則覆夫子喟然嘆曰夫物

惡有滿而不覆者哉子路進曰敢問持滿有道乎曰有

聰明聖智家語作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勇力

撫世撫掩也猶言蓋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謙

此所謂挹而損之道也見荀子宥生篇挹退也挹

按后稷之廟而有金人宜矣是周先公之所以昭垂誠

也魯桓何如而其廟有欹器豈果其當年宥坐物耶不

然是欹器也胡為乎來子路之問持滿是能得欹器之

意而不虛其器者矣或曰欹器周公作也是則似矣

四十七歲丙申敬十五年

聖師年譜 天卷 堯 存存齋

在魯邾隱公除喪將冠冠去聲冠之年天子諸侯皆十

於天之道備故人君十二可以冠餘自十五至二十皆

可冠然必父母無期以上喪始可行之司馬溫公曰古

者二十而冠所以責成人也冠義責成人者將以責為

人子為人弟為人臣為人少者之行於其人故曰冠者

禮之始嘉事之重也近世人性輕薄未十歲而總角者

少矣責以四者之行豈知我聖人禮教之宗余故於

其冠頌一則不憚反復詳求以存其畧其儀注之見於

古者有周公儀禮見於今者有文公家禮期與好禮之

禮如世子諸侯未冠於阼階以著代也阼階東階主人

於阼者阼主位父老則子代故曰以著代也若庶子則

代故醮於客位加有成也醮於客位加有成也醮焦去聲酌而無醮醮曰醮

聖師年譜

天卷

卒

存存齋

室後之中間為室左右為房分列三戶。廟在中戶之右。西戶之左。蓋堂中稍西南向。是也。是為西階之地。故曰。容位夏殷之禮。用酒冠一加。而一醺。周則用醴。三加。畢然後醺。一醺也。加有成者。加禮有成人也。既於昨。階期之則。然若賓客則。即於冠位。後醺焉。而已。三加。彌尊喻其志也。始細布。次皮弁。次爵弁。禮註。細布之粗。不。按三加。彌尊。非以指粗。文質言也。冠者。貴賤之通稱。弁。則貴者之冠。稱也。細布。冠以細布。為之。其縫或會以五采。粗矣。至皮弁。以黃白。淺毛鹿皮。為之。其縫或會以五采。王或會以五采。石詩所謂會弁如星者。此也。皮弁如此。爵弁可知。爵弁。小鳥。即今瓦雀。爵弁。章質色。如爵頭。前圓。後方式。類冕。而無流。玉。上世以為祭服。其製雖質。則亦較細布而有文矣。始加細布。從古。冠之始。不忘其初之意。再加皮弁。朝服則尊於細布矣。三加爵弁。祭服則又尊於皮弁矣。斯則所謂彌尊也。三加儀節。如初。但初加則賓降階。一級受冠。詣將冠者。祝而冠之。再加則賓降階。兩級受冠。三加則賓降階。三級受冠。冠服彌尊。故冠降。彌下也。喻曉也。使知益大其志。以求稱尊服也。冠而字之。敬其名也。既醺賓乃字之。如伯仲某甫之。雖天子之元子。猶士也。天下無生而貴者。故也。言不但世子。子亦必用士三加之禮。由下升上。故曰。無生而行冠事。貴以上言。古者未即位而冠之。禮皆與士同。行冠事必於祖廟。以裸享之。禮將之以金石之樂。節之所以自卑而尊先祖。示不敢擅也。按儀禮。士冠禮。始事終事。皆地降神也。金石之樂。以鐘磬為舉動之意。懿子曰。天子未節也。以上言重冠事。而不敢自專之意。懿子曰。天子未冠。即位長亦冠乎。孔子曰。古者王世子雖幼。其即位則尊為人君。人君治成人之事者。何冠之有。即位即服衮冕。不必復行。

聖師年譜

天卷

卒

存存齋

禮也。懿子曰。然則諸侯之冠。異天子歟。天子即位。不復。侯即位。獨孔子曰。君薨而世子主喪。是冠也。與人君無所殊也。世子主喪。則加喪冠。是亦冠也。然世子主喪。則無殊也。按禮。曾子問。篇凡諸侯大夫有齊衰以下之喪。若其勿弱。未冠。則總角。從事至當冠。雖不除喪。天子亦於太廟。賜冕弁。歸。即告廟。服所賜服。無行吉冠之禮。至於父歿。則必除喪。而後以吉禮。禮之。但亦服所應得之服。俱無復行士三加禮也。除喪者。練祭。除首經。祥祭。除衰服也。以上言古者天子諸侯。未冠即位。皆無煩行士冠之禮。懿子曰。今邾君之冠。非禮也。邾子以諸侯之立。既。今邾君之冠。孔子曰。諸侯之有冠禮也。夏之末造也。有自來矣。今無譏焉。諸侯世子未冠即位。無復行士冠禮。此往古事。既即位而猶冠。則夏末之制。其來已久。今無譏其非也。以上言天子冠者。武王崩。今日諸侯。既即位而猶行士禮之由。天子冠者。武王崩。成王年十三。周公攝政。明年元年六月。既葬冠成王。而朝於祖。以見諸侯亦為君也。許慎曰。天子冠年近則十。周公冠成王。命史作祝。是陳喪也。周公居東。成王冠。弁。開金縢之書。時十六矣。是成王十五。周公冠之。而後出也。通典亦云。周制。文王十二而冠。成王十五而冠。似也。今云成王十三。武王崩。明年冠。是因喪而冠也。周公豈為之哉。此文必有闕誤。余考成王元年丙午。則武王之崩。當在乙巳。成王之冠。當在丁未。周公之反。當在戊申。己酉。既冠。朝於祖廟。告成禮也。視朝以見列辟。與天下正始也。亦為君者言。成王亦未冠。而為人君者。其加冠。雖不可苟。然亦未嘗。周公命祝雍。祝雍名。作頌曰。祝王辭達而勿多也。祝雍辭曰。使王近於民也。近親遠於年。遠長。

三代共皮弁素積此再加之服皮弁以白鹿皮爲之素積以素爲裳而辟積其要中辟積謂

皆素以立本也此言三代皮弁不改其名委貌周道也

章甫殷道也毋追夏后氏之道也此始加緇布冠也委貌也言安正容貌也

章明也言表明丈夫也甫男子之美稱也毋發聲之辭

追音堆與推同推魯無文蓋以其形名之也其制漆皮

爲壳緇緇其上也此言見按古有五禮吉凶軍賓嘉今有

四禮冠婚喪祭四禮者五禮中條目之四也婚喪祭猶

存什一而冠禮則絕不講矣夫四禮冠爲之首而漫然

加之是視元服爲無關輕重之物也且漫然加之而不

享於祖是視事皆可專擅而非事死如生事亡如存之

心也烏乎可哉邾子葬莊公冬與懿子盟拔魯地元年三

月又與晉合師侵楚豈能露頂被素以從事今除喪而

猶知問禮其達古人重冠之道矣而懿子屢問加詳亦

可謂不負學禮之遺訓者夫子此論足補冠義未及當

與儀禮參讀而後知冠之爲義不小也○六月季平子

行東野即費邑也還未至卒於房魯東邑名子桓子立季孫陽虎

將以君之璠與斂璠與魯寶玉孔子嘗曰美哉璠璠遠而望之與若也仲梁懷弗

與懷亦季氏家臣與許也曰改步改玉謂定公既立平子已復臣位改君步則不當用君玉

虎怒欲逐懷公山不狃一名弗擾曰彼爲君也爲魯君不欲使

季偕子何怨焉語見左傳孔子往弔八門聞而救之救其徑

庭而趨直趨歷級而上急曰以寶玉送死是猶暴骨中

原也厚卿其示民以姦利之端而有害於死者安用之

且某聞之孝子不順情以危親此句忠臣不兆姦以陷

君此句桓子然之遂去璠與語見見按昭公之出八年

之間平子攝行君事佩璠與主宗廟雖以周公負辰攝

政未聞有此此正孔子所謂孰不可忍者也孔子之言

婉而切懷徇之言嚴而正以一陪貳而獨明大義懷徇

亦賢矣哉家語謂此爲孔子宰中都時事非也○孔子

食於季氏不辭不食肉而飧孔肖謙繫此此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時也與家語迥異此或近之不辭有事於喪者也不食肉哀主人之哀也殮以飲沃飯易食而不求飽也○七月虎

欲逐懷桓子不從虎執桓子囚之於是逐懷冬十月盟

桓子於魯櫻門內釋之自是虎益輕季○兄子孔忠字

問行己之道子曰恐懼所以除患也恭敬所以越難

也終身爲之一言敗之可不慎乎又曰知而不爲莫如

勿知親而不信莫如不親樂之方至樂而勿驕患之將

至患而勿憂終日言無遺己之憂終日行無遺己之患

惟智者能之孔肖謙是年弟子曾參樊須顏辛生參曾

虎怒欲逐懷公山不狃一名弗擾曰彼爲君也爲魯君不欲使

虎怒欲逐懷公山不狃一名弗擾曰彼爲君也爲魯君不欲使

字子與鄒國之後神禹之裔魯襄公時知人言人滅鄒
世子巫奔魯去下而為曾氏作大學受孝經沂州鄭城
西北有祠世襲翰林博士須字子運辛字子柳俱魯人
各少孔子四十六歲余按曾參字倉三切音駢蓋取
參乘之義故字曰與今皆讀森人參葉
草與與義無取殆相沿久而莫之察也

四十八歲丁酉敬十六年

在魯陽虎專政欲孔子來見而惡無禮欲假禮以殺之大夫有

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虎以大夫賜士之

禮自處因瞰孔子之亡而饋孔子蒸豚孔子亦時其亡

而往拜之遇諸塗虎謂孔子曰來予與爾言懷其寶而

迷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智乎

聖師年譜 天卷 矣 存存齋

曰不可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孔子曰諾吾將仕矣見按

虎一陪臣耳曰來曰予曰爾看渠是何氣象視齊景公

接以國君之禮相去何如小人之態大都類此不足為

虎責也然孔子隨問理答若不欲拂其意聖人之待小

人不惡而嚴亦可見矣○子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

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孔肯謙

其為虎 矣與 ○桓子穿井獲如土缶其中有羊使人問於孔

子曰吾穿井於費關里志聖廟東三里有廢井圍五丈

穿井得羊即此按與圖曲阜在兗州府東四十里沂州
在府東三百六十里費屬沂在州西南九十里今云穿

井於費與志不合史記亦無於而井中得狗何也孔子
費二字家語有之未知孰是

曰以某所聞羊也某聞之木石之怪夔說文夔神魃也

夔一足也夔一足也夔一足也夔一足也夔一足也

信乎孔子曰夔人也何故一足彼其無他異而獨通於

聲舜曰使為樂正一而足矣罔閱家語作罔廼山精也

謂夔一人已足非一足也罔閱好學人聲能迷惑人

水之怪龍罔象罔象能食人土之怪羗羊也羗音焚土

耳故隱羊而詐以為狗史記以此為孔子四十七歲時

事其年六月平子新喪七月虎囚桓子十月釋之中間

似不暇為穿井計也羗羊不雌不雄出土則死其父非

臣非君惡盈則死豈其事在前歲四五月間為平死於

房之兆歟

四十九歲戊戌敬十七年

在魯春齊人歸鄆陽關陽虎居之以為政○三月弟子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四子各以子曰以吾一日

長乎爾毋吾以也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

哉子路率爾對曰可使有勇夫子哂之時點方鼓瑟琴瑟

屬失義所製所以通神明之說合天人之和者也本五

十經後用其半又禮樂志雅瑟長八尺一寸三十三釐
頤瑟長七尺二寸二十五釐次乃問求求曰可使足民
各廣一尺八寸皆常御樂也

聖師年譜 天卷 矣 存存齋

次乃問赤赤曰願為小相王肅曰小相者諫不敢為上

賓客入而幣是將上相詔之內而辭是致小相承之次

乃問點點瑟希铿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

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

乎舞雩沂水發源尼山之麓自東南來經魯城南地志

府城東與泗水合余考雩門即魯外城十二門之一南

面之西門是也河南岸有雩臺樊遲從遊其下即此

雩神農書又有小兒壯者老人之舞雩之有舞其或本

此或曰雩可也吁嗟以義未可知當否余按雩從雨從弓

亦從于弓象氣之舒也于行貌又廣大貌弓咏而歸夫

聖師年譜

天卷

突

存存齋

子喟然嘆曰吾與點也三子出曾哲後哲點曰夫子何

哂由也子曰為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之孔肖諫亦

見論語又家語致思篇記孔子北遊農山子路子貢顏

淵侍側孔子四望喟然嘆曰於斯致思無所不至矣二

三子各言爾志吾將擇焉子路進曰由願得白羽若月

赤羽若日鐘鼓之音上震於天旂旗綽綽下蟠於地由

當一隊而敵之必也據地千里奉旗執戟唯由能之使

二子者從我焉夫子曰勇哉子貢進曰賜願使齊楚合

戰於澠渚之野兩壘相望塵埃相接挺刃交兵賜者竊

衣白冠陳說其間推論利害釋國之患唯賜能之使二

子者從我焉夫子曰辯哉顏回不對孔子曰汝獨無願

乎對曰回聞堯舜不同器而藏堯桀不共國而治其類

民不繁辭則顏氏之子有矣余按農山之說脫胎莫春

由賜之言小儒口角且三子意頗相勝觀問一知十章

知此子貢之所不為也而謂顏子為之乎又按莫春子

取曾點農山子取顏淵當矣顧農山一段謂在莫春之

前則顏子年方十歲尚未來學謂在莫春之後則率爾

之陋子路寧不知且且尚勇行軍之問屢為子拒而顧

必重以是見志耶況他日與顏子言志車馬輕

裘與共無憾亦未嘗舍武即無以抒其懷抱也是年弟

子顓孫師生顓孫師陳人字子

五十歲己亥敬十八年

在魯公山不狃等五人俱不得志於季氏因皆附虎虎

於是欲去三桓十月謀享季氏於蒲而殺之不克脫甲

如公宮竊寶玉大弓玉夏后氏之璜弓封父氏之繁弱

也又公羊傳曰寶者何璋判白白

聖師年譜

天卷

突

存存齋

不狃亦以費叛○是年弟子澹臺滅明處不齊生澹音

臺費姓魯武城人字子羽處音伏俗誤

作定魯人字子賤各少孔子四十九歲

五十一歲庚子敬十九年

在魯陽虎歸寶玉大弓六月魯師伐虎虎奔齊齊人執

之已而逃奔宋及晉入於趙氏孔子曰趙氏其世有憂

患乎簡子好利而多信必溺其說而從其謀禍敗所終

非一世可知也虎去公山不狃論語作使召孔子子欲

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卒止不應是按周本在西為東周者與東遷之周也乃史記則謂孔子循道彌久溫溫無所試莫能己用曰周文武起豐鎬而王今費雖小儻庶幾乎欲往子路不說止之家語及孔氏書並無此語桓譚深以為誣余只以為侮聖恐後世藉口故附辨之又按定公五年陽虎將以君之珮玉殮季平子仲梁懷不許虎欲逐懷不狃曰彼為君也子何怨焉又哀公八年叔孫輒與不狃在吳吳將以二子伐魯輒告不狃不狃曰非禮也君子奔亡不適讐

國所適謀伐本國則還奔命而死其難不以私怨廢其鄉今子以小惡而欲覆宗國惡鳥去聲不亦難乎觀此二事不狃固始終知有魯者其叛以季非叛魯也其召孔子將以張公室非助己也故子欲往如有用我吾為東周子亦非以弱季將使狃知有季季知有魯魯知有周度其勢不可行故止不應豈如史記之說云爾哉熊敬修學統叙此於為司空下誤矣時桓子為政言於定公以為中都宰見家語相魯篇按中都即今東平州汶上縣也今其西南有聖澤書院孔子政餘曾講學此制為養生送死之節長幼異食記云五十異糧六十宿肉七十二膳八十

常珍九十飲食不離寢膳飲從游任力強弱異任男女別途男行路右女行路左古以右路不拾遺器不瑯偽瑯與雕同不尚華飾不以偽亂真也以上養生之節為四寸之棺五寸之槨因邱陵為墳不侵田園且可久也然亦就魯作制若平原曠野不封不樹不封土不樹木不欲人知也按又當別論不封不樹不封土不樹木不欲人知也按又當別論葬毋封從斧形又云吾見封之若堂若坊若覆夏屋黃帝以來陵寢俱在今治魯而教以不封不樹恐不然也以上送行之未一年而四方則之一說西方諸侯則之只是魯封內四方耳如果諸侯則定公問曰學子此法以治魯國何如孔子對曰雖天下可也何但魯國哉按子天運篇謂孔子於此年始之沛見老聃此時既宰中都已有官守又何暇為訪聘之遊其不足信益明矣

是年弟子冉儒伯虔曹卹叔仲矦孔璇生儒字子魚虔字子析家語作子楷喻家語作會字子期俱魯人卹蔡人字子循各少孔子五十歲璇與喻年相此同執筆記事於夫子孟子武伯曰二孺子之幼也於學豈能識於壯哉孔子曰然少成則若性也習慣若自然也今孔璇不見於七十子不知說顏回來學時年十三學統繫此年

至聖先師孔子年譜 地卷

磁州楊方昇

太史鹽官俞鴻馨尹思先生鑒定

同邑孫 濂

寧陵孔毓彬全校

磁學 聖裔孔興耀介融氏 訂正

同邑張 塏

同邑邵日新敬書

五十二歲辛丑 敬二十年

在魯定公以孔子為司空別五土之性 五土山林川澤

聖師年譜 地卷

存存齋

也而物產各得所生之宜循晉大司寇先是元年平子

葬昭公於墓道南至是孔子溝而合諸墓 南先君墓界

公墓外為溝使 謂桓子曰貶君以彰已罪非禮也故為

與先君合焉 為代也夫子指平子也據理溝合則孔子前

夫子合之 後至齊之心雖未得慰而初年不仕之意亦

藉以少 其在司寇也設法不用而茲民化時有父子訟

者孔子同狴執之 狴獄牢也父非萬不得已惡忍訟其

執之必 三月不別 別決也決不決 其父請止孔子舍之季

孫不悅曰是老也欺余 老大夫 龔告余曰國家必先以

孝今戮一不孝以教民孝不亦可乎而又舍之何也冉

有以告孔子慨然嘆曰上失其道而殺其下非禮也不

教以孝而聽其獄是殺不辜三軍大敗不可斬也獄狂

不治 食虎豹黑犬似狐長七尺頭有一角老則生鱗能

日行朝廷曰獄詩小雅宜狂 不可刑也何者上教之不

宜獄是也不治法令不當也 行罪不在民故也夫嫚令謹誅賊也 嫚慢同謹

時暴也不試責成虐也政無此三者然後刑可即也 就

刑書曰義刑義殺勿庸以即汝心 書周書康誥即書作

也其責 言必教而後刑也既陳道德以先服之 服行之意

也 而猶不可尚賢以勸之 謂勸之 又不可即廢之 謂先之

聖師年譜 地卷

存存齋

之使自 又不可而後以威憚之若是三年而百姓正矣

其有邪民不從化者然後待之以刑而民知罪是以威

厲而不試刑錯而不用 厲抗也試用也抗其 今也不然

亂其教繁其刑使民迷而陷焉又從而制之故刑彌繁

而盜不勝也夫三尺之限 限荷子 空軍不能登者峻故

也百仞之山重載陟焉陵遲故也 陵遲陵 今世俗之陵

遲久矣雖有刑法民能勿踰乎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

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眷焉顧之潛然出涕豈不哀哉

詩小雅大東之篇砥言其平矢言其直謂失其平直之

家語
荀子○家語孔子見季桓子家語作康子非也康子時孔子脫冕久矣不悅

又見之宰予進曰昔予聞諸夫子曰王公不我聘則已今夫子之於司寇也曰少而屈節多矣不可以已乎孔

子曰然魯國以衆相凌以兵相暴之日久矣而有司不治則將亂矣其聘我者孰大於是哉魯人聞之曰聖人

將治何不先自遠於刑罰自此國無爭者孔子謂宰予

曰違山十里螻蛄之聲猶在於耳以上三句一作螻蛄

螻蛄下即春秋蓋蟬屬也去山十里猶聞其聲以其鳴之遠也詩言神霧曰孔子歌此言政尚靜而惡譁也

○衛使其大夫求婚於季氏見家語桓子問於孔子孔子

聖師年譜

地卷

三

存存齋

曰同姓爲宗有合族之義故擊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

食而弗殊君有食族人之禮雖親盡不異故曰弗殊禮

月令季冬之月命樂師大合吹而罷鄭註曰歲將終與族人飲作樂於大寢以綴恩也大合吹即所謂全部鼓吹也於是命國爲酒以合三族一年至此

其禮一終故云罷也雖百世婚姻不得通周道然也桓子曰魯衛

之先雖寡兄弟寡言寡德今已遠絕可乎孔子曰固非

禮也夫上治祖禰禰音你以尊尊之下治子孫以親親

之治昆弟所以敦睦也此先王不易之教也祖禰有祖

子孫有子孫之昆弟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以冕按衛之

唯宗族此先王之定訓不以世遠而言遠也求婚於魯豈以吳孟子之在魯耶夫百世不通周之道

也何魯衛君臣之贖贖也子曰魯衛之政兄弟夫豈誣

與○子華使於齊冉子爲其母請粟子曰與之釜請益

曰與之庾冉子與之粟五秉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

衣輕裘吾聞之也君子周急不繼富孔有諫三月魯及

齊平定七年夏齊伐魯八年春公侵齊夏齊復○齊大

大犁彌言於景公曰魯用孔某其勢危齊然孔某知禮

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齊侯從之使

使音試告魯爲好會夏會於夾谷夾谷齊地即今山東

之說其山是也又泰安州公且以乘車往孔子相之曰

聖師年譜

地卷

四

存存齋

臣聞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古之諸

侯出疆必具官以從請具左右司馬於是爲壇位土堦

三等以會遇禮見禮之獻酬既畢齊有司請奏四方之

樂旂同旄旌羽旒音旒音矛戟劍撥撥音伐旂旒旌旒高七

麾者以旄牛尾著之干首羽干羽又音拂舞者所執也

被蠻夷衣也矛鉤兵也如鉏而三廉酋矛長二丈夷矛

長二丈四尺戟有枝兵也援盾鼓噪而至將劫公孔子

歷堦而進急以公退曰士丘之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侮

以兵亂之裔遠也俘囚也萊夷齊所戚非齊君所以命

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逼好俘與

與盟會之事兵威不得近修好之所於神為不祥於德為愆義於人為失禮君必不然齊侯心忤麾而避之有頃齊有司請奏宮中之樂俳優侏儒俳音牌俳優雜劇侏儒矮人為戲而前孔子趨進歷堦不盡一等曰匹夫熒惑大星能為禍兆諸侯者罪當誅請命司馬加法手足異處支解之也齊侯懼有慚色知義不若乃止將盟齊人加載書曰齊師出境而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子使茲無還魯大揖對曰而不反我汶陽之田今泰安州吾以共命者亦如之齊侯將饗公孔子謂梁邱據齊大夫曰齊魯之故故舊典也吾子何不聞焉

聖師年譜

地卷

五

存存齋

事既成矣而又享之是勤執事也且犧象二樽不出門嘉樂不野合饗而既具是弄禮也出門野合是委大禮於草莽也若其不具用秕稗也秕音彼不成粟稗音敗草似稗而實細其質故曰秕稗以不出門故而器樂不備有饗名而無喻不成禮也用秕稗君辱弄禮名惡子盍圖之夫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也君辱名惡不如已之乃不果享景公歸謫其臣曰魯以君子之道輔其君而子獨以夷狄之道教寡人使得罪於魯君奈何於是來歸所侵鄆澶龜陰之田以謝過三田皆汶陽也澶火官反龜陰泰山博縣北有龜山山北為陰田在其北故曰龜陰鄆鄆州之縣城縣今兗州縣東七十里有故鄆城魯人築以旌孔子之功者以謝過故因名謝

城社預曰齊人義服而歸魯田林堯叟曰春秋未有是書來歸田者以是為齊人之願以孔子相夾谷故也是年齊晏嬰卒見按孔子在齊晏嬰阻之諸大夫且將害之今方用魯而齊人即已懼其危已至以嘉會失禮歸其侵田吾不知齊人於此其將何以為情是豈累世莫殫當年莫究者乎魯以君子輔其君子以夷狄教寡人抑何嘗盡景公之不明也小人之無益於人國也甚矣哉又按犁彌之勸劫魯侯雖曰小人之計使非孔子則剥床以膚禍變不可知矣○附錄定公欲以孔子為司徒將召三桓議之乃謂左邱明楚左史倚相之裔也為魯國史受經於孔子作

聖師年譜

地卷

六

存存齋

春秋內外傳內左傳外國語論語所謂左邱明耻之其亦耻之即其人也明曰孔某其聖人與夫聖人在政過者離位焉有過者皆將去位君雖欲謀其將弗合乎公曰吾子奚以知之明曰周人有愛裘而好珍羞者欲為千金之裘而與狐謀其皮欲為少牢之珍而與羊謀其羞言未卒狐相與逃於重邱之下羊相與藏於深林之中故周人五年不製一裘十年不足一牢何者周人之謀失也今君欲以孔某為司徒召三桓而議之亦與狐謀裘與羊謀羞而已矣見按孔子未嘗為司徒三桓不阻孔子之為司空司冠於前復不阻孔子之

聖師年譜

地卷

七

存存齋

攝相事聞國政於後而獨阻其爲司徒知其必無是情也孟子曰孔子於季桓子有見行可之仕當是時家臣叛亂三桓方將藉孔子以自衛而又豈肯阻之乎况孔子非三桓不能用於定公定公非三桓亦不能以用孔子故余謂孔子未嘗爲司徒○國廐焚子退朝之火所曰傷人乎不問焉記云仲尼之守殉死使子貢埋之曰吾聞之敵雖不弄爲埋馬也故傘不弄爲埋狗也其貧與封也亦且與之席毋使其首陷焉是子於犬馬未嘗不愛蓋急於問人則緩於問馬聖人之周旋中禮雖鄉人有自爲火來者則拜之士一大夫再子貢曰敢問何也孔子曰其來者亦相弔之道也吾爲有司故拜之見禮雜記宗伯職曰弔禮哀災禍也○孔子之故人曰原壤老氏之流周文王十六子原伯之裔其毋妃夫子助之沐櫛已治原壤登木曰久矣予之不托於音也歌曰狸首之斑然執女手之卷然女音汝卷音卒按禮射義諸侯歌狸首爲節芸閣呂氏曰狸首詩亡原壤所歌疑卽其句狸首田獵所獲物之至薄者也執女手者諸侯以燕射會士大夫藉此薄物以結歡也余謂壤之歌此斷章取義首言木文之華次言木質之堅潤也夫子爲弗聞也者而過之從者曰子未可以已乎已絕之也夫子曰某聞之親者勿失其爲親也故者毋失其爲故也語見檀弓或問朱子原壤登木而歌夫子若爲弗聞待之自好及其夷侯則以杖叩脛莫太過否曰這說却差如壤之歌乃是大惡若要理會不可但已只得且休至其

聖師年譜

地卷

八

存存齋

夷侯之謂不可不教若如今說則是不要管他便非朋友之道胡氏謂聖人盛德中禮焉氏謂聖人處其所難劉氏謂聖人隱惡全交俱說得好

五十三歲壬寅敬二十一年定十一年

在魯爲司寇弟子冉雍爲季桓子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曰焉知賢才而舉之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又曰雍也可使南面仲弓問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簡仲弓冉雍字伯子魯人莊子所謂子桑戶仲弓冉雍字伯子魯人莊子所謂子桑戶

簡無乃太簡乎子曰雍之言然○時楚伍員奔魯父奢楚平王太子建傅也奢爲太傅費無忌爲少傅無忌譖太子勸王殺奢及其二子命奢召之伍尚至伍員奔主仲弓家仲弓力薦於魯魯大夫少正卯阻之魯魯之人也少正員遂奔吳○以弟子原憲爲己宰與之粟以官爲姓員遂奔吳○以弟子原憲爲己宰與之粟

九百辭子曰毋以與爾鄰里鄉黨乎按憲仕子年方十敬哉○季桓子以粟千鍾餼子受而頒之門人之貧者此可子貢曰無乃非季孫意子子曰吾所以受爲季孫之惠也與季孫之惠一人豈若惠數百人哉富而能富人者

欲貧而不可得也貴而能賤而不可得也達

而能達人者欲窮而不可得也嘗語人曰自季孫賜我

粟而交親有所施與則親自南宮敬叔乘我車而道行指適周訪則臨

益進而弟子故道雖貴必有時而後重有勢而後行微夫二

子之貶財則某之道殆將廢矣語見家語噫是言也豈以道

世情之常態乎而吾謂孔子所以交親而道行者在德

不在此不然則亦黃金不多交不深附驥尾而行千里

已矣豈聖人之所以為聖人乎○觀於鄉射鄉人以時會聚飲酒

因飲而射故曰鄉射其或喟然嘆曰修身而發不失正

聖師年譜 地卷 九 存存齋

鵠者其唯賢者乎正音征畫布曰正棲皮曰鵠皆侯之

侯設鵠正鵠皆鳥名小而飛捷難射又正也齊魯間

謂題肩為正取志正鵠直也鳥善聳立取體直禮射義

云卿大夫之射必先行鄉飲酒之禮所以明長幼之序

也射者進退必中禮志正體直然後持滿審固而中其

容比禮其節比樂節者歌詩以為發矢之節度也發而

不失正鵠非修身者其孰能之茲則鄉人之射或不合

義所以嘆之又曰射不主皮禮文古之道也退而與門

人習射於矍相之圃習如習儀之習孔子本自善射特

蓋觀者如堵墻射至於司馬鄉飲之禮將族醺使相

則轉司正為司馬今無鄉飲故云至司馬也使子路執弓矢出延射曰其

欲射貴與債同亡國之大夫亡其君與為人

後者不入敗軍無勇亡國不忠人已立後復求為後亡

其餘皆入蓋去者半入者半聖人之感又使公罔之裘

公罔姓裘名序點序姓揚觶而語射畢則使主人之贊

之語助也序點名揚觶而語射畢則使主人之贊

爵二升曰觶三升曰觶四升曰觶五升曰散三禮圖曰

諸觴形皆同升是觶固危之總名而觶其一也未射公

罔之裘揚觶而語曰先語幼壯孝弟者耄修禮不從流

俗修身以俟死者不不讀否下同在此位也有則在蓋

聖師年譜 地卷 十 存存齋

去者半處者半處蓋先時之入者至此又去序點又揚

觶而語曰好學不倦好禮不變旄期稱道不亂者不在

此位也蓋勸有存者八十九十曰旄百歲曰期年雖高

也禮註子路之延射直指惡者斥之耄耋之揚觶射既

但舉善者留之榮之言尚陳黜之言則愈密矣射既

關音闕子路進曰由與二三子之為司馬何如孔子曰

能用命矣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觀鄉知王道

蓋可○子貢觀於蜡蜡音年終祭名禮郊特牲天子

也蜡也者索也歲十二月萬物歸根復命聖人欲報其

神之主者一曰先畬以其為八神之主蓋神農始為耒耜

此生民粒食之原也所祭者四曰司畬以其為古后稷

聖師年譜

地卷

二

存存齋

之官教民樹藝也曰百種以其為百種之神也曰坊以
其蓄水亦以障水也曰水庸庸溝也以其受水亦以障
水也所養者二曰農以其為古田畯之官也曰郵表
也所迎者二曰貓以其食田鼠也曰虎以其食田豕也
是皆除害於百種也據此則先帝也八神臣也先帝
實有姓氏八神則皆出想像也此不得降先帝於八神
而無所等殺也試看主祭饗迎經文用字本明主臣不
可並列况貓虎手至於八神又以百種為主蓋諸神皆
因百種而有而昆蟲毋作則其所以祝神與除害之
辭也乃陳註則合貓虎為一而降神農以充其數合百
種不入而收昆蟲以補其缺以至世俗不察八神並列
是不知神農當正祀八神當旁配其主有一其蠶有八
共九神也並不知百種不可少貓虎不可合昆蟲不可
入祀祀典既神方不安况祈禱乎孔子曰賜也樂乎對
曰一國之人皆若狂者為虎尸近於優人之為故曰若
狂又黨正屬民飲酒始雖用禮及其醉飽則亦縱其醜
暢蓋終歲勤動而使得有一日之樂是亦勞農之美意
也賜未知其為樂也孔子曰百日之勞一日之樂非爾
所知也張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張文武弗為也
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甚哉民氣之不可不疏也魯稱
秉禮故雖甚積弱飲射賓婚先
王先公之遺時孔子與於蜡既賓事畢家事謂為司冠
時事畢飲賓畢
猶有存者也也孔省謙熊敬修俱繫此年蜡禮列國通行年不暇成
則不祭祭必有賓蓋因蜡而行飲酒禮也黨正每歲國
索鬼神而祭則以禮屬民飲酒於序先儒謂飲有四一
則三年賓與賢能二則卿大夫飲國中賢者三則州長
習射四則黨正蜡祭飲酒之禮詳見戴記萬五河精飲
圖可觀也又按黨正六卿之官五百家為黨每黨下大
夫一人是為蜡飲之主賓則大夫之老及凡鄉之有
德者皆可為之乃禮運註則謂孔子居魯與於蜡祭之

聖師年譜

地卷

三

存存齋

賓是又以孔子為賓矣出遊於觀之上觀門闕也在門
與家語迥別未知孰是兩觀也喟然而嘆因蜡祭出遊觸應舊章之所
而感諸禮之失故發此嘆言偃在
側曰夫子何嘆孔子曰大道之行也與夫三代之英
黃賢之臣吾未之逮也而有志焉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蓋
子之望魯深且長矣意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
足徵也吾得夏時焉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
也吾得坤乾焉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周道周禮也幽厲
之前周道已微其
大壞則在此二君厲王幽王之禍大雅板蕩之詩蓋即
為王作也幽王厲王之孫犬戎殺於驪山之下而西周
亡雖其間宣王亦能中興而前壞於厲後壞於幽遂至不可收拾
吾舍魯其何適矣魯
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魯周公之後宜乘周禮故
不能舍之而從通然其郊
天祚祖則非禮矣周公制禮作樂為萬
世準而子孫循之是周公之教衰也杞之郊也禹也
郊祭配以始祖以繇宋之郊也契也契殷
方命妃族故命郊禹宋之郊也契也契殷
守也萬物本乎天本乎祖郊天而配以祖所以大報
本返始也惟二國為王者之後可以世守天子之
禮以事其先王非魯可比也蓋周公既非天子又非天
子之祖魯以諸侯而郊禘之所以為非禮也余按郊以
祭天惟天子得行杞宋即禹契後下廢其廟祀可與而
使亦郊祭不幾於二天子乎况周制葬從死者之爵祭
用生者之祔祀宋固子爵也色用立白廟用天子禮樂
子孫賓而不臣抑亦足以昭其事守矣郊何為者改五
改步社且屋矣何有於郊為萬物報本非其責矣矣焉
得以此郊魯固非可比於杞宋杞宋米遂可比於周天子乎
余於此不能無故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封土立社
示有土也

聖師年譜

地卷

圭

存存齋

禮教不通故祭帝於郊所以定天位也冬至祀天於南郊夏至祀地於北郊定天位者使天下知天位之尊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也祭法王為羣姓立社曰大社王自為立社曰侯社大夫以下無羣姓百姓之責又不可以一人立社則聚於溝百衆共立社曰置社列陳也天子親祭后土所以不忘報也祖廟所以本仁也祖廟天子七諸侯五大夫本乎天性之山川所以衛賓賓去鬼神也山林川谷邱陵見怪物民所取財用也接賓以禮曰賓接鬼神亦然其使天下知山川五祀所以本事也五祀各有所事本其之美而不忘也五祀所以本事也五祀各有所事本其

夏祀竈夏李祀中霱秋祀門冬祀行行者道路往來之處也其禮詳見月令白虎通則謂冬祀井冬水王也歲祭一遍順五行也自祭帝故宗祝在廟三公在朝三老在學三老知三德者五更知五事者三德正直剛克柔朝建學校之禮類以講王前巫而後史卜筮瞽侑皆在明此設官以達禮教也王前巫而後史卜筮瞽侑皆在左右辨音樂侑以輔以贊威儀此皆近王身者王中句中也心無為也以守至正澄源正身以達禮教也故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焉風山節禮行於社而百貨可極焉物無遺利禮行於宗廟而孝慈服焉天下皆知服也禮行於五祀而正法則焉各有制度無僭越也故聖王修義之道

聖師年譜

地卷

圭

存存齋

柄修舉也禮師以治人情使其發人情者聖王之田也修禮以耕之人情之防範莫先於禮猶治田者莫先於耨陳義以種之義者猶田各有講學以耨之明理從之耕猶本仁以聚之萬所宜之種一本如穀櫛樂以安之使人誦歌舞蹈陶養之熟而後聚之也櫛樂以安之德性如農之安食而厭餒故天不愛其道百神受地不愛其寶百貨可人愛其情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故天降膏露露農地出醴泉泉甘山出器車器銀甕丹甕之類車山車禮緯也河出馬圖鳳凰麒麟皆在郊棷棷與穀同郊龜龍在宮沼龍之變化巨測未必盡在宮其餘鳥獸之卵胎皆沼亦極言至順之感招耳

可俯而聞也闕古窺字可俯而聞言無猶也猶音權至順之實迹可驗其辭詳載禮運冕裳攷之刑昃曰人而昭然示人者也其辭詳載禮運冕裳攷之刑昃曰人君以歲事成熟搜索羣神而報祭之謂之大蜡又蠟祭先祖五祀因令民得大飯謂之息民息休息也蔡邕曰此即黨正屬民飲酒之大蜡之後作息民之祭則有黃衣狐裘禮如特牲而祭也蜡惟皮弁素服郊特牲註物之助成歲功者至農夫也蜡禮之殺也周禮籥章云二事同月其事相國祭蜡則飲酌頌擊土鼓以息老物

連故講論語者多以黃衣為蜡臘祭服而其質不同然則子之黃衣狐裘亦猶行古之道也一國若狂其始在

蜡與息民之際乎蜡則有鄉飲臘則有息民二事連舉

也夫以天子與於蜡賓遂致民情歡暢如是使魯慨然

有志法古則吾夫子觀上之言又豈徒虛語也哉○子

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子

有然存其禮徐待復之之意歟

五十四歲癸卯微二十二年

在魯爲司寇以三家過制言於定公曰史記以此爲定

也臣聞家不藏甲大夫無百雉之城禮曰制國不過千

家富不過百乘以此坊諸侯猶有叛者故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禮所當謹也春秋正義城五板而堵五堵

聖師年譜 地卷

五 存存齋

而雉左傳註方丈曰堵三堵曰雉一雉之牆長三丈高

一丈也過百雉言城之周圍過三百丈之數也先王之

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侯伯之城

方五里經三百雉故其大都不過百雉葉氏曰雉守死

而不犯分有自衛之道故都城取義於雉又禽今三家

經雉上有丈言上飛高一丈也故計丈曰雉

無度請損之使弟子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胡傳三

三家不能制之而自請問於夫於是叔孫陟郈叔孫成

子是以謂以禮爲國可爲之兆也

今東平按春秋定公十年夾谷會後叔孫州仇仲孫何

忌帥師圍郈秋二子復圍郈於是齊人伐郈侯仲奔齊

齊以師致魯郈之欲墮蓋不自今日始也季氏將墮費季桓子時不狃公山

不狃即弗擾魯與陽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不狃費宰

故與不狃同攻三子公與三子入於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

攻之弗克及公側至臺下也仲尼命申句須樂頎句音劬頎音祈二子

魯大下伐之費人北軍走國人追之敗諸姑蔑音音祿二

傳作味漢竟之瑕郈有姑蔑不狃與輒奔齊遂墮費將

故城今竟之附郭滋陽縣也

墮成成在今東平汶上縣公斂處父服虔曰謂孟孫墮成孟孫齊

人必至於北門北故也且成孟氏之保障無成是無孟

氏也子僞不知我將不墮冬十二月公圍成不克而還

熊微修繫圍成於孔子去魯適衛之後與春秋不符

前編云魯自三家四分公司土地甲兵皆其所有縱墮三都其民豈遂歸公室哉去

聖師年譜 地卷

六 存存齋

侯犯以郈叛二子自以爲患故墮之易孟氏不肯墮成

則成固未易墮矣然使久於其位終亦必墮其如魯之

用子不終何哉見按三都之墮季氏惕於陽虎之變懼

不狃之蹈其故轍墮費實非得已郈之墮雖以侯犯之

叛然叔孫昭子之賢彰彰在魯成子之立頗有父風其

心固猶知有公也嚮見季氏之強久非其意且侯犯既

奔郈已歸魯其勢甚易故先二子而卽墮之以爲倡始

至於成則孟氏之拘於公義而非其所欲墮也當季初

作中軍三分公室季盡征之無所入於公叔以臣其子弟父

兄歸而孟止取半復以子弟之半歸公似乎獨有人心者觀其助

季逐君其心豈尚有公室哉如使有之處父之言固其所唾弃而不取矣孔子此舉固知非三家之至願而姑乘其勢而爲之既墮之後自有以使之各就禮法公室張而私門亦不致弱吾見君臣一德紀綱不墜內患既除外侮自息齊雖逼處又何患乎況成不墮哀十五年自叛而入於齊保障安在且魯多一孔子不啻增百名都去三都而增百名都所得孰多惜三家之不知講於此義也○附辨戴氏溪曰學者皆言夫子欲墮三都如此

聖師年譜

地卷

七

存存齋

果聖人欲之成卒不墮費幾生變則聖人之謀疎矣綏來動和之功安在仲由勇而無謀以致費人攻公及於臺下微夫子命申句須樂頤下伐之豈不危哉鍾伯敬曰三都之設三家植私以弱公也侯犯公山之叛父家奴效尤以背三家也向使盡墮豈惟三家除跋扈之臣魯公亦除三家之窟所謂惟禮可以己之公室可復張也墮都固子路之謀三都果墮亦孔子之願不幸事不克竟世因以責子路皆以成敗論也見謂墮都果子路之謀未有不請於夫子而卽行者夫子果不欲未有不

聞子路之言而力止者費之幾變事變所有卽非聖人皆料及此但以季孫欲之卽其墮必矣非可以綏來動和言也至於成之不墮則孟孫僞爲不知豈夫子所能預料况孟孫又平日受學夫子者彼若欲之則三家各主一軍並力而進處豈其奈之何其不墮而終止者余於春秋見之矣據春秋墮郈書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師師墮費書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圍成不書某某帥師書公至自圍成者所以明仲孫之不願叔孫季孫之不欲與其事成非必不可墮也可知費郈之墮非公之能

聖師年譜

地卷

六

存存齋

從孔子成之不墮非孔子不能墮成當其時公斂處父之徒如少正卯等必有以輔車唇齒之說肆其疑沮者謂處父忠主三都留一亦可以爲叔季之窟若並墮成不但無仲將並無叔季矣三子旣惑公何足爲是故卒止不墮耳設使當日侯犯不叛郈公山不叛費豈但成不可墮三都俱不可墮卽孔子亦不輕議墮就使久於其位而公旣尸位兵柄榛自三家卽聖人其奈之何聖人初意亦不過隨機作此一事雖不盡墮勝於不墮遠甚而必謂墮都爲子路好勇不顧之謀不旣迂歟是年

弟子公孫龍生

龍家語作龍字子石少孔子五十三歲史記作趙人弟子傳作衛人鄭玄作楚人余按趙平原君食客亦有公孫龍者亦字子石能爲臧三耳及堅白同異之辨事在周赧王十七年去孔子

一百八十餘歲其或後人之誤入坎抑或有兩公孫龍坎錄之以俟博古君子

五十五歲甲辰

敬二十三年定十三年

在魯爲司寇攝相事與聞國政

綱目亦繫此年熊敏修繫此於五十四歲史記

謂爲五十六歲疑有誤

七日而誅亂政大夫少正卯於兩觀之下

闕名在魯城南雉門外

子貢進曰少正卯魯之聞人也

聞人名聞於人之人

也夫子爲政而始誅之

始先得無失人望乎孔子曰居

吾語女天下有大惡者五而盜竊不與焉一曰心逆而

聖師年譜

地卷

九

存存齋

險二曰行僻而堅三曰言僞而辨四曰記醜而博

廣五曰順非而澤

順惡爲非強文其過

此五者有一於人則不免

於君子之誅而少正卯兼有之其居處足以聚徒成羣

其言談足以飾邪營衆

營與榮同惑也

其強禦足以反是獨立

反是以此小人之桀雄也不可以不誅是以湯誅伊諧

非爲是此小人之桀雄也不可以不誅是以湯誅伊諧

文王誅潘止周公誅管叔太公誅華仕

按韓非謂仕耕田而後食鑿井

而後飲如此而太公猶誅

之豈或其欺世盜名者與管仲誅付里乙子產誅鄧析

史付

一說子產有兄公孫朝好酒有弟公孫穆好色子產造鄧析而謀之析笑子產曰子與真人居而不

知也孰謂子智者據此

此七子者皆異世同心不可不

則析亦朝穆之流也

誅者也詩云憂心悄悄慄慄於羣小

詩即風相小人成羣

斯足憂矣

妨賢病國語見家語荀子

荀子趙人名况楚春見申君以爲蘭陵令

按誅卯之事朱子蓋嘗疑之然論語思孟不載綱目魯

史不傳而獨見之荀况子書多寓言其或况有感之言

未可知也雖古今之事亦有正史偶逸而稗史收之者

如此等事正史又烏得而逸之哉錄之以俟來者

荀卿去孔子未遠或得其實

○初魯之販羊有沈猶氏者常朝飲其

羊

充肥以詐世人有公慎氏者妻淫不制有慎潰氏者

奢修踰法魯之鬻六畜者飾以儲價

造作其畜虛張高價

及孔子

聖師年譜

地卷

十

存存齋

之爲政也則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

潰氏越境而徙鬻牛馬者不儲價賣羔豚者不加飾

修曰孔子先教後刑故無奸民云

男女行者別其塗道不拾遺男尚忠

信女尚貞潔四方客至於邑者不求有司皆如歸焉

客至不待求之有司皆獲旅次之安如歸家然三月而

魯大治○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誾誾

如也

見論語鄉黨篇史記此節及入公門君召使賓君命召三節俱入自衛反魯之下余謂並執圭節俱

當入○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拜下禮也今

拜乎上泰也雖違衆吾從下○定公問君使臣事君

如之何孔子對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定公問

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

也人之言曰爲君難爲臣不易如知爲君之難也不幾

乎一言而興邦乎曰一言而喪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

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爲君唯其言而

莫予違也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

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以上四節孔有謙繫此○定公問

郊祀孔子對曰萬物本乎天本乎祖郊祭所以大報

本反始也故王者祀其祖以配天公曰寡人聞郊而莫

同何也孔子曰郊迎長日之至也至到也冬至日短極而漸長是長日復利

也冬至一陽生爲天生萬物之始始大報本而主日配

祖生人之始故於此日祀以配天以月報本報天也主日者以迎長至之日爲主也天秉

爲心迎日即所以報天也故周之始郊其月以日至其

日用上半半疑作辛周始郊適逢冬至是上辛至於故

蟄之月則又祈穀於上帝月令孟春祈穀茲云故蟄此

二者天子之禮也魯無冬至大郊之事降殺於天子是

以不同也周郊以冬至故謂大郊魯郊按春秋自僖以

來正四五九月不等又天子四望魯三望蓋公曰其言郊何也孔子曰兆邱於南

所以就陽位也天主陽而日又衆陽之宗故取乎陽於郊故謂之郊焉公

曰其牲器何如孔子曰上帝之牛角蜃栗蜃角小如后

稷之牛唯具所以別事天神與人鬼也后稷周始祖具

必在歲三月將者年中清陰之所若至期卜牲帝牛不

吉或有他故則以在滌之稷牛爲帝牛別選稷牛得備

其用足矣所以然者天神尊而人牲用騂尚赤也用犢

鬼親故帝非在滌之牛不可也貴誠也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也陶匏器之質而自

然者故以象天地公曰天子之郊儀可得聞乎孔子曰臣聞天子卜郊則

受命於祖廟而作龜於廟宮卜卜郊牛也禮三正記曰

寸大夫六寸士民四寸龜陰之老故數偶也千歲而靈

能知吉凶秋取之春滌之上春霽之蓬人享其燠契燠

天子大裘以黼之黼被乘素車木貴其質也旂十有二

旒龍章而設以日月所以法天也旂太常也旂書作旂

三辰之文既至泰壇晁皦以臨燔柴臣聞之誦詩三百不足以一獻祭禮一獻之禮不足以

大饗祭禮大饗之禮不足以大旅祭五大旅具矣不足以

饗帝祭上是以君子無敢輕議於禮也一獻不足大饗

也大饗不足大旅內神易格外神難格也大旅不足饗

帝人神易格天神難格也禮不難言而難行不難行其

小而難行其大學詩能言而言不足以冕按此段俱禮

灼龜之木契先告於祖次卜尊祖親考之義也於廟不敢專也祭之日

開龜之鑿也開龜之鑿也天子大裘以黼之黼被乘素車木貴其質也旂十有二

旒龍章而設以日月所以法天也旂太常也旂書作旂

三辰之文既至泰壇晁皦以臨燔柴臣聞之誦詩三百不足以一獻祭禮一獻之禮不足以

大饗祭禮大饗之禮不足以大旅祭五大旅具矣不足以

饗帝祭上是以君子無敢輕議於禮也一獻不足大饗

也大饗不足大旅內神易格外神難格也大旅不足饗

帝人神易格天神難格也禮不難言而難行不難行其

小而難行其大學詩能言而言不足以冕按此段俱禮

郊特牲語錯綜引之以成問答之序魯自閔公始禘僖

公始郊用之已久相沿莫察禮明堂位謂成王之賜誣

矣先是平王四十八年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天子使史

角往止之使成王之世而魯已郊又奚事惠公之請哉

公之問問魯與周郊不同何意而不知冬至大郊非魯

得有至問天子郊儀考之明堂位自僖以來皆已為魯

侯所習用夫子一一據理答之其亦足以証其僭矣惜

乎禘之說或人問之而公弗及也○以弟子冉耕為中

都宰孔子舊職○弟子高柴時年十五資性篤實子路請於

聖師年譜 地卷

奎 存存齋

夫子使為費宰時費新墮費宰不狃奔齊子曰賊夫人之子以子羔

字年幼寡學而費又數叛故也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

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為學子曰是故惡夫佞者於是季

氏以召閔子閔子曰善為我辭焉如有復我者則吾必

在汶上矣家語執轡篇記其為費宰非也汶水名在齊南魯北境上發源泰安西南流經寧陽平陰汶上又西至東平入濟河故道○初子為司寇國人仲

折流東北自東阿至濟南入海音鹿子軒○初子為司寇國人仲

作魯諺之曰厲裘而鞞音內刀鞞投之無戾投棄戾鞞

之厲裘投之無郵不置郵至是政化盛行國人頌之曰

袞衣章甫語見通鑑獲我所章甫袞衣惠我無私語見通鑑

與國人欲殺之三年而後頌之孔子為司寇民謗之禍相三月而後頌之聖賢之得民如此不易何況其他民

之難與謀齊人聞而懼曰孔子為政必霸霸則吾地近焉我為先并矣蓋致地焉犁鋤曰請先沮之沮之而不

可則致地庸遲乎於是選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人齊民大宛

皆衣文衣而舞康樂家語作舞容文馬三十駟遺魯定

公陳女樂文馬於魯城高門外在今聖廟東南二里桓子微服往

觀將受乃語魯君為周道遊若不專為女樂往者往觀終日受之

三日不朝孔子欲諫不得退而望魯龜山援琴命曲以

喻季凡之蔽魯也見琴操曰予欲望魯公龜山蔽之手無

聖師年譜 地卷

奎 存存齋

斧柯奈龜山何因名其曲為龜山操子路曰可以行矣子曰魯今

且郊魯郊無定期此所云郊未詳如致膳於大夫膳祭

也周禮大宗伯以服膳之禮親兄弟之國左傳國之大

事在祀與戎祀有執燔戎有受服公穀皆云生居組上

組上曰燔則吾猶可以止孟子所謂遲遲吾行既而膳

肉不至遂不稅與脫冕而行陳明卿曰郊之必致膳於

待冀其悔也即使致膳猶不禮也而不致是顯疎之矣

於是而行復何待哉此孔子出處本末之事情也冕祭

服之冕不脫冕去之速也孟子曰不知者以為為肉也

其知者以為為無禮也乃孔子則欲以微罪行不欲為

魯去君子之所為眾人固不識也薛敬軒曰以微罪去

家以攝相誅師受樂宿於屯一作郭屯魯大夫師已送

之曰夫子則非罪孔子曰吾歌可夫歌曰彼婦之口可

以出走一作秦彼婦之詞可以死敗一作北蓋優哉游哉一作索

無蓋維一作以卒歲一作去魯歌一作師已歌楊慎作

鳴嘆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一作斯舉矣翔而後集因師

托為雉鳴之歌子路拱之三嘆而作當即在此時也師

已反桓子曰亦何言師已以實告桓子喟然嘆曰夫子

罪我以羣婢故也經無悔過挽留之意遂適衛孔子三

為一至一說有子有曰夫子失魯司寇將之荆先之以

子莫又申之以冉有似受女樂之後即有之楚之意焦

敬修學統云孔子乃作猶蘭之標遂適衛余按古傳孔

子蘭操有二一曰之子于歸遠送于野一曰我行四方

以口以年皆為自外來歸之辭前編曰孔子生長於魯

而無失位去國之意學統似誤

聖師年譜 地卷 至是五十餘年天下之士多從之豈魯之君臣而不知

其賢者而未嘗能用之也定公十年一旦起而用之莫

有知其由者論語左氏俱亦不言其故獨孟子稱其於

季桓子有見行可之仕而論語謂季桓子受女樂而孔

子行是孔子此時之行藏係季桓子之用舍也桓子何

以用之自季平子卒家臣陽虎用事始而囚之註見天

年既而辱之六年春魯侵鄭其往也未嘗假道於衛及

使彌子瑕七年秋齊國伐我陽虎御季桓子於

追而辱之斂處父御孟懿子將宵軍齊師齊人伏

季入孟氏得免當是時非惟魯無能為而季亦不可支矣此其

所以用之也而又何以舍之季氏魯之權臣也桓子舍

已權以聽孔子而墮其名都以强公室其中豈無介介

者顧以摧敗之餘藉之振起不得已而為是降心以相

從也今紀綱既定外侮既却即桓子可以安矣豈其甘

於終絀者縱桓子甘之而其私人必有以為不利者故

其任用之意遂衰而特受女樂以促之此其所以舍之

也不然齊人何懼於我而忽歸以女樂於事可疑於理

不正孫貢南曰物必先腐也而後虫生之孔子桓子之

用魯齊所忌也魯既無意齊斯敗之矣

聖師年譜 地卷 智夫豈不及於此而顧受之而為鄰國所規也耶見按

誅卯墮都真是驚心動魄一陽動而羣陰震恐無怪其

內外惶怖難安也然使齊能從子一變至魯魯能從子

一變至道俾周公太公之盛復見今日則太和之氣充

滿成周宇宙間矣豈獨魯安天下之國舉安霸云乎哉

齊以晏嬰之賢不免聽任犂鉏之計固屬可異至桓子

以忌醫之故致受羣婢而導君於荒淫是無異飲鴆而

求長生矣○將適衛在衛靈公宿於儀儀衛邑即今河

儀封人掌封疆之官蓋賢請見曰君子之

里儀封縣

至於斯也吾未嘗不得見也從者見之出曰三子何

患於喪乎即指失位去魯天下之無道也久矣天將以夫子為

木鐸形如小鐘中空懸舌推以發聲正韻金鐸金鈴金

孟春通人以木鐸狗路振以警衆周禮小宰之職正歲

神治官之屬狗以木鐸曰不用法者國有常刑官屬如

小司徒教官之屬小司徒士師刑官之屬刑以弼教教

以明禮禮以出治此之謂文事也故皆用木鐸張俊士

曰周流列國使教天下不用之入衛境冉有僕子曰庶

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子曰富之既富矣又何

加焉子曰教之至衛靈公郊迎王子路之妻兄顏濁鄒

家即孟子所謂警由後為孔子弟子靈公問子居魯得祿幾何對曰俸

粟六萬衛人致粟如魯粟數語見史記六萬不言其量不可考索隱曰若六萬石

似太多當是六萬斗亦與漢之秩祿不同正義曰六萬

萬小斗計當今二千石也周之斗升斤兩皆用小也靈

公問曰有語寡人為國家者謹之於廟堂之上而國家

治矣其可乎孔子曰可愛人者則人愛之惡人者則人

惡之知得之己者亦得之人所謂不出環堵之室而知

治天下者知反之己者也語見說苑政理篇時衛之幸臣彌子

瑕者彌子名瑕夜趨切病嬌駕君車靈公稱其孝逆於

瑕者園食桃甘以所餘食君靈公稱其愛後以色衰見

棄其妻與子路妻兄弟也彌子謂子路曰孔子主我衛

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有命居頃之或譖孔子於

靈公得非即彌子乎靈公使公孫余假一出入索隱曰謂以

夫子孔子恐獲罪焉居數月史云十月去衛

五十六歲乙巳敬二十四年定十四年

去衛將適陳陳國名禹貢豫州之東大皞伏羲氏之墟

器用以元女妻其子滿而封之於陳是為胡公與夏商

後東樓微子號稱三恪今河南開封府東南三百五十

里陳州即其地也去衛將適陳事在陳過匡匡地名今

閔公七年年表謂是年孔子至陳疑誤過匡開封府東

五里陳留縣地有故匡城北征記城周三里即古有

莘地地道記長垣南十里正義曰故匡城本漢長垣在

滑州城西南十里路史云匡即也本衛邑中屬晉今其

溝有匡城鄉匡亭而匡故城在焉索隱莊子皆云宋邑

孰是弟子顏刻為僕以其策指郭外穿垣曰往入此由

彼缺也匡人聞之以為陽虎蓋刻嘗從虎過此虎暴於

匡今見子貌似虎又携刻至於是匡人簡子率甲士圍

之五日弟子懼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

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

人其如予何於是絃歌弗輟曲終甲者進曰初以為陽

虎也圍遂解顏淵後子曰吾以女為死矣曰子在回何

敢死謂不赴關而必死也語見論語史記○又琴操云孔子和琴而歌曲

音甚哀有暴風擊軍士僵仆圍乃解○又索隱云子路

彈劍而歌孔子和之曲三終而圍解○又家語云子路

聖師年譜 地卷 三 存存齋

聖師年譜 地卷 天 存存齋

怒奮戟將戰孔子止之曰惡有修仁義而能免世俗之惡者乎夫詩書禮樂之不習其之過也若以述先王好古法爲咎者則非其之罪也命也夫由歌予和女子路彈琴而歌夫子之和之曲三終匡人解甲而罷孔子曰不觀高崖何以知顛墜之患不臨深泉何以知投溺之患不觀巨海何以知風波之患失之者其不在此乎士能慎此三者則無累於身矣○又莊子秋水篇孔子遊於匡宋人圍之數匝而絃歌不輟子路入見曰何夫子之娛也孔子曰來吾語女我諱窮久矣而不免命也求通久矣而不得時也當堯舜而天下無窮人非知得也當桀紂而天下無通人非知失也時勢適然夫水行不避蛟龍者漁父之勇也陸行不避兕虎者獵夫之勇也白刃交於前視死若生者烈士之勇也知窮之有命通之有時臨大難而不懼者聖人之勇也由處矣吾命有所制矣無幾何將甲者進辭曰以爲陽虎也故圍之今非也請辭而退○又史記云孔子使從者爲甯武子臣於衛然後得去余有丁曰武子當文公時至靈公計已百五十六年始有孔子畏匡之事又烏得使從者爲武子

臣乎一事而記載之異如此其所見不一其所傳聞不一故也是年五月越敗吳於檣李○去匡過蒲正義曰蒲在滑州匡城北十五里月餘反衛主衛大夫蘧伯玉家伯玉名瑗衛賢大夫夫人南子宋女子姓猶所謂西施云爾使人謂孔子曰四方之君子不辱欲與寡君爲兄弟者必見寡小君寡小君願見一意謙令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夫人在絺帷中便瞻聖人之儀範也孔子入門北面稽首夫人自幃中再拜答之環珮玉聲璆然璆音求禮儀卒孔子曰吾鄉爲弗見見之乃答禮焉語見史記子路不悅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之見按前編君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况其君夫人乎非但謂其有見小君禮也然在聖人則可在他人則不可故因子路而急指天以誓不然將側媚由徑之徒皆得藉聖人以爲口實割烹癰疽皆可意造而況有據之事蓋聖人之心上與天通惟天知聖惟聖合天形迹固非所論如謂徒以釋子路之疑亦淺之乎論聖人矣且子路亦豈不知聖不可淹而特以孔子品望至尊一輕與見未免非至德之光耳故人而非果有對天不愧之心則子路之不悅亦正未可少也○衛權大夫王孫賈

問曰諺有之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註詳論語與尊而位虛竈卑而用事

賈蓋以與比靈公以寵自况也媚親何謂也子曰不然

獲罪於天無所禱也語挾風霜不怒○是年秋靈公為

夫人南子召宋朝初得罪權而作亂與齊豹等逐靈公

入死鳥既而靈公反與朝奔晉自晉歸宋至是公召之太子蒯瞶過宋野聞妻緒

之歌歌云既定爾妻緒歸吾艾殺妻緒求醜之與戲

陽速謀殺夫人不果得罪奔宋

五十七歲丙午敬二十五年

在衛靈公與夫人南子同車宦者雍渠驂乘出宦者即萬

聖師年譜 地卷 三 存存齋

章所謂雍渠即雍渠之誤而雍渠又即雍雅之說也師

雍雅是雍雅即雍渠之誤而雍渠又即雍雅之說也師

古曰乘車之法尊者居左御者居中又一人居右以備

傾側蓋取三人為名義也故謂之驂乘今與夫人同車

則四人矣意者公與夫人使孔子為次乘招提市過之

居後雍渠自執轡於前故使孔子為次乘招提市過之

招提雍渠自執轡於前故使孔子為次乘招提市過之

孔子五十六歲見南子月餘後事 孔子醜之顏刻為

御問曰夫子何耻子曰詩云小雅觀之新婚以慰我心

時得南嘆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他日問陳陳與

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

弟振鐸今之曹州即其地也去前編曰見南子禮之所

衛過曹事在曹君伯陽七年

有故可以久則久為次乘禮之所無故可以速則速然

去魯為女樂也而以膳肉去去衛為次乘也而以問陣

行皆不欲昭其君之惡而以微罪行爾此孔子義之盡

仁之至也○先是春王正月邾隱公朝魯與定公執玉

皆不度定卑而俯隱高而仰子貢曰二君皆有死亡焉

君為主其先乎五月魯定公薨子蔣立是為哀公孔子

聞之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也○九月自曹適

宋事在宋景公聞宋司馬桓魋自為石槨司馬官名其

公故稱 三年不成孔子愀然愀然上聲曰若是其靡也

死不如速朽之為愈也再有曰禮凶事不備此何謂也

夫子曰既死而議謚謚定而卜葬既葬而立廟皆臣子

之事非所預焉也况自為之哉與弟子習禮大樹下

檀也莊子伐檀於宋今歸德府城東南即其地也梁孝

王時鄒陽司馬桓魋如輩燕集唱和於此築有文雅臺

况為魋欲殺之伐其樹謂謂子貢所說伐檀於宋孟子所

之記魋欲殺之伐其樹謂謂子貢所說伐檀於宋孟子所

也家語又有孔子見宋君問答等語如果果有之又何至

有習禮大樹魋伐其樹之事哉其或孔子二十八歲初

之宋時 孔子去弟子曰可以速矣前編曰按史記匡人

桓魋其如予何之語皆所以解弟子之懼與害也。有子之門人曾集夫子之言以爲論語而事之首尾或有不具夫不載弟子懼之事則夫子之言似露不載弟子可速之說則夫子之言似謗。朱子每惜不見古文家語蓋爲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微服過宋以此類也。自信所以安弟子也微服過宋柳又何嘗不謹。適鄭伯名在西都畿內成林之地周宣王封其弟友爲采地伯爵後爲幽王司徒死於大戎之難是爲桓公其子武公掘哭定平王於東都亦爲司徒又得號槍之地乃徙其封而施舊號於新邑是爲新鄭成林在今華州鄭縣新鄭即今之河南開封府鄭州是也。在府西一百四十里初本周管叔鮮封地至是乃爲鄭國孔子適鄭在鄭六年與弟子相失孔子獨立郭東門可慨也。鄭人或謂子貢曰東門有人其類似堯其項似皋陶其肩類子

產自要

腰

以下不及禹者三寸壘壘若喪家之狗

想見東門獨立之時或人殆亦非常人哉禮記註壘壘羸億失意之貌王肅曰喪平聲喪家之狗主人哀荒不見飲食故羸然而不得意孔子生於亂世道不得行故有羸然不得志之貌也余謂喪讀去聲亦可犬不輕去其家今無家則俯首曳尾羸然無所適從也子貢以夫子以女樂去魯棲棲道路可不謂喪家者乎子貢以

告孔子笑曰形狀末也似喪家之狗然哉遂至陳主司

城官貞子

諡曰

爲陳侯周臣家陳侯名周者之臣也本

主之在陳見放桓魋宋族宋景公之嬖倖也景公弟公

閔公七年子地有白馬四魋欲之公取而朱其尾魋以與之使若

者馬地怒使其徒扶魋而奪之扶音此咎魋懼將走公閉

門泣之目盡腫蓋小人之污賤者也惡其弟司馬牛因並欲殺其師嗚呼以一嬖倖小人橫行無忌敢侮至聖而至聖亦且避去之我輩讀聖人書遇此凶賤只以一避爲正稍不愛鼎妄攖其鋒即使無虞而其自視則已輕矣

五十八歲丁未

敬二十六年魯哀公元年

在陳夏吳伐越敗之夫椒

夫椒吳郡吳縣西南太湖中椒山左傳報稱李也

墮會稽

越國名禹苗裔少康廢子無餘封地今紹興府上虞縣大越登塗山以朝羣后故名曰越其後崩而葬焉

少康封無餘於會稽山南使奉禹祀今有故越城在會稽

聖師年譜

地卷

三

存存齋

稽在山陰南墮會稽在吳王

夫差二年越王勾踐二年得骨節專車

骨其長專車專當也又似可當車軸余有丁曰史記吳載此於定公五年彼時吳未墮會稽安有得骨之事吳

子異之使問孔子且曰無以吾命爲也

時孔子在陳國語家語作吳使

仲尼失所考矣使者至孔子爵之既徹俎而燕吳使

問曰敢問骨何者爲大孔子曰某聞之昔禹平水土致

羣神於會稽之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陳其節

專車此爲大矣客曰誰爲神孔子曰山川之神足以綱

紀天下其守爲神王肅曰守指諸侯韋昭曰羣神謂主

社稷爲公侯無山川之守皆屬於王者客曰防風何守

孔子曰在周氏之君守封禺之山禺音愚封禺二山名在吳郡為釐

姓釐音希國語作漆姓在虞夏為防風氏商為汪罔氏於周為長

翟國語汪罔作汪芒長翟作長狄今謂之大人客曰人長幾何孔子曰

儵儵三尺儵儵音焦遙西南蠻之別名在大秦國北短之至也長者不過十

之數之極也十者數之終三尺而十之蓋三丈也客曰善哉聖人○有隼

集於陳廷而死楮矢貫之石矐矢長尺有咫隼音準隼屬禽經鷹好特隼好翔齊人謂之擊征或謂之題肩亦名雀鷹化書曰隼擊胎義也凡擊物胎者釋之陸佃曰隼擊物每發必中故曰隼擊化為布穀屬有數種楮音虎木矐音虎木陳潁

公使使問之潁音問家語作惠公非夫子曰隼來遠矣此肅慎氏

之矢也肅慎國名在夫餘國東北阿其弓四尺強勁弩射四百步昔武王克商通

九夷八蠻夷蠻諸荒服國名東方曰夷九夷謂猺夷蠻夷方夷黃夷白夷赤夷玄夷風夷陽夷九之外又有藍夷之類南方曰蠻伯益經十明生白犬為蠻人之祖八蠻如卬部六姓白蠻一姓烏蠻五姓交蠻五溪蠻

使各以其方賄來貢使無忘職業於是肅慎貢

楮矢石鏃長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以示後人故銘

其楮曰楮音括矢箭絃處也肅慎貢楮矢以分太姬武王配虞胡元女配虞胡

公舜後陳始祖也而封諸陳古者分同姓以珍玉展親也展重也玉

若舜瑤夏瑤音瑤夏分異姓以遠方貢使無忘服也服從也故分陳

瑛之類瑛音瑛以是矢君使有司求之故府其可得也於是陳侯索之

聖師年譜

地卷

聖

存存齋

金釐果得是矢事見史記謂在孔子五十八歲○陳司敗問昭公知禮

乎司敗即司寇也時魯昭公薨已十七年矣孔子曰知禮孔子退揖巫馬期

而進之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君取於吳為同

姓謂之吳孟子胡傳曰昭公欲結強吳以三家之權故娶於吳君而知禮孰

不知禮巫馬期以告子曰某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註

孔子不可自謂諱君之惡又不可以娶同姓為知禮故

直受為己過而不辭一言而君臣夫婦之倫兩不失其

斯為聖人之言乎冕按春秋哀公十有二年書夏五月

孟子卒書孟子者魯人之諱詞也夫子修春秋而不改

者從魯人之諱詞也禮為親者諱為尊者諱道在則然

也可以告司敗可以告後世聖人豈有私意於其間哉

君子固不黨其黨也亦君子而已矣○是年秋八月吳

師在陳

五十九歲戊申敬二十七年哀二年

在陳春去陳將適衛過蒲蒲衛邑按正義匡在滑州西南十里蒲在匡北十五里與

圖俱今會公叔氏以蒲叛曾適逢也公叔蒲宰蒲人止孔子弟子

有公良孺者家語孺當作儒字子正陳人以私車五乘從其為人長

賢有勇力挺劍謂孔子曰吾昔從夫子遇難於匡伐樹

聖師年譜

地卷

聖

存存齋

於宋今又遇困於此命也吾與夫子三羅難寧關而死

關甚疾蒲人懼謂孔子曰苟無適衛吾出子與之盟出

孔子於東門遂適衛此為子貢曰盟可負乎孔子曰要

盟也要強神不聽見按權非聖人不能執子貢盟可負

之說則溝瀆之自經不少執孔子神不聽之說則雲雨

之翻覆更多權固非聖人不能也○至衛靈公聞之喜

復郊迎之問曰蒲可伐乎孔子曰可靈公曰吾大夫以

為不可今蒲衛之所以待晉楚也正義曰衛在濮州蒲在滑州待禦也此韓

魏楚入衛要道故曰待也

以衛伐之無乃不可乎孔子曰其男子有

死之志其婦人有保西河之志王肅曰公叔氏欲以蒲歸他國其男子婦人俱

不顧也索隱曰此西河在衛地非魏之西河也魏乃子夏設教處

耳謂與公叔靈公曰善乃不伐蒲靈公老怠於政不能

用孔子嘆曰苟有用我者暮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史記

繫此圖里年譜亦以此語為孔子五十九歲但下云在衛月餘適曹曹人不答適宋又反說到五十七歲誤矣

○子擊磬於衛陳氏樂書曰磬八音之石三禮圖曰磬股廣三寸長尺有三寸半其器有金有

石也王非特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

憂世之心既而曰鄙哉硜硜乎莫己知也斯已而已矣深則

厲淺則揭揭音器二語衛鄉風貌有苦葉之詩子曰果哉末之難矣嘆其果於

忘世晉趙簡子大夫伐中牟佛盼畔中牟簡子邑佛盼音

曰此河北中年在此漢陽西置鼎於庭曰與我者受邑不與我者烹田

單褰衣就鼎佛盼脫履而生之使使召孔子孔子欲往

子路不悅曰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親於其身為不善

者君子不入也佛盼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子曰

然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

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史記繫擊磬學琴二事於此下會簡子

使使來聘將西見之至於河聞寶鳴犢一作寶犢舜華

之死也臨河而嘆曰美哉洋洋乎某之不濟此命也夫

子貢問曰何謂也子曰寶鳴犢舜華晉之賢大夫也簡

子未得志時須此二人而後從政既得志而殺之某聞

之剝胎殺夭則麒麟不至其郊竭澤涸魚則蛟龍不處

其淵覆巢破卵則鳳凰不翔其邑何也諱傷其類也夫

鳥獸之於不義也尚知避之而況乎某哉遂賦將歸操

曰見孔有秋水之水兮其色幽幽我將濟兮不得其

由涉其淺兮石齧我足乘其深兮龍入我舟我濟而悔

兮將安歸尤歸兮歸兮無與石關兮無應龍求乃還息

乎陬鄉作息陬操以哀之索隱曰此陬鄉非魯陬邑陬操家語作樂操琴曲名哀之

者哀二大夫之見殺也曰周道衰微禮樂凌遲文武既墜吾將焉

師周遊天下靡邦可依鳳鳥不識珍寶鳥鵲眷焉顧之

慘焉心悲升車命駕將適晉一作唐都黃河洋洋悠悠之

魚臨津不濟還輶息陬傷予道窮哀彼無辜翱翔於衛

復我舊廬從吾所好其樂只且見孔叢子一臨河歌曰秋水衍兮風揚波舟楫

顛倒更相加歸來歸來何為斯狄水名在臨濟舊作狄

加叶哥斯叶莎如楚辭之夢語辭也又繁操曰海澤而

漁蛟龍不遊羅肇卿鳳不翔留慘予心悲還輶息陬

按臨河歌即將歸操繁操即息陬操四辭未知孰是

復反乎衛○夏四月衛靈公卒史記孔子自楚反衛靈公始卒失所考矣無怪

其以問陳不對牧也時太子蒯聵出亡在外其子出公輒

之西見簡子後也

聖師年譜 地卷 完 存存齋

立六月晉納蒯聵於戚衛境宵迷陽虎曰右河而南必至

焉陽虎以魯定公九年奔晉故晉使爲嚮導焉使太子統統音問始發喪之

八人衰經僞自衛逆者逆迎也八人本晉人假爲衛人衰經以迎太子告於門

門者哭而入遂居之居於戚也輒以兵拒不納時國人皆以

蒯聵得罪於父輒爲適孫當立冉有疑之問於子貢曰

夫子爲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入曰伯夷叔齊何

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

曰夫子不爲也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孤竹君姓墨胎名初字子朝成湯三月封其先園於孤竹今北直永平府是也初三子長伯夷名允字公儀三叔齊名智字公達伯叔其序夷齊其蓋也蓋在安心

好靜曰夷執心克莊曰齊夷尊父命齊重天倫兄弟以

讓國故俱逃去國人立其仲子夫子以兄弟讓國爲賢

則自以父子爭○晃考簡子之臣有周舍者每簪筆書

簡子過舍死簡子與諸大夫飲泣曰吾不復聞吾過矣

似非不知愛重賢豪者乃聞之乎遠曰趙簡子欲殺孔

子故召之孔子有先覺乃中道返不知孔子亦何惡於

簡子豈即以佛盼之召故耶夫鳴犢舜華豈必不賢於

舍而殺之則斯言亦良可疑也又按今懷慶府濟源縣

有宣王坡即臨河三嘆迴車處也孔子既未至晉而山

西澤州南界太行山中又有孔子廟廟前石上刻其轍

聖師年譜 地卷 聖 存存齋

跡勿亦適晉學琴時事歟錄之以俟稽考

六十歲己酉敬二十八年在衛春衛君出公輒使石曼姑曼音萬帥師及齊師圍其

父蒯聵於戚衛亂孔子去復之陳陳惠公大城因起凌

陽之臺未終而坐法死者數十人又執三監吏監音兼

史監修臺者夫子適陳聞之見陳侯與俱登臺而觀焉夫子

曰美哉斯臺自古聖王之爲城臺未有不戮一人而能

致功若此者也陳侯默而退遂竊赦所執吏明知其又

故美其不戮人以致陳侯默退竊赦所執吏將戮人而

敬聖人之感人渾手無跡如此既而見夫子問曰昔

周作靈臺亦戮人乎答曰文王之興附者六州六州之

衆各以子道來故區區之臺未期日而已成何戮之有

夫以少少之衆能立大大之功者惟君爾見孔叢子嘉言篇○

夏五月辛卯魯司鐸言火火踰公宮桓僖灾孔子在陳

陳侯就之燕遊焉行路之人云魯司鐸灾及宗廟以告

孔子孔子曰所及者其桓僖之廟歟陳侯曰何以知之

孔子曰禮祖有功宗有德則不毀其廟今桓僖之親盡

矣又功德不足以存其廟是天灾所宜加也三日魯使

至問之果然陳侯謂子貢曰吾乃今知聖人之可貴子

貢曰未若專其道而行其化之善也見按季氏專國其

出於桓其立以僖其先季友桓公庶子僖公二年賜友汶陽之田及費季氏之盛本此是

以親盡而不毀也灾桓僖所以警三桓也三家始祖公子慶父公子

叔牙公子季友皆魯桓公庶子故其後稱三桓焉然當此倉卒自卿以下莫不

効職先典籍而後府庫左傳救火者皆曰顧府南宮敬叔出御書子服景伯出禱書

惟蒙葺公屋自太廟始幸桓子御書子服景伯出禱書

御公立象魏門藏象魏之書無有敢惰越者足見宗

邦法紀猶存使其知用孔子安見文武方策之遺不可

行於今日顧乃頽焉弗振其咎誰與歸歟桓僖之灾固

天也而孔子在陳之言竟不爽亦足見聖心之孚於天

心矣○六月周殺其大夫萇弘即孔子所訪樂者志曰周殺萇其血三年化

爲○秋七月季桓子病輦而見魯城嘆曰昔此國幾興

矣以吾獲罪孔子故不興也人之將死其言也善顧謂子肥曰我

死若必相魯若猶必召仲尼後數日桓子卒子肥立是

爲康子欲召仲尼公之魚曰吾先君用之不終爲諸侯

笑今又用之如又不終是再爲諸侯笑矣康子曰誰召

而可魚曰必召冉求於是康子使召冉求見按三家之

所以得有今日者以孔子之爲司寇振之也即使使之

不終不猶愈於已乎且終不終在康子耳無疑無欲何

不終有今不聽其父將死之命而聽公魚無識之論其

不足有爲又下桓子一籌矣至冉求而爲公魚所識則

聚斂之能魚固蚤有以覘之也不然舍孔子而取冉求

求豈愈於孔子耶是年聖孫伋生字子思伯魚之子少孔子五十九歲受學

於曾子傳其道於孟子其詳具載史記自漢唐以來

庸一篇列於禮記故子思之學不顯至宋表章大學中

庸與論孟並列爲四以徽宗崇寧元年封沂水侯大觀

元年從祀先聖端平二年詔列十哲度宗咸淳三年加

封沂國公升四配元宗至順元年加封沂國述聖公

明嘉靖九年改稱述聖子思子正德初始襲翰林院五

經博士一員奉其書院祀事史

記卒年六十二歲一云百餘歲

六十一歲庚戌

敬二十九年

哀四年

在陳夏六月魯毫社灾

社土神所以為民祈穀也魯二社一週社本朝之社王為羣姓

所立太社也一殷社武王頌之諸侯以戒亡國白虎通所謂必有誠社也宋程顥曰亡國之社遷之禮也湯勝夏存之以為後戒春秋書毫社灾自湯之不遷始也天子大社必受風雨霜露以達天地之氣亡國之社不受天陽其社有屋故火得以焚之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

松殷人以栢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

郊特牲曰社之有樹以表功也周官

司社樹之各以土宜尚書外傳大社惟松東社惟柏南社惟梓西社惟栗北社惟槐則三木又交用之商書甘誓用命賞於祖不用命戮於社蓋古者建國左祖右社左陽也陽主生故賞於祖右陰也陰主殺故戮於社我戰栗之對或子聞之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即耐會於此

咎見按賞祖戮社三代皆然不獨周也如以栗取義周

聖師年譜

地卷

聖

存存齋

則合矣彼夏殷又何以稱宰我言語之科其對如此言

固惟能者多失也○季桓子喪康子練而無衰子游問

於孔子曰既服練服可以除衰乎孔子曰無衰衣不以

見賓何以除焉○韓詩外傳巫馬期與子路新於韞邱

之下陳之富人有處師氏脂車百乘觴於邱上子路謂

期曰使子無忘子之所知無進子之所能得此富終身

無復見夫子子為之乎期喟然仰天而嘆闐音吸敘然其氣也然

按錄於地曰吾嘗聞之夫子勇士不忘喪其元志士仁

人不忘在溝壑子不知予與窺子與意者其志與子路

漸負新先歸孔子曰由來何為偕出而先返子路以告

孔子援琴而彈詩曰肅肅鵲羽

肅肅羽聲鵲音保似鴈而大無後趾集于

苞栩

苞叢生也栩音許柞櫟也子為皂斗殺可染阜

王事靡盬音古固也不能藝稷

黍父母何怙

音戶特也

悠悠蒼天曷其有所詩唐風鵲羽首章言鴇性不樹

止而乃集樹上民性本不便勞而乃久從征役呼天而言何時使我得所乎

予道不行耶使

汝願者見謂子路高明斷不至此然即此采薪供爨亦

可知其君臣皆惡吾夫子果無上下之交矣○居陳四

歲而道不行乃發嘆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

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

萬章曰孔子在陳何思魯之狂士孟子曰狂者進取狷者有所

聖師年譜

地卷

聖

存存齋

不為也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見按一歸歟之嘆耳史世家

一繫之去陳過蒲之年再繫之魯召冉有之年兩失之

矣惟綱目大書此年為近是也

六十二歲辛亥

敬三十年京五年

自陳適蔡

蔡國名周文王第十四子叔麇封此故稱蔡叔周公誅管叔而放蔡叔其子蔡仲率德改

行成王復封於蔡今河南汝寧府北四十五里上蔡縣是也適蔡在蔡成侯二年學統以此為六十一歲非也

齊有一足鳥飛集於朝舒翼而跳景公使問孔子孔子

曰此鳥名商羊水祥也昔有童子屈其一脚振肩而跳

曰天將大雨商羊起舞今齊有之其應至矣告民趣治

溝渠修隄防頃之大雨泛溢諸國被害惟齊有備景公

曰聖人之言信而有徵矣聖言何一不信其○秋九月

齊景公薨孔子自蔡入葉葉音涉楚縣名方城之外蔽邑今河南南陽府裕州北一百二十里葉縣前編曰孔子至葉即至楚也葉公問政尹戊子

公葉公問政尹戊子子曰近者悅遠者來○又葉公問曰吾黨有直躬

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

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呂氏春秋曰楚有直者其父竊羊而謂之上上執而

欲誅之直躬者請代將誅告吏曰父竊羊而謂之不亦信乎父誅而代之不亦孝乎信且孝而誅之國將有不

誅者乎荆王聞而舍之孔子曰異哉直躬之為○他日

信也一父而再取名故不如無信之為愈也

聖師年譜

地卷

聖

存存齋

問夫子於子路子路不對子曰女奚不曰其為人也發

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見讀莊子葉公

子高好畫龍天龍聞而下窺葉公遠走天龍笑曰子非

好真龍好似龍者也茲之問必有目孔子為天龍而不

敢偏視者即子路亦粹不能言天龍之變化也故夫子

以己之孜孜下學絕無奇異者告之嗚呼春秋之世好

似龍者獨子高已哉○既而反蔡弟子宰予使楚楚昭

王欲以安車象飾遺夫子事在楚昭二十六年宰予曰夫子無以

此為也自臣從夫子以來夫子言不離道動不違仁貴

義尚德清素好儉仕而得祿不以為積不合則去退無

吝心妻不衣采妾不衣帛車器不雕馬不食粟行則樂

其治不行則樂其身此所以為夫子也若夫觀目之麗

靡窮宛之淫音夫子過之弗視遇之弗聽故臣知夫子

無用此車也王曰然則夫子何遇而可對曰方今天下

道德寢息志欲興而行之誠有欲治之君雖使徒步以

朝固猶為之何必辱君之重貶乎王曰今而後知夫子

之德也他日歸以告夫子子貢曰子之言夫子行事之

實未盡夫子之美也夫子德高則配天深則配海子曰

聖師年譜

地卷

聖

存存齋

言貴實使人信之舍實何稱乎賜之華不如予之實也

語見孔叢子記義篇前編曰孔子稱危邦不入亂邦不居然既去

魯矣以衛靈公無道而居衛以陳國歲有吳師而在陳

以蔡侯死於盜國遷於吳民分於楚而如蔡不幾乎居

亂入危歟夫聖人盛德無施不可使夫二三君者委國

聽之則衛可正陳可強蔡可守也而皆不能惜哉雖然

夫子之在衛也以靈公致粟有際可之禮而又有蘧伯

玉以為主當在陳也以陳侯能從陵陽之諫而又有司

城貞子以為主故為二國齒行時楚昭之賢聞於諸侯

至其如蔡蓋爲如楚也○楚王渡江有物觸王舟舟人取以獻王王大怪之羣臣無有識者使使問於孔子孔子曰此萍實也食之吉祥惟霸者爲能得焉使曰何以知之子曰吾昔之鄭過陳之野聞小兒謠曰楚王渡江得萍實大如斗赤如日剖而食之甘如蜜吾是以知之今得之此楚王之應也使者告王食之果美嘆曰孔子真聖人乎昇按萍實之得童謠何以如是之真意者小兒其神物耶抑有所憑耶其名形色味即云得之謠詞而食之吉祥惟霸之兆子又何所據而云然且楚王食

聖師年譜

地卷

三

存存齋

之明年薨於城父吉祥安在豈聖人之言亦有不公盡驗者乎抑驗不在昭王而在其子章乎然歷惠簡聲悼俱未聞有雄長諸侯之事且大不振抑又何也故知史記家語之言其不可必信率多類此

六十三歲壬子

敬三十一年
京六年

在蔡子謂子貢曰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非與曰非也予一以貫之史記以此爲陳蔡被圍子貢色作因有此語乎遠曰陳蔡被圍載此數語文情不貫○春吳伐陳楚王帥師救陳所見最是余因移載於前○城父縣屬豫郡昭九年楚靈王軍於城父城父縣屬豫郡昭九年楚靈王遷許人於城父遷城父人於陳知子在蔡使

使以金幣聘見孔叢子記義篇宰予冉有喜曰夫子之道行矣

因請問曰太公勤身苦志八十而遇文王孰與許由之

賢太公姓姜氏名尚字子牙東海上人其先封呂又曰呂尚聞文王作乃西歸周釣於渭濱文王獵遇之磻溪遂載而歸許由隱居潁水之陽掛瓢樹上風動有聲取而棄之惡其諱也以手掬水而飲堯讓天下不受

子曰許由獨善其身者也太公兼善天下者也然使世無文王雖有太公孰能識之乃作歌曰大道隱兮禮爲

其其音基豆莖言難之楚賢人窺兮將待時天下如一兮欲何之

大夫相與謀曰孔子賢者其所刺譏皆中諸侯之疾又

聖師年譜

地卷

庚

存存齋

久留陳蔡之間諸大夫所設施皆不當意今楚大國來聘使其用楚則陳蔡用事危矣於是發徒役圍夫子於野不得行孟子云君子之厄於陳蔡無上下之交也朱子云是時陳蔡臣服於楚若楚來聘安敢圍之且據論語文似在去衛如陳之時未知孰是前編曰陳蔡從楚耳非臣之也况蔡又兩屬於吳是以圍之絕糧七日從者病莫能興子路慍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今陳州有孔子厄臺明王元之記於是使子貢至楚昭王以師迎孔子乃得去子貢爲御曰二三子從子而遭此難也其弗忘矣子曰善夫陳蔡之間某之幸也二三子從某者皆幸也吾聞之烈士不困行

不彰庸知其終激憤厲志之始於是乎一說子貢云云也語不云乎三折肱而成良醫某之不幸從某者皆幸也惟賢者獨知而難言之見觀陳蔡大

夫之言其不知孔子甚矣即其爲計更躁且危矣其時楚方救陳而陳蔡敢以彈丸黑子阻其召子之謀負其

救援之德幸而楚王能知大義恐爲吳笑不則二國且爲糞粉用事固贖贖而孔子前後在陳幾三四載何陳

侯之亦褒如充耳也世有聖人而不用又恐他人用之危已以致楚師來迎幾遭壓卵春秋之君其可哀固如

是哉○子曰由知德者鮮矣朱註蓋爲慍見而發也○又家語云

聖師年譜

地卷

兕

存存齋

並見孔子厄於陳蔡外無所通藁羨不參藁羨不參散上聲投栗於美中日參不參孔子愈慷慨講誦絃歌不衰乃召子

路問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詩小雅何草之篇率猶循也王肅曰言非

君子無所困意者吾未仁人之不我信也意者吾未智

人之不我行也且由聞諸夫子爲善天報之福爲不善

天報之禍今夫子積德懷義行之久矣奚居之窮也夫

子曰有是乎由譬使仁者而必信安有伯夷叔齊安有首陽

之使智者而必信安有王子比干安有刑夫遇不遇者

時也賢不肖者才也君子博學深謀而不遇者衆矣何

獨其哉芝蘭生於深林不以無人而不芳君子修道立

德不以困窮而改節爲之者人也生死者命也六句見家語在

厄是以重耳生於曹衛重耳晉文公名爲公子時出亡在外過衛乞食於五鹿之野野人與之塊子犯曰天賜有土也受之及曹曹共公聞其驕脇欲觀其裸浴薄而觀薄迫近也僖負羈之妻曰公

子反國而問無禮曹其首也後卒勾踐生於會稽越王名爲吳王夫差所敗困棲會稽卧薪嘗膽卒伐吳而不失其國此勾踐之困困而有其生也故居下

無憂則思不遠處身常逸則志不廣汝庸知其終始乎庸用也言汝何用求知其終始或者亦如重耳勾踐也苟子作女庸安知吾不得之桑落之下註桑落九月

聖師年譜

地卷

卒

存存齋

時也夫子當日蓋子路意稍解援戚戚旁而舞三終而

出乃召子貢問如子路子貢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

莫能容盍稍貶焉夫子曰賜良農能稼而不能爲穡稼由乎人斂曰穡由乎天良工能巧而不能爲順盡巧以待人不順人順而彼人君子能修其道綱而紀之統而理之而不

必其能容容不容非所計也今爾不修爾道而求人容賜爾志

不廣爾思不遠矣子貢出顏淵入問之如初顏淵曰夫

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

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夫道之不修是吾醜也道已修

而不用是有國者之醜也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

夫子欣然笑曰顏氏之子使爾多財吾為爾宰宰主財

同志不可托為見按越敗吳在孔子歿後此時勾踐正

在危急存亡之秋夫子何以遽云生於魯猶今人作孔

子題文每以孔子後來典故用之在前不謂古人亦蹈

此弊年譜可勿考哉○又家語孔子厄於陳蔡弟子餒

病孔子絃歌子路入見曰夫子之歌禮乎孔子弗應曲

終而曰由來吾語汝君子好樂為無驕也小人好樂為

無懾也其誰之子不知我而從我者乎子路悅援戚而

聖師年譜 地卷 至 存存齋

舞明日免於厄○又家語孔子厄於陳蔡從者七日不

食子貢以所齎貨犯圍而出告糴野人得米一石顏回

仲由炊之壤屋之下有埃墨杜灰墮飯中顏回取而食

之子貢自井望見之不悅以為竊食也入問孔子曰仁

人廉士窮改節乎孔子曰改節即何稱於仁廉哉子貢

曰若回也其不改乎子曰然子貢以所飯告子曰吾信

回之為仁久矣汝止吾將問之召顏淵曰疇昔子憂見

先人豈敢佑我哉子炊而進飯吾將進焉進祭對曰向

有埃墨墮飯中欲置之置進於則不潔欲棄之則可惜

回即食之不可祭也孔子曰然乎吾亦食之言如此即

而不顏回出孔子顧謂二三子曰吾之信回也非待今

日也二三子由此益服之○又列國志孔子厄於陳蔡

夜有甲士入與弟子戰於庭夫子熟視之曰刺其脅則

丈餘巨魚也夫子曰物老則能為精可食也弟子遂割

而烹之見按家語埃墨即墮飯中顏子必無竊自取食

之理所以朱子說家語只是王肅編古錄又曰其書多

疵非肅所作至於惡說更不足信○又莊子讓王篇又

呂氏春秋慎人篇孔子窮於陳蔡絃歌於室顏回擇菜

聖師年譜 地卷 至 存存齋

於外子路子貢相與言曰夫子再逐於魯削迹於衛伐

樹於宋一作窮於陳蔡殺夫子者無罪藉夫子者不禁

藉猶夫子絃歌鼓舞未嘗絕音蓋君子之無所醜也若

此乎醜猶顏回無以應入告孔子孔子推琴喟然嘆曰

由與賜細人也召而來吾語之君子通於道之謂通窮

於道之謂窮今某抱仁義以遭亂世其何窮之為故內

省而不疚臨難而不悔天寒霜降吾以知松柏之茂也

孔子削然貌反琴而歌子路屹然奮舞執干而舞子

貢曰吾不知天之高也地之下也古之得道者窮亦樂

通亦樂道德於此則窮通為寒暑風雨之序矣故許由

娛於潁陽而其伯得於邱首邱首山名共伯名和當屬國得齊師

○又莊子山木篇孔子窮於陳蔡左據楸木

也凡右擊槁枝也而歌焱氏之風焱同猋葛天而上之君風其曲也有其

具而無其數具所擊數節奏有其聲而無宮商木聲與人聲

然端之意有當於人心顏回端拱還目而窺之仲尼恐其

廣己而造大也則以尊我之意而求之則所造者無涯岸愛己而造哀也以

己之意而思之則必至於哀傷也曰回無受天損易天損困窮也天損不得不順而安之

故曰無受人益難人益富貴也人益人不能舍故曰難今之歌者誰乎言歌

聖師年譜 地卷 聖 存存齋

者非化萬物而不知禪之者正之待之已耳天地之化更相代禪

孰知始終但居○又山木篇孔子圍於陳蔡太公任往

弔之曰子幾死乎東海有鳥名曰意怠意怠鳥名矜矜然

而似無能不能奮飛引援而飛乃飛迫脅而棲宿乘進不

敢前退不敢後食取其緒餘是故其行列不斤而人不

得害行音杭斤多也鳥既不直木先伐甘井先竭喻以

禍子其意者飾智以驚愚修身以明汗昭昭乎如揭日

月而行故不免也以材自見昔吾聞之大成之人曰功

成者墮名成者虧孰能純純常常自比於狂純一其心

與鼎狂不知所之者同削跡損勢不為功名是故無責於人人亦

無責至人無聞至人之行不求聞達子何喜哉子何以孔子曰善

哉辭其交遊去其弟子逃於大澤衣裘褐食枵粟枵音

粟子名阜斗八獸不亂羣入鳥不亂行鳥獸不惡而况

人乎冕按聖人如元氣渾淪萬類醞釀於其中而不覺

固不為水清魚避之舉而亦豈為和光同塵之行山木

之言殆亦非知聖之言也祇此一事實家語三見莊子又

三見皆是借題發議論者宜知所取衷焉○又夫子適

陳中途絕糧行見二女採於桑間夫子之徒言曰東邊

聖師年譜 地卷 聖 存存齋

梟梟北邊平女即答曰夫子絕糧今在陳九曲連珠穿

不得回來問我採桑人夫子聞之若為弗知也者而過

之既至陳有外國進九曲珠者不知陳主何德足以服遠且絕糧前後亦不深

考珠勢若之字形無能穿者王使人問孔子乃使子路

問桑間女女教之置蜜珠孔火炙香發以絲繫燈足燈

尋蜜香引絲而入即穿之矣以是夫子得重於陳使子

路謝女求之已失其處子路曰此亦非常女也語見三

才廣記並東京雜記見按陳蔡圍解即隨楚師出境安

得復以穿珠細事周旋陳主即所聯句相梁以後方有

此體○時楚人有陸通者佯狂避世接輿歌而過孔子

曰接輿接鳳兮鳳兮何德之衰也來世不可待往世不

可追也論語作往者不可追天下有道聖人成焉可以天

下無道聖人生焉僅可方今之時僅免刑焉福輕乎羽

福最易享莫之知載也禍重乎地莫之知避此八句已乎已

乎臨人以惠以德自尊取禍之道故勸殆乎殆乎晝地

而趨拘束自苦如晝地而行故警以迷陽迷陽無傷吾

行陽光明也性本光明卻曲卻曲無傷吾足則必傷足

言不可行也山木自寇以有用故膏火自煎也以有明故

聖師年譜

地卷

美

存存齋

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

無用之用也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避之不得與之言

此語出莊子人間世篇只以論語○莊子達生篇仲尼

為主史記敘入自楚反衛之時

適楚出於林中見病僂者承蜩病僂音冠間背曲也猶

掇之也信手仲尼曰子巧乎贊有道耶問曰我有道也

五六月累九二而不墜則失者錙銖言差累三而不墜

則失者什一得九累五而不墜猶掇之也累九於竿首

不墜則得蜩猶掇之矣吾處身也若楸株拘身如吾執臂也若槁

木枯木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獨蜩翼之知於心一吾

不反不側凝定不以萬物易蜩之翼何為而不得孔子

顧謂弟子曰用志不分乃凝於神八字便是其病僂之

人之謂乎王鳳洲曰此雖借喻以論純氣之守而世間

耳○又莊子則陽篇孔子之楚舍於蟻邱名之樂實家

其鄰有夫妻臣妾登極者臣妾家衆極屋子路曰是稷

稷紛紛何為者耶仲尼曰是聖人僕也僕徒是自埋於

民隱於自藏於畔使人不知其聲銷字生而妙其志無

窮其口雖言其心未嘗言方且與世違而心不屑與之

俱是陸沉也沉不在水而在陸喻其是其市南宜僚耶

聖師年譜

地卷

美

存存齋

宜僚姓熊居於市南楚勇士也能弄丸鈴常八個在空

一個在手白公作亂使人召僚不應脇以劍弄丸如故

後白公殺子西而難不及僚其人必自守而不慕人爵

者故夫子以律是人王鳳洲又云楚與宋戰僚拔胸受

刃於軍前弄丸鈴一軍停戰子路請往召之孔子曰已

矣彼知某之著於己也者知知某之適楚也以某為必

使楚王之召己也彼且以某為妄人也夫若然者其於

妄人也羞聞其言而况親見其身乎而何以為存言必

子路往視之其室虛矣○至楚見楚昭王於城父王將

以書社七百里封孔子索隱云二十五家為里里各有

也按此則書社非地名是以一萬七千五百家之地封

之也朱子謂無此理以其大大故也蓋方里而井井八

家此當二千一百九十
里雖侯封肅有是乎

令尹子西曰子西楚公子申西其字平王之僚長

王之使諸侯有如子貢者乎曰無有王之輔相有如

顏回者乎曰無有王之將帥有如子路者乎曰無有王

之官令有如宰予者乎曰無有且楚之祖封於周號為

子男五十里成王始封熊繹於丹陽是為楚始今孔子祖所謂華露藍縷以起山林者也

述三王之法明周召之業王若用之則楚安得世世堂

堂方數千里乎述先王之法何至遂削楚地我知其必不然

也夫文王在豐武王在鎬百里之君卒王天下今孔

子得據土壤賢弟子為佐非楚之福也楚發說得支離

聖師年譜 地卷 壬 存存齋

知聖故不得不有此過慮孟子曰昭王乃止薛應旂則

智之於賢者也性也有命焉信哉昭王乃止子西辭子

常之請而遜位昭王之弱而定國知夫差之役而必

敗亦可謂荆楚之嘉公子矣乃卒沮書社之封召白公

之亂謂○是歲有雲如衆赤鳥夾日以飛三日周太史

曰祭之禍可移於令尹司馬祭音永王曰除腹心之疾

而宣之股肱何益王有疾卜曰河為祟大夫請祭王曰

祭不越望江漢雖漳楚之望也郭璞註山海經岷山大

江所出岷山南江所出岷山北江所出徐鉉註岷山江

泗至於潁水按一統志其源有二一出山西潞州長子
縣名潁漳一出平定州樂平縣名潁漳二源俱入彰德
府境合流入衛河南去河三四百里不穀雖不德河非
河非楚望不知漳何以亦為楚望

所獲罪也河不在楚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

國也宜哉夏書曰惟彼陶唐帥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

其行亂其紀綱乃滅而亡堯舜禹都皆在冀方今指又

曰允出茲在茲由己率常可矣允信也茲己也林堯叟

楚昭言人能信由己出

以帥天常可不亡矣

○弟子曾參年十七其父點遣

至楚受學孔子參在楚無時不問安親之道也學統繫

○秋七月昭王薨於城父於是自楚反衛○顏淵問於

聖師年譜 地卷 壬 存存齋

師金曰以夫子之行爲奚若師金曰惜乎而夫子其

哉夫芻狗之未陳也結草爲狗祭以解厭也己則棄盛

以簋衍簋衍巾以文繡尸祝齋戒以將之反其已陳

也行者踐其首脊藉者取草取而爨之而已使復盛以

篋衍巾以文繡遊居寢卧其下彼不得憂必且數昧焉

數音朔昧音未庶幾迷視也邱兆麟曰慶棄之物於時

無用則更致他妖也既已解之則無憂矣無憂而獨

猶以解厭爲事不得憂今而夫子亦取先王已陳芻狗

取弟子遊居寢卧其下故伐木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

周是非其憂耶圍於陳蔡七日不火食死生相與歸是

非其昧耶夫水行莫如用舟居今難以用古今新音奇與前

同求也行周於魯是猶推舟於陸也且子獨不見夫桔槔

乎音吉也引之則俯舍之則仰彼人所引非引人也故

俯仰而不得罪於人故夫三皇五帝之制其猶相梨橘

柚耶其味相反而皆可於口相同極作平聲似梨而酸柚似橙味酸皮苦又江南

曰橘江北曰枳小者曰橘大者曰柚橘柚二樹相似冬不凋可去聲四者人皆美之味各不同以喻皇帝不

同禮故禮樂法度者應時而變者也今取後狙狙音袁

而衣以周公之服彼必齟齬音訖葉齒挽裂手碎盡

去而後懷是故強後狙而衣人服猶強今人而行古人

聖師年譜 地卷 堯 存存齋

之禮樂也故西施病心而矐愈美西施美婦人字修明今紹興府諸暨縣西

苧蘿山即其故居有東施家西施家矐音擗感額也其里之醜人即東施也亦捧心而

矐愈醜於是富者閉門貧者遠去彼知美矐而不知非

西施不可也千言萬語提是說道之行必在古後可惜乎而夫子其窮哉

晃按此語見莊子天運篇其論人情確不可易至欲使

聖人隨俗俯仰而譏其陸地推舟不知因時制宜孰有

如我夫子觀其初為司寇人皆謗之及其政化大行則

又從而頌之然則人於聖人之道果如後狙之於周公

哉大聖作用非小民可與謀始而亦豈他人所能深識

○行歷荆南漢水有孺子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

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孔子曰小子聽之清

斯濯纓濁斯濯足矣自取之也滄浪水名禹貢嶓冢導

浪之水在武當縣北四十里漢水中有洲曰滄浪水是也即漢水之隨地而易名者又滄浪濯足吳中十景之

一又與國考滄浪淵在今克州府東南二百六十里至楚

蔡界迷津有長沮桀溺耦耕於野長沮長往不返也桀

皆隱士而自匿其姓名者使子路問焉長沮曰夫執輿者為誰子路

曰為孔某曰是魯孔某與曰是也曰是知津矣問於桀

桀桀溺曰子為誰曰為仲由曰是魯孔某之徒與對曰

聖師年譜 地卷 幸 存存齋

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爾與其從辟

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耷而不輟夫子憮然曰

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

其不與易也許州葉縣西南二十五里黃城山俗名葉山有聖賢塚墓記即長沮桀溺耦耕之所

下有東流即子路問津處也史記序此問答於陳蔡被圍之前薛微軒曰孔子周流四方豈不知沮溺之徒知

道之終不能行但聖人仁民之心即天地生物之心天

地不以窮冬大寒而已其生物之心聖人亦豈以時衰

世亂而已其行道之心乎○入葉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蓀本

作蓀音條去聲蓀草器也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

宿殺雞爲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子路曰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晃按孔子所遇非強暴即隱士春秋之天下可知矣然而窮途感感固未有高風古道如葉丈人者也惜不仕數語徒謂以不入耳之言來相勸勉有但留空谷之音耳雖然予蓋至今猶慕丈人也○過葉歷蔡復反乎衛此爲三至○遇舊館人之喪入而哭之哀出使子貢說驂

弑悼公之年丙辰孔子始自陳反衛晃謂不然陳蔡之厄卽在壬子其無禮於孔子至矣豈有復至其國之理且鄉者居陳三歲而道不行豈有復至其國而又四年之理至於衛雖非有道之邦而有伯玉又其弟子多爲衛人故子雖不仕衛而久於其地舊廬固在反無傷也考之歷聘紀年亦謂孔子六十三歲適楚不用反衛留衛又五年而反魯論語註本衛世家疑有誤

六十四歲癸丑敬三十二年哀七年

在衛衛侯輒致公養焉

孟子曰於衛孝公有公養之仕也宋註孝公春秋史記皆無之

聘之設作脫一車四馬中兩馬曰服外兩馬小退曰騂以助助喪曰騂子貢曰於諸門

人之喪未有此今於舊館人無乃已重乎夫子曰子鄉

者入而哭之遇於一哀而出涕予惡夫涕之無從也相

關切則涕爲無從矣夫子居衛久雖有伯玉驕由而館人則其所常主者也烏得不憫而贈之惜其名不傳矣

小子行之○衛公孫朝子產之兄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蓋謂

而孔子弟子多仕於衛衛君欲得孔子爲政子路曰衛

君待子而爲政子將奚先綱目序此於敬王三十五年疑誤子曰必也

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

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

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
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
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是歲夏
魯使子貢會吳於鄆魯後似姓之國杜預曰陳留襄邑縣東南有鄆城與圖在兗州府東
南二百六十里今嶧縣吳太宰嚭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何其
多能也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子聞之在衛
曰太宰知我乎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
多也牢曰字子開一字子張子云吾不試故藝

六十五歲甲寅敬三十三年

聖師年譜

地卷

奎

存存齋

在衛家語子路爲衛治蒲將行請於夫子夫子曰蒲其
如何蒲人嘗止夫子其男子有死之心其婦人有守西河之志夫子之知蒲從矣問之使知審所治也以勇制勇則對曰邑多壯士又難治也子曰然吾語爾恭
而敬可以攝勇寬而正可以懷強愛而恕可以容困溫
而斷可以抑姦如此治之正不難矣子路至蒲爲水備
修溝瀆以民之勞也人與之一簞食一壺漿孔子聞之
使子貢止之子路不悅往見孔子曰由以暴雨將至與
民修備而民多匱餓故有所與夫子使賜止之是止由
之行仁也夫子以仁教而禁其行由所不知也孔子曰

汝以民饑胡弗白君發倉廩賑之而私以酒食饋是明
君之無惠而見己之德美也其不可必矣冕謂子路志
在行仁簞食壺漿所關甚細而見理未真忽不知其入
於驩虞矣又忽不知其近於陰行矣夫子於此煞用斧
鉞所以慎疑似而謹毫末也使當日之列辟大夫而解
此又何至有春秋之天下哉○先是衛孫桓子桓子孫良夫
侵齊齊人乘之大夫仲叔于奚以其衆救桓子乃免衛
將以邑賞奚奚辭請曲懸之樂曲懸卽軒懸諸侯樂也繁纓以朝
馬養當膺黃金爲飾許之書在三官司徒書名司馬書服司空書勲子路在衛見

聖師年譜

地卷

詣

存存齋

其故以訪孔子孔子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惟器與名
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藏禮
禮以行義義以生利利以本民政之大節也若以假人
與人政也政亡則國家從之不可止也○史記是年魯
召冉求子貢送之曰必使召夫子

六十六歲乙卯敬三十四年

在衛聖夫人元官氏卒學統繫此於孔子六十七歲宋真宗祥符五
年追封鄆國夫人○類要曰孔子遊於隅山見取薪而
哭者長梓上有孤鵲乃承而歌之曰宛彼鳴鵲在巖山

之唵音堅比翼鳥似鳥青赤色兩難南方有翼鳥不此不飛名曰鸛鸛今曰孤失其比也新者之哭
功亦失其比耶嗟叶其淹反疑名曰孤鸛歌夫子歌此
作崧山角高峻也歌辭疑有缺

豈亦有所感與

六十七歲丙辰敬三十五年

在衛綱目書此年孔子自陳復至衛疑誤聖子伯魚思母期而猶哭子曰

誰與門人曰鯉也子曰嘻其甚也伯魚聞之遂除之晁

按夫子謂宰子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予也

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

樂不樂居處不安豈母期而哭之遂已甚乎昔子羔子

聖師年譜

地卷

奎

存存齋

之居親喪也泣血三年未嘗見齒人以爲難而禮記之
云乃如彼得毋惑於孔門三世出妻之說乎意謂毋出
而爲之服期則已過矣期而猶哭不且甚乎夫出妻之
條有七君子不敢盡以爲安豈聖人人倫之至聖配之
賢而有子顧安得而有是事也即使有之生不得致其
養死不得執其喪此人子之至慟毋不得與廟親子豈
忍與毋絕乎毋服卽當降子淚亦豈當降乎遇感則哀
夫誰斬之而不哭也而況乎聖配果出抑又安得有追
封鄆國夫人之典乎昔吾邑劉他山先生有孔門三世

出妻辨言之甚悉余向見之惜其稿不存不獲引以爲

証此等有關係倫常天性之事學者不可不深究其理磁

君俞太史曰好議論李功曹曰其時孔子伯魚俱在衛

期而猶哭或猶如在家始死之哭而慟所以夫子曰甚

非謂其不當哭也伯魚聞而除之亦非竟不思切而遂

除其哭恐拂父意但心自悲哀除其慟哭不敢使聞耳

古人之辭後人當以意逆○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

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於

是夫子授以大學孫淇澳曰曾子問一貫時終二十一歲家語少孔子四十五歲往楚受學

孔子時終十有六歲孔子沒時終二十七歲莫認真積

力久是幾十年工夫張尚若太史曰如茲早悟何以爲

魯只是着力不放耳大學聖經也○家語子路治蒲三年孔子過之入

其境曰善哉由也恭敬以信矣入其邑曰善哉由也忠

信而寬矣至其庭曰善哉由也明察以斷矣比去子貢

執轡而問曰夫子未見由之政而三稱其善可得聞乎

孔子曰吾見其政矣入其境田疇盡易草萊甚闢溝洫

深治此其恭敬以信故其民盡力也入其邑牆屋完固

樹木其茂此其忠信以寬故其民不偷也至其庭庭甚

清閑諸下用命此其明察以斷故其政不擾也以此觀

地卷終

邑

曹克謙

張

忠梓

至聖先師孔子年譜 人卷

磁州楊方晃編釋

太史鹽官俞鴻馨尹思先生鑒定

同邑孫 濂

磁學 聖裔孔興耀介融氏 訂正 寧陵孔毓彬全校

潘陽馬恒世健菴氏 同邑張 壞

同邑邵日新敬書

六十八歲丁巳敬三十八年

在衛春齊師伐我及清我謂魯清齊地也杜預曰齊北盧縣有清亭 冉有

聖師年譜 人卷

一 存存齋

求帥左師樊遲為副時遲二十二歲弟子解稱其弱仕

武伯孟肅子洩即孟武伯帥右師邢洩孟氏家臣為副右師奔齊人

逐之孟之反名側孟氏族也後入以爲殿抽矢策其馬曰非敢

後也馬不進也孔子聞之稱其不伐冉有以矛入齊軍

克之史記載於獲甲首八十齊人宵遁孔子稱其義謂其

勇生於義季康子謂冉有曰子之於軍旅學之乎性之乎冉

有曰學之孔子康子曰孔子何如人哉漢若不可笑對曰用

之有名播之百姓賢諸鬼神而無憾求之至於此道雖

累千社夫子不利也康子曰我欲召之可乎對曰欲召

之則毋以小人固之可矣言不可以利祿之私待小人者固結之也學統作勿以小

人聞 ○冬衛孔文子將攻太叔疾初疾娶於宋其娣嬖

文子使疾出其妻而自以其女妻之疾使侍人誘其初

妻之娣寘於犂犂衛邑別爲一宮如二妻然文子怒欲攻

之訪於孔子孔子曰胡簋之事則嘗學之矣甲兵之事

未之聞也孔子嘗曰我戰則克又曰好謀而成蓋優於

非可與言之人非軍旅者莫子若矣豈曰未之聞乎衛靈孔圉

當與言之事也 退命駕而行曰鳥則擇木木豈能擇

鳥服虔曰鳥喻己文子遽止之曰圉敢度其私防衛國

之難也將止會季康子言於哀公道公華公賓公林以

幣迎之乃歸魯先是冉求言於季孫曰國有聖人而不

能用欲以求治是猶却步而求及前人不可得已今孔

子在衛衛將用之己有才而以資鄰國難以言智也季

孫乃告公而迎之歸史記謂歸與之喪當在此時思自

矣兄論語明云子見接孔子自失司寇四歲留陳一歲

留蔡八歲留衛蓋至茲十有三年於外矣其間過匡過

蒲過曹過宋之晉之鄭之楚僕僕道塗畧無善狀心何

嘗一日忘魯哉顧魯人終無悔其罪而反之者至桓子

將死乃悟其非而其子康子又不克承父志因循八載

始以冉求之言反之雖魯事日非反亦無益而年紀述

邀一身將老故園又豈可不歸哉甚矣聖人之窮也聖

人之窮春秋天下之窮也然而幸留餘年垂教後世柳

又千秋萬世之幸也○去衛出東門遇姑布子卿姑布子卿名會相趙襄子云無姑字迎而視之顧子貢曰是魯孔某與吾固

聞之子貢曰賜之師何如子卿曰得堯之穎舜之目禹

之頸臯陶之喙從前視之益益乎似有土者從後視之

高肩弱脊此惟不及四聖者也子貢吁然吁長嘆聲又疑怪也凡意

所不者所不者子卿曰子何患焉汗面而不惡蔑喙而不藉藉二聲常吁

聖師年譜 人卷 三 存存齋

未遠而望之羸乎若喪家之狗子貢以告孔子無所辭

獨辭喪家之狗耳曰某何敢乎子貢曰汗面而不惡蔑

喙而不藉賜已知之矣不知喪家之狗何足辭也子曰

喪家之狗既斂而梲布器而祭顧望無人意欲施之上

無明王下無賢士方伯萬姓縱心莫之綱紀是人固以

某為欲當者也某何敢乎此喪字平聲喪家之狗一闢於鄭東門一闢於衛東門而

夫子於彼則受之於此則息駕於河梁而觀焉黃帝

篇莊子達生篇皆作呂梁地在彭城爾雅石絕水曰梁

又考彭城故城東呂縣宋邑也泗水合淮沛經焉上有

石梁故曰呂梁今徐州黃河之北有懸水三十仞梁山

圍流九十里水急則其流圍莊魚鱉不能道道行龜

鼃不能居有丈夫方將厲之以木涉水曰厲莊列俱作

者也孔子使人並涯止之並近也莊列俱作使曰意

者難可濟也丈夫不以措意遂渡而出莊列俱作之數

行歌而游於棠行歌行塘下也孔子曰子巧乎有道術乎莊列作吾以

則人也則人也請問所以能入而出者何也對曰始吾之入也

先以忠信及吾之出也又從以忠信措吾軀於波流而

不敢以用私所以能入而復出也以上又見列子說符篇與黃帝篇問答不

同一以忠信為言一以安故為言一事而列子兩見前後立論迥異此見家語又與莊列字句稍別孔子

聖師年譜 人卷 四 存存齋

曰小子識之水猶可以忠信親之況於人乎○又琴操

曰孔子歷聘諸侯莫能任自衛反魯隱谷之中見薊蘭

獨茂唱然作嘖蘭當為王者香今乃與衆草伍止車援

琴鼓之自傷不遇而托辭於蘭曰習習谷風以陰以雨

之子于歸遠送于野何彼蒼天不得其所逍遙九州無

所定處時人闇蔽不知賢者年紀述邁一身將老名其

詞為猗蘭操見謂托辭者所言在此而借物以寓其意

者也此辭直賦其事並無一語及蘭粹不知其為猗蘭

操也又羣芳譜云孔子援琴歌曰蘭之猗猗揚揚其香

不采而佩於蘭何傷今天之旋其昌為然我行四方以

日以年雪霜質質薺麥之茂子如不傷我不爾觀薺麥

之茂薺麥之有君子之傷君子之有語多難解未知孰

是要皆反魯辭也何梁猶蘭二事非冬所有其或周十月即夏八月節候兼有誤也觀明年

十二月猶有○時子路亦致蒲宰從去聲歸自孔子五十

五歲去官適衛至六十八歲去衛旋里一十三年之間

所至必身從之未嘗遠離孔子曰自吾得由惡言不入

於耳殆天特生之為吾聖師作護法使也比至魯哀公

館焉方氏曰館者棲食以致其具官以致其事也公自昨階孔子賓階升堂

聖師年譜

人卷

五

存存齋

立侍公命以席問曰夫子之服其儒服歟起而對曰其

少居魯衣逢掖之衣逢音龐大也疏曰謂肘腋之所寬大故鄭云大袂單衣也長居

宋孔子本宋微仲之裔又娶於宋元官冠章甫之冠知

姓曰章甫殷道也蓋即緇布冠三代各異其名耳

又莊子孔子冠枝木之冠謂以木枝皮為冠也其聞

之君子之學也博其服也以鄉俗其未知其為儒服也

應氏曰儒之名始見於周官曰儒以道德名末世不充其道而徒於其服哀公見孔子被服儒雅與世不同怪而問之孔子不敢以儒自居故言不知儒服又法言言

通天地人曰儒又風俗通儒區也言能區別古今也公

曰敢問儒行對曰遠數之不能終其物悉數之乃留更

僕未可終也悉數非久留不可僕臣之擯相久則疲公倦雖更代其僕亦難立而畢其說也公

命復坐乃曰儒有席上之珍強學待問力行待取其自

立如此者有衣冠中動作慎難進易退粥粥若無能粥

其容貌如此者有道塗不爭險易之利不以險與

居冬夏不爭陰陽之和不夏爭陰涼冬爭陽暖愛其死以有待養

其身以有為爭其大不爭其小其備豫如此者有忠信以為寶

多文以為富先勞而後祿其近人如此者使人可有見

利不虧義見死不更守引重不程力材足以任事其特

立如此者有可親不可劫劫奪也不可奪可近不可迫

迫之使從已也可殺不可辱受辱其剛毅如此者有忠信以

聖師年譜

人卷

六

存存齋

為甲冑禮義以為干櫓甲鎧冑兜也干櫓小槊大槊也忠信以待人人莫敢欺禮義

以敬人人莫敢侮猶甲冑干櫓之可以禦患也戴仁而行抱義而處仁可尊故曰戴義可

守故曰抱義政其禦暴如此者有一畝之宮環堵之室

易衣而出並日而食二日一食上答之不敢以疑上不

答之不敢以詬詬舍之則去也其仕如此者有今人

與居古人與稽雖弗逢世不忘百姓之病其憂思如此

者有博學不窮篤行不倦慕賢而容眾毀方而瓦合陶

之事其初則圓割而為四則方合四為一又圓隨方就圓之意其寬裕如此者有內稱

不辟親外舉不辟怨辟音避苟利國家不求富貴其舉賢

援能如此者有澡身浴德世治不輕世亂不阻不輕德

阻志自若其特立獨行如此者有不臣天子不仕諸侯雖分

以國視如錙銖錙銖法十黍爲一銖十銖爲一兩二十兩爲一鎰其規爲

如此者有合志同方營道同術志以所向言並立則樂

相下不厭聞流言不信其交友如此者溫良仁之本分

散仁之施儒兼有之而不言仁其尊讓如此者是故不

隕穫於貧賤隕墜獲割皆如不充詘於富貴充闕不瀾

音混於君王不累於長上不閱於有司不爲所困而離道

也故名曰儒儒者中今人之名儒也妄常以儒相詬病

聖師年譜

八卷

七

存存齋

妄有儒名無儒實也哀公聞此遂不敢以儒爲戲詳見

行篇○孔子侍食於哀公賜之桃與黍焉桃有十月始

月夏八孔子先食黍而後桃左右皆掩口笑公曰黍以雪

也桃非食也孔子曰其知之夫黍五穀之長郊廟以爲

上盛而桃果屬之下以上雪下臣以爲妨於教公曰善

哉語見○又問大禮人道孔子並詳論之語具家語○

他日問政孔子對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

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也者

蒲蘆也詳載公曰寡人既得聞此言也懼不克果行而

獲罪咎云○季康子問於孔子曰舊聞五帝之名而不

知其實孔子對曰昔某聞諸老聃天有五行分時育物

其神謂之五帝分時者一歲三百六十日木火金水各

各分其餘數一十八日合四季所得亦是七十二日帝

主也木主春所謂東皇青帝是也火主夏所謂赤帝金

主秋所謂白帝水主冬所謂黑帝是也古之王者易代改

號取法五行法者於五行各取其一以王故其生爲明

王者死配五行是以大皞配木伏羲木德之君主乎炎

帝配火神農赤精之君主乎黃帝配土軒轅黃精之君

主秋金五行之序也少皞配金金天白精之君主乎

聖師年譜

八卷

八

存存齋

顓頊音配水黑精之君主乎冬康子曰太皞其始之本

何如孔子曰五行用事先起於木木東方萬物之初皆

出焉是故王者則之而首以木德王天下其次則以所

生之行轉相承也木火土金水順康子曰吾聞勾芒爲

木正祝融爲火正蓐收爲金正玄冥爲水正后土爲土

正此五行之主而不稱帝何也孔子曰五正者五行之

官名五配君也五正臣也月令所謂其帝太皞則其五

行佐成上帝上帝天也而稱五帝太皞之屬配焉亦云帝者

從其號也此言五配稱帝之義五行稱帝五配亦生而

故亦從乎五行之號而稱帝也昔少皞氏之子有四叔曰重叔該叔修

叔熙叔實能金木及水使重為勾芒正木該為蓐收正金修

及熙通為玄冥正水顓頊之子曰黎為祝融正火共工氏之

子曰句龍為后土土正句同勾外紀太皞之世諸侯有不周山崩是共工祝融氏戰不勝而怒頭觸

少皞三百四十餘年安得臣於其朝今日顓頊之子黎

為祝融則是古人以官為氏非即伏羲時此五者各以

之祝融也典垂為共工所以理百官也此五者各以

其所能業為官職各以一行生為上公死為貴神別稱

五祀不得同帝五祀上公之神故不稱帝康子曰帝王改號於五行

之德各有所統則其所以相變者皆主何事相變如木王宜青而

聖師年譜

人卷

九

存存齋

所尚在赤之類是也孔子曰所尚即各從所王去之德次焉木下

生火故木家尚赤之類修其母而兼其子也夏后氏以金德王色尚黑金生水也

大事斂用昏大事喪也戎事乘驪乘黑馬也牲用玄殷

人以水德王色尚白水生木宜尚青而尚白大事

斂用日中日中色白戎事乘翰馬白也牲用白周人以木德王

色尚赤木生火也大事斂用日出日出色赤戎事乘騂馬赤也牲

用駢赤也此三代之所以不同也康子曰唐虞之所尚者

何孔子曰堯以火德王色尚黃土也舜以土德王色尚

青土生金宜尚白而土王於四季康子曰陶唐有虞

五行用事先起於木故尚青也國

君虞幕之故稱有虞夏后殷周獨不配五帝意者德不及上古

耶將有限乎孔子曰古之平治水土及播殖百穀者衆

矣唯句龍氏兼食於社兼猶配也生為后土死配於社

而棄為稷神易代奉之無敢益者明不可與等故自太

皞以降逮於顓頊其應五行而王數非徒五而配五帝

是其德不可以多也語見家語見按三皇五帝之說諸家不

一據此則五帝祇是五行而三皇必是天開於子地闢

於丑人生於寅之義不必定有其人也○子言衛靈公

之無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喪孔子曰仲叔圍治

聖師年譜

人卷

十

存存齋

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是奚其喪仲叔

孔文子鉅字子魚衛之大祝掌六祝之辭曰願祝年祝吉祝瑞祝化祝策祝以事鬼神祈福祥也見按

三子非果賢也而用之各當所長猶可救其無道之失

奈何聖人久於其國而不知用耶○又家語哀公問於

孔子曰當今之君孰為最賢孔子對曰其未之見也抑

有衛靈公乎公曰吾聞其閭門之內無別而子次之賢

何也孔子曰臣語其朝廷行事不論其私家之際也公

曰其事何如對曰靈公之弟曰公子渠牟其智足以治

千乘其信足以守之靈公愛而任之又有士林國者林

國

說苑作見賢必進之而退與分其祿其人退則分是以

衛少遊放之士靈公賢而尊之又有士曰慶足者衛有

大事則必起而治之非大事則無大事則退以容賢所以

退者不欲以己之賢掩不輕起靈公悅而敬之又有大夫史鮒

人之賢而使容於朝也字子以道去衛而靈公郊舍三日琴瑟不御必待史鮒

之入而後返以此取之雖次之賢不亦可乎是接一靈

公耳於康子則稱其無道於哀公則又稱其賢無道言

其概賢則指其用人一事而言也於康子則舉其於仲

叔等三人於哀公則又舉其於渠牟等四人三人則言

聖師年譜

人卷

二

存存齋

其用才之當四人則言其待賢之誠也昔吳季札之言

曰衛多君子夫衛多君子亦衛能用之乃多耳以靈公

之用賢如此而至於孔子則曰吾老矣不能用也以衛

多君子而又林國之進賢慶足之容賢如此而至於孔

子則皆寂然無所與處何耶余因之更有感於魯焉以

衛靈之無道當史魚之以道去衛猶郊舍三日必待魚

之入而後敢入乃孔子當日以道去魯魯直以師已送

之絕無挽留之意則魯君臣之簡賢棄禮又不賢於衛

靈遠甚矣○子謂衛公子荆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少

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子曰不有祝鮀之佞而

有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世矣孔子居衛久故歸述

不非其大夫故知○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勤如之何

子曰臨之以莊則敬孝慈則忠舉善而教不能則勸○

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子曰由也果於從政乎

何有賜也可使從政也與曰賜也達於從政乎何有求

也可使從政也與曰求也藝於從政乎何有孔毓彬曰

使從政不待言矣乃康子則非能使三子從政之人也

從政所以張公室也故知康子非開口評論即忘其身

居三事而以其家臣為從政也不然康子有心公室何

不孔子是求而乃三子是問可見其迎孔子歸魯不過

聖師年譜 人卷 三 存存齋

懼資薛國已耳豈真○季康子欲用田賦使冉有訪於

夫子夫子曰其不識也三發發問卒曰子為國老待子

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夫子不答已而私與冉有曰

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如

是則以邱亦足矣四井為邑四邑為邱杜預曰邱十六

林堯叟曰以邱賦一乘為未足故又以田賦田賦者家

一人也家一人管子內政之法也葉石林曰賦不以田

以田而賦者舉邱之賦而加之田也襄陵許氏曰古者

田有稅邱有賦稅以足食賦以足兵何休註曰田者一

井之田賦者取其財物禮稅民公田不過什一軍賦十

當牛馬車甲之入也東萊呂氏曰宣公稅畝井田由此而壞成公作邱甲邱甸之賦益以改作而民病甚至哀公用田賦又改法更重於稅畝邱甲之爲陳氏曰二十五人爲兩四兩爲卒出長轂一乘於甸子取之於是甲士甸四邱邱十六井邱甲者以甸之賦賦一邱也田賦則又重於邱甲矣若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左傳見按康子此訪果不知其非而就政於孔子耶抑明知其非而欲孔子之冒之耶如果不知其非而就政其聞孔子之言抑亦可以止矣如明知其非而欲孔子之冒之又奚怪其不知孔子何如人乎余故謂康子又不如桓子遠甚也桓子遺言必召孔子彼蓋悔悟深切急以幹蠱之事望之康子乃康子不能卽召召之又不能用是豈但不知孔子哉抑並不知其父而已矣觀其初見夫子哀公問儒服康子問五帝皆不急之論及哀公問政告以方策之布而不能行康子問田賦告以周公之典而不能法魯尚可爲魯哉此一變至道之望終虛而邱陵之歌之所以作也孔穎達曰康子之迎孔子以冉有之軍旅學於孔子其以田賦訪孔子必以冉有之聚斂亦學於孔子而孰知大非所望也又奚怪其格格難合也○吉月必朝服而朝吉月月朔既反魯不○鄉人儺朝服而立於阼階按禮以致仕廢臣禮也

聖師年譜 人卷

三 存存齋

月令季春命國儺以畢春氣仲秋天子乃儺以達秋氣季冬命有司大儺旁磔出土牛以送寒氣謂之大儺者下及民庶皆得儺所謂鄉人儺是也磔裂牲也旁磔謂牲以據陰氣也舊說此月日經虛危司命二星皆裂其北司祿二星在司命北司危二星在司祿北司中二星在司危北此四司者鬼官之長又墳四星在危東南墳墓四司之氣能爲厲鬼將來或爲災厲故儺磔以據之故特作土牛以畢送寒氣余謂只是完結一個丑字耳與孟春東郊迎春無涉○周禮方相氏仿爲蒙供之象掌蒙熊皮示明假黃金四目示明假玄衣朱裳執戈揚盾示明假威帥百隸而時儺百隸師坐儺子之屬以索室驅疫焉○唐書禮樂志云大儺之禮方相氏執戈揚盾爲唱帥先儺子和曰儺音振和選人十二以上十六以下儺面赤布袴褶二十四人爲隊六人爲列方相導之隊雄雞於宮門城門和唱諸神以逐惡鬼並見孔帖唐志甲作食稻音胹胃虎食雄伯食魅騰簡食不祥賢諸食咎伯奇食食夢疆梁祖明共食磔宛寄生委隨食觀錯斷食巨窮奇騰根共食蠱凡使一十二神追惡凶赫汝軀拉汝幹節解汝肉抽汝肺腸汝不爲去後者爲根周呼訖前後鼓譟而出所謂近於戲者然也○又禮稽命徵曰顓頊有不才子妃爲疫鬼一爲瘡一爲魅一居室區隅驚人小兒故儺驅之射以赤丸五穀酒

聖師年譜 人卷

古 存存齋

埽室內○又張衡東京賦卒歲大儺驅除羣厲按說文

也厲鬼災也左傳子產曰鬼有所歸乃不為厲禮祭法

泰厲古帝王無後者公厲古諸侯無後者族厲古大夫

無後者明制厲壇兩京大厲王國國厲各府州郡厲各

縣也厲各鄉鄉厲蓋無不得所歸之鬼矣又奚厲乎此

仁之至義之盡也樂書古有公厲族厲暴厲之祭至周

乃川方相余謂川方相以驅不才之鬼耳非謂厲祭可

也見攷前代儺禮大同小異而季冬之儺凡鄉皆得為

之大抵皆以驅疫為義而夫子必朝服待之者所以尊

王制而安家神也事載周禮掌於方相其典重矣苟非

夫子其不以爲戲而忽之者又幾何乎即此可見聖人

無事不敬

聖師年譜

人卷

五

存存齋

六十九歲戊午敬三十七年
哀十二年

在魯春季康子卒用田賦孔子知魯終不能用己乃作

邱陵之歌兄孔叢子記問篇言暗主之道難且歌曰登

彼邱陵刻窺其阪刻窺音里以反音反山仁道在邇求

之若遠遂迷不復自嬰屯蹇屯蹇二卦名屯難也始

足不能進喟然迴慮題彼泰山鬱確其高梁父迴連父

行之難也泰山下積棘充路泰山喻魯梁父陟之無緣將伐無柯

小山也積棘喻三家

忠茲蔓延惟以永歎涕實潺湲同於是置講堂於魯

城東北與諸弟子講道其中刪述六經垂教萬世有終

焉之志遠方從學之士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二

人姓名俱載家語弟子解篇今孔林東二里許洙泗書

院是也在今汶上縣界泗水在北洙水在南孔子自衛

建請額今名奉旨春皇覽云諸弟子房舍并甕猶有

存者漢光武東巡過魯坐孔子講堂即此其刪述諸經

也於禮則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黃際飛

是周禮本孔子難志從周然欲訂又曰吾說夏禮杞

正禮樂世退百王亦必要用底本朱子謂今春秋傳中宋

不足徵也吾學殷禮有宋存焉猶有此商禮存若杞用

典故可守矣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又曰生平今

聖師年譜

人卷

六

存存齋

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裁及其身者也據此則禮惟從

周而已固非夫子所敢定也又曰我觀周道幽厲傷之

吾舍魯何適魯之郊禘非禮周公其衰矣又曰夏禮吾

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

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按史記敘入在此中庸曰

信不信民弗從下焉者雖善不尊不尊不信不信民弗

從夫子若不尊之位而欲定天下古今信從之禮非微

不且其告顏淵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

韶舞據此則禮又夫子所迫欲定而阻於文獻無徵者

也然而其所能言亦時言之如今禮記所載孔子許多

聖師年譜

人卷

七

存存齋

言是也至古樂經疑多聲音樂舞之節律呂樂器之制而無辭句可讀故經秦火無傳見黃岡秦漢宗樂記題辭其見於夫子者則有告賓牟賈師摯數語附載樂記論語與夫訪之萇弘學於師襄謂於三家論之韶武語其樂音樂章樂舞大意而已至於樂器則固缺焉未講也其序書傳也上紀唐虞下至秦穆堯舜以上荒遠無稽概不收載古詩三千餘篇取可施於勸懲者始諸衽席及乎邦國終於郊廟凡三百十一篇按考要云書傳所載逸詩不更有更十君而取其一篇者又有更二十餘君而取其一篇者由此言之何啻三千也詩序凡三百十一篇而六

篇亡其辭故史遷班固皆謂三百五篇以見在為數故也余按古詩三千周公業已刪之非盡刪自孔子也孔子純取周詩附以商頌而三百之詩乃定

內有笙詩六篇有篇名而無其辭一曰南陔此詩載鹿鳴之什二曰白華三曰華黍四曰由庚五曰崇邱六曰由儀此五詩與魚麗等名白華之什以上室鼓瑟而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一篇一終是謂升歌三終然後笙入堂下磬南北面而立樂南陔白華華黍亦一篇一終是謂笙入三終燕禮亦然但笙入則立於懸中耳前樂既畢則堂上歌魚麗堂下笙由庚堂上歌南有嘉魚堂下笙崇邱堂上歌南有臺堂下笙由儀兩篇一終是謂間歌三終既畢則堂上歌擊鼓及笙並作工歌闕則笙吹鵲巢以合之工歌葛覃則笙吹采芣以合之工歌卷耳則笙吹采芣以合之亦兩篇一終是謂合樂三終以上皆一時之詩為燕饗賓客上下通用之樂而南陔六篇今無以考其名篇之義然鹿鳴

聖師年譜

人卷

大

存存齋

等詩皆云歌而六詩則止云笙不言歌者詩註以為有聲無辭想古經篇題之下必有諸焉如投壺魯鼓薛鼓之節而亡之耳余疑既謂之笙詩未有無辭而可以云詩者也觀合樂三終可見矣故晉太康著作郎元城東晉因詩小序之義一一補之其詩備見文選聲亡禮廢是亦不得已之雅意也顧三笙連即連無辭三笙間即間無辭三笙合又獨皆有皆絃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詩本樂章季札觀樂而後四十餘年之間或忘或失想多不能合者諸詩用各不同一皆求合之則刪詩即語魯太師摯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從之純如也敝如也繹如也以成成者曲之一終曲以易一位曲雖不同而翕純敝繹之節一成以至九成皆如是也周禮成謂之變變更也此曲成更奏他曲也劉原父曰雲門之樂六變而終成也之樂八變而終籥韶之樂九變而成故曰凡樂夾鍾為宮則黃鍾為角太簇為徵姑洗為羽圓邱奏之六變而天神降所以然者自子至巳為陽自午至亥為陰陽數至少陰之申而止陰數至少陽之寅而止夾鍾屬卯自卯至申其數六六變者夾鍾之數極於六也凡樂林鍾為宮則太簇為角姑洗為徵南呂為羽方澤奏之八變而地示出八變者自未至寅林鍾之數極於八也凡樂黃鍾為宮則太呂為角太簇為徵應鍾為羽宗廟奏之九變而人鬼禮九變者自子至申黃鍾之數極於九也成字之義如此詳見周禮註疏不可但以一遍遂了其因與共訂証之補其殘缺序其失次雅頌遂皆得所有洋洋盈耳之盛晚益喜

易讀之章編三絕章熟皮也古無紙書用竹簡畫字故以熟皮為編計之三絕三次斷也

漆書幾滅嘗自言曰假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論語註五乃為序上下經卦既分孔子推其義以為之次序卦是也

聖師年譜

人卷

九

存存齋

王卦辭大象也莊氏曰象繫繫辭於卦象釋周公父說
斷也斷定一卦之義也繫繫辭於卦象釋周公父說
卦陳說八卦德文言釋乾坤二卦以成四聖之書伏義
交辭孔子作十翼晃按此非一年之事當其之杞之
宋卽有傳述二代之意當季氏逐君陽虎縱恣退藏不
仕卽已曾修詩書禮樂至是閱歷益深卽兄益廣欲卒
其業而實非此年一齊修起惜遭秦厄至今存者俱非
原本卽如尚書漢武帝時泰誓且有偽書至晉孔壁書
行偽書始廢孔壁孔子宅壁卽今聖廟收貯樂器之金
乃收其家經書藏於孔壁漢魯共王壞孔子宅得其書
歸孔安國是爲孔壁書先是伏生爲秦博士聞秦火亦
藏家壁漢定求其書已不完安國得孔壁書在受伏生
書後前編曰伏生書無泰誓惟孔壁古文有之然終漢
世未列學宮時有張霸偽泰誓三篇行世載有白魚入
舟大流王屋之事仲舒史遷嘗所信用東漢王馬諸儒
始覺其非東而周書篇次仍多失敘洛誥四十八字猶
列康誥篇首酒誥梓材諸篇猶列金縢之後先儒謂書
序非孔子作其信然矣前漢書言張霸作書首尾劉歆
雖亦歷敘作書之義毋與經義相戾卽至於禮經周禮
儀禮二書雖撥拾於羸縢之餘而綱張目舉猶不失爲
故物乃若禮記四十九篇實漢儒戴氏馬氏所輯戴氏
馬氏融也融扶風人常坐高堂施絳紗除宋摘去大學
帳前授生徒後列女樂五經皆有傳註

聖師年譜

人卷

三

存存齋

中庸另爲一書其餘曲禮上下而外樂記爲漢河間獻
王之所傳述獻王名德西漢景帝之子魯共王而正義則
謂公孫尼子次之所撰著王制則漢文帝博士諸生之
所補綴月令則秦相呂不韋之所編次不韋陽翟大賈
如皇立不韋作呂氏春秋十餘萬言月令一篇然亦大
今入禮記列學官是亦不以人廢言之意也
有條理其餘半多諸家纂言如謂孔子殯毋五父之衢
成王賜魯郊禘之祀之類附會無稽不可屈指又焉得
爲夫子舊本乎朱按周監之禮既傷於幽厲二代之禮
燼於秦火其見於漢儒之補綴者復多駁至於詩則子
而不絕後世訖不得見其成書之盛惜哉
王子按隋書王子名通龍門人居河汾亦謂今之三百
篇非盡夫子之三百篇也夫子刪繁蕪之三千取可勸
懲者三百而三千之中豈無播詠於世俗之口者夫子
之詩卽火於秦漢興管絃之聲未衰諸儒傳夫子之詩
而不全得見世俗之傳流管絃之溫在者概以爲古詩
取以足夫子三百之數而不辨其非也不然若孔子所
釋素絢之詩經書所傳如周禮趨以采齊諸侯狸首爲
節史封禪書經名不來射說春秋穆子賦茅鴟襄二十
叔孫食齊慶封封祀祭趙衰賦河水左傳重耳以盪水
叔孫賦此刺不敬也

重耳降服自囚秦主享之趙衰從賦河水祭公賦祈招
註逸詩也義取河水朝宗於海海喻秦也祭公賦祈招
音韶左傳楚靈王右尹鄭丹侍坐左史倚相趨過王曰
是良史也知墳典邱索對曰臣聞周穆王欲遍天下使
皆有車轍馬跡卿士祭公謀父作祈招以止王心問其
詩即弗知也王曰子能乎對曰其詩曰祈招之惜惜式
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宋公賦祈招儀禮云周
金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
升歌鹿鳴下管新宮漢明帝養老取而歌之
在門僕夫具存驥駒左傳國子賦鸞柔以及翹弓河清先
駒在路僕夫整駕

正繁渠諸詩何以皆不與於今之三百而孔子已放之

鄭聲何以猶存而不削耶或問鄭衛之音皆為淫奔夫

重而言也據此則鄭詩絕無可取子王子以為諸儒之

聖師年譜

人卷

三

存存齋

聲也子路之瑟比鄰殺伐之聲也大武未必皆誦誦之
也如以其詩後章子惠可謂淫矣彼猶衣鷄鳴將仲羔
矣清人大叔之章亦豈淫子淫聲者如李白清平調每
至末句必遲其聲以媚之是也但以鄭俗尚淫上無教
化率其土風地氣遂多有此使人驕之心靡故放其聲
非謂其詩可放也聖人刪詩善惡並錄以寓勸懲祖龍
之為禍如是祖龍始皇也焚書坑儒雖桀紂未有此古
之擊二者行一又何至以聖人垂教萬世之功獨易以
一旦俱付煨燼惜孟子言治亂而不及見之也獨易以
卜筮得存而孔子之十翼魏伯陽顏師古以孔子所作
下文言說卦序卦大象而外亦不能盡無疑字脫簡顧
安得一一取其全書原本而讀之哉○抑又攷之易自

伏羲始畫八卦因而重之為六十四及乎三代夏曰連

山殷曰歸藏目見三墳連山見周曰周易第伏羲畫卦

有圖象而未有書連山以艮為首天易也歸藏以坤為

首地易也有法數而亦未有書周易以乾為首人易也

始有書矣是為三易故易者天地人之道也故曰大易

也自孔子贊周易後弟子商瞿端木賜受之雖以下筮

不及殃於秦火然失說卦三篇迨後從河內女子得之

漢之言易者分為三家曰田何何齊人淵源子夏秦燔

生曰焦延壽壽梁人長於災變分六十四卦直曰費

聖師年譜

人卷

三

存存齋

直直漢東萊人其派既分其源漸遠至直以彖象文言

參入卦中而古文十二篇之易遂亡其本按古經一十

下經伏羲之書文王周公之辭也並孔子所作之傳十

共十二篇中間頗為諸儒所亂至東萊呂氏乃復正之

今朱子所註彖象文言仍餘如無名氏之乾鑿度漢楊

在卦中其猶費氏之易歟

子雲之大玄宋司馬光之潛虛晉王弼之畧例魏闢子

明之易傳後周衛元嵩之元包沙隨程迥之古占類非

宗旨老莊即好為隱怪畔背僭妄不可屈指而後唐四

學助教邢璣推尊王弼且謂孔子未窺道妙其無忌憚

極矣四聖之書幾委荆棘至宋儒周子濂溪著太極圖

說邵子康節先生著皇極經世程子明道伊川兩先生父珣

今有宋程井庠門外有官臨州二子讀書經庫作易傳朱子晦庵先生作本義而理

與象數乃無不明六經遺素大類有周程諸儒表彰至天其功鉅矣我

朝祀進十哲宜哉 ○書自孔子求書得黃帝玄孫帝魁

之書迄於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斷遠取近上有

唐虞下迄有周更千餘年聖賢之君繼作其流風善政

可傳後世者計得百篇始自唐虞者以其運中天而治

化隆也傷周道之既東而深有望於魯故錄伯禽之費

誓焉嘆王風之不競而懼其入於秦故錄穆公之秦誓

聖師年譜 八卷 重 存存齋

焉時子夏問書大義子曰吾於帝典見堯舜之聖焉於

大禹皇陶謨益稷見禹稷皇陶之忠勤功勳焉於洛誥

見周公之德焉故帝典可以觀美大禹謨禹貢可以觀

事皇陶謨益稷可以觀政洪範可以觀度秦誓可以觀

義五誥可以觀仁甫刑可以觀誠通斯七者則書之大

義舉矣秦火後百篇亡缺百篇刪定原本也幸得濟南

伏生之口授二十九篇伏生名勝字子曉濟南人有孔

起流亡漢定勝求其書僅得二十九篇秦焚書壁藏之兵

故是錯正受之勝老語訛錯不能其後孔安國得孔壁

所傳定為五十八篇安國字子國魯人孔子十一世孫

大夫武帝天漢中魯恭王壞孔子宅壁中得古文尚書

百篇皆蝌蚪文悉還孔氏安國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

為隸書且為之傳合所聞於伏生共五十八篇外有田

作彙成帝告魯王湯征故虢汝方夏社疑至臣屈典實

明君肆命祖后沃丁伊陟原命仲丁何豎甲祖乙高宗

之訓分器族巢命歸禾嘉禾成王政將滿始則肅慎之

命毫始九共九篇成父四篇共四十二篇錯亂磨滅不

可復識悉上送官此百篇亡缺之所由來也既成會至

無傳事不及施行晉世秘府所存有古文尚書止經文而

闕堯典一篇齊建武中吳姚興始得安國之傳奏之時又

大析市得而上之於是始列國學當時為之傳註者代

不乏人未有善本及宋朱子以屬九峯蔡氏蔡子建州

沉字仲默少從晦庵遊年三十即屏去舉子業一以聖

賢為師晦庵欲為書傳未及遂以屬之隱居九峯世稱

聖師年譜 八卷 重 存存齋

九峯而書傳乃有所歸○詩有三經風列國之詩上以

刺上故雅朝廷之詩雅者正也言宗廟也有三緯興

比賦也合之是為六義王子續詩謂有四名五志一曰

化天子所以風天下也二曰政蕃臣所以移其俗也三

曰頌以成功告於神明也四曰歌以陳謨立誠於家也

凡此四者或美焉或勉焉或傷焉或惡焉或誠焉是謂

五志攷其大旨憫平王之教化不行則以雅為風余按

諸詩其尊周公之大有勲勞則以風為頌又按馴駘諸

體實風詩其體實頌治國必先齊家以二南居三百篇之首亂極則必思治

以邪風居十三國之終孔叢子云孔叢書也秦議焚書

山設教後陳涉為楚王聘為太傅凡六月并疾而退著書二十餘篇記先聖及子思子上子高子順與已行事

名孔子讀詩及小雅喟然嘆曰吾於周南召南見周

道之所以盛也於柏舟風見匹婦執志之不可易也於

淇澳見學之可以為君子也於考槃見遁世之士而不

悶也於木瓜風見報施之禮行也於緇衣風見好賢

之心至也於鷄鳴風見古之君子不忘其敬也於伐檀

魏見賢者之先事後食也於蟋蟀見陶唐儉德之大也

於下泉風見亂世之思賢君也於七月見邠公之所以

聖師年譜 人卷 五 存存齋

造周也於東山見周公之先公而後私也於狼跋風

見周公之遠志所以為聖也於鹿鳴見君臣之有禮也

於彤弓見有功之必報也於羔羊見善政之有應也於

節南山見忠臣之憂世也於蓼莪見孝子之思養也於

裳裳者華見賢者之世保其祿也於采芣見古王之所

以敬諸侯也是故子夏序之曰鹿鳴廢則和樂缺四牡

廢則君臣缺棠棣廢則兄弟缺伐木廢則朋友缺采芣

廢則師衆缺白華廢則廉恥缺庚儀崇邱廢以上小雅則萬

物失其理與性小雅之所關疎不小矣至於詩皆係周

而有商頌孔子志存二代況又其先王之樂歌不當羣

也又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又曰小子何莫

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

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又曰誦詩三百授之以

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又子謂伯

魚曰女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

牆面而立也與又曰不學詩無以言昔周盛時上自郊

廟朝廷下達鄉黨卷其言粹然無不出於正者聖人

固自協之聲律而用之鄉人用之邦國以化天下至於

聖師年譜 人卷 五 存存齋

列國之詩則天子巡狩亦必陳而觀之以行黜陟之典

降自昭穆而後寢以陵夷至於東遷而遂不講矣孔子

生於其時既不得位無以行勸懲黜陟之政於是舉其

籍而討論之去其重複正其紛亂考亭曰史官收詩已

散失故為重新整理一番孔子未刪之前始於周召終

於魯曹公則始於周召終於曹邠其封之先設國之大

小與其詩作之時皆非其舊以從簡約示久遠使夫學者即是有

以致其得失善者師之惡者改焉是以前政雖不足以

行於一時而其教實被於萬世是則詩之所以為教者

然也鍾惺曰按南雅頌以所配之樂名邠至邠以所從

聖師年譜

人卷

毛

存存齋

錄變禮之文或兼記仁義或禘序得失漢時真偽雜出

共二百一十四篇大戴德刪為八十五篇小戴聖刪為

四十六篇漢初河間獻王得仲尼弟子及後學者所記

三篇檢得一百三十篇第而敘之時無傳者至劉向考校經

之自小戴立於學宮後之學者久不知有大戴書矣大

戴原本八十五篇今止現存四十篇其即小戴之漢末

馬融遂傳小戴之學文堂月令樂記三篇合為四

十九篇今所用者陳澧之集說也按諸生於宋季不末

原其初周禮儀禮並周公作周禮一書固為禮

補雲

先生

師之舊有所增加則季札之所觀前乎夫子其有定目
久矣後以先儒贅添國風一名斯四詩之目出而高下
之辨起矣不知其善惡得失自有本漢之說詩者四家

魯詩始於申培魯人漢武帝時年八十齊詩始於轅固

詩起於毛萇毛趙人自孔子以詩授子夏六傳而至魯

而獻之毛萇從受學為獻王博士每說詩獻王悅之因

取詩傳加毛字以別齊魯韓三詩也故世謂亨為大毛

公萇為小毛公所著詩訓二十卷詩傳十卷平帝時立

於學宮先儒相承謂之毛詩今河間有毛精墨即毛宅

塚唐宋諸儒爭立門戶至朱傳出而其說乃定○禮記

乃孔子詔七十子共撰所聞以為記或錄舊禮之文或

之綱領至其儀法度數則儀禮乃其本經而禮記其義

疏也漢興秦火之後禮經焚燒獨甚釋名曰禮也者體

藝文志云禮經三百威儀三千禮經則周禮也威儀則

儀禮也馬融傳云秦自孝公以下用商君之禮其政酷

烈與周公相反故始皇禁焚書特唯魯高堂生所傳士

禮一十七篇今之儀禮是也高堂姓生名漢魯人周衰

自孔子時而不具至秦大壞漢興生為博士傳士禮十

七篇即儀禮也至武帝時又有禮古經出魯淹中河間

獻王得而獻之共五十六篇內十七篇與生所傳不殊

而字多異餘三十九篇藏在秘府謂之逸禮哀帝初劉

歆欲列學宮而諸博士不肯置對竟不得立唐初諸儒

亦不經意遂至於亡惜哉余所見鄭注儀禮亦止十七

篇曰士冠禮士昏禮士相見禮鄉飲酒禮鄉射禮燕禮

大射儀聘禮公食大夫禮覲禮喪服士喪禮既夕禮士

虞禮特牲饋食禮少年饋食禮有司禮而元吳徵所纂

逸禮八篇則謂取之鄭註者三曰中雷禮禘於太廟禮

王居明堂禮有篇名而無其文余未之見也前人於古

經片言隻字猶必收之而不遺遺亦我愛其禮之意云

爾與夫后蒼曲臺雜記數萬言今之禮記是也后子字

海郊城人曲臺天子射宮西京無學行禮於曲臺蒼校

書此說禮數萬言號曰曲臺雜記藝文志載曲臺后蒼

九篇或而周禮至武帝時河間獻王得之女子李氏李

存周禮伏生少女傳尚書河內女子存說卦圍淑知重

經籍如是可謂女中丈夫矣請於學宮旁祠祀之不亦

可漢代諸儒傳授皆以曲臺雜記故戴禮在宣帝時特

立學宮周禮儀禮未有名家至鄭康成然後一註之訓

釋始具程子曰禮記雖雜出於漢儒然其間傳聖門餘

聖師年譜

人卷

毛

存存齋

禮一十七篇今之儀禮是也高堂姓生名漢魯人周衰

自孔子時而不具至秦大壞漢興生為博士傳士禮十

七篇即儀禮也至武帝時又有禮古經出魯淹中河間

獻王得而獻之共五十六篇內十七篇與生所傳不殊

而字多異餘三十九篇藏在秘府謂之逸禮哀帝初劉

歆欲列學宮而諸博士不肯置對竟不得立唐初諸儒

亦不經意遂至於亡惜哉余所見鄭注儀禮亦止十七

篇曰士冠禮士昏禮士相見禮鄉飲酒禮鄉射禮燕禮

大射儀聘禮公食大夫禮覲禮喪服士喪禮既夕禮士

虞禮特牲饋食禮少年饋食禮有司禮而元吳徵所纂

逸禮八篇則謂取之鄭註者三曰中雷禮禘於太廟禮

王居明堂禮有篇名而無其文余未之見也前人於古

緒格言甚多惟知言者擇之朱子曰禮記要兼儀禮讀如冠喪酒禮之類皆載其事禮記只發明其禮讀記不讀儀則許多禮俱無安着處言要或謂禮記皆漢儒說話如樂記天高地下六句漢人安能到此自王安石變取士法垂經任傳而儀禮遂廢朱子始為儀禮經傳通解以儀禮為綱而附禮記於後如射禮則附以射義冠禮則附以冠義以至燕禮莫不皆然大有條理如此其餘學禮方有實用曲禮少儀又自作一項以類相從喪祭二禮托勉齋成之勉齋姓黃名傑字直卿蓋文肅公孫人朱子病草此出所著書授錄曰吾道之托在此世稱勉齋先生於禮經之全度無議者也作年譜至此刪述六經一句盡之而見獨不憚反覆周詳者蓋以億萬年道統所係聖人垂教之功莫大於此其有畔背聖經者不可不著其失其餘諸儒羽翼六經可法可傳有功聖門不淺學者不得親聆聖訓但能私淑諸人不徒以揣摩之學作富貴溫飽中想庶於身心有得出光上國處重名山於以拜見宮牆無愧讀者當諒苦心勿厭其瑣瑣也○衛蘧伯玉使人於孔子孔子與之坐而問焉曰夫子何為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使者出子曰使乎使乎

孔子自衛反魯故伯玉使人問之莊子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行年六十而六十化今且九十餘矣而猶刻勵如是真賢矣○五月魯昭夫人吳孟子卒哉此其所以為聖人友也○不計於諸侯孔子與弔於季氏季氏不綽音周喪冠也放經而拜孔子以小君往弔季氏不綽喪故去經從主子游節制家語作季氏不經孔子投經而不拜問曰禮與孔子曰主人未成服則弔者不經焉禮也○孔子過故杏壇歷級而上顧謂子貢曰是臧文仲誓盟之壇也覩物思人命琴而歌歌曰寒往暑來春復秋又陽西下水東流將軍戰馬今何在野草閒花滿地愁後世因名之曰杏壇吟見按此詩見關里志古無此體殆好事者為之也與圖杏壇在魯城內據此詩却又在魯城外莊子漁父篇云孔子遊乎緇帷之林休乎杏壇之上弟子讀書孔子鼓琴而歌曲未半有漁父鬚眉交白下船而聽招子路子貢曰彼何為者也子路曰魯之君子也問其族族孔氏曰孔氏者何治也子貢曰孔氏者性服忠信身行仁義飾禮樂選人倫揀其理以教人上以忠於世主下以化於齊民平等之民以利天下此孔氏之所治也曰有土之君與曰非也侯王之佐與亦非也客笑而還曰仁則仁矣不免其身子貢還報孔子孔子推琴而起

至澤畔客曰甚矣子之好學也孔子曰某少而修學以至於今今六十九歲矣而見嫉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被圍於陳蔡不知所失客曰人有畏影惡跡而去之走者舉足愈數音朔多也而跡愈多走愈疾而影不離自以為走之遲也疾走不休絕力而死不知處陰以休影處靜以息跡愚亦甚矣故強哭者雖悲不哀強怒者雖嚴不威強親者雖笑不和真悲無聲而哀真怒未發而威真親未笑而和真在內者神動於外是所貴真也子勉之吾去子矣刺船而去水波定不聞拏音拏船篙也孔子曰

聖師年譜

人卷

三

存存齋

道之所在聖人尊之今漁父於道可謂有矣可不敬乎據此則杏壇在野其在城者講堂遺趾漢明帝幸孔子宅御此說經後世因為壇者也○康子用田賦富於周公冉有為之聚斂夫子責之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冉有退朝子曰何晏也對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林放問禮之本林放魯人字子邱漢文翁石室圖誤列七十子內明嘉靖九年改祀於鄉詳具永嘉疏中子曰大哉問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季氏旅於泰山旅祭名合祀五帝天神為旅上帝祠祀山川為旅四望祀羣神於泰山下為旅泰山樂書旅其神而

祭姑使其神托宿於此非常祭之禮書曰柴望秩於山川又禮諸侯祭封內山川皆天子諸侯之事非季氏所得僭也子謂冉有曰女弗能救與對曰不能子曰嗚呼曾

謂泰山不如林放乎將伐顓臾顓臾國附庸也先王封之東蒙山下按禹貢有二蒙梁州蔡蒙旅平西蒙也在蜀郡青衣縣徐州蒙羽其藝東蒙也在泰山郡蒙陰縣西在蒙陰者屬青州府為顓臾國其顓產茶味苦在費縣者是也一名東山上有白雲岩亦產茶孔子登東山而小魯即此孔子曰求無乃爾是過歟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詳具論語○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

聖師年譜

人卷

三

存存齋

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又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言至康子而微也○初仲由為季桓子宰至是復與冉求用事康子季子然弟康子之諸父也自多其家得臣二子問於孔子曰若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子曰吾以子為異之問曾由與求之問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曰然則從之者與子曰弑父與君亦不從

也季氏心折二○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曰政者正

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子夏為莒父宰問政魯邑父

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

○子之武城按魯有武城此則南武城曾子之故里也即今濟寧州之嘉祥縣孔子西去武城

三十里又東昌府東北二十里為高唐州西北二百

二十里為武城縣縣有絃歌臺此則北武城相隔遠甚

而亦有子游之蹟者殆欲藉先賢以為先也人可不為賢哲歟聞絃歌之聲夫子莞爾

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子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

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子曰二三子

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笑而言之○子游為武城宰

聖師年譜 人卷 重 存存齋

子曰女得人焉爾乎曰有澹臺滅明者明貌不揚孔子以為材薄既受

業謹身修行南遊至江弟子從者三百人設取予去就

名施諸侯孔子聞之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今吳地東

南有澹臺滅明湖蓋即其南遊遺跡云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

室也自是滅明始受學於孔子○微生畝微生姓畝名南武城人

謂孔子曰某何為是栖栖者與無乃為佞乎子曰非敢

為佞也疾固也此殆指子平日周流而言也夫子年且七十而祇如是呼之蓋老氏之流年更

長於夫子者也夫子以一固字醒之微生受教不淺矣○兄子孔弗即孔忠弟子

宓不齊皆仕於魯夫子過而問之語具家語父宰鳴琴

不下堂而理故今○冬十二月子時已開蟄猶有蟄

稱知縣堂為琴堂

季康子問於孔子曰今周十二月夏之十月而猶有

蚤何也孔子曰某聞之火伏而後蟄者畢火大火大今火

猶西流司日過也杜預註日官失閏之過也○子貢侍坐告夫子曰

吳太宰死夫子曰不死也如是者再子貢問何以知之

子曰天生宰嚭欲以亡吳吳未亡宰何病乎後人來言

未死○是年聖子鯉卒年五

七十歲己未敬三十八年

在魯閔子侍側閔聞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貢侃

侃如也子樂若由也不得其死然學統○季氏取民無

聖師年譜 人卷 重 存存齋

制魯因多盜康子患之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

欲頂門雖賞之不竊又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對

曰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也小

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風必偃汲冢書曰魯國多盜康子

曰此猶之乎蟻種也蟻種而附寧可已耶子大夫為政

不能不盜何以詰吾盜柳下惠魯之民盜也噓其徒數

千人璧山之下挾人肝而食之享年九十而邑宰不得

問也子大夫陪臣陽貨魯之家盜也國命出其手振費

因桓以意行國中自如寶玉大弓孰非先王所遺子孫

世守之謂何今貨偃然竊以適也而子大夫不得問也

子大夫之家魯之國盜也名則魯臣實魯君焉以國政

為家事以田賦為家賦然魯君如無有焉而魯君不

得問也昭公定公之兄也乾侯之難亦惟季孫意如之

何以有王章也送一君復易一君而周天子不得聞也
吾儕小人其何知則於人而已矣子大夫與吾儕小
人其俱負弩以謀朝夕耳詰安用之康子曰辨哉盜也
執而繫之獄中矣讀而嘆曰壯哉盜也魯民而如此盜
魯無盜矣康子而如此盜○哀公問曰何為則民服孔

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

他日問政通鑑謂在是秋九月孔子對曰政之急莫大乎使民富

且壽也公曰為之奈何對曰省力役薄賦斂則民富崇

禮教遠罪戾則民壽公曰寡人欲行夫子之言恐吾國

貧不能至也對曰詩云愷悌君子愷悌樂易也民之父母未

有子富而父母獨貧者公曰寡人生於深宮之中長於

聖師年譜

人卷

壹

存存齋

婦人之手未嘗知哀知憂知勞知懼知危恐不足以行

此孔子對曰如君之言已知之矣君入太廟如右登自

阼階仰視榑桷俯察几筵其器皆存而不睹其人以此

思哀則哀可知矣昧爽夙興正其衣冠平旦視朝慮其

危難一物失理亂亡之端以此思憂則憂可知矣日出

聽政至於日昃音諫側本字日諸侯子孫往來如賓行

禮揖讓慎其威儀以此思勞則勞可知矣綢然長思音緒

必將有數焉以此思懼則懼可知矣夫君者舟也庶人

者水也兼四民言水能載舟亦能覆舟以此思危則危可知

矣公曰善於是廢山澤之禁弛關市之稅以惠百姓此段

亦見荀子大見荀子見按孔子之對哀公文武之政一章載在中

庸詳且盡矣然其工細密其事重大誠非哀公中之

君所能勝任此段之對握其大綱一二事動其本心不

自已辭意悱惻發人深省故有廢禁弛稅之舉誰謂哀

公必不足以有為乎顧輔之者三家非其人耳○是時

魯事日非孔子亦老嘗自嘆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

復夢見周公神交為夢周禮春官占六夢一正夢安靜而夢若高宗夢帝賁良弼是也二噩夢驚

聖師年譜

八卷

美

存存齋

憐而夢若文王疾武王夢帝與九齡是也三思夢平時

所思若孔子夢周公是也四寤夢覺時所道而夢若狐

突夢太子申生是也五喜夢喜悅而夢若文帝夢黃龍

而驚悸是也六懼夢恐懼而夢若光武夢乘龍上天

之君臣處士皆在迷夢故也曰吾不復夢見者蓋猶追

望見之也論語註謂無是心後亦無是夢夢見者蓋猶追

陳桓豈果無是心哉蓋無夢者聖人之血氣有時而衰

而猶欲有為者聖人之心氣無時而衰也明王不作天

下其就宗子即至死而心究何嘗與俱又曰鳳鳥不至

鳳鳥不至是以前古之國見則天下安河不出圖伏義

寧故羽錄之屬三百六十鳳為之長河不出圖伏義

文圖不獨見於伏羲事雖不
必盡信大抵皆聖王瑞也 吾已矣夫其道終不行也 ○一

曰筮易得賁愀然子張曰賁吉卦也而子不平何歟子

曰以其離耶山下有火謂之賁非正色之卦夫賁黑白

宜正今得賁非吾兆也吾聞丹漆不文白玉不雕何也

賁有餘不受飾也見家語孔 ○夫子返魯三歲三家僭

妄魯政益衰自子正樂之後諸伶人知樂之正蓋以其

職事之抱器而起漸各散去於是太師摯一名適齊亞

飯干適楚三飯僚適蔡四飯缺適秦馮厚齋曰天子諸

食樂章各異各有樂師白虎通曰王者平旦食晝食晚

食暮食凡四飯諸侯三飯有樂大夫再飯有樂齊氏曰

聖師年譜

人卷

三

存存齋

魯諸侯故止三飯不言一飯豈周公錫天子樂而魯僭

之夫子正樂去其一耶記者起數以亞其仍樂之舊以

見其昔鼓方叔入於河播鼗武入於漢古今樂錄曰鼓

之僭耶鼓方叔入於河播鼗武入於漢古今樂錄曰鼓

鼓置鼓上謂之節鼓殷樞鼓以柱貫而樹之周懸鼓

植簋簠而懸之執如鼓而小持柄搖之兩耳自擊樂之

所成曰鼗大鼗謂之麻小鼗謂之料少師陽擊磬襄入

禮王制天子賜伯子男樂以鼗將之

於海襄卽孔子所從學琴者後有亞飯氏三飯 夫子從

而追憶之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此指

樂章說正卽正 又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

哉此指樂音說便是 由是益殫刪述之功凡來學無不

收而教之自云有教無類關黨童子將命或問之曰益

者與子曰吾見其居於位也見其與先生並行也非求

益者也欲速成者也互鄉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惑子曰

人潔己以進與其潔也不保其往也與其進也不與其

退也唯何甚又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不憤

不啟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孺悲

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將命者出戶取瑟而歌使之聞

之孺悲魯人恤由之喪哀公常使學士喪禮於孔子士

不肖之喪禮於是乎書此之不見必有得罪於夫子者是亦

教誨也○師冕見冕魯樂師舉去冕新受職故見余按

官故知其爲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

聖師年譜

人卷

美

存存齋

之曰某在斯某在斯師冕出子張問曰與師言之道與

子曰然固相師之道也○伯高死於衛赴於孔子赴與

子曰吾惡乎哭諸兄弟吾哭諸廟父之友吾哭諸廟門

之外師吾哭之寢朋友吾哭之寢門之外所知吾哭諸

野今於野則已疏於寢則已重夫由賜也而見我吾哭

於賜氏遂命子貢爲之主方注以明恩 曰爲爾哭也來

者句 女拜之知伯高而來者女勿拜也既哭使子張往

弔焉未至冉求在衛攝束帛藥馬而以將之孔子聞之

曰異哉徒使我不成禮於伯高者是冉求也見禮及 ○

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己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曰敢問其次曰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曰敢問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爲次矣曰今之從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筭之人何足算也○南宮适問於孔子曰羿善射奡盪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南宮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孔子晝息於室而鼓琴焉閔子自外聞之以告曾子曰往夫子之音清微以和淪入至道今爲幽沉之聲幽則利欲之所發沉則

聖師年譜

人卷

堯

存存齋

貪得之所施夫子何所感而若是乎吾偕子入問焉子

曰然有之向見猫方捕鼠欲其得之故爲之音也女二

人者孰識諸曾子曰閔某子曰可與聽音矣見孔叢子記義篇孔

有議繫此殊無可據然全聖遺留贈後人文並其古峰

古蟻留之則夫記聖人而並記其古猫古鼠是亦神遊

一劫也○原壤夷俟子曰幼而不孫弟長而無述焉老

而不死是爲賊以杖叩其脛○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

曰敢問崇德修慝辨惑子曰善哉問先事後得非崇德

與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非修慝與一朝之忿忘其身以

及其親非惑與○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大全齊氏謂孔子時年七十

十傳子歿已久而懿子猶問孝可謂賢矣○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惟其疾

之憂○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見按尼山

中峯之麓有先聖廟廟北爲中和壑壑上有觀川亭卽

子在川上處壑下沂水出焉水經註曰沂水出魯城東

南尼邱山西北是也流而下注爲智源溪溪流而南其

上爲坤靈洞洞有三門中爲一室廣可兩楹內有石床

石枕石几皆天成也元皇慶間廟戶管用成吉入而見

之鄒尹司居敬因刻孔子石像於中其後爲兵所損子

孫奉而葬之山嶺過溪而東有文德林又流而西北至

聖師年譜

人卷

平

存存齋

魯城南舞雩臺爲曾點浴風處又渚蓮生謂今淇水上

有子在川上碑未知孰是○又自述其進學之序以示

門人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

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顏

陽曰此卽夫子自敘一生年譜也○弟子顏淵卒得年三十二歲子哭

之慟曰天喪予天喪予從者曰子慟矣謂其哀之過也曰有慟

乎非夫人之爲慟而誰爲淵父顏路請子之車以爲之

槨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槨吾

不徒行以爲之槨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見按

聖師年譜

人卷

聖

存存齋

喪具稱家之有無貧而厚葬固不循理其或助之疑亦可用乃孔子遇舊館人之喪尚且脫駟以賻回固子所親愛今乃不許顏路之請何耶胡氏嘗言之矣葬可以無槨駟可以脫而復求大夫不可以徒行命車不可以與人而驚諸市子即與之回又豈能安之援鯉以為証正以見子之視回猶子而非以為客也○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言厚則諸事從豐不止有槨矣固見門人之高直然徒知愛回之德而不知愛回以德矣子曰不可門人厚葬之子曰回也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嘆不得如待子鯉感介人曰天喪一節夫子為道而惜之非有私於顏子其下二節不欲

以非道傷之非 先是哀公弔家語作定公非使人訪於孔子孔子對曰凡在封內皆臣子也禮君弔其臣升自東階向尸而哭其恩賜之施不有竿也竿與算同言無定數也語見檀弓見按家語記顏子少孔子三十歲果如家語所記則顏子之卒當在孔子六十一歲又八年而鯉始卒則論語之說為不足憑矣且陳蔡之厄孔子年已六十三歲一時與難之賢何能復有顏子冠諸四科之首而子西之止昭王之封又何以復有輔相如顏回之說乎余固確以為顏子少孔子三十八歲並見學統後鯉一年而卒於孔子之

聖師年譜

人卷

聖

存存齋

七十歲也獲麟之事固非其所及見耳○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未聞好學者也前編曰按顏子之好學如已復禮而請事斯語私足以發語之不情皆是也而夫子答哀公之問特舉不遷怒不貳過為言二事固亦克己之功而未盡顏子好學之事蓋借是以諒悟哀公也夫子答問之間各切其人之病哀公為人踈妄故夫子答其弟子之問而舉顏子二事以曉諭之可謂切矣即顏子二事之功為哀公對症之藥惜其不能釋且改也

○季康子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又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見按聖門如子貢已聞性道曾子已聞一貫聖孫子思亦已駁駁日進何遽謂未聞好學則回之天資學力固更有高出諸賢之上者矣孔子曰學而不厭何有於我好學二字聖人未敢輕以自許又何敢輕以許人子之倦倦於回也烏能已與○衛將軍文子文子名彌牟將立康武三君之廟於其家使子羔訪於孔子子曰公廟設於私家非古禮所及吾弗知也正意已答因問立廟之制子曰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七統稱太廟太始也以始祖為主也下做此一壇一墀七廟之外起土為壇除地為墀考廟父王考廟祖皇考廟曾祖顯考廟高祖考廟始皆月祭之世不遷

高曾祖父以親故遠廟為祧祧有二遠廟謂三昭三穆此五廟每月一祭遠廟為祧祧有二親盡當遷者祧有二者昭穆各盡頭一廟是也當遷猶未及遷遷則主祧祧夫至此猶在廟故曰祧廟合上五廟共為七廟享嘗乃止祭以其為祧不以月去祧為壇廟受祭故祭於壇去壇為壇則遷此而祭於壇壇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有禱之事乃去壇為鬼為鬼雖有禱而不祭也但薦於寢而諸侯立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五統稱祖考廟立太祖廟而諸侯則稱祖考廟不稱太祖廟也一壇一壇考廟王考廟皇考廟皆月祭之於天子也顯考廟祖考廟享嘗乃止去祖為壇去壇為壇父難遷主寄祖考之廟而不得於此受祭若有禱則去壇壇而祭之於壇高祖之祖則去壇而祭之於壇也壇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壇為鬼大夫立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三統稱皇考廟皇考本曾祖之稱始為如始為者為高祖以上則一壇考廟月祭於諸侯也為始祖廟無高祖廟也壇考廟月祭於諸侯也王考廟皇考廟享嘗乃止顯考廟有禱焉為壇祭之去壇為鬼適士二廟統稱王考廟適士上士也古天子之士皆得立二廟考廟王考廟享嘗乃止皇考無廟有不及始祖之廟考廟王考廟享嘗乃止皇考無廟有禱焉為壇祭之去壇為鬼官師一廟曰考廟王考無廟而祭之官師諸侯之中士下士為一官之長者祖禰去共一廟有禱焉則就廟薦之以其無壇也去

王考為鬼庶人無廟四時祭於寢王考祭於廟廟再拜曰去也此自有虞以至於周之所不變也凡四代帝王之所謂郊者皆以配天其所謂禘者皆五年大祭之所及也應為太祖者則其廟不毀不為太祖雖在禘郊其廟則毀矣太祖始祖也禘以始祖配自出之帝郊以始而乃祖堯族祖顓頊亦當郊虞幕而乃郊堯父帝嚳夏祖顓頊亦當郊顓頊而乃郊殷祖契即當郊契而乃郊冥也殷也故非有功德其廟當祀則皆毀之說者謂舜虞幕之後世無功德而己至晉更而初不可以祀以郊禹父鯀以治水殛死於死勤事之意故祀之郊以慰禹至於殷之郊冥以冥有功若復郊契則冥終不得與祀故郊冥焉惟周祖稷郊稷禘所自出之帝乃祭以文武為二不祧世室則咸當矣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謂之祖宗者其廟皆不毀耳余謂功德之說互言之文而宗文武有德也末嘗子羔問曰祭典云昔有虞氏無功武有德也末嘗無德子羔問曰祭典云昔有虞氏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亦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祖契而宗湯周人祖文王而宗武王上註詳此四祖四宗或乃異代異姓受命也此二句一連言此或其考祖之有功德其廟可也此二句一連言若有虞宗堯夏祖顓頊皆異代之有功德者也亦可以存其廟乎推究上文祖宗孔子曰善如汝所問也如殷周之祖宗其廟固不可毀

其他祖宗此祖宗字以功德言不以親族言猶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之意非祖父之謂也功

德不殊雖在殊代抑亦可以無疑矣詩云蔽芾甘棠勿

剪勿伐召伯所憩周人之於召公也愛其人猶敬其所

舍之樹况祖宗其功德而可不尊奉其廟乎自詩至此釋殊代無

義

七十一歲庚申敬三十九年哀十四年

在魯春哀公西狩於大野叔孫氏之車士曰子鉏商獲

麟大野魯名魯田圃之常處即今鉅野是也車士持車者子姓也一說鉏商承新於大野獲麟折其

前左足載以歸衆莫之識以為不祥棄之五父之衢說

聖師年譜 人卷

聖 存存齋

叔孫以為不祥冉有告之夫子曰有麋而肉角豈天之

天子麋鹿屬又本草麋類甚多麋其總名周南麟趾註

端有肉王者在上則能致之故毛蟲之屬三百六十

為之長非時而出謂之不祥又孝經右契云孔子夜夢

豐沛有赤烟氣起顏回子夏偕往觀之聖車到楚西北

范氏之廟見芻兒持麟傷前左足東薪而覆之孔子曰

兒來汝姓為誰兒曰吾姓亦松字時僑名受紀孔子曰

有所見乎曰吾所見一禽如麋羊頭上有角其末有

肉方以是西走發薪視之麟蒙其耳口吐夫子將往觀

之謂其御曰若求之言其必麟乎及至果然子游問曰

飛者宗鳳走者宗麟為其難致也敢問今見其誰應之

子曰天子布德將致太平則麟鳳龜龍先為之祥今宗

周式微孰為來哉出非其時而見害吾道窮矣歌曰孔

獲麟獲麟名唐虞世今麟鳳遊今非其時兮來何求麟兮麟

兮我心憂歌畢反袂拭面涕泗沾襟叔孫聞子言也取

而葬之後人築臺鉅野以旌厥路唐韋表微為之碑銘

鉅野即今鉅野縣在濟寧州西北一百里禹貢謂之大

野國都城記云鉅野故城東十里澤中有土臺廣輪四

十五步即又世家稱孔子未生時有麟吐玉書於闕

里聖母顏氏以繡紱繫其角信宿而去遂生孔子後西

狩獲麟其紱猶在奇孔子解紱而自傷也乃因魯史作

春秋郭景純注述異記孔子春秋臺在曲阜縣西十里春秋魯史舊名編年紀月之書故曰春秋言春以

聖師年譜 人卷

聖 存存齋

諫夏言秋以該冬余謂一言之褒貶於華衰其溫也如

春一字之貶威於斧鉞其肅也如秋秋秋綱常以復元氣

有似於春秋春秋之義大矣哉舉隱桓莊閔僖文宣成襄

昭定哀一十二公行事隱名息姑惠公子為春秋之始

十四年西狩獲麟是為春繩之文武之道託二百四十

秋之終十六年孔子卒二年南面之權以成一王之法其文約其指博故真楚

之君自稱王而春秋貶之曰子初本字子正踐土之盟

實召天子踐土鄭地襄王以晉之非貶之也而春秋諱之曰天王狩

於河陽河陽晉地晉侯欲大合諸侯尊事天子以為名義故喻王出狩事在僖公二十八年子貢問曰

晉文實召天子而使諸侯朝焉今子作春秋而云狩於河陽何也子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亦當其卑謹侯事

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詩雅詩燕饗朝會之樂與夫

大小之殊而先儒又各有正變之別詩亡則黍離降為

諸侯無異故其詩不為雅而為風是為詩亡之始然其

南府及懷孟等州是也平王之四十九年即魯隱公之

元年是為作春秋之始作春秋所以存人心之晉之乘

也列國皆有冊書其事則齊桓晉文五霸迭興其文則

史文書孔子曰其義則其竊取之矣杜氏曰春秋魯史

聖師年譜人卷

也仲尼因魯史成文考其真偽而志其典禮上以遵周

公之制下以明將來之世其教之所存文之所害則刊

而正之以示勸戒其餘則皆削而存之春秋之中獄

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

夫之經至於壬戌而止孔子壬戌以下有傳而無經

矣說者謂孔子自衛反魯便修春秋立素王三年文成

而麟至素王見前五書春秋天子之事孔子左邱明受

經於孔子為素臣孔子修春秋為素王故知晃謂仲尼

有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此制作之本意也文成麟

至其說既妄子路使門人為臣孔子以為欺天素王素

臣之說不又誣乎○何休注公羊傳於隱公元年謂孔

子黜周王魯唯王者然後改元立號春秋託新王受命

之義於魯是以王予魯也不知所書之王謂元年春即

聖師年譜人卷

平王也所用之曆王下書即周正也周正建子此正月

朔猶行於天下所以大一統也子月稱冬今稱春者蓋

以夏時冠周正非謂周正可改也鄒四山曰王文定公

陽明則謂時與月皆改矣蓋陽明之說為是觀此則春

正皆非孔子所改所書春王正月所稱之公即魯隱也

果用周正紀事非即行夏時也

安在其黜周而王魯乎孔子曰如有用我吾為東周此

其義也又公羊稱孔子聞獲麟而反袂拭面涕泗沾袍

嘆吾道窮說者謂聖人樂天知命豈下沾袍之泣晃謂

顏子死子哭之慟曰天喪予麟之死是天果喪予矣然

則子之哭麟猶之哭顏子也沾袍之泣其又烏能已歟

○廣治平畧曰後世三傳之作黨同伐異左氏詭而富

其失也誣註見地卷五十二歲經畧云鍾繇不好公羊而好左傳以左氏為大官厨公羊為賣餅家

公羊辨而裁其失也俗公羊子名高周末齊穀梁清而人受春秋於子夏

婉其失也短穀梁子名淑字元始一名赤周末魯人與公羊子俱受春秋於子夏作有傳與左氏

稱爲迨程氏胡氏之傳作程名顯字伯淳大程也胡名三傳安國字康侯諡文定崇安人

靖康初屢召不起欽宗強之至京每臣僚對必問議

胡安國否謝良佐稱如嚴冬大雪百草萎死而松栢挺

然獨秀著而聖人作經之意見矣今所行者胡氏傳也

息關蔡九霞曰讀春秋者未知十二公已議三傳之失

此議經者之過也麟筆記絕策書不存所賴者左氏公

穀之傳與賈董諸儒之訓而是學不至如綫程子謂經

不通求之傳傳不通求之經蓋有旨也六經不全諸儒

慎也著述○春秋既成又作孝經以授曾子蓋作春秋

豈易言哉

所以教天下知有君也作孝經所以教天下知有親也

子與氏云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則夫孝經成而忠臣

孝子可感而興其道一也○鈞命訣載孔子之言曰吾

志在春秋行在孝經則孝經固同春秋作也又曰孔子

以春秋屬商以孝經屬參則孝經之作當在春秋之後

蓋七十二歲始成之也○正義云孝經自秦坑焚為河

間顏芝所藏漢初除挾書律寬秦網也芝子貞始出之長孫

聖師年譜 八卷

兗 存存齋

氏及江翁后蒼翼奉張禹等所說皆十八章為今文孝

經江翁即瑕邱江公翼奉后蒼弟子及魯恭王名餘西漢景帝

之子河間獻壞孔子宅於壁中得孔鮒所藏尚書論語

孝經皆蝌蚪文為古文孝經觀此則壁經有三凡二十

二章孔安國因之作傳及劉向較經籍比量二本除其

繁悉以十八章為定邢昺疏云劉向雖分十八章而未

定厥名至皇侃始標其目唐宗御

註依古今集詳議諸儒臣其註相承以為鄭玄所作

連狀題其章名遂依所請其註相承以為鄭玄所作

康成東漢北海高密人其學宗旨老氏通五經以山東

無足問者乃西入關事馬融三年不得見後融集諸生

考論圖緯聞玄善算乃召見於樓上因從質諸疑義已

而辭歸融曰鄭生去吾道東矣書擁皋比談經皋比虎

皮也不其城東有鄭玄教授山草生

如薤長尺餘土人謂之康成書帶草隋開皇間王逸得

孔傳一本逸仕後魏為唐開元間集議行孔廢鄭博士

司馬貞唐人作謂鄭註真偽難辨然義旨敷暢當與孔

傳並存以分十八章為定其十九章閨門二字近俗且

以徒役擬妻子失倫似非宣尼所說宜去從之唐宗自

註十三經易書詩周禮儀禮禮記孝經論孟左傳公穀爾雅宋邢昺註疏宗唐

本昺字叔明鄭人應九經近今所存者唐本也○孝經

援神契曰孔子作孝經使七十子向北辰磬折孔子簪

纁筆衣絳單衣向北辰拜重其事也○見按作春秋後繼以

聖師年譜 八卷

辛 存存齋

孝經豈非謂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哉蓋忠孝人之大端也人之大倫有五而孝爲百行之原是故天不得無以爲經地不得無以爲義人不得無以爲行帝王不得無以治天下國家堯之時雍本乎親睦舜之風動本乎允諸三代聖王莫不以孝治爲本朱子七歲讀孝經卽題其上曰若不如是便不可以爲人元隱士釣滄子曰聖人之經安得竟廢學者肯置一本在案講而明之修而行之由孩提愛敬之良充之卽胞與參贊之業五經道理俱備於是奈何終日開卷而此書不一寓目亦大

聖師年譜

人卷

幸

存存齋

負聖人作經之意矣如使設科不以經書取士則五經四書又豈復有多人寓目耶此古人之所以成品易今人之所以成品難也○禮經解孔子謂門弟子曰八人之國卽知其教爾知之乎其爲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潔淨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此孔子刪述六經之大旨也故詩之失愚過溫厚而昧情偽書之失誣誣誣通達而少誠實樂之失奢和而易之失賊深求禮之失繁春秋之失亂其法是非不明此又爲不善學經者言也其爲人溫柔敦厚所以後世說經家多自各立門戶

而不愚則深於詩者矣疏通知遠而不誣則深於書者矣廣博易良而不奢則深於樂者矣潔淨精微而不賊則深於易者矣恭儉莊敬而不煩則深於禮者矣屬辭比事而不亂則深於春秋者矣此方是善學經者天有四時春夏秋冬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吐納雷霆流形萬物無非教也清明在躬志氣如神有物將至其兆必先見是故天地之教與聖人相參天地便是一部大六經微聖人烏足以語此○家語齊太史子與適魯見孔子孔子與之言道子與悅曰吾鄙人也聞子之名不覩子之形久矣乃今而後

聖師年譜

人卷

聖

存存齋

知泰山之爲高淵海之爲大惜乎夫子之不逢明王道德不加於民而將垂寶以貽後世退而謂南宮敬叔曰今孔子先聖之嗣自弗父何以來世有德讓大所祚也成湯以武德王天下其配在文殷宗以下未始有也孔子生於衰周先王典籍錯亂無紀而乃論百家之遺記考正其義刪詩述書定禮理樂制作春秋讚明易道垂訓後嗣以爲法式其文德著矣凡所謂束修以上三千餘人或者天將與素王乎夫何盛也敬叔曰殆如子言夫物莫能兩大吾聞聖人之後而非繼世之統其必有

興者焉今夫子之道至矣方將行之無窮雖欲辭天之

祚故未得耳子貢以二子之言告孔子子曰豈若是哉

亂而治之滯而起之自吾志天何與焉○獲麟後小邾

射音亦以句音勾釋來奔小邾顏姓之國系出於邾今兗州府東南一百四十里滕縣即其地

也射邾大夫竊地名求盟於季路弗許蓋此年子路猶君故來奔句釋地名

仕康子也○弟子子賤爲單父宰單父音善甫魯邑至是三年

孔子使巫馬期陰往觀之見漁者得魚輒舍問其故漁

者曰魚之大者爲鱮音酬吾大夫愛之其小者爲鰓音咸

東呼魚子未成者爲鰓吾大夫欲長之是以得二者輒舍巫馬期

聖師年譜 人卷

聖 存存齋

返告孔子曰宓子之德至使人聞行猶言背地奉行也若有嚴

刑刑作型下同於旁敢問何以得此孔子曰吾嘗與言誠於

此者刑於彼宓子行此術於單父也他日孔子謂子賤

曰子何以得衆悅曰不齊父其父子其子恤諸孤而哀

喪紀子曰善小節也小民附矣猶未足也曰不齊所父

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事者十一人子曰父事

可以教孝矣兄事可以教弟矣友事可以教學矣中節

也中民附矣猶未足也曰此地有賢於不齊者五人

齊事之皆教不齊所以治之術子曰此則其大者矣

然嘆曰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按家語子

賤至此方二十二歲子貢已聞一貫九年論語註謂子

貢見夫子以君子許子賤故以己爲問曰賜也何如子

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豈其達於道矣而猶未

化其器歟○公伯寮魯人愬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

子服景伯曰夫子指季孫固有惑志於公伯寮吾力

猶能肆諸市朝肆陳尸也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

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子路不久去仕衛

爲人如是奈何漢文翁圖列之七十二賢之數而開元二十七年竟以從祀何耶明嘉靖九年始罷去之

聖師年譜 人卷

聖 存存齋

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曰子貢賢於仲尼子服景伯以

告子貢子貢曰譬之宮牆賜之牆也及肩窺見室家之

好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不見宗廟之美百官

之富得其門者或寡矣夫子指武叔之云不亦宜乎叔孫

武叔毀仲尼子貢曰無以爲也仲尼不可毀也他人之

賢者邱陵也猶可踰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人雖

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叔孫武叔

大夫叔孫不取之子也家語武叔見於顏回多稱人過而已評之曰吾聞諸孔子言人之惡非所以美己言

人之枉非所以正己故君子攻其惡無攻人之惡據此則武叔固小人而無知者也又奚怪其毀仲尼哉

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爲恭也仲尼豈賢於子乎

朝夕從遊如此

何人子貢曰君子一言以爲知一言以爲不知言不可

不慎也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夫子

之得邦家者

聖之難知但少此耳

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

斯來動之斯和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

兕按聖門能言聖者莫如子思思之言曰仲尼祖述堯

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辟如天地之無不持

載無不覆疇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其次莫

如子貢子貢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由

聖師年譜

人卷

聖

存存齋

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自生民以來未有

夫子也又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

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又齊景公問子貢曰子何師對曰

師仲尼曰仲尼賢乎曰聖人也豈直賢哉景公曰其聖

何如子貢曰不知也景公作色曰始言聖人今言不知

何也子貢曰賜終身戴天不知天之高也終身踐地不

知地之厚也賜之事仲尼譬如渴操壺杓就江海而飲

之滿腹而去又安知江海之深乎景公曰子言無大譽

乎子貢曰賜何敢譽尚慮不及耳賜譽仲尼譬猶兩手

捧土而附泰山其無益亦明矣使不譽仲尼譬猶兩手

把泰山無損亦明矣景公曰善哉其次莫如有若有若

曰豈惟民哉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泰山之於

邱垤河海之於行潦類也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出於其

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其次宰予

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其在後世則惟孟子

孟子曰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

孔子也予未得爲孔子徒也乃所願則學孔子也又曰

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故觀於海者難

聖師年譜

人卷

美

存存齋

爲水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爲言又曰孔子聖之時者也

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此皆

實有所見非阿好也無所見方且譏之謂之疑之議之

甚至誣之毀之殺之豈但不能言之已哉甚矣知聖之

難也○子曰莫我知也夫子貢曰何爲其莫知子也子

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宋桓

魋得罪入曹曹人叛之奔衛衛復攻之奔齊

陳成子使爲次卿簡

公之弑也六月齊大夫陳成子弑其君簡公

成子名恒一名常陳

敬仲之裔也改姓田氏成子與闔止俱相簡公而心害

闔止其疏族田豹事止有寵止言於豹曰吾欲盡滅田

凡以豹代田宗豹告成子於是殺上簡公出奔田常之徒恐公復立諒已遂執公於徐州弑之孔子沐

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恒弑其君請討之公曰告夫三

子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公曰告夫三

子者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

告也左傳陳恒弑君孔子三日齊而請伐齊三曰魯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公曰子

告季孫程子曰此非孔子之言是以力不以義也若孔子之志必將正名其罪上告天王下告方伯而率與國

以討之至其所以勝齊者孔子之餘事也豈計魯人之衆寡

哉厚齋馮氏曰是年西狩獲麟春秋絕筆而不復書

陳恒之事蓋有所感傷焉而魯事不可爲矣○八月孟

聖師年譜

人卷

毫

存存齋

懿子卒○冬魯饑蓋田賦之所致也○衛大夫孔圉卒

諡曰文子子貢問曰何以謂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學不

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是年弟子司馬牛卒於魯郭

門外阮氏葬諸邱輿阮氏魯人邱輿在泰山南城縣西

齊牛之吳循反魯牛手足之○夫子閒居喟然而嘆子

思再拜請曰意子孫不修將忝祖乎夫子曰爾孺子安

知吾志子思對曰伋於進瞻亟聞夫子之教其父析薪

其子弗克負荷是謂不肖伋每思之所以大恐而不解

也夫子忻然笑曰然乎吾無憂矣世不廢業其克昌乎

見孔冕按伯魚死道幾不在庭闈夫子之心傷矣顏淵

死道幾不在函丈夫子之心更傷矣不謂門人有曾子

遂釋聖經而開大學無窮之統孫有子思遂述仲尼而

衍中庸無窮之緒此孔氏之所以同天不老也方是時

子思方十二歲而其志已如此夫子死可瞑目矣夫亦

烏得而不喜耶諺曰有錢難買子孫賢子孫不賢有若

無子孫不賢不如無賢則繼志述事綿先澤於可久不

賢則違志悖事斬其澤於及身此孔子以無憂爲文王

幸也夫以瞽瞍之頑而有舜禹以堯舜之聖而有朱均

聖師年譜

人卷

亥

存存齋

誰謂聖賢之後必生賢聖故千古稱無憂者惟文王與

孔子也而孔子尤盛敘年譜至此不禁爲我師大快不

禁爲吾道大快

七十二歲辛酉

敬四十年
哀十五年

在魯孝經既成所作春秋序書刪詩定禮繫易陳以

告天有赤虹自上而下化爲黃玉一搜神記作孔子修

此斗而拜告備於天有赤虹化黃金刻文孔子受而跪

讀之一春秋演孔圖曰有鳥化爲書孔子奉以告天赤

化爲黃玉刻曰孔提命仰應法爲赤制後孔子卒以所

受黃玉葬魯城北以此觀之聖人之心迹不白於當世

一云徐州彭城縣
卽以彭祖得名

○顏淵之喪大祥饋祥肉孔子出受

之入彈琴而後食之語見檀弓見按顏子之死至此兩

期孔子喪予之慟雖可以已而受肉不能無感故彈琴

而後食之殆欲以和平之聲散其感傷之情也喪服四

制曰祥之日鼓素琴告民有終也古人於親喪且如此

而況師之於弟又何疑乎○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

不知也又問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

其仁也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

爲之宰也不知其仁也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帶立於

而白於帝天矣聖人之名位不尊於朝廷而尊於著述

矣聖人之事業不著於一時而著於萬世矣此其所以

集羣聖大成接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統常留天地並

立爲三而不與當時則榮歿則已焉者同滅沒於草塵

葉露下也區區誅邪墮都會夾却萊詎足爲夫子殷懸

齒腴間哉○嘗語人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

老彭商賢大夫姓錢名鏗帝纘孫陸終氏之仲子陸終娶鬼方女孕而不育者十一年開左右脇而出六人其三曰彭祖封於大彭之墟卽今徐州彭城縣也至商之末七百六十七歲而不衰故曰老彭傳覽古籍善導引服水桂雲母粉麋肉散常有少容歷四十九妻生五十四子莊子疏堯封之彭城其道可祖故謂彭祖

先崩殯與五人介介甲冑也輿綴從之迫孔悝於廁廁也去聲清也

卽今便所謂之清者強盟之遂劫以登臺樂甯將飲炙

未熟聞亂使告子路而自奉衛侯出公輒奔魯子路將

入遇子羔曰門已閉矣子路曰吾始至焉子羔曰弗及

不踐其難子路曰食焉不辟其難子羔出子路及門公

孫敢門焉曰無入爲也門守門言轅已出無爲復入也子路曰是公孫

也求利焉而逃其難由不然利其祿必救其患有使者

出乃入曰太子焉用孔悝雖殺之必或繼之且曰太子

無勇若燔臺平必舍孔叔卽孔悝也崩殯聞之懼下石乞孟

朝可使與賓客言也不知其仁也○前年武伯圍馬於

成成孟氏邑三都成宰公孫宿不受武伯怒懿子卒成人

奔喪弗納是年春成叛而入於齊武伯伐之不克秋齊

陳恒之兄瓘音音如楚過衛時子路子羔俱爲衛大夫孔

悝音音邑宰子路見瓘勸其親魯冬及齊平歸成邑○衛

太子蒯聵在戚悝毋孔伯姬孔文子之妻使其豎小渾

良夫於蒯聵蒯聵與之盟詳具左傳閏月入舍於孔氏之外

圃昏二人蒙衣而乘寺人羅御如孔氏孔氏之老家臣

變竊問之稱姻妾以告遂入適孔伯姬既食姬仗戈而

縣敵子路二子制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

不免去首也結纓而死孔子聞衛亂曰柴也其來家語

為衛士師則人之足衛亂則者門焉不報其怨而逃之

者三曰此有缺焉曰君子不踰曰此有寶焉曰君子不

聽曰此有室乃入門啟而去孔子聞之曰善哉為吏其

用法一也思仁恕則樹德加福暴則樹怨公以行之其

子焉由也死矣蒯瞶立衛使者至告子曰子路死矣夫

子哭之中庭有弔者夫子拜之已哭進使者而問故使

者曰醢之矣醢音海夫子遂令覆家之醢惡見其似哀

語見家子路感雷精而生及罹衛難夫子每聞雷聲心中

惻怛一日追思而嘆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記

聖師年譜

人卷

者從而歷紀其入曰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

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舊唐書禮

國子監夫子南面而坐十哲等東西列侍開元二十七

年八月制曰門人三千見稱十哲包夫衆美暢玄聖之

風規發人倫之耳目並宜褒贈以寵賢明顏子淵贈公

閔子騫等各贈侯長慶集謂曾參不列四科繫於一時

之事每愜謂偶遺之不知陳蔡之時曾參尚未從學雖

欲列之又烏得而列之乎今河南陳州有阿塔寺內奉

孔子及從難諸賢之像四方見按夫子於匡於蒲於宋

大樹遇難不一而獨不能忘陳蔡者蓋七日不火從者

莫起其傷心為尤甚也而伯牛執手永訣回與由且三

年相繼淹逝人孰無情誰能遣此况乎四科十子又皆

彬彬三代之英哉又按冉有子路皆聖門高明之士其

從夫子最久乃迄夫子之終而求猶為季聚斂由猶為

悭死難中庸之不可能也信夫

七十三歲壬戌敬四十六年

在魯楚白公白楚邑汝陰褒信縣問曰人可與微言乎

孔子不應白公名勝楚平王之孫其父季木為費無極

子期伐鄭許而未行晉伐鄭二子救之與之盟勝怒白

公曰若以石投水何如孔子曰吳之善沒者能取之石

水喻密謀之可隱也故孔

子答以善水者能得之曰若以水投水何如孔子曰

聖師年譜

人卷

淄澠之合齊易牙嘗而知之水投水喻謀之益密也嘗

也白公曰人固不可與微言乎孔子曰何為不可唯知

言之謂者乎謂言之夫知言之謂者不以言言也有言

可爭魚者濡逐獸者趨非樂之也喻不能隱非故至言

無言至為無為夫淺智之所爭者末矣失本存末事者

矣白公不得已遂死於浴室不知言之所謂遂作亂故

傳是歲之秋白公奔山而縊○康子饋藥拜而受之曰某未達不敢

嘗論語註一謹疾一不虛人之賜閔林邱山曰夫子不

達康子之藥即此又一見聖人之渾厚疾君視之東

首受生氣也加朝服拖紳不敢以褻服見君也家語子貢請見夫子方

晨起負手曳杖負反也曳拖也逍遙於門歌曰見禮檀弓一作曳杖歌一作發

泰山其頽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泰山梁木所仰仰哲人衆人所仰萎落也既歌而入當戶而坐子貢聞之曰泰山

其頽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則吾將安仗哲人其萎則吾將安放上聲夫子殆將病也遂趨而入夫子曰賜爾

來何遲也夏后殯於東階之上則猶在阼也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則與賓主夾之也周人殯於西階之上則猶

賓之猶在阼猶賓之者孝子不忍死其親殯之於此示猶在阼階以爲主在西階以爲賓也在兩楹間則

聖師年譜 八卷 奎 存存齋

是半爲主而而某也殷人也予疇昔之夜疇發夢坐奠

於兩楹之間楹柱也兩楹堂正中間即所謂賓主夾之也夢坐兩楹之中而見饋奠之事夫

明王不作天下其孰能宗予予殆將死矣又自解夢奠之兆決非南

面出治必是殯於兩楹以殷人而享殷禮也蓋寢疾七日而卒乃魯哀公之

十六年夏四月即夏十八己丑日也杜預以長曆考之四月十八日乃乙丑非己丑也己丑在五月十二日月日疑有誤余按乙

己文相似其或傳寫之訛未可知也又緯書載孔子將終謂子貢曰端門當有血書子貢往候果有書曰越

法孔聖沒周姬子星出秦人滅胡亥術書既散孔不滅子貢以告孔子曰吾死之後則商也日益賜也

聖廟東南又家語孔子曰吾死之後則商也日益賜也

日損曾子曰何謂也子曰商也好與賢己者處賜也悅

而不若己者處不知其子視其父不知其人視其友不

知其君視其所使不知其地視其草木故曰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即與之化矣與不善人

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亦與之化矣丹之所藏者赤漆之所藏者黑是以君子必慎其所與處者所

○哀公誅之誅雷上聲哀辭也漢以上有之六朝以釋則變爲行狀而誄之名亡矣昔魯莊公及

宋人戰於乘邱懸賁父爲御馬驚敗績賁父以爲無勇死之國人浴馬有流矢在白肉公曰非其罪也誄之士

禮也惟天子稱天以誄諸侯相誄非禮也曰旻天不弔

不慈遺一老俾屏予一人以在位斃笑予在疚嗚呼哀

哉尼父無自律旻音民愍也愍萬物之凋零也弔憫也此引言天不見憫不強留此老以輔我也又杜預注且也屏音平詩大雅大邦維屏藩衛王室之意斃笑無依倚貌律法也謂子貢曰君其不沒於魯乎後果以飲去己無所法則也子貢曰君其不沒於魯乎三桓三桓攻

聖師年譜 八卷 齒 存存齋

之卒於公夫子之言曰禮失則昏名失則愆失志爲昏

孫有山氏失所爲愆生不能用死而誄之非禮也稱一人非名也

一人天君兩失之○時聖孫子思童年不爲禮君門人

子之稱君兩失之○時聖孫子思童年不爲禮君門人

治喪備古禮五月葬魯城北泗水上按禮大夫三月而葬士逾月而葬夫子生嘗攝相於魯奈何遽以士禮葬之豈夫子之治命耶抑已致仕即等於士耶論語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爲

臣子告之曰無寧死於二三子之手乎又子病請禱子

告之曰某之禱久俱非此番說話蓋由已死衛不復見其如何致情矣而諸門人果遵師訓力爲治弟子公西

喪豈非情儀兼盡成我之恩等於生我者乎弟子公西

華掌殯葬舍以蔬米三貝羹十有一稱加朝服一冠軍

甫之冠佩象環五寸而緝組綬桐棺四寸栢槨五寸大

聖師年譜

人卷

奎

存存齋

記君大棺八寸屬六寸在大棺內擇四寸又在屬內上大夫大棺八寸屬六寸下大夫大棺六寸屬四寸士棺六寸大棺即柳屬即棺也棺四寸則柳應六寸今用五寸蓋從宰中都時制也及葬華復爲志禮記注志者識記而彰明備用三代之禮以盛禮之也下文皆爲志之事

牆置娶設披從乎周牆柳衣柳聚也諸飾所聚在棺之也格外交加以牆以此障柩猶牆垣之障家故謂之牆俗謂之單娶音雲亦棺飾也檀弓周人牆置娶有繡製白黑相次之交考工記斧之謂繡刀白而身黑取斷制義一說白西方色黑北方色西北乾陽健而能斷故書斧以爲交有繡製黑青相次之交考工記載之狀書作亞亞古弗字增韻兩已相背形周禮司服注載取臣民背惡向善之意有畫娶雲氣也禮器天子八娶諸侯六娶繡散雲氣各二大夫四娶繡雲氣各二士二娶雲氣世本曰武王作娶形如扇或曰娶以布衣木以木爲匡廣三尺高四尺四寸兩角高衣以白布畫雲氣柄長五尺持之從柩在路夾車兩旁入殯則樹之四隅故曰棺飾披音秘夾持棺者用繡帛兩旁牽之使不傾覆也周禮司士六軍之士執披謂大喪棺行恐逢道險兩旁有紐結之使若四馬六轡者然登高引前適下引後欲左引右歛右引左以防設崇從殷崇牙也墨鐘磬之植木傾覆蓋周道然也設崇從殷崇牙也墨鐘磬之植木崇牙送葬乘車所建旌旗刻繡微此此則殷制之綢練設旒從夏綢音稠練也練素錦也旒音兆銘旌也以死者三尺大夫長五尺諸侯七尺天子九尺爾雅縹廣六尺長尋曰旒尋八尺也檀弓注縹素錦於杠首紅音闕旒竿也縹之以設縹旒此夏禮也以弟子疑所服檀弓見上卽三代之禮子華爲志之事

貢曰昔者夫子之喪顏淵若喪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請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又禮記孔子之喪二三子皆

聖師年譜

人卷

奎

存存齋

經而出常禮弟子於師羣居喪次則經出止弔服無經今孔子恩尤重故服尤隆也既葬弟子心喪三年禮民三事之如一事親有隱無犯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喪三年事師無犯無隱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方喪三年事師無犯無隱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心喪三年義即服勤不止飲食方者一定之職守事師如事父故無勤不服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入揖於子貢不可以方言也

相嚮而哭皆失聲然後歸子貢反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他日子夏子游子張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是亦無可奈何之情史記列傳竟謂弟子以而果兩弟子問焉夫子曰問曰昔夫子當行使持雨具已矣他日月宿畢又竟不雨商瞿無子其毋爲別娶室夫

子曰無憂四十後當有五丈夫子已而果然敢問夫子何以知此有若默然弟子曰有子避之此非子之座也嗚呼有子之在聖門豈但狀似聖人卽其言行亦似聖人豈有弟子欲師之卽居然處夫子之位而不辭者且此二事亦豈遂足以難有子史彊曾子曾子曰不可江遷亦爲誣人之語矧他人乎

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語見孟子乃止門弟子各記所聞以爲論語家語諸書以傳於世

見按何氏曰魯論語二十篇齊論語別有問王知道凡二十二篇其二十篇中章句頗多於魯論古論出孔氏壁中分堯曰下車子張問以爲一篇有兩子張凡二十一篇篇次不與齊魯論同今所行者魯論語也程子曰

論語之書成於有子曾子之門人故其書獨二子以子稱又曰讀論語有讀了全然無事者有讀了後其中得一兩句喜者有讀了後知好之者有讀了後直有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又曰今人不曾讀書如讀論語未讀時是此等人讀了後又只是此等人便是不會讀又曰頗自十七八歲讀論語當時已曉文義讀之愈久但覺意味深長嗚呼六經者前聖之書也論語則夫子之言行俱見於是不有弟子天下後世焉知有論語不有論語天下後世焉知夫子之言行生則從其遊與其

聖師年譜

人卷

奎

存存齋

難歿則治其喪傳其書弟之於師如孔門者詎可多得哉而況成於有子曾子之門人則更難矣此非與聖同心深念天下後世知道統之所關甚鉅者未易語於斯也余烏得不表而出之乎又按魏大史子雍王肅注家語序云孔子二十二世孫有孔猛者家有其先人之書予從猛得斯論其書始相魯終弟子解共四十四篇昂亦別有家語攷詳孔門弟子攷中○時魯弟子作廟聖第敬藏孔子詩書車服禮器以時習禮其中其從塚而家者更百餘室名曰孔里今稱孔林去魯城北一里

明陳

卿通鑑綱目曲阜縣西八里有孔墓孔祠泗水之上塋方百畝塚南北十步

東西十三步高一丈三尺封若斧形

孔林在魯國城林

夾路檜栢森然直至林所圍徑數十里神以周垣永樂間知縣克中建築歷代勅禁樵採全粘沒喝入襲慶府軍士欲發孔子墓通事高慶裔曰大聖人墓安可發於是唱誅軍士金天會七年有軍士十二人於儒垣外盜發四十二代泗水侯光嗣墓者元帥某執至廟前十里外悉誅之泗河在縣北八里先聖林後由泗水縣陪尾山發源入境逕聖父齊國公墓後又遠先聖林後西南流至兗州府城東與沂水合達濟寧天井閣入漕王充論衡曰孔子當泗水而葬泗水為之卻流一說有為周公卜此地者周公曰吾德不足後世必有大人出以當之聖子伯魚墓在先聖墓東少南相去數步碑鐫泗水侯墓聖孫子思子墓在先聖墓南相去數十步碑鐫沂國述聖公墓前石龕二徑三寸深半寸前漢居攝元年二月造有曰上谷府卿者有曰祝其卿者字甚古拙餘

聖師年譜

人卷

奎

存存齋

字刺落其西北行穴皆歷代宗子塚也餘族環葬焉垣外二千二百餘年無異處者其周禮墓大夫之遺與先是孔子之喪有自燕來觀者舍於子夏氏子夏曰聖人之葬人與聖人葬人便合禮人之葬聖人也人葬聖人未子何觀焉昔者夫子之言曰葬聖人時話吾見封之若堂若坊若覆屋若答者矣從若答者馬鬣封之謂也今一日三斬板而已封若斧者上狹如刀較上三者儉而易就馬板於坎之兩旁用繩約板納土使與板平則斬斷其繩升板於築土之上如此者三而墳成矣尚行夫子之志乎哉諫言或者其合夫子塚前以甒甒為祠壇方六尺也甒甒為陵碑甒也壇祭場塋樹以數百計皆異

植弟子各以方樹來種經見水如柞粉雜籬安貴五味

檀之類兔音蟬多有不能知其名者言不止上數種也

嘉曰天子墳高三仞樹以松諸侯半之樹以柏大夫八

尺樹以欒士四尺樹以槐庶人無墳樹以楊柳今夫子

之墳樹木如此則亦弟子貢植楫至今尚存易生之木

西陽雜俎蜀中有木類柞衆木葉時枯林隆冬方萌布

陰蜀人呼爲柞木子貢植楫在至聖林享殿後高四丈

五尺圍一丈枯而不朽樹無鳥巢不生荆棘及刺人草

魯世世相傳以歲時奉祀孔子塚而諸儒亦講禮鄉飲

大射於此至塚前石器則皆後人所增非故物也孔叢

子曰夫子墓塋方一里今廣數在魯城北六里泗水上

聖師年譜 人卷 堯 存存齋

諸孔氏封五十餘所人名昭穆不可復識余有孔林圖

有銘碑二所獸碣俱存皇覽云聖墓高丈餘前爲甃壇

漢永壽元年魯相韓叔節易以石壇其厚三尺方亦如

之縱橫各七其數四十有九四面皆歷代題名歲久漫

滅字不可讀墓西有室三間東向相傳子貢廬墓處也

聖墓前之東南爲享殿三間殿前翁仲二左執笏右帶

劍一說魏明帝鑄銅人二列司馬門外借名冢間石人

始皇令翁仲將兵守臨洮死鑄象司馬門據此石麟石

則翁仲不得有二其有二者一秦阮一翁仲也石麟石

虎四華表二皆叔節建殿之前有門三間門之左爲思

堂壁上石刻唐宋時物也有宋眞宗駐蹕亭門之前爲

洙水卽泗水分流也水經注出泰山蓋縣西南至下縣

於下城西北合於泗水至魯縣東北分爲二水北爲洙南

春秋莊公九年冬洙水至魯縣東北分爲二水北爲洙南

源在聖林之東止一溝洙似古魯城之隍穿聖林而橋

流過先聖墓前亦非在泗水之北出林復西南流入於

沂其故道不可考矣水上有橋橋東有輦路路南爲觀樓樓周垣

之上魯故北城也樓南爲林坊扁曰宣聖林坊之前爲

大石坊五洞鐫萬古長春四字萬曆二十二年山東撫

按鄭汝璧連標建晃按萬古長春四字真是絕妙好辭

於先聖至切邵子復姤詩曰三十六宮都是春四時以

聖師年譜 人卷 辛 存存齋

春爲元元無所不統春無所不貫我夫子其億萬古之

元氣乎○又攷孔子卒年去孟子生年九十五年去孟

子卒年一百九十一年去周亡三百零三年至 本朝

乾隆元年二千三百一十年○其諡號章服魯哀公

誅稱尼父鄭玄曰尼父者因其字以爲諡也邱濟曰此

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

平者也自京公諫之之後後世帝王屢加褒崇其其人

所以尊漢平帝元始元年追諡褒成宣尼公邱濟曰此

之始語具嘉靖東和帝永元四年封褒尊侯北親

文帝太和十六年改諡文聖尼父魏書帝臨宣文堂引

策文聖
之謚
帝贈為先師尼父

太宗貞觀二年尊為先聖

德中詔釋奠於太學以周公為先聖孔子配享臣以為

周公尼父俱稱聖人庫卒置奠本緣孔子故晉宋梁陳

及隋皆以孔子為先聖顏回為先師別祀周之十二年尊

公肅停周公升孔子為先聖以顏回配從之

為宣尼父高宗顯慶二年復尊為先聖

長孫無忌等言漢魏以來取舍各異孔子顏子互作先

師周公尼父迭為先聖貞觀之初親降綸音依禮記之

明文配成康之廟說正孔子為先聖今當從之乃詔以

周公配武王以孔子為先聖張朝瑞曰至是始定孔子

為先

聖乾封元年贈為太師武后則天天授元年贈為隆

道公

女主亦知

敬師可取

玄宗開元二十七年追謚為文宣王南

聖師年譜

人卷

主

存存齋

宣王追封聖父叔梁紇為齊國公聖母顏氏為魯國太

夫人聖配元官氏為鄒國夫人五年復改立聖為至聖

徽宗崇寧元年詔追封聖子孔鯉為泗水侯聖孫孔伋

為沂水侯四年詔太常寺考正文宣王廟像冠服制度

用王者冕十二旒袞服九章

畫圖鑒板印賜仍頒降天

從國子司業

蔣靖之請也

金世宗大定十四年國子監請孔廟大成

殿聖像冠十二旒服十二章充國公

章九旒

成宗大德十一年丁未七月詔曰先孔子而

聖者非孔子無以明後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法所

謂儀範百王師表萬世者宜加封孔子為大成至聖文

聖師年譜

人卷

主

存存齋

宣王文宗至順元年加封聖父齊國公為啟聖王聖母

顏氏為啟聖王夫人

明太祖高皇帝洪武初封爵塑像

章服俱仍前代之舊十五年南京太學成孔子以下去

塑像設木主

朱子語錄曰宣聖本不當設像春秋祭時

中國無之至佛教入中國始有也彼與教用之無足怪

者後世真覺其非亦化於異教為之甚非神而明之無

聲無臭之道也我皇祖毅然見千古之非自夫子以

下像不聖帝嘉靖元年改稱至聖先師孔子始詔天下

世宗肅皇帝嘉靖元年改稱至聖先師孔子始詔天下

文廟去像俱易木主

從韓臣張璁之請也按禮雖天子

重稱為先師當矣抑亦尊之至矣稱公稱王奚所益於

孔子哉太祖時太學已易木主至英宗朝韓守林鸞始

始

始

始

始

始

始

始

始

始

易菴學諸像爲木主至是木主之制乃遍天下又立啟聖祠祀叔梁紇 國朝

順治二年二月初五日加稱大成至聖文宣先師孔子

從國子監祭酒李若琳請今仍稱至聖先師孔子雍正

元年追封五代爲王改啟聖祠名崇聖祠孔氏嫡子孫

襲封衍聖公不絕今傳至第七十世余別有孔子曲阜世譜誌其詳

令及儒學教授並以孔氏子孫爲之其庶子孫居河南

寧陵儀封浙江衢州者各有勅建廟林各襲有五經

博士一人奉祀永著爲令其祀典始於漢盛於本朝

漢自高帝十二年過魯以太牢祀孔子詔諸侯王卿相

聖師年譜

人卷

幸

存存齋

至郡先廟謁而後從政遂開萬世尊師重道之典有以

救人心於不死蓋聖人歿後二百七十餘年忽罹暴秦

之厄燔書坑儒天翻地覆天下幾以孔子爲禍階矣漢

高興特具千古卓識舉而加之帝王卿相之上是天啟

斯文也邱濬曰此漢以下祀孔子之始亦新官判任謂廟之始尹起莘曰自堯舜禹湯文武既歿天生孔子爲萬代仁義禮樂宗主生民之類不至廢燬絕滅

者吾聖道扶持之力也自秦燔書坑儒學士至於陳項極矣漢高之興過魯首祀孔子亦足以見天理之在人

心自有不可得而泯沒者漢代四百年基業其精神命脉蓋係

於此嗣是歷代崇祀不能枚舉舉其創興曠典誠敬

可觀與足傳爲佳話者漢元帝初元元年詔褒成君霸

孔子十三世孫詳見宗子世紀以所食邑八百戶祀孔子明帝永平十

五年東巡祀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張朝瑞曰此後世章祀孔子弟子之始

帝元和二年幸魯以太牢祀孔子及七十二弟子作六

代之樂親御講堂命皇太子諸王說經帝時升廟西面

立羣臣中庭北面皆再拜帝進爵而後坐大會孔氏男

子榮以衣冠簪用有差可謂敬且和矣桓帝元嘉二年

詔孔子廟置百戶卒史一人掌領禮器春秋享禮出王

家錢給大酒直河南尹給牛羊豕大農給米靈帝建寧

二年詔祀孔子依社稷出王家穀正始二年帝講論

聖師年譜

人卷

幸

存存齋

語使太常釋奠奠安也釋奠禮之也謂安爵於神前也文王世子註釋奠者設薦饌酌奠而已

無迎尸食飲酬酢之事以其主於行禮非報功也又曰凡始立學必釋奠奠必以幣四時常奠則否又釋奠必

合樂聲容備也人君視學養老則大合樂備奏六代之樂也以太牢祀孔子於辟雍

邱濬曰漢以來釋奠始此向皆祀於闕里至是始行太學武帝泰始七年皇太子

講經始釋奠於太學自文帝元嘉二十二年釋奠孔

子牲牢祭器悉依上公之禮舞六佾設軒懸之樂北

孝文帝延興二年詔孔子廟有婦女雜沓巫覡淫祀者

禁之最得尊師之體太和十六年詔勅有司廟享上

文宣帝天保元年始制春秋二仲祭及月朔行禮文

帝初詔國子寺每歲以四仲月釋奠州縣學以春秋仲月始用上丁●高宗顯慶二年長孫無忌等言漢魏以來取舍各異孔子顏子互作先師周公尼父迭爲先聖顏子爲師則孔子爲聖周公爲聖則孔子爲師以聖爲主以師爲配無專享也貞觀之末始正孔子爲先聖若周公制禮作樂當同王者之禮乃詔以周公配武王以孔子爲先聖玄宗開元十三年封禪廻詣孔子廟宅親設奠祭遣使以太牢祀墓二十七年詔先聖用宮懸之樂宮懸天子樂也陳陽樂書所謂宮架樂是也舞仍六佾肅宗上元元年歲旱罷諸祀惟太學文宣王祀不罷●後周

聖師年譜

人卷

三

存存齋

太祖廣順二年親征慕容彥至克詣廟再拜或言天子不當拜異代陪臣帝曰夫子聖人也百王取法安得不拜登墓復拜●太祖建隆間詔祭文宣王用一品禮立十六戟於廟門聖廟戟門以此樂用永安之曲太宗淳化四年從監庫使臣請先聖廟六衙朔望焚香眞宗大中祥符元年東封謁文宣王廟內外設黃麾仗天禧元年詔崇文館雕印釋奠儀注及酒器圖如儀尊象尊泰尊菁尊山尊壺尊雲尊雷尊玉尊之類頒行下諸路徽宗大觀四年文宣王改抱鎮主周禮廟門增立二十四戟并如王者

之制政和元年詔門人封爵及郡縣犯先聖諱者悉改正四年頒御書大成殿碑從四十七代孫文林郎舒州司戶曹事若谷之請六年賜堂上正聲大樂一副樂名大成或卽十二禮器一副如尊罍盤盞篚簋洗勺登銅之屬高宗紹興十四年帝謁孔子臨太學止駕於大成門外登降步趨執爵灌獻躬親徽宗大成樂成詔頒肄習仍內降玉圭寧宗慶元間詔祀文宣王獻官以州縣長吏非實有疾故不得輒委他官行禮●熙宗皇統元年帝祀孔子退謂侍臣曰朕幼年不知志學歲月逾邁深以爲悔此學者通病帝言可

聖師年譜

人卷

三

存存齋

哉孔子雖無位其道萬世景仰凡人爲善不可不勉章宗承安二年春丁帝親致祀以親王攝亞終獻皇族陪臣位文武大臣助祭●世祖至元十年中書省判送御史中丞兼領侍儀司呈至聖文宣王用王者禮樂御王者衣冠南面坐天子供祠其於萬世之絕尊千載之通祀者莫如吾夫子也竊見外路官員提學教授每遇春秋二丁不變常服供事於禮未宜大不及照得漢唐以來祭文廟享社稷率具公服執手板且鄉人儼孔子猶朝服而立於阼階先聖先師安得不備禮儀因詔春秋

聖師年譜

八卷

壬

存存齋

丁執事官員各依品序穿着公服諸儒襴衫衣有邊襴也宋李昉言禁舉子白襴下服紫唐初士人以紫襴服爲上服貴女工之始也明制生員襴衫用藍絹襴袖緣以青謂唐巾行禮唐巾未詳或從唐製坎成宗大德初勅到任官先謁聖廟方許以次詣諸神廟仁宗延祐七年詔以白金一百五十兩錦綺雜綵表裏各三十段遣說書王存義詣魯以太牢祀孔子帝手香加額以授之明太祖洪武登極駕幸太學釋奠遣使致祭曲阜廟廷二年欽置祭田二千大頃坐落充屬二十七處欽撥民間無過俊秀五百戶歲入二千丁見丁百畝佃種鄆城鉅野

平陽東阿獨山五屯辦納籽粒以供祀事文機民間俊秀子弟一百一十五戶以供本廟洒掃臣孔貞棟曰崇儒重道之典汲汲於千戈甫定之日誠有見於夫子之道由之則治舍之則亂大聖人作爲超出尋常萬萬矣十五年

太學成設木主遣官以太牢祭帝遂視學釋菜禮文王世子註

薦饌酌奠菜止芹藻無薦饌酌奠服皮弁詣位再拜獻爵復再拜十七年勅每月朔望太學祭酒以下行釋菜禮郡縣學長吏以下詣學行香邱濬曰朔望行香之禮古未有也北齊每月朔祭酒博士諸生展拜階下郡縣朔朝未奠今所謂香也至宋淳化四年始朔望焚香朱子曰謂宣聖焚香非古也至我朝始定爲朔望焚香徧海內矣

歷代樂制曰有明開國之初卽定雅樂命儒臣撰著樂

聖師年譜

八卷

壬

存存齋

章其釋奠先師孔子迎神奏咸和之曲奠帛奏寧和之曲初獻奏安和之曲亞終獻奏景和之曲徹饌奏宣和之曲送神望座奏祥和之曲特命製大成樂器以頒天下學宮今仍之其曲辭備載文廟禮樂志及各郡縣志

附錄唐太宗造十二和號大唐雅樂開元中又造三和孔尼父齊太公廟所奏共十五和焉宋太祖製十二安祭文宣王武成王同用永安成祖永樂四年帝將視學尚書鄭賜言宋制謁孔子服靴袍再拜帝曰見先師禮不可簡必服皮弁行四拜禮宣宗宣德元年遣太常寺寺丞孔克準詣闕里祭告自先師而下四配十哲兩廡凡九壇俱用太牢英宗正統三年禁祀孔子於釋老宮民間三教堂及菩薩堂山塑往往以釋迦佛老君孔子並祀顯示天下以道統正異之分可謂得尊事孔子之禮意者矣憲宗成化十三年增孔子廟籩豆樂舞之數遣翰林院學士王獻詣闕里祭告章文懿曰國學之祭舊用十籩十豆增爲十二郡縣之祭舊用八籩八豆增爲十舊用六爵增爲八從祭酒周洪世宗嘉靖元年駕幸太學謁廟至櫺星門謨之請也

外卽降輦步入禮畢仍步出九年釐正祀典懷宗崇禎十四年八月十八日重幸太學遣行人欽取衍聖公孔胤植五經博士孔胤錫等及四氏族人陪禮觀祀恩賜

衣宴異數頻加伏遇我

朝

聖聖相承益滋崇禮

世祖特加諡號並 頒大成樂章

樂用
六平

聖祖親祀孔林而又

發帑修廟整飭樂舞

製詩及文及贊鐫刻貞珉

頒布

御書萬世師表扁額

聖師年譜

人卷

无

存存齋

王言璀璨棟宇生輝我

世宗追崇五代

親祀太學

製詩刻石

頒布

御書生民未有扁額鳳藻龍文天章煥彩雍正二年八月

聖廟災自正殿延燒寢殿兩廡大成門 啟聖王舊殿

全倫堂等處而惟

勅建五王崇聖新祠無恙仰見我

世宗至誠感格七年

發帑修廟九年因並修林

命現撫岳濬原撫陳世倌濟東道張體仁衍聖公孔傳鐸等

監修廟則規模鴻麗林則氣象光偉舊制改觀大工莫

婉於是祥麟產於鉅野慶雲現於曲阜新檜發於舊本

又

遣 親王致祭一時內外大小臣工無不仰體

聖心尊崇俎豆凡直省郡邑之名有犯聖諱者除五經四書

外悉

聖師年譜

人卷

全

存存齋

詔加下旁通行迴避至於太牢歷代間用未為常典今自闕

里太學以及郡州縣學春秋二丁悉用太牢永著為令

於戲盛矣

人卷終

邑曹克謙 張忠梓
曹克明 曹

孔子年譜五卷

直隸總督
採進本

國朝楊方晃撰方晃字東陽號鶴巢磁州人是書中
三卷爲年譜以天地人分紀之其前一卷曰卷首
末一卷曰卷尾中間於史記世家歷聘紀年闕里
舊志諸書頗有糾正然註太冗瑣又叅以評語皆
乖體例至卷首本祖庭廣記作麟吐玉書圖殊未
能免俗卷尾泛引雜史爲身後異蹟如魯人泛海
見先聖七十子遊於海上及唐韓滉爲子路轉生
諸事連篇語怪尤屬不經矣

至聖編年世紀二十四卷

〔清〕李灼 黃巖輯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乾隆十六年亦政堂

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至聖編年

世紀二十四卷》提要

至聖編年世紀序

人莫大乎敬天尊祖故自天子以至於庶人無不奉若不違享嘗不輟况

聖祖之與天為一者乎夫以天

序一

縱之聖天生之德紹往開來垂教萬世俾後之為帝王卿大夫士庶者以其道治天下而天下無弗治以其道齊家而家無弗齊以其道脩身而

身無弗脩是以炎漢以來帝王之尊崇之者有加靡已或祀太牢而封奉嗣或立學校而設官爵或召族人而饗弟子或屈萬乘而臨敝里或立

序二

禮器而飾塚廟至如謚號褒寃門戟樂舞桓圭章服愈久而愈盛至於今而尊崇之典超越前代亘古未有學士大夫之尊崇之者世遠益多及

門弟子宰予曰賢於堯舜遠子貢曰生民未有有若曰出類拔萃迨歿而集魯齊二論家語等書曾子作孝經大學此弟子之尊師也自後三世

序三

祖子思作中庸九世祖子魚著孔叢子十一世祖子國作論語訓解尚書孝經傳二十世祖文舉著書二十五卷三十二世祖仲達撰定五經正

義餘如祖庭廣記素王世紀
東家雜記孔庭纂要孔子編
年孔氏實錄諸書無非子孫
之尊崇

聖祖以闡明大道也自魯哀公

序四

作誄以稱之而龍門史有世
家之紀於是諸子百家莫不
尊之而著述益多然著述多
而傳聞不一記載互異者有
之意見各別附會誣詆者有

之其於

聖祖無傷也當時即有叔孫武
叔之毀而端木氏以為自絕
不知量況於後之人哉後之
人著述雖多俱分見各出而

序五

不能僉載如司馬遷之世家
王肅之紀年洪興祖之年譜
止

聖祖一世而不及後世黃恭之
之家狀四十二代而止闕里

世系續編四十九代而止史
記弟子列傳鄭玄弟子目錄
止載及門而不及乎他未有
如

至聖編年世紀一書自生以至

序六

歿自一世以至今無不脩載
而諸弟子亦無不附載於其
中也是書也作之者誰江左
吳嘯李君新安古歙黃君也
李君名灼號松亭曾纂修古

今圖書集成得遍覽羣書黃
君名晟號曉峰幼列黌宮蒐
羅典籍與李君為同門友殫
數十年之精力閱萬千卷之
篇章丹鉛甲乙手不停批始

序七

得以輯成壬戌歲予先府君
石門公在時郵至數卷祈作
序付梓展卷欣然欲授剞劂
因尚未全不果戊辰夏李君
攜其全稿抵闕里予見之喜

甚予雖冲齡恐不克負荷敢
不繼厥志乎乃不獨予喜而
我族之凡為子孫者見之無
不躍然欲成其書且不獨我
孔氏之人欲成其書我知天

序八

下之人凡讀

至聖之書者見之亦無不樂成
此書也何也以天下莫不尊
至聖也夫古今之尊
至聖者帝王之褒崇與士庶之

景仰雖其事不同而其心一
也安得謂著書者其尊敬之
心獨有異乎昔子貢曰夫子
之不可及猶天之不可階而
升中庸曰聖人之道峻極于

序九

天後之褒崇者曰配天曰參
天曰同天則

聖祖即天也故曰與天為一是
尊祖即敬天也天下後世之
人有不尊祖敬天者哉而况

於子孫乎是為序

昔

乾隆十三年歲次戊辰七月
望後七十一代孫襲封衍聖
公孔昭煥謹序於闕里承訓

序十

堂



後序

至聖編年世紀何為而作也哉余于甲午應試北

闕丙申遴入

內廷纂修古今圖書集成是書為卷有萬為部六千
一百有十為典三十有二為彙編者六凡日月
星辰山川河海帝王士庶禽蟲草木經籍學行
兵農禮樂以及器用什物無不備載而獨于學
行典之聖人部中不載

至聖私心訝焉因與同事諸人詢諸館師此遺忘

至聖編年世紀

李序

一

乎抑別有意乎曰

至聖出類拔萃不得與羣聖同列當自為一部各
唯唯而退至癸卯書將竣公事之暇即于凡書
中見有一言一行遂錄之漸而成帙迨數年積
成數卷然止生前未及歿後也及至維揚晤同
門友黃曉峰以所編稿相質乃有同志欲成此
書遂出家中所藏典籍經傳與二十二史及兩
語諸子百家共相考訂條分縷晰編于七十三
年之內輯于七十一代之中雖不能無遺然亦

略見大概雖不能皆當然亦揆時度理但不無
聖漏耳至于辨論之是否天下後世自有定評
又以邇年之事不能詳悉于戊辰春持稿抵曲
阜詣公府將家譜盛典詳加校對更以近事載
入錄成二十四卷授諸梨棗將見是書告竣不
脛而走海內之士一展卷而

至聖之生平歷歷如在目前不啻親炙幽丈追隨
于杏壇闕里不啻身履廟林目覩乎宮牆禮器
不啻神遊往代親接乎聖裔諸公豈不甚快豈

至聖編年世紀

李序

二

不甚便乎是則予與曉峰之意也至于將來續
輯是所望于後之學者也

時

乾隆十六年歲次辛未五月中浣江左吳嚶六十
九齡私淑弟子李 灼松亭沐手敬序於藜暉
堂



後序

古今之聖人至

孔子而造其極帝王之重道迨

聖朝而幾以加則一介庸愚又何能窺測

至聖之高深頌揚

帝德于萬一哉予幼讀詩書即思纂集

至聖之實跡以質諸世顧其間始終本末散見于

經史百家者記載各殊傳信之中不無傳疑每

欲博採羣書廣稽典籍編輯成書以示閱者自

至聖編年世紀

黃序

一

禱尼以至夢楹由周秦以迄

昭代凡

至聖生平歷朝典禮展卷瞭然豈非好古者所深

快哉余久懷斯念欲得同志者與共編摩嘉定

松亭李君同學友也曩遊京師應茂才辟預修

古今圖書集成得縱觀中秘藏書于公事之暇

輒詳考

至聖之言行與歷代之崇儒越今廿有餘年積而

成帙攜稿來邛就余商確余夙有斯志因相與

校訂互爲參酌刪繁補缺凡

至聖一生之事與累朝百王之典無不按其年月
悉爲備載又以戊辰歲

今上東巡

謁廟大典尚未纂入松亭復至闕里再過廟庭觀
龍章之璀璨瞻

宸翰之輝煌謹敬紀載用光盛典輯成十二冊分爲
二十四卷爰付剞劂以公諸世冀高明博雅考
訂示政尤余與松亭所厚望也是爲序

至聖編年世紀

黃序

二

昔

乾隆十六年歲次辛未仲夏月新安歛西黃 晟
曉峯氏沐手敬識于亦政堂



至聖編年世紀凡例

一是書與諸書不同因 至聖與諸聖不同蓋諸
聖之事止及于生前而 至聖則身後無窮生
前之記載不一必合以觀之始可集其大成身
後而時移世異不編以紀之何以傳于久遠故
自誕生以至沒年彙群書而輯其全由周秦而
迄 昭代按歷朝以記其事自此億萬斯年世
世相承垂于無既矣

一是書不稱孔子者以古之先聖先師周公顏子

至聖編年世紀 凡例

一

迭爲互作故加姓以別之今 至聖之稱定于
一尊更無可移則不復稱姓正所以尊師曰編
年又曰世紀者以事之有年可攷者則列其年
號間有無年可稽者但論其世載于一代之中
庶無罣漏不然二千五百年之事安能歷舉其
大綱七十一代之中何由不失乎一二哉

一是書倣朱子綱目之體事有年月可紀者用編
年立書法于前次以經史詳錄于後及身者以
天王之年號干支與聖庚爲綱而以左史兩語

諸書爲目身後者以歷代帝王之年月恩典爲綱而以諸書之事爲目無則缺之有一年而一事者有一年而數事者俱列于綱中有一事而止見一書者有一事而分見各書者則列經史于前以子集叅錄于後以四部爲序間有不分者以事之先後爲次庶一事之始末展卷可知一時之異同錯綜可得以經傳之純正者錄于前卽有議論偏駁及寄寓譬託之詞亦並列之以脩叅攷下有評按以辨其是非謬誤以俟後

至聖編年世紀 凡例

二

學之採擇非以此爲正論不敢刪去亦不敢以愚按爲定評也

一是書有正傳有附錄詩賦文詞有作正傳有作附錄綱標此事而卽賦其事則以詩文爲目綱非此事而類推旁及則以詩文爲附諸弟子與夫子相得益彰皆有扶翼聖道之功故言行不錄無以見其生平司遷列傳畧而不詳今採兩語及散見于諸書者以補之益以互相發明而附錄之中又有別錄亦以資學者之觀覽云

一是書無不脩載而獨遺圖像者非畧也自文翁畫像以後若司寇恂几小影聖跡圖歷代俱有而茲缺焉因像設而展卷之際不能誠敬反爲褻瀆是亦易木主之意故止載書而不載像然觀其說而圖亦無不瞭然于目矣

一是書每節必注見某書者見言之有徵而可信卽有辨論處必考某書何如云彼此相較方知有誤非敢以臆見評斷如殯于五父不知父墓腰經與饗書之誤謬者前人已辨至孔門三

至聖編年世紀 凡例

三

世出妻並不見于他書起于家語之後序誤解檀弓之文孔璇未嘗從祀實爲缺典錯看家語之記載顏子之生年死月史記索隱亦不能明確仲山諸弟子之生年闕里志年譜亦多差錯彙群書而叅考不無此是彼非集衆論以較評自可取同而舍異採擇諸書折衷其當不得不辨者餘俱類此是乃編輯之微忱無知妄作願以質之當代之 大人先生賜加教政則愚蒙可告無罪矣

至聖編年世紀總目錄

第一卷

一歲至十歲

第二卷

十一歲至二十四歲

第三卷

二十五歲至三十一歲

第四卷

三十二歲至三十四歲

至聖編年世紀

總目錄

第五卷

三十五歲至三十八歲

第六卷

三十九歲至四十六歲

第七卷

四十七歲至四十八歲

第八卷

四十九歲至五十一歲

第九卷

五十二歲至五十四歲

第十卷

五十五歲至五十九歲

第十一卷

六十歲至六十二歲

第十二卷

六十三歲至六十七歲

第十三卷

六十八歲

至聖編年世紀

總目錄

第十四卷

六十九歲

第十五卷

七十歲至七十一歲

第十六卷

七十二歲至七十三歲

第十七卷

周至秦

第十八卷

漢至隋	第十九卷	唐至後周	第二十卷	宋至金	第二十一卷	元太祖至順帝	第二十二卷	明太祖至懷宗	至聖編年世紀 總目錄	第二十三卷	國朝	太宗至	聖祖	第二十四卷	世宗至	當今皇帝萬萬歲	至聖編年世紀總目錄終
									三								

至聖編年世紀第一冊目錄	卷之一	一歲 誕生 七則	二歲 在魯 二則	三歲 聖父卒 二則	四歲 在魯 四則	五歲 在魯 三則 弟子秦商生	六歲 在魯 二則	七歲 在魯 二則 弟子顏由曾點生	至聖編年世紀 第一冊目錄	八歲 在魯 三則 弟子冉耕生	九歲 在魯 二則	十歲 在魯 四則 弟子仲由生	卷之二	十一歲 在魯 二則	十二歲 在魯 三則 弟子漆雕開生	十三歲 在魯 三則	十四歲 在魯 一則	十五歲 在魯 三則
-------------	-----	----------	----------	-----------	----------	----------------	----------	------------------	-----------------	----------------	----------	----------------	-----	-----------	------------------	-----------	-----------	-----------

十六歲	在魯	二則	弟子閔損生
十七歲	在魯	三則	
十八歲	在魯	三則	
十九歲	娶亓官氏	一則	
二十歲	仕魯	七則	聖子鯉生
二十一歲	仕魯	三則	
二十二歲	在魯	三則	弟子南宮适生
二十三歲	始教闕里	二則	弟子顏路曾點
二十四歲	聖母顏夫人卒	三則	
至聖編年世紀			
第一冊目錄			
二			

至聖編年世紀卷之一			
婁東嘉定李	灼松亭	全輯	
新安古歙黃	晟曉峰		
男李	肯堂德紹		
男黃	爲葵筠圃		
周靈王二十一年	魯襄公二十二年	庚戌一歲	
魯襄公二十二年	庚戌之歲	十一月庚子	孔子生
魯昌平鄉	阮邑	見論語史記世家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一			
一			
羅泌路史孔子生日論云孔氏有一初度之辰			
曾無記者非惟無記正亦自不之知夫孔子之			
道固不俟此以重輕逢掖之徒亦豈以斯而較			
彼然道尊在于師嚴而禮義存乎愛敬誠使天			
下橫舍能因夫子初度之辰畧爲之識庸何傷			
子翼釋齊書見臧榮緒以宣尼庚子日生每以			
是日陳五經而拜之未嘗不仰之也奈何夫子			
一誕生之日史傳紀載靡有定格路瑒子云宣			
父畏以元辰而五行書論孔子以庚戌年二月			

二十三日庚子甲申時生按庚戌乃魯襄公之二十二年是歲周靈王之二十一年而長歷其年二月二十三日實爲庚子以哀公之十六年享七十有三齡然公羊傳乃於襄公二十一年書十一月庚子孔子生穀梁傳則繫於十月之後蓋十二月二十二日之庚子也是歲閏申以元術論節過在子可以庚戌語然或以爲十月庚子則是今之八月乃襄公之二十一年而靈王之二十年然歲在己酉則爲年七十有四不得爲之庚戌故劉外紀謂孔子年七十四雖然公羊子言十一月是月固無庚子以孔氏家譜及祖庭廣記等所以俱云二十二年十月庚子乃二十有七日故林開以爲戊子之月節雖已過不知周正乃今之八月亦非得云二月矣今定著八月二十七日爲先聖人孔子生日○宋濂孔子生年月辯或有問于濂者曰孔子之生傳記所載歲月不同公羊氏云魯襄公二十一年冬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穀梁氏之說年之

與日同於公羊而謂冬十月孔子生則與公羊實差一月月固差矣至賈逵註二十一年經云此年仲尼生昭公二十四年服虔載賈逵語云仲尼時年三十五則皆以孔子爲二十一年生也司馬遷著孔子世家云孔子生於襄公二十二年則與公羊穀梁實差一歲日則雖與公羊同而月復與穀梁異杜預主司馬遷以註左氏傳謂二十二年生司馬貞主公羊穀梁以證史記謂二十一年生遷誤爲二十二年者蓋以周正十一月屬之明年也孔若古主公羊穀梁謂爲不易之論胡舜陟主司馬遷謂如穀梁公羊所書則孔子出處之年與經史諸子皆不合孔宗翰亦主司馬遷羅泌之議畧與宗翰同洪興祖主穀梁而謂周家改月十月二十一日庚子卽夏之八月二十一日焉馮去疾見傳記異辭則造爲調人之言曰襄公二十一年實己酉之歲也是歲八月置閏以歷法積之則大雪節當在十月十七日或十八日是爲十一月朔氣又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一

四

三四日方爲庚子是孔子之生已在十一月之節矣既在十一月則是二十二年庚戌歲首無疑公羊書爲十一月似誤而非誤也司馬遷書爲二十二年而又謂孔子之年七十三以卒亦未嘗誤也穀梁於年於月皆據實而書公羊於年亦據實而書於月則以節書謂有日可以表見也司馬遷於年則以節書總而論之三者皆非誤也若是衆言之不齊果各有見乎濂應之曰公羊穀梁二氏概傳經之家也夫傳經之家必不苟且草率以徒文具當有講師以次相授且公羊穀梁其世代去孔子之時又爲甚近以故考圖按跡其言必有所據依司馬遷固古今良史但其時又後於穀梁公羊二百有餘歲矣故其圖缺跡遠言則無徵乎爾卽是而知孔子所生之年吾當從公羊氏穀梁氏爲的然以春秋長歷考之二十一年己酉十一月無庚子庚子乃在十月之二十一日二十一日特交十一月節孔子所生之月吾正當從穀梁氏也且註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一

五

家謂己酉爲己卯卯酉之文相近意或誤書未可知也曰孔子周流諸國之年世家所紀多可于考據宋之大儒博文該識者多或取之若如子言無不遲一歲者遷尚不足信乎曰皇王太紀曰史載孔子言行不得其真者尤多夫言行且不得其真者居多而況於年乎曰洪興祖謂周之十月卽夏之八月者然乎曰非也三代雖異建而月則未嘗改也殷嘗建丑矣書則曰惟元祀十有二月漢嘗建亥矣史則曰元年冬十月舉前後例之則周制可知孔子作春秋行夏之時爲萬世法不過截子丑二月于前歲之終耳月固不足改也否則春入於夏夏入於秋錯亂而不成歲矣曰馮去疾謂十月庚子在大雪後卽爲十一月者可乎曰亦非也世之星史歷生以六物古人休祥當氣會之交固有生於己酉而以庚戌歲推之者孰云吾儒乃有是耶此野人之語舍之勿以汙吾齒牙可也○孔聖生年月日考異春秋公羊傳魯襄公二十有一年

冬十有一月庚子生按皇極經世書已酉歲周王二十年魯襄公二十有一年也傳之註曰時歲在己卯誤也春秋書冬十月庚辰朔食有食之則庚子在十月二十一日而十月無庚子傳亦誤也春秋穀梁傳魯襄公二十有一年冬十月庚辰朔庚子孔子生按傳以爲十月是也史記世家魯襄二十二年而孔子生按史記書孔子生年則左氏傳之註所據史記因左氏所書而未之考也史記索隱曰春秋公羊傳襄公二十一年十一月庚子孔子生史記以爲二十二年蓋以周正十一月屬明年故誤也按索隱之說謂公羊以周正十一月屬明年爲庚戌歲首故誤以爲十一月此爲得之蓋十月有庚子而十一月無庚子此公羊之誤也當以穀梁傳十月庚子爲正蓋庚子在十月二十一日耳闕里譜系洪氏之說非公羊取穀梁譏索隱似是矣然謂春秋用周正周之十月乃夏之八月周之四月乃夏之二月此洪氏之誤也又曰太史公

讀公羊誤以十一月爲建子之月於周爲明年歲首此亦洪氏之誤也按春秋魯史之舊名孔子因魯史以修春秋隱公元年不書曰冬十有一月而曰春王正月者使孔子爲政於天下則必行夏之時故先書春以表四時之首又書王以見時王實以建寅爲正月而不以建子爲正月也其書王二月者建卯之月王以爲二月而不以爲四月其書王三月者建辰之月王以爲三月而不以爲五月以見春秋但行夏時而非改正朔也然則孔子生爲冬十月建亥之月明矣司馬遷博極羣書而生孔子之時爲甚近其書年月必不誤也東家雜記孔子四十七代孫孔傳所述曰周王二十一年己酉歲卽魯襄公二十二年也當襄公二十二年冬十月庚子日先聖生按雜記所書生年月日與穀梁傳合是爲冬十月二十一日庚子無疑然以生年爲己酉歲則是周王二十年魯襄公二十一年也若以爲周王二十一年魯襄二十二年則是庚戌

歲矣○按孔子生年月日說者紛紛孔庭纂要謂在周靈王庚戌歲先聖人生齊書臧榮緒以宣尼庚子生日陳五經而拜之則是孔子之生歲在庚戌日在庚子其說由來久矣而公羊氏穀梁氏則年同而月異司馬遷史記孔子世家與五行書年與公穀異而月日亦不同孔子家譜及祖庭廣記俱謂在魯襄公二十二年十月二十七日日爲庚子說者謂以夏正論當爲八月二十七日賈逵服虔孔若古俱主公穀洪興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一

八

祖肅主穀梁又云卽夏正八月二十一日則與七十三歲不合杜預胡舜陟孔宗翰俱主司馬遷司馬貞索隱又主公穀以證史記馮去疾又主司馬貞以調停諸說羅長源路史皆棄不取獨主孔子家譜及祖庭廣記而宋濂則確主公穀陳眉公綱鑑紀要祖左氏公穀去孔子遠史遷又去公穀遠左氏則孔子時人家譜祖庭祖之左氏則長源之說可據要與七十三歲合則二十二年之庚戌不可易要與二十七日庚子

合則庚戌年之十月卽夏八月無可易聖造當是庚戌乙酉庚子甲申

孔子本子姓殷成湯之裔宋微仲之後也初周武王克殷封紂子武庚於朝歌武王崩武庚與管叔蔡叔霍叔叛周公相成王東征之乃命微子爲殷後國於宋賓而不臣其弟曰仲思名衍一名泄微子嫡子早亡舍其孫肅而立弟衍微子卒衍繼微子爲宋君號曰微仲生宋公稽稽生丁公申申生愍公共及襄公熙共生弗父何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一

九

及厲公方祀何當有宋而讓弟厲公乃世爲宋卿何生宋父周周生世子勝勝生正考父考父生孔父嘉嘉爲宋司馬遭太宰華督之禍其子木金父避難奔魯始爲魯人以父字爲姓始姓孔氏所以隱系其世志不忘也歷祁父防叔伯夏叔梁紇凡五世而生孔子○魯姬姓之國少皞之墟星分奎婁之野卽今兗州府東平等州縣府東曲阜縣卽古魯城邑有土阜而曲阜名又云本古奄侯故國孟子所謂周公伐奄卽此

成王以封周公元子伯禽釋名國多山木民性
樸魯故名曰魯實封百里並附庸七百里外城
凡十二門東左曰始明外魯舊縣在焉中曰建
春右曰鹿門南左曰章門外達泉在焉中曰稷
門外兩觀在焉右曰雩門沂河南舞雩在焉西
左曰歸德內先聖孔子舊宅在焉世傳四方諸
侯慕先聖之德而至者多入此門故名余謂門
魯門也孔子魯司寇也以臣事名君門疑無此
理其或後世之君藉子以名與中曰史門右曰
麥門北左曰龍門中曰圭門孔林通焉右曰齊
門內曲阜在焉外朱瀆在焉齊南魯北汶水之
境通焉今俱廢○昌平鄉今名魯源村有東魯
源西魯源在曲阜東南六十里昌平山下東去
尼山五里漢時建有昌平亭亭下立市今廢○
千寶搜神記孔子生於空桑之地今名孔寶在
魯南山之下按正義括地志云女陵山在曲阜
縣南二十八里卽空寶地今誤讀爲孔寶寶中
無水祭時洒掃以告輒有清泉從石門出祭訖

泉枯搜神記指爲孔子生地其或卽孔寶之誤
與其言既誕其地亦不可考○鄒檀弓作陬在
泗水縣東南六十里魯下邑也
鄒大夫名紇字叔梁以勇力聞諸侯娶魯施氏生
九女而無子其妾生孟皮有足疾不任繼嗣乃求
婚於顏氏
按聖父諱韻書收之六月領以齷核齷等字李
笠翁截之沒韻領以齷字然查齷字則呼沒切
齷字則呼白切核字則一洪骨切一寒得切以
月韻論則紇當從呼白切或寒得切讀音近黑
以沒韻論則紇當從呼沒切或洪骨切讀音近
忽九經字樣云說文作紇隸省作紇今或呼黑
或呼忽亦紛紛不一○左傳襄公十年晉荀偃
士句請伐偃陽而封宋向戌焉孟氏之臣秦堇
父輦重如役偃陽人啟門諸侯之士門焉縣門
發陬人紇挾之以出門者狄虎彌建大車之輪
而蒙之以甲以爲櫓左執之右拔戟以成一隊
孟獻子曰詩所謂有力如虎者也○孟皮孔子

兄字伯皮一作伯尼○顏氏所居名魯親里今不可考

顏氏有三女其父問曰鄒大夫父祖爲卿士然乃先聖王之裔今其人身長十尺武力絕倫吾甚貪之雖年高性嚴不足爲疑三子孰能爲之妻二子莫對其幼徵在進曰從父所制將何問焉父曰卽汝能矣遂以妻之

聖王謂成湯也從父所制言聽父裁制不必問三子也徵在聖母名後孔子於母名言徵不言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一

三

在言在不言徵蓋二名不偏諱也能謂勝任

顏氏禱于尼邱升之谷草木之葉皆起降之谷草木之葉皆下垂反懷十一月而生

以上見祖庭廣記

按春秋孔演圖聖母遊於大家之陂夢黑帝使請已帝謂汝乳必於空桑覺則若感○又按家語廣記求婚於顏氏禱於尼山其文甚明而史記稱其野合何哉按正義曰男八月生齒八歲毀齒二八十六陽道通八八六十四陽道絕女七月生齒七歲毀齒二七十四陰道通七七四

十九陰道絕婚姻過此者皆爲野合○湯霍林評選史記註云叔梁娶魯之施氏生九女其妾生孟皮孟皮病足乃求婚於顏氏徵在從父命爲婚其文甚明今此云野合蓋謂叔梁老而徵在少非當壯室初笄之禮故云野合也○按野合之說索隱謂老少不同時故云野合此說非也蓋必是時叔梁與顏氏禱尼邱假宿於外而適受胎故下文有禱於尼邱得孔子之句正以申明上句云爾此說爲是○尼山東三里許有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一

圭

顏母山者與尼山相對中通沂水下爲文德林上有祠堂遺址魏地形志云魯縣有顏母祠卽此也祠前有井曰顏母井春秋祭尼山日輒祭其井或卽其所居地與昌平東去尼山五里聖父居之顏母山西去尼山三里聖母居之而尼山適爲毓聖之所三山一脈相連也正義謂聖父此時婚過六十四矣恐不卽能生男故禱焉尼邱卽尼山在曲阜東南六十里昌平東北五里與顏母山接山脈皆自泰山來其外衆山環

拱山有五峯中最高迥出霄漢卽尼邱也懷十一月逾常期也

有麒麟吐玉書於闕里其文曰水晶之子繼衰周而素王顏氏異之以繡紱繫麟角信宿而去懷妊十一月而生胸有文曰制作定世符

見孔庭纂要

魯哀公十四年魯人鉏商田於大澤得麟以示夫子繫角之紱尚猶在焉○據正義闕里在魯泗水縣南五十里尼山在焉南去昌平山十里昌平鄉在焉漢晉春秋曰闕里者夫子之故宅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一

西

也在魯城中孔子生於昌平長遷曲阜魯城有孔子故宅杏壇在焉有手植檜樹及子路捨音捨音下石遺蹟俱在聖廟括地志亦云魯城西南有闕里中有孔子廟宅又有云魯縣有二石闕謂之闕里又闕里辨云石闕之說非也自先聖作春秋成號稱素王弟子尊其講道之庭曰闕里有如稱帝闕者然余按孔子未生卽有闕里之名後世以聖人發跡在此故所在皆以闕里名之始教闕里其或泗南之闕里吐玉書之事

則疑近尼山者爲近似又從征記闕里背洙面

泗在鄆城西界正義鄆在泗水縣東南六十里

闕里卽在泗水縣南五十里據此則闕里殆鄆

西界孔子之里門也晶精也山海經謂之水晶

蓋得天地之精英而瑩潔者言非繁氣所生也

又湯以水德王或取水之精意素王者有王者

之功德而無其位也紱巾悅之屬再宿曰信

是夕有二龍繞室五老降庭顏氏之房聞鈞天之

樂隱隱自空中下其音流行和樂非人世絲竹可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一

圭

有聞者莫不驚異駭矚

見名山藏

拾遺記云夜有二倉龍自天而下來附徵在之

房因夢而生夫子有二神女擎香露於空中而

來以沐浴徵在天帝下奏鈞天之樂列以顏氏

之房空中有聲言天感生聖子故降以和樂笙

鏞之音異於世俗也又有五老列於徵在之庭

○唐記云五老者五星之精也余疑卽尼山五

峯之靈耳五峯形具五行中峯頂圩卽土星也

土五行之主中和之氣故聖人生而頂圩然則

二龍繞室者其卽太陽太陰之氣相爲細縕者乎○呂氏天有九野皞陽炎朱成幽玄變鈞鈞中央天也陶人模下圓轉者爲鈞天體圓轉不息化生萬物故謂天爲鴻鈞是鈞天樂者帝天之仙樂也

孔子生而首上圩頂故因名曰丘云字仲尼見史記孔子世家

圩謂四圍高中央平也司馬貞註曰圩頂言頂上嶽也故孔子頂如反宇反宇者若屋宇之反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一

末

中低而四旁高也

周靈王二十二年魯襄公二十三年辛亥二歲

子在魯見闕里志年譜季武子無適子公彌長而愛悼子

欲立之訪於申豐曰彌與紇吾皆愛之欲擇才焉而立之申豐趨退歸盡室將行他日又訪焉對曰其然將具敝車而行乃止訪於臧紇臧紇曰飲我酒吾爲子立之季氏飲大夫酒臧紇爲客既獻臧孫命北面重席新樽絜之召悼子降迎之大夫皆起及旅而召公鉏使與之齒季孫失色季氏以公

鉏爲馬正愠而不出閔子馬見之曰子無然禍福

無門唯人所召爲人子者患不孝不患無所敬共

父命何常之有若能孝敬富倍季氏可也姦回不

軌禍倍下民可也公鉏然之敬共朝夕恪居官次

季孫喜使飲已酒而以具往盡舍旃故公鉏氏富

又出爲公左宰出季氏家臣孟孫惡臧孫季孫愛之孟

氏之御騶豐點好羯也曰從余言必爲孟孫再三

云羯從之孟莊子疾豐點謂公鉏苟立羯請讎臧

氏公鉏謂季孫曰孺子秩固其所也若羯立則季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一

七

氏信有力於臧氏矣弗應已卯孟孫卒公鉏奉羯立於戶側季孫至入哭而出曰秩焉在公鉏曰羯在此矣季孫曰孺子長公鉏曰何長之有唯其才也且夫子之命也遂立羯秩奔邾臧孫入哭甚哀多涕出其御曰孟孫之惡子也而哀如是季孫若死其若之何臧孫曰季孫之愛我疾疢也孟孫之惡我藥石也美疢不如惡石夫石猶生我疢之美其毒滋多孟孫死吾亡無日矣孟氏閉門告於季孫曰臧氏將爲亂不使我葬季孫不信臧孫聞之

戒冬十月孟氏將辟藉除於臧氏臧孫使正夫助之除於東門甲從已而視之孟氏又告季孫季孫怒命攻臧氏乙亥臧紇斬鹿門之關以出奔邾初臧宣叔娶於鑄生賈及爲而死繼室以其姪穆姜之姨子也生紇長於公宮姜氏愛之故立之臧賈臧爲出在鑄臧武仲自邾使告臧賈且致大蔡焉曰紇不佞失守宗祧敢告不弔紇之罪不及不祀子以大蔡納請其可賈曰是家之禍也非子之過也賈聞命矣再拜受龜使爲以納請遂自爲也臧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一

末

孫如防使來告曰紇非能害也知不足也非敢私請苟守先祀無廢二勲敢不辟邑乃立臧爲臧紇致防而奔齊後孔子追其事而論之曰臧武仲以防求爲後於魯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又曰知之難也又臧武仲之知而不容於魯國抑有由也作不順而施不怨也夏書曰念茲在茲順事恕施也

見左傳
論語

周靈王二十三年

魯襄公二十二年

壬子三歲

聖父鄒大夫叔梁紇卒葬魯東防山

見闕里志年譜叔梁

紇死葬於防山防山在魯東

見史記孔子世家

祖庭按防山在魯城東二十里括地云二十五里周圍八里高二里峯如筆牀直山之北三里餘乃齊國公墓封崇四尺南負防山北臨泗水今墓前有齊國公廟廊廡祭亭凡二十餘間謂之啟聖林每歲時子孫饗祭焉愚按防山祖庭疑卽孔氏先塋非卽啟聖林也則孔子不知父墓之誣抑又不辯自明矣

周靈王二十四年

魯襄公二十五年

癸丑四歲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一

九

子在魯

見闕里志年譜

聖父喪小祥

見楊方見年譜

夏五月乙亥

齊崔杼弑其君光齊棠公之妻東郭偃之姊也東郭偃臣崔武子棠公死偃御武子以弔焉見棠姜而美之使偃取之偃曰男女辨姓今君出自丁臣出自桓不可武子筮之遇困之大過史皆曰吉示陳文子文子曰夫從風風隕妻不可娶也且其繇曰困於石據於蒺藜入於其宮不見其妻凶困於石往不濟也據於蒺藜所恃傷也入於其宮不見其妻凶無所歸也崔子曰發也何害先夫當之矣

遂取之莊公通焉驟如崔氏以崔子之冠賜人侍者不可公曰不爲崔子其無冠乎崔子因是又以其間伐晉也曰晉必將報欲弑公以說於晉而不獲間公鞭侍人賈舉而又近之乃爲崔子間公夏五月莒爲且於之役故莒子朝於齊甲戌饗諸北郭崔子稱疾不視事乙亥公問崔子遂從姜氏姜人於室與崔子自側戶出公拊楹而歌侍人賈舉止衆從者而入閉門甲與公登臺而請弗許請盟弗許請自忍於廟弗許皆曰君之臣杼疾病不能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一

三

聽命近於公宮陪臣干撓有渎者不知二命公踰墻又射之中股反隊遂弑之崔子弑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至於他邦則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之一邦則又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

見左傳論語

杜註坎爲中男故曰夫變而爲巽故曰從風風能隕落物者變而隕落故曰妻不可娶寡婦曰蔡林註驟數也說文云撓夜戒有所擊也從手取聲字○按此亦追論其事

鄭子產獻捷于晉戎服將事晉人問陳之罪對曰昔虞闕父爲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我先王賴其利器用也與其神明之後也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而封諸陳以備三恪則我周之自出至於今是賴桓公之亂蔡人欲立其出我先君莊公奉五父而立之蔡人殺之我又與蔡人奉戴厲公至於莊宣皆我之自立夏氏之亂成公播蕩又我之自入君所知也今陳忘周之大德蔑我大惠棄我姻親介恃楚衆以馮陵我敝邑不可億逞我是以有往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一

主

年之告未獲成命則有我東門之役當陳隧者井堙木刊敝邑大懼不競而恥大姬天誘其衷啟敝邑心陳知其罪授手於我用敢獻功晉人曰何故侵小對曰先王之命唯罪所在各致其辟且昔天子之地一圻列國一同自是以衰今大國多數圻矣若無侵小何以至焉晉人曰何故戎服對曰我先君武莊爲平桓卿士城濮之役文公布命曰各復舊職命我文公戎服輔王以授楚捷不敢廢王命故也士莊伯不能詰復于趙文子文子曰其辭

順犯順不祥乃受之冬十月子展相鄭伯如晉拜

陳之功子西復伐陳陳及鄭平仲尼曰志有之言

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誰知其志言之無文行而

不遠晉爲伯鄭入陳非文辭不爲功慎辭哉見左傳

杜註戎服軍旅之衣異於朝服闕父舜之後當

周之興闕父爲武王陶正庸用也元女武王之

長女胡公闕父之子滿也周得天下封夏殷二

王後又封舜後謂之恪故曰三恪魯桓五年蔡

出桓公之子厲公也五父佗桓公弟殺太子免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一

三

而代之陳莊公宣公皆厲公子播蕩流移失所

折方千里同方百里衰差降林註謂次國七十

里小國五十里仲尼曰孔子追論其事○闕里

志年譜載是年弟子秦商生考家語弟子解商

少孔子四歲應在次生

周靈王二十五年魯襄公二十六年甲寅五歲

子在魯

見歷聘紀年

聖父喪大祥

見楊方見年譜

喪禮期而小祥再期而大祥祥祭名去凶就吉

之義也古者祥必卜日今卽祭其忌辰

是年弟子秦商生

秦商魯人字不慈少孔子四歲其父堇父與孔

子父叔梁紇攻偃陽俱以力聞見弟解曝書亭集

云按高郵夏氏孔門弟子記畧及闕里廣志皆

云少孔子四十歲然秦堇父偃陽之役與叔梁

紇俱以力聞宜與孔子生年相近今據家語舊

聞暨史記索隱蘇氏古史文正之又宋大中祥

符元年贈孔門弟子侯爵商未得與至大觀四

年禮局上言遂補贈馮翊侯闕里志誤以秦祖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一

三

郵城之封移之商非也

周靈王二十六年

魯襄公二十七年

乙卯六歲

子在魯爲兒嬉戲嘗陳俎豆習禮容羣兒效之相

與揖讓名聞列國

見史記孔子世家

俎以容牲立於地豆盛黍稷陳於几豆制如籩

豆又皆以銅孔子父爲大夫俎豆固其所有禮

容進退升降之節陳之習之固有所見而然也

宋向戌善於趙文子又善於令尹子木欲弭諸侯

之兵以爲名如晉告趙孟趙孟謀於諸大夫韓宣子曰兵民之殘也財用之蠹小國之大藩也將或弭之雖曰不可必將許之弗許楚將許之以召諸侯則我失爲盟主矣晉人許之如楚楚亦許之如齊齊人難之陳父子曰晉楚許之我焉得已且人曰弭兵而我弗許則固攜吾民矣將焉用之齊人許之告於秦秦亦許之皆告於小國爲會於宋丁未朔宋人享趙父子叔向爲介司馬置折俎禮也仲尼使舉是禮也以爲多文辭見左傳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一

誨

春秋釋義云介相也折俎解體節折升之於俎也周禮司馬掌會同之事故置折俎舉謂記錄之時趙武叔向皆賢大夫以弭兵爲事故會時文辭多美後仲尼見其事善其言使弟子舉是禮而傳述其意以爲此享多文辭○闕里志年譜載是年弟子顏路生考家語弟子解顏路少孔子六歲當在次年生

周靈王二十七年

魯襄公二十八年

丙辰七歲

子在魯入小學師事項橐

見歷聘紀年

古者八歲入小學又曰十年出就外傳學幼儀大抵亦約畧言之耳在昔王宮國都下及閭巷莫不有學東陽許氏謂閭巷以上凡鄉州黨族遂縣鄙鄆皆有學但閭里之學爲小學餘皆大學蔡虛齋則謂王宮國都皆有小學閭巷則惟有小學無大學此學之地也小學之師則鄉之宿老與大夫之致仕者其教則孝弟謹信愛衆親仁詩書之誦勺象之舞禮樂射御書數之文灑掃應對進退之節易所謂蒙以養正聖功也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一

誨

朱子曰小學是做人的樣子已自是聖賢坯璞了今之教子弟者都置小學不講到大都無根基如何當得大學試看聖人也要從這裡過所以古之成材也易今之成材也難盧陽司訓孔肖謙繫此按姓譜云項橐魯人七歲爲孔子師恐未必然其或孔子七歲師之爲近似也然董仲舒謂橐不學而知又新序秦項橐七歲爲聖人師又國策甘羅云項橐生七歲爲孔子師又圖經橐魯人十歲而亡時人尸而祝之號小兒

神由衆說觀之則天之生才又似有不可知者是年弟子顏由曾點生

顏由顏回父字季路孔子始教學於闕里而受

學少孔子六歲見弟解顏路魯人名繇字季路論

語朱註名無繇邾國之後也其祖有夷甫伯顏

者有功於周齊威王命爲小邾子爲魯附庸本

姓曹子孫因以其字爲顏姓世世仕魯爲卿大

夫傳十七世至繇而師孔子娶齊姜氏生子回

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爲之椁見備考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一 美

曾點曾參父字子皙疾時禮教不行欲修之孔

子善焉論語所謂浴乎沂風乎舞雩之下見弟解

曾皙侍坐子曰點爾何如鼓瑟希鏗爾舍瑟而

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傷乎亦各言

其志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

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嘆

曰吾與點也三子者出曾皙後曾皙曰夫三子

者之言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見論會語

皙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羊棗公孫丑問曰膾

炙與羊棗孰美孟子曰膾炙哉公孫丑曰然則

曾子何爲食膾炙而不食羊棗曰膾炙所同也

羊棗所獨也諱名不諱姓姓所同也名所獨也

○曰如琴張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矣見孟

季武子寢疾蟬固不說齊衰而入見曰斯道

也將亡矣士唯公門說齊衰武子曰不亦善乎

君子表微及其喪也曾點倚其門而歌見檀弓

里志年譜載是年周靈王崩景王立

周景王元年魯襄公二十九年丁巳八歲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一 美

子在魯見歷聘紀年夏四月葬楚康王公及陳侯鄭伯

許男送葬至於西門之外諸侯之大夫皆至於墓

楚郊敖卽位王子圍爲令尹鄭行人子羽曰是謂

不宜必代之昌松柏之下其草不殖公還及方城

季武子取卞使公冶問璽書追而與之曰聞守卞

者將叛臣帥徒以討之旣得之矣敢告公冶致使

而退及舍而後聞取卞公曰欲之而言叛祇見疏

也公謂公冶曰吾可以入乎對曰君實有國誰敢

違君公與公冶冕服固辭強之而後受公欲無入

榮成伯賦式微乃歸五月公至自楚公冶致其邑於季氏而終不入焉曰欺其君何必使余季孫見之則言季氏如他日不見則終不言季氏及疾聚其臣曰我死必無以冕服歛非德賞也且無使季氏葬我後孔子論魯事而警之曰政逮於大夫四世矣蓋云自武子始也

見左傳論語

林註邾敖康王子熊麋也圍康王子杜註言楚君弱令尹強物不兩盛公冶季氏屬大夫璽印也說文作王者印也杜註言季氏欲得卞而欺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一

三

我言叛益疏我以季氏疏已故不敢入林註季武子若就其家見之則公冶言季氏政事如前日若不見季武子則終不肯復言季氏政事季氏欺君故生不入季氏之家死不受季氏之葬○按是年吳公子札來聘請觀於周樂說者以成王賜魯故周樂盡在魯也見舞韶箭已歎觀止而孔子後復適周訪樂在齊聞韶豈二十餘年間樂已廢墜不存耶且工歌先十五國次雅次頌篇章井井而孔子又云自衛反魯然後樂

正是聖人八歲時六代宮懸尚然無恙也是年弟子冉耕生

冉耕魯人字伯牛以德行著名有惡疾孔子曰命也夫

見弟子解

伯牛有疾子問之自牖執其手曰

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

斯疾也○德行冉伯牛

見論語

冉伯牛則具體而

微

見孟子

曝書亭集云按聖門志闕里廣志稱伯

牛少孔子七歲不審何據夫伯牛之年歲二志

稱之恐非無據

冉子墓在兗州府東平州北十五里自汶上縣西門外遷此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一

三

周景王二年

魯襄公三十年

戊午九歲

子在魯

見歷聘紀年

鄭子皮授子產政辭曰國小而偪

族大寵多不可爲也子皮曰虎帥以聽誰敢犯子

子善相之國無小小能事大國乃寬子產爲政有

事伯石賂與之邑子太叔曰國皆其國也奚獨賂

焉子產曰無欲實難皆得其欲以從其事而要其

成非我有成其在人乎何愛於邑邑將焉往子太

叔曰若四國何子產曰非相違也而相從也四國

何尤焉鄭書有之曰安定國家必大焉先姑先安

大以待其所歸既伯石懼而歸邑卒與之伯有既死使大史命伯石爲卿辭大史退則請命焉復命之又辭如是三乃受策入拜子產是以惡其爲人也使次已位子產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大人之忠儉者從而與之泰侈者因而斃之豐卷將祭請田焉弗許曰唯君用鮮衆給而已子張怒退而徵役子產奔晉子皮止之而逐豐卷豐卷奔晉子產請其田里三年而復之反其田里及其入焉從政一年與人誦之曰取我衣冠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一

羊

而褚之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及三年又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吾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或問子產子曰惠人也

見左傳論語

闕里志年譜載是年弟子仲由生考家語弟子解由少孔子九歲當在次年生

周景王三年

魯襄公三十一年

己未十歲

子在魯

見歷聘紀年

鄭人游于鄉校以論執政然明謂

子產曰毀鄉校如何子產曰何爲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我聞忠善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怨豈不遽止然猶防川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決使道不如吾聞而藥之也然明日夜也今而後知吾子之信可事也小人實不才若果行此其鄭國實賴之豈唯二三臣仲尼聞是語也曰以是觀之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

見左傳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一

至

春秋釋義註仲尼以二十二年生至是方十歲蓋長而後聞之餘俱可以類推

十二月北宮文子相衛襄公以如楚宋之盟故也過鄭印段廷勞于棐林如聘禮而以勞辭文子入聘子羽爲行人馮簡子與子大叔逆客事畢而出言於衛侯曰鄭有禮其數世之福也其無大國之討乎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禮之於政如熱之有濯也濯以救熱何患之有子產之從政也擇能而使之馮簡子能斷大事子大叔美秀而文公孫

揮能知四國之爲而辨於其大夫之族姓班位貴賤能否而又善爲辭令裨謀能謀謀於野則獲謀於邑則否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乃問四國之爲於子羽且使多爲辭令與裨謀乘以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使斷之事成乃授子大叔使行之以應對賓客是以鮮有敗事北宮文子所謂有禮也後孔子追其事而稱之曰爲命裨謀草創之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修飾之東里子產潤色之

見左傳
論語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一

三

是年弟子仲由生

仲由字子路一字季路少孔子九歲魯之卞人

有勇力才藝以政事著名

見弟子解

子路問強子曰

南方之強與北方之強與抑而強與寬柔以教

不報無道南方之強也君子居之衽金革死而不

厭北方之強也而強者居之故君子和而

流強哉矯中立而不倚強哉矯國有道不變塞

焉強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強哉矯

見中庸

子曰

由誨女知之乎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

也○子曰道不行乘桴浮於海從我者其由與

子路聞之喜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又問子曰由

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子

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顏淵季路侍子

曰盍各言爾志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

共敝之而無憾子路曰願聞子之志子曰老者

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子路曰子行三軍

則誰與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一

三

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子疾病子路

請禱子曰有諸子路對曰有之誅曰禱爾於上

下神祇子曰丘之禱久矣○子疾病子路使門

人爲臣病間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爲

有臣吾誰欺欺天乎且予與其死於臣之手也

無寧死於二三子之手乎且予縱不得大葬予

死於道路乎○子曰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

而不恥者其由也與不忤不求何用不臧子路

終身誦之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曰山梁雌

雉時哉時哉子路共之三嗅而作○政事季路
○子曰由之瑟奚爲於丘之門門人不敬子路
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由也嘑○子
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
行之子曰由也兼人故退之○子路侍坐子曰
以吾一日長乎爾無吾以也子路率爾而對曰
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
饑饉由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
夫子哂之曰夫子何哂由也曰爲國以禮其言
不讓是故哂之○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
也與子路無宿諾○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
請益曰無倦○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
子曰切切偲偲怡怡如也可謂士矣朋友切切
偲偲兄弟怡怡○子路問成人子曰若臧武仲
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
以禮樂亦可以爲成人矣曰今之成人者何必
然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
可以爲成人矣胡氏曰今之成人以下乃子路

之言蓋不復聞斯行之之勇而有終身誦之之
固矣未詳是否○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
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路問事君子曰
勿欺也而犯之○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自
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爲之者與○
子路問君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
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
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子曰由也女聞
六言六蔽矣乎對曰未也居吾語女好仁不好
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
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
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以上見或論語
問乎曾西曰吾子與子路孰賢曾西蹙然曰吾
先子之所畏也○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
則喜○子路曰未同而言觀其色赧赧然非由
之所知也以上見孟子魯人有朝祥而暮歌者子路
笑之夫子曰由爾責於人終無已夫三年之喪
亦已久矣夫子路出夫子曰又多乎哉踰月則

其善也○子路有姊之喪可以除之矣而弗除也孔子曰何弗除也子路曰吾寡兄弟而弗忍也孔子曰先王制禮行道之人皆弗忍也子路聞之遂除之○子路曰吾聞諸夫子喪禮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祭禮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子路曰傷哉貧也生無以爲養死無以爲禮也孔子曰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歛首手形還葬而無棺稱其財斯之謂禮○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一

美

子路去魯謂顏淵曰何以贈我曰吾聞之也去國則哭於墓而后行反其國不哭展墓而入謂子路曰何以處我子路曰吾聞之也過墓則式過祀則下見檀弓小邾射以句繹來奔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使子路子路辭季康子使冉有謂之曰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之言子何辱焉對曰魯有事於小邾不敢問故死其城下可也彼不臣而濟其言是義之也由弗能○十五年秋齊陳瓘如楚過衛仲由見之曰天或者

以陳氏爲斧斤旣斲喪公室而他人有之不可知也其使終饗之亦不可知也若善魯以待時不亦可乎何必惡焉子玉曰然我受命矣子使告我弟見左傳孔子北遊於農山子路侍側孔子四望喟然而歎曰於斯致思無所不至矣子路進曰由願得白羽若月赤羽若日鐘鼓之音上震於天旂旗纓紛下蟠於地由當一隊而敵之必也攘地千里舉旗執鉞唯由能之夫子曰勇哉○子路問於孔子曰管仲之爲人何如子曰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一

毛

仁也得仁道也子路曰昔者管仲說襄公公不受是不辯也欲立公子糾而不能是不智也家殘於齊而無憂色是不慈也桎梏而居檻車無慚心是無醜也言無恥惡之心事所射之君是不貞也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是不忠也仁人之道固若是乎孔子曰管仲說襄公襄公不受公之闇也欲立子糾而不能不遇時也家殘於齊而無憂色是知權命也桎梏而無慚心自裁審也事所射之君通於變也不死子糾量輕重也夫子糾未成

君管仲未成臣管仲才度義管仲不死束縛而立功名未可非也召忽雖死過於取仁未足多也○子路見於孔子曰負重涉遠不擇地而休家貧親老不擇祿而仕昔者由也事二親之時嘗食藜藿之實爲親負米百里之外親歿之後南遊於楚從車百乘積粟萬鍾累茵而坐列鼎而食願欲食藜藿爲親負米不可復得也枯魚銜索幾何不蠹二親之壽忽若過隙孔子曰由也事親可謂生事盡力死事盡思者也○魯有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一

美

儉嗇者瓦鬲煑食也无釜食之自謂其美盛之士型之器也无器以進孔子孔子受之歡然而悅如受大牢之饋子路曰瓦甌陋器也煑食薄膳也夫子何喜之如此乎子曰夫好諫者思其君食美者念其親吾非以饌具之爲厚以其食厚而我思焉以上見致思孔子謂子路曰見長者而不盡其辭雖有風雨吾不能入其門矣故君子以其所能敬人小人反是○孔子謂子路曰君子以心導耳目立義以爲勇小人以耳目導心不遜

以爲勇故曰退之而不怨先之斯可從已○孔子謂子路曰君子而強氣則不得死小人而強氣則刑戮薦臻幽詩曰殆天之未陰雨微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汝下民或敢侮余孔子曰能治國家如此雖欲侮之豈可得乎以上見好生子路見於孔子孔子曰智者若何仁者若何子路對曰智者使人知己仁者使人愛已子曰可謂士矣子路問於孔子曰有人於此被褐而懷玉何如子曰國無道隱之可也國有道則袞冕而執玉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一

美

見三不畏強禦不侮矜寡其言循性其都以富材任治戎是仲由之行也孔子和之以文說之以詩曰受小共大共而爲下國駿虎荷天子之寵不難不悚敷奏其勇強乎武哉文不勝其質見弟子行子路問於孔子曰賢君治國所先者何孔子曰在於尊賢而賤不肖子路曰由聞晉中行氏尊賢而賤不肖矣其亡何也孔子曰中行氏尊賢而不能用賤不肖而不能去賢者知其不用而怨之不肖者知其必已賤而讎之怨讎並

存於國隣敵構兵於郊中行氏雖欲無亡豈可得乎○孔子問處喟然而歎曰嚮使銅鞮伯華無死則天下其有定矣子路曰由願聞其人也子曰其幼也敏而好學其壯也有勇而不屈其老也有道而能下人有此三者以定天下也何難乎哉子路曰幼而好學壯而有勇則可也若夫有道下人又誰下哉子曰由女不知也吾聞以衆攻寡無不尅也以貴下賤無不得也昔者周公居冢宰之尊制天下之政而猶下白屋之士日見百七十人斯豈以無道也欲得士之用也惡有有道而無下天下君子哉見賢君子路問於孔子曰請釋古之道而行由之意可乎子曰不可昔東夷之子慕諸夏之禮有女而寡爲內私壻終身不嫁嫁則不嫁矣亦非貞節之義也蒼梧嬈娶妻而美讓與其兄讓則讓矣然非禮之讓也不慎其初而悔其後何嗟及矣今汝欲舍古之道行子之意庸知子意不以是爲非以非爲是乎後雖欲悔難哉見六本子路問於孔子

日有人於此夙興夜寐耕耘樹藝手足胼胝以養其親然而名不稱孝何也孔子曰意者身不敬與辭不慎與色不悅與古之人有言曰人與己與不汝欺今盡力養親而無三者之闕何謂無孝之名乎孔子曰汝志之吾語汝雖有國士之力而不能自舉其身非力之少勢不可矣夫內行不修身之罪也行修而名不彰友之罪也行修而名自立故君子入則篤行出則交賢何爲無孝名乎見困子路鼓琴孔子聞之謂冉有曰甚矣由之不才也夫先王之制音也奏中聲以爲節入於南不歸於北夫南者生育之鄉北者殺伐之域故君子之音溫柔居中以養生育之氣憂愁之感不加於心也暴厲之動不在於體也夫然者乃所謂治安之風也小人之音則不然亢厲徵末以象殺伐之氣中和之感不載於心溫和之動不存於體夫然者乃所以爲亂之風昔者舜彈五絃之琴造南風之詩其詩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風之時兮

可以阜吾民之財兮惟修此化故其興也勃焉
德如泉流至於今王公大人述而弗忘殷紂好
爲北鄙之聲其廢也忽焉至於今王公大人舉
以爲誠夫舜起布衣積德含和而終以帝紂爲
天子荒淫暴亂而終以亡非各所修之致乎由
今也匹夫之徒曾無意於先王之制而習亡國
之聲豈能保其六七尺之體哉冉有以告子路
子路懼而自悔靜思不食以至骨立夫子曰過
而能改其進矣乎見辨子路問於孔子曰由聞
丈夫居世富貴不能有益於物處貧賤之地而
不能屈節以求伸則不足以論乎人之域矣孔
子曰君子之行已期於必達於己可以屈則屈
可以伸則伸故屈節者所以有待求伸者所以
及時是以雖受屈而不毀其節志達而不犯於
義見屈子路問於孔子曰臧武仲率師與邾人
戰於狐貽遇敗焉師人多喪而無罰古之道然
與孔子曰凡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謀人之國
邑危則亡之古之正也其君在焉者有詔則無

討見曲禮子路問於孔子曰魯大夫練而杖禮
與孔子曰吾不知也子路出謂子貢曰吾以爲
夫子無所不知夫子亦徒有所不知也子貢曰
子所問何哉子路曰止吾將爲子問之遂趨而
進曰練而杖禮與孔子曰非禮也子貢出謂子
路曰子謂夫子而弗知之乎夫子徒無所不知
也子問非也禮居是邦則不非其大夫○叔孫
武叔之母死既小斂舉尸者出戶武孫從之出
戶乃袒投其冠而括髮子路歎之孔子曰是禮
也子路問曰將小斂則變服今乃出尸而夫子
以爲知禮何也孔子曰汝問非也君子不舉人
以質事見曲禮子路問於孔子曰君子亦有憂
乎子曰無也君子之修行也其未得之則樂其
意既得之又樂其治是以有終身之樂無一日
之憂小人則不然其未得也患弗得之既得之
又恐失之是以有終身之憂無一日之樂也見
厄顏魯山善視親子路義之後訾由以非罪執
子路請以金贖二三子納金於子路以入衛或

謂孔子曰受金以贖其私昵義乎子曰善而贖之貧取於友非義而何詩云如可贖今人百其身故二三子欲由也成其義非汝所知也見記義仲由喜聞過令名無窮焉今人有過不喜人規如護疾而忌醫寧滅其身而無悟也噫見通子書路禮樂文章未足盡為政之道以其重然諾言為衆信故片言可以折獄如易所謂利用折獄利用刑人皆非爻卦盛德適能是而已焉見正義明道先生曰子路亦百世之師見道書闕里志載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一

蜀

是年魯襄公薨昭公立

至聖編年世紀卷之一終

至聖編年世紀卷之二

婁東嘉定李 灼松亭

全輯

新安古歙黃 晟曉峰

男李

肯堂德紹
思堡守臣全校

男黃為葵筠圃

周景王四年

魯昭公元年

庚申十一歲

子在魯

見歷聘紀年

三月季武子伐莒取郛至定公十

年夏公會齊侯于夾谷孔子相齊人來歸郛謹龜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二

一

陰田

見左傳

杜註兵未加莒而郛服故書取而不言伐○莒已姓子爵鄆魯之西邑而莒之別邑在今青州府南之莒州西北七十里沂水縣魯文公帥師城之既而歸莒季武復取之其後為齊所奪昭公出奔居此○杜註三邑皆汶陽田也泰山博縣北有龜山陰田在其北也會夾谷孔子相齊人服義而歸魯田○闕里志年譜載是年弟子漆雕開生考家語弟子解開少孔子十一歲當

在次年生

周景王五年魯昭公二年辛酉十二歲

子在魯見歷聘紀年春晉侯使韓宣子來聘且告爲政

而來見禮也觀書于大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

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而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

以王也後孔子繫易辭修春秋蓋本諸此見左傳

晉姬姓周成王削桐葉爲珪封弟叔虞于堯之

故墟曰唐侯是爲有晉之始今山西太原府是

也宣子晉卿名起來聘在晉平公十八年大史

至聖編年世紀卷之二

二

官名杜預曰易象上下經之象辭魯春秋史記

之策書春秋遵周公之典以序事故曰周禮盡

在魯矣易象春秋文王周公之制當此時儒道

廢諸國多闕唯魯備故宣子適魯而說之

是年弟子漆雕開生

漆雕開字子若蔡人一日魯人少孔子十一歲

習尙書不樂仕孔子曰子之齒可以仕矣時將

過子若報其書曰吾斯之未能信孔子悅焉見弟

子解孔子嘗問漆雕憑曰子事臧文仲武仲及

孺子容此三大夫孰賢對曰臧氏家有守龜焉

名曰蔡文仲三年而爲一兆武仲三年而爲二

兆孺子三年而爲三兆憑從此之見若問三人

之賢與不賢所未敢識也孔子曰君子哉漆雕

氏之子其言人之美也隱而顯其言人之過也

微而著智而不能及明而不能見孰克如此見

生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說見

語古有漆沈爲魯相或云卽漆雕開見通論按漆

雕開家語好生篇作漆雕憑先聖大訓亦作漆

至聖編年世紀卷之二

三

雕憑

周景王六年魯昭公三年壬戌十三歲

子在魯見歷聘紀年齊侯使晏嬰請繼室於晉既成昏

晏子受禮叔向從之宴相與語叔向曰齊其何如

晏子曰此季世也吾弗知齊其爲陳氏矣公棄其

民而歸於陳氏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爲豆各

自其四以登於釜釜十則鍾陳氏三量皆登一焉

鍾乃大矣以家量貸而以公量收之山木如市弗

加於山魚鹽蜃蛤弗加於海民參其力二入於公

而衣食其一公聚朽蠹而三老凍餒國之諸市屨賤踊貴民人痛疾而或煥休之其愛之如父母而歸之如流水欲無獲民將焉辟之箕伯直柄虞遂伯戲其相胡公大姬已在齊矣見左傳後孔子適齊齊景公問政孔子對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蓋謂此朱註是時景公失政而大夫陳氏厚施於國景公又多內嬖而不立太子其君臣父子之間皆失其道故夫子告之以此其後果以繼嗣不定啟陳氏弑君篡國之禍見論語註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二

四

周景王七年

魯昭公四年

癸亥十四歲

子在魯

見歷聘紀年

周景王八年

魯昭公五年

甲子十五歲

子在魯入大學

見歷聘紀年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

見論語

春王正月舍中軍卑公室也毀中軍於施氏

成諸臧氏初作中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季氏

盡征之叔孫氏臣其子弟孟氏取其半焉及其舍

之也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

貢於公以書使杜洩告于殯曰子固欲毀中軍既

毀之矣故告杜洩曰夫子唯不欲毀也故盟諸僖闕詛諸五父之衢受其書而投之帥士而哭之叔仲子謂季孫曰帶受命于子叔孫曰葬鮮者自西門季孫命杜洩杜洩曰卿喪自朝魯禮也吾子爲國政未改禮而又遷之羣臣懼死不敢自也既葬而行仲至自齊季孫欲立之南遺曰叔孫氏厚則季氏薄彼實家亂子勿與知不亦可乎南遺使國人助豎牛以攻諸大庫之庭司官射之中目而死豎牛取東鄙三十邑以與南遺昭子卽位朝其家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二

五

衆曰豎牛禍叔孫氏使亂大從殺適立庶又披其邑將以赦罪罪莫大焉必速殺之豎牛懼奔齊孟仲之子殺諸塞關之外投其首於寧風之棘上仲尼曰叔孫昭子之不勞不可能也周任有言曰爲政者不賞私勞不罰私怨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見左傳

杜註貢于公國人盡屬三家三家時獻公而已告於殯告叔孫之柩林註不以壽終爲鮮西門非魯朝正門吾子謂季孫爲魯國之政未改典

禮而又遷易其法不敢自從也魯城內有大庭氏之虛于其上作庫杜註披析也塞關齊魯界上關寧風齊地○闕里志年譜載是年弟子閔損生考古本家語弟子解損少孔子十五歲當在次年生

周景王九年魯昭公六年乙丑十六歲

子在魯見歷聘紀年

是年弟子閔損生

閔損字子騫魯人以德行著名孔子稱其孝焉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二

六

見弟子解少孔子十五歲闕里志年譜作十五歲生

疑誤○按閔子少孔子十五歲史記家語文同

小司馬索隱可證今本家語多譌作五十歲夏

氏從之非也○季氏使閔子騫爲費宰閔子騫

曰善爲我辭焉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

○德行閔子騫○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間於

其父母昆弟之言○閔子侍側閭閻如也○魯

人爲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

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以上見論語閔子善言德

行○閔子則具體而微以上見孟子閔子騫爲費宰

問政於孔子子曰以德以法夫德法者御民之

具猶御馬之有銜勒也君者人也吏者轡也刑

者策也夫人君之政執其轡策而已子騫曰敢

問古之爲政孔子曰古者天子以內史爲左右

手以德法爲銜勒以百官爲轡以刑罰爲策以

萬民爲馬故御天下數百年而不失善御馬者

正銜勒齊轡策均馬力和馬心故口無聲而馬

應勒策不舉而極千里善御民者壹其德法正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二

七

其百官以均齊民力和安民心故令不再而民

順從刑不用而天下治是以天地德之而兆民

懷之夫天地之所德兆民之所懷其政美其民

衆而稱之今人言五帝三王者其盛無偶威察

若存其故何也其法盛其德厚故思其德必稱

其人朝夕祝之升聞於天上帝俱歆用永厥世

而豐其年不能御民者棄其德法專用刑辟譬

猶御馬棄其銜勒而專用箠策其不制也可必

矣夫無銜勒而用箠策馬必傷車必敗無德法

而用刑民必流國必亡治國而無德法則民無修民無修則迷惑失道如此上帝必以其爲亂天道也苟亂天道則刑罰暴上下相諛莫知念忠俱無道故也今人言惡者必比之於桀紂其故何也其法不聽其德不厚故民惡其殘虐莫不吁嗟朝夕祝之升聞於上帝上帝不蠲降之以禍罰災害並生用殄厥世故曰德法者御民之本古之御天下者以六官總治焉冢宰之官以成道司徒之官以成德宗伯之官以成仁司馬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二

八

之官以成聖司寇之官以成義司空之官以成禮六官在手以爲轡司會均仁以爲納焉故曰御四馬者執六轡御天下者正六官是故善御馬者正身以總轡均馬力齊馬心回旋曲折唯其所之故可以取長道可以赴急疾此聖人所以御天地與人事之法則也天子以內史爲左右手以六官爲轡已而與三公爲執六官均五教齊五法故亦唯其所引無不如志以之道則國治以之德則國安以之仁則國和以之聖則

國平以之禮則國定以之義則國乂此御政之術也過失人情莫不有焉過而改之是爲不過故官屬不理分職不明法政不一百事失紀曰亂亂則飭冢宰地而不殖財物不蕃萬民饑寒教訓不行風俗滯僻人民流散曰危危則飭司徒父子不親長幼失序君臣上下乖離異志曰不和不和則飭宗伯賢能而失官祿功勞而失賞祿士卒疾怨兵弱不用曰不平不平則飭司馬刑罰暴亂姦邪不勝曰不義不義則飭司寇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二

九

度量不審舉事失理都鄙不修財物失所曰貧貧則飭司空故御者同是車馬或以取千里或不及數百里其所謂進退緩急異也夫治者同是官法或以致平或以致亂者亦其所以爲進退緩急異也古者天子常以季冬考德正法以觀治亂德盛者治也德薄者亂也故天子考德則天下之治亂可坐廟堂之上而知之夫德盛則法修德不盛則政飭法與政咸德而不衰故曰王者又以孟春論吏之德及功能能德法者

爲有德能行德法者爲有行能成德法者爲有
功能治德法者爲有智故天子論吏而德法行
事治而功成夫季冬正法孟春論吏治國之要
見執 思按家語與論語其說互異當以論語爲
是○閔子初喪母爲後母所苦冬月以蘆花衣
之以代絮其所生二子則衣之以綿父知之令
損御車體寒失鞠父責之損不自理父察知之
欲出後母損曰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單遂止
其後母亦改悔待三子如一○閔損始見於夫
子有菜色後有芻豢之色子貢問曰子始有菜
色今有芻豢之色何也閔子曰吾出蒹葭之中
入於夫子之門夫子內切磋以孝外爲之陳王
法心竊樂之出見羽蓋龍旗裘旃相隨心又樂
之二者相攻胸中而不能任也任斷是以有菜色
也今被夫子之文寢深又賴二三子之切磋而
進之內明於去就之義出見羽蓋龍旗裘旃相
隨視如壇土矣是以有芻豢之色見闕 閔子三
年之喪畢見於孔子子曰與之琴使之絃切切

而悲作而曰先王制禮弗敢過也子曰君子也
子貢曰閔子哀未盡夫子曰君子也閔子哀未
忘能斷之以禮見六 子晝息于室鼓琴閔子聞
之告曾子曰嚮子之音清徹以和淪入至道今
也更爲幽沉之音幽則利欲所發沉則貪得之
所爲施也子何所感而若是吾從子入而問焉
曾子曰諾二子入問子曰然吾有之向見猫取
鼠欲其得之故也女二人者孰識諸曾子對曰
閔子子曰可與聽音矣見記 按記義所載雖屬
寓言亦見感通之微妙
周景王十年魯昭公七年 丙寅十七歲
子在魯見歷聘紀年 楚子成章華之臺願與諸侯落之
大宰蕢啟疆曰臣能得魯侯蕢啟疆來召公辭曰
昔先君成公命我先大夫嬰齊曰吾不忘先君之
好將使衡父照臨楚國鎮撫其社稷以輯寧爾民
嬰齊受命於蜀奉承以來弗敢失墮而致諸宗祧
曰我先君共王引領北望日月以冀傳序相授於
今四王矣嘉惠未至唯襄公之辱臨我喪孤與其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二

主

二三臣悼心失圖社稷之不皇況能懷思君德今君若步玉趾辱見寡君寵靈楚國以信蜀之役致君之嘉惠是寡君既受貺矣何蜀之敢望其先君實嘉賴之豈唯寡君君若不來使臣請問行期寡君將承質幣而見於蜀以請先君之貺公將往夢襄公祖梓慎曰君不果行襄公之適楚也夢周公祖而行今襄公實祖君其不行子服惠伯曰行先君未嘗適楚故周公祖以道之襄公適楚矣而祖以道君不行何之三月公如楚鄭伯勞於師之梁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二

主

孔丘乎我若獲沒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使事之而學禮焉以定其位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仲尼曰能補過者君子也詩曰君子是則是效孟僖子可則效已矣見左傳杜註宮室始成祭之爲落臺今在華容城內林註嬰齊楚令尹子重也成公二年魯使公衡爲質於楚以請盟故言照臨楚國杜註冀魯朝皇暇也祖祭道神不能相儀答郊勞以此爲已病講習也僖子卒時孔丘年三十五三命上卿也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二

主

言位高益共○按釋義註孟僖子卒在二十四年傳欲終言其事故錄於此非僖子此時即使二子受學於孔子也乃闕里志年譜載是年孟懿子與兄南宮敬叔往學焉疑誤查左傳僖子此時尚未有子則非此時往學明矣即將死之屬亦非師事之年史記繫之於二十歲時疑亦有誤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二

主

周景王十一年魯昭公八年丁卯十八歲子在魯見歷聘紀年是時聖躬已成長九尺六寸人咸

稱為長人而異之

見史記孔
子世家

先聖生有異質凡四

十九表反首注面月角日準河目海口龍顙斗唇

昌顏均頤輔喉駢齒龍形龜脊虎掌駢脇修肱參

膺圩頂山臍林背翼臂注頭阜腴堤眉地足谷竅

雷聲澤腹修上趨下末僂後耳面如蒙俱手垂過

膝耳垂珠庭眉一十二彩目六十四理立如鳳峙

坐如龍蹲手握天文足履度字望之如仆就之如

升視若營四海躬履謙讓胸有文曰制作定世符

長九尺六寸腰大十圍

見祖庭
廣記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二

古

荀子非相篇仲尼面如蒙俱楊倞註曰俱方相

也其首蒙茸故曰蒙俱圖象誌曰鄉黨寫當年

之照祖庭傳切同殺世之神不然何以使冕藻之

君肅低回於宮墻音居之亂嚴存著於笑語

展卷之儒見遺容於想像也按祖庭所記形體

之關於人亦大矣曹交之說惡可盡非然而有

若似聖人陽虎亦似聖人舜目重瞳項羽亦重

瞳則孟子所謂奚有於是也

周景王十二年

魯昭公
九年

戊辰十九歲

子在魯娶於宋元官氏

見歷聘
紀年

魯有安樂里聖配元官氏之所居也漢永壽二

年魯相韓叔節以聖族之親禮所宜異復其邑

中繇發立有石記今云娶於宋豈當時本在宋

其後遷於魯耶然而不可考矣○元與丁同渠

宜切音其或云音堅復除也繇音遙役也發遣

也復者除免之不與邑人同共役也

周景王十三年

魯昭公
十年

已巳二十歲

子仕魯為委吏料量平

見歷聘
紀年

孔子嘗為委吏矣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二

五

曰會計當而已矣

見孟
子

孔子貧且賤嘗為季氏史

料量平

見史記孔
子世家

委吏主委積之吏周禮遣人掌邦之委積以待

施惠註謂禾穀之類又委人掌飲野之薪芻材

木多曰委少曰積料度也平均也量所以度多

少之器家語黃帝設五量曰權衡曰升斛曰尺

丈曰里步曰十百漢制五量則龠合升斗斛也

他如論語之庾秉晏子之豆區釜鍾皆謂之量

或以金木角瓦及竹為之以其器言則音亮以

用其器言則音良茲則言其器也會計皆算也會總數計散數錢穀積算明白也

子入太廟每事問或曰孰謂鄒人之子知禮乎入太廟每事問子聞之曰是禮也○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以上見論語

公羊傳曰周公稱太廟魯公稱世室羣公稱宮周公何以稱太廟於魯封魯公以爲周公也禮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二

六

明堂位伯禽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周公爲魯始祖故稱太廟周以文武爲不毀之廟因有文世室武世室魯以伯禽比文武公比武故亦有文武世室蓋七廟之制矣諸廟俱在都宮明堂位曰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廟制如天子明堂之制庫門如天子臯門雉門如天子應門山節藻稅複廟重檐刮楹達鄉反坫出尊崇坫康圭疏屏天子之廟制也據此則廟制已自非常而況其中車旗如鸞鉤大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二

七

路太白太赤之類服飾如卷冕副褱山火龍韞之類禮器如山罍犧象鷄彝黃目龍勺蒲勺四璉六瑚之類舞器如朱干玉戚樂如龍龔篪瑟大琴小琴垂之和鍾叔之離磬女媧之笙簧東夷之昧南蠻之任之類重寶如崇鼎貫鼎大璜封父龜越棘大弓之類凡諸代之服之器之官其爲魯當用與否又多有搔目惑心聞所未聞見所未見之處聖人禮教之宗夫亦烏得而不詳究之哉○天子祭圓丘曰禘宗廟大祭亦曰禘禘則太祖東向毀廟羣廟之主昭比穆南合食於大廟此禮三年一舉禘則始祖之所自出者東向惟以始祖配之不兼毀羣之主爲其尊遠不敢褻也此禮五年一舉惟天子得以行之據春秋魯郊禘自閔僖始禮明堂位及魯頌閔宮詩皆僖公時事史記平王東遷魯惠公請郊廟之禮於天子天子使史角往止之則其爲魯後人僭用而非成王之賜明矣禘禮九獻灌乃一獻二獻之禮也將灌則王服衮冕而入奏王

夏次乃尸入則奏肆夏王以圭瓚酌苴鬯之鬱
鬯以授尸尸受之灌地祭以降神乃啐之奠之
以求神之始也是爲一獻后乃以璋瓚酌黃鬯
之鬱鬯以亞獻尸尸亦祭之啐之奠之是爲二
獻灌以求神謂之祭始蓋周人尚臭故以鬯臭
也自後王迎牲入奏昭夏由三獻以至九獻王
酌玉爵后酌瑤爵饌饋既殊樂奏亦異此大禘
之禮也○按子入大廟三章孔肖謙俱繫下庚
午歲余謂孔子初爲委吏有供粢盛之職故雖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二

六

始仕亦得入而助祭於大廟因敬起問及見既
灌而魯君臣懈怠遂發不欲觀之嘆或人聞之
意子必深知禘者問而不告以禘非可以輕語
而又魯之所當諱者若至次年則亦不必問矣
故繫於此○按歷聘紀年載是年爲乘田及委
吏考家語年譜爲乘田在二十一歲時紀年誤
也

是年聖子鯉生

鯉字伯魚少孔子一十九歲魚之生也魯昭公

以鯉魚賜孔子榮君之貶故因名曰鯉而字伯

魚見本

魚姓解伯魚學既通哀公以幣召之稱疾不行

見楊方

見年譜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對曰

未也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

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他日又獨立鯉趨

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鯉

退而學禮聞斯二者○子謂伯魚曰女爲周南

召南矣乎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

立也與

以上見論語

孔子謂伯魚曰鯉乎吾聞可以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二

七

與人終日不倦者其唯學焉其容體不足觀也
其勇力不足憚也其先祖不足稱也其族姓不
足道也終而有大名以顯聞四方流聲後裔者
豈非學之効也故君子不可以不學其容不可
以不飭不飭無類無類失親失親不忠不忠失
禮失禮不立夫遠而有光者飭也近而愈明者
學也譬之汙池水潦注焉藴葦生焉雖或以觀
之孰知其源乎

見致思

周景王十四年

魯昭公十一年

庚午二十一歲

子仕魯爲司職吏畜蕃息

見史記孔子世家

嘗爲乘田矣

曰牛羊茁壯長而已矣

見孟子

按二職史記綱目繫此二年孔子有母爲貧而仕故於二職皆暫處之不以爲賤且取易稱也

○司職周禮牛人供其享牛求牛以受職人而

芻牧之鄭註職作機蓋繫養犧牲之杖也乘田

主苑圃卽司職吏苗壯肥健貌長生息繁也

孟僖子會邾莊公盟於祿祥修好禮也泉邱人有

女夢以其帷幕孟氏之廟遂奔僖子其僚從之盟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二

壬

於清邱之社曰有子無相葉也僖子使助蘧氏之

簞反自祿祥宿於蘧氏生懿子及南宮敬叔於泉

邱人其僚無子使字敬叔

見左傳

杜註泉邱魯邑鄰女爲僚友者隨而奔簞副倅

也蘧氏之女爲僖子副妾別居在外故僖子納

泉邱人女令副助之字養也似雙生○按孟懿

子南宮敬叔昭十一年始生則闕里志年譜及

史記之誤不待辯而自明矣又考家語史記弟

子止有南容而無懿子論語朱註亦云孟懿子

魯大夫則非弟子可知而其往學師事卽在僖

子病革之年或在病革之後俱未可知何必載

於二十四年病革之時歷聘紀年載是年聖母

顏夫人卒考年譜聖母卒在孔子二十四歲時

爲是

周景王十五年

魯昭公十二年

辛未二十二歲

子在魯

見歷聘紀年

楚子狩於州來次於潁尾使蕩侯

潘子司馬督蹕尹午陵尹喜帥師圍徐以懼吳楚

子次於乾谿以爲之援雨雪王皮冠秦復陶翠被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二

壬

豹舄執鞭以出僕析父從右尹子革夕王見之去

冠被舍鞭與之語曰昔我先王熊繹與呂級王孫

牟燮父禽父並事康王四國皆有分我獨無有今

吾使人於周求鼎以爲分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

王哉昔我先王熊繹辟在荊山篳路藍縷以處草

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禦王

事齊王舅也晉及魯衛王母弟也楚是以無分而

彼皆有今周與四國服事君王將唯命是從豈其

愛鼎王曰昔我皇祖伯父昆吾舊許是宅今鄭人

貪賴其田而不我與我若求之其與我乎對曰與
君王哉周不愛鼎鄭敢愛田王曰昔諸侯遠我而
畏晉今我大城陳蔡不羨賦皆千乘子與有勞焉
諸侯其畏我乎對曰畏君王哉是四國者專足畏
也又加之以楚敢不畏君王哉工尹路請曰君王
命剝圭以爲鉞秘敢請命王入視之析父謂子草
吾子楚國之望也今與王言如響國其若之何子
草曰摩厲以須王出吾刃將斬矣王出復語左史
倚相趨過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視之是能讀三墳
五典八索九邱對曰臣嘗問焉昔穆王欲肆其心
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
招之詩以止王心王是以獲沒於祗宮臣問其詩
而不知也若問遠焉其焉能知之王曰子能乎對
曰能其詩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
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王揖而入
饋不食寢不寐數日不能自克以及於難仲尼曰
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信善哉楚靈王若能如
是豈其辱於乾谿見左傳

杜註乾谿在譙國城父縣南林註秦復陶秦所
遺羽衣也杜註子草鄭丹夕莫見林註路車也
以柴爲車杜註鉞斧也秘柄也林註三墳伏羲
神農黃帝之書也五典少昊顓頊高辛唐堯虞
舜之書八卦謂之八索九州之志謂之九邱
是年弟子南宮适生
南宮适名縉又名适魯人字子容孟僖子之子
孟懿子之弟仲孫閱也居南宮因姓焉又曰南
宮敬叔云南宮以智自持世清不廢世濁不汙
獨居思仁公言以義孔子以爲異士見脩考子謂
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孔子以其
兄之子妻之○南容三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
子妻之○南宮适問於孔子曰羿善射奭盪舟
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
南宮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尙德哉若人見上論
語昔魯繆公時辛寬見公曰臣而今而後知吾
先君周公之不若太公望之知也昔者太公望
封於瑩邱之渚海阻山高險固之地也是故地

日廣子孫彌隆吾先君周公封於魯無山林谿谷之險諸侯四面以達是故地日削子孫彌衰辛寬出南宮括入見公曰今者寬也非周公括對曰寬少者弗識也君獨不見成王之定成周之說乎其辭曰唯予一人營居於成周有善易得而見也有不善易得而誅也故曰善者得之不善者失之古之道也夫賢者豈欲其子孫之阻山林之險以長爲無道哉小人哉寬也今使燕雀爲鴻鵠鳳凰慮則必不得矣其所求者瓦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二

詩

之間隙屋之翳蔚也鴻鵠鳳鳥一舉有千里之志德不盛義不大則不至其郊愚卑之民其爲賢者慮亦猶此也妄爲誹訾豈不悲哉君子曰敬叔至是其不以富得罪矣見呂覽長利篇鍾伯敬據讀史訂疑南宮适之爲敬叔可疑意以适與敬叔爲兩人也然世代已遙是一是二後學亦未敢輕爲疑信也○按南宮适論語朱註云諡敬叔孟懿子之兄也陳明卿通典脩考又曰南宮敬叔云則一人無疑然當在庚午之下今載於

辛未者以僖子夏宿於薳氏故也○曝書亭集云夏洪基曰南宮适之爲敬叔非也按史記南宮括字子容初未嘗云是孟僖子之子孟懿子之兄也而索隱注遽云是孟僖子之子仲孫閱論語集註亦云諡敬叔孟懿子之兄史無其文也可疑一也灼按索隱之註因史記未嘗明言故特註之若已云何必多贅可無疑也又云适見家語一名緇是适已有二名矣而左傳孟僖子云必屬說與何忌乎夫子索隱又云仲孫閱是又二名天下豈有一人而四名者乎可疑二也灼按天下人之名字前後更易一人而四名者亦或有之而說與閔音同互異未可知亦無可疑也又云孔子在魯族姓頗微而南宮敬叔公族元子遣從孔子時定已娶於強家矣豈孔子得以兄子妻可疑三也灼按孔子黃帝之裔成湯之後叔梁紇爲大夫何云族姓頗微遣從之時必尙未娶而孔子以兄子妻之乃云定已娶於強家此世俗之鄙見何得以此疑聖賢乎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二

書

又云禮記檀弓載南宮敬叔反必載寶而朝孔子曰喪不如速貧之爲愈也若而人豈能抑權力而伸有德謹言語而不廢於有道之邦耶愚以敬叔之與南宮适皎然二人矣灼按南宮适諡敬叔載於史記索隱見於論語集註檀弓鄭康成註左傳杜預註其爲一人無疑矣而必以載寶爲嫌豈不聞古人出疆必載贄乎逞臆說而妄議古人不足取也又云按史記南宮括字子容論語括作适家語南宮縚字子容鄭康成

則云南宮縚也于敬叔則名南宮适也是縚與适适與邊子均未可混而爲一矣灼按适括說閱音同或傳誤是爲一人夏說不可從至南宮邊子另有一人未可知也曝書亭集舍史記檀弓左傳論語諸註而取明末夏洪基之論亦可謂好奇立異而不歸于正者矣

周景王十六年魯昭公十三年壬申二十三歲

子在魯始教闕里弟子顏路曾點琴張皆受學焉見歷聘紀年

按顏路曾點已載孔子七歲後○琴牢衛人字子開一字張與宗魯友聞宗魯死欲往弔焉孔子弗許曰非義也見弟解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見論語琴牢與子桑戶孟子反三人爲友相謂曰孰能相與於無相與相爲於無相爲孰能登天遊霧撓挑無極相忘以生無所終窮三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友莫然有間見莊子大宗師

晉成虎祁諸侯朝而歸者皆有貳心爲取郕故晉將以諸侯來討叔向曰諸侯不可以不示威乃並

徵會告於吳秋晉侯會吳子於良水道不可吳子
辭乃還七月丙寅治兵於邾南甲車四千乘羊舌
鮒攝司馬遂合諸侯於平邱子產子大叔相鄭伯
以會子產以幄幕九張行子大叔以四十旣而悔
之每舍損焉及會亦如之次於衛地叔鮒求貨於
衛潘弼弼者衛人使屠伯饋叔向羹與一簋鮒曰
諸侯事晉未敢携貳况衛在君之宇下而敢有異
志弼弼者異於他日敢請之叔向受羹反鮒曰晉
有羊舌鮒者瀆貨無厭亦將及矣爲此役也子若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二

天

以君命賜之其已客從之未退而禁之晉人將尋
盟齊人不可晉侯使叔向告劉獻公曰抑齊人不
盟若之何對曰盟以底信君苟有信諸侯不貳何
患焉告之以文辭董之以武師雖齊不許君庸多
矣天子之老請帥王賦元戎十乘以先啟行遲速
唯君叔向告於齊曰諸侯求盟已在此矣今君弗
利寡君以爲請對曰諸侯討貳則有尋盟若皆用
命何盟之尋叔向曰國家之敗有事而無業事則
不經有業而無禮經則不序有禮而無威序則不

共有威而不昭共則不明不明棄共百事不終所
由傾覆也是故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間
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而盟以顯昭明
志業於好講禮於等示威於衆昭明於神自古以
來未之或失也存亡之道恒由是與晉禮主盟懼
有不治奉承齊犧而布諸君求終事也君曰余必
廢之何齊之有唯君圖之寡君聞命矣齊人懼對
曰小國言之大國制之敢不聽從既聞命矣敬共
以往遲速唯君叔向曰諸侯有間矣不可以不示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二

无

衆八月辛未治兵建而不旆壬申復旆之諸侯畏
之邾人莒人愬於晉曰魯朝夕伐我幾亡矣我之
不共魯故之以晉侯不見公使叔向來辭曰諸侯
將以甲戌盟寡君知不得事君矣請君無勤子服
惠伯對曰君信蠻夷之訴以絕兄弟之國棄周公
之後亦唯君寡君聞命矣叔向曰寡君有甲車四
千乘在雖以無道行之必可畏也况其率道其何
敵之有牛雖瘠償於豚上其畏不死南蒯子仲之
憂其庸可棄乎若奉晉之衆用諸侯之師因邾莒

杞鄫之怒以討魯罪問其二憂何求而弗克魯人懼聽命甲戌同盟於平邱齊服也令諸侯日中造於除癸酉退朝子產命外僕速張於除子太叔止之使待明日及夕子產聞其未張也使速往乃無所張矣及盟子產爭承曰昔天子班貢輕重以列列尊貢重周之制也卑而貢重者甸服也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懼弗給也敢以爲請諸侯靖兵好以爲事行理之命無月不至貢之無藝小國有闕所以得罪也諸侯修盟存小國也貢獻無極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二

三

亡可待也存亡之制將在今矣自日中以爭至於昏晉人許之既盟子太叔咎之曰諸侯若討其可瀆乎子產曰晉政多門貳偷之不暇何暇討國不競亦陵何國之爲公不與盟晉人執季孫意如以幕蒙之使狄人守之司鐸射懷錦奉壺飲水以蒲伏焉守者御之乃與之錦而入晉人以平子歸子服湫從子產歸未至聞子皮卒哭且曰吾已無爲爲善矣唯夫子知我仲尼謂子產於是行也足以爲國基矣詩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基子產君子之

求樂者也且曰合諸侯藝貢事禮也

見左傳

杜註幄幕軍旅之帳林註四合象宮室曰幄在上曰幕杜註業貢賦之業建而不旆建立旌旆不曳其旆軍將戰則旆故曳旆以恐之不共魯故之以不共晉貢以魯故也林註僨仆也以瘠牛仆於小豚之上牛不畏豚之不死杜註除地爲壇盟會處承貢賦之次行理使人通聘問者藝法制不競爭則爲人所侵陵不成爲國司鐸射魯大夫林註冰箭箭可以取飲藝極貢賦之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二

三

事使有定制

周景王十七年

魯昭公十四年癸酉二十四歲

子在魯聖母顏夫人卒合葬於防山

見歷聘紀年

孔子

既得合葬於防曰吾聞之古也墓而不墳今丘也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識也於是封之崇四尺孔子先反門人後雨甚至孔子問焉曰爾來何遲也曰防墓崩孔子不應三孔子泣然流涕曰吾聞之古不修墓

見檀弓

按檀弓孔子少孤不知其墓殯於五父之衢人

之見之者皆以爲葬也其慎也蓋殯也問於阪
曼父之母然後得合葬於防註云聖人人倫之
至豈有終母之世不知父墓且母死殯於路衢
皆非理也必記者之誤况年譜紀年明說合葬
於防山而史記家語俱云孔子少孤而聖母又
以少寡爲嫌未及送葬故孔子不知父墓至是
殯於五父之衢荒謬不可盡信而鄭註因之益
以茲後世之惑不可不辯卽云聖母不及送葬
不能告以父墓而葬於防則斷無不知也且孔
子九姊一兄豈無一存而知防墓者曼母何人
反能知之而能告之耶是殯母於五父之衢必
不然矣至於墓崩之說聖人既知古不修墓卽
雨將至未有不致謹於始封築完固而後歸者
豈有委之門人而先歸者門人豈知過聖人預
知墓之必崩而故後之耶其說亦難盡信○按
殯字說文謂死在棺將遷葬柩賓遇之也禮三
日而殯周人殯於西階喪大記無殯於外之理
蓋由堂而階由階而庭而墓皆自近就遠以義

斷恩也殷殯則在兩楹之間道九達曰衢适地
志五父衢在兗州曲阜縣西南二里魯城內左
傳杜註在魯國東南○慎引也喪車索也故見
其引者卽知其殯也曼父音萬甫史記作輓父
晉那侯與雍子爭鄒田久而無成士景伯如楚叔
魚攝理韓宣子命斷舊獄罪在雍子雍子納其女
於叔魚叔魚蔽罪邢侯邢侯怒殺叔魚與雍子於
朝宣子問其罪於叔向叔向曰三人同罪施生戮
死可也雍子自知其罪而賂以買直鮒也需獄邢
侯專殺其罪一也已惡而掠美爲昏貪以敗官爲
墨殺人不忌爲賊夏書曰昏墨賊殺臯陶之刑也
請從之乃施邢侯而尸雍子與叔魚於市仲尼曰
叔向古之遺直也治國制刑不隱於親三數叔魚
之惡不爲末減曰義也夫可謂直矣平邱之會數
其賄也以寬衛國晉不爲虐邢侯之獄言其貪也以正刑
以寬魯國晉不爲虐邢侯之獄言其貪也以正刑
書晉不爲頗三言而除三惡加三利殺親益榮猶
義也夫

見左傳

林註久而無成久訟而獄不決杜註施行罪也
林註掠取也昏亂也已有惡而取人之美謂之
昏亂墨不潔之稱貪欲而敗其官守謂之汙墨
專輒殺人無所忌畏謂之賊害杜註末薄也減
輕也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二

言



至聖編年世紀卷之二終

至聖編年世紀第二冊目錄

卷之三

二十五歲 在魯 二則

二十六歲 在魯 七則

二十七歲 之郊卽反魯 三則

二十八歲 之杞宋卽反魯 三則

二十九歲 在魯適晉學琴 二則

三十歲 在魯 七則 弟子冉雍冉求商瞿生

三十一歲 適齊 四則 弟子顏刻巫馬施生

至聖編年世紀

第二冊目錄

一

卷之四

三十二歲 在齊 三則 弟子端木賜生

三十三歲 在齊 三則 弟子公西赤生

三十四歲 適周 六則

至聖編年世紀卷之三

婁東嘉定李 灼松亭

全輯

新安古歙黃 晟曉峰

男李肯堂德紹

為莢筠圃全校

男黃 為蓀芳谷

周景王十八年魯昭公十五年甲戌二十五歲

子在魯見歷聘紀年孔子有母之喪既練陽虎弔焉私

於孔子曰今季氏將大饗境內之士子聞諸孔子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三

答曰丘弗聞也若聞之雖在衰經亦欲與往陽虎

曰子謂不然乎季氏饗士不及子也陽虎出曾點

問曰答之何謂也孔子曰已則衰經猶應其言示

所以不非也見曲禮公西赤問

練熟素繪也小祥之禮正服不變冠中衣皆練

以黃為衣裏以縗為領及袖之緣蓋取漸趨於

吉之意陽虎一名貨衰用布一片長六寸廣四

寸綴衣前左邊當心處經有首經腰經首經冠

上麻繩較腰經稍粗兩頭各垂散麻成服方結

○按史記季氏饗士孔子腰經與往陽虎以孔

子年少故紉之曰季氏饗士非敢饗子也孔子

由是退索隱曰家語孔子之母喪既繞而見不

非之也今此謂實腰經與饗為陽虎所紉亦近

誣矣且繫其事於一十七歲前亦未考聖母卒

年其可信乎

周景王十九年魯昭公十六年乙亥二十六歲

子在魯見歷聘紀年聖母喪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

十日而成笙歌佩象環五寸而綦組綬見禮記去喪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三

無所不佩見論語

陳氏樂書曰八音以絲為君絲以琴為君其音

中和大聲不喧嘩而流漫小聲不湮滅而不聞

君子之所常御也喪服四制曰祥之日鼓琴示

民有終也子夏子游除喪而見夫子皆予之琴

卽此意也五日十日云云者餘哀未忘也笙以

匏為之列管施簧大者十九簧謂之巢小者十

三簧謂之和小雅笙詩有聲無辭笙與琴瑟相

應之樂笙歌如儀禮歌魚麗則笙由庚之類蓋

笙以應歌則笙亦歌也綦艾蒼色也組綬皆條也組綬之長者所用以繫象環也玉藻云古君子必佩玉右徵角左宮羽不用商音嫌肅殺也天子佩白玉而玄組綬諸侯佩山玄玉而朱組綬大夫佩水蒼玉而純組綬孔子佩象環五寸而綦組綬以象牙爲環謙其無玉之德也以雜色爲組謙其德之未純也蓋古有德佩有事佩德佩左右皆玉事佩則左紛悅左珌捍觸礪之屬罔不佩之左佩五右佩六左陽奇右陰偶也

左佩小右佩大手足左弱而右強也紛悅皆巾也紛以拭器悅以拭手珌射者用以著指鈎弦捍射時韜左臂以利弦又曰拾曰遂觸錐也可

以解結礪所以礪

是年子路自卞來見時年十七冠雄雞佩玃豚拔劍而舞曰古之君子固以劍自衛乎孔子曰古之君子忠以爲質仁以爲衛不出環堵之室而知千里之外有不善則以忠化之侵暴則以仁固之何待劍乎子路曰由乃今得聞此言請攝齊以受教

遂儒服委質請爲弟子

見闕里志

雄雞玃豚皆物之勇者佩大帶謂以牡小豕皮爲佩也劍檢也所以防檢非常是以君子常佩也

子路初見孔子子曰女何好樂對曰好長劍孔子曰吾非此之問也徒謂以子之所能而加之以學問豈可及乎子路曰學豈有益也哉孔子曰夫人君而無諫臣則失正士而無教友則失聽御狂馬不釋策操弓不反檠木受繩則直人受諫則聖受

學重問孰不順哉毀仁惡士必近於刑故君子不可不學子路曰南山有竹不揉自直斬而用之達於犀革以此言之何學之有孔子曰括而羽之鏃而礪之其入之不益深乎子路再拜曰敬受教將行辭於孔子子曰贈女以車乎贈女以言乎子路曰請以言孔子曰不強不達不勞無功不忠無親不信無復不恭失禮愼此五者而已子路曰由請終身奉之敢問親交取親若何言寡可行若何長爲善士而無犯若何孔子曰女所問苞在五者中

矣親交取親其忠也言寡可行其信也長爲善士而無犯其禮也

見子路初見

檠弓弩器周禮弓人註納之檠中是也

子路盛服見孔子孔子曰由是裾裾何也昔者江出於岷山其始出也其源可以濫觴及其至江之津也不放舟不避風則不可涉也非維下流水多耶今汝服旣盛顏色充盈天下且孰肯諫汝矣由子路趨而出改服而入蓋猶若也

見荀子子道篇

子路曰

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義以爲上君子有勇而無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三

五

義爲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爲盜註胡氏曰疑此子路初見孔子時問答也

見論語

周景王二十年

魯昭公十七年

丙子二十七歲

子在魯之郊卽反魯

見歷聘紀年

秋郊子來朝公與之

宴昭子問焉曰少皞氏鳥名官何故也郊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黃帝氏以雲紀故爲雲師而雲名炎帝氏以火紀故爲火師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紀故爲水師而水名大皞氏以龍紀故爲龍師而龍名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

爲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歷正也玄鳥氏司分者也

伯趙氏司至者也青鳥氏司啟者也丹鳥氏司閉者也祝鳩氏司徒也鵙鳩氏司馬也鴈鳩氏司空也爽鳩氏司寇也鵲鳩氏司事也五鳩鳩民者也五雉爲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九扈爲九農正扈民無淫者也自顓頊以來不能紀遠乃紀於近爲民師而命以民事則不能故也仲尼聞之見於郊子而學之旣而告人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

見左傳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三

六

杜註黃帝受命有雲瑞炎帝有火瑞共工有水瑞大皞有龍瑞少皞鳳鳥至故皆以紀事名官鳳鳥知天時故以名歷正玄鳥燕也以春分來秋分去伯趙伯勞也以夏至鳴冬至止青鳥鵙鷦也以立春鳴立夏止丹鳥鷦雉也以立秋來立冬去入大水爲蜃祝鳩鷦鷯也性孝故爲司徒主教民鴈鳩王鴈也鷺而有別故爲司馬主法制鴈鳩鵙鷦也平均故爲司空平水土爽鳩鷺也鷺故爲司寇主盜賊鵙鷦鷽鷽也春來冬

杞妣姓伯爵禹之後也卽今杞縣在河南開封府東一百里殷時或封或絕武王克殷求夏禹之後得東婁公封之於杞以奉夏后氏祀宋子姓公爵商王帝乙之長庶子啟食采於微謂之微子紂爲不道微子抱祭器以奔周武王誅紂立其子武庚武庚以三監叛成王誅之中分其地封微子爲宋公以奉湯祀禮樂車服悉如商舊作賓王家○孔子訪二代之禮得夏小正商坤乾之書及先大夫正考父所遺商頌五篇以歸按小正著氣候之書夏時也見大戴禮坤乾商易歸藏也歸藏者坤之體商建丑用地正故其易以坤爲首正考父所遺商頌本十二篇於宋戴公時得之周大師以祀其先王至是又亡其七五篇那烈祖玄鳥長發殷武也其餘殘缺典章必猶有存者得什一於千百遂貫通其義而能言之也又有夏書四篇禹貢甘誓五子之歌亂征也商書一十七篇湯誓仲虺湯誥伊訓大甲上中下咸有一德盤庚上中下說命上中

下彤日戡黎微子也

周景王二十二年

魯昭公十九年

戊寅二十九歲

子在魯聞師襄子善琴適晉學之

見歷聘紀年

十日不

進師襄子曰可以進矣子曰某已習其曲矣未得其數也有間曰已習其數可以進矣子曰某未得其志也有間曰已得其志可以進矣子曰某未得其爲人也有間有所穆然深思焉有所憚然高望而遠志焉曰某得其爲人黯然而黑頎然而長眼如望羊如王四國非文王其孰能爲此也師襄子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三

十

避席再拜曰師蓋云文王操也然則夫子何以知之孔子曰仁者好偉智者好彈有慤慤之意者好麗某是以知文王之操也師襄子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琴者士君子常御之樂也樸散而爲器理覺而爲道惟君子樂得其道而因心以會之蓋將終身焉苟無故雖斯須不徹也

詩外傳

師襄子韓詩作師堂子適晉歷聘紀年作適衛憚然一作怡然頎然一作幾然眼家語作曠如

王家語作奄有又韓詩外傳孔子學琴於師堂
子曰某得其意未得其人有問曰某已得其人
矣未得其類也有問曰邈然遠望洋洋乎翼翼
乎其惟文王乎凡琴曲憂愁而作者曰操偉大
也彈擊射也麗附著也散解也琴解木而成器
者也○古琴曲有十二操一日將歸操孔子之
趙聞殺竇鳴犢而作二曰猗蘭操孔子傷不逢
時而作三曰龜山操季桓子受女樂孔子欲諫
不得退而望龜山以作四曰越棠操周公作五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三

十一

曰拘幽操文王拘於羑里而作六曰岐山操周
人爲文王而作七曰履霜操尹吉甫子伯奇無
罪見逐自傷而作八曰朝飛操齊牧犢子七十
無妻見雉朝飛有感而作九曰別鶴操商陵牧
子娶妻五年無子父母欲爲改娶其妻中夜悲
嘯牧子感之而作十曰殘形操曾子夢一狸不
見其首而作十一曰水仙操伯牙作呂氏春秋
註以師成連入海不返而作十二曰懷陵操夏
禹作古今樂錄曰禹治洪水登會稽山作觀此

則操之義可想矣茲所云文王操其拘幽操與
其岐山操與其別有操而琴譜偶遺之與風雅
逸篇曰琴操一書文王孔子諸操撰出魏晉人
手知者可一覽而悟也○余有丁曰師襄子卽
擊磬襄孔子用魯舉爲司樂之官及孔子去而
襄入於海史記謂學琴於去魯之後非也按孔
子二十九歲未嘗適衛則襄非衛人可知索隱
謂爲魯人今云適晉學之豈魯人而晉寓耶抑
先本晉師而後用於魯耶至襄入海之年則斷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三

十二

在孔子自衛反魯與師摯正樂之後無疑議云
按闕里志年譜載是年弟子冉求商瞿梁鱣生
考家語弟子解冉求商瞿俱少孔子二十九歲
當在次年生梁鱣少孔子三十九歲當在四十
歲生

周景王二十三年

魯昭公二十二年

乙卯三十歲

子在魯

見歷聘紀年

子曰三十而立

見論語

衛公孟縶狎

齊豹奪之司寇與鄆有役則反之無則取之公孟
惡北宮喜褚師圃欲去之公子朝通於襄夫人宣

姜懼而欲以作亂故齊豹北宮喜褚師圃公子朝作亂初齊豹見宗魯於公孟爲驂乘焉將作亂而謂之曰公孟之不善子所知也勿與乘吾將殺之對曰吾由子事公孟子假吾名焉故不吾遠也雖其不善吾亦知之抑以利故不能去是吾過也今聞難而逃是僭子也子行事乎吾將死之以周事子而歸死於公孟其可也丙辰衛侯在平壽公孟有事於葢獲之門外齊子氏帷於門外而伏甲焉使祝鼂寘戈於車薪以當門使一乘從公孟以出

聖編年世紀

卷之三

三

使華齊御公孟宗魯驂乘及闕中齊氏用戈擊公孟宗魯以背蔽之斷肱以中公孟之肩皆殺之公聞亂乘驅自闕門入慶比御公公南楚驂乘使華寅乘貳車及公宮鴻駟馳乘於公公載寶以出褚師子申遇公於馬路之衢遂從過齊氏使華寅肉袒執蓋以當其闕齊氏射公中南楚之背公遂出寅閉郭門踰而從公公如死鳥折朱鉏宵從寶出徒行從公齊侯使公孫青聘於衛旣出聞衛亂使請所聘公曰猶在竟內則衛君也乃將事焉遂

從諸死鳥請將事辭曰亡人不佞失守社稷越在草莽吾子無所辱君命賓曰寡君命下臣於朝曰阿下執事臣不敢貳主人曰君若惠顧先君之好照臨敝邑鎮撫其社稷則有宗祧在乃止衛侯固請見之不獲命以其良馬見爲未致使故也衛侯以爲乘馬賓將擯主人辭曰亡人之憂不可以及吾子草莽之中不足以辱從者敢辭賓曰寡君之下臣君之牧圉也若不獲扞外役是不有寡君也臣懼不免於戾請以除死親執鐸終夕與於燎齊

聖編年世紀

卷之三

古

氏之宰渠子召北宮子北宮氏之宰不與聞謀殺渠子遂伐齊氏滅之丁巳晦公入與北宮喜盟於彭水之上秋七月戊午朔遂盟國人八月辛亥公子朝褚師圃子玉霄子高魴出奔晉閏月戊辰殺宣姜衛侯賜北宮喜諡曰貞子賜析朱鉏諡曰成子而以齊氏之墓予之衛侯告寧於齊且言子石齊侯將飲酒徧賜大夫曰二三子之教也苑何忌辭曰與於青之賞必及於其罰在康誥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况在羣臣臣敢貪君賜以干先王琴

張聞宗魯死將往弔之仲尼曰齊豹之盜而孟縶之賊女何弔焉君子不食姦不受亂不爲利疚於回不以回待人不蓋不義不犯非禮

見左傳

杜註公子孟靈公兄也齊豹齊惡之子爲衛司寇狎輕也郵豹邑宣姜靈公嫡母見薦達也周猶終竟也平壽衛下邑蓋獲衛郭門閼曲門中閼門衛門名鴻駢魑復就公乘一車四人林註馬路衢名杜註闕空也以蓋常侍從空闕之處死鳥衛地朱鉏成子黑背孫青頃公之孫擻行夜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三

五

杜註青將行夜以助守備設火燎以備守渠子爲齊氏宰召之同叛杜註知公孟不善而受其祿是食姦也許豹行事是受亂也疾病回邪也以利故不能去是病身於邪知難不告是以邪待人以周事豹是蓋不義以二心事繫是非禮十二月齊侯田於沛招虞人以弓不進公使執之辭曰昔我先君之田也旃以招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臣不見皮冠故不敢進乃舍之仲尼曰守道不如守官君子韙之

見左傳

杜註沛澤名君招當往道之常也非物不進官之制也韙是也

鄭子產有疾謂子大叔曰我死子必爲政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翫之則多死焉故寬難疾數月而卒大叔爲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取人於萑苻之澤大叔悔之曰吾早從夫子不及此與徒兵以攻萑苻之盜盡殺之盜少止仲尼曰善哉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三

六

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詩曰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施之以寬也毋從詭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慘不畏明糾之以猛也柔遠能邇以定我王平之以和也又曰不競不綏不剛不柔布政優優百祿是道和之至也及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

見左傳

杜註萑苻澤名於澤中刼人汔其也康綏皆安也詭人隨人無正心不可從式用也遏止也慘曾也言爲寇虐曾不畏明法者亦當用猛政糾

治之柔安也適近也競強也緣急也○孔叢子云子產死鄭人丈夫捨玦珮婦人捨珠玉夫婦巷哭三月不聞琴瑟之聲

齊景公與晏嬰來適魯景公問孔子曰昔秦穆公國小處僻其霸何也對曰秦國雖小其志大處雖僻行中正身舉五穀爵之大夫起纍紲之中與語三日授之以政以此取之雖王可也其霸小矣景公說是時也晉平公淫六卿擅權東伐諸侯楚靈王兵彊陵轢中國齊大而近於魯魯小弱附於楚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二

七

則晉怒附於晉則楚來伐不備於齊齊師侵魯魯

昭公之二十年而孔子蓋年三十矣

見史記孔子世家

穆公名任好顓頊之裔舜時有伯翳者爲舜主

畜佐禹治水有功賜姓嬴氏卽書所稱伯益也

殷有蜚廉周有造父至非子爲周孝王主馬於

汧渭之間馬蕃息分土爲附庸而邑之秦今陝

西鞏昌府秦州是也平王東遷非子之六世孫

襄公以征犬戎封諸侯有周岐豐八百里之地

至德公徙雍今京兆府興平縣是也至穆公遂

霸初本附庸故曰國小城近鳥鼠故曰處僻史記晉獻公伐虢以璧馬假道於虞歸虜虞君與其大夫百里奚晉以奚爲秦穆公夫人勝亡秦走宛楚人執之穆公聞其賢欲重贖之恐楚不與乃以五羖羊皮贖之授之國政號曰五羖大夫晉虜楚執故曰纍紲然孟子云知虞亡而先去之又似未嘗爲晉虜者

是年弟子冉雍冉求商瞿生

冉雍字仲弓伯牛之宗族魯人少孔子二十九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三

六

歲以德行著

見弟子解

仲弓問於孔子曰雍聞至刑

無所用政至政無所用刑至刑無所用政桀紂

之世是也至政無所用刑成康之世是也信乎

孔子曰聖人之治化也必刑政相參焉太上以

德教民而以禮齊之其次以政焉導民以刑禁

之刑不刑也化之弗變導之弗從傷義以敗俗

於是乎用刑矣顓五刑必卽天倫行刑罰則輕

無赦刑側也側成也一成而不可更故君子盡心焉仲弓曰古之聽訟尤罰麗於事不以其心

可得聞乎孔子曰凡聽五刑之訟必原父子之情立君臣之義以權之意論輕重之序慎測淺深之量以別之悉其聰明正其忠愛以盡之大司寇正刑明辟以察獄獄必三訊焉有指無簡則不聽也附從輕赦從重疑獄則泛與衆共之疑則赦之皆以小大之比成也是故爵人於朝必與衆共之也刑人於市必與衆棄之也古者公家不畜刑人大夫弗養也士遇之塗弗與之言屏諸四方唯其所之不及與政弗欲生之也

聽仲弓曰其禁盡於此而已孔子曰此其急者其餘禁者十有四焉命服命車不粥於市珪璋璧琮不粥於市宗廟之器不粥於市兵車旂旗不粥於市犧牲鉅鬯不粥於市戎器兵甲不粥於市用器不中度不粥於市布帛精麤不中數廣狹不中量不粥於市姦色亂正色不粥於市文錦珠玉之器雕飾靡麗不粥於市衣服飲食不粥於市菓實不時不粥於市五木不中伐不粥於市鳥獸魚鼈不中殺不粥於市凡執此禁以齊衆者不赦過也見刑改在貧如客使其臣如借不遷怒不復怨不錄舊罪是冉雍之行也孔子論其材曰有土之君子也有衆使也有刑用也然後稱怒焉孔子告之以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匹夫不怒唯以忘其身見弟或曰雍也子行仁而不佞子曰焉用佞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不知其仁焉用佞○子曰雍也可使南面仲弓問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簡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居簡而行簡無乃大簡乎

子曰雍之言然○子謂仲弓曰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仲弓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仲弓爲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曰焉知賢才而舉之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以上見論語書曰哀矜折獄仲弓問曰何謂也子曰古之聽訟者雖得其情必哀矜之死者不可生斷者不可屬老而刑之謂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三

三

之悖弱而刑之謂之尅不赦過謂之逆率過以小罪謂之枳故宥過赦小罪老弱不受刑先王之道也書曰與其不殺不辜寧失不經○仲弓問古之刑教與今之刑教孔子曰古之刑省今之刑繁古有禮然後有刑今無禮以教刑是以繁書曰伯夷降典折民唯刑先禮教也夫無禮則民無恥而正之以刑故民苟免以上見刑論冉求字子有仲弓之族魯人少孔子二十九歲有才藝以政事著仕爲季氏宰進則理其官職

退則受教聖師爲性多謙退

見弟

恭老卹幼不

忘賓旅好學博藝省物而勤已是冉求之行也

孔子嘗語之曰好學則知卹孤則惠恭則近禮

勤則有繼堯舜篤恭以王天下其稱之曰宜爲

國老

見弟

孟武伯問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

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爲之宰也不知其仁也○

子華使於齊冉子爲其母請粟子曰與之釜請

益曰與之庾冉子與之粟五秉○冉有曰非不

說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三

三

今女畫○冉有侃侃如也○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求也退故進之○冉有侍坐子曰求爾何如對曰方六七十里如五六十里求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以上見論語冉有問於孔子曰古者三皇五帝不用五刑信乎孔子曰聖人之設防貴其不犯也制五刑而不用所以爲至治也凡夫之爲姦邪竊盜靡法妄行者生於不足不足生於無度無度則小者偷盜大者侈靡各不知節是以上有

制度則民知所止民知所止則不犯故雖有姦邪賊盜靡法妄行之獄而無陷刑之民不孝者生於不仁不仁者生於喪祭之無禮明喪祭之禮所以教仁愛也能教仁愛則服喪思慕祭祀不懈人子饋養之道喪祭之禮明則民孝矣故雖有不孝之獄而無陷刑之民弑上者生於不義義所以別貴賤明尊卑也貴賤有別尊卑有序則民莫不尊上而敬長朝聘之禮者所以明義也義必明則民不犯故雖有弑上之獄而無

陷刑之民鬪變者生於相陵相陵者生於長幼無序而遺敬讓鄉飲酒之禮者所以明長幼之序而崇敬讓也長幼必序民懷敬讓故雖有鬪之獄而無陷刑之民淫亂者生於男女無別男女無別則夫婦失義婚禮聘享者所以別男女明夫婦之義也男女既別夫婦既明故雖有淫亂之獄而無陷刑之民此五者刑罰之所從生各有源焉不豫塞其源而輒繩之以刑是謂爲民設筭而陷之也刑罰之源生於嗜慾不節

夫禮度者所以禦民之嗜慾而明好惡順天道禮度既陳五教畢修而民猶或未化尚必明其法典以申固之其犯姦邪靡法妄行之獄者則飭制量之度有犯不孝之獄者則飭喪祭之禮有犯弑上之獄者則飭朝覲之禮有犯鬪變之獄者則飭鄉飲酒之禮有犯淫亂之獄者則飭婚聘之禮三皇五帝之所以化民者如此雖有五刑之用不亦可乎○冉有問於孔子曰先王制法使刑不上於大夫禮不下於庶人然則大夫犯罪不可以加刑庶人之行事不可以治於禮乎孔子曰不然凡治君子以禮御其心所以屬之以廉恥之節也故古之大夫其有坐不廉汙穢而退放之者不謂之不廉汙穢而退放則曰簠簋不飭有坐淫亂男女無別者不謂之淫亂男女無別則曰帷幕不修有坐罔上不忠者不謂之罔上不忠則曰臣節未著有坐罷軟不勝任者不謂之罷軟不勝任則曰下官不職有坐干國之紀者不謂之干國之紀則曰行事不

請此五者大夫既自定有罪名矣而猶不忍斥然正以呼之也既而爲之諱所以愧恥之是故大夫之罪其在五刑之域者聞而譴發則自冠釐纓盤水加劍造乎闕而自請罪君不使有司執縛牽掣而加之也其有大罪者聞命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君不使人摔引而刑殺之也曰子大夫自取之耳吾遇子有禮矣以刑不上大夫而大夫亦不失其罪者致使然也所謂禮不下庶人者以庶人違其事而不能充禮故不責之以備禮也冉求跪然免席曰言則美矣求未之聞退而記之以上見五刑季桓子將祭齊三日而二日鐘鼓之音不絕冉有問於孔子子曰孝子之祭也散齊七日慎思其事三日致齋而一用之猶恐其不敬也而二日伐鼓何居焉見曲禮公西赤問冉求曰臧文仲知魯國之政立言垂法於今不可亡可謂知禮者矣孔子曰昔臧文仲安知禮夏父弗忌逆祀而不止燔柴於竈以祀焉夫竈者老婦之所祭盛於甕尊於瓶非所祭也故

曰禮也者猶體也體不備謂之不成人設之不當猶不備也見曲禮子貢問二十三年春宋景曹卒季康子使冉有弔且送葬曰敝邑有社稷之事使肥與有職競焉是以不得助執紼使求從與人曰以肥之得備彌甥也有不腆先人之產馬使求薦諸夫人之宰其可以稱旌繁乎見左傳商瞿字子木魯人少孔子二十九歲好易夫子傳之志焉嘗爲夫子筮曰子有聖智而無位夫子泣曰天也命也鳳鳥不來河無圖至嗚呼天命之也見備考梁鱣年三十未有子欲出其妻商瞿謂曰子未也昔吾年三十八無子吾母爲吾更取室夫子使吾之齊母欲請留吾夫子曰無憂也瞿過四十當有五丈夫今果然吾恐子自晚生耳未必妻之過從之二年而有子見弟按闕里志年譜載是年弟子高柴巫馬施生考家語弟子解施少孔子三十歲當在次年生柴少孔子四十歲當在四十一歲生

子在魯齊侯遣使來聘孔子適齊

見闕里志年譜

孔子適

齊齊景公讓登夫子降一等景公三遜然後登既

坐公曰夫子辱臨而降階以自絕於寡人寡人未

知所以爲罪孔子對曰君惠顧外臣君之賜也然

以匹夫敵國君非所敢行也雖君私之其若義何

見記孔子見齊景公梁邱據自外至公曰何遲對

曰陳氏戮其小臣臣有辭爲是故遲公笑謂孔子

曰周書謂明德慎罰陳子明德也罰人而在辭亦

不慎矣孔子答曰昔康叔封衛統三監之地命爲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三

壬

孟侯周公以成王之命作康誥稱述文王之德以

誠之其書曰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克明

德者能顯用有德舉而任之也慎罰者并心而慮

之衆平然後致刑錯也此言其所任不失德所罰

不失罪不謂已德之明也公曰寡人不有過言安

得聞教也

見論書

按孔子三至齊此第一次至齊也

是年弟子顏刻巫馬施生

顏刻字子驕魯人少孔子三十歲坊本家語作

五十歲誤

見古本家語

巫馬施字子期陳人少孔子三十歲孔子將近

行命從者皆持蓋已而果雨巫馬期問曰旦無

雲既日出而夫子命持雨具敢問何以知之孔

子曰昨暮月宿於畢詩不云乎月離于畢俾滂

沱矣以此知之

見弟子解

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孔

子曰知禮孔子退揖巫馬期而進之曰吾聞君

子不黨君子亦黨乎君取於吳爲同姓謂之吳

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巫馬期以告子曰丘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三

壬

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

見論語

期嘗與子路薪於

韞邱之下陳之富人有處師氏者脂車百乘觴

於韞邱之上子路語期曰使子無忘子之所知

亦無進子之所能得此富終身無復見夫子子

爲之乎期喟然曰吾嘗聞之夫子矣志士不忘

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子不知子與子路慚

負薪先歸孔子曰由何爲偕出而先返也子路

以告孔子曰予道不行耶使汝以是願也○期

宰單父以星出以星入夜不處而單父治期問

於子賤曰子鳴琴而單父治一不見其勞何也
子賤曰我任人子任力任人者佚任力者勞期
曰是施之未至也見韓詩外傳

至聖編年世紀卷之三終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三

无

至聖編年世紀卷之四

婁東嘉定李 灼松亭
新安古歙黃 晟曉峰
全輯

男李肯堂德紹

男黃

為葵筠圃全校

為蓀芳谷

周景王二十五年

魯昭公二十二年

辛巳三十二歲

子在齊景公欲以廩邱之邑為養不受

見闕里志年譜孔

子見齊景公公悅焉請置廩邱之邑以為養孔子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四

一

辭而不受入謂弟子曰吾聞君子當功受賞今吾
言於齊君君未之有行而賜吾邑其不知丘亦甚
矣見說苑立節篇

是年弟子端木賜生

端木賜字子貢衛人少孔子三十一歲有口才

著名孔子每訥其辨家富累千金常結駟連騎

以造原憲好販與時轉貨歷相魯衛而終齊見弟

解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問其

政求之與抑與之與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

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
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子貢曰詩云如切
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子曰賜也始可與
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子貢問君子子
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子貢欲去告朔之餼
羊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子貢問曰
賜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
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對曰賜也何敢望
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子曰弗
如也吾與女弗如也○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
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子曰賜也非爾所及
也○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
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子貢問曰孔文
子何以謂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
以謂之文也○季康子問曰賜也可使從政也
與子曰賜也達於從政乎何有○子貢曰如有
博施於民而能濟衆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四

二

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夫仁者已欲立
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
也已○大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
能也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子貢
曰有美玉於斯韞匱而藏諸求善賈而沽諸子
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子貢侃侃如
也○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
不及曰然則師愈與子曰過猶不及○子曰賜
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棘子成曰君子
質而已矣何以文爲子貢曰惜乎夫子之說君
子也駟不及舌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鞞
猶犬羊之鞞○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
不可則止毋自辱焉○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
之士矣子曰行已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
謂士矣曰敢問其次曰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
焉曰敢問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
哉抑亦可以爲次矣曰今之從政者何如子曰
噫斗筭之人何足算也○子貢問曰鄉人皆好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四

三

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子貢曰夫子自道也○子貢方人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子曰賜也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四

四

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非與曰非也予一以貫之○子貢問爲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子曰予欲無言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子貢曰君子亦有惡乎子曰有惡惡稱人之惡者惡居下流而訕上者惡勇而無禮者惡

果敢而窒者曰賜也亦有惡乎惡微以爲知者惡不孫以爲勇者惡訐以爲直者○子貢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衛公孫朝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而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曰子貢賢於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四

五

仲尼子服景伯以告子貢子貢曰譬之宮牆賜之牆也及肩窺見室家之好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門者或寡矣夫子之云不亦宜乎○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無以爲也仲尼不可毀也他人之賢者邱陵也猶可踰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人雖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爲恭也仲尼豈賢於子乎子貢曰君子一言以爲知一言以爲不

知言不可不慎也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以上見論語子貢善爲說辭昔者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聖矣乎孔子曰聖則我不能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子貢曰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聖矣子貢智足以知聖人汙不至阿其所好子貢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後等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四

六

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見孟子齊景公問於子貢曰子何師對曰魯仲尼曰仲尼賢乎曰聖人也豈直賢哉景公曰其聖何如子貢曰不知也景公作色曰始言聖人今言不知何也子貢曰賜終身戴天不知天之高也終身踐地不知地之厚也賜之事仲尼譬之渴操壺杓就江海而飲之滿腹而去又安知江海之深乎景公曰子得無太譽乎子貢曰賜何敢譽尚慮不及耳賜譽仲尼譬猶兩手捧土

而附泰山其無益亦明矣使不譽仲尼譬猶兩手挹泰山其無損亦明矣景公曰善哉豈其然乎見韓詩外傳子貢事孔子一年自謂過孔子二年自謂與孔子同三年自知不及孔子見論衡子貢南遊於楚反於晉過漢陰見一丈人方將爲圃畦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澆澆搨然用力甚多而見功寡子貢曰有械於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見功多夫子不欲乎爲圃者叩而觀之曰奈何曰鑿木爲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數如沃湯其名爲槲爲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聞之吾師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於胸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載也吾非不知羞而不爲也子貢瞞然慚俯而不能對有間爲圃者曰子奚爲者耶曰孔丘之徒也爲圃者曰子非夫博學以擬聖於予以蓋衆獨茲哀歌以賣名聲於天下者乎子往矣無乏吾事子貢卑隤失色項項然不自得行三十里而後愈反於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四

七

魯以告孔子孔子曰彼假修渾沌氏之術者也
識其一不知其二治其內而不治其外汝將固
驚邪且渾沌氏之術予與女何足以識之哉見莊子
地子桑戶死未葬孔子聞之使子貢往待事
焉或編曲或鼓琴相和而歌子貢趨而進曰敢
問臨尸而歌禮乎二人相視而笑曰是惡知禮
意子貢反以告孔子曰彼何人者耶修行無有
而外其形骸臨尸而歌顏色不變無以命之彼
何人者耶孔子曰彼游方之外者也而丘游方
之內者也外內不相及而丘使女往弔之丘則
陋矣子貢曰然則夫子何方之依曰丘之戮民
也雖然吾與女共之子貢曰敢問其方孔子曰
魚相造乎水人相造乎道相造乎水者穿池而
養給相造乎道者無事而生定故曰魚相忘於
江湖人相忘於道術子貢曰敢問畸人曰畸人
者畸於人而侔於天故曰天之小人人之君子
人之君子天之小人也見莊子大宗師子貢曰然則人
固有尸居而龍見雷聲而淵默發動如天地者

乎賜亦可得而觀乎遂以孔子聲見老聃老聃
方將偃堂而應微曰子年運而往矣子將何以
戒我乎子貢曰夫三皇五帝之治天下不同其
係聲名一也而先生獨以爲非聖人如何哉老
聃曰小子少進子何以謂不同對曰堯授舜舜
授禹禹用力而湯用兵文王順紂而不敢逆武
王逆紂而不肯順故曰不同老聃曰小子少進
予語女三皇五帝之治天下名曰治之而亂莫
甚焉三皇之知上恃日月之明下睽山川之精
中墮四時之施其知惜於麋蠆之尾鮮規之獸
莫得安其性命之情者而猶自以爲聖人不可
恥乎其無恥也子貢蹙蹙然立不安見莊子天運
子貢問於孔子曰死者有知乎將無知乎子曰吾
欲言死之有知將恐孝子順孫妨生以送死吾
欲言死之無知將恐不孝之子棄其親而不葬
賜必欲知死者有知無知非今之急後自知之
○子貢問治民於孔子子曰懔懔焉若持腐索
之扞馬子貢曰何其畏也孔子曰夫通達之御

皆人也以道導之則吾畜也不以道導之則吾
讐也如之何其無畏也○魯國之法贖人臣妾
於諸侯者皆取金於府子貢贖之辭而不取金
孔子聞之曰賜失之矣夫聖人之舉事也可以
移風易俗而教導可以施之於百姓非獨適身
之行也今魯國富者寡而貧者衆贖人受金則
爲不廉則何以相贖乎自今以後魯人不復贖
人於諸侯以上見
效思子貢問於孔子曰子從父命
孝臣從君命貞矣奚疑焉孔子曰鄙哉賜汝不
識也昔者明王萬乘之國有爭臣七人則主無
過舉千乘之國有爭臣五人則社稷不危也百
乘之家有爭臣三人則祿位不替父有爭子不
陷無禮士有爭友不行不義故子從父命奚詎
爲孝臣從君命奚詎爲貞夫能審其所從之謂
孝之謂貞矣見三
怨衛將軍文子問於子貢曰吾
聞孔子之施教也先之以詩書導之以孝悌說
之以仁義觀之以禮樂然後成之以文德蓋入
室升堂者七十有餘人其孰爲賢子貢對以不

知文子曰以吾子常與學賢者也何爲不知子
貢對曰賢人無妄知賢則難故君子之言曰知
莫難於知人是以難對也文子曰若夫知賢莫
不難今吾子親遊焉是以敢問子貢曰夫子之
門人蓋有三千就焉賜有逮及焉未逮及焉故
不得徧知以告也文子曰吾子所及者請問其
行子貢對曰吾子有命而訊賜賜也固不足以
知賢子貢既與衛將軍文子言適魯見孔子曰
衛將軍文子問二三子之賢於賜不一而三焉
賜也辭不獲命以所見者對矣未知中否請以
告孔子曰言之乎子貢以其辭狀告孔子子聞
而笑曰賜汝次爲知人矣子貢對曰賜也何敢
知人此以賜之所覩也孔子曰然吾亦語汝耳
之所未聞目之所未見者豈思之所不至智之
所未及哉子貢曰賜願得聞之請退而記之見弟
行子貢問於孔子曰今之人臣孰爲賢子曰吾
未識也往者齊有鮑叔鄭有子皮則賢者矣子
貢曰齊無管仲鄭無子產乎子曰賜汝徒知其

一未知其二也汝聞用力爲賢乎進賢爲賢乎
子貢曰進賢賢哉子曰然吾聞鮑叔達管仲子
皮達子產未聞二子之達賢已之才者也見賢君
子貢問於孔子曰昔者齊君問政於夫子夫子
曰政在節財魯君問政於夫子夫子曰政在諭
臣葉公問政於夫子夫子曰政在說近而來遠
三者之問一也而夫子應之不同然政在異端
乎孔子曰各因其事也○子貢問於孔子曰夫
子之於子產晏子可爲至矣敢問二大夫之所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四 三

吏者枉法以侵民此怨之所由也治官莫若平
臨財莫如廉廉平之守不可改也匿人之善斯
謂蔽賢揚人之惡斯爲小人內不相訓而外相
謗非親睦也言人之善若已有之言人之惡若
已受之故君子無所不慎焉見辯政子貢曰陳靈
公宣姪於朝泄冶正諫而殺之是與比干諫而
死同可謂仁乎子曰比干於紂親則諸父官則
少師忠報之心在於宗廟而已固必以死爭之
異身死之後紂將悔悟其本志情在於仁者也
泄冶之於靈公位在大夫無骨肉之親懷寵不
去仕於亂朝以區區之一身欲正一國之姪昏
死而無益可謂狷矣詩曰民之多僻無自立辟
其泄冶之謂乎見子路初見子貢問於孔子曰賜倦
於學困於道矣願息而事君可乎孔子曰詩云
溫恭朝夕執事有恪事君之難也焉可以息哉
曰然則賜願息而事親孔子曰詩云孝子不匱
永錫爾類事親之難也焉可以息哉曰然則賜
請願息於妻子孔子曰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

弟以御于家邦妻子之難也焉可以息哉曰然則賜願息於朋友孔子曰詩云朋友攸攝攝以威儀朋友之難也焉可以息哉曰然則賜願息於耕矣孔子曰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承其乘屋其始播百穀耕之難也焉可以息哉曰然則賜將無所息者也孔子曰有焉自望其廣則畢如也視其高則填如也察其從則隔如也此其所以息也已子貢曰大哉乎死也君子息焉小人休焉大哉乎死也○子貢問於孔子曰賜既爲人下矣而未知爲人下之道敢問之子曰爲人下者其猶土乎汨之深則出泉樹其壤則百穀滋焉草木植焉禽獸育焉生則出焉死則入焉多其功而不意恢其志而無不容爲人下者以此也見困孔子閒居子貢侍論及於禮孔子曰居吾語汝以禮周流無不徧也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如何子曰敬而不中禮謂之野恭而不中禮謂之給勇而不中禮謂之逆子曰給奪慈仁子貢曰敢問何以謂中禮者也子曰禮

乎夫禮所以制中也子貢退作而問曰然則夔其窮與子曰古之人與上古之人也達於禮而不達於樂謂之素達於樂而不達於禮謂之偏夫夔達於樂不達於禮是以傳於此名也古之人也凡制度在禮文爲在禮行之其在人乎見論子貢問於孔子曰敢問君子貴玉而賤珉何也爲玉之寡而珉之多與孔子曰非爲玉之寡故貴之珉之多故賤之夫昔者君子比德於玉溫潤而澤仁也縝密以栗智也廉而不剌義也垂之如墜禮也叩之其聲清越而長其終則誦然樂也瑕不掩瑜瑜不掩瑕忠也孚尹旁達信也氣如白虹天也精神見於山川地也珪璋特達德也天下莫不貴者道也詩云言念君子溫其如玉故君子貴之也見問田常將欲爲亂而憚鮑晏因欲移其兵以伐魯孔子會諸弟子而告之曰魯父母之國不可不救不忍視其受敵今吾欲屈節於田常以救魯二三子誰爲使子貢請使夫子許之遂如齊說田常曰子欲收功

於魯實難不若移兵於吳則易田常不悅子貢曰夫憂在內者攻強憂在外者攻弱吾聞子三封而三不成是則大臣不聽令戰勝以驕主破國以尊臣而子之功不與焉則交日疎於主而與大臣爭如此則子之位危矣田常曰善然兵甲已加魯矣不可更如何子貢曰緩師吾請於吳令救魯而伐齊子因以兵迎之田常許諾子貢遂南說吳王曰王者不滅國霸者無強敵千鈞之重加銖兩而移今以齊國而私千乘之魯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四

六

與吳爭強甚爲王患之且夫救魯以顯名以撫泗上諸侯誅暴齊以服晉利莫大焉名存亡魯實困強齊智者不疑吳王曰善然吳常困越越王今苦身養士有報吳之心子待我伐越然後乃可子貢曰越之勁不過魯吳之強不過齊而王置齊而伐越則齊必私魯矣王方以存亡繼絕爲名棄強齊而伐小越非勇也勇者不避難仁者不窮約智者不失時義者不絕世今存越示天下以仁救魯伐齊威加晉國諸侯必相率

而朝霸業盛矣且王必惡越臣請見越君令出兵以從此則實害越而名從諸侯以伐齊吳王悅乃遣子貢之越越王郊迎而自爲子貢御曰此蠻夷之國大夫何足儼然辱而臨之子貢曰今者吾說吳王以救魯伐齊其志欲之而心畏越曰待我伐越乃可此則破越必矣且無報人之志而令人疑之拙矣有報人之意而使人知之殆矣事未發而先聞者危矣三者舉事之大患也勾踐頓首曰孤常不料力而與吳難受困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四

七

會稽痛於骨髓日夜焦唇乾舌徒欲與吳王接踵而死孤之願也今大夫幸告以利害子貢曰吳王爲人猛暴羣臣不堪國家疲弊百姓怨上大臣內變申胥以諫死太宰嚭用事此則報吳之時也王誠能發卒佐之以邀射其志而重寶以悅其心卑辭以尊其禮則其伐齊必矣此聖人所謂屈節求其達者也彼戰不勝王之福若勝則必以兵臨晉臣還北請見晉君共攻之其弱吳必矣銳兵盡於齊重甲困於晉而王制其

弊焉越王頓首許諾子貢返五日越使大夫文種頓首言於吳王曰越悉境內之士三千人以事吳吳王告子貢曰越王欲身從寡人可乎子貢曰悉人之衆又從其君非義也吳王乃受越王卒謝留勾踐遂自發國內之兵以伐齊敗之子貢遂北見晉君令承其弊吳晉遂遇於黃池越王襲吳之國吳王歸與越戰滅焉孔子曰夫其亂齊存魯吾之始願若能強晉以弊吳使吳亡而越霸者賜之說也美言傷信慎言哉見屈節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四

六

註孔子以哀公十六年卒吳以二十二年滅時知吳已將亡而言之也○子貢問於孔子曰晉文公實召天子而使諸侯朝焉夫子作春秋云天王狩於河陽何也孔子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亦書其率諸侯事天子而已○子貢問曰管仲失於奢晏子失於儉與其俱失也二者孰賢孔子曰管仲鏤簋而朱紘旅樹而反玷山節藻梲賢大夫也而難爲上晏平仲祀其先祖而豚肩不掩豆一狐裘三十年賢大夫也而難爲下

君子上不僭下下不僭上見曲禮子貢問居父母喪孔子曰敬爲上哀次之瘠爲下顏色稱情威容稱服曰請問兄弟之喪孔子曰則存乎書筴也○子貢問於孔子曰殷人既窆而弔於墳周人反哭而弔於家如之何孔子曰反哭之弔也喪之至也反而亡矣失之矣於斯爲甚故弔之死人卒事也殷以慤吾從周殷人既練之明日而祔於祖周人既卒哭之明日而祔於祖祔祭神之始事也周以戚吾從殷○子貢問曰聞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四

七

諸晏子少連大連善居喪其有異稱乎孔子曰父母之喪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東夷之子達於禮者也見曲禮子貢問曰夫子之言祭也濟濟漆漆焉今夫子之祭無濟濟漆漆何也孔子曰濟濟者容也遠也漆漆者自反容以遠若容以自反夫何神明之及交必如此則何濟濟漆漆之有反饋樂成進則燕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於是君子致其濟濟漆漆焉夫言豈一端而已哉亦各有所當也見曲禮公西赤問孔

子北遊於農山子貢侍側孔子四望喟然而歎曰於斯致思無所不至矣子貢進曰賜願齊楚合戰於潞潞之野兩壘相望塵垢相接挺刃交兵賜著縞衣白冠陳說其間推論利害釋二國之患唯賜能之夫子曰辨哉見致思子貢見師乙而問焉曰賜聞聲歌各有宜也如賜者宜何歌也師乙曰乙賤工也何足以問所宜請誦其所聞而吾子自執焉寬而靜柔而正者宜歌頌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正直而靜廉而謙者宜歌風肆直而慈愛者宜歌商溫良而能斷者宜歌齊夫歌者直已而陳德也動已而天地應焉四時和焉星辰理焉萬物育焉故商者五帝之遺聲也齊人識之故謂之商齊者三代之遺聲也齊人識之故謂之齊明乎商之音者臨事而屢斷明乎齊之音者見利而讓臨事而屢斷勇也見利而讓義也有勇有義非歌孰能保此故歌者上如抗下如隊曲如折止如槁木倨中矩句中鉤累累

乎端如貫珠故歌之爲言也長言之也說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見樂記齊東郭亥欲攻田氏執贄見夫子而訪焉夫子曰子爲義也丘不足與計事揖子貢使答之子貢謂之曰今子士也位卑而圖大位卑則人不附也圖大則人憚之殆非子之任也盍姑已乎夫以一縷之任繫千鈞之重上縣之於無極之高下垂之於不測之深旁人皆哀其絕而造之者不知其危子之謂乎馬方駭鼓而驚之繫方絕重而填之馬奔車覆六轡不禁繫絕於高墜入於深其危必矣東郭亥戰而跪曰吾已矣願子無言旣而夫子告子貢曰東郭亥欲爲義者也子亦告之難易則可矣奚至懼之哉見孔叢子嘉言昔者衛君朝於吳吳王囚之欲流之於海說者冠蓋相望而弗能止魯君聞之撤鐘鼓之懸編素而朝仲尼入見曰君胡爲有憂色魯君曰諸侯無親以諸侯爲親大夫無黨以大夫

爲黨今衛君朝於吳王吳王囚之而欲流之於海執衛君之仁義而遭此難也吾欲免之而不能爲奈何仲尼曰若欲免之請子貢行魯君召子貢授之將軍之印子貢辭曰貴無益於解患在所由之道斂躬而行至於吳見太宰嚭甚悅之欲薦之於王子貢曰子不能行說於王奈何吾因子也太宰嚭曰子焉知嚭之不能也子貢曰衛君之來也衛國之半曰不若朝於晉其半曰不若朝於吳然衛君以爲吳可以歸骸骨也故束身以受命今子受衛君而囚之又欲流之於海是賞言朝於晉者而罰言朝於吳也且衛君之來也諸侯皆以爲著龜兆今朝於吳而不利則皆移心於晉矣子欲成霸王之業不亦難乎太宰嚭入復於王王報出令於百官曰比十日而衛君之禮不具者死子貢可謂知所以說矣○人或問孔子曰子貢何如人也曰辨人也丘弗如也見淮南子人間訓子貢問曰昔孫文子以衛侯哭之不哀知其將爲亂不敢舍其重器而行

盡寘諸戚而善晉大夫二十人或稱其知何如孔子曰人知其爲知也吾未知其爲知也子貢曰敢問何謂也子曰食其祿者必死其事孫子知衛君之將不君不念伏死以爭而素規去就尸利携貳非人臣也臣而有不臣之心明君所不赦幸哉孫子之以此免戮也見孔叢子記義衛將軍文子問子貢曰季文子三窮而三通何也子貢曰其窮事賢其通舉窮其富分貧其貴禮賤窮以事賢則不侮通而舉窮則忠於朋友富而分貧則宗族親之貴而禮賤則百姓戴之其得之固道也失之命也曰失而不得者何也曰其窮不事賢其通不舉窮其富不分貧其貴不禮賤其得之命也其失之固道也見說苑夏公會於鄆吳來徵百牢子服景伯對曰先王未之有也吳人弗聽景伯曰吳將亡矣棄天而背本不與必棄疾於我乃與之太宰嚭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辭太宰嚭曰國君道長而大夫不出門此何禮也對曰豈以爲禮畏大國也大國不以禮命

於諸侯苟不以禮豈可量也寡君既共命焉其老豈敢棄其國大伯端委以治周禮仲雍嗣之斷髮文身贏以爲飾豈禮也哉有由然也反自鄆以吳爲無能爲也公會吳於橐臯吳子使太宰嚭請尋盟公不欲使子貢對曰盟所以周信也故心以制之玉帛以奉之言以結之明神以要之寡君以爲苟有盟焉弗可改也已若猶可改日盟何益今吾子曰必尋盟若可尋也可可寒也乃不尋盟○吳徵會於衛初衛人殺吳行人且姚而懼謀於行人子羽子羽曰吳方無道無乃辱吾君不如止也子木曰吳方無道國無道必棄疾於人吳雖無道猶足以患衛往也長木之斃無不標也國徇之瘼無不噬也而況大國乎秋衛侯會吳於郕公及衛侯宋皇瑗盟而卒辭吳盟吳人藩衛侯之舍子服景伯謂子貢曰夫諸侯之會事既畢矣侯伯致禮地主歸餼以相辭也今吳不行禮於衛而藩其君舍以難之子盍見太宰乃請束錦以行語及衛故太宰

嚭曰寡君願事衛君衛君之來也緩寡君懼故將止之子貢曰衛君之來也必謀於其衆其衆或欲或否是以緩來其欲來者子之黨也其不欲來者子之讐也若執衛君是墮黨而崇讐也夫墮子者得其志矣且合諸侯而執衛君誰敢不懼墮黨崇讐而懼諸侯或者難以霸乎太宰嚭說乃舍衛侯衛侯歸效夷言子之尚幼曰君必不免其死於夷乎執焉而又說其言從之固矣○冬及齊平子服景伯如齊子貢爲介見公孫成曰人皆臣人而有背人之心况齊人雖爲子役其有不貳乎子周公之孫也多饗大利猶思不義利不可得而喪宗國將焉用之成曰善哉吾不早聞命陳成子館客曰寡君使恒告曰寡人願事君如事衛君景伯揖子貢而進之對曰寡君之願也昔晉人伐衛齊爲衛故伐晉冠氏喪車五百因與衛地自濟以西襍媚杏以南書社五百吳人加敝邑以亂齊因其病取讎與闡寡君是以寒心若得視衛君之事君也則固

所願也成子病之乃歸成公孫宿以其兵甲入於羸○衛出公自城鉏使以弓問子貢且曰吾其入乎子貢稽首受弓對曰臣不識也私於使者曰昔成公孫於陳甯武子孫莊子爲宛漢之盟而君入獻公孫於齊子鮮子展爲夷儀之盟而君入今君再在孫矣內不聞獻之親外不聞成之卿則賜不識所由入也詩曰無競惟人四方其順之若得其人四方以爲主而國於何有○二十七年春越子使后庸來聘且言邾田封於駘上二月盟於平陽三子皆從康子病之言及子貢曰若在此吾不及此夫武伯曰然何不召曰固將召之文子曰他日請念以上見左傳蘧伯玉爲相子貢往觀之曰何以治國曰以弗治治之見淮南子于慎行曰史以子貢列於貨殖蓋臆說也夫其結駟連騎束帛以聘諸侯其時卿大夫有力者類能爲之而子貢以言語顯於時遊道之廣固亦無足怪者乃直信其爲貨殖以致之也至如亂齊存魯破吳霸越強晉一出

而五國各有變焉戰國策士之流假托依附以自爲名耳豈其然乎見闕里志按闕里志年譜載是年周景王崩敬王立景王夏四月崩子猛立冬十月猛卒母弟王子勾立是謂敬王周敬王元年魯昭公二十三年壬午三十三歲子在齊齊景公舍於外館周使至言先王廟災闕里志孔子在齊舍於外館景公造焉賓主之辭既接而左右白曰周使適至言先王廟災景王復問灾何王之廟也孔子曰此必釐王之廟公曰何以知之孔子曰詩云皇皇上天其命不忒天之以善必報其德禍亦如之夫釐王變文武之制而作玄黃華麗之飾宮室崇峻輿馬奢侈而弗可振也故天殃所宜加其廟焉以是占之爲然公曰天何不殃其身而加罰其廟也孔子曰蓋以文武故也若殃其身則文武之嗣無乃殄乎故當殃其廟以彰其過俄頃左右報曰所灾者釐王廟也景公驚起再拜曰善哉聖人之智過人遠矣見六本是年弟子公西赤生

公西赤魯人字子華少孔子三十二歲束帶立於朝開賓主之儀見弟一作四十二歲誤○齊莊而能肅志通而好禮價相兩君之事篤雅有節是公西赤之行也子曰禮經三百可勉能也威儀三千則難也公西赤問曰何謂也子曰貌以儼禮禮以儼辭是謂難焉衆人聞之以爲成也孔子語人曰當賓客之事則達矣謂門人曰二三子之欲學賓客之禮者其於赤也見弟孟武伯問曰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不知其仁也○子華使於齊冉子爲其母請粟子曰與之釜請益曰與之庾冉子與之粟五秉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之也君子周急不繼富○公西華曰由也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赤也惑敢問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公西華侍坐子曰赤爾何如對曰非曰能之願學焉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爲小相焉以上見論語公西赤問於孔

子曰大夫以罪免卒其葬也如之何孔子曰大天廢其事終身不仕死則葬之以士禮老而致仕者死則從其列見曲禮公西赤問周敬王二年魯昭公二十四年癸未三十四歲子適周訪樂於襄引引語劉文公曰吾觀仲尼有聖人之表河目而龍頰黃帝之形貌也修肱而龜背長九尺六寸成湯之容體也言稱先王躬履謙讓洽聞強記博物無窮抑亦聖人之興者乎文公曰方今周室衰微諸侯力爭孔子布衣聖將安施至聖編年世紀

弘曰堯舜文武之道或弛而墮禮樂崩喪亦正其統紀而已矣旣而孔子聞之曰吾豈敢哉亦好禮樂者也見淮南子周本國名在禹貢雍州境內岐山之陽今鳳翔府岐山縣是也后稷十三世孫古公亶父始居其地後文王徙豐在今京兆府鄠縣終南山北及武王伐商遷鎬在豐東二十五里仍號曰周此所謂周則東遷以後之周也在東都洛邑弘周大夫

賓牟賈侍坐於孔子孔子與之言及樂曰夫武之備戒之已久何也對曰病不得其衆也咏歎之淫液之何也對曰恐不逮事也發揚蹈厲之已蚤何也對曰及時事也武坐致右憲左何也對曰非武坐也聲淫及商何也對曰非武音也子曰若非武音則何音也對曰有司失其傳也若非有司失其傳則武王之志荒矣子曰唯丘之聞諸蓺弘亦若吾子之言是也

見樂記

註武王伐紂憂病不得衆士之心故先鳴鼓以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四

三

戒衆久乃出戰今舞象此坐跪也問舞武樂之人忽有時而跪以右足至地而左足仰何也賈言非武人坐舞法無坐也至謂武王有心於取商豈精明神武應天順人之志哉

孔子觀乎明堂觀四門墉有堯舜之容桀紂之象而各有善惡之狀興廢之誠焉又有周公相成王抱之負斧扆南面以朝諸侯之圖焉孔子徘徊而望之謂從者曰此周之所以盛也夫明鏡所以察形往古所以知今人主不務襲迹於其所以安存

而忽怠其所以危亡是猶未有以異於却走而欲求及前人也豈不惑哉

見觀周

禮記明堂位云明堂王者之堂所以明諸侯之尊卑也周公朝諸侯於明堂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三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之位阼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之國西階之西東面北上諸子之國門東北面東上諸男之國門西北面東上九夷之國東門之外西面北上八蠻之國南門之外北面東上六戎之國西門之外東面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四

三

南上五狄之國北門之外南面東上九采之國應門之外北面東上四塞世告至此周公明堂之位也朱子曰論明堂之制者非一竊意當有九室如井田之制按月令春三月天子青衣蒼玉居東三室夏朱衣赤玉居南三室秋白衣白玉居西三室東黑衣玄玉居北三室凡四中之室稱廟東曰青陽太廟南曰明堂大廟西曰總章大廟北曰玄堂大廟四仲居之凡四隅之室稱个東左曰青陽左个右曰青陽右个南西北

倣此各隨中室之名而稱个每一室當兩室如青陽之左个卽玄堂之右个青陽之右个卽明堂之左个是也四左四孟居之四右四季居之各隨其時之方位開門中央一室稱太廟太室月令則於未月火金之間稱中央土天子黃衣黃玉居之朱子則謂每季十八日居之古人制事多用井田遺意如此凡五嶽天子巡方皆有明堂以朝羣后此則東都中嶽之堂詩所謂瞻彼洛矣維水泱泱者卽今河南府是也平王遷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四

三

此周室雖卑明堂猶在展屏也狀如屏風以絳爲質高八尺東西當戶牖之間畫斧文以示威天子南面立負之以見諸侯也

孔子觀周遂入太祖后稷之廟堂右階之前有金人焉三緘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無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多事多患安樂必戒無所行悔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勿謂不聞神將伺人焔焔不滅炎炎若何涓涓不壅終爲江河綿綿不絕或成網羅毫末不札將

尋斧柯誠能慎之福之根也口是何傷禍之門也強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盜憎主人民怨其上君子知天下之不可上也故下之知衆人之不可先也故後之溫恭慎德使人慕之執雌持下人莫踰之人皆趨彼我獨守此人皆或之我獨不從內藏我智不示人技我雖尊高人弗我害誰能於此江海雖左長於百川以其卑也天道無親而能下人戒之哉孔子既讀斯文也顧謂弟子曰小子識之此言實而中情而信詩云戰戰兢兢如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四

三

臨深淵如履薄冰行身如此豈以口過患哉見觀周伯常騫問於孔子曰騫固周國之賤吏也不自以不肖將北面以事君子敢問正道宜行不容於世隱道宜行然亦不忍今欲身亦不窮道亦不隱爲之有道乎孔子曰善哉子之問也自丘之聞未有若吾子之問辨且說也丘嘗聞君子之言道矣聽者無察則道不入奇偉不稽則道不信又嘗聞君子之言事矣制無度量則事不成其政曉察則民不保又嘗聞君子之言志矣剛折者不終徑易者

則數傷浩倨者則不親就利者則無不弊又嘗聞
養世之君子矣從輕勿爲先從重勿爲後見像而
勿強陳道而勿拂此四者丘之所聞也見三恕

辨且說辨當理得其說矣聽者不明察道則不
能入也稽考也聽道者不能校奇偉則道不
見信剛折言負性過烈則不能保其終也徑直
以行視事太易則多有損浩倨簡畧不恭因利
就便後必生弊輕勞讓人重苦自任像法也拂
逆也勿強之行勿逆其心也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四

書

於是溯乎伊洛憑弔許由巢父已事

見楊方
晁年譜

伊水出洛陽西南盧氏縣洛水出洛陽城南大
禹治水神龜負書出此許由字武仲堯召爲九
州長不欲聞洗耳於潁水之濱巢父牽犢欲飲
問其故曰汚吾牛口牽飲上流○按歷聘紀年
載是年適周問禮於老聃訪樂萇弘反魯考闕
里志年譜是年訪樂萇弘周使伯常騫問道觀
乎明堂入后稷廟有金人三緘其目問禮在次
年當以年譜爲是

至聖編年世紀卷之四終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四

書

至聖編年世紀第三冊目錄

卷之五

三十五歲 適周 十四則

三十六歲 在齊 五則 弟子言偃生

三十七歲 歸魯 四則 弟子有若原憲生

三十八歲 在魯 四則

卷之六

三十九歲 在魯 三則 弟子顏回生

四十歲 在齊 五則 弟子梁鯨生

至聖編年世紀 第三冊目錄

四十一歲 在齊 四則 弟子陳亢高柴生

四十二歲 在齊 六則

四十三歲 在魯 七則

四十四歲 在魯 四則

四十五歲 在魯 四則 弟子卜商生

四十六歲 在魯 三則

至聖編年世紀卷之五

婁東嘉定李 灼松亭 全輯

新安古歙黃 晟曉峰

男李 肯堂德紹

思堡守臣全校

男黃爲萱介堂

周敬王三年 魯昭公二十五年 甲申三十五歲

子與南宮敬叔適周往見老聃而問禮 見闕里志

子謂南宮敬叔曰吾聞老聃博古知今通禮樂之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五

原明道德之歸則吾師也今將往矣對曰謹受命

遂言於魯君曰臣受先臣之命曰孔子聖人之後

也少而好禮其將在矣屬臣汝必師之今孔子將

適周觀先王之遺制考禮樂之所極斯大業也君

盍以乘資之臣請與往公曰諾與孔子車一乘馬

二匹豎子侍御敬叔與俱至周問禮於老聃歷郊

社之所考明堂之則察廟朝之度於是喟然曰吾

乃今知周公之聖與周之所以王也孔子見老聃

而問焉曰甚矣道之於今難行也吾比執道而今

委質以求當世之君而弗受也道於今難行也老子曰夫說者流於辯聽者亂於辭知此二者則道不可以忘也見觀孔子西藏書于周室子路謀曰由聞周之徵藏史有老聃者免而居夫子欲藏書則試往因焉孔子曰善往見老聃而老聃不許于是繙十二經以說老聃中其說曰太漫願聞其要孔子曰要在仁義老聃曰請問仁義人之性耶孔子曰然君子不仁則不成不義則不生仁義真人之性也又將奚爲矣老聃曰請問何謂仁義孔子曰中心物愷兼愛無私此仁義之情也老聃曰意幾乎後言夫兼愛不亦汚乎無私焉乃私也夫子若欲天下無失其牧乎則天地固有常矣日月固有明矣星辰固有列矣禽獸固有羣矣樹木固有立矣夫子亦放德而行循道而趨已至矣又何偈偈乎揭仁義若擊鼓而求亡子焉意夫子亂人之性也見莊子天道孔子見老聃而語仁義老聃曰夫播糠眯目則天地四方易位矣蚊虻嚙膚則通昔不寐矣夫仁義憊然乃憤吾心亂莫大焉吾子使天

下無失其樸吾子亦放風而動撓德而立矣又奚傑然若負建鼓而求亡子者耶夫鵠不日浴而白鳥不日黔而黑黑白之樸不足以爲辨名譽之觀不足以爲廣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吻以濕相濡以沫不若相忘於江湖孔子見老聃歸三日不談弟子問曰夫子見老聃亦將何規哉孔子曰吾乃今於是乎見龍龍合而成體散而成章乘乎雲氣而養乎陰陽予口張而不能嚼予又何規老聃哉孔子謂老聃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自以爲久孰知其故矣以奸音干七十二君論先王之道而明周召之迹一君無所鈎用甚矣夫人之難說也道之難明耶老子曰幸矣子之不遇治世之君也夫六經先王之陳迹也豈其所以迹哉今子所言猶迹也夫迹履之所出而迹豈履哉夫白鵠之相視眸子不運而風化蟲雄鳴於上風雌應於下風而風化類自爲雌雄故風化性不可易命不可變時不可止道不可壅苟得於道無自而不可失焉者無自而可孔子不出三月復見曰丘得之矣

鳥鵲孺魚傳沫細鬻者化有弟而兄啼久矣夫丘不與化爲人不與化爲人安能化人老子曰可立得之矣

註云風化言白鵲虫鳴鳴各以雌雄爲類而化生耳類物名出山海經有師類有奇類鳥獸名也有弟而兄啼母孕弟而兄病其無乳也

孔子南之沛見老聃老聃曰子來乎吾聞子北方之賢者也子亦得道乎孔子曰未得也老子曰子惡乎求之哉曰吾求之於度數五年而未得老子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五

四

曰子又惡乎求之哉曰吾求之於陰陽十有二年而未得老子曰然使道而可獻則人莫不獻之於其君使道而可進則人莫不進之於其親使道而可以告人則人莫不告其兄弟使道而可以與人則人莫不與其子孫然而不可者無他也中無主而不止外無正而不行由中出者不受於外聖人不出由外入者無主於中聖人不隱以上見莊子天運孔子問於老聃曰今有晏間敢問至道老子曰汝齋戒疏淪而心澡雪而精神培擊而知夫道宵然

難言哉將爲汝言其崖畧夫昭昭生於冥冥有倫

生於無形精神生於道形本生於精而萬物以形

相生故九竅者胎生八竅者卵生其來無迹其往

無崖無門無房四達之皇皇也邀於此者四肢強

思慮恂達耳目聰明其用心不勞其應物無方天

不得不高地不得不厚日月不得不行萬物不得

不昌此其道與見莊子知北遊夫子問於老聃曰有人治

道若相放可不可然不然辯者有言曰離堅白若

縣寓若是則可謂聖人乎老聃曰是胥易技係勞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五

五

形怵心者也執狸之狗成思猿狙之便自山林來邱子告若而所不能聞與而所不能言凡有首有趾無心無耳者衆有形者與無形無狀而皆存者盡無其動止也其死生也其廢起也此又非其所以也有治在人忘乎物忘乎天其名爲忘已忘已之人是之謂入於天見莊子天地孔子至周見老聃而問禮焉老聃曰子所言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且君子得時則駕不得時則蓬累而行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

驕氣與多欲態色淫志皆無益於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者若是而已既辭去老子送之曰吾聞富貴者送人以財仁者送人以言吾不能富貴竊仁人之號送子以言可乎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議人者也博辯廣大而危其身者好發人之惡者也爲人子者毋以有己爲人臣者毋以私己孔子退謂其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爲罔同游者可以爲綸飛者可以爲矰至于龍吾不知其乘風雲而上天今見

老子其猶龍乎既而反魯弟子稍益進

見史記老子傳

孔子見老聃老聃新沐方將被髮而乾

音然似

非人孔子便而待之少焉見曰某也眩與其信然

歟向者先生形體掘若槁木似遺物離人而立於

獨也老子曰吾遊心於物之初孔子曰何謂耶曰

心困焉而不能知口辟焉而不能言嘗謂汝議乎

其將至陰肅肅至陽赫赫肅肅出乎天赫赫發乎

地兩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或爲之紀而莫見其

形消息滿虛一晦一明日改月化日有所爲而莫

見其功生有所乎萌死有所乎歸始終相反乎無端而莫知乎其無窮非是也且孰爲之宗孔子曰請問游是老聃曰夫得是至美至樂也得至美而游乎至樂謂之至人孔子曰願聞其方草食之獸不疾易斂水生之蟲不疾易水行少變而不失其大常也喜怒哀樂不入于胸次夫天下也者萬物之所一也得其所一而同焉則四肢百體將爲塵垢而死生終始將爲晝夜而莫之能滑而况得喪禍福之所介乎棄隸者若棄泥塗知身貴于隸也

貴在於我而不失於變且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夫孰足以患心已爲道者解乎此孔子曰夫子德配

天地而猶假至言以修心古之君子孰能說焉老

聃曰不然夫水之於約也無爲而才自然矣至人

之於德也不修而物不能離焉若天之自高地之

自厚日月之自明夫何修焉孔子出以告顏回曰

丘之於道也其猶醯雞與微夫子之發吾覆也吾

不知天地之大全也

見莊子田方子

註云隸謂天下之以勢分相屬者蓋常在我不

常在隸

羅璧孔子師老聃辯云孔子師老聃之說肇於莊子莊子師老子故其著書譏侮古今聖賢獨推老子甚至假說孔子言語譽之後來漢儒輯禮記承其言曰聞諸老聃司馬遷史記老子傳復增許多老子訓誨孔子言語孔鮒作家語著孔子事實因據以爲証繇是堅後學之信不知莊子一書多駕空寓言時去孔子未遠知天下不崇信其學故託時所最重者尊其師庶幾聃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五

八

之道益隆此莊子抑孔子尊老子之迹也後儒不察禮記家語史記出莊子後見孔子萬世師表不應禮樂無所自乘而問禮老子一語又備見諸書莫詳始自莊子不知老子之教主于清淨無爲其著書厭薄禮樂曰禮者忠信之薄亂之首也莊子傳其後從而而剖斗折衡推提仁義焚符破璽絕聖棄知等論則聃又何禮之可問耶太史公謂道家以虛無爲本因循爲用有法無法有度無度故後之尊老莊者蕩棄禮法

蓬首垢面喪酒弔肉晉人可證也豈有以禮訓

孔子而勗其徒容異是耶孔子於人之一善若管仲之仁子產之惠皆亟稱不暇豈有聃其師而故沒之耶此爲莊子寓言無疑余嘗爲孔子師表盡推夫周公彼其夢想猶冀見之孟子去孔子甚近且曾思之傳最的誦孔子派接不過文武周公使孔子果師聃曾思言之老子之道莊子述而傳之足矣何必假孔子之言明之此其借孔子之師可見也後之衛道者多爲孔子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五

九

分說未以寓言及尊師之意照破莊子之妄耳若孔子師聃之事莊子外篇著聃爲周藏史藏皮書所或者聃所職多書孔子因問聃焉容或有此理不然魯論何無一語及聃而聃之理何不盡傳其徒而甘爲棄名檢蕩禮教之罪人耶東坡嘗謂莊子譏孔子實尊孔子書末叙百家之學與曰譬如耳目口鼻各有明而不能相通故墨翟朱鉏禽滑釐尹文彭蒙田駢慎到闕尹老聃以至周莊皆列叙名之至鄒魯之士縉紳

先生其在詩書禮樂多能明之則推而不敢斥此又可見莊子前之推老聃者借孔子也○胡致堂曰仲尼焉不學而亦無常師其問禮于老聃者或以證舊聞或以析疑似或以老子絕滅禮樂之故振作之使於問答之際有啟發焉非以爲師也○按孔子焉不學其問禮有無記載互異不足深辨羅璧溪辨其誣以爲其說肇自莊子莊子嘗爲蒙漆園吏與孟子同時著南華經作漁父盜跖篋諸說以詆訛孔子之徒莊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五

十

師老子欲尊其師故作此說以崇之且謂孔子有老子吾師之說史遷不察而孔鮒家語亦遂以爲實秦焚書時其家語藏諸祖壁遂至浮沉今所見家語乃王肅作於黃初間者序稱家語皆當時公卿大夫及諸弟子咨訪問答之語漢初散在人間好事者或各以意增損故使事同而辭異附會尤多袁宏後漢書孔融答李膺曰先君孔子與子先人同德比義而相師友故人稱爲孔李通家唐李商隱謂儒者師仲尼仲尼

師老聃老聃師竺乾大抵史記家語莊子誤之也又史記老子傳及歷聘紀年俱以此爲昭公二十四年事不知二十四年二月僖子病且死敬叔安得與俱適周又莊子天運篇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聞道乃南之沛見老聃索隱曰系家多依此爲說而不究其旨故俱誤也孔子五十而知天命豈道更有出於天命之外者耶其不足信明矣然其說雖不可盡信而傳流已久不可泯滅所謂信以傳信疑以傳疑姑附其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五

十一

說以資觀覽非以此爲可據也○按南容說仲孫何忌旣除喪而昭公在外未之命也定公卽位乃命之辭曰先臣有遺命焉曰夫禮人之幹也非禮則無以立囑家老使命二子必事孔子而學禮以定其位公許之二子學於孔子據家語正論則南宮敬叔之師事孔子在定公初年而觀周篇又云與俱適周則昭公二十五年卽從孔子至周矣何至七年之後始學於孔子其說不特與史記年譜不符卽家語一書而自相

矛盾其爲當時集記而後人以意增損也無疑矣

九月戊戌伐季氏殺公之於門遂入之平子登臺而請曰君不察臣之罪使有司討臣以干戈臣請待於沂上以察罪弗許請囚於費弗許請以五乘亡弗許子家子曰君其許之政自之出久矣隱民多取食焉爲之徒者衆矣日入慙作弗可知也衆怒不可蓄也蓄而弗治將蒞蒞蓄民將生心生心同求將合君必悔之弗聽郈孫曰必殺之公使郈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五

七

孫逆孟懿子叔孫氏之司馬驪戾言於衆曰若之何莫對又曰我家臣也不敢知國凡有季氏與無於我孰利皆曰無季氏是無叔孫氏也驪戾曰然則救諸帥徒以往陷西北隅以入公徒釋甲執冰而踞遂逐之孟氏使登西北隅以望季氏見叔孫氏之旌以告孟氏執郈昭伯殺之於南門之西遂伐公徒子家子曰諸臣僞却君者而負罪以出君止意如之事君也不敢不改公曰余不忍也與臧孫如墓謀遂行己亥公孫於齊次於陽州齊侯將

唁公於平陰公先至於野井見左傳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見論語

杜註魯城南有沂水平子欲出城待罪也隱民隱約窮困之民慝奸惡也日冥姦人將起叛君蒞積也積其所聚之怒則民將生異心釋甲言無戰心也冰積九蓋或云積九是箭筈其蓋可以取飲意如季平子名弔失國曰唁平隱齊地濟南祝阿縣東有野井亭齊侯來唁公公不敢遠勞故逆之往至野井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五

七

昭公二十五年甲申孔子年三十五而昭公奔齊魯亂於是適齊見史記孔子世家孔子至齊郭門外遇一嬰兒挈一壺相與俱行其視精其心正其行端孔子謂御者曰趨驅之趨驅之韶樂將作孔子至彼聞韶三月不知肉味見說苑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見論語

史記謂與齊太師語樂聞之又三月上有學之二字孔子三至齊此爲再至○歷聘紀年載是年適齊畱二年又去適周畱齊共七年考闕里

志年譜是年適周訪聘反魯數月適齊畱二年
半反魯二年又適齊畱三年

周敬王四年

魯昭公二十六年

乙酉三十六歲

子在齊爲高昭子家臣欲以通乎景公

見史記孔子世家

齊大旱春饑景公問於孔子曰如之何孔子曰

年則乘駑馬力役不興馳道不修所以幣玉祭祀

不懸祀以下牲此賢君自貶以救民之禮也

見曲禮子

貢齊侯與晏子坐於路寢公嘆曰美哉室其誰有

此乎晏子曰敢問何謂也公曰吾以爲在德對曰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五

函

如君之言其陳氏乎陳氏雖無大德而有施於民

豆區釜鍾之數其取之公也薄其施之民也厚公

厚歛焉陳氏厚施焉民歸之矣詩曰雖無德與汝

式歌且舞陳氏之施民歌舞之矣後世若少惰陳

氏而不亡則國其國也已公曰善哉是可若何對

曰唯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民不遷農不

移工賈不變士不濫官不滔大夫不收公利公曰

善哉我不能矣吾今而後知禮之可以爲國也對

曰禮之可以爲國也久矣與天地並君令臣共父

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也君令

而不違臣共而不貳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愛而

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婦聽

而婉禮之善物也公曰善哉寡人今而後聞此禮

之上也對曰先王所稟於天地以爲其民也是以

先王上之

見左傳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

君臣臣父父子子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

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

見論語朱子註史記孔子世家繫此

年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五

五

是年弟子言偃生

言偃吳人字子游少孔子三十五歲時習於禮

以文學著名仕爲武城宰嘗從孔子適衛與將

軍之子蘭相善使之受學於夫子

見弟子解

先成其

慮及事而用之故動則不妄是言偃之行也孔

子曰欲能則學欲知則問欲善則詳欲給則豫

當是而行偃也得之矣

見弟子行

子游問孝子曰今

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

以別乎○子游曰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

矣○子游爲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焉爾乎曰有
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
室也○文學子游○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夫
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子游對曰昔者
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
則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
耳○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當灑掃應對進
退則可矣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子夏聞之
曰噫言游過矣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
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君子之道焉可誣也有始
有卒者其惟聖人乎○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
○子游曰吾友張也爲難能也然而未仁以上見論語
子游有聖人之一體見孟子孔子問居言游侍
論及於禮孔子曰居吾語汝以禮周流無不遍
也言游進曰敢問禮也領惡而全好者與子曰
然言游退見論語子游問於孔子曰夫子之極言
子產之惠也可得聞乎孔子曰惠在愛民而已
子游曰愛民謂之德教何翅施惠哉孔子曰夫

子產者猶衆人之母也能食之而不能教也子
游曰其事可言乎孔子曰子產以所乘之車濟
冬涉是愛而無教也見正義季桓子喪康子練而
無衰子游問於孔子曰旣服練服可以除衰乎
孔子曰無衰衣者不以見賓何以除焉○魯昭
公夫人吳孟子卒不赴於諸侯孔子旣致仕而
往弔焉適於季氏季氏不經孔子投經而不拜
子游問曰禮與孔子曰主人未成服則弔者不
經焉禮也○子游問喪之具於孔子孔子對曰
稱家之有無焉子游曰有亡惡乎齊見曲禮子貢問
游問曰諸侯之世子喪慈母如母禮與孔子曰
非禮也古者男子外有傳父內有慈母君命所
使教子者也何服之有昔魯孝公少喪母其慈
母良及其死也公弗忍欲喪之有司曰禮國君
慈母無服今也君爲之服是逆古之禮而亂國
法也若終行之則有司將書之以示後世無乃
不可乎公曰古者天子喪慈母練冠以燕居遂
練以喪慈母喪慈母如母始則魯孝公之爲也

見曲禮公儀仲子嫡子死而立其弟檀弓問子
服伯子曰何居我未之前聞也子服伯子曰仲
子亦猶行古人之道昔者文王捨伯邑考而立
武王微子捨其孫腓立其弟衍子游以聞諸孔
子子曰否周制立孫○子游問於孔子子曰之
死而致死乎不仁不可爲也之死而致生乎不
智不可爲也凡爲明器者知喪道矣備物而不
可用也是故竹不成用而瓦不成器琴瑟張而
不平笙竽備而不和有鍾磬而無簠簋其曰明
器神明之也哀哉死者而用生者之器不殆於
用殉也○子游問於孔子曰塋者塗車芻靈自
古有之然今人或有偶是無益於喪孔子曰爲
芻靈者善矣爲偶者不仁不殆於用人乎以上見曲禮公西赤問從者又問諸子游曰禮與子游曰飯於
牖下小歛於戶內大歛於阼殯於客位祖於庭
塋於墓所以卽遠也故喪事有進而無退○司
冠惠子之喪子游爲之麻衰牡麻經文子辭曰
子辱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爲之服敢辭子游曰

禮也文子退反哭子游趨而就諸臣之位文子
又辭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爲之服又辱
臨其喪敢辭子游曰固以請文子退扶適子南
面而立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爲之服又
辱臨其喪虎也敢不復位子游趨而就客位○
將軍文子之喪旣除喪而后越人來弔主人深
衣練冠待於廟垂涕洟子游觀之曰將軍文氏
之子其庶幾乎亡於禮者之禮也其動也中○
叔孫武叔之母死旣小練舉者出戶出戶而祖
且投其冠括髮子游曰知禮○公叔木有同母
異父之昆弟死問於子游子游曰其大功乎○
小歛之奠子游曰於東方○司士賁告於子游
曰請襲於牀子游曰諾縣子聞之曰汰哉叔氏
專以禮許人○有若之喪悼公弔焉子游擯由
左○衛司徒敬子死子游弔焉主人旣小歛子
游出經反哭子夏曰聞之也與曰聞之夫子主
人未改服則不經○有子與子游立見孺子墓
者有子謂子游曰予壹不知夫喪之踊也予欲

去之久矣情在於斯其是也夫○子游曰禮有微情者有以故與物者有直情而徑行者戎狄之道也禮道則不然人喜則斯陶陶斯咏咏斯猶猶斯舞舞斯愔愔斯戚戚斯歎歎斯辟辟斯踊矣品節斯斯之謂禮以上見檀弓季康子謂子游曰仁者愛人乎子游曰然人亦愛之乎子游曰然康子曰鄭子產死鄭之人丈夫捨袂珮婦人捨珠珥巷哭三月不聞竿瑟之聲仲尼之死吾不聞魯國之愛之若是何也子游曰譬子產之於夫子其猶浸水之與天雨乎浸水所及人得而知之也天雨所及人不得而知之也見說苑郭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噓嗒焉似喪其耦顏成子游立侍乎前曰何居乎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今之隱几者非昔之隱几者也子綦曰偃不亦善乎而問之也今者吾喪我女知之乎女聞人籟而未聞地籟女聞地籟而未聞天籟夫子游曰敢問其方子綦曰夫大塊噫氣其名爲風是惟無作作則萬竅怒呿

而獨不聞之寥寥音流乎山林之畏佳大木百圍之竅穴似鼻似口似耳似枅音堅似圈似臼似注者似污者激者謫者叱者吸者呌者譟者突音沓者咬者前者唱于而隨唱喁冷風則小和飄風則大和厲風濟則衆竅爲虛而獨不見之調調之刁刁乎子游曰地籟則衆竅是已人籟則比竹是已敢問天籟子綦曰夫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已也咸其自取怒者其誰耶見莊子齊物論註云畏佳林木搖動之貌于輕唱也喁重和也調調刁刁皆衆木搖動之貌○顏成子游謂東郭子綦曰自吾聞子之言一年而野二年而從三年而通四年而物五年而來六年而鬼入七年而天成八年而不知死不知生九年而大妙見莊子寓言註云顏成子游一也而東郭子綦又曰南郭子綦又曰南伯子綦可見其寓言無定也○闕里志年譜載是年在齊聞韶反乎魯考聞韶在三十五歲反魯在三十七歲載是年弟子樊須生考家語弟子解須少孔子四十六歲當在四十

七歲生又載四十五歲言偃生考家語弟子解

子游少孔子三十五歲是應在三十六歲生

周敬王五年

魯昭公二十七年

丙戌三十七歲

子自齊歸魯吳季札子死往觀其葬

見闕里志年譜

延陵

季子適齊於其反也其長子死葬於麻博之間孔

子曰延陵季子吳之習於禮者也往而觀其葬焉

其坎深不至於泉其歛以時服既葬而封廣輪掄

坎其高可隱也既封左袒右還其封宜號者三曰

骨肉復歸於土命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無不之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五

三

也而遂行孔子曰延陵季子之於禮也其合矣乎

見檀弓

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

曰是知其不可而爲之者與

見論語

按春秋隱公三年冬齊侯鄭伯盟於石門註地

屬齊濟北盧縣故城西南濟水之門也今山東

東平州平陰縣西二十五里山上有石門東西

相向可通行人相傳爲子路宿處皇甫謐高士

傳云石門守者魯人也亦遁世不仕自隱姓名

守石門主晨夜開閉門者闔闢是戶仲路宵投

乃詢其師仲尼人耳強仕致譏闕光韜采百世

所希又按魯國圖石門在魯東北響河出焉西

南合於泗水石門北爲徂徠東北爲龜蒙皆魯

境內據魯頌僖公時石門已非齊有爾時昭公

在齊自絕於魯不能見重於齊晉列國之卿咸

與季氏聲氣相通雖天子不能過而問之死不

容其歸兆生豈容其返國故曰是知其不可而

爲之者也乾侯之薨晨門殆早有以覘之耳

是年弟子有若原憲生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五

三

有若魯人字子有少孔子三十六歲爲人強識

好古道

見弟子解

有子曰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

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

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

有子曰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斯爲美小大

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

行也○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

遠耻辱也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哀公問於

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

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微也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

以上見論語

有若智

足以知聖人汙不至阿其所好有若曰豈惟民哉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泰山之於丘

垤河海之於行潦類也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出

於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

也

見孟

子問於曾子曰問喪於夫子乎曰聞

之矣喪欲速貧死欲速朽有子曰是非君子之

言也會子曰參也聞諸夫子也有子又曰是非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五

論

君子之言也會子曰參也與子游聞之有子曰

然然則夫子有爲言之也會子以斯言告於子

游子游曰甚哉有子之言似夫子也昔者夫子

居於宋見桓司馬自爲石椁三年而不成夫子

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死之欲速

朽爲桓司馬言之也南宮敬叔反必載寶而朝

夫子曰若是其貨也喪不如速貧之愈也喪之

欲速貧爲敬叔言之也會子以子游之言告於

有子有子曰然吾固曰非夫子之言也會子曰

子何以知之有子曰夫子制於中都四寸之棺

五寸之槨以斯知不欲速朽也昔者夫子失魯

司寇將之荆蒞先之以子夏又申之以冉有以

斯知不欲速貧也○孺子殯之喪哀公欲設撥

問於有若曰其可也君之三臣猶設之○

悼公之母死哀公爲之齊衰有若曰爲妾齊衰

禮與公曰吾得已乎哉魯人以妻我○有子蓋

旣祥而絲屨組纓有若之喪悼公弔焉子游擯

出左

以見檀弓

有若問於孔子曰國君之同姓如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五

論

之何孔子曰皆有宗道焉故雖國君之尊猶百

世不廢其親所以崇愛也雖於族人之親而不

敢戚君所以謙也

見曲禮子貢問

○孔子旣沒弟子思

慕之以有若狀似孔子相與共立爲師以師之

如孔子時也他日弟子進問曰昔夫子當行使

弟子持雨具已而果雨弟子問曰夫子何以知

之夫子曰詩不云乎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昨暮

月不宿畢乎他日月宿畢竟不雨商瞿年長無

子其母爲取室孔子使之齊瞿母請之孔子曰

無憂瞿年四十後當有五丈夫子已而果然敢問夫子何以知此有若默然無以應遂遊師席見史記吳伐我子洩率故道險從武城及吳師至以伐武城克之吳師克東陽而進舍於五梧明日舍於庚宗遂次於泗上微虎欲宵攻王舍私屬徒七百人三踊於幕應卒三百人有若與焉見左傳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五

美

原憲宋人字子思少孔子三十六歲清淨守節貧而樂道孔子爲魯司寇原憲嘗爲孔子宰孔子卒後原憲退隱居於衛子貢常結駟連騎以造原憲憲居蒿廬蓬戶之中與之言先王之義原憲衣弊衣冠并蔬食衍然有自得之志子貢曰甚矣子如何之病也原憲曰吾聞無財者謂之貧學道不能行者謂之病吾貧也非病也子貢慚終身恥其言之過見弟解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蒿蓬戶甕牖桷桑而無樞上漏下濕匡坐而弦歌子貢乘肥馬衣輕裘中紺而表素軒不容巷而往見之原憲楮冠黎杖而應門正

冠則纓絕振襟則肘見納履則踵決子貢曰嘻

先生何病也原憲曰憲聞之無財之謂貧學而

不能行謂之病憲貧也非病也若夫希世而行

此周而友學以爲人教以爲己仁義之愚車馬

之飾衣裘之麗憲不忍爲之也見備考憲問恥子

曰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克伐怨欲不行焉

可以爲仁矣子曰可以爲難矣仁則吾不知也

見論語仲憲言於曾子曰夏后氏用明器示民無

知也殷人用祭器示民有知也周人兼用之示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五

美

民疑也曾子曰其不然乎其不然乎夫明器鬼器也祭器人器也夫古之人胡爲而死其親乎見檀弓註云仲憲原憲也

周敬王六年魯昭公二十八年丁亥三十八歲

子在魯見楊方見年譜秋晉韓宣子卒魏獻子爲政分祁

氏之田以爲七縣分羊舌氏之田以爲三縣司馬

彌牟爲鄆大夫賈辛爲祁大夫司馬烏爲平陵大

夫魏戊爲梗陽大夫知徐吾爲塗水大夫韓固爲

馬首大夫孟丙爲孟大夫樂霄爲銅鞮大夫趙朝

爲平陽大夫僚安爲楊氏大夫謂賈辛司馬烏爲有力於王室故舉之謂知徐吾趙朝韓固魏戊餘子之不失職能守業者也其四人者皆受縣而後見於魏子以賢舉也魏子謂成鱗吾與戊也縣人其以我爲党乎對曰何也戊之爲人也遠不忘君近不偏同居利思義在約思純有守心而無淫行雖與之縣不亦可乎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皆舉親也夫舉無他唯善所在親疏一也詩曰唯此文王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五

五

帝度其心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國克順克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旣受帝祉施于孫子心能制義曰度德正應和曰莫照臨四方曰明勤施無私曰類教誨不倦曰長賞慶刑威曰君慈和徧服曰順擇善而從之曰比經緯天地曰文九德不愆作事無悔故龔天祿子孫賴之主之舉也近文德矣所及其遠哉賈辛將適其縣見於魏子魏子曰辛來昔叔向適鄭饜箴惡欲觀叔向從使之收器者而往立於堂下一言而善

叔向將飲酒聞之曰必饜明也下執其手以上曰昔賈大夫惡娶妻而美三年不言不笑御以如臯射雉獲之其妻始笑而言賈大大曰才之不可以已我不能射女遂不言不笑夫今子少不颺子若無言吾幾失子矣言之不可以已也如是遂如故知今女有力於王室吾是以舉女行乎敬之哉母墮乃力仲尼聞魏子之舉也以爲義曰近不失親遠不失舉可謂義矣又聞其命賈辛也以爲忠詩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忠也魏子之舉也義其命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五

五

也忠其長有後於晉國乎見左傳孔子遊於泰山見榮聲一作啟期行乎廊之野鹿裘帶索鼓琴而歌孔子問曰先生所以爲樂者何也期對曰吾樂甚多而至者三天生萬物唯人爲貴吾旣得爲人一樂也男女之別男尊女卑故人以男爲貴吾旣得爲男二樂也人生有不見日月不免襁褓者吾旣已行年九十五矣是三樂也貧者士之常死者人之終處常得終當何憂哉孔子曰善哉能自寬者也見六本孔子過泰山側有婦人哭於墓者而哀孔

子式而聽之使子路問之

家語作子貢

曰子之哭也一

似重有憂者曰然昔者吾舅死於虎吾夫又死焉

今吾子又死焉夫子曰何不去也曰無苛政夫子

曰小子識之苛政猛於虎也

見檀弓

廣輿記云泰山即東岳一曰天孫一曰岱宗高

四十餘里凡十八盤由南天門歷東西二天門

至絕頂上有石表云秦時無字碑其祠曰青帝

曰碧霞其峯曰日觀雞鳴可見日日泰觀可望

長安曰越觀可望會稽曰丈人曰蓮花曰明月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五

三

其峪曰石經曰桃花其嶺曰黃峴曰鴈飛其洞

曰白雲曰水簾曰黃花其池曰玉女曰白龍其

古蹟曰封禪臺曰五大夫松秦李斯篆唐磨崖

碑宋真宗御幃其石亭曰高山流水亭之傍曰

曝經處又張樸圍海岱日記云去斗姥閣數里

爲水簾洞度迴馬領山益峻再上爲快活三平

疇三里登者快之再上有細泉出崖隙踰崖即

五大夫松故地僅一小松非秦物矣又上爲半

山亭以山麓至嶺得其半也又上爲對松山東

西兩峯爭奇對峙垂蔭數里歷大龍峪小龍峪

而上爲十八盤旁懸鐵絙壁立千仞盤盡即南

天門向所仰視諸峯羅列如兒孫焉抵碧霞祠

至絕頂升日觀可候日出迤東有乾坤亭丈人

峯峙西北石不甚高而名特著東下入孔子廟

設石象五

至聖編年世紀卷之五終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五

三

至聖編年世紀卷之六

婁東嘉定李 灼松亭

新安古歙黃 晟曉峰 全輯

男李 肯堂德紹

思堡守臣全校

男黃為萱介堂

周敬王七年魯昭公二十九年 戊子三十九歲

子在魯見闕里志年譜 冬晉趙鞅荀寅帥師城汝濱遂賦

晉國一鼓鐵以鑄刑鼎著范宣子所為刑書焉仲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六

一

尼曰晉其亡乎失其度矣夫晉國將守唐叔之所受法度以經緯其民卿大夫以序守之民是以能尊其貴貴是以能守其業貴賤不愆所謂度也文公是以作執秩之官為被廬之法以為盟主今棄是度也而為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貴貴何業之守貴賤無序何以為國且夫宣子之刑夷之蒐也晉國之亂制也若之何以為法蔡史墨曰范氏中行氏其亡乎中行寅為下卿而干上令擅作刑器以為國法是法姦也又加范氏焉易之亡也其及

趙氏趙孟與焉然不得已若德可以免見左傳

杜註汝濱晉所取陸渾地一鼓令晉國各出功

力共鼓石為鐵計令一鼓而足夷蒐傷公二十

七年文公蒐被廬修唐叔之法范宣子所用乃

夷蒐之法也文公六年一蒐而三易中軍帥賈

季箕鄭之徒遂作亂故曰亂制鑄刑鼎本非趙

鞅意不得已而從之若能修德可以免禍

是年弟子顏回生

顏回魯人字子淵小邾之後顏路之子甫成童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六

二

從孔子遊年二十九歲髮盡白少孔子三十八

歲以是年冬十一月十一日生家語弟子解謂

少孔子三十歲誤謂三十一早死亦誤其言行

俱載於來學後因諸弟子無來學之年故附於

生年後○闕里志年譜載是年弟子澹臺滅明

生考家語弟子解少孔子四十九歲當在五

歲生

周敬王八年魯昭公三十年 己丑四十歲

子在齊見歷聘紀年 子曰四十而不惑見論語 孔子適齊

此爲三中路聞哭者之聲其音甚哀孔子謂其僕

曰此哭哀則哀矣然非哀喪者之哀矣驅而前少

進見有異人焉擁鎌帶索哭者不哀孔子下車追

而問曰子何人也對曰吾邱吾子也曰今非喪之

所奚哭之悲也邱吾子曰吾有三失晚而自覺悔

之何及曰三失可得聞與願子告吾無隱也邱吾

子曰吾少時好學周徧天下後還喪吾親是一失

也長事齊君君驕奢失士臣節不遂是二失也吾

平生厚交而今皆離絕是三失也夫樹欲靜而風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六

三

不停子欲養而親不待往而不來者年也不可再

見者親也請從此辭遂投水而死孔子曰小子識

之斯足爲戒矣自是弟子辭歸養親者十有三

思

致見

是年弟子梁鱣生

梁鱣齊人字叔魚少孔子三十九歲年三十未

有子欲出其妻商瞿謂曰子未也昔吾年三十

八無子吾母爲吾更取室夫子使吾之齊母欲

請畱吾夫子曰無憂也瞿過四十當有五丈夫

今果然吾恐子自晚生耳未必妻之過從之二

年而有子

周敬王九年

魯昭公三十一

庚寅四十一歲

子在齊

見歷聘紀年

春王正月公在乾侯言不能外內

也○晉侯將以師納公范獻子曰若召季孫而不

來則信不臣矣然後伐之若何晉人召季孫獻子

使私焉曰子必來我受其無咎季孫如意會晉荀

躒於適歷荀躒曰寡君使躒謂吾子何故出君有

君不事周有常刑子其圖之季孫練冠麻服跣行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六

四

伏而對曰事君臣之所不得也敢逃刑命君若以

臣爲有罪請囚於費以待君之察也亦唯君若以

先臣之故不絕季氏而賜之死若弗殺弗亡君之

惠也死且不朽若得從君而歸則固臣之願也敢

有異心夏四月季孫從知伯如乾侯子家子曰君

與之歸一慙之不忍而終身慙乎公曰諾衆曰在

一言矣君必逐之荀躒以晉侯之命唁公且曰寡

君使躒以君命討於意如意如不敢逃死君其入

也公曰君惠顧先君之好施及亡人將使歸糞除

宗祧以事君則不能見夫人已所能見夫人者有如河荀躒掩耳而走曰寡君其罪之恐敢與知魯國之難臣請復於寡君退而謂季孫君怒未怠子姑歸祭子家子曰君以一乘入於魯師季孫必與君歸公欲從之衆從者脅公不得歸見左傳

余有丁曰敬王三年昭公奔齊孔子適齊十年昭公薨乾侯孔子反魯則昭八年淹恤在外孔子必左右其間其不濟也天也不然子鯀能復衛侯而孔子不能定昭公豈其才不足哉○按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六

五

孔子自庚辰應聘居齊三歲夏齊侯納公戰於炊鼻秋齊侯及莒邾杞盟於鄆陵復謀納公晉定公初立將以師納昭公召季平子問以逐君之罪其亦烏知非吾夫子在彼與有力哉惜公自絕於魯又不能取重於齊晉是以雖謀納之而卒不能也

是年弟子陳亢高柴生

陳亢陳人字子元一字子禽少孔子四十歲見弟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之至於是邦也必聞

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陳亢問於伯魚日子亦有異聞乎對曰未

也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聞斯二者陳亢退而喜曰問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爲恭也仲尼豈賢於子乎子貢曰君子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六

六

一言以爲知一言以爲不知言不可不慎也見論語詳載子貢後陳子車死於衛其妻與其家大夫謀以殉葬定而后陳子亢至以告曰夫子疾莫養於下請以殉葬子亢曰以殉葬非禮也雖然則彼疾當養者孰若妻與宰得已則吾欲已不得已則吾欲以二子者爲之也於是弗果用見檀弓註云陳子亢子車弟卽子禽也○子禽問多言有益乎墨子曰蝦蟆蛙黷日夜而鳴舌乾弊然而不聽今鶴雞時夜而鳴天下振動多言何益

唯其言之時見墨子

高柴齊人高氏之別族字子羔少孔子四十歲

長不過六尺狀貌甚惡爲人篤孝而有法正少

居魯見知名於孔子之門仕爲武城宰見弟自子解

見孔子出入於戶未嘗越履往來過之足不履

影啟蟄不殺方長不折執親之喪未嘗見齒是

高柴之行孔子曰柴於親喪則難能也啟蟄不

殺則順人道方長不折則恕仁也成湯恭而以

恕是以日躋見弟高子臯之執親之喪也泣血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六

七

三年未嘗見齒君子以爲難○季子臯葬其妻

犯人之禾申詳以告曰請庚之子臯曰孟氏不

以是罪予朋友不以是棄予以吾爲邑長於斯

也買道而葬後難繼也○成人有其兄死而不

爲哀者聞子臯將爲成宰遂爲哀成人曰蠶則

績而蟹有筐范則冠而蟬有綏兄則死而子臯

爲之哀以上見禮弓公會齊侯盟於蒙孟武伯相齊

侯稽首公拜齊人怒武伯曰非天子寡君無所

稽首武伯問於高柴曰諸侯盟誰執牛耳季羔

曰鄙衍之役吳公子姑曹發陽之役衛石魋武

伯曰然則罷也見左傳○按綱目謂柴生於景王

二十四年非也

周敬王十年魯昭公三十二年辛卯四十二歲

子在齊景公欲封以尼谿之田晏嬰不可公惑之

孔子遂行反乎魯見史記孔子世家三子適齊晏

子就館既宴私曰齊其危矣不覆亦難冀也子吾

心也或可救幸不吾隱子曰夫政令者人君之銜

轡以制下也今齊君失已久矣抑猶可以終齊君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六

八

及子之身過此以往齊其田氏乎見嘉言景公問政

孔子告以政在節財景公悅將以尼谿之田封之

晏嬰進曰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軌法倨傲自順不

可以爲下崇喪遂哀破產厚葬不可以爲俗游說

乞貸不可以爲國自大賢之息生也周室既衰禮樂

缺有間今孔子盛容飾繁登降之禮趨祥之節累

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理君欲用之以移

齊俗非所以先細民也後景公敬見孔子而不問

其禮也見晏子墨子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

能以季孟之間待之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

見論語

孔子去齊接淅而行

見孟子

子曰齊一變至於

魯魯一變至於道

見論語

此年

滑稽酒器也轉注吐酒不已言出言成章詞不

窮竭若滑稽之吐酒也揚雄賦云鴟夷滑稽腹

大如壺盡日盛酒人復藉沽又云滑稽諧也不

可軌法不可繩以軌範法度也○人知孔子嘗

三至衛而不知此則其三至齊時事也若使當

日卽已如此是早與齊絕矣又安有復至之理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六

九

乎一說仲尼之齊見景公而不見晏子子貢曰
見君不見其從政者可乎仲尼曰吾聞晏子三
事君而順焉吾疑其爲人晏子聞之曰嬰聞之
以一心事三君者所以順焉以三心事一君者
不順焉今未見嬰之行而非其順也嬰聞君子
獨立不慚於影獨寢不慚於魂孔子拔樹削迹
不自以爲辱窮餓陳蔡不自以爲約非人不得
其故是猶澤人之非斧斤山人之非網罟也出
之其口不知其因也始吾望傳而貴之今吾望

傳而疑之仲尼聞之曰語有之言發於邇不可

止於遠也行存於身不可掩於衆也吾竊議晏

子而不中夫人之過吾罪幾矣乃因宰我而謝

焉尼谿之阻其或以是余按拔樹窮陳一在五

十七一在六十三俱非四十二歲前事莊子盜

跖篇有此說話抑亦誣聖矣况晏子孔子所稱

善與人交者乃出諸其口抑又誣晏子矣○前

編曰晏嬰賢大夫也卽孔子亦每稱之史稱尼

谿之阻晏實言之夾谷之會晏實謀之而朱子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六

十

皆削不取然則論晏子者亦惟以孔子之言爲
正他書固未可信也○海昌張次仲武林沈繼
震作譜曰愚讀孔叢子詰墨子而知阻尼谿之
說自墨翟始也墨翟著書誣孔晏不一墨子曰
孔子見景公公悅將封以尼谿晏子曰不可夫
儒者浩居而自順立命而怠事崇喪遂哀盛用
繁禮其道不可以治國其學不可以導家公曰
善叢子詰之曰若如此言是晏子非儒惡禮而
厭喪哀也然察傳記景公問政晏子曾導以禮

晏桓子卒晏子又曾食粥居廬遂哀三年豈其口非之而躬反行之乎且晏子之善吾先君與吾先君之善晏子屢矣昔景公問晏子曰吾欲善治可以霸諸侯乎對曰官未具也臣亟言之而君未肯然也臣聞孔子聖人然猶居處勸惰廉隅不修則原憲季羔侍氣鬱而疾志意不通則仲由卜商侍德不盛行不勤則顏閔冉雍侍今君之朝臣萬人立車千乘不善之政加於下民衆矣而卒未能以聞者臣故曰官未具也此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六

士

晏子之善吾先君者也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此又吾先君之善晏子者也余謂據此則墨子之說誠誣而叢子之書亦難信矣按春秋之世未嘗無可與有爲之君顧輔之不得其人耳景公知用晏嬰而嬰獨不能言於景公以用孔子以嬰之賢且如此何況其他乎○闕里志年譜載是年魯昭公薨定公立弟子公西赤生考家語弟子解赤少孔子三十二歲當在三十三歲生○考春秋左傳辛卯十二月己未

公薨於乾侯壬辰夏叔孫成子逆昭公之喪於乾侯以六月癸亥至魯五日殯於宮定公始卽位

周敬王十一年

魯定公元年

壬辰四十三歲

子在魯

見歷聘紀年

桓子嬖臣曰仲梁懷與陽虎有隙

陽虎欲逐懷公山不狃止之其秋懷益驕陽虎執

懷桓子怒陽虎因囚桓子與盟而驛

音釋

之陽虎由

此益輕季氏季氏亦僭於公室倍臣執國政是以魯自大夫以下皆僭離於正道故孔子不仕而退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六

士

修詩書禮樂弟子彌衆至自遠方莫不受業焉

見史記

記孔子

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爲政子曰書云孝乎

惟孝友於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爲政奚其爲爲政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

也○三家者以雍徹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

取於三家之堂○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

仁如樂何

以上見論語三章熊孝昌繫此年

夏叔孫成子逆公之

喪於乾侯季孫曰子家子亟言於我未嘗不中吾

志也吾欲與之從政子必止之且聽命焉子家子

不見叔孫易幾而哭叔孫請見子家子子家子辭曰羈未得見而從君以出君不命而薨羈不敢見叔孫使告之曰公衍公爲實使羣臣不得事君若公子宋主社稷則羣臣之願也凡從君出而可以入者將唯子是聽子家氏未有後季孫願與子從政此皆季孫之願也使不敢以告對曰若立君則有卿士大夫與守龜在羈弗敢知若從者則貌而出者入可也寇而出者行可也若羈也則君知其出也而未知其入也羈將逃也喪及壞墮公子宋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六

主

先入從公者皆自壞墮反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卽位季孫使役如闕公氏將溝焉榮駕鷺曰生不能事死又離之以自旌也縱子忍之後必或耻之乃止季孫問於榮駕鷺曰吾欲爲君諡使子孫知之對曰生弗能事死又惡之以自信也將焉用之乃止秋七月癸巳葬昭公於墓道南孔子之爲司寇也溝而合諸墓

見左傳

林註幾哭會也不欲見季孫故朝夕哭不同會杜註貌出謂以義從公與季氏無實怨冠出與

季氏爲寇讐者闕魯羣公墓所在也季孫惡昭公欲溝絕其兆域不使與先君同林註爲司寇在定公十年後爲溝使與先君墓合明臣無貶君之義

南容說仲孫何忌旣除喪而昭公在外未之命也定公卽位乃命之辭曰先臣有遺命焉曰夫禮人之幹也非禮則無以立囑家老使命二臣必事孔子而學禮以定其位公許之二子學於孔子孔子曰能補過者君子也詩曰君子是則是倣孟僖子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六

主

可則倣矣懲已所病以誨其詞大雅所謂貽厥孫謀以燕翼子是賴也夫

見正論

按僖子卒於昭公二十三年明年魯亂自甲申以至辛卯八年無君而孔子亦前後居齊五載故敬叔至是始得受學而懿子始終未爲弟子闕里志年譜謂孔子十七歲懿子與兄南宮敬叔往學禮焉誤矣章華之介不能爲相在昭七年僖子病革在二十三年學禮之命非受學之前年註明悉家語謂與俱適周問禮老聃在昭

二十五年斯時國亂君出恐亦未必有車馬之資則定公卽位始學於孔子似或可信並存之以俟參考孟懿子未爲弟子已註在前又按平子逐君薨外廢世子衍及務人而立定公又葬君墓道外而定公不問其君臣父子兄弟之間慚德多矣孔子方且悲慟不遑有何心情立於其朝計惟有不仕而已○闕里志年譜載是年在陳弟子有若生誤是歲在魯不仕有若在孔子三十七歲生已載在前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六

五

周敬王十二年

魯定公二年

癸巳四十四歲

子在魯

見闕里志年譜

魯公索氏將祭而亡其牲孔子聞

之曰公索氏不及二年將亡後一年而亡門人問

曰昔公索氏亡其祭牲而夫子知其將亡何也曰

夫祭者孝子所以自盡於其親將祭而亡其牲則

其餘所亡者多矣若此而不亡者未之有也

見好生

魯有儉嗇者瓦鬲煮食食之自謂其美盛之土型

之器以進孔子孔子受之歡然而悅如受大牢之

饋子路曰瓦甒陋器也煮食薄膳也夫子何喜之

如此乎子曰夫好善者思其君食美者念其親吾非以饌具之爲厚以其食厚而我思焉見致思夏五月雉門及兩觀災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見春秋杜註雉門公宮之南門兩觀闕也○按古王有五門中門爲雉設兩觀今魯亦有兩觀在古魯城南雉門外周圍各四十步高二丈東西相去一百步後孔子誅卯於此○闕里志年譜載是年弟子卜商生考家語弟子解商少孔子四十四歲當在次年生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六

六

周敬王十三年

魯定公三年

甲午四十五歲

子在魯

見闕里志年譜

孔蔑問行已之道子曰恐懼所以

除患也恭敬所以越難也終身爲之一言敗之可

不慎乎又曰知而弗爲莫如勿知親而弗信莫如

勿親樂之方至樂而勿驕患之將至思而勿憂孔

蔑曰行已乎子曰攻其所不能補其所不備毋以

其所不能疑人毋以其所能驕人終日言無遺已

憂終日行不遺已患惟智者有之

見子路初見

南宮縚

之妻之姑之喪夫子誨之縚曰爾毋從從爾爾毋

扈爾蓋榛以爲笄長尺而總八寸見檀弓二條孔肖謙年譜

繫於此

髻喪髻也髻有二斬衰麻髻齊衰布髻皆謂露紛吉時以纒緇髮凶則去纒露髻故謂之髻從從高也扈爾蓋也言不可太高廣也笄卽簪也吉笄尺二寸喪笄一尺斬衰之笄用簪竹齊衰之笄用榛木古者婦爲舅服斬爲姑服齊故用榛爲笄也束髮謂之總以布爲之既束其本末而總之餘者垂於髻後其長八寸也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六

七

是年弟子卜商生

卜商衛人字子夏少孔子四十四歲習於詩能通其義以文學著名爲人性不宏好論精微時人無以尚之嘗返衛見讀史志者云晉師伐秦三豕渡河子夏曰非也已亥耳讀史志者問諸晉史果曰已亥於是衛以子夏爲聖孔子卒後教於西河之上魏文侯師事之而諮國政焉見弟解送迎必敬上交下接若截焉是卜商之行也孔子說之以詩曰式夷式已無小人殆若商也

其可謂不險矣式用夷平險危見弟子行子夏曰賢賢易色

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

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子夏問孝

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會

是以爲孝乎○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素以爲絢兮何謂也子曰繪事後素曰禮後乎

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子謂子

夏曰女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文學子夏○

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亡子夏曰商聞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六

六

之矣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君子敬而無失與人

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無

兄弟也○樊遲退見子夏曰鄉也吾見於夫子

而問知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何謂也

子夏曰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選於衆舉皋陶不

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衆舉伊尹不仁者遠

矣○子夏爲莒父宰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

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子夏之

門人問交於子張子張曰子夏云何對曰子夏

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夏曰雖小道
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爲也○
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
也已矣○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
在其中矣○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
學以致其道○子夏曰小人之過也必文○子
夏曰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卽之也溫聽其言
也厲○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
爲厲已也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爲謗已也○子
夏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子游曰子
夏之門人小子當灑掃應對進退則可矣抑末
也本之則無如之何子夏聞之曰噫言游過矣
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譬諸草木區以
別矣君子之道焉可誣也有始有卒者其惟聖
人乎○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以上見論語
語子夏有聖人之一體見孟子子夏喪其子而喪
其明曾子弔之曰吾聞之也朋友喪明則哭之
曾子哭子夏亦哭曰天乎予之無罪也曾子怒

曰商汝何無罪也吾與汝事夫子於洙泗之間
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汝於夫子
爾罪一也喪爾親使民未有聞焉爾罪二也喪
爾子喪爾明爾罪三也而曰爾何無罪與子夏
投其杖而拜曰吾過矣吾過矣吾離羣而索居
亦已久矣○子夏問於孔子曰居父母之讐如
之何夫子曰寢苦枕干不仕弗與共天下也遇
諸市朝不反兵而鬪曰請問居昆弟之讐如之
何曰仕弗與共國衛君命而使雖遇之不鬪曰
請問居從父昆弟之讐如之何曰不爲魁主人
能則執兵而倍其後○子夏旣除喪而見予之
琴和之而不和彈之而不成聲作而曰哀未忘
也先王制禮而弗敢過也○狄儀有同母異父
之昆弟死問於子夏子夏曰我未之前聞也魯
人則爲之齊衰狄儀行齊衰今之齊衰狄儀之
問也○子夏問同諸夫子曰居君之母與妻之
喪居處言語飲食衾爾○衛司徒敬子死子夏
弔焉主人未小歛經而往子游弔焉主人旣小

歛子游出經反哭子夏曰聞之也與曰聞諸夫子主人未改服則不經以上見檀弓子夏問曰三年

之喪卒哭金革之事無辟也者禮與初有司與

孔子曰夏后氏三年之喪既殯而致事殷人既

葬而致事記曰君子不奪人之親亦不可奪親

也此之謂乎子夏曰金革之事無辟也者非與

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魯公伯禽有爲爲

之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其利者吾弗知也見會子問

魏文侯問於子夏曰吾端冕而聽古樂則唯恐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六

三

臥聽鄭衛之音則不知倦敢問古樂之如彼何

也新樂之如此何也子夏對曰今夫古樂進旅

退旅和正以廣弦匏笙簧會守附鼓始奏以文

復亂以武治亂以相訊疾以雅君子於是語於

是道古修身及家平均天下此古樂之發也今

夫新樂進俯退俯姦聲以濫溺而不止及優侏

傳優雜子女不知父子樂終不可以語不可以

道古此新樂之發也今君之所問者樂也所好

者音也夫樂者與音相近而不同文侯曰敢問

何如子夏對曰夫古者天地順而四時當民有

德而五穀昌疾疢不作而無妖祥此之謂大當

然後聖人作爲父子君臣以爲紀綱紀綱既正

天下大定天下大定然後正六律和五聲弦歌

詩頌此之謂德音德音之謂樂今君之所好者

其溺音乎文侯曰敢問溺音何從出也子夏對

曰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衛音趨數煩

志齊音傲辟驕志此四者皆淫於色而害於德

是以祭祀弗用也爲人君者謹其所好惡而已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六

三

矣君好之則臣爲之上行之則民從之詩云誘

民孔易此之謂也然後聖人作爲鞀鼓柷敔

箎此六者德音之音也然後鐘磬等瑟以和之

干戚旄狄以舞之此所以祭先王之廟也所以

獻酬醕酢也所以官序貴賤各得其宜也所以

示後世有尊卑長幼之序也見樂記孔子問居子

夏侍子夏曰敢問詩曰凱弟君子民之父母何

如斯可謂民之父母矣孔子曰夫民之父母者

必達於禮樂之原以致五至而行三無以橫於

天下四方有敗必先知之此之謂民之父母矣
○子夏曰民之父母既得而聞之矣敢問何謂
五至孔子曰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之所至禮
亦至焉禮之所至樂亦至焉樂之所至哀亦至
焉哀樂相生是故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
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志氣塞乎天地
此之謂五至○子夏曰五至既得而聞之矣敢
問何謂三無孔子曰無聲之樂無體之禮無服
之喪此之謂三無子夏曰三無既得聞而聞之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六

三

矣敢問何詩近之孔子曰夙夜基命宥密無聲
之樂也威儀黼黻不可選也無體之禮也凡民
有喪匍匐救之無服之喪也○子夏曰言則大
矣美矣盛矣言盡於此而已乎孔子曰何爲其
然也君子之服之也猶有五起焉子夏曰何如
孔子曰無聲之樂氣志不違無體之禮威儀遲
遲無服之喪內恕孔悲無聲之樂氣志既得無
體之禮威儀翼翼無服之喪施及四國無聲之
樂氣志既從無體之禮上下和同無服之喪以

畜萬邦無聲之樂日聞四方無體之禮日就月
將無服之喪純德孔明無聲之樂氣志既起無
體之禮施及四海無服之喪施於孫子○子夏
曰三王之德參於天地敢問何如斯可謂參天
地矣孔子曰奉三無私以勞天下子夏曰敢問
何謂三無私孔子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
無私照奉斯三者以勞天下此之謂三無私其
在詩曰帝命不違至于湯齊湯降不迓聖敬日
躋昭假遲遲上帝是祇帝命式于九圍是湯之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六

三

德也○天有四時春夏秋冬風雨霜露無非教
也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行庶物露生無
非教也○清明在躬氣志如神者欲將至有開
必先天降時雨山川出雲其在詩曰嵩高維嶽
峻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甫爲周
之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此文武之德也○三
代之王也必先其令聞詩云明明天子令聞不
已三代之德也施其文德協此四國大王之德
也子夏蹶然而起負牆而立曰弟子敢不志之

乎以上見論禮孔子將行雨而無蓋門人曰商也有

之孔子曰商之爲人也甚悛于財吾聞與人交

推其長者違其短者故能久也見致思孔子讀易

至於損益喟然而歎子夏避席問曰夫子何歎

焉孔子曰夫自損者必有益之自益者必有決

之吾是以歎也子夏曰然則學者不可以益乎

子曰非道益之謂也道彌益而身彌損夫學者

損其自多以虛受人故能成其滿博也天道成

而必變凡持滿而能久者未嘗有也故曰自賢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六

五

者天下之善言不得聞于耳矣昔堯居天下之

位猶允恭以持之克讓以接下是以千歲而益

盛迄今而愈彰夏傑昆吾自滿而無極亢意而

不節斬刈黎民如草芥焉天下討之如誅匹夫

是以千載而惡著迄今而不滅滿也如在輿遇

三人則下之遇二人則式之調其盈虛不令自

滿所以能久也子夏曰商請志之而終身奉行

焉見六本子夏問於孔子曰商聞易之生人及萬

物鳥獸昆虫各有奇偶氣分不同而凡人莫知

其情唯達道德者能原其本焉天一地二人三

三三如九九九八十一一主日日數十故人十

月而生八九七十二偶以從奇奇主辰辰爲月

月主馬故馬十二月而生七九六十三三主斗

斗主狗故狗三月而生六九五十四四主時時

主豕故豕四月而生五九四十五五爲音音主

援故援五月而生四九三十六六爲律律主鹿

故鹿六月而生三九二十七七主星星主虎故

虎七月而生二九一十八八主風風爲虫故虫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六

五

八月而生其餘各從其類矣鳥魚生陰而屬於

陽故皆卵生魚遊於水鳥遊於雲故立冬則燕

雀入海化爲蛤蠶食而不飲蟬飲而不食蜉蝣

不飲不食萬物之所以不同介鱗夏食而冬蟄

齧吞者八竅而卵生齟齬者九竅而胎生四足

者無羽翼戴角者無上齒無角無前齒者膏有

角無後齒者脂畫生者類父夜生者似母是以

至陰主牝至陽主牡敢問其然乎孔子曰然吾

昔聞諸老聃亦如汝之言子夏曰商聞山書曰

地東西爲緯南北爲經山爲積德川爲積刑高者爲生下者爲死邱陵爲牡谿谷爲牝蟬蛤龜珠與日月而盈虛是故堅土之人剛弱土之人柔墟土之人大沙土之人細息土之人美垆土之人醜食水者善遊而耐寒食土者無心而不息食木者多力而不治食草者善走而愚食桑者有緒而蛾食肉者勇毅而捍食氣者神明而壽食穀者智慧而巧不食者不死而神故曰羽虫三百有六十而鳳爲之長毛虫三百有六十

奎聖編年世紀

卷之六

毛

而鱗爲之長甲虫三百有六十而龜爲之長鱗虫三百有六十而龍爲之長倮虫三百有六十而人爲之長此乾坤之美也殊形異類之數王者動必以道靜必順理以奉天地之性而不害其所主謂之仁聖焉子夏言終而出子貢進曰商之論也何如孔子曰汝謂何也對曰微則微矣然則非治世之待也孔子曰然各其所能見執見子夏問於孔子曰記云周公相成王教之以世子之禮有諸孔子曰昔者成王嗣立幼未能

蒞阼周公攝政而治抗世子之法於伯禽欲王之知父子君臣之道所以善成王也夫知爲人子者然後可以爲人父知爲人臣者然後可以爲人君知事人者然後可以使人是故抗世子法於伯禽使成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義焉凡君之于世子親則父也尊則君也有父之親有君之尊然後兼天下而有之不可不慎也行一物而三善皆得唯世子齒于學之謂也世子齒于學則國人觀之曰此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

奎聖編年世紀

卷之六

毛

也曰有父在則禮然然而衆知父子之道矣其二曰此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君在則禮然然而衆知君臣之義矣其三曰此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長長也則禮然然而衆知長幼之節矣故父在斯爲子君在斯爲臣居子與臣之位所以尊君而親親也在學學之爲父子焉學之爲君臣焉學之爲長幼焉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得而後國治語曰樂正司業父師司成一有元良萬國以貞世子之謂聞之曰爲人

臣者殺其身而有益于君則爲之況于其身以善其君乎周公優爲也○子夏問於孔子曰敢問伯母之喪如之何孔子曰伯母叔母疏衰期而踊不絕地姑姊妹之大功踊絕于地若知此者由文矣哉○子夏問於夫子曰凡喪小功以上虞附練祥之祭皆沐浴於三年之喪子則盡其情矣孔子曰豈徒祭而已哉三年之喪身有瘍則浴首有瘡則沐病則飲酒食肉毀瘠而病君子不爲也毀瘠死者君子謂之無子則祭之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六

无

沐浴爲齊潔也非爲飾也○子夏問於孔子曰客至無所舍而夫子曰生於我乎館客死無所殯而夫子曰於我乎殯敢問禮與仁者之心與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館人使若有之惡有有之而不得殯乎夫仁者制禮者也故禮者不可不省也禮不同不異不豐不殺稱其義以爲之宜故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蓋得其道矣○子夏問曰官於大夫既升於公而反爲之服禮與孔子曰管仲遇盜取二人焉上之爲公臣曰所

與遊辟者可人也公許管仲卒桓公使爲之服

官於大夫者爲之服自管仲始也有君命焉見曲

禮子子夏見日子曰子何爲於書子夏對曰書之

論事也昭昭然若日月之代明離離然若星辰

之錯行上有堯舜之道下有三王之義商受書

于夫子志于心弗敢忘雖窮居河濟之間深山

之中壤室蓬戶常彈琴以歌先王之道有人亦

樂之無人亦樂之忽不知憂患與死也子愀然

曰嘻子殆可與言書矣雖然亦表之而已未見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六

辛

其裏也見論書子夏家貧衣若縣鶉或曰子何不

仕曰諸侯之驕我者吾不爲臣大夫之驕我者

吾不復見柳下惠與侯門者同衣而不見疑非

一日之間也及見曾子曾子曰何肥也子夏曰

吾入見先王之義則榮之由見富貴又榮之兩

者未知勝負故癯今先王之義勝故肥是以志

之難也見闕里志闕里志年譜載是年弟子言偃生

考言偃在孔子三十六歲生已載在前

周敬王十四年魯定公四年乙未四十六歲

子在魯觀魯桓公之廟有欹器

見闕里志年譜

孔子觀於

魯桓公之廟有欹器焉孔子問於守廟者曰此爲

何器守廟者曰此蓋有坐之器也孔子曰吾聞宥

坐之器者虛則欹中則正滿則覆明君以爲至誠

故嘗置之坐側顧謂弟子曰注水焉弟子挹水而

注之中則正滿則覆虛則欹夫子喟然而歎曰吁

惡有滿而不覆者哉子路進曰敢問持滿有道乎

孔子曰有聰明聖智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

讓勇力撫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謙此所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六

三

謂挹而損之道也

見荀子宥生篇

唐大理楊倞註曰宥與右同言人君可置坐右

以爲戒也說苑作坐右或曰宥與侑同勸也文

子曰三皇五帝有勸戒之器名侑卮註云欹器

也聖智家語作睿智撫世猶言蓋世也家語作

振世挹退也挹而損猶言損之又損也或曰欹

器周公所作也

子貢觀于魯廟之北堂出而問於孔子曰向也賜

觀于太廟之堂未既輟還瞻北蓋皆斷焉彼將有

說耶匠過之也孔子曰太廟之堂官致良工之匠

匠致良材盡其功巧蓋貴久矣尚有說也

見三恕

闕里志年譜載是年弟子曾參顏辛生考家語

弟子解當在次年生

至聖編年世紀卷之六終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六

三



至聖編年世紀第四冊目錄

卷之七

四十七歲

在魯生

六則

弟子曾參樊須顏辛

四十八歲

在魯生

四則

卷之八

四十九歲

在魯生

四則

弟子顓孫師生

五十歲

在魯生

四則

弟子澹臺滅明處不齊

五十一歲

在魯生

弟子冉儒伯皮曹邱仲叔會孔璇

至聖編年世紀

第四冊目錄

一

至聖編年世紀卷之七

婁東嘉定李

灼松亭

全輯

新安古歙黃

晟曉峰

男李肯堂德紹

為莢筠圃全校

男黃

為蓀芳谷

周敬王十五年

魯定公五年

丙申四十七歲

子在魯

見歷聘紀年

六月季平子行東野還未至丙申

卒於房陽虎將以璵璠斂仲梁懷弗與曰改步改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七

一

玉陽虎欲逐之告公山不狃不狃曰彼為君也子

何怨焉既葬桓子行東野及費子洩為費宰逆勞

於郊桓子敬之勞仲梁懷梁懷弗敬子洩怒謂陽

虎子行之乎

見左傳

懷亦季氏家臣不狃一名弗擾字子洩○按照

公之出八年之間平子攝行君事佩璠璣主宗

廟雖以周公負扆攝政未聞有此此正孔子所

謂孰不可忍者也孔子之言婉而切懷狃之言

嚴而正以一陪貳而獨明大義懷狃亦賢矣哉

季平子卒將以君之璚璠飲贈以珠玉孔子往弔入門聞而救之徑庭而趨歷級而上曰以寶玉送死是猶暴骨中原也其示民以姦利之端而有害於死者安用之且某聞之孝子不順情以危親忠臣不兆姦以陷君桓子然之遂去璚璠

東野卽費邑房魯東邑名璚璠魯寶玉孔子嘗曰美哉璚璠遠而望之負若也

孔子食於季氏食祭主人不辭不食亦不飲而食子夏問曰禮與孔子曰非禮也從主人也吾食於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七

二

少施氏而飽少施氏食我以禮吾祭食作而辭曰疏食不足祭也吾食作而辭曰疏食不敢以傷吾子之性主人不以禮客不敢盡禮主人盡禮則客不敢不盡禮也

以上見曲禮子夏問

按孔肖謙年譜載孔子食於季氏不辭不食肉

而食

見禮記玉藻

與家語迥異不辭有事於喪者也

不食肉哀主人之喪也食以飲沃飯易食而不求飽也此或近之此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時也

因並存焉

邾隱公旣卽位將冠使大夫因孟懿子問禮於孔子孔子曰其禮如世子之冠冠於阼者以著代也醯於客位加其有成三加彌尊導喻其志冠而字之敬其名也雖天子之元子猶士也其禮無變天下無生而貴者故也

許慎曰歲星十二年一周天於天之道備故人君十二可以冠餘自十五至二十皆可冠然必父母無期以上喪始可行之冠於阼者阼主位父老則子代故曰以著代也酌而無酬酢曰醯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七

三

客位在戶牖之間夏殷之禮醯用酒冠一加而一醯周則用醴三加畢然後總一醯也加有成者加禮有成之人也三加始緇布次皮弁次爵弁始加緇布從古吉冠之始不忘其初之意再加皮弁朝服則尊於緇布矣三加爵弁祭服則又尊於皮弁矣斯則所謂彌尊也旣醯實乃字之待以成人重其名而不呼也以上言古者未卽位而冠之禮皆與士同

行冠事必於祖廟以裸享之禮將之以金石之樂

節之所以自卑而尊先祖示不敢擅也

以上言重冠事而不敢自尊之意

懿子曰天子未冠卽位長亦冠乎孔子曰古者王世子雖幼其卽位則尊爲人君人君治成人之事者何冠之有懿子曰然則諸侯之冠異天子與孔子曰君薨而世子主喪是亦冠也與人君無所殊也

世子主喪則加喪冠是亦冠也以上言古者天

子諸侯未冠卽位皆無煩行士冠之禮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七

四

懿子曰今邾君之冠非禮也孔子曰諸侯之有冠禮也夏之末造也有自來矣今無譏焉

以上言今日諸侯旣卽位而猶行士禮之由

天子冠者武王崩成王年十有三而嗣立周公居冢宰攝政以治天下明年夏六月旣葬冠成王而朝於祖以見諸侯亦爲君也周公命祝雍作頌曰祝王辭達而勿多也祝雍辭曰使王近於明遠於年壽於時惠於財親賢而任能其頌曰令月吉日王始加元服去王幼志服袞職欽若昊天六合是

式率爾祖考永永無極此周公之制也

大戴公符記周公冠成王命史作祝是除喪也周公居東成王冠弁開金縢之書時十六矣是成王十五周公冠之而後出也通典亦云周制文王十二而冠成王十五而冠似也今云成王十三武王崩明年冠是因喪而冠也周公豈爲之哉此文必有闕誤以上言天子旣卽位之冠禮

懿子曰諸侯之冠其所以爲賓主何如孔子曰公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七

五

冠則以卿爲賓無介公自爲主迎賓揖升自阼立於席北其醴也則如士饗之以三獻之禮旣醴降自阼階

介衆賓也醴甘酒也少麴而多米以上言公旣卽位冠自爲主之禮

諸侯非公而自爲主者其所以異皆降自西階立端與皮弁異朝服素鞞公冠四加玄冕祭其酬幣於賓則束帛乘馬王太子庶子之冠擬焉皆天子自爲主其禮與士無變饗食賓也皆同懿子曰始

冠必加緇布之冠何也孔子曰示不忘古太古冠布齊則緇之其緇也吾未之聞今則冠而弊之可也

許白雲曰端衣用正幅染以玄色故曰玄端鞞鞞也所以蔽前以韋爲之鞞象裳色天子諸侯皆玄端服朱裳朱鞞大夫素裳素鞞上士玄裳中士黃裳下士雜裳鞞皆爵色蓋鞞色雖異而玄端服則古君臣皆服之也以上言諸侯伯子男既卽位冠自爲主之禮禮天子祀上帝大裘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七

六

冕十有二旒享先王袞冕九旒九旒之冕天子與公均服之但天子每旒一十二玉公則九耳又曰玄冕無旒蓋純黑而無文飾也公冠四者加緇布冠皮弁爵弁後又特加玄冕祭服比士禮加尊也天子亦四加後加袞冕天子之元子亦四加同公已冠而饗既饗而酬五疋曰束駟馬曰乘擬比也天子之元子衆子皆擬公冠禮也太子庶子皆天子之子故皆天子自爲主其禮與士禮不變而饗賓之禮亦皆同也六入

爲玄七入爲緇祭而齊緇之以爲禮服緇冠纓之下垂者太古尚質冠止結纓無下垂之飾故朱之此以上言所以必先緇布冠之故而並及用緇之非古

懿子曰三王之冠其異何也孔子曰周弁殷舄夏收一也

此皆爵弁而色微異蓋士三加之服祭服之冠也弁名出於槃槃大也言所以自光大也舄名出於幪幪覆也言所以自覆飾也收所以收斂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七

七

其髮也此言三代爵弁各異其名

三王共皮弁素績委貌周道也章甫殷道也母追夏后氏之道也

以上見冠頌

皮弁以白鹿皮爲之素績以素爲裳而辟積其要中此言三代皮弁不改其名委安也言安正容貌也章明也言表明丈夫也甫男子之美稱也母發聲之辭追與椎同椎魯無文蓋以其形名之也此言三代緇冠各異其名○按邾子葬莊公冬與懿子盟拔元年三月又與晉合師侵

楚豈能露頂被素以從事今除喪而猶知問禮其達古人重冠之道矣况四禮之中冠爲之首豈可漫然加之而視元服爲無關重輕之物哉是年弟子曾參樊須顏辛生

曾子名參字子輿魯南武城人鄆國之後也禹孫少康封其次子曲烈於鄆當魯襄公時邾人莒人滅鄆鄆世子巫奔魯去邑而爲曾氏巫凡幾傳生點點生參參年十六孔子在楚命參之楚受學焉

見闕里志

參少孔子四十六歲志存孝道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七

八

故孔子因之以作孝經齊嘗聘欲以爲卿而不就曰吾父母老食人之祿則憂人之事故吾不忍遠親而爲人役參後母遇之無恩而供養不衰及其妻以藜蒸不熟因出之人曰非七出也答曰藜蒸小物耳吾欲使熟而不用吾命况大事乎遂出之終身不娶妻其子元請焉告其子曰高宗以後妻殺孝己尹吉甫以後妻放伯奇吾上不及高宗中不比吉甫庸知其得免於非乎

見弟子解

滿而不盈實而如虛過之如不及先王

難之博無不學其貌恭其德敦其言於人也無

所不信其驕大人也嘗以浩浩是以眉壽是曾

參之行也孔子曰孝德之始也悌德之序也信

德之厚也忠德之正也參中夫四德者也以此

稱之

見弟子行

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

學

見大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爲人謀而不忠乎

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曾子曰慎終

追遠民德歸厚矣○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

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七

九

之道忠恕而已矣○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曾子言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君子人與君子人也○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

重而道遠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參也魯朱註魯鈍也程子曰參也竟以魯得之又曰曾子之學誠篤而已聖門學者聰明才辨不爲不多而卒傳其道乃質魯之人爾故學以誠實爲貴也尹氏曰曾子之才曾故其學也確所以能深造乎道也○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曾子曰吾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孝

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孟氏使陽膚爲士師問於曾子曾子曰

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以上見論語朱子曰三千之徒蓋莫不聞其說而曾

氏之傳獨得其宗於是作爲傳義以發其意○

又曰右經一章蓋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其傳

十章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也見大學序傳韓子

曰子思之學出於曾子○程子曰孔子言參也

魯然顏子沒後終得聖人之道者曾子也觀其

啓手足時之言可以見矣所傳者子思孟子皆

其學也見孟子序昔者曾子謂子襄曰子好勇乎吾

嘗聞大勇於夫子矣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

不惴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曾子曰

負肩詔笑病於夏畦○曾子養曾皙必有酒肉

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則可謂養志也

事親若曾子者可也○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或

曰寇至盍去諸曰無寓人於我室毀傷其薪木

寇退則曰修我牆屋我將反寇退曾子反左右

曰待先生如此其忠且敬也寇至則先去以爲

民望寇退則反殆於不可孟子曰曾子師也父

兄也○曾皙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羊棗公孫

丑問曰膾炙與羊棗孰美孟子曰膾炙哉公孫

丑曰然則曾子何爲食膾炙而不食羊棗曰膾

炙所同也羊棗所獨也以上見孟子曾子曰朋友之

墓有宿草而不哭焉○曾子寢疾病樂正子春

坐於牀下曾元曾申坐於足童子隅坐而執燭

童子曰華而晝大夫之簀與子春日止曾子聞

之瞿然曰呼曰華而睨大夫之簀與曾子曰然斯季孫之賜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簀曾元曰夫子之病革矣不可以變幸而至於旦請敬易之曾子曰爾之愛我也不如彼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舉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沒○曾子之喪浴於爨室○曾子曰始死之奠其餘閣也與○曾子曰小功不爲位也者是委巷之禮也○曾子謂子思曰伋吾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七日○曾子曰小功不稅則是遠兄弟終無服也而可乎○曾子曰喪有疾食肉飲酒必有草木之滋焉以爲薑桂之謂也○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曾子弔之曰吾聞之也朋友喪明則哭之曾子哭子夏亦哭曰天平子之無罪也曾子怒曰商女何無罪也吾與女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女於夫子爾罪一也喪爾親使民未有聞焉爾罪二也喪爾子喪爾明爾罪三也而曰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七

三

爾何無罪與○曾子弔於負夏主人旣祖填池推柩而反之降婦人而後行禮從者曰禮與曾子曰夫祖者且也且胡爲其不可以反宿也○曾子襲裘而弔子游裼裘而弔曾子指子游而示人曰夫夫也爲習於禮者如之何其裼裘而弔也主人旣小斂袒括髮子游趨而出襲裘帶經而入曾子曰我過矣我過矣夫夫是也○曾子與客立於門側其徒趨而出曾子曰爾將何之曰吾父死將出哭於巷曰反哭於爾次曾子北面而弔焉○有子問於曾子曰問喪於夫子乎曰聞之矣喪欲速貧死欲速朽有子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參也聞諸夫子也詳載有子後宋襄公葬其夫人醯醢百襲曾子曰旣曰明器矣而又實之○讀賵曾子曰非古也是再告也○子張死曾子有母之喪齊衰而往哭之或曰齊衰不以弔曾子曰我弔也與哉○曾子曰晏子可謂知禮也已恭敬之有焉有若曰晏子焉知禮○曾子曰國無道君子恥盈禮焉國奢則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七

三

示之以儉國儉則示之以禮○哀公使人弔黃尚遇諸道辟於路畫宮而受弔焉曾子曰黃尚不如杞梁之妻之知禮也齊莊公襲莒於奪杞梁死焉其妻迎其柩於路而哭之哀莊公使人弔之對曰君之臣不免於罪則將肆諸市朝而妻妾執君之臣免於罪則有先人之敝廬在君無所辱命○齊大飢黔敖爲食於路以待餓者而食之有餓者蒙袂輯屨貿貿然來黔敖左奉食右執飲曰嗟來食揚其目而視之曰予唯不食嗟來之食以至於斯也從而謝焉終不食而死曾子聞之曰微與其嗟也可去其謝也可食○季孫之母死哀公弔焉曾子與子貢弔焉闔人爲君在弗內也曾子後入闔人辟之涉內雷卿大夫皆辟位公降一等而揖之君子言之曰盡飾之道斯其行者遠矣以上見檀弓曾子問曰君薨而世子生如之何孔子曰卿大夫士從攝主北面於西階南大祝裊執束帛自西階盡等不升堂命母哭祝聲三告哭者止子升自西階

殯前北面祝立於殯東南隅祝聲三大宰命祝史以名徧告於五祀山川○曾子問曰如已葬而世子生則如之何孔子曰大宰大宗從大祝而告於禩三月乃名於禩以名徧告及社稷宗廟山川○曾子問曰並有喪如之何何先后後孔子曰葬先輕而後重其奠也先重而後輕禮也其虞也先重而後輕禮也○曾子問曰將冠子冠者至揖讓而入聞齊衰大功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內喪則廢外喪則冠而不醴徹饌而埽卽位而哭如冠者未至則廢如將冠子而未及期日而有齊衰大功小功之喪則因喪服而冠除喪不改冠乎孔子曰天子賜諸侯大夫冕弁服於太廟歸設奠服賜服於斯乎有冠醮無冠醴父沒而冠則已冠埽地而祭於禩已祭而見伯父叔父而後饗冠也○曾子問曰祭如之何則不行旅酬之事矣孔子曰聞之小祥者主人練祭而不旅奠酬於賓賓弗舉禮也○曾子問曰大功之喪可以與於饋奠之事乎孔子曰豈

大功耳自斬衰以下皆可禮也○曾子曰不以輕服而重相爲乎孔子曰非此之謂也○天子諸侯之喪斬衰者莫大夫齊衰者莫士則朋友莫不足則取於大功以下者不足則反之○曾子問曰小功可以與於祭乎孔子曰何必小功耳自斬衰以下與祭禮也○曾子曰不以輕喪而重祭乎孔子曰天子諸侯之喪祭也不斬衰者不與祭大夫齊衰者與祭士祭不足則取於兄弟大功以下者○曾子問曰相識有喪服可以與於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七

六

祭乎孔子曰總不祭又何助於人○曾子問曰廢喪服可以與於饋奠之事乎孔子曰說衰與奠非禮也以擯相可也○曾子問曰昏禮既納幣有吉日女之父母死則如之何孔子曰壻使人弔如壻之父母死則女之家亦使人弔○曾子問曰親迎女在塗而壻之父母死如之何孔子曰女改服布深衣縞總以趨喪女在塗而女之父母死則女反如壻親迎女未至而有齊衰大功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男不入改服於外

次女入改服於內次然後卽位而哭○曾子問曰除喪則不復昏禮乎孔子曰祭過時不祭禮也又何反於初○曾子問曰女未廟見而死則如之何孔子曰不遷於祖不祔於皇姑壻不杖不菲不次歸葬於女氏之黨示未成婦也○曾子問曰取女有吉日而女死如之何孔子曰壻齊衰而弔既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曾子問曰喪有二孤廟有二主禮與孔子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嘗禘郊社尊無二上未知其爲禮也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七

七

○曾子問曰古者師行必以遷廟主行乎孔子曰天子巡狩以遷廟主行載於齊車言必有尊也今也取七廟之主以行則失之矣當七廟五廟無遷主虛主者惟天子崩諸侯薨與去其國與祫祭於祖爲無主耳○曾子問曰古者師行無遷主則何主孔子曰主命問曰何謂也孔子曰天子諸侯將出必以幣帛皮圭告於祖禰遂奉以出載於齊車以行每舍奠焉而後就舍反必告設奠卒斂幣玉藏諸兩階之間乃出蓋貴

命也○曾子問曰諸侯旅見天子入門不得終禮廢者幾孔子曰四請問之曰大廟火日食后之喪雨霑服失容則廢如諸侯皆在而日食則從天子救日各以其方色與其兵大廟火則從天子救火不以方色與兵○曾子問曰諸侯相見揖讓入門不得終禮廢者幾孔子曰六請問之曰天子崩大廟火日食后夫人之喪雨霑服失容則廢○曾子問曰天子嘗禘郊社五祀之祭簠簋既陳天子崩后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廢○曾子問曰當祭而日食大廟火其祭也如之何孔子曰接祭而已矣如牲至未殺則廢○曾子問曰諸侯之祭社稷俎豆既陳聞天子崩后之喪君薨夫人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廢○曾子問曰大夫之祭鼎俎既陳邊豆既設不得成禮廢者幾孔子曰九請問之曰天子崩后之喪君薨大夫之喪君之大廟火日食三年之喪齊衰大功皆廢○曾子問曰三年之喪弔乎孔子曰三年之喪練不羣立不旅行君子禮以飾情三

年之喪而弔哭不亦虛乎○曾子問曰大夫士有私喪可以除之矣而有君服焉其除之也如之何孔子曰有君喪服於身不敢私服又何除焉於是乎有過時而弗除也君之喪服除而後殷祭禮也○曾子問曰父母之喪弗除可乎孔子曰先王制禮過時弗舉禮也非弗能勿除也患其過於制也故君子過時不祭禮也○曾子問曰君薨既殯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居於家有殷事則之君所朝夕否曰君既啓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哭而反送君曰君未殯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殯反於君所有殷事則歸朝夕則否大夫室老行事士則子孫行事大夫內子有殷事亦之君所朝夕否○曾子問曰君出疆以三年之戒以棨從君薨其入如之何孔子曰共殯服則子麻弁經疏衰菲杖入自闕升自西階如小斂則子免而從柩入自門升自阼階君大夫士一節也○曾子問曰君之喪既引聞父母

之喪如之何孔子曰遂既封而歸不俟子○曾子問曰父母之喪既引及塗聞君薨如之何孔子曰遂既封改服而往○曾子問曰宗子爲士庶子爲大夫其祭也如之何孔子曰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祝曰孝子某爲介子某薦其常事若宗子有罪居於他國庶子爲大夫其祭也祝曰孝子某使介子某執其常事攝主不厭祭不旅不假不綏祭不配布奠於賓賓奠而不舉不歸肉其辭於賓曰宗兄宗弟宗子在他國使某

於東房是謂陽厭○曾子問曰葬引至於壙日有食之則有變乎且不乎孔子曰昔者吾從老聃助喪於巷黨乃壙日有食之老聃曰丘止柩就道右止哭以聽變既明反而后行曰禮也○曾子問曰爲君使而卒於舍禮曰公館復私館不復凡所使之國有司所授舍則公館已何謂私館不復也孔子曰善乎問之也自卿大夫士之家曰私館公館與公所爲曰公館公館復此之謂也○曾子問曰下殯土周葬於園遂與機而往塗邇故也今墓遠則其葬也如之何孔子曰下殯用棺衣棺自史佚始也○曾子問曰卿大夫將爲尸於公受宿矣而有齊衰內喪則如之何孔子曰出舍於公館以待事禮也以上見曾子問原思言於曾子曰夏后氏之送葬也用盟器殷人用祭器周人兼而用之曾子曰其不然乎夫盟器者鬼器也祭器人器也古之人胡爲而死其親也見曲禮公西赤問或問於曾子曰夫既遣而包其餘猶既食而裹其餘與君子既食則裹其餘

乎曾子曰吾子不見大饗乎夫大饗既饗卷三
牲之俎歸於賓館父母而賓客之所以爲哀也
子不見大饗乎○曾申問於曾子曰哭父母有
常聲乎曰中路嬰兒失其母焉何常聲之有上
見雜記曾子曰孝有三大孝尊親其次弗辱其下
能養公明儀問於曾子曰夫子可以爲孝乎曾
子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君子之所謂孝者先
意承志諭父母於道參直養者也安能爲孝乎
○曾子曰身也者父母之遺體也行父母之遺
體敢不敬乎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
也蒞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戰陳無
勇非孝也五者不遂戕及於親敢不敬乎亨孰
膾藟嘗而薦之非孝也飡也君子之所謂孝也
者國人稱願然曰幸哉有子如此所謂孝也已
衆之本教曰孝其行曰養養可能也敬爲難敬
可能也安爲難安可能也卒爲難父母既沒愼
行其身不遺父母惡名可謂能終矣仁者仁此
者也禮者履此者也義者宜此者也信者信此

者也强者强此者也樂自順此生刑自反此作
○曾子曰夫孝置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橫乎
四海施諸後世而無朝夕推而放諸東海而準
推而放諸西海而準推而放諸南海而準推而
放諸北海而準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
不服此之謂也○曾子曰樹木以時伐焉禽獸
以時殺焉夫子曰斷一樹殺一獸不以其時非
孝也孝有三小孝用力中孝用勞大孝不匱思
慈愛忘勞可謂用力矣尊仁安義可謂用勞矣
博施備物可謂不匱矣父母愛之喜而弗忘父
母惡之懼而無怨父母有過諫而不逆父母旣
沒必求仁者之粟以祀之此之謂禮終以上見祭義
曾子曰孝子之養老也樂其心不違其志樂其
耳目安其寢處以其飲食忠養之孝子之身終
終身也非終父母之身終其身也是故父母之
所愛亦愛之父母之所敬亦敬之至於犬馬盡
然而况於人乎見內則孔子閑居曾參侍孔子曰
參乎今之君子惟士與大夫之言可聞也至於

君子之言者希也於乎吾以王言之其不出戶牖而化天下曾子起下席而對曰敢問何謂王之言孔子不應曾子曰侍夫子之閑也難參是以敢問孔子又不應曾子肅然而懼捫衣而退負席而立有頃孔子歎息顧謂曾子曰參汝可語明王之道與曾子曰非敢以爲足也請因所聞而學焉子曰居吾語汝夫道者所以明德也德者所以尊道也是以非德道不尊非道德不明雖有國之良馬不以其道服乘之不可以取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七

五

道里雖有博地衆民不以其道治之不可以致霸王是故昔者明王內修七教外行三至七教修然後可以守三至行然後可以征明王之道其守也則必折衝千里之外其征也則必還師衽席之上故曰內修七教而上不勞外行三至而財不費此之謂明王之道也○曾子曰不勞不費之謂明王可得聞乎孔子曰昔者帝舜左禹而右皋陶不下席而天下治夫如此何上之勞乎政之不平君之患也令之不行臣之罪也

若乃十一而稅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入山澤以其時而無征關譏市鄽皆不收賦此則生財之路而明王節之何財之費乎○曾子曰敢問何謂七教孔子曰上敬老則下益孝上尊齒則下益悌上樂施則下益寬上親賢則下擇友上好德則下不隱上惡貪則下恥爭上廉讓則下恥節此之謂七教七教者治民之本也政教定則本正矣凡上者民之表也表正則何物不正是故人君先立仁於已然後大夫忠而士信民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七

五

敦而俗樸男慤而女貞六者教之致也布諸天下四方而不宛納諸尋常之室而不塞等之以禮立之以義行之以順則民之棄惡如湯之濯雪焉○曾子曰道則至矣弟子不足以明之孔子曰參以爲姑止乎又有焉昔者明王之治民也法必列地以封之分屬以理之然後賢民無所隱暴民無所伏使有司日省而時考之進用賢良退貶不肖則賢者悅而不肖者懼哀鰥寡養孤獨恤貧窮誘孝弟選才能此七者修則四

海之內無刑民矣上之親下也如手足之於腹
心下之親上也如幼子之於慈母矣上下相親
如此故令則從施則行民懷其德近者悅服遠
者來附政之致也夫布指知寸布手知尺舒肘
知尋斯不遠之則也周制三百步爲里千步爲
井三井而埒埒三而矩五十里而都封百里而
有國乃爲稽積資聚焉恤行者有亡是以蠻夷
諸夏雖衣冠不同言語不合莫不來賓故曰無
市而民不乏無刑而民不亂田獵單弋非以盈
宮室也徵斂百姓非以盈府庫也慘怛以補不
足禮節以損有餘多信而寡貌其禮可守其言
可復其迹可履如飢而食如渴而飲民之信之
如寒暑之必驗故視遠若邇非道邇也見明德
也是故兵革不動而威用利不施而親萬民懷
其惠此之謂明王之守折衝千里之外者也○
曾子曰敢問何謂三至孔子曰至禮不讓而天
下治至賞不費而天下士悅至樂無聲而天下
民和明王篤行三至故天下之君可得而知天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七

美

下之士可得而臣天下之民可得而用○曾子
曰敢問此義何謂孔子曰古者明王必盡知天
下良士之名既知其名又知其實又知其數及
其所在焉然後因天下之爵以尊之此之謂至
禮不讓而天下治因天下之祿以富天下之士
此之謂至賞不費而天下之士悅如此則天下
之名譽興焉此之謂至樂無聲而天下之民和
故曰所謂天下之至仁者能合天下之至親也
所謂天下之至明者能舉天下之至賢者也此
三者咸通然後可以征是故仁者莫大乎愛人
智者莫大乎知賢賢政者莫大乎官能有土之
君修此三者則四海之內供命而已矣夫明王
之所征必道之所廢者也是故誅其君而改其
政弔其民而不奪其財故明王之政猶時雨之
降降至而民悅矣是故行施彌博得親彌衆此
之謂還師衽席之上以上見王言曾子曰入是國也
言信於羣臣而留可也行忠於卿大夫則仕可
也澤施於百姓則富可也孔子曰參之言此可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七

毛

謂善安身矣見教思曾子曰狎甚則相簡莊甚則

不親是故君子之狎足以交歡其莊足以成禮

孔子聞斯言也曰二三子志之孰謂參也不知

禮也見好生曾子耘瓜誤斬其根曾皙怒建大杖

以擊其背曾子仆地而不知人久之有頃乃蘇

欣然而起進於曾皙曰嚮也參得罪於大人

人用力教參得無疾乎退而就房援琴而歌欲

令曾皙而聞之知其體康也孔子聞之而怒告

門弟子曰參來勿內曾參自以爲無罪使人請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七

无

於孔子子曰汝不聞乎昔瞽叟有子曰舜舜之
事瞽叟欲使之未嘗不在於側索而殺之未嘗
可得小挫則待過大杖則逃走故瞽叟不犯不
父之罪而舜不失蒸蒸之孝今參事父委身以
待暴怒殪而不避既身死而陷父於不義其不
孝孰大焉汝非天子之民耶殺天子之民其罪
奚若曾參聞之曰參罪大矣遂造孔子而謝過
○曾子曰參昔嘗聞夫子之三言而未之能行
也夫子見人之一善而忘其百非是夫子之易

事也見人之有善若已有之是夫子之不爭也

聞善必躬行之然後導之是夫子之能勞也學

夫子之三言而未能行以自知終不及夫子者

也○孔子曰吾死之後則商也日益賜也日損

曾子曰何謂也子曰商也好與賢己者處賜也

好說不若己者不知其子視其父不知其人視

其友不知其君視其所使不知其地視其草木

故曰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

卽與之化矣與不善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七

无

不聞其臭亦與之化矣丹之所藏者赤漆之所
藏者黑是以君子必慎其所與處者焉○曾子
從孔子於齊齊景公以下卿之禮聘曾子曾子
固辭將行晏子送之曰吾聞之君子遺人以財
不若善言今夫蘭本三年湛之以漉醑旣成噉
之則易以匹馬非蘭之本性也所以湛者美矣
願子詳其所湛者夫君子居必擇處遊必擇方
仕必擇君擇君所以求仕擇方所以修道遷風
移俗者嗜欲移性可不慎乎孔子聞之曰晏子

之言君子哉依賢者固不困依富者固不窮馬

炫斬足而復行何也以其輔之者衆以上見曾

子敝衣而耕於魯魯君聞之而致邑焉曾子固

辭不受或曰非子之求君自致之奚固辭也曾

子曰吾聞受人施者常畏人與人者常驕人縱

君有賜不我驕也吾豈能勿畏乎孔子聞之曰

參之言足以全其節也見在曾子將行晏子送

之曰君子贈人以軒不若言吾請以言乎以軒

乎曾子曰請以言晏子曰今夫車輪山之直木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七

三

也良匠揉之其圓中規雖有槁暴不復贏矣故

君子慎隱操和氏之璧井里之困也良工修之

則爲存國之寶故君子慎所修嬰聞汨常移質

習俗移性不可不慎也見晏子曾子再仕而心

再化曰吾及親仕三釜而心樂後仕三千鍾不

泊吾心悲弟子問於仲尼曰若參者可謂無所

懸其罪乎曰旣已懸矣夫無所懸者可以有哀

乎彼視三釜三千鍾如觀一作雀蚊虻相過乎

前也見莊子註云化變易也不泊不及也祿之

厚不及心之悲也無所懸其罪言親死而無遺

恨也○昔人有與曾子同姓亦名參有人告其

母參殺人母織如故有人復來告如是者三曾

子母乃投杼踰垣而去曾子之母非不知子不

殺人也言之者衆夫流言之並至雖真聖不敢

自安況凡人乎故邪臣之蔽賢猶浮雲之障日

月也非得神靈之化罷雲霽賢念歸山海然後

乃得觀其光明暴天下之濡濕照四方之晦冥

見新語曾子曰人而好善福雖未至禍其遠矣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七

三

人而不好善禍雖未至福其遠矣故以歲之有

凶穰而荒其稼穡者非良農也以利之有盈縮

而棄其資貨者非良賈也以行之有禍福而改

其善道者非良士也見中論曾子曰無內人之

疏而外人之親無身不善而怨人無刑已至而

呼天內人之疏而外人之親不亦遠乎身不善

而怨人不亦反乎刑已至而呼天不亦晚乎見

子法曾子食魚有餘曰泔之傷人不若與之曾

子泣涕曰有異心乎哉傷其間之晚也見荀子

註云泔與奧皆烹和之名曾子自傷不知以食魚之傷人故泣涕深自引過謝門人曰吾豈有異心故欲傷人哉乃所不知也○公明宣學於曾子三年不讀書曾子曰宣而居參之門三年不學何也公明宣曰安敢不學宣見夫子居庭親在叱咤之聲未嘗至於犬馬宣悅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應賓客恭儉而不懈隨宣悅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居朝廷嚴臨下而不毀傷宣悅之學而未能宣悅此三者學而未能宣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七

三

安敢不學而居夫子之門乎○樂正子春下堂而傷其足數月不出猶有憂色門弟子曰夫子之足瘳矣數月不出猶有憂色何也樂正子春曰善如爾之問也善如爾之問也吾聞諸曾子曾子聞諸夫子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惟人爲大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不虧其體不辱其身可謂全矣故君子頃步而不敢忘孝也今予忘孝之道予是以有憂色也一舉足而不敢忘父母是故道而不徑舟而不遊不

敢以先父母之遺體行殆一出言而不敢忘父母是故惡言不出於口忿言不反於身不辱其身不羞其親可謂孝矣見稽古明倫曾子曰親戚不說不敢外交近者不親不敢求遠小者不審不敢言大故人之生也百歲之中有疾病焉有老幼焉故君子思其不可復者而先施焉親我既沒雖欲爲孝誰爲孝年既耆艾雖欲爲悌誰爲悌故孝有不及悌有不時其此之謂與官忌于宦成病加于小愈孝衰于妻子察此四者慎終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七

三

如始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見通論五倫曾子傳聖人學其德後來不可測安知其不至聖人如言吾得正而斃且休理會文字只看他氣象極好被他所見處大後人雖有好言語只被氣象卑終不類道又曰曾子疾病只要以正不慮死見遺書曾子問聽獄子曰其法有三焉治必以寬寬歸于察察歸于義聽而不寬是亂也寬而不察是慢也察而不中義是私也故善聽者聽不越辭辭不越情情不越義書曰上下比罰無僭

亂辭見刑論曾子謂子思曰夫子巡于諸侯未嘗

失臣禮今子有傲世主之心無乃不可乎子思

曰時移世異人有宜也伋于此時不自高人將

下吾不自貴人將賤吾非故相詭乃時也見居衛

曾子性至孝嘗出薪於野客至其家母以手搯

臂參卽馳至問母曰臂何恙乎母曰今者客至

搯臂以呼汝耳家貧食力敝衣躬耕日不舉火

而歌聲若出金石魯君聞而致邑焉固辭不受

見說苑昔魯有兩曾參南曾參殺人見捕人以告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七

書

北曾參母然則子輿爲北曾參矣見國策子夏過

曾子曰入食子夏曰不爲公費乎曾子曰君子

有三費飲食不在其中君子有三樂鐘鼓琴瑟

不在其中子夏曰敢問三樂曾子曰有親可畏

有君可事有子可遺此一樂也有親可諫有君

可去有子可怒此二樂也有君可喻有友可助

有子可成此三樂也子夏曰敢問三費曾子曰

少而學長而忘此一費也事君有功而輕負之

此二費也久交友而中絕之此三費也子夏曰

善哉謹身事一言愈於終身之誦而事一士愈

於治萬民之功夫人不可以不知也吾嘗齒焉

吾田期歲不收土莫不然何況人乎與人以實

雖疏必密與人以虛雖戚必疏夫實之與實如

膠如漆虛之與虛如薄冰之見晝日君子可不

留意哉○曾子每讀喪禮泣下沾襟曰往而不

可還者親也子欲養而親不待是故椎牛而祭

不如雞豚之逮親存也初吾爲吏祿不及釜尚

欣欣而喜者非以爲多也樂其逮親也旣沒之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七

書

後吾嘗南遊於楚得尊官焉猶北面而泣涕者

非爲賤也悲不逮吾親也孔子以其能通乎道

故授以一貫之傳以上見韓詩外傳曾子居曲阜鳴梟

不入城郭見水經注曾參行孝枯井湧泉見天中記子輿

齊聘以相楚迎以令尹晉迎以上卿不應其命

也見大戴禮注曾子耕太山雨雪不得行思父母作

梁山吟見備考曾子年七十文學始就乃能著書

見宋景文公筆記孔子以參能通孝道作孝經見史記曾

子著書十八篇十篇見大戴禮八篇亡又述孔

子所傳大學之道作傳十章成化元年山東守臣上言嘉祥南武山西南玄寨山之東麓有漁者陷入一穴中得懸棺其前有石碣鐫曾參之墓奉詔封樹邱陵墓在嘉祥始此魏王肅曰武城魯邑有兩武城故稱南以別之索隱曰當時更有北武城故言南兗州志曰今費縣西南八里有南成山其阿有武城城武城寺斷碑尚存春秋時曾子居武城卽此又說苑云魯人攻費曾子辭於費君曰請出姑無使狗豕入吾舍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七

美

又戰國策甘茂之言曰曾子居費之武城又後漢王符論曾子葬父南成山唐章懷太子註云南成在費縣西南合此觀之則曾子費人也兗州志又曰今嘉祥縣南四十五里有南武山山南有曾子墓山東南三里許有南武城卽子游爲宰處後改爲阿城遺址尚存又嘉祥縣志曰南武城卽今本縣遂山社地也又嘉祥知縣馬應龍曰按武城有南北北屬東昌府南卽今嘉祥隸兗州今觀南武山澹臺山與澹臺河俱在

嘉祥境內則嘉祥爲南武城益明矣合此觀之則曾子嘉祥人也

見闕里志

樊須字子遲樊皮之後魯人少孔子四十六歲

少仕於季氏又云文王後虞仲子孫爲周卿士

食采於樊因氏

見備考

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樊

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樊

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

之以禮○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曰敢問崇德

修慝辨惑子曰善哉問先事後得非崇德與攻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七

毛

其惡無攻人之惡非修慝與一朝之忿忘其身

以及其親非惑與○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

子曰知人樊遲未達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

者直樊遲退見子夏曰鄉也吾見於夫子而問

知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何謂也

金見子夏

後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爲圃曰

吾不如老圃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上好

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

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

其子而至矣焉用稼○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

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樊遲問

知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問

仁子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可謂仁矣以上見樊論語

遲問於孔子曰鮑牽事齊君執政不撓可謂忠

矣而君則之其爲至闇乎孔子曰古之士者國

有道則盡忠以輔之無道則退身以避之今鮑

莊子食於淫亂之朝不量主之明暗以受大刑

是智之不如葵葵猶能衛其足見正論子慎行曰

樊遲請學稼圃蓋治神農之言欲以耕戰力田

建富強之業而不知禮義之教可以服天下其

學術之流必至懷許行之說而售管商之利去

聖人之道遠矣故夫子以端本之道告之此王

霸之幾也或者不知真以爲欲學農圃而譏其

陋亦淺於論須者矣見闕里志

顏辛魯人字子柳少孔子四十六歲○闕里志

年譜載是年定公以爲中都宰越二年定公以

爲司空由司空爲大司寇疑誤考歷聘紀年及

左傳五十一歲定公九年始爲中都宰五十二

歲爲司空循爲司寇四十七歲時平子始卒桓

子初立受制陽貨語孔子於塗孔子曰諾吾將

仕矣安得卽爲中都宰耶

周敬王十六年魯定公六年丁酉四十八歲

子在魯見歷聘紀年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歸孔子

豚孔子時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諸塗謂孔子曰來

予與爾言曰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

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曰不可日月逝矣歲

不我與孔子曰諾吾將仕矣朱註陽貨季氏家臣

名虎嘗囚季桓子而專國政欲令孔子來見已而

孔子不往貨以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

則往拜其門故瞰孔子之亡而歸之豚欲令孔子

來拜而見之也○子曰飯蔬食飲水曲肱而枕之

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見論語

陽貨欲見孔子而惡無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

於其家則往拜其門陽貨瞰孔子之亡也而饋孔

子蒸豚孔子亦矚其亡也而往拜之當是時陽貨

先豈得不見朱註陽貨於魯爲大夫孔子爲士故以此物及其不在而饋之欲其來拜而見之也見孟子

按孔肖謙年譜繫飯疏食於此豈其爲貨發與闕里志年譜載四十八歲遷司空是年弟子顓孫師生疑誤既云四十七歲爲中都宰越二年爲司空何得四十八歲卽遷司空其誤明矣考家語弟子解師少孔子四十八歲當在次年生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七

罕

至聖編年世紀卷之七終

至聖編年世紀卷之八

婁東嘉定李 灼松亭
新安古歙黃 晟曉峰
全輯

男李肯堂德紹

男黃 爲葵筠圃全校
爲蓀芳谷

周敬王十七年魯定公七年 戊戌四十九歲

子在魯見歷聘紀年 孔子侍坐於季孫季孫之宰通曰

君使人假馬其與之乎孔子曰吾聞君取於臣謂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八

一

之取與臣謂之賜臣取於君謂之假與於君謂之獻季孫色然悟曰吾誠未達此義遂命其宰曰自今已往君有取一切不得復言假也孔子曰正假馬之言而君臣之義定見韓詩外傳 桓子穿井獲如上缶其中有羊使人問於孔子曰吾穿井於費而井中得狗何也孔子曰以某所聞羊也某聞之水石之怪夔蜺蝮水之怪龍罔象土之怪羆羊也見史記孔家

闕里志聖廟東三里有廢井圍五丈三尺深八

十尺石爲之相傳季桓子穿井得羊卽此按輿圖曲阜在兗州府東四十里沂州在府東三百六十里費屬沂在州西南九十里今云穿井於費與志不合史記無於費二字家語有之未知孰是說文夔神魑音虛也如龍一足莊子夔憐絃一足獸也蜎蜎亦作蜎蜎又作方良又作罔閭淮南子說狀如三歲小兒赤黑色赤目長耳美髮左傳注疏云川澤之神也又一說山精也好學人聲能迷惑人罔象能食人一名沐腫獺羊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八

二

土中怪羊一云土神唐固曰獺羊雌雄未成者按史記以此爲孔子四十七歲時事其年六月平子新喪七月虎囚桓子十月釋之似不暇爲穿井計因移在此○闕里志年譜載是年弟子宓不齊生考家語弟子解不齊少孔子四十九歲當在次年生

是年弟子顓孫師生

顓孫師陳人字子張少孔子四十八歲爲人有容貌資質寬冲博接從容自務居不務立於仁

義之行孔子門人友之而弗敬見弟解美功不伐貴位不善不侮不佚不傲無告是顓孫師之行也孔子言之曰其不伐則猶可能也其不弊百姓則仁也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夫子以其仁爲大學之深見弟行子張學干祿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子張問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子張問曰令尹子文三仕爲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愠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崔子弑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至於他邦則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之一邦則又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曰然則師愈與子曰過猶不及○師也辟○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迹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八

三

亦不入於室○子張問明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子張問崇德辨惑子曰主忠信徙義崇德也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子張對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子曰是聞也非達也夫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在邦必達在家必達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三年○子張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子張書諸紳○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爲仁矣請問之曰恭寬信敏惠恭則不

侮寬則得衆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子張曰士見危致命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哀其可已矣○子張曰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爲有焉能爲亡○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子張曰子夏云何對曰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矣○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惡斯可以從政矣子張曰何謂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子張曰何謂惠而不費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擇可勞而勞之又誰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貪君子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驕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子張曰何謂四惡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

不戒視成謂之暴慢令致期謂之賊猶之與人
也出納之吝謂之有司

以上見論語

子張有聖人之

一體

見孟子

子張問入官於孔子孔子曰安身取

譽爲難子張曰爲之如何孔子曰已有善勿專
教不能勿怠已過勿發失言勿綺不善勿遂行
事勿留君子入官有此六者則身安譽至而政
從矣且夫忿數者獄之所由生也詎諫者慮之
所以塞也慢易者禮之所以失也怠惰者時之
所以後也奢侈者財之所以不足也專獨者事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八

太

之所以不成也君子入官除此六者則身安譽
至而政從矣故君子南面臨官大域之中而公
治之精智而畧行之合是忠信考是大倫存是
美惡進是利而除是害無求其報焉而民之情
可得也夫臨之無抗民之志勝之無犯民之言
量之無侵民之辭養之無擾於其時愛之無寬
於刑法若此則身安譽至而民得也君子以臨
官所見則邇故明不可蔽也所求於邇故不勞
而得也所以治者約故不用衆而譽立凡法象

在內故法不遠而源泉不竭是以天下積而本

不寡短長得其量人志治而不亂政德貫乎心

藏乎志形乎色發乎聲若此而身安譽至民咸

自治矣是故臨官不治則亂亂生則爭之者至

爭之至又於亂明君必寬裕以容其民慈愛優

柔之而民自得矣行者政之始也說者情之導

也善政行易則民不怨言調說和則民不變法

在身則民象之明在已則民顯之若乃供已而

不節財則財利之生者微矣貪以不得則善政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八

七

必簡矣苟以亂之則善言必不聽也詳以納之
則規諫日至言之善者在所日聞行之善者在
所能爲故君上者民之儀也有司執政者民之
表也邇臣便僻者羣僕之倫也故儀不正則民
失表不端則百姓亂邇臣便僻則羣臣汙矣是
以人主不可不敬乎三倫君子修身反道察里
言而服之則身安譽至終始在焉故夫女子必
自擇絲麻良工必自擇完材賢君必自擇左右
勞於取人佚於治事君子欲譽則必謹其左右

爲上者譬如緣木焉務高而畏下茲甚六馬之乖離必於四達之交衢萬民之叛道必於君上之失政上者尊嚴而危民者卑賤而神愛之則存惡之則亡長民者必明此之要故南面聽官貴而不驕富而能供有本而能圖末修事而能建業久居而不滯情近而暢乎遠察一物而貫乎多治一物而萬物不能亂者以身本者也君子蒞民不可以不知民之性而達諸民之情既知其性又習其情然後民乃從命矣故世舉則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八

八

民親之政均則民無怨故君子蒞民不臨以高不導以遠不責民之所不爲不强民之所不能以明王之功不因其情則民嚴而不迎篤之以累年之業不因其力則民引而不從若責民所不爲强民所不能則民疾疾則僻矣古者聖主冕而前旒所以蔽明也紘紕充耳所以掩聰也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枉而直之使自得之優而柔之使自求之揆而度之使自索之民有小罪必求其善以赦其過民有大罪必原

其故以仁輔化如有死罪其使之生則善也是以上下親而不離道化流而不蘊故德者政之始也政不和則民不從其教矣不從教則民不習不習則不可得而使也君子欲言之見信也莫善乎先虛其內欲政之速行也莫善乎以身先之欲民之速服也莫善乎以道御之故雖服必強自非忠信則無可以取親於百姓者矣內外不相應則無可以取信於庶民者矣此治民之至道矣入官之大統矣子張旣聞孔子斯言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八

九

遂退而記之見入官孔子閒居子張侍論及於禮孔子曰居吾語汝以禮周流無不遍也子張進曰敢問禮何謂也子曰禮者卽事之治也君子有其事必有其治治國而無禮譬猶瞽者之無相俛偃乎何所之譬猶終夜有求於幽室之中非燭何以見故無禮則手足無所措耳目無所加進退揖讓無所制是故以之居處長幼失其別闔門三族失其和朝廷官爵失其序田獵戎事失其策軍旅武功失其勢宮室失其度鼎俎

失其象物失其時樂失其節車失其軾鬼神失其饗喪紀失其哀辨說失其黨百官失其體政事失其施加於身而措於前凡衆之動失其宜如此則無以祖洽四海子曰慎聽之吾語汝禮猶有九焉大饗有四焉苟知此矣雖在畎畝之中事之聖人矣兩軍相見揖讓而入門入門而懸輿揖讓而升堂升堂而樂闋下管象舞夏籥序興陳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如此而後君子知仁焉行中規旋中矩鑾和中采齊客出以雍徹以振羽是故君子無物而不在於禮焉入門而金作示情也升歌清廟示德也下管象舞示事也是故古之君子不必親相與言也以禮樂相示而已夫禮者理也樂者節也無禮不動無節不作不能詩於禮謬不能樂於禮素於德薄於禮虛見論子張問聖人之所以教孔子曰師乎吾語汝聖人明於禮樂舉而措之而已子張又問孔子曰師爾以爲必布几筵揖讓升降酌獻酬酢然後謂之禮乎爾以爲必行綴兆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八

十

執羽籥作鐘鼓然後謂之樂乎言而可履禮也行而可樂樂也聖人力此二者以恭己南面是故天下太平萬民順伏百官承事上下有禮也夫禮之所以興衆之所以治也禮之所以廢衆之所以亂也目巧之室則有隙阼席則有上下車則有左右行則並隨立則有列序古之義也室而無隙阼則亂於堂室矣席而無上下則亂於席次矣車而無左右則亂於車上矣行而無並隨則亂於階塗矣列而無次序則亂於著矣昔者明王聖人辨貴賤長幼正男女內外序親疏遠近而莫敢相踰越者皆由此塗出也見問子張有父之喪公明儀相焉問啓顙於孔子孔子曰拜而後啓顙顙乎其順也啓顙而後拜顙乎其至也三年之喪吾從其至者見曲禮子張之喪公明儀爲志焉褚幕丹質蟻結於四隅殷士也○子張旣除喪而見予之琴和之而和彈之而成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至焉○國昭子母死問於子張曰葬及墓男子婦人安位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八

十一

子張曰司徒敬子之喪夫子相男子西鄉婦人東鄉曰噫毋曰我喪也斯沾爾專之賓爲賓焉主爲主焉婦人從男子皆西鄉○子張病召申祥而語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吾今日其庶幾乎以上見檀弓 子張子夏相與論終日不決子夏詞氣甚隘顏色甚變子張曰子亦聞夫子之議論耶徐言闇闇威儀翼翼後言先默得之推讓巍巍道有歸矣小人之論也專意自是瞋目搥腕疾言噴噴口沸目赤一幸得勝疾笑噬噬是以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八

主

君子賤之也

見韓詩外傳

子張見魯哀公七日而不

禮託僕夫而去曰臣聞君好士故不遠千里以

見七日而君不禮君之好士有似葉公子高之

好龍也

見新序

書曰茲殷罰有倫子張問曰何謂

也子曰不失其理之謂也今諸侯不同德國君

異法折獄無倫故知法之難也子張曰古之知

法者與今異乎子曰古之知法者能遠今之知

法者不失有罪不失有罪其于怨寡矣能遠則

其防深矣寡怨近乎濫防深治乎本書曰惟敬

五刑以成三德言微淵所以爲德也○書曰非從惟從子曰君子之于人也有不語也無不聽也况聽訟乎必盡其辭矣夫聽訟者或從其情或從其辭辭不可從必斷以情書曰若保赤子子張問曰聽訟可若此乎孔子曰可哉古之聽訟者惡其意不惡其人求所以生之不得乃刑之君必與衆共焉今聽訟者不惡其意而惡其人求所以殺是反古之道也

見刑論

子張曰女子必漸乎二十而嫁何也子曰十五許嫁而後從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八

主

夫是陽動而陰應男唱而女隨之義也以爲續

組訓織紉者女子之所有事也黼黻文章之義

婦人所有大功也必十五以往漸乎二十然後

可以通乎此事上以孝于舅姑下以事夫養子

也

見嘉言

子張問曰聖人受命必受諸天而書云

受終于文祖何也子曰受命于天者湯武是也

受命于人者舜禹是也夫不讀詩書易春秋則

不知聖人之心也○子張問曰禮丈夫三十而

室舜三十徵庸而書云有鰥在下曩聞諸夫子

曰聖人在上內無怨女外無曠夫堯爲天子而有鰥在下何也子曰夫男子二十而冠冠而後娶通義也舜父頑母嚚莫克圖焉故逮三十而謂之鰥也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若已歿娶必告其廟○子張問曰堯舜之世一人不刑而天下治教誠而愛深也龍子以爲一夫不被以五刑敢問何謂也子曰不然五刑所以教也龍子未可謂能爲書也○子張問書云奠高山何謂也子曰山嶽定其差秩祀所視焉子張曰

其禮如何子曰牲幣之物五嶽視三公小名山

視子男曰仁者何樂于山子曰夫山者巋然高

草木植鳥獸蕃焉財用出焉直而無私興吐風

雲以通乎天地之間陰陽和合雨露之澤萬物

以成百姓咸饗此仁者所以樂乎山也以上見論書

周敬王十八年魯定公八年已亥五十歲

子在魯

見歷聘紀年

子曰五十而知天命

見論語

季寤公

鉏極公山不狃皆不得志於季氏叔孫輒無寵於

叔孫氏叔仲志不得志於魯故五人因陽虎陽虎

欲去三桓以季寤更季氏以叔孫輒更叔孫氏已更孟氏冬十月順祀先公而祈焉辛卯禘於僖公壬辰將享季氏於蒲圃而殺之戒都車曰癸巳至成宰公歛處父告孟孫曰季氏戒都車何故孟孫曰吾弗聞處父曰然則亂也必及於子先備諸與孟孫以壬辰爲期陽虎前驅林楚御桓子虞人以鉞盾夾之陽越殿將如蒲圃桓子咋謂林楚曰而先皆季氏之良也爾以是繼之對曰臣聞命後陽虎爲政魯國服焉違之徵死無益於主桓子曰何後之有而能以我適孟氏乎對曰不敢愛死懼不免主桓子曰往也孟氏選圉人之壯者三百人以爲公期築室於門外林楚怒馬及衢而騁陽越射之不中築者闔門有自門間射陽越殺之陽虎劫公與武叔以伐孟氏公歛處父帥成人自上東門入與陽氏戰於南門之內弗勝又戰於棘下陽氏敗陽虎說甲如公宮取寶玉大弓以出舍於五父之衢寢而爲食其徒曰追其將至虎曰魯人聞余出喜於徵死何暇追余從者曰嘻速駕公歛陽在

公欽陽請追之孟孫弗許陽欲殺桓子孟孫懼而歸之子言辨舍爵於季氏之廟而出陽虎入於謹陽關以叛見左傳

杜註都車都邑之兵車也林註鉞劍也盾干櫓也虞人以鉞盾夾衛桓子昨暫也季桓子覺其景象頓異乃昨謂林楚杜註後猶晚也林註若違之必速召其死○按定公八年孔子尚未仕經書從祀先公陽虎欲去三桓而爲此也書盜竊寶玉大弓盜謂陽虎也家臣賤名氏不見故至聖編年世紀卷之八末

曰盜弓玉國之分器失之以見魯無人陪臣不書書陽虎爲盜是治陪臣也孔子作春秋治至陪臣所謂一字之貶嚴於斧鉞也是年弟子澹臺滅明處不齊生澹臺滅明武城人字子羽少孔子四十九歲有君子之資孔子嘗以容貌望其才不充孔子之望然其爲人公正無私以取與去就然諾爲名仕魯爲大夫見弟解貴之不喜賤之不怒苟利於民廉於行已其事上也以佑其下是澹臺滅明

之行也孔子曰獨貴獨富君子恥之夫也中之矣見弟解子游爲武城宰子曰汝得人焉耳乎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見論語狀貌甚醜夫子以爲材薄旣受業

退而修行南遊至江弟子從者三百人說取子去就名施乎諸侯夫子聞之曰吾以貌取人失之子羽見備考滅明賁千金之璧渡河河伯欲之至陽侯波起兩蛟挾舟子羽曰吾可以義求不可以威劫乃左操壁右操劍斬蛟蛟死波休乃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八

七

投壁於河三投輒躍出子羽乃毀之而去示無怯意又曰子羽子溺死於江弟子欲收葬之子羽曰螻蟻何親魚龜何仇遂不收葬見博物志處不齊魯人字子賤少孔子四十九歲處俗誤作必仕爲單父宰有才智仁愛百姓不忍欺孔子美之見弟解闕里志年譜載五十歲遷司寇是年弟子叔仲會冉儒曹卹伯虔生疑誤考家語弟子解四子各少孔子五十歲當在次年生是年尚未宰中都何由遷司寇耶已於前辨之矣

周敬王十九年魯定公九年庚子五十一歲

子在魯爲中都宰見歷聘紀年夏陽貨歸寶玉大弓六

月伐陽關陽虎使焚萊門師驚犯之而出奔齊請

師以伐魯曰三加必取之齊侯將許之鮑文子諫

曰臣嘗爲隸於施氏矣魯未可取也上下猶和衆

庶猶睦能事大國而無天菑若之何取之陽虎欲

勤齊師也齊師罷大臣必多死亡已於是乎奮其

詐謀夫陽虎有寵於季氏而將殺季孫以不利魯

國而求容焉親富不親仁君焉用之君富於季氏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八 六

而大於魯國茲陽虎所欲傾覆也魯免其疾而君

又收之無乃害乎齊侯執陽虎將東之陽虎願東

乃囚諸西鄙盡借邑人之車鑿軸麻約而歸之載

慈靈寢於其中而逃追而得之囚於齊又以慈靈

逃奔宋遂奔晉適趙氏仲尼曰趙氏其世有亂乎

見左傳

杜註萊門陽關邑門鑿刻也林註陽虎盡借邑

人之車刻其軸使易毀折以麻約縛刻處而歸

之其主欲絕追者慈靈輜車名蓋車之有障蔽

者

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子路不說曰末之也

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

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見論語

按史記謂孔子循道彌久溫溫無所試莫能已

用曰周文武起豐鎬而王今費雖小黨庶幾乎

欲往子路不說止之家語及孔氏書並無此語

桓譚深以爲誣又按定公五年陽虎將以君之

珮玉殮季平子仲懷不許虎欲逐懷不狃曰彼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八 九

爲君也子何怨焉又哀公八年叔孫輒與不狃

在吳吳將以二子伐魯輒告不狃不狃曰非禮

也君子奔亡不適讐國不以私怨廢其鄉今子

以小惡而欲覆宗國不亦難乎觀此二事不狃

固始終知有魯者其畔以季非畔魯也其召孔

子將以強公弱私非助已也子欲往欲借以行

道則可使政在大夫者還於諸侯政在諸侯者

稟於天子是尊周道以正魯國度其勢不可行

故止不應豈如史記之說云爾哉熊敬修學統

敘此於爲司空下疑誤考紹聞編弗擾召孔子
在孔子未爲中都以前事至定公十二年墮費
時弗擾又畔則孔子方用於魯弗擾何得召耶
時桓子爲政言於定公以爲中都宰制爲養生送
死之節長幼異食強弱異任男女別途路不拾遺
器不凋僞爲四寸之棺五寸之槨因邱陵爲墳不
封不樹行之未一年而四方則之定公問曰學子
此法以治魯國何如孔子對曰雖天下可也何但
魯國哉見相

李聖編年世紀 卷之八

子

此依楊方晃年譜與他本稍異一作孔子初仕
爲中都宰路無拾遺行之一年而西方之諸侯
則焉此稍異耳

是年顏回來學時年十三學統繫於此年弟子冉儒伯虔曹卹
仲叔會孔璇生

按顏子姓字已載在前茲第載其言行○子曰
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
弗失之矣見中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
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子謂子貢

曰女與回也孰愈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
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顏淵季路侍子
曰盍各言爾志顏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子
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
已矣○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
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曾子
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
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朱註友馬
氏以爲顏淵是也○顏淵喟然歎曰仰之彌高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八

三

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夫子循循然善
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
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子曰語
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子謂顏淵曰惜乎吾
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德行顏淵○子曰回
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子曰回也
其庶幾乎屢空○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
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爲仁由己而由人
乎哉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

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顏淵問爲邦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始以上見論語顏淵善言德行顏淵則具饗而微○顏子當亂世居於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顏子不改其樂孔子賢之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以上見孟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見易繫辭孔子北遊於農山顏淵侍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八

三

側孔子四望喟然而嘆曰於斯致思無所不至矣顏回退而不對孔子曰回來汝奚獨無願乎顏回對曰回聞薰蕕不同器而藏堯桀不共國而治以其類異也回願得明王聖主輔相之敷其五教導之以禮樂使民城郭不修溝池不越鑄劍戟以爲農器放牛馬於原藪家室無離曠之思千歲無戰鬪之患夫子凜然曰美哉德也又曰不傷財不害民不繁詞則顏氏之子有矣

見致思夫能夙興夜寐諷誦崇禮行不貳過稱言

不苟是顏回之行也孔子說之以詩曰媚茲一人應侯慎德永言孝思孝思惟則若逢有德之君世受顯命不失厥名以御於天子則王者之相也見弟子行子夏問於孔子曰顏回之爲人奚若子曰回之信賢於丘見六本魯定公問於顏回曰子亦聞東野畢之善御乎對曰善則善矣雖然其馬將佚定公色不悅謂左右曰君子固有誣人也顏回退後三日收來訴之曰東野畢之馬佚兩驂曳兩服入於廐公聞之越席而起促駕召顏回回至公曰前日寡人問吾子以東野畢之御而子曰善則善矣其馬將佚不識吾子奚以知之顏回對曰以政知之昔者帝舜巧於使民造父巧於使馬舜不窮其民力造父不窮其馬力是以舜無佚民造父無佚馬今東野畢之御也升馬執轡銜體正矣步驟馳騁朝禮畢矣歷險致遠馬力盡矣然而猶乃求馬不已臣以此知之公曰善誠若吾子之言也吾子之言其義大矣願少進乎顏回曰臣聞之鳥窮則喙獸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八

三

窮則攬人窮則詐馬窮則佚自古及今未有窮其下而能無危者也公悅遂以告孔子孔子對曰夫其所以爲顏回者此之類也豈足多哉○顏回問於孔子曰成人之行若何子曰達於情性之理通於物類之變知幽明之故觀游氣之原若此可謂成人矣既能成人而又加之以仁義禮樂成人之行也若乃窮神知禮德之盛也○顏回問於孔子曰臧文仲武仲孰賢孔子曰武仲賢哉顏回曰武仲世稱聖人而身不免於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八

語

罪是智不足稱也好言兵討而挫銳於邾是智不足名也夫文仲其身雖歿而言不朽惡有未賢孔子曰身歿言立所以爲文仲也然猶有不仁者三不智者三是則不及武仲也回曰可得聞乎孔子曰下展禽置六關妾織蒲三不仁設虛器縱逆祀祠海鳥三不智武仲在齊齊將有禍不受其田以避其難是智之難也夫臧武仲之智而不容於魯抑有由焉作而不順施而不恕也夫夏書曰念茲在茲順事恕施○顏回問

君子孔子曰愛近仁度近智爲己不重爲人不輕君子也夫回曰敢問其次子曰弗學而行弗思而得小子勉之○仲孫何忌問於顏回曰仁者一言而必有益於仁智可得聞乎回曰一言而有益於智莫如預一言而有益於仁莫如恕夫知其所不可由斯知所由矣○顏回問小人孔子曰毀人之善以爲辨狡詐懷詐以爲智幸人之有過恥學而羞不能小人也○顏回問子路曰力猛於德而得其死者鮮矣盍慎諸焉○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八

語

孔子謂顏回曰人莫不知此道之美而莫之御也莫之爲也何居爲聞者盍日思也夫○顏回問於孔子曰小人之言有同乎君子者不可不察也孔子曰君子以行言小人以舌言故君子於爲義之上相疾也退而相愛小人於爲亂之上相愛也退而相惡○顏回問朋友之際如何孔子曰君子之於朋友也心必有非焉而弗能謂吾不知其仁人也不忘久德不思久怨仁矣夫○叔孫武叔見未仕於顏回回曰賓之武叔

多稱人之過而已評論顏回曰固子之來辱也
宜有得於回焉吾聞諸孔子曰言人之惡非所
以美已言人之枉非所以正已故君子攻其惡
無攻人之惡○顏回問子貢曰吾聞諸夫子身
不用禮而望禮於人身不用德而望德於人亂
也夫子之言不可不思也以上見家語顏回顏回問於
仲尼曰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夫子馳亦馳
夫子奔逸絕塵而回瞠若乎後矣夫子曰回何
謂邪曰夫子步亦步也夫子言亦言也夫子趨
亦趨也夫子辨亦辨也夫子馳亦馳也夫子言
道回亦言道也及奔逸絕塵而回瞠若乎後者
夫子不言而信不比而周無器而民蹈乎前而
不知所以然而已矣仲尼曰惡可不察與夫哀
莫大於心死而人死亦次之見莊子田子方註云此莊
周借孔顏以明已之道所得如此○顏淵問乎
仲尼曰回嘗聞諸夫子曰無有所將無有所迎
回敢問其遊仲尼曰古之人外化而內不化今
之人內化而外不化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安

化安不化安與之相靡必與之莫多見莊子註
云安與之相靡言無心也必與之莫多不求勝
也○顏淵東之齊孔子有憂色子貢下席而問
曰小人敢問回東之齊夫子有憂色何耶孔子
曰善哉女問昔者管子有言丘甚善之曰褚小
者不可以懷大綆短者不可以級深夫若是者
以爲命有所成而形有所適也夫不可損益吾
恐齊侯言黃帝堯舜之道而重以燧人神農之
言彼將內求於已而不得不得則惑人惑則死
見莊子顏淵問仲尼曰吾嘗濟乎觴深之淵津
人操舟若神吾問焉曰操舟可學耶曰可善遊
者數能若乃夫没人則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
吾問焉而不吾告敢問何謂也仲尼曰善遊者
數能忘水也若乃夫没人之未嘗見舟而便操
之也彼視淵若陵視舟之覆猶其車却也覆却
萬方陳乎前而不得入其舍惡往而不暇以瓦
注者巧以鈎注者憚以黃金注者殫其巧一也
而有所矜則重外也凡外重者內拙見莊子達生顏

回見仲尼請行曰奚之曰將之衛曰奚爲焉曰
回聞衛君其年壯其行獨輕用其國而不見其
過輕用民死死者以國量乎澤若焦民其無如
矣回嘗聞諸夫子曰治國去之亂國就之醫門
多疾願以所聞思其則庶幾其國有瘳乎仲尼
曰諱若殆往而荆耳夫道不欲雜雜則多多則
擾擾則憂憂而不救古之至人先存諸己而後
存諸人所存於己者未定何暇至於暴人之所
行且若亦知夫德之所蕩而知之所爲出乎哉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八

美

德蕩乎名知出乎爭名也者相軋也知也者爭
之器也二者凶器非所以盡行也且德厚信仁
未達人氣名聞不爭未達人心而強以仁義繩
墨之言術暴人之前者是以人惡有其美也命
之曰菑人菑人者人必反菑之若殆爲人菑夫
且苟爲悅賢而惡不肖惡用而求有以異若惟
無詔王公必將乘人而鬪其捷而目將熒之而
色將平之口將營之容將形之心且成之是以
火救火以水救水名之曰益多順始無窮若殆

以不信厚言必死於暴人之前矣而獨不聞之
乎名實者聖人之所不能勝也而況若乎雖然
若必有以也嘗以語我來顏回曰端而虛勉而
一則可乎曰惡惡可夫以陽爲充孔揚采色不
定常人之所不違因案人之所惑以求容與其
心名之曰口漸之德不成而況大德乎將執而
不化外合而內不訾其庸詎可乎然則我內直
而外曲成而上比內直者與天爲徒與天爲徒
者知天子之與已皆天之所子而獨以已言漸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八

美

乎而人善之漸乎而人不善之耶若然者人謂
之童子是之謂與天爲徒外曲者與人之爲徒
也擎跪曲拳人臣之禮也人皆爲之吾敢不爲
耶爲人之所爲者人亦無訾焉是之謂與人爲
徒成而上比者與古爲徒其言雖教謫之實也
古之有也非吾有也若然者雖直而不爲病是
之謂與古爲徒若是則可乎仲尼曰惡惡可太
多政法而不謀雖固亦無裨雖然止是耳矣夫
胡足以及化猶師心者也顏回曰吾無以進矣

敢問其方仲尼曰齋吾將語若有而爲之其易耶易之者皞天不宜顏回曰回之家貧唯不飲酒不茹葷者數月矣若此則可以爲齋乎曰是祭祀之齋非心齋也回曰敢問心齋仲尼曰若一志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聽之於耳心止於符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虛虛者心齋也顏回曰回之未始得使實自回也得使之也未始有回也可謂虛乎夫子曰盡矣吾語若若能入遊其樊而無感其名入則鳴不入則止無門無毒一宅而寓於不得已則幾矣絕迹易無行地難爲人使易以僞爲天使難以僞聞以有翼飛者矣未聞以無翼飛者也聞以有知知者矣未聞以無知知者也瞻彼闕者虛室生白吉祥止止夫且不止是之謂坐馳夫徇耳目內通而外於心知鬼神將來舍而況人乎是萬物之化也禹舜之所紐也伏羲凡籙之所行終而況散焉者乎見莊子人間世顏回問於仲尼曰孟孫才其母死哭泣無涕中

心不感居喪不哀無是三者以善喪蓋魯國固無其實而得其名者乎回壹怪之仲尼曰夫孟孫氏盡之矣進於知矣唯簡之而不得也夫已有所簡矣孟孫氏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死不知就先不知就後若化爲物以待其所不知之化已乎且方將惡知不化哉方將不化惡知已化哉吾特與女其夢未始覺者耶且彼有駭形而無損心有旦宅而無情死孟孫氏特覺人哭亦哭是自其所乃乃者無平人之辭且也相與吾之耳庸詎知吾所謂吾之乎且女夢爲鳥而厲乎天夢爲魚而沒乎淵不識今之言者其覺者乎其夢者乎造適不及笑獻笑不及排安排而去化乃入於寥天一○顏回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仁義矣曰可矣猶未也他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坐忘矣仲尼蹵然曰何謂坐忘顏回曰墮支體黜聰明離形去知同於大通此謂坐忘仲尼曰同則無好也化則無常也而果其賢乎丘也請從而後也以上見莊子大宗師

中正然後貫天下之道此君子之所以大居正也蓋得正則得所止得所止則可以弘而致于大顏子好學不倦合仁與智具體聖人獨未至聖人之止爾○學者中道而立則有位以弘之無中道而弘則窮大而失其居失其居則無地以崇其德與不及者同此顏子所以克已研幾必欲用其極也未至聖而不已故仲尼賢其進未得中而不居故惜夫未見其止也○大中至正之極文必能致其用約必能感其通未至于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八

三

此其視聖人恍惚前後不爲像此顏子之嘆乎○高明不可窮博厚不可極則中道不可識蓋顏子之嘆也○顏子于天下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不復行故怒于人者不使加乎其身愧于已者不輒貳之于後也○顏子之徒隱居而未見行而未成故曰吾聞其語而未見其人也○顏子龍德而隱故遯世不見知而不悔與聖者同○龍德聖修之極也顏子之進則欲一朝而至焉可謂好學也已矣○回非助我者無

所疑問也有疑問則吾得以感通其故而達于異同者矣○顏淵爲邦禮樂法度不必教之惟損益三代蓋所以告之也法立而能守則德可久業可大鄭聲佞人能使爲邦者喪其所守故放遠之○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蓋士而懷居不可以爲士必也去無道就有道遇有道而貧且賤君子恥之舉天下無道然後窮居獨善不見知而不悔中庸所謂惟聖者能之仲尼所以獨許顏回惟我與爾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八

三

爲有是也○顏子樂進故願無代善施勞見正蒙聖人之蘊微顏子殆不可見發聖人之蘊教萬世無窮者顏子也○夫富貴人所愛也顏子不愛不求而樂乎貧者獨何心哉天地間有至貴至愛可求而異乎彼者見其大而忘其小焉爾見其大則心泰心泰則無不足無不足則富貴貧賤處之一也處之一則能化而齊故顏子見通書亞聖見通書顏子春生也顏子示不違如愚之學于後世有自然之和氣不言而化者也顏子和

風慶雲也顏子微有迹顏子儘豈弟

見遺或問

聖人之門其徒三千獨稱顏子爲好學夫詩書

六藝三千子非不習而通也然則顏子所獨好

者何學也伊川先生曰學以至聖人之道也

見文

集顏子無形顯之過夫子謂其庶幾乃無祇悔

也過既未形而改何悔之有

見易傳

顏淵將西遊

於宋問於孔子曰何以爲身子曰恭敬忠信而

已矣恭則遠於患敬則人愛之忠則和於衆信

則人任之勤斯四者可以政國豈特一身者哉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八

三

故夫不比於數而比於疎不亦遠乎不修其中

而修外者不亦反乎慮不先定臨事而謀不亦

晚乎

見賢君

顏回天資明睿聞一知十甫成章卽

從遊於孔門孔子曰自吾有回而門人日益親

嘗謂回曰家貧居卑胡不仕乎對曰回有郭外

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饘粥郭內之田十畝足以

爲線麻鼓琴足以自娛所學於夫子者足以自

樂回不願仕也回願貧如富賤如貴無勇而威

與士交通終身無患難亦且可乎孔子曰善哉

回也夫貧而如富其知足而無欲也賤而如貴

其讓而有禮也無勇而威其恭敬而不失於人

也終身無患難其擇言而出之也若回者其至

乎

見闕里志

冉儒魯人字子魚伯虔字楷曹卹各少孔子五

十歲叔仲會魯人字子期少孔子五十歲與孔

璇年相比每孺子之執筆記事於夫子二人迭

侍左右孟武伯見孔子而問曰此二孺子之幼

也於學豈能識於壯哉孔子曰然少成則若性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八

三

也習慣若自然也

見弟解

闕里志年譜載五十一

歲以司寇攝朝政誅少正卯疑誤考誅卯宜在

五十五歲

至聖編年世紀卷之八



至聖編年世紀第五冊目錄

卷之九

五十二歲

在魯爲司空附

十三則

弟子宰予

五十三歲

在魯爲司寇

十八則

五十四歲

在魯爲司寇

五則

卷之十

五十五歲

在魯爲司寇

二十五則

五十六歲

去衛適陳

十二則

五十七歲

適宋適陳

十四則

至聖編年世紀

第五冊目錄

一

五十八歲

在陳四則

五十九歲

適衛適晉留陳

十二則

至聖編年世紀卷之九

婁東嘉定李

灼松亭

新安古歙黃

晟曉峰

全輯

男李思堡守臣

男黃

爲蓀芳谷全校

爲萱介堂

周敬王二十年

魯定公十年

辛丑五十二歲

子在魯爲司空循爲司寇

見歷聘紀年

相定公會齊侯

於夾谷齊人歸魯侵地

見史記孔子世家

定公以爲司空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九

一

乃別五土之性而物各得其所生之宜咸得厥所

先時季氏莖昭公于墓道之南孔子溝而合諸墓

焉謂季桓子曰貶君以彰已罪非禮也今合之所

以掩夫子之不臣由司空爲大司寇設法而不用

無姦民

見相魯

五十一曰山林二曰川澤三曰邱陵四曰墳衍

五曰原隰季平子逐昭公死於乾侯平子別而

塋之今于昭公爲溝使與先君合焉

孔子爲魯大司寇有父子訟者夫子同狴執之三

月不別其父請正夫子赦之焉季孫聞之不悅曰
司寇欺余曩告余曰國家必先以孝余今戮一不
孝以教民孝不亦可乎而又赦何哉冉有以告孔
子子喟然嘆曰嗚呼上失其道而殺其下非禮也
不教以孝而聽其獄是殺不辜三軍大敗不可斬
也獄犴不治不可刑也何者上教之不行罪不在
民故也夫慢令謹誅賊也微歛無時暴也不試責
成虐也政無此三者然後刑可即也書曰義刑義
殺勿庸以即汝心惟曰未有慎事言必教而後刑
至聖編年世紀

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眷焉顧之潛焉出涕豈
不哀哉見始

狴獄牢也父非萬不得已惡忍訟其子子即萬
不得已惡可訟其父同狴執之必有以也別決
也不決別其子之罪犴野犬似狐長七尺頭有
一角老則生鱗能食虎豹黑啄善守故謂獄爲
犴

孔子見季桓子

家語作康子非也康子時孔子脫冕久矣

桓子不悅孔

子又見之宰予進曰昔予也嘗聞諸夫子曰王公

不我聘則弗動夫子之於司寇也日少而屈節數
矣不可以已乎孔子曰然魯國以衆相陵以兵相
暴之日久矣而有司不治則將亂也其聘我者孰
大于是哉魯人聞之曰聖人將治何不先自遠于
刑罰自此之後國無爭者孔子謂宰子曰違山十
里蟪蛄之聲猶在于耳故政事莫如應之見子路
按聖門宰予在言語之科十哲之中而家語弟
子解不載其少孔子幾歲闕里志年譜亦不列
于孔子某歲之後豈因夷族而孔子恥之之語

乎然史記載在仲尼弟子列傳其言行不可沒也故于進言而附載于後○宰予字子我魯人有口才以言語著名仕齊爲臨費大夫與田常爲亂夷其三族孔子恥之曰不在利病其在宰予見弟索隱曰左氏無宰我與田常作亂之文然有闕止字子我而固爭寵子我爲陳恒所殺恐字與宰予相涉因誤云然○宰予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朽也於予與何誅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九

四

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於予與改是○宰我問曰仁者雖告之曰井有仁焉其從之也子曰何爲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言語宰我○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爲禮禮必壞三年不爲樂樂必崩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曰安安則爲之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爲也今女安則爲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

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以上見論語宰我善爲說辭宰我智足以知聖人汗不至阿其所好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見孟子宰我問於孔子曰吾聞鬼神之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九

五

于上者此神之著也聖人因物之精制爲之極明命鬼神以爲民之則而猶以是爲未足也故築爲宮室設爲宗祧春秋祭祀以別親疎教民反古復始不敢忘其所由生也衆之服自此故聽且速焉教以二端二端旣立報以二禮建設朝事燔燎羶薌所以報氣也薦黍稷修肺肝加以鬱鬯所以報魄也此教民修本反始崇愛上下用情禮之至也君子反古復始不忘其所由生是以致其敬發其情竭力從事不敢不自盡

也此之謂大教昔者文王之祭也事死如事生
思死而不欲生忌日則必哀稱諱則如見親祀
之忠也思之深如見親之所愛祭欲見親之顏
色者其唯文王與詩云明發不寐有懷二人則
文王之謂與祭之明日明發不寐有懷二人敬
而致之又從而思之祭之日樂與哀半響之必
樂已至必哀孝子之情也文王爲能得之矣見哀
公宰我有文雅之辭而智不充其辨孔子曰里
語云相馬以輿相士以居弗可廢矣以辭取人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九

六

則失之宰予見子路初見宰我問於孔子曰昔者吾
聞諸榮伊曰黃帝三百年請問黃帝者人也抑
非人也何以能至三百年乎孔子曰禹湯文武
周公不可勝觀也而上世黃帝之間將謂先生
難言之故乎宰我曰上世之傳隱微之說卒采
之辯開忽之意非君子之道者則予之問也固
矣孔子曰可也吾畧聞其說黃帝者少昊之子
曰軒轅生而神靈弱而能言哲叡齊莊敦敏誠
信長聰明治五氣設五量撫萬民度四方服牛

乘馬擾馴猛獸以與炎帝戰于阪泉之野三戰
而後克之始垂衣裳作爲黼黻治民以順天地
之紀知幽明之故達死生存亡之說播時百穀
嘗味草木仁厚及于鳥獸昆虫考日月星辰勞
耳目勤心力用水火財物以生民民賴其利百
年而死民畏其神百年而亡民用其教百年而
移故曰黃帝三百年○宰我曰請問帝顓頊孔
子曰五帝用說三王有度汝欲一日徧問遠古
之說躁哉予也宰我曰昔予也聞諸夫子曰小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九

七

子母或宿故敢問孔子曰顓頊黃帝之孫昌意
之子曰高陽靜淵而有謀疏通以知遠養財以
任地履時以象天依鬼神而制義治氣性以教
衆潔誠以祭祀巡四海以寧民北至幽陵南暨
交趾西抵流沙東極蟠木動靜之類小大之物
日月所照莫不底屬○宰我曰請問帝嚳孔子
曰玄枵之孫喬極之子曰高辛生而神異自言
其名博施厚利不于其身聰以知遠明以察微
仁而威惠而信以順天地之義知民所急修身

而天下服取地之財而節用焉撫教萬民而誨利之歷日月之生朔而迎送之明鬼神之義而敬事之其色也和其德也重其動也時其服也衷春夏秋冬育護天下日月所照風雨所至莫不從化○宰我曰請問帝堯孔子曰高辛氏之子曰陶唐其仁如天其智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雲富而不驕貴而能降伯夷典禮夔龍典樂舜時而仕趨視四時務先民始之流四凶而天下服其言不惑其德不同四海之內舟楫所及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九

八

莫不夷說○宰我曰請問帝舜孔子曰喬牛之孫瞽瞍之子也曰有虞舜孝友聞于四方陶鯀事親寬裕而溫良敦敏而知時畏天而愛民恤遠而親近承受大命依于二女淑明智通爲天下帝命二十二臣率堯舊職躬己而已天平地成巡狩四海五載一始三十年在位嗣帝五十載陟方岳死于蒼梧之野而葬焉○宰我曰請問禹孔子曰高陽之孫鯀之子也曰夏后桀給克齊其德不爽其仁可親其言可信聲爲律身

爲度躋躋穆穆爲紀爲綱其功爲百神主其惠爲民父母左準繩右規矩履四時據四海任臯繇伯益以贊其治興六師以征不序四極之民莫敢不服子曰予大者如天小者如言民悅至矣予也非其人也宰我曰予也不足以戒敬承矣他日宰我以語子貢子貢以復孔子子曰吾欲以辭言取人也則于宰我改之矣宰我聞之懼弗敢見焉帝見五德宰我問納於大麓烈風雷雨弗迷何謂也子曰此言人事乎天也堯得舜歷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九

九

試諸艱使大錄萬機之政陰陽清和五星不悖風雨各以其應無有迷錯愆伏明其行之合於天也○宰我曰敢問禋於六宗何謂也孔子曰所宗者皆潔祀之也埋少牢于太昭所以祭日也祖迎于坎壇所以祭寒暑也主于郊宮所以祭時也夜明所以祭月也幽蒙所以祭星也雩祭所以祭水旱也禋於六宗此之謂也以上見論書宰我使齊而反見子曰梁邱據遇魑毒三旬而瘳朝齊君齊君會大夫衆賓而慶焉予與在賓

列大夫衆賓並復獻方將爲病也今梁邱據已
療矣而復獻方將安施乎衆默然此言何如子
曰非也夫三折肱爲良醫梁邱子遇虺而獲療
猶有與同疾者必問所以已之之方衆爲此各
言其方以已疾也見嘉宰我問曰君子尚辭乎
孔子曰君子以理爲尚博而不要非所察也繁
辭富說非所聽也嘗使於楚昭王問之宰子曰
切見夫子道行則樂其治不行則樂其身方今
天下道德寢息志欲興而行之誠有欲治之君

夫子固猶爲之何必遠辱君之貶他日歸以告
夫子子貢曰予之言行事之實未盡夫子之美
也夫子曰言貴實使人信之舍實何稱乎賜之
華不若予之實也又曰吾於予取其言之近類
也於賜取其言之切事也近類則足以喻之切
事則足以懼之見備考

衛公使其大夫求婚于季氏桓子問禮於孔子子
曰同姓爲宗有合族之義故繫之以姓而弗別綴
之以食而弗殊雖百世婚姻不得通周道然也桓

子曰魯衛之先雖寡兄弟今已絕遠矣可乎孔子
曰固非禮也夫上治祖彌以尊尊之下治子孫以
親親之旁治昆弟所以敦睦也此先王不易之教
也見曲禮

君有食族人之禮雖親盡不異故曰弗殊禮月
令季冬之月命樂師大合吹而罷鄭註曰歲將
終與族人大飲作樂于太寢以綴恩也

定公問曰周書所謂庸庸祇祇威威顯民何謂也
孔子對曰不失其道明之于民之謂也夫能用可

用則政治矣敬可敬則尚賢矣畏可畏則服刑恤
矣君審此三者以示民而國不興未之有也○書
曰惟高宗報上甲微定公問曰何謂也孔子對曰
此謂親盡廟毀有功而不及祖有德而不及宗故
于大嘗而報祭焉所以昭功德也公曰先君僖公
功德可與於報乎孔子曰丘聞虞夏商周以帝王
行此禮者則有矣自此以下未之知也○書曰茲
予大享於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季桓子問曰此
何謂也子曰古之王者臣有大功死則祀之於廟

所以殊有績勸忠勤也盤庚舉其事以厲其世臣故稱焉桓子曰其位次如何孔子曰天子諸侯之臣生則有列于朝死則有位于廟其序一也

見論書

齊大夫犁彌言於景公曰魯用孔某其勢危齊然孔某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齊侯從之使使告魯爲好會夏會于夾谷公且以乘車往孔子相之曰臣聞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古者諸侯出疆必具官以從請左右具司馬定公從之至會所爲壇位土階三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九

三

等以遇禮相見揖讓而登獻酬既畢齊使萊人以兵鼓譟劫定公孔子歷階而進以公退曰士以兵之吾兩君爲好而裔夷之俘敢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逼好于神爲不祥于德爲愆義于人爲失禮君必不然齊侯心忤麾而避之有頃齊奏宮中之樂俳優侏儒戲于前孔子趨進歷階而上不盡一等曰疋夫熒侮諸侯者罪應誅請右司馬速加刑焉于是斬侏儒手足異處齊侯懼有慙色將盟齊人

加載書曰齊師出境而不以兵車三百乘從我者

有如此盟孔子使茲無還對曰而不返我汶陽之

田吾以供命者亦如之齊侯將設享禮孔子謂梁

邱據曰齊魯之故吾子何不聞焉事既成矣而又

享之是勤執事且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享而

既具是棄禮若其不具是用秕稗用秕稗君辱棄

禮名惡子盍圖之夫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

已乃不果享齊侯歸責其羣臣曰魯以君子道輔

其君而子獨以夷狄道教寡人使得罪于是乃歸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九

三

所侵魯之四邑及汶陽之田

見相魯

夾谷齊地卽今山東濟南府東淄川縣界之祝

其山是也又泰安州東萊蕪縣亦春秋夾谷地

俳優雜劇侏儒矮人熒火星能爲禍兆異處支

解之也出門野合是委大禮于草莽也秕稗喻

不成禮也四邑鄆灌龜陰林堯叟曰春秋未有

書來歸田者以是爲齊人之願以孔子相夾谷

故也○按孔子在齊晏嬰阻之諸大夫且將害

之今方用魯而齊人卽已懼其危已至以嘉會

失禮歸其侵田吾不知齊人于此其將何以爲情是豈累世莫殫當年莫究者乎魯以君子情其君子以夷狄教寡人抑何嘗盡景公之不取也小人之無益于人國也甚矣哉犁彌之勸桓魯侯雖曰小人之計使非孔子則剝牀以膚禍變不可知矣

國廐焚子退朝之火所曰傷人乎不問馬鄉人有自爲火來者則拜之士一大夫再子貢曰敢問何也孔子曰其來者亦相弔之道也吾爲有司故拜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九

古

之見禮記定公欲以孔子爲司徒將召三桓議之

乃謂左邱明明曰孔某其聖人與夫聖人在政過者離位焉君雖欲謀其將弗合乎公曰吾子奚以知之明日周人有好裘而愛珍羞者欲爲千金之裘而與狐謀其皮欲爲少牢之珍而與羊謀其羞言未卒狐相與逃于重邱之下羊相與藏于深林之中故周人五年不製一裘十年不足一牢何也周人之謀失也今君欲以孔某爲司徒召三桓而議之亦與狐謀裘與羊謀羞而已矣

見備考

按孔子未嘗爲司徒三桓不阻孔子之爲司空

司寇于前復不阻孔子之攝相事聞國政于後而獨阻其爲司徒知其必無是情也孟子曰於季桓子有見行可之仕當是時家臣叛亂三桓方將藉孔子以自衛而又豈肯阻之乎况孔子非三桓不能用于定公定公非三桓亦不能以用孔子故謂孔子未嘗爲司徒也

周敬王二十一年

魯定公十一年

壬寅五十三歲

子在魯爲大司寇

見歷聘紀年

孔子爲魯司寇與于蜡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九

五

既賓事畢乃出遊于觀之上喟然而歎言偃侍曰夫子何歎也孔子曰昔大道之行與三代之英吾未之逮而有記焉大道之行天下爲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老有所終壯有所用矜寡孤疾皆有所養貨惡其棄于地不必藏于己力惡其不出于身不必爲人是以姦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不作故外戶而不閉謂之大同

見家語

乾隆十年十二月十七日奉

上論國家崇報之文明禋肇存考議周詳凡祀典所關
羣祀咸秩卽如雩祭諸禮事繫農桑近復議行有舉
無廢皆以爲民也邇年以來諸臣工每以蜡祭爲諸
朕追維舊制酌古準今有宜于詳慎者考大蜡之禮
昉于伊耆三代因之所以報萬物之成也雖詠于詩
詳于禮記周官而古制寔遠傳註參錯難以折衷所
謂八蜡配以昆虫後儒謂其害稼不當與祭且合祈
年于大祭蜡祭也註云日月星辰則所主又非八神
至會合聚萬物而索饗之其神甚多尤難定位且蜡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九 六

與臘冠服各殊有謂臘卽蜡者有謂蜡而後臘者是
古制已不可考終無定衡至於後世自漢臘而不蜡
此禮已湮魏晉以降迄于唐宋時行時止或溺于五
行之說甚且天帝人帝及于龍鱗朱鳥多至百九十
二座議者以爲失先王之禮遠矣蘇軾曰迎猫則爲
猫之尸迎虎則爲虎之尸近于倡優所爲是以子貢
觀于蜡言一國之人皆若狂以其沿習日久迹類于
戲也蓋祀于南郊已不合于古制而蜡于四郊則惟
順成之方始發較量區別叢雜項細于義有乖于禮

未洽于神爲褻自元明以來停止此典實有難于舉
行之處况蜡祭諸神如先嗇司嗇日月星辰山林川
澤今皆祀于各壇廟原于典文無缺卽民間秋成之
後休息農功祀神報賽大抵借蜡之遺意以盡其間
井歡洽之情猶有吹豳擊鼓之風亦皆聽從民便未
嘗禁止是蜡祭原行于民間但田夫萃處雜以嬉戲
各隨其鄉之風尚初不責以儀文若朝廷議祀潔蠲
虔享必嚴整齊何至有一國若狂之論可知此祭卽
古亦閭閻相沿之舊俗詎可定以爲郊廟典禮如以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九 七

爲有所無報則方春而祈咎冬又有事于

園丘禮謂郊之祭爲大報天又云萬物本乎天大報本
也豈得謂之有所無報乎况二仲荐馨並崇社稷班
固所謂爲天下求福報功者具在陳祥道所謂大社
國社農之所報在焉今

社稷壇春秋兩祀祀報之禮已備至義近于重複事涉
于不經者卽下之禮臣亦難定因諸臣但泥古制多
未深考是以降此旨俾共知之欽此

禮記郊特牲天子大蜡八伊耆氏始爲蜡蜡也

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享之也按禮經所主者一曰先嗇以其爲八神之主蓋神農始爲耒耜此生民粒食之原也所祭者四司嗇以其爲古后稷之官教民樹藝也曰百種以其爲百種之神也曰坊以其蓄水障水也曰水庸以其受水泄水也所饗者二曰農以其爲古田畯之官也曰郵表畷田畯居以督耕也是皆爲功于百種也所迎者二曰猫以其食田鼠也曰虎以其食田豕也是皆除害于百種也據此則先嗇帝也八神臣也乃陳註則合猫虎爲一而降神農以充其數舍百種不入而收昆虫以補其缺以至世俗不察八神並列是不知神農當正祀八神當旁配其主有一其蜡有八共九神也並不知百種不可少猫虎不可合昆虫不可入也祀典旣戒神方不安况祈福乎又按蜡禮列國通行年不順成則不祭祭必有賓蓋因蜡而行飲酒禮也乃禮運註則謂孔子居魯與于蜡祭之賓是又以孔子爲賓與家語迥別矣此

條孔肖謙熊敬修俱繫于此年

今大道旣隱天下爲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則爲己力則爲人大人世及以爲常城郭溝池以爲固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而選未有不謹于禮禮之所興與天地並如有不由禮而在位者則以爲殃○言偃復問曰如此乎禮之急也孔子曰夫禮先王所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列其鬼神達于喪祭鄉射冠婚朝聘故聖人以禮示之則天下國家可得以禮正矣○言偃曰今之在位莫知由禮何也孔子曰嗚呼哀哉我觀周道幽厲傷也吾捨魯何適夫魯之郊及禘皆非禮周公其已衰矣杞之郊也禹宋之郊也契是天子之事守也天子以杞宋二王之後周公攝政致太平而與天子同是禮也諸侯祭社稷宗廟上下皆奉其典而祝嘏莫敢易其常法是謂大嘉今使祝嘏辭說徒藏于宗祝巫史非禮也是謂幽國醜罕及尸君非禮也是謂僭君冕弁兵車藏于私家非禮也是謂魯君大夫具官祭器不假聲樂皆具非禮也是謂亂國

故仕于公曰臣仕于家曰僕三年之喪與新有婚者期不使也以衰裳入朝與家僕雜居齋齒非禮也是謂臣與君共國天子有田以處其子孫諸侯有國以處其子孫大夫有采以處其子孫是謂制度天子適諸侯必舍其宗廟而不以禮籍入是謂天子壞法亂紀諸侯非問疾弔喪而入諸臣之家是謂君臣爲讎故夫禮者君之柄所以別嫌明微儼鬼神考制度列仁義立政教安君臣上下也故政不正則君位危君位危則大臣倍小臣竊刑肅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九

三

而俗敝則法無常法無常則禮無別禮無別則士不仕民不歸是謂疵國

按郊天而配以祖所以大報本而返始也惟二國爲王者之後可以世守天子之禮以事其先王非魯可比周公既非天子又非天子之祖魯以諸侯而郊禘之所以爲非禮杞宋卽禹契後不廢其廟祀可矣而使亦郊祭不幾于二天子乎况周制葬從死者之爵祭用生者之祿杞宋固子爵也色用玄白廟用天子禮樂子孫賓而

不臣抑亦足以昭其事守矣郊何爲者于此不能無疑也故附論之

是故夫政者君之所以藏身必本之天效以降命命降于社之謂教地降于祖廟之謂仁義降于山川之謂典作降于五祀之爲制度此聖人所以藏身固也聖人參于天地並於鬼神以治政也處其所存禮之序也翫其所樂民之治也天生時地生財人其父生而師教之四者君以政用之所以立于無過之地君者人所明非明人者人所養非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九

三

養人者也是人所事非事人者也夫君者明人則有過養人則不足事人則失位故百姓明君以自治養君以自安事君以自顯是以禮達而分定人皆愛其死而患其生是故用人之智去其詐用人之勇去其怒用人之仁去其貪國有患君死社稷謂之義大夫死宗廟謂之變凡聖人能以天下爲一家以中國爲一人非意之必知其情從于其義明于其利達于其患然後能爲之何謂人情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弗學而能何謂人義父慈子孝兄

良弟悌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十者謂之人義講信修睦謂之人利爭奪相殺謂之人患聖人之所以治人七情修十義講信修睦尚辭讓去爭奪舍禮何以治之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貧苦人之大惡存焉欲惡者人之大端人藏其心不可測度美惡皆在其心不見其色欲一以窮之舍禮何以哉○故人者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天秉陽垂日星地秉陰載山川播五行于四時和四氣而後月生是以三五而盈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九

三

三五而缺五行之動共相竭也五行四氣十二月還相爲本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宮五味六和十二食還相爲質五色六章十二衣還相爲主故人者天地之心而五行之端食味別聲被色而生者也聖人作則必以天地爲本以陰陽爲端以四時爲柄日星爲紀月以爲量鬼神以爲徒五行以爲質禮義以爲器人情以爲田四靈以爲畜以天地爲本故物可舉以陰陽爲端故情可睹以四時爲柄故事可勸以日星爲紀故業可別月以爲量

故功可藝鬼神以爲徒故事有守五行以爲質故事可復禮義以爲器故事行有考人情以爲田故人以爲粵四靈以爲畜故飲食有由○何謂四靈麟鳳龜龍謂之四靈故龍以爲畜而魚鮪不淪鳳以爲畜而鳥不狺麟以爲畜而獸不撻龜以爲畜而人情不失先王秉蓍龜列祭祀瘞繒宣祝嘏設制度祝嘏辭說故國有禮官有御事有職禮有序○先王患禮之不達于下故饗帝于郊所以定天位也祀社于國所以列地利也禘祖廟所以本仁也旅山川所以儐鬼神也祭五祀所以本事也故宗祝在廟三公在朝三老在學王前巫而後史卜筮鼓侑皆在左右王中心無爲也以守至正是以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禮行於社而百貨可極禮行於祖廟而孝慈服焉禮行於五祀而正法則焉故郊社祖廟山川五祀義之修而禮之藏○夫禮必本于太一分而爲天地轉而爲陰陽變而爲四時列而爲鬼神其降曰命其官于天也協于分藝其居于人也曰養所以講信修睦而固人之肌膚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九

三

之會筋骸之束者所以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大端所以達天道順人情之大寶唯聖人爲知禮之不可以已也故破國喪家亡人必先去其禮禮之于人猶酒之有藁也君子以厚小人以薄聖王以義之柄禮之序以治人情人情者聖王之田也修禮以耕之陳義以種之講學以耨之本仁以聚之播樂以安之故禮者義之實也協諸義而協則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焉義者藝之分仁之節協諸藝講于仁得之者強失之者喪仁者義之本順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九

五

之體得之者尊故治國不以禮猶無耜而耕爲禮而不本于義猶耕而不種爲義而不講于學猶種而不耨講之以學而不合之以仁猶耨而不穫合之以仁而不安之以樂猶穫而不食安之以樂而不達于順猶食而不肥四體既正膚革充盈人之肥也父子篤兄弟睦夫婦和家之肥也大臣法而小臣廉官職相序君臣相正國之肥也天子以德爲車以樂爲御諸侯以禮相與大夫以法相序士以信相考百姓以睦相守天下之肥也是謂大順

○大順者所以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常也故事大積焉而不死也范滂並行而不謬細行而不失深而通茂而有間連而不相及動而不相害此順之至也明于順然後乃能守危夫禮之不同不豐不殺所以持情而合危也山者不使居川渚者不使居原用水火金木飲食必時冬合男女春頒爵位必當年德皆所謂順也用民必順故無水旱昆虫之災民無凶飢妖孽之疾天不愛其道地不愛其寶人不愛其情是以天降甘露地出醴泉山出器車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九

五

河出馬圖鳳凰麒麟在郊楸龜龍在宮沼其餘鳥獸及卵胎皆可俯而窺也則是無故先王能循禮以達義體信以達順此順之實也以上見家語禮運子貢觀于蜡孔子曰賜也樂乎對曰一國之人皆若狂賜未知其樂也子曰百日之蜡一日之澤非爾所知也張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弗張文武弗爲也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見禮記孔子觀于鄉射喟然歎曰射之以樂也何以射何以聽循教而發不失正鳴者其唯賢者乎若夫不肖之人則將安能

以求飲詩云發彼有的以祈爾爵祈求也求中所
以辭爵酒者所以養老所以養病也求中以辭爵
辭其養也是故士使之射而弗能則辭以病懸弧
之義也于是退而與門人習射于矍相之圃蓋觀
者如墻堵焉試射至於司馬使子路執弓矢出列
延謂射之者曰奔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與爲人後
者不得入其餘皆入蓋去者半又使公罔之裘序
點揚觶而語曰幼壯孝弟耆老好禮不從流俗修
身以俟死者在此位蓋去者半序點又揚觶而語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九

三

曰好學不倦好禮不變耄期稱道而不亂者則在
此位蓋僅有存者射既闕子路進曰由與二三子
者之爲司馬何如孔子曰能用命矣孔子曰吾觀
于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見觀鄉射季桓子以粟千鍾
餼子受而頒之門人之貧者子貢曰無乃非季孫
意乎子曰吾所以受爲季孫之惠也與季孫之惠
一人豈若惠數百人哉以富貴而下人何人不尊
以富貴而愛人何人不親發言不逆可謂知言矣
言而衆嚮之可謂知時矣富而能富人者欲貧而

不可得也貴而能貴人者欲賤而不可得也達而
能達人者欲窮而不可得也

見六本據安
定書屋本

嘗語人

曰自季孫賜我粟而交親自南宮敬叔乘我車而
道行故道雖貴必有時而後重有勢而後行微夫

二子之貺財則某之道殆將廢矣

見致思

原思爲之

宰與之粟九百辭子曰毋以與爾鄰里鄉黨乎

按原憲爲宰時年方十七而其狷介已如此

仲弓爲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
曰焉知賢才而舉之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九

三

舍諸○子曰雍也可使南面仲弓問子桑伯子曰
可也簡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
居簡而行簡無乃大簡乎子曰雍之言然

以上見
論語

按是時楚伍員奔魯主仲弓家仲弓力薦于魯
魯大夫少正卯阻之員遂奔吳是此年卯猶在

位也烏得誅于前三歲乎射于矍相之圃熊孝

昌叙此于孔子二十八歲時然觀延射三段似

非無位之士所能幾此則叙在此爲是○闕里

志年譜載是年國人謗之循復誦之考誦之當

在五十五歲時

周敬王二十二年魯定公十二年癸卯五十四歲

子爲魯司寇言於定公墮三都見歷聘紀年使仲由爲

季氏宰墮三都收其甲兵孟氏不肯墮成圍之不

克見史記孔子世家孔子言于定公曰家不藏甲邑無百

雉之城古之制也今三家過制請皆損之乃使季

氏宰仲由墮三都叔孫不得意于季氏因費宰公

山弗擾率費人以襲魯孔子以公與季孫叔孫孟

孫入于費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及臺側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九 无

孔子命申句須樂頤勒士衆下伐之費人北遂墮

三都之城疆公室弱私家尊君卑臣政化大行見相

魯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于是叔孫氏墮郈季

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公與

三子入于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

入及公側仲尼命申句須樂頤下伐之費人北國

人追之敗諸姑蔑二子奔齊遂墮費將墮成公歛

處父謂孟孫墮成齊人必至於北門且成孟氏之

保障也無成是無孟氏也子僞不知我將不墮冬

十二月公圍成弗克見左傳

按左傳與家語稍有不同今並錄之以備參觀

○史記以此爲定公十三年事疑非能敬修繫

圍成于孔子去魯適衛之後與春秋不符春秋

定公十年夾谷會後叔孫州讐仲孫何忌帥師

圍郈于是齊人伐郈侯犯奔齊齊以郈致魯季

桓子時不狃叛費凡五年矣是郈與費之欲墮

不自今日始矣○前編云魯自三家四分公室

土地甲兵皆其所有縱墮三都其民豈遂歸公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九 无

室哉去其城郭差可防三家之叛亂耳幸而公

山不狃以費叛侯犯以郈叛二子自以爲患故

墮之易孟氏不肯墮成則成固未易墮矣然使

久于其位終亦必墮其如魯之用子不終何哉

○戴氏溪曰學者皆言夫子欲墮三都如果聖

人欲之成卒不墮費幾生變則聖人之謀疎矣

綏來動和之功安在仲由勇而無謀以致費人

攻公及于臺下微夫子命申句須樂頤下伐之

豈不危哉○鍾伯敬曰三都之設三家植私以

弱公也侯犯公山之叛又家奴效尤以背三家也向使盡墮豈惟三家除跋扈之臣魯公亦除三家之窟所謂惟禮可以己之公室可復張也墮都固子路之謀三都果墮亦孔子之願不幸事不克竟世因以責子路皆以成敗論也○按三都之墮季氏惕于陽虎之變懼不狃之蹈其故轍墮費實非得已邠之墮雖以侯犯之叛然叔孫昭子之賢彰彰在魯成子之立頗有父風其心固猶知有公也向見季氏之強久非其意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九

三

且侯犯既奔邠已歸魯其勢甚易故先二子而卽墮之以爲倡始至于成則孟氏之拘于公義而非其所欲墮也當季氏初作中軍三分公室季盡征之叔以臣其子弟而孟止取半似乎獨有人心者觀其助季逐君其心豈尚有公室哉如使有之處父之言固其所唾棄而不取矣孔子此舉固知非三家之至願而姑乘其勢而爲之既墮之後自有使之各就禮法公室張而私門亦不致弱內患既除而外侮自息齊雖逼處

又何患乎按墮都果子路之謀然未有不請于夫子而卽行者夫子果不欲未有不聞子路之言而力止者費之幾變卽非聖人皆料及此信以季孫欲之其墮必矣至于成之不墮則孟孫僞爲不知豈夫子所能預料春秋墮邠書叔孫州讐仲孫何忌帥師墮費書季孫斯仲何忌帥師圍成不書某某帥師書公至自圍成者所以明仲孫之不願叔孫季孫之不欲與其事也可知費邠之墮非公之能從孔子成之不墮非孔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九

三

子不能墮成當其時公歛處父之徒如少正卯等必有以肆其疑沮者三子旣惑公何足爲是故卒止不墮耳設使當日侯犯不叛邠公山不叛費豈但成不可墮二都俱不可墮聖人初意亦不過隨機作此一事必謂墮都爲子路好勇不顧之謀不旣迂與○王廉孔子墮三都論云當定公時三家專政久矣昭公伐之不克出亡八年竟薨于乾侯三家之不可去也孔子豈不知之知其不可去顧爲大司寇與之並立于朝

可謂知乎吾知孔子之出仕也不惟見用于定公尤見信于三家而三家聽孔子之行事也不然三家恐孔子之攻己必沮孔子之進矣何以知三家之聽孔子之行事也吾見孔子行事而三家不疑又使其徒季路爲之宰而三家無間孔子攝行相事而三家又無沮意繇此而信之也旣曰三家聽孔子之行事則三都爲孔子之謀而自墮也詎不信乎朱子以爲三家自墮之必不然矣蓋三家憤陪臣之據其私也其欲墮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九

三

之也固三家之本心又喜孔子之公議使己而墮之也苟爲不然孔子素知三家之擅政不可以一旦奪惡能以司寇之權遽奪其三都而三家從之耶是固勢不可行也吾知孔子之爲是舉其必有所恃矣夫孔子以公議而使三家墮之者非爲三家謀爲魯謀也魯墮三都則三家弱而公室強矣又何以知非三家自墮之也成叛十二月公圍成公至自圍成信以爲三家自墮之則三家自墮之矣公何自圍之乎而春秋

直以公圍公至自圍書之乎吾于是益信墮三都之事爲孔子之謀也非三家自墮之也明矣朱子以爲三家挾公而圍之夫三家之勢至于挾公則魯微矣有甚于受女樂而怠于政事者受女樂而怠于政事他日孔子猶託以微罪行而于其挾公之日乃不去之何哉吾于是益信非三家之挾公也明夫三都墮三家豈不知孔子之弱己其意若曰與其使陪臣之強爲己弱孰若使公室之強以自贖哉論至于此而後知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九

三

三家之從孔子之化矣而後知三家之聽孔子之行事爲無疑也公羊謂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是也惜乎其蔽已深如僭禮樂者不能盡革之矧孔子以司寇之任視相爲輕也孔子之仕魯而化魯之君臣十得其一二焉宜乎孔子之不久于魯也抑墮郈書叔孫州簪墮費書季孫斯仲孫何忌而不書公者三家以公義帥師謀出于公室猶公之師也十年再圍郈亦然孟孫不能墮成及成叛公乃自圍之耳圍之不克

不可謂孔子爲失計也傳曰戰不正勝是已

是年弟子公孫龍生

龍家語作寵字子石少孔子五十三歲史記作

趙人弟子傳作衛人鄭玄作楚人

至聖編年世紀卷之九終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九

壽

至聖編年世紀卷之十

婁東嘉定李 灼松亭

新安古歙黃 晟曉峰 全輯

男李思堡守臣

爲蓀芳谷全校

男黃 爲萱介堂

周敬王二十三年魯定公十三年甲辰五十五歲

子在魯爲司寇魯國大治齊人致女樂膳肉不至

不脫冕而行乃歌彼婦之口遂適衛見歷聘紀年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十

一

考孔子在位五年若從闕里志年譜則九年矣

又云乃作猗蘭之操考猗蘭操作于六十八歲

自衛反魯之時此始去魯適衛所歌者蓋彼婦

之口也一作去魯歌一作師已歌楊慎作雉鳴

歌孔子去魯觀雉飛鳴嘆曰山梁雌雉時哉時

哉色斯舉矣翔而後集因托爲雉鳴之歌子路

拱之三嗅而作當卽在此時也

孔子爲魯司寇攝行相事有喜色仲由問曰由聞

君子禍至不懼福至不喜今夫子得位而喜何也

孔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樂以貴下人乎于是朝政七日而誅亂政大夫少正卯戮之于兩觀之下尸于朝三日子貢進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今夫子爲政而始誅之或者爲失乎孔子曰居吾語女以其故天下有大惡者五而竊盜不與焉一曰心逆而險二曰行僻而堅三曰言僞而辨四曰記醜而博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有一于人則不免君子之誅而少正卯皆兼有之其居處足以撮徒成黨其談說足以飾褒榮衆其疆禦足以返是獨立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十

二

此乃人之姦雄有不可以不除夫殷湯誅尹諧文王誅潘正周公誅管蔡太公誅華士管仲誅付乙子產誅史何凡此七子皆異世而同誅者以七子異世而同惡故不可赦也詩云憂心悄悄愠于羣小小人成羣斯足憂矣

見尹文子

按此條綱目繫于此年熊敬修繫此于五十四歲史記謂爲五十六歲疑有誤

初魯之販羊有沈猶氏者常朝飲其羊以詐市人有公慎氏者妻淫不制有慎潰氏奢侈踰法魯之

粥六畜者飾之以儲價及孔子之爲政也則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潰氏越境而徙三月則粥牛馬者不儲價賣羔豚者不加飾男女性者別其塗道不拾遺男尚忠信女尚貞順四方客至于邑者不求有司皆如歸焉

見相傳

孔子攝

夫孔子行

見史記孔子世家

按相魯沈猶氏一段劉向新序以此爲始作司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十

三

寇時事近似有理荀子儒效篇亦載此段文稍有異而皆效成後語因繫于此朱子云魯世家以此以上皆爲定公十二年事然考攝相誅卯事在定公十三年亦非十四年蓋十四年孔子五十六歲已自衛適陳矣

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衆吾從下○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君在踧踖如也與與如也○君召使擯色勃如也足躩如也揖所與立

左右手衣前後襜如也趨進翼如也賓退必復命曰賓不顧矣○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立不中門行不履闕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攝齊升堂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出降一等遲顏色怡怡如也沒階趨翼如也復其位蹀躞如也○執圭鞠躬如也如不勝上如揖下如授勃如戰色足蹀躞如有循享禮有容色私覲愉愉如也○君命召不俟駕行矣

以上見論語

按史記與下大夫言及入公門君召使擯君命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十

四

召三節俱入自衛反魯之下余謂並執圭節俱當入此

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對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爲君難爲臣不易如知爲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曰一言而喪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爲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

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

見論語以上孔安謙繫此

定公問於孔子曰古之帝王必郊祀其祖以配天何也孔子對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郊之祭也大本報反始也故以配上帝天垂象聖人則之郊所以明天道也公曰寡人聞郊而莫同何也孔子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故周之始郊其月以日至其日用上辛至于啟蟄之月則又祈穀于上帝此二者天子之禮也魯無冬至大郊之事降殺于天子是以不同也公曰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十

五

其言郊何也孔子曰兆丘于南所以就陽位也于郊故謂之郊焉曰其牲器何如孔子曰上帝之牛角繭栗必在滌三月后稷之牛唯具所以別事天神與人鬼也牲用騂尚赤也用犢貴誠也掃地而祭貴其質也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也萬物無可以稱之者故因其自然之體也公曰天子之郊其禮儀可得聞乎孔子對曰臣聞天子卜郊則受命于祖廟而作龜于彌宮尊祖親考之義也卜之日王親立于澤宮以聽誓命受教諫之義也既卜

獻命庫門之內所以戒百官也將郊則天子皮弁以聽報示民嚴上也郊之日喪者不敢哭而服者不敢入國門汜掃清路行者畢至弗命而民聽敬之至也天子大裘以黼之被裘象天乘素車貴其質也旂十有二旒龍章而設以日月所以法天也既至泰壇王脫裘衣服衮以臨燔柴戴冕琬十有二旒則天數也臣聞之誦詩三百不足以一獻一獻之禮不足以大饗大饗之禮不足以大旅大旅具矣不足以饗帝是以君子無敢輕議于禮者也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十

六

見郊問

按家語郊問俱禮記郊特牲禮器語錯綜引之以成問答之序魯自閔公始禘禘公始郊用之已久相沿莫察禮明堂位謂成王之賜非也先是平王四十八年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天子使史角往止之若成王之世而魯已郊又奚事惠公之請哉公之問問魯與周郊不同何意而不知冬至大郊非魯得有至問天子郊儀考之明堂位自禘以來皆以爲魯侯所習用夫子一一

據理答之其亦足以証其僭矣

子路使子羔爲費宰註云子路爲季氏宰而舉之也子曰賊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子曰是故惡夫佞者

高柴時年十五資性篤實子路請于夫子使爲費宰夫子以子羔年幼寡學而費又數叛故也季氏使閔子騫爲費宰閔子騫曰善爲我辭焉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以上見論語

家語執轡篇記其爲費宰非也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十

七

孔子爲司寇時以冉耕爲中都宰見四書備考他書未之見

孔子爲魯司寇斷獄訟皆進衆議者而問之曰子以爲奚若某以爲何若皆曰云云如是然後夫子曰當從某子幾是見好生初子爲司寇國人謗之曰

麤裘而鞞投之無戾鞞之麤裘投之無墜至是政化盛行國人頌之曰衮衣章甫實獲我所章甫衮衣惠我無私見通鑑孔子相魯齊人患其將霸欲敗

其政乃選好女子八十人衣以文飾一作皆衣文衣而舞容璣一作舞康樂及文馬四十駟一作三十以遺魯君一作定公

陳女樂列文馬于魯城南高門外季桓子微服往觀之再三將受焉告魯君爲周道遊觀觀之終日怠于政事子路言于孔子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若致膳于大夫則是未廢其常吾猶可以止也桓子旣受女樂君臣雉荒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致膳俎孔子遂行宿于郭屯師已送曰夫子非罪也孔子曰吾歌可乎歌曰彼婦人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人之請可以死敗優哉游哉聊以卒歲見子路初見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十

八

按楊方晃年譜此段前有齊人聞而懼曰孔子爲政必霸霸則吾地近焉我爲先并矣盍致地焉黎鉏曰請先沮之沮之而不可則致地庸遲乎中有孔子欲諫不得退而望龜山援琴命曲以喻季氏之蔽魯曰欲望魯兮龜山蔽之手無斧柯奈龜山何名其曲曰龜山操後有師已反桓子曰亦何言師已以實告桓子喟然嘆曰夫子罪我以羣婢故也乃合史記家語琴操而參錄之不如止載一書之易考也○陳明卿曰郊

之必致膳于大夫彝禮也孔子何此之待冀其悔也即使致膳猶彝禮也而不致是顯疎之矣于是而行復何待哉○孟子曰不知者以爲爲肉也其知者以爲爲無禮也乃孔子則欲以微罪行不欲爲苟去君子之所爲衆人固不識也○薛敬軒曰以微罪去魯不欲顯其君相之過卽此可見聖人氣象度量○魯世家以攝相誅卯受樂俱作定公十二年事疑誤○熊敬修學統云孔子乃作猗蘭之操遂適衛按古傳蘭操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十

九

有二一曰之子于歸遠送于野一曰我行四方以日以年皆爲自外來歸之辭而無失位去國之意不知學統何所考據而云然○前編曰孔子生長于魯至是五十餘年天下之士多從之豈魯之君臣而不知其賢者而未嘗能用之也定公十年一旦起而用之莫有知其由者論語左氏俱亦不言其故獨孟子稱其于季桓子有見行可之仕而論語謂季桓子受女樂而孔子行是孔子此時之行藏係季桓子之用舍也桓

子何以用之季平子卒家臣陽虎用事始而囚之既而辱之陷之至欲享而殺之當是時非爲魯無能爲而季亦不可支矣此其所以用之也而又何以舍之季氏魯之權臣也桓子舍已權以聽孔子而墮其名都以強公室其中豈無介介者顧以摧敗之餘藉之振起不得已而爲是降心以相從也今紀綱既定外侮既卻卽桓子可以安矣豈其甘于終絀者縱桓子甘之而其私人必有以不爲利者故其任用之意遂衰而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十

十

特受女樂以促之此其所以舍之也不然齊人何懼于我而忽歸以女樂于事可疑于理不正桓子之智夫豈不及于此而顧受之而爲鄰國所覘也耶

儀封人請見曰君子之至於斯也吾未嘗不得見也從者見之出曰二三子何患於喪乎天下之無道也久矣天將以夫子爲木鐸○子適衛冉有僕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子曰富之既富矣又何加焉子曰教之

以上見論語

按孔子三至衛此爲一至有一說有子曰夫子失魯司寇將之荆先之以子夏申之以冉有似受女樂之後卽有之楚之意也

至衛靈公郊迎主于子路妻兄顏濁鄒家

卽孟子所謂讐

由靈公問孔子居魯得祿幾何對曰俸粟六萬衛

人亦致粟六萬

見史記孔子世家

靈公問曰有語寡人爲

國家者謹之于廟堂之上而國家治矣其可乎孔

子曰可愛人者則人愛之惡人者則人惡之知得

之已者亦得之人所謂不出環堵之室而知治天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十

十一

下者知反之已者也

見說苑致理篇

於衛主顏讐由彌子

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彌子謂子路曰孔子主

我衛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有命

見孟子

居頃

之或譖孔子于衛靈公靈公使公孫余假一出一

入孔子恐獲罪焉居十月去衛

見史記孔子世家

按徐廣曰年表定公十三年孔子至衛

周敬王二十四年

魯定公十四年

乙巳五十六歲

子去衛將適陳過匡匡人圍之過蒲復反衛

見歷聘紀

年適陳過匡顏刻爲僕以其策指之曰昔吾入此

由彼缺也匡人聞之以爲魯之陽虎陽虎嘗暴匡

人匡人於是遂止孔子孔子狀類陽虎拘焉見史記孔

子世子畏於匡顏淵後子曰吾以女爲死矣曰子

在回何敢死○子曰文王既没文不在茲乎天之

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

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以上見論語

陳國名在今河南開封府東南三百五十里陳

州卽其地也去衛將適陳事在陳閔公七年年

表謂是年孔子至陳疑誤匡地名今開封府東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十 十二

五十里陳留縣地有故匡城北征記謂卽古有

莘地地道記謂在長垣南十里正義謂故匡城

本漢長垣在滑州城西南十里路史謂匡本衛

邑中屬晉今扶溝有匡城鄉匡亭而匡故城在

焉索隱莊子皆云宋邑未知孰是

孔子到匡郭外顏刻舉策指匡穿垣曰往與陽虎

正從此入匡人聞其言告君曰往者陽虎今復來

乃率衆圍孔子數日乃和琴而歌音曲甚哀有暴

風擊軍士軍士盡僵仆于是匡人乃知孔子聖人

自解也見正義陽虎曾暴于匡夫子弟子顏刻時

與虎俱夫子適陳過匡顏刻御匡人識刻夫子貌

又似陽虎匡人以兵圍五日弟子懼見大全孔子

之宋匡人簡子以甲士圍之子路怒奮戟將與戰

孔子止之曰惡有修仁義而不免俗者乎夫詩書

之不講禮樂之不習是丘之過也若以述先王好

古法而爲咎者則非丘之罪也命也夫由歌予和

汝子路彈琴而歌孔子和之曲三終匡人解甲而

罷孔子曰不觀高崖何以知顛墜之患不臨深泉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十 十三

何以知沒溺之患不觀巨海何以知風波之患失

之者其不在此乎士慎此三者則無累于身矣見

誓孔子遊於宋匡人圍之數匝而弦歌不輟子路

入見曰何夫子之娛也孔子曰來吾語汝我諱窮

久矣而不免命也求通久矣而不得時也當堯舜

而天下無窮人非知得也當桀紂而天下無通人

非知失也時勢適然夫水行不避蛟龍者漁父之

勇也白刃交于前視死若生者烈士之勇也知窮

之有時臨大難而不懼者聖人之勇也由處矣吾

命有所制矣無幾何將甲者進辭曰以爲陽虎也

故圍之今非也請辭而退見莊子秋水月餘反乎衛主

蘧伯玉家衛靈公夫人有南子者使人謂孔子曰

四方之君子不辱欲與寡君爲兄弟者必見寡小

君寡小君願見孔子辭謝不得而見之夫人在絺

帷中孔子入門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環珮

玉聲璆然孔子曰吾鄉爲弗見見之禮答焉見史記孔

子世子見南子子路不悅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

天厭之天厭之見論語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十

古

按前編君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况其君夫人

乎非但謂其有見小君禮也然在聖人則可在

他人則不可故因子路而急矢以誓不然將側

媚由徑之徒皆得藉聖人以爲口實割烹癰疽

皆可意造而况有據之事蓋聖人之心上與天

通惟天知聖惟聖合天形迹固非所論如謂徒

以釋子路之疑亦淺之乎論聖人矣且子路亦

豈不知聖不可免而特以孔子品望至尊一輕

與見未免非至德之光耳故人而非果有對天

不愧之心則子路不悅亦正未可少也

王孫賈問曰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何謂也子曰

不然獲罪於天無所禱也見論語孔子使從者爲甯

武子臣於衛然後得去見史記孔子世家

奧尊而位虛竈卑而用事賈蓋以奧比衛靈公

以竈自况也意謂見南子所以媚靈公耳故有

此問○余有丁曰武子當文公時至靈公計已

百五六十一年始有孔子畏匡之事又烏得使從

者爲武子臣乎一事而記載之異如此其所見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十

古

不一所傳聞不一故也○宋濂云衛靈公時孔

子適衛又適陳匡人以爲陽虎而拘之世家謂

孔子使從者甯武臣于衛然後得解圍而退按

武子仕于成公之朝至穆公末武子之子相已

與孫良夫將兵侵齊當是時則武子年已耄矣

復歷定獻二公凡三十七年至靈公三十八年

其數共七十有五年而孔子至衛使武子猶在

其年將一百五十有餘歲矣其可信乎○又按

宋濂云孔子去魯世家謂定公十四年年表則

又謂十二年以年表爲是則世家爲非以世家爲是則年表爲非一書之中自相矛盾若此他蓋不足深論矣○闕里志年譜載五十六歲適衛考適衛在五十五歲不脫冕而行旣去魯適衛矣又載自衛至曹自曹至宋則又次年事矣當以史記歷聘紀年爲是

周敬王二十五年

魯定公十五年

丙午五十七歲

子適宋司馬桓魋欲殺之又去適陳主司城貞子家居三歲而反于衛見史記孔子世家自鄭適陳留二年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十

六

見歷聘紀年

春邾隱公來朝子貢觀焉邾子執玉高其

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皆

有死亡焉夫禮死生存亡之體也將左右周旋進

退俯仰于是乎取之朝祀喪戎于是乎觀之今正

月相朝而皆不度心已亡矣嘉事不體何以能久

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爲主其先

亡乎夏五月壬申公薨仲尼曰賜不幸言而中是

使賜多言者也

見左傳

孔子在宋見桓魋自爲石楸

三年而不成工匠皆病夫子愀然曰若是其靡也

死不如速朽之愈冉子僕曰禮凶事不豫此何謂

也乎夫子曰旣死而議論諡定而卜葬旣葬而立

廟皆臣子之事非所豫屬也况自爲之哉

見曲禮子貢問

孔子見宋君君問孔子曰吾欲使長有國而列都

得之吾欲使民無惑吾欲使士竭力吾欲使日月

當時吾欲使聖人自來吾欲使官府治理爲之奈

何孔子對曰千乘之君問丘者多矣而未有若主

君之問問之悉也然主君所欲者盡可得也丘聞

之鄰國相親則長有國君惠臣忠則列都得不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十

七

殺無辜無釋罪人則民不惑士益之祿則皆竭力

尊天敬鬼則日月當時崇道貴德則聖人自來任

能黜否則官府治理宋君曰善哉豈不然乎寡人

不佞不足以致之也孔子曰此事非難唯欲行之

云耳

見賢君

孔子過宋與弟子習禮于大樹宋司馬

使人伐其樹去適鄭

見典略

孔子適宋與弟子習禮

大樹下魋欲殺孔子拔其樹孔子去弟子曰可以

速矣

見備考

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

見論語

孔子不悅於魯衛遭宋桓司馬將要而殺之微服

而過宋

見孟子

大樹檀也卽莊子所謂伐檀于宋今歸德府城東南卽其地也以天自信所以安弟子也微服過宋抑又何嘗不謹于避禍哉年表謂哀公三年孔子過宋非也前編曰按史記匡人拘孔子益急弟子懼而後夫子有天未喪斯文匡人其如予何之語于宋遭伐木而去弟子曰可以速矣而後夫子有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之語皆所以解弟子之懼與窘也有子曾子之門人會集夫子所言以爲論語而事之首尾或不具夫不載弟子懼之事則夫子之言似露不載弟子可速之說則夫子之言似誇朱子每惜不見古文家語蓋爲此類也

孔子適鄭與弟子相失獨立東郭門外或人爲子貢曰東門外有一人焉其長九尺有六寸河目隆顙其頭似堯其頸似臯陶其肩似子產然自腰以下不及禹者三寸纍然如喪家之狗子貢以告孔子欣然而歎曰形狀末也如喪家之狗然乎哉然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十

太

乎哉

見困誓

孔子去至陳主司城貞子

見孟子

鄭邑名在西都畿內成林之地後得號檜之地乃徙其封而施舊號于新邑是爲新鄭咸林在今華州鄭縣新鄭卽今之河南開封府鄭州是也在府西一百四十里初本周管叔鮮封地至是乃爲鄭國孔子適鄭在鄭聲公六年東門獨立之時或人能于風塵物色殆亦非常人矣然禮記註云羸憊失意之貌喪家之狗王肅曰主人哀荒不見飲食故纍然而不得意也又按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十

尤

桓魋宋族宋景公之嬖倖也景公弟公子地有白馬四魋欲之公取而朱其尾鬣以與之地怒使其徒扶魋而奪之魋懼將走公閉門泣之目盡腫蓋小人之污賤者也惡其弟司馬牛因並欲殺其師亦可謂橫行無忌而敢于侮聖者矣靈公與夫人南子同車宦者雍渠驂乘出使孔子爲次乘招搖市過之孔子醜之顏刻爲御問曰夫子何恥子曰詩云覲之新婚以慰我心歎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見史記論語

雍渠劉向說苑作雍雎戰國時遂謂孔子主雍
雎卽雍渠之誤而雍疽卽雍雎之誤故萬章以
爲于衛主雍疽也史記謂此爲孔子五十六歲
見南子月餘後事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
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遂行見論語他日靈
公又與夫子語見飛鴻過而仰視之色不悅孔子
乃逝見國誓

按此史記繫于靈公卒年非也前編曰見南子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十

三

禮之所有故可以久則久爲次乘禮之所無故
可以速則速然去魯爲女樂也而以膳肉去去
衛爲次乘也而以問陳行皆不欲昭其君之惡
而以微罪行爾此孔子義之盡仁之至也○闕
里志年譜載五十七歲自宋適陳過匡人圍
之此五十六歲事已見前矣

周敬王二十六年

魯哀公元年

丁未五十八歲

子在陳

見史記孔子世家

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孔子曰

知禮孔子退揖巫馬期而進之曰吾聞君子不黨

君子亦黨乎君取於吳爲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而
知禮孰不知禮巫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過
人必知之見論語

胡傳曰昭公欲結強吳以去三家之權故娶于
吳○朱註曰孔子不可自謂諱君之惡又不可
以娶同姓爲知禮故受以爲過而不辭○按春
秋哀公十有二年書夏五月孟子卒書孟子者
魯人之諱辭也夫子修春秋而不改者從魯人
之諱辭也禮爲親者諱爲尊者諱道在則然也
可以告司敗可以告後世聖人豈有私意于其
間哉君子固不黨其黨也亦君子而已矣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十

三

孔子在陳陳惠公賓之于上館時有隼集于陳侯
之庭而死楷矢貫之石斲其長尺有咫惠公使人
持隼如孔子館而問焉孔子曰隼之來遠矣此肅
慎氏之矢昔武王克商通道于九夷百蠻使各以
其方賄來貢而無忘職業于是肅慎氏貢楷矢石
斲其長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之致遠物也以
示後人故銘其括曰肅慎氏貢楷矢以分大姬配

胡公而封諸陳古者分同姓以珍玉所以展親親也分異姓以遠方之職貢所以無忘物也故分陳以肅慎氏貢焉君若使有司求諸故府其可得也公使人求得之金牘如之

見辨物

索隱曰家語國語皆作陳惠公非也按惠公以魯昭公元年立定四年卒又按系家潛公十六年孔子適陳十三年亦在陳則此潛公爲是故史記云陳潛公使使問仲尼

吳伐越墮會稽獲巨骨一節專車焉吳子使問之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十

圭

孔子命使者曰無以吾命也使者至孔子爵之既徹俎而燕客執骨而問曰敢問骨何如爲大孔子曰丘聞之昔禹致羣臣于會稽之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其骨專車焉此爲大矣客曰敢問誰守爲神孔子曰山川之靈足以紀綱天下者其守爲神諸侯社稷之守爲公侯山川之祀者爲諸侯皆屬于王客曰防風氏何守孔子曰汪芒氏之君守封嶠山者爲漆姓在虞夏爲防風氏商爲汪芒氏于周爲長翟氏今日大人客曰人長之極幾何

孔子曰焦僂氏長三尺短之至也長者不過十數之極也

見辨物

墮會稽在吳王夫差二年越王勾踐二年魯哀公元年韋昭曰一節之骨其長專車似可當車軸余有丁曰史記載此于定公五年彼時吳未墮會稽安有得骨之事按是年孔子在陳國語家語作吳使聘魯發幣大夫及仲尼失所考矣汪芒一作汪罔漆姓一作釐姓長翟一作長狄後有客曰善哉聖人句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十

圭

周敬王二十七年

魯哀公二年

戊申五十九歲

子適衛去衛適晉及河復反衛如陳留一年

見歷聘紀

年反于衛靈公不能用晉趙氏家臣佛肸以中牟

叛召孔子孔子欲往亦不果將西見趙簡子至河

而反又主蘧伯玉家

見史記孔子世家

孔子適衛路出于

蒲會公叔以蒲叛衛而止之孔子弟子有公良孺

者爲人賢長有勇力以私車五乘從夫子行喟然

歎曰昔吾從夫子遇難于匡又伐樹于宋今遇困

于此命也夫與其見夫子仍遇于難寧吾鬪死挺

劍而合衆將與之戰蒲人懼曰苟無適衛吾則出

子乃盟孔子而出之東門孔子遂適衛此爲子貢

曰盟可負乎孔子曰要我以盟非義也衛侯聞孔

子之來喜而于郊迎之問伐蒲對曰可哉公曰吾

大夫以爲蒲者衛之所以待晉楚也伐之無乃不

可乎孔子曰其男子有死之志吾之所伐者不過

四五人矣公曰善卒不果伐見四誓

按權非聖人不能執子貢盟可負之說則溝瀆

之自經不少執孔子要盟非義之說則雲雨之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十

孟

翻覆更多故曰權非聖人不能也

楚伐陳焚西門使降民修之孔子過之不軾子路

問曰禮過三人則下車二人則軾陳修門者衆矣

夫子不軾何也孔子曰丘聞之國亡而不知不智

知而不爭不忠忠而不死不廉今陳修門者不行

一于此某故不爲軾也見說苑適衛靈公老怠于政

不用居衛月餘去衛見關里志子曰苟有用我者期

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史記繫此關里志年譜亦以此爲孔子五十九

歲時語但下云適曹曹人不答適宋則又反說

到五十七歲誤矣

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

擊磬乎旣而曰鄙哉硜硜乎莫已知也斯已而已

矣深則厲淺則揭子曰末之難矣○佛肸召子欲

往子路曰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親於其身爲不

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叛子之往也如之

何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

乎涅而不緇吾豈瓠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見論語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十

孟

佛肸爲中牟宰趙簡子攻范氏中行氏伐中牟佛

肸叛置鼎于庭致士大夫曰與吾者受邑不與吾

者烹大夫皆從至于邑惟邑人田單曰義死不避

斧鉞之罪義窮不受軒冕之榮無義而生不仁而

富不如烹褻衣就鼎佛肸脫屣而生之使人召孔

子見備考孔子自衛將入晉至河聞趙簡子殺竇犢

鳴犢及舜華乃臨河而嘆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

不濟此命也夫子貢趨而進曰敢問何謂也孔子

曰竇犢鳴犢舜華晉之賢大夫也趙簡子未得志

之時須此二人而後從政及其已得志也而殺之
丘聞之刳胎殺夭則麒麟不至其郊竭澤而漁則
蛟龍不處其淵覆巢破卵則鳳凰不翔其邑何則
君子諱傷其類者也鳥獸之于不義尚知避之况
于人乎遂還息于鄒作槃操以哀之見困誓

按簡子之臣舍周者每簪筆書簡子過舍周死
簡子與諸大夫飲泣曰吾不復聞吾過矣似非
不知愛重賢豪者乃聞之乎遠曰趙簡子欲殺
孔子故召之孔子有先覺乃中道返不知孔子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十

三

亦何惡于簡子豈卽以佛肸之召故耶夫鳴犢
舜華豈必不賢于舍而殺之則斯言亦良可疑
也○孔肖謙年譜云遂賦將歸操曰狄之水兮
其色幽幽我將濟兮不得其由涉其淺矣石磬
我足乘其深矣龍入吾舟吾濟而悔兮將安歸
尤歸兮歸兮無與石闕兮無應龍求乃還息乎
陬鄉作息陬操以哀之曰周道衰微禮樂凌遲
文武既墜吾將焉師周遊天下靡邦可依鳳鳥
不識珍寶梟鴟眷焉顧之慘焉心悲升車命駕

將適晉都黃河洋洋悠悠之魚臨津不濟還轅
息陬傷予道窮哀彼無辜翱翔于衛復我舊廬
從我所好其樂只且索隱曰此陬鄉非魯陬邑
陬操家語作槃操琴曲名哀之者哀二大夫之
見殺也臨河歌曰狄水衍兮風揚波舟楫顛倒
更相加歸來歸來何爲斯又槃操曰竭澤而漁
蛟龍不遊覆巢毀卵鳳不翔留慘予心悲還轅
息陬按臨河歌卽將歸操槃操卽息陬操四辭
未知孰是子是孔子復反乎衛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十

三

夏衛靈公卒夫人曰命公子郢爲太子君命也對
曰郢異于他子且君没于吾手若有之郢必聞之
且亡人之子輒在乃立輒六月乙酉晉趙鞅納太
子于戚宵迷陽虎曰右河而南必至焉使太子繞
八人衰經僞自衛逆者告于門哭而入遂居之見左傳
靈公逐其世子蒯聵公薨而國人立蒯聵之子
輒於是晉納蒯聵而輒拒之時孔子居衛衛人以
蒯聵得罪於父而輒嫡孫當立故冉有疑而問之
冉有曰夫子爲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入曰

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爲也

見論語朱註

按衛靈公卒索隱曰此魯哀公二年也史記云是歲魯哀公三年而孔子年六十矣疑誤

至聖編年世紀卷之十終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十

天



至聖編年世紀第六冊目錄

卷之十一

六十歲

在衛 九則 聖孫伋生

六十一歲

在陳 七則

六十二歲

適蔡如葉 八則

卷之十二

六十三歲

之陳蔡適楚反衛 三十八則

六十四歲

在衛 六則

六十五歲

在衛 七則

至聖編年世紀

第六冊目錄

一

六十六歲

在衛 聖夫人元官氏卒 四則

六十七歲

在衛 六則

至聖編年世紀卷之十一

婁東嘉定李 灼松亭

全輯

新安古歙黃 晟曉峰

男李 肯堂德紹

思堡守臣全校

男黃爲葵筠圃

周敬王二十八年魯哀公三年 已酉六十歲

子在衛見楊方 子曰六十而耳順見論語 春齊國夏

衛石曼姑帥師圍戚杜註曼姑爲子圍父知其不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十一

一

義故推齊師爲兵首戚不稱衛非叛人林註蒯聵在戚而齊偕衛以圍之父子之義景公未之察也

見春秋

索隱曰齊助衛圍戚以衛太子蒯聵在故也據

左傳已迎入矣

衛亂孔子去復之陳陳惠公大城因起陵陽之臺

未終而坐法死者數十人又執三監吏夫子適陳

聞之見陳侯與俱登臺而觀焉夫子曰美哉斯臺

自古聖王之爲城臺未有不戮一人而能致功若

此者也陳侯默而退遂竊赦所執吏既而見夫子

問曰昔周作靈臺亦戮人乎答曰文王之興附者

六州六州之衆各以子道來故區區之臺未期日

而已成何戮之有夫以少少之衆能立大大之功

者惟君爾見孔叢子嘉言 夏五月辛卯司鐸火火踰公宮

桓僖災救火者皆曰顧府南宮敬叔至命周人出

御書俟于宮曰庀女而不在死子服景伯至命宰

人出禮書以待命命不共有常刑校人乘馬巾車

脂轄百官官備府庫慎守官人肅給濟濡帷幕鬱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十一

二

攸從之蒙葺公屋自大廟始外內以悛助所不給

有不用命則有常刑無赦公父文伯至命校人駕

乘車季桓子至御公立於象魏之外命救火者傷

人則止財可爲也命藏象魏曰舊章不可亡也富

父槐至曰無備而官辦者猶拾藩也於是去表之

臺道還公宮孔子在陳聞火曰其桓僖乎見左傳

釋義云司鐸官名桓僖謂二公之廟府府庫也

敬叔卽南宮閱孔子弟子也周人司周書典籍

之官御書進御於君之書使待命於公宮庀具

也言具女所職而有不在者罪死景伯卽子服何宰人冢宰之屬校人掌馬者巾車掌車者脂轄以脂膏轄也肅戒也給共給也濟濡帷幕者濡帷幕於水中出而用之爲濟也鬱攸火氣也從之從火氣而爲備也蒙冒葺覆也悛次也外內各以次序象魏門闕也槐富父終生之後潘汁也表表火道還猶環也

孔子在陳陳侯就之燕焉子游行路之人云魯司鐸災及宗廟以告孔子子曰所及者其桓僖之廟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十一

三

乎陳侯曰何以知之子曰禮祖有功而宗有德故不毀其廟焉今桓僖之親盡矣又功德不足以存其廟而魯不毀是以天災加之三日魯使至問焉則桓僖也陳侯謂子貢曰吾乃今而知聖人之可貴對曰君今知之可矣未若專其道而行其化之善也

見辨物

按季氏專國出於桓僖僖公二年賜友汶陽之田及賀季氏始盛是以親盡而不毀災桓僖所以警三桓也蓋三家始祖慶父公子叔牙公子

季友皆魯桓公庶子故其後稱三桓焉然當此倉卒自卿以下莫不效職先典籍而後府庫無有敢情越者足見魯邦法紀猶存使其知用孔子安見文武方策之遺不可行於今日顧乃頽焉弗振其咎誰歸桓僖之災固天也而孔子在陳之言亦足見聖心之孚於天矣

秋季孫有疾命正常曰無死南孺子之子男也則以告而立之女也則肥也可季孫卒康子卽位旣葬康子在朝南氏生男正常載以如朝告曰夫子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十一

四

有遺言命其圉臣曰南氏生男則以告於君與大夫而立之今生矣男也敢告遂奔衛康子請退公使共劉視之則或殺之矣乃討之召正常正常不反見左傳季桓子病輦而見魯城喟然歎曰昔此國幾興矣以吾獲罪於孔子故不興也顧謂其嗣康子曰我卽死若必相魯相魯必召仲尼後數日桓子卒康子代立已塋欲召仲尼公之魚曰昔吾先君用之不終終爲諸侯笑今又用之不能終是再爲諸侯笑康子曰則誰召而可曰必召冉求於是

使使召冉求將行孔子曰魯人召求非小用之將大用之也子貢知孔子思歸送冉求因誠曰卽用以孔子爲招云

見史記孔子世家

按三家之所以得有今日者以孔子之爲司寇振之也卽使用之不終不猶愈於已乎今不聽其父將死之命而聽公魚無識之論其不足以有爲可知矣○朱子云史記以論語歸與之歎爲在此時又以孟子所記歎辭爲主司城貞子時語疑不然蓋孟語所記本皆此一時語而所記有異同耳然考歸與之歎似應在欲召冉求之次年又朱子云據論語則絕糧當在靈公問陳不對而行之時然考問陳在見南子之次年臨河而反夏四月靈公卒絕糧又在此後四年論語蓋撮言之耳未知是否

是年聖孫伋生

伋字子思伯魚之子孔子之孫也少孔子五十九歲伯魚生伋作中庸

見史記

子思學於曾子而孟子受業子思之門人

見朱子

朱子曰中庸何爲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十一

五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十一

六

而作也子思憂道學之失其傳而作也○又曰子思懼夫愈久而愈失其真也於是推本堯舜以來相傳之意質以平日所聞父師之言更互演繹作爲此書○程子曰此篇乃孔門傳授心法子思恐其久而差也故筆之於書以授孟子○朱子曰右第一章子思述所傳之意以立言○右第十二章子思之言蓋以申明首章道不可離之意也○右第十四章子思之言也○右第二十一章子思承上章夫子天道人道之意而立言也自此以下十二章皆子思之言以反覆推明此章之意○右第三十三章子思因前章極致之言反求其本復自下學爲己謹獨之事推而言之以馴致乎篤恭而天下平之盛又贊其妙至於無聲無臭而後已焉○史記列傳云孟軻騶人也受業子思之門人索隱云王劭以人爲衍字而趙氏註及孔叢子等書亦皆云孟子親受業於子思未知是否○韓子曰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徧觀而盡識也故

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後離散分處諸侯之國又各以其所能授弟子源遠而末益分惟孟軻師子思而子思之學出於曾子○昔者魯穆公無人乎子思之側則不能安子思○子思居於衛有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子思曰如伋去君誰與守孟子曰子思臣也微也○費惠公曰吾與子思則師之矣○繆公之於子思也亟問亟餽鼎肉子思不悅於卒也標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北面稽首再拜而不受曰今而後知君

之犬馬畜伋蓋自是臺無餽也子思以爲鼎肉使已僕僕爾亟拜也非養君子之道也○繆公亟見於子思曰古千乘之國以友士何如子思不悅曰古之人有言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子思之不悅也豈不曰以位則子君也我臣也何敢與君友也以德則子事我者也奚可以與我友見孟子子上之母死而不喪門人問諸子思曰昔者先君子喪出母乎曰然子之不使白也喪之何也子思曰昔者吾先君子無所失道

道隆則從而隆道污則從而污伋則安能爲伋也妻者是爲白也母不爲伋也妻者是不爲白也母故孔氏之不喪出母自子思始也○按子上之母子思之妾也故不盡喪禮先君子謂孔子出母者生母也古人謂生爲出喪出母卽大聖生母顏氏不爲伋也妻蓋非正妻也孔氏不喪出母遂自此始解者謂子上之母爲子思出妻則自子思始者將謂後世皆出妻其誤更甚有辨在前○子思曰喪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

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喪三年以爲極亡則弗之忘矣故君子有終身之憂而無一朝之患故忌日不樂○子思之哭嫂也爲位婦人倡踊申詳之哭言思也亦然○曾子謂子思曰伋吾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七日子思曰先王之制禮也過之者俯而就之不至者跂而及之故君子之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三日杖而後能起○子思之母死於衛柳

若謂子思曰子聖人之後也四方於子乎觀禮
子蓋慎諸子思曰吾何慎哉吾聞之有其禮無
其財君子弗行也有其禮有其財無其時君子
弗行也吾何慎哉○穆公問於子思曰爲舊君
反服古與子思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
禮故有舊君反服之禮也今之君子進人若將
加諸膝退人若將墜諸淵毋爲戎首不亦善乎
又何反服之禮之有○子思之母死於衛赴於
子思子思哭於廟門人至曰庶氏之母死何爲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十一

九

哭於孔氏之廟乎子思曰吾過矣吾過矣遂哭
於他室以上見檀弓按子思仕衛母就養子思歸祭
於廟母死來赴門人謂不宜哭於廟庶衆也衆
子孫之母不應哭於祖宗之廟故子思哭於他
室註檀弓者謂子思之母嫁於衛之庶氏大誤
已極誣聖之至已有辯載在於前○子上之母
死而不喪子思之母死於衛訃於子思哭於他
室此作書者欲備喪禮之一則恐人不遵特借
孔氏以爲信從耳非真有其事也夫不喪出母

哭於他室於理亦當然事則難信如果有之他
書何不一言及之孔叢子專言子思子上之事
而不載曾子問獨論喪祭之禮而不及可知檀
弓之說並非實事而禮註誤解二千餘年以來
其他誣聖者多有辨而獨孔氏三世出妻無人
言之故不揣愚昧妄立一說於前以質天下後
世之好學深思者不知以愚見爲然否○子思
困於宋撰中庸四十九篇今書只三十三篇子
思所作中庸其載於禮記者乃其畧也餘有子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十一

十

思子七卷年百餘歲卒史記作六十二歲葬於
先聖墓南數十步見備考子思年十六適宋宋大
夫樂朔與之言學焉朔曰尚書虞夏數篇善也
下此以及於秦費效堯舜之言耳殊不如也子
思荅曰事變有極正自當耳假令周公堯舜更
時處其書同矣樂朔曰凡書之作欲以喻民也
簡易爲上而乃故作難知之辭不亦繁乎子思
曰書之意兼複深奧訓詁成義古人所以爲典
雅也昔魯委巷亦有似君之言者彼謂之曰道

爲知者傳苟非其人道不貴矣今君何似之甚也樂朔不悅而退曰孺子辱吾其徒曰此雖以宋爲舊然世有讐焉請攻之遂圖子思宋君聞之駕而救子思子思旣免曰文王困於羑里作周易祖君厄於陳蔡作春秋吾困於宋可無作乎於是述父師之意撰中庸之書四十九篇○子思在齊尹文子生子不類怒而杖之告子思曰此非吾子也吾妻殆不婦吾黜之子思曰若子之言則堯舜之妃復可疑也此二帝聖者之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十一

十二

英而丹朱商均不及匹夫以是推之豈可類乎然舉其多者有此父斯有此子道之常也若夫賢父之有愚子此由天道自然非子之妻之罪也尹文子曰先生止之願無言文留妻矣○孟軻問堯舜文武之道可致乎子思曰彼人也我也稱其言履其行夜思之晝行之滋滋焉汲汲焉如農之赴時商之趨利惡有不至者乎○子思謂孟軻曰自大而不修其所以大不大矣自異而不修其所以異不異矣故君子高其行

則人莫能偕也遠其志則人莫能及也禮接於人人不敢慢辭交於人人不敢侮其唯高遠乎子思謂子上曰有可以爲公侯之尊而富貴人衆不與焉者非惟志乎成其志者非惟無欲乎夫錦繡紛華所服不過溫體三牲太牢所食不過充腹知以身取節者則知足矣知足則不累其志矣以上見居衛子思嘗問夫子曰物有形類事有真僞必審之奚由子曰由乎心心之精神是謂聖推數究理不以物疑周其所察聖人難諸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十一

十三

○子思問曰莫不知任賢之逸而不能用賢何故子曰由於不明也其君以譽爲賞以毀爲罰○子思問曰攸聞夫子正俗化民莫善於禮樂管子任法治齊而天下稱仁焉是法與禮樂異用而同功也子曰堯舜之功百世不輟仁義之風遠也管仲任法身死則法息嚴而寡恩也管仲知足以定法非管仲而任法必亂成矣以上見記問魯穆公問於子思曰寡人不德嗣業二年矣未知所以爲令名欲揚先君之善爲之若何子

思荅曰伋聞舜禹于其父非勿欲也以爲私情不如公義故弗敢公曰思之可以利民者子思曰君有惠百姓之心則莫如一切除非法之事也毀不居之室以賜窮民奪寵祿以賑困匱無令人有悲怨抑亦可公曰諾○穆公問于子思曰立子有常乎荅曰有之在周公之典公曰昔文王舍適而立次微子舍孫而立其弟何也子思曰權也公曰苟得行權豈唯聖人唯賢與愛立也子思曰聖人不以權教立制垂法順之爲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十一

三

貴唯聖立聖其文王乎不及文王者則各賢其所愛請父兄羣臣卜于祖廟亦權之可也以上見雜訓間邱溫見田氏將危齊欲以邑叛適魯穆公謂子思曰子能懷之則寡人割邑如其邑以償子子思曰伋雖能之義所不爲也公曰何子思對曰彼爲人臣君將敗弗能扶而叛之逆臣制國弗能以其身死而逃之此罪誅之人也伋縱不能討而又要利以召姦非忍行也○穆公問子思曰吾聞麗欄氏子不孝何如對曰臣聞明

君爲政尊賢以崇德舉善以勸民則四方孰不化不治其本而問其過臣不知所以也○穆公謂子思曰子所記夫子之言或者以爲子之辭子思曰臣所記或親聞之者有聞于人者雖非正其辭然猶不失其意也且君之所疑者何公曰于事無非子思曰無非所以得臣祖之意也就如君言以爲臣之辭臣之辭無非則亦所宜貴矣事旣不然又何疑焉○子思曰吾之富貴甚易而由弗能夫不取於人謂之富不辱於人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十一

四

謂之貴不取不辱其於富貴庶矣哉○胡毋豹謂子思曰子好大世莫能容子也蓋亦隨時乎子思曰大非所病所病不大也凡所以求容於世爲行道也毀道以求容容何行焉大不見容命也毀大而求容罪也吾弗改矣○子思居貧其友有餽之粟者受焉或獻尊酒子思弗受或曰子取人粟而辭吾酒脯是辭少而取多也於義則無名於介則不全而子行之何也子思曰伋不幸貧於財而至於困乏將恐絕先人祀是

以受粟爲周之也酒脯所以飲宴也非義也吾豈以爲戒哉

以上見公儀

司徒文子改葬其叔父問

服於子思子思曰禮父母改葬總旣葬而除不忍無服送至親也非父母無服無服則弔而加麻文子曰喪服旣除然後乃葬則其服何服荅曰三年之喪未葬服不變除何有焉期大功之喪服其所除之服以葬旣葬而除之其虞也吉服以行事也○公叔木謂申詳曰吾於子思親而敬之子思未吾察也申詳以告曰人求親敬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十一

五

於子何辱焉子思荅曰義也申詳曰請問之荅曰公叔氏之子愛人之同已慢而不知賢夫其親敬非心見吾所可親敬也以人口而親敬吾則亦以人口而疏慢吾矣申詳曰其不知賢奈何荅曰有龍穆者徒好飾弄辭說觀於坐席相人眉睫以爲之意天下之淺人也而公叔子交之橋之良修實而不修名不善不爲人不知已不撞不發如大鐘然天下之深人也而公叔子與之同邑而弗能知此其所以爲愛同已而不

知賢也○齊王謂子思曰今天下擾擾諸侯無

霸吾國大人衆圖帝何如子思曰不可君不能

去君貪利之心王曰何害子思曰夫水之性清

而土壤泊之人之性安而嗜欲亂之故能有天

下者必無以天下爲者也能有名譽者必無名

譽爲者也達此則其利心外矣○衛公子交見

於子思曰先生聖人之後執清高之操天下之

君子莫不服先生之大名交雖不敏竊慕下風

願師先生之行幸顧恤之子思曰公子不宜也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十一

六

夫清高之節不以私自累不以利煩意擇天下之至道行天下之正路今公子紹康叔之緒處戰伐之世當務收英雄保其疆土非所以明臧否立規檢修匹夫之行之時也○子思見老萊子老萊子聞穆公將相子思老萊子曰若子事君將何以爲乎子思曰順吾性情以道輔之無死亡焉老萊子曰不可順子之性也子性剛而傲不肖又且無所死亡非人臣也子思曰不肖故人之所做也夫事君道行言聽則何所死亡

道不行言不聽則亦不能事君所謂無死亡也
老萊子曰子不見夫齒乎齒堅剛卒盡相磨舌
柔順終以不弊子思曰吾不能爲舌故不能事
君○衛君問曰寡人之政何如子思對曰無非
君曰寡人不知其不肖亦望此也曰希旨容媚
則君親之中正弼非則疏之孰肯舍所以見親
而取其疏乎是故競求射君之心而莫敢有非
君之非者此臣所謂無非也公曰寡人之過也
今知改矣○衛君曰聖道大而難明吾所能也
今欲學術何如子思曰君無然也體道者逸而
不窮任術者勞而無功古之君子明于死生之
分通于利害之變雖以天下易其脛毛無所桯
于志也是以與聖人居使窮士忘其貧賤使王
公簡其富貴君無然衛君曰善○齊王戮其臣
謂子思曰適觸吾忿故戮之不足傷義也子思
曰文王葬枯骨天下知仁商紂斬朝涉天下稱
暴今君因忿遷戮不辜以爲無傷于義非臣所
敢知也王曰寡人實過請改之○衛公子交饋

馬四乘于子思子思曰假寄命以來度身以服
衣量腹以食粟且朝夕受酒脯及祭膳未敢當
車馬之貺禮雖有爵賜人不踰父兄公子曰交
已言于君矣答曰不可爲人子者三賜不及車
馬公子曰我未之聞也謹受教○穆公欲相子
思子思不受將去魯君曰天下亦猶寡人也去
將安之子思答曰蓋聞君子猶鳥疑之則舉今
君旣疑矣○曾申謂子思曰屈已以伸道乎抗
志以貧賤乎子思曰道伸吾所願也今天下其
孰能哉與屈已以富貴不若抗志以貧賤屈已
則制于人抗志則不愧于道○子思居衛衛人
釣于河得鰈魚焉其大盈車子思問曰鰈魚魚
之難得者也子何得之對曰吾始下釣垂一魴
之餌鰈過而弗視也更以豚之半體則吞之矣
子思喟然曰鰈雖難得貪以死餌士雖懷道貪
以死祿○衛君言而羣臣如出一口子思曰以
吾觀所爲君不君臣不臣也公邱懿子曰何乃
若是子思曰人主自臧則衆謀不進事是而臧

之猶卻衆謀況和非以長乎君闇臣諂以居百姓之上民弗與也若此不已國無類矣○子思謂衛君曰君之國事將日非矣君曰何故對曰君出言而卿大夫莫敢非卿大夫言而士庶莫敢非賢之則有福矯之則禍如此則善安從生詩曰具曰予聖誰知鳥之雌雄抑亦似乎○穆公謂子思曰縣子言子之爲善不欲人譽已信乎子思對曰非臣之情也臣之修善欲人之知之而譽臣是臣之爲善有勸也此所願而不可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十一

九

得者也若臣之修善而人莫知莫知則必毀臣是臣之爲善而受毀也此臣之不願而不可避者也若夫雞鳴爲善孳孳以至夜半而曰不欲人之知恐人之譽已臣以爲斯人也者非虛則愚也○穆公問子思曰吾國可興乎子思曰可公曰爲之奈何對曰苟君與大夫慕周公伯禽之治行其政化開公家之惠杜私門之利結恩百姓修理隣國其興也勃矣○魯人有公儀僮者砥節礪行樂道好古恬於榮利不事諸侯子

思與之友穆公因子思欲以爲相謂子思曰公儀子必輔寡人三分魯國而與之一子其言之子思對曰如君之言則公儀子愈不至也君若餓渴待賢納用其謀雖蔬食飲水飯亦願在下風今徒以高官厚祿釣餌君子無信用之意公儀子之志若魚鳥可也不然彼將終身不躡乎君之廷矣臣又安得爲君操竿下釣以傷守節之士乎○子思自齊反衛衛君館而問曰先生魯國之士不以衛之褊小步玉趾而慰存之願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十一

十

有賜於寡人也子思曰臣欲報君以財幣則君之府藏已盈而臣又貧欲報君以善言恐未合君志而徒言不聽也其可以報君者惟進賢耳君曰賢固寡人之所願也子思曰君弗能也君曰雖然願聞所以爲賢者對曰君將以名取士耶以實取士耶君曰必以實子思曰衛之東境有李音者賢而有實者也君曰其祖父何也對曰世農夫也衛君大笑曰寡人非好農農夫之子無所用之且世臣之子未悉官之子思曰臣

稱李音稱其才也祖父之農何預焉且周公大聖康叔大賢揆厥伊始不以農事開國乎臣固疑君之取士不以實也衛君默然以上見按孔叢子世傳孔子九世孫鮒撰而朱子以謂不類西京李熾疑爲子豐季彥所集因節取焉○子思曰同言而信信在言前也同令而化化在令外也○子思曰事自名也聲自呼也貌自眩也物自處也人自官也無非自己者故怨人之謂壅怨己之謂通也知所悔壅也遂所誤遂所誤也親戚離之知所悔也疏遠附之疏遠附也常安樂親戚離也常危懼自生民以來未有不然者也見中論子思薦荀變於衛曰其材可將五百乘公曰變嘗賦於民而食人二雞子故弗用也子思曰聖人官人猶匠之用木故杞梓連抱而有數尺之朽良匠不棄今君處戰國而以二卵棄千城之將此不可使聞于隣國者也見前編子思適衛會申問曰何以不仕子思曰道伸吾願也今天下諸侯其孰能哉與其屈己以富貴

不如抗志而貧賤於是在衛貧甚而自若衛若每言計之非羣臣和者如一子思曰君之國事將日非矣君出言自以爲是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卿大夫出言自以爲是而士庶人莫敢矯其非詩曰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於是在衛緼袍無裏二句九食田子方遺以狐白裘不受已而後反於魯教授其徒數百而道卒傳於孟軻見闕里志周敬王二十九年魯哀公四年庚戌六十一歲至聖編年世紀子見楊方在陳見年譜六月辛丑亳社災杜註云亳社殷社諸侯有之所以戒亡國林註云亡國之社有屋使不得上通於天故災見春秋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栢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子聞之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見論語魯有二社一周社本朝之社王爲羣姓所立大社也一般社武王頒之諸侯以戒亡國白虎通所謂必有誠社也郊特牲曰社之有樹以表功

也周官司社樹之各以土宜尚書外傳大社惟松東社惟栢南社惟梓西社惟栗北社惟槐則三木又交用之商書甘誓用命賞於祖不用命戮於社蓋古者建國左祖右社左陽也陽主生故賞於祖右陰也陰主殺故戮於社宰我戰栗之對或卽附會於此然賞祖戮社三代皆然不獨周也如以栗取義周則合矣彼夏殷又何以稱宰我言語之科其對如此况其他乎

季桓子喪康子練而無衰子游問於孔子曰旣服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十一

重

練服可以除衰乎孔子曰無衰衣者不以見賓何

以除焉

見曲禮子貢問

季桓子死魯大夫朝服而弔子游

問於孔子曰禮乎夫子不答他日又問孔子曰始

死則矣羔裘玄冠者易之而已汝何疑焉

見曲禮子夏問

巫馬期與子路薪於韞邱之下陳之富人有處師

氏脂車百乘觴於邱上子路謂期曰使子無忘子

之所知無進子之所能得此富終身無復見夫子

子爲之乎期喟然仰天而嘆闕然投鎌於地曰吾

嘗聞之夫子勇士不忘喪其元志士仁人不忘在

溝壑子不知予與窺予與意者其志與子路慚負

薪先歸孔子曰由來何爲偕出而先返子路以告

孔子援琴而彈詩曰肅肅鴉羽集于苞栩王事靡

盥不能藝稷黍父母何怙悠悠蒼天曷其有所予

道不行耶使汝願者

見韓詩外傳

子在陳曰歸與歸與

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

見論語

按史記世家繫此於兩年不能無失惟綱目書

此年爲近是也索隱曰此系家再有歸與之辭

者前辭出孟子此辭見論語蓋止是一稱歸與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十一

重

二書各記之史記前後再引亦失之也○闕里

志年譜載六十一歲自陳適蔡遂適衛考適蔡

在次年自蔡入葉亦非適衛也歷聘紀年亦云

自陳適蔡均不能無誤

周敬王三十年

魯哀公五年

辛亥六十二歲

子自陳適蔡自蔡如葉復去葉反蔡

見歷聘紀年

孔子

如蔡及葉

見史記孔子世家

蔡國名周文王第十四子叔度封此故稱蔡叔

周公誅管叔而放蔡叔其子蔡仲率德改行成

王復封於蔡今河南汝寧府北四十五里上蔡縣是也適蔡在蔡成侯二年即魯哀公五年則學統以此爲六十一歲非矣

齊有一足之鳥飛集於宮朝下止於殿前舒翅而跳齊侯大怪之使使問孔子孔子曰此鳥名曰商羊水祥也昔童兒有屈其一脚振訊兩眉而跳且謠曰天將大雨商羊鼓舞今齊有之其應至矣急告民趨治溝渠修隄防將有大水爲災頃之大霖雨水溢泛諸國傷害民人惟齊有備不敗景公曰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十一

亥

聖人之言信而有徵矣

見辨政

秋九月齊景公薨孔子自蔡入葉徐廣曰哀公五年也葉楚縣名古應子國春秋爲沈諸梁邑今河南南陽府裕州北一百二十里葉縣前編曰孔子至葉卽至楚也

葉公問政子曰近者悅遠者來○葉公問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直在其中矣

呂氏春秋曰楚有直者其父竊羊而謁之上上

執而欲誅之直躬者請代將誅告吏曰父竊羊而謁之不亦信乎父誅而代之不亦孝乎信且孝而誅之國將有不誅者乎荆王聞而舍之孔子曰異哉直躬之爲信也一父而再取名不如無信之爲愈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子曰女奚不曰其爲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

以上見論語

余讀莊子葉公子高好畫龍天龍聞而下窺葉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十一

亥

公遠走天龍笑曰子非好真龍好似龍者也茲之問必有目孔子爲天龍而不敢偏視者卽子路亦不能言天龍之變化也故夫子以已之孜孜下學絕無奇異者告之嗚呼春秋之世好似龍者獨子高已哉

孔子使宰予使於楚楚昭王以安車象飾因宰予以遺孔子焉

事在昭王二十六年

宰予曰夫子無以此爲也

王曰何故對曰臣以其用思其所在觀之有以知其然王曰言之宰予對曰臣侍從夫子以來竊見

其言不離道動不違仁貴義尚德清素好儉仕而有祿不以爲積不合則去退無吝心妻不服采妾不衣帛車器不雕馬不食粟道行則樂其治不行則樂其身此所以爲夫子也若夫觀目之麗靡窈窕之淫音夫子過之弗之視遇之弗之聽也故臣知夫子無用此車也王曰然則夫子何欲而可對曰方今天下道德寢衰其志欲興而行之天下誠有欲治之君能行其道則夫子雖使徒步以朝固猶爲之何必遠辱君之重貶乎王曰乃今而後知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十一

七

孔子之德也大矣宰予歸以告孔子孔子曰二三子以予之言何如子貢對曰未盡夫子之美也夫子德高則配天深則配海若予之言行事之實也夫子曰夫言貴實使人信之舍實何稱乎是賜之華不如予之實也

見孔叢子記義

前編曰孔子稱危邦不入亂邦不居然旣去魯矣以衛靈無道而居衛以陳國歲有吳師而在陳以蔡侯死於盜國遷於吳民分於楚而如蔡不幾乎居亂入危歟夫聖人盛德無施不可使

二三君者委國聽之則衛可正陳可強蔡可守也而皆不能可不惜哉雖然夫子之在衛也以靈公致粟有際可之禮而又有蘧伯玉以爲主富在陳也以陳侯能從陵陽之諫而又有司城貞子以爲主故二國留行時楚昭之賢聞於諸侯其如蔡蓋爲如楚也

楚王渡江江中有物大如斗圓而赤直觸王舟舟人取之王大怪之遍問羣臣莫之能識使使問於孔子孔子曰此所謂萍實者也可剖而食之吉祥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十一

天

也唯霸者爲能獲焉使者反王遂食之大美久之使來以告因子游問曰夫子何以知其然曰吾昔之鄭過乎陳之野聞童謠曰楚王渡江得萍實大如斗赤如日剖而食之甜如蜜此是楚王之應也吾是以知之

見致思

按萍實之得童謠何以如是之真意者童其神物耶抑有所憑耶然其名形色味卽云得之謠詞而食之吉祥惟霸之兆殆至誠如神而前知者耶○闕里志年譜載六十二歲在衛佛肸召

子欲往子路不悅會簡子使人來聘至河而返
作鄴操是五十九歲事已載在前按史記於是
楚昭王使人聘孔子孔子將往拜禮而陳蔡大
夫發徒圍之故孔子絕糧於陳蔡之間是時陳
蔡臣服於楚若楚王來聘孔子陳蔡大夫安敢
圍之且據論語當去衛適陳之時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十一

光

至聖編年世紀卷之十一終

至聖編年世紀卷之十二

婁東嘉定李 灼松亭

新安古欽黃 晟曉峰

全輯

男李 肯堂德紹

思堡守臣全校

男黃爲英筠圃

周敬王三十一年魯哀公六年 壬子六十三歲

子留蔡聞楚昭王聘之陳蔡大夫發徒圍於野適

楚不用反衛見歷聘紀年 楚昭王將以書社地封孔子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十二

一

令尹子西不可乃止又反乎衛見史記孔子世家 是歲吳

伐陳楚救陳使人來聘陳蔡圍之昭王與師來迎

將欲封以書社子西沮之自楚反衛見闕里志 子謂

子貢曰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非與

曰非也予一以貫之見論語

按史記以此爲陳蔡被圍子貢色作因有此語

乎遠曰陳蔡被圍載此數語文情不貫所見最

是因移於此

吳伐陳復修舊怨也楚子曰吾先君與陳有盟不

可以不救乃救陳師於城父見左傳楚昭王知子在

蔡使使以金幣聘宰予冉有喜曰夫子之道行矣

因請問曰太公勤身苦志八十而遇文王孰與許

由之賢子曰許由獨善其身者也太公兼善天下

者也然使世無文王雖有太公誰能識之乃作歌

曰大道隱兮禮為其賢人竄兮將待時天下如一

兮欲何之名其歌為楚聘歌見孔叢子楚昭王聘孔子

孔子往拜禮焉路出於陳蔡陳蔡大夫相與謀曰

孔子聖賢其所刺譏皆中諸侯之病又久留陳蔡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十二

二

之間諸大夫所設施皆不當意今楚大國來聘使

其用楚則陳蔡用事危矣於是發徒圍夫子於野

不得行見在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子路慍見

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

○子曰由知德者鮮矣朱註云蓋為慍見而發也

見論語孔子厄於陳蔡絕糧七日外無所通藜羹不

充從者皆病孔子愈慷慨講誦弦歌不衰乃召子

路而問焉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乎

奚為至於此子路慍作色而對曰君子無所困意

者夫子未仁與人之弗吾信也意者夫子未智與

人之弗吾行也且由也昔者聞諸夫子曰為善者

天報之以福為不善者天報之以禍今夫子積德

懷義行之久矣奚居之窮也子曰由未之識也吾

語汝汝以仁者為必信也則伯夷叔齊不餓死首

陽汝以智者為必用也則王子比干不見剖心汝

以忠者為必報也則關龍逢不見刑汝以諫者為

必聽也則伍子胥不見殺夫遇不遇者時也賢不

肖者才也君子博學深謀而不遇時者眾矣何獨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十二

三

丘哉且芝蘭生於深林不以無人而不芳君子修

道立德不為窮困而改節為之者人也生死者命

也是以齊小白之有霸心生於莒晉重耳之有霸

心生於曹衛越王勾踐之有霸心生於會稽故居

下而無憂者則思不遠處身而常逸者則志不廣

庸知其終始乎子路出召子貢告如子路子貢曰

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夫子夫子蓋少貶

焉子曰賜良農能稼不必能穡良工能巧不能為

順君子能修其道綱而紀之不必其能容今不修

其道而求其容賜爾志不廣矣思不遠矣子貢出
顏回入問亦如之顏回曰夫子之道至大天下莫
能容雖然夫子推而行之世不我用有國者之醜
也夫子何病焉不容然後見君子孔子欣然嘆曰
有道哉顏氏之子使爾多財吾爲爾宰見在孔子
遭厄於陳蔡之間絕糧七日弟子餒病孔子弦歌
子路入見曰夫子之歌禮乎孔子弗應曲終而曰
由來吾語汝君子好樂爲無驕也小人好樂爲無
懾也其誰之子不我知而從我者乎子路悅援戚
而舞三終而出明日免於厄子貢執轡曰二三子
從夫子而遭此難也其弗忘矣孔子曰善惡何也
夫陳蔡之間丘之幸也吾聞之君不困不成王烈
士不困行不彰庸知其非激憤厲志之始於是乎
在見困孔子厄於陳蔡從者七日不食子貢以所
賞貨竊犯圍而出告糴於野人得米一石焉顏回
仲由炊之於壞屋之下有埃墨墮飯中顏回取而
食之子貢自井望見之不悅以爲竊食也入問孔
子曰仁人廉士窮改節乎孔子曰改節卽何稱於

仁廉哉子貢曰若回也其不改節乎子曰然子貢
以所飯告孔子子曰吾信回之爲仁久矣雖汝有
云弗以疑也其或者必有故乎汝止吾將問之召
顏回曰疇昔予夢見先人豈或啓祐我哉子炊而
進飯吾將進焉對曰向有埃墨墮飯中欲置之則
不潔欲棄之則可惜回卽食之不可祭也孔子曰
然乎吾亦食之顏回出孔子顧謂二三子曰吾之
信回也非待今日也二三子由此乃服之見在孔
子厄於陳蔡夜有甲士入與弟子戰於庭夫子熟
視之曰刺其脅則丈餘巨魚也弟子遂割而烹之
見列國志孔子厄於陳弦歌於館中夜有人長九尺餘
皂衣高冠大咤聲動左右子路引出與戰於庭仆
於地乃大鯁魚也鯁鮓也子曰吾聞物老則羣精依
之因衰而至此其來也夫六畜之物及龜蛇魚鱉
及草木久者皆神爲妖怪故謂之五僞五僞五行
之方皆有其物僞者老也故物老皆爲怪殺之則
已夫何患焉見搜神記孔子窮於陳蔡絃歌於室顏回
擇菜於外子路子貢相與言曰夫子再逐於魯削

迹於衛伐樹於宋窮於陳蔡殺夫子者無罪藉夫子者不禁夫子絃歌鼓舞未嘗絕音蓋君子之無所醜也若此乎顏回無以應入告孔子孔子推琴喟然嘆曰由與賜細人也召而來吾語之君子通於道之謂通窮於道之謂窮今其抱仁義以遭亂世其何窮之爲故內省而不疚臨難而不悔天寒霜降吾以知松栢之茂也孔子朗然反琴而歌子路挖然執干而舞子貢曰吾不知天之高也地之下也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通亦樂道德於此則窮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十二

六

通爲寒暑風雨之序矣故許由娛於潁陽而共伯得於邱首見莊子讓王孔子窮於陳蔡左據稿木右擊稿枝而歌焱氏之風有其具而無其數有其聲而無宮商木聲與人聲犁然有當於人心顏回端拱還目而窺之仲尼恐其廣已而造大也愛已而造哀也曰回無受天損易無受人益難無始而非卒也人與天一也今之歌者其誰乎回曰敢問無受天損易仲尼曰飢渴寒暑窮極不行天地之行也運物之洩也言與之偕逝之謂也爲人臣者不敢

去之執臣之道猶若是而況乎所以待天乎何謂無受人益難仲尼曰始用四達爵祿並至而不窮物之所利乃非已也吾命有在外者也君子不爲盜賢人不爲竊吾若取之何哉故曰鳥莫智於鷦鷯目之所不宜處不給視雖落其實棄之而走其畏人也而襲諸人間社稷存焉爾何謂無始而非卒仲尼曰化其萬物而不知其彈之者焉知其所終焉知其所始正而待之而已耳何謂人與天一耶仲尼曰有人天也有天亦天也人之不能有天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十二

七

性也聖人晏然體逝而終矣○孔子圍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太公任往弔之曰子幾死乎曰然子惡死乎曰然任曰予嘗言不死之道東海有鳥焉其名曰意怠紛紛翬翬而似無能引援而飛迫脅而棲進不敢爲退不敢爲後食不敢先嘗必取其緒是故其行列不斥而外人卒不得害是以免於患直木先伐甘井先竭子其意者餘智以驚愚修身以明污昭昭乎如揭日月而行故不免也昔吾聞之大成之人曰自伐者無功功成者墮名成

者虧孰能法功與名而還與衆人道流而不明居
得行而不名處純純常常乃比於狂削迹損勢不
爲功名是故無責於人人亦無責焉至人不聞子
何喜哉孔子曰善哉辭其交遊去其弟子逃於大
澤衣裘褐食杼粟入獸不亂羣入鳥不亂行鳥獸
不惡而況人乎

以上見莊
子山木

按聖人如元氣渾淪萬籟醞釀於其中而不覺
固不爲水清魚避之舉而亦豈爲和光同塵之
行山木之言殆亦非知聖之言也只此一事家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十二

八

語三見莊子又三見皆是借題發議讀者宜知
所取衷焉

夫子適陳中途絕糧行見二女採於桑間夫子之
徒言曰東邊裊裊北邊平女郎答曰夫子絕糧今
在陳九曲連珠穿不得回來問我採桑人夫子聞
之若爲弗知也者而過之既至陳有外國進九曲
珠者珠勢若之字形無能穿者王使人問孔子乃
使子路問桑間女女教之置蜜珠孔火炙香發以
絲繫螳足螳尋蜜香引絲而入卽穿之矣以是夫

子得重於陳使子路謝女求之已失其處子路曰
此亦非常女也

見三才
廣記

按陳蔡圍解卽隨楚師出境安得復以穿珠細
事周旋陳主且曰以是夫子得重於陳更覺荒
謬聖人豈藉是以重於當時哉卽所聯句亦栢
梁以後方有此體則知後人之附會其說耳

孔子之楚有獻魚者孔子不受獻魚者曰天暑市
遠賣之不售思欲棄之不若獻之君子孔子再拜
受命使弟子掃地將祭之弟子曰人將棄之而夫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十二

九

子將祭之何也孔子曰吾聞之移施而不腐餘財
者聖人也受聖人之饋可無祭乎

見說苑
仲尼之楚

楚王觴之孫叔敖執爵而立市南宜僚受酒而祭
曰古之人乎於此言已曰丘也聞不言之言矣未
之嘗言於此乎言之市南宜僚美九而兩家之難
解孫叔敖甘寢秉羽而郢人投兵丘願有喙三尺
彼之謂不道之道此之謂不言之辨故德總乎道
之所一而言體乎知之所不知至矣道之所一者
德不能同也知之所不能知者辨不能舉也名若

儒墨而凶矣故海不辭東流大之至也聖人并包
天地澤及天下而不知其誰氏是故生無爵死無
諡實不聚名不立此之謂大人狗不以善吠爲良
人不以善言爲賢而况爲大乎夫爲大不足以爲
大而况爲德乎夫大備矣莫若天地然奚求焉而
大備矣知大備者無求無失無棄不以物易已也
反已而不窮循古而不摩大人之誠見莊子徐無鬼孔子
適楚楚狂接輿遊其門曰鳳兮鳳兮何如德之衰
也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天下有道聖人成
焉天下無道聖人生焉方今之時僅免刑焉福輕
乎羽莫之知載禍重乎地莫之知避已乎已乎臨
人以惠一作德殆乎殆乎畫地而趨迷陽迷陽無傷
吾行吾行卻曲無傷吾足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
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
用而莫知無用之用也見莊子楚人問世楚狂接輿歌而過
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
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孔子下欲與之
言趨而避之不得與之言見論語

按此語並見於莊子然只以論語爲主史記敘
入自楚反衛之時

仲尼適楚出於林中見痾偻者承蜩猶掇之也仲
尼曰子巧乎有道耶曰我有道也五六月累丸二
而不墜則失者錙銖累三而不墜則失者什一累
五而不墜猶掇之也吾處身也若槲株拘吾執臂
也若槁木之枝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獨蜩翼
之知吾不反不側不以萬物易蜩之翼何爲而不
得孔子顧謂弟子曰用志不分乃凝於神其痾偻
丈人之謂乎見莊子達生孔子之楚舍於蟻邱之漿其
鄰有夫妻臣妾登極者子路曰是稷稷何爲者耶
仲尼曰是聖人僕也是自埋於民自藏於畔其聲
銷其志無窮其口雖言其心未嘗言方且與世違
而心不屑與之俱是陸沉也是其市南宜僚耶子
路請往召之孔子曰已矣彼知某之著於已也知
某之適楚也以某爲必使楚王之召已也彼且以
某爲妄人也夫若然者其於妄人也羞聞其言而
况親見其身乎而何以爲存子路往親之其室虛

矣見莊子則陽

蟻邱地名漿賣漿者臣妾家衆極屋脊升屋望人也稷稷紛紛也沉不在水而在陸喻其隱於市廛也宜僚姓熊居於市南楚勇士也能弄丸鈴常八個在空一個在手白公作亂使人召僚不應脇以劍弄丸如故後白公殺子西而難不及僚其人必自守而不慕人爵故夫子以律是人王鳳州又云楚與宋戰僚披胸受刃於軍前弄丸鈴一軍停戰遂勝之亦異矣哉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十二

主

孔子至楚見楚昭王於城父將以書社七百里封孔子楚令尹子西曰王之使使於諸侯有如子貢者乎曰無有王之輔相有如顏回者乎曰無有王之將師有如子路者乎曰無有王之官尹有如宰子者乎曰無有且楚之祖封於周號爲子男五千里今孔丘述三王之法明周召之業王若用之則楚安得世世堂堂方數千里乎夫文王在豐武王在鎬百里之君卒王天下今孔丘得據土壤賢弟子爲佐非楚之福也昭王乃止見史記孔子世家

薛應旂曰子西辭子常之請而遜位相昭王之弱而定國知夫差之侈而必敗亦可謂荆楚之嘉公子矣乃卒沮書社之封召白公之亂謂之何哉

是歲也有雲如衆赤鳥夾日以飛三日楚子使問諸周太史周太史曰其當王身乎若禘之可移於令尹司馬王曰除腹心之疾而實諸股肱何益不穀不有大過天其天諸有罪受罰又焉移之遂弗禘初昭王有疾卜曰河爲祟王弗祭大夫請祭諸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十二

主

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睢漳楚之望也禍福之至不是過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弗祭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夏書曰惟彼陶唐帥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亂其紀綱乃滅而亡又曰允出茲在茲由已率常可矣見左傳

郭璞註山海經岷山大江所出岷山南江所出岷山北江所出徐鉉註說文江出岷山至楚都名南江至潯陽爲九道名中江至南潤州名北

江入海蓋三江皆發源於蜀澤陽九道一白江
二蟠江三烏江四嘉靡江五畎江六源江七廩
江八提江九菌江春秋爲吳楚地漾水出隴西
栢道東至武都爲漢徐廣曰睢水在彭城靈璧
縣東入泗至於漳水按一統志其源有二一出
山西潞州長子縣名濁漳一出平定州樂平縣
名清漳二源俱入漳德府境合流入衛河南去
河三四百里河非楚望不知漳何以亦爲楚望
弟子曾參年十七其父點遣至楚受學孔子參在
楚無時不問安親之道也見學曾子從仲尼在楚
心動問母母曰思之嚮指孔子問之曰參之至誠
精感萬里見搜神記楚王出獵而遺其弓左右請求之
王曰止楚人遺弓楚人得之又何求焉仲尼聞之
曰惜乎其不大也亦曰人遺弓人得之而已何必
楚也見說苑

是年秋七月昭王薨於城父孔子於是自楚反
衛

夫子西遊於衛顏淵問師金曰以夫子之行爲奚

如師金曰惜乎而夫子其窮哉顏淵曰何謂也師
金曰夫芻狗之未陳也盛以篋衍巾以文繡尸祝
齋戒以將之及其已陳也行者踐其首脊蘇者取
而爨之而已將復取而盛以篋衍巾以文繡遊居
寢臥其下彼不得夢必且數昧焉今而夫子亦取
先王已陳芻狗取弟子遊居寢臥其下故伐樹於
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是非其夢耶圍於陳蔡之
間七日不火食死生相與鄰是非其昧耶夫水行
莫如用舟而陸行莫如用車以舟之可行於水也
而求推之於陸則沒世不行尋常古今非水陸與
周魯非舟車與今蘄行周於魯是猶推舟於陸也
勞而無功身必有殃彼未知夫無方之傳應物而
不窮者也且子獨不見夫桔槔者乎引之則俯舍
之則仰彼人之所引非引入也故俯仰而不得罪
於人故夫三皇五帝之禮儀法度不矜於同而矜
於治故譬三皇五帝之禮儀法度其猶查梨橘柚
耶其味相反而皆可於口故禮儀法度者應時而
變者也今取援狙而衣以周公之服彼必齟齬挽

裂盡去而後憐觀古今之異猶獲狙之異乎周公也故西施病心而曠其里其里之醜人見而美之歸亦捧心而曠其里其里之富人見之堅閉門而不出貧人見之挈妻子而去之走彼知美曠而不知曠之所以美也惜乎而夫子其窮哉見莊子天運芻狗結草爲狗祭以解厭也衍筭也蘇者取草之人眯塵眊迷視也○邱兆麟曰廢棄之物於時無用則更致他妖也旣已解之則無夢矣無夢而芻狗猶以解厭爲事不得夢以使之則不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十二

七

安而昧人也蘄求也查似梨而酸柚似橙而味酢皮苦又江南曰橘江北曰枳小者曰橘大者曰柚橘柚二樹相似凌冬不凋四者人皆美之味各不同以喻皇帝不同禮樂○按莊子此語其論人情確不可易至欲使聖人隨俗俯仰而譏其陸地推舟不知因時制宜孰有如我夫子觀其初爲司寇人皆謗之及其政化大行則又從而頌之然則人與聖人之道果如獲狙之於周公哉大聖作用非小人可與謀始而亦豈他

人所能深識

有孺子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孔子曰小子聽之清斯濯纓濁斯濯足矣自取之也見孟子

時行歷荆南漢水禹貢嶓冢導漾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在武當縣北四十里漢水中有洲曰滄浪水是也卽漢水隨地而易名者又輿圖考滄浪淵在今沔州府東南二百六十里嶧縣春秋屬鄆子國卽孺子歌處未知孰是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十二

七

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長沮曰夫執輿者爲誰子路曰爲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是也曰是知津矣問於桀溺桀溺曰子爲誰曰爲仲由曰是魯孔丘之徒與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爾與其從避人之士也豈若從避世之士哉耰而不輟子路行以告夫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

夫子至楚蔡界迷津於野史記序此問答於陳

蔡被圍之前楊方晃作在自楚反衛之時○長沮長往不返也傑溺深溺不出也二人皆隱而自匿其姓名者許州葉縣西南二十五里黃城山俗名菜山有聖賢塚墓記卽長沮傑溺耦耕之所下有東流卽子路問津處也○薛敬軒曰孔子周流四方豈不如沮溺之徒知道之終不能行但聖人仁民之心卽天地生物之心天地不以窮冬大寒而已其生物之心聖人亦豈以時衰世亂而已其行道之心乎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十二

六

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篠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爲夫子植其杖而耘子路拱而立止子路宿殺雞爲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子路曰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

以上見論語

按孔子所遇非強暴卽隱士春秋之天下可知

矣然而窮途蹙蹙固未有高風古道如葉丈人者也惜不仕數語徒留空谷之音耳雖然予蓋至今猶慕丈人也此蓋過葉歷蔡復反乎衛爲三至衛也

孔子適衛遇舊館人之喪入而哭之哀出使子貢脫驂以贈之子貢曰於所識之喪不能有所贈贈於舊館不已多乎孔子曰吾向入哭之遇一哀而出涕吾惡夫涕而無以將之小子行焉

見曲禮子貢問衛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十二

九

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

見論語

公孫朝所問蓋謂獯羊商羊防骨萍實之類前編云考陳世家楚昭王之卒年壬子孔子自楚歸陳非反衛也考衛世家至齊殺悼公之年丙辰孔子始自陳反衛○按陳蔡之厄卽在壬子其無禮於孔子至矣豈有復至其國之理至於衛雖非有道之邦而有伯玉輩在又其弟子多

爲衛人故雖不仕衛而久於其地其反無傷也
何者居陳三歲而道不行今復至其國而又四
年恐無其事况考歷聘紀年亦謂孔子六十三
歲適楚不用反衛留衛又五年而反魯論語殆
本衛世家耳

孔子適衛衛使見客客去顏淵問曰客仁也乎子
曰恨兮其心願兮其口仁卽吾不知也顏淵蹙然
變色曰良玉度尺雖有十仞之土不能掩其光良
珠度寸雖有百仞之水不能掩其氣夫形體之包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十二

三

心也閔閔乎其薄也苟有溫瑩良在其中則眉映
見之矣疵瑕在其中亦不能匿也詩曰鼓鐘於宮
聲聞於外言有諸中者必形諸外也見韓詩外傳子如

衛人謂曰公甫不能聽獄子曰非公甫不能聽獄
也有罪者懼無罪者恥民近禮矣見尚書大傳孔子適

衛衛將軍文子問曰吾聞魯公父氏不能聽獄信
乎孔子答曰不知其不能也夫公父氏之聽獄有
罪者懼無罪者恥文子曰無罪者恥何乎曰齊之
以禮則民恥矣刑以止刑則民懼矣文子曰今齊

以刑猶弗勝何禮之禮曰以禮齊民譬之御則轡
也以刑齊民譬則鞭也執轡於此而動於彼御之
良也無轡而用策則馬失道矣古之善御者執轡
如組兩驂如舞非策也是以先王盛於禮而薄於
刑故民從命今也廢禮而尚刑故民彌暴見刑論

闕里志年譜載六十三歲自衛之陳陳侯起陵
陽之臺此六十歲事孔子自陳如蔡自蔡如葉
葉公問政又問孔子於子路時宰予在楚楚昭
王欲以安車象飾遺孔子楚王渡江一物觸舟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十二

三

使使來問子曰此萍實也俱六十二歲事時齊
有一足之鳥齊侯怪之使使問孔子此五十八
歲在陳時事俱已載在前矣

周敬王三十二年魯哀公七年癸丑六十四歲

子在衛見歷聘紀年衛出公輒使人問孔子曰寡人之

任臣無大小一一自觀察之猶復失人何故答曰
如君之言此卽所以失之也人既難知非問所及
觀察所盡且人君之慮者多多慮則意不精以不
精之意察難知之人宜其有失也君未之聞乎昔

者舜臣堯官才任士堯一從之左右曰人君用士當自任耳目而取信於人無乃不可乎堯曰吾之舉舜已耳目之矣今舜所舉人吾又耳目之是則耳目人終無已已耳君苟付可付則已不勞而賢才不失矣見孔叢子記義註夏公會吳於鄆吳來徵百牢子服景伯對曰先王未之有也吳人曰宋百牢我魯不可以後宋且魯牢晉大夫過十吳王百牢不亦可乎景伯曰晉范鞅貪而棄禮以大國懼敝邑故敝邑十一年之君若以禮命於諸侯則有數矣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十二

三

若亦棄禮則有淫者矣周之王也制禮上物不過十二以爲天之大數也今棄周禮而曰必百牢亦唯執事吳人弗聽景伯曰吳將亡矣棄天而背本不與必棄疾於我乃與之太宰嚭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辭太宰嚭曰國君道長而大夫不出門此何禮也對曰豈以爲禮畏大國也大國不以禮命於諸侯苟不以禮豈可量也寡君既共命焉其老豈敢棄其國大伯端委以治周禮仲雍嗣之斷髮文身羸以爲飾豈禮也哉有由然也反自鄆以吳

爲無能爲也

見左傳

大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

何其多能也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子

聞之曰大宰知我乎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君子

多乎哉不多也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見論語孟子

曰於衛孝公公養之仕也見孟子

按衛侯輒致公養焉朱註云孝公春秋史記皆

無之疑卽輒也

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

見論語

按魯周公之後衛康叔之後魯有典章衛多人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十二

三

士此孔子所懇勤致念者今衛出公以子而拒父魯桓公以弟而篡兄魯季氏逐君而專魯衛林父逆君而入衛是衛無父子魯無君臣卒之哀公生於邾而死於越出公奔宋而死於越其不相遠如此不足以有爲可知矣孔子之發此歎也殆亦黃農不作我將安歸之意與

周敬王三十三年魯哀公八年甲寅六十五歲

子在衛見歷聘紀年子路治蒲請見於孔子曰由願受

教於夫子子曰蒲其何如對曰邑多壯士又難治

也子曰然吾語爾恭而敬可以攝勇寬而正可以懷強愛而恕可以容困溫而斷可以抑姦如此而加之則正不難矣○子路爲蒲宰爲水備與其民修溝瀆以民之勞煩苦也人與之一簞食一壺漿孔子聞之使子貢止之子路忿然不悅往見孔子曰由也以暴雨將至恐有水災故與民修溝洫以備之而民多匱餓者是以簞食壺漿而與之夫子使賜止之是夫子止由之行仁也夫子以仁教而禁其行由不受也孔子曰汝以民爲餓也何不白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十二

語

於君發倉廩以賑之而私以爾食饋之是汝明君之無惠而見已之德美矣汝速已則可不則汝之見罪必矣以上見致思

按蒲人嘗止夫子其男子有死之心其婦人有守西河之志夫子之知蒲稔矣子路之間欲知審所治也以勇制勇則相左矣然子路志在行仁而與民簞食壺漿所關甚細其見理未真不入於驩虞卽近於陰行夫子所以懷疑似而謹毫末也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十二

語

衛孫桓子侵齊遇敗焉齊人乘之執新築大夫仲叔于奚以其衆救桓子桓子乃免衛人以邑賞仲叔于奚于辭請曲懸之樂繁纓以朝許之書在三官子路仕衛見其政以訪孔子孔子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藏禮禮以行義義以生利則國家從之不可止已見正論是年魯召冉求子貢送之曰必使召夫子見史記孔子世家荆公子行年十五

周敬王三十四年

魯哀公九年

乙卯六十六歲

子在衛聖夫人元官氏卒

見歷聘紀年

孔子在衛昧且

晨興顏回侍側聞哭者之聲甚哀子曰回也知此

何所哭乎對曰回以此哭聲非但爲死者而已又

有生離別者也子曰何以知之對曰回聞桓山之

鳥生四子焉羽翼既成將分於四海其母悲鳴而

送之哀聲有似於此謂其往而不返也回竊以音

類而知之孔子使人問哭者果曰父死家貧賣子

以葬與之長決子曰回也善於識音矣見家語顏回孔

子在衛衛之人有送葬者而夫子觀之曰善哉爲

葬乎足以爲法也小子識之子貢問曰夫子何善

爾也曰其往也如慕其返也如疑子貢曰豈若速

返而虞哉子曰此情之至者也小子識之我未之

能也見曲禮子貢問孔子遊於隅山見取薪而哭者長梓

上有孤鵲乃承而歌之曰宛彼鳴鵲在巖山之陰

名曰孤鵲歌見類要

鵲比翼鳥似鳬青赤色爾雅云南方有比翼鳥

不比不飛名曰鵲鵲今日孤失其比也薪者之

哭母亦失其比耶夫子歌此豈亦有所感與歌

辭疑亦有缺學統繫聖夫人卒於孔子六十七

歲亦誤也

周敬王三十五年魯哀公十年丙辰六十七歲

子在衛伯魚母死期而猶哭見歷聘紀年是時衛君輒

父不得立在外諸侯數以爲讓而孔子弟子多仕

於衛衛君欲得孔子爲政見史記孔子世家子路曰衛君

待子而爲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

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於

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

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

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

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

見論語

按論語朱註云是時魯哀公之十年孔子自楚

反乎衛綱目序此於敬王三十五年則衛君欲

得孔子爲政在六十七歲無疑而楊方晃年譜

序在六十四歲是敬王三十二年哀公七年矣

不亦誤乎○胡氏曰衛世子蒯聵恥其母南子

之淫亂欲殺之不果而出奔靈公欲立公子郢

郢辭公卒夫人立之又辭乃立蒯聵之子輒以

拒蒯瞶夫蒯瞶欲殺母得罪於父而輒據國拒父皆無父之人也其不可有國也明矣夫子爲政而以正名爲先必將具其事之本末告諸天王請於方作命公子郢而立之則人倫正天理得名正言順而事成矣夫子告之之詳如此而子路終不喻也故事輒不去卒死其難徒知食焉不避其難之爲義而不知食輒之食爲非義也○又按綱目書此年孔子自陳復反衛疑誤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十二

无

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見論語

按曾子聞一貫時纔二十一歲往楚受學孔子時纔十有七歲至孔子沒時纔二十七歲考家語蓋少孔子四十五歲耳則莫謂真積力久有幾十年工夫也

子路治蒲三年孔子過之入其境曰善哉由也恭敬以信矣入其邑曰善哉由也忠信而寬矣至其庭曰善哉由也明察而斷矣比去子貢執轡而問曰夫子未見由之政而三稱其善其善可得聞乎

孔子曰吾見其政矣入其境田疇盡易草萊甚闢溝洫深治此其恭敬以信故其民盡力也入其邑墻屋完固樹木甚茂此其忠信以寬故其民不偷也至其庭庭甚清閑諸下用命此其明察以斷故其政不擾也以此觀之雖三稱其善庸盡其美乎

見辯

伯魚之喪母也期而猶哭夫子聞之曰誰也門人曰鯉也孔子曰嘻其甚也非禮也伯魚聞之遂除之

見曲禮子貢問

按古者父在爲母期既葬則卒哭大夫三月而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十二

无

葬期而猶哭故曰甚非謂其不當哭也亦非謂其期可無哭也家語其甚也下有非禮也句較檀弓爲明切蓋夫子之意謂其過於禮也伯魚聞之遂除之亦非竟不思母而遂除其哭恐拂父意但心自悲哀除其慟哭不敢使聞耳乃註禮者以爲出母無禫伯魚夫子爲後之子則可無哭亦誤甚矣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追封文宣王父爲魯國公母爲魯國太夫人聖配元官氏爲鄆國夫人如果出豈有追封之典此皆由

於孔氏三世出妻之一言誤之也夫三世出妻之語他無所見唯見於家語後序然據後序云叔梁紇始出妻及伯魚亦出妻至子思又出妻故稱孔氏三世出妻今考宋時卽追封爲魯國太夫人則叔梁紇出妻之說一誤也况施氏生九女無子乃求婚於顏氏聖母生孔子三歲聖父叔梁紇卒葬於防山至孔子二十四歲聖母顏夫人卒合葬於防山則叔梁紇出妻之說又一誤也卽云施氏已生九女豈不能養母卽其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十二

三

妾已生孟皮亦無出之理是叔梁紇出妻之說又一誤也乃若聖配元官氏聖人十九歲而娶六十六歲而卒闕里志年譜及歷聘紀年載之甚明而禮記檀弓註云出母無禫期可無哭則更誤矣况三世出妻止云叔梁紇伯魚子思若依此註并孔子而亦出妻且不止三世矣豈不更謬乎故讀書者不可徒信古人之成說而不深究其理也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信然哉由此推之則不特叔梁紇之出妻不可信卽

子上之母死而謂孔氏不喪出母子思之母死於衛而子思哭於他室檀弓之文本不如此解而註禮者誤註爲出母悞注爲嫁于衛之庶氏則以誤傳誤然考之家語孔氏諸書並無其說則後人不察遂有疑夫子之言伯魚之除者而不知伯魚天性純篤遇感則哀雖期猶哭聖人入倫之至不使過情聞哭則問所謂先王制禮過者俯而就不至者跂而及是以子路有姊之喪可除而弗除夫子以先王之禮教之聞而除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十二

三

之此過者俯而就之也宰予欲爲期之喪子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此不至者跂而及之也總之聖人之道無過不及後人不以此體道而徒以一偏之見妄生疑議多見其不知量也不揣愚陋妄作一辨附載於前

至聖編年世紀卷之十二終



至聖編年世紀第七冊目錄

卷之十三

六十八歲

在衛 五十一則

卷之十四

六十九歲

在魯 五十二則

聖子伯魚卒

至聖編年世紀

第七冊目錄

一

至聖編年世紀卷之十三

婁東嘉定李 灼松亭

全輯

新安古歙黃 晟曉峰

男李肯堂德紹

黃爲莢筠圃全校

男黃爲蓀芳谷

周敬王三十六年

魯哀公十一年

丁巳六十八歲

子在衛季康子迎之歸魯

見闕里誌年譜

魯以聘迎孔子

遂自衛反魯不仕

見歷聘紀年

冉求爲季氏將師與齊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十三

一

戰於郎克之

見史記

徐廣曰此哀公十一年也去吳會繪已四年矣

年表哀公十年孔子自衛至陳也索隱曰徐說

去吳會繪四年是也按左氏及此文孔子是時

在衛歸魯不見有在陳之文在陳當哀公之初

蓋年表誤爾

見史記註

春齊爲鄆故國書高無平帥師伐我及清季孫訓

其宰冉求曰齊師在清必魯故也若之何求曰一

子守二子從公禦諸竟季孫曰不能求曰居封疆

之間季孫告二子二子不可求曰若不可則君無
出一子帥師背城而戰不屬者非魯人也魯之羣
室衆於齊之兵車一室敵車優矣子何患焉二子
之不欲戰也宜政在季氏當子之身齊人代魯而
不能戰子之恥也大不列於諸侯矣季孫使從於
朝俟於黨氏之溝武叔呼而問戰焉對曰君子有
遠慮小人何知懿子強問之對曰小人慮材而言
量力而共者也武叔曰是謂我不成丈夫也退而
蒐乘孟孺子洩帥右師顏羽御邴洩爲右冉求帥
左師管周父御樊遲爲右季孫曰須也弱有子曰
就用命焉季氏之申七千冉有以武城人三百爲
已徒卒老幼守官次於雩門之外五日右師從之
公叔務人見保者而泣曰事充政重上不能謀士
不能死何以治民吾旣言之矣敢不勉乎師及齊
師戰於郊齊師自稷曲師不踰溝樊遲曰非不能
也不信子也請三刻而踰之如之衆從之師入齊
軍右師奔齊人從之陳瓘陳莊涉泗孟之側後入
以爲殿抽矢策其馬曰馬不進也林不狃之伍曰

走乎不狃曰誰不如曰然則止乎不狃曰惡賢徐
步而死師獲甲首八十齊人不能師宵謀曰齊人
遁冉有請從之三季孫弗許孟孺子語人曰我不
如顏羽而賢於邴洩子羽銳敏我不欲戰而能默
洩曰驅之公爲與其嬖童汪錡乘皆死皆殞孔子
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可無殤也冉有用矛於齊
師故能入其軍孔子曰義也見左傳子曰孟之反不
伐奔而殿將入門策其馬曰非敢後也馬不進也
見論語齊師侵魯公叔務人遇人入保負杖而息務
人泣曰使之雖病任之雖重君子弗能謀士弗能
死不可也我旣言之矣敢不勉乎與其隣嬖童汪
錡乘往犇敵死焉皆殞魯人欲勿殤童汪錡問於
孔子子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可無殤乎見曲禮子貢問
季孫謂冉有曰子之於戰學之乎性達之乎對曰
學之季孫曰從事孔子惡乎學冉有曰卽學之孔
子也夫孔子者大聖無不該文武並用兼通求也
適聞其戰法猶未之詳也季孫說樊遲以告孔子
孔子曰季孫於是乎可謂說人之有能矣○季康

子問冉求之戰冉求既對之又曰夫子播之百姓
質諸鬼神而無憾用之則有名季康子言於哀公
以幣迎孔子曰人之於冉求信之矣將大用之
見正論季康子曰子之於軍旅學之乎性之乎冉有
曰學之於孔子季康子曰孔子何如人哉對曰用
之有名播之百姓質諸鬼神而無憾求之至於此
道雖累千社夫子不利也康子曰我欲召之可乎
對曰欲召之則毋以小人間之則可矣而衛孔文
子將攻太叔問策於仲尼仲尼辭不知退而命載
至聖編年世紀

而行曰鳥能擇木木豈能擇鳥乎文子固止會季

康子逐公華公賓公林以幣迎孔子孔子歸魯

見史記孔子世家冬太叔疾出奔宋初疾娶於宋子朝其娣

嬖子朝出孔文子使疾出其妻而妻之疾使侍人

誘其初妻之娣寘於犁而爲之一宮如二妻文子

怒欲攻之仲尼止之遂奪其妻或淫於外州外州

人奪之軒以獻恥是二者故出衛人立遣使室孔

姑疾臣向魋納美珠焉與之城鉏宋公求珠魋不

與由是得罪及桓氏出城鉏人攻太叔疾衛莊公

復之使處巢死焉殯於鄆葬於少禘初晉悼公子

慙亡在衛使其女僕而田太叔懿子止而飲之酒

遂聘之生悼子悼子卽位故夏戊爲大夫悼子亡

衛人剪夏戊孔文子之將攻太叔也訪於仲尼仲

尼曰胡盞之事則管學之矣甲兵之事未之聞也

退命駕而行曰鳥則擇木木豈能擇鳥文子遽止

之曰圍豈敢度其私訪衛國之難也將止魯人以

幣召之乃歸

見左傳

按孔子自失司寇四歲留陳一歲留蔡八歲留

衛蓋至茲十有三年於外矣其間過匡過蒲過

曹過宋之晉之鄭之楚僕僕道途畧無善狀心

何嘗一日忘魯哉顧魯人終無悔其罪而反之

者至桓子將死乃悟其非而其子康子又不克

承父志因循八載始以冉求之言反之雖魯事

日非反亦無益而年紀逝邁一身將老故園豈

可不歸哉甚矣聖人之窮也○又按索隱曰前

文孔子以定公十四年去魯計至此十三年魯

系家云定公十二年孔子去魯則首尾計十五

年矣史記又云孔子之去魯凡十四歲而去乎魯則又不同然考歷聘紀年當以定公十三年去魯哀公十一年反魯爲是

子去衛出東門遇姑布子卿迎而視之顧子貢曰是魯孔丘與吾固聞之子貢曰賜之師何如子卿曰得堯之顙舜之目禹之頸皋陶之喙從前視之盎盎乎似有土者從後視之高肩弱脊此惟不及四聖者也子貢吁然子卿曰子何患焉汗面而不惡葭喙而不藉遠而望之羸乎若喪家之狗子貢以告孔子無所辭獨辭喪家之狗耳曰丘何敢乎子貢曰汗面而不惡葭喙而不藉賜已知之矣不知喪家之狗何足辭也子曰喪家之狗既斂而櫛布器而祭顧望無人意欲施之上無明王下無賢士方伯萬姓縱心莫之綱紀是以人爲欲當者也丘何敢乎

見韓詩外傳

姑布姓子卿名曾相趙襄子一云無姑字喪家之狗一聞於鄭東門一聞於衛東門而夫子於彼則受之於此則辭之語雖一而意各不同也

世聖編年世紀

卷之十三

六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十三

七

孔子自衛反魯息駕於河梁而觀焉有懸水三十仞圓流九十里魚鼈不能導鼃鼃不能居有一丈夫方將厲之孔子使人竝涯止之曰此懸水三十仞圓流九十里魚鼃鼃不能居也意者難可濟也丈夫不以措意遂渡而出孔子問之曰子巧乎有道術乎所以能入而出者何也丈夫對曰始吾之入也先以忠信及吾之出也又從以忠信忠信措吾軀於波流而吾不敢以用私所以能入而復出也孔子謂弟子曰二三子識之水且猶可以忠

信成身親之而況於人乎

見致思

按河梁列子黃帝篇莊子達生篇皆作呂梁地在彭城考彭城故城東呂縣宋邑也泗水合淮沛經焉上有石梁故曰呂梁懸水在呂梁山圓流莊列俱作流沫四十里厲之莊列俱作丈夫游之竝近也莊列俱作使弟子沿流而拯之遂渡而出莊列俱作之數百步而出被髮行歌而游於棠行子巧乎莊列俱作吾以子爲鬼祭之則人也請問蹈水有道乎又見列子說符篇與

黃帝篇問答不同一以忠信爲言一以安故爲言一事而列子兩見前後立論迥異

孔子歷聘諸侯莫能任自衛反魯隱谷之中見薌蘭獨茂喟然作嘆蘭當爲王者香今乃與衆草伍止車援琴鼓之自傷不遇而托辭於蘭曰習習谷風以陰以雨之子于歸遠送于野何彼蒼天不得其所逍遙九州無所定處見琴操孔子援琴歌曰蘭之猗猗揚揚其香不采而佩於蘭何傷今天之旋其曷爲然我行四方以日以年雪霜貿貿齊麥之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十三

八

茂子如不傷我不爾覲齊麥之茂齊麥之有君子之傷君子之有見羣芳譜琴操

按河梁猗蘭二事非冬所有其或有誤也時子路亦致蒲宰從歸自孔子五十歲去官適衛自六十八歲去衛旋里一十三年之間所至必身從之未嘗遠離孔子曰自我得由惡言不入於耳

孔子在衛冉求言於季孫曰國有聖人而不能用欲以求治是猶却步而欲求及前人不可得已今

孔子在衛衛將用之已有才而以資鄰國難以言智也請以重幣迎之季孫以告哀公公從之孔子既至舍哀公館焉公自阼階孔子賓階升堂立侍公曰夫子之服其儒服與孔子對曰丘少居魯衣逢掖之衣長居宋冠章甫之冠丘聞之君子之學也博其服以鄉丘未知其爲儒服也公曰敢問儒行孔子曰畧言之則不能終其物悉數之則留更僕未可以對哀公命席孔子侍坐曰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夙夜強學以待問懷忠信以待舉力行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十三

九

以待取其自立有如此者○儒有衣冠中動作慎其大讓如慢小讓如僞大則如威小則如媿難進而易退粥粥若無能也其容貌有如此者○儒有居處齊難其起坐恭敬言必誠信行必忠正道途不爭險易之利冬夏不爭陰陽之和愛其死以有待也養其身以有爲也其備豫有如此者○儒有不寶金玉而忠信以爲寶不祈土地而仁義以爲土地不求多積多文以爲富難得而易祿也易祿而難畜也非時不見不亦難得乎非義不合不亦

難畜乎先勞而後祿不亦易祿乎其近人情有如此者○儒有委之以財貨而不貪淹之以樂好而不淫劫之以衆而不懼阻之以兵而不懾見利不虧其義見死不更其守鷙蟲攫搏不程其勇引重鼎不窮其力往者不悔來者不豫過言不再流言不極不斷其威不習其謀其特立有如此者○儒有可親而不可劫可近而不可迫可殺而不可辱其居處不過其飲食不滯其過失可微辨而不可面數也其剛毅有如此者○儒有忠信以爲甲冑

淫上通而不困禮必以和優游以法慕賢而容衆毀方而瓦合其寬裕有如此者○儒有內稱不避親外舉不避怨程功積事不求厚祿推賢達能不望其報君得其志民賴其德苟利國家不求富貴其舉賢援能有如此者○儒有澡身浴德陳言而伏禮記靜而正靜言而正之而上下不知也默而之上弗知也翹之又急爲也不臨深而爲高不加少而爲多世治不輕世亂不沮同已不與異已不非其特立獨行有如此者○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

富貴不涸君王不累長上不閱有司故曰儒今人之名儒也妄常以儒相詬疾哀公既得聞此言也言加信行加敬曰終沒吾世弗敢復以儒爲戲矣以上見家語儒行哀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天道敏生地道敏樹人道敏政夫政也者猶蒲盧也待化以成故爲政在於得人取人以身修道以仁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親親之教一作殺尊賢之等禮所以生也禮者政之本也是以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天下之達道有五其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也五者天下之達道智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公日子之言美矣至矣寡人實固不足以成之也孔子曰好學近乎智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

知斯三者則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能成天下國家矣公曰政其盡此而已乎孔子曰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曰修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羣臣也重一作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夫脩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兄弟不怨敬大臣則不眩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重庶民則百姓勸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公曰爲之奈何孔子曰齋潔盛服非禮不動所以修身也去讒遠色賤利一作財而貴德所以尊賢也爵其能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駕親親也官盛任使所以敬大臣也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時使薄斂所以子百姓也日省月考飭廩稱事所以來百工也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綏遠人也繼絕世舉廢邦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治天下國家有九經其所以行之者一也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言前定則不跲事前定則不困行前定則不疚道前定則不

窮在下位不獲於上民弗可得而治矣獲於上有道不信於友不獲於上矣信於友有道不順于^{一作}平親不信於友矣順於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順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于善不誠于身矣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夫誠弗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之所以定體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公日子之教寡人備矣敢問行之所始孔子曰立愛自親始教民睦也立敬自長始教民順也教之慈睦而民貴有親教以敬而民貴用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十三 西

道可得聞乎孔子對曰古之政愛人爲大所以治愛人禮爲大所以治禮敬爲大敬之至矣大婚爲大大婚至矣冕而親迎親迎者敬之也是故君子與敬爲親捨敬則是遺親也弗親弗敬弗尊也愛與敬其政之本與公曰寡人願有言也然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爲天下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已重乎公曰寡人實固不固安得聞此言乎寡人欲問不能爲辭請少進孔子曰天地不合萬物不生大婚萬世之嗣也君何謂已重乎孔子遂言曰內以治宗廟之禮足以配天地之神出以治直言之禮足以立上下之敬物恥則足以振之國恥則足以興之故爲政先乎禮禮其政之本與孔子遂言曰昔三代明王必敬妻子也蓋有道焉妻也者親之主也子也者親之後也敢不敬與是故君子無不敬敬也者敬身爲大身也者親之枝也敢不敬與不敬其身是傷其親傷其親是傷本也傷其本則枝從之而亡三者百姓之象也身以及身子

以及子妃以及妃君以修此三者則大化愜乎天下矣昔大王之道也如此則國家順矣公曰敢問何謂敬身孔子對曰君子過言則民作辭過行則民作則言不過辭動不過則百姓恭敬以從命若是則可謂能敬其身敬其身則能成其親矣公曰敢問何謂成其親孔子對曰君子者乃人之成名也百姓與名謂之君子則是成其親爲君而爲其子也孔子遂言曰愛政而不能愛人則不能成其身不能成其身則不能安其土不能安其土則不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十三

六

能樂天不能樂天則不能成其身公曰敢問何謂能成身孔子對曰夫其行已不過乎物謂之成身不過乎物合天道也公曰君子何貴乎天道也孔子曰貴其不已也如日月東西相從而不已也是天道也不閉而能久是天道也無爲而物成是天道也已成而明之是天道也公曰寡人且愚冥幸煩子之於心孔子蹴然避席而對曰仁人不過乎物孝子不過乎親是故仁人之事親也如事天事天如事親此謂孝子成身公曰寡人既聞如此言

無如後罪何孔子對曰君之及此言是臣之福也見大哀公問於孔子曰大禮何如子之言禮何其尊也孔子對曰丘也鄙人不足以知大禮也公曰吾子言焉孔子曰丘聞之民之所以生者禮爲大非禮則無以節事天地之神焉非禮則無以辨君臣上下長幼之位焉非禮則無以別男女父子兄弟婚姻親族疎數之交焉是故君子此之爲尊敬然後以其所能教順百姓所能不廢其會節既有成事而後治其文章黼黻以別尊卑上下之等其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十三

七

順之也而後言其喪祭之紀宗廟之序品其犧牲設其豕腊修其歲時以敬祭祀別其親疎序其昭穆而後宗族會醺卽安其居以綴恩義卑其宮室節其服御車不雕璣器不刻鏤食不二味心不滯志以與民同利古之明王行禮也如此公曰今之君子胡莫之行也孔子對曰今之君子好利無厭滯行不倦荒怠慢遊固民是盡以遂其心以怨其政以忤其衆以伐有道求得當欲不以其所虐殺刑誅不以其治夫昔之用民者由前今之用民者

由後是卽今之君子莫能爲禮也夫禮初也始於飲食太古之時燔黍桴豚汙樽抔飯猶可以致敬鬼神及其死也升屋而號告曰高某復然後飯腥苴熟形體則降寃氣則是謂天望而地藏也故生者南嚮死者北首皆從其初也昔之王者未有宮室冬則居營窟夏則居橧巢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實鳥獸之肉飲其血茹其毛未有絲麻衣其羽皮後聖有作然後修火之利範金合土以爲宮室戶牖以燔以炮以烹以炙以爲醴酪治其絲麻以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十三

六

爲布帛以養生送死以事鬼神故立酒在室醴醕在戶醕案在堂澄酒在下陳其犧牲備其鼎俎列其琴瑟管磬鍾鼓以降上神與其先祖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齊上下夫婦有所是謂承天之祜作其祝號立酒以祭薦其血毛腥其俎熟其殽越席以坐疏布以幕衣其浣帛醴醕以獻薦其燔炙君與夫人交獻以嘉魂魄然後退而合烹體其犬豕牛羊實其簋簠簋豆鉶羹祝以孝告嘏以慈告是謂大祥此禮之大成也

見問禮

哀公問於

孔子曰寡人欲論魯國之士與之爲治敢問如何取之孔子對曰生今之世志古之道居今之俗服古之服舍此而爲非者不亦鮮乎曰然則章甫絢履紳帶搢笏者皆賢人也孔子曰不必然也丘之所言非此之謂也夫端衣立裳冕而乘軒者則志不在於食烹斬衰菅菲杖而歆粥者則志不在於酒肉生今之世志古之道居今之俗服古之服謂此類也公曰善哉盡此而已乎孔子曰人有五儀有庸人有士人有君子有賢人有聖人審此五者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十三

九

則治道畢矣公曰敢問何如斯可謂之庸人孔子曰所謂庸人者心不存慎終之規口不吐訓格之言不擇賢以托其身不力行以自定見小闇大而不知所務從物如流不知所執此則庸人也公曰何謂士人孔子曰所謂士人者心有所定計有所守雖不能盡道術之本必有率也雖不能備百善之美必有處也是故知不務多必審其所知言不務多必審其所謂行不務多必審其所由智既知之言既道之行既由之則若性命之於形骸不可

易也富貴不足以益貧賤不足以損此則士人也
公曰何謂君子孔子曰所謂君子者言必忠信而
心不怨仁義在身而色無伐思慮通明而辭不專
篤行信道自強不息油然而將可越而終不可及
者此則君子也公曰何謂賢人孔子曰所謂賢人
者德不踰閑行中規繩言足以法於天下而不傷
於身道足以化於百姓而不傷於本富則天下無
宛財施則天下不病貧此則賢者也公曰何謂聖
人孔子曰所謂聖者德合於天地變通無方窮萬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十三 子
事之終始協庶品之自然敷其大道而遂成情性
明並日月化行若神下民不知其德觀者不識其
鄰此謂聖人也公曰善哉非子之賢則寡人不得
聞此言也○哀公問於孔子曰請問取人之法孔
子對曰事任於官無取撓撓無取鉗鉗無取啍啍
撓撓貪也鉗鉗亂也啍啍誕也故弓調而後求勁
焉馬服而後求良焉士必慤而後求智能者焉不
慤而多能譬之豺狼不可邇○哀公問於孔子曰
寡人欲吾國小而能守大則能攻其道如何孔子

對曰使君朝廷有禮上下相親天下百姓皆君之
民將誰攻之苟違此道民畔如歸皆君之讐也將
與誰守公曰善哉於是廢澤梁之禁弛關市之稅
以惠百姓○哀公問於孔子曰吾聞君子不博有
之乎孔子曰有之公曰何爲對曰爲其有二乘公
曰有二乘則何爲不博子曰爲其兼行惡道也哀
公懼焉有間復問曰若是乎君子之惡惡道至甚
也孔子曰君子之惡惡道不甚則好善道亦不甚
好善道不甚則百姓之親上亦不甚詩云未見君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十三 子
子憂心惓惓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悅詩之
好善道甚也如此公曰美哉夫君子成人之善不
成人之惡微吾子言焉吾弗之聞也○哀公問於
孔子曰夫國家之存亡禍福信有天命非唯人也
孔子對曰存亡禍福皆已而已天災地妖不能加
也公曰善吾子之言豈有其事乎孔子曰昔者殷
王帝辛之世有雀生大鳥於城隅焉占之曰凡以
小生大則國家必王而名必昌於是帝辛介雀之
德不修國政亢暴無窮朝臣莫救外寇乃至殷國

以亡此卽以已逆天時詭福反爲禍者也又其先
世殷王太戊之時道缺法圯以致天孽桑穀生於
朝七日大拱占之者曰桑穀野木而不合生朝意
者國亡乎太戊恐駭側身修行思先王之政明養
民之道三年之後遠方慕義重譯至者十有六國
此卽以已逆天時得禍爲福者也故天災地妖所
以儆人主者也寤夢徵怪所以儆人臣者也災妖
不勝善政寤夢不勝善行能知此者至治之極也
唯明王達此公曰寡人不鄙固此亦不得聞君子
之教也○哀公問於孔子曰智者壽乎仁者壽乎
孔子對曰然人有三死而非其命也行已自取也
夫寢處不時飲食不節逸勞過度者疾共殺之居
下位而上干其君嗜慾無厭而求不止者刑共殺
之以少犯衆以弱侮強忿怒不類動不量力者兵
共殺之此三者死非命也人自取之若夫智士仁
人將身有節動靜以義喜怒以時無害其性雖得
壽焉不亦宜乎以上見五儀哀公問於孔子曰二三大
夫皆勸寡人使隆敬於高年何也孔子對曰君之

及此言也將天下實賴之豈唯魯哉公曰何也其
義可得聞乎孔子曰昔者有虞氏貴德而尚齒夏
后氏貴爵而尚齒殷人貴富而尚齒周人貴親而
尚齒虞夏殷周天下之盛王也未有遺年焉高年
者貴於天下久矣次於事親是故朝廷同爵而尚
齒七十杖於朝君問則席八十則不仕朝君問則
就之而悌達乎朝廷矣其行也肩而不並不錯則
隨班白之老不以其任於路而悌達乎道路矣居
鄉以齒而老窮不置強不犯弱衆不暴寡而悌達
乎州巷矣古之道五十不爲甸役頒禽隆之長者
而悌達乎蒐狩矣軍旅什伍同爵則尚齒而悌達
乎軍旅矣夫聖王之教孝悌發諸朝廷行於道路
至於州巷放於蒐狩循於軍旅則衆感以義死之
而弗敢犯公曰善寡人雖聞之弗能成見正論哀公
問於孔子曰昔者舜冠何冠乎孔子不對公曰寡
人有問於子而子無言何也對曰以君之問不先
其大者故方思所以爲對公曰其大何乎孔子曰
舜之爲君也其政好生而惡殺其任授賢而替不

肖德若天地而靜虛化若四時而變物是以四海承風暢於異類鳳翔麟至鳥獸馴德無他也好生故也君舍此道而冠冕是問是以緩對○哀公問曰紳委章甫有益於仁乎孔子作色而對曰君胡然焉衰麻苴杖者志不存乎樂非耳弗聞服使然也介冑執戈者無退懦之氣非體純猛服使然也且臣聞之好肆不守折而長者不爲市竊夫有益與無益君子所以知以上見好生哀公問於孔子曰寡人聞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十三

三

忘之甚者徙而忘其妻有諸孔子對曰此猶未甚者也甚者乃忘其身公曰可得而聞乎孔子曰昔者夏桀貴爲天子富有四海忘其聖祖之道壞其典法廢其世祀荒於滛樂耽湎於酒佞臣諂諛窺導其心忠臣折口逃罪不言天下誅桀而有其國此謂忘其身之甚矣見賢君魯哀公問於孔子曰人之命與性何謂也孔子對曰分於道謂之命形於一謂之性化於陰陽象形而發謂之生化窮數盡謂之死故命者性之始也死者主之終也有始則

必有終矣人始生而有具者五焉目無見不能食不能行不能言不能化及生三月而微煦然後有見八月生齒然後能食三年顙合然後能言十有六而精通然後能化陰窮反陽故陰以陽變陽窮反陰故陽以陰化是以男子八月生齒八歲而齠二八而化女子七月生齒七歲而齠二七而化一陽一陰奇偶相配然後道合化成性命之端形於此也公曰男子十六精通女子十四而化是則可以生民矣而禮男必三十而有室女必二十而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十三

三

有夫也豈不晚哉孔子曰夫禮言其極不是過也男子二十而冠有爲人父之端女子十五許嫁有適人之道於此而往則自婚矣羣生閉藏乎陰而爲化育之始故聖人因時以合偶男女窮天數之極霜降而婦功成嫁娶者行焉冰泮而農桑起婚禮而殺於此男子者任天道而長萬物者也知可爲知不可爲知可言知不可言知可行知不可行者也是故審其倫而明其別謂之知所以効匹夫之聽也女子者順男子之教而長其理者也是故

無專制之義而有三從之道幼從父兄既嫁從夫夫死從子言無再醮之端教令不出於閨門事在供酒食而已無闢外之非儀也不越境而奔喪事無擅爲行無獨成叅知而後動可驗而後言晝不遊庭夜行以火所以効匹婦之德也孔子遂言曰女有五不取逆家子者亂家子者世有刑人子者有惡疾子者喪父長子者婦有七出三不去七出者不順父母者無子者淫僻者嫉妬者惡疾者多口舌者竊盜者三不去者謂有所取無所歸一也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十三

三

與共更三年之喪二也先貧賤後富貴者三也凡此聖人所以順男女之際重婚姻之始也○孔子曰禮之所以象五行也其義四時也故喪禮有舉焉有恩有義有節有權其恩厚者其服重故爲父母斬衰三年以恩制者也門內之治恩掩義門外之治義掩恩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尊尊貴貴義之大也故爲君亦服斬衰三年以義制者也三日而食三月而沐期而練毀不滅性不以死傷生喪不過三年齊衰不補墳墓不修除服之日鼓素

琴示民有終也凡此以節制者也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天無二日國無二君家無二尊以一治之故父在爲母齊衰期者見無二尊也百官備百物具不言而事行者扶而起言而後事行者杖而起身自執事行者面垢而已此以權制者也親始死三日不怠三月不懈期悲號三年憂哀之殺也聖人因殺以制節也見本命孔子侍坐於哀公賜之桃與黍焉哀公曰請食孔子先食黍而後食桃左右皆掩口而笑公曰黍者所以雪桃非爲食者也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十三

三

孔子對曰丘知之矣然夫黍者五穀之長郊禮宗廟以爲上盛果屬有六而桃爲下祭祀不用不登郊廟丘聞之君子以賤雪貴不聞以貴雪賤今以五穀之長雪果之下者是從上雪下臣以爲妨於教害於義故不敢公曰善哉見子路初見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喪孔子曰仲叔圉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是奚其喪見論語哀公問於孔子曰當今之君孰爲最賢孔子對曰丘未之見也抑有衛靈公乎公曰吾聞

其閨門之內無別而子次之賢何也孔子曰臣語其朝廷之行事非論其私家之際也公曰其事何如孔子曰靈公之弟曰公子渠牟其智足以治千乘其信足以守之靈公愛而任之又有士曰林國者見賢必進之而退與分其祿是以靈公無遊放之士靈公賢而尊之又有士曰慶足者衛國有大事則必起而治之國無事則退而容賢靈公悅而敬之又有大夫史鰌以道去衛而靈公郊舍三日琴瑟不御必待史鰌之入而後敢入臣以此取之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十三

无

雖次之賢不亦可乎

見賢君

按靈公一人也於康子則稱其無道於哀公則又稱其賢無道則言其概賢則指其用人一事而言也於康子則舉其伸叔等三人於哀公則又舉其於渠牟等四人三人則言其用才之當四人則言其待賢之誠也昔吳季札之言曰衛多君子夫衛多君子亦衛能用之乃多耳以靈公之用賢如此而至於孔子則曰吾老矣不能用也以衛多君子而又有林國之進賢慶足之

容賢而至於孔子則皆寂然無所與處何耶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鄙諺曰莫衆而迷今寡人舉事與羣臣慮之而國愈亂其故何也孔子對曰明主之問臣一人知之一人不知也如是者明主在上羣臣直議於下今羣臣無不一辭同軌乎季孫者舉魯國盡化爲一君雖問境內之民猶不免於亂也

見韓非子

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子曰由也果於從政乎何有賜也可使從政也與曰賜也達於從政乎何有求也可使從政也與曰求也藝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十三

无

於從政乎何有

見論語

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曰丘不識也三發卒曰子爲國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仲尼不對而私於冉有

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如是則以丘足矣若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弗聽

見左傳

按家語正論解亦載此段前後字句稍異中多數語私於冉有曰求汝來汝弗聞乎先王制土

籍田以力而底其遠近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任力以夫而議其老幼於是鰥寡孤疾老者有軍旅之出則徵之無則已其歲收田一井出獲秉缶米芻藁不是過先王以爲之足此左傳所無者○杜預曰邱十六井出戎馬一匹牛三頭是賦之常法林堯叟曰以邱賦一乘爲未足故又以田賦田賦者家一人也家一人管子內政之法也葉石泉曰賦不以田以田而賦者舉邱之賦而加之田也襄陵許氏曰古者田有稅邱有賦稅以足食賦以足兵何休註曰田者一井之田賦者取其財物禮稅民公田不過什一軍賦十井不過一乘哀公外慕強吳空盡國儲故復用田賦過十一益賦本車甲而左氏載仲尼之言云云則是言取財貨或者一井不能自備車甲而使計田出其泉貨以畜牛馬車甲之人也東萊呂氏曰宣公稅畝井由此而壞成公作邱甲邱甸之賦益以改作而民病甚至哀公用田賦又改法更重於稅畝邱甲之爲陳氏曰二

十五人爲兩四兩爲卒出長轂一乘於甸乎取之於是有甲士甸四邱邱十六井邱者以甸之賦賦一邱也田賦則又重於邱甲矣季康子問於孔子曰舊聞五帝之名而不知其實請問何謂五帝孔子曰昔丘也聞諸老聃曰天有五行水火金木土分時化育以成萬物其神謂之五帝古之王者易代而改號取法五行五行更干終始相生亦象其義故其生爲明王者死而配五行是以太皞配木炎帝配火黃帝配土少皞配金顓頊配水康子曰太皞氏其始之木何如孔子曰五行用事先起於木木東方萬物之初皆出焉是故王者則之而首以木德王天下其次則以所生之行轉相承也康子曰吾聞勾芒爲木正祝融爲火正蓐收爲金正玄冥爲水正后土爲土正此則五行之主而不亂稱曰帝者何也孔子曰凡五正者五行之官名五行佐成上帝而稱五帝太皞之屬配焉亦云帝從其號昔少皞氏之子有四叔曰重曰該曰修曰熙實能金木及水使重爲勾芒該

爲薦收修及熙爲玄冥顓頊氏之子曰黎爲祝融
共工氏之子曰勾龍爲后土此五者各以其所能
業爲官職生爲上公死爲貴神別稱五祀不得同
帝康子曰如此之言帝王改號於五行之德各有
所統則其所以相變者皆主何事孔子曰所尚則
各從其所王之德次焉夏后氏以金德王色尚黑
大事欽用昏戎事乘驪牲用玄殷人以水德王色
尚白大事欽用日中戎事乘翰牲用白周人以木
德王色尚赤大事欽用日出戎事乘騂牲用騂此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十三

三

三代之所以不同康子曰唐虞二帝其所尚者何
色孔子曰堯以火德王色尚黃舜以土德王色尚
青康子曰陶唐有虞夏后殷周獨不配五帝意者
德不及上古耶將有限乎孔子曰古之平治水土
及播殖百穀者衆矣唯勾龍氏兼食於社而棄爲
稷神易代奉之無敢並者明不可與等故自太皞
以降逮於顓頊其應五行而王數非徒五而配五
帝是其德不可以多也

見五帝

按康子又不如桓子遠甚矣桓子遺言必召孔

子彼蓋悔悟深切急以幹蠱之事望之康子乃
康子不能卽召召之又不能用是豈但不知孔
子抑並不知其父矣觀其初見夫子哀公問儒
服康子問五帝皆不急之論及哀公問政告以
方策之布而不能行康子問田賦告以周公之
典而不能法魯尚可爲魯哉此邱陵之歌所以
作也

至聖編年世紀卷之十三終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十三

三

至聖編年世紀卷之十四

婁東嘉定李 灼松亭

新安古歛黃 晟曉峰 全輯

男李肯堂德紹

黃為葵筠圃全校

男黃為蓀芳谷

周敬王三十七年魯哀公十二年戊午六十九歲

子在魯魯不能用作邱陵之歌乃序書傳禮刪詩

正樂贊易修春秋見史記孔子世家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十四

一

按闕里志年譜歷聘紀年俱作六十八歲事考

是年冬孔子乃歸則刪述六經在六十九歲然

亦非截然即此歲事春秋孝經作於七十一歲

也

十二年春王正月用田賦見春秋季氏富於周公而

求也為之聚歛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

鼓而攻之可也○冉子退朝子曰何晏也對曰有

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

季氏旅於泰山子謂冉有曰女弗能救與對曰不

能子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季氏將伐

顓臾冉有季路見於孔子曰季氏將有事於顓臾

孔子曰求無乃爾是過與夫顓臾昔者先王以為

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

為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孔子曰

求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顛

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且爾言過矣虎兕出於

柙龜玉毀於櫝中是誰之過與冉有曰今夫顓臾

固而近於費今不取後世必為子孫憂孔子曰求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十四

二

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為之辭丘也聞有國有

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

貧和無寡安無傾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

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今由與求也相夫子遠人

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而謀

動干戈於邦內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

牆之內也○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子

曰吾以子為異之間會由與求之間所謂大臣者

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曰

然則從之者與子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子夏爲莒父宰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子之武城聞絃歌之聲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子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子游爲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焉爾乎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十四

三

偃之室也○蘧伯玉使人於孔子孔子與之坐而問焉曰夫子何爲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使者出子曰使乎使乎註云孔子居衛嘗主於其家旣而反魯故伯玉使人來也○子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世矣以上見論語

按孔子居衛久故歸述衛事居是邦不非其大夫知爲去衛語

孔子弟子有宓子賤者仕於魯爲單父宰恐魯君聽讒言使已不得行其政於是辭行故請君之近

史二人與之俱至官宓子賤戒其邑吏令二史書方書則掣其肘書不善則從而怒之二史患之辭請歸魯宓子賤曰子之書甚不善子勉而歸矣二史歸報於君曰宓子使臣書而掣臣肘書惡而又怒臣邑吏皆笑之此臣之所以去之而來也魯君問之孔子子曰宓不齊君子也其才任霸王之佐屈節治單父將以自試也意者以此爲諫乎公悟太息而歎曰此寡人之不肖寡人亂宓子之政而責其善者非矣微二史寡人無以知其過微夫子寡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十四

四

人無以自悟遽發所愛之使告宓子曰自今已往單父非吾有也從子之制有便於民者子決爲之五年一言其要宓子敬奉詔遂得行其政於是單父治焉躬敦厚明親親尚篤敬施至仁加懇誠致忠信百姓化之齊人攻魯道由單父單父之老請曰麥已熟矣今齊寇至不及人人自收其麥請放民出皆獲傳郭之麥可以益糧且不資於寇三請而宓子不聽俄而齊寇逮於麥季孫聞之怒使人讓宓子賤曰民寒耕熟芸曾不得食豈不哀哉不

知猶可以告者三而子不聽非所以爲民宓子處然曰今茲無麥明年可樹若使不耕者獲是使民樂有寇且得單父一邑之麥於魯不加強喪之不加弱若使民有自取之心其創必數世不息季孫聞之赧然而愧曰地若可入吾豈忍見宓子哉見屈解宓子賤治單父有若見之曰子何臞也宓子曰君不知賤不肖使治單父官事急心憂之故臞也有若曰昔者舜鼓五絃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今以單父之細也治之而憂治天下將奈何乎故有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十四

五

術而御之身坐於廟堂之上有處女子之色無害於治無術而御之雖瘁臞猶未有益見韓非子孔子謂宓子賤曰子治單父衆悅子何施而得之也子語丘所以爲之者對曰不齊之治也父其父子其子恤諸孤而哀喪紀孔子曰善小節也小民附矣猶未足也曰不齊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事者十一人孔子曰父事三人可以教孝矣兄事五人可以教悌矣友事十一人可以舉善矣中節也中人附矣猶未足也曰此地民有賢於不齊

者五人不齊事之而稟度焉皆教不齊之道孔子嘆曰其大者乃於此乎有矣昔堯舜聽天下務求賢以自輔夫賢者百福之宗也神明之主也惜乎不齊之所以治者小也見辨政宓子賤爲單父宰陽晝謂之曰落餌投綸迎餌而吸之者陽鱈魚也肉薄而不美若存若亡若食若不食者魴魚也肉厚而味美子賤曰善未至單父冠蓋交接於道子賤曰驅之此陽晝所謂陽鱈者至單父敬耆老尊賢者與共治焉見說苑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十四

六

按荀子作鮐浮陽之魚也一名陽鰕不釣而來喻士之不招而至也

孔子兄子有孔蔑者與宓子賤偕仕孔子往過孔蔑而問之曰自汝之仕何得何亡對曰未有所得而所亡者三王事若龍學焉得習是學不得明也俸祿少饘粥不及親戚是骨肉益疎也公事多急不得弔死問疾是朋友之道闕也其所亡者三即謂此也孔子不悅往過子賤問如孔蔑對曰自來仕者無所亡其所得者三始誦之今得而行之是

學益明也俸祿所供被及親戚是骨肉益親也雖有公事而兼以弔死問疾是朋友篤也孔子喟然謂子賤曰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則子賤焉取此見子路初見孔子知魯終不能用己乃作邱陵之歌曰登彼邱陵蒺藜施其阪仁道在邇求之若遠遂迷不復自嬰屯蹇喟然迴慮題彼泰山鬱確其高梁父迴運枳棘充路陟之無緣將伐無柯患茲蔓延惟以永嘆涕霑潸潸見孔叢子記問夏五月昭夫人孟子卒昭公娶於吳故不書姓死不赴故不稱夫人不及哭故不言葬小君孔子與弔適季氏季氏不絕放經而拜見左傳魯昭公夫人吳孟子卒不赴於諸侯孔子既致仕而往弔焉適於季氏季氏不經孔子投經而不拜見曲禮子貢問冬十二月螽季孫問諸仲尼仲尼曰丘聞之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曆過也見左傳魯哀公問於仲尼曰春秋之記曰冬十二月霽霜不殺菽何爲記此仲尼對曰此言可以殺而不殺也夫宜殺而不殺梅李冬實天失道草木猶犯干之而況於君人乎見韓非子子貢侍

坐告夫子曰吳太宰死夫子曰不死也如是者再子貢問何以知之子曰天生宰嚭欲以亡吳吳未亡宰何病乎後人來言未死見越絕書孔子過杏壇歷級而上顧謂子貢曰是臧文仲誓盟之壇也觀物思人命琴而歌見闕里志孔子遊乎緇帷之林坐乎杏壇之上弟子讀書孔子鼓琴而歌曲未半有漁父鬚眉交白下船而聽招子路子貢曰彼何爲者也子路曰魯之君子也問其族族孔氏曰孔氏者何治也子貢曰孔氏者性服忠信身行仁義飾禮樂選人倫上以忠於世主下以化於齊民以利天下此孔氏之所治也曰有土之君與曰非也侯王之佐與亦非也客笑而還曰仁則仁矣不免其身子貢還報孔子孔子推琴而起至澤畔客曰甚矣子之好學也孔子曰某少而修學以至於今今六十九歲矣而見嫉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被圍於陳蔡不知所失客曰人有畏影惡跡而去之走者舉足愈數而跡愈多走愈疾而影不離自以爲走之遲也疾走不休絕力而死不知處陰以休影處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十四

九

靜以息跡愚亦甚矣故強哭者雖悲不哀強怒者雖嚴不威強親者雖笑不和真悲無聲而哀真怒未發而威真親未笑而和真在內者神動於外是所貴真也子勉之吾去子矣刺船而去水波定不聞拏音孔子曰道之所在聖人尊之今漁父於道可謂有矣可不敬乎見莊子漁父魯終不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乃敘書傳禮記刪詩正樂序易彖繫象說卦文言弟子益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見史記孔子世家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我從周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十四

十

周者雖百世可知也○林放問禮之本子曰大哉問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爲國如禮何○子曰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禮則蕙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仁而不仁如樂何○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子語魯太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從之純如也皦如也繹如也以成○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劉聘君見元城劉忠定公自言嘗讀他論加作假五十作卒益加假聲相近而誤讀作與五十字相似而誤分也朱子云蓋是時孔子年已幾七十矣五十字誤無疑也見上語孔子讀易韋編三絕鈇牆三折漆書三滅序彖繫象說文言曰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見史記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子曰興於

詩立於禮成於樂○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朱子云孔子自衛反魯而正樂適師摯在官之初故樂之美盛如此○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朱子云魯哀十一年冬孔子自衛反魯是時周禮在魯然詩樂亦頗殘缺失次孔子周流四方參互考訂以知其說晚知道終不行故歸而正之○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師冕見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十四

十一

曰某在斯某在斯師冕出子張問曰與師言之道與子曰然固相師之道也○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

以上見論語

按孔子刪述六經此非一年之事當其之杞之宋卽有傳述二代之意當季氏逐君陽虎繼恣退藏不仕卽已曾修詩書禮樂至是閱歷益深聞見益廣欲卒其業而實非此年一齊修起○

魯城東北有講堂孔林東二里許有洙泗書院卽當時與諸弟子講學其中而刪定贊修者皇覽云諸弟子房舍其井甕猶有存者漢光武東巡過魯坐孔子講堂卽此○其刪述諸經也於易爲序彖繫象說卦文言以成四聖之書始皇焚書獨易以下筮得存而孔子之十翼大象而外亦不能盡無疑字脫簡恐非全書原本考易自伏羲始畫八卦因而重之爲六十四及乎三代夏曰連山殷曰歸藏周卽周易第伏羲畫卦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十四

十二

有圖象而未有書連山以艮爲首天易也歸藏以坤爲首地易也有法數而亦未有書周易以乾爲首人易也文王爲彖辭周公爲爻辭孔子爲十翼始有書而易之道備是爲三易故易者天地人之道也故曰大易也自孔子贊周易後弟子商瞿端木賜受之雖以下筮不及殃于秦火然失說卦三篇迨後從河內女子得之漢之言易者分爲三家曰田何齊人淵源子夏秦燔詩書何徙杜陵曰焦延壽梁人長於災變分六

十四卦直日用事以風雨寒溫爲候各有占驗
曰費直漢東萊人以治經爲郎其派旣分其源
漸遠一則田何之十二篇以授丁寬再傳而得
魯之孟喜齊之梁邱賀二則始於焦延壽而東
郡京房受之三則始於費直而鄭元王弼等皆
傳之直以彖象文言參入八卦中而古文十二
篇之易遂亡其本餘如無名氏之乾鑿度漢揚
子雲之太玄晉王弼之畧例魏闢子明之易傳
後周衛元嵩之元包沙隨宋司馬之潛虛程迥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十四

圭

之古占類非宗旨老莊好爲隱怪畔背悖妄不
可屈指而後唐四學助教邢璣推尊王弼且謂
孔子未窺道妙其無忌憚極矣四聖之書幾委
荆棘唐孔穎達作正義獨取王弼之學李鼎祚
之集解則取鄭而舍王陸德明之釋文則宗京
而尚數及宋儒周子濂溪著太極圖說邵子康
節著皇極經世程子明道伊川作易傳朱子晦
菴作本義而理與象數乃無不明○商瞿魯人
好易夫子傳之瞿瞿傳楚人馯臂子弘弘傳江

東人矯子庸疵疵傳燕人周子家豎豎傳淳于
人光子乘羽羽傳齊人田子莊何及秦禁學易
爲筮卜之書獨不禁故傳受者不絕也漢興田
何傳之訖於宣元有施孟梁邱京氏列於學宮
語具漢書中○其於書上紀唐虞下至秦穆堯
舜以上荒遠無稽概不收載然漢武帝時秦誓
且有僞書至晉孔壁書行僞書始廢孔壁書孔
鮒仕始皇聞秦相李斯議焚書乃收其家經書
藏於孔壁漢魯共王壞孔子宅得其書歸孔安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十四

丙

國先是伏生爲秦博士聞秦火書亦藏家壁漢
定求其書已不完安國得孔壁書在受伏生書
後前編曰伏生書無秦誓惟孔壁古文有之然
終漢世未列學宮時有張霸僞秦誓三篇行世
載有白魚入舟火流王屋之事仲舒史遷嘗所
信用東漢王馬諸儒始覺其非東晉初乃頓廢
周書篇次仍多失敘洛誥四十八字猶列康誥
篇首酒誥梓材諸篇猶列金縢之後先儒謂書
序非孔子作其信然矣前漢書言張霸作書首

尾劉歆班固皆謂孔子序書今考文雖亦歷敘作書之義每與經義相戾即安國得書壁中亦未嘗爲孔子作也考孔子求書得黃帝玄孫帝魁之書迄於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斷遠取近上自唐虞迄有周更千餘年聖賢之君繼作其風流善政可傳後世者計得百篇始自唐虞者以其運中天而治化隆也傷周道之旣東而深有望於魯故錄伯禽之費誓焉嘆王風之不競而懼其入於秦故錄穆公之秦誓焉時子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十四

五

夏問書大義子曰吾於帝典見堯舜之聖焉於大禹臯陶益稷謨見禹稷臯陶之忠勤功勲焉於洛誥見周公之德焉故帝典可以觀美大禹謨禹貢可以觀事臯陶謨益稷可以觀政洪範可以觀度秦誓可以觀義五誥可以觀仁甫刑可以觀誠通斯七者則書之大義畢矣秦火後百篇亡缺此刪定原本也幸得濟南伏生之口授二十九篇漢文帝求能治書者乃召勝勝年九十餘老不能行於是詔太常使掌故晁錯往

受之勝老語訥錯不能辯勝使少女受之今文尚書是也而傳之者歐陽大小夏侯也其後孔安國得孔壁所傳定爲五十八篇外有汨作稟沃帝告釐沃湯征汝鳩汝方夏社疑至臣履典寶明居肆命祖后沃丁伊陟原命仲丁何亶甲祖乙高宗之訓分器旅巢命歸禾嘉禾成王政將蒲姑賄肅慎之命亳姑九共九篇咸乂四篇共四十二篇錯亂磨滅不可復識悉上送官此百篇亡缺之所由來也旣成會巫蠱事不及施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十四

六

行晉世秘府所存有古文尚書止經文而無傳至東晉豫章內史梅賾始得安國之傳奏之時又缺堯典一篇齊建武中吳姚興於大桁市得而上之於是始列國學當時爲之傳註者在漢有伏生劉向之輩在隋唐有費彪劉焯之徒至宋之註朱子所取者四家然王安石傷於鑿蘇軾傷於略呂祖謙傷於巧林之奇傷於煩乃以屬九峯蔡氏而書傳有所歸矣○其於詩取古詩三千餘篇可施於勸懲者始諸衽席及乎邦

國終於郊廟凡三百十一篇考要云書傳所載逸詩不可勝紀以鄭康成譜圖推之有更十君而取其一篇者又有更二十餘君而取其一篇者由此言之何啻三千也詩序凡三百十一篇而六篇亡其辭故史遷班固皆謂三百五篇以見在爲數故也然古詩三千周公業已刪之非盡刪自孔子也孔子純取周詩附以商頌而三百之詩乃定內有笙詩六篇有篇名而無其辭一曰南陔二曰白華三曰華黍四曰由庚五曰

則笙吹采繫以合之工歌卷耳則笙吹采繫以合之亦兩篇一終是謂合樂三終以上皆一時之詩爲燕饗賓客上下通用之樂而南陔六篇今無以考其名篇之義然鹿鳴等詩皆云歌而六詩止云笙不言歌者詩註以爲有聲無辭想古經篇題之下必有譜焉如投壺魯鼓薛鼓之節而亡之耳然既謂之笙詩未有無辭而可以云詩者也觀合樂三終可見矣乃子王子謂今之三百篇非盡夫子之三百篇也夫子刪繁蕪之三千取可勸懲者三百而三千之中豈無播詠於世俗之口者夫子之詩卽火於秦漢興管絃之聲未衰諸儒傳夫子之詩而不全得見世俗之傳流管絃之濫在者慨以爲古詩取以足夫子三百之數而不辨其非也不然若孔子所釋素絢之詩經書所傳如周禮趨以采齊諸侯狸首爲節春秋穆子賦茅鷗趙衰賦河水祭公賦祈招宋公賦新宮漢儒林傳歌驪駒左傳國子賦鸞柔以及翹兮河清先正繁渠諸詩何以

皆不與於今之三百而孔子已放之鄭聲何以猶存而不削耶或問鄭衛之音皆爲淫奔夫子獨欲放鄭何也朱子曰舉重而言也然鄭聲之放非以其詩也如以詩狡童子惠可謂淫矣彼緇衣鷄鳴將仲羔裘清人太叔之章亦豈淫乎但以鄭俗尚淫上無教化率其土風地氣遂多有此使人聽之心靡故放其聲非謂其詩可放也詩有三經風雅頌也有三緯興比賦也合之是爲六義又有四名五志何謂四名一日化天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十四

九

子所以風天下也二曰政蕃臣所以移其俗也三曰頌以成功告於神明也四曰歌以陳誨立誠於家也凡此四者或美焉或勉焉或傷焉或惡焉或誠焉是謂五志考其大旨憫平王之教化不行則以雅爲風尊周公之有大勲勞則以風爲頌治國必先齊家以二南居三百篇之首亂極則必思治以邠風居十三國之終孔叢子云孔子讀詩及小雅喟然歎曰吾於周南召南見周道之所以盛也于栢舟見匹婦執志之不

可易也於淇澳見學之可以爲君子也於考槃見遁世之士而不悶也於木瓜見報施之禮行也於緇衣見好賢之心至也於雞鳴見古之君子不忘其敬也於伐檀見賢者之先事後食也於蟋蟀見陶唐儉德之大也於下泉見亂世之思賢君也於七月見邠君之所以造周也於東山見周公之先公而後私也於狼跋見周公之遠志所以爲聖也於鹿鳴見君臣之有禮也於彤弓見有功之必報也於羔羊見善政之有應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十四

十

也於節南山見忠臣之憂世也於蓼莪見孝子之思養也於裳裳者華見賢者之世保其祿也於采芣見古王之所以敬諸侯也是故子夏序之曰鹿鳴廢則和樂缺四牡廢則君臣缺棠棣廢則兄弟缺伐木廢則朋友缺采芣廢則師衆缺白華廢則廉恥缺庚儀崇邱廢則萬物失其理與性小雅之所關殊不小矣至於詩皆係周而有商頌孔子志存二代况又其先王之樂歌不當革也昔周盛時上自郊廟朝廷下達鄉黨

間巷其言粹然無不出之於正者聖人因自協之聲律而用之鄉人用之邦國以化天下至於列國之詩則天子巡狩亦必陳而觀之以行黜陟之典降自昭穆而後寢以陵夷至於東遷而遂不講矣孔子生於其時既不得位無以行勸懲黜陟之政於是舉其籍而討論之去其重複正其紛亂以從簡約示久遠考亭曰史官收詩已有編次至孔子已經散失故爲重新整理一番孔子未刪之前始於周召終於檜曹今則始於周召終於曹邠其封之先後國之大小與其詩作之時皆非其舊使夫學者卽是而有以考其得失善者師之惡者改焉是以其政雖不足以行於一時而其教實被於萬世是則詩之所以爲教者然也鍾伯敬曰按南雅頌以所配之樂名邠至邠以所從得之地名史官本其實聖人因其故不能於魯大師之舊有所增加則季札之所觀前乎夫子其有定目久矣後以先儒贅添國風一名斯四詩之目出而高下之辨起

矣不知其善惡得失自有本實非以風南雅頌之名分優劣也至漢而說詩者分爲四家魯詩始於申培而盛於韋賢齊詩始於袁固而盛於匡衡韓詩起於韓嬰而盛於王吉毛詩起於毛萇而顯於鄭元自孔子以詩授子夏六傳而至魯人毛亨亨爲訓詁傳於其家河間獻王得而獻之朝萇從授學爲獻王博士每說詩獻王悅之因取詩傳加毛字以別齊魯韓三詩也故世謂亨爲大毛公萇爲小毛公所著詩訓二十卷詩傳十卷平帝時立於學宮先儒相承謂之毛詩嗣後疏之者何胤全緩輩而惟劉焯兄弟爲殊絕宋歐陽氏蘇氏諸家皆有訓釋至朱傳出而其說乃定○其初周禮儀禮並周公作周禮一書固爲禮之綱領至其儀法度數則儀禮乃其本經而禮記其義疏也漢興秦火之後禮經焚燒獨甚藝文志云禮經三百威儀三千禮經則周禮也威儀則儀禮也馬融傳云秦自孝公以下用商君之法其政酷烈與周公相反故始

皇禁挾書特疾惡欲絕滅之搜求焚燒獨悉唯魯高堂生所傳士禮一十七篇今之儀禮是也周衰諸侯將踰法度皆滅其籍自孔子時而不具至秦大壞漢興高堂生爲博士傳士禮十七篇卽儀禮也至武帝時又有禮古經出魯淹河間獻王得而獻之共五十七篇內有七篇與生所傳不殊而字多異餘三十九篇藏在秘府謂之逸禮哀帝初劉歆欲列學宮而諸博士不肯置對竟不得立唐初諸儒亦不經意遂至於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十四

至

亡所見鄭註儀禮亦止十七篇而元吳徵所纂逸禮八篇則謂取之鄭註者三但有篇名而其辭亦未之見也周禮作於周公至劉歆始著通其說者杜氏子春也何休以爲六國陰謀之書林孝存以爲賈亂不經之說歐陽氏疑其設官太多陳氏疑其與周官不合蘇穎濱有三不可信之評胡五峯有無一官完善之論况一壞於王莽再壞於蘇綽三壞於王安石經三大壞而周禮所存無幾矣然隋文中子慕其爲王道之

極唐太宗嘆其爲眞聖人作至張程朱子皆有說焉則亦何敢輕棄之耶儀禮出於孔壁而后蒼最明其業西京無學行禮於曲臺蒼校書說禮數萬言號曰曲臺雜記爲之註者鄭元爲之疏者賈逵也韓子苦其難讀朱子看得有緒甚哉漢代諸儒傳授皆以曲臺雜記故戴禮在宣帝時特立學宮儀禮未有名家至鄭康成然後二註之訓釋始具後世徒以其推士禮而達之天子以爲殘缺不可考之書過矣○禮記乃孔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十四

至

子詔七十子共撰所聞以爲記或錄舊禮之文或錄變禮之文或兼記仁義或雜序得失漢時眞偽雜出共二百一十四篇大戴德刪爲八十五篇小戴聖刪爲四十六篇漢初河間獻王得仲尼弟子及後學者所記一百三十篇獻之時無傳者至劉向考校經籍檢得一百三十篇第而敘之又得明堂陰陽記三十三篇孔子三朝記七篇王氏史氏記二十一一篇樂記二十三篇凡五種合二百一十四篇大戴刪之小戴又刪

之自小戴立於學官後之學者久不知有大戴書矣大戴原本八十五篇今止現存四十篇漢末馬融遂傳小戴之學又足明堂月令樂記三篇合爲四十九篇除宋摘去大學中庸另爲一書其餘曲禮上下而外樂記爲漢河間獻王之所傳述而正義則謂公孫尼子次之所撰者王制則漢文帝博士諸生之所補綴月令則秦相呂不韋之所編次程子曰禮記雖雜出於漢儒然其間傳聖門餘緒格言甚多惟知言者擇之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十四

美

朱子曰禮記要兼儀禮讀如冠喪酒祭之類皆載其事禮記只發明其禮讀記不讀儀則許多禮俱無安著處或謂禮記皆漢儒說話如樂記天高地下六句漢人安能到此自王安石變取士法棄經任傳而儀禮遂廢朱子始爲儀禮經傳通解以儀禮爲綱而附禮記於後如射禮則附以射儀冠禮則附以冠儀以至燕禮莫不皆然其餘曲禮少儀又自作一項以類相從喪祭二禮托勉齋黃氏成之今之所用者陳澧之雜

說也然諸家纂言每多附會無稽不可盡信安得謂夫子之舊本乎至於古樂經黃岡秦繼宗樂記題辭云多聲音樂舞之節律呂樂器之制而無辭句可讀故經秦火無傳其見於夫子者則有告賁牟賈師摯數語附載樂記論語與夫訪之萇弘學於師襄謂於三家論之韶武語其樂音樂章樂舞大意而已其樂器則缺焉未講也○按以上所載六經原委此特其大畧耳不及什之一若欲窺全豹則有古今圖書集成之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十四

美

經籍典在焉後載春秋孝經亦然

是年聖子伯魚卒

年五
十歲

附載七十二弟子

諸弟子言行已載
在前者茲不復錄

顏回魯人字子淵唐太宗詔稱先師高宗贈太子少師睿宗加贈太子太師玄宗追封充公宋真宗封充國公元文宗加贈充國復聖公明世宗改稱復聖顏子景泰二年世襲五經博士曾參南武城人字子輿唐高宗贈太子少保睿宗加贈太子太保玄宗追封郕伯宋真宗加封

瑕邱侯徽宗改封武城侯度宗加封郕國公元
文宗加贈宗聖公明世宗改稱宗聖曾子世襲
五經博士

閔損魯人字子騫唐玄宗追封費侯宋真宗加
封郕公度宗改封費公明世宗改稱先賢閔
子 本朝康熙三十九年襲博士

冉耕魯人字伯牛唐贈郕侯宋封東平公咸淳
改郕公明改稱子 本朝雍正二年襲博士

冉雍魯人字仲弓唐贈薛侯宋封下邳公改薛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十四 三
公明改稱子 本朝雍正二年襲博士

宰予魯人字子我唐贈齊侯宋封臨淄公改封
齊公明改稱子

端木賜衛人字子貢唐贈黎侯宋封黎陽公進
黎公明改稱子 本朝康熙三十九年襲博士

冉求魯人字子有唐贈徐侯宋封彭城公咸淳
進徐公明改稱子

仲由魯之卞人字子路一字季路唐贈衛侯宋
封河內侯進衛公明改稱子崇禎十六年襲博

士

言偃吳人字子游唐贈吳侯宋封丹陽公進公
明改稱子 本朝康熙五十年襲博士

卜商衛人字子夏唐開元贈魏侯宋封河東公
咸淳進魏公明改稱子 本朝襲博士

顓孫師陳人字子張唐贈陳伯宋封宛邱侯改
封穎川侯進陳公升十哲位明改稱子 本朝

雍正二年襲博士
有若魯人字子有一字子若唐贈汴伯宋封平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十四 三

陰侯明改稱子 本朝雍正二年置博士乾隆
三年升十哲位

澹臺滅明魯人字子羽唐封江伯宋封金鄉侯
明改稱子

高柴齊人史記作衛人字子羔左傳作季羔檀
弓作子臯唐封共伯宋贈共城侯明改稱子

宓不齊魯人字子賤唐封單父伯宋贈單父侯
明改稱子

樊須魯人史記作齊人字子遲唐封樊伯宋贈

益都侯明改稱子

公西赤魯人字子華唐封郕伯宋贈鉅野侯明改稱子

原憲檀弓作仲憲宋人字子思史記作魯人唐封原伯宋贈任城侯明改稱子

南宮韜一作緡史記作括一作适左傳作南宮

閱又作說魯人字子容唐封邾伯宋贈襲邱侯徽宗改封汝陽侯明改稱子

公析哀史記作公哲一作哲又作公析克齊人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十四

无

字季沉史記作季次唐封邶伯宋贈北海侯明改稱子

曾點史記作蒧字子皙史記無子字唐封宿伯

宋封萊蕪侯明配享啓聖公稱先賢曾氏

顏絲史記作無繇字季路家語無季字唐封杞伯宋封曲阜侯元封杞國公諡文裕明配享啓

聖公稱先賢顏氏

商瞿魯人字子木唐封蒙伯宋贈須昌侯明改稱子

漆雕開先聖大訓作漆雕憑蔡人史記作魯人字子若又作字子開唐封滕伯宋贈平輿侯明改稱子

公良儒史記作孺陳人字子正張智贊作字子幼唐封東牟伯宋贈牟平侯明改稱子

秦商魯人字不慈史記作楚人字子丕左傳作

字丕慈唐封上洛伯宋贈馮翊侯明改稱子顏刻史記作顏高索隱云家語作名產魯人字

子驕唐封瑯琊伯宋贈雷澤侯明改稱子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十四

辛

司馬黎耕史記作司馬耕宋人字子牛唐封向伯一作滕伯宋贈楚邱侯政和改雅陽侯明改

稱子

巫馬期史記作巫馬施陳人一作魯人字子期

一作子旂唐封鄆伯宋贈東阿侯明改稱子梁鱣史記作鯉齊人字叔魚唐封趙伯一作梁

伯宋贈千乘侯明改稱子

琴牢一作琴張衛人字子開一字張石室圖作字子張唐封南陵伯宋贈頓邱侯政和改平陽

侯明改稱子

冉儒史記作孺魯人字子魚史記作字子魯一作曾唐封紀伯宋贈臨沂侯明改稱子

顏辛史記作幸魯人字子柳通典作柳咸淳臨安志作韋唐封蕃伯一作蕭伯宋贈陽穀侯明改稱子

伯虔史記作后虔一作處魯人字楷一字子哲

一作析一字子楷一字子哲唐封聊伯宋贈沐陽侯明改稱子○按伯虔史記家語不著何地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十四

三

人考咸淳臨安志云是魯人宋思陵贊曰有皮子析全魯之彥當必有所本也聊伯志作駢伯公孫龍史記作寵衛人鄭玄曰楚人一作趙人字子石唐封黃伯宋封枝江侯明改稱子曹卹蔡人字子循唐封曹伯宋封上蔡侯明改稱子

陳亢陳人字子亢一字子禽一作子元唐封穎伯宋封南頓侯明改稱子

叔仲會文翁圖作噲魯人史記作晉人字子期

唐封瑕邱伯宋封博平侯明改稱子

公冶長索隱曰家語名萇魯人史記作齊人字子長范甯云字子芝爲人能忍恥論語云子謂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紲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唐封莒伯宋封高密侯明改稱子○海錄云公冶長聞雀語云啗啗噴噴白蓮水邊有車覆粟車脚淪泥犢牛折角收之不盡相呼共啄驗之果然留青日札云公冶長貧而閒居無以給食有鵲飛鳴其舍呼之曰公冶長公冶長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十四

三

南山有箇虎馱羊爾食肉我食腸當亟取之勿彷徨長如其語往取食之亡羊氏跡得其角乃以爲竊魯君不信鳥語而繫之獄孔子素知長白子魯君不解長在獄鵲復呼之曰公冶長公冶長齊人出師侵我疆沂水上嶧山旁當亟御之勿彷徨長介獄吏白魯君魯君仍弗信及往跡之齊師果將及矣急發兵應敵遂獲大勝因釋公冶長而厚賜之欲爵爲大夫辭不受蓋恥因禽語以得祿也後世遂廢其學二說未必可

據然觀論語所云又似或有其事故錄之以備
觀覽愚按自公冶長以上四十一人俱有年名
及言行聞見於書傳者其三十六人無年及不
見書傳者紀於左此依家語七十七人之數并
孔璇亦同列也若依闕里誌則有年名與無年
名又不合數蓋因闕里志將顏高公良孺秦商
申根叔仲會五人列在無年不見書傳之內而
又遺孔璇故特標出之以俟後之好學者考訂
焉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十四

蓋

秦祖秦人字子南唐封少梁伯一作沙梁伯宋
封郵城侯明改稱子以後稱子俱同不另錄
奚蒧魯人正義曰衛人字子偕一作子楷史記
作奚容蒧字子皙文翁圖作容蒧古史作字哲
大全載奚容蒧奚仲之後以名爲氏或作複姓
唐封下邳伯宋封濟陽侯
公祖茲魯人史記作公祖句茲字子之唐封期
思伯宋封卽墨侯
廉潔史記作衛人古史作齊人字子曹一作字

子庸史記作字庸唐封莒父伯宋封胙城侯
公西與史記作輿如子由古史作輿魯人一作
齊人字子上唐封重邱伯宋封臨胸侯
宰父黑史記作罕父按氏族畧無罕父氏止有
宰父氏注云孔子弟子有宰父黑魯人字子黑
史記作子索唐封乘邱伯宋封祁鄉侯
公西臧史記作蒧魯人字子尚史記作上唐封
祝阿伯宋封徐城侯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十四

蓋

穰駟赤史記作壤按通志畧壤駟氏複姓秦人
字子從史記作徒魯人唐封北衛伯一作北微
伯宋封上邳侯
冉季魯人字子產唐封東平伯宋封諸城侯
薛邦史記作鄭國避漢高祖諱鄭字乃薛字之
誤今祀鄭國魯人字子從史記作徒子由古史
作鄭邦唐封滎陽伯宋封胸山侯
石虔史記作后處一作虔齊人字里之史記作
子里一作堅之唐封營邱伯宋封膠東侯
懸直魯人字子象史記作子家唐宋封爵未之

及徐廣曰一云鄒單唐封銅鞮伯宋封聊城侯
餘冬序錄曰懸豐今家語作懸豐禮記檀弓篇
懸子疑即其人按家語有懸豐而無鄒單史記
有鄒單而無懸豐疑即一人以姓相近而誤耳
且其字象家相類疑亦悞書與其從史記不若
從家語也

左郢魯人字子行史記作左人郢字行唐封臨
淄伯宋封南華侯

狄黑衛人字哲之史記作哲之一作子哲唐封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十四

美

臨濟伯宋封林慮侯

商澤魯人字子秀史記作子季唐封睢陽伯宋
封鄒平侯

任不齊楚人字子選史記作字選唐封任城伯
宋封當陽侯

榮祈魯人字子祺一作子顏史記作榮旗唐封
零婁伯一作雲樓伯宋封厭次侯

顏噲魯人字子聲唐封朱虛伯宋封濟陰侯
原桃史記作原亢字籍正義亢又作冗魯人字

子籍文翁圖作字籍唐封萊蕪伯宋封樂平侯
公肩定史記作公賓一作公有文翁圖作肩定
魯人一作晉人字子仲史記作子中文翁圖作
子申按此俱字類相同之誤唐封新田伯宋封
梁父侯

秦非魯人字子之唐封汧陽伯宋封華亭侯
漆雕從史記作徒父魯人字子文史記作字子
有宋高宗贊作字子期唐封須句伯宋封高苑
侯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十四

美

燕級史記作伋魯人文翁圖作秦人字子思史
記作字思唐封漁陽伯宋封汧源侯

公夏守史記作首魯人字子乘一作子元唐封
元父伯一作亢宋封鉅平侯

勾井疆史記作句衛人字子疆一作字子野又
作子界山東志作子孟唐封淇陽伯宋封滏陽
侯

步叔棗齊人字子車唐封淳于伯宋封博昌侯
曝書亭集云按應劭風俗通云凡氏與字伯仲

叔季是也氏有大叔仲叔則有少叔無異者子車之姓家語史記諸書皆作步而廣韻注云孔子弟子有少叔乘係複姓今從之非也夫家語史記皆作步叔不得因氏有太叔仲叔而改少叔也焉知非廣韻注少與步字相類而步誤少耶况萬姓通譜及通志畧氏族典複姓有步叔而無少叔則改少叔不可也

石作蜀史記作右作蜀文翁圖蜀作觸秦之成紀人字子明唐封郿邑伯一作石邑伯宋封成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十四

三

紀侯按姓氏英賢傳有石作蜀氏族畧複姓篇有石作氏註云石作蜀孔子弟子

施之常魯人字子常史記作子恒唐封乘氏伯

宋封臨濮侯

邾邾文翁圖作國選蓋避漢高祖諱史記作邾

魯人字子欽一作子欽一作欽唐封平陸伯宋

封高唐侯○按漢高祖名邦故薛邦改鄭國今

邾選亦避諱改作國選竟以邾爲邦而出自索

隱必有所據及觀文廟祀典云巽原姓邦故改

爲國後又誤作邾

申續史記作申黨或以爲棠字之誤而以棠爲
振文翁圖作申堂一作申續魯人字子周史記
作字周唐封魯伯宋封文登侯

樂欣史記作欬魯人字子聲唐封昌平伯宋封
建成侯曝書亭集云按春秋定公十三年費宰
公山不狃率費人以襲魯孔子命申須勾樂頤
勒士衆下伐之費人北遂隳三都之城杜預注
以二人爲魯大夫考樂欬家語作樂欣欣與頤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十四

三

偏旁相同疑頤卽是欣且文云孔子命之其爲
弟子未可知也

顏之僕魯人字子叔史記作字叔唐封東武伯

宋封宛句侯作宛疑悞

孔弗一作忠字子蔑孔子兄孟皮之子唐封汶

陽伯宋封鄆城侯

漆雕侈史記作哆魯人一作秦人字子欽唐封

武城伯宋封濮陽侯

懸成史記作縣魯人字子橫史記作子祺唐封

鉅野伯宋封武城侯

顏相史記作祖一作祖魯人字子襄史記作字襄唐封臨邑伯宋封當陽侯一作富陽司馬貞曰家語無此人非也闕里志云按弟子名數史記載孔子之言曰受業身通者七十有七人皆異能之士也唐司馬貞索隱曰孔子家語亦有七十七人宋馬端臨曰孔子弟子史記家語所載皆七十七人魏王肅本自顏回至顏祖止列弟子七十六人缺一人不合前數及觀史記弟子傳有顏何字冉索隱証之曰家語字稱則知顏何已載於家語而肅本缺之耳又北齊顏之推稱仲尼門徒升堂者七十有二顏氏居八唐顏真卿自敘家譜稱孔門達者七十有二人顏氏有八八人之中顏何與焉索隱去古未遠之推真卿俱顏氏裔孫必各有據今當以顏何足七十七人之數云云又曰史記所載數同家語內無琴牢陳亢懸置三人而別有公伯寮秦冉鄒單原亢公肩公夏首句井疆邾異顏何八人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十四

堯

而禮殿圖別有蘧瑗秦冉林放三人子由古史

又錄七十九人蘇子云孔子弟子高弟七十七人余以太史公書及孔子家語考之皆同秦冉顏何不載於家語而琴牢陳亢不錄於史記二書既不可徧廢而琴牢陳亢又見於論語并錄之凡七十九人又曰索隱曰文翁圖有蘧伯玉林放申枨申棠四人今石室圖七十二人亦無所謂枨與棠也家語後序云考之孔廟弟子配享隋以前惟顏子一人東漢時雖嘗祀七十二弟子不出闕里唐開元中追贈十哲及七十子爵號天下始並從祀杜佑通典載開元贈典自史記七十七人外有蘧瑗林放陳亢申枨琴牢琴張六人宋祥符大觀中加封從祀除去琴牢餘並因之懸豐今家語作懸置字子象而祀典不及焉家語薛邦字子徒申績字子周與史記載鄭國申黨同字此則邦卽國也績卽黨也琴牢琴張自是一人而傳者之悞耳論語釋文中枨孔子弟子鄭康成云申績而績卽績字之悞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十四

罕

文翁圖有申根石室圖有黨無根是以黨爲根也後漢王政云有羔羊之潔無申黨之欲是以根爲黨也則黨固爲黨而黨又爲根也二申猶二琴本一人而二祀薛邦卽鄭國而亦爲一人以之並祀不已瀆乎明何孟春上疏言其事至嘉靖十年改正文廟祀典已補祀鄒單而申黨琴牢薛邦皆已除祀而前古之繆爲之一正此特舉孔子及門之士有關於家語者詳附於末其他因革非所及也○禮樂考七十子同異云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十四

望

家語七十二弟子解凡七十有六人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凡七十有七人漢文翁石室圖凡七十有二人以家語視史記其同者凡七十有三入其異者家語多陳亢懸置琴牢三人史記多公伯寮秦冉鄒單顏何四人以家語視文翁石室圖其同者凡六十有四人其異者家語多公西與懸置原桃公肩公夏守勾井疆邾選懸成八人文翁石室圖多遽瑗秦冉林放奚容蒧四人以史記視文翁石室圖其同者凡六十有七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十四

望

人其異者史記多公伯寮公夏首公肩定鄒單勾井疆縣成原亢籍邾巽公西與如十人文翁石室圖多琴牢陳亢遽瑗林放奚容蒧五人其同異大畧可概見者如此○按禮樂考公祖公孫公西公冶公皙公肩公夏公良叔仲步叔勾井穰駟左人石作奚容宰父南宮巫馬皆爲複姓考證詳明諸弟子言行已載在前者茲不復贅有一二未載入者不可遺棄故并錄於右○又按七十二弟子其有年而載於闕里志年譜者二十五人其無年有言行而載於家語弟子解者二十五人之外十六人無年及不見書傳者又三十一人則七十七人之數家語本不缺也故史記載孔子之言曰七十七人皆異能之士也司馬貞索隱曰孔子家語亦有七十七人馬端臨曰孔子弟子史記家語所載皆七十七人魏王肅本自顏回至顏祖止列弟子七十六人缺一人不合前數欲以顏何補足議論紛紛曾無定見卽一申根或爲申黨或爲申續或爲

申續或爲申黨申堂鄭康成謂續卽續之誤文
 翁石室以黨爲棖王政以棖爲棠二申二琴以
 一人而二祀薛邦卽鄭國又以一人而並祀總
 因遺漏孔璇欲補顏何遂多錯誤夫叔仲會少
 孔子五十歲與孔璇年相比則孔璇亦少孔子
 五十歲故二人並載每孺子之執筆記事於夫
 子二人迭侍左右則孔璇亦爲弟子可知孟武
 伯見孔子而問曰此二孺子之幼也於學豈能
 識於壯哉孔子曰然少成則若性也習慣則自
 然也是孔子之教也何止以叔仲會從祀而遺
 孔璇乎二千餘年以來竟無人議及爲可慨也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十四

聖

至聖編年世紀卷之十四終



至聖編年世紀第八冊目錄

卷之十五

七十歲

在魯 四十二則

七十一歲

在魯 附 獲麟 二十三則 司馬牛卒

卷之十六

七十二歲

在魯 修春秋 十二則

七十三歲

終於魯 十五則

至聖編年世紀

第八冊目錄

一

至聖編年世紀卷之十五

婁東嘉定李 灼松亭

新安古歙黃 晟曉峰



肯堂德紹

男李

思堡守臣全校

男黃為萱介堂

周敬王三十八年魯哀公十三年已未七十歲

子在魯哀公問政孔子對曰政之急莫大乎使民富且壽也公曰爲之奈何對曰省力役薄賦歛則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十五

一

民富崇禮教遠罪戾則民壽公曰寡人欲行夫子之言恐吾國貧不能至也對曰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未有子富而父母獨貧者公曰寡人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未嘗知哀知憂知勞知懼知危恐不足以行此孔子對曰如君之言已知之矣君入太廟如右登自阼階仰視榱桷俯察几筵其器皆存而不睹其人以此思哀則哀可知矣昧爽夙興正其衣冠平旦視朝慮其危難一物失理亂亡之端以此思憂則憂可知矣日出聽政至

於日景諸侯子孫往來如賓行禮揖讓慎其威儀

以此思勞則勞可知矣緬然長思出于四門周遊

遠望視亡國之墟必將有數焉以此思懼則懼可

知矣夫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能載舟亦能覆

舟以此思危則危可知矣公曰善于是廢山澤之

禁弛關市之稅以惠百姓見關里志年譜

按此段通鑑謂在是秋九月亦見荀子與家語

大同小異又按孔子之對哀公文武之政一章

詳且盡矣然其工細密其事重大誠非哀公中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十五

二

才之君所能勝任此之所對握其大綱一二事

動其本心不自已辭意悱惻發人深省故有廢

禁弛稅誰謂哀公必不足以有爲乎

哀公問于孔子曰寡人聞東益不祥東益之宅信有之

乎孔子曰不祥有五而東益不與焉夫損人自益

身之不祥棄老而取幼家之不祥釋賢而任不肖

國之不祥老者不教幼者不學俗之不祥聖人伏

匿愚者擅權天下不祥不祥有五東益不與焉見

論魯哀公問書稱夔曰於子擊石扶石百獸率舞

庶尹允諧何謂也孔子對曰此言善政之化乎物也古之帝王功成作樂其功善者其樂和樂和則天地猶且應之况百獸乎夔爲帝舜樂正能以樂盡治理之情故率舞也公曰然則政之大本莫尚樂乎孔子曰夫樂所以歌其成功非政之本也衆官之長旣言熙熙然後樂乃和焉公曰吾聞夔一足信乎孔子對曰昔重黎舉夔而進又求佐爲舜曰夫樂天地之精也唯聖人爲能和六律均五音知樂之本以通八風夔能若此一而足矣故曰夔至聖編年世紀

一足非夔足一也

見論語

哀公問曰何爲則民服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

服

見論語

孔子適季氏康子晝居內寢孔子問其所

疾康子出見之言終孔子退子貢問曰季孫不疾而問諸疾禮與孔子曰夫禮君子不有大故則不宿于外非致齋也非疾也則不晝處于內是故夜

居外雖弔之可也晝居于內雖問其疾可也

見曲禮

子貢問子路爲季氏宰季氏祭逮昏而莫終日不足繼以燭雖有強力之容肅敬之心皆倦怠矣有司跛

倚以臨事其爲不敬也大矣他日祭子路與焉室事交于戶堂事當于階質明而始行事晏朝而徹孔子聞之曰以此觀之孰謂由也而不知禮

見曲禮

西赤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距程子曰孔子自言其進德之序如此

見論語

按是時孔子年正七十也

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大全齊氏謂孔子時年七

十僖子歿已久而懿子猶問孝可謂賢矣

見論語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

孔子對曰子爲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

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季康子患

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

以上見論語

汲冢書曰魯國多盜康子獲一人焉曰女胡以

盜對曰此猶之乎蟻羶也慕羶而附寧可已耶

子大夫爲政不能不盜何以詰吾盜柳下惠魯

之民盜也嘯其徒數千人驪山之下抉人肝而食之享年九十而邑宰不得問也子大夫陪臣陽貨魯之家盜也國命出其手叛費因桓以意行國中自如寶玉大弓孰非先王所遺子孫世守之謂何今貨偃然竊以逋也而子大夫不得問也子大夫之家魯之國盜也名則魯臣實魯君焉以國政爲家事以田賦爲家賦藐然魯君如無有焉而魯君不得問也昭公定公之兄也乾侯之難亦惟季孫意如之故不得正其終定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十五

五

覲然不斥意如之立而以爲君魯何以有王章也逐一君復易一君而周天子不得問也吾儕小人其何知知則於人而已矣子大夫與吾儕小人其俱負翳以謀朝夕耳詰安用之康子曰辨哉盜也執而繫之獄中余讀而嘆曰壯哉盜也魯民而如此盜魯無盜矣康子而如此盜魯益無盜矣繫之何爲乎

衛將軍文子將立三軍之廟於其家使子羔訪於孔子子曰公廟設於私家非古禮之所及吾弗知

于羔曰敢問尊卑上下立廟之制可得而聞乎孔子曰天下有王分地建國置都立邑設廟祧壇墠而祭之乃爲親疎貴賤多少之數是故天子立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七曰太廟有一壇有一墠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之遠廟爲祧有二祧享嘗乃止去祧爲壇去壇爲墠壇墠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墠爲鬼諸侯立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五曰祖考廟有一壇一墠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皆月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十五

六

祭之顯考廟祖考廟享嘗乃止去祖爲壇去壇爲墠壇墠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壇爲鬼大夫立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三曰皇考廟有一壇考廟月祭王考廟皇考廟爲始祖廟享嘗乃止顯考無廟有禱焉爲壇祭之去壇爲鬼適士二廟曰王考廟有一壇曰考廟曰王考廟享嘗乃止皇考無廟有禱焉爲壇祭之去壇爲鬼官師一廟曰考廟王考無廟而祭之去王考爲鬼庶人無廟四時祭于寢此自有虞以至千周之所不變也凡四代

帝王之所謂郊者皆以配天其所謂禘者皆五年大祭之所及也應爲太祖者則其廟不毀不及太祖雖在禘郊其廟則毀矣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謂之祖宗者其廟皆不毀子羔問曰祭典云昔有虞氏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亦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祖契而宗湯周人祖文王而宗武王此四祖四宗或乃異代或其考祖之有功德其廟可也若有虞宗堯夏祖顓頊皆異代之有功德者也亦可以存其廟乎孔子曰善如汝所問也如殷周之祖宗其廟可以不毀其他祖宗者功德不殊雖在殊代亦可以無疑矣詩云蔽芾甘棠勿剪勿伐邵伯所憩周人之于邵公也愛其人猶敬其所舍之樹况祖宗其功德而可以不尊奉其廟焉見廟制

始祖百世不遷高曾祖父以親故此五廟每月一祭遠廟謂三昭三穆親盡當遷者祧有二者昭穆各盡頭一廟是也當遷猶未及遷遷則主藏夾室此猶在廟故曰祧廟合五廟共爲七廟享嘗乃止以其爲祧不以月祭但以四時祭之

太祖始祖也禘以始祖配自出之帝郊以始祖配天其廟百世不易者也如虞當祖虞幕而乃祖堯族祖顓頊郊亦當郊虞幕而乃郊堯父帝嚳夏祖顓頊而乃郊鯀殷祖契即當郊契而乃郊冥嚳也鯀也冥也虞之於顓頊也是皆不爲太祖而在郊禘者也故非有功德其廟當祧則皆毀之說者謂舜虞幕之後世無失德而已至瞽叟而頑不可以祖以郊禹父鯀以治水殛死近於以死勤事之意故祀之郊以慰禹至于殷之郊冥以冥有功若復郊契則冥終不得與祀故郊冥焉惟周祖稷禘稷所自出之帝嚳以文武爲二不祧世室則咸當矣乃祭法則謂周祖文而郊稷非也余謂功德之說五言之耳如祭典周人祖文而宗武文有德也未嘗無功武有功也未嘗無德異代異姓受命也此四代之中或乃有此指虞夏而言也或其考祖之有功德指殷周也其他祖宗以德言不以親族言猶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之意非祖父之謂也

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天喪予○顏淵死子哭之慟從者曰子慟矣曰有慟乎非夫人之爲慟而誰爲○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門人厚葬之子曰回也視予猶父也子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爲之椁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椁吾不徒行以爲之椁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朱子曰喪具稱家之有無貧而厚葬不循理也○胡氏曰孔子遇舊館人之喪嘗脫驂以賻之矣今乃不許顏路之請何耶葬可以無椁驂可以脫而復求大夫不可以徒行命車不可以與人而鬻諸市也

以上見論語

按顏淵卒年三十二歲家語記顏子少孔子三十歲果如家語所記則顏子之卒當在孔子六十一歲又八年而鯉始卒則論語之說爲不足憑矣且陳蔡之厄孔子年已六十三歲一時與難之賢何能復有顏子冠諸四科之首而子西之止昭王之封又何以復有輔相如顏回之說

乎余固確以爲顏子少孔子三十八歲後鯉一年而卒于孔子之七十歲也○又按王肅云此久遠之書年數錯誤未可詳也校其年則顏回死時孔子年六十一然則伯魚年五十先孔子卒卒時孔子且七十也爲顏回先伯魚死而論語曰顏回死顏路請子之車子曰鯉也死有棺而無槨爲設事之詞此依史記少孔子三十歲而言若依學統闕里志年譜少孔子三十八歲則當在孔子七十歲後鯉一年而卒矣

哀公往弔

家語作定公疑誤

使人訪于孔子孔子對曰凡

在封內皆臣子也禮君弔其臣升自東階向尸而

哭其恩賜之施不有竿也

見檀弓竿與箒同

哀公問弟子

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

過不幸短命死矣未聞好學者也○季康子問弟

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幸短命

死矣今也則亡○子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

止也

前編曰按顏子之好學如博文約禮而欲罷不

能克已復禮而請事斯語私足以發語之不情皆是也而夫子答哀公之問特舉不遷怒不貳過爲言二事固亦克已之功而未盡顏子好學之事蓋借是以諫悟哀公也夫子答問之間各切其人之病哀公爲人躁妄故夫子答其弟子之問而舉顏子二事以曉諭之可謂切矣卽顏子二事之功爲哀公對証之藥惜其不能繹且改也又按聖門如子貢已聞性道曾子已聞一貫何遽謂未聞好學則回之天資學力固更有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十五

七

高出諸賢之上者矣孔子曰學而不厭何有於我好學二字聖人未敢輕以自許又何敢輕以許人子之惓惓于回也烏能已與

子曰有敎無類○子曰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嘗無誨焉○子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闕黨童子將命或問之曰益者與子曰吾見其居於位也見其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互鄉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惑子曰人潔已以進與其潔也不保其往也與

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唯何甚朱子曰疑此章有錯簡人潔已至往也十四字當在與其進也之前○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將命者出戶取瑟而歌使之聞之朱子曰孺悲魯人嘗學士喪禮於孔子當是時必有以得罪者故辭以疾而又使其非疾以警教之也○原壤夷俟子曰幼而不孫弟長而無述焉老而不死是爲賊以杖叩其脛或問以壤非可言喻者故叩其脛而責之是不然也禮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國此蓋孔子自衛反魯之後曳杖而出適見原壤之夷俟因數其失遂以所曳之杖微擊其脛使斂其足而不踞耳豈其不可言喻而反可奮然運杖以擊之哉○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十五

七

伏羲氏王天下有龍馬負圖出河遂畫其文謂之河圖圖見周易內爲生數外爲成數余考黃帝鳳巢阿閼堯鳳止庭舜鳳來儀文王鳳鳴岐山黃帝有大魚泛白圖倉頡有丹龜之圖帝舜有黃龍之圖據此數說是鳳不獨見于舜文圖

不獨見于伏羲事雖不必盡信大抵皆聖王瑞也

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朱子曰孔子盛時志欲行周公之道故夢寐之間如或見之至其老而不能行也則無復是心而亦無復是夢矣故因此而自嘆其衰之甚也程子曰孔子盛時寤寐嘗存行周公之道及其老也則志慮衰而不可以有爲矣蓋存道者心無老少之異而行道者身老則衰也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十五

三

按吾不復夢見者蓋猶迫望見之也註云無復是心亦無復是夢據理而言耳觀明年請討陳恒豈果無是心哉但春秋之君臣皆在迷夢故也蓋無夢者聖人之血氣有時而衰而猶欲有爲者聖人之心氣無時而衰也明王不作天下其孰宗子卽至死而心寃何常與俱死耶夫是以歷千萬古而精神不散也

大師摯適齊亞飯干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鼓方叔入於河播鼂武入於漢少師陽擊磬襄

入於海張子曰周衰學廢夫子自衛反魯一嘗治之其後伶人賤工識樂之正及魯益衰三桓僭妄自大師以下皆知散之四方逾河蹈海以去亂聖人俄傾之助功化如此如有用我期月而可豈虛語哉

馮厚齋曰天子諸侯各以樂侑食每食樂章各異各有樂師白虎通曰王者平旦食晝食脯食暮食凡四飯諸侯三飯有樂大夫再飯有樂齊氏曰魯諸侯故止三飯不言一飯豈周公錫天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十五

四

子樂而魯僭之夫子正樂去其一耶記者起數以亞其仍樂之舊以見其昔之僭耶按後有亞飯氏三飯氏四飯氏少師氏蓋其子孫以官爲氏云

閔子侍側閭閻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貢侃侃如也子樂若由也不得其死然尹氏曰子路剛強有不得其死之理故因以戒之其後子路卒死於衛孔悝之難洪氏曰漢書引此句上有曰字或云上文樂字卽曰字之誤

以上見論語學統繫于此

子以四教

文行忠信○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子之所慎齋戰疾○子罕言利與命與仁○子曰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子不語怪力亂神○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子聞之曰我何執執御乎執射乎我執御矣以上見論語史記世家俱繫于此

按史記世家載與上大夫言入公門君召使宿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十五

五

君命召數條不應在反魯之後因移在爲司寇時又按見齊衰者魚飯肉敗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於是日哭則不歌此數節係夫子平日之事非至此始然史記繫此亦覺未妥且多罣漏又子貢顏淵二章似應在二子後爲允當

伯高死于衛赴于孔子赴與計同子曰吾惡乎哭諸兄弟吾哭諸廟父之友吾哭諸廟門之外師吾哭之寢朋友吾哭之寢門之外所知吾哭諸野今于野

則已疏于寢則已重夫由賜也而見我吾哭于賜氏遂命子貢爲之主曰爲爾哭也來者女拜之知伯高而來者女勿拜旣哭使子張往弔焉未至冉求在衛攝束帛乘馬而以將之孔子聞之曰異哉徒使我不成禮于伯高者是冉求也見曲禮子貢問楊方晃年于此

周敬王三十九年魯哀公十四年庚申七十一歲

子在魯春西狩獲麟春秋絕筆見闕里志年譜十四年庚

申魯西狩獲麟孔子作春秋見史記孔子世家春西狩于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十五

六

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以爲不祥以賜虞人仲尼觀之曰麟也然後取之見左傳

杜註大野在高平鉅野縣東北大澤是也車子

微者鉏商名麟者仁獸聖王之嘉瑞也時無明

王出而遇獲仲尼傷周道之不興感嘉瑞之無

應故因魯春秋而修中興之教絕筆于獲麟之

一句所感而作固所以爲終也冬獵曰狩蓋虞

人修常職故不書狩者大野在魯西故言西狩

得用曰獲一說大野藪名魯田園之常處車士

持車者子姓也一說鉏商采薪于大野獲麟一
說叔孫以爲不祥

叔孫氏之車士曰子鉏商採薪于大野獲麟焉折
其前左足載以歸叔孫以爲不祥棄之于廓外使
人告孔子曰有麇而角者何也孔子往觀之曰麟
也胡爲來哉胡爲來哉反袂拭面涕泣沾襟叔孫
聞之然後取之子貢問曰夫子何泣爾孔子曰麟
之至爲明王也出非其時而見害吾是以傷焉

物

叔孫氏之車子曰鉏商樵於野而獲獸焉衆莫

辨見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十五

七

之識以爲不祥棄之五父之衢冉有告夫子曰有
麇身而肉角豈天之天乎夫子曰今何在吾將往
觀焉遂往謂其御高柴曰若求之言其必麟乎到
視之果信然言偃問曰飛者宗鳳走者宗麟爲其
難致也敢問今見其誰應之子曰天子布德將致
太平則麟鳳龜龍先爲之祥今周宗將滅天下無
主孰爲來哉遂泣曰子之於人猶麟之於獸也麟
出而死吾道窮矣歌曰唐虞世兮麟鳳遊今非其
時兮來何求麟兮麟兮我心憂

見孔
叢子

麇鹿屬又本草麇類甚多麇其總名周南麟趾

註麇身牛尾馬蹄蓋麟與麇相似者也按麟一
角角端有肉王者在上則能致之故毛蟲之屬
三百六十麟爲之長非時而出謂之不祥又孝
經右契云孔子夜夢豐沛有赤烟氣起顏回子
夏侶往觀之驅車到楚西北范氏之廟見芻兒
捶麟傷前左足束薪而覆之孔子曰兒來汝姓
爲誰兒曰吾姓赤松字時僑名受紀孔子曰有
所見乎曰吾所見一禽如麇羊頭頭上有角其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十五

六

末有肉方以是西走發薪視之麟蒙其耳口吐
玉書余按是時顏子已死當以左傳之說爲正
○韋表微麟臺碑聖人作然後王道明王道明
然後瑞應至靈脫感通理合冥數昔殷道剝喪
民罔攸歸於是文王以有位之聖嗣成湯之德
神人咸佑故鳳鳴於岐泊周德陵夷道廢所屬
由是仲尼以無位之聖述文武之法憲章聿修
故麟見於魯於時王室無主禮法盡去天子之
尊存乎位號魯周公之所封用四代之禮樂鬱

而未發仲尼以天縱之德生乎其中居周公之邦志文武之道觀興廢之運知作者在已位不得以庇生民權不得以司刑賞是天將喪斯民也而未喪斯文也乃綴絕緒申舊章變其禮文酌爲典憲挈五常之龜鑑遵三綱之軌轍帝王之道幽而復明盛德大業於是乎在天錫嘉瑞光昭厥功故周敬魯哀不得而有也由此觀之蓋春秋爲王法之器所寄在其所寄以舉其器鼓仁義爲舟航權褒貶爲楫櫂乘橫流之波濟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十五

九

天下之溺上無列國之輔下無陪臣之助故道不信於天下而信於智者法不著於當時而著於後代向使仲尼有滕薛之土得三家之衆興我王澤沛及蒸民則麟出於其郊得其所矣豈復厄於虞人哉故麟不見則孔子之道不彰麟不死則周室之亂不極嗚呼聖人之生也得其時則化行乎江漢不得其時則屈於季孟靈瑞之出也得其時則名薦於郊廟不得其時則身罹於殘天是以聖人能順時以濟人不能反時

以自聖靈瑞能因時以應感不能反時以自靈被厄於陳蔡見獲於大野影嚮之應其符著矣春秋傳曰有以告者曰麇而角者何孔子曰孰爲來哉夫豈不知乎蓋遜之而不敢有示人以疑也元和五年冬十一月表微以滑之從事使於鄆陽停驂訪古得獲麟之舊壤且曰後之人築臺於此以旌厥德感先聖之不遇悼麟出之非時徘徊周道乃作銘曰二儀既闢三象乃乖聖道堙鬱人心不開上無文武下有定哀吁嗟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十五

十

麟兮孰爲來哉周雖不綱孔實嗣聖詩書載刪禮樂大定懲惡勸善姦邪反正吁嗟麟兮克昭符命聖與時合化行位尊苟或乖戾身窮道存於昭豐邑栖遑孔門吁嗟麟兮孰爲其仁運極數殫道至時否楚國寢廣秦封益侈墻仞迫阨崎嶇闕里吁嗟麟兮靡有攸止世理則麟世亂則麇出非其時麇鹿同羣孔不自聖麟不自神吁嗟麟兮夫何所云○王鑒獲麟說春秋何以終於獲麟杜預之言曰感麟而作因以爲終也

子以爲不然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又曰世衰道微孔子懼作春秋孔子傷當世之亂爲萬世法戒而作春秋也豈獨爲一麟哉假如麟不至春秋將不作耶鄭衆賈逵服虔謂孔子自衛反魯修經已成麟感而至胡安國亦曰簫韶作而鳳凰儀春秋成而麒麟至余又以爲不然孔子嘗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傷不得致此瑞也孔子刪詩定書繫易正禮樂功亦至矣不聞有所謂瑞獨春秋成而麟至乎假如麟不至春秋將何所終耶且旣爲瑞矣又見獲於鉏商何哉然則春秋曷爲以是終吾以爲紀異也春秋書災不書瑞麟者聖王之瑞也時至春秋亂臣賊子接迹於天下日食星殞地震山崩水旱霜雹六鵠退飛鴈鴒來巢多麋有蜮史不絕書斯時也麟曷爲至哉不當至而至焉茲瑞也所以爲異也有年大有年祥也非所有而有焉則爲異麟祥也非所至而至焉則爲異楚狂之歌曰鳳兮鳳兮何德之

衰茲其麟之衰乎雖然麟爲聖人出也爲已出而傷焉孔子其有感乎吾道其終不行乎所謂吾已矣夫者故以是終焉
孔子未生時有麟吐玉書於闕里聖母顏氏以繡紱繫其角信宿而去遂生孔子後西狩獲麟其紱猶在孔子解紱而自傷也乃因魯史作春秋見史記孔子世家
郭景純註述異記孔子春秋臺在曲阜縣西十里春秋魯史舊名編年紀月之書故曰春秋言春以該夏言秋以該冬釋名云言春秋冬夏終以成歲舉春秋則冬夏可知也昔孔子約魯史以修春秋書有褒貶不可以書見口授弟子左邱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論夫子所言而作傳今左氏傳是也初孔子授春秋於卜商又授之弟子公羊高穀梁赤又各爲之傳則今之公羊穀梁傳是也玉海云春秋孔子約魯史而修之也天有四時春爲陽中萬物以生秋爲陰中萬物以成故錯舉苞十二月而爲名也

余謂一言之褒榮於華袞其溫也如春一字之貶威於斧鉞其肅也如秋扶綱常以復元氣有似於春誅亂賊以靖人心有似於秋春秋之義大矣哉

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胡氏曰仲尼作春秋以寓王法惇典庸禮命德討罪其大要皆天子之事也知孔子者謂此書之作過人欲於橫流存天理於既滅爲後世慮至深遠也罪孔子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十五 五

者以謂無其位而託二百四十二年南而之權使亂臣賊子禁其欲而不敢肆則威矣○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

以上見孟子

詩亡謂黍離降爲國風也黍離者東遷後大夫行役至於宗周見故周廟宮室皆爲禾黍而嘆之也其時周室既卑號令不行與諸侯無異故其詩不爲雅而爲風是爲詩亡之始杜氏曰春

秋者魯史記之名也記事者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所以紀遠近別同異也故史之所記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爲所記之名也周禮有史官掌邦國四方之事達四方之志諸侯亦各有國史大事書之於策小事簡牘而已孟子曰楚謂之檮杌晉謂之乘而魯謂之春秋其實一也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韓子所見蓋周之舊典禮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十五 五

經也周德既衰官失其守上之人不能使春秋昭明赴告策書諸所記注多違舊章仲尼因魯史策書成文考其真僞而志其典禮上以遵周公之遺制下以明將來之法守其敎之所存文之所害則刊而正之以示勸戒其餘則皆卽用舊史史有文質辭有詳略不必改也故傳曰其善志又曰非聖人孰能修之蓋周公之志仲尼從而明之左邱明授經於仲尼以爲經者不刊之書也故傳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或

依經以辯理或錯經以合異隨例而發其例之所重舊史遺文略不盡舉非聖人所修之要故也身爲國史躬覽載籍必廣記而備言之其文緩其旨遠將令學者原始要終尋其枝葉究其所窮優而柔之使自求之饜而飫之使自趨之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爲得也其發凡以言例皆經國之常制周公之垂法史書之舊章仲尼從而修之以成一經之通體其微顯闡幽裁成義類者皆據舊例而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十五

五

發義指行事以正褒貶諸稱書不書先書故書不言不稱書曰之類皆所以起新舊發大義謂之變例然亦有史所不書卽以爲義者此蓋春秋新意故傳不言凡曲而暢之也其經無義例因行事而言則傳直言其歸趣而已非例也故發傳之體有三而爲例之情有五一日微而顯文見於此起義在彼稱族尊君命舍族尊夫人梁亡城緣陵之類是也二曰志而晦約言示制推以知例參會不地與謀曰及之類是也三曰

婉而成章曲從義訓以示大順諸所諱辟壁假許田之類是也四曰盡而不汙直書其事具文見意丹楨刻桷天王求車齊侯獻捷之類是也五曰懲惡而勸善求名而亡欲蓋而章書齊豹盜三叛人名之類是也推此五體以尋經傳觸類而長之附於二百四十二年行事王道之正人倫之紀備矣或曰春秋以錯文見義若如所論則經當有事同文異而無其義也先儒所傳皆不其然答曰春秋雖以一字爲褒貶然皆須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十五

五

數句以成言非如八卦之爻可錯綜爲六十四也固當依傳以爲斷古今言左氏春秋者多矣今其遺文可見者十數家大體轉相祖述進不得爲錯綜經文以盡其變退不守邱明之傳於邱明之傳有所不通皆沒而不說而更庸引公羊穀梁適足自亂預今所以爲異專修邱明之傳以釋經經之條貫必出於傳傳之義例總歸諸凡推變例以正褒貶簡二傳而去異端蓋邱明之志也其有疑錯則備論而闕之以俟後賢

然劉子駿創通大義賈景伯父子許惠卿皆先儒之美者也未有穎子嚴者雖淺近亦復名家故特舉劉賈許穎之違以見同異分經之年與傳之年相附比其義類各隨而解之名曰經傳集解又別集諸例及地名譜第歷數相與爲部凡四十部十五卷皆顯其異同從而釋之名曰釋例將令學者觀其所聚異同之說釋例詳之也或曰春秋之作左傳及穀梁無明文說者以爲仲尼自衛反魯修春秋立素王邱明爲素臣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十五

三

言公羊者亦云黜周而王魯危行言孫以辟當時之害故微其文隱其義公羊經止獲麟而左氏經終孔丘卒敢問所安答曰異乎余所聞仲尼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此制作之本意也嘆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蓋傷時王之政也麟鳳五靈王者之嘉瑞也今麟出非其時虛其應而失其歸此聖人所以爲感也絕筆於獲麟之一句者所感而起固所以爲終也曰然則春秋何始於魯隱公答曰周平王東周之

始王也隱公讓國之賢君也考乎其時則相接言乎其位則列國本乎其始則周公之祚胤也若平王能祈天永命紹開中興隱公能弘宣祖業光啟王室則西周之美可尋文武之迹不隊是故因其歷數附其行事采周之舊以會成王義垂法將來所書之王卽平王也所用之歷卽周正也所稱之公卽魯隱也安在其黜周而王魯乎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此其義也若夫制作之文所以彰往考來情見乎辭言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十五

三

高則旨遠非隱之也聖人包周身之防既作之後方復隱諱以辟患非所聞也子路欲使門人爲臣孔子以爲欺天而云仲尼素王邱明素臣又非通論也先儒以爲制作三年文成致麟既已妖妄又引經以至仲尼卒亦又近誣據公羊經止獲麟而左氏小邾射不在三叛之數故余以爲感麟而作作起獲麟則文止於所起爲得其實至於反袂拭面稱吾道窮亦無取焉余謂顏子死子哭之慟曰天喪予麟之死是天果喪

予矣然則子之哭麟猶之哭顏子也沾袍之泣其又烏能已歟○太史公曰余聞董生曰周道衰廢孔子爲魯司寇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爲天下儀表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萬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漸久矣故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弗見後有賊而不知其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爲人君父而不通於春

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爲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弑之誅死罪之名其實皆以爲善爲之不知其義被之空言而不敢辭夫不通禮義之旨至於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君不君則犯臣不臣則誅父不父則無道子不子則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過也以天下之大過予之則受而弗敢辭故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廣治平略曰後世三傳之作黨同伐異左氏艷而富其失也誣公羊辨而裁其失也俗穀梁清而婉其失也短追程氏胡氏之傳作而聖人作經之意見矣今所行者胡氏傳也○蔡九霞曰讀春秋者未知十二公已議三傳之失此議經者之過也麟筆記絕策書不存所賴者左氏公穀之傳與賈董諸儒之訓而是學不至如綫程子謂經不通求之傳傳不通求之經蓋有旨也六經不全諸儒補苴固爲聖經之幸諸儒未備先正推廣豈非聖經之尤大幸與○春秋提要云周十二王春秋歷十有四王傳王立未踰年敬王崩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十五

圭

在春秋後故
止曰十二王
列國見於年表者十九魯十二公
晉十一世魯三桓晉八卿晉六卿晉三卿周來
聘七周錫命三周歸賑一周賜葬四周來求三
魯君臣朝聘於周八公如齊十有一春秋公如齊者十有
五桓莊四如齊公如晉二十公如楚二魯大夫
非朝故不數
聘列國五十有六又齊四如宋三如晉二如陳滕各一皆因事而往非聘
故不數諸國朝魯四十齊聘魯五晉聘魯十有
一宋聘魯四衛聘魯四陳鄭秦吳聘魯各一楚
聘魯三盟一百有九特盟參盟同盟始終同盟
至聖編年世紀
十有六殊盟二涖盟四來盟五外大夫聘而遂
盟五會九十七殊會四遇七平五來七人自爲
盟三侵六十潛師掠境曰侵伐二百十有三
二十三兩兵相圍四十四
國都遷徙其朝滅三十毀其宗廟敗師十有
六詭道而勝取師三悉虜而俘取國邑十有六
取者收襲一輕行而掩追二已去而躡戍三聚
而守之以一國而用諸侯之師三以弱假強而
日戍城二十有九城者完築八築者創執三十有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十五

圭

一獲六生禽降二降者脅潰四民逃其講武二
蒐五狩四乞師五乞者卑遜次師十有三制楚
得失七救二十三獻捷二獻者下奉上之零二
十有一零早郊九望三望祭蒸嘗三冬曰蒸土
田十災異一百二十二齊桓衣裳之會十有一
齊桓兵車之會四晉文五書爵晉襄退三強晉
悼五會晉悼三駕晉平七合諸侯晉平五合大
夫春秋五始氣四時受命孔子相魯子路用魯
子貢用魯冉求用魯王人三命大夫三魯三家
所始
春秋既成又作孝經以授曾子蓋作春秋所以教
天下知有君也作孝經所以教天下知有親也子
輿氏云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則夫孝經成而忠
臣孝子可感而興其道一也見廣治孔子之言曰
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則孝經固同春秋作也又
曰孔子以春秋屬商以孝經屬參則孝經之作當
在春秋之後也命訣孔子作孝經使七十子向北
辰罄折孔子簪纓筆衣絳單衣向北辰拜見孝經

仲尼問居曾子侍坐子曰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女知之乎曾子避席曰參不敏何足以知之子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復坐吾語女全見孝經開宗明義章第一天子章第二諸侯章第三卿大夫章第四士章第五庶人章第六三才章第七孝治章第八聖治章第九紀孝行章第十五刑章第十一廣要道章第十二廣至德章第十三廣揚名章第十四諫爭章第十五感應篇第十六事君章第十七喪親章第十八至聖編年世紀卷之十五

正義云孝經自秦坑焚爲河間顏芝所藏漢初除挾書律芝子貞始出之長孫氏及江翁后蒼翼奉張禹等所說皆十八章爲今文孝經及魯恭王壞孔子宅於壁中得孔鮒所藏尚書論語孝經皆蝌蚪文爲古文孝經凡二十二章孔安國因之作傳及劉向較經籍比量二本除其繁貳以十八章爲定邢昺疏云劉向雖分十八章而未定厥名至皇侃始標其目唐宗御註依古今集詳議諸儒臣連狀題其章名遂依所請其

註相承以爲鄭玄所作玄字康成東晉北海高密人其學宗旨老氏通五經以山東無足問者乃西入關事馬融三年不得見後融集諸生考論圖緯聞玄善筭乃召見於樓上因從質諸疑義已而辭歸融曰鄭生去吾道東矣嘗擁皋比談經隋開皇間王逸得孔傳一本唐開元間集義行孔傳廢鄭博士司馬貞謂鄭註真偽難辨然義旨敷暢當與孔傳並存以分十八章爲定其十九章闕門二字近俗且以徒役擬妻子失倫似非宣尼所說宜去從之唐宗自註十三經宋邢昺註疏宗唐本今所存者唐本也唐明皇御製序云朕聞上古其風朴略雖因心之孝已萌而資敬之禮猶簡及乎仁義既有親譽益著聖人知孝之可以教人也故因嚴以教敬因親以教愛於是以順移忠之道昭矣立身揚名之義彰矣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是知孝者德之本歟經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不政遺小國之臣而況於公侯伯子男乎朕嘗三

復斯言景行先哲雖無德教加於百姓庶幾廣愛刑於四海嗟乎夫子沒而微言絕異端起而大義乖汎泯絕於秦得之者皆煨燼之末濫觴於漢傳之者皆糟粕之餘故魯史春秋學開五傳國風雅頌分爲四詩去聖逾遠源流益別近觀孝經舊註踏駁尤甚至於迹相祖述殆且百家業擅專門猶將入室希升堂者必自開戶牖攀逸駕者必騁殊軌轍是以道隱小成言隱浮僞且傳以通經爲義義以必當爲主至當歸一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十五

姜

精義無二安得不剪其繁蕪而撮其樞要也韋昭王肅先儒之領袖虞翻劉邵抑又次焉劉炫明安國之本陸澄譏康成之註在理或當何必求人今故特舉六家之異同會五經之旨趣約文敷暢義則昭然理分注錯經亦條貫寫之琬琰庶有補於將來且夫子談經志取垂訓雖五孝之用則別而百行之源不殊是以一章之中凡有數句一句之內義有兼明具載則文繁略之又義闕今存於疏用廣發揮○按作春秋後

繼以孝經豈非謂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哉蓋忠孝人之大端也人之大倫有五而孝爲百行之原是故天不得無以爲經地不得無以爲義人不得無以爲行帝王不得無以治天下國家堯之時雍本乎親睦舜之風動本乎允諧三代聖王莫不以孝治爲本朱子七歲時讀孝經卽題其上曰若不如是便不可以爲人元隱士釣滄子曰聖人之經安得竟廢學者肯置一本在案講而明之修而行之由孩提愛敬之良充之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十五

姜

卽胞與參贊之業五經道理俱備於是奈何終日開卷而此書不一寓目亦大負聖人作經之意矣如使設科不以經書取士則五經四書又豈復有多人寓目耶此古人之所以成品易今人之所以成品難也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爲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絜靜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故詩之失愚書之失誣樂之失奢易之失賊禮之失煩春秋之失亂

其爲人也溫柔敦厚而不愚則深於詩者也疏通
知遠而不誣則深於書者也廣博易良而不奢則
深於樂者也絜靜精微而不賊則深於易者也恭
儉莊敬而不煩則深於禮者也屬辭比事而不亂
則深於春秋者也見禮記經解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
行故長於變禮經紀人倫故長於行書記先王之
事故長於政詩記山川谿谷禽獸草木牝牡雌雄
故長於風樂樂所以立故長於和春秋辯是非故
長於治人是故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
以達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見史記太史公自序齊太史
子與適魯見孔子孔子與之言道子與悅曰吾鄙
人也聞子之名不覩子之形久矣而未知寶貴也
乃今而後知泰山之爲高淵海之爲大惜乎夫子
之不逢明王道德不加於民而將垂寶以貽後世
遂退而謂南宮敬叔曰今孔子先聖之嗣自弗父
何以來世有德讓天所祚也成湯以武德王天下
其配在文殷宗已下未始有也孔子生於衰周先
王典籍錯亂無紀而乃論百家之遺記考正其義

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刪詩述書定禮理樂制作春
秋讚明易道垂訓後嗣以爲法式其文德著矣然
凡所教誨束修已上三千餘人或者天將欲與素
王之乎夫何其盛也敬叔曰殆如吾子之言夫物
莫能兩大吾聞聖人之後而非繼世之統其必有
興者焉今孔子之道至矣乃將施乎無窮雖欲辭
天之祚故未得耳子貢聞之以二子之言告孔子
子曰豈若是哉亂而治之滯而起之自吾志也天
何與焉見本姓子賤爲單父宰三年孔子使巫馬期
往觀政焉巫馬期陰免衣衣弊裘入單父界見夜
斂者得魚輒舍之巫馬期問焉曰凡斂者爲得何
以得魚卽舍之斂者曰魚之大者名爲鱗吾大夫
愛之其小者名爲鰓吾大夫欲長之是以得二者輒
舍之巫馬期返以告孔子曰宓子之德至使民間
行若有嚴刑於旁敢問宓子何行而得於是孔子
曰吾嘗與之言曰誠於此者形乎彼宓子行此術
於單父也見屈節子曰莫我知也夫子貢曰何爲其
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

者其天乎○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惑志於公伯寮吾力猶能肆諸市朝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

按子路不久去仕衛慍或卽以此未可知也

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

以上見論語

按孔圉是年卒諡曰文子

齊簡公之在魯也闕止有寵焉及卽位使爲政陳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十五

堯

成子憚之驟顧諸朝諸御執言於公曰陳闕不可並也君其擇焉弗聽子我夕陳逆殺人遂之遂執以入陳氏方睦使疾而遺之潘沐備酒肉焉饗守囚者醉而殺之而逃子我盟諸陳於陳宗初陳豹欲爲子我臣使公孫言己已有喪而止旣而言之曰有陳豹者長而上僂望視事君子必得志欲爲子臣吾憚其爲人也故緩以告子我曰何害是其在我也使爲臣他日與之言政說遂有寵謂之曰我盡逐陳氏而立女若何對曰我遠於陳氏矣且

其違者不過數人何盡逐焉遂告陳氏子行曰彼

得君弗先必禍子子行舍於公宮夏五月壬申成

子兄弟四乘如公子我在幄出逆之遂入閉門侍

人禦之子行殺侍人公與婦人飲酒於檀臺成子

遷諸寢公執戈將擊之大史子餘曰非不利也將

除害也成子出舍於庫聞公猶怒將出曰何所無

君子行抽劍曰需事之賊也誰非陳宗所不殺子

者有如陳宗乃止子我歸屬徒攻闔與大門皆不

勝乃出陳氏追之失道於弇中適豐邱豐邱人執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十五

卑

之以告殺諸郭闕成子將殺大陸子方陳逆請而免之以公命取車於道及邠音而衆知而東之出雍門陳豹與之車弗受曰逆爲余請豹與余車余有私焉事子我而有私於其讎何以見魯衛之士東郭賈奔衛庚辰陳恒執公於舒州公曰吾早從軼之言不及此甲午齊陳恒弑其君壬於舒州孔丘三日齋而請伐齊三公曰魯爲齊弱久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對曰陳恒弑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公曰子告季孫孔子辭

退而告人曰吾以從大夫之後也故不敢不言見左
傳陳成子弑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
恒弑其君請討之公曰告夫三子孔子曰以吾從
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之三子
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見論語

程子曰左氏記孔子之言曰陳恒弑其君民之
不予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此非孔
子之言誠若此言是以力不以義也若孔子之
志必將正名其罪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而率與
國以討之至於所以勝齊者孔子之餘事也豈
計魯人之衆寡哉當是時天下之亂極矣因是
足以正之周室其復興乎魯之君臣終不從之
可勝惜哉

夫子間居喟然而嘆子思再拜請曰意子孫不修
將忝祖乎夫子曰爾孺子安知吾志子思對曰伋
於進瞻亟聞夫子之教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
是謂不肖伋每思之所以大恐而不解也夫子忻

然笑曰然乎吾無憂矣世不廢業其克昌乎見記問

按伯魚死道幾不在庭闈夫子之心傷矣顏淵
死道幾不在函丈夫子之心更傷矣不謂門人
有曾子遂釋聖經而開大學無窮之統孫有子
思遂述仲尼而衍中庸無窮之緒此孔氏之所
以同天不老也當是時子思方十二歲而其志
已如此夫子亦烏得而不喜耶諺曰有錢難買
子孫賢子孫不賢有若無子孫不賢不如無賢
則繼志述事綿先澤於可久不賢則違志悖事
斬其澤於及身此孔子以無憂爲文王幸也夫
以瞽鯀之頑而有舜禹以堯舜之聖而有朱均
誰謂聖賢之後必生聖賢故千古稱無憂者惟
文王與孔子而孔子爲尤盛也
是年弟子司馬牛卒

司馬牛問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訥曰其言也訥
斯謂之仁已乎子曰爲之難言之得無訥乎○
司馬牛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曰不憂不
懼斯謂之君子已乎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

懼○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亡子夏曰
商聞之矣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君子敬而無失
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君子何患
乎無兄弟也以上見論語朱註云司馬牛孔子弟子
名犁向魋之弟家語弟子解云司馬耕宋人字
子牛牛爲人性躁好言語見兄桓魋行惡牛常
憂之左氏曰宋桓魋之寵害於公公使夫人驟
請享焉而將討之未及魋先謀公請以鞍易薄
公曰不可薄宗邑也乃益鞍七邑而請享公焉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十五

聖

有先君對曰魋之不共宋之禍也敢不唯命是
聽司馬請瑞焉以命其徒攻桓氏其父兄故臣
曰不可其新臣曰從吾君之命遂攻之子頤駟
而告桓司馬司馬欲入子車止之曰不能事君
而又伐國民不與也祇取死焉向魋遂入於曹
以叛六月使左師巢伐之欲質大夫以入焉不
能亦入於曹取質魋曰不可既不能事君又得
罪於民將若之何乃舍之民遂叛之向魋奔衛
向巢來奔宋公使止之曰寡人與子有言矣不
可以絕向氏之祀辭曰臣之罪大盡滅桓氏可
也若以先臣之故而使有後君之惠也若臣則
不可以入矣司馬牛致其邑與珪焉而適齊向
魋出於衛地公文氏攻之求夏后氏之璜焉與
之他玉而奔齊陳成子使爲次卿司馬又致其
邑焉而適吳吳人惡之而反趙簡子召之陳成
子亦召之卒於魯郭門之外阮氏葬諸邱輿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十五

聖

至聖編年世紀卷之十五終

至聖編年世紀卷之十六

婁東嘉定李 灼松亭

新安古歛黃 晟曉峰 全輯

男李 肯堂德紹

思堡守臣全校

男黃為萱介堂

周敬王四十年魯哀公十五年辛酉七十二歲

子在魯見闕里志年譜孔子修春秋製孝經成戒向北斗

而拜告備於天有赤虹化黃金刻文孔子授而跪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十六

讀之見神記有鳥化為書孔子奉以告天赤爵卿書

上化為黃玉見春秋演孔圖孝經既成合所作春秋序書

刪詩定禮繫易陳以告天有赤虹自上而下化為

黃玉刻曰孔提命仰應法為赤制後孔子卒以所

受黃玉葬魯城北見楊方晁年譜

按聖人之心迹不白於當世而白於帝天聖人

之名位不尊於朝廷而尊於著述聖人之事業

不著於一時而著於萬世此其所以集羣聖大

成接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統常留天地並立

為三而不與當時則榮沒則已焉者同泯滅於

草塵葉露也區區誅卯墮都會夾却萊詎足為

夫子道哉

顏淵之喪大祥饋肉孔子出受之入彈琴而後食

之見檀弓顏淵之喪既祥顏路饋祥肉於孔子孔子

自出而受之入彈琴以散情而後乃食之見曲禮公西赤

問

按顏子之死至此兩期孔子喪子之慟雖可以

已而受肉不能無感故彈琴而後食之欲以和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十六

平之聲散其感傷之情也喪服四制曰祥之日

鼓素琴告民有終也古人於親喪且如此而况

師之於弟子乎

衛孔圉取太子蒯聵之姊生慚孔氏之豎渾良夫

長而美孔文子卒通於內太子在戚孔姬使之焉

太子與之言曰苟使我入獲國服冕乘軒三死無

與與之盟為請於伯姬閏月良夫與太子入舍於

孔氏之外圃昏二人蒙衣而乘寺人羅御如孔氏

孔氏之老樂寧問之稱姻妾以告遂入適伯姬氏

既入孔伯姬杖戈而先太子與五人介輿殺從之
迫孔慳於厠強盟之遂劫以登臺樂寧將飲酒炙
未熟聞亂使告季子召獲駕乘車行爵食炙奉衛
侯輒來奔季子將入遇子羔將出曰門已閉矣季
子曰吾姑至焉子羔曰弗及不踐其難季子曰食
焉不避其難子羔遂出子路入及門公孫敢門焉
曰無入爲也季子曰是公孫也求利焉而逃其難
由不然利其祿必救其患有使者出乃入曰太子
焉用孔慳雖殺之必或繼之且曰太子無勇若燔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十六

三

臺半必舍孔叔太子聞之懼下石乞孟賁敵子路
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
孔子聞衛亂曰柴也其來由也死矣見左子路與
子羔仕於衛衛有蒯聵之難孔子在魯聞之曰柴
也其來由也死矣既而衛使至曰子路死焉夫子
哭之於中庭有人弔者而夫子拜之已哭進使者
而問故使者曰醢之矣遂令左右皆覆醢曰吾何
忍食此見曲禮季羔爲衛之士師則人之足而衛
有蒯聵之亂季羔逃之走郭門則者守門焉謂季

羔曰彼有缺季羔曰君子不踰又曰彼有竇季羔
曰君子不隧又曰於此有室季羔乃入焉既而追
者罷季羔將去謂別者曰吾不能虧主之法而親
別子之足矣今吾在難此正子之報怨之時而逃
我者三何故哉別者曰斷足固我之罪無可奈何
曩者君治臣以法令先人後臣欲臣之免也臣知
獄決罪定臨當論刑君愀然不樂見君顏色臣又
知之君豈私臣哉天生君子其道固然此臣之所
以悅君也孔子聞之曰善哉爲吏其用法一也思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十六

四

仁恕則樹德加嚴暴則樹怨公以行之其子羔乎
見致思孔子相衛弟子子臯爲獄吏則人足所明者
守門人有惡孔子於衛君者曰尼欲作亂衛君欲
執孔子孔子走弟子皆逃子臯從出門明危引之
而逃之門下室中吏追不得夜半子臯問明危曰
吾不能虧王之法令而親明子之足是子報仇怨
之時也而子何故乃肯逃我我何以得此於子明
危曰吾斷足也固我罪當之不可奈何然方公之
獄治臣也公傾側法令先後臣以言欲臣之免也

甚而臣知之及獄決罪定公慨然不悅形於顏色臣見又知之非私臣而然也夫天性人心固然也此臣之所以悅而德公也

見韓非子

按韓非子所載季羔事與家語致思篇所載事同而詞稍有異然相衛與欲執孔子等語恐未必然當以家語爲正又按子路感雷精而生及雅衛難夫子每聞雷聲心中惻怛見楊方冕年譜云然

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德行顏淵閔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十六

五

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朱子曰弟子因孔子之言記此十人而并目其所長分爲四科

以上見論語

程子曰四科乃從夫子於陳蔡者爾門人之賢者固不止此曾子傳道而不與焉故知十哲世俗論也舊唐書禮儀志西京國子監夫子南面而坐十哲等東西列侍開元二十七年八月制曰門人三千見稱十哲包夫衆美暢玄聖之風規發人倫之耳目並宜褒贈以寵賢明顏子淵

贈公閔子騫等各贈侯長慶集謂曾參不列四

科繫於一時之事鍾惺謂偶遺之不知陳蔡之時曾參尚未從學雖欲列之又烏得而列之乎夫子于匡于蒲于宋遇難不一而獨不能忘陳蔡者蓋七日不火從者莫起其傷心爲尤甚也而伯牛執手永訣回與由且三年相繼淹逝人孰無情誰能遣此况乎四科十子又皆彬彬三代之英哉

周敬王四十一年

魯哀公十六年

壬戌七十三歲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十六

六

子在魯楚白公問於孔子曰人可與微言乎孔子不應

白公名勝楚平王之孫其父子木爲費無極所譖出奔鄭鄭人殺之勝欲令尹子西司馬子期伐鄭許而未行晉伐鄭二子救之與之盟勝怒欲殺二子訪於孔子孔子知之故不應微言密謀也

白公曰若以石投水中何如曰吳越之善沒者能取之矣曰若以水投水何如孔子曰淄澠之水合

易牙嘗而知之白公曰然則人固不可與微言乎
孔子曰何爲不可唯知言之謂者乎夫知言之謂
者不以言言也爭魚者濡逐獸者趨非樂之也故
至言去言至爲無爲夫淺知所爭者末矣白公不
得也故死於浴室

見淮南子
道應訓

左氏曰楚太子建之遇讒也自城父奔宋又辟
華氏之亂於鄭鄭人甚善之又適晉與晉人謀
襲鄭乃求復焉鄭人復之如初晉人使謀於子
木請行而期焉子木暴虐於其私邑邑人訴之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十六

七

鄭人省之得晉謀焉遂殺子木其子曰勝在吳
子西欲召之葉公曰吾聞勝也詐而亂無乃害
乎子西曰吾聞也信而勇不爲不利舍諸邊竟
使衛藩焉葉公曰周仁之謂信率義之謂勇吾
聞勝也好復言而求死士殆有私乎復言非信
也期死非勇也子必悔之弗從召之使處吳竟
爲白公請伐鄭子西曰楚未節也不然吾不忘
也他日又請許之未起師晉人伐鄭楚救之與
之盟勝怒曰鄭人在此讐不遠矣勝自厲劍子

期之子平見之曰王孫何自厲也曰勝以直聞

不告女庸爲直乎將以殺爾父平以告子西子

西曰勝如卵余翼而長之楚國第我死令尹司

馬非勝而誰勝聞之曰令尹之狂也得死乃非

我子西不悛勝謂石乞曰王與二卿士偕五百

人當之則可矣乞曰不可得也曰市南有熊宜

僚者若得之可以當五百人矣乃從白公而見

之與之言說告之故辭承之以劍不動勝曰不

爲利諂不爲威惕不洩人言以求媚者去之吳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十六

八

人伐慎白公敗之請以戰備獻許之遂作亂秋
七月殺子西子期於朝而劫惠王子西以袂掩
面而死子期曰昔者吾以力事君不可以弗終
抉豫章以殺人而後死石乞曰焚庫弑王不然
不濟白公曰不可弑王不祥焚庫無聚將何以
守矣乞曰有楚國而治其民以敬事神可以得
祥且有聚矣何患弗從葉公在蔡方城之外皆
曰可以入矣子高曰吾聞之以險徼幸者其求
無饜偏重必離聞其殺齊管修也而後入白公

欲以子間爲王子間不可遂劫以兵子間曰王孫若安靖楚國匡正王室而後庇焉啟之願也敢不聽從若將專利以傾王室不顧楚國有死不能遂殺之而以王如高府石乞尹門圍公陽亢宮負王以如昭夫人之宮樂公亦至及北門或遇之曰君胡不胄國人望君如望慈父母焉盜賊之矢若傷君是絕民望也若之何不胄乃胄而進又遇一人曰君胡胄國人望君如望歲焉日日以幾若見君而是得艾也民知不死其

亦夫有奮心猶將旌君以徇於國而又掩面以絕民望不亦甚乎乃免胄而進遇箴尹固帥其屬將與白公子高曰微二子者楚不國矣棄德從賊其可保乎乃從葉公使與國人以攻白公白公奔山而縊其徒微之

康子饋藥拜而受之曰丘未達不敢嘗○疾君視之東首加朝服拖紳以上見論語孔子晨作負手曳杖逍遙于門而歌曰泰山其頽乎梁木其壞乎喆人其萎乎既歌而入當戶而坐子貢聞之曰泰山其

頽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則吾將安仗喆人其萎吾將安放夫子殆將病也遂趨而入夫子歎而言曰賜汝來何遲予疇昔夢坐奠於兩楹之間夏后氏殯於東階之上則猶在阼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則與賓主夾之周人殯於西階之上則猶賓之而丘也殷人也夫明王不興則天下其孰能宗余余殆將死遂寢病七日而終時年七十三矣作七十也哀公誄曰昊天不弔不憖遺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莞莞余在疚於乎哀哉尼父無自律子貢

曰公其不沒於魯乎夫子有言曰禮失則昏名失則僇失志爲昏失所爲僇生不能用死而諫之非禮也稱一人非名君兩失之也見終記夏四月己丑

孔丘卒見春秋杜預曰仲尼既告老去位猶書卒者

魯之君臣宗其聖德殊而異之魯襄二十二年生

至今七十三也四月十八日乙丑無己丑己丑五

月十二日日月必有誤見左傳註

按乙己文相似其或傳寫之訛未可知也又緯書載孔子將終謂子貢曰端門當有血書子貢

往候果有書曰趣作法孔聖沒周姬亡彗星出
秦人滅胡亥術書既散孔不滅子貢以告孔子
因往觀之化爲赤鳥飛去端門在今聖廟東南
○宋濂孔子卒年月辯或有問於濂者曰孔子
之生予既聞命矣其卒之時亦有一定之說乎
曰左氏云魯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己丑孔丘卒
司馬遷遵之諸儒又從而遵之理之所在孰得
而違之故孔子所卒之年吾當從左氏然十六
年乃壬戌之歲也是歲四月戊申朔有乙丑而
無己丑己丑乃在五月之十二日己與乙文亦
相近故誤書也所謂乙丑則四月十八日謂當
夏正二月十八日者非也謂十六年爲辛酉己
丑日爲戊戌者亦非也自壬戌歲上遡己酉孔
子之年乃七十四謂七十三尤非曰近代王應
麟博極羣書者也頗致疑於是而謂今不可考
矣子乃質言之何耶曰衆言紛淆者當折衷以
經經無明載當索之於傳索之於傳不猶愈於
史乎謂今不可考者過矣日子之言辯則辯矣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十六

七

夏周二正千古難決之疑也何言之若易易耶
曰是非爾所知也雖罄徂徠之松以爲煤盡剡
溪之藤以爲楮未能竭吾喙也他日當爲受春
秋者詳焉

四月己丑孔子卒年七十三葬於魯城北泗上弟
子皆服心喪三年而去惟子貢廬於塚上凡六年
見史記孔
子世家既卒門人疑所以服夫子者子貢曰昔
夫子喪顏回也若喪其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今
請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於是弟子皆弔服而加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十六

七

麻出有所之則由經子夏曰入宜經可居出則不
經子游曰吾聞諸夫子喪朋友居則經出則否喪
所尊雖經而出可也見終
記孔子之喪二三子皆經
而出羣居則經出則否見樞
弓

按弟子於師羣居喪次則經出止弔服無經今
孔子恩尤重故服尤隆也禮民生於三事之如
一事親有隱無犯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致
喪三年事君有犯無隱左右就養有方服勤至
死方喪三年事師無犯無隱左右就養無方服

勤至死心喪三年養卽服勤不止飲食方者一定之職守事師如事父故無勤不服不可以方言也

孔子之喪公西赤掌殯葬焉含以蔬米三具襲衣十有一稱加朝服一冠章甫之冠珮象環徑五寸而緼組綬桐棺四寸栢槨五寸飾棺牆置嬰設坡周也設崇殷也綢練設旒夏也兼用三王禮所以尊師且備古也葬於魯城北泗水上藏入地不及泉而封爲偃斧之形高四尺樹松栢爲志焉弟子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十六

三

皆家於墓行心喪之禮

按禮大夫三月而葬士逾月而葬夫子生嘗攝相位奈何遽以士禮葬之豈夫子之治命抑已致仕卽等於士耶論語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爲臣病間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爲有臣吾誰欺欺天乎且予與其死於臣之手也無寧死於二三子之手乎且予縱不得大葬予死於道路乎又子疾病子路請禱子曰丘之禱久矣俱非此番說話蓋由已死於衛矣稻曰嘉蔬粗

雜色組綬所以繫象環喪大記君大棺八寸屬六寸在大棺內槨四寸又在屬內上大夫大棺八寸屬六寸下大夫大棺六寸屬四寸士棺六寸大棺卽槨屬卽棺也棺四寸則槨應六寸今用五寸蓋從宰中都時制也又曰君松槨大夫栢槨士雜木槨○牆柳衣柳聚也諸飾所聚在棺之旁棺上以素錦爲屋曰楮象宮室也楮外又加以牆以此障柩猶牆垣之障家故謂之牆俗謂之罩嬰亦棺飾也檀弓周人牆置嬰有黼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十六

四

嬰白黑相次之文考工記斧之謂黼刀白而身黑取斷制義一說白西方色黑北方色西北乾陽健而能斷故畫斧以爲文有黻嬰黑青相次之文考工記黻之狀畫作亞亞古弗字增韻兩已相背形周禮司服注黻取臣民背惡向善之意有畫嬰雲氣也禮器天子八嬰諸侯六嬰黼黻雲氣各二大夫四嬰黻雲氣各二士二嬰雲氣世本曰武王作嬰形如扇或曰嬰以布衣木以木爲匡廣三尺高四尺四寸兩角高衣以白

布畫雲氣柄長五尺持之從柩在路夾車兩旁入壙則樹之四隅故曰棺飾披夾持棺者用纁帛兩旁牽之使不傾覆也周禮司士六軍之士執披謂大喪棺行恐逢道險兩旁有鈕結之使若四馬六轡者然登高引前適下引後歛左引右歛右引左以防傾覆蓋周道然也崇牙也懸鍾磬之植木曰簋其上橫木曰業業上以大板刻如鉅齒飾以綵色其狀隆隆然謂之崇牙送葬乘車所建旌旗刻繒倣此此則殷制綢繆也練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十六

五

素錦也旒銘旌也以死者爲不可別故以旌識之銘曰某氏某之柩士長三尺大夫長五尺諸侯七尺天子九尺爾雅緇廣充幅長尋曰旒尋八尺也檀弓注纏素錦於杠首杠旂竿也纏之以設緇旒此夏禮也

既葬有自燕來觀者舍於子夏氏子貢謂之曰吾亦人之葬聖人非聖人之葬人子奚觀焉昔夫子言曰吾見封若夏屋者見若斧矣從若斧者也馬鬣封之謂也今徒一日三斬板而以封尙行夫子

之志而已何觀乎哉二三子三年喪畢或留或去惟子貢廬於墓六年自後羣弟子及魯人處墓如家者百有餘家因名其居曰孔里焉以上見終記若斧者上狹如刃較上三者儉而易就馬鬣肉薄封形似之一日不多時也斬板側板於坎之兩旁用繩約板納土使與板平則斬斷其繩升板於築土之上如此者三而墳成矣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十六

六

昔者孔子沒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入揖於子貢相嚮而哭皆失聲然後歸子貢反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他日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彊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尙已見孟子

附錄洪邁有若辯史記有若傳云孔子沒弟子以有若狀似孔子立以爲師他日進問曰昔夫子當行使弟子持雨具已而果雨弟子問何以知之夫子曰詩不云乎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昨暮月不宿畢乎他日月宿畢竟不雨商瞿年長無子孔子曰瞿年四十後當有五丈夫子已而

果然敢問何以知此有若無以應弟子起曰有子避之此非子之座也予謂此兩事殆近於星歷卜祝之學何足以爲聖人而謂孔子言之乎有若不能知何所加損而弟子遽以斥退之乎孟子稱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曾子不可但言江漢秋陽不可尙而已未嘗深詆也論語記諸善言以有子之言爲第二章在曾子之前使有避座之事弟子肯如是乎檀弓載有子聞曾子喪欲速貧死欲速朽兩語以爲非君子之言又以爲夫子有爲言之子游曰甚哉有子之言似夫子也則其爲門弟子所敬久矣太史公之書於是爲失矣且門人所傳者道也豈應以狀貌之似而師之也世所圖七十二賢畫像其畫有若遂與孔子略等此又可笑也○歐陽修代曾參答同列書參白諸足下聞吾黨之士思夫子而莫得見也以有子之貌似夫子欲假設其位以夫子師之諸足下必其然乎否耶吾試爲諸足下陳夫子之道

以爲斷諸足下知天之有四時乎春能生物而不能長也夏能長之而不能成也秋能有成而不能歛也歛之者其在冬矣自生民以來有大聖德居大聖位而作法以治世者類不過八九三皇經始之五帝續明之禹湯文武該治之周公祖述之經始之者春也續明之該治之者夏也祖述之者秋也天恐斯文之中未有以折衷乃生吾夫子於衰亂之世前聖之所未立者俾夫子立之前聖之所未作者俾夫子作之上規聖明下救淪壞垂之百王而不變稽之千古而不疑雖百周公百堯舜復出於世亦無以過夫子也是夫子於列聖有成歲之功也是列聖不能歛而夫子歛之也吾以爲夫子之道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尙已吾與諸足下奚所識知幸而生於時得以登其門望其堂而傳其道以光榮其身吾與諸足下猶衆無名之星也夫子猶日月之明也以無名之星代日月之明雖積萬數吾不見其可況一焉而已乎

諸足下奈何乃不察於是也天則有一冬而諸足下有二冬乎苟有子升夫子之席而吾與諸足下趨進於左右歛衣而立負牆而請當是時有子能勿愧乎吾有以知彼之必愧也吾儕有所問而不能答有所辨而不斷譁然而往默然而來鑑然而叩寂然而應當是時有子能勿慚乎吾又知彼之必慚也昔者吾友子淵實有聖人之德不幸短命前夫子而死使子淵尙在而設之於夫子之席吾有恐天下之不吾信也足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十六

九

下以有子之道義孰與子淵德明而仁備孰與子淵夫子稱而嘆之孰與子淵羣弟子服其爲人孰與子淵達夫子之道而鄰夫子之性孰與子淵是數者皆無一可而獨以其容貌之似而欲升師之席竊師之位不亦難乎夫容之似者非獨有子也陽貨亦似矣如欲其大似則當以陽貨爲先奚先於有子哉諸足下果欲何耶復欲觀夫子之容乎復欲聞夫子之道乎如止欲觀夫子之容則圖之可也木之可也何必取弟

子之似者以僭其稱而悖其位如必欲聞夫子之道不可以苟而已矣且吾聞之師其道不必師其人師其人不必師其形如欲師其道則有夫子之六經在詩可以見夫子之心書可以知夫子之斷禮可以明夫子之法樂可以達夫子之德易可以察夫子之性春秋可以存夫子之志是之弗務而假設以爲尙此吾所以悼痛而不敢知也且昔夫子果何師哉師堯舜者也師文王者也師周公者也惟曰師其道而已未聞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十六

十

其假設而師之則似堯舜者似文王者似周公者終身而不得見矣苟不見其人則亦弗師其道乎夫麟之於獸也鳳之於鳥也出乎其類而處乎長者也不幸而麟以死鳳以亡則亦假設而爲之乎諸足下盍姑止不然吾恐萬世之後完口者寡矣死而無知則已知有知則子淵子路輩將瞑目流涕而有責於諸足下也諸足下其思之不宜參白

時魯弟子作廟聖第敬藏孔子詩書車服禮器以

時習禮其中其從塚而家者更百餘室名曰孔里
今稱孔林去魯城北一里泗水之上塋方百畝塚
南北十步東西十三步高一丈三尺封若斧形塚
前以瓚甓爲祠壇方六尺塋樹以數百計皆異植
弟子各以方樹來種如柞枌雜籬安貴五味棗檀
之類多有不能知其名者子貢植楮至今尙存樹
無鳥巢不生荆棘及刺人草魯世世相傳以歲時
奉祀孔子塚而諸儒亦講禮鄉飲大射於此至塚
前石器則皆後人所增非故物也見水經注夫子墓塋
至聖編年世紀

跽亭門之前爲洙水水上有橋橋東有輦路路南
爲觀樓樓周垣之上魯故北城也樓南爲林坊扁
曰宣聖林坊之前爲大石坊五洞鐫萬古長春四
字見皇覽
附錄楊奐東遊記壬子元憲宗二年時春三月
十六日庚子東平行臺公宴於東園是日衣冠
畢集旣而請謁闕里迨丙午乃命監修官盧龍
韓文獻德華上谷劉翹子中相其行丁未同德
華子中暨攝祀事孔構器之梁山張宇子淵汴
人郭敏伯達出望嶽門幕府諸君若曹南商挺
夢卿范陽盧武賢叔賢毫社李禎周卿江陵勾
龍瀛英孺信都李簡仲敬濟陰江紱孝卿梁園
李紱綬卿華亭段弼輔之祖於東湖之上旣別
自西而東行六十里宿汶上縣劉令之客廳廳汶
上古中都也魯定公九年先聖宰於此縣署之
思聖堂是也戊申晨起器之從問道先往是日
至兗州會州佐孟謙伯益教官張鐸振文話嶧
山之勝爲甚詳子美所謂浮雲連海岱平野入

青徐者登南樓詩也徐在南四百里青在東北七百里海在東北又不啻千里岱嶽一百餘里吁二三千之遠今一舉而至與其終身拘拘儒儒於百里之內者不亦異乎已酉拉振文而東不四五里過泗水又一舍許達於苗孔村見曳而斷者其魯城歟鬱而合者其孔林歟不覺喜色津津溢於眉睫也未幾器之輩躍馬出逐遂入自歸德門魯門一十有二正南曰稷左曰章右曰雩正北曰圭左曰齊右曰龍正東曰建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十六

五

春左曰始明右曰鹿正西曰史右曰麥歸德其左也當時天下學者多由是門入故魯人以此名之族長德剛又率諸子弟姪逐於廟之西相與却馬鞠躬趨大中門而東由廟宅過廟學自鉞粹門之北入齋廳在金絲堂南燕申門之北堂取魯共王事也是日私忌不敢謁庚戌鍾鳴班杏壇之下痛廟貌焚燬北向鄆國夫人新殿設繪象修謁而板祝如禮告先聖文宣王曰嗟乎聖人造物也七十子造物之物也於問答之

際見之矣問仁者七而答之者七問孝者四而答之者四問政者九問君子者三所以答之者無一似焉不惟不違其所長而亦不强其所不能故大以成其大小以成其小造物奚間焉垂世立教百王所仰未有由之而不治舍之而不亂者也春秋諸國孰弱於魯降千八百年而知有魯者吾聖人之力也吁生而不見用沒而賴之以聞何負於魯也后之有國有家者獨不思之耶今日何日匍匐庭下死無憾矣羈旅悠悠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十六

六

禮物弗備敢薦以誠告先師究國公曰夫士君子之學原於治心聖門三千徒孰非學也曰好之者獨公爲然無事業見於當時無文章見於後世考之傳記一再問而止察之日用一簞瓢而止綿亘百世之下自天子達於庶人無敢疑議者將從無慾始乎抑非也不可得而知也適謁林廟獲瞻井里輒祭以虔告先師鄒國公曰子之於聖人其猶天而地之日而月之歟學出於詩書道兼乎仁義至於知易而不言易知中

庸而不言中庸此又人之所難能也湯武則待子而義匡章則待子而孝紛紛楊墨之徒待子而後黜其爲功用鴻且著矣夫豈好辯者哉與等去聖彌遠欲學無師而復執志不勇惟神其相之降階謁齊國公魯國夫人之故殿殿西而南向者尼山毓聖侯也次西而東向者五賢堂也謂孟也荀楊也王與韓也碑孔中丞道輔文中丞篤於信道者也於家法無愧矣遂飲福於齋廳賓主凡二十有五人酒三行而起執事者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十六

美

族中子弟也進退揖讓禮貌可觀信乎遺澤之未涸也焉知教養之久明詔之下人物彬彬不有經學如安國政蹟如不疑者乎杏壇二字竹溪黨懷英書壇之北世傳子路捨下石蓋石之屬也夫所謂勇於義而已豈區區若是耶壇南十步許真宗御贊殿也七十二賢并諸儒贊從臣所撰貞祐火餘物也手植檜三而兩株在贊殿之前一株在壇之南焚燬無復子遺好事者或爲肖像或爲簪笏而香氣時異趙太學秉文

麻徵君九疇有頌有詩世多傳誦之次南碑亭二東亭宋碑一呂蒙正撰白崇矩書太平興國八年十月建金碑一黨懷英撰并書篆西亭皆唐碑也一碑崔行功撰孫師範書碑陰刻武德九年十二月詔又乾封元年二月祭廟文一碑江夏李邕撰范陽張廷珪書開元七年十月建次南奎文閣章宗時昶明昌二年八月也開州刺史高德裔監修闢之東偏門刻顧凱之行教吳道子小影聖像東廡碑六皆隸書謂魯郡太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十六

美

守張府君碑非也西廡之碑八隸書者四餘皆唐宋碑也是日宴罷併出北偏門由襲封廨署讀姓系碑文又北行由陋巷觀顏井亭亭廢矣北出龍門入孔林徘徊思堂之上由輦路而北夾路石表二石獸四石人二獸作仰號之狀拜奠先聖墓如初禮墓前有壇石厚三尺許方如之其數四十有九後漢永嘉元年魯相韓叔節造東連泗水侯伯魚墓南連沂國公子思墓世家云相去十步耳而密邇若此疑後人增築之

也然規制甚小禮之所謂馬鬣而封者是也子思之西石壇居攝元年二月造有日上谷府卿者有曰祝其卿者先聖墓西白兔溝也二石獸狀甚怪林廣十餘里竹木繁茂未見其比而楷木以文爲世所貴無荆棘無鳥巢將吾道終不可蕪沒而鳳鳥有時而至歟林東三里講堂也林與堂俱在洙北泗南按世家云周敬王三十六年孔子自衛反魯刪詩書定禮樂繫周易於此硯臺并在其西惜去秋爲水漫沒矣辛亥謁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十六

壬

周公廟廟居孔林之東北三里有真宗御贊碑車輜井在正東少南水清白而甘俗呼漿水井者是也廟北雙石梁井石上縋痕有深指許者東北大井圓徑六十尺深二丈水色墨如也東過顏侍郎墓林城之址顏廟也廟中孤檜高五丈餘由曲阜西復東北行十里入景靈廢宮觀壽陵陵避諱而改也東北至襄邱少昊墓所其陵於宋時疊石而飾之也前有白石象爲火爆裂壇之石欄窮工極巧殆神鬼所刻也讀碑記

始知草創於祥符潤飾於政和而大定中因之而不毀也大碑四諺云萬人愁者是也而一碑廣二十有三尺闊半之厚四尺屨最廣十有三尺闊如之厚四尺龜路十有八尺二碑廣二十有四尺闊半之厚四尺屨最廣十有八尺闊十有六尺厚四尺龜路十有九尺一在城外一在城內無文字意者垂成而金兵至也入東門飯器之家復西南馳觀漢之魯諸侯大塚四十餘所石獸四石人三人胸臆間篆刻不克盡識有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十六

壬

曰漢樂安太守廉君橐塚者有曰府君之某者折而北渡沂水入大明禪院觀遠泉水中石出如伏龍怒龍寺碑云魯之泉宮也薄暮歸自稷門望兩觀登泮宮臺臺下之水自西而南深丈許而無源吁僖公一諸侯能興學養士如此三咏采芹之章而后下其西靈光殿基也破礎斷瓦觸目悲涼而王延壽所謂俯仰顧盼東西周章者今安在哉壬子復由縣城東北行十里許過陶樂邨南望修壠曼延不絕者周之魯陵也

東南五里達脇溝村拜聖考齊國公墓林廣四十畝墓前石刻甲辰春二月望日五十一世孫元措立石溝水在林之東北入於泗其南防山也而山之峯東西五里云合葬於防山是也林之北東蒙路也自西峯而南謁顏子墓石刻曰先師兗國公大定甲辰三月先聖五十代孫承直郎曲阜令襲封衍聖公孔摠立石太原王筠書墓前一石僅二尺許兩甲士背附而坐一執斧一執金吾正北有小塚不可考顏氏子孫二房在少東上宋郵是日東南行並戈山而西由白村歷西魯原達東魯原館房氏家泗川公古具雞黍以待古孔氏壻也問之不知爲公孫公西也地多虎狼牧者爲之懼比曉幸無所苦癸丑穿林麓而東約六里許達尼山五峯隱隱在霄漢間而中峯迥出首焉所謂巧其頂者是也廟廢雖久而規模猶可見其前智源谿橋也端南卽大成門次北者卽大成殿也其東泗水侯殿其西沂水侯殿也大成之后鄆國夫人殿也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十六

无

其后齋所也西有齊國魯國之殿齊國之東南而南向者毓聖侯殿也大成之東齋廳也兵餘獨存焉正北中和壑也廟之西南觀川亭也瓦礫中得一斷石益前進士浮陽劉燧夾蘆辨也或曰夾蘆劉惡其鄙俚故辨正之夾蘆峴在尼山西由亭之東回旋而下得坤靈洞石角戔戔不可入族長云廟戶管用吉人嘗持火曳綆而入北三數丈忽隙間有光覩一室室口廣兩楹許中橫石牀石枕皆天成也而不可動今五十年矣以管與吉幼而瘠故可入也所言如此洞名劉燧之所刻也因涉沂水過顏母山下觀文德林以草木障翳廟與聖井無所見尋舊路復達魯原卽已西南瀕竭下而鄉庄泗家庄歷峻山二十里而近達四箕山遇兵士傳正徐州人導至鄒國公墓墓在廟之東北有泰山孫復碑孔中丞立石其西大塚七比正墓屋小無從考之南有寺曰亞聖寺有碑旁有古墓三行四五里過黃注村又十里由石經埠正南少西行二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十六

羊

十里達鄒縣宴彭令宅四月甲寅朔飯后出南門二十五里許達嶧山循山之西北絕澗亂石如屋旣而遇道者李志端爲之前導復西北行遊太湖懸鍾二洞東南行入燕子岩僕以病足與德華岩下坐待諸君之還晡時子中輩踵至國祥且示嶧山圖蠟紙按圖指顧若仙橋之巨石七真之西軒下矚紀侯之重城漢相之故塚一如眼底如玉女峯千佛塔尤號奇絕所至流水修竹雜花名果殆若屏面而容縷數哉通夕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十六

三

陽下山迤邐由西北而進達於縣之南關報孟氏諸孫迎於道左卽造鄒國公廟庭奠已入縣復宴於舊館父老請見爲歡飲竟夕乙卯出西門北行十里入岡山寺而孟氏諸孫復攜酒至由竹徑渡橫橋休於主僧之靜室良久出東山北行二十五里達馬鞍山謁孟母墓北行十五里達趙山莊飯孔族家又十里許達於魯城之南登郊臺臺東西五十八步南北四十步魯之臺可見者三是臺與泮宮臺莊公臺也北涉沂

水由竹逕登浮香亭亭以梅得名少北一石穴茶泉也亦竹溪書而不名緬思前輩風度又有足敬也丙辰曲阜官佐至以私忌不敢飲丁巳將訪嬰相圃會公叔五十二代孫遺其子治同諸官佐具酒饌復至不果時公叔抱樂正子之疾戊午從德剛子中登西南角臺望射圃圃在歸德門裏道側積土隱起草中或其所也臺泰和四年七月六日故人夢得之所築也竊有感於懷夢得元措字也是夕孔族設祖席於齋廳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十六

三

己未辭先聖於杏壇之下族長德剛率族人別於歸德門外國祥暨德剛之子立之護至兗州西嗚呼讀聖人之書遊聖人之里幸之幸者也然有位者多以事奪無位者或苦力之不足也況以酆鎬之西望鄒魯之遠與南北海之所謂不相及者何異焉流離頓挫中有今日之遇伯達旣繪爲圖且屬僕記之敢以衰朽辭勉強應命將告未知者○孔林枕舊魯城林門與城北門相直夾路檜栢森然直至林所圍徑數十里

繚以周垣泗河在縣北八里先聖林後由泗水
縣陪尾山發源入境逕聖父齊國公墓後又逕
先聖林後西南流至兗州府城東與沂水合達
濟寧天井闢入漕○王充論衡曰孔子當泗水
而葬泗水爲之卻流一說有爲周公卜此地者
周公曰吾德不足後世必有大聖人出以當之
聖子伯魚慕在先聖墓東少南相去數步碑鐫
泗水侯墓聖孫子思子墓在先聖墓南相去數
十步碑鐫沂國述聖公墓前石龕二徑三寸深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十六

聖

半寸前漢居攝元年二月造有日上谷府卿青
曰祝其卿者字甚古拙餘字駁落其西北行穴
皆歷代宗子塚也餘族環葬壙垣外二千二百
餘年無異處者○白虎通春秋含文嘉曰天子
墳高三仞樹以松諸侯半之樹以栢大夫八尺
樹以欒士四尺樹以槐庶人無墳樹以楊柳今
夫子之墳樹木如此則亦弟子之各盡其心焉
耳○酉陽雜俎曰蜀中有木類柞衆木榮時枯
枿隆冬方萌布陰蜀人呼爲楷木子貢植楷在

至聖林享殿後高四丈五尺圍一丈枯而不朽
○洙水卽泗水分流也水經注出泰山蓋縣西
南至卞縣受盜泉水盜泉出卞城東北卞山之
陰又西南流於卞城西合於泗水至魯縣東北
分爲二水北爲洙濟○考孔子卒年至

本朝乾隆十五年二千三百二十四年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十六

聖

至聖編年世紀卷之十六終

至聖編年世紀第九冊目錄

卷之十七

周 八則

秦 一則

卷之十八

漢 二十則

東漢 十九則

三國 魏黃初一則 齊王正始二則

晉 武帝泰始三則 咸寧一則 太康一則 懷帝永嘉一則 元帝太興一則 明帝太

至聖編年世紀 第九冊目錄 一

寧一則 成帝咸康一則 穆帝升平一則

北魏 太武帝始光一則 太平真君一則 獻

文帝皇興一則 孝文帝延興二則 太

和二則 孝靜帝興和一則

宋 文帝元嘉三則 孝武帝孝建一則

南齊 武帝永明二則 明帝永泰一則

梁 武帝天監一則 元帝一則 敬帝太平一

北齊 文宣帝天保一則

陳 宣帝大建一則 後主至德一則

北周 武帝保定二則 宣帝大象一則

隋 文帝開皇一則 楊帝大業二則 恭帝義

至聖編年世紀 第九冊目錄 二

至聖編年世紀卷之十七

婁東嘉定李 灼松亭

新安古歙黃 晟曉峰

全輯



男李肯堂德紹

男黃

為莢筠圃全校

為蓀芳谷

周

敬王四十一年魯哀公誅孔子曰昊天不弔不憖遺一老俾屏予一人以在位筑焚余在疚嗚呼哀哉尼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十七

一

父無自律見左傳

檀弓魯哀公誅孔丘曰天不遺耆老莫相予位焉嗚呼哀哉尼父家語終記解云子貢曰公其不沒於魯乎夫子有言曰禮失則昏名失則憊失志為昏失所為憊生不能用死而誅之非禮也稱一人非名君兩失之也○誅哀辭也漢以上有之六朝以降則變為行狀而誅之名亡矣魯莊公及宋人戰於乘邱懸賁父為御馬驚敗績賁父以為無勇死之國人浴馬有流矢在白肉公曰非其罪也誅

之士之有誅自此始記曰賤不誅貴幼不誅長禮

也惟天子稱天以誅諸侯相誅非禮也○註云誅

之為言累也累舉其平生實行為誅而定其諡以

稱之也又曰凡作諡考先列其平生之實行故為

誅○鄭玄曰尼父者因其字以為諡也○邱濬曰

此後世追諡孔子之始蓋孔子儒教之宗師所謂

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

開太平者也自哀公誅之之後後世帝王屢加褒

崇尊其人所以尊其道也○附錄漢張超尼父訟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十七

二

嚴嚴孔聖異世稱傑量合乾坤明參日月德被八

荒名充遐外終於獲麟遺歌魯衛○晉孫楚尼父頌

皇矣尼父聖哲之傑德比天地明齊日月周室陵

遲大道蕪穢禮樂崩阻奸雄罔世乃養門徒廣延

俊父垂訓列國頌聲魯衛威振夾谷義厭陳蔡德

之休明幽而彌泰超矣三代風馳雲邁○阮籍孔

子誄養徒三千升堂七十潛神演思因史作書考

混元於無形本造化於太初

敬王四十二年魯哀公十七年始立聖廟即夫子之

故宅也宅大一頃所居之堂後世以爲廟藏孔子衣冠琴書車服禮器其後凡有隳廢必官爲繕修見幸魯盛

水經注云廟屋三間夫子在西面東向顏母在中間南面夫人隔東一間東向獻帝時廟遇火燒之魏黃初二年文帝令郡國修起孔子舊廟廟有夫子像列二弟子執卷立侍穆穆有詢仰之容漢魏以來廟列七碑二碑無字枯柏猶茂○闕里志云今至聖先師廟在縣城中央中爲正殿九間宋徽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十七 三

宗崇寧元年詔殿名大成殿榜御書也先聖南面四配十哲分侍左右後爲寢殿七間祀夫人亓官氏寢殿之東爲祠三間西向以祀伯魚寢殿之西爲祠三間東向以祀子思又後爲聖蹟殿壁上皆石刻也正殿之前爲杏壇卽講堂遺趾漢明帝御此說經壇左右爲兩廡東西皆五十間祀先賢先儒壇前爲宋真宗御贊殿今廢但存御贊刻石十有二碑又前爲大成門門凡五間旁有掖門左曰金聲右曰玉振大成門之外有唐宋金元碑各覆

以亭碑亭之左爲居仁門又左爲毓粹門碑亭之右爲由義門又右爲觀德門碑亭之前爲奎文閣閣凡五間亦謂之藏書樓東西列明御製碑亭樓之左右各爲掖門三間掖門東爲衍聖公齋戒所掖門西爲有司齋戒所樓前爲門五間漢唐古碑在焉門之前爲大中門三間門榜宋仁宗御書大中門之前有門三間故金之舊制也三門之前爲石橋三以跨壁水橋之前復爲大門五間門圓洞如城門制東西各爲一坊曰德侔天地道冠古今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十七 四

其前有石坊曰太和元氣前爲櫺星門東西大道也左右各豎下馬牌金章宗明昌二年立南有石坊鐫金聲玉振四字坊與城南門相直門上鐫萬仞宮牆四字廟之西偏爲啓聖公廟廟前爲金絲堂三間以貯樂懸宋時建五賢堂於此弘治間改建也堂前爲啓聖門廟之東偏爲家廟五間孔氏子孫私廟也家廟之前爲詩禮堂五間宋真宗曾駐蹕於此旣而去賜吻使爲齋室堂前爲承聖門四隅爲樓如王公之制廟左爲衍聖公第第前爲

關里坊古關里也自漢建寧四年魯相史晨修廣宅廟歷魏晉南北朝唐宋改築維新必加甃塏金貞祐之亂廟貌盡燬皇統大定間制乃大備元至元丁卯大德戊戌至正己卯凡三修焉明洪武永樂再修焉成化十八年始廣十楹之制弘治十二年災奉詔大作新之爲費一十五萬有奇越五年新廟成遣大學士李東陽祭告嘉隆以後代有修葺前後各有碑記○幸魯盛典云漢魏以降亦代有增飾孝建喪述視諸侯之禮開元冊命同王者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十七

五

之制名數旣備廟貌斯弘矣若乃展采東巡悼荒蕪於燕寢觀風廣魯加恢廓於儒宮則乾封之詔遐慕猶存天傳之勅特賜斯紀則又於歲修常典之外而以崇峻爲廣厲者矣自時厥後一厄於金之貞祐而鼎新於元之大德再災於弘治之己未而落成於弘治之甲子今之廟制則猶是弘治所重建者也由二百年以後溯二千年以前讀列代御府之文覽遺告穹碑之記南面之坐正於唐宗大成之額錫於宋帝門戟二十有四政和之所命

也費舍四百餘楹明昌之所拓也以至碧瓦丹楹之璀璨蛟龍蟠螭之鏤錯廟門下馬之碑城南待幸之路致飾盡美踵事增華歲月已遙規模未改

康熙二十三年十一月

停輿茲土

親祀禮成由是

御蓋

天章之錫穹碑

聖製之文超軼百王誠與道德而常新並乾坤而永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十七

六

大矣雍正二年六月

文廟被災卽降

旨遣大臣前往估計動支正項錢糧擇日興工至八年十一月

聖廟告成依倣帝王宮殿之制正殿正門俱用黃瓦規模宏煥視昔有加乾隆十三年二月

幸魯親祀

御書匾對門額碑文頌贊

聖廟輝煌亘古未有光昭盛典萬世仰瞻

附錄魏曹植孔子廟頌修復舊廟豐其甍宇莘莘
學徒爰居爰處王教既備羣小遘沮魯道以興永
作憲矩洪聲登遐神祇來祐休徵雜沓瑞我邦家
內光區域外被荒遐○隋劉斌謁孔子廟性與雖
天縱主世乃無由何言泰山毀空驚逝水流及門
思往烈入室想前修寂寞荒堦暮摧殘古木秋遭
風暖如此聊以慰蒸求○唐皮日休孔子廟碑天
地吾知其至廣也以其無所不覆載日月吾知其
至明也以其無所不照臨江海吾知其至大也以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十七 七
其無所不容納料廣以寸管測景以尺圭航大以
一葦廣不能逃其數明不能私其質大不能亡其
險偉哉夫子後天地而生知天地之始先天地而
沒知天地之終非日非月光之所被者遠不江不
海浸之所及者博故三代禮樂吾知其損益百王
憲章吾知其消息君臣以位父子以親家國以肥
鬼神以享道未可詮其有物釋未可證其無生一
以貫之我先師夫子聖人也帝之聖者曰堯王之
聖者曰禹師之聖者曰夫子堯之德有時而息禹

之功有時而窮夫子之道久而彌芳遠而彌光用
之者昌舍之則亡昔否於周今泰於唐不然何被
袞而垂裳冕旒而王者哉

孔子之聖世莫能名作者幾難措辭天地日月
江海法象之大道釋二教之宗堯禹帝王功德
之至三層觀托遂覺尼父身分上蟠下際前古
後今不可企及

魯繆公欲以子思爲相不受

按子思之言行已載在前茲復錄稍異者

孔叢子云穆公欲相子思子思不願將去魯魯君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十七

八

曰天下之王亦猶寡人也去將安之子思答曰蓋
聞君子猶鳥也疑之則舉今君既疑矣又以已限
天下之君臣竊爲言之過也見抗志穆公謂子思曰
子之書所記夫子之言或者以爲子之辭也子思
曰臣所記臣祖之言或親聞之者有聞之於人者
雖非正其辭然猶不失其意焉且君之所疑者何
公曰於事無非子思曰無非所以得臣祖之意也
就如君言以爲臣之辭臣之辭無非則亦所宜貴
矣事旣不然又何疑焉○穆公問子思曰吾聞麗

欄氏子不孝其行何如對曰臣聞明君之爲政尊賢以崇德舉善以勸民則四封之內孰敢不化若夫過行是細人所識不治其本而問其過臣不知所以也公曰善○閭邱溫見田氏將必危齊欲以其邑叛而適魯穆公聞之謂子思曰子能懷之則寡人割邑如其邑以償子子思曰伋雖能之義所不爲也公曰何子思對曰彼爲人臣君將顧弗能扶而叛之逆臣制國弗能以其衆死而逃之此罪誅之人也伋縱不能討而又要利以兆姦非忍行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十七

九

也見公儀穆公問於子思曰立太子有常乎答曰有之在周公之典公曰昔文王舍適而立其次微子舍孫而立其弟是何法也子思曰殷人質而尊其尊故立弟周人文而親其親故立子亦各其禮也文質不同其禮則異文王舍適立次權也公曰苟得行權豈唯聖人唯賢與愛立也子思曰聖人不以權教故立制垂法順之爲貴若必欲犯何有於異公曰舍賢立聖舍愚立賢何如子思曰唯聖立聖其文王乎不及文王者則各賢其所愛不殊於

適何以限之必不能審賢愚之分請父兄羣臣卜於祖廟亦權之可也○魯穆公訪於子思曰寡人不德嗣先君之業三年矣未知所以爲令名者且欲掩先君之惡以揚先君之善使談者有述焉爲之若何願先生教之也子思答曰以伋所聞舜禹之於其父非勿欲也以爲私情之細不如公義之大故弗敢私之爲耳責以虛飾之教又非伋所得言公曰思之可以利民者子思曰顧有惠百姓之心則莫如一切除非法之事也毀不居之室以賜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十七

十

窮民奪嬖寵之錄以賑困匱無令人有悲怨而後世有聞見抑亦可乎公曰諾○懸子問子思曰吾聞同聲者相好子之先君見子產時則兄事之而世謂子產仁愛稱夫子聖人是謂聖道事仁愛也吾未論其人之孰先後也故質於子子思曰然子之問也昔季孫問子游亦若子之言也子游答曰以子產之仁愛譬夫子其猶浸水之與膏雨乎康子曰子產死鄭人丈夫舍玦珮婦女含珠璣巷哭三月竿瑟不作夫子之死也吾未聞魯人之若是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十七

十一

也奚故哉子游曰夫浸水之所及也則生其所不及則死故民皆知焉膏雨之所生也廣莫大焉民之受賜也普矣莫識其由來者上德不德是以無德季孫曰善懸子曰其然○懸子問子思曰顏回問爲邦夫子曰行夏之時若是殷周異正爲非乎子思曰夏數得天堯舜之所同也殷周之王征伐革命以應乎天因改正朔若云天時之改爾故不相因也夫受禪於人者則襲其統受命於天者則革之所以神其事如天道之變然也三統之義夏至聖編年世紀

以上見申祥問曰殷人自契得其正是以夫子云
雜訓至湯而王周人自棄至武王而王周曆之後也周人追王大王王季文王而殷人獨否何也子思曰文質之異也周人之所追王王迹起焉又曰文王受命斷虞芮之訟伐崇邦退大夷追王大王王季何也子思曰狄人攻大王大王召耆老而問焉曰狄人何來耆老曰欲得菽粟財貨大王曰與之與之至無而狄人不止大王又問耆老曰狄人何欲耆老曰欲土地大王曰與之耆老曰君不爲社稷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十七

十二

乎大王曰社稷所以爲民也不可以所爲民亡民也耆老曰君卽不爲社稷不爲宗廟乎大王曰宗廟者私也不可以吾私害吾民仗策而去過梁山止乎岐下幽民之東修脯而從之者三千乘一止而成三千乘之邑此王道之端也成王於是追而王之王季其子也乘其業廣其基焉雖同追王不亦可乎○羊客問子思曰古之帝王中分天下使二公治之謂之二伯周自后稷封爲王者後子孫據國至大王王季文王此固世爲諸侯矣焉得爲至聖編年世紀

西伯乎子思曰吾聞諸子夏殷王帝乙之時王季以功九命作伯受珪瓚鬯之賜故文王因之得專征伐此以諸侯爲伯猶周召之君爲伯也○魯人有同姓死而弗弔者人曰在禮當免不免當弔不弔有司罰之如之何子之無弔也答曰吾以其疎遠也子思問之曰無恩之甚也昔者季孫問於夫子曰百世之宗有絕道乎子曰繼之以姓義無絕也故同姓爲宗合族爲屬雖國子之尊不廢其親所以崇愛也是以綴之以食序列昭穆萬世婚姻

不通忠篤之道然也見居子思遊齊陳莊伯與登

衛

泰山而觀見古天子巡守之銘焉陳子曰我生獨不及帝王封禪之世子思曰子不欲爾今周室卑微諸侯無霸假以齊之衆義鄰國以輔文武子孫之有德者則齊桓晉文之事不足言也陳子曰非不悅斯道力不堪也子聖人之後吾願有聞焉敢問昔聖帝明王巡守之禮可得聞乎子思曰凡求聞者爲求行之也今子自計必不能行欲聞何爲陳子曰吾雖不敏亦樂先王之道於子何病而不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十七

三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十七

丙

賈察民之所好惡以知其志命典禮正制度均量衡考衣服之等協時月日辰入其疆遺老失賢接克在位則君免山川社稷有不親舉土荒民遊爲無教無教者則君退民淫僭上爲無法無法者則君罪入其疆土地墾辟養老尊賢俊傑在位則君有慶遂南巡五月至於南岳又西巡八月至於西岳又北巡十有一月至於北岳其禮皆如岱宗歸反舍於外次三日齊親告於祖禰用特命有司告羣廟社稷及圻內名山大川而後入聽朝此古者

鬚眉於先生也子思曰非所願也所願者唯君修禮義富百姓而伋得裕於君之境內從繼負之列其庸多矣若無此鬚鬣非伋所病也昔堯身修九尺眉乃八彩實聖舜身修八尺有奇面頰無毛亦聖禹湯文武及周公勤思勞體或折臂望視或禿骭背偻亦聖不以鬚眉美鬣爲稱也人之賢聖在德豈在貌乎且吾性無鬚眉而天下王侯不以此損其敬由是言之伋徒患德之不邵美也不病毛鬣之不茂也

見居衛

子思問於夫子曰爲人君者莫

不知任賢之逸也而不能用賢何故子曰非不欲也所以官人失能者由於不明也其君以譽爲賞以毀爲罰賢者不居焉○子思問於夫子曰亟聞夫子之詔正俗化民之政莫善於禮樂也管子任法以治齊而天下稱仁焉是法與禮樂異用而同功也何必但禮樂哉子曰堯舜之化百世不輟仁義之風遠也管仲任法身死則法息嚴而寡恩也若管仲之智是以定法材非管仲而專任法終必亂成矣

見記問

孟軻問牧民何先子思曰先利之曰

君子之所以教民亦仁義固所以利之乎子思曰上不仁則下不得其所上不義則樂爲亂也此爲利大矣故易曰利者義之和也又曰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此皆利之大者也○孟軻問子思曰堯舜文武之道可力而致乎子思曰彼人也我人也稱其言履其行夜思之晝行之滋滋焉汲汲焉如農之赴時商之趣利惡有不至者乎○子思謂孟軻曰自大而不修其所以大不大矣自異而不修其所以異不異矣故君子高其行則人莫能階也遠志則人莫能及也禮接於人人不敢慢辭交於人人不敢侮其唯高遠乎

以上見雜訓

子思居衛衛人釣於河得鰈魚焉其大盈車子思問之曰鰈魚魚之難得者也子何得之對曰吾始下釣垂一魴之餌鰈過而勿視也更以豚之半體則吞之矣子思問然曰鰈雖難得貪以死餌士雖懷道貪以死祿矣○子思居衛魯穆公卒縣子使乎衛聞喪而服謂子思曰子雖未臣魯父母之國也先君宗廟在焉奈何弗服子思曰吾豈愛乎禮不得也縣子曰請

問之答曰臣而去國君不掃其宗廟則爲之服寄公寓乎是國而爲國服吾旣無列於魯而祭在衛吾何服哉是寄臣而服所寄之君則舊君無服明不二君之義也縣子曰善哉我未之思也我未之思也○衛君言計非是而羣臣和者如出一口子思曰以吾觀所爲君不君臣不臣者也公邱懿子曰何乃若是乎子思曰人主自臧則衆謀不進事是而臧之猶却衆謀况和非以長乎夫不察事之是非而悅人之讚已闇莫甚焉不度理之所在而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十七

七

阿諛求容諂莫甚焉君闇臣諂以居百姓之上民弗與也若此不已國無類矣○子思謂衛君曰君之國事將日非矣君曰何故答曰有由然也君出言皆自爲是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卿大夫出言亦皆自以爲是而士庶莫敢矯其非君臣旣自賢矣而羣下同聲賢之賢之則順而有福矯之則逆而有禍故使如此如此則善安從生詩云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抑亦似衛之君臣乎○衛君問子思曰寡人之政何如答曰無非君曰寡人不知

其不肖亦望其如此也子思曰希旨容媚則君親之中正弼非則君疏之夫能使人富貴貧賤者君也在朝之士孰肯舍所以見親而取其所以見疏乎是故競求射君之心而莫有非君之非者此臣所謂無非也公曰然乎寡人之過也今知改矣答曰君弗能焉口順而心不懌者臨其事必疚君雖有命臣未敢受也○衛君曰夫道大而難明非吾所能也今欲學術何如子思曰君無然也體道者逸而不窮任術者勞而無功古之篤道君子生不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十七

八

足以喜之利何足以動之死不足以禁之害何足以怨之故明於死生之分通於利害之變雖以天下易其脛毛無以槩於志矣是以與聖人居使窮士忘其貧賤使王公簡其富貴君無然也衛君曰善○衛將軍學之內子死復者曰皐媚女復子思聞之曰此女氏之字非夫氏之名也婦人於夫氏以姓氏稱禮也○費子揚謂子思曰吾念周室將滅泣涕不可禁也子思曰然此亦子之善意也夫能以智知可知而不能以智知未可知危之道也

今以一人之身憂世之不治而泣涕不禁是憂河水之濁而以泣清之也其爲無益莫大焉故微子去殷紀季入齊良知時也唯能不憂世之亂而思身之不治者可與言道矣

以上見
抗志

按子思一人也而書中兩見者非重出蓋聖人一子相傳而伯魚早卒則子思之身所係甚重故於初生之年不得不載以著聖道之有傳况諸弟子亦有附載者以其能羽翼斯道耳而聖孫安得不載歿後而又復載者以上述祖道而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十七

九

無忝下開百世於無窮均係乎一人之身故不

嫌於叠見者正所以重其道尊其人也

齊威王召孔子四代孫白爲國相不受再召又不受白字子上子思之子○子上雜所習請於子思子思曰先人有訓焉學必由聖所以致其材也厲必由砥所以致其刃也故夫子之教必始於詩書而終於禮樂雜說不與焉又何請○子思謂子上曰白乎吾嘗深有思而莫之得也於學則寤焉吾嘗企有望而莫之見也登高則視焉是故雖有本性

而加之以學則無惑矣○孟子車尚幼請見子思子思見之甚悅其志命子上侍坐焉禮敬子車甚崇子上不願也客退子上請曰白聞士無介不見女無媒不嫁孟氏子無介而見大人悅而敬之白也未諭子思曰然吾昔聞夫子於郊遇程子於途傾蓋而語終日而別命子路束帛贈焉以其道同於君子也今孟子車孺子也言稱堯舜性樂仁義世所希有也事之猶可况加敬乎非爾所及也○子思在魯使以書如衛問子上子上北面再拜受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十七

十

書伏讀然後與使者宴遂爲復書返中庭北面再拜以授使者既授書然後退使者還魯問子思曰吾子堂上南面立授臣書事畢送臣子上中庭拜授臣書而不送何也子思曰拜而不送敬也使而送之賓也

以上見
雜訓

子思謂子上曰有可以爲公之

尊而富貴人衆不與焉者非唯志乎成其志者非唯無欲乎夫錦繡紛華所服不過溫體三牲太牢所食不過充腹知以身取節者則知足矣苟知足則不累其志矣

見居
衛

楚召孔子五代孫求不受

求字子家子上之子家語後序名傲後名永與此不同常以闕里志家譜爲是

魏以孔子六代孫箕爲相

箕字子京子家之子家語後序子家生子直名檻按孔叢子云家之族胤一子相承以至九世始有三子查家譜子家通習儒道有遜世之志子一則後序所云又何所考據

楚魏趙交聘孔子七代孫穿不就著儒家之語十二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十七

三

篇曰譚言

以上見闕里志

孔叢子云穿字子高孔箕之子○子高曳長裾振袂袖方展龕髮見平原君君曰吾子亦儒服乎子高曰此布衣之服非儒服也儒服非一也平原君曰請吾子言之答曰夫儒者居位行道則有袞冕之服統御師旅則有介冑之服從容徒步則有若穿之服故曰非一也平原君曰儒之爲名何取爾子高曰包衆美兼六藝動靜不失中道

見儒服

魏王

問人主所以爲患子高對曰建大臣而不與謀嬖

幸者言則知士以疎自疑而嬖臣以遇微幸內則

射合主心外則挺主之非此最人主之大患也○

子高謂魏王曰臣入魏國見君之二計臣張叔謀

有餘范威智不逮然其功一也王曰叔也有餘威

也不逮何同乎答曰鴛驥同轅伯樂爲之咨嗟玉

石相揉和氏爲之嘆息故賢愚共貫則能士匿謀

真僞相錯則正士結舌叔雖有餘猶威不逮也○

魏王問何如可謂大臣子高答曰大臣則必取衆

人之選能犯顏諫爭公正無私者許陳事成主裁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十七

三

其賞事敗臣執其咎主任之而無疑臣當之而弗避君總其美臣行其義然則君不猜於臣臣不隱於君故動無過計舉無敗事是以臣主各有得也○信陵君問曰古之善爲國者至於無訟其道何由答曰由乎政善也上下勤德而無私德無不化俗無不移衆之所譽政之所是也衆之所毀政之所非也毀譽是非與政相應所以無訟也

見魏公

孫龍者平原君之客也好刑名以白馬爲非白馬

或謂子高曰此人小辨而毀大道子盍往正諸子

高曰大道之悖天下之交往也吾何病焉或曰雖然子爲天下故往也子高適趙與龍會平原君家謂之曰僕居魯遂聞下風而高先生之行也願受業之日久矣然所不取於先生者獨不取先生以白馬爲非白馬爾誠去非白馬之學則穿請爲弟子公孫龍曰先生之言悖也龍之學正以白馬非白馬者也今使龍去之則龍無以教矣龍爲無以教而乃學於龍不亦悖乎且夫學於龍者以智與學不逮也今教龍去白馬非白馬是失教也而後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十七

言

師之不可也先生之所教龍者似齊王之問尹文也齊王曰寡人甚好士而齊國無士尹文曰今有人於此事君則忠事親則孝交友則信處鄉則順有此四行者可謂士乎王曰善是真吾所謂士者也尹文曰王得此人肯以爲臣乎王曰所願不可得也尹文曰使此人於廣庭大衆之中見侮而不敢鬪王將以爲臣乎王曰夫士也見侮而不鬪是辱則寡人不以爲臣矣尹文曰雖見侮而不鬪是未失所以爲士也然而王不以爲臣則鄉所謂士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十七

言

者乃非士乎夫王之令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民有畏王令故見侮終不敢鬪是全一王之法也而王不以爲臣是罰之也且王以不敢鬪爲辱必以敢鬪爲榮是王之所賞吏之所罰也上之所是法之所非也賞罰是非相與曲謬雖十黃帝固所不能治也齊王無以應且白馬非白馬者乃子先君仲尼之所取也龍闕楚王張繁弱之弓載忘歸之矣以射蛟兕於雲夢之囿反而喪其弓左右請求之王曰止也楚人遺之楚人得之又何求乎仲尼聞

乎子高曰理之至精者則自明之豈任穿之退哉平原君曰至精之說可得聞乎答曰其說皆取之經傳不敢以意春秋記六鷁退飛觀之則六察之則鷁猶馬也六猶白也觀之則見其白察之則知其馬色以名別內由外顯謂之白馬名實當矣若以絲麻加之女工爲緇素青黃色名雖殊其實故一是以詩有素絲不曰絲素禮有緇布不曰布緇攬牛玄武此類甚衆先舉其色後名其實萬物之所同聖賢之所常也君子之謂貴當物理不貴繁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十七 三

辭若尹文子之折齊王之所言與其法錯故也穿之所說於公孫子高其智悅其行也去白馬之說智行固存是則穿未失其所師者也稱此云云沒其理矣是楚王之言楚人亡弓楚人得之先君夫子探其本意欲以示廣其實狹之故曰不如亦曰人得之而已也是則異楚王之所謂楚非異楚王之所謂人也以此爲喻乃相擊切矣凡言人者總謂人也亦猶言馬者總謂馬也楚自國也白白色也欲廣其人宜在去楚欲正名色不宜去白誠察

此理則公孫之辯破矣平原君曰先生言於理善矣因顧謂衆賓曰公孫子能答此乎燕客史由對曰辭則有焉理則否矣○公孫龍又與子高記論於平原君所辨理至於臧三耳公孫龍言臧之三耳甚辨析子高弗應俄而辭出明日復見平原君曰疇昔公孫之言信辨也先生實以爲何如答曰然幾能臧三耳矣雖然實難僕願得又問於君今爲臧三耳甚難而實非也謂臧兩耳甚易而實是也不知君將從易而是者乎亦其從難而非者乎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十七 三

平原君弗能應明日謂公孫龍曰公無復與孔子高辨事也其人理勝於辭公辭勝於理辭勝於理終必受詘○李寅言曹良於平原君欲仕之平原君以問子高子高曰不識也平原君曰良嘗得見於先生矣故敢問子高曰世人多自稱上用我則國無患夫用智莫若觀其身其身且猶不免於患國用之亦惡得無患乎平原君曰良之有患時不明也居家理治可移於官良能殖貨故欲仕之子高曰未可知也今有人於此身修計明而貧者志

不存也身不修會計闇而富者非盜無所得之也

以上見公孫龍

子高遊趙平原君客有鄒文季節者與子

高相友善及將還魯諸故人訣既畢文節送行三

宿臨別文節流涕交頤子高徒抗手而已分背就

路其徒問曰先生與彼二子善彼有戀戀之心未

知後會何期悽愴流涕而先生厲聲高揖無乃非

親親之謂乎子高曰始吾謂此二子丈夫爾乃今

知其婦人也人生則有四方之志豈鹿豕也哉而

嘗聚乎其徒曰若此二子之泣非耶答曰斯二子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十七

三

良人也有不忍之心其於敢斷必不足矣其徒曰

凡泣者一無取乎子高曰有二焉大姦之人以泣

自信婦人懦夫以泣著愛○平原君與子高飲強

子高酒曰昔有遺諺堯舜千鍾孔子百觚子路噍

噍尚飲十榼古之賢聖無不能飲也吾子何辭焉

子高曰以穿所聞賢聖以道德兼人未聞以飲食

也平原君曰卽如先生所言則此言何生子高曰

生於嗜酒者蓋其勸厲獎戲之辭非實然也平原

君欣然曰吾不戲子無所聞此雅言也○平原君

問子高曰吾聞子之先君親見衛夫人南子又云

南遊過乎阿谷而交辭於漂女信有之乎答曰士

之相保間流言而不信者何哉以其所已行之事

占之也昔先君在衛衛君問軍旅焉拒而不告色

不已攝駕而去衛君請見猶不能終何夫人之能

覲乎古者大饗夫人與焉於時禮儀雖廢猶有行

之者意衛君夫人饗夫子則夫子亦弗獲已矣若

夫阿谷之言起於近世殆是假其類以行其心者

之爲也○子高適魏會秦兵將至信陵君懼造子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十七

三

高之館而問祈勝之禮焉子高曰命勇謀之將以

禦敵先使之迎於適所從來之方爲壇祈克乎五

帝衣服隨其方色執事人數從其方之數牲則用

其方之牲祝史告於社稷宗廟邦域之內名山大

川君親素服誓衆於太廟曰某人不道侵犯大國

二三子尚皆同心此力死而守將帥稽首再拜受

命既誓將帥勒士卒陳於廟之右君立太廟之庭

祝史立於社百官各誓其事御於君以待命乃大

鼓於廟門詔將帥命卒習射三發擊刺三行告廟

用兵於敵也五兵備効乃鼓而出以卽敵此諸侯應敵之禮也信陵君曰敬受教○信陵君問子高曰古者軍旅賞人必於祖戮人必於社其義何也答曰賞功於祖告分之均示弗敢專也戮罪於社告中於土示聽之當也○陳冠性多穢訾每得酒食輒先撥捐之然後乃食子高告之曰子無然也似有能著昔君子之於酒食有率嘗之義無捐放之道假其可食其上下如擇假令不潔其下滋甚陳冠曰吾知其無益意欲如此子高曰意不可恣至聖編年世紀

人難知也臣與父相見觀其材志察其所履齊國之士弗能過也尚書曰知人則哲惟帝難之穿何慙焉且曹子爲魯三與齊戰三敗失地然後以勇敢之節奮三尺之劍要桓公管仲於盟壇卒收其所喪夫君子之敗如日月之蝕人各有能父庸可棄乎今燕以詐破父是父不能於詐也臣之稱父稱其武勇材藝不稱其有詐也父雖敗臣固未失其所稱焉齊君屈辭而不黜司馬父以上見齊王儒服行車裂之刑羣臣諍之弗聽子高見齊王曰聞君行車裂之刑無道之刑也而君行之臣切以爲下吏過也王曰寡人爾民多犯法爲法之輕也子高曰然此誠君之盛意也夫人含五常之性有哀樂喜怒哀樂喜怒無不過其節節過則毀於義民多犯法以法重無所措手足也今天下悠悠士亡定處有德則住無德則去欲規霸王之業與衆大國爲難而行酷刑以懼遠近國內之民將畔四方之士不至此乃亡國之道君之下吏不具以聞徒恐逆主意以爲憂不慮不諫之危亡其所矜者小所

喪者大故曰下吏之過也臣觀之又非徒不諍而已也心知此事之爲不可將有非議在後則因曰君忿意實然我諫諍必有龍逢比干之禍是爲虛自居於忠正之地而闢推君主使同於桀紂也且夫爲人臣見主非而不諫以陷主於危亡罪之大者也人主疾臣之彌已而惡之資臣以箕子比干之忠惑之大者也齊王曰謹聞命遂除車裂之法焉○子高見齊王齊王問誰可臨淄宰稱管穆焉王曰穆容貌陋民不敬答曰夫見敬在德且臣所稱稱其材也君王聞晏子趙文子乎晏子長不過三尺面狀惡齊國上下莫不宗焉趙文子其身如不勝衣其言如不出口非但體陋辭氣又訥訥然其相晉國晉國以寧諸侯敬服皆有德故也以穆軀形方諸二子猶悉賢之昔臣嘗行臨淄市見屠商焉身修八尺鬚髯如戟面正紅白市之男女未有敬之者無德故也王曰是所謂祖龍始者也誠如先生之言於是乃以管穆爲臨淄宰

以上見對魏王

魏安釐王以孔子八代孫謙爲相九月以病致仕遂

寢於家秦莊襄王召不行後魏景王以孔子後嗣封魯文信君

見闕里志

按謙史記作慎家語作斌字子順家語後序云子高生武字子順名微後名斌爲魏文王相年五十七而卒於此互異當以家譜宗子世紀爲正○魏王遣使者奉黃金束帛聘子順爲相子順謂使者曰若王信能用吾道吾道故爲治世也雖蔬食水飲吾猶爲之若徒欲制服吾身委以重祿吾猶一夫耳則魏王不少於一夫子度魏王之心以告吾

使者曰魏國狹小乏於聖賢寡君久聞下風願委國先生親受教訓如肯降節豈唯魏國君臣是賴其亦社稷之神祇實永受慶於是乃之魏魏王郊迎謂子順曰寡人不肖嗣先君之業先生聖人之後道德懿邵幸見顧臨願圖國政對曰臣羈旅之臣慕君高義是以戾此君辱脫而問以政事敢不敬受君之明令魏王朝羣臣問理國之所先季文對曰唯在知人王未之應子順進曰知人則詰堯舜所病故四凶在朝縣任無功夫豈樂然哉人難

知故也。今文之對不稱吾君之所能行而乃欲強吾君以聖人所難此不可行之說也。王曰：先生言之對曰：當今所急在修仁尚義崇德執禮以接鄰國而已。昔舜命衆官羣臣竟讓得禮之致也。苟使朝臣皆有推賢之心主雖不知人則臣位必當若皆以知人爲治則人主宜未過堯且其目所不見者亦必漏矣。王曰：善矣。○宮他見子順曰：他困貧賤將欲自託富貴之門庶克免乎？子順曰：夫富而可以託貧貴而可以寄賤者天下寡矣。非信義君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十七

五

子明識窮達則不可。今子所欲託者誰也？宮他曰：將適趙公子。子順曰：非其人矣。雖好養士自奉而已終弗能稱也。宮他曰：將適燕相國。子順曰：彼徒兄弟甥舅各濟其私無求賢之志不足歸也。宮他曰：將適齊田氏。子順曰：齊大國也其士大夫皆有自多之心不能容子也。他曰：然則何向而可？子順曰：吾勿識也。宮他曰：唯先生知人願告所擇。將往庇焉。子順曰：濟子之欲則宜若郈成子者也。昔郈成子自魯聘晉過乎衛右宰穀臣止而觴之陳樂

而不作送以寶璧反過而不辭其僕曰：日者右宰之觴吾子甚歡也今過而不辭何也？成子曰：夫止而觴我與我歡也陳樂而不作告我哀也送我以璧寄之我也若由此觀之衛其有亂乎？背衛三千里聞寧喜作難右宰死之還車而臨三舉而歸反命於君乃使人迎其妻子隔宅而居之分祿而食之其子長而反其璧夫子聞之曰：知可與徵謀仁可與託孤廉可以寄財者其郈成子之謂乎？今子求若人之比庇焉可也。宮他曰：循先生之言舍先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十七

五

生將安之請從執事子順辭不得已乃言之。魏王而升諸朝。○子順相魏改嬖寵之官以事賢才奪無任之祿以賜有功諸喪職秩者不悅乃造謗言文咨以告且曰：夫不害前政而有成孰與變之而起謗哉？子順曰：民之不可與慮始久矣。古之善爲政者其初不能無謗子產相鄭三年而後謗止吾先君之相魯三月而後謗止今吾爲政日新雖不能及聖賢庸知謗止獨無時乎？文咨曰：子產之謗嘗亦聞之未識先君之謗何也？子順曰：先君初相

魯曾人謗誦曰麤裘而芾投之無戾芾之麤裘投之無郵及三月政成化既行民又作誦曰袞衣章甫實獲我所章甫袞衣惠我無私文咨喜曰乃今知先生亦不異乎聖賢矣○魏王謂子順曰吾欲致天下之士奈何子順對曰昔周穆王問祭公謀父曰吾欲得天下賢才對曰去其帝王之色則幾乎得賢才矣今臣亦請君去其尊貴之色而已王曰吾欲得無欲之士爲臣何如子順曰人之可使以有欲也故欲多者其所得用亦多欲少者其所得用亦少夫夷齊無欲雖文武不能制君安得而臣之以上見陳士義趙問魏將以求親於秦子順謂趙王曰此君之下吏計過也比目之魚所以不見得於人者以耦視而俱走也今秦有兼吞天下之志日夜伺間不忘於側息也趙魏與之隣接而強弱不敵秦所以不敢圖并趙魏者徒以二國併自周旋者也今無故自離以資強秦天下拙謀無過此者故臣曰君之下吏計過也夫連雞不能上捷亦猶二國構難不能自免於秦也願王熟慮之趙王曰

敬受教○韓與魏有隙子順謂韓王曰昭釐侯一世之明君也申不害一世之賢相也韓與魏敵倖之國而釐侯執圭見梁君者非好卑而惡尊慮過而計失也與嚴敵爲隣而動有滅亡之變獨勁不能支二難故降心以相從屈己以求存也申不害慮事而言忠臣也昭釐侯聽而行之明君也今韓弱於始之韓魏均於始之魏秦強於始之秦而背先人之舊好以區區之衆居二敵之間非良策也齊楚遠而難恃秦魏呼吸而至舍近而求遠是以虛名自累而不免近敵之困者也爲王計者莫如除小忿全大好也吳越之人同舟濟江中流遇風波其相救如左右手者所患同也今不恤所同之患是不如吳越之舟人也韓王曰善○秦兵攻趙魏大夫以爲於魏便子順曰何謂曰勝趙則吾因而服焉不勝趙則可乘一作承弊而擊之子順曰不然秦自孝公以來戰未嘗屈今皆良將何弊之乘大夫曰縱其勝趙於我何損隣之不修國之福也子順曰秦貪暴之國也勝趙必復他求吾恐於時

受其師也先人有言燕雀處屋子母相哺煦焉其相樂也自以爲安矣灶突炎上棟宇將焚燕雀顏不變不知禍之將及已也今子不悟趙破患將及已可以人而同於燕雀乎○子順相魏凡九月陳大計輒不用乃喟然曰不見用是吾言之不當也言不當於主而居人之官食人之祿是尸利也尸利素殮吾罪深矣退而以疾致事魏三遣使人其館謝曰寡人昧於政事不顯明是非以啓罪於先生今知改矣願先生爲百姓故幸起而教之辭

曰臣有犬馬之疾不任國事苟得從四民之列子弟供魏國之征乃君惠也敢辱君命以速刑書人謂子順曰王不用子子其行乎答曰吾將行如之山東則山東之國將并於秦秦爲不義義所不入遂寢於家○秦急攻魏王恐或謂子順曰如之何答曰吾私有計然豈能賢於執政故無言焉魏王聞之駕如孔氏親問焉曰國亡矣如之何答曰夫棄之不如用之之易也死之不如棄之之易也人能棄之弗能用也能死之不能棄也此人過也今

王亡地數百里亡城數十而患不解是王棄之非用之也秦之強天下無敵魏之弱甚矣而王是以質秦此王能死不能棄之也是重過也若能用臣之計則虧地不足傷國卑體不足苦身患無怨報矣今秦四境之內執政以下固曰與繆氏乎與呂氏乎雖門閭之下廊廟之上猶皆如是今王誠能割地賂秦以爲繆毒功卑身尊秦以因繆毒王受以國贊繆毒也則繆毒勝矣於是太后之德王也深如骨肉王之交最爲天下之上矣孰不棄呂氏

而從繆毒天下皆然則王怨必報矣以上見論勢秦王得西戎利刀以之割玉如割木焉以示東方諸國魏王問子順曰古亦有之乎對曰昔周穆王大征西戎西戎獻銀鍔之劍火浣之布其劍長尺有咫鍊鋼赤劍用之切玉如泥焉是則古亦有也王曰火浣之布若何對曰周書火浣布必投諸火布則火色垢乃灰色出火振之皜然疑乎雪焉王曰今何以獨無對曰秦貪而多求求欲無厭是故西戎閉而不致此以素防絕之也然則人主貪欲乃異

物所以不至不可不慎也○魏王曰吾聞道士登華山則長不死意亦願之對曰古無是道非所願也王曰吾聞信之對曰未審君之所聞親聞之於不死者耶聞之於傳聞者耶君聞之於傳聞者妄也若聞之於不死者不死者今安在在者君學之勿疑不在者君勿學無疑○李由之母少寡與李音竊相好而生由由有才藝仕於魏王甚愛之或曰李由母姦不知其父不足貴也王以告由且曰吾不以此賤子也雖然古之賢聖豈有似子者乎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十七

堯

吾將舉以折毀子者李由對曰今人不通於遠在臣欲言誰爾且孔子少孤則亦不知其父者也孔子母死殯於五父之衢人見之皆以爲葬問陳曼父之母得合葬於防此則聖人與臣同者也王笑曰善子順聞之問魏王曰李由安得斯言王曰假以自顯無傷也對曰虛造謗言以誣聖人非無傷也且夫明主之於臣唯德所在不以小疵妨大行也昔鬬子文生於淫而不害其爲令尹今李由可則寵之何患於人之言而使橫生不然之說若欺

有知則有知不受若欺凡人則凡人疑之必亦問臣則臣不爲君之故誣祖以顯由也如此羣臣更知由惡此必聚矣所謂求自潔而益其垢猶抱石以救溺愈不濟矣○魏王使相國修好鄰國遂連和於趙趙王旣賓之而燕問子順曰今寡人欲來北狄不知其所以然答曰誘之以其所利而與之通市則自至矣王曰寡人欲因而弱之若與交市分我國貨散於夷狄是強之也可乎答曰夫欲通市者將以我無用之貨取其有用之物是故所以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十七

罕

弱之之術也王曰何謂我之無用彼之有用答曰衣服之物則有珠玉五彩飲食之物則有酒醪五熟此卽我之所有而彼之所利者也夷狄之貨唯牛馬旃裘弓矢之器是其所饒而輕以與人者也以我所有易彼所饒如斯不已則夷狄之用將廢於飲食矣殆可舉槌而驅之豈徒弱之而已乎趙王曰敬受教○枚產問子順曰臣置於財聞猗頓善殖貨欲學之然先生同國也當知其術願以告我答曰然知之猗頓魯之窮士也耕則嘗饑桑則

長寒聞陶未公富往而問術焉朱公告之曰子欲速富當畜五特於是乃適西河大畜牛羊於猗氏之南十年之間其滋息不可計貲擬王公馳名天下以興富於猗氏故曰猗頓且夫爲富者非一術今子徒問猗頓何也枚產曰亦將問之於先生也答曰吾貧而子問以富術縱有其術是不可用之術也昔人有言能長生者道士聞而欲學之比往言者死矣道士高蹈而恨夫所欲學學不死也其人已死而猶恨之是不知所以爲學也今子欲求

然東閭子中不應外侮慢世士卽所謂愚人而謂人爲愚者也特其虛狀以不德於人此乃周公之所罪何交之有以上見陳義士魏王問相國曰今秦負強以無道陵天下天下莫不患寡人欲割國之半以親諸侯求從事於秦可乎子順對曰以臣觀之殆無益也今天下諸侯畏秦之日久矣數被其毒無欲復之之志心無所計委國於遊說之士遊說之士狹強秦以爲資賣其國以收利又手服從曾不能制如君之謀未獲其利而祇爲名適足以速秦之首誅則無以得之不如守常以須其變也王曰秦其遂有天下乎對曰必然焉雖然取不以義得不以道自古以來未有能終之者五國約而誅秦子順會之秦未入境而還諸侯留兵於成臯子順謂市邱子曰此師楚爲之主今兵罷而不散殆有異意君其備之市邱子曰先生幸而教之願以國寄先生子順許諾遂見楚王曰王約五國而西伐秦事旣不集又久師於市邱謗君者或以君欲攻市邱以償兵費天下之士且以是輕君而重秦且

又不義君之爲矣王故不卜交乎楚王曰奈何子
順曰王今出令使五國勿攻市邱五國重王則聽
王之令矣不重王則且反王之令而攻市邱以此
卜五國交王之輕重必明矣楚王敬諾而五國散
○齊攻趙圍廩丘趙使孔青帥五萬擊之剋齊君
獲尸三萬趙王詔勿歸其尸將以困之子順聘趙
問王曰不歸尸其困何也曰其父兄弟悲苦無
已廢其產也子順曰非所以窮之也死一也歸尸
與不悲苦胡異焉以臣愚計貧齊之術乃宜歸尸
王曰何謂對曰使其家遠來迎尸不得事農一費
也歸所葬使其送死終事二費也一年之中喪卒
三萬三費也欲無困貧不能得己王曰善旣而齊
士大夫聞其子順之謀曰君子之謀其利博哉以上見論
勢趙孝成王問曰昔伊尹爲臣而放其君其君
不怨何行而得乎此也子順答曰伊尹執人臣之
節而弼其君以禮亦行此道而已矣王曰方以放
君爲名而先生稱禮何也子順曰以禮括其君使
入於善也曰其說可得聞乎答曰其在商書太甲

嗣立而干冢宰之政伊尹曰惟王舊行不義習與
性成子不狎於不順王始卽桐邇於先王其訓罔
以後人迷王往居憂允思厥祖之明德是言太甲
在喪不明乎人子之道而欲知政於是伊尹使之
居桐近湯之墓處憂哀之地放之不得知政三年
服竟然後反之卽所以奉禮執節事太甲者也率
其君以義強其君以孝道未有行此見怨也王曰
善哉我未之聞也○魏安釐王問子順曰馬回之
爲人雖少才文梗梗亮直有大丈夫之節吾欲以
爲相可乎答曰知臣莫若君何有不可至於亮直
之節臣未明也王曰何故答曰聞諸孫卿云其爲
人也長目而豕視者必體方而心員每以其法相
人千百不失臣見回非不偉其體幹也然甚疑其
目王卒用之三月果以諂得罪○新垣固謂子順
曰賢者所任必興化致治今子相魏未聞興政而
卽自退其有志不得乎何去之速也答曰以無異
政所以自退也且死病無良醫今秦有吞食天下
之心以義事之固不獲安救亡不暇何化之與昔

伊摯在夏呂望在商而二國不理豈伊呂之不欲
哉勢不可也當如今日山東之國弊而不振三晉
割地以求安二周折節而入秦燕齊宋楚已屈服
矣以此觀之不出二十年天下盡爲秦乎○季節
見於子順子順賜之酒辭問其故答曰今日家之
忌日也故不敢飲子順曰飲也禮雖服衰麻見於
君及先生與之梁肉無辭所以敬尊長而不敢遂
其私也忌日方於有服則輕矣○魏安釐王問天
下之高士子順曰世無其人也抑可以爲次其魯
仲連乎王曰魯仲連強作之者非體自然也答曰
人皆作之作之不止乃成自然文武欲作堯舜而
至焉昔我先君夫子欲作文武而至焉作之不變
習與體成習與體成則自然矣○虞卿著書名曰
春秋魏齊曰子無然也春秋孔聖所以名經也今
子之書大抵談說而已亦以爲名何答曰經者取
其事常也可常則爲經矣且不爲孔子其無經乎
齊問子順子順曰無傷也魯之史記曰春秋春秋
經因以爲名焉又晏子之書亦曰春秋吾聞太山

之上封禪者七十有二君其見稱述數不盈十所
謂貴賤不嫌同名也○邯鄲之民以正月之旦獻
雀於趙王而綴之以五絲趙王大悅申叔以告子
順子順曰王何以爲也對曰正旦放之示有生也
子順曰此委巷之鄙事爾非先王之法也且又不
令申叔曰敢問何謂不令答曰夫雀者取其名焉
則宜受之於上不宜取之於下下人非所得制爵
也而王悅此殆非吉祥矣昔就公祈神神賜之土
田是失國而更受田之祥也今以一國之王受民
之雀將何悅哉○申叔問曰犬馬之名皆因其形
色而名焉唯韓盧宋鵲獨否何也子順答曰盧黑
色鵲白色非色而何○魏公子無忌死韓君將親
吊焉其子榮之以告子順子順曰吊喪之禮鄰國
君吊君之主今君不命子則子無所受其君也其
子辭韓韓君乃止○子高以爲趙平原君霸世之
士惜不遇其時也其子子順以爲衰世之好事公
子無霸相之才也申叔問子順曰子之家公有道
先生既論之矣今子易之是非焉在答曰言貴盡

心亦各其所見也若是非則明智者裁之○申叔問子順曰禮爲人臣三諫不從可以稱其君之非乎答曰禮所不得也曰叔也昔者逮事有道先生問此義焉而告叔曰得稱其非者所以欲天下人君使不敢遂其非也子順曰然吾亦聞之是亡考起時之言非禮意也禮受放之臣不說人以無罪先君夫子曰事君欲諫不欲陳言不欲顯君之非也申叔曰然則晏子叔向皆非禮也答曰此二大夫相與私燕言及國事未以爲非禮也晏子既陳

君平原君曰鄒文可王曰其行如何對曰夫孔子高天下之高士也取友以行交遊以道文與之遊稱曰好義主其用之王卒不用後以平原君言問子順且曰先生知之乎答曰先父之所交也何敢不知王曰寡人雖失之在前猶願聞其行於先生也答曰行不苟合雖賤不渝君子人也王遂禮之問以老辭○趙王謂子順曰寡人聞孔氏之世自正考甫以來儒林相繼仲尼重之以大聖自茲以降世業不替天下諸侯咸資禮焉先生承其緒作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十七

兕

萬御土培城侯始信乃城曲阜訖而齊寇果至○
聖墓北有虛墓五間皆石爲之秦始皇發冢有白
兔出於中始皇逐之至曲阜西八里溝而沒魯人
因名其溝曰白兔溝始皇既焚書坑儒乃發孔子
墓欲取經傳墓既啓見冢壁上刻文云秦始皇何
強梁開吾戶據吾牀飲吾漿唾吾堂食吾飯以爲
糧張吾弓射東墻前至沙邱當滅亡始皇惡之憤
欲發墓問墓內琴聲遂不敢動乃東遊遠沙邱而
循別路見羣小兒攢沙爲阜問之何爲答曰此爲

沙邱也從此得病而亡

以上見闕里志

孔子將死遺秘書

曰不知何一男子自稱秦始皇

一說後世一男上子自謂秦始皇

我堂踞我牀顛倒我衣裳至沙邱而亡後始皇至

魯觀孔子宅至沙邱而亡

見王充論衡

又一說中有試吾履句按晉書武庫火張華恐

趙王倫爲變列兵固守然後救之故歷代之寶

及孔子履悉焚焉或卽其墓中所得之物歟○

按綱鑑三十七年始皇出遊崩於沙邱平臺

秦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十七

幸

秦始皇并天下召孔子九代孫鮒爲魯國文通君拜
少傅三十四年李斯始議焚書鮒與弟騰子襄藏其
家語論語尚書孝經等於祖堂舊壁自隱於嵩山教
授弟子後陳涉爲楚王聘爲太傅見闕里志
鮒字子魚一字甲該通六藝楚王聘爲太傅託疾
而退卒於陳下著書二十餘篇曰孔叢子又云家
之族亂一子相承以至九世始有三子鮒及子襄
名騰子文名樹又作耐史記註徐廣曰孔子八世
孫名鮒字甲也又連叢敘書註云自叔梁紇至子
順凡九世○子魚生於戰國之世長於兵戎之間
然獨樂先生之道講習不倦季則謂子魚曰丈夫
不生則已生則有云爲於世者也今先生淡泊世
務修無用之業當身不蒙其榮百姓不獲其利竊
爲先生不取也子魚曰不如子之言武者可以進
取文者可與守成今天下將擾擾焉終必有所定
子修武以助之取吾修文以助之守不亦可乎且
吾不才無軍旅之任徒能保其祖業優遊以卒歲
者也○秦始皇東并子魚謂其徒叔孫通曰子之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十七

至

學可矣盡仕乎對曰臣所學於先生者不用於今不可仕也子魚曰子之材能見時變今爲不用之學殆非子情也叔孫通遂辭去以法仕於秦○尹曾謂子魚曰子之讀先王之書將奚以爲答曰爲治也世治則助之行道世亂則獨治其身治之至也○陳餘謂子魚曰秦將滅先王之籍而子爲書籍之主其危矣子魚曰顧有可懼者必或求天下之書焚之書不出則有禍吾先藏之以待其求求至無患矣○子魚居衛與張耳陳餘相善耳餘魏之名士也秦滅魏求耳餘懼走會陳勝吳廣起兵於陳欲以誅秦餘謂陳王曰今必欲定天下取王侯者其道莫若師賢而友智孔子之裔孫今在魏居亂世能正其行修其祖業不爲時變其父相魏以聖道輔戰國見利不易操名聞諸侯世有家法其人通材足以幹天下博知足以慮未形必宗此人天下無敵矣陳王大悅遣使者齎千金加束帛以車三乘聘焉耳又使謂子魚曰天下之事已可見矣今陳王興義兵討不義子宜速來以集其事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十七

至

王又聞子賢欲諮良謀虛意相望也子魚遂往陳王郊迎而執其手議世務子魚以霸王之業勸之王悅其言遂尊以博士爲太師諡度焉○陳勝既立爲王其妻之父兄往焉勝以衆賓待之長揖不拜無加其禮其妻之父怒曰佑亂僭號而傲長者不能久矣不辭而去陳王跪謝遂不爲顧王心慙焉遂適博士太師之館而言曰子雖丈夫哉然寒於禮義以啓於姻婭唯先生幸訓誨之使免於戾可乎子魚曰王所問者善也敢固無辭而對乎今以禮言耶則禮無不拜且宗族婚媾又與衆賓異敬者也敬而加親自古以然也王曰雖已失之於前庶欲收之於後也願先生修明其事必奉遵焉對曰昔唐之內親九族外協萬邦禮以婚爲昆弟妻之父母爲外舅姑由是明之則拜之可知夫婚親之義非宗賢之類也雖自己臣莫敢不敬昔魏信陵君嘗以此質臣之父臣之父曰於諸母之昆弟妻之諸父則以親配德年以上雖拜之可也幼於已者揖之可也此出於人情而可常者也王曰

善哉請問同姓而服不及者其制何邪對曰先王制禮雖國君有合族之道宗人掌其列繼之以姓而無制醊之以食而無殊各隨本屬之降殺屬近則死爲之免屬遠則吊之而已禮之政也是故臣之家哭孔氏之別姓於弗父之廟哭孔氏則於夫子之廟此有據而然也周之道雖百世婚姻不通重先君之同體也王跪曰先生之言厥義博哉寡人雖固敢不盡心

以上見獨治

陳王問太師曰行軍之禮可得備聞乎答曰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十七

聖

出自天子出必以歲之孟秋賞軍師武人於朝簡練傑俊任用有功命將選士以誅不義於是孟冬以級授軍司徒摺扑北面而誓之誓於社以習其事先期五日太史筮於祖廟擇吉日齋戒告於郊社稷宗廟既策則獻兆於天子天子使有司以牲特告社告以所征之事而受命焉舍奠於帝學以受成然後乃類上帝柴於郊以出以齊車遷廟之主及社主行大司馬職奉之無遷廟主則以幣帛皮圭告於祖禰謂之主命亦載齊車凡行主皮圭

幣帛皆每舍奠焉而後就館主車止於中門之外外門之內廟主居於道左社主居於道右其所經名山大川皆祭告焉及至敵所將戰太史卜戰日卜右御光期三日有司明以敵人罪狀告之史史定誓命戰日將帥陳列車甲卒伍於軍門之前有司讀詰誓使周定三令五申既畢遂禱戰祈克於上帝然後卽敵將士戰已全克敵史擇吉日復禱於所征之地柴於上帝祭社奠祖以告克者不頓兵傷士也戰不克則不告也凡類禱皆用甲丙戊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十七

聖

庚壬之剛日有司簡功行賞不稽於時其用命者則加爵受賜於祖奠前其奔北犯令者則加形罰戮於社主之前然後鳴金振旅有司徧告捷於時所有事之山川既至舍於國外三日齋以特牛親格於祖禰然後入設奠以反主若主命則卒奠飲玉埋之於廟兩階間反社主如初迎之禮舍奠於帝學以訊誠告大享於羣吏用備樂饗有功於祖廟舍爵策勲焉謂之飲至天子親征之禮也陳王曰其命將出征則如之何太師曰古者大將受命

而出則忘其國卽戎師陣則忘其家故天子命將出征親潔齋盛服設奠於祖以詔之大將先入軍吏畢從皆北面再拜稽首而受天子當階南而命授之節鉞大將受天子乃東面西向而揖之亦弗御也然後告太社冢宰執鬯宜於社之右南面授大將大將北面稽首再拜而受之承所頒賜於軍吏其出不類其克不禡戰之所在有大山川則祈焉禱克於五帝捷則報之振旅復命簡異功勳親告廟告社而後適朝禮也王曰將居軍中之禮勝

敗之變則如之何太師曰將帥尚左士卒尚右出國先鋒入國後刃介冑在身執銳在列雖君父不拜若不幸軍敗則駟駒赴告於載囊褰天子素服哭於庫門之外三日大夫素服哭於社亦如之亡將失城則皆哭七日天子使使迎於軍命將帥無請罪然後將帥結草自縛袒右肩而入蓋喪禮也王曰行古禮如何太師曰古之禮固爲於今也有其人行其禮則可無其人行其禮則民弗與也見問禮陳人有武臣謂子鮒曰夫聖人者誠高材美稱

也吾謂聖人之知必見未形之前功垂於身後立教而戾夫弗犯吐言而辯士不破也子之先君可謂當之矣然韓子立法其所以異夫子之謂者紛如也子每探其意而核其事持久歷遠遐姦勸善韓氏未必非孔氏未必得也吾今而後乃知聖人無世不有爾前聖後聖法制固不一也若韓非者亦當世之聖人也子以爲奚若子鮒曰子信之爲然是固未免凡俗也今世人有言高者必以極天爲稱言下者必以深淵爲名是資勢之談而無其實者也好事而穿鑿也必言經以自輔援聖以自賢欲以取信於羣愚而度其說也若諸子之書其義皆然吾先君子之所自志也請略說一隅而君子審其信否焉武臣曰諾子鮒曰乃者趙韓共并知氏趙襄子之行賞先加具臣而後有功韓非書云夫子善之引以張本然後難之豈有不似哉然實詐也何以明其然昔我先君以春秋哀公十六年四月己丑卒至二十七年荀瑤與韓趙魏伐鄭遇陳垣而還是時夫子卒已十一年矣而晉四卿

皆在也後悼公十四年知氏乃亡此先後甚遠而韓非公稱之會無作意是則世多好事之徒皆非之罪也故吾以是默口於小道塞耳於諸子久矣而子立尺表以度天直寸指以測淵矇大道而不晤信誣說以疑聖殆非所望也武臣义手跪謝施而退遂告人曰吾自以爲學之博矣而可吞於孔氏方知學不在多要在精之也○陳王問太師曰寡人不得爲賢所推而得南面稱孤其幸多矣今既賴二三君子且又欲規久長之圖何施而可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十七

七

答曰信王之言萬世之福也敢稱古以對昔周代殷乃興滅繼絕以爲政首今誠法之則六國之不携抑久長之本王曰周存三代又有三恪其事云何答曰封夏殷之後以爲二代紹虞帝胤備爲三恪恪敬也禮之如賓客也非謂特有二代別有三恪也凡所以立二代者備王道通三統也王曰三統者何答曰各自用其正朔二代與周是謂三統王曰六國之後君吾不能封也遠世之王於我何有吾亦自舉不及於周又安能純法之乎○陳王

涉讀國語言申生事顧博士曰始余信聖賢之道乃今知其不誠也先生以爲何如答曰王何謂哉王曰晉獻惑聽讒而書又載驪姬夜泣公以信入其言人之夫婦夜處幽室之中莫能知其私焉雖黔首猶然况國君乎予以是知其不信乃好事者爲之辭將欲成其說以誣愚俗也故使子并疑於聖人也博士曰不然也古者人君外朝則有國史內朝則有女史舉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以無諱示後世善以爲式惡以爲戒廢而不記史失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十七

七

其官故凡若晉侯驪姬牀第之私房中之事不得掩焉若夫設教之言驅羣俗使人入道而不知其所以者也今此皆書實事累累若貫珠可無疑矣王曰先生真聖人之後風也今幸得聞命寡人無過焉○陳王涉使周章爲將西入關將以誅秦秦使將章邯距之陳王以秦國之亂也有輕之之意勢若有餘而不設敵備博士太師諫曰章邯秦之名將周章非其敵也今王使使需然自得而不設備臣竊惑焉夫雖天之所舍其禍福吉凶大者在

天小者由人今王不修人利以應天祥若跌而不振悔之無及也王曰寡人之軍先生無累也請先生息慮也又諫曰臣聞兵法無恃敵之不我攻恃吾之不可攻也今恃敵而不自恃非良計也王曰先生所言計策深妙予不識也先生休矣已而告人曰儒者可與守成難與進取信哉博士他日復諫曰臣聞國大兵衆無備難恃一人善射百夫決拾章邯梟將卒皆死士也周章若儒使彼席卷前來莫有當其鋒者王曰先生所稱寡人昧昧焉願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十七

元

何以輕之無備故也今王與秦角強弱非若由之夫妻也而輕秦過甚臣是以懼故區區之心欲王備慮之也王曰譬類誠佳然實不同也弗聽周章果敗而無後救邯遂進兵擊陳王師大敗○博士凡仕六旬老於陳將沒戒其弟子曰魯天下有仁義之國也戰國之世講頌不衰且先君之廟在焉吾謂叔孫通處濁世而清其身學儒術而知權變是今師也宗於有道必有令圖歸必事焉以上見答問曹明問子魚曰觀子詰墨者之辭事義相反墨者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十七

本

妄矣假使墨者復起對之乎答曰苟得其禮雖百墨吾益明白焉失其正雖一人猶不能當前也見詰

至聖編年世紀卷之十七終

至聖編年世紀卷之十八

婁東嘉定李 灼松亭

全輯

新安古歙黃 晟曉峰

男李肯堂德紹

為菴筠圃全校

男黃

為蓀芳谷

漢

高帝元年賜孔子十世孫聚爵蓼侯

見孔子家譜

按聚字子彥孔叢子作季彥家語後序作最字子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十八

一

產從高祖起芒碭為將軍以左司馬都督佐韓信

破項羽于垓下以功封蓼侯諡曰夷

見家譜

西洛人

姚進先有道徵不就養志于家長彥季彥常受教

焉既除喪則苦身勞力以自衣食家有先人遺書

兄弟相勉諷誦不倦于時蒲阪令汝南許君然造

其宅勸使歸魯奉車二乘辭曰載柩而返則違父

遺命舍墓而去則心所不忍君然曰以孫就祖于

禮為得願子無疑答曰若以死有知也祖猶鄰宗

族父獨留此不以劇乎吾其定矣遂還其車于是

甘貧味道研精墳典十餘年間會徒數百故時人

為之語曰魯國孔氏好讀經兄弟講誦皆可聽學

士來者有聲名不過孔氏那得成長彥頗隨時為

今學季彥壹其家業兼修史漢不好諸家之書華

陰張太常問何如斯可謂備德君子季彥答曰性

能沈遽則不可測志若在小則不可度砥厲廉為

家常為上賓從容以論道為事是時先生年二十

一矣每與其兄議學其兄謝服焉及世祖即祚君

魚乃仕官至武都太守關內侯以清儉聞海內先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十八

二

生雅好儒術淡忽榮祿不願從政遂刪撮左氏傳

之難者集為義詁發伏闡幽讀明聖祖之道以祛

後學著書未畢而早世不永宗人子通痛其不遂

惜茲大訓不行于世乃校其篇目各如本第并序

答問凡三十一卷將來君子儻肯遊意幸詳錄之

焉○魯人有同歲之計而死者欲為之服問于季

彥季彥曰有恩好其總乎昔諸侯大夫共會事于

王及以君命同盟霸主其死則有哭臨之禮今之

上計並觀天子有交燕之歡同名緇素上紀先君

下錄子弟相敦以好相厲以義又數相往來特有私親雖比之朋友不亦可乎○崔駟學于太學而糧乏鄧衛尉欲餼焉而未果季彥年九歲以其父命往見衛尉曰夫言不在多在于當理施不在豐期于救乏崔生臣父之執也不幸而貧公許賑之言既當理矣從來有日佳貺未至或欲豐之然後乃致乎答曰家物少須租入當猥送季彥曰公顧眄崔生欲分祿以周其無君之惠也必欲待君租入然後猥致則于崔生爲贏非義崔生所不爲也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十八

三

且今乏矣而方須租入是猶古人欲決江海之水以救牛蹄之魚之類也鄧公曰諾○梁人取後妻後妻殺夫其子又殺之季彥返魯過梁相曰此子此子當以大逆論禮繼母如母是殺母也季彥曰言如母則與親母不等欲以義督之也昔文姜與殺魯桓春秋去其姜氏傳傳曰不稱姜氏絕不爲親禮也絕不爲親卽凡人爾且夫手殺重于知情知情猶不得爲親則此下手之時母名絕矣方之古義是子宜以非司寇而擅殺當之不得爲殺母

而論以逆也梁相從之○長孫尚書問季彥曰處士聖人之後也豈知聖人之德惡乎齊答曰德行邇於世智達秀於人幾于如此矣曰聖人者必能聞于無聲見于無形然後稱聖爾如處士所言大賢則能爲之季彥曰君之論宜若未之近也夫有聲故可得而聽有形故可得而見若乃無聲雖師曠側耳將何聞乎無形雖離婁並照何得視乎書曰惟狂克念作聖狂人念思道德猶爲聖人聖人大賢之清者也賢人中之親者也○孔大夫謂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十八

四

季彥曰今朝廷以下四海之內皆爲章句內學而君獨能治古義治古義則不能不非章句內學非章句內學則危身之道也獨善固不容于世今古義雖善時世所廢也而獨爲之必將有忠盍固己乎答曰君之此言殆非所望也君以爲學學知乎學愚乎大夫曰學所以求知也季彥曰君頻日聞吾說古義一言輒再稱善善其使人知也以爲章句內學迂誕不通卽使人愚也今欲使吾釋善善之知業習迂誕不通之愚學爲人謀如此于義何

居且君子立論必折是非以是易非何傷之如主上聰明庸知不欲兩聞其義博覽古今擇善從之以廣其聖乎吾學不要祿貴正義爾復以此受忠猶甘心焉先聖遺訓壁出古文臨淮傳義可謂妙矣而不在科策之例世人莫識其奇斯業之所以不泯賴吾家世世獨修之也今吾猥爲祿利之故欲廢先君之道此殆非所望也若從君言是爲先君之義滅于今日將使來世達人見今文俗說因嗤笑前聖吾之力此蓋爲先人也物極則變此百

不同以爲不如明公之教也何者萬物之生各稟天地未必爲人人徒以知得而食焉故孝經曰天地之性人爲貴貴有知也伏犧始嘗草木可食者一日而遇七十二毒然後五穀乃形非天本爲人之生也蚊蚋食人蛆蟲食土非天故爲蚊蚋生人爲蛆蟲生地也如此不然則五穀鳥獸之生本不爲人可以爲無疑矣公良久曰辨哉衆坐默然○永初二年季彥如京師省宗人仲淵是年夏河南四縣雨雹如捲杯大者如斗殺禽畜雉兔折樹木

之驗者帝默然左右皆不善其言季彥聞之曰吾
豈容媚勢臣而欺天子于後子逸相魯舉季彥孝
廉固辭不就會遭兄長彥憂遂止乎家季彥爲人
謙退愛厚簡而不華終不以榮利變其恬然之志
見不義而富貴者視之如僕隸其筆則典誥成章
吐言必正名務理故每所交遊莫不推先以爲楷
則也年四十有九延光三年十一月丁丑卒○按
季彥以後長子滅嗣以上見連叢子

高帝十二年十一月行至淮南還魯以太牢祀孔子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十八

七

封九代孫孔騰爲奉嗣君詔諸侯王卿相至郡先廟

謁而後從政

見漢書

邱濬曰此漢以下祀孔子之始亦新官到任謁廟
之始尹起莘曰自堯舜禹湯文武既沒天生孔子
爲萬代仁義禮樂之宗主生民之類不至糜爛絕
滅者吾聖道扶持之功用也自秦燔詩書坑學士
其禍至于陳項極矣漢高之興首祀孔子見天理
之在人心自有不可得而泯滅者漢代四百年基
業其精神命脉蓋在于此○按聖人歿後二百七

十餘年忽罹暴秦之厄漢興特具千古卓識舉而
加之帝王卿相之上遂開萬世尊師重道之典有
以救人心于不死是天啟斯文也

惠帝拜孔子九代孫騰爲博士遷長沙太守

騰字子襄五十七卒生子忠

文帝徵孔子十代孫忠爲博士封褒成侯

忠字子貞有高尚之志年五十七卒生子二武及

安國

文帝徵孔子十一代孫武爲博士至臨淮太守又以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十八

八

彥子臧嗣爵蓼侯

武字子威生子延年臧子一琳○其子臧嗣焉歷

位九卿遷御史大夫辭曰臣世以經學爲家轉相

承作訓法然今俗儒繁說遠本雜以妖妄難可以

教侍中安國受詔綴集古義臣乞爲太常典臣家

業與安國紀綱古訓使承垂來嗣孝武皇帝重違

其意遂拜太常其禮賜如三公在官數年著書十

篇而卒○與從弟書臧報侍中相知忿俗儒淫辭

冒義有意欲校亂反正由來久矣然雅達博通不

世而出流學守株比肩皆是衆罪非正將焉立每
獨念至此夙夜反側誠懼仁弟道未信于世而以
獨知爲愆也人之所欲天必從之舊章潛於壁室
正於紛擾之際歎爾而見俗儒結舌古訓復申豈
非聖祖之靈欲令仁弟讚明其道以闡其叢者哉
且曩雖爲今學亦多所不信唯聞尚書二十八篇
取象二十八宿謂爲至然也河圖古文乃自百篇
邪如堯典說者以爲堯舜同道弟素常以爲雜有
舜典今果如所論及成王道雷風周公信自在俗
至聖編年世紀

儒羣驅犬吠雷同不得其髣髴惡能明聖道之真
乎知以今讐古之隸篆推科斗已定五十餘篇並
爲之傳云其餘錯亂文字摩滅不可分了欲垂待
後賢誠合先君闕疑之義顧惟世移名制變改文
體義類轉益難知以弟博洽溫敏既善推理又習
其書而猶尚絕意莫肯垂留三思縱使來世亦有
篤古碩儒其若斯何嗚呼惜哉先王遺典闕而不
補聖祖之業分半而泯後之君子將焉取法假令
顏閔不歿游夏更生豈其然乎不能己已貴復申

之○與子琳書告琳頃來聞汝與諸友生講隸書
傳滋滋晝夜衍衍不怠善矣人之進道唯問其志
取必以漸勤則得多山雷至柔石爲之穿蝸蟲至
弱木爲之弊夫雷非石之鑿蝸非木之鑿然而能
以微脆之形陷堅剛之體豈非積漸之致乎訓曰
徒學知之未可多履而行之乃足佳故學者所以
飾百行也侍中子國明達淵博雅好絕倫言不及
利行不欺名動遵禮法少小長操故雖與羣臣並
參近侍見待崇禮不供養事獨得掌御唾壺朝廷
至聖編年世紀

之士莫不榮之此汝親所見也詩不云乎惟念爾
祖聿修厥德又曰操斧伐柯其則不遠遠則尼父
近則子國于以立身其庶矣乎

景帝時舒人文翁爲蜀郡太守創立學宮于郡城之
南爲石室作先聖及七十二賢圖于內先聖設坐像
欽躡躡同跡音職職同掌也向後屈膝當前以上見闕里志

益州記云成都學有周公禮殿舊記云漢獻帝時
立文翁石室在焉益州刺史張攸畫盤古三皇五
帝三代君臣與仲尼七十弟子于壁間○按先聖

畫像始此文翁終于蜀蜀人祠祀之安帝永初間蜀學火興平太守睭更新之又增一石室始作禮殿祀先聖周公畫三皇五帝七十二子三代兩漢君臣像于殿壁後好事者增至魏晉王右軍嘗簡蜀守寫倣之十七帖所謂知有漢時講堂三皇五帝以來備有畫又精妙大可觀者此也嘉祐中王素摹寫爲七卷凡一百五十五人爲成都禮殿聖賢圖○孔宗壽云家藏唐吳道子畫先君夫子按几而坐從以十哲弟子者謂之小影其立而顏淵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十八

上

侍者謂之行教行教已有石本小影但摹傳之慮久而訛今亦刻之堅珉庶愈久不失其真也○孔庭纂要云行教小影衣燕居服顏子從行其于像最真亦顧凱之畫也凱之去古未遠孔聖全書謂孔子存日嘗寫小影或有所本也唐劉禹錫新州廟碑載堯顓禹耳華冠象珮取之自鄒魯者卽此像宋時刻石○圖譜全書云廣陵馬太年爲夏縣令寄居司馬樸家見所藏先聖畫像乃唐王維筆眼中神彩殊不類常像上長下短背微僂以傳考

之當然○幸魯盛典云憑凡像先聖憑几坐手執

塵尾侍十弟子顧凱之畫黃伯周云聖像無鬚髯惟家廟小影爲真又云立像吳道子筆行像米芾筆也○元司居敬尼山孔子像記曰設像祀神非古也其尸禮既廢之後乎漢文翁立學宮成都蜀有文翁石室設孔子坐像其歛蹠向後屈膝當前上古以來君臣及七十二弟子繪兩旁晉王右軍嘗簡蜀守寫倣之宋嘉祐中王公素爲禮殿圖此像之最古者然皆漢衣冠也居敬學製鄒邑遷學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十八

上

舍于城西建孔子廟時孔顏孟三氏教授張頌習于禮者也因問立像之制曰古人席地而坐高臺隆展旣已失之冕服之度傳訛甚矣禮記儒行篇孔子自言少居魯衣逢掖之衣長居宋冠章甫之冠此孔子之衣冠也于是倣文翁石室像章甫逢掖危坐奉而居之坤靈洞乃問冕之制則曰散在禮經注疏雖互有得失像而求之可以考見顧讀者不之究耳○闕里志所傳司寇像憑几像乘輅像及行教小影皆有鬚眉正是真像元儒黃四如

孔聖遺像記乃誤信孔叢子之說謂孔子無鬚闕里所傳像皆非是獨宗廟小影爲真不知孔庭所傳原無宗廟小影黃四如不足責黃伯固何文簡亦信孔子無鬚反說吳道玄誤寫聖像何也道玄所畫像本是但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孔子因有姊之喪故拱立時右手在上吳道子不當傳孔子凶事尚右像于後世耳今天下自闕里之外惟黃梅有吳道子所畫孔子遺像良不偶然然是立像懸之不便

按子思適齊有嬖臣美鬚眉立側君欲以貌相易子思曰吾性無鬚眉何誤如此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十八

七

武帝時令天下郡國皆立學校官

見禮樂考

又以孔子十

二代孫延年爲博士轉少傅遷大將軍以臧子琳嗣

蓼侯爵歷位諸吏

見闕里志

按琳位至諸吏亦傳學問琳子黃厥德不修失侯

爵大司徒光以其祖有功德而邑土廢絕分所食

邑三百戶封黃弟茂爲關內侯

武帝天漢中以孔安國爲博士魯共王欲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居壁旣破聞金石絲竹之聲于其壁中得古文虞夏商周之書及傳論語孝經乃不壞宅悉以

書還孔氏安國承詔作書傳又作古文孝經傳論語

訓解

見漢書魯共王傳

按家語後序孔安國字子國孔子十一世孫也子國少學詩于申公受尚書于伏生長則博覽經傳問無常師年四十爲諫議大夫遷侍中博士○孔壁卽後之金絲堂也昔本在東今移在西史記世家孔子故所居堂弟子因以爲廟藏孔子衣冠琴書諸生以時習禮者也今爲鄆國夫人殿○附錄唐王起宣尼宅聞金石賦魯共王益宮于孔氏壞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十八

十四

宅于闕里聞金石絲竹之聲有六律五音之美清令始奏異洞庭之載張寂寞而來非鈞天之可視或管或磬以禮以祀徒在廟而見聽豈升堂而足擬當其攝齊而進拾級而前遠近猶惑鏗鏘始傳式感王心聘國無勞乎七十克諸聖域振衣若化乎三千信不擊而不考實玄之而又玄惟金也振春容而無關惟竹也像吹噓而未歇情愔擊石如荷蕢之初聞杳杳揮絲疑孺悲之來謁所以表正聲之感所以同古樂之發遐想乎反魯之年追思

乎在齊之月廻環棟宇繚繞庭除惟恍惟惚如
繹如心方啟乃樂可依于固將極天而蟠地豈徒
舞歌而躍魚疾徐有則清濁不忒非審以知政非
作以崇德藏書之壁時繹繹而難分夢奠之楹乍
洋洋而未測響雜乎鴻鵠韻調乎宮羽絲管不形
箕箒無覩固可掩歌鍾于二四配莖英于三五及
夫鏘爾樂闋油然思深覩奧且驚夫盈耳廣居由
是而革心豈不以感上聖之旨聞至德之音哉而
皇家始崇儒禮莫先褒聖尊素王之號廣舊宅之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十八 五
敬倘逸韻之再聞播乎樂府之盛○蔣凝璠宅得
書賦孔氏之居中藏古書當霸魯壞壞之日見亡
秦焚滅之餘卜數仞爲繚垣時之潛矣定四科於
竹簡世以傳諸當其漢偃兵戈魯修宮掖將窮下
國之侈遂去前賢之籍并吞一畝方取地以崇居
摧折兩楹遂得書于暗壁悲夫其宅也人亡道窮
削跡于中瓦墮而昨階缺裂塵飛而環堵空濛鯉
也必趨之庭將爲輦路仲由未入之室欲創離宮
其書也藏書廢久坑儒之後蟲侵而鳥跡微虧土

蝕而韋編欲朽虞夏不刊之典出彼圯墁殷周將
喪之文存于培塿于是升彼堂兮棄諸簡焉信遺
宅兮必取寧古文兮何傳將上樓臺剗榛蕪而矻
若俄聞金石扣寂寞以鏗然王乃凝思潛聽追踪
輟作存其宅兮不壞知其書兮可學悔墮古而榮
今庶立禮而盛樂門庭猶在存聖者之規模蟲象
難詳是古人之質朴倚伏相推于焉有之不廣其
居則斯文永墮不聞其樂則往蹟全隳信乎君子
所居亦廢興而有數聖人大道當用舍而隨時今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十八 七
皇家修典墳崇闢闕開儒館以待士設文教以濟
國千秋萬歲知此道之無窮四海九州信將來之
有得○王禹偁魯壁銘在天成象壁星主文聖人
藏書所以順乎天也噫乾坤不可以久否故交之
以泰日月不可以久晦又繼之以明文籍不可以
久廢亦受之以興我夫子當周之衰則否屬魯之
亂則晦及秦之暴則廢遇漢之王則興其廢也賴
斯壁而藏之其興也自斯壁而發之矧乎三墳言
大道也述于君則堯舜禹湯文武之業備矣述于

臣則臯夔稷契伊呂之功盡矣濟乎世則六府修矣化乎人則五教立矣向使不藏魯壁盡爲秦坑煇飛聖言灰竭帝道則後之爲君者不聞堯舜禪讓之德禹湯征伐之功文武憲章之典將欲化民不亦難乎後之爲臣者又不聞臯之述九德夔之諧八音稷之播百穀契之遜五品伊之翊贊呂之征伐復欲致君不亦難乎世不知六府則無火食之人有卉服之衆與夷狄攸同矣人不知五教則忘父子之慈孝兄弟之友恭與鳥獸無別矣欲見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十八

七

熙熙之國政平平之王道不亦遠乎嗚呼金有籙玉有橫防之以關鍵固之以緘滕人必有竊而求之者蓋重利也斯壁藏君臣之道父子之教人無求而行之者蓋輕義也天恐壞斯壁毀斯文命共王以壞之伏生以誦之使天下皎然知上古之道其大矣銘曰據山高兮爲秦城鑿池深兮爲秦坑城之高兮胡先壞池之深兮胡先平伊斯壁兮藏家書歷秦亂兮猶不傾壞之者恭王誦之者伏生發典謨訓誥之義振金石絲竹之聲如天地兮否

而復秦如日月兮晦而復明秦之焚兮未盡我不爲燼秦之坑兮未得爾滅其國江海涸竭乾坤傾側唯斯文兮用之不息○李東陽金絲堂銘惟孔有宅曰惟聖門曾共何人欲壞更存維壁有書四代之文維堂有聲八音是聞此事茫昧書則真有有堂載新宅固其舊聞樂知德斯言已久金絲在焉名不可朽昔堂在東今堂在西欲究厥初視我銘詩

武帝元朔二年拜孔藏爲太常恩賜如三公

見閭里志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十八

九

昭帝時以孔子十三代孫霸爲博士食邑八百戶賜黃金二百斤第宅一區令以所食邑祀孔子

見家譜

宣帝時以霸爲太中大夫授皇太子經遷詹事爲高密相

宣帝元康四年詔孔宣爲長安公霸次子與弟喜並

列校諸曹

以上見閭里志

元帝初元元年拜霸爲太師爵關內侯號褒成君奉

孔子後

見文獻通考

元帝永光間以孔子十八代孫樹爲魯從事

見閭里志

漢書孔光傳云光父霸以初元元年爲關內侯上書求奉孔子祭祀元帝下詔曰其令師褒成君關內侯霸以所食邑八百戶祀孔子

成帝綏和元年詔求殷後匡衡梅福皆以爲宜封孔子爲殷後從之封十四代孫孔吉爲殷紹嘉侯進爵爲公地方百里

見漢書

成帝紀云綏和元年詔曰蓋聞王者必存二王之後所以通三統也昔成湯受命列爲三代而祭祀廢絕考求其後莫正孔吉其封吉爲殷紹嘉侯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十八

九

成帝時又以十四代孫孔福襲封關內侯召孔光爲博士轉僕射尚書典樞機

綏和二年拜孔光爲丞相封博山侯

哀帝時又以孔房襲關內侯孔永封寧鄉侯孔壽封

合意侯孔放襲博山侯

以上見家譜

哀帝建平二年詔孔子十五代孫何齊食邑一千六百七十戶益戶九百三十二嗣封宋公

平帝元始元年追諡孔子褒成宣尼公夏五月更封十六代孫孔均爲褒成侯食邑二千戶時太后稱制

徙孔光爲太師稱疾辭位太后詔曰太師光聖人之後先師之子德行純淑道術通明居四輔職輔帝于道今年耆有疾其令太師每朝十日一賜餐賜太師靈壽杖

以上見漢書

按均字長平初名莽避王莽改名敦篤好學有大才徵拜尚書郎襲封關內侯平帝更封褒成侯五年王莽篡位拜太尉不就三辭疾乃得還年八十一卒生子志○邱濬曰此孔子諡宣之始語具嘉靖九年永嘉疏中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十八

辛

東漢

光武帝建武五年冬十月征董憲遂幸魯使大司空以太牢祀孔子封孔安爲殷紹嘉公改封宋公

見文獻通考

後漢書鮑永傳董憲裨將屯兵于魯侵害百姓永爲魯郡太守擊討大破之降者數千人唯別帥彭豐虞休皮常等各千餘人稱將軍不肯下頃之孔子關里無故荆棘自除從講堂至于里門永異之謂府丞及魯令曰關里自開斯豈夫子欲令太守

行禮助吾邪乃會人衆修鄉射之禮請豐等共會
觀禮欲因此禽之豐等亦欲圖永乃持牛酒勞饗
而潛挾兵器永覺之手格豐等禽破黨與○後漢
書光武帝紀云建武五年初起太學車駕幸太學
賜博士弟子各有差

建武十四年拜孔子十七世孫志爲大司馬襲封褒
成侯食二千戶

見闕里志通志
畧作十二年

光武帝中元元年初建三雍明帝卽位親行其禮祖
割辟雍之上帝正坐自講諸儒執經問難于前冠帶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十八

三

縉紳之人圍橋而觀聽者蓋億萬

見後漢書
儒林傳

明帝永平二年幸辟雍行養老禮

明帝紀云永平二年冬十月壬子幸辟雍初行養

老禮詔曰三老李躬年耆學明五更桓榮授朕尚

書詩曰無德不報無言不酬其賜榮爵關內侯食

邑五千戶有司其存者耄恤幼孤惠鰥寡稱朕意

焉

永平二年三雍初成拜桓榮爲五更每大射養老禮

畢帝輒引榮及弟子升堂執經自爲下說幸太學特

加賞賜

見後漢書
桓榮傳

永平十五年東巡至魯詣闕里宅廟祀孔子及七十
二子祀畢親御講堂命皇太子諸王說經以十八世
孫損襲封褒成侯食邑一千戶

見漢書

張朝瑞曰此後世祀孔子弟子之始

章帝建初元年孔豐以御史上疏拜黃門侍郎典東

館

見家譜

連叢子云子豐以學行聞三府交命委質司空拜

高第御史建初元歲大旱天下憂之問羣臣政教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十八

三

得失子豐乃上疏曰臣聞爲不善而災報得其應

也爲善而災至遭時運也陛下卽位日新視民如

傷而不幸耗旱時運之會爾非政教之所致也昔

成湯遭旱因自責省故散積減御損膳而大有年

意者陛下未爲成湯之事焉天子納其言而從之

三日雨卽降轉拜黃門侍郎典東觀事

章帝元和二年正月東巡狩過魯幸闕里以太牢祀

孔子及七十二弟子作六代之樂命儒生講論

見漢書

文獻通考云帝時升廟西面立羣臣中庭北面皆

再拜帝進爵而後坐大會孔氏男子二十以上者六十三人命以儒冠儒服來見帝謂孔僖曰今日之會于卿宗有光榮乎對曰臣聞明王聖主莫不尊師重道今陛下親屈萬乘辱臨敝里此乃崇禮先師增輝聖德至于光榮非所敢承帝笑曰非聖者子孫焉有斯言乎遂拜孔僖爲郎中并賜孔氏男女錢帛詔僖從還京師褒成侯損助祭所留祭器犧象雲雷三尊○幸魯盛典云犧象周尊也雲雷者尊商尊也先儒之釋犧象異義詩正義云犧尊之字春官司尊彝作獻尊鄭司農云獻讀爲犧犧尊飾以翡翠象尊飾以象鳳凰或曰以象骨飾尊毛傳曰犧尊者沙羽飾與司農飾以翡翠意同則皆讀爲娑傳言沙卽娑之字也阮湛禮圖云犧尊飾之犧牛象尊飾以象于尊腹之上畫爲牛象之形王肅謂太和中魯郡干地中得齊大夫子尾送女器有犧尊以犧牛爲尊尊爲犧象形也今以廟器證之則王肅之說是已特陳祥道所謂背上負尊者失之耳蓋被以較轉故曰犧範銅爲之六

其背以受酒有蓋有項項有欵環之云漢元和二年孔子廟祭器也雲雷今以貯初獻酒犧象今以貯亞獻終獻酒

和帝永元四年封孔子褒尊侯十八代孫損襲封褒亭侯食邑一千戶

見闕里志

按損字君益生子曜襲封褒亭侯生子二完讚完襲封褒亭侯早卒無子以母弟讚之子羨襲封自孔子至完二十代

安帝延光三年二月東巡狩過魯祀孔子及七十二

弟子于闕里孔氏族屬榮以衣冠悉會資帛有差

桓帝元嘉二年詔孔子廟置百石卒史一人掌領禮器春秋享禮出王家錢給大酒直河南尹給牛羊豕各一大司農給米

以上見漢書

元嘉三年詔選孔鮒爲百戶主掌禮器魯相乙瑛始置孔子廟百石卒史碑

見闕里志

其文曰司徒臣雄司空臣戒稽首言魯前相瑛書言詔書崇聖道勉六藝孔子作春秋制孝經刪述五經演易繫辭經緯天地幽贊神明故特立廟褒

成侯四時來祠事已卽去廟有禮器無常人掌領
請置百石卒史一人典主守廟春秋饗禮財出王
家錢給大酒直須報謹問太常祠曹掾馮牟史郭
元辭對故事辟雍禮未行祠先聖師侍祠者孔子
子孫太宰太祝令各一人皆備爵太常丞監祠河
南尹給牛羊豕雞缺二各一大司農給米祠臣愚
以爲如瑛言孔子大聖則象乾坤爲漢制作先世
所尊祠用衆牲長史備爵今欲加寵子孫敬恭明
祀傳于罔極可許臣請魯相爲孔子廟置百石卒
史一人掌領禮器出王家錢給大酒直他如故事
臣雄臣戒愚慙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
稽首以聞制曰可○元嘉三年三月二十七日王
寅奏維陽宮元嘉三年三月丙子朔二十七日王
寅司徒雄司空戒下魯相承書從事下常用者選
其年卅古四已上經通一藝雜試通利能奉弘先
聖之禮爲宗所歸者如詔書書到言○永興元年
六月甲辰朔十八日辛酉魯相平行長史事太守
長缺一叩頭死罪敢言之司徒司空府王寅詔書

爲孔子廟置百石卒史一人掌主禮器選年卅以
上經通一藝雜試通利能奉弘先聖之禮爲宗所
歸者平叩頭叩頭死罪死罪謹按文書守文學掾
魯孔龢師孔憲戶曹史孔覽等雜試龢修春秋嚴
氏經通高第事親至孝能奉先聖之禮爲宗所歸
除龢補名狀如牒平惶恐叩頭死罪死罪上司空
府讚曰巍巍大聖赫赫彌章相乙瑛字少卿平原
高唐人令鮑瑩古魯字文公上黨屯留人政教稽
古若重規矩乙君察舉守宅除吏孔子十九世孫
麟廉請置百石卒史一人鮑君造作百石吏舍功
垂無窮于是始○孔門僉載云按此文蓋魯相乙
瑛上書請置卒史一人典主守廟司徒吳雄司空
趙戒以聞制從之乃在元嘉三年三月後魯相平
補以孔和上書于司空府則永興元年六月也考
之范史桓帝紀元嘉惟有二年碑云元嘉三年三
月者蓋是年五月始改永興至十月而雄戒亦罷
免矣○幸魯盛典云按卒史碑宋張稚圭據圖經
定爲魏鍾繇書隸釋考鍾繇之卒云永興七十八

年圖經非也碑中間行布空處有文二行云司徒

公河南字季高司空公蜀郡成都字伯其缺文皆當是人字也雅圭云雄與戒俱未載

姓考之漢書雄乃吳雄戒乃趙戒趙明誠金石錄

云按華陽國志後漢書注皆言趙戒字志伯而此

碑乃作意伯疑其避桓帝諱故改焉今按碑文是

前相瑛實始其事既得請而去官後相平乃牒補

孔穌是相平亦有功于聖門者而不與乙君並列

于後遂逸其姓不知其何處人爲可惜也又按元

聖編年世紀

卷之十八

壬

嘉始置百石卒史其職掌領禮器黃初之詔則云

令魯郡修起舊廟置百石卒史以守衛之蓋以漢

之制祿秩自二千石至百石百石以下爲斗食碑

文是百石非百戶而其職則今之百戶職也歷代

復民供灑掃守衛率百戶有差卒史初置選于孔

氏子弟其後選于諸儒生弘治十一年准于灑掃

戶才德兼優者委用其職掌專司林廟戶籍訓以

武士守衛林廟司掃除啟閉收掌禮器凡祭祀則

造酒飼牲燎烜滌濯陳設省祔至期充監宰官瘞

埋毛血其服如各衛所百戶其祿與管勾同在免

糧田內支給蓋本于漢魏之百石卒史以其管灑

掃百戶之人故亦謂之百戶云

桓帝永壽二年魯相韓勅造立禮器修飾廟宅夫子

塚前壇易以石殿前建翁仲二左執笏右帶劔石麟

石虎四華表二詔孔氏一人爲魯從事見開里志

其文曰維永壽二年青龍在涪灘碑作數古霜月字借明

之靈皇極之日魯相河南京韓君追惟太古華胥

生皇缺一顏缺一育缺一寶俱制元道百王不改字

聖編年世紀

卷之十八

壬

孔子近聖爲漢定道自天王以下至於初學莫不

體疑古思歎仰師鏡顏氏聖舅家居魯親里元官

聖妃在安樂里聖族之親禮所宜異復顏氏元官

氏邑中繇發以尊孔心念聖歷世禮樂陵遲泰項

作亂不尊圖書悖道畔德離敗聖與食糧亡於沙

邱君於是造立禮器樂之音符鐘磬瑟鼓碑作雷古

文字省洗觴觚爵鹿俎豆籩音禁壺修飾宅廟更

作二輿朝車威熹宜杼元汙以注水流法舊不煩

備而不奢上合紫臺稽之中和下合聖制事得禮

儀於是四方士人

碑作仁古
與人通

聞君風耀敬咏其德

尊琦大人之意卓彌之思乃共立表石紀傳億載

其文曰皇戲

古與義
字通

統華胥承天畫卦顏育空桑

孔制元孝俱祖紫宮太一所授前闕

古開
字

九頭以

升言教後制百王獲麟來吐制不空作承天之語

乾元以來三九之載八皇三代至孔乃備聖人不

世期五百載三陽吐圖二陰出識制作之義以俟

知奧於穆韓君獨見天意復聖之族卓越紀思修

造禮樂胡犇器用存古舊宇慇懃宅廟朝車威嘉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十八

无

出城造作漆不水解工不爭賈深除元汙水通流

注禮器升堂天雨降澍百姓訢和舉國蒙慶神靈

祐誠竭敬之報天與厥福永享年壽上極華祀旁

修

碑作依古
字省文

皇代刊石表銘與乾輝耀長期蕩蕩

於盛復授赫赫罔窮聲垂億載○幸魯盛典云按

永壽桓帝紀年也桓帝永興三年正月戊申改元

永壽明年丙申日歲在沿灘也霜月之靈皇極之

日歐陽修云疑是九月五日也碑正面及碑陰俱

列姓名出錢若干韓明府名勅字叔節

勅音
與勞

徠之徠同答勤日勞撫至日徠示有節也故字叔

節○按翁仲一說魏明帝鑄銅人二列司馬門外

借名冢間石人號曰翁仲一說安南國人秦阮翁

仲身長二丈三尺始皇令翁仲將守臨洮死鑄象

司馬門據此則翁仲不得有二其有二者一秦阮

一翁仲也

桓帝延熹間以二十代孫浮綱承俱任東魯督郵

里

靈帝建寧元年四月十一日戊子魯相史晨到官拜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十八

辛

謁孔子望見闕觀式路虔跪既至升堂屏氣拜手祇

肅屑俊髣髴若在依依舊宅神之所安

見祀廟
碑陰

建寧二年三月癸卯朔七日己酉魯相史晨奏出王

家穀祀孔子廟春秋行禮詔從之

見闕
里志

靈帝建寧中以孔子二十代孫綱為都郵功曹

其文曰建寧二年三月癸卯朔七日己酉魯相臣

晨長史臣謙頓首死罪上尚書臣晨頓首頓首死

罪死罪臣蒙厚恩受任符守得在奎婁周孔舊寓

不能闢弘德政恢崇一變夙夜憂怖累息屏營臣

晨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以建寧元年到官行秋

饗飲酒泮碑作泮宮復禮孔子宅拜謁神坐

仰瞻棖栭俯視几筵靈所憑依肅肅猶存而無公

出酒脯之祠臣卽自以俸錢修上案食醢具以叙

小節不敢空謁臣伏念孔子乾坤所挺西狩獲麟

爲漢制作故孝經援神契曰元邱制命帝卯行又

尚書考靈耀曰丘生蒼際觸期稽度爲赤制故作

春秋以明文命綴記撰書修定禮義臣以爲素王

稽古德亞皇代雖有褒成世享之封四時來祭畢

至聖編年世紀卷之十八

卽歸國臣伏見臨辟雍日祀孔子以太牢長吏備

爵所以尊先師重教化也夫封土爲社立稷而祀

皆爲百姓興利除害以祈豐穰月令祀百辟卿士

有益于民矧乃孔子元德煥炳光于上下而本國

舊居復禮之日闕而不祀誠朝廷聖恩所宜特加

臣寢息耿耿情所思維臣輒依社稷出王家穀春

秋行禮以供禋祀餘胙賜先生執事臣晨頓首頓

首死罪死罪臣盡力思維庶政報稱爲效增異輒

上臣晨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上尚書

時副言太傅太尉司徒司空大司農府治所部從

事○昔在仲尼汁光黑帝曰汁光紀之精大帝所挺顏母

毓靈承敝遭衰黑不代蒼轍環應聘歎鳳不臻自

衛反留養徒三千獲麟趣作端門見徵血書著紀

黃玉韻音應主爲漢制道審可行乃作春秋復演

孝經刪定六藝象與天談鈞河摘雒卻揆未然巍

巍蕩蕩與乾比崇○幸魯盛典云按漢元嘉永壽

建寧及魏黃初碑各缺數字餘皆完好可讀至永

壽三年修墓碑乃魯相韓勅修孔子墓碑也碑陰

至聖編年世紀卷之十八

載輸錢人名及孔子塚下復民吳仲初等十餘人

字差可辨歐陽修錄林廟漢碑皆有跋此獨無則

宋時已無完本其碑在墓前久仆地今移置同文

門

靈帝光和元年始置鴻都門學畫先聖及七十二弟

子像見後漢書

獻帝時徵孔子二十代孫融爲少府拜大中大夫

附錄鍾離意爲魯相出私錢萬三千付戶曹孔詡

修夫子車身入廟拭几席劍履時有男子張伯除

堂下草得玉璧七枚伯懷其一以六枚白意意令主簿安置几前其堂下牀首有懸甕意召所問答曰夫子甕也皆有丹書人莫敢發意曰夫子所以遺甕欲以垂示後人因發之得素書文曰後世修吾書董仲舒護吾車拭吾履發吾笥會稽鍾離意璧有七張伯懷其一意即召問伯果服焉見鍾離意傳

三國

魏文帝黃初二年封孔子二十一代孫羨為宗聖侯拜議郎以魯縣百戶奉孔子祀立宗聖侯碑見魏志始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十八

聖

建四氏學令郡國修孔子舊廟

按四氏學舊名孔氏家學

其文曰維黃初元年大魏受命亂軒轅之高蹤紹

虞氏之遐統應曆數以改物揚仁風以作教于是

揖讀輯五瑞班宗彝鈞衡石同度量秩羣祀于無文

順天時以布化既乃緝熙聖緒昭顯上世追存二

代三恪之禮兼紹宜尼褒成之後以魯縣百戶命

孔子二十一世孫議郎孔羨為宗聖侯以奉孔子

之祀制詔三公曰昔仲尼負大聖之才懷帝王之

器當衰周之末而無受命之運缺二字乎魯衛之朝

教化乎洙泗之上樓樓焉皇皇焉欲屈己以存道

貶身以救世于是王公終莫能用乃退考五代之

禮修素王之事因魯史而制春秋就太師而正雅

頌俾千載之後莫不采其文以述作仰其聖以成

謀茲可謂命世大聖億載之師表者已遭天下大

亂百祀隳壞舊居之廟毀而不修褒成之後絕而

莫繼闕里不聞講誦之聲四時不覩烝嘗之位斯

豈所謂崇禮報功盛德百世必祀者哉嗟乎朕甚

閔焉其以議郎孔羨為宗聖侯邑百戶奉孔子之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十八

聖

祀令魯郡修起舊廟置百石吏卒以守衛之又于

其外廣為屋宇以居學者于是魯之父老諸生遊

士觀廟堂之始復觀俎豆之初設嘉聖靈于髣髴

想貞祥之來集乃慨然而嘆曰大道衰廢禮樂滅

絕冊餘年皇上懷仁聖之懿德兼二儀之化育廣

大苞于無方淵深淪于不測故自受命以來天人

咸和神氣烟煴嘉瑞踵武休徵屢臻殊俗解編髮

而慕義遐方越險阻而來賓雖太皞遊龍以君世

虞氏儀鳳以臨民伯禹命元宮而夏后西伯由岐

社而爲周文尚何足稱于大魏哉若乃紹繼微絕
興修廢官疇咨稽古崇配乾坤况神明之所福祚
宇內之所歡欣豈徒魯邦而已哉爾乃感殷人路
寢之義嘉先民泮宮之事以爲高宗僖公蓋嗣世
之王諸侯之國耳猶著德于三頌騰聲于千載况
今聖皇肇造區夏創業垂統受命之日曾未下輿
而褒美大聖隆化如此能無頌乎乃作頌曰煌煌
大魏受命溥將繼體黃虞含夏苞商降陞下土上
清三光羣祀咸秩靡事不綱嘉彼元聖有邇其靈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十八

三

遭世霧亂莫顯其榮褒成既絕寢廟斯傾闕里蕭
條靡歆靡馨我皇悼之尋其世武乃建宗聖以紹
厥後修復舊堂豐其鬯宇莘莘學徒爰居爰處王
教既新羣小遘沮魯道以興永作憲矩洪聲登假
神祇來和休徵雜還瑞我邦家內光區域外被荒
遐殊方慕義搏拊揚歌於赫四聖運世應期仲尼
既沒文亦在茲彬彬我后越而五之垂于億載如
山之基○幸魯盛典云按此碑張稚珪以爲曹植
撰詞梁鵠書鍾繇刻○曝書亭集云右封孔羨碑

在今闕里孔子廟庭相傳其文爲陳思王植所作
而梁鵠書之著于圖經假有好事者采之入思王
集誰曰不宜鄒陽洪氏以是碑文稱黃初元年而
魏志作二年正月詔以議郎孔羨爲宗聖侯奉孔
子祀謂悞在史考魏王受禪在漢延康元年十一
月旣升壇卽阼事訖改延康爲黃初而碑叙黃初
元年大魏受命應歷數以改物秩羣祀于無文旣
乃緝熙聖緒昭顯上世追三代三恪之禮兼紹宣
尼褒成之後以魯百戶命孔子二十一世孫羨爲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十八

三

宗聖侯則詔三公云云原受禪之始歲且將終碑
有旣乃之文則下詔在明年二月史未必誤若章
懷太子注孔僖傳以宗聖爲崇聖斯則悞矣

齊王正始二年使太常釋奠以太牢祀孔子于辟雍

以顏淵配講論語

以上見魏志

邱濬曰漢以來釋奠始此向皆祀于闕里至此始
行太學○幸魯盛典云按釋奠之禮見于周官戴
記注疏家太抵皆言設薦饌奠酌而已無食飲酬
酢之事而鄭康成以王制之釋奠爲釋采奠幣以

文王世子之釋奠者必有合爲與隣國合祭孔穎達以學記之釋菜爲釋奠其說相混齊尚書令王儉言釋菜禮廢金石俎豆皆無明文而車陸二范議亦互異歐陽修作穀城夫子廟記直謂釋奠釋菜皆禮之畧釋奠有樂而釋菜無樂陳暘樂書則謂學校禮樂之所自出小有釋菜而以食爲主大有釋奠而以飲爲主其習舞與聲而大合六代之樂一也暘之兄祥道作禮書考據諸經言之最詳以爲古者釋奠或施于山川廟社或施于學周官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十八

禮

大祝大會同造于廟宜于社過大山川則用事焉反行舍奠甸祝舍奠于祖廟彌亦如之此施于山川廟社者也禮記文王世子凡學春官釋奠于先師秋冬亦如之凡始立學者必釋奠於先聖先師及行事必以幣凡釋奠必有合也天子視學大昕鼓徵乃命有司行事興秩節祭先聖先師焉有司卒事返命適東序釋奠于先老王制出征執有罪返釋奠于學以訊馘告此施于學者也賈公彥曰非時而祭曰奠此爲山川廟社而言之也學之釋

奠則有常時者四時之釋奠也有非時者始立學天子視學師還獻馘之釋奠也釋奠有牲幣有合樂有獻酬會同出征返而釋奠告祭也曾子問凡告必用牲幣文王世子凡始立學釋奠行事必以幣此有牲幣之証也文王世子凡釋奠必有合也此有合樂之証也聘禮行釋幣返釋奠席于阼薦脯醢三獻此有獻酬之証也非時之祭釋奠于先聖先師四時則先師而已此二陳之說也然則祭先聖爲重故禮加詳而必有幣祭先師爲輕故禮稍畧而不必有幣審矣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十八

禮

正始七年以顏淵專配孔子以孔子爲先聖顏淵爲先師

見魏志

幸魯盛典云古之所稱先聖先師者亦不一其人周有天下立四代之學虞庠則以舜夏學則以禹殷學則以湯東膠則以文王自魯哀公十七年立孔子廟于故宅解經者卽所見圖云先聖周公若孔子唐顯慶二年長孫無忌之議云漢魏以來取捨各異顏回夫子互作先師宜父周公迭爲先聖

求其節文遽有得失所以貞觀之末親降綸音正夫子爲先聖加衆儒爲先師其周公仍依別禮配享武王蓋自是始罷並祀而專祠夫子其後配哲賢儒以次侑享而先聖先師咸定于一尊矣

晉

世祖武帝泰始三年詔魯國四時備三牲祀孔子改封孔子二十二代孫震爲奉聖亭侯拜太常卿黃門侍郎食邑二千戶

見晉書武帝紀

按震字伯起年七十五卒生子焜襲封奉聖亭侯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十八

三

年五十七卒生子撫舉孝廉辟太尉掾襲封奉聖亭侯爲豫章太守食邑一千戶生子懿東晉襲封奉聖亭侯從事中郎依晉元帝居于會稽食邑一千戶生子鮮年六十一卒按此三代無年可編故載于此

泰始六年十二月帝臨辟雍行鄉飲酒之禮賜太常絹百匹及學士牛酒

泰始七年始釋奠于太學皇太子講經

邱濬曰此太子釋奠之始

武帝咸寧三年皇太子講詩通釋奠如故事

武帝太康三年皇太子講禮記通釋奠如故事

以上見晉書禮志

懷帝永嘉三年夫子手植檜枯

見閩里志

幸魯盛典云手植檜三株其二在御贊殿前高數丈餘圍一丈四尺紋左者左紐右者右紐其一在杏壇東南隅高五丈餘圍一丈三尺枝盤屈如虬

龍世謂之再生檜○五十一代太常博士衍聖公孔元措記曰貞祐二年甲戌正月兵臨曲阜焚我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十八

四

祖廟延及三檜幸收灰燼之餘攜至闕下至大甲申內省知事除開封府李世能令工刻爲先聖容及從祀賢像召元措瞻仰謹再拜以識歲月云○元三氏教授張頌銘序曰闕里手植檜毀于甲戌之火根或戕之歲久無遺後八十年歲在癸巳是爲至元三十年導江張頌來爲教授甲午春仲東廡頽趾甃隙間苗焉其芽躬徙復于故處矢之曰此檜日茂則孔氏日興明年春翠色葱然又明年丙申秩滿去喜矢言之有徵也銘以識之○孔涇

記曰手植檜歷周秦漢晉幾千年至懷帝永嘉三年已已而枯三百有九年子孫守之不敢有毀至隋恭帝義寧元年丁丑復生五十一年于唐高宗乾封二年丁卯再枯枯三百有七年至宋仁宗康定元年再榮金宣宗貞祐二年甲戌罹于兵燹枝葉無遺後八十載癸巳是爲元世祖至元三十年故根復發至明洪武二十有二年已已凡九十七年其高二丈有奇圍四尺紋仍左旋與古本無異○李傑弔手植檜辭序云弘治己未歲六月十六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十八

聖

日闕里孔廟災先聖手植檜毀焉○附錄趙鼎手植檜詩擢秀真儒宅垂陰數仞墻封培因聖力茂悅得靈長根踞龍蛇蟄枝延鸞鷟翔勞躬師禹稷蔓草雜韓莊偃蹇明堂幹蕭森岱嶽陽圍斯漢武栢蔓掩召公棠日月成塵卻乾坤屢戰場仁恩感樵牧忠厚及牛羊不有神明護寧逃翦伐傷歲寒千古色宜並子孫昌○四十六代孫孔舜亮手植檜詩聖人嘉異種移對誦絃堂雙本無今古千年任雪霜右旋符地順左紐象乾綱影覆詩書府根

盤禮義鄉盛同文不朽高與道相當洙泗滋榮茂龜蒙借鬱蒼毓靈全木帝鍾秀極勾芒氣爽翠居席烟凝數仞墻陰連槐市綠子落杏壇香布露周千尺騰凌上百常傍欺泮林小遠笑嶧桐黃屹若擎天柱森如出日桑風中雕虎嘯雲際老龍驤直欲驚魑魅端凝待鳳凰鱗差闕輦甲幹錯羽林槍大節忠臣概堅心志士方魯宮寢不得秦火縱何傷宜子休誇樹姬人謾愛棠松卑虛視爵花賤柱封王誰念真儒迹何當議寵章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十八

聖

元帝太興二年皇太子講論語通釋莫太學見晉書禮志明帝太寧二年詔孔子二十二代孫奉聖亭侯孔巖四時祀孔子如泰始故事見闕里志成帝咸康元年帝釋奠于太學講詩通見晉書禮志穆帝升平元年三月帝講孝經通釋奠如故事權以中堂爲太學孝武帝寧康三年七月帝釋奠于中堂以顏子配享以上見晉書

北魏

按北魏起晉孝武至梁武帝止

太武帝始光三年起太學於城東祀孔子以顏回配
太平真君十一年車駕南伐宋自東平趨山十一月
進至魯郡以太牢祀孔子

獻文帝皇興二年詔孔氏四人爲官遣中書令高允
以太牢祀孔子

孝文帝延興二年詔孔子廟有婦女雜沓巫覡淫祀
者禁之

春二月乙巳詔日尼父稟達聖之資體生知之量
窮理盡性道光四海頃者徐淮未賓廟隔非所致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十八

聖

令祀典頓寢禮章殄滅遂使女巫妖覡淫進非禮
殺生歌舞倡優媒狎豈所以尊明師敬聖道者也
自今以後有祭孔子廟制用酒脯而已不聽婦女
合雜以祈非望之福犯者以違制論其公家有事
如常犧牲粢盛務盡豐潔臨事致敬肅如也

延興三年改孔子二十七代孫乘爲崇聖大夫食邑
五百戶

孝文帝太和十六年四月幸皇宗學親問博士經義
詔勅有司廟享孔子改諡爲文聖尼父拜孔氏四人

爲官以上見北魏書

邱濬曰有司薦享始于此前世但云釋奠而未嘗
言廟至是始有宣尼廟之文○魏書云帝臨宣文
堂引儀曹尚書劉昶等受策文聖之諡

太和十九年夏四月如魯城親祀孔子詔拜孔氏四
人顏氏二人爲官仍封二十八代孫靈珍爲崇聖侯
食邑一千戶命兗州起圍城栽栢修飾墳壠更建碑
銘褒揚聖德

按靈珍授秘書郎生子文泰襲封崇聖侯食邑一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十八

聖

千戶此二十九代也

孝靜帝興和三年兗州刺史李仲挺始塑聖像以上見關志

幸魯盛典云按明臣邱濬言像設起于佛教又云
自唐設塑像其實不然上古帝王聖賢皆有圖畫
遺像殷宗夢說肖像旁求既有圖畫則金石土木
爲踵事矣越勾踐以黃金寫范蠡之狀而周太廟
已有緘口銘背之金人夫豈待休屠祭天之神乎
戰國策之言土偶木偶則固已神而明之矣豈非

博土刻木爲之乎朱子白鹿禮殿塑像說云成都府學先聖先師像文翁琢石所爲皆席地跪坐文翁去古未遠彼時佛教未入于中土也朱子初意欲不爲塑像臨祭設位其後但以爲當倣成都之制未嘗以塑像爲必不可也先聖四十九表賴端木氏以傳而像設則相沿謂昉自元魏興和彼時像教固盛行矣謂昉于興和者尚未深考也謂自唐設塑像可乎此濬之失也若宋濂以爲因開元八年之制則尤爲失之遠矣○按雕塑不始于魏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十八

聖

而塑夫子像則始魏○附錄碑記君姓李字仲璇趙國柏仁人也其先帝高陽之苗裔左車之綿緒瑤光休彩赫奕于上齡若永嘉祥扶疎於季葉君以資解褐奉朝請俄除定州平北府法曹參軍仍歷郡功曹諮議參軍事定相辭三州長史東郡汲郡恒農三郡太守司徒左長史中散大中大夫營構都將離交二州刺史其隸交部也當未浹旬言覲孔廟肅恭致誠敬神如在遂輟車曲阜飲馬沂流周遊眺覽尚想伊人乃命工人修建容像孔子

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因歷叙其才以爲四科之目生既見從沒^缺字侍故顏氏庶幾著繫

于易辭起予者商紛綸于文誥是則大聖人之道須輔佐而成故曰吾有由也惡言不聞于耳所以雕塑士子侍于其側今于設像聖容仍奉進儒冠于諸徒亦青衿青領雖逝者如斯風霜驟謝而淪姿舊訓暖似還新廟宇凝靜靈姿嚴麗夫道繫于人人亡則道隱斯大義以之而乖微言以之而絕今聖容肅穆二五成行丹素陸離光輝清映似微笑而將言左右若承顏而受業是以睹之者莫不忻忻焉有入室登堂之想斯亦化行乎一隅也天誕聖哲作民師表休風流闕里播洙泗至於歎鳳鳥之寂寥傷河圖之莫出屢應聘而不遇知道德之不行而乃正雅頌修春秋刊理六經懸諸日月千載之後莫不得其義以述作服其訓以成身茲可謂開闢之儒聖無窮之文宗者矣此地古號曲阜是唯魯都雖宮觀荒毀臺池蕪沒然其廟庭也蔚叢林於九冬罩修柯于百仞類神枯之浸漢同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十八

聖

悟宮之巨圍至夫鴻隨秋下則月秀霜枝燕逐春
來而風開翠葉既以丕壯觀瞻亦足以安樂聖靈
是以無代不加修繕誠億載以寧神君清明在躬
精思入微功被人神德貫幽顯豈惟營飾宜質經
創賢容如虔修岱像崇奉元宗敦素剪華興存廢
絕視民如傷躋之仁壽體亡懷以幽詣任萬物以
爲心爰自刺舉未或斯同然丹青所以圖盛蹟金
石所以刊不朽文章不鐫珉瑤焉述畧序義目樹
碑廟庭俾後來君子知功業之若斯焉○幸魯盛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十八

聖

典云仲琬東魏世家魏書有傳附李順傳後北史
有傳作琬皆不著其字碑云字仲琬當是名與字
同故部民但舉其字闕里志不知何據以爲名挺
未敢定也魏書天平初遷都于鄴以仲琬爲營構
將作衛大將軍出除車騎大將軍兗州刺史以孔
子廟墻宇頗有頽毀遂修改焉還除將作大匠仲
琬所歷並著清勤守弘農以威惠伏宮牛二姓具
有文武而修繕廟庭一事史載弗遺○膠書亭集
云曲阜縣修孔子廟碑魏兗州刺史李仲琬撰文

并書孝靜帝興和三年十二月立石杏壇之下碑
尚完好雜大小篆分隸于正書中蓋自太武始光
間初造新字千餘頒之遠邇以爲楷式一時風尚
乖別此江著作所云世易風移文字改變俗學鄙
習炫惑於時者也裴觀太原鳳峪高齊時鐫石柱
佛經亦多類是斯亦穿鑿失倫矣仲琬魏書有傳
自兗州還除將作大匠卒贈驃騎大將軍儀同三
司青州刺史

宋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十八

聖

文帝无嘉初徵孔子二十六代孫孔淳之爲散騎常
侍不就見家譜

元嘉十九年詔魯郡修孔子廟及學舍以二十六代
孫鮮襲封奉聖亭侯改封崇聖侯蠲孔子墓側數戶
以掌灑掃栽松栢六百株見宋書

詔曰胄子始集學業方興自微言泯絕逝將千載
感事思人意有慨然奉聖之亂可速議襲于先廟
地特爲營建依舊給祠宜令四時饗祀闕里往經
寇亂蠶學殘毀并下魯郡復修學舍採召生徒昔

之賢哲及一介之善猶或衛其土壠禁其芻牧况
尼父德表生民功被百代而墳塋荒蕪荆棘勿剪
可燭墓側數戶以掌灑掃魯郡士民孔景等五戶
居近孔子墓側燭其課役以給灑掃并栽種松栢
六百株

元嘉二十二年皇太子釋奠孔子太祖親臨學宴會
牲牢祭器悉依上公之禮舞六佾設軒懸之樂

見宋書

周禮小胥掌樂懸之位王宮懸諸侯軒懸大夫判
懸士特懸宮懸四面皆懸如宮有墻軒懸去其南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十八

兗

而以避王也判懸又去其北面以示其德半于君
也特懸又去其西面以示特立之義也○幸魯盛
典云宋齊五代皆設軒懸之樂六佾之舞唐開元
中釋奠用宮架之懸而不詳佾數之八與六大歷
之初修復盛事仍設宮懸未設登歌之樂不用軒
架而用判架有歌而無舞非古人習舞合樂之意
元人因之明初協律郎冷謙考正雅樂并樂舞之
制洪武二十六年始定舞用六佾樂用登歌成化
間增八佾嘉靖間復議改用六佾而闕里仍沿舊

制其所用樂章實宋大晟樂府而元襲之明亦採
用之者也

孝武帝孝建元年詔開建廟制同諸侯之禮詳擇爽

塏

見宋書

詔曰仲尼體天降德繼周興漢經緯三極冠冕百
王爰自前代咸加褒述典司夫人因缺宗祀先朝
遠存遺範有詔繕立世故妨道事未克就國難頻
深忠勇奮厲實憑聖義大教所敦永惟兼懷無忘
待旦開建廟制同諸侯之禮詳擇爽塏後給祭秩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十八

幸

南齊

武帝永明三年正月詔立學設軒懸之樂六佾之舞
牲牢祭器悉依上公詔皇太子諱講畢當釋奠王公
以下可悉往禮

永明七年詔改築聖廟務在爽塏

詔曰宣尼誕敷文德峻極自天發揮七代鈞陶萬
品英風獨舉素王誰匹功隱于當年道深于日月
感麟厭世緬邈千祀川竭谷虛陵夷淵塞非但涖
泗湮淪至乃饗堂之主前王敬仰崇修寢廟歲月

五流鞠爲茂草令學興立實稟洪規撫事懷人彌增欽屬可改築宗祊務在爽塏量給祭秩禮同諸侯奉聖之爵以時繼紹

明帝永泰元年三月詔式循舊典詳復祭秩使牢犧備禮欽饗以上見南齊書

詔曰仲尼明聖在躬允光上哲弘厥雅道大訓生民師範百王軌儀千載世人斯仰忠孝攸出玄功潛被至德彌闡雖反袂遐曠而祧薦彌缺時祭舊品秩比諸侯頃歲以來祀典陵替俎豆寂寥牲奠

聖聖編年世紀

卷之十八

聖

莫舉豈所以克昭大烈永隆風教者哉可式循舊典詳復祭秩使牢犧備禮欽饗

梁

武帝天監八年皇太子釋奠先師

有司議禮云先師在堂義所尊敬太子宜登阼階以明從師之義

元帝初在荊州時自畫先聖像爲之贊而書之時稱三絕

敬帝太平二年詔搜舉魯國之族以爲奉聖之後并

修繕廟堂祇備祀典四時薦秩遵舊

以上見梁書

詔曰夫子降靈體詰經仁緯義允克素王載闡玄功仰之者彌高誨之者不倦立忠立孝德被烝民制禮作樂道冠羣后雖太山極峻一簣不遺而泗水餘瀾千載猶在自國圖屯阻祧薦不修奉聖之門亂嗣穢滅敬神之寢簠簋寂寥永言聲烈實兼欽愴可搜舉魯國之族以爲奉聖之後并修繕廟堂祇備祀典四時薦秩一皆遵其舊

北齊按北齊起梁簡文帝至陳宣帝止

聖聖編年世紀

卷之十八

聖

文宣帝天保元年令魯郡以時修葺聖廟遣使致祭始制春秋二仲及月朔行禮改封孔子三十代孫渠爲恭聖侯釋奠樂用軒懸舞六佾詔將講于天子先定經于孔父廟講畢釋奠行三獻禮祭酒領博士及國子諸學生每月朔日出行事拜孔子揖顏子見北齊書隋書禮樂志云後齊制新立學必釋奠禮先聖先師每歲春秋二仲常行其禮每月但祭酒領博士已下及國子諸學生已上太學四門博士升堂助教已下太學諸生階下拜孔揖顏日出行事而不

至者記之爲一負雨霑服則止學生每十日給假
皆以景日放之郡學則於坊內立孔顏廟博士已
下亦每月朝云○邱濬曰此後世朔日行禮之始

陳

宣帝太建三年皇太子釋奠先師祭酒以下賚帛有
差

後主至德三年釋奠于先師禮畢設金石之樂會宴
王公卿士詔修復典禮改築舊廟以時饗奠

以上見陳書

詔曰宣尼誕膺上哲體資至道祖述憲章之典並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十八

聖

天地而合德樂正雅頌之奧與日月而偕明垂後
昆之制範開生民之耳目梁季湮微靈寢忘處鞠
爲茂草三十餘年敬仰如在永惟愴息今雅道和
熙由庚得所斷琴故履零落不追閱筭開書無因
修復可詳禮典改築舊廟葺房榱棟咸使維新芳
藥潔潔以時饗奠

北周

按北周起陳武帝至宣帝止

武帝保定元年以孔子三十一代孫長孫襲封鄒國

公食邑一千戶

保定三年四月幸太學以太傅燕國公于謹爲三老

而問道焉

見周書武帝紀

宣帝大象二年封孔子爲鄒國公改封渠爲鄒國公

食邑一千戶

見北周書

詔曰大德之後是稱不絕功施於民義昭祀典孔
子德惟藏往道實生知以大聖之才屬千古之運
載弘儒業式次彝倫至如參贊天人之理裁成禮
樂之務作範百王垂風萬葉朕欽承寶歷服膺教
養眷言洙泗懷道滋深而褒成啟號雖彰故實旌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十八

聖

崇聖蹟猶有關如可追封爲鄒國公邑數准舊并
立後承襲

隋

文帝開皇年間贈孔子爲先師尼父詔國子寺每歲
以四仲月上丁釋奠先聖先師州縣學以春秋仲月

釋奠樂奏咸夏

見關里志

隋書禮樂志云隋制國子寺每歲以四仲月上丁

釋奠于先聖先師每年一行鄉飲酒禮州郡學則

以春秋仲月釋奠州郡學亦每年于學一行鄉飲

酒禮學生皆乙日試書景日給假焉○邱濬曰此郡縣二仲釋奠之始前此元魏雖命有司薦享然未名爲釋奠亦無定時也

煬帝大業四年改封孔子三十二代孫嗣哲爲紹聖侯食邑一千戶

見隋書

詔曰先師尼父聖德在躬誕發天縱之姿憲章文武之道命世膺期蘊茲素王而顏山之歎忽踰于千祀至德之美不存于百代永惟懿範宜有褒崇可立孔子後爲紹聖侯有司求其苗裔錄以申上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十八

聖

○按長孫生子二英哲嗣哲英哲封奉聖侯無子嗣哲于文帝時應制登科授涇州司兵參軍遷太子通事舍人襲封鄒國公煬帝大業四年改封紹聖侯食邑一千戶

大業七年曲阜縣令陳叔毅修孔廟

見閩里志

附錄仲孝俊記曰若夫惟道惟德或仁或義既漸散于英華遂崩摧于禮樂天生大聖是曰宣尼雖有制作之才而無帝王之位膺期命世塞厄補空述萬代之典謨爲百王之師表始于漢魏爰逮周

齊歷代追封秉圭不絕我大隋炎靈啟運翼下降生繼大庭之高蹤紹唐帝之遐統憲章古昔禮樂惟新假武修文尊儒重學以孔子三十二世孫前太子舍人吳郡主簿嗣哲封紹聖侯皇上萬幾在慮兆庶貽憂妙簡才能委之宰邑於此周公餘化惟待一變之期夫子遺風自爲百王之憲禮樂舊俗餘何足云用能奉天旨敬先師勸孔宗修靈廟仰曲阜陳明府其人也明府名叔毅字子嚴潁川許昌人昔堯之禪舜實釐女于有虞周室封陳亦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十八

聖

配姬于媯汭漢右丞相建六奇之深謀魏大司空開九品之清議明府即陳氏高祖武帝之孫高宗宣帝之子至如永嘉分國代歷王朝郭璞有言年終三百皇朝大統天下一家爲咸陽之布衣實南國之王子于是遊情庭宇削迹市朝砥礪身心揣摩道義策府蘭臺之秘籍雕蟲刻鵠之文章莫不成誦在心借書于手金科玉條之刑法桐囚木吏之奸情一見乃知片言能折所謂江珠匿耀時虧滿月之明越劍潛光每動衝星之氣爰降詔書乃

除曲阜縣令風威遠至禮教大行政術始臨奸豪
屏息抑強扶弱分富恤貧部內清和民無疾苦重
以德之所感霜雹無災化之所行牛馬不繫鰓魚
夜放早彰溉釜之篇乳雉朝馴自入鳴琴之曲遠
嗤龐統不任百里之才俯笑陶潛忽輕五斗之俸
于是官曹無事囹圄常空接士迎賓登臨遊賞觀
泮水而思歌尋靈光而想賦加以祇虔聖道敬致
神明粉壁椒塗丹楹刻桷可謂誠之所至無所不
爲振百代之家聲作千城之稱首敬鐫金石之文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十八
聖

永同天地之固其詞曰皇非常道帝實無爲時漢
俗薄朴散淳離世道交喪仁義爭馳書亡詩逸禮
壞樂虧降生大聖再修墳史積善餘德追崇不已
於穆大隋明命天子新開紹聖重光闕里伊我陳
君清德遠聞溫溫玉潤苾苾蘭芳淵才亮美拔類
超羣時逢上聖以我爲令懷之以德導之以政用
此一心能和百姓子還名賈兒多字鄭奸雄鼠伏
賦役平均心居險素志守清貧魚生入釜雀瑞來
臻寢廟孔碩靈祠赫奕圓淵方井綺牕畫壁因頌

成功遂歌美績共敝穹壤永固金石

恭帝義寧元年丁丑夫子手植檜復生

見關里志

至聖編年世紀卷之十八終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十八

聖



至聖編年世紀第十冊目錄

卷之十九

唐高祖 武德三則

太宗 貞觀八則

高宗 永徽一則 顯慶二則 乾封二則 總章一則 永隆一則 開耀一則 咸亨

一則

中宗 嗣聖一則 神龍一則

武后則天 天授一則

睿宗 太極一則

至聖編年世紀 第十冊目錄

玄宗 開元十則

肅宗 上元一則

代宗 永泰一則

德宗 建中一則 貞元一則

憲宗 元和三則

武宗 會昌二則

宣宗 大中二則

懿宗 咸通二則

僖宗 乾符一則 中和一則

昭宣帝 天祐一則

後唐明宗 長興二則

後晉高祖 天福一則

後周太祖 廣順一則

卷之二十

宋太祖 建隆二則 乾德二則

太宗 太平興國二則 雍熙一則 端拱二則 淳化一則 至道一則

真宗 咸平二則 景德二則 大中祥符七則 天禧二則

仁宗 即位一則 天聖二則 景祐一則 寶元一則 康定一則 慶歷四則 皇祐

至聖編年世紀 第十冊目錄

二則 至和一則 嘉祐三則

英宗 治平二則

神宗 熙寧四則 元豐二則

哲宗 元祐四則 紹聖一則 元符一則

徽宗 崇寧四則 大觀四則 政和五則 宣和五則

高宗 建炎一則 紹興六則

孝宗 淳熙一則

光宗 紹熙一則

寧宗 慶元一則 嘉泰一則 嘉定一則

淳祐一則

寶祐一則

端平一則
景定一則

咸淳一則

遼太祖

神册二則

金太宗

天會三則

熙宗

天會一則

天眷一則

皇統三則

海陵王

天德二則

世宗

大定八則

章宗

明昌六則

承安一則

泰和一則

宣宗

大貞祐一則

定典二則

元光一則

正

至聖編年世紀

第十冊目錄

三

哀宗

天興二則

至聖編年世紀卷之十九

嬰東嘉定李灼松亭

全

新安古歙黃
晟曉峰

合

男李思堡守臣

爲蓀芳谷全校

爲萱介堂

唐

高祖武德二年詔國子監立周公孔子廟各一所四

時致祭見唐書

書見唐

聖聖編年廿紀

卷之十九

—

詔曰大德必祀義在方冊達人命世流慶後昆爰
始姬旦匡翊周邦創設禮經大明典憲啟生民之
耳目窮法度之本原粵若宣尼天姿睿哲四科之
教歷代不刊三千之徒風流無斁惟茲二聖道濟
生人尊禮不修孰明褒尚宜命有司立周公孔子
廟各一所四時致祭○邱濬曰自曹魏釋奠孔子
於辟雍後至元魏始有廟然不知其何時立也至
是高祖始詔國子立廟然周公孔子各自爲廟○
按太武帝始光三年起太學於城東

武德七年詣國子釋奠於先聖先師見唐書

唐書云以周公爲先聖孔子爲先師○又徐曠傳云曠爲國子博士高祖幸學觀釋奠文遂發春秋題論難鋒生隨方占對莫能屈高祖異之

武德九年改封孔子三十三代孫德倫爲褒聖侯

詔曰宣尼以大聖之德天縱多能王道藉以裁成人倫資其教義故孟軻稱生民以來一人而已自漢氏馭歷魏室分區爰及晉朝旣於隋代成相崇尚用存享祀朕欽若前王憲章故實親師宗聖是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十九

二

所庶幾存亡繼絕抑惟通典可立孔子後爲褒聖侯以隋故紹聖侯孔嗣悲嫡子德倫爲嗣

太宗貞觀二年升孔子爲先聖以顏子配備于戚祖豆之容

房玄齡等議云武德中詔釋奠於太學以周公爲先聖孔子配享臣以爲周公尼父俱稱聖人庠序置奠本緣孔子故晉宋梁陳及隋皆以孔子爲先聖顏回爲先師別祀周公請停周公升孔子爲先聖以顏回配從之

貞觀四年詔州縣皆立孔子廟以上見關里志

張朝瑞曰此後世郡縣以配享立文廟之始

貞觀六年詔罷周公祠更以孔子爲先聖顏子爲先師見唐書

儒林傳云貞觀六年盡召天下老德以爲學官數臨幸觀釋菜命祭酒博士講論經義賜以束帛生能通一經者得署吏廣學舍千二百區三學益生員大抵諸生員至三千二百自元武屯營飛騎皆給博士授經能通一經者聽入貢限四方秀艾挾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十九

三

策負素全集京師文治焞然勃興於是新羅高麗等羣酋長並遣子弟入學鼓箏鍾堂者凡八千餘人雖三代之盛所未聞也見唐書儒林傳

貞觀十一年尊孔子爲宣父詔褒聖侯孔德倫朝會位同三品食邑一千戶按此後世召孔氏子孫朝會之始

貞觀十四年釋奠於國子學詔祭酒孔穎達講孝經受詔撰定五經正義付國子監施行以上見唐書

幸魯盛典云孔穎達唐太宗朝爲文學館學士封曲阜縣男轉給事中數以忠言進帝問孔子稱以

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何謂也
對曰此聖人教人之謙耳已雖能仍就不能之人
以咨所未能已雖多仍就寡少之人更咨其多內
有道外若無中所實容若虛非特匹夫君德亦然
若其據尊極之位銜聰輝明恃才以肆則上下不
通君臣道乖自古滅亡莫不由此也帝稱善除國
子監司業歲餘以太子右庶子兼司業與諸儒議
曆及明堂事多從其說皇太子令穎達撰孝經章
句因文以盡箴諷帝知數爭太子失賜金一斤絹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十九

四

百疋久之拜祭酒侍講東宮帝幸大學親釋奠命
穎達講經畢上釋奠頌有詔褒美穎達先與顏師
古司馬才諸儒受詔撰定五經義訓凡一百八十
卷名曰五經正義太宗降詔曰卿等博綜古今義
理該洽考前儒之異說符聖人之幽旨實為不朽
付國子監施行賜穎達物三百段○唐書儒林傳
云孔穎達為文學館學士與杜如晦等共號十八
學士圖形凌烟閣卒贈太常諡曰憲

貞觀二十年詔皇太子於國子監釋奠先聖先師皇

太子為初獻國子祭酒張復胤為亞獻元州刺史趙
弘智攝司業為終獻既而就講弘智發明孝經忠臣
孝子之義見闕里志

文獻通考云貞觀二十年中書侍郎許敬宗等奏
請國學釋奠祭以太牢樂用軒懸六佾之舞並登
歌一部與大祭祀相過改用中丁州縣常用上丁
無樂祭用少牢按舊禮釋奠學官自為祭主至是
中書侍郎許敬宗等奏祭聖先師秦漢無文魏則
以太常行事晉宋以學官主祭請自今國學釋奠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十九 五

令祭酒為初獻祝辭稱皇帝謹遣某官司業為亞
獻博士為終獻州縣以守令為初獻丞佐為亞獻
博士為終獻樂凡五奏○邱濬曰此後世遣官釋
奠守令主祭之始

貞觀二十一年春秋釋奠始用祝文以左邱明卜子

夏二十二人並配見唐書

唐書禮樂志云中春中秋釋奠於文宣王皆以上
丁國學以祭酒博士三獻太宗二十一年詔左邱
明二十二人皆以配享而尼父廟學官自祭之祝

曰博士某昭告於先聖州縣之釋奠亦以博士祭中書侍郎許敬宗等請國學釋奠以祭酒博士司業爲三獻辭稱皇帝謹遣州學以刺史上佐博士三獻縣學以令丞主簿若尉三獻會皇太子釋奠自爲初獻以祭酒亞獻司業終獻

貞觀二十三年詔以周公配武王以孔子爲先聖

高宗永徽時復以周公爲聖孔子爲師

高宗顯慶二年復尊孔子爲先聖

以上見闕里志

長孫無忌等議云漢魏以來取舍各異孔子顏子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十九

六

互作先師周公尼父迭爲先聖貞觀之初親降綸音依禮記之明文酌成康之典說正孔子爲先聖今當從之○張朝瑞曰至是始定孔子爲先師

顯慶三年詔孔子廟用宣和之舞國子博士范頤撰

樂章

高宗乾封元年正月丙戌封禪還京師車駕發泰山

辛卯至曲阜親祭祠廟以太牢贈孔子爲太師魯國

孔宣公詔修祠廟以兗州都督霍王元軌董其役

以上見唐書

唐書

幸曲阜祠廟詔曰朕聞德契機神盛烈光於後代化成天地元功被於庶物魯大司寇宣尼父孔某資大成之材屬衰周之末思欲屈己濟俗弘道佐時歷聘周流莫能見用想乘桴以永歎因獲麟而興感於是垂素王之雅則正魯史之繁文播鴻業於一時昭景化於千祀朕嗣膺寶歷祇奉膺圖憲

章前王規矩先聖崇至公於海內行大道於天下

遂得八表乂安兩儀交泰功成化洽禮備樂和展

采東巡回輿西上途經茲境撫事興懷駐蹕荒區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十九

七

願爲師友瞻望幽墓思承格言雖宴寢荒蕪餘基尚在靈廟空寂徽烈猶存孟軻曰自生民以來未有孔子者也微禹之歎旣深褒崇之道宜峻可追贈太師庶年代雖遠式範令圖景業維新儀刑茂實其廟宇制度卑陋非宜更加修造仍令三品一人以太牢致祭褒聖侯德倫旣承亂嗣有異常流其子孫並免賦役○崔行功贈太師魯國孔宣公碑文形氣肇分宗匠之塗遂廣性情已著名教之理攸興是故雕刻爲妙物之先粉澤成真宰之用

若其聃語棄智則聖非攘臂之端莊寄齊諧則禮必因心之範雖九流爭長百家競逐而宗旨所歸典墳攸繫夫軒義已謝子姒迭微步驟殊方質文異轍及流殽起譟箕服傳詠憲章板蕩風雅淪喪然而千齡接聖崇朝可期五百見賢伐柯未遠粵唯上哲降生圯運理接化先德克造物財成教義彌綸之跡已周組織心靈範圍之功且峻利仁以濟幽顯垂訓以霑動植自嘆起臨川道窮反袂西峯琰玉幾燼蒼山東野柔桑多塵碧海屬混元可

則有防叔伯夏叔梁紇紇生太師若夫天命玄鳥王匡隆其濬哲瑞起白狼瑤臺繁其錫類武王覆夏仍遷象物之金有客在周復奏桑林之樂滋恭喻尸臣之鼎高讓挹延吳之風令緒昌源煥乎已遠至如象緯凝質則傳說巫咸嵩華降神而申伯吉甫在於郊臨巨蹟鬱符中野之祥水帶邱阿遙均返宇之慶韞乾坤之精粹陶陰陽之淑靈度九圍十河目海口放勳文命有喻於儀型子產阜縣微詳於具體孟孫言其將聖太宰辨其多能神關

職五土得其攸宜秋令克宣雨觀展其刑政溝疏
墓道但抑季桓田歸汶陽遂陵齊景尊君卑臣之
訓自家刑國之術每惆悵於興周亦留連於韶管
然而高旻不惠彼日寢微起哀怨於王風絕歸飛
於鳴鳥是邦可化斯道欲行暖席興憂問津匪倦
俎豆嘗說空及三軍之容季孟有言不接雙雞之
膳晏平推士尚或相排子西讓王終成見拒亦有
宋朝司馬喬木難休衛國匡人逆旅焚次荷黃微
者翻嗟擊磬之心儀封細人潛明木鐸之意既而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十九

十

在斯興感用輟棲遑狂簡斐然彌嗟穿鑿旋駘舊
館掃筵闕里杏壇居寂緇林地幽知十稔微得二
承妙科斗所載方閱舊聞鳴鳩在篇徧詳雅什河
漢鞀鼓鏗鏘之響復傳宗廟衣裳升降之儀還序
博約無倦誘喻多方后稷躬耕近關勵物伯夷餒
死猶可激貪周公其人則神交於夢想管仲小器
歎微之於征伐信立德立言太上謂之不朽曰仁
與義前哲以之周旋覆簣爲山喻天階而不陟讀
易無過假日蝕以鳴謙茨嶺峒山寄言於獨善岐

情風御未涉於通莊妙臻數極作伴易簡是知縱
掖乃兼濟之途華袞非爲政之要及其愚智齊民
椿菌如一南楚狂狷舊辨鳳衰東魯陪臣奄成麟
斃晨興負杖知命發於話言夕寐奠楹將萎傷其
湑慮崇山化谷小天下而無由殞石沉星架大梁
而何有門人議服俱纏至極之哀國史制詞永錫
懋遺之誅及埏深夏屋樹列遠方五勝迭遷六籍
無准席間初聞已舛微言入室且分過乖大義秦
人蛙沸遺燼翳然漢代龍驤挾書未剪元封有述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十九

十一

殘缺載陳甘露嗣蹤搜揚復起春陵受命先訪於
膠庠譙郡膺符多招於文學逮江馬南渡泉鷺北
飛鴉入環林鯨衝聖海有隋交喪中原剪覆東序
南雍鞠爲茂草六樂五禮皆從燬室欽若皇唐肇
膺明命祖武宗文之業天成地平之勲圖書因樂
推重干戈由亂集寧剗舟創浮芹藻之詩先逮戎
衣初捲羽籥之節旋興皇上以聖敬而撫璇圖文
明而膺寶曆夏啟挹其光兆姬誦讓其惟清化入
龍沙風移鯁海金邱展畫瓊田薦琛潛馬飾黃芝

之封浮龜吐絲文之籀虞庠殷塾廣宿麗叟蓬嶺
石渠朋延敦誨垂衣裳而凝思虛疏續以永懷至
於大道澁微流風遂往羸譏紫色膠踐云阿劉風
白金徒遵高里黃初正始時多間然建武永平業
非盡善而廼作樂崇德殷薦之禮畢陳有孚載頤
觀下之訓齊設肆類羣望孝享之義益隆歸功三
后尊祖之誠愈切詔寰中而徵萬玉譯荒外以召
百靈一茅分茹雙鸞共羽翠華遠昇藉席虛位上
帝儲祉泰壹有暉山祇傳聲海神會氣九皇之况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十九

三

榮可嗣三代之闕典還屬廼使朱鳥詳日蒼威戒
路七萃騰景八鸞鏘風過大庭以省方掩洙上而
觀藝晏居莫辨祠堂歸然見馬鬣於荒墳識機檀
於古隧歎重泉之可作聞盛德而必祀言敷訓典
廣命杓材贈以太師式旌幽壤改制神宇是光令
德於時皇唐之御天下四十有九載卽乾封之元
年也攝提處歲勾芒獻節兗州都督霍王元軌大
啟藩維肅承綸誥庀徒揆日疏閑雍遠接泮林之
舊境削靈光之前殿徂徠新甫伐喬木而韻流嘯

岱吹泗濱採怪石而喧浮磬頽紫施絢黝黛飛文
脊拱重檻春窓秋幌陰欄積霧複閣懷烟几仍度
室席遵函丈壽宮澹然辟容有穆至如襄城有訪
七聖接其駢駢汾水言遊四子冥其衡輒將謂布
衣黃屋名器則殊卷領素王感召宜一顏子侍側
似發農山之談季路承聞如興浮海之說西華束
帶尚以要賓言偃褐裘猶爲得禮避席延其不敏
拾苾晻其幽情共列昇堂齊參睹奧歲時蘋藻復
維菖蒲平日絃歌還聞絲竹皇儲一德聿隆三善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十九

三

博望邀裾肅成講義發揮鎔造照贊事業而以周
穆之觴王母尚勤西弁漢帝之展稷邱因書東嶽
遂廼思建隆碣上聞天展言由國本理會冲情副
震宮之德聲命芸閣以紬頌元堂關兮神靈優揚
教思兮兩儀配燭皇綱兮融帝載堯可履兮舜爲
佩畫而明兮夜而晦吁嗟業兮麗萬代其辭曰赫
赫上帝悠悠天造神集鴻名聖居大寶循性稱教
率性爲道政若鎔金化侔偃草爰畫先起律呂創
陳禮節天地樂和人神成期用簡業尚日新繹無

聲臭騰有彝倫水火朝變憲章時革周廟傷禾殷墟悲麥褒艷紕雅蕤荷淪贖散亂紀言支離方冊自天生德由縱成能賓筵恪嗣銘鼎家承蹲龍運舛振鐸冥膺闕典攸緝斯文載興廣訓三千徧於七十歷階東會藏書西入楚將分社齊閭與邑接輿自狂長沮空執在智伊妙惟神乃幾羊因魯觸鳥向陳飛聃傳頌管編照書韋卜商承絢顏子參微堯則不追昌亦遂往名教潛發心靈泛獎德配乾坤業暉辰象麟悴遙泣山隤匱仰三統昌日千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十九

西

齡聖期禋宗有昊展禮崇基觀宣時邁神緘孝思絳螭承輓翠鳳翻旗上浮龜蒙遙集鄒魯翹勤真蹟惆悵今古舊壁迷字荒墳翳斧綸賁宗師詔緝靈宇虹梁野構翬翼林舒雕櫨繡栢圓井方疏沂童浴早泮鳥鳴初俎豆蠲潔丹青藹如墨檢前蹤莊放遺轍於昭遐訓允歸聖烈肅穆仁祠陰沉象設隨四序以潛運懸三光而不跌秘書少監通事舍人內供奉臣崔行功奉勅撰文奉勅直秘書行秘書省書學博士臣孫師範書○高宗幸曲阜追

贈孔子爲太師遣司稼正卿扶餘隆祝告其文曰皇帝遣司稼正卿扶餘隆以少牢致祭於先聖孔宣父曰惟神玉鈞陳貺靈開四時之原金甌流禎慶傳三命之範神資越誕授山嶽以騰英天縱攸高蘊河海而標狀折衷六藝宣朔九流睿乃生知靈非外獎於是考三古哀一言刊典謨定風什蒞敬之容畢備鐘鼓之音載和父子爰親君臣以穆蕩乎煥乎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可不謂至聖矣乎朕以涼德嗣膺神器式崇祇祀展義云亭感周禮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十九

五

之尚存悲素王之獨往杼軸洙泗如挹清瀾留連舞雩似聞金奏昌門曳練徒有生芻之疑漢曲移舟非復祥萍之實慨然不已爰贈太師堂宇卑陋仍命修造褒聖子孫合門勿事庶能不遺百代助損益之可知永鑑千年同比肩而爲友聿陳菲莫用旌無朽梅曙霞梁松春月牖德音暢而無數形神忽其將久儻弗殊於生前亦知榮於身後○皇太子弘上表乞樹碑以彰聖德日臣聞周師東邁商閭延降軾之榮漢蹕西旋彛門致抱關之想况

泣麟會躅歌鳳遙芬被褥禮於昌辰飾殊榮於穹壤者伏惟陛下資靈統極稟粹登樞乃聖乃神體陰陽而不宰無爲無事均雨露之莫私六符薦而泰階平百寶臻而天祚永靈臺所以偃伯延閣由其增絢尚齒尊賢邁鴻名於萬古興亡繼絕騰峻軌於千齡大矣哉茂實英聲固無得而稱矣日者封金岱畎會玉梁陰路指沂川途經關里回鑾駐蹕式鑑堯禹之姿闢續凝旒再想溫良之德於是特紆宸渙賙以太師爰命重臣申其奠醊廟堂卑

禮樂於既傾祖述勲華三千勵其瞻仰憲章文武億兆遵其藏用豈可使汾川遺碣獨擅於無慚峴岫餘文孤標於墮淚伏見前件孔廟營構畢功峻業增徽事資刊勒敢希鴻澤令樹一碑但遼海清平久無徵發山東豐稔時踰恒歲况鄒魯舊邦儒教所起刊勒之費未足爲多許其子來不日便就乞特矜照遂此愚誠臣識昧恒規言慚通理塵黷聽覽追增竦戰勅旨依請

乾封二年丁卯夫子手植榆再枯見闕里志

高宗總章元年贈顏回爲太子少師曾參少保配享

孔廟見唐書禮樂志

高宗永隆二年二月皇太子親行釋奠之禮

高宗開耀元年二月皇太子將親釋奠於國學有司

草儀注令從臣皆乘馬著衣冠以上見闕里志

高宗咸亨元年詔州縣皆營孔子廟見禮樂考

中宗嗣聖十二年詔孔子三十四代孫崇基襲封褒

聖侯

中宗神龍元年制授褒聖侯朝散大夫陪祭朝會

武后則天天授元年封孔子爲隆道公賜三十三代

孫德倫勅書及時服

以上見闕里志

睿宗太極元年皇太子開講筵親釋奠

見唐書

加贈顏

回太子太師曾參太子太保配享孔廟

見唐書禮樂志

玄宗開元五年以孔子三十五代孫璲之爲兗州長

史襲封褒聖侯特授四門博士郡王府文學蔡州長

史書

開元七年命皇太子齒胄於學謁先聖詔石敢騎常

侍褚無量講孝經禮記文王世子篇重修孔子廟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十九

文

文獻通考云開元七年以貢舉人將謁先師質問

疑義勅皇太子諸子宜行齒胄禮乃謁先聖太子

初獻亞終獻並以胄子充初詔侍中宋璟亞獻中

書侍郎蘇頌終獻及臨享上思齒胄之義乃改焉

○渝州刺史江夏李邕重修孔子廟碑嘗觀元化

陰藏上帝玄造雖道遠不際而運行有符揚推大

抵宣考神用建人統之可復補天秩之將頽其祗

一也昔者蚩尤怙賊厥弟驕兵巨力多徒合緒連

禍則黃帝興聖首出羣龍推下濟以君人儆勤畧

以堪亂逮至橫流方割包山其吝轉死爲魚蠃食

不粒則堯禹並跡扶振隱憂道百川康四國粵若

殷禮缺周德微宋公用鄒楚子問鼎則夫子卓立

燦然成章闢邦家之正門播今昔之彝憲此天所

以不言而成化聖人所以有開而必先其若是也

故夫子之道消息乎兩儀夫子之德經營乎三代

豈徒小說益有異聞夫亭之者莫如天藉之者莫

如地教之者莫如夫子且沐其亭而不識其道則

不如勿生荷其藉而不由其德則不如勿運故曰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十九

充

消息乎兩儀者也夫博之者莫如文約之者莫如

禮行之者莫如夫子且會其文而不揚其業則不

如勿博經其禮而不啟其致則不如勿學上代有

以焯序中代有以宗師後代有以丕訓故曰經營

乎三代者也意虞舜之美不必至是贊而大者進

聖君也夏桀之惡不必至是擠而毀者激庸主也

伊尹之忠不必至是演而數者勉臣節也趙盾之

逆不必至是抑而書者誅賊臣也至若論慈廣孝

輔仁寵義職此之由於是君臣之位序父子之道

明朋友之事興夫婦之倫得雖朗日開覺膏雨潤
黠和風清扇安足踰哉借如九皇繼統而政醇七
聖同年而道合雖事業廣運借理濟一時未有薄
遊大夫僻居下國德敷既往言滿方來廟食列邦
不假手於後續君長萬乘必歸心於素王若此之
盛是以騰跨百辟孤絕一人曷成名可稱蓋取興
爲大者也我國家文教浹寓文思戾天仲吏曹以
追尊逮禮官以崇祀侯褒聖於人爵尸莫享於國
庠是用大起學流錫類孝行懌悅施於方國光覆
至聖編年世紀

以禮成俗於師司馬天水狄光昭字子亮相門開
祥雅道踵武文義必正從事可行錄事叅軍東海
徐仲連工曹咸陽蓋寡疑倉曹太原王道淳司農
楊萬石戶曹博陵崔少連弘農楊履玄兵曹太原
王光超范陽張博望法曹安定皇甫佺東海於光
彥主曹榮陽鄭章叅軍事博陵崔調扶風寶光訓
河東裴璿隴西李紹烈鴈門田公儀博士南陽樊
利貞曲阜縣令鴈門田思昭丞河間劉思廉主簿
吳興施文尉清河晏弘楷等官序通德儒林秀士
升堂觀興遊聖欽風僉同演成乃共經始其詩曰
元天陰陽大明虛鏡神不利淫物將與正凡日投
艱在此逢聖吞沙薦雪軒黃底定襄陵兆災夏禹
文命周道失序夫子歷聘刪詩述史成禮張樂雅
頌穆清詞訓昭灼片言一字勸美懲惡誘進後人
啟明先覺六順勃興四維偕作元功濟古至道納
來首出列聖席卷羣才大明震曜廣學天開蒸嘗
而寓頌習窮垓帝念居室以光壽宮建侯於嗣環
封厥中孫謀不泯祖德斯崇乃刊聖列克廣休風

開元八年文廟圖繪顏子等十哲皆爲坐像曾參特爲塑像坐十哲之次七十二子俱圖壁上見唐書禮樂志

幸魯盛典云開元八年准司農李元瓘之奏改顏子等十哲爲坐像又特塑曾子像坐於十哲之次前此先聖之有坐像甚明也至開元乃改袞冕之服耳

開元十二年十一月封禪泰山還車駕詣孔子宅親設奠祭

附錄明皇過魯祭孔子廟詩云夫子何爲者栖栖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十九

三

一代中地猶鄒氏邑宅卽魯王宮嘆鳳嗟身否傷麟怨道窮今看兩楹奠當與夢時同○張說應制奉和詩曰孔聖家鄒魯儒風藹典墳龍驂過舊宅鳳德詠餘芬入室神如在升堂樂自聞懸知一王法今日待明君○張九齡應制詩曰孔門泰山下不見登封時徒有先王法今爲明主思思加萬乘幸禮致一牢祠舊宅千秋外光華今在茲

開元十三年封禪廻詣孔子廟宅親設奠祭遣使以太牢祀墓詔文宣公家每代長子承襲兼賜一子官

給近墓五戶灑掃孔林以孔宣爲兗州泗水縣令以上見唐書

開元十九年詔孔子廟以顏淵配稱亞聖見禮樂考

開元二十二年詔孔廟釋奠樂用姑洗之均三成見唐書禮樂志

開元二十六年詔諸州貢舉人見訖就國子監謁先師官爲開講質問疑義所司設食昭文崇文兩館學士及監內諸舉人亦準此自後諸州府貢舉人十一月朔日正衙見訖擇日謁先師遂爲常禮見宋史禮志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十九

三

開元二十七年追謚孔子爲文宣王南向坐仍內出王者袞冕之服以衣之詔二京之祭特用太牢樂用宮懸舞用六佾頒四廂金石二十四架改孔璣之爲文宣公兼兗州長史遷都水使者食邑一千戶以三十六代孫孔宣襲封文宣公兼兗州泗水令見唐書禮樂志追謚孔子爲文宣王詔曰弘我王化在乎儒術發揮此道啟迪含靈自生民以來未有如孔子者也所謂自天攸縱將聖多能德配乾坤身揭日月故能立天下之大本成天下之大經美政教移風俗

君君臣臣父父子民到於今受其賜不其偉歟
於戲楚王莫封魯公不用俾夫大聖才列陪臣棲
遲旅人固可知矣年祀寢遠光靈益彰雖代有褒
稱未爲崇峻不副於實人其謂何夫子既稱先聖
可追諡爲文宣王令三公持節冊命其後嗣褒聖
侯改封嗣文宣公○八月封三十五代孫孔璣之
爲文宣公制曰永惟聖道思闡儒風故尊崇先王
所以弘至教褒獎後嗣所以美前烈褒聖侯孔璣
之纂承睿哲克履中庸三命益欽敦素憑於相業
百代必祀光寵秘於朝恩積慶之餘既開土宇至
德不朽宜傳帶礪可封文宣公兼除兗州長史遷
都水使者食邑一千戶○幸魯盛典云宋濂謂開
元二十七年遷神於南面失古者神道尚右之義
而未考詔文所謂昔周公南面夫子西坐今位既
有殊豈宜依舊之語蓋貞觀永徽先聖之位迭更
顯慶二年別祀周公而西廡之位未改至是乃正
南面之位非以西坐爲尊也然此據京師及天下
學校而言若故宅之廟則水經注云廟屋三間夫

子西面東向顏母在中間南向夫人隔東一間東
向亦是以南面爲尊故啟聖夫人南向也漢明帝
時猶未改築宗祊故西面再拜耳則是濂所著夫
子廟堂議皆未必爲考古者所據依也濂之失且
如此若張璠則不足道矣○邱濬曰文宣之諡始
此亦孔子封王之始也

開元二十八年詔春秋二仲月上丁祭文宣王以三
公攝事

肅宗上元元年歲旱罷諸祀惟太學文宣王仍祀不

罷見唐書禮樂志

代宗永泰二年修國學祠堂成行釋奠禮奏宮懸於

祠堂

德宗建中三年詔孔子三十七代孫齊卿襲封文宣

公兼除兗州功曹參軍文瑾爲兗州都督府功曹策

爲曲阜尉緒爲曲阜令

以上見唐書

德宗貞元二年釋奠詔自宰臣以下畢集於國學

貞元九年貢舉人謁先師與饗太廟日同准別擇日

文獻通考云貞元九年九月太常奏以十一月貢

舉人謁先師合與親饗太廟日同准六典上丁釋奠若與太祠同日卽用中丁其謁先師請別擇日從之○按文獻通考作建中九年疑悞建中止有四年應是貞元

憲宗元和四年以孔惟昉爲兗州參軍

元和十三年詔孔子三十八代孫惟旺襲封文宣公兼兗州參軍

元和十五年詔文宣王家與一子官見唐書

武宗會昌二年以孔子三十九代孫策爲國子監丞

至聖編年世紀卷之十九 庚

襲封文宣公遷國子尚書博士見文獻通考

會昌五年詔文宣王後與一子官

唐書武宗紀云會昌五年正月己酉羣臣上尊號

曰仁聖文武章天成功神德明道大孝皇帝是日

朝獻於太清宮庚戌朔享於太廟辛亥有事於南

郊大赦賜文武官階勳爵文宣王二王後三恪子

一子出身

宣宗大中元年宰相白敏中奏復百緡充孔子享祀

詔文宣王後與一子官見唐書

大中十二年孔子四十代孫緯狀元及第除集賢學

士御史中丞遷吏部侍郎改太常卿累遷尚書左僕

射晉司空封魯國公兼太保爲時名相見唐書列傳

懿宗咸通四年賜孔子四十代孫振狀元及第除秘

書省校書郎襲封文宣公給孔林灑掃五十戶

按振子昭儉任南陵尉授廣文館博士兗州司馬

賜緋除秘書郎襲封文宣公累宰曲阜此四十一

代也

咸通十年重修文宣王廟見關里志孔子四十代孫纘狀

至聖編年世紀卷之十九 毛

元及第見家譜

附錄攝鄆曹濮等州館驛巡官鄉貢進士賈防記

曰皇帝御寓之十年歲在己丑夫子三十九世孫

魯國公節鎮汶陽之三載秋霜共凜冬日均和里

間無桴鼓之聲耆艾有襦袴之詠道已清矣政已

成矣於是瞻故鄉以徘徊想廟貌而惆悵乃謂僚

佐曰伊予聖祖實號儒宗英靈始謝於衰周德教

方隆於大漢爰因舊宅是構靈祠粵自國朝屢加

崇飾文懷繡桷雖留藻繪之功日往月來頗有傾

推之勢故老動懷涼之思諸生興嗟嘆之音今忝
鎮東平幸邇鄉里雖無由展敬而敢忘修營旣而
飛章上陳請以私俸葺飾由是命工庀事飾舊如
新浹旬之間其工乃就門連歸德先分數仞之形
殿接靈光重見獨存之狀辟容穆若更表溫恭列
侍儼然如將請益丹楹對峙還疑夢奠之時素壁
高標宛若藏書之所槐影疎而市晚杏林暗而壇
孤不假大夫幽蘭自滿無煩太守刺草全除稷門
之舊業俄興闕里之清風再起旣可以傳芳萬古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十九 无

亦可以作範一時且開闢以來王霸之道言其德
也莫踰於湯武語其功也無尚於桓文墳土未乾
而邱壠已平子孫縱存而蒸嘗悉絕夫子無尺寸
之地微一旅之衆修仁義者取爲規矩肆強梁者
莫不欽崇生有厄於棲遲沒居尊於南面而樵蘇
莫採廟貌長存道德相承簪裾不紀則夫子之道
旣可彰於積善魯公之德實無愧於聿修防目觀
靈蹤躬尋盛績仰聖姿而如在嘆休烈而難名承
命紀功讓不獲已刻諸貞石深愧菲才謹記

億宗乾符二年詔文宣王後與一子官見唐書
億宗中和三年孔子四十代孫拯狀元及第歷侍中
見家譜
昭宣帝天佑二年詔孔子四十二代孫光嗣授泗水
令陵廟主見闕里志
附錄有賈客航海遭颶風碣駭去東洋抵崇峻見
一儒者告曰吾子貢也斯山名廣桑夫子在焉及
門高弟子皆棲於此緘寄節度韓滉其文皆鳥篆
蟲書不可辯晰書至混披讀如夙識知爲子路再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十九 无

世於是終身事唐不敢失臣禮焉見楊方見年譜
後唐
明宗長興元年以孔子四十三代孫仁玉爲曲阜主
簿見家譜
闕里志云仁玉字溫如初孔末旣害光嗣自爲曲
阜令時仁玉生始九月母張氏抱歸育於外家後
魯人見其長訴於官事聞於朝乃罷末以仁玉爲
先聖嗣身長七尺姿貌異常善六藝尤精春秋爲
人嚴整臨事有斷時年九歲任曲阜主簿

長興三年遷孔仁玉龔邱令龔文宣公見闕里志

後晉

高祖天福五年改孔仁玉爲曲阜令見闕里志

後周

太祖廣順二年親征慕容彥超至兗州城六月朔親詣闕里拜奠留所奠銀器及爐於廟又詣孔林拜燭葺祠宇禁樵採見祖庭廣記召孔仁玉賜五品服銀器雜綵授曲阜令見五代史

廣順二年太祖征慕容彥超至兗州城將破夢一

至聖編年世紀卷之十九 三

人狀甚魁異被王者服謂太祖曰明日當得城及覺因躬率將士力攻至午城陷車駕旣入過夫子廟帝豁然曰昨所夢殆夫子乎不然何路與廟因駐蹕升堂瞻像一如夢中所見感喜下拜遂於六月朔親詣闕里致祭再拜近臣或謂天子不當拜異代陪臣帝曰夫子聖人也百王取則安得不拜因幸闕里復再拜及幸孔林又再拜見闕里志

至聖編年世紀卷之十九終

至聖編年世紀卷之二十

婁東嘉定李 灼松亭

新安古歙黃 晟曉峰 全輯

男李思堡守臣

男黃 爲蓀芳谷全校

爲萱介堂

宋

太祖建隆元年詔增葺文宣王祠宇塑繪先聖先賢之像親撰先聖亞聖贊十哲以下命文臣分贊之

至聖編年世紀卷之二十 一

建隆二年詔祭文宣王用一品之禮立十六戟於廟門有司請改樂章寶儼上一十二章用永安之曲以上見宋史

太祖乾德二年別營國子監置學舍見宋史禮志

乾德四年授孔宜爲曲阜主簿奉祀事

太宗太平興國三年詔孔子四十四代孫宜入覲顧

問孔氏歷世之數特遷太子右贊善大夫龔封文宣

公以上見闕里志

制曰朕以夫子之聖其道猶天瞻彼喬孫宜其嗣

襲況聞爾服勤素業砥礪官常乃諭善於東宮俾爭榮於闕里勉遵家法以荷國恩又詔曰素王之道百代所崇傳祚襲封抑存舊典文宣王四十四代孫孔宜服勤有素砥礪廉隅承歷官聯洽聞政績聖人之後世德不衰俾登朝倫以光儒胄可授太子右贊善大夫襲封文宣公○孔宜舉進士不第乾德中詣闕上書述其家世詔以為曲阜主簿歷遷司農寺丞掌星子鎮市宜上言星子當江湖之會商賈所業請建為軍詔以為縣就命宜知縣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二十

二

事後以為南康軍運使入覲獻文賦數十篇太宗覽而嘉之召見問以孔子世嗣謂左右曰家世之遠有如此者乎因下詔

太平興國八年詔修曲阜孔子廟四十四代孫宜襲封文宣貢方物為謝詔褒之遷殿中丞

見宋史

詔曰素王之教歷代所宗當予治定之初特藏修崇之典汝襲封闕里就列周行虔備貢輸慶茲輪奐省聞嘉嘆不忘於懷

太宗雍熙二年北征詔孔宜督軍餉

見闕里志

太宗端拱元年駕幸國子監召李覺講易賜帛百疋

見宋史

李覺傳云端拱元年太宗幸國子監謁文宣王禮畢升輦將出西門顧見講坐左右言博士李覺方聚徒講書上即召覺令對御講覺曰陛下六飛在御臣何敢輕升高坐上因降輦令有司張幣幕設別坐召覺講周易之泰卦從臣皆列坐覺乃述天地感通君臣相感之旨上甚喜賜帛百疋

端拱五年十一月駕幸國子監賜直講孫奭緋魚復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二十

三

令奭講尚書賜以束帛

見宋史太宗紀

太宗淳化四年從監庫使臣請先聖廟六衙朔望焚香

太宗至道三年真宗即位以孔子四十五代孫孔延世襲封文宣公

以上見宋史

幸魯盛典云孔延世為許州長葛令至道三年真宗諭侍臣令訪先聖子孫呂端奏有世嫡延世見任長葛令宣赴闕詢以家門故事授曲阜令襲封文宣公制曰叔敖陰德尚繼絕於楚邦臧孫立言

猶有後於魯國豈聖人之後可獨遠於陵廟許州長葛令孔延世鍾裔孫之慶仕文理之朝能敦素風甚有政術宜在桑梓之地以奉烝嘗之儀上親諭之曰汝宜精心以典祖廟無倚面賜白金束帛及太祖御書并九經書

真宗咸平元年七月幸國子監召學官崔偓佺講尚書大禹謨還幸崇文院賜秘書監祭酒以下器幣

史真宗紀召見孔延世

見闕里志

咸平三年奉勅許孔延世於廳上見知通轉使特削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二十

四

趨庭禮面賜束帛銀器

真宗景德元年以孔冕為兗州參軍

以上見闕里志

景德四年詔太常禮院檢討釋奠禮以聞

見宋史禮志八

月辛亥賜文宣王四十六代孫聖佑同學究出身

見家譜

宋史禮志云釋奠之禮景德四年同判太常禮院

李維言按開寶通禮諸州釋奠並刺史致齋三日

從祭之官齋於公館祭日刺史為初獻上佐為亞

獻博士為終獻今諸州長吏不親行祀非尊師重

教之道詔太常禮院檢討以聞按五禮精義州縣釋奠刺史縣令初獻上佐縣丞亞獻州博士縣主簿終獻有故以次官攝之

真宗大中祥符元年東封泰山謁文宣王廟加諡孔子為玄聖文宣王封文宣王父為齊國公母為魯國太夫人聖配元官氏為鄆國夫人改曲阜曰仙源

見宋史

文獻通考云帝如孔林降輿乘馬詣奠曰唐明皇褒先聖為王朕欲追諡為帝可乎有司檢討故事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二十

五

以聞或云文宣周之陪臣周天子止稱王不當加

以帝號遂詔諡為玄聖文宣王○詔曰朕以紀號

岱宗觀風廣魯允懷先聖實主斯文矧尼山毓粹

之區光靈可挹而曲阜奉祀之地廟貌猶存將伸

款謁之儀用表欽崇之志宜取十一月朔日幸曲

阜縣備禮躬謁仍付所司詳定車駕至曲阜縣謁

文宣王廟內外量設黃麾仗帝詣位行酌獻禮宰

臣親王而下文武百官各立班於殿庭其文宣王

伯叔兄弟子姪及孔氏宗族長者並許陪位

遣吏部尚書張齊賢以太宰致祭於玄聖文宣王
曰朕以有事岱宗畢告成之禮緬懷闕里欽設教
之素風躬謁奠於嚴祠特褒崇於懿號仍令舊相
載達精誠昭薦吉蠲用遵典禮以充國公顏子等
配享○加諡玄聖文宣王制曰王者順考古道懋
建大猷崇四術以化民昭宣教本總百王而致治
丕變人文方啟廸於素風思丕揚於鴻烈先聖文
宣王道膺上聖體自生知以天縱之多能實人倫
之先覺玄功侔乎簡易景鑠配乎貞明惟列辟之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二十 六
尊崇爲億載之師表肆朕以寡昧欽承命曆曷嘗
不遵守彝訓保乂中區屬以祗若元符告成喬嶽
觀風廣魯之地飭駕數仞之牆躬謁遠祠緬懷遐
躅仰明靈之如在肅奠獻以惟寅自用稽簡冊之
文昭聰獻之德聿舉追崇之禮庶申嚴奉之心備
物典章垂之不朽誕告多士昭示朕意宜追諡曰
玄聖文宣王○封文宣王父叔梁紇爲齊國公母
顏氏爲魯國太夫人詔曰朕以祗陟岱宗親巡魯
甸永懷先聖之德躬造闕里之庭奠獻周旋欽崇

備至惟降靈之所自亦錫美之有初像設具存名
稱斯闕宜加追命以旃典章叔梁紇宜追封齊國
公顏氏宜追封魯國太夫人遣部官員外郎王勵
精虔祭告○封伯魚母元官氏鄆國夫人詔曰朕
時巡魯郡躬詣孔堂顧風教之所尊舉典章而旣
渥眷惟令淑作合聖靈載稽簡冊之文尚闕追崇
之數屬茲成秩特示追崇垂厥方來式昭遺範元
官氏宜追封鄆國夫人仍令兗州遣官詣曲阜廟
祭告○勅曰國家尊崇師道啟廸化源睠維鄒魯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二十 七
之邦是曰詩書之國尼山在望靈宇增嚴朕登岱
告成回鑾欵謁期清風之益振舉禘禮以有加式
資誨誘之方更盡闡揚之旨宜以所賜太宗皇帝
御製御書并正義釋文及器物等并置於廟中書
樓上收掌委本州長吏職官及本縣令佐等同共
檢校如有講說釋奠並須以時出納勿令損污此
勅文仍刊之於石昭示無窮○幸魯盛典云東封
禮畢如曲阜謁先聖廟帝具靴袍行酌獻禮有司
定儀止肅揖帝特再拜又降曲阜廟桓圭一特賜

孔子四十六代孫聖祐衣緣陪位綴京官班擢爲太常寺奉祀郎求孔氏子孫令主廟事有司言賜卽文宣公宜之弟謹愿可任詔以殿中丞知仙源縣兼檢校聖廟賜緋魚袋改曲阜曰仙源遣內侍殿頭張文質齎勅賜太宗皇帝御製書五百十七軸九經書及疏釋文三史書并昨赴文宣王廟祭祀器物金鍍銀香爐盒并香藥緋羅絹金袂黃袱等留於廟中改詩禮堂爲駐蹕便殿帝還次兗州有司奏令撤毀命去賜吻爲孔氏延賔齋給近便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二十

人

十戶以奉坐域詔孔氏近屬授官及賜出身者六

人

大中祥符二年加先聖冕服桓圭一從上公之禮冕九旒服九章以太常博士孔勗知仙源縣御製孔子贊詔羣臣撰七十二弟子贊勒石扈從臣僚於廟內立石刻名令就廟建學以訓孔氏子孫

見宋史

詔曰朕乃者封巒禪社昭列聖之鴻休崇德報功廣百王之彛制洎言旋於闕里遂躬謁於魯堂瞻河海之姿睟容穆若出泗水之上高風凜然舉茂

典之有加期斯文之益振由是推恩世胄併錫寵章祇事祠庭廣增其奉邑復念性與天道德冠生民議茲立聖之名冀廣嚴師之禮兼朕親爲製贊以表崇儒至於四科鉅賢並起五等七十達者俱增列侯仍命宋竇分紀遺烈式盡褒揚之旨庶資善誘之方宜令中書門下樞密院三司使兩制丞郎侍制閤館直館校理分撰贊以聞○真宗御贊云若夫檢玉岱邱迴輿闕里緬懷於先聖躬謁於嚴祠以爲易俗化民旣仰師於彛訓崇儒重道宜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二十

九

益峻於徽章增薦崇名聿陳明祀思形容於盛德爰刻鏤於斯文贊曰立言不朽垂教無疆昭然令德偉哉素王人倫之表帝道之綱厥功茂實其用允臧升中旣畢盛典載揚洪名有赫懿範彌彰○幸魯盛典云大中祥符二年八月詔車駕幸曲阜謁文宣王廟扈從臣僚并陪祀官於廟內立石刻名

大中祥符三年命崇文院刊釋奠儀注及祭器圖頒之諸路

見宋史

宋史禮志云大中祥符三年判國子監孫奭言上
丁釋奠舊禮以祭酒司業博士充三獻官新禮以
三公行事近歲止命獻官一兩員臨時通攝未副
崇祀向學之意望自今備差太尉太常光祿卿以
充三獻又命崇文院刊釋奠儀注及祭器圖以頒
之諸路

大中祥符四年以孔聖祐爲大理評事以孔延魯知
縣事主管祠廟

見闕里志

按聖佑九歲賜同學究出身十一歲真宗東封幸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二十

十一

闕里授太常寺奉禮郎賜衣緣位次京官仍許造
酒供祭祀舊以七戶守墳增至二十戶遷大理評
事五年襲封知仙源代道輔累遷太子中舍

大中祥符五年改封孔子爲至聖文宣王

見宋史

大中祥符七年王旦言請用先天節禮畢請文宣王

廟行禮

大中祥符九年以孔道輔知縣事

以上見闕里志

按道輔孔子四十五代孫大中祥符五年舉進士

授寧州軍事推官天慶觀真武殿中有蛇出公以

梶笏擊碎其首九年以宗子聖佑幼特命知仙源
主奉祀事上言廟制卑陋請加修崇詔可

真宗天禧元年詔崇文館雕印釋奠儀注及酒器圖
頒行下諸路

天禧五年賜孔子四十六代孫聖祐以光祿寺丞襲
封文宣公知仙源縣事遷贊善大夫

以上見宋史

附錄祖庭廣記云真宗東封王欽若言祭尼山上
有紫雲氣長八九丈詔遣入內殿頭楊懷玉祭謝

仁宗卽位首寵儒術車駕幸國子監奠謁先聖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二十

十二

仁宗天聖二年幸國子監謁孔子有司言舊儀肅揖
而帝特再拜

以上見宋史

天聖二年以孔良輔任仙源縣主簿

仁宗景祐元年詔釋奠用登歌

以上見闕里志

按開元中已用登歌至宋則復用之

仁宗寶元二年詔孔子四十六代孫宗愿襲封文宣

公知仙源縣事

見宋史禮志作景祐二年爲國子監主簿

仁宗康定元年夫子手植檜再榮

仁宗慶曆三年以孔宗愿任大理寺丞

慶曆四年幸國子監謁孔子復再拜

宋史仁宗紀云慶曆四年五月壬申幸國子監謁

孔子有司言舊儀止肅揖帝特再拜

慶曆五年以孔宗禎將作監丞知仙源縣孔宗質爲

從事郎仙源縣丞

慶曆八年孔彥輔以齊國公像尚循舊制公卿服乞

正之命九章之服仍請齊國公與魯國太夫人同巡

於殿後立廟奉安以彥輔爲主簿

以上見闕里志

仁宗皇祐二年詔尼邱山當崇五等之封列於祀典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二十

三

特封毓聖侯

詔曰元聖肇興誕自東魯雖天之生德蓋云默定

嶽之降神實應精禱兗州泗水縣尼邱山崇岡秀

阜雲雨所出儲丕祐於商後孕全氣於孔族爰挺

毓睿哲爲萬代師當崇五等之封俾均四瀆之秩

列於祀典以來神像攸司奉書往伸昭告宜特封

毓聖侯○詔兗州仙源縣自國朝以來世爲孔氏

子孫知縣事使奉承廟祀近歲廢而不行非所以

尊先聖也今後復宜以孔氏子弟充選

仁宗皇祐三年詔以孔氏子孫知仙源縣事

宋史禮志云皇祐三年詔曰國朝以來世以孔氏

子孫知仙源縣事使奉承廟祀近歲廢而不行非

所以尊先師也宜以孔子子孫知仙源縣事

仁宗至和二年改封孔宗愿爲衍聖公

以上見宋史

制曰孔子之後以爵號褒顯世世不絕其來遠矣

自漢元帝封爲褒成君以奉其祀至平帝時改爲

褒成侯始追諡孔子爲褒成宣尼公褒成其國也

宣尼其諡也公侯其爵也後之子孫雖更改不一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二十

三

而不失其義至唐開元中始追諡孔子爲文宣而

尊其王爵其嗣褒聖侯爲嗣文宣公孔子子孫去

國名而襲諡號禮之失也蓋由於此比朕稽考前

訓博采羣議皆謂宜去漢之舊革唐之失稽古正

名於義爲得朕念先帝崇尚儒術親祀闕里而始

加至聖之號務極尊顯之意肆朕纂臨繼奉先志

不敢有失墜而正其後裔嗣襲之號不其重歟宜

改至聖文宣王四十六代孫宗愿爲衍聖公

仁宗嘉祐元年以孔宗翰知縣事

幸魯盛典云孔宗翰知仙源縣爲治有條理王珪
司馬光上章論薦由通判知虔州時章貢兩江歲
爲水蓄宗翰伐石爲址治鐵錮之由是屹然詔書
褒美

嘉祐四年以孔洵爲屯田員外郎知縣事以上見
闕里志

嘉祐六年賜飛白書殿榜遣官致祭見宋
史

幸魯盛典云仁宗嘉祐六年賜飛白書殿榜遣官

致祭仍降祭文其文曰皇帝遣兗州通判田洵敢

昭告於至聖文宣王曰惟王淵聖難名誠明易稟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二十 十四

敷厥雅道大闡斯文生民以來至德莫二教行萬

世儀比三王闕里之居祠宇惟煥遐瞻墻仞迓迎

門扉奮於飛梁之蹤新茲標榜之制命工庀事推

策涓辰敢議形容盍申崇奉仰惟降格遙冀鑒觀

○又云宋仁宗嘉祐六年賜孔廟飛白御書殿榜

併金字篆廟碑至廟日設祭奉安帝寫榜時必巾

櫛而書轉運使直秘閣校理張師中進寶奎輝文

歌降詔褒美孔舜亮宰鄉邑亦進詩百韻陳謝

英宗治平元年詔勿以孔氏子弟知仙源縣其襲封

人不得遠去家廟見文獻
通考

治平四年以孔宗壽知仙源縣主簿見闕
里志

神宗熙寧元年詔孔子四十七代孫若蒙襲封衍聖
公見宋
史

熙寧三年以孔若蒙爲仙源縣主簿見闕
里志

熙寧五年國子監言舊例遇貢舉歲禮部貢院集諸

州府所貢第一人謁奠先聖如春秋釋奠儀况春秋

自有釋奠禮請罷貢舉人謁奠見宋史
禮志

熙寧七年判國子監常秩等請立孟軻像於廟廷仍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二十 十五

賜爵號京兆府學教授蔣夔請以顏回爲兗國公毋

稱先師見宋
史

神宗元豐元年以孔若升爲仙源縣主簿

元豐五年以孔若升爲新泰縣令監修孔廟以上見
闕里志

哲宗元祐元年幸國子監行釋奠禮一獻再拜改封

衍聖公爲奉聖公詔孔宗翰爲司農少卿給廟學田

萬頃賜國子監書置四氏學錄教授一員見宋
史

宋史禮志云哲宗始視學遂幸國子監詣至聖文

宣王殿行釋奠禮一獻再拜御敦化堂召從官賜

坐侍講吳安詩執經祭酒豐稷講尚書無逸終篇復命宰臣以下至三學生坐賜茶豐稷賜三品服本監官學官等賜帛有差○又云元祐初朝議大夫孔宗翰辭司農少卿請依家世例知兗州以奉祀又言孔子後襲封疏爵本為侍祠今乃兼領他官不在故郡請自今襲封者無兼他職終身使在鄉里朝議依所請命官以司其用度立學以訓其子孫襲封者專主祀事改衍聖公為奉聖公

元祐四年以孔傳任仙源縣主簿以文潞公薦為四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二十

七

氏教授又設學錄一員聘開封布衣葉防製作舞曲

見禮樂考

元祐六年十月幸國學謁孔子廟行釋奠禮一獻再拜禮成詔博士皆升堂坐諸生兩廡下命國子祭酒

講無逸終篇

見宋史

元祐八年以孔傳任仙源縣尉

哲宗紹聖元年以孔宗壽知縣事

以上見關里志

哲宗元符元年以孔若蒙弟若虛襲封奉聖公

徽宗崇寧元年詔追封聖子孔鯉為泗水侯聖孫伋

為沂水侯

以上見宋史

宋史禮志云徽宗幸太學遂幸辟雍奠獻如上儀詔司業吳綱等轉官改秩循資賜章服文武學生授官免省試文解賜帛有差

崇寧二年詔文宣王家選親族一人司簿尉事即以家長承繼

見關里志

崇寧三年以四十八代孫孔若蒙子瑞友封衍聖公以孔宗哲補迪功郎

詔曰自書契以還爵於朝者多矣未有傳世四十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二十

七

有八而不絕者也惟當文宣王之後次當承襲宜錫文階并示寵渥往加恪慎務保厥榮

按宗子世紀端友無嗣以姪玠襲封於衢端友弟端操金權襲封衍聖公於魯子璠

崇寧四年詔太常寺考正文宣王廟像冠服制度用王者冕十二旒袞服九章又詔太常寺畫文宣王像服制冕旒亦如之鏤版印賜諸路仍頒降天下州縣學宮咸使依圖改正從國子監司業蔣靖所請

宋史禮志云崇寧時國子監丞趙子櫟言唐封孔

子爲文宣王其廟像內出王者袞冕衣之今乃循五代故制服上公之服七十二子皆周人而衣冠率用漢制非是詔孔子仍舊七十二子易以周之冕服國子監司業蔣靖言先聖與門人通被冕服無別配享從祀之人當從所封之爵服周之服公之袞冕九章侯伯之鷩冕七章袞公服也達於上攷周官司服所掌則公之冕與王同弁司所掌則公之冕與王異今旣攷正配享從祀之服亦宜攷正先聖之冕服於是增文宣王冕爲十有二旒○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二十

八

按此先聖用天子冕旒之始

徽宗大觀元年詔聖孫孔伋從祀先聖貢士行釋菜

禮以上見宋史

大觀二年以孔若谷爲文林郎任仙源縣丞以孔宗哲爲從事郎任兗州觀察推官從通仕郎侯孟請繪子思像從祀於先師

大觀三年更撰釋奠樂章

以上見關里志

宋史禮志云大觀初大司成強淵明言考之禮經士始入學有釋菜之請自今每歲貢士始入辟雍

並以元日釋菜於先聖前一日祀官赴學各宿其次至日詣文宣王殿常服行禮貢士初入學者陪位於庭其他亦畧倣釋奠之儀

大觀四年詔文宣王改抱鎮圭廟門增立二十四戟并如王者之制復以奉聖公爲衍聖公大晟府擬撰釋奠樂十四章衍聖公孔端友奏乞頒降大晟新樂乞降禮器天下節鎮州縣學皆賜堂上樂一副正聲樂曲十二章春秋上丁釋奠則樂生登歌作樂

徽宗政和元年詔門人有封爵及郡州縣犯先聖諱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二十

九

者悉改正

以上見宋史

文獻通考云政和元年六月二十七日太常寺議

請孔子高弟子所封侯爵與先聖名同失弟子尊

師之禮今乞改封從之

政和三年頒辟雍大成殿名於諸路州學

見宋史禮志

孔宗哲任仙源縣丞

見關里志

政和四年御書大成殿額命後苑製造御前生活所

造就頒降本廟從文林郎孔若谷之請太學辟雍先

聖殿皆御書勅孔端友魯勾祀事

見宋史

政和五年大晟樂成詔下國子學選諸生肄習上下釋奠奏於堂上以祀先聖見宋史以孔傳爲朝奉郎

任京東轉運司管勾文字見關里志

政和六年賜堂上正聲大樂一副禮器一副於關里見宋史

徽宗宣和元年以孔端節爲宣教郎任京東路轉運司管勾記事見關里志

宣和三年勅孔端友襲封衍聖公除直秘閣

勅曰先聖古今之師也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

至聖編年世紀卷之二十

三

殆未有能違之者朕既法其言尊其道舉以爲治

猶以爲未也又錄其後裔褒大之爾宣聖之系效

官東魯積有年矣通籍閨陞華芸閣以示崇獎汝

尚勉哉可特轉通除直秘閣

宣和四年車駕幸太學奠謁先聖以孔若采補廸功

郎充興仁府濟陰縣主簿以上見宋史

家譜端朝傳云宣和四年徽宗幸太學御敦化堂

詔令先聖後在學者賜上舍出身仕至太學博士

避寇南渡

宣和五年立聖墓前碑石儀以孔壘任通直郎仙源縣丞

幸魯盛典云自林門折而西渡洙水橋有石坊其

北卽墓門三間門內列石儀華表二角端二文豹

二又名金光獸翁仲二左執笏右帶劍石鼎一皆

宋時造宋宣和五年立石儀碑曰孔子舊墓無石

儀有司請於朝命工鑄造已成委林外污泥中一

日通判襲慶府王衣衍聖公孔端友與廟宅族人

同議撥日卜地立於先聖墳前實雅奉朝廷尊師

至聖編年世紀卷之二十

三

重道之意也

宣和七年以孔端問爲廸功郎仙源縣丞

高宗建炎二年以孔松爲宣教郎食書泰寧軍節度

使判官廳公事以上見關里志

高宗紹興二年詔孔子四十九代孫玠襲封衍聖公

授孔莘夫孔行可孔璨廸功郎以孔瓚補廸功郎

誥曰夫子踰於堯舜澤及萬世靡有所窮欽崇顧

報邦有彝典肆予命爾紹於世惟欽惟恭則無墜

命○授孔莘夫廸功郎誥曰盛德必百世紀歷觀

自古聖賢之世惟夫子之後千餘歲不絕所謂賢於堯舜者也六經之道帝王世守之君臣父子所以不胥爲夷者皆夫子之賜也讀其書享其學而可不錄其苗裔乎今襲封者言汝最長有司其如故事官之試以民事以稱朕尊崇先聖之意焉○授孔行可廸功郎誥曰夫子之道與天地並有國家者必紹厥封所以昭盛德之有後而示無窮之報我朝典既推其嫡以襲封又官其族屬以廣其繼今有司以爾來上則爾名最長焉錫汝一官勉乃世業光昭令德以無負朕崇儒重道之意○授孔璨廸功郎誥曰朕於儒先有補斯文不廢其後矧先聖之裔尤當錄用者乎爾以的傳有司言狀宜有補授祿食仕途雖身之榮亦國之華也

紹興十年詔文宣祭與社稷并爲大祀

以上見宋史

紹興十二年上幸學止輦大成殿門外入幄羣臣班列於庭上出幄升東階跪上香執爵三祭酒再拜如常儀

紹興十三年七月國學大成殿告成奉安廟像

以上見宋史

紹興十四年帝謁孔子臨太學止駕於大成門外登降步趨執爵灌獻躬親大晟樂成詔頒肄習仍內降玉圭

見宋史

宋史禮志云紹興十四年二月國子監司業高閎請幸學上從之三月上服褙袍乘輦入監止輦於大成殿門外升東階跪上香執爵三分奠從祀如常儀幸太學降輦於堂升御坐賜三公宰輔以下生特命禮部侍郎秦熈執經司業高閎講易之泰遂幸養正持志二齋賜閱三品服學官遷秩諸生授官免舉賜帛有差

紹興二十四年封五十代孫孔緒爲衍聖公授孔元龍爲廸功郎

誥曰仲尼之道垂休萬世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此者襲封奉祀宜及後昆以爾重厚深厚世系可考選其乃事是尊典常命以京秩畀以公主非特爲爾身榮寔所以尊先聖也往其懋哉可授又承奉郎襲封衍聖公○授孔元龍廸功郎誥曰爾著

書立言諸老所推許以其賢亦可官矣况世次之所當得與

孝宗淳熙四年二月幸大學謁奠孔子

以上見宋史

孝宗紀云幸太學祇謁先聖退御敦化堂命國子

祭酒林光朝講中庸監學官進秩一等諸生推恩

賜帛有差又林光朝傳云孝宗召拜國子監祭酒

帝幸學命講中庸大稱善而賜金紫除中書舍人

宋史禮志云淳熙四年孝宗幸太學如紹興之儀

命禮部侍郎李燾執經祭酒林光朝講大學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二十 書

光宗紹熙四年封孔子五十一代孫文遠于衢襲封

衍聖公

誥曰孔子之後自漢以來世俾襲爵國家崇儒重

道又過前代於是有衍聖公之封爾於世次實當

紹續其務恪恭以承祭祀

寧宗慶元間詔祀文宣王獻官以州縣長吏非實有

疾故不得輒委官行禮

以上見宋史

寧宗嘉泰三年正月幸太學

寧宗紀云嘉泰三年正月戊戌幸太學謁大成殿

御化源堂命國子監祭酒李寅仲講尚書周官篇
監學官進秩一級諸生推恩賜帛有差

寧宗嘉定十七年二月詔補先聖裔孔元用爲通直

郎

見宋史寧宗紀

理宗寶慶元年孔元用以通直郎任縣事權襲封衍

聖公爲仙源縣令

見闕里志

寶慶二年孔元用襲封衍聖公令給降衍聖公印改

濟州通判兼京東西路安撫司主管機宜文字世襲

縣令

見闕里志

詔孔萬春襲封衍聖公于衢

見宋史本紀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二十 書

宋史本紀云寶慶二年七月壬寅詔以孔子五十

二代孫萬春襲封衍聖公詔曰朕聞盛德必百世

祀而况詩書仁義之澤涵浸生民炳然至今者乎

爾承休聖門端有傳序屬當次補仍緒世封恪共

烝祭當勉家業東魯文獻於此有考焉不亦善乎

孔萬春襲封衍聖公

理宗紹定三年十二月庚申詔錄用孔子四十九代

孫燦補官

理宗端平二年詔聖孫孔伋列十哲

理宗淳祐元年帝謁孔子遂臨太學以上見宋史

理宗紀云淳祐元年正月戊申幸太學謁孔子遂

御崇化堂命祭酒曹霽講禮記大學篇監學官各

進一秩諸生推恩賜帛有差製道統十三贊就賜

國子監宣示諸生又禮志云理宗幸太學宗武兩

學官屬生員并赴禮成執經官講書官國子監三

學官生員各推恩轉官有差○宋史禮志云淳祐

元年正月理宗幸太學詔以周敦頤張載程顥程

頤朱熹從祀

至聖編年世紀卷之二十

三

理宗寶祐四年二月丙子詔襲封衍聖公孫孔洙添

差通判吉州不釐務五月甲午先聖五十代孫孔元

龍賜迪功郎授初品官見宋史本紀

理宗景定二年皇太子詣學請以張栻呂祖謙從祀

從之

度宗咸淳三年帝詣太學謁孔子行釋菜禮加封聖

孫孔伋沂國公升四配以上見宋史

宋史禮志云咸淳三年正月戊辰度宗幸太學祇

謁孔子禮部尚書陳宗禮執經國子祭酒雷宜中

講中庸餘並如儀○度宗紀云咸淳三年正月戊

申帝詣太學謁孔子行釋菜禮以顏淵曾參孔伋

孟軻配享顯孫升十哲邵雍司馬光升列從祀雍

封新安伯禮部尚書陳宗禮國子監祭酒雷宜中

進講中庸各進一秩宜中賜紫章服學官等各進

一秩諸生推恩有差○宋史禮志云咸淳三年詔

封曾參邾國公孔伋沂國公配享先聖封顯孫陳

國公升十哲位其序充國公邾國公沂國公鄒國

公居正位之東面西向北上為配位

至聖編年世紀卷之二十

三

遼按遼起後梁至宋徽宗止

太祖神冊三年建孔子廟

神冊四年孔廟落成太祖躬謁祭奠以上見闕里志

金按金起宋徽宗至理宗止

太宗天會七年熙宗為都元帥統大軍入兗州撫定

退師命仙源縣知縣衡雍引詣宣聖廟時值建炎寇

氛殿火猶未息元帥乃登杏壇奠拜訖復詣聖林

幸魯盛典云金天會七年兵徇東魯兗州堅壁而

守時睿宗為元帥帥師次城下諭以禍福戒軍士

先聖所生地不得剽奪城定命曲阜尹衡雍引詣
宣廟廟皆灰燼殿火猶未滅元帥乃登杏壇奠拜
○杏壇在大成殿前卽先聖教授堂之遺址漢明
帝幸宅亦嘗御此命皇太子諸王說經於堂上後
世嘗以爲殿宋天聖中孔道輔監修祖廟增廣殿
庭移大殿於後講堂舊基不欲拆毀因贅爲壇環
植以杏○金開州刺史高德喬杏壇銘曰周室下
衰王綱解紐非大聖人狂瀾莫救天挺夫子生民
未有立言範世木石金口三千之徒義由此受我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二十 美

瞻遺壇實爲教育萬代護持天長地久

天會八年以孔若鑑爲廸功郎任仙源縣主簿

天會九年廢齊阜昌元年以孔子四十九代孫璠襲封衍聖

公於魯未施行身故以上見闕里志

熙宗天會十五年以孔璠襲封衍聖公於魯

熙宗天眷三年十一月癸丑以孔子四十九代孫璠

襲封衍聖公見金史

按璠無子以弟總繼天眷三年立孔子廟求聖後

得公於魯未及拜封而卒贈榮祿大夫

熙宗皇統元年二月戊午詣闕里致祭詔於行臺撥
錢一萬四千貫修理聖廟委孔環監修并禁官司侵
占聖廟地者著爲令甲見金史

金史禮志云熙宗詣文宣王廟致祭退謂侍臣曰
朕幼年不知志學歲月逾邁深以爲悔孔子雖無
位以其道可尊使萬世景仰如此爲善不可不勉
皇統二年勅以孔子五十代孫拯襲封衍聖公管勾
祀事改仙源縣復曲阜舊名以孔瑀任主簿以上見金史
皇統五年以將仕郎孔環任曲阜縣主簿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二十 美

海陵王天德二年以孔淵爲丞直郎任兗州司法叅

軍以孔政爲忠勇校尉任曲阜縣尉以上見闕里志

天德三年定襲封衍聖公俸格有加於常品加拯承

直郎見金史

世宗大定元年授孔思逮承仕郎任曲阜令見闕里志

大定三年詔孔子五十代孫總襲封衍聖公管勾祀

事見金史

闕里志云摠字元會少穎悟通左氏春秋其襲封

也嚴潔祭祀敦睦親族嘗言曰生爲聖人子孫而

繆當嗣職坐觀監陋寧不愧於心乎乃親率佃戶之東蒙山採伐材木增廣林廟及尼防山殿堂廊廡五十餘楹終奉直大夫初摠四十得子多不育夜夢異人衣冠偉然告曰今此非爾子後丑年庚月丁日所生則真爾子矣當名元措後果如其言生子二元措元紱

大定十四年孔廟大成殿聖像冠十二旒服十二章禮行三獻樂用登歌充國公鄒國公像九章九旒當於宣聖像左右列之

見禮樂考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二十

三

金史禮志云大定十四年國子監言充國公親承聖教者也鄒國公功扶聖教者也當於先聖像左右列之今孟子以燕服在後堂宣聖像側還虛一位禮宜遷孟子像於宣聖右與顏子相對○幸魯盛典云金世宗大定十四年正月國子監言春秋仲月上丁釋奠於文宣王充國公鄒國公每位邊豆各十犧尊一象尊一簠簋各二俎二祀版各一皆設案七十二賢二十一先儒每位各簋一豆一爵一兩廡各設象尊二禮行三獻樂用登歌

大定十九年重建鄆國夫人殿落成勅呂蒙正撰記

見關里志

記曰先聖之夫人曰元官氏子孫祀於寢宮舊矣宋祥符初既封鄆國始增大其殿像季未毀焉金國皇統九年始以公錢復修正殿後八年又營兩廊而積羨錢二百萬將以爲鄆國殿之用而未給也大定間上留意儒術建學養士以風四方舉遺禮修廢墜曠然欲以文治太平襲封公摠躍然喜曰祖庭之復此其時乎乃以殿之規模自有司而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二十

三

有司吝於出納乃更破廣爲狹剗崇爲卑由是別得改時羨錢爲殿費襲封公蹙然曰是規模者豈能稱前殿爲王寢乎吾獨以奉祀事守林廟爲職故不得以專達雖然吾豈敢不力乃與族祖端修親率廟丁載斤斧走東蒙深入數百里歷巖險冒風雨與役者同其勞得其松中椽掠者以千數又與族兄播市材於費凡焚櫨棋枰之屬皆取足焉會祖林大槐數十一旦皆樵死適可爲楹棟之材而二百萬者止足以充瓦甃聖齋與夫梓匠傭直

而已時劉公璋爲節度副使實董其役趙公天倪爲判官二公廉直而幹吏不敢擾以私而襲封公得以盡其力粵十九年冬殿成安奉之日士庶咸會顓首聚觀邦人族戚更贊迭助父老嗟嘆至或感泣亂者綱紀之建末俗之邪廓垂萬世之楷則遂使君臣父子咸知揖讓之儀貴賤親疎咸知等夷之數功均造化德被生民昭昭焉蕩蕩焉與日月高懸天壤不朽者夫子之道乎故曰自生民以來未有如夫子者也非夫道尊德貴惟幾不測孰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二十

三

能與於此乎故天下奉其教尊其像祠廟相望者豈徒然哉自唐季而下晉漢以還中原倣擾禹縣分裂四郊多壘鞠爲戰鬪之場五岳飛塵竟以干戈爲務周經營四方日不暇給故我素王之道將墜於地光闢儒風屬在昌運我應運統天睿文英武大聖至明廣孝皇帝續寶位也以徇齊之德兼睿哲之明總覽英雄之心包括夷夏之地皇明有赫聖政日新解網泣辜示至仁於天下侮亡取亂清大憝於域中復浙右之土疆真王匍匐而聽命

伐并汾之堅壘兇酋倒戈而係頸戎車一駕掃千里之氛氛泰壇再陟展三代之禘禮拯亂則吊伐非所以佳兵也懲惡則止殺蓋所以遵法也然後修禮以檢民跡播樂以和民心禮修樂舉刑清俗阜尚猶日慎一日躬決萬機近甸絕禽荒之娛後庭無遊宴之溺遂得羣生疊疊但樂於天時萬彙熙熙不知乎帝力信可以高視千古嚙齧百王謂皇道旣以平華夷又以寧爾乃疑神太素端拱穆清闡希夷之風詮真儒之理間則披皇墳而稽帝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二十

三

典舊曆藻以抒宸章哲王之能事備矣太平之鴻業成矣居一日乃御便殿謂侍詔曰朕嗣位以來咸秩無文徧修羣祀金田之列剝崇矣神仙之靈宇修矣惟魯之夫子廟堂未加營葺闕孰甚焉况像設卑而不度堂廡陋而毀頽觸目荒涼荆榛勿剪階序有妨於函丈屋壁不可以藏書旣非大壯之規但有巍然之勢傾圯寢久民何所觀上乃鼎新宏規革去舊制遣使星而藏事募梓匠以儻功經之營之厥功告就觀夫繚垣雲矗飛簷翼張重

門呀其洞開層闕鬱其特起綺疏敞野朱檻凌虛
耽耽之邃宇來風轍轍之雕甍拂漢迴廊復肆一
變維新升其堂則藻火黼黻昭其度也登其筵則
豆籩簠簋潔其器也春秋二仲上丁佳辰牢醴在
庭金石在列侑侑衆賢以配以侑凜然生氣瞻之
如在時或龜山雨霽岱嶽雲欽則重檻疊拱丹青
晃日月之光龍榜雲楣金碧焜煙霞之色輪奐之
制振古莫儔營繕之功於今爲盛山是公卿庶尹
鴻儒碩生相與而言曰凡明君之作事也不爲無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二十

三

益害有益必乃除千古之患興萬世之利然後納
華夷於軌物致黔首於仁壽夫子無位立教化人
以文行忠信敦俗以冠昏喪祭爲民立防與世垂
範是以上達君下至民用之則昌不用則亡我后
膺千年而出震奄六合以爲家一日二之日訪
黎烝之疾苦三之日四之日辨官材之淑慝爾乃
修武備崇文教輕徭薄賦興廢繼絕於時晷我先
師嚴其廟像棟宇宏壯近罕比倫遂使槐市杏壇
之子競鼓篋以仰歸表之儒識橫經之有

所矧乃不蠹民財不耗民力時以農隙人以悅使
向謂興萬世之利者斯之謂與夫泰修阿房惟矜
土木之麗楚築章華但營耳目之玩何可同年而
語邪將勒貞珉盡資鴻筆臣詞慚體要學謝大成
彤庭猥廁於英翹內署繆司于綸誥頌聖君之德
業雖效游揚仰夫子之文章誠慚狂簡恭承睿旨
謹抒銘曰周室衰微分諸侯擅權魯道有蕩兮禮
樂缺然神降尼邱兮德重於天挺生夫子兮喪亂
之年秀帝堯之姿兮類子產之肩包聖人之德兮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二十

三

稟生知之賢刪詩定禮兮糾繆繩愆智宜造化兮
功被陶甄下學上達兮仁命罕言將聖多能兮名
必正焉道比四瀆兮日月高懸仰之彌高兮鑽之
彌堅歷聘諸國兮陳蔡之間時不見用兮吾道迤
邐麟見非應兮反袂漣漣梁木其壞兮嘆彼逝川
王爵疏封兮袞冕聯翩百世嗣襲兮慶及賞延明
明我后兮化泱無邊崇彼廟貌兮其功曲全高門
有闕兮虛堂八埏吉日擇菜兮陳彼豆籩雕甍畫
拱兮旦暮含煙海日一照兮金碧相鮮帝將東封

今求福上玄千乘萬騎今轟轟闐闐謁我新廟兮
周覽踴躍肆覲羣后兮岱宗之前

大定二十年十二月癸卯特授襲封衍聖公摠兗州
曲阜令封爵如故

見金史

大定二十一年召衍聖公孔摠赴闕下欲留任用力
辭請專祀事

大定二十二年召見孔摠特授兼曲阜縣令

大定三十一年重建鄆國夫人殿

以上見闕里志

覺懷英記曰聖人之興也能成天下之務能通天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二十

三

下之志然亦不能免窮通否泰之數是故有其位
則聖人之道泰無其位則聖人之道否大哉堯舜
禹湯其有位之聖人歟我先師夫子其無位之聖
人歟昔者大道既隱真風漸漓有爲之跡雖彰禪
代之風未替由是堯舜禹湯包至聖之德有其位
故德澤及於兆民逮乎周室衰微諸侯強盛干戈
靡戢黔首疇依繇由仲尼有至聖之德無其位所
以道屈於季孟嗚呼夫子以天生之聖智足以周
乎萬物道足以濟於天下而棲遲列國卒不見用

得非其道至大而天下莫能容乎復乃當時之生

民不幸乎向使有位用其道又何止於夾谷之會

沮彼齊侯兩觀之下誅斯正卯殯羊辨土木之妖

精矢驗蠻夷之貢必將恢聖人之道功濟乎宇宙

澤及於黎庶矣奚一中都宰大司寇可伸其聖道

哉嗟夫文王沒而斯文未喪時命迤而吾道不行

可爲太息矣洎乎河圖不出鳳德云衰爰困蔡以

厄陳遂自衛而返魯於時刪詩書贊易象因史記

作春秋大旨尊王者而黜霸道滅亂臣而誅賊子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二十

七

然後損益三代之禮樂褒貶百王之善惡蕪穢者
芟夷之紊以爲復見太平之舉也於是襲封公被
召至闕下未幾得以舊爵宰鄉邑將歸固索鄙文
則敘其修殿本末而爲之說曰嗚呼聖人道極中
和而與天地並有天地而夫婦之道立道立而父
子君臣之教達於天下古先哲王所以御家邦風
動教化皆由此始吾夫子出著之六經實綱而紀
之以垂憲百代故後世推尊以爲人倫之首而闕
里舊宅四方於是觀禮然則所謂作台聖靈者其

奉祀之禮安可以不稱今夫浮屠無夫婦絕父子
廢人倫其空言幻惑且不足以爲教然貪得而畏
死者奔走敬事至傾其家貲非有命令賦之也而
其雄樓傑閣窮極侈靡僭越制度耗盡齊民有司
者不以禁而吾夫子之官教化所從出有司乃以
爲不急一殿之建至於身履勤苦然猶積年而僅
成何其難也嗟乎夫子萬世之師也今休明之代
不患其不崇吾獨惡夫悖人倫者方起而害名教
故因是殿之役有以發是言也君歸其并刻之庶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二十 彙

幾貪畏而惑於異端者知所復焉

章宗明昌元年詔曲阜縣孔聖廟以後損壞委本縣
申部支錢修補又令有司出錢七萬四百貫有奇規
模制度大備於歷朝焉

見關里志

附錄孔子纂要云有異人玄白烏瞻拜先聖于廟
門竚立石上良久甚有異色既去其石跡存焉有

文曰仙人脚

明昌二年詔孔子五十一代孫元措襲封衍聖公管
勾祀事特旨令視四品行郊禮詔赴闕下侍祠位在

終獻之次聖廟東西大道左右各豎下馬牌見金史

詔曰聖謨之大儀範百王德祚所傳垂光千祀蓋
立道以經世宜承家之有人文宣王五十一代孫
元措秀阜行祥清洙流潤芝蘭異稟蔚爲宗黨之
英詩禮舊聞早服父兄之訓語年雖妙論德已成
肆疏世爵之封乃煥身章之數非獨增華於爾族
固將振耀於斯文勉嗣前修用光新命

明昌三年詔令迴避周公孔子名超授孔元措中議
大夫仍賜四品勳封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二十 彙

彙

誥曰夫子既沒千八百年後人相承五十一世自
近古已公其爵顧階散如彼其卑必也正名難於
仍舊是以興百王之曠典五品之華資茲以爾有
成人之風繼將聖之後當予定格會爾疏封噫廟
貌存焉克謹歲時之祀家聲久矣無忘詩禮之傳
學有餘師善將終譽○章宗紀云明昌三年詔令
臣庶迴避周公孔子之名

明昌四年丁未謁先師孔子北面再拜親釋奠全用
十籩十豆以瑑權襲封衍聖公管勾祀事

幸魯盛典云章宗明昌四年八月丙午諭旨宣徽院曰明日親釋奠有司議肅揖朕以宣聖萬世帝王師恐汝等未喻可備拜褥朕將拜焉丁未上謁北面再拜初議不用牲牢旣而禮官云籩豆脯醢之數既係中祀若止用三籩二豆似太疎簡禮體未備擬全用十籩十豆於是備數

明昌五年釋奠依古禮用法服用登歌雅樂

以上見金史

幸魯盛典云明昌五年六月禮官議曲阜夫子廟修葺已畢自來祭享行三獻禮其獻官衍聖公止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二十

聖

用公服親族二人各用儒服及別無音樂卽用國學釋奠依古禮用法服及登歌雅樂宋政和間曾賜本廟三獻官祭服及登歌之樂令族人及學生閱習今尊崇聖道度越前昔而三獻止用常服及無雅樂恐未相稱○附錄明李東陽詩禮堂銘云闕里孔廟之東有詩禮堂蓋舊名也嘗聞故衍聖公弘泰言金章宗謁廟時爲行幄以駐蹕比去有司請撤之章宗云留孔氏爲延賓齋遂止勿撤近毀於火今稍移而東南數武許加崇廣焉因爲銘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二十

聖

以遺今衍聖公聞韶俾識之銘曰惟孔有庭聖訓攸在父立子過其徒是賴其訓維何維詩及禮手所刪定教自家始聖不可作庭名固存萬世之師矧惟子孫有齋延賓金所駐蹕新廟旣闢新堂亦遷有來繩繩世守勿愆○按詩禮堂初名壽堂藏夫子衣冠車服禮器諸儒講禮飲射於中祥符明昌皆於此駐蹕焉○翰林學士党懷英重修至聖文宣王廟碑記曰皇朝誕膺天命累聖相繼平遠破膚合天下爲一家深仁厚澤以福斯民粵自太祖暨於世宗撫養生息八十有餘年庶且富矣又將教化粹美之主上紹休祖宗以潤色鴻業爲務卽位以來留神機政革其所當革興其所當興飭官屬俗建學養士詳刑法議禮樂舉遺修舊新美百爲期與萬方同歸於文明之治以爲興化致理必本於尊師重道於是奠謁先聖以身先之嘗謂侍臣曰昔者夫子立教於洙泗之上有天下者所當取法迺今遺祠久不加葺且甚隘陋不足以稱聖師之居其有以大作新之有司承詔度材庀工

計所當費爲錢七萬六千四百緡詔並賜之仍命
選擇幹臣典領其役役取於軍匠傭於民不責急
成而責以可久不期示侈而期於有制凡爲殿堂
廊廡門亭齋廚費舍三百六十餘楹位序有次像
設有儀表以傑閣周以崇垣至於楹座欄楯簾橫
梁戇之屬隨所宜設莫不嚴具三分其役因舊以
全加葺者十居其一而增剏者倍之蓋經始於明
昌二年春踰年而土木基架成越明年而髹漆彩
繪成先是羣弟子及先儒像畫於兩廡旣又以捏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二十

聖

塑易之又明年而衆工皆畢罔有遺焉上旣加恩
闕里又澤及嗣人以其雖襲公爵而官職未稱與
夫祭祀之儀不備特命自五十一代孫元措首階
中議大夫職視四品兼世宰曲阜縣六年又以祭
服祭樂爲賜遣使策祝以崇成之意告之方役之
興也有芝生於林域及尼山廟與孔氏家園凡九
本典役者采圖以聞且言瑞芝之生所以表聖德
之至廟成之日宜有刊紀敢請並書於石又廟有
層閣以備皮書願得賜名揭諸其上以觀示四方

詔以奎文名之而命臣懷英記其事臣魯人也杏
壇舊宅猶能想見其處今幸以諸生備職藝苑其
可飭固陋之辭挈楹計功謹識歲月而已乎敢竊
敘上所以褒崇之意備論而書之而後係之以銘
臣嘗謂唐虞三代致治之君皆相授以道至周末
世不得其傳而夫子載諸六經以俟後聖降周迄
漢異端並起儒墨道德名法陰陽分而名家而以
六藝經傳爲章句之學歸之儒流不知六藝者夫
子所以傳唐虞三代之道衆流之所從出而儒爲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二十

聖

之源也後世偏尚曲聽公其流而莫達其本用其
偏而不得其醇自是歷代治蹟嘗與時政高下洪
惟聖上以天縱之能興學稽古游心於唐虞三代
之隆故凡立功建事必本六經爲正而取信於夫
子之言夫惟信之者篤則其尊奉之禮宜其厚歟
臣觀漢魏以來雖奉祠有封灑掃有戶給賜有田
禮則修矣未有如今日之備者也初廟傍得廢池
發取石爇以爲柱礎階砌之用浚井得銅以爲鋪
首浮漚諸飾繇是省所費錢以千計者萬四千有

奇方復規畫爲他日繕治無窮之利然則非獨今日之新葢將愈久而無弊也銘曰維古治時以道相繼不得其傳粵自周季天生將聖遭世不綱垂統六經以俟後王六經維何爲世立道有王者興是維治要於轍我皇聖性自天玩意稽古傳所不傳建學弘文崇明儒雅躬禮聖師率先天下乃睠闕里祠宇弗治矧其舊制旣隘且卑乃詔有司乃疏泉府揆材庀工衆役具舉梓人獻技役夫効功隘者以宏卑者以崇崇焉有制宏焉有法卽舊以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二十

聖

新增其十八植植其正翼翼其嚴魯人來思嘆息仰瞻魯人有言惟今非昔豈惟魯人四方是式瞻彼尼山及其林園有芝煌煌表我聖恩聖恩之隆施於後嗣顯秩峻階視舊加異廟樂以雅祭服有章錫爾奉祠名教是光有貞斯石有銘斯勒揚厲鴻休以昭無極

明昌六年四月勅賜衍聖公以下三獻法服乃給登歌雅樂一部
章宗承安二年詔襲封衍聖公孔元措兼曲阜縣令

仍令世襲春丁帝親致祀以親王攝亞終獻皇族陪臣位文武大臣助祭學士党懷英立杏壇二字碑於亭內又以孔克昌任兼曲阜令

以上見金史

章宗泰和八年八月二十七日以先聖誕辰前期一

日宗子率圖族詣尼山廟祭奠

見孔氏實錄

孔子纂要云尼山廟祭奠日時方午俄聞殿上當空樂作有金石絲竹之聲凡在一舍莫不聞之

宣宗貞祐二年駕幸汴京建廟會朝門內歲祀如儀孔元措趨赴行在所遙授東平府判適丁母憂遂授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二十

聖

太常博士

見金史禮志

闕里志云元措從宣宗還汴擬兄元用攝祀事遙授元措東平府判初有旨卽丁母憂令俟來春赴任尚書省奏今多事之際恐曠廢本職姑且遙授至來春令往管勾祀事高琪奉旨曰孔聖墳塋見在河北今土寇未寧若與河北職事倘或被害是絕聖後永廢祭祀宜與隨朝職事可授太常博士○孔子纂要云宣宗貞祐二年正月二十八日北虜犯本廟殿堂廊廡半付灰燼手植三槐檜亦遭

阨數適四十九代孫廟學正塘泊率族人避兵其
間虜至火起俄有五色雲覆之雲中飛鶴翔鳴良
久乃止凡在廟及田夫野老無不見之

宣宗興定二年以孔元措秩滿復任

興定四年改孔元措爲太常丞

宣宗元光元年授孔元措同知集賢院兼行太常丞
廣記續編云元光初京師宣聖廟成復裝飾先聖
十哲塑像其賢像欲圖之壁恐久而易壞特命以
素縑繪之而各成以軸遇祭懸展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二十

聖

宣宗正大二年三月授孔元措知集賢院兼太常丞

正大四年以孔元措秩滿復任

正大六年十二月又以孔元措任前職

哀宗天興元年九月改除孔元措泰定軍節度使充
州管府內觀察使兼行太常丞少卿

天興二年正月遷孔元措光祿大夫尋改授太常卿

以上見
關里志

按元措孔子五十一代孫字夢得年十一金章宗

明昌二年封衍聖公管勾祀事癸巳年歸附元朝

於汴梁特取元措還東平依舊襲封衍聖公主奉
祀事無子以姪之固庶子湏嗣爵之固乃元措母
弟元絃子也湏坐罪奪爵無子以元措從弟元用
權襲封焉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二十

聖



至聖編年世紀卷之二十終

至聖編年世紀第十一冊目錄

卷之二十一

元太祖 三則

太宗 三則

憲宗 一則

世祖 中統四則 至元五則

成宗 元貞一則 大德七則

武宗 至大四則

仁宗 皇慶一則 延祐一則

至聖編年世紀 第十一冊目錄

英宗 至治一則

泰定帝 泰定二則

文宗 至順三則

順帝 元統一則 至元四則 至正八則

卷之二十二

明太祖 吳公二則 洪武十八則

惠宗 建文二則

成祖 永樂七則

仁宗 洪熙一則

宣宗 宣德二則

英宗 正統三則

代宗 景泰四則

英宗 天順四則

憲宗 成化八則

孝宗 弘治六則

武宗 正德七則

世宗 嘉靖十二則

穆宗 隆慶四則

至聖編年世紀 第十一冊目錄

神宗 萬曆八則

光宗 泰昌一則

熹宗 天啟五則

懷宗 崇禎九則

至聖編年世紀卷之二十一

婁東嘉定李 灼松亭

全輯

新安古歙黃 晟曉峰

男李

肯堂德紹

思堡守臣全校

男黃為葵筠圃

元

太祖十三年元太師木華黎承制拜孔元用襲封衍

聖公給印見家譜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二十一

太祖十五年以孔元用世襲曲阜令見闕里志

太祖二十年以五十二代孫孔之全襲封衍聖公兼

曲阜令見家譜

太宗元年加孔之全奉訓大夫

太宗五年仍以孔元措襲封衍聖公孔之全正充曲

阜令

太宗九年詔以燕京南京等處尚有太常禮樂官及樂工人等用鋪馬移赴東平府地方住坐分付孔元措收管令本路課稅所量給日糧就於本廟開習聽



候用度并自來有底辭章樂器鐘磬等物盡行拘刷

以上見闕里志

憲宗二年復授孔之全襲封衍聖公兼曲阜令見家譜

世祖中統元年詔立曲阜廟學選師儒充教授正錄

各一員改孔治為曲阜令見元史

中統二年夏六月詔宣聖廟有司歲時致祭月朔設

奠見元史祭祀志

中統三年詔令楊庸教授孔顏氏之後見元史

詔曰據孔氏顏孟之家皆聖賢之後也自兵亂以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二十一

二

來往往失學甘為庸鄙朕甚憫焉可令楊庸教授

務要嚴加訓誨精通經術以繼聖賢之業

中統四年以孔治權主祀事見闕里志

世祖至元十年詔春秋二丁執事官員各依品序穿

著公服諸儒襴衫唐巾行禮見元史

元史祭祀志云至元十年三月中書省命春秋釋

奠執事官各公服如其品陪位諸儒襴衫帶唐巾

行禮

至元十三年六月已巳以孔子五十三代孫孔治為

曲阜令權主祀事見元史

至元二十二年授孔治奉訓大夫單州防禦使授孔思誠從事郎襲縣尹

至元三十年夫子手植檜故根復發以上見闕里志

幸魯盛典云至元三十年導江張頤來爲教授甲午春仲東廡頤趾甃隙間茁焉其芽躬徙復於故處矢之曰此檜日茂則孔氏日興明年春翠色蔥然又明年丙申秩滿去喜矢言之有徵也銘以識之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二十一 三

至元三十一年七月詔當崇奉曲阜林廟上都大都諸路府州縣邑應設學校

詔曰論中外百官吏人等孔子之道垂憲萬世有國家者所當崇奉曲阜林廟上都大都諸路府州縣邑應設學校書院照依世祖皇帝聖旨禁約諸官員使臣軍馬毋得於內安下或聚集問理詞訟褻瀆飲宴工役造作收貯官物其贍學地土產業及貢土庄諸毋得侵奪所出錢糧以供春秋二丁朔望祭祀及師生廩膳貧寒老病之士爲衆所尊

教者月支米糧優恤養贍廟宇損壞隨即修完作養後嚴加訓誨講習道藝務要成材若德行文學超出時輩者有司保舉肅政廉訪司體覆相同以備選用據合行儒人事理照依已降聖旨

成宗元貞元年詔孔子五十三代孫治赴闕朝見特授中議大夫襲封衍聖公以上見元史

成宗大德初勅到任官先謁聖廟方許以次詣諸神廟

大德元年達魯花赤按擅不花上言願自修葺聖廟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二十一 四

幸魯盛典云成宗大德元年中大夫濟寧路達魯花赤按擅不花行部至曲阜瞻拜祠下見其荒涼乃上言願自修葺一切所資首先出備如有不敷勸率好事者捐助申准許令修蓋遂自輸錢幣萬緡儲材選匠間忽奉御史臺叅詳祖庭林廟與他處不同修理盛事當出自朝廷不可使臣下獨專其美奏罷之

大德四年命按擅不花詣闕里度工起蓋聖廟幸魯盛典云大德四年工部符下官爲給降錢物

命按擅不花詣闕里度工起蓋十二月欽奉詔書
不急之役停罷

大德五年詔修聖廟用元化錠鈔

幸魯盛典云大德五年奉中省判送本部叅詳濟
寧路奉詔書時聖廟工役已及八分若今住罷經
值霖雨損壞就用元化錠鈔僱戶修蓋

大德六年修廟殿七間神門五間費十萬餘

闕里志云大德六年修廟殿七間轉角複簷重址
基高一丈有奇內外皆石柱外柱二十六皆刻龍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二十一

五

於上神門五間轉角周圍亦皆石柱基高一丈悉
用琉璃沒裏碾玉粧飾煥然超越前代○歷代修
營廟學云大德六年九月十二日奉遷先聖十哲
塑像安置於殿畫七十二賢於廊廡

大德十年命浙江行省製宣聖廟樂秋八月用於廟

祀闕里志

大德十一年加封孔子爲大成至聖文宣王

詔曰蓋聞先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明後孔子
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法所以祖述堯舜憲章文武

儀範百王師表萬世朕纂承丕緒敬仰休風循治

古之良規舉追封之盛典加號大成至聖文宣王

遣使闕里祀以太牢於戲父子之親君臣之義永
惟聖教之尊天地之大日月之明奚罄名言之妙
尚資神化祚我皇元

武宗至大元年差人依舊例致祭先師牲加太牢行

三獻禮宜賜銀幣珍藏廟庫

以上見元史

至大二年衍聖公孔元措申保生員任性善充廟學

典籍見闕里志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二十一

六

幸魯盛典云至大二年三月中書禮部承奉中書
省劄付本部呈襲封衍聖公申朝廷降到書籍數
多缺人掌管選到本學生員任性善權行掌管如
蒙照依國子學例就將見管生員任性善設充典
籍通行掌管送據吏部呈參詳如准禮部所擬相
應覆奉都堂鈎旨連送吏部依上施行奉此本部議
得襲封衍聖公申保生員任性善充廟學典籍既
已依准勾當本人例受都省劄付給降相應具呈
照詳得此除外台下都省仰照驗依上施行○初

公府止設掌書一人書籍音樂無專司元仁宗延祐間孔思晦請用辟雍故事置管勾典籍司樂三人分掌之中書集賢吏禮部胄監往復諮問數年始得置設

至大三年冬十月置曲阜宣聖廟登歌樂

至大四年詔以銀幣詣闕里祀孔子省部降到廟庭登歌樂及獻官法服並執事樂藝人禮服以上見元史

仁宗皇慶元年遣宦者釋奠

綱鑑云皇慶元年遣宦者李邦寧釋奠於孔子既至聖編年世紀卷之二十一

七

受命行禮方就位忽大風起殿上及兩廡燭盡滅燭臺底鐵鐫入地尺許無不拔者邦寧恐悚伏地諸執事者皆伏良久風息乃成禮邦寧慚愧累日仁宗延祐三年詔春秋釋奠用二仲月上丁特授孔子五十四代孫思晦中議大夫襲封衍聖公給月俸百緡加至五百緡賜四品印見元史

元史祭祀志云延祐三年秋七月詔春秋釋奠於先聖以顏子子思孟子配享其日用春秋二仲月上丁有故改用中丁○按宗子世紀思晦五十三

代浣之子也因思誠罷封襲爵贈浣中議大夫太

常禮儀院同僉上騎都尉追封平郡伯再贈通議

大夫太常禮部尚書上輕車都尉追封魯郡侯○

幸魯盛典云孔思晦資質端敏受業於導江張頴

講求理學舉茂材爲范陽寧陽兩地教諭於是族

人議思晦適長且賢宜襲封爵奉祀事狀上政府

未決仁宗在位雅尚儒道一日問孔子之裔今幾

世襲爵爲誰廷臣具對曰未定帝取孔氏譜牒觀

之曰以適襲封者思晦也復奚疑特授中議大夫

至聖編年世紀卷之二十一

八

襲封衍聖公月俸一百緡加至五百緡賜四品印

○又按宗子世紀宗愿生若蒙若虛至是皆絕次

生若愚若愚生端立端立生琥琥生拂拂生元孝

元孝生之厚之厚生浣浣生思晦

延祐七年遣王存義詣魯以太牢祀孔子設立司樂

一員見元史

幸魯盛典云元仁宗延祐七年六月十八日中書

禮部准戶部關承中書省判送戶部呈准吏禮部

關襲封衍聖公申照得本廟別無設立樂師就選

得國子陪堂生員白惟潛充樂師本部議得合依國子學例設司樂一員教習生員以備春秋祭祀令司樂白惟潛於延祐六年八月十三日公叅勾當外本人合得俸給比依國子監司樂俸例給降相應奉都堂鈞旨付蒙古必閣赤房依例出給劄付議得先聖祖廟既已降登歌雅樂依准所擬設立司樂一員比依國子監司樂出身又議得先聖祖廟司樂白惟潛雖是創設緣係教習生徒春秋祭祀人員吏部照勘叅詳所索俸給依所指國子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二十一

九

監司樂月支俸至元鈔一十六兩六錢六分自呈准月日爲始令濟寧路支付覆奉都堂鈞旨依例施行除已行下濟寧路依上施行合下照驗下襲封衍聖公府劄到奉行

英宗至治二年以國子監生孔思凱爲縣令

泰定帝泰定三年山東廉訪使王鵬南言孔思晦襲

爵上公而階止四品弗稱失尊崇意宜加陞

泰定四年陞衍聖公孔思晦嘉議大夫

以上見關里志

文宗至順元年贈聖孫爲沂國述聖公

見元史

至順二年賜衍聖公孔思晦三品印請設尼山書院泲泗書院山長各一員以彭璠爲山長

見關里志

附錄虞集尼山書院記尼山書院山長臨川金谿彭璠歸自魯以興復書院始末爲言乃爲之次第其事云尼山去曲阜東南六十里今屬滕州鄒縣在嶽西百里鄒東六十里其山五峰並峙中峰則所謂尼山啓聖王夫人顏氏所禱而生聖人者也山皆石其巔多蒼栢諸小木皆巨葉霜露既降絢如渥丹升降各途升之谷草木之葉皆上起降之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二十一

十

谷草木之葉皆下垂無或交戾反刺者其東崖有石洞曰坤靈之洞中有聖人石像臨水與顏母山對其北則防山卽聖人合葬其父母處也今書院在其中前有智源之溪後有中和之壑往者奉尼山之神而祀曰毓聖侯其左有夫子之宮焉故宋慶歷癸未孔子四十六代孫襲文宣公知兗州仙源縣宗愿作新宮廟有夫子之殿有夫人之位有講堂有學舍有祭田自是歷宋金至於今蓋三百餘年矣宮不知何年廢我國家奄有中夏尚崇孔

子之道歲月寢久典禮斯備至順三年壬申立五十四代孫襲封衍聖公思晦用林管勾簡實理言請復尼山祠廟置官師奉祀因薦璠可用事聞中書送禮部議奎文閣大學士康理公懋時爲尚書力言其事當行議上至元二年丙子中書左丞王公懋德率同列執事者白丞相置尼山書院以璠爲山長三年六月至官板舍山中罄竭私橐繼以假貸具羊豕爲酒告山之神召近鄉父老受神賜告以興廢之故明日鄉父老各以其人至遂除荆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二十一

十一

棘撤瓦礫得殿及門之故基諸舍之所在次第而見將告諸郡縣而經營之山東東西道肅政廉訪分司寧夏楊文公言訥行部率吏翟趙郭趨茲山留璠舍一日顧瞻徘徊以其事爲已任命同知滕州事郝寶閭領之首出俸以爲之先而監州李彥博鄒縣令張士謙與郡邑之官屬暨大宗子孔克監襲曲阜令克欽宗族子孫凡齊魯之境賢卿大夫士民之好事者大出錢而勸成之擇木於山附篋於野傭僦致遠牽車牛服力役連畛載途飲餉

相望役大而民不知勞又得古殿之遺構成材於魯之故家尤稱巨麗不數月而大殿成殿門成毓聖侯之祠成學宮在廟之西倣國子監制也作觀川亭於坤靈洞之上相傳夫子之在川上蓋在此云繼以塑繪聖賢之像成樂器祭器以次成置弟子員以凡民之子弟俊秀者充之皆復其身役廼以明年之上丁用太牢致祠告成噫其功可謂敏矣夫朝廷定議於上部使者有司宣力於下以克有成聖明在上文運宣通於斯可徵焉嗚呼古初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二十一

十二

開物天作尼山太和網緼元氣融結流形降神篤生大聖以立二極位天地育萬物與日月四時貫通於無窮與夫徂徠龜蒙至於岱宗雨露風霆往作來復前詹後際邈然高深詎可測哉運會有時聿奠新宇不日而成豈偶然歟璠也得以學官從事於茲日可謂榮矣集老且病舊學荒落僅克識其梗槩如此若夫播爲聲詩歌頌功德式薦明享勒之金石則有待於當今儒林之君子也哉○創建洙泗書院記至元後戊寅八月益都宣慰東野

潛社稷署令蔡思中簿鄧昌壽偕五十三代孫文
學孔澈具篋幣詣元隆曰世尹聖裔也以斯道之
故聘子從遊也久謂洙泗故基爲民所有化爲禾
黍過者興歎出貲市田買材經營量度禮殿講堂
門廡齋庖闕時告成將勒諸石以紀歲月特徵文
於子子母多讓元隆筆力儼弱辭不獲命遂記之
夫天地之運有通復日月之明有晝夜聖人之道
有否泰非聖天子則聖人之道不行微吾夫子則
帝王之道不明欽惟世祖皇帝平定區宇列聖祖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二十一

三

武道之大明以行焉廼詔天下郡縣廟祀夫子傳
王者禮樂惟祖庭爲盛洙泗遺址斯文所基歷代
未復荒頓幾二千載矣一旦舉之實我皇元闢文
運隆治化之盛典也昔聖祖之講誨於是也刪詩
訂書贊易道修春秋道統之傳以祖述憲章上律
下襲皆鈞覆載之體寒暑之時服食之功三綱五
常賴以不墜而禮樂教化以之而可度典章文物
以之而可興修已治人之德以之而可成洪纖高
下各遂其性形容夫性與天道之妙以相授受成

就後學施諸永世傳諸方策爲天地立心爲生民
立命爲萬世開太平奚止土木之功爲或然尹之
區區者豈特其繼述之孝將以資國家典禮之至
尊豈斯道之極誠臣子之至願也庸思其先自有
國之初其祖元用率孔族招庶姓以降尋以軍功
歿於王事之全暨治儔功祖庭其父思誠拜師命
於成均四君子者奕世象賢皆不暇及今能之匪
尹之所能爲也天也天朝文明聖治之化被四表
格上下洽之無窮故千古廢墜一時告新我朝所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二十一

古

以冠五帝冕三王之盛者於是乎在方其經始僉
肅政廉訪司事楊文公言訥按部至說以予之尹
之爲力也易尹名克欽字敬夫考之世譜宣聖五
十代孫也謹記○按尼山書院洙泗書院請設於
至順二年始於壬申成於戊寅也

至順三年加封聖父齊國公爲啓聖王聖母顏氏爲

啓聖王夫人加封至聖文宣王夫人

見元史

加封啓聖王詔曰闕里有家系出神明之胄尼山
請禱天啓聖人之生聿觀人文敷求往哲維孔氏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二十一

七

之有作集羣聖之大成原道統則堯授舜傳至周
文王論世家則契至湯下逮正考父其明德也遠
矣故生知者出焉有開必先克昌厥後如太極之
生天地鉅海之有本源雲仍既襲於上公之封考
妣宜眎夫素王之爵於戲君子之道考而不謬建
而不悖於以敦典而敘倫宗廟之禮愛其所親敬
其所尊於以報功而崇德尚焉其慶以相斯文齊
國公叔梁紇加封爲啓聖王魯國太夫人顏氏加
封啓聖王太夫人○加封大成至聖文宣王夫人
至聖編年世紀

詔曰我國家惇典禮以彌文本闡門而成教乃瞻
素王之廟尚虛元嬪之封有其舉之斯爲盛矣大
成至聖文宣王妻元官氏來嬪聖室垂裕世家遵
豆出房自流風於殷禮琴瑟在御存燕樂於魯堂
功言邈若於遺聞儀範儼乎其合德作爾禕衣之
櫟稱其命鼎之名噫秩秩彝倫吾欲廣關雎鵲巢
之化皇皇文治天其典河圖鳳鳥之祥可特封大
成至聖文宣王夫人

順帝元統元年以孔克欽襲縣令

順帝至元元年詔孔子五十五代孫克堅爲嘉議大
夫襲封衍聖公

至元三年以谿達職爲山長

闕里志云山長初以異姓任後改孔氏子孫任

至元四年曲阜縣尹孔治請將宜聖廟奎文閣廟學
等修葺以上見闕里志

幸魯盛典云元順帝至元四年東平路曲阜縣尹

兼主祀事孔治請將宜聖廟奎文閣廟學等修葺

奏准委官張煥與達魯花赤管民官估計合用磚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二十一

六

瓦木植等物價銀錢鈔五十六錠五十餘兩又於
本路曆日錢內支鈔二十錠仍委能幹人員并曲
阜尹兼主祀事孔治等起蓋奎文閣杏壇齋廳覺
舍皆卽舊而新之

至元五年詔修曲阜宜聖廟勅歐陽玄撰碑見元史

其文曰今上皇帝臨御之七年歲在己卯春三月

戊辰御史大夫臣別里怯不花臣脫脫等言天曆

二年十月文宗皇帝在御奎章閣學士院臣沙臘

班等列奏曲阜宜聖廟自漢唐宋金凡有廢廢必

奉勅繕修功成則勒之石衍聖公以舊廟將壞飭書奉圖屬學士院以聞時文宗覽圖諭旨省臣趣修之事竣則立碑以詔方來今新廟既完而成績未紀懼無以稱塞先詔御史章上臣等僉議請勅翰林侍講學士臣玄爲文奎章閣學士院大學士臣夔夔爲書前御史臣起巖爲篆以臺儲中統緒幣二萬五千緡爲立石之資制皆允廼命宣聖五十四代孫御史思立傳勅臣玄傳書其事玄拜手稽首言曰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昔者伏羲神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二十一

七

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數聖人者作君師之道備於一人用能左右上帝克綏厥猷吾夫子出天獨畀以師道凡天敘天秩天命天討之事夫子明禮樂刪詩書贊易道修春秋而品節之以爲百王法於後世儀封人曰天將以夫子爲木鐸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夫子自論斯文之任上以屬於天下以屬於已使得位設教卽前數聖人所謂繼天立極者也是故天欲興一代之治則吾夫子之道必大昭明於時歷千萬世如出一轍皇元龍興朔方

太祖皇帝聖智天授經營四方太宗皇帝平金初年歲在丁酉首詔孔元措襲封衍聖公復孔顏孟三代子孫世世無所與增給廟戶皆復其家是歲曆日銀諸路以其半益都東平以其全給修宣聖廟尋詔元措括金人禮樂官師及前代典冊辭章鐘磬等器以數來上仍命於曲阜閱習禮樂以備時用又詔諸路設學遣官分道程試儒業世祖皇帝初在藩邸多士景從及其卽位大召名儒廣庠序命御史臺以勉勵校官國子監學以訓誨胄子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二十一

大

大司農以興舉社學興文署以板行海內書籍提舉教授以主領外路儒生宿衛子弟咸遣入學輔弼大臣居多俊乂內廷獻納明夫子之道者言必稱旨者在位三十五年之間取士之法興學之條日討論之規模益弘遠矣裕宗皇帝時在東宮贊成崇儒之美成宗皇帝克繩祖武銳意文治踐祚之初詔曰孔子之道垂憲萬世有國家者所當崇奉旣而作新國學增廣黌舍數百區胄子教養之法始備武宗皇帝焞與制作加號孔子爲大成至聖

文宣王遣使闕里祀以太牢仁宗皇帝述世祖之事弘列聖之規尊五經黜百家登崇俊良以張治具我朝用儒於斯爲盛英宗皇帝鋪張鉅典廓開彌文明宗皇帝凝情經史愛禮儒士文宗皇帝緝熙聖學加號宣聖皇考爲啓聖王皇妣爲啓聖夫人改鑄衍聖公三品印章賜山東鹽運司歲課及江西浙江兩省學用歲入中統楮幣三十一萬四千四百緡昇濟寧路俾修曲阜廟庭文宗實太祖太后有旨董其成功今上皇帝大纘丕圖儒學之詔方頒闕里之役鼎盛山東憲司洎濟寧總管張仲仁曲阜縣尹孔克欽蒞事共恪以元統一年四月十一日鳩工至元二年十月初吉落成宮室之壯以寧神棲樓閣之崇以茂寶訓周垣繚廡重門層觀丹碧黝聖制侔王居申命詞臣揚厲丕績於是內聖外王之道君治師道之詣大備於今時猗歟盛哉皇元有國百餘年以來繕修宣聖廟者再丁酉之初以開同文之運天曆之際以彰承平之風東冒出日西踰崑崙南盡火維北際冰天聖

道王化廣大悠久相爲無窮端本實在茲矣臣立奉命撰述有詔御史思立奉祝幣牲齋馳驛往祭告厥成功臣玄旣序顛末請系以詩詞曰厥初生民俗侗顛蒙三五繼作大道爲公風氣日開民習日滿道統絕續孰綱孰維少昊之墟東魯之士挺生聖人以淑萬古聖人旣生代天以言立我民極與天並存惟皇建極尊用其道百王軌範於以順考三光以全寒暑以平俊民用章時乃迓衡天子垂拱大臣承弼體信達順麟鳳時出皇元之興厚集大命太宗興文首法元聖世祖龍飛髦士蜀心恢弘文治濬發德音世及三紀仁漸義摩建學立師善人用多溫文裕宗祇荷詒燕成廟崇儒迺若天顯武皇英毅入繼離明載崇徽號玉振金聲濬哲仁皇文德繼世誕揚祖訓籲俊尊帝爰及英宗禮樂孔殷穆穆明考美德懿問文宗續緒聖聖克肖迺開奎府迺飭孔廟今上嗣世丕式大猷勒石新廟宏賁鴻休新廟奕奕泰山具瞻衡統紘紼衮衣稽稽維宋維金遺刻具在於赫我元冠冕百代

我元聲教極彼堪輿贊舍萬里誦詩讀書惟茲曲阜斯道之壺如水有源如木有本皇監在上執我道樞相我熙朝躋民唐虞瞻言臺臣職是風紀昭宣淑謨是用歸美聖道王化如日麗天儒臣詠歌億載萬年

順帝至正元年孔克堅請修祖廟帝以山東曆日錢之半給其費又賜楮幣二萬五千緡

見家譜

順帝至正五年授五十六代孫孔希學中奉大夫

至正八年授孔克堅中奉大夫賜以銀章勅呂思誠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二十一

三

撰啓聖王碑

其文曰維至正八年四月上在興聖宮御宣文閣

中書右丞相朶兒只等入奏曰孔子父叔梁紇加

封啓聖王未有刊述昭示久遠請以中書右丞相

呂思誠爲文出中統鈔五千貫下襲封府具攻石

之用制若曰可臣思誠承命惶悚大恐弗任乃拜

手颺言曰惟我國家崇重聖德宣昭聖道與王化

合併太祖皇帝肇基洪業太宗皇帝在潛行釋奠

禮祀孔子於日月山世祖龍飛車書混一自上都

大都及天下郡邑立廟學曲阜林廟尤加修崇於

是定襲封之祠除孔氏一人尹曲阜縣恩至渥也

成宗皇帝廟於國子監武宗皇帝加諡大成於至

聖文宣王上仁宗皇帝詔立碑天曆初制加封啓

聖王顏氏曰啓聖王夫人曠典也今襲封衍聖公

克堅既遣官中奉大夫階二品換印章爲銀爲啓

聖王碑得請聖眷隆厚曷以報稱臣謹按春秋公

羊氏殺梁氏依經書孔子生隨經書孔子卒史記

作殷本紀帝嚳妃簡狄生契十三遷而至天乙始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二十一

三

有天下是爲成湯書契者原其初也微子開國亦

曰帝乙之長子明其本也孔子世家曰其先宋人

曰防叔生伯夏言有承也又書鯉以下直至漢時

復列傳諸弟子七十二人宋儒邵雍曰天子以四

海爲家孔子以萬世爲家殆以是夫惟文公朱熹

刪定世家序論語前曰魯襄公二十二年冬十一

月庚子父叔梁紇母顏氏生孔子於魯昌平鄉陬

邑又曰孔子生鯉字伯魚鯉生伋字子思作中庸

厥有旨哉夫惟玄鳥之降玉筐之覆金行啓運斗

光垂精爲五百年之昌期千萬世之嘉會者實由天生顏淵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子貢曰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子思曰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孟軻曰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者也賢於堯舜遠矣太史公曰自天子王侯言六藝者折中於夫子可謂至聖矣揚雄曰天之道不在仲尼乎文中子曰大哉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弟兄弟夫婦夫婦夫子之力

聖編年世紀

卷之二十一

五

也其與太極合德神道並行乎韓愈曰社稷以功夫子以德程子謂賢於堯舜者以事功蓋金聲玉振集羣聖之大成實由天縱若夫尼山請禱精誠昭揭而其表相殊異曰似堯曰似湯曰似禹曰似子產曰河目海口黃帝之形貌也曰修肱而龜背成湯之容體也惟此身體髮膚之所從毓靈誕聖之所自不在茲乎漢時聖舅顏氏居魯親里聖妃元官氏居安樂里復其繇發宋時有齊國公之封又有魯國太夫人鄆國夫人之號其爵邑又若不

自其子者今茲峻其徽章名與情稱百世不能改也於戲盛哉伏惟聖人倫之至也繫周易刪詩書定禮樂垂憲萬世師表百王者蔑有加矣獨於春秋曰志在焉孝經曰行在焉春秋天子之事也三綱九法望於周也故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孝經開五孝之用自天子至於庶人各有終始其曰至德要道其曰天經地義其尊親之心顯親之念曾子所謂一貫孟子所謂一本也不然是皆德悖禮矣洪惟今上皇帝接太祖皇帝世祖皇

聖編年世紀

卷之二十一

五

帝之聖緒嗣守列聖以來之成規聖治之敷孝治之洽所謂通於神明光於四海者於春秋孝經有嘉焉碑之闕里光昭休烈於無窮若江漢之濯秋陽之暴皜皜乎不可尚也臣思誠頓首誠惶誠恐復獻頌曰於鑠皇元赫赫明明翕闢乾坤資始資生太祖肇基風霆流行世祖混一覆載生成列聖嗣服時雍有爭今上繼緒品式法程聖治丕顯孝治丕平嘉崇孔子緝典鴻名尼山有禱斗光垂精表相之異至道之凝曰惟天縱玉振金聲孰與道

生本立枝承王爵之崇啓聖之榮義符於情名與
實徵五父之殞緩乎其行防墓之崩泣然涕零志
在春秋行在孝經愛親敬長春秋權衡尊親顯親
五孝重輕今茲有茲誕聖毓靈子孫有衍是服是
膺尼山崢嶸泗水不盈蔚彼孔林卓彼魯庭有豐
斯碑光昭日星同我夫子無忝所生闡我皇風四
海永清

至正十二年以從仕郎孔希大襲縣令

以上見闕里志

至正十五年徵孔克堅爲同知太常禮儀院事攝太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二十一

五

常卿拜治書侍御史

至正十九年遷衍聖公孔克堅禮部尚書出爲西臺

侍御史召拜國子祭酒

以上見思晦傳

至正二十二年除孔克堅國子祭酒謝病歸起集賢

學士及山東廉訪使皆不就

見家譜

至正二十三年授孔希章從仕郎曲阜縣令

見闕里志

至聖編年世紀卷之二十一終

至聖編年世紀卷之二十二

婁東嘉定李灼松亭

全輯

新安古歛黃晟曉峰

男李肯堂德紹

思堡守臣全校

男黃爲葵筠圃

明按明太祖於元順帝至正十六年稱吳公一年

至正十六年九月戊寅太祖如鎮江謁孔子廟

至正二十二年春正月乙卯太祖如龍興改爲洪都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二十二

一

府謁孔子廟

以上見文廟祀典

太祖洪武元年二月丁未以太牢祀先師孔子於國

學

見明史本紀

闕里志云駕幸太學行釋奠禮詔封爵仍舊孔氏
衣巾俱如歷代舊制免孔氏子孫差遣祭酒孔克
堅致祭闕里賜孔子五十六代孫希學雜綵六端
卽命回守祖庭十二月授資善大夫襲封衍聖公
改故元縣尹孔希大爲承事郎曲阜尹設孔顏孟
三氏子孫教授一員致祭闕里勅諭曰仲尼之道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二十二

二

廣大悠久與天地相並故後世有天下者莫不致敬盡禮修其禮事朕今爲天下主期在明教化以行先聖之道今既釋奠於國學仍遣爾修祀事於闕里爾其敬之○封孔希學爲襲封衍聖公制曰古之聖人自羲農至於文武法天治民明並日月德化之盛莫有加焉然皆隨時制宜世有因革至於孔子雖不得位會前聖之道而通之以垂教萬世爲帝者師其孫子思又能傳述而明言之以極其盛有國家者求其統緒尊其爵號蓋所以崇德而報功也歷代以來膺襲封者或不能繼其祖武朕甚憫焉當臨御之初訪其世襲者得其五十六代孫孔希學大宗是紹爰行典禮以致褒崇爾其勤敏以進學恭儉以成德庶幾領袖世儒益展聖道之用於當世以副朕之至意豈不偉歟○明祭祀考云洪武元年八月遣官釋奠於先師孔子遂定制每歲仲春仲秋上丁日遣官祀大成至聖文宣王於國學以丞相初獻翰林學士亞獻國子祭酒終獻前期皇帝齋戒獻官陪祀官執事官皆散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二十二

三

齋二日致齋一日前祀一日皇帝服皮弁服御奉天殿降香至日獻官行事○闕里志云洪武元年十一月十四日祭酒孔克堅召對謹身殿上曰老秀才近前來你多少年紀也對曰五十三歲上曰我看你是有福快活的人不委付公事勾當你常常寫書與你的孩兒我看他資質也溫厚是成家的人你祖宗留下三綱五常垂憲萬世的好法度你家裏不讀書是不守你祖宗法度如何中你老也常寫書教訓者休息隋了於我朝裏你家裏再出個好人可不好是月二十日孔克堅於謹身殿西頭廊房下奏曲阜進表的回去臣將主上十四日誠諭的聖旨備細寫將去了上曰道與少喫酒多讀書○孔克堅謝病歸有明定鼎太祖屢詔促入覲待以賓禮而不名賜廩祿慰勞甚至郊社必致膾肉○孔希學朝謁行在太祖問民利病希學條對有序上甚嘉納賜雜綵六端命回守祖庭歲入覲始至中使慰勞賜予稠疊館餽至僕隸勅禮部用意禮待歲旦朝賀班亞上相

洪武二年遣使致祭闕里置祭田二千頃撥民間俊秀以供本廟洒掃見明史

闕里志云欽賜孔廟祭田五屯地共計二千大頃原開荒七百二十步成畝坐落兗屬二十七處撥民間無過俊秀五百戶奏人二千丁見丁百畝佃種鄆城鉅野平陽東河獨山五屯辦納籽粒以供本廟祀事正項支用外四氏學教官俸祿及屬官各役工食又撥民間俊秀子弟一百一十五戶以供本廟洒掃○孔貞棟曰此我國家崇祀之始當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二十二

四

皇祖正位宸極之初頒下民詔與民更新乃首舉闕里之祀及太學釋奠之禮蓋知我夫子之道山之則治舍之則亂故崇儒重道之典汲汲於干戈甫定之日大聖人作為超出尋常萬萬矣開萬世太平之業實基於此云

洪武三年詔孔子封爵宜仍其舊孔克堅以疾告遣中使存問日再至疾篤詔驛傳還家賜白金百兩雜絲十端錢物稱是

附錄少保吏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李賢等查

得洪武三年六月初三日欽奉太祖高皇帝詔曰夫禮所以明神人正名分不可以僭差今命依古定制凡嶽鎮海瀆並去其前代所封之號止以山川本名稱其神郡縣城隍神號一體改正歷代忠臣烈士亦以當時初封以為實號後世溢美之稱皆與革去其孔子善明先王之道為天下師以濟後世非有功於一方一時者可比所有封爵宜仍其舊庶幾神人之際名正言順於理為當用稱朕以禮祀神之意欽此欽此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二十二

五

洪武四年更定釋奠孔子祭器禮物擇監生及文武大臣子弟在學者預教習樂舞詔封爵仍舊以上見闕里志闕里志云孔子之祀像設高座而器物陳於座下弗稱其儀其來已久至是定擬各為高案其豆籩簠簋悉代以磁器○邱濬曰宋蘇軾謂古者坐於席故遵豆之長短適與人均今土木之像既已巍然於上而列器皿於地使鬼不享則不可知若其享之則是俯伏匍匐而就食也由是觀之則孔子廟自唐設塑像以來已如此歷宋至元未之有改

至是皇祖始正之云

洪武五年文廟成太祖視學釋菜

見孔庭纂要

洪武六年八月上御端門召衍聖公孔希學問對

見志里

幸魯盛典云洪武六年八月二十七日上御端門

百官早朝上召衍聖公孔希學問曰爾年幾何對

曰臣今年三十有九上曰今去爾祖孔子歷年幾

何對曰僅二千上曰年代雖遠而人尊敬如一日

者何也惟爾祖明綱常興禮樂正彝倫所以爲帝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二十二

六

者師爲常人教傳至萬世其道不可廢也且爾祖

無所不學無所不通故得爲聖人如問禮於老聃

學琴於師襄之類此謂學無常師非特如此楚王

渡江得一物其大如斗其赤如日其甜如蜜皆不

知遣使問於爾祖爾祖曰此萍實也問何以知之

爾祖曰昔我聞諸童謠云童子之言爾祖尚記之

不忘況道德之奧者乎今爾爲襲封爵至上公不

爲不榮矣此非爾祖之遺蔭歟朕以爾孔子之裔

不欲以流內銓注以政事煩爾正爲保全爾家也

爾若不讀書辜朕意矣且人生年自八歲至弱冠

多昏蒙未開不肯向學自冠至壯年有室血氣正

盛百爲營營亦無暇好學爾年近四十志慮漸凝

定見識漸老成正好讀聖人之書親近名師良友

蚤夜講明道義必期有成學成之後四方之人知

爾之能俱來執經問難且曰此無媿孔氏子孫豈

不美與然四體之動乃德之符步履進退亦必用

安詳不可欹斜飛舞久久習熟遂爲端人正士朕

今婉曲教爾爾其自繹還家亦以此教子孫可也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二十二

七

勉之哉勉之哉

洪武七年二月戊午修曲阜孔子廟設孔顏孟三氏

學

見明史本紀

幸魯盛典云洪武七年二月二十二日禮部尚書

給事御史等官於奉天門東板房奏衍聖公合設

官屬孔顏孟三氏子孫教授一員學錄一員屬官

管勾一員典籍一員司樂一員又掌書一名書寫

一名奏差一名知印一名學司一名尼山洙泗二

處各設教諭一員奉旨寫出漢唐宋待孔氏子

孫典故將來我就定奪將去本月二十四日各官於武英殿將漢唐宋待孔氏子孫典故進奏議得衍聖公府屬內掌書一名前元照依六部令史月給祿米二石俸鈔一百二十五兩典吏知印奏差共三名俱係創設屬官典籍管勾司樂三員各給月米一石俸鈔八十兩元設孔顏孟三氏子孫教授學錄並洙泗尼山書院設立教諭等四員上項教官止於瞻學田內所收籽粒養贍奉旨孔顏孟三氏教授其餘所屬官吏着衍聖公孔希學保舉來准用月俸就於免糧田內自行量撥○闕里志云洪武七年十一月十一日奉禮部資填內府湯字三十二號勘合爲釋奠事內開宣聖廟四時祭祀合用樂舞生於府州縣儒學生員內遴選或於民間俊秀子弟內選用備行准取到濟寧曲阜等州縣樂舞生張濤等一百二十餘名內將二十名起送太常寺協律郎處習演樂舞熟嫻欽賜寶鈔發回在廟應充前役俱照廩膳生員事例除本身優免外仍免本人戶二丁又以孔克伸爲世職知

縣又造送宣聖廟樂器祭器法服各給一副禮生止許於曲阜縣十六社內選用隨選到陳慶等六十名應役其優免供丁事例俱同樂舞生洪武十年詔襲封衍聖公每年來走一遭孔廟樂舞生衣冠官府做與他并做箭翟應鼓等項洪武十一年十二月勅衍聖公孔希學幸魯盛典云洪武十一年諭孔希學曰昔卿之祖能明綱常以植世教其功大矣哉故其後世子孫相承凡有天下者莫不優禮今卿每歲來朝不避嚴凍可謂篤於君臣之大義而不拂於祖訓者矣已勅中書下禮部賜卿日用故茲勅諭洪武十二年諭衍聖公孔希學幸魯盛典云洪武十二年諭衍聖公孔希學曰卿家昭明歷代不朽富貴永張天地間乃由陰陽之重云何以其明義倫攸敘之精表萬世綱常於不泯也故若如卿當思祖道可動人天朕聞卿來朝已勅中書下禮部使所用如意未知給否雖從行者務要懽心故茲勅諭

洪武十四年建太學於南京定文廟之制自孔子以下盡去塑像用木主以上見關里志

朱子語錄曰宣聖本不當設像春秋祭時只設木主祭可也邱濬曰臣按塑像之設中國無之至佛教入中國始有也彼異教用之無足怪者後世莫覺其非亦化於異教爲之甚非神而明之無聲無臭之道也我皇祖毅然灼見千古之非自夫子以下像不塑繪祀以神主數百年異教乃革

洪武十五年四月丙戌詔天下通祀孔子見明史本紀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二十二 十

明通紀云洪武十五年太學成五月十一祀先師以太牢十七日帝詣廟視學釋菜令諸儒議禮議者曰孔子雖聖人臣也禮宜一奠再拜朕以爲聖如孔子豈可以職位論哉服皮弁再拜獻爵復再拜學官率諸生進拜堂下博士執經祭酒講經畢頒勅諭太學生徒以孔克魯爲曲阜縣知縣○明紀云江南國學之趾在覆舟山陽晉宋以來戰場積屍所也每陰雨行人多爲鬼眩有至死者因創鷄鳴寺設譙度之不止馬后言於太祖謂邪不勝

正非孔子大聖無以鎮之卽日遷大成木主於此鬼乃不復爲祟因建國子監學旣成氣象鴻偉下令敢有婦女入廟者斬趾蓋欲絕陰類也馬后聞其壯麗欲往觀焉上不可乃於鷄鳴山東麓緣岸開道俾后自上望之至今石磴猶存立法甚嚴有誹謗師長者梟○孔庭纂要云洪武初改建國學於鷄鳴山下卽六代樂游苑分爲二東則小校場西則學基學舍隙地種菜佐飲食之用

洪武十六年詔孔子五十七代孫訥入覲賜膳光祿寺命禮官館於太學賜衣服鈔錠充物館舍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二十二 十一

闕里志云訥字言伯篤學恭謹能詩書工篆法洪武十六年丁父憂以馬后喪赴京祭孝陵旣竣事入覲太祖顧謂廷臣曰孔訥真聖人子孫也賜膳光祿命禮官館於太學遣尚書劉仲贊勞問日繼庖廩復賜衣服鈔錠充物館舍將俾襲爵以居喪乃止

洪武十七年正月以孔訥襲封衍聖公勅每月朔望太學祭酒以下行釋菜禮郡縣學長吏以下詣學行

香以孔希文爲曲阜縣令

闕里志云洪武十七年正月孔訥朝京師二月二日拜襲封之命受誥大廷百僚班列仍勅禮官以教坊樂導至太學學官率諸生二千餘人迎於成賢街明日入謝復賜襲衣宴於禮部誥詞吏部奏用資善階上諭曰旣爵公勿事散官但誥以織文玉軸爲異耳遂爲故事○邱濬曰朔望行香之初古未有也北齊每月朔祭酒博士諸生展拜階下邵縣朔朝末燕今所謂香也至宋淳化四年始朔至聖編年世紀卷之二十二

三

望行香朱子曰謁先聖焚香非古也至我朝始定爲朔望焚香徧海內矣

洪武二十六年詔定文廟祭祀設高案頒大成樂器於天下令如式製造舞用三十六人

幸魯盛典云大成樂器其制楹鼓一執事一人編鍾一執事八人編磬一執事八人壘二篪二執事共四人鳳簫二執事二人笛笙簫各執事六人琴六瑟二執事共八人歌六人搏拊二祝一敎一麾一共五人舞三十六人

洪武二十八年以孔希範爲曲阜縣令

洪武二十九年諭工部引工匠赴闕里修理聖廟

幸魯盛典云二十九年諭工部侍郎秦遼闕里先聖降神之地廟宇廢而不修何以妥神靈昭來世爾工部卽爲修理以副朕懷遂差行人張敏引工匠千人修葺一新

洪武三十三年詔孔子五十八代孫公鑑襲封衍聖

公以上見闕里志

闕里志云公鑑字昭文生而岐嶷長益端謹洪武

至聖編年世紀卷之二十二

三

三十三年襲封衍聖公嗜學尤篤

惠宗建文元年三月釋奠於先師孔子

建文二年春正月丁卯釋奠於先師孔子

成祖永樂四年三月辛卯釋奠於先師孔子

以上見明史本

紀

成祖實錄云永樂四年三月帝將視學命禮部詳議禮儀尚書鄭賜言宋制謁孔子服靴袍再拜成祖曰見先師禮不可簡必服皮弁行四拜禮謁廟禮畢幸太學賜祭酒司業坐講文武三品以上及

翰林儒臣皆賜坐聽講○明視學儀考云永樂四年祭酒胡儼講尚書堯典司業張智講易泰卦畢命光祿寺賜百官茶禮部請立視學之碑帝親製文勒石

永樂六年駕至北京經過處所遣官祭闕里見明會典

永樂八年十二月詔孔子五十九代孫彥縉襲封衍聖公

闕里志云彥縉字朝紳其名與字皆仁宗所命也

早孤母教育之永樂八年十二月襲封衍聖公太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二十二 西

宗觀其言動進退從容喜謂侍臣曰真聖人之裔

也館之太學禮待甚厚

永樂九年以孔克中爲曲阜令

永樂十三年十二月着山東布政司官一員與曲阜

縣知縣孔克中典役修理孔廟

永樂十四年遣官祭闕里以上見闕里志

永樂十五年九月丁卯曲阜孔子廟成帝親製文勒

石見明史本紀

幸魯盛典云明成祖永樂十五年五月修理孔廟

畢工衍聖公孔彥縉率知縣孔克中及族人等奏

謝命頒贈於光祿復賜宴於禮部仍命衍聖公孔

彥縉知縣孔克中上殿面對○御制孔子廟碑文

曰道原於天而昇於聖人聖人者繼天立極而統

承乎斯道者也若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

周公歷聖相傳一道而已周公沒又五百餘年而

生孔子所以繼往聖開來學其功賢於堯舜故曰

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者也夫四時流行化

生萬物而高下散殊咸遂其性者天之道也孔子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二十二 五

參天地贊化育明王道正彝倫使君君臣臣父父

子子夫夫婦婦各得以盡其分與天道誠無間焉

爾故其徒曰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

升也又曰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在當時之論

如此亘萬世無敢有異辭焉於乎此孔子之道所

以爲盛也天下後世之蒙其澤者實與天地同其

久遠矣自孔子沒於今千八百餘年其間道之隆

替與時陟降遇大有爲之君克表章之則其政治

有足稱者若漢唐宋政治之君可見矣朕皇考太

祖高皇帝天命聖智爲天下君武功告成卽興文教大明孔子之道自京師以達天下並建廟學編賜經籍作養士類儀文之備超乎往昔封孔氏子孫世襲衍聖公秩視一品世擇一人爲曲阜令立學官以教孔顏孟三氏子孫嘗幸太學釋奠孔子竭其嚴敬尊崇孔子之道未有如斯之盛者也朕繼承大統丕法成憲尚惟孔子之道皇考之所以表章之者若此其可忽乎乃曲阜闕里在焉道統之系實由於茲而廟宇歷久漸見墮敝弗稱瞻仰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二十二

六

往命有司撤其舊而新之今年畢工宏邃壯觀庶稱敬仰之意俾凡觀於斯者有所興起致力於聖賢之學敦其本而去其末將見天下之士皆有可用之材以贊輔太平悠久之治以震耀孔子之道朕於是乎有深望焉遂書勒碑樹之於廟并系以詩曰巍巍元聖古今之師垂世立言生民是資天將水鐸以教是畀謂欲無言示之者至惟天爲高惟道與參惟地爲厚惟德與含生民以來實曰未有出類拔萃難乎先後示則不遠日用攸趨敦敘

有藝道於聖模仰惟皇考聖道實崇禮樂治平身底厥功曰予祇述詎敢或懈聖緒丕承儀憲永賴巖巖泰山魯邦所瞻新廟奕奕飭祀有嚴鼓鍾墮聖謬謬受擊八音相宣聖情怡懌作我士類世有才賢佐我大明於斯萬年

仁宗洪熙元年賜衍聖公孔彥縉第於東安門北召見孔謬命送國子監肄業旋授左春坊左中允著敘皇子諸王賜宅一區及器皿諸物

幸魯盛典云孔謬永樂六年舉人明年會試副榜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二十二

七

第一時太宗行在北京仁宗以太子監國事謂近臣曰我朝孔子子孫未有出仕者今有此一人何不取進士對曰考試至公雖父子不容私吏部欲除謬教官仁宗召見曰孔謬少年偉俊務著中進士命冠帶送國子監肄業未幾左春坊左中允員缺仁宗顧謂東宮官曰春坊中允幾品對曰正六品曰著孔謬做教皇子諸王賜宅一區及器皿諸物謬嚴正不阿後轉大理評事改監察御史

宣宗宣德元年遣太常寺寺丞孔克準詣闕里祭告

自先師而下四配十哲兩廡凡九壇俱用太牢以孔克宴任三氏學錄兼族長

宣德元年以孔公鏜爲曲阜令

英宗正統元年遣國子監司業趙琬詣闕里祭告

正統三年禁祀孔子於釋老宮以上見闕里志

正統九年三月辛亥朔新建太學成釋奠於先師孔子

見明史本紀

英宗實錄云正統九年帝幸國子監如常儀宣制

曰宣聖之道萬世所宗在爾師生理當修進臻於

至聖編年世紀卷之二十二 六

至極尚其勉之禮畢賜公侯伯駙馬武官都督以

上文官三品以上翰林學士至檢討國子監祭酒

至學錄宴

代宗景泰元年遣翰林院侍講吳節以香帛詣闕里

祭告召見孔子六十一代孫弘緒以孔諫爲曲阜令

幸魯盛典云孔弘緒年八歲景帝遣使驛召之陛

見之日賜官服於東角門俾襲封爵弘緒進止應

對如成人帝見其垂髫命中官卽廡下賜膳使歸

遺母又賜玉帶以其軀小去二銙授之又賜金圖

書印其文曰謹禮崇德念弘緒穉幼勅戒族人共

保護之如有恃強挾長以陵害者許具實以聞令

懸之公堂永爲法守命吏部特簡教授一員誨之

景泰二年二月辛未釋奠於先師孔子見明史本紀

闕里志云景泰二年上幸學特召率三氏子孫觀

禮遣內官金英傳旨衍聖公來朝與正一品衣服

一套鈔二千貫下程羊酒永依此例又賜三氏子

孫冠帶錦衣視學陪祀賜孔彥縉三臺銀印玉帶

織金麒麟服

至聖編年世紀卷之二十二 九

景泰三年五月命禮部取顏孟二氏子孫長而賢者

各一人至京官之見景泰實錄

景泰六年贈孔子六十代孫承慶襲封衍聖公十二

月十三日詔孔弘緒襲封衍聖公以孔論任學錄

按承慶孔子六十代孫也未襲爵而卒於六年贈

封弘緒八歲卽襲封焉

英宗天順元年遣工科給事中孫昱詣闕里祭告召

見孔弘緒於便殿親握其手置膝上與語久之賜白

金綵帛大第從祀郊壇亦與分獻

明通紀云天順元年置先聖像於文淵閣設一龕像乃銅範飾金自是閣臣每晨入必先四拜禮

天順五年以孔公錫爲曲阜令

天順七年授孔公恂少詹事敎皇子幸魯盛典云孔公恂景泰朝進士比殿試聞母疾遂不入上知之問禮臣孔公恂何爲不入對禮臣具實以聞上曰聞疾未有訃音可召入對遣錦衣資金牌召之比入日已晡矣試卷弗及備命禮官賜以紙筆恂條對詳明賜進士出身服闋擢禮科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二十二

三

給事中天順癸未東宮缺左右詹事員上遂以孔公恂司馬恂超授少詹事拜命之日上入宮謂孝肅皇后曰朕爲爾子得二好先生爾知喜乎后問爲誰上曰孔公恂聖人之後也司馬恂賢人之後也二人故家後裔且有才名斯授之耳后歛容謝歡宴樂作夜分始罷中貴喧傳以爲太平美事公恂在東宮講明聖學開陳善道輔導有成凡三入詹事稱名臣焉

天順八年詔巡撫山東都察院左都御史賈銓重修

闕里聖廟以孔克旻任學錄

以上見闕里志

憲宗成化元年三月丁巳釋奠於先師孔子

見明史本紀

闕里志云成化元年遣吏部右侍郎尹旻詣闕里祭告取衍聖公孔弘緒并三氏子孫赴京觀禮又命分獻此遣官欽取之始

成化三年以孔克响任學錄兼族長

成化四年御製重修孔子廟碑

碑文曰朕惟孔子之道天下不可一日無焉何也有孔子之道則綱常正而倫理明萬物各得其所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二十二

三

矣不然則異端橫起邪說紛作綱常何自而正倫理何自而明天下萬物又豈能各得其所哉是以生民之休戚係焉國家之治亂關焉有天下者誠不可一日無孔子之道也蓋孔子之道卽堯舜禹湯文武之道載於六經者是也孔子則從而明之以詔後世耳故曰天將以夫子爲木鐸使天不生孔子則堯舜禹湯文武之道後世何從而知之將必昏昏冥冥無異於夢中所謂萬古如長夜也由

此觀之則天生孔子實所以爲天地立心爲生民

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者也其功用之大不但同乎天地而已噫盛矣哉誠生民以來之所未有者宜乎弟子形容其聖不一而足至於中庸一書而發明之無餘蘊矣自孔子以後有天下者無慮十餘代其君雖有賢否智愚之不同就不賴孔子之道以爲治其尊崇之禮愈久而愈彰愈遠而愈盛觀於漢魏以來褒贈加封可見矣迨我祖宗益興學校隆祀典自京師以達於天下郡邑無處無之而在闕里者尤加之意焉故太祖高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二十二

重

皇帝登極之初卽遣官致祭爲文以著其盛而立碑焉太宗文皇帝重修廟宇而一新之亦爲文以紀其實而立碑焉朕嗣位之日躬詣太學釋奠孔子復因闕里之廟歲久漸敝而重修之至是畢工有司以聞深慰朕懷嗚呼孔子之道之在天下如布帛菽粟民生日用不可暫闕其深仁厚澤所以流被於天下後世者信無窮也爲生民之主者將何以報之哉故新其廟貌而尊崇之尊崇之者豈徒然哉異其道之存焉爾使孔子之道常存而不

泯則綱常無不正倫理無不明而萬物亦無有不得其所者行將措斯世於雍熙太和之域而無異於唐虞三代之盛也久安長治之術端在於斯用是爲文勒石樹於廟庭以昭我朝崇儒重道之意焉系以詩曰天生孔子縱之爲聖生知安行仁義中正師道興起從游三千往聖是繼道統流傳六經既明以詔後世三綱五常昭然不替道德高厚教化無窮人極斯立天地同功生民以來卓乎獨盛允集大成實天所命有天下者是尊是崇曰惟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二十二

重

聖道曷敢弗宗顧子渺躬承此大業惟聖之謨於心乃愜用之爲治以康兆民聖澤流被萬世聿新報典之隆尤在闕里廟宇巍巍於茲重美文諸貞石以光於前木鐸遺響餘千萬年

成化六年五月以孔弘泰權襲封衍聖公

闕里志云弘泰字以和成化六年五月十一日以姪尚在襁褓繼兄襲封衍聖公○幸魯盛典云孔弘泰入朝憲宗見所佩玉帶遣人問焉泰對曰臣家門故事累朝恩數不敢廢也再值郊壇上親定

命爲分獻及辭歸上曰卿其進學循禮表率宗族無忝聖裔以副朕懷

成化八年以孔熒爲曲阜令

成化十三年增孔子廟籩豆樂舞之數遣翰林院學士王獻詣闕里祭告以孔公瑱任學錄

闕里志云國子監祭酒周洪謨等題臣以爲孔子之道不外乎禮樂今欲體孔子之道亦莫先乎禮樂若不能備其禮樂則無以將其誠敬報本之義既踈體道之功安在臣今查得唐開元中封孔子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二十二

詩

爲文宣王被衣袞冕樂宮懸宮懸天子之樂也樂既用天子之宮懸服必用天子之袞冕然而冕服既用天子之禮而佾舞則用諸侯之樂以禮論樂則樂不備以樂論禮則禮爲僭禮禮既不明樂又不稱孔子在天之靈必所不享則增其器數合無將十籩十豆增爲十二籩十二豆六佾之舞增爲八佾之舞器數既加則佾舞與冕服相稱而樂不爲缺矣禮明樂備則可以格神靈可以厚風化可以補前代缺略之典可以備聖朝尊崇之制誠

爲便益緣係建言文廟禮樂事理未敢擅便題奏奉旨尊崇孔子之道是朝廷盛典准他奏籩豆增爲十二六佾增爲八佾通行天下該衙門知道欽此

成化十九年衍聖公孔弘泰請復修廣聖廟乃命方而官督營造之役

成化二十三年以孔希永爲曲阜令

以上見闕里志

孝宗弘治元年三月癸酉釋奠於先師孔子

見明史本紀

闕里志云孝宗皇帝登極遣太常寺少卿田景賢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二十二

五

詣闕里祭告駕幸學吏部尚書王恕題皇上於今年三月初三日幸太學釋奠先師孔子以臣爲分獻東哲官榮幸莫大焉竊觀儀注分獻官始終不拜聖上拜陪祭官俱拜獨分獻官始終不拜恐非禮也臣愚以爲分獻官拜位當在殿陛之下列在陪祭官之前上在殿陛上拜分獻官陪祭官俱在殿陛下拜似爲近禮臣讀禮記文王世子篇曰凡始立學者必釋奠於先聖先師及行事必以幣此言立學事重故釋奠必以幣今皇上嗣登大寶初

幸太學卽所謂始立學也臣愚以爲釋奠當用幣
爵亦當三獻今儀注內無獻幣之禮似爲未安或
以爲舊儀注如此臣以爲舊儀注是當從之或有
差誤亦當更之以求合乎宜似不可以訛承訛也
如蒙乞下臣言於禮官會同翰林院官議之然後
行事則聖明幸學釋奠之禮庶幾合乎宜而可傳
之於後矣禮部等衙門會議奏奉聖旨分獻官拜
禮准行其餘只照舊欽此且臣言用幣者是據禮
經而言非無稽之言也釋奠之禮既用牲用樂而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二十二 三

坊官詳議來說欽此臣等謹按禮記釋奠於先聖
先師及行事必以幣於是行釋奠之事必奠幣爲
禮也然三代之禮無所於考漢祀孔子未行釋奠
唐制天子北面跪祭周廣順二年車駕幸曲阜始
拜奠祠前宋大中祥符元年幸曲阜謁文宣王廟
始靴袍再拜迨至我朝成化元年始加牲用樂雖
極尊崇之意然既非釋奠之正又非釋奠之全卒
致紛紛此所謂有其舉之莫之敢廢者矣今王恕
所言欲行奠帛三獻之禮須讀祝飲福受胙始爲
全備原無舊典其欲比依先農之祀又係大明集
禮所載洪武舊制難以擅改合無聖駕幸學之前
致齋一日至期加帛一段樂設而不作餘仍其舊
庶免紛更等因具題奉旨是尊先師當以禮既成
化初年有所舉只孔子前加幣用太牢改分獻爲
分奠其餘儀物俱照永樂年例行欽此遣官取衍
聖公并三氏子孫觀禮命衍聖公分奠禮畢各賞
紵絲衣一套又賜宴於禮部欽賞賜宴照前例
弘治二年以孔彥士爲曲阜令

弘治十一年百石卒史准於洒掃戶才德兼優者委

用以上見
關里志

弘治十二年廟災遣侍讀學士李傑詣關里祭告見明

紀通

弘治十六年詔孔子六十二代孫聞韶襲封衍聖公

以衍聖公次子聞禮襲翰林院五經博士奉子思子

書院祀事見關里志

幸魯盛典云孔聞韶襲爵方弱冠陞見儀度秀整

稱上意面賜玉帶麒麟服兼賜制誥曰爾聞韶儒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二十二

禋

宗正嫡嗣膺封命茂年美質足紹前休爾尚克勤

進修永終令譽以副四方之觀禮以光百代之宗

祀

弘治十七年閏三月辛酉關里先師廟成遣大學士

李東陽祭告

見明史
本紀

幸魯盛典云重建聖廟大學士李東陽疏請刻御

製碑曰先該山東巡撫徐源奏關里孔子廟修建

落成續該禮部題請御製碑文及遣官祭告奉旨

是遣李東陽祭告臣竊惟修建孔廟朝廷重事而

御製碑文及遣祭祝文尤陛下隆師重道之盛心

是宜刻之金石以昭示萬世但本廟僻在一方恐

無善寫楷書之人不能揚廟宸章有辜恩典臣奉

將使命事體相關乞令制勅房中書舍人喬宗賁

捧前項御製文字往彼書寫上石仍乞帶領工部

文思院副使圖傑就彼鐫刻事畢之日即令回京

該部通行照例應付廩給腳力制曰可○御製碑

文曰朕惟古之聖賢功德及天下後世立廟以祀

者多矣然內而京師外而郡邑及其故鄉靡不有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二十二

禋

廟自天子至郡邑長吏通得祀之而致其嚴且敬

則惟孔子爲然蓋孔子天縱之聖生當周季聖賢

道否之日而不得位以行乃歷考上古以來聖人

之君天下者曰堯曰舜曰禹湯文武已行之迹并

其至言要論定爲六經以垂法後世自是凡有天下

之君遵之則治違之則否蓋有不能易者真萬

世帝王之師也故自漢祖過魯之後多爲之立廟

沿及唐宋英明願治之君屢作益尊而信之孔子

之廟遂徧天下爵號王公禮視諸侯而加隆焉蓋

天理民彝之在人不能自泯也我皇祖以至神大聖植綱常於淪敷之餘武功方戢卽遣人詣闕里祀孔子風示天下規度可謂宏遠矣列聖相傳益嚴祀事先後一軌暨我皇考憲宗詔增廟之舞份爲八邊豆十二禮樂盡同於天子褒崇之典至是蓋無以加我國家百有餘年之太平端有自哉闕里有廟建自前代規制尤盛弘治己未六月燬於火朕聞之惕然特勅山東巡撫按暨布政按察司官聚財庀工爲之重建越五年甲子正月工畢巡撫右都御史徐源巡按監察御史陳璘以其狀來上宏深壯麗視舊規有加朕懷乃慰既遣內閣輔臣太子太保戶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李東陽往告復具顛末爲文俾勒之廟用昭我祖宗以來尊師重道之意并繫之詩曰聖人之生天豈偶然命之大君俾贊化權二帝三王君焉克聖繼天立極道形於政大化既洽至治斯成巍巍蕩蕩渾乎難名周政不綱道隨時墜孔子聖人而不得位乃稽羣聖乃定六經萬世之師於焉足徵自漢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二十二

三

而下數千餘歲褒典代加有隆無替於皇我祖居正體元六經是師卓爾化原列聖相承先後一揆逮及朕躬思弘前軌廟貌載崇祀事孔裡經言典訓彌謹彌敦俗化治成日升川至斯道之先允垂萬世○弘治十七年五月重建孔廟成衍聖公孔聞韶上表奏謝曰伏以文教誕敷離照普臨於海宇儒宗大慶鼎新復見於宮牆誠千載之偉觀匪一家之私幸光鄒魯遠邁金元茲蓋伏遇陛下體備中和志兼謨烈乾綱獨運闢四門以廣忠言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二十二

三

恙企聞詩聞禮之風闕里有嚴愧肯構肯堂之業
侍虞庠而觀盛舉已被鴻恩瞻嵩嶽以祝蕃釐載
申微悃伏願配乎天配乎地慶無疆之治於一人
作之君作之師享有道之長於萬世

武宗正德元年三月甲申釋奠於先師孔子見明史本紀

明武宗實錄云正德元年四月特授故衍聖公孔
弘泰之子聞詩翰林院五經博士六月辛酉授孔
子五十九代孫彥繩爲翰林院五經博士主衢州
廟祀○闕里志云武宗皇帝視學遣禮部主事張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二十二

三

潛取衍聖公并三氏子孫赴京觀禮幸學禮成命
衍聖公孔聞韶坐羹倫堂聽講御賜回文詩以寵
其行詔孔弘緒次子聞禮襲博士職以孔承泗爲
曲阜令欽賞賜宴照前例

正德二年衍聖公孔聞韶奏改山長職銜爲學錄

正德三年以尼山洙泗二書院及鄒縣子思子廟各
有祀事衍聖公孔聞韶奏請弟聞禮主之

孔聞韶家傳云帝授聞禮五經博士主祀事世以
衍聖公弟爲之著爲令兩書院各設學錄一人薦

族之賢者充焉

正德五年以孔承夏爲曲阜令

正德八年遣山東巡撫都御史趙璜詣闕里祭告

正德十一年以孔公統爲曲阜令

正德十五年重構奎文閣以上見闕里志

附錄李東陽賦曰闕里宣聖廟舊有奎文閣以貯
古今圖籍在大成殿之前杏壇之南金章宗重建
規制頗精國朝置衍聖公府其屬有奎文閣典籍
一人凡朝廷有事於廟則禮迓香帛皮於閣中以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二十二

三

俟行事弘治己未廟災而閣存工既就緒殿廡閣
麗皆加於舊按察僉事黃君繡謂閣獨弗稱欲撤
而新之衆議譁然以爲故物不可廢黃執之益力
巡撫都御史徐公源實主之閣成高八丈有奇略
與殿等棟宇相埒金碧交映向之譁者始翕然歸
之稱全功焉東陽奉勅祭告乃登於茲閣欲賦其
事未暇徐公既購書數百卷付衍聖公聞韶令典
籍孫世忠守之四方藩郡聞而致者日益富徐公
使告於子曰閣不可負也乃爲之賦令刻石立於

閣中辭曰偉新廟兮既宮突高閣兮麗空海之右
兮山之東極瀕滌兮爭龍旋納沆瀣兮超鴻濛表
日觀兮來天風忽秋兮始肅見奎星兮正中初
徙倚兮欄前暫徘徊兮戶外殿庭兮巍峩與茲閣
兮相對亭碑矗兮林立壇屋隱兮如蓋昔金元兮
始構幾歲序兮更代歎軒楹兮未燼紛瓦礫兮浮
溢及輪奐兮鼎成謁冠裳兮咸萃覽舊蹟兮無餘
撫孤根兮一檜吁嗟乎靡麗兮娉婷彼齊雲兮落
星悵望兮怔營或籌邊兮見京夫豈若觀美牆兮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二十二

詩

故宅誦典則兮遺經宛蝌蚪兮孔壁恍金絲兮魯
聲感春秋兮絕筆憶詩禮兮趨庭存奇文兮篇史
脫虐醜兮秦坑藉神鬼兮呵護閼山川兮精英乃
有韋編兮竹簡石墨兮溪藤汗牛充棟兮不可以
數計又奚問乎何名幽并兮青兗渺宮牆兮在眼
景行兮高山每爲憾兮不淺金書兮玉節幸吾生
兮未晚邈秋霄兮愈淡恨夏日兮猶短仰聖道兮
彌高思古風兮漸遠閱千載兮一時曾一慨兮不
滿睠逸駕兮可攀尚頽波兮在挽噫噓噓靈有地

兮傑有人賢有象兮國有賓下有土兮上高旻軼
倒景兮離塵氛博典冊兮窮皇墳厲夕惕兮求朝
聞豈徒析蟲魚兮隱義辨彖亥兮疑眞訝雨粟兮
天半降青藜兮夜分蓋方舞干羽兮七旬徧絃歌
兮八垠占聚緯兮周憚聽圓橋兮成均殆將興兮
吾道庶不朽而俱存○按明洪武間秘書監發下
奎文閣書籍經止於易書詩春秋禮記周禮史則
資治通鑑及元史古文左傳而外惟韓柳文視宋
金元所頒九經三史爲少其時庶事草創書版未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二十二

書

行中書省咨送內開元史一部別科印造未完候
裝潢完備另行發付可知也以後奎文閣重建正
德十五年山東巡按御史熊相巡撫都御史王珣
相與謀廣其藏與提學副使江潮等釀金購書以
實閣記云凡若干金市之於四方以庚辰九月至
又云經書與諸子百家稗官爾雅皆備惜二百年
以來篇章殘缺而其籍不存又按御製書惟宋有
賜太宗御製御書共五百十七軸仁宗累賜三聖
御書然孝經而外多頌誦之言及法帖飛白詩卷

基譜之類卷帙已湮徒有其目在耳至我皇上寬
聰迪哲體道性成而撰述弘博仰見宸翰之所臨
摹與內府之所刊刻皆經史之要傳心之錄篇帙
浩瀚富有日新今四子五經日講諸書既宣賜廟
庭聖製降於纂修之館御書奉於宸翰之樓題額
廟碑卷軸輝麗尚美金匱石室之藏蘭臺西清之
本頒降自天流光億禩不敢冒昧實所仰望云爾
世宗嘉靖元年二月甲寅釋奠於先師孔子

明視學儀考云嘉靖元年定襲封衍聖公率三氏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二十二 美

子孫國子監祭酒率學官諸生上表謝恩皆賜宴
於禮部○闕里志云世宗登極遣吏部尚書石瑤
詣闕里祭告駕幸太學謁廟至櫺星門外卽降輦
步入禮畢仍步出櫺星門外升輦以孔承震爲曲
阜令遣訝事呂祚取衍聖公并三氏子孫赴京觀
禮外有乞恩觀禮三氏學生員三名亦准觀禮欽
賞賜宴照前例

嘉靖九年六月癸亥立曲阜孔顏孟三氏學十一月
辛丑更正孔廟祀典定孔子諡號曰至聖先師孔子

以上見明
史本紀

闕里志云嘉靖九年詔兩京國學及天下儒學文
廟俱撤塑像易以木主盡去封爵減國學十二籩
豆爲十籩豆天下府州縣八籩豆舞止用六佾仍
稱啓聖公令國子監並天下學宮皆建啓聖祠祀
聖父叔梁紇而以顏無繇曾點孔鯉孟孫激配饗
程珦朱松蔡元定從祀改稱聖孫爲述聖子思子
○世宗御製正孔子祀典說朕惟孔子之道王者
之道也德王者之德也功王者之功也事王者之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二十二

美

事也特其位非王者之位焉昨輔臣少傅張璁再
疏請正其號稱服章等事已命部集翰林諸臣議
正外惟號與服章二事所關者重不得不爲言之
孔子當周家衰時知其不能行王者之道乃切切
以王者之道望於魯衛二國二國之君竟不能明
孔子之道孔子既逝後世至唐玄宗乃薦諡曰文
宣加以王號至元又益其諡爲大成夫孔子之於
當時諸侯有僭王者皆筆削而心誅之故曰孔子
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孔子生如其死乃不體聖

人之心漫加其號雖曰尊崇其實目爲亂賊之徒
是何心哉又我聖祖當首定天下之時命天下崇
祀孔子於學不許祀於釋老之宮又除去塑像止
令設主樂舞用八佾籩豆以十可謂尊崇孔子極
其至矣無以加矣特存其號豈無望於後人哉亦
或當時創未暇與至我皇祖文皇帝始建北京國
學因元人之舊塑像猶存葢不忍毀之也又至我
皇祖考用禮官之議增樂舞用八佾籩豆用十二
牲用熟而上擬乎事天之禮也夫孔子設或在今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二十二

美

肯安享之昔不觀魯僭王之禮寧自僭事天之禮
乎果能體聖人之心決當正之也至於稱王賊害
聖人之甚孔子昔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
事不成何其不幸身遭之哉夫旣以王者之名而
橫加於孔子故使顏回曾參孔伋以子而並配於
堂上顏路曾皙孔鯉以父從列於下安有子坐堂
上而父食於下乎此所謂名不正者焉皆繇綱領
一紊而百目因之以隳耳今也不正滋來世之非
道將見子不父其父臣不君其君內離外叛可勝

言哉○正祀典申說朕惟爲人臣盡臣道盡之云
者終始生死以之非有所私也孔子曰三年無改
於父之道朱子釋之曰祖父所行之事不但三年
雖萬世亦不可改也少有可變豈可待之三年夫
成法固不可改其餘一切事務不可不急於正之
也朕又惟天子不可與匹夫相爭辨斯世斯時却
不得不辨也昨所命議正孔子之祀典朕不知典
籍且以易明者言之孔子之諡王號自唐玄宗李
林甫之君臣始夫孔子已逝在秦漢之前此間豈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二十二

美

無賢明之君如漢高祖唐太宗皆創業垂統者何
不加王號於孔子則不敢擁虛名以示尊崇之意
可知矣李林甫之請玄宗之加意必有爲林甫之
爲臣何等臣也其意或假尊崇師道以欺玄宗歟
玄宗之加也何其巧乎自秦而後王天下者稱皇
帝漢方以王號封臣下玄宗之封諡孔子何不以
皇帝加之是不欲與之齊也特一王號猶封拜臣
下耳尊崇之意何在哉葢此王字非王天下之王
實後世王公之王也由是夷君武宗假託之而加

諡宋徽宗薦十二章服徽宗之加欲掩其好道教而設此以尊崇耳况以諸侯而薦天子之服章誣之甚也至於雕塑之像不知孔門弟子卽孔子死時而造之且如一人自是一人貌色不知可增損乎抑不可乎以一聖人而信工肆意雕塑曰此是孔子像也殊不知其實是土木之靈耳孔子肯依之享之推己之心則知孔子之心也又至於八佾之舞十二俎豆又僭禮之甚也決所當正○吳沉孔子封王辨後世之禮有似是而實非者不可不考也且以追諡夫子爲王言之夫子聖人也生不得位沒而南面之禮尊之其說似矣然王君之號也夫子人臣生非王爵死而諡之可乎哉昔者夫子嘗有言曰必也正名乎又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臣而王之於名正乎於言順乎春秋之時有僭稱王者矣麟經之筆削而黜之蓋名者實之著也無其實有其名謂之淫名夫子之生也不獲有尺寸之士今而有天下之號歸之在天之靈其肯歆之哉嗟夫有德者必有位理之常也有其德而無其

位此則夫子之不幸也會謂以無實之稱而足以爲聖人榮乎哉或曰夫子之道王者之道也謂仲尼素王其來久矣至今封之而不可哉曰謂夫子有王者之道則可謂夫子有王者之號則不可昔者夫子病子路使門人爲臣夫子責之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爲有臣夫無臣不可以爲有臣非王而可以稱王乎聖人不敢欺天也其可以欺聖人乎然則當若之何曰夫子之澤不被於當時而其教實垂於萬世褒之以王者之貴孰若事之以師之尊乎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古者治教之職不分君卽師也師卽君也二帝三王盡君師之責者也若夫子則不得爲君而爲師者也師也者君之所不得而臣也故曰雖詔於天子無北面所以尊師也彼以王爵之貴爲隆於稱師者習俗之見也考之經載當時聖人高弟子稱其師有曰孔子有曰夫子其孫子思直字之曰仲尼蓋夫子旣無爵諡則稱之者不曰仲尼必曰夫子視其門人弟子之不敢過號其師則知以無實之

謚加於聖人必非聖人之意也天下之論每病於
徇同惡異而不本乎至公至當之理談夫子之封
王則必相與和之以爲誇大矣謂夫子不當封王
則必相與咻之以爲狂悖矣吁此所以行之數百
年之久而未敢議其非者彼之不敢議必曰我畏
聖人也此非畏聖人也畏天之罪已也若余之說
則雖得罪於天下不憾也懼得罪於聖人而已曰
請問今將何以尊聖人曰在明其道不在乎王不
王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二十二

聖

嘉靖十一年以孔公珏爲曲阜令

以上見
闕里志

嘉靖十二年三月丙辰釋奠於先師孔子

見明史
本紀

明通紀云嘉靖十二年三月視太學御彛倫堂祭

酒林文俊講虞書益稷篇司業馬汝驥講易頤卦

賜坐講畢諭諸生曰治平之道備在六經諸生宜

講求力行以資治化○世宗實錄云詔天下博求

曾子嫡裔承襲五經博士○闕里志云駕復幸太

學遣官取衍聖公并族人觀禮欽賞賜宴俱照前

例以孔公杰任學錄

嘉靖十三年二月視太學釋奠先師進諸生橫經布
講學官賜帛有差以孔公鉉任學錄

見明
通紀

嘉靖十九年以孔彥衡任學錄

嘉靖二十一年以孔公澤爲曲阜令

嘉靖二十五年詔孔子六十三代孫貞幹襲封衍聖
公以孔聞韶次子貞寧襲博士職以孔承業爲曲阜

令

闕里志云貞幹字用濟嘉靖二十五年襲封衍聖

公三十五年七月抱病至京師慶賀萬壽節疾亟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二十二

聖

遣御醫徐煒來視八月卒於賜第

嘉靖三十一年以孔彥佩任學錄

以上見
闕里志

嘉靖三十二年二月奉安先聖先師於文華殿東室

見明
通紀

嘉靖三十五年詔孔子六十四代孫尚賢襲封衍聖

公

闕里志云尚賢字象之號龍宇嘉靖三十五年襲

封衍聖公年方十四歲早失怙祖母養育至是拜

襲封之命世宗皇帝特勅該部傳與撫按官知道

孔尚賢年幼你不時存問敢有族人恃長欺凌者
指名叅來歷侍四朝三幸辟雍賜宴賜茶冠帶錦
衣稠疊益隆神宗留京隨朝禮遇尤篤天啓元年
十一月卒於賜第

嘉靖四十三年以孔弘廟爲曲阜令

以上見闕里志

穆宗隆慶元年八月癸未朔釋奠於先師孔子

見明史本

闕里志云穆宗登極遣尚寶司卿劉奮庸詣闕里
祭告八月初一駕幸太學遣禮部主事劉繼文取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二十二

四

衍聖公并三氏子孫觀禮欽賞賜宴俱照前例特

賜衍聖公羊酒等物鈔三十貫給家長冠帶

隆慶二年以孔承厚爲曲阜令

隆慶三年工部請修孔廟兗州府通判許際可以杏

壇狹小廓而新之

以上見闕里志

隆慶四年八月壬戌釋奠於先師孔子

見明史本

神宗萬曆元年遣尚寶司司丞張孟男詣闕里祭告

以孔弘復爲曲阜令

萬曆四年駕幸太學釋奠先師孔子

見明史本

闕里志云遣禮部主事張程取衍聖公并三氏子
孫觀禮欽賞賜宴俱照前例又視學儀考云萬曆
四年定制詣廟之禮儀視嘉靖時稍異

萬曆八年以孔承作任學錄

以上見闕里志

萬曆十年五月庚申免先師孔子後裔賦役有差

見明史本

萬曆十七年以孔承欽任學錄

萬曆二十二年以孔尚賢次子胤桂襲博士職以孔

貞敘爲曲阜令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二十二

四

萬曆二十七年以孔貞叢爲曲阜令

萬曆二十八年十二月司業傅新德奏請易孔廟以

琉璃以孔聞諫任學錄

見孔庭纂要

光宗泰昌元年以孔聞評任學錄

熹宗天啓元年遣順天府府丞姚士慎詣闕里祭告

天啓二年詔孔子六十五代孫胤植襲封衍聖公

闕里志云胤植字懋甲後改衍植天啓二年五月

襲封衍聖公早年失怙事母以孝聞於鄉里長而

入繼大爵恢擴大度磊落不凡聖門典故有廢墜

不修者悉力請於朝煥然一新

天啓四年以孔懋德借任博士

天啓五年二月初六日駕幸太學釋奠先師以孔聞簡爲曲阜令

闕里志云遣中書舍人楊中極取衍聖公并四氏子孫族人觀禮奉旨准以恩貢入監該部優選賜宴賜衣如前代尤加

天啓六年特恩准孔聞詩考選吏科給事中

懷宗崇禎元年加衍聖公孔胤植太子太保以孔尚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二十二

哭

達借任博士

以上見闕里志

崇禎二年春正月丙子釋奠於先師孔子

見明史本紀

闕里志云駕幸太學遣中書舍人梁招孟取衍聖公并四氏子孫族人觀禮照例送監讀書賜宴賜衣俱照前例以孔弘毅爲曲阜令

崇禎三年加衍聖公孔胤植太子太傅

崇禎六年以孔尚澄任洙泗書院學錄以孔弘起爲

族長又以孔弘養任學錄

崇禎九年以孔謙任尼山書院學錄

崇禎十一年以孔胤統任尼山書院學錄

崇禎十三年以孔貞堪爲曲阜令

以上見闕里志

崇禎十四年八月辛酉重建太學成釋奠於先師孔

子見明史本紀

闕里志云駕幸太學遣行人取衍聖公五經博士及四氏子孫族人陪祀觀禮恩賜衣宴以孔聞然任尼山書院學錄

崇禎十六年以孔胤鉅借任博士

見闕里志

附錄皇明紀事云魏瑞忠賢擅權有監生張其捧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二十二

哭

魏主位配享孔子廟庭甫入殿輒急返走狂呼子路打我自門內仆闕外死○蘇學旁有屠兒養豕常至學歸則跛其足屠兒跡之自學中來一日聞豕號聲疾趨往視一大夫持杖追擊見屠兒輒不動蓋子路塑像也屠兒懼俯伏稽首歸像於廟自此禁錮其豕不敢復令至學

至聖編年世紀卷之二十二終



至聖編年世紀第十二冊目錄

卷之二十三

國朝

太宗 崇德元年一則 五年一則

世祖 順治元年四則 二年五則 三年一則 七年二則 八年一則 五年五則 九年二則 十三年四則 十七年一則

聖祖 康熙六年一則 七年三則 八年二則 九年一則 十年一則 十一則 十二則 十三則 十四則 十五則 十六則 十七則 十八則 十九則 二十年一則 二十一年一則 二十二年一則 二十三年一則 二十四則 二十五則 二十六則 二十七則 二十八則 二十九則 三十年一則 三十一則 三十二則 三十三則 三十四則 三十五則 三十六則 三十七則 三十八則 三十九則 四十則 四十一則 四十二則 四十三則 四十四則 四十五則 四十六則 四十七則 四十八則 四十九則 五十則 五十一則 五十二則 五十三則 五十四則 五十五則 五十六則 五十七則 五十八則 五十九則 六十則 六十一則 六十二則 六十三則 六十四則 六十五則 六十六則 六十七則 六十八則 六十九則 七十則 七十一則 七十二則 七十三則 七十四則 七十五則 七十六則 七十七則 七十八則 七十九則 八十則 八十一則 八十二則 八十三則 八十四則 八十五則 八十六則 八十七則 八十八則 八十九則 九十則 九十一則 九十二則 九十三則 九十四則 九十五則 九十六則 九十七則 九十八則 九十九則 一百則

至聖編年世紀

第十二冊目錄

一

卷之二十四

世宗 雍正元年七則 二年二十則 三年六則 四年一則 五年二則 六年四則 七年十則 八年七則 九年五則 十年九則 十一年四則 十二年二則 十三年一則 十四年一則 十五年一則 十六年一則 十七年一則 十八年一則 十九年一則 二十年一則 二十一年一則 二十二年一則 二十三年一則 二十四則 二十五則 二十六則 二十七則 二十八則 二十九則 三十則 三十一則 三十二則 三十三則 三十四則 三十五則 三十六則 三十七則 三十八則 三十九則 四十則 四十一則 四十二則 四十三則 四十四則 四十五則 四十六則 四十七則 四十八則 四十九則 五十則 五十一則 五十二則 五十三則 五十四則 五十五則 五十六則 五十七則 五十八則 五十九則 六十則 六十一則 六十二則 六十三則 六十四則 六十五則 六十六則 六十七則 六十八則 六十九則 七十則 七十一則 七十二則 七十三則 七十四則 七十五則 七十六則 七十七則 七十八則 七十九則 八十則 八十一則 八十二則 八十三則 八十四則 八十五則 八十六則 八十七則 八十八則 八十九則 九十則 九十一則 九十二則 九十三則 九十四則 九十五則 九十六則 九十七則 九十八則 九十九則 一百則

當今皇帝

乾隆元年二則 二年三則 三年七則 四年一則 五年一則 六年一則 七年二則 八年三則 九年二則 十年三則 十一年一則 十二年六則 十三年三則 十四年一則 十五年一則 十六年一則 十七年一則 十八年一則 十九年一則 二十年一則 二十一年一則 二十二年一則 二十三年一則 二十四則 二十五則 二十六則 二十七則 二十八則 二十九則 三十則 三十一則 三十二則 三十三則 三十四則 三十五則 三十六則 三十七則 三十八則 三十九則 四十則 四十一則 四十二則 四十三則 四十四則 四十五則 四十六則 四十七則 四十八則 四十九則 五十則 五十一則 五十二則 五十三則 五十四則 五十五則 五十六則 五十七則 五十八則 五十九則 六十則 六十一則 六十二則 六十三則 六十四則 六十五則 六十六則 六十七則 六十八則 六十九則 七十則 七十一則 七十二則 七十三則 七十四則 七十五則 七十六則 七十七則 七十八則 七十九則 八十則 八十一則 八十二則 八十三則 八十四則 八十五則 八十六則 八十七則 八十八則 八十九則 九十則 九十一則 九十二則 九十三則 九十四則 九十五則 九十六則 九十七則 九十八則 九十九則 一百則

嗣後萬年典則俟再續輯

至聖編年世紀卷之二十三

婁東嘉定李 灼松亭

全輯

新安古歙黃 晟曉峰

男黃為焚筠圖

孫李

鑑元衡全校

銓季衡

國朝

太宗崇德元年

遣官致祭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二十三

一

孔子廟以顏子曾子子思孟子配享

崇德五年定每年二月八月上丁日行釋奠禮

世祖順治元年九月山東巡撫方大猷疏恭陳要策

為崇聖學請

先師孔子為萬世道統之宗

本朝開國之初一代綱常培植於此札應

勅官崇祀復衍聖公併四氏學博等之

封可卜國脉靈長人文蔚起迄今未見舉行兗州曲

阜一帶久已歸順况



朝廷尊師樂道與接待臣子不同古來起運之主盡有崇祀之文理宜先施碑誌可考謹詳列歷朝恩例以備

殿下採倣而行此天下所仰以爲盛典後世傳之以爲美治萬不可遲也伏候

聖裁緣係崇聖學以培人材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差官孫英齋捧謹啓請

旨

計開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二十三

二

一公爵

孔子嫡孫則承大爵自秦始皇始封孔鮒爲文通君歷代封爵不一有加無已悉載史冊可考至宋仁宗封爲衍聖公歷金元至明洪武二年仍封爲衍聖公賜正一品服色麟袍玉帶三臺銀印一顆列文武班首傳至今自天啓二年又晉階太子太傅襲封衍聖公

一衍聖公長子至十五歲襲授

欽依冠服二品服色至崇禎年各公侯伯長子俱加

玉帶事例相同

一博士衍聖公長子則承大爵次子至十五歲則授以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以主子思子祀事三子則襲太常寺博士主汶上縣聖澤書院祀事每隨一代公爵遞爲更授

一知天下州縣皆用流官獨曲阜用孔氏世職以宰此邑者蓋以

大聖之子孫不使他人統攝之也其官先由本爵保舉賢能孔氏任事後改考選廩膳生員德行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二十三

三

兼優者以授此職五年任滿照例考選陞轉

一學錄天下學官皆用教諭獨四氏學用學錄者蓋以比隆國學亦以聖賢之子孫不與他學同也其官亦自孔姓生員中德行兼懋者由本爵咨部以授此職

一尼山乃

孔子發祥之地亦設學錄一員以主其祀其官係本爵弟姪中達德行兼異者咨部授職

一洙泗書院乃

孔子闡教之地亦設學錄一員以主其祀其官於孔氏中遴舉德行秀異者由本爵咨部以授此職

一本爵屬官員役明洪武元年十二月十九日欽設管勾一員司五屯錢糧司樂一員司樂舞生典籍一員司禮生書籍掌書一名司文移書寫一名司繕寫知印一名司印務奏差一名司差遣以上俱由本府保舉堪用人數咨部銓用一屯田

三聖編年世紀

卷之二十三

四

孔廟祀田歷代各有欽賜至明洪武二年欽賜祭田二千大頃坐落充屬二十七處其界段數載在闕里誌可攷近以寇盜擾亂土地荒蕪佃丁逃亡錢糧無備每至祭期賣產毀器心血幾枯幸際

聖朝惟冀

新恩

一個戶凡

孔廟鄆城鉅野平陽東河獨山五屯佃戶係洪武

二年欽撥民間身家無過俊秀五百戶湊入二千丁見丁百畝佃種五屯祭田辦納籽粒以供本廟祭祀等項支用其民間一應雜泛差役俱行蠲免至今年荒兵亂死亡逃移十存二三丁逃地蕪祭祀匱乏甚為可慮伏乞

裁酌

一廟戶

孔廟戶丁歷代欽撥不一自明洪武二年欽撥民間子弟一百一十五戶以供本廟洒掃至今或死於荒或死於盜十存一二至於洒掃寥寥無人此又不可不加意者也

三聖編年世紀

卷之二十三

五

一樂舞生

孔廟每年四時祭祀樂用八份額設樂舞生二百四十名於充屬二十七州縣遴選民間俊秀子弟以授斯役以供本廟奔走其本生一應差徭與廩膳生員事例一體優免仍免本戶人二丁以供本生往返盤費目今多致逃亡故其樂亦廢伏乞

新旨招採

一禮生

孔廟禮生每月朔望及四時祭祀在本廟引贊禮儀額設禮生六十名於曲阜縣選用民間俊秀子弟以授斯役其優免例與樂舞生同近因死亡逃移以致禮節多廢亦乞

新旨招採九月初四日奉

令旨

先聖爲萬世道統之宗禮當崇祀昭朝廷尊師重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二十三

六

道至意這本內所開各款俱應相沿期於優渥以成盛典着該部查照一體飭行敬此敬遵抄部送司除銀印祭田佃戶丁樂舞生禮生應聽戶禮二部議覆外通察案呈到部看得衍聖公封爵原階併伊男應加冠服四氏學博及保舉知縣等官一節既經該撫具啓請

聖裁復奉有

令旨相應議覆合無將孔胤植仍封衍聖公照原階太子太保伊長男孔興燮應加二品冠服四氏

世襲五經博士孔胤鉅等俱應仍照舊原襲五

經博士世職曲阜知縣孔貞堪係衍聖公保舉

堪任咨部考授今見在仍應照舊准用四氏學

錄孔聞然尼山書院學錄孔興榮洙泗書院學

錄孔尚澄俱見在仍應照舊准用典籍桂存正

書寫田世旺知印張應登奏差齊有成俱見在

仍應照舊留用世襲太常寺博士主汶上縣聖

澤書院應該衍聖公第三子承襲今缺管勾司

樂掌書俱缺應聽衍聖公咨部補授謹遵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二十三

七

旨覆啓合候

命下行令臣部遵奉施行但

恩典出自

朝廷臣等未敢擅便伏候

聖裁謹題奉

聖旨是○十月初二日

世祖章皇帝封

孔子六十五代孫胤植爲太子太傅襲封衍聖公

○十二月十五日衍聖公胤植赴

闕朝賀保舉廩生孔胤淳咨部爲曲阜縣世職知縣
詔報可○二十二日

賜衍聖公宴設席於禮部備辦上桌品物

命禮部左侍郎孫之獬待宴

欽賜天字號下程一分羊鵝麵酒等物

順治二年正月十五日

欽頒衍聖公三臺銀印一顆○二十二日翰林院侍

讀學士管國子監祭酒事李若琳謹奏爲

先師之牌位宜肅謚號宜崇謹據所見伏候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二十三

八

聖裁事臣聞之記曰凡始立學必釋奠於先師先聖

自漢以來代以

孔子爲先師蓋以

孔子刪述六經垂憲萬世人倫之所以常明道統

之所以不墜

孔子之力也是以後世帝王莫不尊崇謚號嚴重

祀典

聖朝承帝王正統垂意文教遣輔臣釋奠

先師重道崇儒中外悅服春秋二仲丁祭率由舊

典視昔加茲於本月二十日太常寺奉禮部傳
新製

孔子牌位兼書滿漢字臣竊有請焉夫

孔子牌位奉安

文廟

孔子在天之靈所憑依者臣愚以爲宜令禮工二

部委工匠於本監製造新牌俟新牌告竣令臣

等恭安

文廟然後撤舊牌焚之瘞所庶舊制聿隆禮儀有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二十三

九

序於以爰

先師之靈愜奉祀之忱爲攸當矣臣愚又有說者

今

文廟見奉牌位稱

至聖先師孔子之位此明嘉靖九年大學士張璁

建議所改置者也質之前代追尊謚號竊有未

當查自漢以來謚號不一今稱至聖而遣大成

稱先師而遣謚號然則古之英君諡辟可止曰

某君某王而去神聖文武之謚可乎張璁欲去

封爵而并除謚號仍稱

大成至聖文宣先師孔子之位庶至德鳴名

昭代倍爲闡揚祀典於焉有光矣臣忝列儒臣職司
教典祀關學官直據所見其有當與否未敢必
也伏乞

皇上勅下禮工二部速議施行臣不勝悚悚待

命之至爲此具本親齋奏

聞二十三日奉

聖旨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二十三

十

先師謚號信宜尊崇著詳稽往例確議具奏新牌
就該監製造如議行禮工二部知道

禮科都給事中龔鼎孳謹題爲敬陳

孔廟事宜仰祈

聖裁事近該國子監祭酒李若琳奏爲

先師之牌位宜肅等事奉有

聖旨仰見

聖明崇儒重道詳慎周至如此也臣備員禮垣職掌
攸繁安敢無說而處此謹按

孔子刪定六經垂教千古德侔天地功並日月學

者宗之比於罔極生民以來實乎未有惟德盛
則享名宜隆惟功高則食報宜厚自古聖帝明
王教育海內未常不以崇祀

先聖爲兢兢也嘉靖九年從大學士張璁之請改
稱

至聖先師孔子夫無位而奉以王號吳沉已有懼
得罪聖人之文塑像而被以冕章邱濬亦謂非
神而明之之義璁之議改不爲無見但易王而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二十三

十一

師可矣因稱師而遂削其大成文宣之號可乎
今者

聖明御宇一道同風禮樂咸興文謨丕顯不亟乘此
時有所釐正以示萬代之法程卅論大典有所
未光是亦臣等誦法

孔子者之罪矣伏乞

皇上下臣章令諸臣覆議施行二月初五日奉

聖旨

孔廟謚號加稱

大成至聖文宣先師孔子既監科考訂會同准如
議行一應禮儀還照明朝舊例不必更改該部知
道○初六日衍聖公孔胤植具奏

陞辭回里奉

聖旨覽卿陞辭回里准照舊例行禮部知道兵部給
勘合一道馳驛旋里○題兗州府儒學生員王
世祿爲四氏學教授章下所司○五月十二日
欽頒衍聖公專勅一道鈴束族屬員役

順治三年正月內衍聖公孔胤植赴京慶賀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二十三

三

萬壽聖節

賜衍聖公宴設席於禮部備辦上卓品物

命禮部侍郎孫之獬待宴

欽賜天字號下程一分羊鵝麵酒等物

順治四年衍聖公孔胤植保舉附生孔貞綱爲

尼山書院學錄奉

旨允行

順治五年正月十三日太子太傅襲封衍聖公
孔胤植謹奏爲承襲祖爵以奉祀事奉

聖旨該部知道○三月十一日

詔封孔興燮襲封衍聖公

順治六年三月二十八日

勅諭衍聖公孔興燮

遣官諭祭衍聖公孔胤植九壇並爲營葬如例

順治七年三月二十六日

加封衍聖公孔興燮太子少保

詔孔子六十七代孫衍聖公次子毓麟襲翰林院五

經博士○六月衍聖公孔興燮服闋赴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二十三

三

闕謝

恩

賜衍聖公宴設席於禮部備辦上卓品物

命禮部尚書李若琳待宴

欽賜天字號下程一分羊鵝麵酒等物

順治八年正月衍聖公孔興燮赴

闕慶賀

萬壽聖節

賜衍聖公宴設席於禮部備辦上卓品物

命禮部尚書李若琳待宴

欽賜天字號下程一分羊鵝麵酒等物○閏二月二

十日奉

旨釋奠大典允宜舉行擇吉具儀以聞

聖廟作速修理該部知道○四月

遣都察院右都御史仍管工部左侍郎事劉昌致祭

先師孔子○八月十九日禮部題請

聖駕幸學行釋奠禮應循例遣官行取衍聖公等陪

祀行禮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二十三

古

加衍聖公孔興燮少保兼太子太保

遣行人王天眷取衍聖公孔顏曾孟仲五經博士及

老成族人孔尚燃等十五人陪祀

聖駕幸學九月內進京十月內

賜衍聖公五經博士及族人滿洲宴設席於禮部

命禮部尚書陳之麟待宴准暫回里候擇有吉期行

取到陪祀

聖駕幸學○本月二十五日

賜衍聖公孔興燮天字號下程一分羊鵝麵酒等物

順治九年正月內衍聖公孔興燮赴京慶賀

萬壽聖節二月內

賜衍聖公宴設席於禮部備辦上桌品物

命禮部尚書陳之麟待宴

欽賜天字號下程一分羊鵝麵酒等物○九月二十

二日

世祖章皇帝幸學釋奠

先師孔子廟行二跪六叩頭禮畢

御製倫堂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二十三

五

命國子監祭酒司業講書

加辛卯科順天鄉試中額一十五名二十三日

賜宴於禮部二十四日

賜衍聖公朝服貂帽并五經博士孔氏等族人緞袍

白金有差准孔氏顏曾孟後裔陪祀者俱入監

讀書

御製卧碑文頒勒各學

順治十三年

欽頒國子監

文廟大成歌章皆用黃鐘宮迎神咸平之曲無舞
 其辭曰大哉至聖峻德弘功敷文元化百王是
 宗典則有常昭茲辟靡有虔簋簠有嚴鼓鐘奠
 帛初獻寧平之曲有舞其辭曰覺我生民陶鑄
 前聖巍巍泰山實予景行禮備樂和豆籩惟靜
 既述六經爰斟三正亞獻安平之曲有舞其辭
 曰至哉聖師天授明德木鐸萬年式是羣辟清
 酒惟醕言觀秉翟太和常流英材斯道終獻景
 平之曲有舞其辭曰猗與素王示予物軌瞻之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二十三 六
 在前神其寧止酌彼金罍惟清且旨登獻惟終
 弗遐有喜微饌咸平之曲其辭曰璧水淵淵崇
 牙業業既歆先聖亦宜十哲金聲玉振告茲將
 徹禮假有成美墻靡懈送神咸平之曲無舞其
 辭曰煌煌學宮四方來崇甄陶胄子暨予微躬
 恩皇多士敷奏厥功佐予永清三聖是隆
 授衍聖公孔興燮光祿大夫累晉少傅兼太子太傅
 錫誥如制

舉行
 經筵禮前期一日
 親祭
 先師孔子於
 弘德殿○改
 文廟諡號仍稱
 至聖先師孔子通行直省各學俱用新牌
 親行釋奠
 幸魯盛典云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二十三 七
 孔子稱號至唐開元時追諡爲文宣王宋真宗加
 至聖文宣王元武宗加大成至聖文宣王推崇
 不爲不隆但文宣僅一節之諡法而大成亦借
 樂之偶稱且
 孔子以尼山一布衣爲萬世帝王師原以德不以
 位似非僅爵位所能揚扆也明嘉靖九年釐正
 祀典定爲
 至聖先師孔子誠名正言順萬世不可易之論矣
 我

國朝定鼎以來自國學及天下郡縣州衛儒學所設

孔子牌位皆稱

至聖先師孔子亦以斟酌既定可無容損益於其間也

順治十七年以修葺

文廟工成

臨雍釋奠一應禮儀俱照例行

聖祖康熙六年八月兵科給事中吳國龍疏請舉行

幸學之典奉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二十三

六

旨臨雍釋奠大典禮儀理宜舉行已有

旨修理

聖廟國學俟完時該部擇吉具奏

康熙七年正月十九日

命孔子六十七代孫毓圻襲封衍聖公加封太子少師

四月十九日

遣光祿寺卿楊永寧詣闕里致祭

先師孔子○七月二十七日

遣山東布政使司魏裔魯

蒞祭孔子六十六代孫衍聖公孔興燮

康熙八年正月二十八日禮部以修理

聖廟已完請循例遣官行取衍聖公并顏曾孟等

五經博士及孔氏等族人各馳驛赴京陪祀四

月十五日丁丑吉時

聖祖仁皇帝釋奠

先師孔子廟畢

御燹倫堂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二十三

九

命祭酒司業講經書二十六日

賜宴於禮部

命內大臣輔國公內三院大學士并六部尚書左右

侍郎九卿科道都察院等官陪宴照順治九年

例

賜貂帽及得勒蘇涼帽凡孔氏及五經博士陪祀生

員十五人准入監讀書本監鄉試廣額八名其

聖裔各官各照銜陞遷次日進

表謝

恩

頒下程胙肉菓品等物

御書萬世師表匾額

頒行天下

文廟懸掛

康熙九年禮部議准

先聖先賢遺像嘉靖年周易主奉祀已久若金壇

等處現存有遺像行令該學道查出安設

康熙十年議准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二十三

三

經筵前期一日

遣官致祭

先師孔子

康熙十五年二月

遣宗人府府丞馬汝驥致祭於闕里

先師

康熙十七年修葺

文廟工成

臨雍親祭

先師

康熙二十一年三月

遣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宋文運致祭闕里

先師

康熙二十三年二月翰林院編修曹禾吏科給

事中王承祖疏請

聖駕東巡經過闕里致祭

文廟九月二十四日

聖駕發自京師奉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二十三

三

旨尊禮

先師應行三跪九叩頭禮亦應用樂該部察例詳

議具奏二十六日禮部等議

皇上經過闕里致祭

先師所用樂章雖與國學樂章稍有不同亦皆尊

崇師道之詞但彼處樂工未諳禮儀應由太常

寺量派官役前往闕里肄習樂工袍服暫以太

學所用賁往應用奉

旨依議○十一月十六日

駕至費縣

諭內閣等衙門曰闕里係聖人之地朕幸魯地致祭先師特闢揚文教鼓舞儒學祀典告成講明經書文義窮究心傳符合大典應行事宜內閣各部院衙門會同議奏是日

聖祖仁皇帝自費縣至泗水東境經泉林寺

御製泉林記勒石泉上

朕被服至道誦法孔子於詩書簡冊之中美牆載見如聞其言論而接其聲容者匪伊朝夕矣嘗以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二十三

三

不得一登闕里之堂觀其車服禮器山川風物慨然至聖之音徽每低徊於中而不能自己迺者在廷之臣咸謂古者天子巡省方岳觀察民俗朕俞其請因念岱宗在望於邁魯郊夙昔所懷今茲可慰歲之冬月輿衛北還抵於泗水東境距其縣治五十里陪尾山之陽衆泉出焉石竇哈呀清流蕩滴下合沂泗遠波悠然相傳爲子在川上處云旁有古寺厥名泉林坡陀幽曠樹木茂密雖古今異時林谷不改去聖人之居如此其近意者當日杖

履所經周覽原泉默契道體喟然發水哉之歎者

其卽斯地耶於是停驂弭節瞻眺久之恍乎如有所得殆移晷而後去也夫天地無終窮流水之出於天地者亦無終窮聖人之道川流敦化萬古不息與天地流水同其無終窮焉其何能已於予懷耶孔子繫易其言天也曰行健言地也曰無疆孟子之言水也曰盈科而後進君子之於聖人之道也溯源窮流學水至海亦若是焉而已矣朕旣幸宮牆親覲至止非遙而又喜泉源勝地聖跡所存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二十三

三

而得遊歷其處也遂爲之記○十七日

駕幸曲阜至城南

行宮

駐蹕十八日昧爽

聖祖仁皇帝詣

先師廟行三跪九叩頭禮讀祝官讀

御製祝文

仰惟先師德侔元化聖集大成開萬世之文明樹百王之儀範永言光烈罔不欽崇朕丕御鴻圖緬

懷至道憲章往哲矩矱前模夕惕朝乾覃精思於
六籍居今稽古期雅化於萬方繁惟典訓之功實
觀又安之效茲者巡省方國至於岱宗瞻望魯邦
爰來闕里空堂至止恍聞絲竹之聲舊寢徘徊喜
動宮牆之色車服禮器宛然三代遺風几杖冊書
賔矣千秋盛蹟慨明靈之儼在文治遐昌肅禋祀
以惟虔精誠庶格

遣國子監祭酒阿禮瑚祭

啓聖公祠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二十三

西

御製祝文

維公系本神靈生稱瓊偉勇力聞於魯國皆道德
所發皇政事紀於鄒邦悉文章所宣著篤生聖子
代爲帝師寰宇崇歲祀之儀不先父食古今奉斯
文之統共指家傳茲值東巡特臨曲邑溯二千年
之教澤孰非厚德燕貽垂七十世之孫謀如見神
明陟降用修彝祭之典代以扈從之臣泗水環流
知發源之有自防山聳峙占積慶之無疆牲醴式
陳尚其歆格

聖祖仁皇帝御詩禮堂監生孔尚任進講大學聖經
首節舉人孔尚鉉進講易繫辭首節大學士王
熙宣

聖諭曰至聖之道與日月並行與天地同運萬世帝
王咸所師法逮公卿士庶罔不率由爾等遠承聖
澤世守家傳務期型仁講義履中蹈和存忠恕以
立心敦孝弟以修行斯須弗去以奉先訓以稱朕
懷爾等其祇遵毋替特諭衍聖公孔毓圻率五氏
子孫叩謝於階下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二十三

五

駕還行宮復

諭大學士明珠王熙等曰孔尚任等陳書講說克副
朕懷着不拘定例額外議用

召孔氏及五氏子孫有頂帶者皆入跪

諭曰至聖之德與天地日月同其高明廣大無可措
稱朕向來研求經義體思至道欲加贊頌莫能名
言特書萬世師表四字懸額殿中非云闡揚聖教
亦以垂示將來隨

命侍衛捧出行聖公孔毓圻跪接捧安神座前

聖祖仁皇帝復命大學士明珠宣

諭曰歷代帝王致祀闕里或留金銀器皿朕今親詣
行禮務極尊崇

至聖異於前代所有曲柄黃蓋留之廟中以示朕
尊聖之意隨

命以御前黃繖留供廟庭四時饗祀陳之

駕至大成門左觀

先師手植檜

御製古檜賦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二十三

三

孔子手植檜在杏壇之間金貞祐間無復存矣元
至元三十年再茁故處明弘治間又燬於火今
所遺者不枯不榮屹立霜露而秀色獨異撫摩
久之乃作賦曰

維槎枿之靈質實鈞化之所鍾標扶輿之奇特峙
先聖之故宮涵元氣以不朽與至道而俱崇爾其
黛幹蒼蒼孤柯濯濯鶴骨初扶霜鱗未作儼茁軋
以方舒類鴻荒之忽鑒謝得采於春華完淳風於
太樸天矯拂勃星臨露滴枝無取於樛樛葉全稀

於械械夕飈度兮弗驚朝旭烘兮如滌伊間氣之

潛滋惟神爽之咸集徘徊延却宛轉斷連蟠屈兮

若伶羽之在列聳削兮若箕籩之待懸則有筴以

崇封沃以膏壤方以周闌角以文磔足縮心歔目

給神賞蘿烟奪翠松籟失響於是楷因之而擢穎

蒼感之而抽莖爭葳蕤於絃誦之里齊扶蘇於禮

樂之庭朝菌慚兮一旦大椿讓兮千齡上訴真宰

之功遠契無爲之代均行雲兮雨施等乾始兮坤

載疇則出混茫之中而居耳目之外與三才以並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二十三

三

植綿歷禩其長在亦有扶桑海表若木山巔東瀛
西極揭日摩天迹雖誇於神異植非出於文宣宜
瞠乎其後矣邈無得而稱焉

御製古檜詩

幹聳朱薨外根蟠碧殿阿奇文成左紐元氣挺孤
柯瑞與龜龍並傳來歲月多徘徊看手澤不共劫
灰磨

詔復設

聖廟百戶與典籍管勾司樂並各部題授

駕登詩禮堂

命大學士王熙捧

御製過闕里詩

賜衍聖公孔毓圻

鑾輅來東魯先登夫子堂兩楹陳俎豆萬仞見宮

牆道統唐虞接儒風洙泗長入門撫松柏瞻拜肅

冠裳

聖駕啓行出承聖門出毓粹門至

先師墓門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二十三

无

聖祖仁皇帝降輦步入墓前北面跪大學士明珠捧

金碗進酒

聖祖仁皇帝三酌酒畢行三叩頭禮

仰製

先師孔子贊并序勒石廟中

蓋自三才建而天地不居其功一中傳而聖人代

宜其蘊有行道之聖得位以綏猷有明道之聖立

言以垂憲此正學所以常明人心所以不泯也粵

稽往緒迎溯前徽堯舜禹湯文武達而在上兼君

師之寄行道之聖人也孔子不得位窮而在下秉

刪述之權明道之聖人也行道者勲業炳於一朝

明道者教思周於百世堯舜文武之後不有孔子

則學術紛淆仁義湮塞斯道之失傳也久矣後之

人而欲探二帝三王之心法以爲治國平天下之

準其奚所取衷焉然則孔子之爲萬古一人也審

矣朕巡省東國謁祀闕里景企滋深敬摘筆而爲

之贊曰

清濁有氣剛柔有質聖人參之人極以立行著習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二十三

无

察舍道莫由惟皇建極惟后綏猷作君作師垂統

萬古曰惟堯舜禹湯文武五百餘歲至聖挺生聲

金振玉集厥大成序書刪詩定禮正樂既成象繫

亦嚴筆削上紹往緒下示來型道不終晦秩然大

經百家紛紜殊途異趣日月無踰羹墻可晤孔子

之道惟中與庸此心此理千聖所同孔子之德仁

義中正秉彜之好根本天性庶幾夙夜勗哉令圖

溯源洙泗景躅唐虞載歷庭除式觀禮器摘毫仰

贊心焉遐企百世而上以聖爲歸百世而下以聖

爲師非師夫子惟師於道統天御世惟道爲寶泰
山巖巖東海泱泱牆高萬仞夫子之堂孰窺其藩
孰窺其徑道不遠人克念作聖

賜衍聖公五經博士及曲阜縣知縣日講四書易經

書經解義各一部

賜衍聖公狐腋蟒服一領黑貂掛一領表裏各五疋

賜五經博士曲阜縣知縣及四氏子孫在仕籍者蟒

服有差

賜孔氏子孫進士舉人貢生袍服有差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二十三

三

賜孔氏子孫監生生員白金各五兩

詔曲阜縣康熙二十四年丁銀全蠲

御書節並松筠坊額

賜衍聖公孔毓圻祖母陶氏○是年九月奉

旨凡直隸各省修理

聖廟銀兩照舊存留以供修葺○十一月

命以孔尚任孔尚鉉爲國子監博士○禮部議准

遣官二丁致祭武官二品以上並令陪祭直省各學

春秋二祭應令協鎮及副將以上照例文左武

右行禮仍令地方正印官主祭

康熙二十四年二月

詔以

御書萬世師表扁額摹榻頒天下

聖廟○四月衍聖公孔毓圻請修

幸魯盛典

御製古檜賦勒石廟庭

詔從之○六月

詔議敘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二十三

三

聖廟陪祀人員以五氏生員孔衍溥等十五人送

監讀書孔興洪等各照本銜先予陞用五經博

士曲阜縣知縣四氏學教授各加一給○八月

詔增廣孔林地一十一頃有奇免其稅糧○議准每

月朔望詣

文廟行釋菜禮

康熙二十五年正月

聖祖仁皇帝於西山選

孔廟碑石

特發內帑

命內務府員外郎皂保等運送闕里

賜衍聖公銀六百五十兩爲運碑費

諭皂保曰

聖廟碑事關大典以爾謹慎特遣爾去務期敬慎
運至曲阜

命廷臣議立碑於

聖廟大成門左

發內帑五百兩建造碑亭奉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二十三

至

旨仍用綠琉璃瓦

御製

至聖先師孔子廟碑

朕惟道原於天弘之者聖自庖犧氏觀圖畫象闡
乾坤之秘堯舜理析危微厥中允執禹親受其傳
湯與文武周公通承其統靡不奉若天道建極綏
猷寬乎尚矣孔子生周之季韋布以老非若伏羲
堯舜之聖焉而帝禹湯文武之聖焉而王周公之
聖焉而相也巋然以師道作則與及門賢哲紹明

絕業教思所及陶成萬世伏羲堯舜禹湯文武周

公之統惟孔子繼續而光大之矣間嘗誦習詩書

之所刪述大易之所演繫春秋之所筆削禮樂之

所修明本末一貫根柢萬有殆與覆載合其德日

月並其明四時寒暑協其序焉故曰仲尼之道一

天道也朕敬法至聖景仰宮牆嚮往之誠弗釋寤

寐歲甲子十有一月時邁東魯躬詣曲阜展修祀

事復謁聖墓循撫松栢儀型在望儉乎至德之親

人也朕忝作君啓牖下民深惟夫子師道所建百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二十三

至

王治理備焉舍是而圖郅隆曷所依據哉因勒文
於石彰朕尊崇聖教以承天治民之意系以辭曰
遐哉三五維辟之式於皇尼山師道允植天畀木
鐸覺彼羣生百行以正六籍以明賢邁唐虞聖則
河洛綏和動來文博禮約鳳衰雖歎麟德感祥學
昌洙泗統歸素王炎漢崇儒太牢用饗厥後賢君
高山是仰予懷至聖蒞彼東方音徽云邈道德彌
光鬱鬱瑩林戔戔祠殿企慕安窮羹墻如見泰岱
匪高東海匪深敬揚懿軌終古式欽○七月

上命頒

御製文

幸魯典禮於

聖廟纂修館○十一月禮部覆提督陳題凡遇

遣官春秋二祭

聖廟文武官二品以上並令陪祀其直省府州縣

等學春秋二丁致祭令協鎮及副將以上照例

以文左武右行禮仍令地方正印官主祭奉

詔允行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二十三

三

文華殿告成設

孔子神位於

傳心殿

經筵前日照例致祭

康熙二十六年六月禮部覆臺臣趙題國子監

及直省府州縣

聖廟每春秋二丁致祭國子監十邁十豆舞用六

佾各府州縣八邁八豆舞亦六佾並樂器等俱

照會典遵行其年久有殘缺未修者請

勅學臣及該管官照例修理先期演習不得視為具

文

詔報可

康熙二十七年四月衍聖公孔毓圻進呈

幸魯盛典稿本一十八卷恭請

御製序文仍以原書發館奉

旨詳閱改定○十二月禮部覆貴州巡撫田雯題嗣

後如有借捐修學宮派累於民者該督撫題叅

嚴治其罪督撫不叅被旁人首告並將督撫一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二十三

三

并嚴議奉

旨允行

康熙二十八年四月初二日

欽頒幸魯盛典

御製序文

朕惟自古帝王聲教翔洽風俗茂美莫不由於崇

儒重道典學右文用能發詩書之潤澤宣道德之

闡與推厥淵源皆本洙泗以故追崇之典歷代相

仍或躬詣闕里修謁奠之儀潔志肅容盡誠備物

其間禮數隨世損益至於希風服教百代式型異世同揆莫之或二荷與盛矣朕臨御以來垂三十載溯危微之統緒念生安之聖哲恒慮涼薄未克祇承用是夙夜亶心孜孜不倦惟我至聖先師孔子配天地參陰陽模範百王師表萬禩朕每研搜至道涵泳六經覺憲章祖述刪定贊修之功日星揭而江河流私心嚮往竊有願學之志焉乃者東巡踰泰岱涉泗沂遂過闕里親行釋奠得瞻廟貌仰聖容以為德盛功隆欽崇宜極九厥典禮有加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二十三

三

前代又親製文辭手寫以樹之貞石務用導揚至教風示來茲夫緬懷曩哲繼躅前賢猶思觀其物采接其居處况先師遺風餘烈久而彌新重以朕之寤寐羹牆優乎如見及過杏壇相圃之間山川儼然檜楫如故彷彿金石絃誦之聲聞於千載而上流連往復不能自己也衍聖公孔毓圻上疏陳謝且以禮儀隆重非直一家榮遇請修幸魯盛典一書朕既可其奏久之書成復請敘言以冠其端朕萬幾餘晷敦勉弗遑實欲默契先師尊聞行知

於以阜物誠民風同道一庠幾躋世運於唐虞登治術於三古是書也豈徒使天下後世知朕於先師欽慕無已如此且愈以見聖人之道覆幬羣倫苞毓萬象即凡車服禮器之遺皆足令人感發而興起也故賜之序○八月

詔修闕里

孔子廟○九月

遣內務府郎中皂保往度其費

康熙二十九年四月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孔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二十三

三

毓挺疏請建述聖廟

詔許之

御製子思子贊

於穆天命道之大原靜養動察庸德庸言以育萬物以贊乾坤九經三重大法是存篤恭愼獨成德之門卷之藏密擴之無垠○十月京口將軍張題凡官兵人民經過

聖廟應令下馬并禁兵民不許在學宮內放馬污踐奉

旨允行○題准

文廟引禮生俱照考定職銜選授停其加等錄用
康熙三十年四月

命發帑金四十萬

遣內務府郎中皂保等督修

孔廟

康熙三十一年八月二十日

聖廟告成九月初六日衍聖公孔毓圻率族屬翰

林院五經博士孔毓璵等一百十六人赴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二十三

禋

闕謝

恩

命賜宴於禮部

康熙三十二年十月以

聖廟告成

遣 皇子胤祉至闕里告祭

御製祭文

朕惟道統與治統相維作君與作師並重先師孔子德由天縱學集大成綵千聖之心傳爲萬世之

師表故廟祀久遠垂於無窮朕御寓以來立綱陳

紀章教敷治咸奉至聖爲法程凡典禮追崇竭誠

致敬自京師下逮郡邑辟雖泮水建廟釋奠罔不

修舉况茲闕里乃聖人鍾毓之鄉車服禮器於斯

藏守曩者東巡展拜之餘仰觀廟貌多歷年所漸

有頽敝深廕於表用是命官董理重加修葺棟宇

維新以妥聖靈茲當告成特遣皇子胤祉致祭俎

豆肅陳恍乎接至聖之音容以將朕儼恪欽崇至

意陟降在茲尚祈歆饗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二十三

禋

康熙三十三年

御書大學聖經一章立石國子監彝倫堂

康熙三十五年六月國子監祭酒孫岳頒司業

張豫章疏請以

親征勦滅噶爾丹告捷

聖廟請

御製碑文以紀功德勒石國學

遣大學士張玉書祭告

命翰林院侍讀學士史夔祭告闕里

御製克捷告祭文

朕服膺聖訓殫究遺文凡茲六籍所垂惟以安民爲要臨御以來孜孜圖治綏乂蒸生遠邇中外視同一體乃有厄魯特噶爾丹荒陬狡寇肆虐跳梁擾毒邊方稔惡已極朕親統六師三臨絕塞弘彰捷伐克奏膚功逆孽就俘兇渠殄滅遐荒番部罔不歸誠自茲永靖邊塵咸安生業惟是至聖先師默相啓佑特遣專官敬申禋祀祇告成功伏惟昭鑒尚饗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二十三

早

康熙三十八年正月二十八日

上命大學士伊桑阿阿爾泰以

御製重修聖廟碑文

命皂保赴曲阜鐫勒

朕惟大道昭垂堯舜啓中天之聖禹湯文武紹微危精一之傳治功以成道法斯著至孔子雖不得位而贊修刪定闡精義於六經祖述憲章會衆理於一貫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正人心使堯舜禹湯文武之道燦然丕著於宇宙與天地無終極焉

誠哉先賢所稱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者也

往歲甲子朕巡省東方躬詣闕里登聖人之堂祇將祀事觀其車服禮器金石絃歌蓋徘徊久之不能去焉顧聖廟多歷年所丹雘改色榱桷漸圯用是惄然於心特發內帑專官往董其役鳩工庀材重加葺治經始於辛未之夏事竣於壬申之秋廟貌一新觀瞻以肅蓋深惟孔子之道垂範今古朕願學之志時切於懷每考天人性道之原修齊治平之要思以遠紹前緒膺迪生民凡所以尊崇褒顯者靡不降禮竭誠以將景行仰止至意而况廟庭之地尤爲聖人神明所憑依者哉今者登堂而陳俎豆入室而習禮儀營構既堅采章彌煥庶幾於朕心深有慰焉用是特遣皇子胤祉敬展禋祀以告落成凡我臣民瞻仰官牆倍增嚴翼尚益思敦崇德義砥礪倫常以不負朕尊師重道之意豈不休歟因勒貞石系以辭曰

麟書啓瑞素王挺生上律下襲玉振金聲範圍百代陶甄萬類道備中和德參天地立型垂訓師道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二十三

望

昭宣象懸七曜海納百川曩巡東魯臨河登岱我
義尼山美牆斯在虔恭展謁至德是欽宗風溥博
教澤閎深洙泗之陽殿寢翼翼上棟下宇神靈安
宅冬官特飭締造維新宏規大啓肅奉明禋聖人
之居永以觀德千載傳心四方式則○五月

賜衍聖公孔毓圻匾曰詩書禮樂五經博士孔毓圻
匾曰遠秀○十月

特賜衍聖公孔毓圻

御書聖廟碑文墨跡一幅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二十三

呈

康熙四十年三月衍聖公孔毓圻恭呈修成

幸魯盛典稿本四十卷章下所司知之

康熙四十一年

御製訓飭士子文頒勒各學奉

上諭著國子監勒石以揭本頒直省學宮

康熙四十三年

詔以西征噶爾丹凱還告成太學

頒平定朔漠碑勒石學宮

康熙四十九年兵部議准凡同城大小武職俱

照文職一體

文廟行禮

康熙五十年衍聖公孔毓圻以

幸魯盛典刊刻告成上表進

呈奉

旨覽卿奏幸魯盛典編輯有年茲刊刻告成裝潢來

進知道了該部知道書留覽

康熙五十一年二月初四日奉

上諭朕自冲齡卽好讀書亦好寫字一切經史靡不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二十三

呈

編閱成誦在昔賢哲所著之書或字句與中正之
理稍有未符或稍有瑕疵者後儒卽加指摘以爲
理宜更正惟宋之朱子註明經史闡發載籍之理
凡所撰釋之文字皆明確有據而得中正之理今
五百餘年其一句一字莫有論其可更正者觀此
則孔孟之後朱子可謂有益於斯文厥功偉矣朕
旣深知之而不言其誰言之於朱子宜何如表章
崇奉內閣九卿會議以聞隨經議准照十哲例改
造先賢朱子之位升配

大成殿十哲之次在左邊第五位先賢卜子之下

西向設龕安置其朱子所遺原位將先儒公羊

高牌位升置以下東西兩廡牌位俱換次通升

康熙五十四年奉

旨升朱子於

聖廟十哲位

康熙五十五年題准

欽定樂章皆取平字之義府州縣學未經頒發仍錯

用和字着通行改正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二十三

謁

詔以宋范仲淹從祀

孔廟從江南學臣余正健請

康熙五十七年九月山東布政使王用霖奉

命至闕里致祭

聖廟

康熙五十八年二月

遣經筵講官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張廷玉致祭闕

里

聖廟○五月

特賜中和樂器於闕里

衍聖公孔毓圻保舉孔衍淖爲四氏學錄奉

旨依議

至聖編年世紀卷之二十三終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二十三

聖

至聖編年世紀卷之二十四

婁東嘉定李 灼松亭

全輯

新安古歛黃 晨曉峰

男黃爲葵筠圃

鑑元衡全校

孫李

銓季衡

世宗雍正元年正月二十九日

遣官致祭闕里

聖廟○三月十五日奉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二十四

諭內閣禮部

至聖先師孔子道冠古今德參天地樹百王之模

範立萬世之宗師其爲功於天下者至矣而水源

本本積厚流光有開必先克昌厥後則

聖人之祖考宜膺崇厚之褒封所以追遡前徽不

忘所自也粵稽舊制

孔子之父叔梁公於宋真宗時追封啟聖公自宋

以後歷代遵循而叔梁公以上則向來未加封號

亦未奉祀祠庭朕仰體

皇考崇儒重道之盛心敬修崇德報功之典禮意欲追

封五代並享蒸嘗用伸景仰之誠庶慰羹牆之慕

內閣禮部可會同確議具奏○四月十八日禮部

議

孔子先世五代應俱封公爵奉

上諭五倫爲百行之本天地君親師人所宜重而天

地君親之義又賴師教以明自古師道無過於孔

子誠首出之聖也我

皇考崇儒重道超軼千古凡尊崇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二十四

孔子典禮無不備至朕蒙

皇考教育自幼讀書心切景仰欲再加尊崇更無可增

之處故勅部追封

孔子先世五代令部議封王上考歷代帝王皆有

尊崇之典唐明皇封

孔子爲文宣王宋真宗加封至聖文宣王封

孔子父叔梁紇爲齊國公元加封

孔子爲大成至聖文宣王加封齊國公爲啟聖王

至明嘉靖時猶以王係臣爵改稱爲

至聖先師孔子改啟聖王爲啟聖公雖同屬尊稱
朕意以爲王爵較尊

孔子五世應否封王之處着詢問諸大臣具奏○

六月十二日

孔廷臣議封

孔子五代

詔天下學宮以啟聖祠爲崇聖祠安奉加封

孔子五代王爵神位每歲春秋致祭各照從前啟

聖公典禮○十一月二十一日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二十四

三

論禮部

孔子道冠古今爲萬世師表薄海內外無不俎豆
尊崇國學乃四方表率其制尤重

聖祖仁皇帝臨雍釋奠典禮優隆朕繼承大統景仰先

型羹墻如見念國學爲造士之地聖教所被莫先

於此恐歷歲既久有應加修葺之處爾部會同工

部詳加閱視凡

文廟殿宇廊廡及講堂學舍務須整理周備俾廟

貌聿新以申景慕朕將親詣焉

詔封

孔子六十八代孫傳鐸襲封衍聖公授光祿大夫
衍聖公孔毓圻赴京謝

恩薨于京邸

上遣內大臣奠茶又

命 皇子親王及內大臣侍衛等官再奠茶酒行三

叩禮大臣會弔送歸里

頒發

御書生民未有匾額於大成殿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二十四

四

雍正二年正月二十二日

聖祖仁皇帝配享

圓丘禮成

遣官致祭

聖廟○禮部請於三月卜吉

視學

詔從之取衍聖公孔傳鐸及五姓博士族人等赴京

觀禮二月十七日奉

上諭帝王臨雍大典所以尊師重道爲教化之本朕

覽史冊所載多稱幸學近日奏章儀注相沿未改此臣下尊君之詞朕心所未安今釋菜伊通朕將親詣行禮以後一應奏章記注稱幸非宜應改爲詣字

詔以三月初一日行

詣學禮○二十八日衍聖公孔傳鐸奏稱微軀衰弱恐致隕越請

皇上令子弟中遴選一人代替奉

旨代替衍聖公行禮本應派伊嫡長孫但年尚幼令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二十四

二五

伊等酌量派出一人欽此○二十九日

詔衍聖公等五氏觀禮族人入監讀書三十日

詔代衍聖公行禮之候襲博士孔繼溥仍照衍聖公

班次坐○三月初一日

皇上詣學行釋奠禮

御彝倫堂

賜講官坐祭酒司業以次講大學聖經書經大禹謨

宣

制曰聖人之道如日中天講究服膺用資治理爾諸

生其勉之再過年文教廣被由我

聖祖仁皇帝壽考作人六十年來山陬海澨莫不讀書稽古直省應試童子人多額少有垂老不獲一矜者其令督撫會同學臣查明實在人文最盛之州縣題請小學改爲中學中學改爲大學大學照府學額數取錄督撫等務宜秉公詳查不得徇私冒濫至鄉試解額

聖祖仁皇帝屢次增廣乙酉戊子等科復于額外加中

五經三名至五十六年而能以其久而滋弊也嗣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二十四

六

後各學臣及祭酒司業于錄科時先加面試主考閱文果佳本監加中四名直隸各省大小不一某省應加中幾名著分別詳議定數具奏如無佳文寧缺勿濫會試臨時請旨本監貢生監生本科鄉試中式著加增十八名朕臨雍講學雖率由舊章然必期于世道文教有益不蹈一切虛文諸生共各欽遵

駕還

命臣寮及諸生仍至太學出

尚方珍食名茶按次無不

頒給

諭禮部等衙門及國學諸生治天下之要以崇師重
道廣厲澤宮爲先務朕親詣太學釋奠

先師孔子禮畢進諸生於彝倫堂講經論學凡以
明道術崇化源非徒飾園橋之觀聽也維

孔子道高德厚萬世奉爲師表其附享廟庭諸賢
皆有羽翼聖經扶持名教之功然歷朝進退不一
而賢儒代不乏人或有先罷而今宜復有舊缺而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二十四

七

今宜增其從祀崇聖祠諸賢周程朱蔡外孰應升
堂附享者並先賢先儒之後孰當增置五經博士
以昭崇報均關大典九卿翰林國子監詹事科道
會同詳考定議以聞○初四日衍聖公孔傳鐸國
子監祭酒等各上

表謝

恩

召見五經博士孔傳鐸候襲博士孔繼溥暨五氏子

孫族人等于

乾清宮

上諭爾等皆是聖賢後裔與衆不同然身爲聖賢後
裔之身必心爲聖賢後裔之心方不愧先聖先賢
今因爾等遠來朕特召見面諭願爾等慎修厥德
以繼家聲勉之勉之

賜衍聖公孔傳鐸

御製得雨詩一幅墨二匣貂皮四張

賜五經博士四氏博士及五氏族人墨貂皮有差

賜衍聖公祭酒等宴於禮部初五日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二十四

八

頒賜衍聖公貂皮朝冠一蟒服一祭酒司業鑲領袖
緞服一國子監學官五經博士五氏子孫族人
在京進士舉人及諸生銀幣有差

發上諭國子監祭酒司業等官朕惟聖人之道昭揭
日月彌綸天地萬世帝王下逮公卿士庶罔不仰
遵成憲率由教言我國家尊崇

至聖遠邁前代朕纘承大統古訓是學惟日孜孜
茲雍正二年三月朔日親詣辟雍祇謁

先師孔子行釋奠禮思以鼓勵羣英丕隆文治爾

監臣宜嚴督諸生善爲誘導爾諸生亦宜殫心肄業實踐躬行秉端方以立身敦忠孝以興誼勿營奔競勿事浮華文必貴於明經學務期乎濟世俾品成詣進以副朕教育至意此爾多士之祿亦惟爾監臣董率之功也慎勿怠荒職業以貽爾羞諸師生其勉之○四月十六日闕里

崇聖祠成

特遣禮部尚書張伯行告祭○閏四月初五詣

聖廟行告祭禮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二十四

九

先師祝文

道尊往聖宜錫類以推恩牒溯前徽乃緣情而制禮絲綸聿賁俎豆維新仰惟

先師孔子撰合乾坤名高日月纂修刪定煥六籍之文明祖述憲章樹百王之儀範朕夙承

庭訓嚮往實深誕紹丕基欽崇彌切惟德全而業盛知

積厚而流光爰命廷臣式稽譜系詒謀式穀洵

篤慶於一門毓秀鍾靈宜上追於五世並躋祀

典特晉王封體

皇考敬師之心弘

至聖顯親之孝金聲玉振集今古之大成木本水

源享烝嘗之美報靈其不昧尚克來歆○初六

崇聖祠行

冊封祭告禮

冊封肇聖王冊

右文稽古思統緒之相承重道尊師溯淵源於

自遠舉千秋之曠典蘋藻維馨超五等之崇封

絲綸式煥緬維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二十四

十

先師孔子之五世祖木金父公系本殷朝居從魯

國治維尚質傳朴素之舊風貴而彌恭守謙和

之家法積功累行聿弘毓聖之基貽慶鍾祥遂

極生民之盛朕初登大寶欽想前規欲伸景仰

之誠用議顯揚之制特追封爲肇聖王錫之冊

命於戲克昌厥後永立人倫之宗有間必先並

膺素王之號服茲嘉命垂示無窮

冊封裕聖王冊

道高聖域宜推師表之源恩浹儒宗用廣尊崇

之典擬王封而晉秩禮軼古今定鴻號而加稱
榮增洙泗緬維

先師孔子之高祖祈父公系出商宗望隆宋國姓
分公族爲孔氏之再傳瑞啓聖人逮宣尼而間
出溯淵源於累葉知德盛而世昌鍾靈秀於一
人實教尊而功溥朕羹牆至聖寤寐前徽思敬
禮之加隆必恩綸之及遠特追封爲裕聖王錫
之冊命於戲袞衣端冕視躬桓蒲穀而彌尊春
禴秋嘗與鳧繹龜蒙而並久膺茲寵命永荷鴻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二十四

十一

休

加封詒聖王冊

聖人覺世道有開而必先王者尊師禮必隆於
所自備顯揚之典用煥千秋申嚮往之誠特超
五瑞緬維

先師孔子之曾祖防叔公殷朝賢裔魯國儒宗潛
德彌彰守高曾之矩矱詒謀自遠蘊詩禮之淵
源聿開天縱之能四科立教爰啓時中之聖一
貫傳心朕寶曆初膺前徽是式溯儀型而景仰

加名號以褒崇特追封爲詒聖王錫之冊命於
戲俎豆常新峻秩尼山並峙絲綸誕賁恩光與
泗水長流永荷崇嘉昭垂無斁

加封昌聖王冊

化民善俗道首賴乎師資累行積功誼應推夫
祖德閱再傳而誕聖垂裕詒謀超五等而加封
創興盛典緬維

先師孔子之祖伯夏公東山毓秀泗水鍾靈生秉
禮守義之邦漸摩旣久奉崇聖尊賢之訓曷迪
尤深集慶在躬早兆四科之教克昌厥後遂開
萬世之蒙朕寶曆初膺景行彌切推降祥之有
自念顯號之宜加特追封爲昌聖王錫之冊命
於戲溯尼山之世澤茂績丕昭崇闕里之家聲
斯文益振服茲嘉命永示光榮

加封啓聖王冊

達天盡性溯道統之攸傳崇德報功體孝思之
不匱惟誕生夫睿哲遂永樹乎師模用賁徽章
特升峻秩緬維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二十四

十二

先師孔子之父叔梁公望重魯邦業傳邾邑秉姿
勇毅垂史傳之盛名積慶悠長衍家庭之令緒
感殊祥於闕里兆啓素王徵靈應於尼山運鍾
至聖粵從前代顯贈上公茲當續緒之初更議
推恩之典特追封爲啓聖王錫之冊命於戲澤
惟裕後聿弘作述之規善則歸親宜極尊榮之
禮儀聖如在嘉命是承

加封五世王祝文

欽崇至道爰思統聖之基特創隆規用沛推恩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二十四

三

之典馨香攸薦譜牒增輝惟王系本商宗支分

魯邑公族傳爲著姓溯盛德之淵源聖人功在

羣倫綿斯文之統緒朕情殷仰止禮極崇褒晉

五世之王封絲綸誕賁垂千秋之祀事廟貌常

新顯親慰

至聖之心錫類廣興朝之澤恩覃闕里報式穀於

前徽慶溢膠宮蔚光華於奕禩尚其欽格○二

十八日

詔山東鄉試孔顏孟曾四氏學增中一名○五月十

九日

諭九卿先儒從祀

文廟關係學術人心典至重也宜復宜增必詳加
考證折衷盡善庶使萬世遵守永無異議著再公
同確議務期至當不易具奏○六月二十二日

詔吏部錄觀禮恩蔭生孔傳鉦等四十人授爵有差
○二十三日衍聖公孔傳鐸奏報闕里

聖廟火災奉

上諭據奏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二十四

四

先師大成殿以及兩廡俱被火災請出

聖像牌位新建崇聖祠幸得無恙等語朕心驚惕
不安朕維

孔子道高德厚爲萬世師表所以維世教立人極
者與天地同其悠久朕臨御以來思極尊崇之典
用申仰止之忱今闕里

聖廟被災豈朕尊師重道之誠有未至歟朕在諒
闇之中素服齋居無庸更事減膳徹樂惟謹擬親
詣國學

文廟虔申祭奠宣讀告文以展朕跼蹐不安之誠
先期齋戒二日於二十七日不設鹵簿朕隨身素
服前往諸王大臣官員陪祀者亦皆常服從事仍
遣官馳赴闕里祭告以慰神靈幸新建崇聖祠無
恙

聖像神牌不至露處朕心稍安遣工部堂官一員
會同該撫作速計材料工擇日興修務期規制復
舊廟貌重新告成之日朕將親詣行禮該部遵旨
速行○二十四日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二十四

五

特遣禮部左侍郎王景曾告祭闕里七月初九日至
曲阜口傳

上諭云問衍聖公孔傳鐸好否見奏朕心不安遣官
到闕里慰祭

聖廟被災亦是定數不必過爲愁慮十二日詣

聖廟

崇聖祠行慰祭禮○二十七日禮部奏

皇上親詣

文廟祭告儀注奉

上諭不陪祀王等大臣官員不必迎送亦不必鳴鐘
自東華門出

御製祝文

仰惟

先師孔子道高千古業著六經集聖學之大成樹
人倫之標準朕紹承丕緒仰止

師模溯譜系以追封入成均而釋奠不謂杏壇之
地忽生回祿之災雖

像位幸存而櫨楹俱燼具聞奏報實切兢惶豈成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二十四

六

毀有時竟莫爭於定數恐尊崇未至祇難釋於
中懷卽遣所司協同大吏飭工材而備豫占時
日以經營將式煥夫宮墻期重新於丹雘辟雍
伊邇已親詣以昭虔闕里云遙用專官而展祭
慰安

靈爽瞻望

格歆謹告○七月

特命刑部侍郎馬臚署工部侍郎至闕里會同山東
巡撫陳世倌修理

聖廟面奉

諭旨爾會同巡撫陳世倌布政司博爾多爾等三人
公同計材料工動用藩庫錢糧於地方官內揀選
賢能之員交給堅固蓋造爾可於七月十一日起
身照爾所奏將刑部郎中覺河圖筆帖式二員帶
去爾等往回稽查行走應馳驛前去○八月二十
四日少詹錢以塏條奏重修闕里
孔廟應令內外儒臣捐資營建奉

上諭前聞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二十四

七

孔廟被災朕卽降旨遣大臣前往作速估計動支
正項錢糧擇日興工務期規制復舊廟貌重新覽
錢以塏所奏內外大小臣工幼業詩書仰承聖澤
各宜捐貲修建等語雖爲當理今有旨已令動支
錢糧不必再令臣工捐貲但朕亦不便阻儒士之
私情今直省府州縣

文廟學宮或有應修者本籍科甲出身現任之員
及居家進士舉人生員平日讀聖人之書理宜飲
水思源不忘所自如有情愿捐貲不必限以數目

量力捐出修理各該地方

文廟學宮並祭器等項其不願者不必強勒○十
月初十日工部奏准山東巡撫陳世倌題請闕
屬公捐修理

文廟銀四萬兩附入動支正項錢糧奏銷奉

上諭前錢以塏奏請令各省捐修闕里

孔廟朕未允行卽降旨令動正項錢糧修理人人
共知今允禩竟違旨將陳世倌等所捐之處議准
此特允禩存心陰險欲陷朕以受捐之名也此捐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二十四

六

銀之處不准行○十一月十五日工部侍郎馬臘

奉

旨革退以

文廟工程交山東巡撫陳世倌布政使董永芝按
察使余甸會同修理於三年八月十二日興工
雍正三年七月初九日衍聖公孔傳鐸奏懇

頒賜

聖諭廣訓朋黨論二書奉

上諭覽卿奏請頒發

聖諭廣訓朋黨論二書我

聖祖仁皇帝教育羣生

御製上諭十六條期以厚民風而端習俗朕仰承

先志推行發明爲廣訓使愚氓易曉日用可遵凡茲作

述之間悉本

先師孔子之道以爲是訓是行之本並無一語新
奇出乎聖教之外也卿爲

至聖之後裔果能祇遵祖訓身體立行則修身齊
家之道化民善俗之模莫大乎是且植黨爲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二十四

九

聖人之所深戒向來孔氏子孫從無趨附匪黨之
事所請二書不必頒發卿其篤好學力行知恥之
旨能光家乘卽廣國華勉之慎之○八月初五日

御書

文廟扁曰生民未有子思子廟曰性天述祖顏子

廟曰德冠四科會子廟曰道傳一貫孟子廟曰守

先待後閔子廟曰躬行至孝仲子廟曰聖道干城

賜衍聖公孔傳鐸曰欽承聖緒五經博士孔傳鈺曰

六藝世家顏士墳曰四箴常棣會尚溶曰省身念

祖孟衍泰曰七篇遺矩閱興汶曰門宗孝行仲承
述曰勇行貽範

諭大學士等去年衍聖公孔傳鐸及六賢後裔在京
懇請扁額今朕書成特行頒發著山東巡撫布蘭
泰遵旨委登萊青道徐德倅恭贊○八月初八日
奉

上諭內閣九卿等

古有諱名之禮所以昭誠敬致尊崇也朕臨御以
來恐臣民過於拘謹屢降諭旨凡與御名聲音相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二十四

二十

同字樣不必迴避近見各省地名以音同而改易
者頗多朕爲天下主而四海臣民竭誠盡敬如此
况

孔子德高千古道冠百王正彝倫端風化爲往聖
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自天子以至於庶人皆受
師資之益而直省郡邑之名有

聖諱字在內者今古相沿未改朕心深爲不安爾
等會議凡直省地名有同

聖諱者或改讀某音或另易他字至於常用之際

於此字作何迴避詳議具奏○九月二十二日

詔以先賢子張後顙孫誠道爲世襲五經博士○十月十四日山東巡撫布蘭泰遵奉

諭旨委登萊青道徐德倬恭齎

御書扁額於曲阜○十二月二十七日奉

上諭朕以

先師孔子聖諱理應迴避前降諭旨令九卿會議具奏經九卿議覆凡係姓氏俱加卞爲邱字凡係地名皆更易他名至於書寫常用之際則從古體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二十四

三

丘字朕細思今文出於古文若改用丘字是仍未嘗迴避也此字本有期音查毛詩及古文作期音者甚多嗣後除四書五經外凡遇此字並加卞爲邱地名亦不必改易但加卞旁讀作期音庶乎允協足副朕尊崇

先師至聖之意

雍正四年八月初八日釋奠於

先師孔子

諭禮部侍郎三泰太常寺卿孫柱儀注內開獻帛進

酒皆不跪朕今跪獻非誤也若立獻於

先師之前朕心有所不安將此諭衆知之爾衙門可記檔案以後照此行

雍正五年二月初七日奉

上諭

至聖先師孔子師表萬世查八月二十七日爲聖誕之期亦應虔肅致敬朕惟

君師功德恩被億載普天率土尊親之戴永永不忘而於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二十四

三

誕日尤當加謹以展恪恭思慕之忱非以佛誕爲比擬也著內閣九卿會同確議具奏

欽定每年八月二十七日

先師誕期致齋一日禁止屠沽不理刑名○七月十九日奉

上諭朕維

孔子以天縱之至德集羣聖之大成堯舜禹湯文武相傳之道具於經籍者賴

孔子纂述修明之而魯論一書尤切於人生日用

之實使萬世之倫紀以明萬世之名分以辨萬世之人心以正風俗以端若無

孔子之教則人將忽於天秩天序之經昧於民彝物則之理勢必以小加大以少陵長以賤妨貴尊卑倒置上下無等干名犯分越禮悖義所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其爲世道人心之害尚可勝言哉惟有

孔子之教而人道之大經彝倫之至理照然如日月之麗天江河之行地歷世愈久其道彌彰統智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二十四

五

愚賢不肖之儔無有能越其範圍者綱維既立而人無踰閑蕩檢之事在君上尤受其益易曰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禮運曰禮達而分定使非孔子立教垂訓則上下何以辨禮制何以達此孔子所以治萬世之天下而爲生民以來所未有也使爲君者不知尊崇

孔子亦何以建極於上而表正萬邦乎人第知孔子之教在明倫紀辨名分正人心端風俗亦知倫紀既明名分既辨人心既正風俗既端而受其

益者之尤在君上也哉朕表而出之以見

孔子之道之大而

孔子之功之隆也

雍正六年二月初六日奉

上諭

闕里興修工程已經三年何以至今尚未告竣大學士等可寄信與巡撫塞楞額令董事諸臣實心料理務使堅固昭垂永久毋得惜費省工耽延時日報竣之後朕或親詣展禮或遣親王大臣前往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二十四

五

俟再降諭旨○十六日丁酉

上親詣

文廟行禮

御製仲丁詣祭詩刻石太學

扶植綱常百代陳天將夫子覺斯民帝王師法咸隆治兆庶遵由臻至淳道統常垂今與古文明共仰聖而神功能邇自生民後地闢天開第一人○

三月二十七日奉

上諭闕里

文廟工程關係重大朕屢諭陳世倌遴委賢員敬謹修造陳世倌奏衆人咸願捐銀數萬兩以助廟工費朕不允行令其一切動用公帑毋得減損草率稽誤大工數年以來降旨申飭至再至三乃陳世倌濫用劣員鈕國璽以致侵蝕錢糧而採買木植不堪應用貽誤之罪實不可逭鈕國璽應斬著監候秋後處決鈕國璽侵蝕銀兩著勒限嚴追如力不能完俱著落陳名下賠補還項著塞楞額另委賢能之員督催辦理務期工程堅固尅期告竣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二十四

三

不得惜費省工耽延時日報竣之後朕尚欲親詣展禮或遣王大臣前往恭代並查勘工程將此速行塞楞額遵旨奉行○六月初四日

詔以先賢仲弓後冉天琳爲世襲五經博士

雍正七年正月二十六日奉

上諭闕里

文廟工程朕屢降諭旨令該督撫等遴選賢員敬謹修造務期堅固輝煌計日告竣其所以未遣專官監督者蓋恐京員到彼又多食用僕從之費擾

累於地方也著通政使留保前往曲阜督率在事人員盡心竭力敬謹辦理尅期竣事以慰朕懷昔年

聖祖仁皇帝御纂各種書籍及朕年來陸續刻成之書

雖未通行頒賜而內外臣工亦多有受賜者因衍聖公不在廷臣及封疆大臣之列是以未曾頒賜著大學士等將應行頒發之書查明奏聞頒賜衍聖公藏之闕里昭示來茲○二月十八日

諭怡親王大學士張廷玉蔣廷錫等曰闕里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二十四

三

文廟正在修建朕意正殿正門應用黃琉璃瓦兩廡則用綠琉璃瓦而以黃瓦鑲砌屋脊不知從前聖殿用何色磚瓦現今所備磚瓦是何顏色可詢問留保並將

文廟式樣繪圖送至供奉

聖像或就舊像裝塑或是新像其原像可是冕服亦著詢問若是新塑當選內府匠人到東用脫胎之法敬謹裝塑或東省有精良工匠可用一切著留保詳悉商酌爾等寫字去以朕意諭之○二十

一日奉

上諭據河東總督田文鏡奏稱闕里

文廟興工已經四載有餘計其錢糧則在十餘萬之外考其工程則在二三分之間論其採辦則備一缺十實無應手之物料觀其匠作則此來彼去亦無鳩集之技能種種草率遲延難以枚舉等語朕於興修闕里

文廟一事盡誠盡敬頒發國帑務令規模宏壯堅固輝煌計日告竣雍正三年六月卽勅令原任巡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二十四

壬

撫陳世倌領帑興工遴員修造拳拳委託至再至三嗣於塞楞額接任之時又復諄諄訓諭且批示之曰此千萬世不朽之大典况爾由科目出身需沐

聖人詩書之澤更爲深厚益當竭力辦理以盡報本之誠昨已特遣通政使留保前往督催此次修理

文廟工程務期巍煥崇闕堅緻壯麗纖悉完備燦然一新著岳濬留保會同衍聖公詳加相度倘舊

制之外有應行添設者有應加修整者俱著估計奏開添發帑銀葺理丹雘總期經理周密毫髮無憾工成之日朕當親往瞻謁以展尊禮先師至誠至敬之意○四月初二日

上諭

聖祖仁皇帝御書碑文若將闕里所存墨搨摹勒重鐫恐未能全得筆法之神妙且外省亦無鐫刻高手著留保將碑身大小量准送來交與內務府總管恭查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二十四

壬

御書碑文二道選擇高手工匠敬謹鈎填進呈朕覽令匠人摹勒上石○初七日奉

旨頒賜

聖祖仁皇帝御纂及刊刻各種書籍共二十九種五千八百十七本

聖祖御製文三集行文衍聖公差官恭領闕里敬謹珍藏○十九日

欽定闕里

聖廟大門爲聖時門二門爲弘道門○八月十九

日

詔以通政使留保爲主祭官於二十七日

聖誕日開光安位致祭○十一月十二日衍聖公

孔傳鐸奏請捐貲建立碑亭奉

上諭衍聖公孔傳鐸來京朕本欲召見面降諭旨因

伊步履艱難不能進見特命大學士等傳旨慰問

頒賜食饌以示眷懷其

聖廟應建碑亭二坐著欽差留保等動支正項錢

糧鳩工興造孔傳鐸所請捐貲之處不必行○十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二十四

三

二月十三日大學士等以闕里慶雲奏請宣付

史館奉

上諭朕平素尊奉

先師至誠至敬雍正二年闕里

文廟不戒於火比時廷臣援明代弘治前事爲言

而朕心悚懼不寧引過自責親詣太學

文廟虔申祭告特發帑金命大臣等督工修建凡

殿廡制度規模以至祭器儀物皆令繪圖呈覽朕

親爲指授遴選良工庀材興造虔恪之心數年以

來無時稍間今

大成殿上樑前二日慶雲現於曲阜鄉等歸美朕

躬之詞朕不克當或者

上帝

先師鑒朕悚惕之心現茲雲物昭示瑞應朕不敢

矜言祥瑞但能功過相抵朕之幸也應擇日躬詣

太學

文廟祭告以申感慶之衷一切禮儀著該部速議

具奏朕躬被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二十四

三

先師之福佑普天士子誦法服膺同受

聖人之澤著將明年會試取中額數廣至四百名

壬子科各省鄉試每正額十名加中一名其十名

之外有零數者亦加中一名此朕體奉

先師樂育之盛心特行造就人材之曠典諸士子

其各興文敦行益加勉旃所請宣付史館之處知

道了○十四日奉

上諭據岳濬奏稱十一月二十六日慶雲現於闕里

朕惟

至聖孔子道冠百王功高萬世我

聖祖仁皇帝尊崇敬慕之心至誠至切朕卽位以來景仰

先師備修典禮年來遣官興建闕里

文廟依倣帝王宮殿之制規模弘煥視昔有加時時諭令監督諸臣恪虔將事朕雖未曾親至其地而籌畫指授寤寐瞻仰之誠無刻不在尼防洊泗間也今於

大成殿上樑前二日廟貌維新之時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二十四

三

天賜慶雲於曲阜或者

上帝

先師鑒朕尊師重道之惓忱昭示瑞應或者天下

士子敦行勵學人材蔚起感格

上帝

先師而賜以文明昭著之象朕心實為感慶所奏

知道了○二十一日

上親詣太學

文廟行祭告禮

雍正八年正月二十七日

上諭據衍聖公孔傳鐸奏稱兗州府所屬地方舊有屯莊集稅銀兩原以充尼山書院及林墓歲修之用近奉清查各稅請報明歸公解部充餉等語目今他省有清查稅務之事蓋因稅課一項向無定額地方官吏多侵蝕欺隱高下其手刻剝小民是以令將實數查出凡舊額之外所有贏餘悉留為本地官民之用並未將絲毫歸入公項也兗州屯莊集稅銀兩向充書院林墓歲修之費正是闕里之公用而孔傳鐸忽請解部充餉必因伊將此項稅銀視為私橐侵蝕日久有愧於心而為此陳奏以掩其短也朕於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二十四

三

文廟工程敬謹辦理一切動用帑金所費不下數十萬孔傳鐸寧不知之祇因欲自掩其短遂不顧大體為此卑鄙之陳奏甚屬不合著嚴飭行此項集稅銀兩嗣後著核實支給書院林墓之用不得仍前侵蝕○八月二十七日

遣翰林院掌院學士通政使兼詹事留保致祭

御製祝文曰

維

雍正八年歲次庚戌八月丁酉朔越二十七日

癸亥

皇帝遣經筵講官起居注署翰林院掌院學士通政

使仍兼詹事留保致祭於

先師孔子曰金聲玉振開宇宙之文明日角珠庭

垂神聖之儀範肅敷筵几聿薦藻蘋仰惟

先師孔子學宗圖疇統承堯舜道超萬類喻河海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二十四

三

泰嶽之崇深德服羣賢比江漢秋陽之皎潔溫

良恭讓之度邦國共欽齋莊中正之容簡編備

載新營廟貌虔製豆籩竭誠敬之心思極尊嚴

之規制乃者歲逢庚戌序屬仲秋上溯周朝近

當今日推之長曆卽尼山降誕之時卜以良辰

是闕里增輝之會用稽徽典適協貞符於戲棟

宇恢闔已慶雲霞之紉縵堂楹端儼重瞻日月

之光華

神卷孔昭茲芬歆享○十月

詔衍聖公孔傳鐸以修建

聖廟事宜編輯成書光昭盛典○十一月初二日
奉

上諭闕里

文廟告成

特命 皇五子同淳郡王前往告祭於十一月十九

日從京師起程十二月十一日行致祭禮十五

日

詔遣淳郡王弘暉於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二十四

五

崇聖祠一體祭告禮畢詣

至聖林行禮三醑酒○初三日內閣奉

上諭惟

至聖先師孔子道冠百王功高萬世朕景仰企慕

寤寐弗諼備舉崇奉之儀用申報享之願查世襲

官爵歷代俱有成規而

聖廟執事之員向來未加爵秩所當廣置官僚以

光祀典今欲特設

聖廟從祀官三品者二員四品者四員五品者六

員七品者八員八品九品者各十員各按品級給與章服每逢

聖廟祭祀之時虔肅冠裳駿奔趨事凡此人員著衍聖公於孔氏子孫內選擇人品端方威儀矧雅者報部充補彙奏以聞每年各給俸祿銀二十兩其孔氏子孫內有情願充補之人或曾經出仕而退休在籍者或身有職銜而未曾出仕者以及貢監生童等皆可入選若屆鄉試之期有情願入場者准以監生入場應試朕意如此著大學士等會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二十四

美

同該部定議具奏特諭

十六日內閣奉

上諭此次皇五子前往山東闕里專爲

文廟祭祀大典並不與聞地方一事若有無知生事之人向皇子前告狀者著地方官嚴拿治罪將此預先通行曉諭沿途官民弁兵人等知悉

欽頒祝文

維

雍正八年歲次庚戌十二月乙未朔越十一日

乙巳

皇帝遣 皇五子弘晝多羅淳郡王弘暉致祭於

先師孔子曰達天盡性樹萬世之師模重道尊經

煥千秋之廟貌肅將嘉祀用告成功仰惟

先師孔子得聖之時由天所縱纂修刪定啓宇宙

之文明祖述憲章綜帝王之統緒升堂入室弘

施樂育之恩學禮誦詩永作義坊之矩比高懸

之日月亘古莫踰喻出類之鳳麟生民未有朕

奉遺編而欽企儀典務極其推崇循舊趾而鼎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二十四

美

新經營必盡其誠敬頒夫國帑董以大臣每繪式以先呈乃按圖而指授便桶栝栢求大木於名山簠簋樽壺選良工于內府晶瑩黃瓦準制度於宸居璀璨玉圭儼威容於

聖座懸標題之巨榜灑翰親書建屹峙之豐碑擗

文恭紀工程累歲時深嚴恪之心棟宇宏規益

備觀瞻之美華榱雕柱增輝講道之壇璆磬金

鏞重振大成之殿數仞之宮墻逾峻兩楹之俎

豆虔陳特遣皇五子弘晝等親詣

几筵敬行祭告於戲卿雲紉纓已開丹雘之祥古
檜貞堅佇望青蒼之色惟祈

鑒格式享苾馨○二十八日奉

上諭皇五子致祭闕里

文廟典禮告成回京奏稱恭謁

孔林周視規制見享堂墻垣間有年久傾圯之處
朕尊崇

先師夙夜罔斁今廟貌已經鼎新林園允宜修葺
著欽天監選員前往會同衍聖公孔傳鐸相度方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二十四

三

位宜於何時營治詳慎定議屆期朕命大臣前赴
曲阜令衍聖公孔傳鐸協同敬謹修理務令崇闕
堅固光垂永久以昭朕尊禮

先師之至意

雍正九年二月欽天監五官正李廷耀至曲阜
會同衍聖公孔傳鐸相度方位擇吉興修

孔林○五月二十五日

命原任山東巡撫陳世倌濟東道張體仁同衍聖公

孔傳鐸監修

孔林工程仍會同巡撫岳濬估計○七月十五興

工八月派委承修官協修官十一員分辦工程

○十一月會題估計工程銀二萬六千兩有零

享殿請照

廟工寢殿制用黃瓦鑲砌屋脊○八月十二日

命翰林院侍講學士覺羅吳拜恭賚

御書

聖廟碑文廣儲司司庫兼

武英殿監造李之綱赴闕里鐫勒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二十四

三

詔孔子七十代孫廣棨襲封衍聖公授光祿大夫

雍正十年三月十八日

欽頒內務府製造

文廟祭器供器凡一百六十一件竹籩八十六件

銅器俱倣古制雕刊燒光華璀璨儼同三代法

物瑱瑯供器數種則

尚方新製○二十四日

御書大成殿對聯德冠生民溯地闢天開咸尊首出
道隆聖統金聲玉振共仰大成先覺先知爲萬

古倫常立極至誠至聖與兩間功化同流

命覺羅吳拜李之綱送至闕里○閏五月十四日奉

上諭朕所書闕里

文廟匾額對聯衍聖公孔廣榮懇請頒賜收藏闕

里著照所請頒發欽此欽遵○六月初九日世襲

太常寺博士孔繼泰賁領

聖廟碑文一幅大成殿匾額一幅對聯一副門匾

額一幅對聯一副供奉珍藏

御製修建闕里聖廟碑文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二十四

堯

朕惟

上帝垂佑蒸民篤生

至聖先師孔子以仁義道德啓迪萬世之人心而

三綱以正五倫以明後之繼天御宇兼君師之

任者有所則倣以敷政立教企及乎唐虞三代

之隆大矣哉聖人之道其爲福於羣黎也甚溥

而爲益於帝王也更宏宜乎尊崇之典與天地

同其悠久也曲阜廟庭爲

孔子里宅毓聖鍾靈之地神爽式憑明禋祇肅廟

貌崇宏由周而來久且加盛我

皇考聖祖仁皇帝德符元化悟徹性天自義農堯舜禹

湯文武周公之道集成於孔子者一一體於身

心宜爲政治聖統在上應運而承康熙甲子東

巡狩

臨幸闕里謁奠廟林殷禮隆儀漢唐莫及朕恭膺丕緒

志切羨牆卽位之初加封

先師五代王爵諸雍釋菜題額歌詩佩德報功之

願夙夜罔釋於懷雍正二年闕里聖廟不戒於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二十四

聖

火有司奏告朕悚惕靡寧詣廟致祭旋發帑典

修命大臣專董厥役殿廡規模悉准官闕製器

備物亦令繪圖呈式裁酌協宜數年來諄諭執

事臣寮經營周至纖毫無憾始愜朕重七年冬

有司具奏大成殿上樑前二日慶雲見於曲阜

台詞稱瑞朕以天人感應理固不爽而誠敬微

忱詎能邀

上帝

先師之垂鑒用是祇將祀事倍增誠願俾普天率

土被聖人之德化者同心感慶庶足以廣教澤而答嘉庥而撫躬警勉恒朝夕凜凜焉朕嘗謂帝王之尊聖尊其道也尊其道貴行其道居行道之位而能擴充光大達之政令修齊治平得其要紀綱法度合其宜禮樂文章備其盛舉凡聖道之未行於當時者悉行於後世雖去聖久遠而心源相接不啻親授於一堂之上默證於千載之前如是而欽崇褒顯悉由於中心之誠服而治化日盛聖道斯尊且夫聖人之道一天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二十四 聖

道也天以孺民之責屬之聖人刪定贊修代天宣教彝倫攸敘禮法彰明後之帝王奉其道以治世師承罔斁資益良多然則尊天尊聖理原合一茲之崇禮

至聖正所以欽若

昊天而於修建廟庭之重典有不至誠至敬者哉朕勤求上理宵旰孜孜冀以仰述

皇考之鴻謨丕揚

先師之厚澤爰敬推上天篤生聖人與聖人承天

立教垂憲奕世之意勒文碑石以昭示臣民於無極而系以辭曰

天心覺世聖治承天治法道法聖聖相傳三五之隆以道致治峻德弘昭豐功遠被聞知續統

至聖挺生中天復旦文教昌明經緯三才陶鎔萬象體具中和功侔參兩表揚六籍程式五常如會滄海若揭秋陽惟我

皇考聰明睿智苞蘊圖書滙宗洙泗德與聖合禮爲道

崇升堂容肅過里思隆緒續朕躬勤圖紹述至聖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二十四 聖

訓煌煌箴銘宥密惟皇建極惟聖時中古今雖邈心理攸同作帝王師與天地配開闢一人神靈如在奕奕新廟輝映尼防金絲在御車服盈堂煥乎天文五雲示慶錫祐者

天承庥者

聖敢云瑞應鑒厥徽誠普祈洪貺永福編氓文治光華日星晶麗木鐸揚聲垂億萬世

七月初四日巡撫岳濬原任巡撫陳世倌報題孔廟工程告竣○二十三日奉

上諭據山東巡撫岳濬奏稱曲阜縣六月二十五日午時皎日正中有慶雲捧於日輪之下五色俱備寶光燦煌又於日之西南有霞光三道絢爛增輝歷午未二時細縕不散正值孔林工竣之時上瑞疊臻千秋罕遇等語朕素不言祥瑞惟有朝乾夕惕感

上天垂象示儆之恩何敢異嘉祥之疊錫已屢降諭旨訓敎天下臣民矣但自信生平尊師重道之心至誠至敬闕里爲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二十四

畢

聖人之鄉九切羨塋之慕乃前歲

文廟重新慶雲湧現今者林園工竣復現嘉祥或者朕誠敬之衷爲神明之所歆格故顯示以象用昭日監在茲之義與朕感慶之下倍增虔悚爰諭天下臣民共知之○八月二十一日衍聖公孔廣

榮因

孔林工程告竣率領族人謝

恩

召見於正大光明殿奉

上諭爾爲

至聖先師後裔當存聖賢之心行聖賢之事一切秉禮守義以驕奢爲戒且爾年齒尚少尤宜勤學讀書敦品勵行凡爾同族之人亦當共相勸誡共相砥礪爲端人正士爾等果能遵朕訓諭學問日進品行純謹不墜家聲卽所以報國恩矣

賜松花石硯一方蟒緞七疋族人各緞一疋二十八

日

賜宴於禮部○九月山東巡撫岳濬原任巡撫陳世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二十四

畢

官請以修葺

孔林事宜

勅衍聖公孔廣榮詳加編輯與

廟工典禮薈萃成書進

呈

御覽

欽定嘉名

詔許之

雍正十一年二月初五日丁巳

上親詣

文廟行釋奠禮○四月衍聖公孔廣榮奏以翰林院編修于枋工部主事薄岱等充纂修官以原任巡撫陳世倌充提調官六月

詔以原襲衍聖公孔傳鐸爲總裁官衍聖公孔廣榮爲副總裁官三品執事官孔傳鉦五經博士孔繼溥翰林院編修于枋工部主事薄岱等爲纂修官開館纂修○六月二十二日奉

上諭國家祀典最宜慎重至於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二十四

聖

文廟春秋祭儀尤宜備物盡誠以申敬禮聞外省州縣中有因除荒而裁減祭祀公費者朕思銀數若少難於措辦或致祭品簡畧或恐派累民間二者均未可定著各省督撫查明所屬若有除荒減費之州縣卽於存公銀內撥補以足原額務令案盛豐潔以展朕肅將禋祀之誠

永著爲令

今上乾隆元年

御製孔子贊猗歟夫子實有聖德其道可遵其儀不

忒刪詩定禮百王取則吾豈匏瓜東西南北

詔贈孔子六十九代孫繼濩光祿大夫襲封衍聖公

乾隆二年

命國子監大成殿易以黃瓦

聖廟輝煌亘古未有

賜孔廟從祀陸隴其諡清獻贈內閣學士兼禮部侍

郎

乾隆三年二月初四日禮部爲請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二十四

聖

旨事儀制清吏司案呈本部具奏內稱欽天監呈謹

擇本年三月初二日辰時舉行

視學禮奉

旨依議

欽召衍聖公並博士及各氏族人馳驛赴京陪祀襲

封衍聖公孔廣榮并孔顏曾孟仲等氏世襲五

經博士及孔氏族入四氏族入於二月二十五

日到京三月初二日

上親詣國子監釋奠於

先師孔子行禮畢

升彝倫堂

命祭酒等講經書各一章

賜衍聖公等冠服緞袍孔氏子孫及五經博士等與

祭聽講者官爵銀幣有差奉

上諭一品蔭生孔繼洞著以員外郎卽用候選州同

四品執事官孔繼浩著以州同卽用仍准用四品

頂帶欽此

召見衍聖公及孔子後裔十九人於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二十四

聖

乾清宮西暖閣

賜衍聖公樂善堂文集一部墨二匣貂皮二張

御書與天地參匾額氣備四時與天地鬼神日月合

其德教垂萬世繼堯舜禹湯文武作之師頌聯○

三月二十九日衍聖公歸里

陛辭

賜緞二端宮紬二端硯一方茶八瓶奉

旨觀禮三十一人俱准入監讀書國子監本科鄉試

廣額十八名欽此○聽講孔氏族人九十二名各

賞銀一兩進士等共四千二百九名各賞銀一

兩官學各學學生共三千七百九十三名各賞

銀一兩○五月禮部議覆監察御史陶正靖條

奏

臨雍觀禮人員請加

恩議敘之處除執事官毋庸議敘外現任者准其紀

錄一次候補候選者於補官日各准其紀錄一

次恩拔副榜歲貢捐貢監生准予應考職銜掣

籤註冊廩生准作貢生增附生准作監生奉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二十四

聖

旨依議

詔升有子十哲位從尚書徐元夢請

詔襲封衍聖公孔廣榮與

經筵耕耤諸大典著永著爲令

乾隆五年

詔給述聖子思子廟祭銀四十兩

乾隆六年衍聖公孔廣榮保舉恩貢孔廣棟爲

四氏學教授奉

旨允行

乾隆七年十二月總理樂部大臣 和碩莊親王允祿等奏請樂舞生給與帽頂部議在京樂舞執事諸生准戴金盤光銀頂各省樂舞生許用銀盤起花銀頂奉

旨依議○衍聖公孔廣榮保題舉人孔傳松任曲阜縣世職知縣奉

旨依議

乾隆八年正月衍聖公孔廣榮遺本上奉

旨議卹撰文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二十四

晃

諭祭

賜予全葬

詔孔子七十一代孫昭煥襲封衍聖公○四月初十

日准禮部祠祭司案呈律呂正義館

發出春秋祭祀

文廟樂章迎神咸平大哉孔子先覺先知與天地

參萬世之師祥徵麟紱韻荅金絲日月既揭乾

坤清夷初獻寧平予懷明德玉振金聲生民未

有展也大成俎豆千古春秋上下清酒既載其

香始升亞獻安平式禮莫愆升堂再獻響協發鏞誠孚壘甌肅肅雍雍譽髦斯彥禮陶樂淑相觀而善終獻景平自古在昔先民有作皮弁祭菜於論思樂惟天牖民惟聖時若彝倫攸敘至今木鐸徹饌咸平先師有言祭則受福四海贊宮疇敢不肅禮成告徹毋疏毋瀆樂所自生中

止流澤無疆聿昭祀事祀事孔明化我蒸民育我膠庠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二十四

平

乾隆九年正月初一日准禮部咨祠祭司案呈

准翰林院文稱撰擬祝文成式恭呈

欽定頒發祭

至聖先師孔子文曰維

先師德隆千聖道冠百王揭日月以常行自生民

所未有屬

文教昌明之會正禮和樂節之時辟雍鐘鼓咸恪

薦於馨香泮水膠庠益致嚴於籩豆茲當仲秋

祇率彝章肅展微忱聿將祀典以

復聖顏子 宗聖曾子 述聖子思子 亞聖

孟子配饗

孔子先代五王祭文維年月日致祭於

肇聖王 裕聖王 詒聖王 昌聖王 啓聖王

曰維

王奕葉鍾祥光開聖緒盛德之後積久彌昌凡聲

教所覃敷率循源而溯本宜肅明禋之典用申

守土之忱茲屆仲春秋聿修祀事配以

先賢顏氏 先賢曾氏 先賢孔氏 先賢孟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二十四

至

孫氏尚饗○十二月初八日廣東肇高學政金

洪銓爲請定

崇聖祠朔望行香之禮以昭誠敬事查國子監每

月初一日祭酒率監丞等官行釋菜禮畢詣

崇聖祠行禮每月十五日司業行香如朔日直省

府州縣俱建

崇聖祠則朔望亦宜一體行香以盡誠敬仰懇

聖恩

勅下禮部定議嗣後直省文武大員及各屬正印官

遇朔望行香

文廟之日或應親詣

崇聖祠行禮或委教官行禮之處著爲章程畫一

遵守則典禮益隆而廟貌益肅矣謹奏奉

旨依議

乾隆十一年十月初五日太常寺少卿鄒一桂

奏請丁祭增添分獻等官禮部等衙門覆奏嗣

後國子監官於助教內增添分獻官二員太常

寺增派贊引官二員於後殿四配行分獻禮則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二十四

至

典禮備而誠敬昭矣後殿四配陳設四樂而帛

止兩端嗣後添設白色禮神帛兩端向例爵止

六隻今亦應添六隻俟

命下之日禮部行文各衙門遵照永遠奉行奉

旨依議

乾隆十二年六月初五日奉

上諭朕幼讀簡編心儀

先聖一言一動無不奉

聖訓爲法程御極以來覺世牖民式型至道願學

之切如見羨墻辟雍鍾鼓躬親殷薦而未登闕里之堂觀車服禮器心甚歎焉仰惟

皇祖聖祖仁皇帝巡幸東魯親奠

孔林盛典傳於奕禩

皇考世宗憲皇帝崇聖加封重新廟貌宮遺朕弟和親

王恭代展祀未以

命朕意者其或有待歟朕寅紹丕基撫茲熙治思以來

年春孟月東巡狩因溯洙泗涉杏壇瞻仰宮墻中

景行之夙志復奉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二十四

聖

聖母皇太后懿旨泰山靈岳坤德資生近在魯邦宜崇

報饗朕不敢違爰遵

慈訓親奉

鑾輿秩於岱宗用荅鴻貺旋蹕青齊觀風布澤以昭崇

聖法

祖教孝省方鉅典所有應行典禮大學士會同該部稽

考舊章詳悉具儀以聞其應預備之各衙門查察

事宜先期請旨至行在一切所需悉出公帑無得

指稱供頓儲侍絲毫貽累閭閻羽林衛士內府人

役等各該管大臣嚴行稽查約束並令扈蹕文武

臣僚嚴飭儉從毋或侵踐田疇致妨宿麥如有騷

擾地方指名需索者立即叅奏從重治罪通行曉

諭知之欽此○七月二十三日大學士訥等謹奏

爲請

肯事欽惟我

皇上尊師重道省方勤民紹

烈聖之鴻規昭萬年之法守臣等理合繕本具題但事

關大典未敢輕行定議謹稽考舊章繕摺陳奏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二十四

番

伏乞

皇上訓示一查康熙二十三年禮部等衙門議覆科

臣王承祖奏請

皇上巡問民俗經過泰山闕里應效虞舜燔柴漢高

祀

孔子禮致祭一疏燔柴應照現行

闕里禮闕里應照釋奠禮祭酌舉行等因續經議准虞

舜東巡燔柴致祭漢高過魯以太牢祀

孔子俱因巡歷所至乘便致祭非特行往祀今

皇上東巡

鑾輿經過泰山闕里應照五嶽禮致祭闕里應照本處祀典禮致祭臣等伏查闕里祀典卽係春秋丁祭之禮

聖祖仁皇帝於康熙二十三年

親祭闕里照春秋祀典致祭折衷盡善典文該洽今

皇上躬詣闕里致祭

先師所用典禮應遵康熙二十三年之例舉行一

查康熙二十三年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二十四

壬

聖祖仁皇帝致祭闕里經禮部等衙門議准用本處樂章因彼處樂工未諳禮儀由太常寺酌派官員入役前往闕里指示查雍正八年奉

旨改定

文廟樂章頒發曲阜及天下學宮臣等伏思

皇上親詣闕里致祭

先師大典攸關自應禮明樂備但恐本處樂工於欽頒樂譜或有未諳應遵康熙二十三年之例令樂部太常寺派官員入役前往演習一查康熙二

十三年大學士等衙門議准

聖祖仁皇帝致祭闕里畢行講書禮講畢

勅諭於衍聖公及五氏官員子弟今

皇上親詣闕里致祭

先師禮畢應遵康熙二十三年之例照臨雍禮講書以昭重道遵經廣勵師儒之至意宣讀

勅諭照康熙二十三年於隨

駕大學士內奏派一員會同衍聖公於五氏子孫內

選擇二人進講至應宣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二十四

癸

勅諭及應講書節由翰林院撰擬一查康熙二十三年

聖祖仁皇帝致祭闕里講書畢卽日詣

先師墓行三酹酒禮今

皇上學宗洙泗志切羨牆降

鑾輿之尊申景行之慕應於講書禮畢

駕詣

孔林躬行奠獻以上四條臣等謹遵舊典恭抒愚見是否有當伏候

皇上訓示俟

欽定後另行繕本具題至行禮儀注及應辦事件應令各該衙門敬謹辦理如有未盡事宜臣等陸續請

旨謹奏奉

旨依議○十月二十一日樂部等衙門奏爲遵

旨事該臣等會議得闕里樂工於

欽頒樂譜未請應遵

諭旨卽用在京樂工樂部會同太常寺照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二十四

至

文廟應用人數揀選樂員三員樂生五十名屆期

太常寺派員帶往應用其佾舞之人仍用本處

舞生至於樂器及樂工袍服李世倬既經查明

中和樂器並無損壞石磬三面漆色剝落衍聖

公處現在覓工修補樂工衣帽已經造辦新者

應行令衍聖公敬謹承辦應用毋庸帶往其執

事人員既係孔氏生員袍服應仍其舊無庸更

換禮成仍令太常寺官帶領先回其香帛及執

事人員樂生袍服等項太常寺等照例辦理可

也奉

旨依議○十一月十七日禮部奏爲遵

旨議奏事據太常卿李奏前事等因奉

旨該部議奏欽此臣等伏查該寺卿奏稱自櫺星門

所進地門階級層次測量交禮部太常先爲酌

量引贊外

皇上行禮之處俟太常寺引贊之員預期前往演禮

時酌量辦理惟

皇上更衣處所擬於齋宿所預備臣細加相度齋宿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二十四

至

所在奎文閣至大成門相去迢遠應照京師

文廟之例設黃幄次於大成門外以備

皇上更衣等語查該卿李奉

命至曲阜瞻仰

廟貌形勢丈尺遠近自應相度適中其所測量自

櫺星門所進層次階級臣部應先會同太常寺

敬謹酌量引贊次第至

皇上行禮之處應如所奏俟太常寺引贊之員預期

帶員前往演禮時敬視斟酌惟

皇上更衣處所雖據該寺卿稱大成門相去迢遠請
照京師

文廟之側設黃幄於大成門外但由門至殿相去
遠近臣部此時無由懸揣該寺卿既奏令太常
寺帶員前往演禮亦應俟前往之員詳細相度
敬謹辦理其應設之黃幄應咨交工部帶往一
分預備爲此謹奏奉

旨依議○十二月初一奉

上諭朕尊崇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二十四

禔

先聖仰止宮牆已降旨於來歲孟春躬詣

孔林嗣因東省秋潦成災雖經賑恤恐一時民氣
未舒若改俟秋間前往未知於民間實在若何在
該地方業經動帑預備遲至秋間不免又多一番
勞費踴躍望幸自屬輿情但巡幸大典所期於間
間實有裨益是以特召巡撫阿里衮來京面加諮
詢或春或秋何者爲便據該撫奏稱東省被災州
縣俱已撫綏得所其經行道路營盤俱經預備若
春月前往春麥雖不能補種而秋田即可及時耕

作以待西成若遲至秋間則既誤麥收併妨秋稼

卽在地秋禾亦須早穫轉於民間歲計未便等語
看此情節則改至秋間仍不如乘春前往爲宜但
正月尚寒著定於二月初四日恭奉

皇太后鑾輿起程欽此○初二日內閣奏請東巡隨

駕大臣奉

旨派陳世倌鎖柱來保德爾格

南書房奏請東巡隨

駕大臣奉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二十四

云

旨派出梁詩正錢陳羣張若澄

乾隆十三年二月初四日

聖駕發自京師十四日

駕至德州衍聖公孔昭煥率族人及五氏子孫所屬
執事官博士子弟迎於途次

御製賜衍聖公孔昭煥詩

歷代崇階首百僚欣看弱冠著清標學詩適合趨
庭訓讀禮因遲望闕朝泗水沂沿長不絕尼山景
仰近非遙聖言廣大求親切守貴由來在不驕

御製衍聖公孔昭煥率所屬執事官並博士子弟來

謁詩以示之

和風融日殿前旌近止尼山樹素誠道左追隨賢
後裔心殷瞻就魯諸生宮墻乍可窺魏煥籩豆從
知備潔清豈爲卿家榮幸獨崇儒雅化示寰瀛

二十四日

駕至曲阜城南

行宮

駐蹕詣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二十四

空

聖廟焚香閣視週圍

御書大成殿扁額曰時中立極

御書對聯曰覺世牖民詩書易象春秋永垂道統出

類拔萃河海泰山麟鳳莫喻聖人

御製聖蹟殿贊

明王不興夫孰能宗豈無宗者邈矣莫從鐫勒茲

華景仰遺踪七十三年雲中見龍

御製杏壇贊

憶昔緇帷詩書授受與有榮焉軼桃輅柳博厚高

明亦曰悠久萬世受治杏林何有

御書杏壇匾

御製禮器贊

祇謁

先師載觀禮器犧尊象尊伊古之制有道存焉儀
聖攸繫申命太常記予初祭

御製手植楸贊

文欄肥壤厥有檜株

先聖攸植繫手澤餘幾經枯榮左紐右紆造物憑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二十四

奎

護孫枝扶疎

御製古井贊

疏食飲水曲肱樂之旣清且渫汲繩到茲我取一

勺以飲以思嗚呼

宣聖實我之師

御製故宅門贊

居廟之左厥門斯故藻績不施意存後素徘徊仰

瞻心焉學步告爾後人由茲義路

御製詩禮堂贊

昔者趨庭詩禮垂訓維言與立伊誰不奮九仞一
簣願勉乎進御堂聽講景仰聖舜

御書詩禮堂扁額曰則古稱先對聯曰紹緒仰斯文
識大識小趨庭承至教學禮學詩

御製金絲堂贊

禮樂詩書金絲萬古豈繫魯恭廣宅斯舉在左移
西亦惟其所懸甕乃神

夫子不語

御書金絲堂匾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二十四

奎

御製奎文閣贊

奎婁垂象爰在魯東

夫子之文天地並隆煌煌御書充牣其中

先聖後聖其揆則同

御書奎文閣匾同文門匾大中門匾弘道門匾聖時

門匾櫺星門匾

御製萬仞宮牆贊

芑予自幼被服

聖言明德新民知易行難順有素誠瞻謁尼山亦

既蒞止敢云得門

御書萬仞宮牆匾○二十五日昧爽

駕詣

先師廟釋奠行三跪九叩頭禮

遣顯親王致祭

啓聖王祠

崇聖祠禮畢

皇上御詩禮堂

命大學士傅恒宣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二十四

奎

上諭諭衍聖公孔昭煥等曰

至聖之道參天地贊化育立人極爲萬世師表凡

茲後裔派衍支繁尤當永念先型以期無忝昔

我

皇祖東巡時邁闕里特頒

聖諭炳若日星朕仰紹

前徽虔修展謁之禮念爾等令緒相承淵源勿替再申

誥諭用示訓行其務學道敦倫修身慎行克稟

先師之彝訓祗遵

皇祖之誨言勿愧爲聖者子孫朕心實嘉予之其欽承

毋怠特諭○舉人孔繼汾進講中府貢生孔繼

涑進講易經畢衍聖公率執事官五氏子孫等

叩謝於階下

聖駕出毓粹門至

先師墓門

降輦步入墓前北面跪

帝親三酌酒畢行三叩頭禮

駕還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二十四

奎

御製闕里祭

先師禮成因述八韻詩

禮原

尼父定文是

素王垂用以將欽若因希尚鑒茲一貫平天道性

萬古帝王師過魯繩

皇祖思齋奉

聖慈忝共陳俎豆升降式威儀教澤常貽在心傳竟屬

誰景行稍此遂蠶管尚難窺三子希踪後安能

贊一辭

御製謁孔林酌酒詩

宮牆親釋奠林墓此重來地闢天開處泗南洙北

限春鳴仙樂鳥冬綠石碑苔教澤垂千古泰山終

未頽

賜衍聖公博士等宴於

行宮大臣九卿等待宴

賜衍聖公孔昭煥書六部四十七套蟒袍一襲貂掛

一件緞十疋裏絢五卷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二十四

奎

賜曲阜縣世職知縣孔傳松加一級書二部蟒衣一

襲緞五卷孔氏子孫官員及十二氏子孫各官

俱加一級進士舉人貢監生員各賞銀有差衍

聖公進

表謝

恩○二十七日奉

上諭朕東巡躬詣闕里致祭

先師顏曾思孟四賢作配殿庭雖從與享但聞其

故里各有專廟應分遣大臣恭奉香帛前往祭

獻以展誠敬朕向在書齋曾製四賢贊景仰之
忱積有日矣其勒石廟中致朕崇重先賢之意
欽此

御製復聖顏子贊

貧也者吾不知其所惡壽也者吾不知其所慕德
以潤身孰謂其貧心以傳道孰謂難老簞瓢陋巷
至樂不移仰高鑽堅三月無違夫子有言克已成
性用致其功允成復聖

御製宗聖曾子贊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二十四

奎

宣聖轍環在陳興歎孰是中行授茲一貫曾子孜
孜惟聖依歸唯而不疑以魯得之會友輔仁任重
道遠十傳釋經超商軼偃念彼先子沂水春風淵
源益粹篤實春容臨深履薄得正以終三千雖多
獨得其宗

御製述聖子思子贊

天地儲精川嶽萃靈是生仲尼玉振金聲世德作
求孝思維則師曾傳孟誠身是力眷茲後學示我
中庸位天有物致和致中夫子道法堯舜文武紹

乃家聲述乃文祖

御製亞聖孟子贊

戰國春秋又異其世陷溺人心豈惟功利時君爭
雄處士橫議爲我兼愛簣鼓樹幟魯連高風陳仲
廉士所謂英賢不過若是於此有人入孝出弟一
髮千鈞道脉永繫能不動心知言養氣治世之略
堯舜仁義愛君澤民惓惓餘意欲入孔門非孟何
自孟丁其難顏丁其易語默故殊道無二致卓哉
亞聖功在天地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二十四

奎

三月初五日奉

上諭康熙二十三年恭遇

皇祖幸魯尊崇

至聖曾將曲柄黃蓋留供大成殿今朕親詣闕里
釋奠

先師敬紹

前徽具遵成例其以曲柄黃繖留於廟中永光秩祀欽
此○初十日奉

上諭諭衍聖公孔昭煥

先師修道立教天下萬世之人服習

聖訓咸有以自善其身況爲其子孫者乎卿以宗
裔奉祠紹封列爵旣優崇矣常思淵源何自夙
夜敬勉親師向學以植始基慎行謹言以培德
器循循詩禮之教異日卓然有所成就允孚令
望表率族黨俾當世知

聖人之後能守家傳於勿替非徒章服之榮已也
豈不休哉其祇遵罔敷欽此○奉

上諭國家崇儒重道尊禮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二十四

充

先師朕躬詣闕里釋奠

廟堂式觀車服禮器用慰仰止之思念魯國諸生
素傳禮教應加恩賚序廣勵人材山東通省入
學額數著格外加恩增廣一次府學大學增取
三名中學二名小學一名以廣聖澤以光文治
欽此○奉

上諭朕此次東巡加恩士類已經增廣入學名數復
念十三氏子孫遠承世緒濟濟膠庠其中當有
文學可觀讀書立品之彥宜加甄拔以廣恩施

其令該學政考驗文行兼優者數人咨送禮部
貢入成均示鼓勵焉其引駕官孔繼汾朕看其
人尚可造就著加恩以內閣中書用欽此○十
四日奉

上諭朕東巡至曲阜敬禮

先師恭詣講堂觀宗廟百官之盛衍聖公旣優加
賞賞其餘聖賢後裔應一體加恩凡孔氏子孫
官員及十二氏子孫各官俱著加一級其進士
舉人各賞銀十兩貢監生員各賞銀五兩俾共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二十四

丰

沐恩榮用光鉅典欽此

御製碑文勒石大成門外

至聖先師孔子廟碑

朕惟

至聖先師孔子天縱聖仁躬備至德修明六籍垂
訓萬世自古聖帝明王繼天立極覺世牖民道法
之歸祖至孔子集其大成後之爲治者有以知三
綱之所由以立五典之所由以敘八政之所由以
稽九經之所由以舉五禮六樂之所由以昭宣布

列於天地之間遵而循之以仰溯乎古昔雖堯舜禹湯文武之盛弗可及已而治法賴以常存人道賴以不泯詎不由聖人之教哉往代表章尊禮隆重亦越我朝備極其盛當

皇祖聖祖仁皇帝甲子之歲東巡闕里躬謁殿廷盛典
裔皇垂於冊府

皇考世宗憲皇帝追晉王封鼎新廟貌崇敬誠切瑞應
章顯實由心源孚契先後同揆惟

聖人能知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二十四

圭

聖人所由躋海宇於蕩平仁壽之域也朕自養德書齋服膺聖教高山景行之慕寤寐弗釋於懷嗣統以來仰荷

天庥海宇又安用舉時巡之典道畿甸歷齊魯登

六子廟堂躬親臨獻瞻仰時儀展敬林墓徘徊杏壇循撫古檜穆然想見盛德之形容愾乎若接夫聞聖人之風誦其詩讀其書皆足以觀感興起况親陟降其庭觀車服禮器得見宗廟百官之美富有不益增其嚮慕俛焉而弗能自己者

歟朕撫臨方夏惟日兢兢期與斯世臣民率由至道敷教澤於無疆顧德弗類於衷歎焉恭繹兩朝碑刻之文益以知道德政治體用一源顯微無間慕聖人之德而不克見之躬行者非切慕也聖人之教而不克施之實政者非善學也法

祖尊

師固無二道用勒石中唐志鑽仰服習之有素思以繼述

前徽廟願學之初志云敬系以辭曰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二十四

圭

皇矣

至聖代天覺民天何言哉聖人是申立人之極曰義與仁建治之統曰明與新聖謨洋洋祖述憲章配天廣運應地無疆四時通嬗日月貞明濯以江漢暴以秋陽泱泱東海巖巖岱宗於穆聖德疇與絜崇巍乎聖功疇與比隆循之則治彌暢皇風仰稽令辟展敬尊師過魯祀牢炎祚開基宮牆翼翼魯壁金絲蒼檜鬱鬱殷楹鼎彝

皇祖

正考聖智達天探脉道要孚契心源豐碑虬護巨榜鸞
騫上繼三五一中允傳顧惟寡昧仰紹先型時邁
自東祇謁廟庭洋洋盈耳玉振金聲若弗克見時
殫予誠見聖匪艱由聖則難弗克由聖孰圖治安
亦既蒞止觀止是歎摘辭表志乾隆戊辰

乾隆十有三年春二月吉日御製并書

經筵講官太子少師刑部尚書臣汪由敦奉

勅篆額

襲封衍聖公臣孔昭煥

至聖編年世紀卷之二十四 畫

山東巡撫今調山西巡撫臣阿里衮

山東巡撫臣準泰奉

勅監修

四品執事官臣孔興構

世襲四氏學錄臣孔衍淖

正一品廕生臣孔廣祚

講書官優貢生臣孔繼涑奉

勅承修

乾隆十四年六月大金川告捷

中宮攝位

遣太僕寺卿阿蘭泰致祭闕里

先師孔子

祝文

維

乾隆十四年歲次己巳六月己卯朔越五日癸

未

皇帝遣太僕寺卿阿蘭泰致祭於

先師孔子曰維

至聖編年世紀卷之二十四 畫

先師垂經教孝備武修文立道綏和合南北東西

而思無不服神聖美大比高明博厚而德更難

名瞻萬仞之宮牆特崇典禮肅千年之俎豆敬

展明禋茲以邊徼敕寧中宮攝位

慈宮晉號慶洽神人爰遣專官用中殷薦仰惟

欽格永錫鴻禧

乾隆十五年十月冊立

皇后

遣鴻臚寺正卿吳應枚致祭闕里

先師孔子

祝文

維

乾隆十五年歲次庚午十月庚午朔越二日壬申

皇帝遣鴻臚寺正卿吳應枚致祭於

先師孔子曰維

先師垂經立教勸學明倫立道綏和比堯舜而功

爲益遠聖神美大配天地而德更難名瞻萬仞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二十四

圭

之宮墻特崇典禮肅千年之俎豆敬展明禋茲

以正位中宮鴻儀懋舉

慈寧晉號慶洽神人特遣專官用申殷薦仰惟

猷格永錫鴻禔

當今皇帝萬萬歲乾隆萬萬年

大清萬萬世億萬斯年

恩典無窮俟將來再爲續輯以垂久遠與天地同流

嘉定李 灼松亭

敬輯

古歛黃 晨曉峰

至聖編年世紀

卷之二十四終

圭



至聖編年世紀二十四卷

江蘇巡撫
孫進本

國朝李灼黃晟同編灼字松亭嘉定人晟字曉峯歙縣人是書成於乾隆辛未一卷至十六卷爲至聖年譜十七卷至二十四卷爲歷代至

國朝尊崇之典冠以灼所作孔子生日說孔門出妻辨及增祀孔璇論三篇其所作生日說謂公羊穀梁二傳與史記所記差一年公羊穀梁乃記其懷妊之年司馬遷記其誕生之年殊爲穿鑿自古及今未聞以懷妊之年筆之於書者也至孔門出妻謂之記載舛誤則可必謂庶氏之母爲庶子之母子思嫡長安得謂之庶子乎書中辨野合之說病亦同此周道衰微百氏橫議造作言語以誣聖者不可殫陳史遷妄採張華誤述不過斷以一語斥諸名教之外耳乃附會其詞以爲禱於尼山野宿懷孕故曰野合是又愈鑿而愈舛矣

文正王公遺事一卷

〔宋〕王素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武進陶氏影刻宋咸淳

刻百川學海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王文正公

遺事一卷》提要

文正王公遺事

序

先公相國文正魏公會遇二宗踐兩禁為元弼將三十年豐功大業宏材碩學上輔真宗格于皇天于今天下稱太平宰相勲書王府故非小子所可擬議也然公捐館素未成人洎從官立朝或問於摯紳或傳於親友或得之故吏或得諸遺孳史官未備理文未悉者竊自記錄僅乎成編至於歿後追崇識者議論餘官方謂我子弟可為世範咸附卷末尚有遺落公增廣伊先德烜赫不墜光聖世得賢之盛得吾自思諸之美蓋之千古不其偉與涕泣濡毫具以實載幼子素片

二

公病堅求罷免一日得對於滋福殿上召皇太子出曰拜相公上曰朕覺多病方將以大事託卿而卿又病公因敘述祖宗創業積累之盛臣熟觀皇太子必能上副天意無煩過慮因言二府須是常得人乃薦可用者十餘人後皆至太府其間不踐二府者獨李及凌策

張文懿公士遜在東宮一日謁公言皇太子寫書甚好公曰皇太子不待應舉學士去不為學書由是文懿日以善道規贊太子

東封西祀大祀畢今近臣編錄符瑞為別錄一日進御二府因覽於上前公奏曰臣所為大祀使奉符瑞者一升臣自觀今堂吏取司天監邢中和狀稱有

此瑞乞令編修官實錄臣奏不可漏落東封西祀畢公從容得對上曰四方無事得行曠廢之典朕欣慶不已祖宗創業削平天下與卿共守成憲可致太平公再拜曰遭遇盛明臣所感幸今禮典興舉足矣然願朝廷有所及民臣思一事願陛下力行之乃言西此用兵邊民爲虜驅逐去者不少願陛下遣使持書詔厚與金帛贖還本土使骨肉團聚閭里其惠不細上大喜曰使朕詔書中更屈已形言乘輿服玩可與者亦不吝公曰然願出宸衷使臣奉行有執政者聞之乃言王其固惜名位欲損國用交結四夷上一日以前議示之公知有阻害者遂不對其議遂寢趙德明上表矯以民饑乞糧數百萬上以其奏示輔

一 文宗遺事

二

臣衆皆怒曰德明方納款而敢渝誓約妄有干請乞降詔責之公從容進曰未曾將却物去何責之有上曰卿意如何對曰臣欲降一手詔與德明言爾土災饑朝廷撫御遠方固當賑救然極邊芻粟屯戍者衆自要支持已勑在京積芻粟百萬今德明自遣衆飛輓上喜曰此真廟筭也諸公皆曰王其之言臣等皆思慮不至德明受詔望闕再拜曰朝廷有人不合如此

契丹飛奏於歲給外別假金帛上以示公公曰東封甚近軍駕將出以此係朝廷之意爾何其小哉上曰何以答之公曰止當以微物輕之也乃於歲給二十萬外各借二萬仍諭次年額內除之契丹得之大慙

次年復下有司契丹所借金帛六萬事屬微末仰依常數與之今後未不爲例

內殿劉承規病上諭政府曰承規忠勤宜力不少令人告朕乞一節度使公曰陛下所守者祖宗典故乞令有司檢詳有則可除翌日上曰承規言死在朝夕願聞在廷之告則瞑目無恨矣公曰今承規若有此命後有邀朝廷乞登樞府者奈何必不可遂改殿使除節度觀察留後上將軍致仕上言承規得此命亦喜公曰帶殿使留後亦選郡矣專秉鉞臣恐於久未便

寇萊公準在樞府上欲罷之萊公已知乃使人告公曰遭逢最久今出欲一使相幸同年主之公大驚曰

一 文宗遺事

三

將相之任極人臣之貴苟朝廷有所授亦當懇辭豈得以此私有干於人耶亟往白之萊公不樂後上議寇準今出與一甚官公曰寇準未三十歲已登樞府太宗甚器之準有才望與之使相令當方面其風采足以爲朝廷之光上然之翌日降制萊公捧使相告謝於上前感激流涕曰苟非陛下王張臣安得有此命上曰王其知卿具道公之言萊公出謂人曰王同年器識非準所可測公薨之時萊公不在都下後入朝白於上前來致奠哀慟之久公在相府抑私遠嫌類如此

王冀公欽若陳公堯叟馬公知節同任樞府一日上前因事相念上召公至則見冀公諠譁不已馬則涕

泣曰願與王欽若同下御史府公乃叱冀公曰王欽若對上言得如此下去上大怒乃命下獄公從容曰欽若等恃陛下顧遇之厚上煩陛下臣冠宰府當行朝典然觀陛下天顏不怡願且還內來日取旨上許之退召冀公等切責之上怒未解冀公等皇懼手疏待罪者相繼以聞翌日上召公曰王欽若等事如何處分公曰臣曉夕思之欽若等當黜然未知使伏何罪上曰對朕忿爭無禮公曰陛下奄有天下而使大臣坐忿爭無禮之罪恐夷狄聞之無以威遠上曰卿意如何公曰願至中書召欽若等宣示陛下含容之意且戒約之俟少間罷之未晚上曰非卿之言朕故難忍後數月冀公等皆罷

一 王欽若

寇萊公準在長安因生日為會有所過當轉運使以聞上以其狀示公曰寇準為大臣豈得如此僭越公覽奏而笑曰寇準許大年紀尚騷爾因奏曰陛下撫伏臣庶不欲令大臣間被奢僭之名此奏願歸付準必自知過萊公被命連削待罪而止

歲有蝗蟲徧於田野上有憂色一日出蝗數種以示二府朕令人出郊野徧看有自死者至翌日有執政袖蝗蟲以對曰臣遣人往視實死也乞下朝堂示百官擇日稱賀公曰蝗為災之類幸矣又何賀焉乃力請之公不荅後數日二府間上顧公曰若方稱賀而蝗過為之奈何諸臣進而拜曰王其遠識非臣等所及公敏容而已

一 王欽若

上出喜雨詩示二府聚看於上前公袖歸因論同列曰上詩有一字誤莫進入却上欽若曰此亦無害欽若沮而有奏陳翌日上怒謂公曰昨日朕詩有誤寫字卿等皆見何不奏來公再拜稱謝曰昨日得詩未暇再閱有失奏陳不勝皇懼諸公皆再拜獨樞密馬公知節不拜具言公欲奏白而欽若沮之又王其畧不自辯真宰相器也上顧笑而撫諭之

宮禁火災上驚皇語公曰兩朝所積朕不敢妄費一朝殆盡誠可惜也公對曰陛下富有天下財帛不足憂所慮者政令賞罰有所不當臣備位宰府天災如此臣當免罷繼上表待罪上乃降詔罪已許中外封事言朝政得失後有大臣言非天災乃王宮失火禁請置獄上出其狀當斬決者數百人公持以歸翌日乞獨對言初火災陛下降詔罪已臣上表待罪今行此刑恐不副前詔有違天意果欲行刑願罪臣以明無狀上欣然聽納減死者幾百輩

石普知許州不法朝廷議欲就劾公曰普本武人不明典憲恐恃薄効有生事必須重行乞召歸置獄乃命知雜御史呂夷簡於奉先院俟普按問普至以其狀示之普皆俯伏是日獄具議者以謂不屈國法而保全功臣真國體也

張侔公著任馬軍都帥被旨選兵下令太峻兵懼而謀欲為變有密以聞上召二府議之公曰若罪張者今後帥臣何以御衆捕之則都邑之下咸至驚擾尤

為不可上曰朕亦思之公曰累奉德音欲任張者臣
樞府臣以未曾歷事今若擢用使解兵柄謀者自安
矣乃進者為樞密副使諸帥遞遷謀者果定上語輔
臣曰王其善鎮大事真宰相也

有卜者上封事語干宮禁上怒令捕之繫獄坐以罪
因籍其家得朝士往還書尺上曰此人狂妄果臣僚
與之遊從盡可付御史獄案公得之以歸翌日獨對
曰臣看小者家藏之文字皆與之算命選日草本即
無言及朝廷事臣記往年亦曾令人推步當生星辰
其狀尚存因出以奏曰果行此乞以臣此狀同問上
曰卿意如何對曰臣不欲以下祝賤流累及朝臣上
乃解公至政府即時焚去繼有大臣力言乞行根治

一 文正公遺事

六

欲因而擠人上言今中使再取其狀公曰得旨已寢
尋即焚去矣

公一日諭諸公曰上官必差知河陽乃批署之諸公
後白公曰必欲一轉運使公曰河陽重地豈下一職
司也其河陽之擬遂不復上不晚京東轉運使關諸
公曰可差上官必也公不谷因奏對言上官必向日
議差河陽然亦合入一職司會京東轉運司關更稟
上閱必歷任日與轉運使諸公歸而相語曰王公無
私如此

有制士述陳勞劾乞陞獎公已判收了丁謂參預政
事王公此入謂堂吏曰俟聚坐再呈一日丁謂堂吏
欲出其狀公曰是若人文字向已不行謂皇

懼謝曰不合如此

上宣諭曰朕尹京日卿弟旭平魯邑有廉幹之稱可
委以繁使公對曰臣待罪宰府恐公議非便上曰前代
父子兄弟並處貴位者多不可以卿故帶其才公曰
今首府乃士人要職若於平進遷擢又得孤寒者一
人臣弟陛下知名與他日出於衣表且乞一開命遂
判吏部南曹公歸喜與弟語曰上知爾之才必有所任
使而終不言所得之旨翌日被命乃知後銓監引人
上見公弟賜以緋魚公因對叙感上曰不知尚書錄
朕失照管

王沂公曾李觀祭維薛尚書映一日謁公公託有薛
有不平之色公請韓億時在門下見之以此答曰公

一 文正公遺事

七

曰韓郎未之思爾王薛皆李之婿相率而來恐有所
干於朝廷事果不可沮之無害若可行各以何辭執
政之大忌韓乃謝曰非億所知後果李文靖妻有所
請

北虜入寇上幸河陽親討公參大略上還京曲赦其
殺畧曰非朕躬接甲冑蒙犯雪霜則魏趙之間煙塵
未自聞言當以此文與重真王言也

上宣諭曰聞趙安仁在中書絕不親事每奏對亦未
嘗有一言可龍之公對曰趙安仁居常有體凡有進
擬皆同列議定方敢取有臣每見臨時變易於上前
者皆迎合陛下之意安仁無異議是有執政守上曰
此朕不知也卿可諭以委任之意更令宣力公乃語

趙曰上誤有拔擢以不才罷去宜矣使與衆人驕辨以合上意安仁不敢爲也公喜曰吾適保安仁於上前不誤知人矣

公病謁告不入政府議知制誥盛度改諫議大夫知開封府上曰更問王某如允當入文書來中書坐堂上語問公曰度必樂此任政府召問之度曰幸以文進不願親吏事中書以度意聞上上曰某益量才品直是精當必使人各得其所向道須問過王某度以此命遂罷樞密馬公知節與同列奏對忽厲聲曰王欽若讀書劄子莫謾官家馬公退見公辭色尚然因語公曰主上仁明有德望願諸子上前議論知節幾欲以笏擊之但恐驚動君相公數撫久之馬公直方

一本全遺事

惟公力保庇於上前

上欲命王堯公作相公曰欽若遭逢陛下恩禮已隆乞且在樞密兩府任用亦均臣見祖宗未嘗使南方人當國雖古稱立賢無方然須賢士乃可臣爲宰相不敢沮抑人此示公議也上遂止後公罷其公作相出語人曰爲王公遲我十年相

諫議大夫張師德謂向文簡敏中曰師德兩請三相公門皆不得見恐爲人輕毀望公從容明之一日力議知制誥公曰可惜張師德向公曰何謂公曰以於上前說張師德名家子有士行不意兩及吾門吳元及第榮進素定自當靜以待之爾若奔競而得無階而進者當如何也向公方以師德之意發之公曰

其處安得有人敢輕毀人但師德後進待我淺也向公自稱師德適有關望公弗遺公曰弟緩之使師德知聊以戒貪進激薄俗也

陳彭年任翰林學士日同求對歸詣政府納所言事公方議事乃延見之顧陳曰何所啓陳起次以其狀呈之曰條貫科場公投之於地曰內翰做官幾日待隔截天下寒士陳皇懼而退時向文簡同在堂歸令堂吏取之一日陳再求公不見堂吏言陳以有事告白公曰令到集賢廳晚見向公曰陳內翰所留文字公瞋目取紙封之向曰何不一覽公曰不過興建符瑞圖進取耳

一本全遺事

九

兩路公歸言當官有才者十餘人皆降詔獎諭有以開公曰爲元宰相命出使而所舉不被一恩止得詔獎無乃輕耶公曰既稱薦之又力行之是上恩皆出於已矣爲人臣之大嫌也

公爲兗州景陵宮朝修使道由澶淵召河北轉運使相見時觀察李公士衡張文懿公士遜作漕乃議偕往請見曰恐河北有事奏朝廷未得報者或有司不能行者示來二公歸得數事候公自充還呈之公持以歸不數日皆可報其間爲東封糧草見磨勘諸郡繫繫者百人皆放去諸吏捧香迎勸歡呼而散公爲兗州景陵宮朝修使內臣周慎政同行或乘間請見公必候從者盡去冠帶以出見於堂堂皇周乃白

事而退後周以事敗議者方謂公遠慮不涉嫌疑

上於後苑曲燕步於檻中自剪牡丹兩朵召公親裁
有中貴人白公言此花昨日上選賜相公已於別業
擇下花請相公躬進公乃取花因酌一卮同獻上大
喜引滿以杯示公從臣皆榮公

公生日上令諸司供帳設於私第宴親友公乃會近
列時呂修史官預之故事宰臣生日賜酒餼中書會
輔臣上特授寵自是為例後因對奏曰每遇生日曲
蒙恩賜又煩宴設廢務一日以私妨公望特寢罷上
可之公體羸多病上自選方并藥以賜其緘封皆上
之親題

一 本末事

公弟旭判國子監翰林馮公元為大理評事直講弟
白公元苦學有清節公乃召見至私第公每還朝與
弟同坐命講論語諸子侍立於席踰年而畢公因薦
於上元有學行翌日上召對今說書除太子中允直
龍圖閣賜紫詔班於本官之首仍與內殿起居自元
始也

公因封食邑乃致簡於李文靖公云蒙疏封爵重疊
父名冒榮不盡有累名教莫須辭讓實負憂疑可否
之間更煩裁處文靖答以近日官稱有犯亦不避况
是姓名字有異不須辭讓更在詳酌公上章引避
制旨不從而止

公居於東郊構草堂有水竹之勝好

琴作詩清苦名聞於時前後郡守皆所禮遇上祀
公陰召之辭疾不至以詩贊公曰從來輔相皆頻出
君在中書十五秋西祀東封今已畢此回好伴赤松
游公覽之喜見於色以酒茗藥物為答素編先公遺
札有公自寫此詩數本皆存

東封車駕在道夜有堂吏被酒忿爭皆倉皇入白公
卧不答既入對上出臣僚奏狀千乘萬騎在外可斬
首以令衆公曰此止小人一時醉毆若斬之是禁人
飲酒者皆懼車駕在外人情焉得安已捕歸京府繫
治從府申覆公曰初若輕斷亦恐縱人今需大赦可
原之矣第減一等

一 文宗事

士

總於傳舍兩禁請見叩頭稱贊公榮遇之盛公曰但
覺愧反不自安矣

公動守典故為僕射時出為迎奉聖像大禮使兗州
朝修使凡有御筵皆令叙官時知南京馬元方任樞
密直學士為員外郎監商稅戚維為正官在馬元方
上京東轉運使李湘為虞部員外郎提點刑獄滕陟
為度支員外郎今在李湘上近尚書省兩制不赴議
事有如此者引證之公為兗州朝修使上言宰臣出
使從職人多乞百物並從官給州縣不得供送如有
輒取索出納之人並從違制罪故所至肅然畧無搔
擾

公上言諸司人吏多公送名入仕上令徧訪之了

無一人其言者自有數輩上以示公曰足明人謗卿也公曰臣爲宰相或令百司補署吏人不可過也臣親舊亦多恐假作臣名送去亦不可知言者必妄終不自辯

中書有事關送密院事礙詔格寇萊公準在樞府持以聞上曰中書行事如此施之四方得不非便公見之拜於上前曰此實中書之失堂吏皆遭罰責密吏皇恐白寇公曰中書密院自有相于自來止送房改易不期奏白而使相謝罪不踰月密院有事送中書亦違舊詔堂吏得之欣然而呈公公曰却送與密院密吏出白寇公寇公大慙翌日見公曰王同年其得許大度量公竟不答

文公遺事

士

銓司申舉乞罷選人過堂公曰此唐朝典故但宰相不舉職廢爲冗事具當存之仲尼所謂我愛其禮也王沂公曾張文節知白陳彭年參預政事因白公曰曾等拔擢至此亦公之力然願有裨補公曰願聞其說沂公等曰每奏事其間亦有不經上覽公但批旨奉行恐人言之以爲不可公遜謝而已一日奏對公退諸公留身上已驚曰有事何不與王某同來諸公以前說上上曰所行公否諸公曰皆公上曰王某在朕左右多年朕察之無毫髮之私自東封後朕諭王某令小可事一面奉行卿等當謹奉之退而謝於公曰上之委遇非曾等所知也公曰向蒙諭及不可自言當得上旨今後更預諸公規益

文公遺事

士

丁謂參預大政每議事強於昔日公察其難制一日語丁曰參政近來似橫豈非欲作相耶某多病懇辭未免以待漏院凡有訢理一一應答氣漸稍難乃告上乞用丁謂了待漏院事丁謂悚息再拜楊文公億少以文進而以方直自守乃以母病有陽翟之行公恐人害之自上遣使賜醫藥既而言者曰有彈擊以亞卿分司上語輔臣曰聞楊億好謗時政公曰楊億遠人幼荷國恩若諸謗過當臣恐有之訛謗則保其不爲也公器重文公至深頗欲其歸乃因中書齋宿覽文公近詩而作詩趙文定與時賢繼和上知之乃諭公召文公遂祕書監久之有問文公者曰楊大監何不且與舊職公曰大年向以輕去上左右人言可畏賴上終始保全之今此職欲出自清衷以全君臣之契公薨後楊文公方復禁署查道子犯賊抵法公密疏陳請以道子儒者君子棄市有辱清門乞減死論此削于今尚存乃公親翰公掌誥妻父入參大政引唐獨孤德權德輿故事懇求解職太宗覽奏稱歎除集賢殿修撰趙公罷公復職詔冠西掖親擇古犀帶以賜之今丞相陳公亮佐作相壻王舉正宴殊作相壻楊察忠獻韓公執政壻李牧皆引公之請爲法改以他職父或歸私第不去冠帶入靜室中默坐家人皇恐不敢復前面而不知其意後公之弟問趙公安仁曰家兄歸時一如此何也趙公曰見議事公不欲行而尚

永決此必憂朝廷矣

參知政事李公穆之子行簡為將作監丞不復仕進杜門燕居有雅儒之譽一日上召對賜坐撫諭之改太子中允賜錢三百萬初令中使出召不知居處上曰去中書問王其時人方知公言之

公每休暇多與二府往還寇萊公出鎮幽宿私第翌朝上顧公曰昨日知有客甚歡朝廷無事大臣和睦誠可喜也

張文節參預政事每議定事一再取省覽一日文節凭案欲前公以手止之曰參政休亂文字逐日見看未嘗有一議政事堂動須存體其間若有私請辨於上前文節自是止之

一五事

五

公家有盜乃官之給卒捕繫府獄尹狀奏乞斬於公門之前公大駭曰豈以已故而私國家法也遂入奏乞府中科以常法上宣示曰聞卿居第甚陋朕密令計之官為修營其間更繫卿意增損之公頓首曰臣所居乃先父舊廬當日止庇風雨臣今完葺過已甚矣每思先父常有愧色豈更煩朝廷上再三諭之公力辭乃止

趙尚書昌言參知政事朝廷以蜀民為寇將命出軍趙公慷慨氣餒甚盛時公為集賢殿修撰石文蘭中正乃趙公表弟與公餞別於路趙公一揖而去公語石曰婦翁此行未言成功得不被褐幸耶俄有言事者以委付太重太宗曰朕已遣人徐觀其處置如

何夜抵鳳翔官吏迎謁不及斬關而入首馳以聞

楊文公病道醫視之曰以其狀候來報夏鄭公諫從朝修之行以病伏枕方昏寐不省夢神人衣冠甚偉驚寤乃公自調粥於床下待士如此公之猶子睦幼孤好學屬開貢舉上書於公願與秋試公使酌之以酒曰吾家世以文進見汝樹立喜可知矣然吾在政府懼太盛豈可使汝與寒畯競進也當為汝求一任使久而無聞再以啓公曰已諭太常寺差汝作行事不可慢也祭祀之儀禮樂之器盡可知矣

公猶子睦質幼而好學公一日覽所試詩賦召之膝下以詩激獎之曰祖先敦行家聲遠重慶兒孫直學文勵志夙宵能自勉前途可望致青雲皆拜而出愈

一五事

五

更勤睦即早天質復召試禁中得進士第楊文公率兩禁諸公薦入館有聞於時諸子皆出於庭下請公命名公召門人公孫覺公曰適諸子請名秀才何教之因取公初登第時與舅氏書示之時先晉公萬福乃於書中侍奉下稱小名又曰老萊衣五綵之服日為兒童之戲恐二親有憂老之意今諸子請名吾何以安哉覺與諸子謝而去

公與故觀察使錢公若水治第嘗假數千緡於公錢公薨其家資之公皆不納令直集賢院延年方數歲公令人召之坐之膝上日哺以食有言公初時嘗見天開門中有公姓名二字弟旭侍司問之公曰待要身後去墓誌上寫則吾不知也

公婚姻皆求寒素之家後公薨丁公謂今王素錫白諸兄求見為昏請諸兄問於楊文公曰非先公之意也遂止之

公當國每進用朝士必先貴實戒曰若人才公則曰誠知此人然歷官尚淺人望未著且俾養望歲久不渝而擢任則榮塗坦然中外允懷故王沂公執政之日常行是言而人皆心服沂公言行錄此亦載之故尚書張詠嘗謂人曰吾榜中得人最慎重有雅望無如李文靖深沉有德望鎮服天下無如王公面折庭爭有風采無如寇公當方面寄則詠不敢辭公子雍為太子中允勾當專勾司因病請告章獻皇太后翌日諭兩府王某男病已遣中使挾醫視之王

大宋遺事

六

某先朝名德卿等宜常存撫其家

兩宮遣中使召諸子聞命亟往使自中出宣命今早開封府奏有盜稱曾至王某墳所可駭驚動諸子對以無之中人入曰復傳兩宮之命曰汝等上承門閥之重善用自保守不住往坐所照管諸子拜謝而出公在昭應宮有宿齋寶符閣役工有墜死者公得報繳奏曰陛下崇奉上虛為民祈福今反勞民損財是違天意乞諭有司省工惜費

公在兩府三十年陰薦天下士有終身不知者後諸公脩先帝實錄翰林劉公筠語素曰近日史院編修文字有自內出者見丞相薦舉之人慎重如此駙馬都尉李公遵勗有師友之契文公嘗力言於公

曰李侯為貴戚好學樂善賢侯也公乃作詩惠以紙李公大喜具啓事謝于門下

上西祀車駕至蒲先晉公守此郡上幸州署之逍遙樓見詩牌命左右讀之後曰王某之父勿言其名因歎曰王某有後如此公之先考舊治辭不從行上作遣中使持酒肴賜於行館翌日公具以告謝東封二府議增飾車服以盛法從諸公令人於公第日詞之而無所為王冀公欽君乃作繡轎送公曰前議恐忘已令為之公使具直而置之冀公見公不乘而訝之公曰常所跨者君上所賜非不華也豈可更奢僭以墮制度

大宋遺事

七

張文懿士遜出為江西轉運使辭公於政事堂文懿

言士遜止歷縣道而未親郡事今輒領使職願聞善教公從容曰朝廷權利至矣文懿起謝後迭更職思公之言未嘗求錫刀之利既去職識者語曰此運使識大體故相畢士安家貧其妻令入內典客持書于公公因袖書呈上畢士安家有丐於臣士安嘗在東宮陛下擢為相今茲貧聞臣實有餘亦可沾濟此事合朝廷存恤由是厚有所賜

公之兄早亡事嫂有禮歸朝見則公堂庶問祭罔夫人日伴食尤友愛於弟兵部每召坐從容於尊酒間至夜則曰我倦矣未嘗一日廢之

公每見家人服飾似過則瞋目曰吾門素風一至於此亟令減損故家人或有一衣稍華出於車中遽

之不敢令公見

公初知樞密院時弟加在京掌東尋奏罷之

公之壻韓公例當遠公私以語其女曰爾勿憂此一小事也一日召女曰韓郎知洋州女曰何往入川公曰爾歸吾家且不失所吾若有所求他日使人指韓郎婦翁未免遠適累其遠大也後韓公聞之曰公待我厚也如此而韓終踐二府以東宮二品官終老于家公之壻蘇耆應進士舉唱第之日格在諸科故樞相陳文惠堯叟奏上曰蘇耆是故蘇易簡男王其女壻上顧公曰卿女壻也公不對乃斂身少却願且修學及出陳公語公曰相公何不一言則耆及第矣公笑曰上親臨軒試天下士至公也某為家宰自薦親

一宋遺事

大

屬於冕旒之前士子盈庭得不失體陳公愧謝之有貨王帶者持以及門弟因呈公公曰如何弟曰甚佳公命繫之曰還見佳否弟曰繫之安得自見公曰王亦石也得不得重乎自負重而使觀者稱好無亦勞也我腰間不稱此物亟還之故平生所服止於賜帶素年一歲公每遇休沐必呼之膝下一日見庭間花盛開因使賦詩公觀之乃依韻和曰迥與群芳異舍芳向莫春不如松栢木常保歲寒新遂出示門人公孫覺公孫因激勵曰以公之意爾等豈得不勤學也公為兗州朝修使辟夏鄭公為記一日召鄭公語曰我病自度必不起自遭逢盡誠以事上盡公以待士以私以怨未嘗有毫髮毋念祖父與立門第心之

所有惟異有後幼子小名公奴恐其可教他日學士為吾育之鄭公出為西帥素別於順天院曰先相有理命在疎未能少副其意寔負愧也因道此說素感涕交下對鄭公曰聞公之言如聞先人之訓矣敢不樹立觀察李公維言兄文靖相國初監京商稅院與公鄰居為著作郎每暇即過從維嘗切聽於外有相對數刻未嘗交一語古人心交二公得之

公與故相畢士安給事中榮成務同在兩府二公皆先晉公門生翰林王禹偁有詩曰如今身後榮名少兩制門生伴鳳毛時人傳誦今刻石于家先晉公知遠大嘗語人曰此兒異日必至公輔因手植三槐于庭以為識其槐今老蔭茂可夢

一宋遺事

元

公久參大政子壻韓億赴官公弟餞於家親賢皆集有群鵲數十喧噪於門坐皆驚異少間堂吏報公拜相

公歸食必召諸子便之席地聚食乃語左右曰刺與菜喫此輩生長公相家已驕矣不可使不知淡薄之味

公之子雍授官家人欲製公服公不許曰且令著衫後公之弟賜緋魚子方得衣綠公因語其弟曰我尚不欲小子輩與叔同服色公弟拜謝曰我兄友愛之意如此公占籍全魏自曾祖以來墳皆在莘縣其土亦廣公自執政即却其租令均贍親族公陪祠東封有子侍行家信至公發之見所寄衣帶

以紅爲之公怒曰我在爾已好華如此欲壞儒風我死望汝輩繼素難也亟令送還而易之

太宗皇帝一日命蘇公易簡曰卿看兩制中誰堪大用蘇公曰臣見同年王其有器識遠大不可量也太宗曰朕志亦先定矣知公之以女適蘇公之子者時蘇公已薨其母太夫人薛氏在堂每至則公出拜致同年之知也公初登第爲岳州平江宰趙公昌言時領漕湖外見公異之議以女妻公曰一當稟命於親時先晉公在京師方與范魯公質家議親事見其書曰既來稟我意必欲之遂可以歸始聞范親之說公既貴以女適范魯公之孫全孫因語全孫曰此親成吾先公之意矣

一
文忠事

二

公嘗與楊文公評品人物文公曰丁謂久遠果如何公曰才則才矣語道未可他日在上位使有德助之庶保終吉若獨當權必爲身累後丁公果被疏竄公晚年官重每家人出賀立令止之因語弟曰遭遇至此愈增憂懼何可賀也

公每有賜予見家人置於庭下乃瞑目而歎曰生民膏血安用許多

公疾革上臨視賜白金五十兩召楊文公於床前作讓表公覽乃自書四句曰已懼多藏況無用處見講散施以息災殃是冬公薨文公歎曰精爽不亂如此文公因對上前語及上令內司賔取元章視之後蔡國夫人謁章獻太后語曰上見公表泣下久之

公自踐兩禁歲有奏藎每自謙抑卒欲薦舉嘗奏兄弟例得殿直上言乞除奉職上曰朝廷著令素定不可抑之公曰全未歷事恐不能任事俟試其才續具奏陳弟止除奉職公薨諸子白衣者尚數人公病革命楊文公撰遺表語文公曰但叙述遭逢望保聖躬日親庶政進賢用士不可以將盡之意更以宗親爲諸後推恩延賞皆出於朝廷

公罷相守太尉爲王清昭應宮使時公病卧弟入白之公乃起曰君臣相知不意布衣遭逢朝廷榮貴至此然我久在大位自省無過亦君臣相知乃得保全終始叩頭帝閣潛然泣下左右皆悲哽乃語其弟曰兄子淳已長立爲乞官吾病必不起了此一事足矣

一
文忠事

世

上覽奏諭政府王某所奏姪依宰相例除之淳乃授太常寺太祝

公病語其諸子曰我死後慎勿以一文錢物入在柩中漢文帝有言紙衣瓦棺葬我不從吾言九泉之下無福蔭汝汝等切誌之故公薨之薄葬始服金帶蓋棺以紙易之

張徐公者出鎮河陽禮有曲宴上令徹樂宣示坐中曰王某在殯朕不忍聽慘怛者久之公薨上令內司賔取公筆硯一副言只要王某使舊者欲與皇太子公門庭未嘗接客公薨上諭近臣曰王某家却安靜當國日亦門庭清肅

呂文靖夷簡魯肅簡宗道初參知政事二妻入謝章

獻太后語之曰爾各歸語其夫王某在政府多年終始如一先帝以此重之宜為師範也

王冀公欽若自江寧府歸再執魁柄魯公時參大政凡聚議多冀公不堪語諸公曰掌武相公在政府日參政豈敢如此魯公笑曰王文正先朝重德豈他人可企苟公執政平允宗道安敢不伏

馮文為侍中有問之曰向與掌武相公同在政府盡見國體公今異於昔何也馮曰王公德業孰可企及彼一時此一時也

公薨諸子外除入見上惻然感懷乃諭政府曰王某在位最久未嘗有毫髮事干朕甚悼之諸子各改一官前後大臣無此優禮

世一

公薨後長子雍詣政府求以自効寇萊公當國問所欲何適雍曰例當釐務公曰賢者之子安得簪使乃差同判太常寺寺無同判亦無食

始也王冀公欽若江寧再歸相國因乾元節進經疏其軸飾以金顧王沂公曰向日與掌武相公同共在三府嘗以此白之終不肯為沂公退語呂文靖曰殊不知王公以道佐人主豈以此末節為得也

文正王公遺事終

王文正公遺事一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宋王素撰素字仲儀旦之幼子也舉進士官屯田員外郎歷工部尚書諡曰懿事蹟具宋史本傳是編所述旦事雖子孫揚詡之詞然大槩與史傳相出入旦本賢相故也惟記真宗東封西祀之後令近臣編錄符瑞旦言兩為大祀使所奏符瑞一一非臣目覩今堂吏取司天監邢中和狀稱有此瑞乞令編修官實錄臣奏不可漏落一事云云於事理殊為不近蓋旦於符瑞齋醮不能匡正論者有遺議焉故素以此陰解之非實錄也晁公武讀書志作四卷註稱凡五百條此本僅一卷蓋非完書然陳振孫書錄解題已稱一卷則南宋末已行此節本矣

忠獻韓魏王家傳十卷

〔宋〕韓忠彥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正德九年張士隆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韓魏公家

傳二卷》提要

忠獻韓魏王家傳卷第一

賜進士監察御史安陽張士隆重刊

公諱琦字稚圭安陽人韓氏之先出自晉卿獻

子之後以國為氏子孫散居諸郡在昌黎者最

為著姓公即昌黎之裔也其後徙居於深州之

博野遠祖肅為沂州司戶參軍生沛為登州錄

事參軍沛生全隱居於博野全生三子曰又賓

曰文操曰存又賓生定辭昌辭文操生隱辭晦

辭審辭存生正辭又賓仕唐僖宗為成德軍節

度判官檢校太子左庶子兼御史中丞以唐光

啓二年終鎮府立義坊之私第以龍紀元年葬

博野縣縣吾鄉之北平原子昌辭為鼓城縣令

以天復二年三月終于真定以大復三年七月

葬蠡吾以晉天福二年祔夫人張氏改葬趙州

贊皇縣之北馬村是為高祖昌辭生一子諱環

終廣晉府永濟縣令累贈太師開府儀同三司

齊國公夫人史氏追封齊國太夫人始葬相州

安陽縣之豐安村則公曾祖也璆生公之皇祖

諱彥韓仕本朝為太子中允知康州終於治所

累贈開府儀同三司魏國公夫人李氏深人義

國史有傳慶曆五年葬安陽縣新安村其誄師
曾於墓丞相富弼為神道碑所載事業甚詳
夫人羅氏諫議大夫延吉之女鄴王紹威之孫
追封魏國太夫人所生母胡氏蜀士人覺之女
追封楚國太夫人公以大中祥符元年戊申歲
七月二日辰時生於泉州公自幼而孤鞠於諸
兄既長能自立有大志氣端重寡言不好嬉弄
性純一無邪曲學問過人天聖五年仁宗初臨
軒試進士公以二十歲名在第二時唱名第一
甲方終太史奏日下五色雲見左右從官皆賀
於殿上先是赴省進士元絳有叔同待試於都
下因疾委頓久而復蘇具言冥中嘗至一官府
殿閣甚嚴密中有一堂榜云侍中堂附窺堂中
則列人之姓名曰趙普曰丁謂曰馮拯曰韓琦
字皆黃金外以青紗覆之此事甚播於當時然
公猶未第但開門為學未嘗妄與人交人亦莫
知公為誰何及省榜出始見公姓名眾人驚相
謂曰非元氏所夢者乎公既亞榜首者異之
厥後卒踐此位乃推考本朝以來為侍中者
至公始四人而已授爵作監丞通判淄州侍奉
國之官踰年奉國亡哀毀過禮服除明道元年
冬遷太子中允又改太常丞直集賢院二年六

月監左藏庫時高糾已入文館者指口可至貴
顯公監臨物務眾以為非宜公處之自若不以
為卑凡職事亦未嘗苟且其中須索金帛皆內
臣直批以旨下庫無印記可以考驗公奏曰天
禧中嘗專置傳宣合同一司關防甚嚴官物非
得合同憑由不可給後相謂為弊廢而不行頗
復如舊制以杜姦偽詔從之舊有監秤內臣一
員天下綱運至必俟監秤始得受納內臣者往
往數日不至寶貨皆暴露無遠方衙校苦於
稽留公乃奏罷去內臣吳俟州郡所輸之物帛
不如度者例猶追剝公請蠲之景祐元年九月
徙開封府推官賜五品服陳留等七縣月遣人
二詣禁地巡視飛放民頗為擾公奏曰陛下畋
遊之事廢之已久寬獮獮之地共之斯眾豈容
吏未革浸半願申嚴禁止之三司循例下府配
買馬食草六百萬公奏諸縣登有災傷者豈可
聚令認數為奏得蠲減九縣二百餘萬九刑名
輕重不當疑慮未明者皆辨初條奏府事雖日
紛冗省覽亦不減裂無巨細必詰正而後已時
文贖得公書者郡吏必喜相謂曰過韓家關矣
二年十二月遷度支判官授太常博士文武官
在京丁憂至服闋月俸給見錢六分在外遺喪

屬者拘一士之偏議變數朝之定律賜金增秩
優其勞曾未周替又將易制臣切計之不若
舊作樂之源為致治之本使政令平簡民物熙
洽海內擊壤鼓腹以歌太平斯乃上世之樂可
得以器象求乎既達其源又當究今日所急以
佑隆業國家方夏寧一朝廷晏清西北二陲久
弛邊備大戎之性豈能常保弱則卑順強則驕
逆渝盟背約何代而無必思密備不虞未可全
推大信此陛下之與左右弼臣宵旰所慮宜先
及之緣茲求樂之誠移訪安邊之議急其所急
在理為長臣欲乞詔下攸司盡記二家律法及
所造管尺鐘磬權量存而未行再命天下有精
曉音律者俾之詳正然後施用候一二年間訖
無至者則將王朴逸瑗保信三法別記稽古近
臣取其中多合典志者以備雅奏固亦未晚今
之定奪權且傳詔從之明年上將行南郊之
禮公又奏曰臣先曾將歷代典志文字及用漢
錢分寸較量得王朴舊樂於太祖朝曾令和峴
以司天監景表尺減定與漢唐尺度差近胡瑗
阮逸鄧保信并李照等鍾律俱不合古緣具聞
奏再奉聖旨令將漢錢分寸及景表尺別造律
管參攷臣與丁度等各陳述不曉韻乞再訪知

樂者俾令詳定後蒙寢罷其時臣曾將景祐廣
宗記看詳備見實紀李照不依古法出意制造
律度之事今來南郊在近陛下躬行大禮不可
以李照所造違古之樂上薦天地宗朝臣竊聞
和峴減定王朴舊樂鍾磬等見今並存欲乞下
太常寺將來郊禮復用舊樂所貴國容咸備神
聽惟和詔下兩制詳定皆以謂當如公請遂聲
詔將來南郊且用和峴舊樂時災異數見朝廷
但齋醮禳謝公既上疏極論為無益繼又開大
慶殿建設道場及分遣中使詣名山福地祈禱
公奏前世祈禳之法必徹樂減膳修德理刑下
詔求言側身避殿始可轉禍為福願法而行之
或宮中有宴飲之事亦望稍加節減不獨仰奉
天戒實可上安聖躬且大慶殿者國之路寢朝
之法宮陛下非行大禮被法服未嘗臨御臣下
非大慶會則不能一至千庭豈僧道凡庸之人
繼日累月喧雜於上非所謂正法度而尊威神
也昔唐高宗立皇太子將會命婦於宣政殿博
士秉利諫曰前殿正寢非命婦宴會之地望請
命婦會於別殿自可備極恩私帝納之即令移
於麟德殿臣亦望今後凡有道場設醮之類並
於別所安置上嘉納之內侍省都知以下非時

遷轉公奏曰近陸親宅告成自提舉臣僚而下有
詔增秩用勸勞者內侍省副都知張永和
實總其事故有選領團練之命逮夫同列旋以
推恩當時公言其謂非當益以其一官之效而
衆人蒙賞故也或以為省局之內官次相妨因
而叙遷未甚為害臣是以不敢遽有論列今聞
前省都知以降又復優加使額臣竊觀衆論益
以懷疑誠以沮勸之方爵賞為大若匪關其官
簿曷以年勞則必顯著功籍持中寵拜或不由
是皆涉無名故書曰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
及惡德惟其賢昔衛人賞于奚以邑辭請繁纓
以朝而許之孔子聞之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
惟名與器不可假人自古轉官賞如此願亟行
追寢以勸天下時中外臣僚多干求內降撓政
公奏曰祖宗以來躬決萬務凡於賞爵任使必
與兩地大臣於外朝公議或有內中批旨皆是
出于宸裏只自莊獻明肅太后垂簾之日遂有
奔競之輩貨賂公行假託皇親因緣女謁或於
內中下表或只口為奏求是致僥倖日滋賞罰
倒置法律不能懲有罪爵祿無以勸立功唐之
糾封今之內降盡壞綱紀為害至深陛下聖德
新准此又敢未除願降詔諭戒飭及出于請

者姓名付有司治之又聞文臣中近有進狀乞
充三司副使及武臣內亦甚有進狀乞加選郡
或橫行使額之人緣此任使並是國家要近之
職必須稽合公議選于聖衷固非臣僚有可陳
乞此後輒上章妄求選任者乞重置於法上皆
降詔禁止仍令御史臺糾劾之民間復作銷金
服極其盛至於臣僚戚里之家服之以入官掖
了無避懼公請以先朝舊制禁絕之雖貴近之
家犯者無令入內付外勘劾朝廷乃下詔申諭
未幾開封府有犯銷金者以刑名未明申請審
判院議正徒三年公曰大中祥符八年劾犯銷
金者斬今偶有敗獲正宜行法以警衆豈可創
意定刑壞先朝之法啓奢僭之漸請復用祥符
舊勅詔御史臺刑部與審判院大理寺詳定以
聞公以災變屢發主於執政者非才累言於上
未見納公又奏曰豈陛下擇輔臣未得其人邪
若杜衍范仲淹孔道輔宋祁等假託以為忠正
之臣可備進擢不然嘗所用者王曾呂夷簡蔡
齊宋綬亦人所屬望何不圖任也章已十上不
報公乃拜疏曰臣伏聞有虞至聰也成湯至明
也其命相則猶咨于岳選于衆不敢以獨覽有
決于上必僉而舉之始正其位故得百工信其

治而不仁者遠於朝未有教以為非才上獨為
可任付以大柄信其操執而望萬化可成而眾
功盡美者也臣職在諫諍志無回隱自去秋迄
今累上封奏指言陛下丞弼之任未得其人益
以宰臣王隨登庸以來眾望不協差除任性褊
躁傷體廟堂之上不聞長才遠略仰益盛化徒
有延納僧道信奉巫祝之癖貽誚中外而自宿
疾之作幾涉周星安臥私家備禮求退方天地
有大災孽陛下責躬訪道之際不思抗章引避
而不朝君父扶疾於中書視事引擢親舊怡然
自居暨物議沸騰則簡其拜禮勉強入見面求

李康奏

假告都無省愧之心固寵慢上寡識不恭之咎
自古無有今聞所患再加不能復詰中書養疾
陛下優遇之禮既已備矣彼人貪祿竊位之計
亦已窮矣其次則陳亮佐易述古監左藏庫官
不成資未經三司保奏而引界滿酬獎之條擢
任三門白波發運使况程琳任三司使日曾定
奪監左藏庫吳守則雖界滿出剩而帳歷憑由
不能依限結絕尚猶不應酬獎條勅保明之官
已重責其罪以此較之則述古之授是為欺罔
聖明參知政事韓億初乞男綜為群牧判官以
降成命却令男綜不以資叙回職卿兄綱將朝

廷要職從便退換如已之物紊亂綱紀舉朝
非笑此二事陛下若公而小之因循不問彼則
曰我營私若是而上不之責失言事者疏我之
罪而上不之聽矣則必愈任威福公然為不善
更無畏忌矣又石中書本以藝文進居近
兼領常局事尚不能以有建明但滑稽談笑之
譽為人所稱處于輪
大政則誠非所長代
星流隕躔次不順河
所書謹告之事未有
雪春首建震寒燠之
則受理之任正當其
教詔詢求讜言繼日
勅天下偏書剝舉牧
之臣則以為過不在
之右臣僚欲廣陛下
罷立其限則皆抑
之明應也陛下用
浸成弛慢之風必
之意如望天責司
也陛下儻以為
宜輕議孰若以

李康奏

而在上獨使陛下引咎
臨朝孜孜政道在外則降
下之吏各修其職於政府
已泰然自處于泉壤
之德乞頒前詔於天下而
不從蓋臣事專而君道弱
臣如此不惟使四方觀望
不夷聞之亦有輕視中國
而福應自來則又不可得
大臣其事至重非下臣所
八十年太平之業坐付庸

求為省府官公言莊人品猥下因王隨援引得
知赤縣而三司希旨舉薦俾往陝西辭之曰已
賜三品服今敢復有干瀆請劾正厥罪乃降莊
通判楊州公以自變茶法以來歲費京師銀約
配擾江北居民而內虛府庫外困商旅請選官
參定酌中之法乃命公與御史中丞張觀侍御
院同三司使副別錄其法四年秋發解開封
府舉人時惟禮部貢院置封彌錄二司開封
國子監考試止有封彌官公請並設騰錄司以
示至公從之寶元元年八月假太常少卿昭文
館直學士充北朝正旦國信使以知環州高繼

家傳卷之四

十一

嵩副之公言繼嵩知環州回軍人得遺箭繫以
匿名文字言繼嵩將叛繼嵩心不自安遂乞還
朝乃差克國信副使臣察其事之偽者有二辨
其惑者有一繼嵩久在西邊頗以勇敢聞或為
西賊所惡設反間而去之不然則取不嚴而為
成卒巧計以中之此其偽可察二也且繼嵩背
義投誠元昊患於朝廷則當密奏其事何必以
遺箭達其叛狀乎此又其惑可辨一也臣遇以
謂宜急遣繼嵩還遼其元告匿名文字亦請論
罪如律外以杜黠賊行間之謀內以破墮兵施
中之計次堅繼嵩用命之心使邊郡聞之孰不

平朝廷之明而厲忠義之懷乎遂詔繼嵩後還
環州以問門迎事舍人王從益代之公以京城
內巡捕權數自盜賊公行輦轂之下宜有禁暴
之法請南郊前一月降勅開封府約束強盜及
持杖竊盜罪至徒并折傷人以上如犯在赦後
無得以赦原其竊盜賊重者亦奏聽裁從之三
年五月侍御史王素言乞依賈昌朝所奏取景
德至景祐年凡百用度靡有鉅細較計所入所
出之數省罷不急詔公與張若谷任中師同二
司詳定公謂景德以來歲月已深文案必不備
具若俟齊集而議徒成淹久但考見今日實為

家傳卷之四

十一

浮費自可裁度上聞如故將相戚里及權近之
家歟占六軍等耗縣官衣糧為私家僕隸在京
不啻數千人若此類何必待景德文書較計邪
詔從之又言自古興儉以勸天下必以身先之
今欲減省浮費莫如自宮掖始諸令三司取入
內內侍省并御藥院內東門司先朝及今未賜
予支費之目比附酌中皆從減省無名者一切
罷之詔禁中支費只令入內內侍省御藥院東
門司同相度減省報詳定所其臣僚支賜即許
會問入內內侍省等施行公言解鹽禁權地分
凡二十一處而利害不同請命近臣以新舊二

法取其利最長者議為經久之制詔翰林學士
宋庠知制誥王亮臣同三司講議七月授起居
舍人知諫院王沂公曾望重當時許可公
為司諫時沂公尚未罷相見公論事謂曰每見
章疏甚好只宜如此向來高若訥輩惟擇利苟
安至如希文亦多奸名於國事向益公以是益
知自信公以所存諫藁欲歛而焚之以效古人
解密之義然恐無以見人主從諫之美乃集
七十餘章為三卷曰諫垣存藁自序於首大略
曰諫主於理勝而以至誠將之在職越三載凡
明得失正紀綱辨忠良擊權倖時人所不敢言

宋庠集卷之四

古

者必昧死論列上寬而可其奏者十八八月
以本官知制誥知審刑院賜二品服先是盜殺
同黨既已就捕例不抵死公曰此但井有其資
或欲滅其口非有自新改過之心無足矜者請
更議其法乃詔盜殺其徒而不首者無得原是
月以益利路大饑為體量安撫使公至則蠲減
稅賦募人入粟招募壯者等第刺以為廂禁兵
一人充軍數口之家得以全活檄劍門關民流
移而欲東者勿禁簡州艱食為甚明道中以災
傷嘗勸誘納粟後難錢十六餘萬歸於常平公
曰是錢乃願濟之餘非官緡也發庫盡以給四

等以下戶時皇千初降天下進金帛為慶列郡
聞風惕息甚急公言勞擾疲民詎免之益州
歲織錦綺五十餘旁州皆染紅紫數萬緡所費
甚厚而皆出於民公請權以半為額諸州設市
買院收市上供物多不以直公請停止之還食
殘不職吏縣冗役七百六十人為餽粥活飢人
一百九十餘萬蜀人曰使者之來更生我也康
定元年春西邊方用兵上念禁兵久戍因請遣
使安撫陝西差命公為陝西安撫使東上閣門
使符惟忠副之上謂公曰異類猖獗官兵久不
習戰而數出無功今日小警將以開後福也公

宋庠集卷之五

十五

勇於自效七日受命十二日上道既至則列郡
城池皆頽廢無守禦罷弓期以月日責之修葺
又以河北樓櫓為法烽燧素不設但走人以候
虜公悉度遠近以置之方兵興窘於財用公謂
陝西產鐵甚廣請鑄錢兼用為使延安賊雖引
去尚留兵圍塞門安遠塞將吏畏避莫敢出拔
知延州振武軍節度使范雍已有責命除象州
防禦使環慶路總管趙振為仁人情憂駭環
公願無替雍公奏曰雍二府舊臣實盡忠
事而郡人德之願留以安衆心振壽勇使備邊
管可矣若以雍節制無狀勢當必易則願起越

明范仲淹李之方陛下之臣也臣等聞平來
不有若步則比敵國事重矣臣等聞平來
被進州遇賊戰內臣黃德和等先迎兵陷平
被執德和等誣平降賊朝廷聞之遣兵討之
史文彥博具獄於河中所乃命公案實何罪
博公曰平以疲兵數千敵賊十餘萬衆重兵
戰為德和所累既被擒殺賊不已忠為賊所
於古人今以誣言所惑憫忠孤之典執平
臣豈不辭體乎由是始得推恩又除死事之臣
皆被贈贈廣州府海神衛軍隨平戰沒者數十
之一二本軍都指揮使與衆將進討分屯邪亭
係近上禁軍亦能力戰以至陷落主將若朝廷
一切不問則無以勵衆請恩賜令樞密院處分
從之詔京畿京東而淮南陝西路括市馬公
以陝西科撥須仍民已不勝困苦請廢一路以
安衆心從之先是詔陝西點募強壯命公論
乃促本路如詔言者又以增數為請公奏曰
運司及郡縣尚未點集必謹重此事慮有驚擾
蓋民情謂既為強壯且憂剝以充軍本欲近
添差弓手耳目皆已習熟必無疑懼請
二州外各於逐縣見管鄉村丁已下至戶內
選差一名充弓手用家差充使使減稅免役立

階級分教習著為條約甚備詔悉如所請令既
行人心帖然得數幾一十萬人遣聲甚壯將佐
懾怯者悉使罷去停諸州上供不急之物數十
萬時慶人陳叔度等陳違防策既而補官東南
公奏曰士忠義憤懣為國獻計雖稍收用乃置
于僻左實羈縻之何得自效非所以開示誠意
來人才也詔皆徙遣任公遍歷邊塞見利害甚
詳乃上疏口臣素昧兵機不經邊任昨以冠犯
廷塞陝石驚駭陛下不以臣非才俾用安集臣
受命引道徑趨西陲晝則奔走長途夜則評道
局事凡至邊郡率須宴犒故經度廉采不能繼
悉究知然前語以謂口說不如親逢耳聞不如
目見今既周歷疆鄙管穴所得粗有一二思欲
歸觀之日面陳旒宸之前又慮後於事機先合
敷奏臣竊以吳賊包藏逆志積有歲年朝廷待
之不疑養成尤患今甲馬雄盛金帛富饒誘納
亡命之徒助成狡計與賊遙跳梁之日事勢其
實百倍故敢驅脅醜類直擾延安破寨逼城號
三十萬且朝廷命劉平統兵三路蓋極一時之
選石元孫委任次焉已并為之擒矣偏罕之勇
奮者如郭遵萬侯政孟方張異者又為俘馘矣
藩籬孰戶李士彬米知順李思忠之族亦為之

降且虜失成卒陷歿者蓋不啻萬人諸路聞風
惕然喪氣彼賊氣焰從而可知范雍緣此降移
已有趙振為代今延州之民兵雖益而未補於
舊若范雍之策慮彈壓劉平之謀勇有裨裨將
郭遵輩之驍悍敢關後來者未聞過之所存熟
戶既難以自保不無去就之意而又鄜州去延
安止二小程其城周圍二十四里跨二土山在
其中正當狗道嶺賊馬來路川原坦闊昨來張
守誨應卒繕營甚未固備制度恒小木植細弱
其垂鍾板盡以入戶獨扇門為之至今無材料
修換王德基到任後再行計度人工材木萬數

宋傳卷之十一

十一

甚多轉運司又無可應副近知張亢交替便有
物力營葺亦須冬末了畢況在城所屯兵馬不
滿三千之數萬一賊計不測直攻鄜州但恐以
日備禦未能固守鄜州既不能守則延州城寨
非朝廷之有也况鄜延一帶係吳賊納款之時
出入路道山川險易盡曾涉歷而復咫尺無復
便於巢穴臣竊慮出其不意再來奔突故欲得
之備宜以鄜延為先鄜延若有重兵必無深入
之患其次則環州最逼賊境新周劉興知州慶
州父聞部輒高繼隆張崇俊雖有死不經行
陣未可全然倚任駐泊都監之內亦無得力之

生靈蓋非臣淺慮所及也臣今為陛下計者莫
若差銳兵三五千或於同州河中府等處分減
進屯鄜州選才望大匠一員復本路經略之任
兼知鄜州處置邊事令張亢就充本路鈐轄於
鄜州駐泊用朱觀知環州就差葛懷敏充環慶
部如朝廷必以經略一司更不合置郡乞
專於鄜州益兵使葛懷敏知涇州充替夏竦自
然重體均一不撓邊臣之心早賜選差才勇帥
臣充環慶部令秦州曹琮兼管幹涇原路
兵馬公事准俗分擘秦鳳關兵互相策應其公
遣堡寨除自來係大寨廣屯兵馬之處外其餘

宋傳卷之十二

三

孤小寨柵斷自朝廷專委經略部職司須得
移那兵馬分食舊積糧草無使餘羨然後併兵
入城只留人員兵士三二十人以為斥候量事
更差弓箭手防護所是公邊路分都監都巡檢
等關額即於諸班新換右職臣僚內選差催發
其河中府同州郡縣鈐轄別差稍知邊事臣
僚充替魏昭昫王克基所有公邊州軍招置蕃
落保捷等指揮多是本土勇悍之人只為拘定
等杖夫人甚多亦乞速降指揮催促招收但以
人材壯勇堪任披帶者充今後更不拘等杖愚
短所見願早財擇 上皆施行之

忠獻韓魏王家傳第一

忠獻集卷之二

二十一

忠獻韓魏王家傳卷第二

賜進士監察御史安陽張士隆重刊

五月以忠武軍節度使夏竦為陝西馬步軍都
總管經略安撫使開府于永興軍命公為樞密
直學士范仲淹龍圖閣直學士並陝西經略安
撫副使同管幹都總管司公事公陳用兵練卒
之策曰必選總管鈴轄下指揮使臣甚衆每禦
敵皆臨時分領兵馬而經訓練服習將未知士
之勇怯士未服將之威惠以是數致敗衄昨諸
班中選武藝優者為寨主監押然拘於一城未
能各適其用欲下陝西都總管司擇所試中人
鄜延路十五員環慶涇原秦鳳路各十員為逐
路教押軍隊分逐州禁軍各令主之以士卒所
習精熟禦敵勝負重行賞罰如此則兵之勇怯
者得以悉諳又有賞罰之必各思奮身復免
主將爭占精兵專為己爾也自古臨敵取勝必
有奇兵若財力出攻則兩面皆潰今兵卒非無
驍果膽力出於儕類緣分在逐指揮每指揮不
過三二十人與中常之兵混而為一禦敵之際
勢分力寡多為懦卒所累雖欲挺身奮擊其可
得乎故乞委臣與范仲淹龐籍寺分路於此駐
駐泊井本土廂禁軍內選馬上使短刀槍槊鐵

鞭鐵簡提捧勇力過人者為平羌指揮以五百為額其衣糧加龍衛而立驍捷之上郎延環慶涇原秦鳳四路各置兩指揮本路土兵一指揮屯駐駐泊兵士一指揮郎延路屯延州鄜州環慶路屯環州慶州涇原路屯涇州鎮戎軍秦鳳路並屯秦州若已請龍衛已上請受者郎以為郎級若後來闕人郎選試殿前馬步軍司龍衛以下諸指揮武藝有勇力者補填之本路土兵止選於就糧指揮其選中屯駐駐泊兵士聽三年一代仍令諸州軍揭榜以募投平羌者送經略司揀試給禁軍例物外別給錢十千緡十匹無

卷之二

二

馬者并馬給之詔從之八月上遣翰林學士晁宗慤入內都知王守忠賁手詔督出兵攻賊合府議奏曰今將與兵尚未習練願謹邊防期以歲月平之使既還九月十四日賊寇鎮戎軍本路都監劉繼宗等戰敗于三川寨官軍陷沒者五千餘人公奏曰時涇州駐泊都監王珪屯瓦亭寨率援兵至師于堡賊圍之數重珪諭軍中曰此死地也不可用命乃揮鐵鞭進關賊衆披靡珪中三矢而還番賊留軍大掠三日知渭州鈴轄郭志高率大兵趨三川賊乃還三班借職郭倫固守定州堡得不陷劉璠本軍指揮

使散直王遇弓箭手都虞候劉用以事急出降遂并陷乾德乾河趙福三堡然繼宗來權本軍力一日而李緯等未曾經歷行陣倉卒出戰而士卒畏怯遂至退却使黠虜恣行掠掠而歸其劉繼宗李緯王東望特免推鞠不以敗兵馬多少計罪但量其情之輕重等第削官或更移降差遣以責後效王珪以孤軍千餘當鋒血戰所殺賊兵不少既被重創次日尚求益兵出戰人皆服其勇節雖所亡數多益衆寡不敵欲望貸其敗軍之罪必能感勵奮身盡死為報從之王珪乃賜黃金名馬上聞繼宗之敗又降手詔曰

卷之二

三

晁宗慤等回省所奏選差使臣教閱諸軍武藝召募土兵候稍成大次第審度山川伺察虛實計討賊境無虛發及專務持重保邊待其作過即覓便出奇痛行掩殺并欲直取和中等場務事今來朝廷相度若只務守禦則不惟虛延歲月兼又耗費供億至如近日賊軍深入延州保安軍界圍困金明寨并燒蕩熟戶族帳輪折兵馬陷敗使臣使虜安然往來略無畏憚耶亦不見持重保邊待其作過覓便出奇痛行掩殺之效若言緩宥二州人戶不多徒有城壘却欲先取和市中後橋等場務錢帛則去年曾打後橋亦

無所得如此則守禦未暇攻討未期終用何術
息此勞弊卿等既膺重任休戚所同當須體認
朝廷宿兵日久防慮非一速盡經畫早謀平定
仍具進兵時月密切聞奏府中復議曰將在軍
雖得以自便然攻守大計當稟算於朝廷乃畫
攻守二策公與經略判官尹洙馳至闕下奏之
唯上所擇上乃聽用攻策十二月遷禮部郎中
入謝曰臣以邊防大議不俟召而至闕乃倖倖
進秩何以逃清議力辭不拜詔郤延涇原兩路
取正月上旬同進兵入討既而范仲淹乞存郤
延一路招納未行討伐而又沮議者不一事遂
未決公奏曰累准詔問促令進兵及今分析向
去有行方略授與諸路耶委不誤事遂與夏竦
參定攻守二策臣探知冬月吳賊未能舉動之
際兼程赴闕求對進呈乞賜裁擇尋下兩地大
臣商議只取攻策施行臣屢曾面奏茲事體大
繫于安危若陛下決知可行兩地大臣主議不
變或能集事今臣方歸本司而橫議日騰朝聽
已惑攻討之說比比割下且朝廷舉大事主大
謀自當堅如金石無有回易時降詔旨敕勵將
士沮軍事者約古行法今乃深憂重慮必謂無
成况朝廷路范仲淹意在招納更不出兵雖具

奏聞乞依元策假若朝廷強之使誰終見本非
已謀將位聞之必無銳志今已二月將半漸有
暑氣必難進兵臣此來奉行成算非是年壯氣
銳慮不及遠幸而求勝以誤國家誠以吳賊據
數州之地精兵不出四五萬餘皆老弱婦女舉
族而行陝西四路之兵雖不為少即緣屯列城
寨勢分力弱故賊始犯延安生擒二將屠掠無
數者蓋劉平石元孫聚一路之兵拒之終及九
千而已去歲秋末復有鎮戎之敗劉繼宗等分
兵禦捍不滿萬人比援兵之至則賊已捷歸是
則彼勢常專我力常散今中外不究此失遂乃
待賊太過屯二十萬重兵只守界壕不敢與敵
中夏之弱自古未有又未聞臣僚堅執守議以
為必勝之術者臣恐春失數寨秋陷數堡邊障
日虛士氣日喪賊志乘此則有吞陝右之心加
以興師以來科歛萬計民已大困配率不止去
年秋稔尚窘急如此忽有水旱其何以堪臣近
過邠乾涇渭等州所至入戶經臣有狀稱為不
任科率乞行減放內潘原縣郭下緣續行人十
餘家每家配借錢七十貫文哀訴求免國用削
弱以至于此緣轉運司計無所出臣是以不敢邀
愛民之譽直行放免恐相矛盾上煩朝廷臣恐

一二年間經費益蹙人情大騷師老思歸及期無代每慮至此臣難盡言望陛下省事言之難一為大事之當辦辦知其異議已沮師期且令諸路置辦軍須訓整兵馬俟及初秋若范仲淹招懷未見其效則別令近臣以觀賊隙如必須討擊即乞斷在不疑越日降旨則庶事已辦便可進兵胡廷終難之初攻討之議未決朝命未下因命環慶總管任福至涇原經制邊事賊復遣人叩延州請和公曰是知我欲大舉而為款兵之計耳不然憚我邊防又將謀入寇乃戒諸路益嚴備不可弛公乃行遠趨涇原謀者報元

家傳卷之二

六

是閱兵公度賊必寇山外即徑趨鎮戎軍召諸將會議坐間報賊入界公乃盡出其兵之募敢勇凡萬八千人使福擊賊以涇原路兵馬都監內殿崇班閻門祇候桑慆為先鋒涇原路兵馬鈐轄崇儀使忠州刺史朱觀繼之涇原路都監禮賓副使武英又次之涇州都監禮賓副使王玠參軍事持作監丞耿傳皆從公而援福等方略仍指圖示之公併兵合勢自懷遠城趨得勝寨至羊牧隆城出賊之後諸寨相距僅四十里道近且易糧草足供如未可與戰則據險設伏待其歸然後邀擊之福等就道公亦至城外重

戒之既行又自為移遺福等當持重勿貪利賊誘也福自新壕外引輕騎數千趣懷遠城捧龍川過鎮戎軍西路都巡檢常鼎司巡檢內侍劉肅與賊兵一溜戰于張家堡南斬首數百賊眾棄馬羊橐駝伴北桑慆引騎趨之福亦踵其後薄暮福憚合軍屯好水川朱觀武英為一軍屯龍落川隔山相距五里約明日會兵川口不使賊得逸去謀者傳賊兵少故福等輕之路既益遠芻糧不繼人馬已乏食三日福等不知賊之誘也悉力奔逐至龍竿城北遇賊大軍循川行出六盤山下距羊牧隆城五里陣以抗官軍

家傳卷之三

七

諸將乃知墮賊計勢不可留因前接戰桑慆馳犯其鋒福陣未成列賊縱鐵騎衝突自辰至午陣動兵馬上山欲據勝地而伏兵自山背合擊而下士卒墜崖壘相壓者眾桑慆劉肅皆戰死賊分兵數千斷官軍之後福矢盡鐵簡挺身決鬪槍中喉而絕既而賊併兵攻朱觀武英戰既合王玠自羊牧隆城引兵四千五百陣于觀軍之西而渭州駐泊都監趙律將瓦亭騎兵二千二百繼至玠屢出略陣陣堅不可破英重傷不能視軍賊兵益至步軍從東先潰眾遂大奔武英趙律王玠耿傳等皆戰沒車上死者六千餘

人唯朱勣以兵千餘保民垣四圍縱射會募賊引去與福戰處相距五里然福敗死不相聞也方元昊傾國入寇分兵爲四流會於好水川其一流乃福所遇也或不意逢鎮戎之軍欲奔所聚之地福亦不知賊兵數流素有期會之所故乘急追逐陷賊之大陣當是時賊兵雖勝殺傷亦相當故即時拔寨出境山外居民保聚得以安全者亦諸將死戰之力也公乃上章待罪曰臣整所領將士以禦賊獨居孤壘之中日俟賊捷而福等不依臣指縱邀其歸路以致敗亡上挫國威願正顯戮御前以劄子付公曰卿訓勵

家傳卷二

邊師皆合事機但諸將偶失持重輕敵寡謀然其盡節死戰足謂忠勇亦卿獎勸所至勉更悉心極慮以圖來效倚任之切鑒寐不忘諫官孫沔輩乞置公大罪後復諫得公所爲檄於福衣帶間上之會朝廷遣翰林學士王堯臣陝西安撫時范公以擅答元昊書亦降知耀州堯臣言此兩人天下之選也其忠義智勇名動夷狄不宜以小故置之且任福由違節度以致敗不可深責主帥朝廷知罪在裨將猶以言者止降一官二年四月遂授右司諫以職知秦州九月復舊官起居舍人公上疏曰臣三數年來將命奔

走未嘗寧居自赴陝西纔踰年歲而賊寨自會賊至既不能親冒矢石應機制變而但激勵將卒申明賞罰以畫繼夜實忘寢食所期三分寸之效以報陛下委用之意不幸天未助順諸將自用而有山外之敗卒被明詔志不克遂然尚有計慮豈敢以釋去重責偷安循默猶冀陛下亦不以臣一失駢策棄而不用竊以西賊叛命以來言邊事者益以萬計皆人持所見獻忠于上而朝廷廣務聽納纖悉必行其間大抵欲保疆守境愛民省用者多矣所謂保疆守境者則曰賊寨我寡不可較力但來則收民閉關示

家傳卷二

九

以持重郊野之外不暇救也殊不知示平以來公適與大邊之民日以繁盛所居必近田畝有積室廬之便樂土重遷自去年九月賊犯積室之後經略司專差籠千城監押馬爲美勸誘山外之民入居城寨而競賂爲美終不移徙臣博詢其故則曰今細民一家大率數口耕種之時老幼皆須在野至於伐薪汲水乘便其用既今入保城寨不准無所忌止無薪水以來亦須市買以此甘在田野賊來方始逃避或則全家被虜又自環慶抵於涇原沿邊熟戶數踰十萬自來以官軍勢弱不能保全皆有去就之

意竊謂若以見也之兵爲保境之計則當以
之閒邊民苦其屠掠盡徙內地諸族熟戶皆與
賊合必邊城寨數百里外田野一空唯存孤壘
則歲計糧草何從而出以分散之卒禦專一之
兵未知何時可息茲患賊既知無後患則乘勝
深入關輔根本能不挫乎所謂愛民省用者則
曰民爲邦本不可重困以邊戍卒漸可裁減若
但守禦不心兵多則可以省利歟之煩轉餉之
苦矣殊不知賊勢未弭邊害滋大日腹月削所
傷益多斯皆利於近而局於遠顧其小而遺其
大若爲國家長久之策則不然夫以祖宗之德

家傳卷二

十

業陛下之仁聖天下之事力而使小羌常遂併
兵之一策不敢與較但謂彼衆我寡而爲邊境
樂民之計豈不惜哉臣所以盡忠憂國豈忍隱
而不言今鄜延涇原環慶三路除駐劄防守兵
馬之外可以各那一萬人聚於鄜慶渭三州臣
今爲陛下計者莫若於鄜慶渭三州各更益兵
三萬人拔用有勇略將帥三員統領訓練預先
分定部曲遠設斥候於春秋西賊舉動之時先
據要害賊來則會駐劄之兵觀利整陣併力擊
之又於西賊小是點集之際出三州已整之兵
淺入大掠或破其和布或劫其糧落或更築壘

家傳卷二

十

去就之意漸可驅使既不取爲亂則可以嚴青
鹽粟帛之禁勿使與賊交通朝廷節儉省費傾
內帑三分之一分助邊用以金帛賜逐路帥臣
俟行間規賊則動靜先知遇盛夏那兵次邊就
食糧草如此則三二年間賊力漸屈平定有期
誠暫勞永逸之長算也或曰益兵數多豈可驟
然招置臣謂揀刺上兵自有祖宗舊法在行與
不行耳果行之又何難哉且土兵既壯則必遠
拱聖龍衛武神騎及神衛龍騎等軍應係劍
團東兵漸可代還以實京師爲強幹弱枝之固
則內外安矣公又以本路兵備素少請益軍馬
朝廷以諸處未可抽那難於應副詔公詳度以
點到弓手選其少壯刺手背充軍或爲保毅弓
箭手或別立名額速具利害以聞公奏曰有唐
以前兵出於民而國不費財戰得其用者益軍
今必行而尺籍有叙也五代多故法制不立乃
募黥面以名正軍年紀寢久耳目習熟百姓更
不知前代籍民爲兵但爲剗面給糧則甘死戰
關聖朝因舊重改廣置禁卒以安天下以服四
夷亦隨時御世不易之良制也自逆吳寇擾西

蘇乃於陝西點民爲弓手以助防守有警則赴
集無事則歸農武藝廢而不修禁約輕而易犯
至有父子兄弟跡屬外親或則雇人應名吏相
爲代而官中丁不可別每遇上州防扎多是結
衆逃避以此州郡徒有人數若倚以戰賊適足
敗事臣是以累陳揀刺土兵自有祖宗舊法今
或以刺手背及充保毅弓箭手名目終走與民
不殊請以秦隴州鳳翔府弓手悉以爲禁軍人
給刺面錢二千無用例物詔陝西弓手揀充保
捷指揮仍給招軍例物命既下朝廷復檢會公
前奏令如公請例物不給公曰揀刺土兵人皆

宋傳卷二

十二

知爲當今之利無敢爲朝廷發明者慮生事已
有責爾臣下避數十萬言之怨增驅建言者已
衆情怙然今數十萬人所得之物又以臣一言
罪豈不取怨益深欲使總此新兵禦戎立事豈
不難哉願給例物如前詔從之後轉運司言刺
保捷軍凡一百八十五指揮前此朝旨創募人
爲強壯公恐民情驚擾請止以松弓手爲名人
以遂安得數甚廣雖爲一時之便然弓手終非
正兵之比難責征戰及刺爲軍所利至大公以
秦川東西草市居民軍營僅萬餘家皆附城而
居無所捍蔽絕塞之地豈不防慮因請築外城

九十一里計工三百萬自十月起役而至正月
城成賜總役官吏金帛有差蜀漢乞於古渭州
起立文法修營城池收買質帳若成此事則洮
河一帶蕃部可以照管朝廷下此議於公公奏
曰秦之寧遠寨西至古渭州八十餘里其間皆
熟戶住坐今於百里之外建一孤壘未見其利
洮河一帶空戶從來部族星散各立頭項依附
險要不相服從不能爲邊鄙之患今招撫近邊
蕃部資用已廣其遠地生羌悠久所費豈易支
哉詔於永寧寨以官舍五十間給喃厮羅收貯
財物公曰使外夷居邊城非便未敢奉詔詔曰

宋傳卷二

十三

喃氏已有謝表不可失信致於生事兼不與屋
宇亦不絕秦州往來可於閑慢處修葺常關防
覺察之公曰秦州居常葺葺往來今既許置舍
貯財必常留入主守豈能旦夕防察使朝廷舉
動皆知况契丹元昊亦未嘗不遣給屋昨楊勤
等至龜茲一行皆鑒之於餘我使至喃氏在驛
亦禁出入遠蕃於中國尚備慮如此防微杜漸
不可忽也官舍勿給爲使從之公言今之試武
募弓弩惟務斗力多而不求所射疏密其左右
所驗腰躬腦躬一綽等子放數箭之類乃是軍
中之戲又馬搶止試左右盤弄而不較所刺中

否皆非實藝而使臣軍負緣此例得拔用故諸軍亦循守常法而無所更以此臨陣對寇不能取勝臣嘗熟思之縱得武士挽三石力弓踏五石力弩不能射親則與空手無異嘗閱武部式見唐取人皆較實藝今定凡步射弓弩於四十步內各射箭十弓一石五斗以上七中爲第一一石二斗以上五中爲第二九斗以上三中爲第三弩三石五斗以上八中爲第一三石以上七中爲第二兩石五斗以上五中爲第三凡馬射鹿子或筈棒各箭十弓一石以上八中爲第一九斗以上七中爲第二八斗以上五中爲第三

宋傳卷二

三凡馬上使槍左右十刺得五中木人爲父等馬上鐵鞭簡棍子雙劍大斧連枷之類並是一法每兩條共重十斤爲及等但取左右實打有力者爲中馬槍鐵簡俱及等爲第三步刺槍步斫劍即勝者爲第三馬上盤錘刀木槊五十斤以上勇力過人者爲第一以上若一件入第一新優與選擢入第二恩澤次之入第三量材錄用如二件以上入第一三件以上入第二四件以上入第三並槍簡及等與不次獎拔詔送樞密院行之慶曆元年十月朝廷於四路置帥主江涇原路范仲淹環慶路龐籍鄜延路維公禮

部郎中仍舊職知秦州兼秦隴州鳳翔府階成州路駐泊馬步軍都總管兼經略安撫公遣招討等使管幹本路糧草兼本路管田使又以殿前都虞候廣德軍節度觀察留後李昭亮爲秦鳳路馬步軍副都總管公言昭亮本貴家子生平未識行陣今備邊方急豈宜居是任詔徙昭亮永興軍總管公以前日山外之戰諸將多亡歿其所從之兵衆不可一聚問罪今不立法制他日各務生全豈復以主將存亡爲意若人數不多則軍法可以必行請諸路總管許置親兵百五十人給轄百人招討都監等七人入月加

宋傳卷二

給錢二百具出師臨敵主帥陷沒者並斬從之吐蕃叛帳四路惟秦隴最威難藉以爲籬障然久授姑息無畏服心公邊熟戶多爲吳賊脅從公既加慰撫有違叛者必舉兵討除之龐波等族嘗鈔掠已出師焚蕩未入漢謝罪又遣使詰問皆剝子爲質而去公以恩威既行乃還通判尹洙詣諸族召酋首戒諭曰爾族可出入耳若干我開視而籍之緩急禦賊當發符召爾等宜駐營於野以聽命一人不至納羊爲罰半不至是慢公也率師誅剪之獲賊首者進官增俸爲賞得蕃兵一萬三百餘人環慶路總管司奏得

敗後陣亡軍賞與退敗殺陣者恩澤一揆以
未便乞將得勝陣亡軍賞子孫一依賞格酬獎
并退敗陣亡者止推恩子孫一人詔令逐路總
管司依所奏公奏口將卒臨陣皆圖勝捷力有
不敵戰敗而死人命至重爲國喪身臣子之忠
無大於此既已歿於王事豈以勝負爲言國家
唯追崇虛名存錄孤子所以誘勸來者使之效
命今邊臣讀此條貫往往傷嘆以謂一死報國
更分勝負恐非朝廷激勵將士之術兼前詔所
載亦無此例若果頒分勝負則傷中并孝贈亦
合作兩等支賜理實未便乞並如舊制施行從
之

范仲淹奏朝那之西秦亭之東有永洛城亦
爲之阻合策應軍馬由儀隴二州十程始到如
能進兵修永洛城斷西賊入秦之路其利甚大
詔公同諸路經略司詳度以聞公奏曰永洛城
通秦渭道路穿墓生戶幾二百里計其土功亦
數百萬止可通二州援兵亦不能斷西賊入秦
之路近築秦州關城方畢功尚有衝要城寨當
修補者甚多未敢再勞人力今恐未能興永洛
之役詔公更不興修

忠獻韓魏王家傳卷第二

忠獻韓魏王家傳卷第三

賜進士監察御史安陽張士隆重刊

二月四月四路帥皆改觀察使公爲秦州觀察
使范仲淹等三帥皆力辭不拜公獨不辭上表
謝曰議者惜臣茲授謂匪義遷臣但以處不辭
汚事上之節遜而就職守道之常當朝廷憂邊
之秋非臣下擇官之日辭之則有可疑之迹擬
希求進用之嫌受之則有從權之名協軍旅稱
呼之便既而仲淹等尚未受命公奏曰臣始者
上體朝意即時拜命稱謝將佐等謂臣別無
外亦甚慰悅俄聞仲淹王公龐籍皆累表避免
恐朝廷以臣授職難於措置即乞并臣所授罷
之兼不知臣若謂他路辭之爲得宜臣則壯年
貪禄而已方俟命未報今准詔旨令臣候樞密
直學士立位繫銜臣本以嫌疑略布誠懇豈敢
較品扶高下况朝廷自有定著不可以恩私亂
也詔爲見充經略安撫使立位繫銜依前項指
揮寧遠永寧二寨控扼賊路人戶素繁富城隍
類紀命部將率禁卒增築之閏九月西賊寇鎮
戎軍公即遣部將紀質率兵數千赴援遇賊於
毛耳寨擊之聞涇原將首懷敵戰歿於定川寨

又遣總管許懷德將軍十二營駐鳳翔府以策
應懷敏既敗賊抵渭州涇原路移文諸州使備
賊長驅入關公曰賊雖至渭州當是秋劫游兵
乃慰諭屬部無令驚擾果如公言十月授右諫
議大夫樞密直學士范仲淹亦進官制略曰援
護邊防安輯關輔皆著勤效簡在朕心公辭曰
得還舊職固為榮幸比賊犯隣道將卒潰亡雖
督遣萬兵為援實無毫髮之助不當遷官以速
公議詔報曰邊任方重朝命已行宜速祇授不
須堅辭更思禦捍之計上以涇原之敗王公已
貶降乃御前出劄子付公曰陝西沿邊自分委

家傳卷三

二

四路以來頗聞訓齊士卒修營城堡蹏踰年
不來犯塞朝廷本謂寇兵儻來必能固守封陞
挫彼兇焰不期涇原路將帥無謀輕出關戰既
誤國計慮啟戎心今雖已除文彥博代三公狄
青填葛懷敏關亡失使臣軍馬器械並已那移
補填仍於永興軍別置都總管司一如四路屯
聚兵馬精加訓練準備分擊應援及鎮守關輔
兼聞渭州鎮戎軍一帶昨經慮掠道路方通或
賊馬向去復來如何控扼縱使涇原文梧得定
豈不防別路作過西鄙之患乎定未期卿等早
司朝於久處邊任雖稽殄寇之效備存許國之

誠必有深謀破其奸計候劄子到日審細從長
經度捍禦之策其陳利害令梁堅張庚齋來赴
關公上章歷陳王師不利之因又畫禦賊之策
大略曰前嘗上浚攻之策是時民力未甚疲耗
北虜未有間隙以中國之氣吞之其勢宜稍衰
今民力已因北虜觀釁而動是攻討之策當羞
之而不言今若召勇猛偏將五七人使募敢死
軍民一二萬屯於一路俟賊入寇合本路兵馬
出擊若犯他路使持虛因糧直抵興州覆其巢
穴縱未得志他時深入豈不顧慮此計如狂用
之或有奇功朝廷方以公言為當而元昊請和

家傳卷三

三

矣十一月公與范仲淹同充陝西四路公邊都
總管經略招討安撫等使並駐於涇州公奏曰
西賊僭叛之初朝廷委夏竦范雍以經畫之任
竦若永興專制涇原秦鳳路雍居延州專制鄜
延環慶路朝廷尋以永興去邊地遠乃移竦於
涇州暨賊犯延安范雍被責即以夏竦為陝西
都部驍衛復居永興軍差臣與范仲淹佐之仲
淹繼乞知延州臣則常在涇原蓋以耳目所接
易於裁制時夏竦在永興但閱簿書行文移而
已去年春臣與范仲淹俱有罪累朝廷又差陳
執中同陝西都部驍衛兼知永興軍未幾移夏

徙兼四路乃口不可失信諸蕃乃巡邊軍至涇州在秦招徠諸羌馬優估以市之又遣使誘諭所屬囉囉進馬入漢厚償厥直校往歲之入幾增數倍又以籠竿城據六盤山下居山外四寨之者宜建軍屯兵以拒賊入寇之路詔為德順軍未幾西界遣智從勉納款公因與范公同言今元昊將納和來人已稱六宅使伊州刺史命官之意欲與朝廷抗禮臣等謂元昊如大言過望不改儲號之請則不可許畢詞厚禮從兀卒之稱亦有大可防者臣等觀朝廷信賞必罰今已明白帥臣奉詔已得便宜又舊將漸去新將

家傳卷三

五

漸升前弊稍除將責實效約束將佐不令輕出訓練軍馬率多變法但今極塞城寨或未堅牢新集之兵未可大戰若賊今春便來以臣等計之尚可憂虞然大軍持重奇兵夜擊宜燕定川之百也如侯秋而來則城寨多固軍馬已練或堅壁而守或據險而戰無足畏矣臣等已議於一二年間訓兵三四萬使號令齊一陣伍精熟又使熟戶蕃兵與正軍參用則橫山一帶族障可以圖之降我者使之納質而厚其官官各令安居籍為熟戶拒我者以精兵加之不從則戮我軍鼓行山界不為朝去暮還之計元昊聞之

若舉國而來我則退守邊寨足以困彼之衆若遣偏師而來我則據險以待之蕃兵無糧不能久聚退散之後我兵復進使彼復集每歲三五出元昊諸廂之兵多在河外頻來應敵疲於奔命則山界蕃部勢窮援弱且近於我自來內附因選酋豪以鎮之足以斷元昊之手是矣然乞朝廷以平定大計為意當軍行之時不以小勝小衄黜陟將帥則三五年間可集大功仍詔中外臣僚不得輒言邊事以沮求圖我太祖太宗統關四海創萬世之基業今以三五年之勞再定西陲豈以為晚耶契丹開國家深長之謀必

家傳卷三

六

懼而保盟不復輕動然後中國有太平之期矣臣等所以言彼賊非禮之求不必從者蓋有此議也臣等早蒙聖獎擢預清班西事以來供國廩使三年塞下日勞月憂豈不願聞納和少圖休息非樂職於矢石之間蓋見西戎強梗木衰挾以變詐若朝廷處置失宜他時悖亂為中原大禍豈止今日之邊患哉臣等是以不敢念身世之安危國家之憂須聲芻蕘少期補助望於納和禦侮之間詳其處置為聖朝長久之慮時公與范公在兵間言勞已久名重一時上欲用為輔弼遣內侍李允身諭曰日近差遣兩

臣僚未差除問已指揮中書劄記候將來遼事稍寧詔卿用在兩地非擬議亦非臣僚奏舉特出朕意先諭卿知仍密舉可代卿邊任者以聞公以元昊雖約和而誠偽未可知願盡死塞下不數舉官明年四月與范公同召為樞密副使公自請擇遣至五表詔諭以已差鄭戩為代命不可由公既至鄭州又不敢赴闕復辭上遣中使趣入對既就職公上疏曰臣聞漢文帝罷高惠承平之後躬行節儉國治民富刑措不用時賢誼上書言事尚以為可憫哭太息豈其過哉蓋憂深思遠圖長久之計欲大漢之業垂千萬

家範卷三

世而無窮者也今陛下紹三聖之休烈仁德遠被天下大定民樂其生者八十餘載矣而臣竊觀時事謂可晝夜泣血非直慟哭太息者何哉蓋以西北二虜禍孽已成而上下泰然不知朝廷之危宗社之未安也臣今不暇廣有援引請相陳其大槩竊以契丹屯大漠跨遼東據全燕數十郡之雄東服高麗西臣元昊自五代迄今垂百餘年與中原抗衡日益昌熾至於典章文物飲食服玩之盛盡習漢風故虜氣愈驕自以為昔時元魏之不若也非如漢之匈奴唐之突厥小以夷狄自處與中國好尚之異也近者懷

幸朝廷西方用兵遠約遣使求割關南之地以啓爭端朝廷愛念生民為之隱忍歲益金幣之數且固前盟而尚邀獻納之名以自尊大其輕視中國情可見矣又元昊父祖以來畜養謀招納亡命雖外示臣節而內恃兵力至元昊則奸亂逞志西併甘涼諸蕃以拓境土自度種落強盛故僭號背恩北連契丹欲成鼎峙之勢非如繼遷昔年歸附於銀夏之間耳且元昊累歲盜邊官軍屢擒今果定川全勝之氣而遣人納和則知其計愈深而其事可虞也議者或謂昨假契丹傳導之力必事無不合豈不思契丹既

家範卷三

能使元昊罷兵則不能使元昊舉兵乎況以來辭禮驕抗殊未屈下北虜之言既已無驗亦恐有合從之策夾困中原朝廷若軫西民之勞暫求休養元昊且以金帛啗之待以不臣之禮臣恐契丹聞之謂朝廷事力已屈則又遣使移書過邀等大之稱或求朝廷不可從之事隨其誓約然後驅犬羊之衆直趨大河復使元昊舉兵深寇關輔當是時未審朝廷以何術而禦之哉若委西鄙於藩臣專事北寇陛下親御六師臨邊以待之即未知今之將平事力與環衛統帥以真宗北征時何如哉如欲駐蹕比京以張

軍勢已恐虜衆由德博度河直趨京師則朝廷
根本之地宗廟宮殿府庫倉廩百官六軍室家
所在而一無城守之備陛下可以擁北河之衆
却行而救之乎臣所以謂可憂夜泣血者誠憂
及于此冀陛下一寤而急爲拯救也朝廷若謂
今之盟約尚可固結則前三十年之信誓朝廷
何負二虜而一旦遽之哉彼豺狼之心見利而
動又可非誠而待之乎夫得以先見預爲之防
則功逸而事集若變生倉卒駭而圖之雖使良
平復生爲陛下計亦不能及矣臣是以夙夕思
之朝廷若大新紀律則必不能革時弊而弭大
患臣輒當今所宜先行者七事條例以獻其
大略一曰清政本夫樞密院本兵之地今所立
多苛碎纖末之務中書公事雖不預聞恐亦類
此謂宜詔中書樞密院事有例者着爲法可擬
進者無面奏其餘微瑣可悉歸有司使行從容
謀議賜對之際專論大事二曰念邊事今政府
循故事緣午即出欲稍留則恐疑衆退朝食罷
忽遽發書而去何暇款及疆事哉謂宜頒未正
方出延此一特以專邊論三曰擢材賢自承平
以來用人以敘遷之法故遺才甚多近中書樞
密院求一武臣代郭祐聚議累日不能得

宜倣祖宗舊制於文武中不次超擢以試其能
四曰備河北自北虜通好三十餘年武備悉廢
近慢書之至驟然莫知所謂官選轉運使二員
密授經略責以歲月使營守禦之備則我待之
有素也五曰固河東前歲吳賊陷豐州掠河外
熟戶殆盡麟府勢孤絕宜責本道帥度險要建
城堡省轉餉爲持久計六曰收民心祖宗置內
藏庫蓋備水旱兵革之用非私蓄財而充已欲
也自用兵以來財用匱竭宜稍出金帛以佐邊
用民力可寬而衆心安矣七曰營洛邑今帝都
無城隍之固以備非常議興葺則爲張皇勞民
不若陰營洛邑以爲遊幸之所歲運太倉粟餘
之粟以實其廩庾皇居壯矣繼又陳八事大略
謂當今救敝之術不過選將帥明按察豐財利
抑僥倖進有能之吏退不才之官去冗食之人
補缺入官之格然數事之舉謗必隨之願委信
輔臣聽其措置雖有怨謗斷在不疑則紀綱漸
振而太平可期二虜豈足爲國家之患哉上嘉
納之公又與范公同對於崇政殿上御戎四策
曰昨元昊叛命王師數出不利而北虜舉數十
萬衆謂元昊是舅甥之邦中國不當稱兵國家
以生民之故稍增金縢以續盟好之事今元昊

雖暫求通順後如物力稍寬則又有長驅深入并吞關輔之心何以知之耶定川之戰彼作偽詔誘脅遣人欲定關中蓋漢多叛人陷於窮蹙必以劉元海符堅元魏故事日夜游說元昊使其侵取漢地而以漢人守之則富貴功名衣食嗜好可如其意乃知非獨元昊志在懷漢賈莫之執人日夜為賊謀也朝廷若從其和則北戎要功下視中國若拒絕之則元昊今秋必復大舉北戎尋亦遣使問所以拒絕元昊之故或使稱兵塞外張勢脅我國家必於陝西選將調兵移於河北未戰而西陲已虛元昊乘虛而來必

家傳卷三

五

得志於關輔此二虜結亂之勢何以禦之臣等思和與不和俱為大患然則為今之謀者莫若擇帥練兵日計用武之策以和好為權宜以戰守為實務彼知我有謀有備不敢輕舉而盟約可固如不我知輕負盟約我則乘彼之驕可困可擊未必能為中國之患試畫一言之其一曰臣等觀西戎蓄禍積有歲年元昊外倚西戎屢乘戰勝而乃輒求通順實圖休息所獲者大利所屈者虛稱然猶干請多端姦謀未測國家以土靈為念不可不納如唐高祖太宗之雄略猶屈於突厥當始畢之卒為之燃哀廢朝遣百餘

家傳卷三

二

諸館平其來使其屈禮之甚也又太宗馳六騎於渭上見頡利與語復親與之盟既退左右勸擊之太宗謂我擊彼敗懼而修德後患必深乃周旋俯就使之驕怠一旦逮李靖擒之威振四極此盛主之謀也陛下當如唐高祖太宗隆禮酬韓信以盟好為權宜選將練兵以攻守為實務彼不肯盟我則撫納無倦彼將負德我則攻可有宜此和策之得也其二曰元昊未叛命時歲受朝廷恩賜甚厚尚或時擾邊境今累次大舉曾無沮敗乃遽請和實蓄陰計非屈伏之志也今若以權宜許之更當嚴作守備然陝西減兵則守備不足不減則物力已困臣等以謂必還城寨須日加繕葺使戎虜之心無所窺伺又久守之計則莫如蓄土兵益其眾諳山川而多習戰鬪之力比之東兵其功相倍然邊次邊二兵數少而分守不足當更於要便城寨益招置之若有近裏土兵願改隸邊寨者即遷其家而團集之况慶州昨創大順城欲置振武保捷兩指揮乃於永興華州耀州土兵中召願守寨者而應募甚衆何則關內諸州土兵多在邊上或代歸而數月之間復出遠戍豈但呈霜之苦徭傷骨肉之恩征夫不保其家娶婦頗多犯法

人馬久則怨起如得奔還其家於此處住營更
免此軍父母妻子樂其寨故每路戰兵大率不
過二萬餘人坐食芻糧不敢輕動蓋不知賊人
果犯何路其備常如寇至彼則不然種落散居
衣食自給忽爾點集併攻一路故犬羊之衆動
號十餘萬以我分守之兵拒彼專舉之勢衆寡
不敵遂及於敗且彼為客當勞而我逸我為主
當逸而反勞我若復用此計使彼勞我逸則取
勝必矣臣等請於鄜延環慶涇原路各選將佐
五五人使臣一二十人步兵二萬騎兵三千以
為三軍訓以新定陣法候其精

主節七

欲長驅而來我則使將出奇以躡其後欲保師
以歸我則使諸城并力以乘其弊彼將進而無
利退而有禍三兩舉勢必敗亡此守策之得也
其三曰元昊巢穴實在河外河外之兵懦而罕
戰惟橫山一帶蕃部東至麟府西至原渭二千
餘里人馬精勁慣習戰鬪之事與漢界相符
每大舉入寇必為前鋒故而我以山界蕃部為
強兵漢家以山界熟戶及弓箭手為善戰以此
觀之各以邊人為強所以秦漢驅逐西戎必先
得山界之地彼既遠遁然後以河為限不能深
入儻元昊歸款則請假和策以撫之用守策以
待之或順而翻變則有可攻之策竊計陝西四
路之兵幾三十萬非不多也然分守城寨故每
路戰兵大率不過二萬餘人坐食芻糧不敢輕
動蓋不知賊人果犯何路其備常如寇至彼則
不然種落散居衣食自給忽爾點集併攻一路
故犬羊之衆動號十餘萬以我分守之兵拒彼
專舉之勢衆寡不敵遂及於敗且彼為客當勞
而我逸我為主當逸而反勞我若復用此計使
彼勞我逸則取勝必矣臣等請於鄜延環慶涇
原路各選將佐五五人使臣一二十人步兵二
萬騎兵三千以為三軍訓以新定陣法候其精

勇然後觀賊之隙使三軍互掠于拱山降者紕
質厚賞各令安土拒者併兵急擊必破其族假
若廊延一軍先出賊必大舉來應我則退守邊
寨或據險要勿與之戰不越旬日彼自困弊勢
將潰歸則我復出環慶之軍彼必再點兵而來
即又有深原之師乘間而入使賊奔命不暇部
落堪然我則兵勢自振如宥綏二州金湯白豹
所舊等寨皆可就而城之其山界蕃部去元吳
且遠求援不及又我以堅城據之以精兵臨之
彼既樂其土復過以威必須歸附以圖自安三
二年間山界可以盡取此春秋時吳用三師破

宋傳卷三

十五

楚之策也元吳若失拱山之勢可謂斷其右臂
矣矧漢唐之舊疆豈今日之生事此攻策之得
也其四曰臣等既以三策陳之又以北戎為憂
且北戎久強在後唐日以兵四十萬送石高祖
至洛陽立為天子遂與石晉為父子之邦邀求
無厭晉不能支一旦驟起長驅直抵京師虜石
少主暨當時公卿盡室而去為中原千古之耻
國家始與之結和將休兵養民有所待也及天
下無事人人懷安不復有征戰之議前年北虜
驟起詭謀稱兵有割地之請今來元吳欲議和
又欲因而要功其勢命重苟不大為之備禍水

可量且後唐無備契丹一舉直陷洛陽石晉無
備一舉直陷京師故戎心于今驕慢且為邊城
堅而難攻京師坦而無備一朝稱兵必謀深入
我以京師無備必促河朔重兵與之力戰彼戰
或勝則更無所顧直趨澶淵張犯關之勢至時
遣使邀我以大河為界將何以禦之是京師不
可以無備也若京城堅實則戒河朔之兵勿與
之戰彼不得戰則無乘勝之氣欲謀深入則前
有堅城後有重兵必將沮而自退退而不整則
邀之擊之皆可也故修京城者非徒禦寇誠以
伐深入之謀也漢惠帝時起六百里內男女城

宋傳卷三

十六

長安二年而就唐明皇時城長安九十日而就
今約二年而成之則民不勞而利大不可不蚤
計也是日公與范公指陳於上前數刻乃罷元
吳既遣賀從勉至其牒稱天授禮法延祐元年
及云本國大王為已據本處國號無上章表體
式今有由書內男邦泥定國元卒離雷霄上父
南朝皇帝其元卒如古單于可汗之類南朝使
至本國坐董宰相之上見元卒時元卒離雲林
問曰體萬福願與南朝百年為父子兼契丹遣
人到本國言南朝今深適言知契丹與彼是親
請諭令早議通和故遣從勉等來從勉至都亭

驛承使臣取來書至二府乃諭以文字名體未正又名一字祀聖祖諱不敢進稱影雅恭順然亦無不稱臣之理乃遣邵良佐同往議之後又遣人至亦未從朝廷約束時二府以宿兵已久姑欲從之公執為不可眾未聽屢合對於上前宰相晏殊曰眾議已同惟韓琦為不然仁宗顧公公歷陳其未便上曰更且議之公至政事堂持議益堅晏殊至變色而起公乃退而上章曰今西界遣人議和其患有三朝廷曾達意比虜欲令元昊納款其答書云梁適口陳夏臺之事已差左金吾衛上將軍耶律祥彰武軍節度使王惟吉齋詔諭元昊令息兵況其先臣德昭北朝曾封夏國王仍許自置官屬至元昊亦容襲爵自來遣人進奉每辭見燕會並陞坐於矮殿今兩朝事同一家若元昊請罪其封冊禮待亦宜一如北朝臣觀邵良佐賊中語錄乃云賊言朝廷議和何必往問契丹昨吳賊先遣人至保安軍言為朝廷差梁諒議適往北朝令本國議和北朝亦差耶律祥等至本國故遣賀從勉等持書而來盟是吳賊因北虜達意而來及與良佐語反不承納又所求稱號即與北虜書中事體相違此事固有疑若朝廷且務休兵許其

不臣契丹聞之必然別索名分既不可屈則恐因此為名再贖誓約此一患也若只許冊為國上略增良佐所許歲遺之數朝廷更不差人只今來齋詔而回恐賊未副所望則謂朝廷已與之絕必忿而興兵北虜亦謂沮其來意緣此生事此二患也若再遣人齋詔諭以封冊之禮不可異於北朝更優增良佐所許之數賊既從命則契丹以為己功遣使來賀或過自尊大或頻有邀求久則難從此三患也朝廷始欲假契丹以制元昊事未可知而三患已形勢不得已則莫若擇其輕者行之其欲呼為吳祖及自稱年號入遣使到彼參於殿上與陪臣為列此終豈為便望且令中書樞密院再三論難使朝廷得大體契丹無爭端以此議和庶為得策朝廷遂遣大理寺丞張子奭往與之議子奭回元昊雖復欲稱臣然歲乞青鹽及增歲給之數公又言子奭嘗諭西界令盡還前所侵延州地終未聽從此於朝廷所繫者大且栲栳塞門安遠黑水等寨自為賊所破直至延州更無障蔽其承平長寧南安等寨亦當時倉卒棄之今若遂不修復則斥候至迫而邊民不敢耕殖豈得為延州之利乎又聞賊更欲於年入中青鹽十萬

斛今只以解鹽半價納之已及二十餘萬算并
所許歲幣僅四十餘萬此乃與北虜之數相當
議者又欲許其入中青鹽却復所侵邊地臣竊
思之亦恐未為全計也緣青鹽只於保安軍入
中必難盡易當須官自輦運別州且疲弊之後
可復興此勞役乎自來沿邊諸戶與西界蕃部
交通為常大率以青鹽償賤而味甘故食解鹽
者殊少邊臣多務寬其禁以圖安輯惟漢戶犯
者必配隸之刑曾無虛月今若許入中青鹽其
計官本已重更須增價出賣則恐沿邊蕃漢盡
食西界所販青鹽無由禁止解鹽之利日漸侵

宋傳卷三

七

削而陝西財用不得不屈矣是使西賊蓄銳俟
日禍變不測其勢必然今急欲議和者但見日
前苟且之利而不顧貽患於國家欲乞朝廷熟
慮今來所許歲幣已厚須是盡還延州侵地方
與約和其欲入中青鹽決不可許若西賊緣此
未肯納款即乞早議修復廢城寨為一路經
久保守之計其後夏州又遣張延壽等來使人
九五至闕下元昊卒稱臣進納栲栳刀南安
承平四寨朝廷止增歲幣不許通青鹽封冊為
夏國主云公以正夏講和之初邊防常有處置
乃言朝廷已封冊夏國又契丹以西征回來告

當此之時若便謂太一無事則後必有大憂存
三若以前日之患而慮及經遠則後必有大
者一請略言之自羌人遼邊以來于今七年小
入大至未嘗挫其鋒今乘素勝之氣而與朝廷
講和若得非凡軍興之物悉取其國人而所獲
才償所費又久絕在邊和市上下困乏故暫就
稱臣之虛名而歲邀二十萬之厚賂非為得計
邪且契丹勢素強而夏人尚敢與之抗衡若使
其歲享金繒及和市之利國內充實一旦我之
邊備少弛則必有窺圖關輔之心此臣所謂後
必有大憂者一也契丹昨以羌人誘致遼民還

宋傳卷三

十

往計依既不得志而還見朝廷封冊震其心
必固不樂近謀者傳契丹國人語云往河而趣
沙漠中所得者唯牛羊爾若議南故則于女王
帛不勝其有臣恐契丹異日或更有邀求或請
絕五人之和以廢盟誓且河北兵驕不練忽爾
奔衝則必震動京師此臣所謂後必有大憂者
二也又昔石晉假契丹之力以得天下歲財謹
繒帛三十萬今朝廷歲遣契丹五十萬夏國二
十五萬使二虜日以富強而國家取之於民日
以殷剝不幸數來水旱之災則患生腹心不獨
在二虜也臣所謂後必有大憂者二也昨契丹

自恃盛彊意欲平吞夏國倉卒興師反成敗
天戎之性切於復讐必恐自此交兵未已且失
狄和攻者中國之利此誠朝廷養謀觀釁之時
也若能內緝紀綱外練將卒休息民力蓄歛財
用以坐待二虜之弊則幽薊靈夏之地一舉而
可圖振耀威靈彈壓夷夏豈不休哉此臣所謂
後必有大利者一也臣願陛下深思去大憂而
取大利則為天下之福今范仲淹富弼往河東
河北經制遺事必有所陳然臣久在陝西敢陳
於西合措置事且鄜延環慶涇原秦鳳四路雖
能招討使而邊備不可弛請仍選有才望近臣

魏傳卷三

廿二

為之主帥特降手詔委之久任使其經營一
以備羌人翻覆之變又四路所駐兵十分中宜
留六分在邊二分令東還一分徙屯近東州軍
其鄜延路徙屯河中府環慶涇原路徙屯邠州
永興軍秦鳳路徙屯鳳翔府還路分鈐轄一員
駐泊都監一員與還處知州同行訓練而本路
仍領之非有事宜不得輒抽動其徙屯軍馬處
知州才望輕者請遣人代之又四路所計就糧
土兵請委還路帥臣相度歲分兩番留一番在
邊一番放歸本處不唯減節遣上糧草兼使無
久戍之勞又陝西州軍經南郊賞給之後官帑

初置王庭今范仲淹若過陝西宣撫則又有軍
間持文徒益所費若臣策可行陝西亦別無處
置不又仲淹更件也復見諸路昨招收宣毅兵
僅十一萬然朝廷物力未克何以贍給況閭里
竊發自有巡檢縣尉可以捕捉若防群盜只當
益老一路都會之地不必每州盡要防守其宣
毅兵欲乞河北河東外其京東京西淮南兩浙
江南荆湖福建等路每指揮可減以三百人為
額後有闕即招填之今天下兵冗不精耗蠹財
用陝西河東河北京東州軍已曾差官揀選其
餘路亦請選近上內臣分往揀選所貴允食可

魏傳卷三

廿二

而經營可給也上悉施用其言

忠獻韓魏王家傳卷第三

忠獻韓魏王公傳卷第四

賜進士監察御史安陽張士隆重刊

八月以公爲陝西宣撫使知制誥田况副之初
西夏方議講和公以謂邊備不可弛請與范公
互往陝西既命范公陝西宣撫俾未行而移文
治事范公又奏河東亦當爲備仁宗謂任中師
聲知并州今可往亦如范公未須行公言賊請
和無它則二人選領宣撫之事可矣彼若未副
所望必乘忿爲邊患當速遣仲淹河東則臣方
止可備奔走不煩遺宿舊大臣上於是罷中師

宋史卷四

行以公代范公往陝西范公宣撫河東未行而
請益兵數萬范公陽請中及以兵從公以爲不
必請兵上前議未合退於殿廬中范公獨爭以
非益兵不可公曰若爾則某乞自行不用朝廷
一人一騎范公色忿欲再請對以道公語會杜
祁公富公皆贊公說卒不發兵范公亦不以爲
忤也公既至關陝屬歲大饑群盜嘯聚商號之
郊張海郭貌山党君子范三李武槍者爲之渠
率衆稍相合涉京西界劫掠州縣環遠號州廬
氏之東洛陽長水之西脅從者達千餘人繼而
光化軍宣毅卒叛五百餘人會京師興爲之長

宋史卷四

至商於漢口衆已千餘人與永興東路都巡檢
使上官珙遇珙與戰失利珙之餘軍以失主將
悉潰散於藍田界上藏匿山谷間郡興入距商
百里揭榜招誘本州鑄錢監重役配兵約二千
人皆鄜延涇原失陷主將正軍及鼎澧岳鄂累
作過人配隸籍中商號藍田馳急報於延雍而
帥臣未有所處會公入關尋遣屬官薛向乘傳
往商於料簡錢監役兵其舊係公邊禁軍即令
却歸元配州軍仍隸籍鼎澧岳鄂州壯健役兵
並押赴陝府填龍猛龍騎壯勇關額興誘致之
謀遂不得行又遣侍禁黃琮范遷齋宣撫司榜

二

招致上官珙下散軍諭以免罪歸所屬仍召揭
拙謝雲行張信將公邊土兵入山捕張海等邵
興以無援迫逐急竄入興洋界又遣秦州將官
李方邀殺之張海等相繼殲斃擒捕餘黨殆盡
關輔遂按堵矣是冬大旱河中同華等十餘州
軍物價翔貴饑民相率東徙出關公即選官分
諸州縣發省倉以賑之又奏差提點刑獄許宗
壽專切往來提舉時止蒲華同三州救濟過二
百五十四萬二千五百三十七人他州人數稱
是時民力久困公乃蠲賦役察官吏能否若性
黠之又以兵數雖多而難以疲老耗用度翼渠

軍不堪征戰者得放一萬二千餘人後田元乞
選諸路軍不堪戰者為廂軍云若謂兵驕久
巨澄汰恐致亂則去年韓琦汰邊兵萬餘人豈
聞有為亂者公使還復陳涇州置四路招討司
非便詔罷之復逐路經略安撫使公以陳西解
鹽自改法以來議者多以為不便惟太常博士
范祥所論最精密公請令祥與三司講經久之
利朝廷遂遣三司副使魚周詢同祥至陳西相
度利害周詢還且言祥法可行三司亦請如祥
議轉運司言恐失范宗傑前法所得之課公言
宗傑前法官自鬻而吏苦釐載之役於邊儲無
補祥之新法使商旅入緡於公邊而得鹽公邊
芻糧以見錢而糴不勞民而其利博願必行之
時議者雖未一而其後卒用祥法又薦國子監
直講石介青州千乘縣主簿孫復介宜置之文
館復請改京官從之初上既用公復富公范公
在二府既意天下事責成大臣出乎詔曰此用
韓琦范仲淹富弼皆是中外人望不次拔擢今
韓琦暫在陝西仲淹弼宜與宰相章得象有當
世急務可悉陳之公侍是詔益勇於報效時
廷自西鄙用兵二府多合議泰事公抗言辭
未蒙顯用事雖屬中書有不當者亦對上

以實同列多不悅獨仁宗識之曰韓琦州直監
進奏院錄事欽因本院奏神駭飲預會者皆當
世間人舜欽宰相杜衍之壻御史以故極論之
事上聞封府劾治上夜遣宦官散捕同飲者送
獄翌日公對曰夜來聞遣內臣遠京師捕館職
甚駭物聽此事但付有司自有行道陛下自即
位未嘗為此等事今日何至如此上悔見於色
在朝姦邪者既欲因奏即事傾正人宰相章得
象最殊不可不參知政事賈昌朝陰主之張方
平宋祁王拱辰輩皆同力以排至列狀言王益
柔作傲歌罪當誅益柔范公所薦試館職也中
書方進稟此事公徐進曰益柔狂語何足深校
方平等皆陛下近臣今西方用兵大事固不少
不聞略有論列而同狀攻一王益柔此亦其意
可見也上意釋然富弼河北宣撫還至都門除
知鄆州公上疏曰臣伏觀前月二十九日杜衍
范仲淹富弼並罷政事出補外任臣竊謂陛下
用杜衍為宰相方及一百二十日而罷此必陛
下見其過失非臣敢議范仲淹以夏人初附自
乞保邊朝廷因而命之固有名矣至於富弼之
出則所損甚大臣始不敢容易奏陳慮言事臣
僚與指紳高識之士必有為陛下別白論列者

數日觀聽略無一人啟

惜身畏禍人之

帝情臣受國重固備位

事有干國家之

大計貳天下之耳目豈可偷安固祿隱而不言

竊見富弼大節難奪天與忠義昨契丹領大兵

壓境致害於朝廷介卒之間命弼使虜弼割

老母之愛蹈不測之禍以正辨排屈強虜卒復

和議亡身立事古人所難故近者李良臣自虜

來歸盛言北方自虜主而下皆稱重之陛下兩

命弼為樞密副使皆弗有其功辭避弗受逮抑

令赴上則不顧毀譽動思振綱紀綱其志欲為

陛下立萬世之業耳去年秋北虜集大兵聲

言討伐元昊朝廷未測虛實弼以河朔邊備未

設又自請行于今在外已是半年經久禦戎之

術固已蓄於胸中事畢還朝俯及都門未得一

陳於陛下之前而責補閑郡外人不知得罪之

因臣亦痛弼有何負於朝廷而黜辱至此臣恐

自此天下忠臣義士指弼為誡孰肯為國家之

用所損豈細哉臣固知朝廷成命不可追改然

尚有一策可救其失願陛下試加詳擇臣竊見

近日李用和疾陛下欲召李昭亮赴闕管幹

本司公事而武臣中求一代昭亮若許難中選

臣謂陛下不若因此改弼知定州仍無總管之

家傳卷四

五

職遣一中使宣諭今赴關奏河北公事畢赴任

俟其陞對慰而遣之弼素稟忠義感此恩遇唯

思效死豈敢更以內外職任為意別有論列如

此則是朝廷以北事專委富弼以西事專委仲

淹使朝夕經營以防二虜之變朝廷實有所倚

又北虜素知弼之威望亦可以杜其輕發之志

若無事則棄於閑郡有事則責令扞邊不惟措

置後時亦是國家大體臣所以不避朋黨之疑

思一寤於聖聰者益以臣下朋黨本求進身今

臣叨竊寵任班著已優不能惜事寡言隨眾上

下漸圖進用而救辯得罪之臣自取禍患臣為

朋黨不亦拙乎願陛下察臣此心則朋黨之疑

自解兼近日臣僚多務攻擊忠良取快私忿非

是國家之福唯陛下久而察之不報公前在秦

州嘗言興永洛城不便會公歸朝宣徽使鄭戩

為四路招討使主靜邊寨主劉道議奏於朝遣

屬官著作佐郎董士廩同往城之公宣撫還奏

曰今朝廷未能討伐元昊則為守禦之計修建

城寨遇賊至清野以待之當不戰而自困矣臣

自涇原路相視城寨類當營葺然鎮戎軍及山

外弓箭手去年差役修城已有勞苦之嗟若今

春止令增築所居城堡必自無辭如聞更修生

家傳卷四

六

戶獻永洛城頗為未便蓋永洛城通秦州道路
自涇原路新修章川堡至秦州床穰寨百八十
里皆生戶住坐止於其中通一徑須築二大寨
及十小堡方可互為之援其土功自以百萬計
仍須採山木以修敵棚戰樓廨舍軍營及防城
器用雖即營就又須正兵三四十人更歲積糧
草始能危守之其費若此止求一日以通秦原
之援兵兼去儀州黃石河路才較兩驛况劉滄
昨已降水洛城一帶生戶近李中和又屈伏隴
城川蕃部各補職名為熟戶若進援兵動不下
五六千人諸小蕃族豈敢要阻是則雖無永洛

家傳卷四

七

之援官軍亦可往來且近邊城堡切於保聚人
民尚力有未及何暇於孤遠無益之處枉勞軍
民乎請就差劉滄李中和為涇原秦鳳路巡檢
令每月互頒兵於永洛隴城川習熟所通之道
以備緩急策應仍下陝西四路總管司涇原路
經司司且併力修葺逐處未了堡寨其永洛城
候向去別奏聽旨詔從之既而罷四路招討
使改知永興軍戡乃坐前帥移文飭滄等督役
如初二人者遂不奉詔興作不已知渭州尹洙
召滄者再不至乃命寇準主張忠代滄滄復
不受代總管狄青於是親至德順軍搆二人者

家傳卷四

八

糾送於獄戮力救於朝計洙等凡滄等功又
今不預商量朝廷遣三司副使魚周詢往視刺
害公曰今欲專罪洙青而置滄等不問恐害邊
計若以嫌自避而不言致朝廷賞罰有失是不
忠滄等實違節制何可無罪列十事以辨折周
詢還主議遂徙洙知慶州而城永洛滄但降
官士廉贖金而已士廉請開訟其事是時公與
范公富公杜公欲盡革天下弊事而小人權倖
皆不便諸公既相從皆罷去公亦自謂迹不安
矣因自請補外五年三月以資政殿學士知揚
州轉給事中州自偽命楊行密以軍儲乏於民
常稅之外借取其半借者不載稅籍公謂聖朝
不當有無名之歛請為蠲之公在陝西屢陳天
下罪義會不便至此始有詔罷之已輸之粟今
悉歸官廩公謂非常日建倉之意於民失信請
盡發以賑貧乏七年五月徙知鄆州京東素多
盜捕盜之法以百日為三限限中不獲者皆抵
罪盜未得而被刑者甚眾公請獲盜盜者聽比
折除過捕者有免刑之路故盜多獲朝廷若為
天下法至今用之十一月貝州妖賊王則據城
又河北用兵十二月除公知貢定時貝州平鎮
之士卒死敗圍者賻賞於家望孤兒使繼衣廩

有功得補將校者數百人已降宣補置在逐指
揮河北安撫使曹昌朝因一處小有語言乃請
已授宣軍官一齊更易已得旨施行公言今兵
驕易搖當鎮靜以彈壓苟動有變異則上下不
寧矣列校就職已安不可紛擾遷徙願如舊以
安衆心從之北寨谷口有連界者山林甚密
樵採後於寨南三十里禁之民不爲使公馳
檄採如故八年四月河北宣四路安撫使除公
定州路安撫使都總管知定州前此守臣皆武
臣安于無事循尚姑息兵頗驕縱公至則修明
軍政剷除宿弊士卒犯令情法暴橫者立斬以
徇連營惕息皆就律有詔士兵關都頭以上皆
自京差補公謂士卒習熟有階級進遷之望一
旦室其路於軍制未安力請得如舊法近制諸
軍在緣邊而亡命者徙家屬於內地益防人於
化外公曰一身犯法未必皆逃虜中使父母妻
子流離千里之外轉死道路有足矜者秦得不
徙考李衛公遺法爲方圓統三陣以教兵於是
軍聲震河朔裨將如狄青輩熟聞教戒後亦爲
名將先時契丹入漢界爲寇吏輒禁捕則以引
惹得罪故劫掠居民不已而官司莫敢禁止公
先以帥檄移邊中使約束部下尚不聽乃飭邊

吏以時掩殺之朝廷亦聽公如此自是虜寇莫
敢犯塞會大水歲饑公夙夜竭力以修養政廣
儲蓄粟設區處以待流徙之民遠近歸之如市
又募其壯者使治城隍至春復給路糧遣歸舊
業令活者不可勝數優詔褒義略曰都轉運司
呈鼎臣等奏去年河北艱食人戶流亡鄉多方
壁畫全活人命及五七百萬並歸本業蓋是卿
用心拯救朕甚嘉之河北安撫司戒遣城禁民
毋得市米出門過四斗者坐之公曰諸門豈能
口以斗升較之哉况兩熟戶亦吾民何可不恤
也命勿禁時宦官楊懷敏管幹河北屯田漕泊
秦禁定州西北山林不得樵採旣而督州縣自
昭河北以此巡邏日益嚴犯者輒置干法邊人
或徙居它處公奏曰比朝廷欲禁近邊山林不
許斬伐以杜戎人入寇之略是時并以近裏淺
山耕熟之地槩行禁止致邊民遽然失業今新
歲耕耨貴翻令虜人乘時以取厚利臣遣官行視
可禁之處去虜境尚五六十里亦可爲防蔽
已別定可禁之地揭榜諭民非今所禁者任採
伐之先是公在真定已開北寨山林至是又除
此禁民得地六百餘里民心莫不悅而使之唐
縣四山口舊以下戶二百人主巡守公悉遣禁

本代之得歸農業皇祐元年七月上思公執政舊臣諭政府令推恩於是十餘人並進言公與富公方頌安撫之任同除資政殿大學士二年明堂授禮部侍郎三年八月除觀文殿學士再任河北自慶曆八年公適始廢見錢入中而以茶鹽香藥見錢作四說近東州郡即依康定二年勅作三說由是便糴州軍積滯文鈔至多商賈不行又為富室賤僧收畜轉取厚利以至穀價增貴米斗七百其者千錢公以軍儲漸窘言四說三說之法不便前後章十一至是始有詔河北公適入中糧草復行見錢之法衆議皆以

家傳卷四

十一

為便公在定久民德公深數州之民詣闕揭竿聞鼓乞立公生祠時雖不許迨公薨定州號為公廟後又有詔載於祀典五年拜武康軍節度使河東路經略安撫使知并州入境罷前帥所與不急之役宦官廖浩然為走馬承受誣奏前帥李昭亮因移成德軍公奏曰臣至此察訪浩然所言多誣罔近差侍禁馬靖同承受浩然忌其廉潔無名奏納朝廷亦移靖它路今浩然誣逐一大帥又望風誣逐一同職官朝廷略不辨證皆從其請官吏皆發嘆不安按浩然性貪恣不法狀甚多賴召還使保全不爾臣將行法矣

仁宗俾代歸勅本省鞭之契丹侵我天池公使禪將蘇安靜諭之曰爾嘗求我修社神之廟得爾國移文今固在曷見侵也虜不服安靜以移文示之乃服而去又侵我聖佛公朝廷與之既以黃龍山禁為界乃侵不已公又使安靜與之為約揭石塹地而限之後虜人遺蕭道真來言黃龍山之界已守約不敢逾此後南北界願各謹封略以公文授館伴使張昇昇以生事不敢受往白政府時公為樞密使諭昇曰虜辭服矣宜速受之昇曰要切之據也太宗朝潘美為帥時虜未講和頻出寇鈔並邊之民甚苦之夫

家傳卷四

三

乃悉令內徙空此田以為禁地歐陽脩嘗奏之耕之朝廷就委宣撫使范公相視時明鑑為帥沮止之公曰此皆我腴田民居焉逐猶自今虜日加侵苟失不耕是將遺虜也乃以代州寧化軍如寄嵐軍例去北界十里為禁地自餘地就委鈐轄蘇安靜實卿與兩州通判召募強壯之民刺為弓箭手給田令住坐防邊得戶四千墾田九千六百頃三司歲取河東木植數萬以供巖谷深險趨河遠民力艱言既行河路迂曲涉一二歲始至京王吏往往破家產又府州沙谷保德軍大堡火山軍雄勇嵐州合河等津

轉運司規微利諸津管渡鐵錢往來者其艱阻困於剝削深為公遣之患公奏悉罷之麟州僻在河外番漢雜處得以捍邊可省東兵遠戍祖宗以來撫御異於他州以狄性嗜酒故官不摧酷自慶曆後西賊犯邊人戶彫殘謀利之臣不識馭邊體乃興酒禁失人心公請除之詔既從又以府州相望咫尺人情事體皆同亦當弛禁未報至公在中書因給享赦書亦罷之又論河東一十四軍州諸縣人戶稅外每年更有額定和糴糧草萬數浩瀚民間不勝其苦自來官中每米壹碩支錢三百文省作四停支遣內一

家傳卷四

三

停見錢七十五文三停支茶二百二十五文約實得三十七丈五文每石實得一百一十二文五分每草十束支錢一百內一停見錢二十五丈三停支茶七十五丈約實得錢一十二文五分每十束得錢三十七丈五文分人戶所得至微錢茶寒碎又每次直候差衙前於晉潞等州般到茶貨多是隔年方行支散人戶各有農業不能一一等候亦不能計旁紉弄錢茶分數遞年盡為豪敗之家就賤收買却作人戶文鈔赴官請茶却將往晉潞州入中算請紉引又獲厚利人戶所得十無一二上件稅外額定糧草

雖名和糴其實白配人戶公乃會所支錢茶之數實可糴米若干欲止令納實糴之數更不支錢茶官自糴粟時主計者以行之已久未可遽改後公在中書請革此弊乃詔三司自來河東路和糴糧草支一分見錢三分茶自今並以見錢給之公以天下里正衙前為弊已久因奏曰州縣生民之苦無重於里正衙前自兵興以來殘剩不甚至有孀母改嫁親族分居或棄田與人以免上等或非命求死以就單丁規圖百端以苟脫溝壑之患殊可痛傷國朝初置里正上催稅及預縣中差役之事號為脂膏遂令役滿

家傳卷四

古

更人重難衙前承平以來科禁漸密凡差戶役皆令從親閱簿書里正止令代納逃戶稅租及應無名科率亦有未曾催稅已勾集上州主管網運又每鄉被差踈密與物力高下不均假有一縣甲乙二鄉甲鄉有第一等十五戶每戶物力及三千貫乙鄉有第二等五戶每戶物力及五百貫即甲鄉十五年一役乙鄉五年一役富者休息有餘貧者敗亡相繼豈朝廷為民父母之意乎請自今罷差里正衙前只差鄉戶衙前令轉運司將逐州軍見勾到里正衙前人數立為定額令本縣令佐將五等簿於一縣諸鄉中

第一等選一戶物力最高者爲之如更差人亦
做山若甲縣戶少而役籍即權許於乙縣戶多
而役稀處差籍者未盡實而願決戶者亦聽其
稅賦只令戶長催輸以二年一替於是下京畿
河北河東陝西東京西轉運司相度利害而
留諸如公所議便遂詔罷天下里正衙前先是
公爲樞密副使言并益州素號大府昔朝廷責
其叛命遂降州名今四海一家皆被聲教獨此
二郡尚以惡逆貶之十人常以爲耻宜因赦恩
俾復舊號不報至此上奉太宗御衣安於并之
統平殿公因又言太宗皇帝以劉繼元請命後
時毀太原舊城徙其民於唐明因降州爲軍事
于今州不書榜門無樓不立戟至此幾八十年
當時助紂之民淪沒於盡後之子孫奉賊役沐
暉化與四方同今儀衛入境士民歡呼願因此
時與除降賊之迹以慰衆心意既上翰林學士
胡宿曰昔高辛氏之二寸不相能也堯遷閼伯
於商丘主火而商爲宋主遷實沉於臺駘主水
而宋爲晉主國家受命始於商丘王以大德又
京師重水之分野而并爲晉地參同仇讎之星
今欲去并非國之利也自宋興并備爲并最後
版圖亦削之不使列於方鎮八十年矣謂宜

舊制公議遂格後公爲相卒因恤事被恩復二
州爲太原成都在府馬帥府歲遣將統內郡兵戍
河外謂之防秋公曰羌人服命久矣平時徒耗
邊民寇來當預知罷不遣又請三路兵每遇春
秋大閱武藝絕倫者與免軍中諸役將窺有開
先補之從之大通監西冶歲鍊青鐵十餘萬所
用礪炭錢糧自劉繼元於交城縣直取於民所
積鐵已數百萬可支百年支用公請權停與扇
五七年詔從之河東俗雜羌夷死者燔而後瘞
貧者寄骨佛祠中歲久盈積不可勝數公下令
開諭自今毋得燔爲買田近郊立表四隅爲圜
刻石著令使民得葬於園中自是風俗遂變公
屬疾奏乞太醫齊士明而翰林醫官院言士明
當診御脉不可遣上曰韓琦吾重臣也立命內
侍實昭齊挾士明來視之公因以疾乞上旌節
守備郡命以節度使知相州并人環擁號泣者
萬計盡日不得出郭門至有毀橋斷路隨數驛
然後還者相州利城軍鐵冶四十年前鐵礦興
發山林在近易得礦炭差衙前二人歲納課鐵
一十五萬斤自後採伐山林漸遠所費漫大輸
納不前後雖增衙前六人亦敗家業者相繼本
州遂於六縣中白差上等人戶三十家充軍戶

更不與扇止今歲納課鐵民其爲苦公奏傳之
又論河北諸州當權鹽之初以官鹽坊郭主
客戶令納見錢及鹽法通行其鹽錢遂爲半額
而不除主戶則尚能隨屋稅納官客戶則逃移
莫知其處但名掛簿書而已遂差坊正五七人
互令認納謂之客戶乾食鹽錢人皆暗錢百餘
貫歛之無名良可矜憫請應河北客戶免食鹽
錢令坊正陪納者特蠲除之詔從之

忠獻韓魏王公傳卷第四

宋傳卷四

七

忠獻韓魏王公傳卷第五

賜進士監察御史安陽張士隆重刊

至和三年七月疾既愈召爲工部尚書三司使
將上道除檢校太傅充樞密使漢洞蠻彭仕義
細奴子師寶之妻師寶乃與子投辰州告父之
惡且言將謀叛轉運使李肅之等遂領兵討之
自是入寇不已又遣實州等經制之自此已
數歲矣仕義方乞復通貢奉却欲得投末子
二府合議宰相文彥博呼吏擬奏許士義言本
如舊却令送還二子公開之竊哂彥博正色

宋傳卷五

且聽彥博處置何笑耶公曰此事未安二子既
還則爲魚肉大他日朝廷何以來蠻夷也遂議
遣殿中丞雷簡夫往議之先約勿殺師寶俾知
龍賜州然後許就降仕義乃聽命納欽荆湖之
間無事公以樞密院圖籍紛亂無紀次不可考
究乃奏曰歷古以來治天下者莫不以圖書爲
急蓋萬世之根本後世之模法不可失也恭惟
我宋受命幾百年矣凡機密圖書盡在密院而
散逸蠹朽多所不全至於近歲文書欲求證用
已不可得臣此到院因北果爭奪化軍地土令
檢北界朔州解州化軍攝天池處係屬南朝當

元牒累月檢之不獲及因而人理會麟州疆界亦詳慶曆中臣在院日與商人商議約款始末文案亦已不全以此知機要文字從來散失甚多請差官於諸處討尋編錄一本進內一本留樞密院廳以備經久之用於是自建隆以來以歲月先後事類相從而纂集之得祖宗御筆所裁則悉上之總千餘帙後至中書小行之又言內外文武官俸入添支并將校請受雖有品式而每遇遷徙須由有司檢勘中覆至有待報歲時不下者請命近臣就三司編定為祿令又以所給驛券皆未有定例或多少不同乃會萃

宋傳卷五

二

名數而纂次之為驛令頒天下三司吏自此不得復弄文移為稽留賂賂自絕又奏曰嘗覽前代見兩漢之世其於餽募孤獨老眊為廢之民每詔郡國則必哀憐輒問有粟帛之賜故大漢之德感人之深不獨當時之人思愛不已至於後世亦嗟嘆而稱美之陛下紹祖宗積累之業至仁至慈視天下之民猶父母保赤子唯恐其有傷也豈愧于二漢哉但賑恤之事議者有所未至耳請罷諸路戶絕田募人為佃以夏秋所輸之課給莊城右幼貧民不能自存者乃給天下貧民惠舍仍俾諸路提點刑獄司專領

之歲終具所支納上三司十萬戶以上留一萬石七萬戶八千石五萬戶六千石三萬戶四千石二萬戶三千石萬戶二千石不滿萬戶一千石有餘則許鬻之熙寧中天下方散青苗錢河北提舉官王廣廉乞併廣惠入常平以廣青苗之本此倉遂廢公又言朝廷頒方書諸道以救民疾而貧下之家力或不能及請自今諸節鎮及益并慶渭四州歲賜二十萬餘州軍監十萬委長吏選官合樂以時給散從之又以天下見行餉勅自慶曆四年後距今十五年續降四十三十餘條前後多抵牾請命刪定為嘉祐編勅

宋傳卷五

三

迨公為相又覃總領後屢修編勅而議者以祐祐為詳平又請稍出內帑錢糴粟數百萬實邊備遣官汰三路病弱不堪出戰馬廢在京估馬司歸群牧司以絕養馬艱阻之弊豐州古九原也與麟府鼎足向為羌人所破公建遣郝質王慶民郭勗修復之嘉祐三年六月文潞公罷相富鄭公遷昭文館大學士拜公次相制曰亮成天工當繫於宰職領熙王道尤寄於賢才矧人服於機廷且周知於治體俾正中階之象用膺大相之文既考師言復消剛日式揚乎號誥若庶工推忠協謀佐理功臣樞密使開府儀同三

言檢校太僕行工部尚書上柱國南陽郡開國
公食邑四千七百戶食實封一千四百戶
主度純深才致高妙行足厚於風俗言必合於
典常立於本朝毅然懷國之志訪於大略直
以有匪躬之風義者雖俗操邊動兵宿野始仗
指蹤之略通其基命之功濟西師得調中之
威悅策留樞府底河外之附輸間從書殿之華
就龍帥干之拜持中山之師節臨大鹵之盛秋
寂無邊虞深得戎重召言還國中命登樞總
煩機乃茲舊物謀而鮮過慮不及私備托殷
盤宣忠力文武參試固亮節之卓然台幸對司
在至公之尤若用參之權策付以機衡仍左
書殿之名更拓土田之賦於歲貢其天地之化
調序陰陽之和金石無心以平而為體彙為有
迫以虛而為宗惠此言同底干治可特授依
前行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
學士加食邑一千戶食實封四百戶中書舊
弊每事必用制樞密吏推其所去取公令刪取
五房例及刑房制除其冗濫者為綱目類次
之每用何者不可不備非所載者吏亦不得用自
是諸吏不能擅高下案文院白本書歲久多書
又散失不全乃於樞密閣自擇儒臣一百充編校

以黃紙為別本以絕蠹敗命姚嗣孫河內縣令
嘗成百卷號曰太常因革禮選官分詣諸路寬
恤民力均定田稅天下河渠事舊三司置案主
之因大河屢決公謂非專置職守無以責任乃
修舊制置都水監罷武吏為提點刑獄川廣福
建等九十一路增置轉運判官一府拾舉前進
擬赦書條目極多惠澤及民其廣及宣赦畢咸
稱制後赦恩未霑如此命諸路就轉運學行尤
與者續食諸京師館于太學試舍入院差次授
官進士高第三人常備列不次進用欲使增資
任以養人才緩進之以節自效自第一人而下
入仕之恩率差降焉推擇柴氏一人令歲時親
奉周室祀事封崇義公給田一頃九祭享所須
悉從官給以法堯舜國賓春秋三統之義又以
示存士繼絕以廣繼嗣之福也自唐建平始有
茶禁近歲為害尤甚官受監惡而民間私藏盜
販犯者實繁嚴刑重誅無有虛日於是降詔盡
弛此禁俾通商利歷世之弊一旦除去天下莫
不稱頌諸州牧馬草地馬少而閑田多往往為
民侵耕遺職方貢外郎高訪詣河北標定除留
牧放外餘田聽下戶請佃乃得剩田三千二百

五十餘頃歲得穀十一萬七千餘石絹萬三千二百餘匹草十六萬一千餘束又秦州永寧寨元抄市券馬之處後修古渭寨絕在永寧之西而蕃漢多互市此間因置買馬場凡歲用緡錢十餘萬湯然流入虜中實耗國用乃復置場於永寧而罷古渭城買馬委薛向領陝而監牧專以馬政責之公在定武日見渭水之弊屢陳於朝終爲屯田司所沮不得行至此乃奏曰朝廷與北虜通好已來屯田一司專以內臣參領邊陲無事准務增展唐泊以爲勞績每歲入奏優得轉遷相繼者務廣於前興作不已至堰斷溝

宋傳卷五

六

沱沙塘等九河下源不令入海盡灌遼吳界又堰徐河以繇保川西沈苑泊水每歲夏秋雨水之際塘水漲溢浸壞邊界虜產不可勝計使生者無田可歸死者無地可葬皆謂朝廷殊不顧藉怨入骨髓又順安軍界有十洪橋牙家港兩處是從來出洩塘水入北界三臺小李家村之處近年復以硬堰閉塞雅務塘泊渺瀰却令北界人戶皆免水患措置顛倒無甚于此兼保州是宣祖皇帝鄉里彼處有宣祖皇帝先遠墳塋及民間所謂天子巷者爲塘水湮浸每驟雨暴漲之際此兩處人皆行船網魚而懼也山司事勢

無敢言者臣先嘗遣知保州趙滋相視頗知其利害願更遣臺省官往彼同議其經久之計詔遣三司鹽鐵判官楊佐管幹屯田司張茂則與趙滋同擊畫以聞佐等乃言保州界徐河見於河身內築堤截斷水勢灌注沈苑泊每至夏秋水水之漲潰浸民田及逐年衝注破沙堤口子一梁勞涿人戶田苗不少今欲於截河堤修作石水限道流夏秋漲水入舊河流行兼約留得居常泊水詔從之六年八月富弼遣母喪力辭起復進公上宰制曰禮載六卿而莫先冢宰書稱四輔而莫重前疑益地隆首什畀益嚴職近

宋傳卷五

七

老責任彌大苟非全德曠副具瞻推忠協謀同德守正佐理功臣開府儀同三司行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上柱國南陽郡開國公食邑六千七百戶食實封二千二百戶韓琦有質重之資而濟之以敏有方毅之氣而守之以和左右歷年夙夜一節至於他國之禁而惟刑之卹均民之賦而惟力之紓茲太正之本原寔真宰之事業若時茂績宜服寵嘉是川進司寇之聯正中台之位監視史筆譯修梵文陪翫聲戶封增衍真賦於戲授受之際茲謂不虛譬諸濟川汝惟舟楫如彼作室汝惟垣

非徒其欽哉祇率朕命可特授行判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兼譯經潤文使加食邑一千戶食實封四百戶公以祖宗之初本支未廣今諸邸蕃衍前未有此比而但處之諸宅略無措置甚非永遠之法常參酌唐制使補外官屢請下有司以議典禮事未及行而直昭陵變故治平中邵必蔡杭復以為言中書已具換官格目擬進而英宗不豫後神宗熙寧初平行之立考校監司殿最之法今考課院為上中下三等上之諸路守令有清白不撓而實惠及民者委安撫司保薦於朝俾

永寧縣志

八

今再任刑法寺天下歲上獄滄繫者多命月具所斷以聞詳議詳斷官仍委審刑院大理寺輪舉之既已督責天下吏職圖亦無滯留又欲推廣上之仁德使及微細考尋天禧初嘗於京門外四禪院買地以瘞無主骸骨官給錢六百初者半之後因循不復給錢而死者暴露於道見者閔傷乃舉舊制行之七年十二月仁宗召從臣於天章閣觀三朝瑞物復燕羣玉殿酒行上宣諭曰天下久無事今日之樂與卿等共之宜盡醉因召公至御榻前別賜一大卮又出禁中名花以金盤貯香藥令持以歸故公和御製

詩曰流霞仙飲罷又賜一盃醉後數日仁宗上仙公定大策人皆以謂前口酌公如意有所屬也故公為仁宗哀冊文有云因驚此會之非常似與羣臣之叙訣也初仁宗在位四十一年皇嗣未立天下共以為憂公始召為樞密使因上章乞內中建立書院擇宗室賢才者升於內學願聽斷之暇時賜臨幸以觀其器識時欲先以此請感動上心及為首相曲謝日即具手疏曰竊見近歲以來內外忠孝之臣皆以陛下臨御四海三十餘年而皇嗣未有天下無所係心不避重誅繼有論奏乞於宗室中擇幼而可教者

宋傳卷五

九

權以為嗣陛下慈仁恭儉冠絕古今天監至明非晚必生聖子以為廟社無疆之慶至時宗室中權為嗣者優加職秩使之退就宮邸誠善議也臣愚切惟陛下下何疑而不行之然茲事至大當獨斷於聖心雖至親至近之人不可得預議如陛下素有所屬已得其人則望宣示中書樞密院使奉而行之以慰中外之意若謂賢難密選擇當謹別臣乞於內中選舉取宗室中幼而謹厚勤於為學者升於內學陛下於聽斷之暇或休暇之日親幸學舍觀其道業進退應對短長不年歲問陛下必盡知其賢否然後聖

意取其可屬者權而命之則無不當矣臣蒙陛下
下非大校權使待罪宰相思有以上報而事無
重於此者故昧死盡言唯聖慮寬納則天下幸
甚自此陳請不一未蒙開納一日因論此事帝
笑云後宮方有姓者且更待之後誕育皆皇女
又以前奏爲言前後九十餘請終未有開可之
語或怒形於色或懷柔不樂中外臣寮漸多以
此爲言然所上章疏未嘗降出公意欲臺諫官
進言爲助知司馬光在并州嘗上疏乞立皇嗣
乃命光知諫院光就職果面陳立嗣事後光語
人曰韓公差光與御史陳洙同詳定行戶利害

宋傳卷五

一日洙召光於佛寺中屏人語曰近大享明堂
韓丞相攝太尉洙監祭公謂洙曰聞君與司馬
君實善君實近言立嗣事何不乞以章疏送中
書遂再上章乞光至中書袖納上殿劄子視
之乃乞早建皇嗣章也公喜曰藉此可復伸前
說矣明日因進呈光疏力請之公又自懷孔光
傳于上前陳漢成帝立定陶王事曰漢成帝
在位二十五年無子立帝弟之子定陶王爲子
成帝中材主猶能爲之陛下之聖何難於此又
曰願陛下以太祖之心爲心則無不可者帝始

感悟乃曰宗室中誰可公曰臣等與宗室素不
相接此事臣下敢議當出自聖擇上曰昔嘗
有宗室二人養於宮中小者倏大者純而不慧
因道英宗舊名公即贊曰既屬任以此不慧者
固不足論仁宗曰如此則惟宗實可公曰陛下
既已知之則定矣時六年十月也諸公議事當
有漸明日再啓且除判宗正寺自右衛大將軍
岳州團練使起復爲泰州防禦使上喜曰其好
命既下英宗力辭時內則宮人宦官之不悅外
則大臣小臣之橫議帝意不得不惑公每進呈
英宗辭免章奏察見仁宗顏色不樂不知身之

宋傳卷五

所容也時已及半歲英宗又繳還所授勅告仁
宗曰他既如此不如且放下休公曰天下人已
知之而中輟非朝廷舉動彼能退避如此乃是
有識慮也若陛下更賜以手詔知今來出自聖
意彼必不敢不當命公草手札以進其手札曰
朕親書劄子賜汝爲昨來差遣出自朕意令汝
授告勅豈得更辭遜今再差人去傳宣便須
受告勅將謝表與去人附奏候痊安入謝七年
八月英宗尚復辭上曰奈何公曰若名分正則
自辭不得帝釋然曰如此則更休作別名目便
立爲皇嗣與就明堂前了當中書遂乞宣諭樞

密院及樞密使張昇至乃驚而厲聲曰此事體
大切須子細言家英謂帝笑曰事已定矣公之
親書手札付外施行仁宗頷之是日中使降手
札翌日二府同進呈幕次中歐公曰皇嗣莫大
分明不若只爲皇子公以爲然二府既同奉旨
立皇子於是再拜而退遂召學士王珪面諭帝
意及示手札令草詔頌天下珪不敢草乃退而
乞對而冀是時若爲珪語所惑大事變矣仁宗
宣諭出自朕意詔書遂下英宗既立爲皇子尚
取旨總辭仁宗以問公公對曰今既爲陛下子
矣願以家人禮待之若遣官入慰諭更令本宮
族屬勸入內掖必不敢違命帝皆如請於
是令判大宗正從古防禦使宗諤親諭朝廷立
嗣之意又俾潤王位大將軍以上皆從英宗肩
輿入內對於清居殿時皇子雖立尚有女使
之臣言未嘗立皇子者故英宗即位之初光獻
因議間不喜一日謂輔臣曰當初既立仁爲皇
子却甚有臣僚章疏言不當建立近宮中亦有
文字恐他兒後心裏不好昨因齋七並與焚於
錢爐矣公贊曰如此甚好然英宗猶以慈哀爲
疑故君懷不安而請去也英宗爲子方十月而
仁宗上仙四月一日壬申天祚卽假是夜五鼓

公以簡約二府夜來上疾發早同入問聖體至
滿舍出內降文字三紙示諸公云一更三點聞
咳唾聲呼醫急診脉下藥未幾再進藥猶未醒
及灼艾二百壯醫云脉絕未復洎門開同樞密
院詣內東閣候問至福寧東閣簾下皇后語公
夜來一更三點皇帝有事軍國事委相公裁處
遂哭公奏且止哭請遣中使扶持皇子候到請
振前即皇帝位尊皇后爲皇太后宣學士王珪
至草遺詔須臾皇子到傳遺旨訖簾下及內外
並慟哭取御衣衣之皇子懇辭迫於公等請即
位於東偏羣臣草賀日午召百官既集公宣遺
制時內外肅然已午間市肆猶未有知者如公
門下侍郎兼兵部尚書平章事進封衛國公制
曰王者紹景炎之序履皇極之尊永惟置器之
艱屬在佐丑之略睠夫上宰翼我先朝適及委
裘之辰肆于奉瑁之始定策宗社貫心神明速
躬不務之啓敢後元勳之獎首敷邦煥誕告朝
倫推忠協謀同德守正佐理功臣開府儀同三
司行刑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昭文館大
學士監修國史兼譯經潤文使上柱國儀國公
公邑八千七百戶食實封三千戶韓琦器博而
適時道開而濟物粟星辰之精粹會日月之休

明憲外勞更倚二柄蹈夷險之一節寄安危之大機仰文考之知賢絕時髦而登用維召公史託言聞顧命之言維漢相之謀終應大椿之兆蓋懷先見者識之遠決至慮者才之英天扶不佞之基神贊非常之輔是用進文昌之卿序正黃閣之台符降以封爵之文益以戶田之數以蕃兩寵以樹兩庸於戲天親靡私居飭有邦之畏民心昌戴一歸厥后之仁念先猷之不敢康顧成業之不可恃益經茂烈永佐昌圖可特授行門下侍郎兼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兼譯經潤文使進

宋傳卷五

十四

封衛國公加食邑一千戶食實封四百戶功臣散官勳如故英宗即位之數日方掛服於福寧殿和時百官在庭公爲攝太尉范鎮內翰攝太常卿各具表服立簾前候時行禮忽聞簾內連聲大呼云待殺我左右莫不駭衆公乃投杖於地抱簾而入直趨至前曰誰敢惱官家且入內中服藥遂擁帝以授宮人內侍扶帝而歸出則語景仁曰此事惟內翰見謹勿漏露俄令百官拜慰而退外庭無一人知者歐陽脩退謂所親曰始見韓公遇事真不可及也英宗既感疾倦於進樂雖親近勸之莫聽公常親執丹劑上必

爲飲之一日議當進一醉膏此無益世所傳用辰砂乳香酸棗仁酒服者是也服之當熟寐一晝夜藥劑多而難飲公親執藥杯以進帝飲幾盡而却之淋漓公衣太后亟出御服令公易之公辭而出英宗既驟自外來又卧被疾久不預事禁中人情多傾附慈壽宮譏言問謀兩宮遂成隙矣尤獻廉下屢有不平之語公即深以訕言感動曰臣等只外面見得官家裏面保護全在太后若官家失照管太后亦未得安穩太后驚曰相公是何言語自家更是用心公即曰太后昭管則衆人自昭管同列爲之縮頸號出共

宋傳卷五

十五

奎曰語不太過否公曰不如此不得公爲使昭陵一日太后以語曾公亮公亮但云云候韓琦來公在陵下忽中使至持英宗手寫歌辭數紙云太后令相公觀此然語言無序皆病中所書也公即契之謂使者曰豈不知官家心神未寧心神未寧之人言語失節何可怪也後簾下忽問葉有昌邑王事如何公即對曰葉有兩昌邑王不知所問何王耶語既塞公即奏曰此語必有從來不知甚人於太后前道此事后亟曰無它舊曾聞耳他日復言昨夕一夢甚異見這孩兒却在慶寧宮坐大哥來龍上天去大哥謂神

宗也公即曰却在慶寧乃是聖躬復舊之兆此亦好夢公又從容曰太后無親生兒女今皇帝自少鞠於宮中皇后又是外生乃天安排此兒婦以遺太后不易際會如此豈不愛惜光獻既憂英宗病久公因曰大大王長立且與昭管亦謂神宗也后含怒曰尚欲舊案中求尤耶又英宗遇紹瑞少恩禮左右不悅多道禁中隱密者事雖大臣亦心惑其說獨公屹然不動言於衆曰豈有前殿不曾著了一語而一入宮門得許多錯來琦深疑此事簾前亦屢以此爲對自兩人情知公意不可搖妄傳語言者遂稍息慈壽一日送密札與公有爲孀婦作主之語仍勅中使俟報公但曰領聖旨公以山陵有事進呈乞晚臨後上殿諸公不與既見謂上曰官家不得驚有一文字須進呈只是不可泄陛下今日皆太后力恩不可不報然既非天屬之親願加意承奉便自無事上曰謹奉教公又云此文字臣不敢留幸宮中密契之若泄則間遂開卒難合矣亡日光獻對中書泣訴英宗疾中語言起居之狀繼而樞密對語亦如前富公退而謂公曰適聞得簾下所說否弼則不忍聞益言意以太后之言爲然而歸咎於英宗及分力勸太后

徹簾不敢令富公預聞其後中書已得光獻旨選改樞密院猶未知也迨手書出富公愕然因此不悅太后聽政止在內東門小殿中後屢語輔臣而怒曰此中是何坐處公曰今日之事難此則肅當時以仁宗年小自有典故今皇帝已長君止因服藥暫煩太后聽政事當日詔書明言權同處分既言權則安樂便當如故也后聞此益不悅公既察英宗已安遂請出幸寺觀雨英宗曰當與太后議之及至簾前曰恐大勝其出公曰適帝意似可出矣后曰人主出豈不要儀衛今方居喪素仗皆未具更且俟之

家傳卷五

七

公曰此小事朝廷頃旨可辦後數日素仗備英宗遂幸寺觀上既出又已日視朝臺諫官繼有章疏乞早還政后責輔臣曰且欲與昭顧何須便使臺諫苦煎迫也公曰自來執政豈敢與言事官相通況此事何必假他人言但恐衆議如此后色色不樂泣而語曰今日放下火豈見眼道邪公曰雖不預政要尊崇太后如天亦不爲難太后曰且以仁宗爲念公察其意回即贊之曰當國家憂虞之際聽決政事及帝躬康復便能復辟太后能自閱書史試觀歷古以來豈有今日之美后曰自家豈敢比古之賢人止數

日遂降手詔罷聽政徹簾帷後中書進呈太后
儀範稱旨出入如前肅故事有所取索使臣
錄往付所司英宗動色曰和公苦崇母后豈
是好事公曰始不以此豈肯放下所放下者大
此何足惜邪治平元年二月提舉修仁宗皇帝
實錄英宗既聽斷閏五月推恩輔臣以酬保護
之勞制曰無德不報者古人之甚重有功而賞
者當國之所先況予輔弼之良嘗任社稷之寄
豈無異數於昭大猷推忠協謀同德守政佐理
功臣開府儀同三司行門下侍郎兼兵部尚書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
兼譯經潤文使上柱國衛國公食邑九千七百
戶食實封三千四百戶韓琦天資純純世濟
英敏擢自先帝付于冲人藩邸側微首與建儲
之議言事晚出復推定策之忠尋屬過哀之所
傷在於幾務而咸廢乃能厲一德以無懈底度
工之允修逮茲平康寔用嘉歎進升右相兼領
東臺重啓多封益陪真賦於戲書載伊尹勲格
于天史稱霍光義形於主今朕所得宜無愧焉
可持授行尚書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兼譯經潤
文使衛國公加食邑一千戶食實封四百戶公

總辭凡七上章不得請乃已

忠獻韓魏王家傳卷第五

家傳卷五

忠獻韓魏王家傳卷第六

賜進士監察御史安陽張士隆重刊

二年五月以樞密使富弼在告久差兼樞密院公事上謂公曰事有方今所宜行者可上之公請面試諸班直武藝書札優者與官禮部者舉以三年為制復置武舉一科武臣刺史以上十年不遷而三更鎮者許遷諸軍營宇頽弊者專委官葺之如此之類十餘事因曰獨斷之初願出程諭以順人心英宗悉如公言旨多自中出聞者莫不悅服上又以未能遍知羣臣能

宋史卷六

公乃籍內外從官舊開監司之名各品題其才業之實用宜以建京師老疾孤窮丐者雖有東亞福山院給錢米者才二十四人乃即寶勝寶壽禪寺置南北福田院并東亞各蓋屋五十間所養各以二百人為額給錢米有差月命開封府官巡視之公以英宗康復躬親聽斷朝廷無事累上章乞罷相位上賜手詔曰卿有大德于朕有大功于時一旦無名謝事而去豈不駭天下之耳目而重朕之過乎其輔朕使無忝先帝之命則卿之終惠也英宗面諭公曰今告在諒闇豈當去之時邪明年仁廟終祥公力諫

宋史卷六

去英宗留益堅是年當郊上嘉禾欲躬行禮公曰初服滿恩未當出公曰大禮不可曠兼陛下即位未曾郊見天地力請行之十一月充南郊大禮使禮成恩封魏國公又懇求去位不許辭兼樞密院從之初英宗皇帝既即位羣大儒於天下羣臣並進爵秩恩澤遍及存亡而宗室故諸王亦已加封贈惟濮安懿王上所生父也中書以為不可與諸王一例乃奏請下有司議合行典禮旨宜俟服除治平二年四月上既釋服乃下兩制雜學士待制禮官許議翰林學士王珪等議濮安懿王宜如本朝封贈尊屬故事立官大國極其尊榮而已中書以為贈官及改封大國當降制行策命而制冊有式制則當曰某親其官某可贈某官追封某國王冊則曰某王而濮王於上父也未審制冊稱為何親及名與不名乃得下令議而珪等請謂皇伯而不名中書據儀禮喪服記云為人後者為其父母服又據開元開寶禮皆云為人後者為其所生父母斬不杖舂為其後父斬衰三年是所後所生皆稱父母而古今典禮皆無稱皇伯之文又證檢前世以滿侯入繼大統之君不幸多當

義亂之世不可以爲法惟漢宣帝及光武盛德之君也皆稱父爲主考而皇伯之稱既非典禮出於無稽故未敢施行乃略具古今典禮及漢孝宣光武故事并錄皇伯之議別下三省集官與臺官共加詳議未及集議而皇太后以下書責中書不當議稱皇考中書具對所以然而上見皇太后手書驚駭遽降手詔罷議而追崇之禮亦廢後數日禮官范鎮等駁請必行皇伯之議其奏留中已而臺官亦各有論列上既以皇太后之故決意罷議故凡有言者一切留中言事者但乞平行皇伯之議而中書以謂前出議禮連年不決者甚多此事體大況人主謙抑已隆不議有何過舉可以論列於是置而不問臺官奏至山書揚言曰相公宜早了此事無與他人作奇貨上亦已決意罷議故言者雖多一切不聽由是臺官愈益盛怨吐既勢不能止故所言惟務激怒朝廷無所忌憚而肆爲誣罔多引董宏朱博等事借指歐陽脩爲首議之人以恣醜詆初兩制以朝廷不用所議意已有不平者及臺憲有言遂翁然相爲表裏有識之士知皇伯之議爲非者微有一言佑朝廷使指爲效邪久之中書商榷欲共定一酌中禮數行之以息羣

事乃明年一事目進呈乞依此降詔云濮安王廷朕本生親也羣臣咸請封崇而子無爵父之義宜令中書門下以坐爲園即園立廟令王子祔歲時奉祠其禮止於如此而已上覽之略無嫌色曰只如此極好然須白過太后乃可行且少待之是時漸近南郊朝廷事多臺議亦稍中息上又未暇白太后中書亦更不議及郊禮既罷明年正月臺議復作中書再將前所草事目進呈乞降詔上曰待三兩日間白過太后便可施行矣不期是夕忽遣內侍高居簡就曾公亮宅降出皇太后手書云濮王許皇帝稱親又云濮王宜稱皇三夫人宜稱后與中書所進詔草中事絕異而稱皇稱后二事上亦不曾先有宣諭從初中書進呈詔草時但乞上直降詔施行初無一語及茲壽宮而上但云欲白過太后然後施行亦不云請太后降手書此數事皆非上本意亦非中書本議是日公以祠祭致齋惟曾公亮趙槩與歐陽脩在垂拱殿門閤子內相顧愕然以事出不意莫知所因請就致齋處召公同取旨少頃公至不及交言遂同上殿公前奏曰臣有一愚見未知可否上曰如何公曰今太后手書三事共稱親一事可以奉行而稱皇稱

后之陛下前免刑降王詔上稱親而却以臣等
前日所進呈詔草以禁爲固以國立廟令亡子
孫奉祠軍事便載於手詔行出上欣然曰甚好
遂降手詔曰朕而奉皇太后慈旨爲漢安懿王
典禮久未施行已降手書付中書樞密院王誨
國太夫人王氏襄國太夫人韓氏仙遊縣君任
氏八朕稱親仍尊漢安懿王爲漢安懿王王氏
韓氏任氏並稱后朕以方承大統懼德不勝稱
親之禮謹遵慈訓追崇之典豈易克當且欲以
室爲園增置吏卒守衛則園爲廟俾王子孫主
奉祠事皇太后諒茲誠懇即賜允從宜令中書
門下依此施行時議論紛然臺諫官皆已罷去
上慮中外不知詳悉乃詔降於朝堂曰朕近奉
皇太后慈旨僕安懿王今朕稱親仍有追崇之
命朕惟漢史宣帝本生父稱親又曰親諡曰卓
恭置奉邑皆應經義既有典故遂遵慈訓而不
敢違祖宗之典朕又以上承仁孝宗廟社稷之
事義不得兼奉其私親故但即國立廟俾王子
孫世襲漢國自主祭祀遠嫌有別益欲爲萬世
法豈皆權宜之舉哉而臺官品誨等始者專執
公稱皇伯進封大國之議朕以本生之親改稱
皇伯歷考前世並無此據進封大國則又禮無

加爵之道向自罷議之後誨等奏促不已忿其
未行乃引漢哀帝去恭皇定陶之號立廟京師
于亂正統之事皆朝廷未嘗議及者歷加誣詆
自比師丹意欲搖動人情銜惑衆聽以至封還
告敕擅不赴臺明繳留中之奏於中書錄傳訕
上之文於都下暨手詔之出誨等則以稱親立
廟皆爲不當朕覽誨等前疏亦云生育之恩禮
宜追厚侯祥禪既畢然後講求典禮褒崇本親
今反以稱親爲非前後之言自相抵牾繼以亮
俞等不顧義理更相唱和既撓權以示衆復歸
過以取名朕姑務含容屈於明憲上命各以本
官補外尚慮播紳之聞士民之衆不詳本末但
惑傳聞欲釋羣疑理當申諭宜令中書門下俾
御史臺出榜朝堂及進奏院編牒告示庶知朕
意二詔皆公所自草也桂州陸詵奏交州欲取
溫同等地上因問文趾於何年割據輔臣對曰
唐平德中政安南鄴護府梁正明中土暴曲承
美專有此地公曰向以黎坦叛命太示遣將討
伐不服後遣使招誘始順山路險僻雖尋得
其地恐不能守公上陝西點刺民兵之議曰三
代漢唐以來皆藉兵爲其故其數雖多而膽至
薄所以維制萬萬而威服四夷文非近世元兵

可及也唐置府兵最為近古天寶已後廢不能
復因循至于五代唐募長征之兵故因天下而
不能給今之義勇河北幾十五萬河東幾八萬
勇悍純齊生於天性而有物力資產父母妻子
之所係者稍加簡練亦唐之府兵也陝西當西
事之初亦嘗三丁選一丁為弓手其後刺為保
捷正軍及夏國納款朝廷抹放所存者無幾河
北河東陝西三路當西北控禦之地事當一體
今若於陝西諸州亦點集義勇止刺手背則人
知不復刺面可無驚駭或令永興河中鳳翔三
府先刺觀聽既安然後次及諸郡一時不無小
擾而終成長利時議者謂西人方納款動眾無
名頗難其事明年西夏點兵於界上涇原等諸
路皆調兵為備公曰此得機會矣彼上前議掘
密副使胡宿請且刺遼州軍公曰若以機事
難失諸州皆可乘時點刺上曰不若即了之乃
命朝臣三人詣陝西除商虢二州不刺餘皆籍
之為義勇得一十四萬人諫官司馬光極陳不
可二府以光疏進呈上問曰河北有義勇乎曰
有曰如此陝西奚獨為不可論遂決三司官歲
以資運而任不久相習以養資假余為說而不
修職事乃擇尤繁要者五首用資邊人久任目

通判資序理任至提點刑獄始許出外夏賊寇
慶州之大順城西邊甚警公奏曰慶曆中仁宗
皇帝嘗召臣與范仲淹對延和殿論以西鄙未
寧今臣等同上策畫乃退而上禦戎之策有四
既上此策而元昊納和不克施用今諒祚狂童
固非元昊之匹敢爾輕動勢將渝盟願付臣當
日之議俾二府議為成算付以五路之帥小羌
不足勝也乃命翰林學士馮京安撫陝西而使
與逐路議方略公又奏曰臣向收得本朝何亮
劉平議西事二策亮言靈武不可棄棄則西人
必吞諸戎為後大患當時不能用而今急駿焉
平之所陳雖與臣近錄慶曆中同仲淹所上之
策稍有不同然大槩以得西人山界地土部族
為甚利願付京持往參議上可之賊既寇大順
上對二府問如何處置公曰當勒住歲賜降詔
詰問以全國體樞密使文彥博等皆曰不可如
此則邊事大起矣至引寶元康定之喪師以動
上意公曰兵家須料彼此今日禦戎之備大過
昔時且諒祚乃一狂童豈可比元昊也詰之必
服上乃從公議遣何次公特詔以往奏事退二
府諸人以所論不用行相竊語彥博曰他言料
敵且看他所料逾月次公還以諒祚表進屬

宗已卧疾二府因入問起居畢公叩御榻曰諒
老云何英宗力疾顧曰一如所料一如所料
諒和上表謝罪也後英宗上僊神宗即位公
乃草賜夏國詔曰昨以夏國累年以來數興
干侵犯疆乘驚擾人民誘逼熟乃去秋乃復
大順圍迫城寨焚燒村落抗敵官軍遣奏
屢聞人山共憤羣臣皆謂夏國已達誓詔請行
拒絕先皇帝務存含怒且詰端由庶觀逆順之
情以決衆多之論連比遼章之稟命已悲仙馭
之上賓朕纂極二云私包荒在念仰循先志俯諒
乃誠既自省於前辜復願堅於永好苟奏封所

宋傳卷六

七

叙忠信無倫則恩禮所加歲時如舊安民保福
不亦休哉初英宗卧疾久一日公問起居退神
宗出寢門憂形於色顧公曰奈爾公曰願大王
早暮在上左右神宗曰此乃人之職公曰非
爲此也神宗感悟而去英宗自感疾後不能語
几處分事皆書於紙治平三年十二月主疾漸
革二府問疾罷公奏曰陛下又不視朝中外憂
惶宜早建太子以安衆心上顧之公請上親
筆指揮上乃批曰立大王爲皇太子公曰大王
乃鎮王也煩聖躬又親書之英宗又批於後大
王鎮王某公曰欲乞只今晚宣學士降麻上

願之公召御藥高居簡於前候以御衣曰適已
得聖旨今晚宣學士依御降制是晚雖院中
神宗侍側聞是命辭於榻前者久之制下又誤
置東宮官屬於是國本定矣初英宗既許建儲
處分畢情色凄慘歎歎涕下文潞公退而語曰
頃公適見上面色否人生至此雖父子之間亦
不能不動公曰國事至此無可奈何治平四年
正月英宗昇遐公以顧命請神宗拒前即位神
宗曰未予小子何以當之固避數四而後出充
英宗山陵使是月拜守司空兼侍中制曰若古
后王之興承序宗祧之重永言配命無競維人

宋傳卷六

八

在商則陟危致格天之功在周則召畢奏綴衣
之訓著於謨誥茲謂王勳烈在躬躬率膺端冊
方繫賴於丞弼以圖濟於艱難首舉元功敬告
庭來推忠協謀同德守正亮節佐理功臣開府
儀同三司行尚書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兼譯經
潤文使上柱國魏國公食邑一萬一千七百戶
食實封四千二百戶韓琦欽奉仁聖克享天心
亮翊先皇靈承帝事實道揚於末訓遂光輔於
中人扶維神聖之安保佐邦基之固百工稟式
四國具瞻帝首其衷予庶乃德登上公而論道

帝常自以曠庸無行封崇進功號是為九
命之禮用助三光之明於戲朕荷無疆惟休亦
無疆惟恤周咨元宰共即康功俾庶績之緝熙
致大猷之平格庶幾纂御永荷休成可特授守
司空兼侍中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兼譯經
閣文使兼國公加食邑一千戶食實封四百戶
仍賜推忠協謀同德守正亮節佐理翊戴功臣
散官勳如故公辭曰昨日進擬之間已曾面奏
歐陽脩以降並遷一秩若宣召學士草制乞如
此例寵典或過必須煩瀆聖聰今乃以司空侍
中一官併以授臣緣此極高之品自本朝以來
罕曾兼拜不同中書門下侍郎可以并除臣既
與通臣推恩特殊則是行賞不一況陛下聽斷
之始當以至公示於天下獨私首宰則必喧沸
公議而損辱新政愚臣之罪固不容誅早來久
已面剖肝膈皆非矯妄其所降恩命臣不敢並
乞追覆欲望天聰垂察許於二官之內止受一
重兼前來其有貼麻改換體例手詔云省所上
劄了陳避司空兼侍中晉國公事且悉先帝不
以朕菲薄使主宗廟而承顧命定大冊諸臣
未有以先之也方朕推恩天下而於一二股肱
之臣蓋亦攷尋故事而甄序之卿乃為陳懼

至于稱三夫補立兩朝而功不獲報豈朕所以
褒賢錄德之意哉且緒祥符之制則選官未
為過此乳與之除則亦職猶不為厚何疑而固
辭今朕初臨大政而將使令及如干丞相豈不
為朝廷惜哉所辭宜不允仍令貼麻依舊封魏
國公上又賜手札云佐命元老兩朝顧託於此
而不能發大其功優以典禮謂天下何公乃拜
命一口中書進呈罷上獨留公訪對久之因語
及英宗初即位服藥大第上曰是時不易處當
日如何公對曰是時人情譙謫惟然內則惟於
太后前上以必不妨外則急於皇子位差置官
屬相繼陛下自親政使除使相封郡王奉朝請
立於允初之上人心知有所歸內外遂安英宗
亦得安然服藥上歛容拱手曰此恩何敢忘公
惶恐謝之它日上謂公近有款以二大國封侯
王者如何公曰不可且先帝遵守典禮不敢封
父而陛下豈可封祖又當以何親稱之邪此必
黨議者欲求必朕殊不願上累陛下孝德而
推升帝於重不幸也願深察之上欣然納焉中
丞王陶公侍之素厚自小官擢至侍從陶自以
東宮之舊當踐二府既而除為中丞不知所
望忿怨形於言未幾遂解宰相不押常朝班公

與大相曾公亮奏陳曰自來以前殿退晚及中書聚廳見客及商議急速公事循例不赴押班歲月已久非始自臣等遂上章待罪降手詔不允陳理不勝遂肆誣詆上乃除樞密直學士羣牧使續內批指揮上陶與司馬光對換過着時相待罪未出參知政事吳奎上章力辨言王陶天資險薄造言翻覆貪市井小人之不若臣早來與趙槩屢陳欲王陶補外且令恩過陛下重難其事今除舊職及差遣臣等不能守義固爭已負大罪今若又行內批指揮除翰林學士乃是因其過惡更獲美遷不惟臣等取輕羣衆

宋傳卷六

使天下待陛下為何如王哉以廢格制詔居家待罪又上疏極言陶本因臣與韓絳延薦裁為御史即政韓絳頃年選用事陛下於東宮是時先帝服藥固未知王陶之才堪任器使蓋韓琦曾公亮等進擬今以一立班久廢之禮肆行深以是其心見利忘義惟攬摶是為略無羞惡溪壑無以喻其深阻也至如邵亢嘗聞德音以為編後今居諫長為陶驅迫竟使疑誤陛下亦當黜之既而公又上章乞罷遂黜陶知陳州上賜公手札慰諭云卿援立先帝功在王府自朕纂承在懷前用惟是同德意參問言昨工部等所

言過為誣告主事理朕所自明但中丞屢斥頗動朝議欲除學士意者示之義選其實使去言路不謂亦有章表遽然避位是者朕之不聰益駭天下之聽已處分王陶以舊職出知陳州乃君臣大方知其必以為嫌國之休戚卿當與朕共之言發於誠想宜深采公遺張茂則齎朕手札賜卿似可朝參餘意候對東面諭公乃入謝復位陶既黜邵亢猶欲抵公上曰若不是他韓琦朕只是一皇親太保耳亢問此治惶懼自悔時亢知開封府忠孝為府官屬亢為忠孝道上語如此意以益已之失也九月英宗山陵復

宋傳卷六

王公還至華縣即上章乞罷相尋詔諸處無得受章奏公入對面陳不已時公意已決去自此不復入中書視事一日上又召趣公視事公亦力請如前遂出四方一二士大夫勸退之書以進上笑曰自百唐至于五代首相之為山陵使者事已求罷例皆得請昨仁宗皇帝臨陵使上而先帝尚進藥劑其時臣上體國家不敢援此故事遂然引去今先帝已安陵域祠廟禮成乃陛下發明新政以恢太祖太宗光烈之時固當升進賢傑共熙聖治而臣二府一紀祿位盈極自近朝已來凡任首相未有如臣歲月之久

者妨賢之甚夙夕不能自安此臣當去之也
中書事無不經文字繁委而臣故疾嬰纏日難
牽強此臣當去之二也宰政不舉謗議日興事
業不著于時聞望益衰于前此臣當去之三也
前出爲使使者事訖而罷裁籍具存今臣兩
爲山陵使心怙然不能避位則是爲輔臣而不
知典故何以勝天下之責此臣當去之四也臣
願中外公議且謂臣何上察公意確度不可留
建內侍賜公手札曰朕以大臣進退國家所重
知卿勳力光于三朝朕之眷懷未有涯也此敕
有司不通章奏而卿數因入對懇求罷免復以
賓友之言袖書見進圖解機處朕中夕思念足
以見卿至誠豈不使卿少就安逸以永康寧哉
今許卿暫歸藩服朕將虛上宰之位以待卿還
果能如言朕即有命可密奏來手示吏不多及
公奏謝曰宰輔之任朝有定制老臣無狀不當
虛位待之願亟進良弼以光新政上卒虛此位
降制曰朕光宅萬邦聿新駁命正權綱之選御
謹名器之大方眷余宗臣特崇異數以表圖勳
之重用昭報禮之隆爰揆剛辰誕揚贊策推忠
協謀同德守正亮節佐理翊戴功臣開府儀同
三司守司空兼侍中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

兼諱經潤六使上柱國魏國公食邑一萬二千
七百戶食實封四千六百戶韓琦宣昭賢業熙
亮天工光訓三朝咸有一德材周五則之用體
備四時之和社稷是經文武維憲在成功而弗
貴有大以能謙存上奏封懇辭政柄願倚毗
之厚詔諭數煩而精懇之堅辭誠難奪是用進
司五教增峻三階且疏茅土之崇仍遂摩符之
便當盛辰而均逸望故里以榮歸大義甚闢休
靈殊屋於戲臣行其志茲爲自得之全君篤于
恩深惜老成之去無安帥節之樂猶待衣衣之
還乃情本朝不遐謂矣可特授守司徒檢校太
師兼侍中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淮南節度揚州
管内觀察處置營田等使判相州軍州事同羣
牧兼管内勸農使加食邑一千戶食實封四百
戶仍改賜推誠保德崇仁宗正協恭贊治莊節
翊戴功臣散官勳封如故仍令所司擇日備禮
冊命主者施行是日早上趨召公對於便殿上
諭曰侍中須要去今日已有恩命矣上遂泣下
公亦感激垂涕叙謝而退又詔賜第一區於京
師擇忠孝爲私閭校理仍授二子官初除公鎮
安武勝兩軍節度使公以兩鎮之命本朝以來
未嘗有此除授力辭不敢當上面諭之曰朕再

思之懷大異侍中必不肯當惟此兩
鎮可稍示殊禮朕拜量得其中也切不須
英宗神宗皆以官半公後神宗對中書每訪及
公亦止稱先侍中云上又以手詔賜公曰兩鎮
即度未嘗除非有所安也誠有待之也今卿歷
相三朝功烈休顯抗言引去朕懷有不足于
心推求恩禮惟恐遇卿之薄也尚何辭哉公又
奏祖宗舊制惟宗室近屬方有茲拜臣若踰越
常制不自度而處之則是開通臣希望爵祿之
原自臣而始章累上制改淮南節度使元豐間
又詔公加兩鎮以公辭不拜訖不敢當公又
以文館清職祖宗以來必給札試藝合格而後
除今此考不敢當此任詔學士院召試既入
等乃受時歐陽脩先罷政知亳州馳書賀公曰
進退之際從容有餘德業兩全謗議自止過周
公遠矣又聞所加恩禮力辭不拜此尤高山古
人土安名爲知制誥知三軍府亦親作於賀公
曰伏審辭寵上幸榮歸故鄉兼兩鎮之節旌備
三公之典冊貴極富溢而無亢滿之累名遂身
退而有褒嘉之榮在於觀瞻孰不慶美伏惟侍
中受天間氣爲世元龜誠節表於少時德業冠
於近代典司密命總攬中權毀譽幾至於萬端

險夷常持於一意故四海以公之明捨一時爲
國之安危與執洪樞遂躋元輔以人材未用爲
大耻以國本不建爲深憂言衆人之所未嘗任
大臣之所不敢及臻變故卒有成功英宗以表
疾荒迷慈壽以謙冲退託內揆百官之衆親當
萬事之微國無危疑人以靜一周勃霍光之於
漢能定策而終以致疑姚崇宋璟之於唐善致
理而未嘗遭變載在舊史號爲元功曾未若獨
運廟堂再安社稷弼亮三世教寧四方岷然在
諸公之先煥乎如今日之懿至若進退之當於
義出處之適乎時以彼相方又爲特善此書感
傳於世公未行會神謬擅領兵入西界取絳州
納降人鬼名山數族朝廷以爲憂公以辭絕恩
數久之至此方入謝既升殿上諭曰青間城神
謬已領夏國投來蕃部及本城屬戶直入西界
夏州以米其帥臣陸說薛向並不預知公退而
奏曰臣元不知朝廷措畧本末昨日倉卒應對
固不詳悉益不審投米蕃族得其壯兵幾人神
謬所領屬戶又復若干而不令大帥知委必無
合用錢帛糧草隨行即神謬到西界內作何施
設且橫山一帶蕃部自延州東路青澗城至西
路保平軍及環慶原州一帶綿亘數百里其間

其有大族酋豪未必皆欲背諒祚而投我今種
諤乃一城寨小臣不容朝廷逐路帥臣通謀協
心營致俟其橫山衆族皆有順漢之心然更須
逐路兵將夫力錢帛糧草版築之具百事畢備
尅日齊發方爲得計今當陝西連歲旱災兼聞
公邊弓箭手蕃部等穀食旣已不收舊冬又爲
早霜所害比戶正此疲困諤乃引數族投來人
戶深入西界欲成大事朝廷若不深謀遠慮遽
欲因其狂易邀功擅興不受御制之舉遂令逐
路應接彼界亡歿之人奈何朝廷元不曾與逐
路帥臣預謀及新經優賞之後災旱民困之時
宋傳卷六
未有大段錢帛糧草兵力戰具准備及開延興
修城寨控扼要害扞衛投漢蕃族次第又鄜延
環慶秦鳳三路帥臣皆是權官轉運使例亦新
差勢力不加是將勞擾關中億萬生靈以至天
下受弊只就種諤小子一時狂易之失兼諤祚
旣聞彼邊蕃族叛已大怒邊臣招納以爲由在
朝廷復棄我素無預備必大集平夏諸兵收討
更於我之諸路更互衝突則是西邊用兵戰禦
未有已時臣大爲朝廷憂之兼家陛下諭臣候
到相州一兩月間就移永興臣當國家急難之
際豈敢辭避致彼朝廷必以邊事責臣緣有上

件關備利害甚多若只以空身而往安能少濟
國家欲望陛下與兩府大臣熟圖勝算及廣出
錢帛兵力以濟之免成國家大患不可收拾

忠獻韓魏王家傳卷第六

宋傳卷六

三

賜進上監察御史安陽張士隆重刊

十一月改差公判永興軍兼陝府西路經略安撫使上以手札付公曰今封禁挺李肅之奏去可見即今彼中處置事宜次第卿若行裝已辦或三兩日引道前去甚好蓋為此際最要經畫公奏曰薛向始議欲招誘橫山一帶蕃族今種謂已擅據綏州啓此舉端朝廷急遣向往至則主謀遂撤諸路舉兵牽制環慶李肅之領兵七千破蕩族帳乃是舉無名之兵反殺戮橫山

家傳卷七

老幼豈招誘邪涇原蔡挺又欲合環州兵直趨興靈即是諸路帥臣肆意妄作自棄誓約取怨戎狄以開禍亂之原臣朝夕引道非難遣事倒錯如此須稟朝廷定議願召二府大臣早決成算翌日公辭二府方奏事未決曾公亮等奏曰今日韓琦朝辭在門外乞與之同議上亟召之公既對即奏曰臣前日備負政府自當參議今日藩臣也惟奉行朝廷命令耳決不敢預聞上觀公意確遂罷議後元豐中呂惠卿除知延州乃自請乞與二府同議邊事坐是貶黜上因諭輔臣曰嘗記韓琦初往陝西召至此與二府議

事再三辭不肯預始知老臣自識膽也公未辭之前先請對曰比蒙陛下累次官諭以延州事宜欲令臣西去忠義感激豈敢拒違聖意然再思之昨王陶斥臣強臣跋扈又謂六卿分晉三家弱魯之事人臣豈可當此今乃以陝西五路兵柄付臣雖自顧無它慮復有效陶語以相傾者臣誅族奚憚恐於國事有害願更熟慮未行聞尚可改議上曰侍中猶未知朕豈有是理邪公既辭上命二府官就公第賜筵宴遣使持酒器勸酌公入境檄諸路非王帥命舉兵者軍法從事先是諸將得隣路帥臣或監司移文即領

家傳卷七

兵入西界紛亂無節制自此各知紀律公至則詔曰屢趣棄綏州遷降人於內地時會西賊誘知保安軍楊定等數人殺之公曰今賊既若此綏州未可棄命薛向賈逵再議之皆謂令折繼世統降人共保綏爲便樞密院又降旨曰虜自來有邊上庸淺使臣及關中輕躁土人扶挾種薛之謀謂因此可遂前非況朝廷豈與大羊螻蟻計較尺寸之地已今廢棄綏州不計楊定之事先後速如前詔施行公奏曰西賊誘誘朝廷恐遣知軍巡檢朝臣不接詔匣其負登極與賀正使人亦更不來過界則是不復顧藉和好朝

而止住繼勝今邊上常作用兵之計既兩
絕即彼此各擇利而求勝朝廷今已納其
降人寇名山以下及諸首領幾萬人今在折繼
世下集敵西賊若盡撥在近裏城寨居止不惟
無地可處兼逐首領亦未必肯與本族下人戶
分作兩處住坐慮人情不安別生它變况見有
已修就綏州城池及綏州川內甚有膏腴空閑
地土若令降人寇名山與折繼世等因而據之
其于下人戶皆今在綏州川內相近居處各人
知具生業以久可自存活自然協力以捍諒祚
似今機會遂指揮即不得更般糧草赴綏州亦
不得留禁軍願軍在彼駐劄者非是要又遠費
國家錢帛糧草爭此無用之地益欲以空城付
之使敵萬必死之兵牽制西人常令屯守隄防
曠日持人自當疲弊不敢併聚凶醜於別路作
過及令諸路更作困撓之策則其早來請命
今已納其降人得城與地而反自棄之乃是先
形自弱之勢也且兵主於勢自結隙以來西人
屢入屢敗其所獲首級不少我之兵勢不振而
遂自弱之使彼見其形而毒慢不已向去雖欲
屈就必益驕蹇而難合也况朝廷前降指揮許
以綏州城與寇名山住坐亦是人朝廷信約若

以報朝廷是以夷狄而攻夷狄於國用別無所
耗萬一二人者他日不能抗而失之亦不繫國
家邊鄙利害則諒祚所傷所損固亦不勝其計
矣臣謂諒祚向賈逵等壁書到上件事理委是於
國家即今邊計為便可以施行非是聽用輕躁
庸近邀功生事之人淺妄之說以救全向諤之
失也謹遣走馬承受馮德誠乘傳以聞願早賜
可會夏國主諒祚死乞遣使告哀公又奏曰當
此變故尤非棄州之時願且留數月以觀虜情
他日再許納款猶可為議論之端或令別立疆
界或換易塞門崔彥或子之拒求降人之請是
時取捨皆在朝廷樞密院文彥博呂公弼耻於
中變協謀決議廢棄督促如初公亦條陳不已
上乃遣入內押班王昭明齎手詔訪公存廢利
害公奏曰臣當職無狀上煩聖慈委曲開諭風
夜不勝惶恐然臣始欲留綏城今繼世與降人
同處者益以西人與朝廷隔絕之後欲降衆有
地可居而因以抗賊既西人來告諒祚之哀則
邊事又有變易朝廷下次必須許今復好故乞
留此綏城只備數月之糧差人防守貴與商議
時易為束縛得朝廷久遠事勢今若朝廷以

臣前議為是即乞責郭達依此照管如不繫議和利害亦乞直行毀棄詔始如公議不棄初夏國之遣使詣關告諒祚之哀公又奏曰西夏自誘害揚定以來與朝廷相絕今遣使來告即見其國內饑饉乘此危迫故急來赴訴此時若不且以彼國前後違犯誓詔之事先行詰責及令縛送害定等人李崇貴白供奉等歸朝廷行遣以雪數家之冤以正國體俟其一順服然後開納苟便如元昊身死之初亟行小童冊命之禮且安無事即恐一失機會轉難控制公又以夏國當此變亂之際可以開示大信招納橫

宋傳卷三

五

山一帶部族乃為大字勝於諸路使散入窮中詔問公乘此機會有可行事宜密以聞公奏曰若告眾人過界沈然不來求議許臣於諸路擇要害處興建城寨使彼震懾必速就議先是涇原路鎮戎軍新寨裏有地六千餘頃可招弓箭手三四十人蔡挺嘗乞於此壕內修築焚會為寨公至此便宜檄挺聚兵城之城成後賜名為熙寧寨公又遣屬官李立之馳奏曰秦鳳路沿邊累為西人侵掠西番熟戶日失藩籬之固昨郭達已築治平鷄川二寨包入熟戶疆土不少若更修葺果城一兩處則西與古渭寨相接方

成外禦之勢樞密院難曰筆果城是秦州熟戶地土將來興置一兩處接連古渭又須添屯軍馬計置糧草復如古渭之患況西番熟戶本要為漢藩籬若與築城今熟戶自守必知熟戶不能自守須藉漢兵儻有賊至則漢兵當鋒熟戶受庇漢有餘力為之則可但虛內而事外非計之得前後臣僚累有奏請以此未曾施行更切子細相度以聞公復奏口竊觀漢世圖制匈奴患其西兼諸國故表河列郡謂之斷匈奴右臂隔絕南羌今西夏所據益多得匈奴之故地自昔取一時之議廢棄靈州以來因失斷臂之勢

宋傳卷七

六

故德明元昊更無忌憚得以吞噬西番以至甘涼瓜肅諸郡皆為賊有勢既大至寶元初始敢僭號以背朝廷是時賊方與諸路邊兵相攻戰故秦渭一帶西番未暇窺奪臣慶曆初曾知秦州今二十六年矣是時永寧安遠之北綿亘一二百里之外皆是西番熟戶其間有不授捕職名目官中亦不勾點彼族兵馬者則謂之生戶並與熟戶交居共為籬落故秦州最號藩籬之壯訖元昊納欵未嘗侵犯只自慶曆通好後來西人以寇抄為事見秦渭間西番最為繁盛又為我之降人獻說以謂西界諸郡皆貴廣有

所出可以先取西番然後以兵扼要害則西川
諸郡亦皆得之遂一向攻脅秦諸諸皆大半為
其所屬浸淫直逼秦州西路城寨北慶曆中維
維大段淳近年西人復將西市城修葺建為
保秦軍於其中修葺行衙聞甚宏壯命偽討馬
花麻總領之只去古渭寨一百二十里即近蔡
挺與白知軍者公文往來之處去漢界之近如
此自前未有也又秦州上丁族瞎藥烈質其父
厮鐸心及逃去與木征相合木征者即喃厮羅
之孫瞎穩之子也其木征瞎藥更與自來秦州
多點集不起廣有力量青塘族相結謀立文法

京師卷七

七

去西界所建西市城甚近陰與夏人通款若漸
次盡為西夏所誘不獨古渭孤危秦州西路城
寨日為賊逼則其董穩一帶至回紇以來般次
盡為阻隔秦州券馬自亦稀絕可謂秦塞之深
患也與臣二十六七年前在秦州時遘事變易
全然不同臣不因再忝西帥亦不能知此子細
所以久在西垂諳知邊事者皆謂城寨栗則可
與編川古渭通成外禦之勢隔絕待西人吞併
古渭一帶諸番與瞎藥木征青塘等族相結之
患少得前世所渭斷臂之策兼自來鄰延環憂
涇原等路沿邊例皆以城寨包衛然使諸族

京師卷七

知有家計則可以相為表裏號為難落之固不
然則諸族老小散居山谷田野間去城寨稍遠
西賊一來官軍既難救應則盡為賊所殺掠此
安可謂之難落也臣復見涇原路原州有明木
滅滅唐如三族廣有人力以居處特險從來點
集不起屢殺宜軍出入西界實都無忌礙
晉中每西人入寇則前為鄉導同為抄劫後來
范仲淹遂於三族之北與西界相接處修置靖
安城寧二寨佛空平耳朶城二堡其明木等三
族於是不敢作過賊從點集始為難落之用臣
今所以乞城寨栗者非好生事也蓋欲因與西
人議事未復奸間乘此機會可以城之既城此
則繼久有臣前所陳之利忽而不為則它日有
臣前所陳之害故城與不城其利害實繫於國
家而不繫於臣存朝廷之深算也若謂其修城
之後又有積兵聚糧之費力未能給臣以為不
然蓋罪栗既城則秦州三陽伏羌永寧來遠寧
遠諸寨却在近裏可以均勻抽減逐寨之兵往
彼屯泊更有初置酒稅場課利相兼充贖復聞
軍寨城側近有隙地自可招置弓箭手七八百
人就使防守則邊防之勢其雄重可知矣臣今
畫鄭延環慶靈原路沿邊城寨對西界小地圖

于結連在後陛下觀之則可見今之諸路例皆以城寨包衛熟戶非妄言也欲望陛下更與二府大臣裁酌可否詔從之公又委秦鳳帥馬仲甫與置噴珠堡甘谷通渭熟羊等城寨訖役戍人不敵近寨勸誘古渭一帶蕃部獻地八千餘頃招置弓箭手於是籬落壯固邊聲振矣西夏乃械送寧楊定者李崇貴楊道喜詣闕請命朝廷遣韓縝同公屬官劉航至延安與西人薛宗道議事仍令偕至長安寧公而後往後西人果差額獻納綏州塞門亦乞如舊朝廷遂許之熙寧元年七月公以九處置多為執政沮難不從如志又遑事向寧乃以疾求罷因奏曰陛辭之日親奉德音候西事稍寧即令臣却知相州願全舊恩使均勞佚章六七上不許乃召忠彥上殿令馳驛往彼慰諭及詢訪邊事忠彥回又附表懇訴之乃詔復知相州仍令赴闕朝覲公時冒大暑至都上見公形類瘠瘵驚歎久之乃曰不知侍中實曾不安始疑託以為辭自此須且速就安養公退而喜曰相州始可必矣陛辭之日從容訪問政事公因條陳用人當辨邪正為治之本莫先於此上又謂卿去誰可屬國者公引元老一二入凡所以裨聖德者甚多上

待中國之龜鑑朕敢不從公至相州數月上遣御藥院內侍劉有方齎手詔曰地震河朔涉秋久未止川防潰決里民流離朕甚惕然朕遣一宰之位好卿之還雖歲月一易猶恐未欲輕去鄉里且大名為天下喉襟之地相去止數舍間人情未為不樂也將欲除卿河北四路安撫使故馳一介之使以諭朕意苟勉而祇命則朝廷豈有北顧之憂哉公奏曰君之使臣當即臨命而先馳使指委曲為諭此乃陛下仁卹老臣過示優禮然臣方得守鄉郡陛辭之日陛下矜臣狀貌知其未安許臣亟赴本任今到任未及百日恐未能輒當煩重况當此大異之後正在朝廷加意拯救凡有措置須假應副若復如陝西一皆沮而不行必上誤聖寄二月復降手詔曰已除卿判大名府充河北路安撫使仍聽便宜從事苟朝廷有可應副朕當力為主張今差御藥院內侍李齊舉齎勅賜卿宜即祇受公再辭不許遂之任公以河朔沿邊次邊及近裏以來州軍鄉村人戶自去年秋冬以來將帶老小車乘衣裝錢物過黃河南去稱昨經災傷往唐鄧許汝間請買田土居住至今未絕自來朝廷累令州縣存卹賑濟兼去年夏秋殘零稅賦租

課並已倚閣及住催貸糧不差夫役又見賒糶

常平倉斛斗支表麥錢非不周至兄上件八戶

各有行裝次第且非寒餓不能自存之人時聞

聽信姦人扇搖輕去父母墳墓與鄉里骨肉離

散近奉朝旨賑濟許從便宜乃分遣官於諸橋

渡曉諭計口給券令還鄉里至則又以糧貸之

兼并之家乘時賤市流民田者皆先令還地寬

以歲月歸厥直朝廷以大名府路強壯元額一

萬三千一百餘人今管五千七百餘人今具不

補因依以聞公奏曰河北強壯自慶曆二年揀

刺義勇之時下等短弱之人並退充剩員強壯

於帳內別項椿管至今近三十年州縣以退下

人數更不差填今一路久惟災困非是添補強

壯之時願罷取索以安衆心從之保州自嘉祐

以來議欲修展開城至是劉几復乞展築朝廷

終以張皇引惹難之公奏曰保州聞欲展城軍

民莫不欣喜况雄州高陽開皆嘗修展不聞引

惹既非創築於慮誓無嫌願亟城之從之

忠獻韓魏王家傳卷第七

忠獻韓魏王家傳卷第八

賜進士監察御史安陽張士隆重刊

熙寧三年公乞罷河北四路安撫使奏曰前年

以河朔新經大災異民惟餓殍棄業而去者道

路不絕臣上體累詔付委之意不敢固辭今已

踰蒼巖賴聖德所感去年夏秋連得大稔流庸

歸復疲瘠一蘇震壞城壘悉已繕固至于定州

真定府高陽開三路皆得良帥北慮晏然無事

若尚冒此職實爲冗長乞只充大名府安撫使

累奏詔從之上留意河北事詔問公曰自北道

休罷兵革垂七十載而人情恬於安佚武備弛

於四循養兵雖多而未練畜馬雖衆而未精

修城壘而未盡堅固簡閱器械而未盡犀利

以隄防決壞溝洫垂廢賦歛不節徭役無時民

力困於累年軍儲置於列郡在興廢而補弊務

經遠而適時至於軍政之弛張將吏之能否出

入之險易守禦之利害皆可密爲條畫以聞公

奏曰此見陛下臨御以來憂遠求治日謹一日

居安慮危思預防之深意也天下幸甚然臣

竊謂國家自景德歲歲與狄人講和邊鄙無事而

於禦備之計未嘗不以河朔爲急至於守臣將

忠獻韓魏王家傳卷第七

吏亦心盡一時之選其在任者唯以練士卒利器械修城壘治樓櫓為職業往往曲出新意自衛能績以求勝取之者多矣積此六十餘年治葺之功可謂堅固軍利數倍景德之前矣去年秋偶以地震水災頗圯處多賴朝廷究心隨口復故唯是霸州信安軍數處以功料稍大經冬息役今則兵力已集土場盡出不三數月間亦見成就臣竊謂平時守備與用兵禦賊急緩之勢固有不同蓋平時守備則當為之有漸使不勢而易集況兵法曰百樓不攻今河朔諸城待敵之具何止百樓哉而朝旨令十分營葺外更

宋傳卷八

十一

以二分木植為之准備是過計也且賊至城下則城內公私所有一木一石皆可為城守之用較之三分之備不亦多乎夫以平時守備而為用兵禦賊之計臣恐財用先屈而民力不勝耳弊矣臣願朝廷加意選擇一路守臣將官若寢得其人則不在日加約束月降號令自然備豫之事益以脩舉也詔旨謂畜馬雖衆而未精者臣視近于朝廷講求馬政最為首務河南河北分置牧使以總治牧事又各有幹當公事官三數員更出巡視編降新制條目甚多臣願朝廷責以歲年則可見其效詔旨謂堤防決壞溝洫

逆廢者自去秋黃河決溢恩深等州悉被水患朝廷累遣近臣與都水監官負經度已於二股河進約分減大河之勢西治生隄以防漫溢臣亦嘗以衆議米一輒有論列已蒙朝廷遣司馬光等集議條奏事已施行若得向去大河水勢均調於今冬來春日可再圖其便詔旨謂賦歛不節徭役無時民力困於累年軍儲匱於列郡凡見陛下軫及一道生靈罹此重困思欲慰安撫養臣盡適舟生之路甚大幸也臣竊見本路今夏蠶麥盡登流庸漸復此乃上天垂鑒陛下吁畏憂民之心乘此之時臣固願陛下深思卑

宋傳卷八

三

木之重責臣與諸路守帥專務寬卹凡守禦之事心今漸為之備無得煩勞使其瘡痍日安生業加厚縱過遠垂有警不得已而取之則民力可勝而樂輸於公上矣矧伏人大勢少襄固惜盟好制勝之道亦當先料敵情不可亟自紛更觀今虜所窺測至若軍政之弛張則朝廷方下教閱新法諸路皆謹於奉行將吏之能否則臣常加體訪尚有不職即當具迹狀以聞不敢解也出入之險易則河朔地皆平坦別無障塞雖有唐泊之阻而盛冬水合或可平度又定保州唐信安肅寧等處皆接西山川口平闊是從

來此步大兵出入之地不可遮限當用兵之際或先據險要或設奇邀擊此皆擊臨時將略不可預言守禦之利害則臣前論頗詳不敢煩述雖然臣仰膺聖諭丁寧如此謹當力疾自勉夙夜究訪管見或有所得容臣繼以條上不敢遽然塞命妄進警言以誤陛下倘任詢采之意無任兢惶待罪之至是秋方行青苗法衆議皆以謂不便臺諫官凡言及者皆以罪斥是以中外無復敢言者公慨然上疏曰制置三司條例司奏今欲將常平廣惠倉見在斛斗遇貴量減市價出糶就賤量增市價收糶仍以見錢依陝西青苗錢例取人戶情願預行支給今隨稅送納斛斗內有願請本色斛斗或納時價貴願納見錢者皆許從便務在優民如遇災傷亦許於次熟日送納若此行之非唯足以待凶荒之患又民既受貸則於田作之時不慮闕食蓋人困乏常在新陳不接之際兼并之家乘其急以邀倍息今通一路之有無貴發賤歛以廣蓄積平物價皆以爲民而公家無以利其入是亦先生散惠興利而抑民豪奪之意也仍乞且於京東淮南河北三路先行此法俟成次第即今諸路依此施行奉勅依奏續准勅節文常平廣惠倉見

錢許依陝西出依青苗錢例每於夏秋未熟以前約逐處收成時酌中物價立定預支每斗價例出曉示召人情願請領者十元爲一保即不拘戶等高中下不願請領者不得抑配若客戶願請即與主戶合保若約度物數支與鄉村人戶有剩即亦許准上法支俵與坊郭有物力抵當人戶如納時斛斗價貴願納見錢者亦聽仍相度量減時價送納夏料於正月三十日以前秋料於五月三十日以前支俵又准轉運常平廣惠倉司牒支俵青苗價錢每十戶以上結成一保須第三等以上有物力人充用頭第五等并客戶每戶不得過一貫五百文第四等每戶不得過三貫文第三等每戶不得過六貫文第二等每戶不得過十貫文第一等每戶不得過十五貫文如所支錢外更有剩數其第三等以上人戶委本縣量度物力於今來所定錢數外更添數支給若更有剩錢如坊郭人戶實有自己物業可充抵當願借請官錢者仍五家以上結爲一保依鄉村青苗例支借不得過抵當物業所值價錢之半其逐縣不得違免違時由納錢人自色人扇搖人戶却稱不願請領仰逐縣官吏用心曉告人戶如不願請領即具結罪狀

入馬逆申赴當司以憑選差清強官往彼曉諭人戶如却願請領其本縣干繫人必定別作行違如事理稍重必具事由申奏應夏秋收成合納所請過價錢斛斗如物價稍貴願納見錢者當議於市價上減撲錢數仍比附元請價錢十分不得過三分假令一戶請過錢一貫文如送納見錢即不得過一貫三百文臣竊以國之頒號今立法制必信其言而使民受實惠則四方觀聽孰不欣服伏詳元降勅語務在優民不使兼并之家乘其急以邀倍息皆以為民而公家無以利其入謂合先王散惠興利抑民豪奪之意也今乃鄉村自第一等而下皆立借錢貫伯

家傳卷六

六

其第三等以上人戶更許添數支給坊郭人戶有自己物業可充抵當願借請官錢者依青苗例支借不得過抵當物業價直之半鄉村上三等并坊郭有物業人戶乃從來兼并之家也今皆多得借錢每借一貫令納一貫三百文則是官放息錢也與元勅抑兼并濟困乏之意絕相違戾欲民信服不可得也又鄉村每保須要策三等以上有力人充甲頭雖云不得抑勒而上等之戶既有物力必不願請官吏既防保內近下貧戶不能送納豈免差充甲頭以備代陪也

復峻青遼縣如人戶不願請領即令結罪申報若選官曉諭之時豈無貧下浮浪願請之人苟免括拾則其勢須行散配且貧下人戶見官中散錢誰不願請然本戶夏秋各有稅賦又有預買及轉運司和買兩色紬絹積年倚閣借貸錢糧麥種錢之類名目甚多今添納此一重出利苗錢愚民一時借請則甚易至納時則甚難也故自勅下以來一路州縣上下惶惑皆謂若不抑散一戶不願請領只據近下等第與無業空戶願請者支俵則實難催納將來必有自行刑督索及勒干禁書手典押者戶長同保人等均陪

家傳卷八

七

之患大凡兼并所放自錢雖取利稍厚緣有通欠官中不許受理往往舊債未償其半早以續得貸錢兼并者既有資本故能使相因歲月漸而取之今官貸青苗錢則不然須是夏秋隨稅送納如人戶災傷及五分以上方許次科併還若連兩科災傷則必官無本錢接續支俵而官本因而寢有失陷也其害明白如此更有緣此煩費虛擾之事不敢具述兼去歲河朔豐熟常平倉所糴白米每斗不過七十五文至八十五文省以來自前年分少有似此價賤之時若乘時收歛遇向去價貴出糶不唯合於古制而無

以附之弊兼民實被惠亦足收其羨贏今諸倉
方有糴入而提舉司亟令住止蓋盡要散充青
苗錢指望三分之利而遂收為已功縣邑小官
敢不奉行豈暇更恤貽民久遠之患哉諸路所
行事體必料大率如此朝廷若謂陝西官放青
苗錢官有所得而民以為便此乃轉運司因軍
諸有闕遇自冬涉春雨雪及時麥苗滋盛決見
成熟行於一時則可也今乃差官置司為每歲
春夏常行之法而取利三分又豈陝西權宜之
比也兼元初明言且於京東淮南河北三路先
行此法俟成次第即令諸路依此施行今此三

家傳卷八

路自觀新制州縣方憂不能奉行而遽於諸路
遍差提舉官員以至西川廣南亦皆置使伏惟
陛下自臨御以來夙夜憂勞勵精求治况承祖
宗百年仁政之後民浸德澤唯知寬卹而未嘗
過擾若但躬行節儉以先天下常節浮費漸汰
冗食自然國用不乏何必使興利之臣紛紛四
出以致遠近之疑哉臣職當安撫日聞一路官
吏所論皆云散錢不便轉運司明知長坑利權
不可經久尚皆不敢陳說而小臣畏罪孰敢言
者臣若顧避形迹從而默然大懼有誤陛下委
寄之重欲望聖慈矜臣愚直更賜博訪若臣言

不妄即乞盡罷諸路提舉之官只委逐路提點
刑獄臣僚依常平舊法施行以安衆心天下幸
甚時有勅諸軍五服內親卑幼充節級人負若
被轄人係等長即轉移於一般軍分公以諸軍
多是弟姪子孫以父兄尊屬在軍遂願投木營
同活或無子孫者即召本營人為舍壻與一身
有託更有堂從疎屬有服外親充軍後有卑幼
補為人負若一旦盡改配別指揮恐軍中人情
未允只大名一府禁軍合移者已五十餘人在
京與諸路恐躲避者人數不少請轄下有等長
唯副指揮以上被轄人與轉移其餘止移別都

家傳卷八

九

詔從之至今行之為法

忠獻韓魏王家傳卷第八

忠獻韓魏王公傳卷第九

賜進士監察御史安陽張士隆重刊

八月公既上章乞罷青苗法條例司復疏難頒下公亦再上疏辨曰臣近以河北路差官置司春夏放青苗錢與鄉村坊郭人戶明取三分之利每保須要第三等以上有物力人充甲頭督促峻責逐縣支俵有傷國體一路官吏上下皆知不便而以制置條例司是大臣主領但人人腹非而不敢言臣被領三朝而又職當安撫實不忍雷同默然遂詳陳利害本末乞更加博

一求博卷九

訪若臣言不妄即乞盡罷諸路提舉之官只委逐路提點刑獄臣僚依常平舊法施行所冀陛下洒然開悟亟賜更改使天下歌舞聖明不為盛德之累老臣獻忠之心豈有它也今准都進奏院牒却業制置司以臣言皆為不當條件疏駁乞申勅諸路及直今進奏官張士程拊擇本院將曉諭中書劄子頒行天下臣詳制置司疏駁事件即將臣元奏要切之語多從刪去唯舉其大槩用偏僻曲為沮難及引周禮國服為息之說文其謬妄上以欺罔聖德下以愚弄天下之人將使無復敢言其非者臣下勝痛憤須至

如有無利欲望聖慈持紆親覽然後降付中書樞密院省詳送御史臺集百官定議如臣所言不當即其從竄竊若是制置司處置乖方天下受其弊即乞依臣前奏盡罷諸路提舉官以委提點刑獄臣僚依常平舊法施行以慰衆心一臣前奏以元降勅語務在優民不使兼并之家乘其急以邀倍息而公家無以利其入今乃鄉村自第一等而下皆立借錢買百其第三等以上人戶更添數支給坊郭人戶有自己物業可充抵當願借請官錢者依青苗例支借不得過抵當物業價直之半且鄉村上三等并坊郭百物業人戶乃從來兼井之家也今皆多得借錢每得一貫今約一貫三百文則是官放息錢也與元勅抑兼并濟困乏之意絕相違戾今制置條例司疏駁云言者以謂元降勅命云公家無所利其入今河北提舉官乃令取息三分是與元勅絕相違戾失信於百姓本司今按周禮泉府之官民之貸者取民息有至二十而曰國事之財用取具焉今常平新法預俵青苗價錢但約熟時酌中物價若熟時物貴即許量減市價納錢即是未定合納實數故河北提舉官則約東州縣若情願納錢不得過三分至於京西

一求博卷九

二

漢儒以去聖之遠解釋或有異同耳按周禮泉府掌以市之征布歛市之不售貸之帶於民用者以其價買之物揭而書之以待不時而買者各從其抵鄭衆釋云書其價揭著其物也不時買者謂急求者也抵故價也臣謂周制民有貨在市而無人買或有積滯而妨民用者則官以時價買之書其物價以示民若有急求者則以官元買償與之此所謂王道也經又云凡賒者祭祀無過旬日喪紀無過三月鄭衆釋云賒貴也以祭祀喪紀故從官貴賈物庶貴公旁疏云賒出民不取利也經又云凡民之貸與其有司

辦之以國服為之息鄭衆釋云貸者謂從官木賈也故有息使民弗利以其所賈之國所出為息也此所謂王道也而鄭康成釋云以其於國服事之稅為息也於國事受園廩之田而歲萬泉者則暮出息五百臣謂周禮園廩二十而稅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唯其桑林之征二十而五漆林自然所主非人力所作故稅重康成乃約此法謂從官園廩若受園廩之地皆萬錢者出息五百公旁四而疏解謂近郊十一者萬錢暮出息一千遠郊二十而三者萬錢暮出息一千五百甸稍縣都之民萬錢暮出息二千臣謂如此則須漆林之戶取貸方出息二千五百也然當時未必如此今放青苗錢凡春貸十千半年之內使令納利二千秋再放十千至年終又令納利二千則是貸萬錢者不問遠近之地歲令出息四十也周禮至遠之地止出息二十今青苗取利尚過周禮一部則制置司所言比周禮貸民取息立定分數已不為多亦是欺罔聖聽自謂天下之人皆不能辨也且今古異制貴於便時周禮所載有不可施於今者其事非一若謂泉府一職今可施行則一言以官錢買在市不售及民間

積滯之貨候民急求則依元買價與之民有祭
祀禮紀就官中借物限旬日三月還官而不取
其利制置司何不將此周公太平已試之法盡
申明而行之豈可獨舉注疏貸錢取息之利事
以詆天下之公言哉鄭康成又注云王莽時貸
以治產業者但計贏所得受息無過歲什一公
考疏解云王莽時雖計本冬以為定及其催科
唯所贏多少假令萬泉歲贏萬泉惟一千贏五
千催五百餘皆據利催什一臣謂王莽時官貸
本萬錢歲終贏得萬錢只令納一千若所贏錢
更少則納息更薄比今於青苗錢取利尤為寬
五
以而王莽之後上自兩漢下及有唐更不聞有
貸錢取利之法今制置司遇堯舜之主不以二
帝三王之道上裨聖政而貸錢取利更過王莽
之時此天下不得不指以為非而老臣不可以
不辯也况今天下田稅已重固非周禮什一之
法則又隨畝更有農具牛皮鹽錢麴錢鞋錢之
類凡十餘名什謂之雜錢每遇夏秋起納官中
更將紬絹斛斗低估價例今民將此雜錢折納
又每歲將官鹽散與人戶謂之蠶鹽令民折納
絹帛更有預買轉運司和買兩色紬絹如此之
類不可悉舉皆周禮田稅什一之外加歛之物

取利已厚傷農已深奈何更引周禮國服為息
之說謂放青苗錢取利乃周公太平已試之法
此則誣汙聖典蔽惑聰明老臣得不太息而慟
哭也又制置司所云提舉官約束州縣納錢不
得過三分二分益為量歲時價指揮未有約定
實數恐遇納時斛斛價例倍貴州縣量減錢數
不多却致虧損百姓若物價低平即合納本色
不收其息臣亦謂此論之不實也緣小麥最為
不耐停蓄之物自來常平倉不積穀恐積留損
壞今歲諸路雨雪及時二麥有望來價必賤提
舉官必不肯令人戶送納本色若納下本色則
六
無由變轉若於轉運司兌換價錢則諸處軍餉
支麥絕少必難兌換既難兌換則占壓本錢下
次却無錢散與人戶臣以此知制置司與提舉
官本無令人戶送納斛斛之意故開此詐網見
錢一門將來只令言人戶情願送納本色則人
戶須至糶麥納錢豈不殃害百姓唯陛下早悟
臣言一制置司云言者以謂三等戶及執郭有
物力戶即從來兼井之家今乃立定實有許之
貸借即非抵兼井之意又河北提舉官每保復
要上三等戶名即上等入戶必不願請官與
防官戶不能送納豈免差充甲頭以備代陪又

河北提舉官乃峻貴州縣如人不願請領時
罪中報若選官曉諭人戶却請願領時當別
作行遣若選官曉諭苟免拮拾豈無貧下浮浪
願請之人或須行散配本司今按鄉村上三等
及城郭有物業戶內亦有闕乏之人就人取債
豈皆是兼并之家今貸貧民有餘則以俵此等
人戶免令就私家取一倍之息乃是元勅抑
兼并之意河北提舉官每保須要上三等戶一
名者益為闢防浮浪之人請去將來難為催納
若有上等戶肯與同保即非浮浪之人自不須
憂難為催納若無上三等戶肯與同保即自依

宋倫卷九

七

准提舉官公文不許支俵何須更行散配若謂
上三等必不肯請領須是差作甲頭即自是抑
勒有違前法況今年開封諸縣已經俵散甚有
上三等戶情願請領即非官吏抑勒以近驗速
事理可知至於提舉司約束官吏如無人情願
請領即結罪申報別選官曉諭乃只是闢防因
循避事壞法之人即非迫脅官吏須令押配百
姓若提舉官急於功利諷令州縣押配與人即
諸路各有安撫轉運提刑其為朝廷委任皆在
提舉之上若有州縣官員欲隳壞新法曲徇
提舉官抑勒百姓自當糾舉依法施行并具事

狀聞奏豈宜以官吏違法之故遂欲廢法臣竊
以鄉村上三等及城郭有物業人戶非臣獨知
是從來兼并之家以天下之人共知也今制置
司以為不是兼并之家者只要多散青苗錢與
之而得利亦多也其如元降勅意本務拯濟困
乏却將錢放與此等八戶則天下明知朝廷中
以取利為意實傷國體制置司若謂周官有貸
民之法取之以道於理無嫌則今兼并之家例
開竹庫置課場若恐取民倍息以傷貧細則所
在皆可官自開置以抑兼并然自前世以來惡
其太近哀矜不忍為之今青苗錢一事無近於

宋倫卷九

七

此乎又云每保須要上二等戶一名者益闢防
浮浪之人請去難為催納此則抑勒之勢不假
臣言而自明矣又云若謂上三等八戶必不肯
請領須至差作甲頭即自是抑勒有違前法此
又殊不察事勢人情有不得已而為之者且古
前之法內有大臣力主事在必行外有專差之
官唯以散多為職辨州縣官吏往往變抑勒而
為情願者益事勢不得不懼而人情不得不從
也監司之官其於事勢人情亦何異此九重高
遠豈得盡知唯陛下早賜辨察一制置司云言
者以謂躬行節儉常節浮費自然國用不乏何

以使興利之臣四出以致使遠近之疑本司今
按先王之政未嘗不以食貨為始張官置吏大
抵多為農事也近世以來農人尤為困苦若朝
廷但有徭役加之初無歲時補助之法近自京
畿陂防溝洫多有不治乃至都城側近鄉地數
百里棄為污萊父子夫婦流離失業四方遐僻
不可周知一方水旱則餓死者相枕藉而流移
者填道路如前歲河北一饑不免漕江淮之米
以救之然於人之流亡餓殍未有補也至於非
汎用度或不免就等第人戶彊借錢物百姓典
賣田產物業以供暴令此亦可謂國用之美至
於差役困苦農民使之夫職則士大夫之所共
見不待論說而後可知故陛下即位詔書丁寧
以務農理財免人役為政事之急誠方今宜憂
為在此也今置提舉常平廣惠倉官兼管幹農
田水利差役事者凡以為此而已固非使之賒
削百姓以佐人主私譽亦豈得謂之興利之臣
而以為致遠近之疑臣詳制置司所言提舉常
平倉官實不是興利之臣今既明舉貸錢取利
之法謂取之以道於理無嫌則非興利而何至
於東南所差均輸之官亦皆興利之臣也且西
川四路鄉村民多大姓每一姓所有客戶動是

三五百家賴衣食貸借仰以為生今若差置
司更以青苗錢與之則客於主戶處從來借貸
既不可免又須出此一重官中利息其它大姓
則固不願請領苗錢又廣南東西路土曠人稀
水鄉之俗粗足生計今亦置官司貸錢取利故
於遠民尤為不便豈得不謂之以致遠近之疑
也國家幅員至廣一方之有水旱時所不免然
朝廷未嘗不假貸糧種盡救荒之政以濟卹之
故得饑饉者復蘇流庸者復安自祖宗以來可
謂仁政充洽矣而末嘗曾就等第人戶彊借
錢物唯是英宗皇帝及陛下即位之初天下名
有優賞朝廷自京師應副未及間有三兩路州
軍曾於坊郭富民處權暫支借者然亦即時贖
還今制置司指為暴令以頒布天下是唯知主
張青苗之法而不顧毀謗之甚誠可駭也唯陛
下早賜省察一制置司云言者以謂坊郭人戶
既無青苗不可貸借本司今以常平舊法亦難
與坊郭之人今若依散農民有餘仍不許坊郭
之人貸借是令常平有滯積餘歲而坊郭之人
獨不被賑救乏絕之恩也周禮設貸民之法即
無都邑鄙野之限今新法乃約周禮太平已試
之法即非專用陝西青苗條貫也臣詳制置司

此說尤為不實蓋自來常平倉遇歲末穀物價稍昂合減元價出糶之時其鄉利則逐處多下諸縣取逐鄉近下等第戶姓名印給關子令收執赴倉每戶糶與三石或兩石以求所是坊郭則每日零細糶與浮估八戶每口五勝或一畝以來故民受實惠甚濟飢乏即米見曾坊郭有物業人戶乃來零糶常平倉斛斛者此蓋制置司以青苗為名欲剝借錢與坊郭有物業之人以望得利之多假稱周禮太平已試之法以謂無都邑鄙野之限以文其曲說唯陛下深詳其妄一臣近准真定府路安撫使司公文稱准

宋傳卷九

十

河北都轉運常平廣惠倉司牒真定府准制置條例司劄子據河北都轉運常平廣惠倉司狀准朝旨於內藏庫支到山東絹二十萬匹充常平本錢尋分擘與諸州縣出賣必是破貨不了欲將絹分作兩等上等每匹作一貫三百五十文省次等每匹作一貫三百文省召八戶情願依青苗見錢法請領仰更切相度如依減定價例委是八戶情願即依所申施行如坊郭八戶情願請領者亦聽常平司差估照侍康承丙稱自京般來絹二十萬匹唯有真定府未曾差人赴恩州請般貼康承丙疾速往真定府管下縣

分通行催促火急和雇乘赴恩州請般趁時支依勘會真定府於恩州支下絹三萬匹雖未般到緣係准備充秋料青苗價錢不關錢支用若更差使臣下州府縣分催促支散及取索文字深屬張皇搔擾牒臣本司請照會者臣遂備錄聞奏庶朝廷見其為害之深乞察臣前奏散青苗錢不便事理早賜施行却准中書劄子奉聖旨康承丙元係皮公弼等乞差克差使幹當無累降指揮令提刑司常切覺察所散青苗錢召八戶情願不得勒勒或有抑配俵散便令止絕當職官員具姓名聞奏答與臣知者臣勘會

宋傳卷九

二

轉運司昨將山東絹配賣與諸州軍坊郭等第八戶每一匹估錢一貫五百三十文至一貫六百文以來限半年納錢尚猶近下等第八戶有破賣家財方能貼陪送納了當者今常平提舉官將山東絹二十萬匹上等者作一貫三百五十文每一貫取利二分每匹已是一貫六百五十文省下等者每匹作一貫三百文并利亦是一貫六百文省並隨稅只是百餘日省限納足與轉運司配賣與坊郭八戶價例全不相遠即於農民豈不為害更差使臣督迫支依公文內動是火急之言則州縣小官唯是應命苟免過

各情願何處更可耕明且制置三
 司條例司第六臣主領然終是定奪之所今將
 前二十萬匹直行指揮許散與鄉村人戶依青
 苗法納錢及令坊郭人戶願請者亦聽則自來
 未見有定奪之司事不關中書樞密院不奉聖
 旨直可施行者如此則是中書外又有一中書
 也然中書凡事亦須進呈或候畫可方敢施行
 亦豈便處分唯陛下察其專也如此則在外
 司職臣僚其誰敢不稟從望早賜辨察使事歸
 府庶於國體為便上始得公疏意已大悟立
 寢罷時王安石聞公有言已引疾在告唯參
 知政事趙抃等對上諭欲罷之意抃乃曰此主
 於安石乞更俟安石出議之安石既出視之益
 堅聞者惜之未幾呂公著為御史中丞亦言青
 苗法非便安石欲黜之上曰須別坐事今出既
 而又曰公著言韓琦近有章疏朝廷亦當聽納
 自古執政與藩臣若生間隙至有欲害之甲
 以逐君側之惡者安石遽曰只此可以逐矣公
 著遂坐誣大臣欲舉晉陽之甲罷知蔡州諫官
 孫覺聞之曰此言覺嘗奏之今貶公者誤也公
 既以言忤權臣又公著告詞明坐所因公益哀
 恐遂以庚上章乞知徐州幸四上神宗遣內侍

李舜舉慰諭乃止

忠義錄王宗傳卷第九

宋史卷九

十三

忠獻韓魏王公傳卷第十

賜進士監察御史安陽張士隆重刊

熙寧四年公至大名二年矣又上章乞邢相一
郡二月改永興軍節度使再任制曰分陝稱伯
召南當公職之尊啓魏就封事萬得國名之大
况吾元老為世宗工久倚帥垣之嚴宜遷尹節
之寵飭宣典策教告縉綬具官琦道醇而深施
遠而博渾渾忠孝之業憲憲文武之資感通仁
朝亮衆采於台極翼戴英考捧大明於天衢肆
朕績圖取初謀落髮詣四氣之序熙輯百家之

一承傳

成登昭公槐奄莊國社鎮定大事安如九鼎之
安承寧諸侯端若元龜之信歲勤再閱師律既
和重念郊圻之雄旁據河山之險徒得君重以
宣王靈就更西雍之旄留主北門之鑰載航
爰賊并實幹制於戲漢洛陳平安危主於上意
周因裴度輕重繫乎殿身維迺純誠無媿前烈
懋服休命往其欽哉可特授依前守司徒檢校
太師兼侍中行京兆尹魏國公充永興軍節度
管内觀察處置等使再任判大名府兼北京留
守司事畿內河堤勸農監牧使充大名府路安
撫使兼大名府路駐泊馬步軍都總管加食邑

一千戶食實封三百戶功臣散官勲如故公力
辭不拜後及三年復乞納節如前請章七上不
許滿四年再請六年二月移判相州契丹遣使
辦理河東地界上賜手詔詢訪公奏曰臣伏蒙
聖慈特差入內侍省內東頭供奉官幹當內
東門司裴昱齎賜臣手詔以朝廷通好北虜幾
八十年近歲以來生事彌甚代北之地素有定
封而輒開釁端妄來訴理比敕官吏同加按行
雖圖籍甚明而詭辭不服今橫使役至意在必
得朕以祖宗盟好之重固將憂容慮情無厭勢
恐未已萬一不測何以待之古之大政必詢故

一承傳

老卿夙懷忠義歷相三朝雖爾身在外乃心罔
不在王室其所以待遇之要禦備之方密具以
聞朕將親覽臣晚年外病心力耗殫日欲再乞
殘骸保此頽暮不意陛下以北虜生事深恐預
防記及孤愚曲有訪逮敢不勉竭衰殘少塞聖
問臣竊以契丹稱疆北方與中國抗者蓋一百
七十餘年矣自石晉割地并有漢疆外兼諸戎
盜自驕大在祖宗朝屢擊而牧極肆凶暴當是
時豈不欲悉天下之力必與虜角哉終以愛惜
生靈屈就和好几疆場有所興作深以張皇引
志為誠以是七十年間二邊之民各安生業至

於老死不知兵革戰鬪之事王仁大惠不可加也臣觀近年以來朝廷舉事則似以大敵為卹窮人素以久疆之勢於我未嘗少下一旦見形生疑必謂我有圖復燕南之意雖聞虜王厚而佞佛豈無疆梁宗屬與夫謀臣策士引先發制人之說從此舉端故集遣橫使以爭理地界為名觀我應之之實如何耳所以致虜之疑者臣試陳其大略高麗臣屬契丹於朝廷久絕朝貢向自浙路遣人招諭而來且高麗小邦豈能當契丹之盛未與不來於國家無所損益而契丹知之謂朝廷將以圖我此契丹之疑也秦州

宋書卷十

三

古渭之西吐蕃部族散居山野不相君長耕牧自足未嘗為邊鄙之患向聞疆取其地建熙河一路殺其老小以數萬計所費不貲而河州或云地屬董種董種即契丹壻也既恐闕地未已豈不往訴而契丹聞之當謂行將及我此又契丹之疑也北遼地近西山勢漸高不可為塘泊之處向聞差官領兵編植榆柳其成長以制虜騎然興於界首無不知者昔慶曆慢書所謂樹立隄防鄣塞要略無以異矣然此豈足恃以為固我且使契丹之疑也河朔義勇民兵置之歲久耳目已熟將校甚整教習亦精而忽然

保甲或放而歸農得增數之虛名或可用之成法此又徒使契丹之疑也自虜人辦理地界河朔沿邊與近裏州郡一例差官檢討修築城壁開濬壕塹趙冀北京展貼之功役者尤衆敵樓戰棚之類悉加換葺增置防城之具率令備足逐處衣甲器械累次差官檢視排垛張盤前後非一又諸處州郡作院頒降新樣廣謀造作澶州等處州為戰車此皆衆目所覩謀者易窺且虜人未有動作彼無秋毫之損而我已費財殫力先自困弊又徒使契丹之疑也近復置立

宋書卷十

四

河北三十七將各專軍政州縣不得關預雄州地控極邊亦設將七兵其隨軍衣物有令兵士已辦者有令本營增置者有令官造給付者以至預籍上戶車馬驢騾准備隨行明作出征次第不可蓋掩此又深使契丹之疑也天北虜素為敵國施設如此則積疑起事不得不然亦其善自為謀者也今橫使再至以示假蹇以探願朝廷况代北與雄州素有定界若優容而與之實慮虜情無厭浸淫不已誠如聖詔所諭固不可與或因其不許虜遂持此以為已立縱未大舉勢必漸優諸邊卒聽盟好益事有因緣而至

此者乃煩明詔訪以待遇備禦之要自顧老朽夙夜思之其將何策上助聖算然臣聞言不及而言謂之躁言及而不言謂之隱臣昔嘗言散青苗錢不便事而言者輒肆厚誣非陛下之明幾及大戮自此新法之下雖其間有未協人情者實避嫌疑不敢更有論列今親被詔問事繫國家安危言及而隱是大不忠罪不容誅矣臣豈竊計始為陛下謀者必曰自祖宗以來紀綱法度率多因循苟簡非變不可也治國之本當先富彊之術聚財積穀寓兵於民則可以鞭笞四夷盡復唐之故疆然後制作禮樂以文太平

宋傳卷下
五

故始散青苗錢使民出利所得之利復以為本必務多取歲增本錢無有定數又為免役之法自上等以至下戶皆今次第出錢募人應役從來上戶輪當衙前重難故其間時有破敗者今上戶一歲出錢不過三十餘緡安然無事而令下戶素無役者歲歲出錢此則損下戶而益上戶雖百端補救終非善法入役錢之內每歲更納寬剩錢以備它用此所謂富國之術者也且農民送納夏秋稅賦一年兩次納不前者始有科校之刑今納青苗與役錢已是加賦有過限者亦依二稅法科校則是一戶一歲之中常負

六次科校民不勝矣稍遇水旱則逋負官錢流移失業事已著見孰敢言者又內外置市易務盡籠天下商旅之貨官自取利主者以得利為功雖刀必取小商細民遂無所措加以新制日下更改無常州縣官吏茫然不能詳記稍有違者皆坐徒刑雖經赦降去官不得原免監司督責以刻為明簿法之苛過於告緡故州縣之間官吏惴惴然日苟一日皆以脫罪為幸夫農者國之根本也商者能為國致財者也官吏助朝廷之教化者也今農者則怨於畎畝商者則難於道路官吏則所在不安其職而恐陛下不能盡知也夫欲攘斥四夷以興太平必先使邦本固操衆心離怨振古以來未聞能就此則為陛下始謀者之大誤也陛下有堯之仁舜之聰知其所誤能改不吝聖人之大德也又今奸進之人不顧國家利害但謂邊軍將作富貴可圖獻策以干陛下者必曰虜勢已衰持外示驕慢耳以陛下神聖文武若擇將臣領大兵深入虜境則幽薊之地一舉可復此又未之思也今河朔累歲災傷民力大乏沿邊次遼州郡多糧不充新選將官皆羸勇寡謀之人義勇保甲新點未經訓練若驅重兵頓于堅城之下糧道不給虜

宋傳卷下
六

人四向來援腹背受敵欲退不可其將奈何此
太宗朝雖曹彬未信名德宿將猶以致岐溝之
敗也臣愚今為陛下計謂宜遣使報聘優致禮
幣開示大信達以至誠具言朝廷向來興作乃
修備之常與北朝通好之久自古所無豈有它
意惡為謀者之誤耳且疆土素定當如舊界請
命遣使退近者侵占之地不可持此造端欲恐
祖宗累世之好永斷就宗信誓兩絕嫌疑望陛下
將契丹前所疑之事如將官之類因而罷去以
釋虜疑萬一聽服則可以遠延歲月陛下益養
民愛力選賢任能疎遠姦諛進用忠鯁使天下
悅服遣備日嚴塞下有餘粟帑中有美財侯虜
果有表亂之形然後一振威武恢復舊疆快忠
義不平之心雪祖宗累朝之憤陛下功德赫然
如日照耀無窮矣如其不服決欲背約則今河
北諸州皆深溝高壘足以自守虜人果來入寇
所在之兵可以伺便驅逐大帥持重以全取勝
然自此彼來我往一勝一負其家之常不可前
料耶未知何時復遂休息也至於清野之法則
難盡行蓋事宜之際不可率一境之民比戶將
牛馬餼糧盡入城郭蓋至時或有往保山寨者
或有挈家渡河者或有留人看守莊舍者或有

近入居城郭者當使人得自便方保安全固
不可按圖先定必令盡入城郭而居也雖有嚴
令必不從也臣在祖宗朝屢經北虜之困臣民避
寇卒亦如此願朝廷不須一一處置臣歷事三
朝十年輔相官已極品歸榮於郡落事無不足
者年將七十宿疹在身每思告老而去庶全始
終此緣聖問之及因敢一貢盡言非嫉善也非
求進也用是足以自信今天下之人漸不敢以
直言為獻臣實不忍負累朝眷遇之恩猶覲愚
瞽一悟聖心為宗社之盛福惟陛下加察賜以
不疑非獨老臣幸甚天下幸甚時文路公富鄭
公同被詔問公所對最為切直七年秋公累上
章乞致仕章每上上必遣近侍齎詔慰諭不允
明年夏公又力謝事沒改永興軍節度使京兆
尹再任公方力辭而疾革矣八年六月二十四
日薨於相州之正寢前一夕有大星殞于畫錦
堂側享年六十八訃至京上震悼甚輟視朝三
日遣中使慰撫奉家凡典禮悉令按趙普故事
施行贈尚書令告第曰朕勿休聖緒綏撫四方
實賴全德老臣蕃屏土至今其亡也何痛如之
故推忠宣德崇仁保順守正協恭贊治純誠亮
節佐運翊戴功臣永興軍節度使管內觀察處置

等使昭府僕同三司守司徒檢校太師兼侍中
行京兆尹上柱國魏國公食邑一萬六千八百
戶食實封六千五百戶韓琦靖亂以有謀莊重
而不撓早有天下之望有結人主之知出入三
朝周旋二府仁皇與子既推定策之功先帝建
儲復預受遺之託迄緣輔翼以底丕平澤被生
民勲在社稷嚮刀懇辭重任出撫近藩屢厭餘
庭之榮願還印綬之奇方深注倚遽此殲二夫
三省之官惟尚書今為尤重非功德卓越不以
假人眷言老成宜峻徽典尚其精爽膺此寵榮
可持贈尚書令宣制文德殿以公配享英宗廟
廷制曰功茂者賞惟其稱德厚者報不可忘故
命冊褒崇舊有追封之典祀祧躋配前書存
與享之文蓋君臣之義不獨欲榮寵之於其生
抑邦家之光實亦冀顯揚之於不朽惟時故老
翼我前朝式敦時於治庭肆儀圖於典禮故承
興軍節度使守司徒檢校太師兼侍中魏國公
贈尚書令韓琦才實沈偉宇量恢宏勇義出於
至誠朴忠可以大受盡瘁於國利無知而不為
任重於時事雖難而必濟惠澤有加於四海謀
猷實紀於三朝頌懷弼亮之勤重起淪亡之痛
是用進登列考之清祐碑序功臣於大丞上以

慰祖宗之靈下以為忠義之勸於戲為臣至此
可無愧於前良與國同休庶永傳於後烈茲作
盛美以答元勲可配饗英宗皇帝廟庭主者施
行上以尚書令不兼官是為真令特以昭公又
配享持鐔院告廷皆異典也上又遣禮官太常
丞集賢校理李清臣致祭於樞前又遣內侍詢
本系所欲凡例外令一切條上復命姪正彥自
西浙提舉官知相州令過闕賜對面諭令昭管
諸孤差入內都知利州觀察使張茂則監護藥
事入內供奉官張懷德增修墳兆以石為堂
所費皆給于官臣僚之築於法不許以石為室
今特詔用之自公始也再遣蚡當御藥院李舜
舉與於靈几及許子嘉考將來尚主仍諭忠
彥曰先侍中忠義於國平生奏議甚多可悉錄
奏來勅崇文院遣筆吏數人至相州遂以二府
忠義五卷諫垣存藁三卷陝西奏議五十卷河
北奏議三十卷雜奏議三十卷上之上得之喜
閱之殆遍後置因二府奏事上問或曰韓琦嘗
有此議蓋見奏議所載也又有安陽集類五十
卷祭儀一卷藏于室有司考行應憂國忘家文
賢有成之法諡曰忠獻詔本家令以行狀來上
神宗乃親製神道碑以賜之題碑額曰兩朝顧

命定策元勲之碑莫於相州安陽縣豐安村山
塋之西北原公昆仲六人長兄次兄與第四兄
皆蚤亡先太師抗節時公方數歲惟第三兄諱
珪最長始為州縣官後終於司封員外郎公同
母兄諱璩終著作佐郎公與著作皆貴於司封
兄後公與著作同年登進士第公方為禁從漸
貴顯而二兄相繼皆亡收恤諸孤比肩已子公
氣貌嚴重大雖望而畏之及夫接物極恭而溫
初為館職所與游者皆一時英俊石曼卿氣豪
邁多戲侮同舍獨見公不敢少慢但時呼為韓
家蓋當時市井小民凡所畏者尊官則呼厥姓

家傳卷十

十一

曰某家故石劾此語為人敬服如此器重閣下
小大無所不容公自在館閣及登侍從郎有重
望於天下與同館王拱辰御史蕭定基同發解
開封府舉人拱辰定基時有喧爭公安坐幕中
閱試卷如不聞拱辰忿不助已詰公室謂公曰
此中習字和罷度邪公和顏謝之及公為樞密
副使石介有廢曆聖德頌曰千早識琦琦有奇
骨可當大事疏厚如勃後為宰相歐陽永叔
作相州畫錦堂記曰臨大節決大事無紳正笏
不動聲色氣而指天下於太山之安可謂社稷
之臣矣天下傳之以為知言堂乃公為鄉郡時

所建也慶曆中公與杜衍富弼范仲淹同心輔
政更革弊事援引正人時張方卒錢明逸王拱
辰為兩制皆歷中丞故杜弼公而下為三人者
排逐皆為明黨相繼罷去是時二府許逐屬見
賓客拱辰未見曰諷勸公奮手作跳擲勢口頭
足躍出堂中公對曰琦惟數之從不知有黨也
既而公亦求去位公之在相位也凡進人才惟
以公議所在多有未嘗識者人亦不知出何人
門下人或可詢聞所稱薦用之不疑嘗訪於王
安石曰文行則孫覺吏事則張頴皆可用也時
二人皆常調小官公乃處覺於館閣任頴於省

家傳卷十

三

府知此之類也公薦引於上前者固多亦未嘗
自漏上前之語間目上有宣諭或同僚談說人
始聞也公初罷相上問孰可以為執政者時公
力薦韓絳忠直有公輔之器上遂用為樞密副
使既而有排毀絳者上曰韓琦引去推薦此人
朕豈可違公既罷去蘇頌除修起居注往謝二
府執政趙鼎曰韓公屢欲用君以魯公避親嫌
今乃二記前日韓公語矣二公始知公 嘗援
已也公待人一以至誠亦未嘗懷怨於人人或
有不善於公公待之終不疑也慶曆中孫沔為
御史以西事詆公甚力後公為宰相沔以罪察

陝西用兵起河帥慶州過關賜對英宗諭曰
韓琦稱卿有遠帥才故復用卿河退而神長書
俯伏謝罪皇愧幾無所容天章閣待制李師中
父絳昔為陝西裨將公方領經略之任時絳與
賊戰而兵敗密詔公斬於銀兵之地公特中理
絳得不死而猶重貶人莫之知也師中乃謂父
貶因公所奏遂請闕訟公言西兵之敗當先誅
元帥後絳知公嘗有言救已也每見公未嘗不
泣下叙感然師中終以前日之訟惶恐自疑後
師中方坐事廢黜一日擢為高陽關安撫使賜
對曰神宗諭曰韓琦力薦卿有才故委以方面

宋傳卷十

十三

師中方大愧服特枉道至相臺謝公公所至惠
愛及人既去思慕不已往往畫像事之楊州泰
州真定太原京兆府皆有公祠魏人仍立生祠
為塑像歲時輿獻以比狄梁公天下士大夫識
與不識及里閭田野之人聞公之名無不咨嗟
瞻慕至夫狄尤畏服公名凡奉使契丹者唐人
未嘗不問公安否今在何處信使過北門京尹
往來書例用押字公至則易以名副使成岳錫
仍諭來介曰今以侍中在此故特書名及公既
去來者亦欲使彼名數強之卒不肯從每南來
涉臨清界即戒於下曰此是韓公中境內謹勿

前項素忠彥奉使至帳前館伴楊興功謂忠彥
曰早來上面召曾使南朝識韓侍中者數人問
之以卿親類父否皆云頗類遂於宴坐令畫亡
家圖之而去公孤忠直道惟范公富公氣類相
同相知最篤及論事於上前繫國家利害則各
正色辨論未嘗以私相符同退而皆不失驕三
公名重一時天下稱為韓范或韓富希文並
杜祁公嘗曰天下始終不變者仲淹惟敢保韓
富二公而已公輕財好施不計家中有無賈人
之急惟恐不豐或求之愈數而意愈不倦俸祿
之入月未終而已竭是以天下之士皆歸之至

宋傳卷十

十四

於自奉養則儉約不敗於舊左右侍者不過二
三人嘗曰吾閨門之內如當日朝官時無以異
也內外宗族割俸以養之者常十數家嫁諸兄
孤女十餘人教育諸姪皆有成立所得恩例常
先旁族文舊子孫貧而無託者如尹洙石介
之家亦分俸以給之公天性清簡至於圖書博
弈聲伎之娛一無所好獨觀書史晝夜不倦家
藏圖書萬餘卷卷末皆題曰侍賢子孫餘暇則
喜書札素愛顏魯公書而加以道健自成一家
觀公字體皆曰端重而剛勁類乎為人公孝
於祖宗常恨祿不及親使所有以奉塋域公上

代祖葬博野曾祖葬贊皇雖家謀具載葬地值
五代兵亂常趙並遷復有北胡之患子孫避地
多故於歲時灑掃益不能及歷祀既遠遂忘所
在公常刻志求訪嘉祐三年得曾祖府君之墓
于贊皇八年得五代祖庶子墳于博野三塋之
失所在百有餘年公卒能訪而得之世歎公孝
誠所感云公娶尚書工部侍郎崔公立之女追
封魏國夫人男子六曰忠彥次端彥次良彥次
純彥次粹彥次嘉彥女子四長不育次澄朝散
郎王景修次二人不育孫男曰治曰戟曰澡曰
誠曰浩曰澄曰哲曰括曰拓曰裕曰樞曰洞曰
格曾孫曰肖曾曰背曾曰碩曾曰膚曾曰顯曾
曰宏曾曰頴曾曰全曾曰衷曾曰寶曾曰膺曾
曰頤曾公薨後歲餘有侍禁孫勉監元城埽一
埽多墊陷費工料勉詢知有巨龜冗於埽下乃
伺龜出射殺之後數日勉方畫臥有一吏持檄
召勉曰有龜訴爾當往證之既隨吏行過一宮
闕甚壯守衛皆金甲吏兵勉詢之吏曰紫府真
人宮也勉詢姓氏吏曰韓魏公勉忽省曰我故
吏也亟往求見焉既入望魏公坐殿上衣冠若
世間所蓋神仙也侍立皆碧衣童子勉下俯
伏哀訴不已公微勞云汝當往陰府證事子勉

具述殺龜事又叙臺崇薦舉今入陰獄恐獲罪
不得還懇求庇助公乃命取黃誥示之謂曰龜
非與人同彼害汝埽戮之汝職遣之使去出門
所追吏曰真人釋爾吾何敢攝也青衣人引勉
至家遂瘞事既傳播一日神宗謂輔臣曰聞說
韓琦為真人事否曰未之聞也上具道所以咨
嗟久之孫固時為知樞密院退而謂所親曰如
韓公平生所為豈不為真人乎元豐中忠彥以
墳墓久闕照管乞弟粹彥監相州酒稅神宗御
批曰韓琦有功於國非他臣比特依所乞仍令
吏部今後常注其見在仕子孫一人隨本資任
或親民監當相州一差遣國朝以來臣僚之家
未嘗有此乃非常之恩也

忠獻韓魏王家傳卷第十

韓魏公家傳二卷

江蘇巡撫
孫述本

不著撰人名氏記宋韓琦平生行事陳振孫書錄
解題以爲是其家所傳晁公武讀書志則以爲其
子忠彥所撰錄公武去忠彥世近當有所據也其
書隨年排次頗爲繁冗公武引陳瓘之言謂魏公
名德在人耳目如此豈假門生子姓之間區區自
列其說當矣

忠獻韓魏王別錄三卷

〔宋〕王巖叟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正德九年張士隆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韓魏公別

錄三卷》提要

忠獻韓魏王別錄上

賜進士監察御史安陽張士隆重刊

公至和中自相州入西樞為大尉昔以建儲為言既遷丞相每乘間必及之援古喻今前後蓋數十矣一日仁宗忽開悟公賀曰堯舜之心也社稷幸甚上曰然則誰可者公曰宗室之賢唯陛下所擇上曰昔嘗養二人為子一人者不慧公曰既不慧更不須論上曰如此則唯宗實可公曰陛下既已知之則定矣遂命判宗止以試之公已得請於仁廟許立嗣矣而官人宦官環

別錄二

泣於內大臣小臣橫議於外上意復動臨朝默然不樂公每顧上顏色不知身之所容也洎因英廟謙訥久之不肯就宗正而上意尤懈迺曰不如且放下公復從容擲對曰天下人已知之而中輟非朝廷舉動也彼退避如此迺是有識豈可遂已上釋然曰既如此不如便就明堂前與了當公又進曰且為皇子以待聖嗣立則必自求歸邸上頷之即日乞宣樞密臣寮諭之既而張昇至失聲言曰許大事如何容易便做不教臣知上笑曰議已定不須驚也當日下午殿便降文字英廟既即位之數日為掛服於柩前

未發而疾暴作連聲大呼語之惡人所不可
明左右皆反走大臣輩駭愕疑立莫知所指獨
公亟投杖於地直趨至前抱持入簾曰誰激惱
官家且當服藥內人驚散公呼之徐徐方復來
遂擁上以授之曰皆須用心照管官家再三慰
安而出仍戒當時見者曰今日之事惟某入共
人見外人未有知者復就某位處之若無事然
歐陽永叔婦以語所親曰韓公遇事真不可及
也某廟初以爲疑得疾久之疾已平而疑未解
潛出自居猶若疾者固壁堅卧莫肯受藥餌公
曰予同列入自持藥以進公俯而聽告則或某
視公而不言或取藥以覆公之衣而不顧公或
跪於床前者移時或拜於床下者數四大后在
側聞之勞公曰相公亦不易勝矣大王汝自勸
也及大王勸之尤不顧也然須公強之而後
服某廟疾時太后一口遣使持一封文字至中
書直以授公公啓之迺疏列上禁中縱意事其
極曰老身今無所容相公當作主也公讀訖而
懷之類容以語使者曰但做某奏太后道太后
常自言官家心神未寧帖心神未寧帖之人言
語舉動不中節何足怪也安則自無矣太后意
遂解某廟之疾中外莫知其誠偽且迺紹瑞以

息禮左右不悅多道禁中隱密者雖大臣亦心
惑其說顧未敢發口爾獨公屹然不為衆說動
一日昌言曰豈有前殿不曾差了一語而一入
宮門得許多錯某好疑此事自爾人情覺公意
不可搖遂不復有妄傳語言者英廟既驟自外
來又方寢疾不預事人情傾向在太后公憂宮
中有不可測者一日回對於簾下深以言動太
后曰臣等只外面見得官家裏面保護全在太
后若官家失照管太后亦未得安穩太后驚曰
相公是何言語自家更是用心公即曰太后照
管則衆人自照管同列爲縮頸流汗既出吳長
文曰語不太過否公曰不如此不得公既潛察
英廟已安而曹后未有還政意迺先建議於英
宗曰可一出祈雨使天下之人識官家上然之
遂以咨太后太后怒曰獨不先稟此邪孩兒未
安恐未能出公曰可以出矣太后又曰人主出
不可不備禮儀方處喪素仗皆未具公曰此心
事朝廷順旨即辦不數日喪杖成上遂幸相國
寺京師之疑以解而太后不久竟歸政曹后初
未還政公力引古以勸之云前世母后更聰明
者莫不以同否權位敗名德太后若脫然便能
復辟則千古所未有請自開史書一一可見不

類也后曰自來何者敢望賢人公察其意回矣

即連替之後數日批出文字云自某日更不御

殿公亟令卷簾撤坐廼往白上上曰莫木否公

云已得親詔矣上遂釋然初曹后難於歸政公

說云當別為太后議儀制山呼萬歲太后

跪名即以諷上上正色曰相公苦索母后豈是

此舉公曰臣等以此誘勸之方肯放下陛下何

由此邪若以輕重比之與者止如鷄卵而放下

者延如太山富公亦贊云何啻太山事遂定曹

后雖臨政只在一小殿中屢曰此是何坐處公

每對他事不應也真有微意哉仁廟山陵已成

靈駕至鄭下而傳聞皇堂石裂架以犬木矣衆

人駭懼未有以處公獨曰果然則便當別為不

可病遲而憚費人臣於此豈當苟且既而廼安

云

忠獻韓魏王別錄上

忠獻韓魏王別錄中

賜進士監察御史安陽張士隆重刊

公曰能平得有己之心則為賢矣人人莫不

道之及到行時大是難事常合著意于此勿以

為易也公嘗曰內剛不可屈而外能處之以和

者所濟多矣公曰君子當先處已至於義足而

後委之命可以無悔公曰閱人效矣久而不變

為難公曰以之遇則可以成功以之不遇則可

以免禍者其唯晦乎公曰中等以下人見利則

去是其常情不須恤也公曰人情微處當深體

之若直用己意以處則所失多矣公曰知其為

小人便以小人處之更不須校也公元勳盛德

如此而聞人一小善則曰某不及矣公曰君子

循理而動靜以自居禍福之來非所惑也公曰

人能扶人之危則人之急同是義事能勿自談

則益善矣公曰汎交之道與其所長而避其所

短則歡心得矣公曰處已以難處人以易則無

所往而不服矣公曰寡欲自事簡公曰能識理

則事事無礙矣公曰論待君子小人之際公曰

一當以誠但知其為小人則淺與之接耳凡人

至於小人欺已處不覺則已覺必露其明以破

之公獨不然剛足以照小人之欺然每受之而不形也公性至仁然其臨事或誅一人與答一人顏色不覺有異也公曰欲成大節不免小忍公曰君子業履須當微放過一事便為小人所覷矣公之客有被召而請教者公曰富貴易得名節難守孫和甫奉使虜中過魏因請教于公公曰但勿以其為夷狄而鄙薄之甚善凡人語及其所不平則氣必動色必變辭必厲惟公不然更說到小人忘恩背義欲傾己處辭和氣平如說尋常事也公曰某平生仗孤忠以進每遇大事即以死自處幸而不死事皆偶成實天扶持之非某所能也

賜進上監察御史安陽張士隆重刊

天聖五年三月二十四日唱進士第於崇政殿甲科未絕而日五色于時群臣皆賀後議者以為公同升諸公雖多至二府然終福祉稷則獨在公焉趙良規賓客嘗曰公初入館時方二十餘歲亦未有事迹著於人者然人意已自以公輔許之不知其何也仁宗朝李都尉喜延士大夫盡聲色之樂一時館閣清流無不往者公於其間獨為年少獨未嘗造焉李數召而數以事

辭人有強之者公曰固欲往但未有名爾公處之而不失和李既莫得以此怨同時諸公亦不以為介也石曼卿意氣豪俊同時諸人無不被凌謫者獨未嘗侵公也公曰某以誠待之而已公言王沂公器德深厚而寡言當時有得其題品一兩向者人皆以為榮某為諫官時因納劄子忽云近有頗見章疏甚好只如此可矣向來如高若訥輩多是擇利希文亦未免近名要須純意於國家事爾公聞此言益自信也公言王沂公當國時門下未嘗見顯拔一人物希文乘間慨風之曰明揚士類宰相之任也公盛德獨少

耳沂公徐應之曰司諫不思邪思若已出將誰歸希文惻然自失退而嘆曰真宰相也公言希文師魯皆畏沂公師魯初入館編校四年後欲得一差遣遂自至中書援錢延年例沂公徐曰學士自待何為在錢延年等例師魯終身以為愧公嘗言天下事不能必如人所望仁宗朝王隨陳堯佐為輔相皆老病而不和中書事多不決韓億石中立參預又頗以私害公公時為諫官屢疏之不納後物議益喧公復上章乞庭辯上迫于正論遂盡罷四人者然當時天下之望在王沂公呂申公杜祁公范希文而公亦引薦之及宣麻之日迺張仕遜昭文章得象集賢宋庠是宗慤參政天下大失望公曰事固如此不可知人意不能必也公既攻退四執政朝廷議欲以知制誥寵其盡忠公曰諫行足矣因取美官非本意也人其謂何語聞事遂寢公嘗言章得象在中書時方天下多敝事且有西鄙之患每與范希文富彥國以文字至相府欲發論議輒開目數數珠不應人彥國憤慨數欲悖之希文惜大體不許也公言希文嘗與呂申公論人物申公曰吾見之多矣無有能行者希文曰天下固有人但相公不知耳相公以此意

待天下士宜乎節行者之不至也劉上僊仁宗欲以楊太妃為太后以問申公申公曰典故無此事上曰素已許之矣呂曰太后樂乎上曰樂之呂即曰唯唯陛下宮中甚孤立不便呂以此意密語公時諫官御史知其非而畏其說竟不敢爭也大槩揚為小嫌公曰呂公固多不正以結上然皆有說以勝人人亦不能奪也劉后服未除而勸仁宗娶曹后希文進曰又教陛下做一不好事他日呂語某云此事外人不知劉既上僊官家春秋盛郭后尚美人皆以寵廢以色進者不可勝數已幾於昏矣不立后無以止之公曰每事自有深意多此類范公作諫官申公不悅王隨迺面諷希文云隨近日外引師巫出入及其某事某事皆可擊也希文云某不知其詳未敢聞命呂知希文不納恐事洩反以語隨云范司諫欲奉言某事某已勸之且止矣公曰呂申公極有機智雖忌正人然亦未嘗敢全踈棄之公言杜祁公心至公而樂與人之善既知其人無復更有毫髮疑問始其為樞密副使而杜公為太尉某輒論難一二事而杜公不樂人或詆解之迺曰某長渠三十歲尚有誤邪久之既相亮即每事問口然不滿意出為泰州居

京大內壁間有太宗詩意在勸辭筆甚壯公之來得旨修護之既而客有勸公進此詩者公曰修之則已安用進客亦莫諭公既去韓絳來遂模本以進公聞之嘆曰昔豈不知進耶顧上方銳意四方事老臣不當更導之耳凡將相隨行公使錢令子弟主之遂以給私用無復限量獨公不然所至一以屬本郡月之所給亦隨衆人皆著為例例所不當得一毫不取其外博施而內持約如此自唐以來守北門者不知幾何人唯狄梁公有生祠公之去魏魏人亦立生祠於熙寧佛寺儀形宛然每公誕辰士女焚香於

所思而得之者未嘗以語人人亦未必信養兵雖非古然積習已久不可驟又自有利處不爲不深昔者發百姓戍邊虛歲父子兄弟常有生離死別之苦議者但示不如漢唐調兵於民獨不見杜甫石壕吏之詩乎調兵於民其弊迺爾後世既收拾強而亡預嘗養之以爲兵良民雖統歛差厚而終身保骨相聚之樂此豈小事又其練習戰陣而豪勇使安得與農夫同日而道也王安石初罷相時實不與司馬君寔百姓相傳云侍中三詔備以疾辭司馬家兩詔亦不肯行其爲當時屬望愛嚮如此公嘗言吳長文有先識方天下盛推王安石以爲必可致太平時長文獨曰心強性狠不可大用後卒如其言公晚年相疾忽忽小意思容兒羸削非復故時巖叟嘗因從公出游聞道傍觀者之語曰見侍中令人感動公身在外心繫社稷老而益篤病而不忘每聞安石更祖宗一法度朝廷一紀綱則泣血泣血或終日不食熙寧八年三月上遣近璫齎詔問公曰兩朝通好垂八十年近歲以來生事尤甚代北舊疆自有定分比亦遣官按行經界甚明朕亦回鹘盟好固欲優容虛情無厭勢未可已今橫使再舉意

在必得祖宗舊地決難順從老事有不測其
奈何歟夙著忠義歷事三朝迴心罔不在王室
國有大政謀及故老今待遇之要備禦之方如
何卿宜密陳朕將親覽公慨然曰事至於此難
於從半途間理會須講其所以致之之由迺可
因條六疑以對其略曰開熙河曰通爲縣曰置
保甲曰修城壘曰創軍器曰分將官此皆所以
致其疑者故先撓我以自爲計爾實未敢輕動
也宜遣使報聘優致禮幣示之大信告以至誠
極陳祖宗以來盟好之重盡解所疑則自無事
矣祖宗舊地圖牒甚明一寸不可許也又引及
熙寧以來事曰迺始謀者之誤爾陛下若堯之
仁舜之聰知所誤而改之不吝聖人之盛德也
其終曰臣歷事三朝十年輔相位已極矣年幾
七十榮守本邦無不足今日之言非沮善也非
水進也但天下之人浸不敢以直言聞於陛下
臣竊憂之願陛下不以臣言爲疑早悟以爲宗
社盛福非老臣之幸天下之幸也凡三千餘言
公自手寫疏既上公曰言行或有益於國不行
亦老臣無負矣公又面語使者曰橫使雖傲慢
不肯去第勿加待以常禮使之久留不害也且
復選使使虜就議則渠自難安矣見上請作韓

某如此言此使者歸朝廷已許其地而蕭禧還
虜矣公起堂於此第池上以做樂天因名曰醉
白堂五月堂成公賦二詩其一卒章云霓裳百
指非吾事只學醺酣石上眠自是癡疾以六月
二十四日薨此詩遂爲絕筆既而上遣使持爲
石藏以葬公始悟石上眠之句若識云公薨士
大夫恨勲德之難名也皆嘆曰天何不畱歐公
爲魏公作誌文而後死也

忠獻韓魏王別錄下

別錄下

忠獻韓魏王別錄序

經州觀察推官劉聖賢太府秘書丞字主 歲次

熙寧四年秋河決魏北家府以都水丞待罪于魏巖更始得見魏公五年夏公薦以為北京國子監教授其冬又辟以就幕府六年春公得請守鄉郡又延之於安陽公既在安陽歟暇日而巖與閑居且無職事方得從容獨付公於便坐公不以為不可與言而開心寫誠無復間外其間事有時人之所不知言有古人之所未到退輒書而藏之記或末詳則他日再叩以獻其說方貪嗜未足而八年六月我公已薨嗚呼青

別錄序

風在堂俄隔萬古望斷霄漢不聞餘音痛念二年之間公以疾居於內而巖更以行役於外者既已三之一良時美景與衆賓並進於宴賞之間者又三之一則間見於公益無幾矣竊自恨其生之晚而識公之不蚤見公之不數而問公之不多也如悉所聞見者泣而次之以為公別錄云

乙卯七月十五日

書 忠獻魏王章表後

忠獻王相三朝蓋自仁宗末年請外未得而仁宗升遐英廟踐祚為山陵使事畢求去又不得後繼有請英宗責以終喪最後許俟過郊禮禮畢又遇大故神廟臨御永厚陵返虞力援故事求去其自序曰自仁皇嘉祐之末迨英廟治平之間求解四五年奏數十上固可考也自甲辰至丁未閱四年奏又數十上乃得永興其釋相位可謂難矣而還事方擾委任益亦不輕比西方稍寧乞鄉便郡八請乃得相未幾移大名以病乞徐四請不允踰二年乞移邢相是欲為歸

安陽集序

乙

計矣四奏反加節再任再辭不聽乞納節再任又不聽滿三年又乞納節移邢相至奏七上蓋實年高抱病俞音終闕又暮年再乞乃得相甲寅之秋遂乞致仕時年已六十七奏章歷陳疾病必非飾詞四奏訖不遂請乙卯再請二狀尤極懇迫卒不見報其殆薨于郡矣夫難進易退畏遠權勢者固君子之所優為然君方賴我如手足民方望我若父兄治功日向於成則雖視隆名重位如重牢桎梏夫亦安得遽去以遂其誠心哉王在仁宗英廟時蓋如此迨神考即位四年總覽權綱其太有為之志固已可見抗章

累數十竟釋相位無遺恨矣永興秉鉞猶分重
寄至於典鑰北門雖曰內隆禮遇外鎮遠夷然
時移事變揆主之心豈曰宜然守郡條而賦民
政必有非所願為者而徘徊隱忍年與病侵竭
誠控告始得鄉郡二年之間引病休致尤欲避
貪榮戀祿之嫌見守道厲節之懿雖不克伸世
孰得而議之然道德之尊功業之盛上不得在
朝廷以致君澤民下不得安田里以遂志養病
後之人撫其遺蹟得不重嘆也哉昔東坡跋歐
陽文忠公書曰士非進身之難乞身之難是固
名言然戒後生之汲汲可也二傑名德冠絕

安陽集卷之六

二

一時時不我捨亦不卒大用王誦文忠之言曰
時方尚新奇而臣思守拙世方興功利而臣欲
循常亦其心也區區進退難易殆未足以議其
方云左朝議大夫徽猷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
觀程瑤書

分集序表後

韓魏公別錄三卷

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宋王巖叟撰巖叟字彥霖清平人鄉舉省試廷對
皆第一調樂城簿歷樞密直學士簽書封事事蹟
具宋史本傳巖叟嘗在韓琦幕府每與琦語輒退
而書之琦歿後乃次爲別錄三篇上篇皆琦奏對
之語中篇乃琦平日緒言下篇則雜記其所聞見
也讀書志稱以國史考之歲月往往抵牾蓋失之
誣其書讀書志作四卷書錄解題載有語錄一卷
亦稱與別錄小異而實同別錄分四卷此總爲一
篇皆與此本三卷不合其爲何時所併不可考矣

忠獻韓魏王遺事一卷

〔宋〕強至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正德九年張士隆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韓忠獻遺

事一卷》提要

忠獻韓魏王遺事

詳判官朝奉郎當職方員外郎上騎都尉張至編次

馬進士監察御史安陽張士隆重刊

公自定武入為樞密使時仁宗嗣未立公頌置
內學教宗子建儲之意默存其中事未及行公
兼政仁宗倦勤甚勢漸逼更不暇置內學每進
對罷即論太子天下本不可不預立以繫天下
心語日益深切如是者前後不可勝數仁宗終
無一言不喜亦不怨公患之他日仁宗忽顧公
謂朕亦有意多時時有二宗于嘗育宮中公乘

1000

其意動急叩之謂二宗子陛下必自能見其孰
聰明智否可屬大計仁宗以英宗為言公即將
順以彼一人便若幽厲語更不及英宗乞降聖
旨剖子權判宗正司後兩府通簽御劄張昇太
尉兄之懼深罪公何不素議及次日殿上大言
此事繫社稷陛下不可錯上徐曰此事與相公
經商量來昇下殿至中書又詰公公曰此甚入
思慮來不錯昇退公笑曰若與之素議豈不壞
了事後英宗畏避不就職幾半年竟以事迫使
作皇子仁宗彌留英宗即位之次日疾作不能
臥朝茲壽極政族每甚耶獨召公責曰相公自

省朕公謂不須如此但服下延藥自無事公嘗
藥以進英宗怒以藥覆公公徐進藥而退慈壽
一口又獨召公入英宗疾作甚直眠二王謂公
曰何不立長君此輩做不得相公錯也公退立
俱無言慈壽一日又謂公人皆謂錯公曰不錯
慈壽怒曰文字滿前後雖大臣亦有言者公力
開陳以為不然卒能翼清躬復大位皆公力也
英宗寢疾時公一日進對慈壽曰上疾須
太后護眠若上不豫太后亦未得安慈壽怒曰
相公是何等語當時同列皆謂太峻退至中書
往往責公公曰諸君不思耳兩宮素相疑彼又

遺事

二

內皆存乎天性既薄若狃於權位操於閹宦
女謁之言或有不測何以禁之衆服其遠識後
出宮中果調護日益加上後疾愈慈壽不肯還
政公每進對駐蹕陳歷代母后之戒權位不可
久居久必有禍后必嘗觀史知之慈壽曰婦人
豈知讀書慈壽色勃聲厲前後以十數他日復
請謂若復辟後禮數必有加不敢損如不然臣
獨當責慈壽曰此言何足據慈壽一日忽謂公
本欲且管三二年教養疾相公過如此公乘機
力陳上前日出初雨雨應百姓又皆知上無恙
天人如此不可不還政次日遂批出還政英宗

既臨朝公請加慈壽禮數英宗曰相公休嘆縱
母后公曰慈壽之始深不肯放下臣誘以利害
動以禍福僅能復辟彼遺太山之重陛下過惜
一鷄子輕英宗尚遲疑富公在其旁颺言曰何
啻太山議遂決即建慶壽宮歲時稱聖躬萬福
出入加儀衛焉人有以使永昭陵後公不退
問者公曰是時英宗始立疾作不任事慈壽懷
二三時在永昭一日遣一近璫小封親札諭英
宗任感等事問相公如何公報云若語言無節
慈壽既云未定豈未定豈人語言何足怪他日
復遣使見逼甚公曰只乞與曾公亮已下商量

遺事

三

曾公輩果不敢當皆云候韓琦回公是時既使
回且正內變矣一日奏對罷直論以為太后既
無親出子上幸養在宮中久先帝有詔與子其
於子母不為不順若更懷猶豫聽讒佞禍亂由
此必起立人之子人皆知不若立己之子然太
后既無子不得不自認業慈壽由此語塞不復
出口琦是時豈暇自顧進退之分未幾英宗上
僊今上即位一日遂懇辭位上流涕謂相公欲
何之琦一日又盡持四方士人見責不還書開
陳以謂清議不容如此豈敢安位上又流涕不
語請益他日乃宣諭已有恩命云亦不久在外

唐蒙所以待故除兩鎮有來未待還之語公復
延見謂制語太過使臣不得安外乞改之上不
許遂之相復移雍上使諭之只候西師回召既
而召見某是時已知不可為堅請還相次改北
門事由此分矣仁廟疾欲立英宗時允弼最尊
屬心頗不平且有語一日仁宗疾亟英宗已立
親王皆入後殿國朝制度嗣天子即位先親王
賀次六軍次見百官公是先時獨召允弼入稱
先帝安駕皇子即位大王賀允弼謂皇子為誰
曰某人允弼謂豈有團練使為天子者何不立
尊行公曰先帝有詔允弼曰烏用宰相遂循殿
陛上公叱下云大王人臣也不得無禮左右甲
士已至逐賀次召諸親王見六軍百官中外晏
然英宗立數日百官朝脯臨兩府立殿兩廡上
悲廉時英宗忽疾作厲聲大呼謂殺某二府慄
恥不知所處公獨援哭杖褰簾入見上廼疾作
非有他變宮人壁後遞去不敢前公廼扶土呼
左右翼入時曾公已下皆汗浹背以事出不意
也英宗初安駕急召上未至英宗復手動曾公
慘然亟告公欲止召太子公拒之曰先帝復生
廼一太子皇愈促召上其逆權知機如此英宗
初立外六班有謀變者或言於公公曰事不成

不過族耳吾不懼也既而卒無事英宗即政公
以其勇智不世出可與有為迺考尋中書祖宗
御批得百餘番以缺落不職補綴僅能識其
字書皆經國長算大策如取大原下江南伐大
戎付中書之類編成十餘軸一日袖進英宗一
見之不覺避御座是時同列皆謂公有不宣教
萬乘事業後上僞公哭之慟曰何事不可為公
上初即位慈壽一日送密札與公諭及高后與
上不奉事意有為嬖婦作主之語仍敕中貴侯
報公但曰領聖旨一日入劄子以山陵有事取
覆乞晚臨後上殿意他公莫與既見謂官家不
得驚有一文字須進呈說破只是不可泄上今
日皆慈壽力思不可忘然既非天屬之親願加
意承奉使自無事上曰謹奉教公又云此文字
臣不敢留幸宮中密焚之若他則間遂開卒難
台上唯唯後二宮相憐人莫能窺其跡仁廟靈
駕欲到永昭葬且有日道路忽傳皇堂棟損有
司憂駭不知所出公至鄭始聞時諸使見公鈎
公拈皆欲不問而掩之公正色曰不可果損當
易之若違葬期後所費此責猶可當亦無可奈
何若苟掩之後有壞覆人主致疑心臣下何以
當責一坐為之嘆惜服其不苟處事必盡識且

及遠既到皇堂棟廼不換熙寧中公自長安入
觀朝廷欲留之公陰知時事遂堅請相陸辭曰
上謂卿去誰可屬國者公引元老一二人上默
然問金陵何如公曰為翰林學士則有餘處此
地則不可上又不荅公便退後有問公何以識
之公曰嘗讀一金陵荅楊忱書窺其心術只為
一身不為天下以此知非宰相器太宗真宗嘗
徵於太名之郊賦詩數十篇賈魏公時刻于石
公留守日以其詩藏置於班瑞殿之壁既成或
請打石本以進公沉念謂其詩有衛霍為鷹犬
及有復山後之意恐益啓之遂止後子華守北

遺事

六

門首獻焉有問公郭達衆人謂皆出公力公曰
此等事非人臣得自專須還他主上若用人是
則將順非則開陳何謂某力始英宗欲用郝賢
在西府公謂賢固得但二府論道經邦地使一
點卒處之恐反使不安如狄青才業為中外所
服一旦居此論議卒紛然而去愛之適所以害
之英宗沉吟久之曰如此則用郭達琦亦以郭
達粗勝賢遂然之既阻其一又阻其次不可王
國遂見誣以引往年之厮役又曰此事惟趙
師知之是時同議以為太躁等當近下安排
目遂有權同簽書之號公嘗言范公一日見

沂公謂宰相當顯拔人物為朝廷用自丞相當
國門下未見一人沂公曰司諫不思邪若恩盡
歸已然使誰歸范公悅若自夫退語公曰真宰
相罷公論近世宰相獨許裴晉公本朝惟師服
王沂公又嘗云若晉公點檢着亦有未是處君
子成人之美不可言也不知公摘晉公何事恨
不得聞之或問公威克厭愛元濟如潞公臨大
事全是威何如公曰待威而後濟者亦是也然
有不須威而能濟者觀公意豈以德不足者必
待威以立事邪古人謂鵬鵠百鳥望而畏之鸞
鳳百鳥望而愛之其服則一其品固相遠矣公

遺事

七

嘗謂大臣以李固杜喬為本其弊猶恐為胡廣
趙戒以胡趙自處弊可知也此可見公出處大
節公嘗謂處事不可有心有心則不自然才自
然則擾太原土風喜習射故民間有弓箭社某
在太原時不禁亦不驅故人情自得亦可憲武
備於其間後宋相繼政頗着心處之下今籍為
部仍須用弓箭太原人素貧只用木弓矢自此
有賣牛置弓者人始驩然矣此益出於有勝心
也公嘗言其廟議配享清議皆與沂公不與申
公誠意不可欺如此又曰頃時丁寇立朝天下
聞一善事皆歸之萊公未必盡出萊公也聞一

不善皆歸之晉公未必盡出晉公也蓋天之善惡爭歸焉人之修身養誠意不可不謹公謂沂公為相論其事則無可數者論其人則天下信之為賢宰執其品何如公謂申公以進賢自任恩歸於已時士皆出其能緒獨歐范尹旋收旋失之終不交其能緒公謂然忠義奮不顧身師魯之所存也身安而後國家可保明消息盈虛之理希文之所存也敢問二公孰賢公曰立一節則師魯可也考其終身不免終亦無所濟君成就大事以濟天下則希文可也公謂論性之極不可變君子謹言恐廢其學然學者要在隨其性以脩至於成德皆可入聖若不換性而遠求恐其反喪本終亦無所至不可不知公惟務容小人善惡黑白不太分故小人忌之亦以如富范歐尹常欲分君子小人故小人忌怨日至朋黨亦起及其極君子消退巨公大人有不能出力救之者方諸公斥逐獨公安焉一日王君貺見公謂稚圭不如拔出彼黨向之下來公曰琦惟義是從不知有黨君貺不悅而去後扶持諸公復起皆公力士君子立朝不可不知此石守道編二朝聖政錄將上一日求賢於公公指數輩為非其一人也時嘗感言髮既朝晏群

臣有言太祖悟潛伺影方酣殺之公曰此豈可為萬世法已溺之惡其溺而殺之彼何罪使其復有孽將不勝其殺矣遂去此等數事守道服其清識公執政臺諫有言許不當理或涉薄雪風教者皆密封之終不示人呂誨趙鼎言濮園得罪御批與廣南別駕公曰陳與善地以來言者入謂公性根有仁義公平日論時望諸公皆不以經綸許之謂才罷須周可當四面入應入細廼經綸事業今皆可當一面才也公在相臺作久旱喜雨詩上句言雲動風行雷雨自解之事繼句云須臾慰滿三農望却歛神功

遺事

我似無人謂此真做出相業也公在北門重陽燕諸漕於後園有詩一聯云不羞老圃秋容淡且看寒菊晚節香公居常謂保初節易保晚節難故晚節事尤着力所立特

詩一聯云危石益深鹽虎隔老枝擎重玉龍寒人謂公雖在外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公為詩用意深非詳味之莫見其指此類也劉御樂好收古畫多求諸公跋尾數冊上有金書字悉上筆跡三冊公必題于後劉到北門宣公出書冊謂獨未得公數字為恨公題云觀畫之術無他緝逼真而已得真之全者絕也得真之妙

者上也不得其效非中耶下矣持吾說以觀
氏之書其可逃乎哉安陽泰更初小題
宗人謂此術不獨可觀畫亦可觀人物也
公解之一有問產升材品於公者公曰題直
而且忠於人然過步減頂非伊分上所有或問
之為其膽力薄公平日謂成大事在膽米嘗以
膽許人往往自許也或問君實胸叔天下所屬
望他時入用何如公曰本偏親孝小門晦叔平
日公曰今日適是平日人有疑公待君子小人
均以誠往往為小人所欺奈何公曰不然亦觀
其人如何隨分數放之耳人謂公待人誠則皆
誠但一深淺以明濟之也豈可以為小人不待
以誠邪皆嘆以為不可及公平日與進人物極
傳正心許者不過一二人多見其與人長忘人
短而用之謂太愚其實胸中不啻黑白在北門
時一屬官有小事不知道公欲委以事人謂公
真許之他日或問公曰某人但受任附所為不
能為大中之弊公為陝西招討時師曾與英
公不和師曾於公處即論英公事英公於公處
亦論師曾公皆納之不行遂無事不然不靜矣
公論為甚其初往往能持久而不變為難計日
計戶為之者甚以此也公語小人害君子猶蜂

之毒物違之正使不能加諸人可謂善處矣公
云臨事若慮得是箇定脚做更不移成敗則
雖知此方可成務又云孤忠每傾神道相助幸
而多有成其至誠自信如此孔嗣宗任河北憲
司農召議後法別公請言公不荅請益堅公曰
故舊不當無言此行但為河北說得些衆人不
敢道者足矣嗣宗臨上馬又曰富貴易得名節
難保嗣宗歸不懌者數日終不能自克另長文
環素以勁挺有器節彌公亦稱之及幕府有闕
門下有以環為言者公曰此人氣雖壯然包畜
不深發必暴且不中節當以此敗置而不言不
踰年環敗皆如其言趙君錫被召別公請教公
曰平日之學止為今日此若不錯餘不錯矣終
不語及他事又請云若上問某事以何對公曰
此則在廷評自處李清臣平日公前多論釋氏
貴定力謂無定則不能主善公每然之後朝廷
斥異論者李進取頗持兩端公因書開之此來
臺閣斥逐紛紛吾親得不少加定力邪公之善
論人如此公言狄青作定副帥一日宴公惟劉
易先生與焉易性素疎許時優人以儒為戲易
勃然謂難卒敢如此一辭置武襄不絕口至擲
樽俎以起公是時觀武襄氣味自若不少動笑

益溫次日武曌首造創易謝之公於是時已
知其有量事師中為布衣父鎮戎退陣當斬公
馳至輔戎以賊衆我寡非諸將罪且欲戮其為
首一人師中父在貸中方請于朝時師中赴南
宮試遂上書論公募民為兵往應賊太擾乞斬
公以謝陝西既不行後嘗有疑公心執政有請
勿害師中者公笑曰彼是時以子救父豈可加
罪人聞之咸服其公恕然師中終未之信後擢
為兩制師中方愧服且深謝之公兄為泰倖孫
元規為司理嘗薦之公遂拜元規書問未嘗踰
時下講後公為西帥兵敗元規領言責深議公

通鑑

主

罪朝廷知罪不在主帥必謫即復自此元規懷
公書問遂絕公一日以書問元規平日事契如
此若以伯氏嘗薦而後見攻此迺韓厥之舉也
若琦當言責亦不為元規隱此何待琦之不廣
願公勿疑元規亦疑之終不講書公秉政頗以
公有害已心後起廢為慶帥元規過闕迺泣見
公曰汚真小人公知汚汚不知相公公與樓澈
有舊數到大名干公公待之厚或以澈為人言
者但曰人村難全公以恩及人無求德心故所
及者廣所感亦深平時非不知人之欺終不別
白能受其欺賤官回車爭於前每及已之誤即

受之事行其直者不主已為是若京事嘗計觸
非而却之異日復稟終不以前日芥蒂置於色
亦惟是從之公因論退曰處去就之難者不可
猛而有迹公每聞新執政用一人嘆曰放上則
易放下則難公嘗戒人不可任性當臨事有所
裁處方不失中道公言王文正母弟傲不可訓
一日過冬至祠家廟列百靈於堂前弟皆擊破
之家人惶駭文正忽自外入見酒流滿路不可
行俱無一言但攝衣步入堂其後弟忽感悟復
為善終亦不言公因語華相在北門頗姑息三
軍公曰御軍自有道嚴固不可愛亦不可若富

通鑑

三

其罪雖日殺百人何害人自不怨公言富公為
鄆倖沂公作安撫使一日謂富公即日當某位
富不敢當沂公曰然進則易退則難公言仁廟
御批朕用韓琦富弼范仲淹皆公議人望之所
歸凡所議事仰章傳衆杜衍已下公心協力行
之文正家藏一木一以與公今尚存也公在相
舉答詔文字與孫貴貴謂臣不密則失身莫且
當孫順公曰事至此忠臣義士亦不顧若顧之
言不可出口矣公謂小人不可求遠也三家村
中亦有一家當求其處之理知其為小人處
之更不可校如校之則自小矣人有非毀但常

友己是不是己是則是在我而非在彼烏計其如何公言始學行已當如金玉不受微塵之汚方是及其成德有所受亦有所不害者不然無容矣公嘗謂忠義之心人皆有之惟其執之不固勉之不力是以不及於古人路公在西府人有以魏公進退諷潞公者潞公曰彥博豈可以望韓公韓公地位別彥博則有武藝材蒙朝廷擢備兩府耳人頗與潞公自知之明歐公少許人平日惟服韓公嘗因事發嘆曰紱有歐脩不足望韓公公謂歐與曾同在兩府歐性素偏曾則雖每議事至厲聲相攻不可辭公一切不問俟其氣定徐一言可否之二公皆服公謂大凡使人為善須就其性上做若中所無強之終不能從公判大名府一日倅車出按屬縣其女與簽判子踰牆私通倅妻親送至府廷公廼為之掌判使成婚對以掩前過仍以五百千助嫁公判京兆日得姪孫書云田產多為隣近侵占不欲經官陳理魏公止於書尾題詩一絕云他人侵我且從伊子細思量未有時試上含光殿基看秋風秋草正離離其後子孫蕃衍歷華要者不可勝數以其寬大之德致然也公判相州回祀宣尼省有兒入室挺刀曰不能自

濟求濟於公公曰几上器具可直百千盡以與汝偷兒曰願得公晉以獻西人公即引頸偷兒稽顙曰公德量過人故來相試几上之物已荷公賜願無泄也公曰諾終不以告人其後為盜者以他事坐罪當死於市中備言其事曰慮吾死後惜公之遺德不傳於世也公判大名府日有案吏請假娶妻繼有訟其不法及參假送獄勘正將引斷乃令封起公案及半年後一日令取前案送簽廳行遣二倅乃曰公曰此人自封案後頗謹愿不為非法乞恕罪如何公乃問二倅曰二公知某封案之意乎曰不知公乃云此人緣請假娶妻繼而至訟當時若便斷遣必傷三家人情此人與父母必咎其妻而妻之父母亦不悅所以封起案卷今已半年矣無可疑者請一面行之公之臨政雖輕刑亦必致慮其後子孫蕃衍充滿要途皆公處心仁恕而致然也

韓忠獻遺事一卷

內府藏本

宋強至撰至字幾聖錢塘人諸書不詳其始末此書結銜稱羣牧判官尙書職方員外郎以其祠部集中詩文考之則登第之後謁選得泗州掾以薦厯浦江東陽元城三縣令終於三司戶部判官尙書祠部郎中其上河北都運元給事書所謂四厯州縣三任部屬者雖不盡可考叅以此書所題尙可見其大畧也至嘗佐韓琦幕府故此編敘琦遺事頗詳世所傳琦重陽詩不嫌老圃秋容淡且看黃花晚節香句諸家詩話遞相援引其始表章者實見於此篇焉

豐清敏公遺事一卷附錄一卷

〔宋〕李朴撰 附錄〔明〕豐慶輯
北京圖書館藏明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豐清敏遺事一卷》提要

豐清敏公遺事

公諱稷字相之明州鄞縣人登嘉祐四年進士第公始弱冠以進士求鄉薦主司以丈夫不屈威武為賦題試出同舍生各誦所程文自矜揚以為得意公在下座獨默然人或易之強公舉似公徐誦之眾聞小賦已愧折至使秦完壁高風獨揖於相如阨虜持旄壯節自全於蘇武滿座大驚眾乃謝曰君魁薦必矣徹棘果首冠始仕主蒙城縣簿時宗官公鎮亳聞公名屢以問郡寮眾勉公獻書求知公終不從官公益器重公亟召置之郡學俾講授諸生欲薦之朝乞召為直講官會官公薨遂寢為襄州穀城令縣居漢上鄉劇邑富貲豪族聚居前令鮮能以苞苴自縻公獨以善政公平稱曾子固韓持國相繼守襄皆深奇公與為筆研友不以諸吏待之時兵部侍郎葉康直宰光化亦有能名襄陽人歌之曰葉光化豐穀城清如水直如衡持國嘗曰豐葉二令他日必皆清近丁太夫人憂居喪自毀幾不能勝杖而後起蔬食徹味逮禫除始復

常安厚卿安撫河北京東辟為屬官同列往往
務於肆過飭與馬凌忽州縣公獨不為表襮每
單騎挾以一卒所至躬見父老延問疾苦按官
吏盡禮人皆歎服厚卿於是益歎重之使高麗
因以為書狀官涉海大風折檣舟幾覆眾惶遽
莫知所為惟公神色怡然厚卿握拳曰有諸內
者必形諸外於君見之矣君未易量也在選調
幾二紀不求薦章人鮮知者自高麗還厚卿與
副使陳子雍睦言諸朝乃改著作佐郎改秩選
知封丘縣為畿邑素若權要請託公亦不峻拒

第直其情取平於法終不以人為重輕人亦不
敢干以私民吏畏愛之會御史中丞李資薦公可為
臺官召對敷奏稱旨

神宗嘉之且問公曰卿嘗往高麗海中風波何
以不畏公對曰巨浸連天風濤乃其常然商舶
往來絡繹况仗朝廷威靈豈復有畏

上又問聞卿知佛教其理如何對曰佛者覺也
覺則無所不了如

陛下天縱生知故能灼見天下之務其理正如此
上笑曰卿言是廼曰大臣薦卿清脩儉直宜為

御史卿退即有除命翌日拜太子中允監察御
史裡行王安禮自潤州召知制誥公言安禮守
潤所為不法及飲宴刁約家因誘其二婢辱之
淫邪不可侍從章累上不報已而安禮遂遷翰
林學士公復言安禮罪當譴逐陛下置而不問
今又躡等超擢實內結近習不知悛畏臣言如
恭公宣諭公曰安禮事誠聞有之然朕以其兄
安石有功朝廷今閑居江寧昨遣其弟安上為
江東監司使照卹之乃與孫珪爭論停廢在家

今若行遣安禮恐無人照管安石朕當戒約之
如不悛改當如卿所奏祀神州地祇公為監祭
言獻官賀某昏耄跛倚非盡敬意且某除守華
州觀其老甚必不能當承宣之寄願令歸老某
以宮祠罷王文恭公子仲煜以姦汚為有司所
劾公言王珪備位元宰不能肅正閭門使其子
所為若是何以糾正百官宜從罷免章惇然知
政事御史朱服言其與周之道請託事詔公劾
實公分別是非論列曲直不為子厚地博坐出
如陳州知秀州吳安世以賄盜得罪公言本路

監司葉義叟孫昌齡胡宗師朱明之等嘗論薦
安世再任蓋安世宰相吳充之姪義叟等意陳
阿附以汚為清以偏為平何啻指盜跖為伯夷
乞併按其罪公為御史三年彈劾不避權要
神宗嘗謂諫官舒亶曰豐稷論事最誠實公益
感勵執政忌之會高選館職遂徙公著作佐郎
在館逾年遷吏部員外郎時王安禮方為右丞
公嘗搏擊之引嫌自列詔不許章三上乃罷新
命提點利州路刑獄公在利路會軍賊王冲劫
畧商錦金洋間有旨陝西與利路京西提刑督
捕盜官擒捉久未獲詔促限愈急公躬率巡尉
扼截險要至踰時不歸廨舍冲與其黨欲度漢
中而公以兵阻隘卒不得西遂為險軍所擒
哲宗即位徙成都府路提點刑獄西蜀繁富風
俗華侈摸石藥市等會士女駢集競為奢僭帥
守監司往往勉徇其俗謂不如是必召亂公至
適冲元為帥章質夫孫亞夫皆為漕俱以簡儉
稱一時會遇燈火蕭然蜀人歎服其俗頓革爭
寫為圖畫以為宴集奢侈之戒按刑兩路於刑獄
死盡心所平反幾百餘人察視屬吏清濁必辨呂為工部

負外郎未踰月用中丞胡簡修公宗愈侍御史
王明叟觀薦復為殿中侍御史蘇子由當制有
曰有德者必有言爾頃為御史直諫不私人以
為公論公疏言
陛下明足以燭萬事之統而不可用其明智足
以應變曲當而不可用其智順考古道二帝所
以聖儀式刑文王之典成王所以賢偏聽生姦
獨任成亂此古今之大患帝王之深戒也願
陛下以洪範為元龜祖訓為寶鑑一動於深官
之中思所以為則於四海之內一言於細旃之上
思所以為法於千載之下則教化自行習俗自美
中國既安西夷誠服矣夏國主秉常死詔遣起
居郎劉仲馮奉世為冊使立其子乾順會宣仁垂
簾坤成節上壽而乾順違故事不遣使者仲馮
遂出境公劾仲馮且言昔元昊嗣立楊告為旌
節使元昊勿設席自尊大告遷坐就賓位以抗
之終不少屈後郭勸為起後使所遺百萬悉拒
不受逮慶曆中內款自新及諒祚立朝廷遣冊
命而夏人方圍慶陽知延州程琳止
詔使於鄜州曰夷狄貪此可緩慶陽之難矣乃具

禮幣賜予之數移報之果喜而迎冊使且解圍而去今誕聖之節萬方來賀乾順輒失臣禮奉注徒利其賂遺不顧國家大體擅入其國宜按其罪章數上未報會公遷右司諫表舜因言兩對清光之下具彈冊使之非云而仲馮遂以贖論荆王楊王當元祐初尊寵莫與比隆嘗令成都府路走馬承受造錦地衣公以白中憲請率臺諫言之中憲狐疑未決公即獨奏劾以謂

二聖節儉朴素欲以化天下而近屬奢侈僭靡至如此官吏輒奉承宜糾正其罪以示人奏對

敷陳不已在廷皆悚息及出殿門監察御史趙帆時與公同進對退謂公曰聞君言使某汙源浹背給事中趙君錫曰諫官如是天下何患不太平不數日改國子司業遷司業一日薦京西三學官穎州教授陳師道穎昌教授鄒浩蔡州教授晁說之無不稱伏呂申公時為相公往謝申公申公素寡言語謂公曰惟寡慾可與言道居典冑三歲不遷會右史闕執政進擬皆未允詔以公為起居舍人中外大愜

哲宗御通英講罷以御書編賜謂讀官因賜左

右史特書杜甫登善福寺閣詩以賜公中書舍人鄭雍使契丹命公攝其職數月絃綸所播天下傳誦以為得西漢體御史中丞趙君錫等疏言近日制詞惟豐稷有古體公為右史踰半歲將以次遷西掖會王安禮守成都以奢縱被謫執政有不悅和甫者以公為執政時嘗極彈之乃候公入直降制公務大體薄其罪當路不喜讒謂公昔嘗言安禮今反顧望罷為太常少卿公力辭乞補外章六上頓起謂公曰盍受命士將以好名議公公曰士顧所行當否不當避名會趙

君錫等疏聞當路亦悔之公為少常兩月執政梅用公不盡其材乃遷公為國子祭酒時士久以浮靡虛誕相高自公為司業誘誨斥黜必當其實所獎與者若馬涓張庭堅之徒已服眾望頃之二人聯中甲科士益以公為知人洎長學省序序之士踰三千莫不望風慕嚮國子監西門稍僻間有潛出者皆由於此前是長貳杜關以防猶不能止及公命闢門撤去詞伺而士莫敢出呂丞相大防聞之歎曰士可以德服不可以法制如豐相之可謂以德服人也元祐六年冬立廟禮

畢詔用近臣言回駕視學黃謁先聖因命公講尚書無逸講畢致謝上宣荅卿問學該博多所發揮面賜三品服翌日詔兼侍講儒者榮之權刑部侍郎公素以儒學聞法吏頗易之及掌邦禁執丹筆細大必盡其情而靡不當於律以舞文自任者大畏之方春苦寒雪公疏言厥罰異常自

二聖臨御朝廷清明未嘗私一喜怒以進退大臣未嘗偏一愛憎以榮辱多士無煩徭暴政深刑濫罰雖堯舜用心無以尚茲何嘉祥未臻而沴氣斯見邪豈應天之實未充事天之禮未

遺事

八

備畏天之誠未至歟豈官掖之臣有關預政事如天聖中任羅崇勳江德明等訪外事以致中外有危疑之心乎豈同治平初有任守忠詭謀離間兩宮而史昭錫王士安之徒肆姦惡以賊衆聽乎天道聰明苟無其事變不虛生若不畏懼有以消復而輕怠簡誣則凶變必至頌

陛下開廣聖德祗畏天心延問名臣思求其故總正萬事保合太和任賢責成而不受浸潤之譖患民以實而不尚姑息之政言如春陽之溫而不暴動如祥風之扇而不急六宮和於內百官和於朝萬民

和於下則天地之和應而災沴消矣館伴契丹遂為正旦驛國信使虜中接伴劉霄辯蓋在其國以名臣稱見公深加歎服時宣仁稱制兩宮皆遣使同行者四人嘗館舍坐久焚香宵起曰此香特為公設也虜中故事使者有射弓之宴公素未嘗持弧矢及當宴引弓一發中的虜人相顧嘆服副使郝某退謂公曰某世隸門非不習此今日見公中的實非素揣公謝曰此朝廷威靈使然也

哲宗親政詔外任內侍樂士宣等入內寄資供職公言陛下初聽萬機宜登進忠良以輔聖德今未

遺事

九

聞有所拔擢而首呂士宣等傷美德於天下臣切惜之望留神大禹戒舜之言若稽仁祖聽治之意令士宣等各歸本任仲虺稱湯曰改過不吝故能聖欽日躋為百世之盛王惟

陛下裁擇在刑部幾再歲故事權侍郎二週歲遷待制公累章乞補外官上不從至十餘上執政謂公胡不少留以應格遷公但遜謝而乞外愈力遂以集賢知諫州自願而知江寧府過闕入覲擢龍圖待制知廣州陞

上宣諭云已除卿吏部侍郎出自朕意不許辭免

詔以待制守侍郎公辭曰朝廷昨除臣廣東加以
茲職今既改新命義不當兼詔不許章三上從之
優詔褒荅其辭甚寵執政方力排垂簾事縉紳
貶斥者數十人公亦在眦睚間而公中立不倚每
正色論議不少徇從當路亦不悅公後丐外
上深惜其去而公懇求不可奪乃以待制留守
西都西洛居守皆貴近大抵務簡畧民事公獨
盡心焉大師文潞公嘗曰吾聞洛守多矣未有如
公能留心小民利病者也且曰公所為甚似趙閱
道與李及自洛徙鄆未至復守洛已而改帥真定
時執政起遷累上方議進取公謝章有曰偃兵
護塞敢忘師帥之能生事邀功終匪朝廷之利
執政見之大不說會都鈴轄張某素以苛暴虐士
卒衆積憾謀因大閱教陣射殺之前一日公廉知
其狀秘不發即為檄俾張出按屬州營壘且督
其即去張莫知其故頗訝公不得已遂行士卒
謀不果發張乃訴公於朝謂公無罪据拾有
詔驗實公始具其事以聞詔徙張京東公猶移
帥許昌不踰月改南都地當舟車之衝例飭厨
傳以悅往來雖居守皆貴近然稍忽是輒飛謗

公至自故事當迎餞外一切置之人亦莫能
上數欲召公還而大臣素不喜更徙西京未幾復
守南都以眩疾丐知湖州詔從之幾歲改知杭州
在杭凡三年杭為東南會府民物繁富甲天下
風俗以侈靡自尚公素以簡儉恬靜稱始至吏
輩以為公必革奢費過為削弱以取票公徐度
其宜裁以中制民訟至庭辨析毫釐聽斷明審
吏不能欺錢塘人至今誦說其政宦遊江閩者
多自杭乘舟還朝常不下數百負類先權要請
託者得之以故寒士卑官淹久終不能得公命
以按牒日為先後不問高下遣之士大夫悅服
公嚴治劇數丐官祠不許又求守溫明優詔不從
徽宗即位首召公為左諫議大夫先是李清臣除
門下侍郎薦公自代未幾遂召或謂公嘗貳天官
久應藩鎮今召以諫坡似下遷韓丞相曰昔
神宗召趙抃自成都府還將大用之故事當更
省府乃但以閣學士知諫院諭大臣曰用趙抃
為諫官賴其言爾苟欲用之何傷已而果叅大
政今上召相之以諫坡正用此故事即欲大用故也
未至闕改御史中丞入對言邪怨貶辭不應如此

司馬光呂公著皆賢臣直臣不當以為有罪
上云變改神宗法度如何公曰當改上怒目而
送之召為相宗山陵儀仗使靈駕至鄭道途泥
淖行頗不便山陵使章惇欲斬力士收鄭官吏
下獄公止之不可遂刻奏章惇素擅朝權天下
憤怒今又遷怒戮人怙勢作威還朝累章疏
其姦章乃得罪蔡京及其弟卞在朝廷久植黨
自固及上即位臺諫交疏其姦未報蔡與公素
無舊怨公入朝上未臨御問蔡越次揖公曰天子
自外服召公還中司今日首對必有高論公荅曰
方觀聖君不敢以細事聞行自知之晚乃辨
蔡公章出蔡深憾之既而陳瓘江公望何昌言
等皆力言未動公語殿院陳師錫等曰明日蔡
公不出吾屬何面目以對臺吏乃自草章率寮
屬對揚具疏其姦邪狀曰京卞兄弟同惡迷國
誤朝為患甚大卞雖去位京偃然在職卑汚失
已無所不至外結后族內事閹人以固其寵若
果大用上下治亂自此分矣祖宗基業自此隳
矣忠臣寒心良士痛骨臣非自愛而憂蓋為
陛下憂為天下賢人君子憂章四上

上宣諭曰朕固欲行卿當更奏東朝公退奏書
欽聖具疏其姦不數日京遂貶出公數言宣仁聖
烈皇后佐佑哲宗垂簾聽政多退絀小人洎復
進用遂造為誣謗今宜辨明初上章蔡京尚未
罷嘗諷公曰張叔明正坐言宣仁事即日罷意
欲以此動公公徐曰宣仁有大功於天下久為
姦邪所誣稷卨位風憲豈可緘默而不為辨明
此大事也雖遠斥所不恨又疏曰
哲宗皇帝親政召章惇為宰相不能以道事君
用群小合姦謀害元祐忠賢司馬光呂公著等
以變亂神考法度謂之不忠不能紹述謂之不
孝以此激怒先朝此乃王曾對仁祖所謂憮人
惑上之言也惇以光等變亂法度不足為深罪
又編類臣寮章疏擇其切直不諱之言與夫陳
亂世以諷今者謂之訕上謂之指斥又以言語
不足為大惡乃持文及甫邢恕之私言輒誣光
等謀廢立為不軌按惇當國七年竊持威柄禍福
天下勇於害賢敢於殺人人臨大變訂大事包藏陰
謀發為異議
陛下尚優容之乎祖宗怒之久矣今付陛下震之

上帝怒之久矣今命陛下誅之陛下何憚而不果耶
又言責授武昌軍節度副使章惇昔在相位變
亂名實顛倒是非拔擢羣小布列中外大明繼
照羣陰廓開俊傑彙征姦回竄伏安惇蹇序辰
放歸田里呂嘉問路昌衡分司外地范鏗張商
英吳居厚落職降知小州惟林希徐鐸葉祖洽
未見施行希助惇為惡布在王言掩宣仁聽政
之明較永泰知人之鑑鐸編類章疏隨惇好惡
為之重輕存歿名臣橫遭貶竄祖洽觀望惇意
欲擅元豐之末命輕奏王珪圖危正統議罪嚴

遺事 十四 官脩

神宗實錄僅二十年輒以王安石旁日錄亂之
置而不問脩
祐宗實錄事亦類筆未下議者謂徒為謗書於
後世而相與依違不決如此則何以取信於天
下願選擇史官申飭成書公自建中靖國初入
朝論列獻替不一又數言近習之非擯貴己不
喜會除錢通為殿中侍御史公言通面邪不可
任風憲乞用陳師錫如必用通臣請先罷詔出
適湖北提舉除陳師錫殿中侍御史諫官陳瓘

以言事貶公使子弟出城慰勞之且厚贍其行
黃策上封章論瑤華事不報公復綴入乞施行
由是朝廷有意罷公矣一日聞鎖學士院公謂
羣屬曰此必相曾子宣蓋共論之具章未上先
罷公為工部尚書乃宣麻相曾布既降告

上命加兼侍讀公力辭不受乞明越一郡章五
上三降詔上親諭之乃受命其謝章云杜哉汲
黯坐寢淮南之謀義矣魏公浚為唐室之鑑內
侍已成於怨府豈不思危倭人方刻於言章俄
聞報罷上曰倭人謂誰對曰臣謂倭人為曾布

遺事 十五

陛下斥之外郡則天下事定矣禮製局大裘成
議以金匣貯之公力諫不已一日上問陸佃大
裘匣用金繞四百兩此祀天之服恐不當較佃
曰郊服大裘以尚質也非惜金但不當用爾
上曰既如是不作匣可也豐稷煎煬不可過矣
既退諸公皆歎息公之守官上之從諫佃謂李
邦直曰使此等人在經筵人主豈復有過耶呂
原明建中靖國間為秘書少監時曾布不樂其
在朝諷侍御史陳次升言之以為資淺望輕左遷
為光祿少卿時公初除禮部尚書大不平之即薦

以自代薦辭云具官呂希哲心與道潛湛然淵
靜兩居則躁入化聞風則薄夫傳建中靖國元
年方議括宗配享功臣公為禮部尚書欲以申
公司馬文正配享章奏未就呂原明聞之使萊
公見公云二公先朝被罪官爵尚未復盡今遽
請配享恐致議論公正色云五王之配享中宗
何嘗不得罪但有功於宗社則宜享矣於是立
入奏竟為曾布所沮不行不旋踵公遂罷遷禮
部尚書宦官宋用臣卒賜諡甚美公不書其勅
奏疏駁論用臣姦邪交結中外不當賜此諡公
雖罷言職以在經筵每遇講讀當進書輒言天
下事至君子小人之際必反覆究切為上言之公
言人主自用則近習悅人主自聖則諛臣進祖宗
艱難之大業天下生靈之休戚繫焉聖慮可斯
須忘直言正諫乎又言元豐中王師覆於永洛
神宗泣諭宰臣悔不用呂公著言今後輕議用
兵與卿等刻骨為戒今河湟羌種未寧臣願下
師然之詔許其自新不置漢官不留戍兵令自
擇其酋長朝廷從而命之則所損者遠畧之虛
名所存者初政之仁德可以光昭先帝戒用兵之

聖訓後遂以董種為河西節度使又言唐太宗
時魏證引齊威公以無忘在莒之論從而警戒
之蓋富貴之移人也多忘其初臣願
陛下無忘龍德宮時則聖德日躋享天遐福又
言陛下以建中靖國紀年聖人之心顯於名實
之中則猶令信於天下臣願
陛下尊賢納諫舍己從人夫是之謂建中近習
不敢爭為奇技淫巧侵玷恭儉之化近戚不敢
干預政事招權市恩夫是之謂靖國體元謹始
之道無以尚茲織錦綵宮簾為地衣公言臣聞
仁宗衾褥用黃絁服御用縑繒嘗曰朕官中自
奉止於如此祖宗家法祭如日星自古帝王踐
祚之初未有不以節用愛民為宗廟社稷之永
圖奈何奢侈之端生於微而不自知及侈心一
動窮天下之欲不足為其樂則政事荒紀綱亂
天下之勢利去矣詔罷之又言
陛下即位未久施德日淺建宮以寧神營寺以
崇孝復置御前生活所以供內庭之用外議不曉
聖意竊謂
陛下好脩造尚華侈輕費用不惜民力臣願

陛下約己以養天福愛民以永天壽又言難盈者人之方寸之地耳貴不欺驕而驕自至富不期侈而侈自生

陛下初履帝位罷驛卒減苑作禁錢金休工後德意布於四海和氣生於天地年穀順成幾遍天下臣願陛下厲精為政崇儉愛民不移踐祚之初心則宗廟社稷萬世無疆之福又言姚崇勸天子不求邊功宗璟不肯賞邊臣而天寶之亂卒蹈其害臣恭惟

先帝在御十有九年制生財之法以同民利以

實事

十

實國用紹聖元符中匪人用事興起邊患倉府耗蕩百姓餓殍斥堠雖遠飛芻輓粟以贍戍兵坐困中國勢不久支仰賴聖心節用於內息勞於外必先仁覆天下使人心和樂天地休應年穀屢豐方能釐補瘡痍庶幾平治中夏既又遠人自服安用進兵耀武以經遠畧神考以用兵為刻骨深戒願

陛下敬而守之任崇璟之賢而不求邊功去停卞之邪而不窮民力太平之基業實在於此洛水溢壤堤舍去應天禪院六聖神御數百餘年

實事

十

十九

公言萬一三川暴溢寧無昏墊之虞乎有司曾上朝廷賜度牒以修而移為他用願以禁錢作一大坊以衛祖宗萬世之靈從之又言堯舜之世衆賢和於朝萬物和於野無他道焉內君子外小人故也為人上者體堯舜必先以是潛於心而戒多慾委任正人不以浮言搖動則諛毀之路塞而朋比之風暗然自消王道平朝廷尊草茅賤臣皆得竭忠以聞况賢在位能任職乎又言大臣與國同體任之不疑則心德惟一天下可合謀而治讒間無自而至矣比有議者

謂臺諫官為天子耳目選自朝廷則為大臣耳目矣故諫官不歸於國論御史不歸於憲府祖宗法制格而不行先入之言豈無唐陳師合之意乎又言治世多君子未嘗無小人亂世多小人未嘗無君子人主建大中之道以靖人心明乎安危之幾取舍之道而已若使君子小人雜處於朝必消泰而為否西京會聖宮奉安

括宗神御詔公與入內都知馮經相視時經方用事及偕被命人意公必相權結自往及還朝奏兩月除議職事外未嘗有一語經數因事稱

譽公輒正色不答經數謂人曰豐公真清直近臣也公自洛使還上眷注意厚執政虛位縉紳謂公當遷而公數論事與權近忤大臣無為公地者小人相與譏之遂力請外補韓丞相忠考顧同列曰昔孔溫業不樂在朝宰相相謂可以少警孔吏部不樂居朝矣今相之亦苦求去吾輩寧不愧前人乎公以議論不合堅欲出竟以樞密直學士知蘇州自後諸公引去益多朝士朱肱以書抵權臣謂如公輩非若鳬鴈去來不足為江湖多少其出入係人望豈可使皆補外乎詔告焚黃至鄉里屏節騎從入見守今必坐客次守令驚愕出迎公曰桑梓禮然也見鄉人雖田夫農父接之笑語飲食無少間改守越適歲蝗蔽價騰踴民病食公發廩賑之寮屬苦禱待報公曰俟得請民固飢死矣其身任之諸君無累焉公命屬官為十數所減市價五之二使民各從其居便近隨老少日各執曆就糴一二日公輒親往按視勞問主者與之皆為盡力民賴以濟徐果上書自劾詔原之崇寧初蔡京復得政既憾公斥已而其黨相與力詆公無

所不至言公元符末召為左諫議大夫辭免劄子引孝經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夫人主宅崇高富貴之極心易放逸必先選正人置諸左右雖有無道之心終不為桀紂惡德自取敗亡此其意在譏切先帝坐降職知明州故責辭曰爾頃繇元祐致位近班秦陵察其用心屏居外服朕在位之始獎推不次中司八座靡不踐更而進對之間首倡異論以善政良法為可改廢以附會姦黨為時忠賢變亂是非深駭聽聞時有大星殞于庭俄有是命越民攀望公舟老幼滿道號呼曰柰何奪吾父乎又言公嘗言諫議大夫以諫事規諷為職不為容悅逢君之惡不懷觀望陰害忠良不以聲色為常事醉上心不以淫巧為末務蕩上意信如稷言則先朝以諫事規諷為職者皆為容悅逢君之惡矣嘗懷觀望陰害忠良矣嘗以聲色為常事醉上心矣嘗以淫巧為末務蕩上意矣如此等語言宜宜上達朝廷流傳四方至章奏宰相章傳變亂名實顛倒是非援權輿小市列中外陰邪慘酷更相唱和毒流四方

感動天變此尤証証之甚者也臣嘗以詩書所載考之小人在位毒通四海日月薄蝕天地災變乃商周季世之事豈有帝祖宗積累之休膺義成在久之運而遽有是耶禡職知常州故責詞曰朕初纂服首為言官累有封章語涉譏詆云又言公元符之末召為言官譏謗

先帝公論為之不平未至常州貶海州團練副使睦州安置道州別駕台州安置又言公在元祐時用事紹聖中行遣最輕在元符初首為言官倡導姦謀殊無忌憚封章皆有意譏謗

先帝臣子不忍道其言辭遂除名徙建州公被謫攜孫姪一二人與居佛寺怡然自得曰與祐子輩遊賓客一時杜絕部使者郡守往往皆門生故吏踵門請謁終謝不見燕坐閱華嚴合論妙其要為百卷每遇天章節自謂雖散官流徙行將居禁後必出金就僧寺營佛事一月躬詣焚香建籙散率孫輩已仕者皆就拜具疏以伸天保之報居三歲以九鼎成大赦量移婺州明年其星見手詔除元祐黨人石刻稍復官爵得自便乃奉祠歸鄉里初祠命至婺公受已將出

事紀 卷二十一

相與人駢擁瞻望幾不可行逮歸過越之

異然謂公昔帥越有遺愛故若是及至四明舟去城尚十餘里士民出迓夾道相屬不絕以至奪挽舟卒率爭自引之相慶曰公將復用吾徒有所賴矣郡守彭仲蔡京門人也因謁公謂公曰公能得此於鄉人前所未聞也公平生所薦

士多一時名臣每當論薦或緣權貴請屬率不應必推擇乃刻奏往往有未相識者人怪問之公曰知賢則薦寧用識面耶公在京師鄉人故

事紀 卷二十一

舊姻親來者皆館焉朝退還第必與之款接累有數器酒止三行日以為常或貴重客至未嘗有所增益雖晚進後生亦無所忽畧公性寡言語雖見宰執權要無辭費延見賓客寒溫外或默然無一語始未知者以為簡貴自重不知公接貴賤如一也公持定有力陳淵兄弟嘗見之下階未畢進揖不答直至下畢轉身正立於尋常揖客處方答幾云公為監司郡守所至以簡儉稱政得民心如古循吏自為縣令襄陽民

守金陵士民遮留幾不得發貳車城寓為序其事刻識湖上不過清心寡慾無所用其私而已嘗自謂稷効官以來惟知民不可罪吏不足責係乎上之人在此不在彼公在封丘時府界教閱保甲內侍都知王中正領提舉怙寵驕甚所至縣須索苛極縣吏望風舍館供帳特務華潔公待之無過禮主吏請假帳帟什器於民間以迎候公曰法所禁也不可中正雖憾公而無以加誣會公召拜御史因疏言中正所至搔然初不留心職事復縱其下指使巡教革乞貸額治其罪中正遂罷公為祭酒時高麗遣使者朝貢請買國子監書籍數十種館伴陳軒牒公請買與之公以謂所欲市者如冊府元龜歷代史勅式之屬不可以與外夷具其事以白儼嘗時蘇軾為大宗伯亦以為然論其事於朝當時雖不從議者雖之欽聖憲肅皇后謚冊詔公書之公辭素不善書詔不從公見執政言且將復力辭韓丞相忠彥曰上亦知公雖不善書特以大典冊須清德雅望卿大夫書之無以易公故爾章再上卒不許高麗使者入貢公押宴使者見公拱手曰

公昔嘗至吾國中聞公以重望歷顯要國人每稱道公才德今日獲覩風采真名下無虛士也舒亶同里人也神宗擢為御史中丞眷任頗厚彈劾無所避士大夫多仇怨之會以誤受學士院公用為仇家所發坐賊論遂廢於家二十餘年不復叙無為言者公留守洛舉以自代時執政有與舒不愜者謂公曰天下士大夫固多公何為舉斯人彼以自盜廢而公為近臣乃薦之人將疑公公卒不從洎進樞直復薦焉舒用是獲起守郡鄒浩元祐末除太學博士言者或謂浩遊執政門交結其子弟詔出為襄州教授公言浩文學行義端方鯁諒臣嘗薦其改官詳其為人宜留太學賢士之關以師表多士浩卒為名臣程頤元祐中嘗召侍經筵紹聖間以為朋附司馬光等坐徙湖南公時守洛遇之境內吏卒防錮甚嚴頗有門下生追餞欲一見者皆不可得公既見遂請慰問寬勉之斥遣吏卒且復總監使門人皆得送行郭茂鈞時為京西轉運使語公曰程得罪頗重人無敢見者公為侍從乃若此得無憂鈞

黨平公曰程以學術被特起非忝冒也今正以趨向異途致是豈有他罪乎官吏過為非禮以苛待之恐益暴朝廷之過稷是以然豈暇以鈎黨為憂公守杭日以湖秀積水害種民多艱食移檄其郡俾出廩以賑又上言願減本路今歲上供錢斛之半俟來年收熟分兩歲起發戶部難之以為乏經費公復言方今民病粒食不給州縣以上供促督租稅急於星火民益無聊賴且將轉徙則其為他日經費之慮者尤甚願少紓之以救溝壑之急詔特蠲四之一始章子厚

遺事

二十

當得君自專士大夫多附之以公名高屢欲邀致而公不屈欲誣以罪而不可得謂公喜恬靜乃數易郡以困之知廣州過關上面留貳吏銓公表謝升遷恩命出於

聖意慮煩宸聽不敢固辭草草不悅因公賦荷花詩有人心正畏暑水而獨搖風之句大惡之故紹聖間

括宗聖眷甚隆而卒不用公平生喜誘掖後進若子孫輩躬自為之講校雖王事倥傯不倦也為國子長貳所與進者若馬涓張庭堅崔仲致

范致明洪擬等數十人所薦達者如陳師錫朱彥鄭居中鄒浩蔡肇輩者卓犖名世云公未嘗問家人生事自陟臺省歷侍從幾三十年雄藩大鎮更踐將徧而平居自奉衣食如寒士俸賜所得悉以調親故族人無留貯者自洛徙鄆未出境復還守洛及自南都徙洛不踰月復還守南所當得皆却不納一切還之或以為恐近沽漱公曰吾以為理不當得豈敢沽名乎在諸鎮公使饋給必命先自下僚次第上之已徧乃自取以為常故雖貴顯久而家甚貧薨之日有田七十餘畝屋一區數間而已囊篋蕭然子孫惡衣菲食不能自給觀者太息每當奏薦常先弟姪逮薨二孫乃未官公自錢塘詔入為御史中丞首彈蔡京兄弟皆得罪去

遺事

二十七

徽宗眷遇公極隆言多從之既而有旨除右丞公謝曰陸佃

神宗侍從願先用後又除公復曰溫益陛下藩邸師傅願先用上皆從之乃自陳臣自高麗還省先登今歲久矣願門外郡展省松楸上不從許給告或謂近侍解公告例公亦堅辭

謂祖宗故事無帶內職任私事者恐議者謂臣
變國家法乃得蘇州留侯郊祀畢行俄間召蔡
京還內直公朝辭上勞之曰行召卿矣公曰昔
唐明皇任姚元崇張九齡李林甫楊國忠皆從
其言如轉圜故有開元承平天寶播遷臣願
陛下深戒之蔡京既復用乃極力詆公追官至
親改其制曰豐稷外示重恬內實險阻仍進擬
安置新州上曰稷嘗為經筵官且老矣遂免南
行蔡京雖力詆公然以天下士論所歸欲蓋其
惡一日公鄉人蔣安義入都謁蔡曰識相之否
蔣噩然佯曰雖鄉人不識也蔡徐曰相之清德
雅望特議論不合爾公為章疏必於密室躬自
刺寫子弟多不得見退多焚藁登對還家嘿坐
終日人不敷問建中初召入接門人故吏未嘗
語及時政及降充寶文閣待制其責辭云登對
之初言偏異論以良法義意為可變更以朋邪
為黨指為善良人始知公嘗盡言天下之事無
所隱忌也公平生操履自窮約至貴顧終始不
渝老矣而規矩如晚進後生終日靖默若不能
言者而治事繁劇戒斥胥吏與夫仕宦進退得

失榮辱之際聲色不動人莫見其喜愠居閑端
坐觀書終日不語或至踰月不飲宴亦不作閑
文字在襄城時嘗作易傳以授宋次道晚解論
語禮記數篇一言之出皆可貽後世謳歌雜說
未嘗過目家治嚴肅子弟不冠帶不見閨門內
外僅百口而門庭若無人聲飲食衣服身過儉
約遇當登對則內外必易新衣春秋筵盛時享
必豐待賓客盡禮平居不燃燭中堂青燈一炬
危坐至夜分乃寢五鼓即起整衣以待旦處暗
室無人侍側常若對大賓略不致倚居官所雖
見將吏卒伍必正衣冠無墮踞容與人不為崖
異進見者得盡款密而終不敢干以私待賓客
未嘗夜宴為西都留鑰時文潞公在馬每會亦
至暮而罷潞公召公逮夜亦辭以歸終身守法
度不少過焉公與曾子固章質夫深相契重而
不許子宣子厚之為人二公柄用時公乃力言
其惡不以二人少貸也劉仲馮同年席友也及
奉使失職公亦上章彈之不怒然皆知公之公
直終不少憾大抵公恬於仕宦雖進易退為言
言不卹身患直道事主憎惡近習小人多怨之

建中初彈內貴至引仇士良故事為禮部不肯
書宋用臣謚勅及乞納元符所得傳國璽於永
泰陵中降德宮芝草生上駕幸觀之公表言
陛下未事宗廟而先祥瑞姦人自此得計矣凡
事三朝歷諫官六任危言讜論不卹忌諱故眷
注甚厚而姦人側目終以此得罪公天性嗜學
述老不衰方在朝廷退朝還第與在藩屏公事
餘閒每燕坐一靜室前後書史終日觀閱所至
惟以書籍自隨衣衾之外他無一物年方強仕
喪其夫人遂不復娶不畜妾媵聲妓饌食或進
重品輒命撤去晚益耽老釋之說習導引服氣
述薨髮鬚鬢不白學佛者宗師如善本輩皆機
語相契薨前一月預戒後事將易簣猶與陳瑩
中語如平日公長子安常以儒行名太學魁南
省再任太學正年未三十而卒公時留蜀後事
不能舉諸生賻錢二百萬以贈安常之妻于氏
泣辭曰兒夫節清行高不可以此汚之竟不受
次子大常亦早世娶虞部員外郎陳術之女安
常兩子公貴已官其一太常亦兩子序在次過
郊恩公欲先大常之子以慰其母心陳謝曰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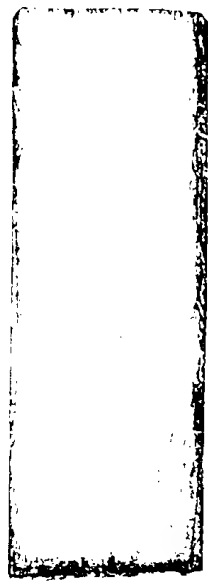
幼之序不敢侵願俟後郊乃從其志公之清德
刑于室家婦人女子所為猶卓絕如此公之諸
孫皆能廉恪持其門戶有自來矣
右清敏公遺事一編公之季孫漸自番禺
道贛石扣門通家世出以謂朴曰惟清敏
公遭際盛時受知
神廟逮事泰陵元符末命首蒙召擢執法
中司出入侍從歷三十年直道危言諸老
先生知稱頌之惟是平生章奏隨手焚藁
晚陷鈞黨不肯搜取隻字不留雖了翁誌
公之墓猶止叙次爵里狀不敢一言及於
行已痛念先君伯父不幸皆早世二兄相
繼淪亡漸時方童稚無所聞見不能道先
世以詔後嗣俾公之遺事久而湮沒異時
史官無所考載罪在漸輩賴外兄穎昌郭
維以儒學修謹侍清敏公左右最久能撫
其本末歷歷如數一二間於縉紳故家求
得遺文猶有存者亦庶幾焉幸加編次以
垂永久并於先生尚領門下士仰惟公清
德重望被賜三朝始終一節表表存耳目

中興天子追褒賜謚足以發潛德之幽光
矣豈待斯文而後顯也漸曰我祖恬夷靜
退不求聲名今之所錄非以夸世姑著為
家法云爾迺不敢辭門人章貢李朴識

豐清敏公遺事終

遺事

三十二



豐清敏公遺事後序

仲尼亟稱於水曰水哉水哉其詞約而旨
微矣而孟子論其所取之意乃直以原泉
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者
言之非其深造默識有以得乎聖人之心
孰能知其所說之如此而有志之士欲有
為於此世者又豈可以不察乎此而先立
其本哉然自聖賢既遠道學不明士大夫
不知用心於內以立其本而徒恃其意氣
才力之盛以能有為於世者蓋亦多矣彼
其見聞之博詞令之義論議之躡節槩之
高一時之間從其外而觀之豈不誠有以
過人者然探其中而責其實要其久而待
其歸求其充然有以慰滿於人心而無一
瑕之可指者則什伯之中未見其可以一
二數也嗚呼若故禮部尚書縉雲清敏公

者其真所謂有本者歟觀其平居暇日所以治心養氣而脩諸身者蓋天下之物無足以累其志是以爲子則孝爲吏則廉進而立乎本朝則上自

宗廟以及人主之身內自禁掖近幸之私而外及乎朝廷卿相之重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蓋有當時法家拂士所爲低回遷就而詭詞以幸濟者公獨正色誦言無少顧

遺事

三十四

避退未嘗以語乎家而其計慮之明諫說之切所以不諧於時而卒驗於後者乃反因深文巧詆之筆而後顯及其出而賦政于外退處于鄉以至流放轉徙於荒寒寂寞之濱而遂奄然以沒於世則其所以處乎巨細顯微之間者又皆清明純潔而無一毫之歎是非所謂原泉混混而放乎四海者耶孔子之歎孟氏之言於是而益見

其不我欺矣熹愚不肖生長窮鄉聞公之

名而鄉往之久矣獨恨未能盡得其行事之本末前年公之曾孫中散大夫誼持節南來亟往請焉大夫公乃出是書而遂以其序見屬熹不得辭也因次是說以附于章貢李公跋語之後雖於公之懿德剛毅大節無能有所發明然使讀公之書而仰高山行景行者知循其本而用力焉

遺事

三十五

則亦世道人材之一助而非獨爲豐氏之私也大夫公清苦廉直勤事愛民屢爲刺史二千石入居郎省皆有顯聞然多不得久於其官蓋有公之風烈云

紹熙二年夏四月戊寅朔朝散郎直寶文閣權發遣漳州軍州事朱熹序

豐清敏公遺事附錄

嗣孫慶編次

後學天台陳聰看詳

宋禮部尚書叙復朝請郎提舉亳州太清宮
豐公墓誌

公諱稷字相之明州鄞縣人曾祖衍不仕祖表
贈朝奉郎父祿贈通奉大夫公嘉祐四年及進
士第初任亳州蒙城縣主簿歷真州六合主簿
襄州穀城縣令丁太夫人憂服除以寧海軍節

遺事

三十七

度推官知越州山陰縣丞未赴河北京東安撫
使安壽辟淮南當公事還朝復用安壽辟借著
作佐郎奉使高麗書狀官使還遷著作佐郎知
開封府封丘縣台殿除太子中允監察御史
裡行官制行易通直郎監察御史改秘書省著
作佐郎擢吏部員外郎以嘗言右丞王安禮避
嫌不就提點利州路刑獄
哲宗即位再遷承議郎移成都府路召拜工部
員外郎殿中侍御史右司諫轉朝奉郎國子司
業起居舍人太常少卿國子祭酒轉朝散郎

上幸太學命講尚書無逸面賜金紫遂兼侍講
遷權刑部侍郎乞外郡紹聖元年以集賢院學
士知潁州移知江寧府過闕拜龍圖閣待制知
廣州充廣東經畧安撫使陞辭留拜吏部侍郎
復丐出以待制知河南府兼西京留守移知鄆
州京東西路安撫使復知西京明年移知成德
軍兼真定路安撫使轉朝請郎改知潁昌府京
西北路安撫使徙知應天府兼南京留守復知
西京又知南京以疾乞知湖州俄徙知杭州浙
西兵馬鈐轄轉朝奉大夫

遺事

三十七

上即位轉朝散大夫召拜左諫議大夫未至拜
御史中丞改工部尚書兼侍讀遷禮部尚書復
乞鄉郡以樞密直學士知蘇州改越州浙東兵
馬鈐轄降授寶文閣待制知明州未至落待制
知常州貶海州團練副使睦州安置道州別駕
台州安置除名建州居住移婺州居住敘復朝
請郎提舉亳州太清宮以大觀元年十二月二
十九日薨于正寢享年七十有五積勲至上柱
國綽雲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二百戶公娶李氏
太寧郡君陳氏文安郡君男三人長安常試太

學正次大常壽州壽春縣主簿皆早卒次希仁
承奉郎女二人長適朝散大夫簡中謹次適奉
議郎郭受孫男四人長濟遼山縣尉治奉奉郎
濟漸未仕孫女一人適承議郎張琪希仁得迷
罔之疾不能當大事濟自遼州棄官承重而歸
以三年十二月十五日庚寅葬公於鄭縣通遠
鄉銀山妙智之原門人叙復宣德郎賜緋魚袋

陳瓘叙次

追復樞密直學士誥建炎三年正月二十六日

朕惟元祐之不平雅有

仁皇之至治其魁傑之老名德之臣風聲足以
立懦而激貪宇量足以鎮浮而勵薄典刑尚在
想見其人故朝散大夫豐稷識趣恬夷標度凝
遠好學如顏子能克己以爲仁養氣若孟軻不
動心而勇義精忠峻節直道危言果見媿於姦
朋久投閑於散地顧賢人之出處豈爲軒冕之
去來然君子之盛衰實係國家之輕重肆予慕
紹跋念老成懷殄瘁以興悲詠愍遺而竊歎載
還樞直併陟文階庶國是之攸歸見朕心之所
嚮當與朕此寵休可特追復樞密直學士依

前朝散大夫

賜謚清敏制

不遜聲色曰清 務時成志曰敏

勅君子勇於爲善恃後世之不誣朝廷厚以易
名本先王之成憲參稽謚法六家之議度越春
秋一字之褒其惟至公可詔不朽具官豐稷養
氣如孟子好古如楊雄清如范丹無近名之累正
如汲黯有可績之言身被

三朝之知望傾一代之士平達既異出處莫齊
秉心有常世俗自變直道不回姦邪所憎朕思

古之有爲先急賢以自翼文武欲盡方下詔以
旁求典刑雖存痛老成之不待成帝憐丙吉之
後文宗歎魏證之賢何必同時乃獲見異尊其
二美以表大節垂之百世以勵將來惟爾不亡
知朕此意可謚清敏

尋訪子孫劄子

紹興三年

尚書省劄子臣寮劄子伏見故御史中丞豐稷
以忠清鯁直言觸權臣死於謫籍士論冤之此
來朝廷追贈董籍之人官其族裔恩數優異獨
稷之家未曾受雖聞有贈官與合得恩澤指

揮緣稷之子皆早亡惟有孫二人長名濟曾任京官知廣州清遠縣令已六七年不知存亡次名治曾任京官監揚州州倉建炎三年死於金賊其妻子見在明州居住孤弱失所無力前來行執愍會是致其家久不霑恩欲乞朝廷特於指揮下明廣兩州守臣并廣東轉運司尋訪豐稷諸孫具長幼名次年申點檢詣實申奏乞朝廷詳酌將合得恩澤依次補受降付身責付被蔭之人親自承受其有追贈官品亦乞檢舉降告責付其家庶使存致受賜上副

仁聖褒賢表直之意小貼子稱契勘前來有豐徽等累經朝廷投狀陳乞恩澤皆是豐稷姪孫即非直下親嫡今來所乞割付明廣守臣并廣東漕司尋訪頒委的是豐稷親孫或曾孫方可具名申奏

國史傳

豐稷字相之明之鄞縣人登第為縣令以廉明稱從安肅使高麗海中大風擣折舟幾覆衆惶擾莫知所為稷獨神色自若肅歎曰豐君未易量也知封丘縣

神宗召對問卿昔在滄海遭風波何以不畏對曰巨浸連天風濤固其常耳憑仗威靈尚何畏乎悅擢監察御史治叅知政事章惇請託事無所移撓出倅陳州徙著作佐郎吏部員外郎提點利州成都路刑獄入為殿中侍御史上疏指宗曰陛下明足以察萬事之統而不可用其明智足以應變曲當而不可用其智順考古道二帝所以聖儀式刑文王之典成王所以賢願以洪範為元龜祖訓為寶鑑一動一言思所以為則於四海為法於千載則教化行習俗美而中國安矣劉奉世冊立夏國嗣子乾順而乾順未賀坤成節奉世處出境稷劾之奉世以贖論遷右司諫楊荆二王為天子叔父尊寵莫密令蜀道織錦茵稷於正衙論曰二聖以儉先天下而宗王僭侈官吏奉承皆宜糾正既退御史趙鼎謂曰聞君言使帆汗流浹背改國子司業起居舍人歷太常少卿國子祭酒車駕詣太學命講書無逸篇賜三品服除刑部侍郎兼侍講元祐八年春多雪稷言今嘉祥未臻沴氣交作豈應天之寶未克事天

之禮未備畏天之誠未孚歟官掖之臣有關頒政事如天聖之羅崇勳江德明治平之任守忠者歟願

陛下昭聖德祗天戒總正萬事以消災祥

帝親政召內侍居外者樂士宣等數人稷言

陛下初親萬機未聞登進忠良而首召近倖恐

上累大德以集賢院學士知潁州江寧府拜吏

部侍郎又出知河南加龍圖閣特制章惇欲因

以道路連歲間亟徙六州

徽宗立以左諫議大夫召道除御史中丞入對

與蔡京遇京越班揖曰

天子自外服召公中執法今日必有高論稷正

色荅曰行自知之是日蓋論京姦狀既而陳瓘

江公望皆言之不能動稷詣陳師錫等言京在

朝吾屬何面目居此擊之不巳京遂去翰林又

乞辨宣仁誣謗之禍且言史臣以王安石日錄

亂神錄今方修抵錄願申飭之時宦官漸盛稷

懷唐書仇士良傳讀於帝前讀數行

帝曰已論稷為若不聞者讀畢乃止曾布得助

變暗將拜相稷約其僚共論之俄轉工部尚書

燕侍讀布遂相稷謝表有俟臣之語
帝問為誰對曰曾布也

陛下斥之外郡則天下事定矣改禮部論宋用

臣不當賜養謚不為書勅

哲宗升祔議功臣配享稷以為當用司馬光呂

公著或謂二人嘗得罪不可用稷曰止論其有

功於時爾如唐五王豈非得罪中宗何嫌於配

又言

陛下以建中靖國紀元臣謂尊賢納諫舍已從

人是謂建中不作奇技淫巧毋使近習招權是

謂靖國以副體元謹始之義禁內織錦緣宮簾

為地衣稷言仁宗衾褥用黃純服御用縑繒宜

守家法詔罷之稷盡言守正

帝待之厚將處以尚書左丞而積忤貴近不得

留竟以樞密直學士守越蔡京得政修怨貶

海州團練副使道州別駕安置台州除名徙建

州稍復朝言即卒年七十五建炎中追復學士

謚曰清敏初文彥博嘗品稷為人似趙抃及賜

謚皆以清得名稷三任言責每草疏必坐密室

子弟亦不得見退多焚藁未嘗以時政語人所

薦士如張庭堅馬賓陳璘陳師錫鄒浩蔡聲皆知名當世云

史臣曰水搏而躍之可使過賴激而行之可使在山處勢則然也至於萬折必東則其性無時而不正故水幾於道君子以之觀熙豐至於元符三四十年間國之是非非非蓋五變矣而安覩履之如一朝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直裁若人未易為區區小丈夫言也

新增

遺事 四十四

註孟子三章

朱子集註中錄出

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曰遷善而不知為之者

豐氏曰因民之所惡而去之非有心於殺之也

何怨之有因民之所利而利之非有心於利之也

也何庸之有輔其性之自然使自得之故民曰

遷善而不知誰之所為也

不能三年之喪而鰥小功之察放飯流歠而問

無齒決是之謂不知務

豐氏曰智不怠於先務雖偏知人之所知猶能

人之所能徒獎精神而無益於天下之治矣仁不怠於親賢雖有仁民愛物之心小人在位無由下達聰明日殺於上而惡政日加於下此孟子所謂不知務也

孟子曰禹之聲尚文王之聲

豐氏曰言禹之樂過於文王之樂

孟子曰何以言之曰以追蠡

豐氏曰追鍾也周禮所謂旋蟲是也蠡者蠶木蟲也言禹時鍾在者鍾紐如蟲蠹而破

絕蓋用之者多而文王之鍾不然是以知禹

之樂過於文王之樂也

四十五

曰是奚足哉城門之軌兩馬之力與

豐氏曰奚足言此何足以知之也軌車轍迹也兩馬一車所駕也城中之途容九軌車可

散行故其轍迹淺城門惟容一車車皆由之

故其轍迹深蓋日久車多所致非一車兩馬

之力能使之然也言禹在文王前千餘年故

鍾久而紐絕文王之鍾則未久而紐全不可

以此而議優劣也

幸學詩

和昌大馬橋石在河村南

鳳幄雲開日月章九霄鳴躍下塵岸朝元俊士
鴻成列拱極名臣玉照行問道賈生稱五學乞
言戴聖美三王上心夙悟周公戒天下安危自
一堂

建中靖國元年大赦天下用丞相章惇言舉蔡
京為翰林學士滿朝上下皆喜諛佞阿附權勢
無人敢言其非獨有御史中丞豐稷同著殿中
侍御史陳師錫共寫著表文一道奏蔡京奸惡
表文云臣豐稷陳師錫等叨被聖恩濫居言路
事有當言而不言臣為曠職切見公朝近除蔡

京

四十六

京充翰林學士勾當者緣蔡京身為禁從外結
后族交結東朝伏望獨斷出之於外若果用蔡
京則治亂自此分矣祖宗基業自此壞矣又資
政殿學士知江寧府蔡卞乃王安石之壻與京
兄弟同惡遂國誤朝為害甚大乞正典刑臣目
夜為陛下憂為宗廟憂為天下賢人君子憂若
黜貶京等於外則間言不入於慈闈聖慮可忘
於憂患實宗廟社稷之福也表上徽宗謂豐稷
道事礙東朝卿當熟慮豐稷奏言自古母后臨
朝那曾見有如聖母子書還政的可做萬世法

則但是目即在外則聞向宗良宗回籍勢妄作
在內則聞張琳裴彥臣等兇焰熾然又有蔡京
交通其間臣愚欲乞戒飭后家放逐張琳等黜
蔡京于外庶絕朝廷之憂徽宗不從

曾南豐贈行歌

出元曲類書第九卷

桃華染破南山青漢江此時春水生客舟相語
人夜起勁慄亂江群鴈聲之君飄泊動歸思告
我舉裝千里行閱材壯思風雨發綠鬢少年水
雪清讀書一見若經誦下筆千言能立成精微
自得有天質操行秀出存鄉評嗟從薄祿困流
滯能誘鄙俗銷紛爭絃歌躬勸士強學田里堵
安人力耕嗟子據按但書諾遇事縮手方蒙成
雖知璞玉難強獻欲挂塵榻空含情歲寒不變
迺知確物理先否終當亨維舟且盡今夕語明
日帆隨白鳥輕

祠堂記

宋明謨閣學士袁燾撰

行天下之大道立天下之大節惟豪傑之士能
之蓋豪傑之士天資高學力固不為世俗氣味
之所誘休此所以甚異於常人也嗚呼若高
書清敏豐公者真所謂豪傑之士也歟歷事三

朝以道自任魏乎如泰華之崇確乎如金石之堅凜乎如冰霜之潔夷險一致始終不渝公道賴以維持善人賴以植立至今海內咸推尊之蓋嘗誦公之詩有曰日之月往來無期好把心源蚤夜思而後知公之所以特立者源乎是心而已大哉心乎天地同本精思以得之兢業以守之則亦可以與天地相似簞食豆羹得之不得死生分焉呼而與之不受蹴而與之不屑人之本心何嘗不剛哉物欲搖之不能無動而本然之剛轉而為弱矣弱而不返以順為正自同妻婦豈不悲哉公之使絕域涉巨海震風折楫勢將覆矣恬弗為懼正色立朝辨宣仁之誣辨章蔡之姦論熙寧之法度以為當政寧與時忤不為己計非有得於心能如是乎內而退朝之後外而公事之餘獨處一室恬無他好惟以岳史自娛不侈奉養不畜妾媵蕭然一山林學道之士也名位清顯餘三十年所得俸賜散與親故家無餘貲歲晚還鄉有田纔七十畝敝廬僅十餘間陶然自適年逾從心鬢髮不白陳忠肅公謫居於鄆於是得明病且危猶與陳公對話

清爽如平日然所養之深於是可占矣公之五世孫有俊牧儀真崇尚風教以公熙寧中嘗主簿六合也爰即縣庠繪像祠之昭乃祖之高風勁節而囑獎識其事惟公言行之懿難以枚舉然其源於是心者後學之所當知也表而揚之觀者悚然濯磨舊習跋慕前修而知立身之要者如是庶有益乎雖然公之踐履非有意為之也真積力久德盛仁熟自頂至踵全体精明循而行之亦不自知所以然也盖有本者如是無本於中艱取於外雖有小善的然可觀豈能日進無疆老而弥篤哉覽者蓋致思焉

皇清敬公遺事附錄終

豐清敏遺事一卷

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朱李朴撰朴字先之興國人紹聖中進士官至國子祭酒事蹟具宋史本傳是書編次其師禮部尙書豐稷事蹟宋志著錄一卷與今本同末有紹熙二年朱子後序并附墓志本傳於後稷歷仕神宗哲宗徽宗三朝屢著讜論時稱名臣朴所敘錄較史傳爲詳書末又有稷注孟子三章幸學詩一首及曾鞏所贈歌行袁桷祠記則明景泰中其十一世孫河南叅政慶所搜討增入也

种太尉傳一卷

〔宋〕趙起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种太尉傳

一卷》提要

种太尉傳

河汾散人趙起 得居 撰

子正字元叔祖放以道隱豹林真宗以繼
元問號為良將治平初翰林學
公材堪行帥以國子博士換授西
路兵馬都監經略使陸詵奏公
路審謂平治二年之任公推牛
十間隙四年春滿堂大燕朱令
臣欲以不至給之公曰彼師而
所以景詢對易彼心不至謀者
曰鬼名山與其苗沙遇囉部洛
解輕與毛姑作叛入虜假名山
錦囊盛斷髮為符詔轉運使解
賜黃金二百兩白金一百兩名
降期公命大閱悉發所部番漢
抵大里河士卒疑不敢進公躍
而離思曲城中衆人目之黎明
八老幼部族四萬五千一百口
延令因山巖壘縛連為樓壘居
之城下擗鞍惶駭曰得吾城三
頃之達公持符召公入走安計
來介公去倉旦旦屢與麾下
廣開公去心發兵之餘萬出綏
安抵懷平遲旦夏兵大集公登城
自有卻後色待其衆懈可令碎於
居間命都檢燕達解背開門濟師分左右角公
居中為二君令曰當聽我金鼓緩急為進退節又諭
城守東白提張布索俟合鼓譟以助軍聲公遂出會敵

數十騎持火炬將通吾佛寺公令劉保昌等五十騎馳
而還皆辱嘗之賊之又使降黃龜名山以百騎嘗之
立三熱苗 四部落巡防聞寇至輒還自北原馳
下城上八望之大叫口折馬山援兵至矣羗勢內外震
動公行以合之及百祠谷左右二角掩至戰守齊奮
追斬二十餘里得七百級馬五百人明日還綏州折馬
山獨以三十騎當敵制鋒五六萬騎敗小丘原或者
以公擅興兵取綏州具狀長安令械而詣之公怡然引
伏無一語里人以分其功已而特赦下陝西公坐前四
官隋州安置明年大丞詔韓琦宣撫永興書得綏州利
害城遂不棄因改曰絳德城後數月以西安左藏庫副
使起公為商州都監以再憂不拜熙寧三年七月更
人犯慶州併圖七寨官軍不利朝廷以參知政事韓絳
宣撫陝西以公知延路兵馬都監復以青澗尋還皇城
副使本路兵馬鈐轄冬十二月議修城東北通三
寨接河東以合秦晉騎車之勢復盡欲取橫山襟帶全
利獻之王府四年春正月師由絳德之撫寧山下夏
迎降擁路趙表謝髮語言堯離公勞俸撫慰應接不暇
左右有請令去兵仗者公笑曰今日正為王師開納洪
濟之時奈何以內城不為反疑之耶賊酋都囉馬乞聚
兵馬戶川公以輕兵二十潛出擊破之明日遣驛將呂
真率十騎掠銀州川通天風西金口走賊衆有不敢復
出遂城囉兀凡二十八日大出四戰斬首一千二百級
降口八十四百人遺游掠四山分探害藏時官軍二萬
人食縣戶米糧二斗二升累六束因糧之利古今出師
罕比此六 韓絳以慶州兵叛還節制於經略府公
不能其兵危聞之遂出陷撫寧經略使趙鼎請棄囉兀
公再得罪黜汝州團練副使復貶賀州別駕潭州安置

八年春以禮賓副使召對授河北第二十八將駐定陶
九年春改知岷州兼洮東安撫使下車招集離散寧緝
商六 內帖 久十月董道將鬼章聚兵於谷背訪
其家族公計之曰彼必有外來為亂者因授糧曰索於
鞠場中果有衣甲懷六而入者得二百人悉斬以徇奪
其馬械賞戰士諸部畏若神明不敢復貳十二月鬼章
盜寇鐵城降或弊所祿所族之欲東南搖青
唐公陰將掩之會走馬水受眾識撫問之乃行送十數
里至精精堂猶發餘兵還岷示無出掠意乘夜以斃卒
二十趣鐵城鬼章重兵之西谷中公先命曉騎斷其後
始明薄城會戰公躡從者肩登其東南隅揮劍大呼
吏蟻附遂破之斬首八百級取大首領斬鐔鑿也章
去以功遷引進副使十年春三月入內都都知李憲以
五軍進討六通宗講珠等城姚麟孫或寧以涇原兵為
先絳夏元象劉昌祚以秦鳳兵為殿後苗授王昌曼以
熙州兵額中軍韓存寶以河州兵為右軍公領岷州兵
為左軍是戰以存寶對賊冷鷄朴新景景上風勢不
震蕩河湟矢石接前行存寶不能支馳赴中軍府公
批掌為麾從劉玩輩曰存寶輕而寡謀敗乃公事也中
軍府始不欲任公知事急遽召公公至徐分勦斃五百
先扼大通宗左右三公次命崇首包順以五百騎合姚
麟五百騎楊曼以短兵五百人勇勇趨不意自辰至申
大會其眾擒冷鷄朴至密撒諸河曲而還斬首一萬
級公獨得七十級東閣門使文州刺史秋七月鬼
章屯疊州合董道果數六市示之役公請伐其謀以奪
彼之手不從 乃使人間路刺殺使者奪其書彼計遂
敗公以疾致政年三上弗許乞便即得潭州尋後移
權廊延路副都總管元豐四年夏人以母梁氏幽其主

而適夾河追斬二丁里流胥浮足櫛比而下血染銀川

之悉如先計十二日四日至自延安斬首一萬五千級

招降一萬四千九百一十人下州三城復城一十一
萬一千石上萬頭上進中賁人賜給鼠裘校鳳州
團練使令子朴齋取山支子赴關上召見大悅授以
關門候時並塞兵五分屯以曲珍絕之討張香川一
帶入戶令李儀五百騎濟伏於津河河北渡天渾夜入
葭蘆斬首二百級橫山之勢一掃而空其東南隅自
明堂之南遂無虜障焉朝廷從李憲策自涇原役兵
百萬進察十五城以趨三州俾公經略渭州以辦其事
公至長安表與主帥不睦復陳橫山助兵之馬之地請
先城銀州次還賓州於焉延次城夏州三郡鼎峙然復
北城鹽州據烏白二池後修折蓋和寸則夏人之墟
地矣章一十上詔始從之復公延安言者公出師西
拾塞門之直東就綏德之運師老糧絕殆無成功公曰
技人之國先攻其強項者羌重兵據門口流石州監軍
司故米脂之勝眾遂瓦解兵法喻以破竹先破其即數
節之後迎刃自解故為近直之言者韋察王季之先從
耳及徐勣事降授文州刺史五年經略使沈括請城銀
夏朝廷遣徐禧計議先立永樂城秋八月二日同經略
沈括轉運李稷發自延至二十日至永樂原遂城示樂
九月八日羣衆三千餘陷城而下傾之復去焉奏羣
衆見王師整而退神宗惜曰北虜既敗來者戰豈肯
輕退必有其大兵繼之天此論之已不及九月永樂谷無
定川於旗兵甲塵埃滿天而王老將軍高永能請退而
擊之以謂老勢勇也夫其頭則敗當自退禧不
從及永追賊下氣已奪遂不能軍注汗如
破泣下因懷悵不自釋嘗謂親舊曰禧輩死朝廷必難

神太尉傳

六

其年吾功竟不就矣六年夏四月六日寢疾終於延
安府第時年五十七公取絳州城囉吼拔米脂十五年
間尸上大三校還請流離山辱憂患相仍殺氣益
凜凜志不少衰功業之蘊私之豈非有素耶然議者但
恨用不極其材以此之可惜至於輕財重諾信賞必罰
每遇重敵老帥宿將喘喘相顧殆無人色公安然自燃
若指呼如常時未或見辭氣必動已而冠捷無不如志
其持重如周亞夫嚴整如李光弼材氣自任如魏延能
伺虜情如祖逖士樂為之用如李廣此其行性之上略
也然而事多數奇流落不耦平生類廣者尤為多焉故
功凝事濟變生齟齬豈於料人拙於謀已耶不然華
髮難安孤根易搖者乎故慨然次其行事作神太尉傳云

神太尉傳

神太尉傳

种太尉傳一卷

浙江鄭大節家藏本

宋趙起撰起字得君自稱河汾散人河汾地廣不知其里貫何所也其書專記龍驤四衛指揮使知延州种諤事蹟諤爲世衡次子與兄古弟診號關中三种頗著威名宋史附載世衡傳後起所敘述較史加詳末云次其行事作种諤傳而此本前題种太尉傳考史不言諤官太尉此傳亦無此文蓋自唐以後武臣顯貴者往往加至太尉遂習爲尊稱不必實居是職如李煜歸宋後祇爲特進隴西郡公而徐鉉奉詔往謁乃語闢者稱願見太尉蓋當時流俗有此等稱謂意其猶宋人舊題也史稱諤雖名將而喜事貪功實開永樂之釁今傳中無貶詞殆亦不無溢美矣

蘇頌濱年表一卷

〔宋〕孫汝聽撰

首都圖書館藏清光緒宣統間刻藕香零拾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三蘇年表

二卷》提要

蘇頌濱年表

左奉議郎賜緋魚袋孫汝聽編

仁宗寶元二年己卯二月丁亥蘇轍生轍字子由一字同叔眉山老人老蘇先生之季子其世家已具老蘇先生表中

康定元年庚辰

慶曆元年辛巳

二年壬午

三年癸未

四年甲申

五年乙酉

六年丙戌

七年丁亥

五月乙酉轍祖父序卒

八年戊子父洵以家艱閉戶讀書因以學行授二子曰

是庶幾能明吾學者

皇祐元年己丑

二年庚寅

三年辛卯

四年壬辰

五年癸巳

至和元年甲午

二年乙未轍娶史氏年十五父曰瞿

嘉祐元年丙申是春轍父子三人同游京師過成都謁

知益州張方平方平一見待以國士

七月癸巳以侍御史范師道開封府判官祠部郎中直

祕閣王時祠部員外郎集賢校理胡俛屯田員外郎集

賢校理韓彥太常博士集賢校理王確太常丞集賢校理宋敏求考試開封舉人轍中其選明年登第後有謝秋試官啟

二年丁酉轍兄弟試禮部中第

三月辛巳上御崇政殿試進士丁亥放童衡以下及第出身轍中第五甲有上韓琦樞密書

四月癸丑轍母武陽縣君程氏卒於家轍父子還蜀

三年戊戌

四年己亥十月侍父游京師

十二月至江陵集舟中所爲詩賦一百篇爲南行集

五年庚子自江陵至京師途中所爲詩賦又七十三篇爲南行後集轍有南行後集引

三月以選人至流內銓天章閣待制楊畋調銓官吏轍授河南府澠池縣主簿畋謂轍曰聞子求舉直言若必

無人畋頗備數於是舉轍應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兄

弟寓懷遠驛

十一月歐陽永叔爲樞密副使有賀啟

六年辛丑有上富弼丞相曾公亮參政及兩制書三首

八月丁卯會翰林學士吳奎龍圖閣直學士楊畋御史中丞王疇知制誥王安石考試制科舉人於祕閣乙

亥上御崇政殿策試制科舉人時上春秋高始倦於勤轍因所問極言得失覆考官司馬光第以三等初考官

胡宿爭不可光與范鎮議以轍爲第四等蔡襄曰吾三司使也司會之言吾愧之而不敢怨惟胡宿以爲不遜

力請黜之詔差官重定司馬光奏臣近蒙差赴崇政殿後覆考應制舉人試卷內固題兩號所對策辭理俱高

絕出倫輩然題所對命秩之差虛實之相養等一兩事與所出差舛臣遂與范鎮同議以回爲第三等題爲第

四等詳定官已定從覆考竊知初考官以爲不當朝廷更爲差官重定復從初考以題爲不入等臣竊以爲國

家置此六科本欲得材識高遠之士固不以文辭華靡記誦雜博爲賢也所試文辭臣不敢言但見其指陳朝

廷得失無所顧慮於四人之中最爲切直今若以此不蒙甄收則臣恐天下之人皆以爲朝廷虛設直言極諫

之科而題以直言被黜從此四方以言爲諱其於聖主寬明之德虧損不細臣區區所憂正在於此非爲臣已

考爲高等苟欲遂非取勝而已也伏望陛下察臣愚心特收題入等使天下之人皆曰臣所對事目雖有漏落

陛下特以其切直收之豈不美哉既而執政以題所試進呈欲黜之上不許曰其言切直不可棄也乃降一等收之即轍也

己卯以轍爲試祕書省校書郎充商州軍事推官制曰朕奉先聖之緒以臨天下雖夙寤晨興

蘇軾年表

蘇軾年表

不敢康衢而常懼躬有所闕羞於前烈日御便坐以延

二三大夫垂聽而問而轍也指陳其微甚直不阿雖文

采未極條貫未究亦可謂知愛君矣朕親覽見獨嘉焉

其以轍爲州從事以試厥功克慎爾術思承脩譽時知

制誥王安石意轍右宰相專攻人主比之谷永不肯撰

詞宰相韓琦笑曰此人策語謂宰相不足用欲得斐師

德郝處俊而用之尙以谷永疑之乎知制誥沈遘亦考

官也知其不然故當制有愛君之言諫官楊畋見上曰

蘇轍臣所薦也陛下赦其狂直而收之盛德之事也乞

宣付史館上悅從之轍有謝制科啟是時父洵被命編

修禮書而兄軾出簽書鳳翔判官旁無侍子轍乃奏乞

養親詔從之十二月軾赴官十九日與轍別於鄭州西

門外有辛丑除日寄子瞻詩

七年壬寅次韻子瞻減降諸縣囚徒事畢登覽詩

四月諫議大夫楊敞卒年五十六有哀詞
八月乙亥伯父利州路提點刑獄渙卒年六十二有挽詩次韻子瞻微雪見寄詩次韻子瞻記歲暮鄉俗三首有新論三首
八年癸卯有記歲首鄉俗寄子瞻二首寒食前一日有寄兄詩
三月辛未仁宗崩
六月庚辰渙夫人楊氏卒有挽詩
英宗治平元年甲辰四月晦日有題上清宮辭後
十二月軾自鳳翔解官歸京師
二年乙巳軾為大名府留守推官有謝韓丞相啟尋差管句大名府路安撫總管司機宜文字有北京送孫曼叔屯田權三司開拆司詩有中秋夜八絕冬有留守王貺生日詩
三年丙午春有送陳安期都官詩
二月有寒食贈游歷沙諸君詩
四月戊申父洵卒於京師年五十八軾兄弟自汴入淮
沂江歸
十二月入峽
四年丁未正月丁巳英宗崩
十月壬申葬父彭山縣安鎮鄉可龍里
神宗熙寧元年戊申冬軾兄弟免喪東游京師
二年己酉春至京師
二月甲子參知政事王安石樞密院陳升之同制置三司條例
三月轍上書論事 丙子上批付中書曰詳觀疏意知轍潛心當世之務頗得其要鬱於下僚使無所伸誠亦可惜即日召對延和殿 癸未以軾為制置三司條例

司檢詳文字安石急於財利而不知本呂惠卿為之謀主轍議事率不合因以書抵安石指陳其事之不可行者安石大怒欲加以罪陽叔止之
八月庚戌轍上言每於本司商量公事動皆不合臣已有狀申本司具述所議不同事乞除一合入差遣上問所以處轍曾公亮奏欲與堂除差遣上從之以轍為河南府留守推官乃定制策登科者不復試館職皆送審官與合入差遣自此始 癸丑以三司度支副使蘇案為集賢殿修撰知梓州有送蘇公佐詩
三年庚戌正月九日差充省試點檢試卷官
二月戊午觀文殿學士新知河南府張方平知陳州方平奏改辟轍為陳州教授有初到陳州詩二首
八月丙戌知成都府陸詵卒有陸介夫挽詞
九月呂陶中賢良方正科有代方平答陶啟有代張方平論時事書
十二月王安石同平章事
四年辛亥
六月甲子歐陽脩以太子少師致仕有賀脩啟有陪歐陽公燕頤州西湖詩有次韻子瞻頤州留別詩
八月戊寅張方平除南京留臺有送方平詩
九月知制誥直學士院陳襄知陳州轍有迎襄啟
十二月次韻子瞻初到杭州見寄二首
五年壬子六月曾公亮致仕轍有賀啟
閏七月二十三日歐陽文忠公脩卒有祭文并挽詞三首
八月同頓起等於洛陽妙覺寺考試舉人及畢事共得大小詩二十六首
六年癸丑

二月重到穎州有寄賦詩二首 甲申有次韻子瞻二月十日雪詩

四月樞密使文彥博罷以守司徒兼侍中判河陽彥博辟轍爲學官轍有謝啟已而改齊州掌書記有自陳適齊戲題詩

九月尙書右司郎中知登州李師中來知齊州

十月有京西北路轉運使題名記

七年甲寅

二月己巳朔以李師中爲天章閣待制知瀛州有師中燕別西湖詩序并送師中赴瀛州詩

四月壬辰以知青州右諫議大夫李肅之知齊州有代肅之到任謝上表有送青州簽判俞退翁致仕還湖州詩

九月丙申有和青州教授頓起九日見寄詩有和子瞻

蘇軾集卷之六

喜虎兒生詩

十一月辛亥有洛陽李氏園亭記

八年乙卯有和劉敏嚴丞送春趙至節推首夏詩有游太山詩四首有舜泉詩有閔子廟記及次韻徐正權謝示閔子廟記及惠紙詩

六月辛亥吏部尙書同平章事昭文殿大學士王安石授尙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以脩詩書周禮義畢推恩也轍有東方書生行

九年丙辰

二月辛丑李肅之提舉南京鴻慶宮以病自請也有和李常赴歷下道中雜詠十二首

九月有次韻李常九日見約以疾不赴詩

十月宰相王安石罷轍歸京師有自齊州回論時事書

十二月辛亥有次韻范鎮除夜詩

十年丁巳正月八日有王氏清虛堂記有次韻范鎮正月十二日訪吳縝寺丞二絕轍以舉者改著作佐郎有謝啟

二月癸巳以張方平爲南京留守方平辟轍簽書應天府判官有謝方平放時賦亦得徐州兄弟相遇於泗水之閒相從至徐留百餘日有逍遙堂會宿等詩有漢高帝廟試刻石銘有漢高帝廟祈晴文徐州大水

九月轍自徐至南京有寄王鞏詩有九日送交代劉摯詩

十月甲辰祀南郊大赦天下有代方平免陪祀表賀南郊表并謝加恩表有除夜會飲南湖懷羣詩張方平請

老拜東太一宮使就第以興鼎臣知應天府

元豐元年戊午正月有次韻王鞏上元閒游見寄二首

二月寒食有游南湖詩三首

蘇軾集卷之六

五月己卯知應天府興鼎臣爲右諫議大夫知青州有代鼎臣謝知青州表有送龔諫議知青州二首 戊戌

提舉醴泉觀兵部郎中陳汝義知應天府有代謝上表有送林子中安厚卿奉使高麗詩

七月癸巳有同李倅鈞訪趙嗣恭留飲南園晚衙先歸詩

有秋祀高辛詩有答陳州陳師仲書

八月丙辰有中秋見月寄兄詩

九月有黃樓賦有次韻張恕九日寄兄詩有次韻頓起試徐沂舉人見寄詩二首

二年己未

正月丁丑有次韻軾人日獵城西詩 己丑資政殿大學士知杭州趙抃以太子少保致仕有賀抃啟 庚寅

新知湖州文同卒於陳州有祭與可文

二月丁巳以軾知湖州有和軾自徐移湖將至宋都途

中見寄五首

四月三日有古今家誠序有代張方平乞致仕表
七月甲戌以宣徽南院使東太一宮使張方平爲太子
少師宣徽南院使致仕有代方平謝表
八月軾下御史臺獄轍上書乞納在身官贖兄罪不報
十二月癸亥軾責授水部員外郎黃州團練副使轍亦
坐貶監筠州鹽酒稅
三年庚申自南京適筠有過龜山詩高郵別秦觀詩揚
州五詠游金山詩初至金陵詩池州蕭丞相樓詩二首
過九華詩佛池口遇風雨詩
五月至黃州有陪軾游武昌西山詩
六月有自黃州還江州詩有游廬山詩南康阻風游東
林寺詩至筠有次韻筠守毛維瞻司封觀修城詩三首
八月乙巳有中秋對月二首次子瞻夜字韻
九月戊辰有次韻毛君九日詩 辛未屯田郎劉渙凝
之卒有哀詞
十二月丙寅有東軒記
四年辛酉
五月癸巳有廬山新脩僧堂記
六月壬申有聖壽院法堂記
七月甲午有吳氏浩然堂記有送王適徐州赴舉詩
八月有試院唱酬十一首
九月有聖祖殿記
十二月有黃州師中庵記
五年壬戌有上高縣學記有送毛君司封致仕還鄉詩
六年癸亥正月丁丑朔有次韻王適元日并示曹煥二
詩
閏六月有次韻王適大水詩

四月丙辰朔中書舍人曾鞏卒有挽詞

七月丙辰國子司業朱服言諸州學或不置教授乞委
長吏選見任官兼充先以名上禮部從本監體驗可爲
教授卽依所乞其餘逐州舊補差教授悉乞放罷仍錄
進轍權筠州教授所撰策題三道以其乖戾經旨禮部
言見爲教授人候有新官令罷其蘇轍乞令本路別差
官兼管句從之有次韻賈樸大夫思歸詩
八月有庭中種松竹詩
九月癸酉有書事詩
十一月壬寅朔有黃州快哉亭記
十二月文彥博致仕轍有賀啟 庚子有除夜詩
七年甲子
正月乙卯有上元夜詩并次韻王適上元夜二首
二月有次韻王適一百五日太平寺看花二絕子瞻自
黃移汝
三月癸卯有次韻子瞻特來高安相別御寄邁迨過涇
詩并和端午日與遲迨遠三子游眞如寺詩次韻子瞻
贈別詩
七月乙丑軾幼子遯卒有勉子瞻夫幹子詩二首
九月以轍爲歙州續溪令有謝洞山石臺遠來訪別詩
乘小舟出筠江詩除夜宿彭蠡遇大風雪詩
八年乙丑正月丙申朔有正旦夜夢李忠愍詩并舟中
風雪五絕 己酉有南康軍直節堂記并太守宅五老
亭詩有再游廬山詩至績溪有謁城隍神孔子廟文視
事三日有出城南謁二祠游石照寺詩有縣中諸花多
交代江汝明所種牡丹已過芍藥方開詩
三月戊戌神宗崩哲宗卽位大赦天下有代歙州賀登
極表轍始至邑適有朝自江東諸郡市廣西戰馬江東

素乏馬每縣雖不過十餘疋而諸縣括民馬吏緣爲姦有馬之家爲之騷然轍謂縣尉郭惇愿曰廣西取馬使臣未至事忌太遽徐爲之備可也邑孰爲有馬者惇愿曰邑有遞馬簿歲月遠矣然有無之實尙得其平也卽取簿封之又曰何從得馬牙人乎曰召鄉里耆老詰之則馬牙出矣果得會人市馬者辭以不能日吾不責汝以馬但爲我供文書耳曰諾州符日至縣督責買馬乃以夏稅過期爲名召諸鄉保正副驟問之曰汝保誰爲有及格馬者相顧辭不知曰保正副不知誰則知之第勿以有爲無以無爲有則免罪矣汝等所共吾將使人訴其不實而陳其脫略者不可不實也人知不免皆以實告復諭之曰買馬事止此矣廣西取馬者至郡則馬出若不至則已矣皆再拜曰邑人幸矣然取馬者卒不至

蘇頌傳年表

十

五月轍臥疾至秋良愈有病退詩有病後白髮詩

八月戊午資政殿學士司馬光爲門下侍郎丁卯以轍爲祕書省校書郎有初得校書郎示同官三絕有答

王定國問疾詩有辭靈惠廟歸過新興院詩過桐廬有游桐君山寺詩

十月己巳有游杭州天竺寺詩丁丑以轍爲右司諫

哲宗元祐元年丙寅轍至京師

二月癸酉有論臺諫言事留中不行狀甲戌有久旱放民閒積欠狀乙亥有論罷免役錢行差役法狀

丙子有送陳睦出守潭州詩癸未未論蜀茶五害狀

丙戌有乞選用執政狀

閏二月乙丑朔有乞罷左右僕射蔡確韓絪狀庚寅

確罷爲觀文殿大學士知陳州以門下侍郎司馬光爲

左僕射是日有乞罷蔡京知開封府狀壬辰轍言陛

下以久旱憂禱勤至自冬歷春天意未答災害廣遠又近歲民苦重斂儲積空匱應官債負有資產耗竭實不能出者令州縣監司保明除放使民心說附詔戶部勘會諸欠官本息罰錢并免役坊場淨利錢數目及民戶見有無抵當物力具保明以聞甲午右諫大夫孫覿同轍進對有旨俟籩下內臣盡出方敷奏是日有乞罷右僕射韓絪劄子壬寅有乞招河北保甲充軍以消盜賊狀癸卯有差役五事狀甲辰有乞黜降韓絪狀丙午轍言竊見近日以蜀中貢鹽榷茶及市易比較爲人疾苦委成都提點刑獄郭槩榷茶及市易此三事利害易見而槩畏憚茶官陸師閔不敢依限體量足以見其意在拖延始因提舉官韓玠收息增羨槩以韓玠叔祖縝見任右僕射意欲趨附妄言韓玠不曾以戶口比較息錢又代說詞理已在赦前槩謂朝廷不合

蘇頌傳年表

十一

相度赦前之事附下罔上乞罷黜郭槩別委官體量詔

郭槩特差替其貢鹽市易令黃廉先次體量謂實以聞

有乞罷童惇知樞密院狀并乞牽復英州別駕鄭俠狀

庚戌知開封府蔡京出知成德軍辛亥有廢官水

府狀并乞葬埋城外白骨狀是日童惇罷知汝州王

子有乞振救淮南飢民狀甲寅有乞罷蔡京知眞定

府狀丙辰有乞罷安燾知樞密院狀

三月乙未再有論安燾狀乙丑有論發運司以糴糴

米代諸路上供狀丁卯有乞責降韓絪第七狀壬

申有乞責降韓絪第八狀甲戌有乞給還京西水櫃

所易民田狀庚辰有論三省事多留滯狀

四月己丑右僕射韓絪罷知穎昌府庚寅有言科場

事狀丙申有招畿縣保甲充軍狀庚子有乞令戶

部役法所會議狀己酉有乞禁軍日一教狀壬子

有乞差官與黃廉同體量蜀茶狀 乙卯乞以發運司米救淮南飢民狀

五月壬戌有論明堂神位狀 甲子有乞借常平錢買

上供及諸州軍糧狀 丁卯有論蔡京知開府不公第

五狀 乙亥有乞誅竄呂惠卿狀 丁丑有再乞差官

同黃廉體量茶法狀 壬午有再言役法劄子 乙酉

有乞責降呂和卿狀

六月己丑有乞兄子過罷德興尉狀 甲午有再乞罪

呂惠卿狀 戊戌呂和卿責知台州 庚子有論青苗

狀 壬寅資政大學士正議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

宮呂惠卿落職降中散大夫光祿卿分司南京蘇州居

住 甲辰有三論差役狀 丙午有論呂惠卿第三狀

辛亥再責惠卿為建武軍節度副使建州安置不得

簽書公事 甲寅有論蘭州池狀

蘇頌年表

七月壬戌有再論蘭州池狀 甲子有論京畿保甲冬

教等事狀 甲戌有論西邊警備狀 己卯有再論青

苗錢狀 壬午有乞放市易欠錢狀 癸未以刑部郎

中杜紘為右司郎中 甲申有言淮南水潦狀

八月丙戌朔有乞罷杜紘右司郎中狀 丁亥有論差

除監司不當狀 己丑有乞罷青苗錢狀并申三省狀

辛亥詔諸路提刑司自今後常平司錢穀令州縣依

舊法糴糶其青苗錢更不俵散 壬辰有再言杜紘狀

癸巳有言張瑛劄子請罷右職縣尉劄子論戶部張

頤劄子 丙申有再言張瑛狀 丁酉有言張頤第三

狀 己亥有言責降官不當帶觀察團練使狀 癸卯

有言張頤第四狀 甲辰以轍為起居郎有辭免二狀

丙午有論傅堯俞等謂司馬光為司馬相公狀 戊

申有言張頤第五狀辭起居舍人第二狀 辛亥有申

三省論張頤狀轍權中書舍人

九月己卯中書侍郎張瑛罷知鄭州有制

十一月丙子轍召試中書舍人 戊寅制曰在昔典謨

訓誥誓命之文為體不同而其旨無二學者宗之以為

大訓蓋當是時豈特經紀法度後世有不能及哉至於

左右言語之臣皆聖人之徒亦非後世之士所能窮

也斯道未墜得人則興庶幾先王朕竊有志具官某學

有家法名重天下高文大冊為國之光追懷古風有

於汝矧夫身備近侍職在論思位於西臺實與政事以

爾器識足以輔余不及以爾諒直足以行其所知兼是

數長朕命惟允任重於己責難於君在爾勉之以永終

譽可中書舍人有辭免狀二謝表二

十一月戊午尚書右丞呂大防為中書侍郎御史中丞

劉摯為尚書右丞有大防摯制

蘇頌年表

十二月丁亥有論梁惟簡除遙郡刺史不當狀 庚寅

有不撰葉康直秦州告狀

二年丁卯正月辛巳以給事中顧臨為河北都轉運使

有送臨詩

五月己巳太師文彥博等言伏奉詔旨以時雨愆期太

皇太后陛下憂閔元元側身脩躬自貶薄以奉天戒

權停受冊之禮今時雨溥注二麥既登秋稼有望正名

定位義不可後謹據太史局選定八月初四崇上徽號

不許轍有請太皇太后受冊表 戊申尚書左丞李清

臣以資政殿學士知河陽有制 辛未集賢殿脩撰知

陳州鮮于侁卒有子駿哀詞

七月辛未未門下侍郎韓維為資政殿大學士知鄧州

制

八月丁未熙河蘭會路經略司言今月十九日岷州行

營將官種誼收復洮州禽西蕃大首領鬼章有賀表
戊申宰相率百官賀於延和殿轍有賀表有論西事狀
九月甲子以講論語終篇賜宰臣執政經筵官宴於東
宮轍有謝講論語賜宴表

十月以奉安神御於西京轍先告裕陵 壬午還過鄭
州列子觀有御風辭一首 甲辰有游師雄除陝西路
轉運判官制

十一月甲戌以轍依前朝奉郎試戶部侍郎有辭免劄
子并謝表二言者論買撲場務人自熙寧初至元豐末
多有四界少有三界緣有實封投狀添價之法小民爭
得務勝不復計較利害自始至末添錢多者至十倍由
此破蕩家產傍及保戶猶不能足父子流離深可閔卹
乞取累界內酌中一界為額除元額已足外其元額雖
未足而於酌中額得足並與釋放唯未足者依舊催理

蘇頌年表

及酌中額而止轍善其說奏請施行之天下欠戶蒙賜
者不可勝數

十二月戊申宿齋於石曹

三年戊辰

正月己酉朔有三絕句寄賦 辛亥祈穀

三月丙辰韓康公絳卒有挽詞三首 丁未上策試進
士 戊午策試武舉於集英殿以轍及王欽臣等為考
官轍有廷試武舉策問一首有次韻欽臣集英殿并詩

己巳賜進士及第出身有考試罷二首
四月戊寅以文思副使兼開門通事舍人高士敦為成
都府利州路兵馬鈐轄有送士敦詩

五月丙午朔文德殿轉對有論事狀有詩
六月癸卯以承議郎程之元為江南西路轉運判官有
送之元奉使江西詩 丙辰以朝請大夫考工郎中周

尹知梓州有送尹兼簡呂陶二絕

九月辛亥以御史中丞孫覺并轍中書舍人彭汝礪祕
書正字張績考試制科舉人有呈同舍諸公二首有次
韻續院中感懷一首

十一月癸卯朔有次韻軾旦日鎖院賜酒及燭詩有祭
范景仁文

四年己巳

正月癸巳鄭州王克臣卒有挽詞
二月甲申司空申國公呂公著卒有呂司空挽詞三首
六月辛丑朔丁未以轍為吏部侍郎有辭免劄子 辛
未以轍為翰林學士知制誥有辭免劄子謝宣召狀謝
賜對衣金帶鞍馬謝收設狀

八月辛丑以轍及刑部侍郎趙君錫為賀遼國生辰國
信使 己未范鎮葬汝州襄城子百嘉百歲附焉轍有
五

蘇頌年表

蜀公挽詞三首百嘉百歲挽詞二首 辛酉撰太皇太
后將來明堂禮成罷賀賜門下手詔

九月丙子有將使契丹九日對酒懷子瞻兄并示坐中
詩 戊寅上齋於垂拱殿百官齋於明堂 己卯薦饗
景靈宮 庚辰齋於垂拱殿有皇帝宿齋明堂問太皇
太后皇太后皇太妃聖體答書六首 辛未大享明堂
禮畢御宣德門肆赦有皇帝謝禮畢太皇太后皇太后
皇太妃答書有宰相呂大防皇伯祖叔祖皇弟并馮京
劉昌祚加恩制有歐陽文忠公夫人薛氏墓志銘

十月戊戌轍進呈神宗皇帝御集命宰執觀讀呂大防
讀詩數篇太皇太后泣下 壬辰轍增王適卒轍至契
丹虜主以其侍讀學士王師儒館伴師儒稍讀書能道
轍父兄所為文曰恨未見公全集然亦能誦服校答賦
等虜中愛敬之轍君錫使還過相州有祭韓忠獻公文

五年庚午有王子立秀才文集引

二月庚戌太師文彥博除開府儀同三司河東節度使致仕有除彥博制有河東官吏軍民示喻敕書有送彥博致仕還洛詩三首

三月壬申以尚書左丞韓忠彥同知樞密院事以翰林學士承旨蘇頌爲尚書右丞有賜忠彥頌辭免不允詔有賜知樞密院孫固乞致仕不許不允詔 己卯以知亳州鄧溫伯爲翰林學士承旨

四月有乞罷五月朔旦朝會劄子上從之 丁巳轍有太皇太后皇帝以早賜門下避殿減膳罷五月朔文德殿視朝手詔二首 辛酉有除馮京司空彰德軍節度使再任知大名府制有彰德軍官吏軍民示喻敕書五月己巳有端午帖子二十七首 乙亥羣臣詣閣門拜表請御正殿復常膳有不許不允批答白是四上表

蘇頌年表

乃從之 壬辰以轍爲龍圖閣直學士御史中丞有辭免劄子并謝表

六月辛丑以禮部侍郎陸佃權禮部尚書兵部侍郎趙彥若權兵部尚書轍有論執政生事劄子有分別邪正劄子自元祐初革新庶政至是五年矣一時人心已定惟元豐舊黨分布中外多起邪說以搖撼在位呂大防及中書侍郎劉摯尤畏之遂建言欲引用其黨以平舊怨謂之調停宣仁后疑不決轍於延和面論其非退復再以劄子論之反復深切宣仁后命宰執於簾前讀之仍喻之曰蘇轍疑吾君臣遂兼用邪正其言極中理諸公相從和之自是參用邪正之說衰矣 八月丙辰轍言新除知荊州王光祖不當詔以光祖爲太原府路總管 九月八日有論役法五事劄子

十月己酉以徐君平虞策並爲監察御史從轍薦也又言新除知順安軍王安世罪狀詔罷爲京西南路都監其違法事令都水監依條施行 癸丑轍有裁損待高麗事件劄子從之 乙卯龍圖閣學士滕元發卒轍有乞優卹元發家劄子

十二月辛卯尚書右丞許將罷爲資政殿學士知許州 甲辰轍中侍御史上言均言右丞許將不當罷執政中丞蘇轍侍御史孫升等附會大臣意指姦邪不忠臣竊聞外議以爲轍等合爲朋黨動移聖意以疑似不明細事合請併力逐一執政自此大臣人人不得安位矣伏乞早賜施行以協中外之望詔罷均知廣德軍 丁未以轍爲龍圖閣學士

蘇頌年表

六年辛未二月庚寅朔 辛卯門下侍郎劉摯爲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 癸巳以轍爲中大夫守尚書右丞有辭免劄子四首轍言兄軾召還本除吏部尚書以臣之故除翰林學士承旨臣之私意尤不遑安乞寢新命與兄軾同備從官詔不許有謝表二首 己酉有謝生日表二首

八月辛亥以軾爲龍圖閣學士知潁州有次韻子瞻感舊詩有乞外任劄子

十月庚戌上朝獻景靈宮因幸太學有次韻門下呂相公車駕視學詩 甲戌以王鞏得罪自劾家居待罪遣中使賜詔不允

十一月乙酉朔右僕射劉摯以觀文殿學士知郾州 庚子監察御史安鼎能知絳州先是鼎與趙君錫賈易同造飛語誣罔兄軾惡逆之罪君錫易既謫去鼎猶在言路復因王鞏事攻轍甚急宣仁察其誣故斥黜之 辛丑中書侍郎傅堯俞卒有挽辭

十二月乙卯朔張文定公方平卒 甲戌有祭方平文

丁丑有李簡夫少卿詩集序

七年壬申二月癸酉有生日謝表二首

四月以轍攝太尉充冊皇后告期使

五月戊戌立皇后孟氏

六月辛酉以轍爲大中大夫守門下侍郎有辭免劄子

一首表二首謝表二首

八月有祭與可及文逸民文二首 癸酉故龍圖閣學

士滕甫葬有甫挽詞二首

九月壬辰太皇太后垂簾三省進呈翰林學士顧臨等

郊祀議太皇太后曰宜依仁宗先帝故事呂大防蘇頌

與轍請合祭唯范百祿議不同 甲午再進呈太皇太

后宜諭曰皇帝即位以來未嘗親祀天地今且合祭宜

有名也令學士院降詔

蘇頌進年表

十一月癸巳合祭天地於圜⑤大赦天下有進郊祀慶

成詩并狀以郊祀恩特加護軍進開國伯食實封二百

戶有乞免加恩表二首謝加恩表二首

八年癸酉正月癸巳有次韻子瞻上元扈從觀燈詩

二月丁卯有謝生日表二首

三月丁亥監察御史董敦逸言轍及范百祿差除不當

事留中不下轍奏臣近以御史董敦逸言川人大盛差

知梓州馮如晦不當指爲臣過遂具劄子及面陳本末

尋蒙德音宣諭敦逸之妄而以臣言爲信臣德望淺

薄言者輕相誣罔若非聖明在上心知邪正所在則孤

危之蹤難以自安切詳敦逸所言謂馮如晦事乃其前

狀所言之其一則其餘事不可不辨遂乞一一付外施行

復蒙再三宣諭以謂其他別無實事伏惟聖恩深厚知

臣愚拙曲加庇護仰涵恩造死生不忘然臣忝備執政

知人言臣過惡而嘿然不辨實難安職陛下愛臣雖深

而不令臣得知敦逸所言臣竊有所未諭也若敦逸所

言果中臣病何惜使臣引去以謝朝廷若敦逸所言不

實亦使臣略加別白然後出入左右粗免愧恥如不蒙

開允非所以愛臣也所有董敦逸言臣意疏伏乞早賜

付三省施行 已丑有非流輓轍劄子

四月甲子以李清臣爲吏部尚書給事中范祖禹封還

詔書進呈不允轍於簾前極論之 已卯罷

五月丙申董敦逸罷知臨江軍

六月己未賜知穎昌府范純仁詔書召赴闕

七月丙子以純仁爲右僕射兼門下侍郎

八月庚申張方平葬有祭方平文并挽詞 辛酉太皇

太后不豫 壬戌呂大防范純仁蘇轍鄭維韓忠彥劉

奉世入問聖體

蘇頌進年表

九月戊寅太皇太后高氏崩 乙酉詔轍撰大行太皇

太后諡冊文 癸巳有祭兄嫂同安郡君王氏文

十一月戊子三省樞密院同進呈中書舍人呂希純封

還劉惟簡等除內侍省押班詞頭上日禁中闕人兼亦

有近例呂大防奏曰雖有此眾論頗有未安轍曰此事

非謂無例益爲親政之初中外拭目以觀聖德首先擢

用內臣故眾心驚疑耳然臣等昨來開陳不盡不能仰

回聖意致使宣布於外以至有司封駁此皆臣等之罪

劉奉世曰雖有近例外人不可戶曉但以率先施行爲

非耳大防曰致令人言洩瀆聖聽此實臣罪今若不從

其言其餘舍人亦必未肯奉行轉益滋章於體不便臣

聞太祖一日退朝有不悅之色左右覺而問之太祖曰

適對臣僚指揮事有失當至今悔之也以此見人主不

以無失爲明以能悔而改之爲善耳上釋然曰除命且

留俟祈廟取旨可也轍又奏竊聞仁宗聽政之初卽下手詔凡內批轉官或與差遣並未得施行仰中書樞密院審取處分史臣記之曰是時上方親閱庶政中外聞之人情大悅正與今日事相類耳矣大防等知上從善如流莫不欣幸王辰轍言奉敕撰大行太皇太后諡冊文謹先進呈詔恭依王寅轍奏准敕差篆太皇太后諡寶文太常寺狀合依所請到諡以宣仁聖烈皇后之寶爲文

十二月己巳羣臣詣慶壽宮上大行太皇太后諡冊

紹聖元年甲戌正月丁丑詔禮部給度牒千付東京等路體量振濟司募人入粟

二月司農卿王孝先言振濟之餘軍糧匱竭又送伴北使張元方等還言相滑等州飢民眾多倉廩空虛轍見

蘇頌年表

范純仁鄭雍議曰此事豈可不令上知二人皆不欲曰侍郎何以爲計卻恐上問及轍曰雖未知所出然當令上知之昔眞宗初卽位李沆爲相每以四方水旱盜賊聞奏參知政事王旦謂沆曰今天下幸無事不宜以細事撓上聽沆曰人主年少當令聞四方艱難不爾侈心一生無如之何吾老不及見此參政異日憂也純仁曰善劉奉世曰誠宜先白若上先言極不便既而純仁奏近日張元方自河朔來言流民甚眾轍曰元方言相州見養流民四萬餘人通利軍一萬餘人滑州二千餘人然軍中月糧止支一年其餘盡令坐倉益倉廩已空矣恐別生事上曰爲之奈何轍曰滑州已支山陵餘糧萬石與之可以支持兩月耳兼京東賑濟司准備應副又京糧食太多提刑司又太多已令安撫轉運司再相度矣俟見得去著更議應副又京城賑濟應副備至然省

倉庫止有二年五月備臣曾令王孝先具的實數子在此上曰何其寡備至此轍曰非一日之故蓋累年官賣米太多去年臣與呂大防商量限市價九十已上乃出糶今爲飢僅止賣六十蓋不得已也熙寧初臣在條例司竊見是年有九年以下糧上曰須九年乃可轍曰九年未易遽置但陛下常以爲意慎事惜費令三五年間有三五年備亦漸可也臣之愚意以爲朝廷新經大喪繼以飢饉匱乏若災止如此尙可萬一更水旱何以繼之方今正是君臣恐懼脩省之日不可不知耳丁未以戶部尙書李清臣爲中書侍郎兵部尙書鄧溫伯爲尙書右丞二人久在外不得志遂以元豐事激怒上意清臣尤力已酉葬宣仁聖烈皇后於永厚陵轍有挽詞二首已未虞主祔廟

蘇頌年表

三月乙亥左僕射呂大防罷爲觀文殿大學士知穎昌府乙酉上御集英殿策試進士李清臣撰策題卽爲邪說以扇惑羣聽轍上疏曰伏見御試策題歷近歲行事有欲復熙寧元豐故事之意臣備位執政不敢不言然臣竊料陛下本無此心其必有人妄意陛下牽於父子之恩不復深究是非遠慮安危故勸陛下復行此事此所謂小人之愛君取快於一時非忠臣之愛君以安社稷爲悅者也臣竊見神宗皇帝以天縱之才行大有爲之志其所施設度越前古蓋有百世而不可改者也臣請爲陛下指陳其略先帝在位近二十年而終身不受尊號裁損宗室恩止祖免減朝廷無窮之費出賣坊場願募衙門前免民間破家之患罷黜諸科誦數之學訓練諸將情之私行淺攻之策以制西戎收六色之祿以寬雜役凡如此類皆先帝之睿算有利無害而元

祖以來上下奉行未嘗失墜者也至於他事有失當何世無之父作之於前子救之於後前後相濟此則聖人之孝也漢武帝外事四夷內興宮室財用匱竭於是脩鹽鐵權酤均輸之政民不堪命幾至大亂昭帝委任霍光罷去煩苛漢室乃定光武顯宗以察爲明以識決事天下恐懼人懷不安章帝卽位深鑒其失代之以寬豈弟之政後世稱焉及我本朝眞宗皇帝右文偃革號稱太平羣臣因其極盛爲天書之說及章獻明肅太后臨御攬大臣之議藏書梓宮以泯其迹仁宗聽政亦絕口不言天下至今躋之英宗皇帝自藩邸入繼大臣過計創濮廟之議朝廷爲之洶洶者數年及先帝嗣位或請復舉其事寢而不答遂以安靖夫以漢昭宣之賢與吾仁宗神宗之聖豈其薄於孝敬而輕事變易也哉蓋有不得不以廟社爲重故也是以子孫既獲孝敬之實而

蘇頌年表

父祖不失聖明之稱此眞明君之所務不可與流俗議也臣不勝區區願陛下反覆臣言慎勿輕事改易若輕變九年已行之事擢任累歲不用之人人懷私忿而以先帝爲詞則大事去矣奏人不報再以劄子面論之上不悅曰人臣言事何所害但卿昨日以劄子奏謂機事不可宣於外請祕而不出今日乃對眾陳之且引漢武帝以上比先帝引喻甚失當輒曰漢武帝明主也上曰卿所奏言漢武帝外事四夷內興宮室立鹽鐵權酤均輸之法其意止謂武帝窮兵黷武末年下哀痛之詔豈明主也范純仁進曰武帝雄材大略史無貶詞況轍所論事與時也非論人也上意稍解轍退上奏今者偶因政事懷有所見輒欲傾盡以報知遇而天資閑冥不達機務論事失常冒犯天威不敢自安伏乞聖慈憐臣不識忌諱出於至愚少寬刑誅特賜屏廷以允公議李鄧

從而媒孽之 丁酉除端明殿學士知汝州吉鼎略曰文學風節天下所聞擢任大臣本出朕心事有可否固宜指陳而言或過中引義非是朕雖曲爲含忍在兩白亦難安原誠終是愛君薄責尙期改過上批蘇轍引用漢武故事比擬先帝事體失當所進入詞語不著事實朕進退大臣非率易也蓋義不得已可止以本官知汝州仍別撰詞進入制曰朕以眇躬上承烈考之緒夙夜祇飭懼無以丕揚休功實賴左右輔弼之臣克承厥志其或身在此地倡爲姦言佛於眾聞朕不敢赦大中大夫守門下侍郎蘇轍頃被選擢與聞事機義當協恭以輔初政而乃忘體國之義徇習非之私始則密奏以指陳終於宣言以眩聽至引漢武上方先朝欲以窮奢黷武之資加之經德秉哲之主言而及此其心謂何宜解東臺之官出守列郡之寄尙爲寬典姑務省循可特授

蘇頌年表

依前大中大夫知汝州四月壬戌轍至汝州有謝上表是日以提舉杭州洞霄宮章惇爲尙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右僕射范純仁罷爲觀文殿大學士知穎昌府 丁卯有謝雨文有汝州楊文公詩石記五月癸卯侍御史虞策殿中侍御史來之邵井亮采言轍近以論事失當責守汝州而吳安詩草制有風節天下所聞及原誠本於愛君之語命詞乖刺如此質之公議難追典刑又監察御史郭知章言安詩行蘇轍詰重輕止徇於私情衰貶不歸於公議不加黜責何以懲戒詔安詩罷起居郎 乙巳虞策言大中大夫知汝州蘇轍引漢武帝比先朝止守近郡請遠謫以懲其咎上曰已謫矣可止也 乙丑有龍興寺吳畫殿記六月甲戌右正言上官均言近具劄子論奏前宰臣呂

大防門下侍郎蘇轍擅權欺君竊弄威福及前御史中丞李之純等朋邪誣罔同惡相濟乞明正典刑以服中外既及旬浹未蒙施行臣以爲人主之所以臨制天下爲腹心之臣者莫重於執政爲耳目之官者莫重於諫官審詔誥慎出納者莫重於舍人給事呂大防蘇轍擅操國柄不畏公議引用柔邪之臣如李之純輩充塞要路以固寵祿又以張耒秦觀撰次國史曲明大防革政變法度之功是以人主賞罰私其好惡其罪一也同時執政如胡宗愈許將劉摯蘇頌皆以與呂大防蘇轍議論異同輟陰諫官御史死力排擊卒皆斥罷敢以姦謀轉移陛下腹心之臣易於反掌其罪二也李之純頃在成都與呂大防相善大防秉政引用之純爲侍御史除知開封府之純尹京無狀又府舍遺火延燒殆盡法當譴責反挾私愛擢爲御史中丞楊畏虞策來之邵等

蘇頌傳

五

皆任爲諫官御史是四人者傾險柔邪嗜利無恥其所彈擊者皆受大防蘇轍密諭或附會風指以濟其欲是以天下耳目之官佐其喜怒以塗蔽朝廷之視聽其罪三也舍人主出制命給事中主行封駁命令有未善差除有未當皆許繳駁如范祖禹喬執中吳安詩呂希純四人者皆附會呂大防蘇轍好惡隨意上下不惜公論其所繳駁者皆大防蘇轍之所惡其所掩蔽者皆大防蘇轍之所愛是以天子掌誥命出納之臣濟其好惡其罪四也呂大防自爲執政以至宰相凡八九年最爲歲久蘇轍執政雖止三四年而強徇私尤甚如毀壞先帝役法官制學校科舉之制士民失業棄先帝經畫塞微要害之地招西戎侵侮邊陲之患至今未弭其罪五也呂大防蘇轍身爲大臣義當竭忠盡公以輔佐人主乃便辟柔佞陰結宦官陳衍伺探宮禁密旨以固寵祿

其罪六也大防蘇轍同惡相濟固非一日李之純楊畏虞策來之邵爲朝廷耳目曾不糾察反陰相黨附以圖進用御史黃慶基董敦逸憤發彈奏蘇轍等專權之罪罷斥爲轉運判官李之純楊畏來之邵希附軾轍等反指慶基敦逸以爲誣陷忠良不當除監司遂謫守軍壘陛下既親機務洞分邪正軾轍既已斥罷來之邵輩方始奏論其朋邪罔上趨時附勢情狀明白眾所共知非臣之私言臆度也李之純既已罷免尙書謫守單州今楊畏尙爲禮部侍郎來之邵爲侍御史虞策爲起居郎喬執中爲給事中范祖禹呂希純雖出守外郡皆尙除待制罪同罰異此中外之所未喻也議者以爲李之純柔懦無能迫爲中丞其所附呂大防蘇轍指意彈擊皆楊畏來之邵朝夕說喻脅持爲之二子姦險過於之純之純既已斥謫而二人尙居清要哆然自得曾不愧避

蘇頌傳

五

臣聞治國之要莫先於辨邪正欲辨邪正莫若驗之以事今楊畏輩邪險之情皆已明驗若不加斥遠方俾安要近則是邪正兼容忠佞雜處蓋敗國政理之必然竊觀陛下自親機務收還權會大防蘇轍黨人十已去八九然楊畏等六人尙居清要未快士論伏望陛下考察呂大防蘇轍擅權欺君姦邪不忠之罪推究楊畏等朋邪害正趨時反覆之惡譴責黜免明正典刑以示天下制曰事君者有犯勿欺所以盡爲臣之節無禮必逐豈容逃慢上之誅大中大夫知汝州蘇轍父子兄弟挾機權變詐之學驚愚惑眾轍昔以賈良方正對策於庭專斥上躬固有恩志有司言轍懷姦不忠如漢谷永宜在罷黜我仁祖優容特命以官在神考時獻書縱言時事召見詢訪使與討論與軾大倡醜言未嘗加罪仰惟二聖厚恩宜何以報垂簾之初老姦擅國置在言路使詆

先朝以君父爲仇無復臣子之義懷懷深阻出其天資
援引猥浮盜竊名器專恣可否疇敢誰何至於大防中
分國柄罔上則合謀取勝徇私則立黨相傾排嫉忠良
眩亂風俗既洞察險詖肆誕設虛詞規規喧朝聽
比雖薄責未厭公言繼覽奏封交疏惡狀維爾自廢忠
順之道而子務全終始之恩甫屈刑章尙假民社往自
循省毋速後愆可特降左朝議大夫知袁州

蘇軾集卷之六

大防劉摯落職降蘇軾三官知小郡臣愚竊以爲未也
大防等罪尙可以爲民師帥乎然大防與摯始貴姑易
地再施行猶可也軾之責已再三矣而止於降官則不
若未責而更容臣等極論之也臣愚謂大防等罪不在
蘇軾之下大防摯轍是皆言之而又行之者也蓋大防
等所言所行皆害先朝之事彼得罪於先朝而輕論之
它日有得罪於陛下者而重論之於義安乎呂惠卿以
沮難司馬光罪至散官安置則爲人臣甫犯大主勿犯
權臣爲得計也且摯與軾譏斥先朝不滅於軾大防又
用軾之所謀所言而得罪輕於蘇軾天下必以爲非詔
司馬光呂公著各追所贈官并諡告及追所賜神道碑
額降授左朝議大夫知隨州呂大防守本官行祕書監
分司南京鄧州居住降授左朝議大夫知黃州劉摯守
本官試光祿卿分司南京鄧州居住降授左朝議大夫

知袁州轍守本官試少府監分司南京筠州居住轍在
郡有異政既罷去父老送者皆鳴咽流涕數十里不絕
八月過眞州有阻風詩行至江州彭澤縣被筠州之命
九月癸亥至筠有謝表

二年乙亥正月壬子有次韻兄惠州上元見寄詩 甲
辰有曹谿卓錫泉銘

二月辛卯有古史後序一首
九月戊申追遙聰老卒有塔碑 辛未費明堂大放天

下轍有賀表
三年丙子二月有盆中石菖蒲忽生九花一首

三月乙未未祭寶月大師文并送成都僧法舟西歸詩
四年丁丑二月庚辰三省言呂大防劉摯蘇軾爲臣不
忠朝廷雖嘗懲責而罰不稱愆其餘同惡相濟幸免者
甚眾亦當量罪示有懲艾詔大防責舒州團練副使循

蘇軾集卷之六

州安置劉摯鼎州團練副使新州安置又制曰朋姦擅
國責有餘辜辜造誦欺天理不可赦其加顯黜以正明刑
降授左朝議大夫試少府監分司南京筠州居住蘇軾
操傾側孽臣之心挾縱橫策士之計始與兄軾肆爲詆
欺晚同相光協濟險惡造無根之詞而欺世聚不逞之
黨以蔽朝謂邪說爲謠言指善政爲苛法矯誣太后恩
弄冲人助成姦謀交毀先烈發怨懟於君臣之際忘忌
憚於父子之閒陰懷動搖公肆排訐子親政尙爾撓
權持罔上之素心爲怙終之私計罪同首惡法在嚴誅
而事久益彰罰輕未稱朕願瞻嚴廟歧念裕陵義不敢
私恩難以貸黜居散秩投置遐陬非徒今日知馭眾之
威亦使後世識爲臣之義勉思寬宥務益往愆可責授
化州別駕雷州安置
閏二月甲辰軾責授瓊州別駕昌化軍安置

五月甲子兄弟相遇於藤相與同行

六月丁亥至雷州有謝到州表 癸巳賦輓輓相別渡

海往昌化有和子瞻過南海詩

十月賦有停雲詩寄輓輓次韻答之

十一月己卯廣西經略安撫司走馬承受段佩言知雷

州張逢周恤安置人蘇轍及賦兄弟與之同行至雷州

請下不干礙官司按罪詔提舉荆湖南路常平董必具

實狀以聞

十二月癸未新州安置劉摯卒 己亥有和陶詩集序

元符元年戊寅

二月賦以輓生日有沈香山子賦輓輓和以答之

丙申詔差河北路轉運副使呂升卿提舉荆湖南路常

平董必並充廣南東西路察訪時有告劉摯在政府謀

廢立者章惇蔡卞欲因是起大獄嶺表悉按誅元祐臣

蘇軾年表

僚改遣升卿等 戊申長星見

三月癸丑詔呂升卿等差充廣南東西路察訪指揮更

不施行 癸酉提舉荆湖南路常平董必言朝請即知

雷州張逢於輓初到州日同本州官吏門接次日爲具

召之館於監司行衙又令饒進見人吳國鑑宅居止每

月率一再移廚管待輓差借白直七人海康縣令陳某

追工匠應副國鑑修宅詔輓移循州安置逢勒停謬衡

替

八月輓至循州寓居城東之聖壽寺已乃哀棠中之餘

鷺之得五十千以易民居大小十間北垣有隙地可以

毓蔬有井可以灌乃與遜荷鋤其間州民黃氏宦學家

也有書不能具時假其一二讀之題白樂天文集後

二年己卯有巢谷者自眉山徒步訪輓於循州又將見

輓於海南行至新州而卒年七十三輓爲之傳

四月二十九日有龍川略志序

七月二十二日有龍川別志序

閏九月丁丑有春秋傳後序 戊寅重陽有與父老小

飲四絕

十一月辛未有祭孫婦黃氏文

三年庚辰正月己卯哲宗崩徽宗即位 庚辰大赦天

下

二月癸亥輓量移永州安置輓有次韻子瞻和陶淵明

雜詩十一首

四月庚戌元子生 辛亥赦天下 丁巳輓移岳州救

日朕卽祚以來哀士大夫失職者眾雖稍收斂未厭朕

心茲者天祚予家挺生上嗣國有大慶賚及萬方解網

卹辜何俟終日責授某官蘇轍擢自先帝與聞政機坐

廢累年在約彌屬漸還善地仍昇兵團可濠州團練副

蘇軾年表

使岳州居住輓歸至處州被命有謝狀

十一月癸亥朔敕曰朕初踐祚思赴治功敷求俊良常

恐不及念雖廢棄不忍遐遺輓富有藝文嘗預機政謫

居荒裔積有歲時稍從內遷志節彌厲昭還故秩仍領

眞祠服我異恩無忘報稱可特授大中大夫提舉鳳翔

府上清宮外州軍任使居住至鄂州被命有謝表有田

在潁昌府因往居焉

徽宗建中靖國元年辛巳正月己巳中太一宮使范純

仁卒輓有挽詞 甲戌欽聖憲肅皇后向氏崩有慰表

并挽詞三首

三月丙子有祭東塋文 戊寅有鮮于侁父母贈告跋

五月丙戌欽聖憲肅皇后神主祔於廟室輓有慰表二

首

七月丁亥輓卒於常州

九月癸亥有祭文

十月有追和軾歸去來詞

十一月庚辰祀南郊赦天下轍有賀表

十二月庚寅王東美器之妻蘇氏卒有墓志 丙申有祭范子中朝散文

崇寧元年壬午跋巢谷傳

四月丁未有祭王氏嫂文

五月丁卯有祭兄文 是月庚午詔蘇軾追貶崇信軍節度行軍司馬其元追復舊官告繳納蘇轍更不敘職

名 乙亥詔蘇轍等五十餘人令三省籍記姓名更不得與在京差遣

閏六月癸酉葬軾於汝州郟城縣小峨眉山有墓志銘有再祭八新婦文 戊寅詔轍降為朝請大夫以銓品責籍之時差次不倫故也有謝表

蘇軾年表

八月丙子詔司馬光等子弟並不得任在京差遣太常寺太祝蘇适與外任合入差遣

十一月十三日有雪詩

二年癸未正月有補子瞻謫居僊耳店佐從之學遷居蔡州詩

二月有寒食詩己巳有癸未生日詩

三月甲午跋楞嚴經有六孫名字說 辛丑有春盡詩次日立夏

四月戊午有夢中詠醉人詞

六月庚午有立秋偶作詩

九月乙酉有九日詩有立冬聞雷詩

十月有罷提舉太平宮欲還居穎昌詩

十一月癸卯有次遲韻對雪一首

三年甲申正月庚寅還穎昌有甲申歲改醮青詞

三月丙子有上巳日久病不出示兒姪詩 辛卯有葺東齋詩并初得南園詩

六月詔頒元祐姦黨姓名三百九人刻石諸州

七月丁酉有記夢詩有抱一頌有葺居五首有歲暮口號二首

四年乙酉正月戊寅有雪後小酌贈內詩

三月庚戌有喜雨詩

五月有和遲田舍雜詩九首

七月甲寅詔元祐宰執墳寺特免毀拆不得充本家功德院並別賜敕額為國焚修冬至雪詩有歲暮二首除夜詩

五年丙戌

正月戊戌雪出西方 丁未大赦天下毀元祐姦黨石刻

蘇軾年表

三月辛亥提舉南京鴻慶宮范純禮卒純禮字彝叟轍有祭文 己未姪孫元老中進士第有次遲韻贈陳元

倪秀才并送元老歸鄉詩有秋社分韻詩有築室示三子詩有中秋無月二首

九月有穎濱遺老傳及樂城後集序九日獨酌三首

十月庚戌有大雪詩是時行大錢當十民以為病故詩中及之

十一月八日有夢中反古菖蒲詩有守歲詩

大觀元年丁亥正月庚戌詔應係籍宰執墳寺曾經放

罷者並給還轍有謝表

二月有丁亥生日詩

七月乙酉朔有苦雨詩有釀重陽酒詩有九日詩有初

成遺老齋待月軒藏書室三詩有送少子遜赴蔡州酒

官詩二首有論語拾遺二十七章

十月三日轍卒年七十四

子瞻易書傳論語說以待後之君子復作易說三章及

論語拾遺以補子瞻之闕其論大衍之數五十六地之數五十有五蓋堯古今學者增損附會之說得其本真既沒猶等述其緒訓為類演遺語一卷紹興中以進貴累贈太師封魏國公史氏楚國太夫人

光緒乙酉十一月從大典卷二千三百九十九卷錄出

蘇頌年表一卷宋孫汝聽撰陳振孫書錄解題載三蘇年表三卷右奉議郎孫汝聽編大典止收老泉一卷頌亦一卷館臣苦於存目今不特原書失傳即大典本亦不見昔年在館從大典蘇字韻錄出又失去老泉一卷此書紀載翔實究勝於後代所編者惟轉輾鈔訛再取頌遺老傳及詩文集較之十得八九矣宣統己酉九秋江陰繆荃孫跋

三蘇年表二卷 永樂大典本

宋孫汝聽撰陳振孫書錄解題載三蘇年表三卷右奉議郎孫汝聽編即此本也然永樂大典所載惟存蘇洵一卷蘇轍一卷蘇軾則別收王宗稷年譜而汝聽之本遂佚蓋當時編錄不出一手故去取互異如是今仍以三蘇年表著錄從其本名也